
3 1761 08422640 6

歡迎海外讀者訂閱

萬人日報

是大眾的園地市民的喉舌

掃蕩羣醜　不畏權勢

內容戰鬥格・報導爆炸性

萬人傑專欄「牛馬集」天天發表

佳作如林

今聖歎：牛鬼蛇神
上官大夫：隨筆
羅子：鳴放之聲
馮淬帆：影與視專欄
鐵嶺遺民：上下古今
春申客：上海的故事
何水申：抛磚集
吳起光：海邊閒話
茱莉：樂壇點滴
岳騫：風火懷仁堂
曾憲光：長城內外
小鍊：星火集
鐵漢：照妖鏡
甘勇：長白山英雄傳
王凡：湖海怪異錄
馬維：迷失的幻夢
袁樹生：哲理人生
莒雄：移民美國
伍卓祺：講飲講食
老華僑：如何在外國賺錢
陸奎生：健康就是財富

訂閱地址

POPULAR DAILY
FLAT B, 1st FL., HOI TO COURT,
275,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香港
高士打道
二七五號
二樓B座
萬人日報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圓玄學院天中節雅集

彭中流

一角青山隔俗塵。況當佳節屬詩人。
聯珠唱玉揚風雅。說理談玄悟性眞。
膺有素心懷正則。難辭孤憤作遺民。
文章千古關興替。縱筆何妨論過秦。

送陳風子詞丈移居加拿大

前人

閒尋墜緒紹前賢。經濟交通學有專。
屈玉垂金輝鳳闕。青坭白石耀雲邊。
鶯遷喬木離幽谷。鹿挽鈿車到遠天。
龍鳥記從霄外降。長留翰墨證因緣。

題黃浩泉駿業千秋圖賀雪梨埠林園酒樓新張

前人

陶朱去國有情牽。駿業維新隱市廛。
淡泊杯盤分苜蓿。調和鼎鼐到瓊筵。
青春結伴宜沽酒。白髮催人莫吝錢。
若論烹飪何處好。林園食譜最精研。

題彭旣白菜根香圖贈比利斯賓埠海景酒樓

前人

郇厨段饌出才良。風味由來重故鄉。
春韭秋菘充食譜。山珍海錯集冠裳。
爐煙欲斂翰音熟。釜氣初騰雪乳香。
寄語樓前行路客。相逢不醉負春光。

題彭旣白蔬食圖贈墨爾本埠王湘記酒樓

前人

春風入座正傳杯。妙手調羹望重推。
飫我老饕寧酒肉。勝他人處在鹽梅。
更饒鄉味風堪尙。不減家常便飯開。
玉饌珍肴隨雅意。中西嘉客似雲來。

「詩」甲寅九龍除夕

林公俠

容膝九龍濱。避秦歷苦辛。
雞聲催歲夜。齊響報芳辰。
故舊多爲鬼。新交尙未親。
年年添白髮。明日又回春。

乙卯元旦

前人

昨夜甲寅竣。今朝乙卯辰。
寒雲黯大地。冷雨灑新春。
簷下歸雙燕。街中攘幾人。
嬴秦苛政猛。最苦是遺民。

「詞」永遇樂 遙弔廣州

前人

浩蕩珠江。怒濤駭浪。急流東去。鎭海樓頭。六榕塔頂。佳日登臨處。柳花如雪。紅棉似火。江畔古城雄踞。溯漢初，趙陀稱帝。鐵馬金戈曾駐。 反清起義。推翻專制。烈士空遺墳墓。颯颯淒風，瀟瀟苦雨。歲歲春將暮，萬人憑弔。英魂不滅。前事可堪回顧。朱毛亂，歸鄉路斷，九龍且住。

荷叢晚棹

許菊初

百畝田田繡閣東。是誰盪槳入芳叢。
風裳縹緲看難定。況在低迷水月中。

又

劉允中

一舸逍遙翠蓋迎。暗香微度岸風清。
落霞照影萍猶聚。閣閣蛙聲唱晚晴。

又

譚景雲

霧中花放葉田田。十里香風遍暮天。
一棹夕陽歸鳥唱。置身何異廣寒仙。

又

邵鐵鴻

迷茫月色映荷塘。習習薰風送晚香。
顧盼流連輕泛棹。怕驚叢裏宿鴛鴦。

又

卓淡影

蓮花深處泛輕舟。一抹霞光水上浮。
淡蕩晚風來四面。清香沁入我心頭。

又

黃香山

萬柄風荷歷亂香。斜陽一棹入橫塘。
亭亭青蓋人何在。渉想淩波漸渺茫。

又三首

陳鐵兒

㊀ 今年風雨一春愁。幾見詩人筆底收。
轉眼夏蓮紅映日。塘東水調夕陽舟。

㊁ 南國風光見落暉。鵝湖山已稻粱肥。
美人採罷歌聲去。一艇江心帶月遶。

㊂ 放船落日杜陵詩。赤帝司權景物奇。
清到葉香君子氣。誰人得上白蓮池。

又

黎心琳

伊人宛在水中央。風惜紅衣露惜裳。
白雨弄珠愚翡翠。綠雲傾蓋護鴛鴦。
蓬心貯意遲明月。槳尾含情領夕陽。
大士座前深頂禮。願施千瓣作慈航。

又

陳琳

明霞處處景依稀。又覺和風薰客衣。
煨筍當知懷勁節。倚閭常感故園扉。
無庸冰藕消煩熱。自愛蓮塘泛夕暉。
四面清芬煙翠樹。滿船月色載人遶。

又

陳香圃

春去夏來菡萏生。風和微漾遠香清。
興時泛月千杯飲。醉後傍花一棹橫。
露滴蓮房晨氣潤。日移荷葉午陰晴。
如何不向淩波去。輕負濂溪賞識情。

又

盛獻之

勸君莫爲春遶恨。美景還隨夏日來。
荔圃丹雲蟬唱和。荷塘淥水鷺徘徊。
竹床好作羲皇臥。冰酒常因雅客開。
習習南風念虞操。簫韶儀鳳更文裁。

又二首

朱濟川

荷花深處泛輕舟。避却塵囂水上浮。
落日平湖烟漠漠。桃根打槳笑凝眸。
十里荷花水面鋪。扁舟容與似西湖。
漁歌唱晚隨風送。擬住烟波作釣夫。

中秋感事回文

封淑英

尤招自苦寒高處。恨悔偸嘗藥悞渠。
秋半又來圓影隻。合分人似一盈虛。
（回讀）

不良社會風氣影响 青少年犯罪率日增

編輯先生：

為什麼香港的治安每下愈況？歸究其原因是社會染汚問題和各方面的責任，犯罪者不少是青少年，大多是受了社會壞風氣所影响。

㈠受色情，暴力的電影和刊物所影响：一般青少年看了這種電影和刊物，令到其思想錯誤，心中起歪念，而做出一些違背良心的事，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希望有關當局嚴禁這些電影和刊物的上映和發售，希望政府切實執行有關法例。

㈡受外國壞風氣的影响：現代的青少年都喜歡留長髮，扮成姐姐形，試問他們那裏還有男子氣概，為什麼不向好方面學習，做一正直的男子漢，大丈夫，這點希望青年們自己反省一下。

㈢香港失業人多：正所謂「僧多粥少」，在這個社會裏面，人浮於事，試問不淪為盜匪，又有什麼好做，希望政府盡力幫助失業的人民，為他們介紹職業，多做一些福利的工作。

㈣教育方面：教育對人是很重要的，香港人口眾多，而政府學位的數目非常少，私校的學費又較昂貴，試問一些貧苦大眾，怎有能力送其子女入學，受不到教育，這樣，壞人很容易乘虛而入，以致誤入歧途，做出一些危害社會和大眾的事，希望政府大量增加補助學位，令一些貧苦兒女普遍得到教育，同時更希望教育普及化。

㈤家庭的責任：一般父母只忙於自己的工作，對兒女的管束疏忽，沒有盡父母應盡的責任，只滿足兒女的慾望，為人子女者，既然得不到家庭的溫暖，父母的愛護，祇有日與一班損友為伍，終日遊手好閒，荒廢學業，那麼，很容易上了壞人的當，被人利用，所以為人父母者，應該盡量抽空去照顧其子女，令其得到家庭的溫暖，為人子女者，應該潔身自愛。

㈥缺乏互助精神：一般人抱着「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心理，遇事畏縮，不敢挺身而出，竊賊乘着這種心理，往往逍遙法外，所以希望各位不要再存有這種心理，遇事要挺身而出，不怕麻煩，大家齊心合力，那麼，匪徒便會難逃法網。

最後，希望香港政府恢復死刑，將不法之徒嚴辦，懲誅於法，所謂殺一儆百，令不法之徒不敢輕舉妄動，這樣，社會才會得到安寧。

乃令上

當局對輔警不重視 減少出勤糧期不準

編輯先生：

我們都是來自各階層，自願犧牲空餘時間，冒着生命危險，去協助正規警察維持治安，保護市民生命財產，與罪惡對抗到底，搏鬬到底。

但我們之福利一直受到港府極端歧視，近來港府更為了節省開支，竟然減少輔警人員出勤人數，當今治安如此惡劣，在罪惡日益增加及無日無之之情況下，這還竟為節省區區支出，也不及浪費於港府高級官員之津貼。我們對港府出此下策，感到非常失望及憤怒，這更頓使全港市民之安全，受嚴重威脅，人人自危，對政府也失去信心。

近月來，輔警隊之週薪，更竟然不準期，有時更有望梅止渴之感，港府財政，果真是如此窮嗎？希望港府能設法改善！

輔助警察隊員上

禁止蘇輪遊客上岸 斷了投奔自由之路

編輯先生：

我對於蘇聯共產政權及其馬克思邪說的黨深痛惡絕，可說勢不兩立，但我對於斯拉夫民族並無成見。有濃厚農民氣質的斯拉夫族人民，其實是頗為純樸而可親的。

我於今早專門為了言輪「伏爾加號」而到海運大廈看看，今早九時，該輪啓碇前往日本。港府禁止輪上四十多名來自東歐遊客登岸，無可厚非，也是形勢使然。肯定的蘇聯是將香港作為計劃中刺探、策反中共的要點，中學生頭腦的人都明白。他們兩大世界共產惡魔怎的在香港鬬，在世界鬬是他們的事，是鬼打鬼的事；反正，他們抱着腰親熱起來或打到片片碎，我是一樣照常反共。甚至毛澤東黨幫勝了，把香港所有的俄諜分子解回莫斯科，著棉襖和膠布鞋的毛軍攻進了蘇聯遠東區，收到伏爾加湖一帶的中國舊土，我們中國人照常要誓師滅共剿毛，不克不休！

我看這蘇輪船上兩舷甲板，站滿了的確是斯拉夫血統的淡色白種人，有男有女，其貌和面骨我極熟悉。要說他們之中有俄諜，我不敢妄加揣測。我看到有很多善良、純樸的斯拉夫婦女，身上穿著新加剪裁的新裝，滿臉渴慕香港的神色，在眺望兩邊景色這令我想起差不多二十年前，在廣州與一個蘇聯的少女的一段短短的情。

當時住在鄰近一個所謂「蘇聯專家」的宿舍，祇須向稍高一站，可以看到彼方花園內的活動。蘇聯的婦女，一如普通中國婦女，携兒購物理家務，事事親為，而頗為溫情的。一位少女至今我還牢牢記得其秀麗的容貌。因為：大家見得多了，似乎有印象，早上，我在門口打羽毛球，她常步出旁觀，她的英文蹩腳，我的俄文也差，但達到交談效果。

我發覺她很景仰香港，對我特有的香港服飾裝備時露羨慕之情。但如與這女子結合而帶來香港，看她後面所拖曳的蘇聯關係，其結果簡直可想像的，所以，這段情也就理智地萎了。以後，我也回到這生我、長我的香港。不過，所有的蘇聯男人，可眞是政治怪物，面孔綳急，而兇神惡煞，與他們身邊的老婆可是強烈的對照。

天下烏鴉一樣黑，一向出慣如李白、蘇軾、林語堂的幽默、歡樂的中國人，一旦染上了馬克思赤禍病，如今不是儘出些「屠夫面孔」的所謂中國人嗎？

俄國女人其實是很不錯的，作為配偶對象而言。比之我所常處的美國女子、英國女子可要勝得多。她們沒有或淡淡的化粧，充分的自然美，具有眞情緒和深情，不像英、美女人的做作難馴。老實說，我寧願選擇一個道地的俄國少女而不選一個久已聞名的日本少女，後者是以溫順傳名。

為什麼不讓這些婦女到岸上蹓躂一下，看看香港的風景呢？我覺得她們很委屈。其實，她們也是共產極權制度下的受壓迫者，已經積了十多年的錢，才有這個機會到自由世界呼吸一下自由空氣。

問題很簡單，香港政府怕惹痳煩，這倒不是其中容或有俄諜存在；而像甚多俄人不滿暴政，希望設計投奔自由。

俄國遊客投奔自由，早已不是新聞，在義大利、英國或者其他西方國家，常有登岸藏匿，要求當地政府或者民主國家的使領館，要求給予政治庇護。

港府最怕「政治」糾紛，所謂多一事莫如少一事。就怕一旦准許這些俄人登岸，他們發覺回船的人數不足時，將會困擾倫敦方面外交事務。也就顧不得什麼人性、人道、和道義了！一聲不准上岸。豈非什麼煩惱也沒有了！

可悲的，無過於設計逃亡西方俄人，蓄意逃亡，卻被遮斷了投奔自由之路。香港政府的「因噎廢食」態度，不只使人失望，缺乏人道的心理，難免受到國際間譏嘲和非議！

讀者邵振光上

中共海關暴斂橫徵 漫無稅則濫寫濫收

編輯先生：

中共控制大陸的以還，內陸同胞，除被長期鬬、反、批、奪、搾取勞力，高壓剝削外，對海外僑胞也無例外，中共控制民生所需之一切，大量外輸，套取外滙，並非全為國計民生，而是給與國際間同路人，作為滲透顚覆活動經費，置內陸同胞於半飢寒狀態中，對海外僑胞，則屢次調整滙率，以期吸取更多外滙，以現目市價，每百元港元祇兌人民幣三十八元多，閉門自大，實欲達到壓搾目的耳，而對貨物課稅，有若勒收行水，漫無稅則，貨量相同，稅率則異，是為明證，雖一巾之微，也難倖免，例如，在港買廉價襪子二對，祇值港元一元五角，毛巾二條祇值兩港元，郵付回鄉，襪子課稅三角人民幣，毛巾課六角人民幣，二共應課九角人民幣，但他之稅單則寫三元六角，多收二元七角，另驗關費人民幣六角，不列在稅單內，領件人須付人民幣四元二角，方能享用此廉價品，但他能濫寫濫收，收件人明知不對，亦惟啞忍，中共暴斂橫徵，令人髮指。

僑胞們，中共是本世紀世界禍亂之魁，他之主義，比瘟疫尤烈，能傳達至世界任何角落，我國民族，富冒險性，到處有僑胞足跡，他便利用遠洋僑胞，不知他之底蘊，先以利誘，繼以甜言，引誘僑胞，陷入他之圈套，作為他利用之工具，輸以毒素，作為顚覆當地政府根源，以遂其統治之夢。

趙不平上

發生於學界，尤其學生之受害是屬於中上以上的，老實說，社會人士誰無子女，又有誰不願接受中上教育？據我所知，越有金錢地位的人士，其子女越要進入高貴和教會最有名氣的學校讀書，但不幸「學界大鬧醜聞」給揭露了，而現正就讀於有名氣的學校學生，其未來及前途還不令人觸目和關心麼？所以我敢說，此次事件現在已經引起各階層的重視了。

近年少女失踪不斷增加，但這些失踪少女雖非完全爲了參加野火會爲名的色情活動，而其中有被壞人引誘，有無知少女隨壞人去開「派對」而跌落色情陷阱，更有若干「酒帘」和「架步」爲了供應人慾市場不惜以重資收購，於是乎黑社會及臭飛之流，實行其聯羣結隊於鬧市中搶奪年輕貌美少女，吾人於報章上恒見有匪黨配備汽車，於得手後絕塵而去，警方莫奈伊何。其實警方對此，理應嚴密防範，但無如政府與警政當局卻不加重視，平時似乎只知飭令差人去「抄牌」及拘捕「街邊小販」。

由於政府和警政當局不能做到嚴密管理地方治安，於是歹徒和斯文敗類便有機可乘，進而至黃色汎濫到不可收拾，至醫學界圈中也竟然出現有組織之壞人，引誘中上學生進入其圈套，且其中不少學生身受其害，似此有關方面，不該默爾而息，而應即報警查究。

我以爲香港戰後一切恢復得快，而社會工商業之繁榮與亦速，但惜乎人心方面卻隨着不斷的繁榮而加速墮落！更由於道德的淪喪，因而有眾多喪德敗行之事發生，君不見佈滿港九所有「基層皆腐蝕」，貪汚、罪惡、欺騙、奸詐滿人間，色情的汎濫不幸已形成一種風氣，看來不獨港府有責，即教育當局亦有其重大責任，因爲今之犯罪者，尤其是年青一輩，無不是香港學校教育而來，他們接受的是類如英國式的教育。

若望敬上

毛澤東時代成長紅衛兵
逃亡香港好食懶飛
打刧箍頸令人齒冷

恒生巨欵刧案全係大陸逃亡青年

一名疑是械刧恒生銀行解欵車七百餘萬元的匪首，於廿一日落網被擒。警方並將二十五、六名涉嫌與案有關者扣留窮詰盤查。

該名疑爲匪首的被捕男子年約二十四歲，姓鄧。警方對他極表重視，將他拘捕後立刻將他送到另一警署隔離扣留，並加派人手全日二十四小時嚴密看管。

該龐大械刧集團有一名匪首綽號「大賊」，是一名印尼華僑，曾被中共游說返大陸讀書，最近兩年前始由大陸海南島來港，他在該宗巨刧案中是負責策劃工作，惟他是否與該名被捕疑爲匪首的鄧姓男子是同一人，亦或另有人，則不可得知。

至於其餘的二十五、六名嫌疑者，據傳除約有十人涉嫌與直接下手行刧有關，其餘則涉嫌在刧案進行時在附近擔任把風或協助其他行刧工作。

警方繼前日搜獲一支手槍外，於昨日進行搜捕工作時，再搜出兩支手槍，其中一支據傳是在大角咀大同新邨拘捕一對夫婦時搜出。換言之，警方共搜出三支涉嫌與巨刧案有關的手槍，而前日搜出的一支手槍，據指出運來港。

此外，據可靠消息指出：警方目前肯定能夠起回總值港幣三百餘萬元的外鈔，包括已起回總值約港幣百餘萬元的美鈔及日元，以及一批已存入銀行保險箱及銀行戶口的外鈔，該批外鈔總值約港幣百餘萬元，警方有待銀行開門營業才能採取行動。

警方對這宗七百萬元巨刧案的偵破及搜捕工作，於過去兩日來，四十八小時馬不停蹄的在港九新界全面加緊進行，計在昨日曾將約四十名涉嫌者帶返警署，加上前日帶返警署查訊的八十餘人，合共有一百二十人遭查訊。

結果，發現其中有二十五、六人嫌疑最大，便予以扣留窮詰。

該批被扣留的嫌疑人士，約有二十餘人，是因爲據可靠消息指出，在巨刧案當日除了有十名刧匪負責下手行刧外，在現場方橫五十碼放哨者十餘。

該批被拘留的嫌疑年齡由二十一歲至三十二歲，全部由大陸來港，其中一人抵港僅七個月，他們幾乎全部是「紅衛兵」出身，部份且受過特種訓練，惟來港後，頓斂鋒芒，除一人是無業遊民外，其餘皆向警方報稱有正知職業。但是，從七百萬元解欵車遇刧時的情況來看，匪黨有若干組織的軍隊出擊，則絕非本港一般匪黨所能。

該二十餘名被扣留的嫌疑者被捕時，大都是穿着夏恤西褲，普通髮型，神色鎭定，警方在拘捕他們時，除搜出一批疑是贓欵外，並起出三支手槍，其中一支手槍據指出是由印尼偷運來港。

這次的破案經過，據說專案組的較責人開始即集中注意有關大陸逃港的青年，同時跟踪可疑大陸青年用錢和女人方面獲得重大破案線索。

警方經過一個多月來的明查暗訪，終於在本月二十日凌晨三時左右，該專案組的探隊便全面展開行動，分別前往十多個地區搜捕，據說警方這次的情報和跟踪十分準確，在搜捕時並無落空。

，所以有「焚書抗儒」之奏議，但最終他也落得「腰斬咸陽市」、「夷三族」的下場。

西漢「法家」桑弘羊，也是盡力地「批儒揚法」，最後落得身敗名裂死於非命。再以中共最褒揚的唐朝武則天來看：她也是崇尚「法治」，走「法家」的老路，「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資治通鑑」卷二〇五）。利用周興、倪悛臣的「特務統治」，私設公堂，殺人無數，也已逞盡「法家」之威，然在位僅十五年就垮台了。

北宋著名的法家王安石，他的膽量是前無古人的，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號！大刀濶斧實行「變法」。其詩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雖然，但效果如何?!）不久乃以身敗名裂而告終。（北宋的財政命脈大受戕害，農村經濟破產，百姓哀怨……至今廣東「潮汕」一帶，呼猪爲「殭光」，即王「荆公」的諧音：自古相傳，其怨何深！）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不一定是歹？可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脫離實際，不顧及後果而禍國殃民了，這也是受「法家」的「急攻近利」的局限性所制約。

明朝法家李贄（字卓吾，福建泉州籍），公然提出「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藏書・世紀列傳總目），最後而死於獄中。「清末民初」的革命家章太炎，早年寫了「尊荀」、「商鞅」、「秦獻記」等文，大力「尊法反儒」非常激進，晚年則喊出「尊孔讀經，有千利而無一弊」的調子！近代改良派的宣傳家梁啓超，也認爲法家「徒治標而不治本」（飲冰室全集・管子傳）。

歷史的結論

從以上的史例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是貫穿中國歷史的「命脈」，「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但是，「利之所在，弊亦隨之」：「儒家」與「腐儒」不能混爲一談，如春秋時代的宋襄公，在戰場上還標榜「仁義」的旗幟而導致亡國，這畢竟是典型的「腐儒」，極少數的例子（「法家」也不能以此爲攻擊儒家的「口實」？）「尊儒崇孔」，也往往被歷史上的野心家「利用」，例如：袁世凱在一九一三年親自發佈「尊孔令」，率領文武百官「祭孔」，只是爲登上「洪憲皇帝」的寶座作招牌，各地軍閥也紛紛成立「孔教會」。這正如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揭露的「袁世凱，祭天祀孔，議及冕旒」，「殘害善良，弁髦法律」，壞社會之道德，奪人民之生計（討袁檄文）。由於類似上述的情況產生，因此有「法家」思想的人往往偏激，將一些弊端歸之於「儒家」、「孔教」，作爲詆譭反儒的依據。「法家」在歷史上雖嚴刑峻法起了「權宜」的作用，但由於導致「極權統治」，百姓反抗而崩潰矣——故曰：法家「無根柢」，儒家「有根柢」；法家適應於「亂世」，儒家適宜於「治世」。

二千多年的歷史證實，中國欲處於太平之世：必須以「儒家」爲「經」，「法家」爲「緯」（「擇其善者而從之」）。俗言之，以「儒」爲「帥」，以「法」爲「將」，儒法相濟臻於郅治；反之，「導法反儒」的極權派最終都被歷史所唾棄。每當一個朝代大倡「法治」的時候，也就可見其政權雜沓紛紜，必須事靠「法」力了？（附帶說明：「香港社會」不屬本文的討論範圍）。

茲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出現了許多「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三民主義……。唯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根據儒家的「命脈」結合近代的民主思想創立的學說，是適應中國歷史潮流的；他又提出「知難行易」（批判「知易行難」）的學說，這是一篇眞理的辯證學說，連中共也不得不承認，「在馬列主義未傳入中國以前，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是最高的學說。」（「中國哲學史簡編」）。

中共的「思想史」話

回顧一下共黨思想發展史，似有所悟：一九二一年建黨時，所奉行的是「馬克思主義」，以後也一直以「馬列主義者」自居。直至中共「七大」，劉少奇將「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嗣後「路綫」上就逐漸分歧（所謂的「十次路綫鬭爭」……）「舊憲法」規定：是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解放初」並大力旌表歷史上農民起義的首領（如陳勝、吳廣）；二十餘年後的今日，則「揚秦尊法」，倡中央集權專制，「人民民主」早成「空有其表」了！似此，豈非叫秦始皇再去鎮壓陳勝、吳廣呢？顯而易見：這已經是對「馬列主義」的大「反動」？

（雁聲）

阿飛色情派對
酒帘架步温床

編輯先生：

自從各日報揭露本港「學界大醜聞」，隨即引起社會人士和學生家長對此極表關心。是的，此事太重要了，而有關此事的揭露，無可諱言會經震動整個上層社會和人心，因爲此事

儒、法鬪爭史例

一套非常完整的軍事理論（即「孫子兵法十三篇」）。

⑤以蘇秦、張儀爲代表的「縱橫家」（猶如今之「外交家」）：一個搞「連橫」，一個搞「合縱」。施口舌動人國，說利、害搖人心，將當時的七國形勢，幾乎都操縱在他倆的「縱橫捭闔」的詭計中。其他還有「詭辯家」、「法家」、「儒家」……。

此處，重點要討論的是「儒家」與「法家」。這兩家在政治生活中是最現實的，在歷史上的思想鬪爭「此起彼伏」——一直繼續到現代。「尊儒反法」抑或「尊法反儒」，是關係到國家興亡，政治前途問題。姑且將儒、法家的思想作簡畧、扼要的比較一下：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名丘字仲尼（誕生山東曲阜縣。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年）。其所處正是我國春秋時代。他的弟子根據孔子平時的「言行」所記載輯錄的「論語」一書，可看出儒家的思想「核心」：孔子反覆提出「德治」、「愛人」、「中庸」、「忠恕」、「克己復禮」、「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至於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諸如：哲學、教育、治學、史學、六藝、五經——詩經、尙書、易經、禮記、春秋，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孔子逝世後，其三傳弟子孟軻，繼起捍衛孔子的學說，闡揚、發揮儒家的眞諦，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孟子提出「仁者無敵」，「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民主思想。

後經秦始皇吞併六國，焚書坑儒，照說儒家思想應該滅絕，可是到了漢武帝（劉徹）的時代，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在繼承儒家學說的基礎上還發揮了「性三品說」，並提出「天不變，道亦不變」等……。從此奠定了儒家思想在歷史上的領導地位——一直至中華民國，一脈相承（國父孫中山先生，蔣故總統也均是尊孔的）。

在這二千多年的漫長歷史，儒家的理論始終是顚撲不破，在中國思想史上一直起着主導作用；雖然歷代「法家」企圖取而代之，但最終都搞得禍國殃民、身敗名裂而告終。

「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約公元前二八〇——前二三三年），他著有「韓非子」一書，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諸如商鞅、申不害、愼到、秦始皇……雖然都是「法家」之流，但都不及韓非思想體係之完整。法家的思想「核心」就是大倡「法治」去對抗儒家的「德治」。商鞅的重法思想（例如殘酷的「連坐法」），申不害的重術（考核官吏的辦法），愼到的重勢（保持君主的威勢），韓非將這三種思想結合起來，提出一套「法、術、勢」相結合的維護中央集權、專制統治的理論。並提出「以吏爲師」、「以法爲教」。處處與儒家截然對立。

後來韓非要去求見秦始皇時，被同學李斯嫉妒，誣害囚禁，死於獄中，而他所著的「說難」、「孤憤」只得齎志以歿了。當秦始皇看到他的著作時，十分欣賞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儒家「德治」的觀點，就是認爲「持德者昌，恃力者亡，只有行「仁政」，始能臻於郅治。其「中庸」之道乃是「至理」（不偏不倚，「允執厥中」）：有「經」、「權」之別，所謂「經」絕不似中共所攻擊的情況。所謂「經」者，即處理事物不走向左、右兩個「極端」，以「中正」爲立場（絕非「中間派」之意）；所謂「權者」，即隨着外界情勢而推移，不泥古、墨守成規，雖是推移，但亦不失其「中庸」的獨立（譬如：市場上的鐵秤，在秤物時，不論是十斤、八斤，隨物推移，當其平衡時，便知物已足量了；否則的話，「過，猶不及」——是明顯的道理）。

子曰：「郁郁乎之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他想恢復西周的社會制度，因此法家嘲笑他是「知其不可而爲之」。雖然，在春秋亂世，是法家得志、實行霸道之時，而孔子提出「德治」顯得不合時宜；但可以說這是一種眞正「反潮流」的思想，他的學說，嗣後就被歷代證實是適合於「治世」的？法家雖然嚴刑苛政，殘忍吏治，也只是在亂世起了「權宜」的作用，最終易導致「極權統治」，鎭壓百姓，民不聊生鋌而走險，則政權崩潰矣！

歷史上各朝代，凡是「尊儒」的並不一定「反法」，只是「治標」、「治本」之爭，爭辯「政治哲學」領域中的主導地位問題（中共加之曰「尊儒反法」）。否則所有法律、牢獄又何爲而設？（弊端，是另一同事？）只有「尊法反儒」的暴君，才是最極端的，企圖採用愚民政策，消滅知識份子。

儒家思想雖貫穿中國歷史二千餘年，但不是一帆風順；正是形形式式的「雜家」，尤其是同「法家」持續鬪爭而發展、壯大起來，成爲一套完整的、系統的、顚撲不破的眞理。先從春秋時期孔子當時的「政敵」說起：

當孔子在講學，傳播儒家思想之時，佞人少正卯（中共封爲「法家」）闇割、篡改孔子的理論，創立一套「貌似眞理」混淆視聽的邪說，一度起了「惑衆」的作用。所以孔子晋陞魯國司寇時，將少正卯「正法」，並宣佈其「五惡」：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荀子・宥坐篇）。中共的「法家」攻擊孔子殺少正卯是「不仁」，試想：包青天殺掉一些作惡的「皇親國戚」，難道是對人民的「不仁」？

降及戰國時代，請看幾個「法家」人物的下場：吳起在楚國實行變法，被百姓咒罵「大逆不道」，最後死於亂箭之下。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實行變法，最殘酷的統治莫如「連坐法」（一家犯法，鄰居未檢舉，同樣處以極刑，往往株連甚廣。正如大陸的社會制度：社員一旦說「落後話」，立即有人向黨支部滙報，「運動」來扣以「反革命」罪行……）雖然其「法治」一時雷厲風行，百姓在「苛政猛於虎」的情況下，敢怒而不敢言；但不久，秦惠文王就車袋了商鞅，夷其三族了。韓非竟不得展其才，就客死於秦獄中矣。秦朝統一中國後，僅十五年就滅亡，這與秦始皇的「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是息息相關的？其宰相李斯就是「尊法反儒」的

萬人意見

中共尊法反儒篡改哲學史 為爭權不惜摧殘中華文化

政治內幕

中共「九大」以後，「廬山會議」：林彪的親信陳伯達倡議「設國家主席」及闡揚「天才論」（在毛、恩、列、斯、毛著作中，列出關於「論天才」的語錄），結果被毛江派強詞奪理打倒之後，林彪從此意志消沉，抵制「批陳整風」。林自知「接班人」的威望大為降低，因此在書房內大貼孔子的語錄，旨在對「毛澤東思想」作消極抵抗。嗣後林全家遠竄而葬身沙漠，一些「資料」也在全國公開了：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據「極左派用國語諧音譯成——「武起義功成」），其死黨罵毛是「全國最大的秦始皇」；另方面林雖是「英雄末路」，可是還有全國的嫡系親信。高呼「永遠健康」的紅衞兵，通過「資料」的傳達後，「抓革命、促生產」變成處於半「癱瘓」，三令五申的「批林整風」也徒喚奈何……因此毛江派開動宣傳機器：「批林必須批孔」。既「批孔」就乾脆「揚秦」，無恥的教授如楊榮國之流，也就遙相呼應。由「批孔揚秦」進而全面「尊法反儒」，大力篡改「哲學史」，混淆是非「顚倒黑白」。國內當然可以靠強推行，但海外有「良知」的人士是昭然若揭的。在下，畧對儒、法家的思想探討，就正於讀者諸君：

儒、法家的思想淵源

春秋（公元前七七〇——前四七六年）戰國（公元前四七五——前二二一年），前後五百餘年，弱肉強食，互相吞併，所謂的「春秋五霸」、「戰國七雄」就是代表的國家。百姓處在這五百多年大動盪的亂世，「黎庶倒懸、黔首流離」實不足以形容其苦且慘矣。在士大夫階層，其出身常「朝為布衣，夕至卿相」；然則橫禍莫測，且暮渡過「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危殆的政治生涯。因此，士大夫的「朝秦暮楚」，寡廉鮮耻，蔚成當時的社會風氣！他們為了獵取功名富貴，適應亂世、霸主的需要，著書竹帛、列國游說，創造一套一套的「理論根據」，所以「思想界」一片混亂，各種各樣的「人生觀」、「政治觀」都湧現出來，各家也就產生出著名的代表人物，這就是所謂的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諸子百家的著作，是給我們留下了豐富寶貴的文化遺產，清朝乾隆時，紀昀主持編輯『四庫全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類，其中「子部」就是關於「諸子百家」的著作精華。在這種百家爭鳴，思想各趨「極端」的時代，各樣的奇談怪論紛紛出籠，各家看來也「言之成理」，使人們莫衷一是。例如：

㈠以老莊（老子、莊子）為首的「道家」：盡力鼓吹「出世」，崇尙「自然」，提出「無為而無不為」；悲嘆「浮生若夢」、「禍福無常」（詳見「道德經」、「莊子」）「老莊」的哲學思想，常被歷史上拿羽毛扇的「政客」所篡改、利用，作為駕馭百姓的「權術」。

㈡以墨翟為首的「墨家」，摩頂放踵，專門利人，甘為人們而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辭，並提出「兼愛」……（不分「倫理」的「博愛」）。反對者楊朱，則主張「為我」，「雖拔一毛利天下也不屑為」的極端自私「哲學」，流毒後世不淺，近代出現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邪說：就是這種思想的翻板！（只見到人類的「陰暗角落」，看不到人類的「光明場面」?!）後被孟軻批判指責，「楊朱為我，墨翟兼愛，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㈢以騶衍為首的「陰陽家」，提出「陰陽五行」、相生相剋，作為宇宙的發展規律，而且將它應用解釋於「個人命運」、「國家興衰」的問題上。

㈣以孫子為首的「兵家」，總結

我的回憶

李漢魂

童年憧憬（十六歲前，光緒二十一年至宣統三年）

社會及時代的背景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曆一八九五年）十月初七日（新曆十一月二十三日）予出生於廣東省高州府吳川縣嶺頭村之布衣巷。縣屬僻處海隅，為一商農兼營社會，縣西南之一部，復被割併於法國租借地廣州灣，文化經濟受腐蝕，而對法國人在我舊壤及邊境之橫暴，尤多刺激，社會遂形成紊亂及畸形的狀態，城市多為豪劣把持，鄉村則時被土匪擾刧，致令強者鋌而走險，弱者轉徙溝壑，一般知識分子，因此而激起改革的熱浪。時值滿清末葉，政治腐敗，官吏無能，民間的革命思潮逐漸替代了維新的幻想，特以開始徵兵編練新軍而後，更給鄉間一般窮苦有志的青年以新出路，致本縣知識青年之紛起應徵者甚多，其中且不少傑出之士：如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岡殉難之烈士龐雄，及丙辰（民國五年）討龍濟光之役以一營在化縣克敵戰死之龐玉輝，即其著者。龐雄既屬戚誼，玉輝且為予之表兄，總角交遊，至為親切，因而所受之影響亦深。故當宣統三年冬（即民國前一年辛亥）孫中山之兄孫眉（號壽屏）先生在廣州灣秘密運動革命時，予即由湖南之黃元貞先生介紹，加入同盟會，予當時只十六歲。不幸父旋棄養，予雖對於革命的理論及方畧固認識無多，惟當時純粹的心靈，對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建立民國」的誓詞，固心領神會，而願努力以赴，同求實現，必要則不惜以身殉之也。

父母感召師友薰陶

布衣巷為吳川鉅室，建築於壯靜之嶺頭鄉內，前五代先輩之聚居兩巷者計二十餘戶，以仕宦及鹽業世其家，先公次顏公，少嗜研讀，以兩試不第，下幃攻苦，冠年積勞而肺沾重病，乃攜所愛蘭花十數盆，獨居祖祠靜養者三年，遂得宿疾若失，體氣勢常，自是絕意仕進，惟耕讀以自適；蓋本巷向營鹽務，席豐履厚，不免漸趨驕惰。迨光緒末年，鹽務改由官辦，先父於赴廣州與政府交涉後，深覺改弦易轍，自力更生之需要，乃擺脫地方公務，專心督課躬耕。當雨晨予方起床，父已簑衣雨笠，由田間摘回蔬菜，以備早餐。此種情景，令予長留腦海，至今仍多縈懷在念。不幸父方四十二歷即告謝世。父在世時，先母龐太夫人，德性純厚，賢淑匡明，而萱庭義訓，尤為鍾愛嚴謹，享壽七十有七而仙逝。

予於五歲啓蒙，八歲開講，時初廢科舉，師資極不易得。自開講後，俱在家塾受業於李品珊及日三喬梓。品師深精義理，尤能篤實踐履，誨人不倦；日師則博通羣籍，旁及詞章，以通家世好，且感先母待師誠厚敬禮，對予管教不遺餘力，故予所蒙受的基礎教育頗為深厚，年十七遂離塾別二師，轉學縣城及廣州，而中文之根柢，則拜承業師之厚賜也。

本鄉風習日落，諸子弟多習於嬉戲，少事向外交遊，里閭擇友，又感不易，幸戚友中有龐玉輝、龐雄二君崛起，每見其對異族統治的反抗行動，對外力侵畧的憤慨情緒，及與封建社會的奮鬬情形，童心輒為嚮往。迨肄業縣立高等小學，又得納交於林立羣，渠雖本邑中富家子，但無紈袴習氣，而天資豪邁，思想前進，與予一見傾心，目覩地方之窮困狀態及社會之黑暗現象，輒以為貧民籌生計為社會打不平互相期勉，而所以增進予之勇氣與信念者至深。惜二龐既一則身任營長討逆陣亡，一則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岡之役殉國，立羣亦於民國九年在北京大學肄業之際，突患重病。予當即北上探視，護醫治月餘，終告不起，並為之料理後事，護櫬南歸。自此予踽踽獨行，亦畢生無限的損失與難忘的沉痛也。

軍校生活（十七歲至廿四歲，民國元年至八年）

考進黃埔陸軍小學

民國元年一月，以國家反正，家鄉擾亂特甚，承舅父龐冠南翁慨為帶往廣州，依賴時任陸軍輜重營連長之表兄龐玉輝，一以避難，一以謀圖上進。二月肄業於延東大學專門部法科，旋復考進陸軍小學，當即轉學黃埔；嗣以體力欠佳，欲仍退返廣大，幸賴軍校及戚友之特加勸慰，終亦勉而安之。查清末培養陸軍軍官制度沿革，先後有全國將弁武備速成學校及各省講武堂之設；至光緒末年，定為三級養成，即每省設一陸軍小學校，於清河、武昌、西安、南京各設一陸軍中學；民國後，陸軍中學改為陸軍預備學校，旋西安南京二校停辦，僅留清河武昌二校，而在保定設立陸軍軍官學校，以備按級遞升，並於陸軍預備學校畢業後入伍，或進特設之軍官候補生隊半年，然後進升保定軍官學校。廣東陸軍小學，每期定額一百二十人，並以每縣考取一名為原則，予屬第六期，於民國元年三月入學。第六期殆為反正後粵省所獨有，其他各省只於清末辦至第五期，而本期招考時之選拔公正，絕無關節，為國人所稱道，此亦革命後的新氣象也。



惠州起義形勢圖。

閣，外交政策一百八十度地轉變，對於中國的革命派禁止給予任何援助。情況已經演變到了最壞的狀態，孫先生乃派遣山田良政等幾位同志，經由香港前往海豐附近的革命軍陣地，告知武器補給，已經絕望。於是只有將部隊解散的一條路可走，鄭士良則和黃福等人脫身抵達香港——「惠州起義」，便以失敗的結果而收場。

山田良政為革命犧牲

在退卻途中，山田良政迷失了道路，被清軍捕獲殺害。山田蓄髮梳辮，能說中國話，在西服的外面罩有中國服裝，所以清軍沒有察覺到他是日本人——山田是第一位為中國革命而犧牲的日本人，時年三十三歲。

孫先生對於山田之死，頗為悲痛，於一九一三年在東京谷中全生庵建立紀念碑，一九一八年復為撰「建碑紀念辭」，有下列內容：

「論者皆曰：惠州之無功，非戰之罪；使日本政府仍守前內閣方針，則兒玉氏不至中變……而革命軍無此挫折，則君斷不以不幸而被戕。然君會不以政府忻厭為意……以殉其主義……願斯人為中國人民自由平等奮鬥之精神，尚有嗣於東。」

史堅如被捕斬首

為策動建立興漢會有功的史堅如，也是一位犧牲者。史堅如為了響應鄭士良的主力部隊，擔當策動廣州蜂起的任務，然而由於經費不夠，不能按照計劃進行，連兵員也召集不起來。

因此，史堅如乃計劃暗殺署理兩廣總督德壽。他和同志們租借了總督官邸後面的民房，掘地下道，於十月二十七日在官邸地下安裝二百磅炸藥，未料因藥線受潮濕，未能爆發；第二天夜晚，換裝藥線，再度點燃，勉強爆發，可是因為雷管太少，只引爆了一部份炸藥，爆炸力不夠，本能達到炸死德壽的目的。史堅如因密告而被捕斬首，年僅二十二歲。

楊衢雲鄭士良遭暗殺

自廣州起義乃至惠州起義擔任領導人之一的楊衢雲，於失敗之後留居香港，在結志街教授英語，贍養妻子。署理兩廣總督德壽懸賞三萬元購其首級，楊衢雲則表示：「男子漢怕什麼死」，不作逃避的打算。結果於翌年——一九〇一年一月十日被德壽派來的刺客陳林在教室內以手槍狙擊，次日死亡。

鄭士良也於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在香港酒樓與中國日報副主筆鄭貫公飲酒時倒地死亡。警察局因沒有外傷，認為係中風病故，但另一說法是被清廷爪牙所毒殺。

各地革命活動

惠州起義失敗之後的孫先生，一度亡命日本，繼之週遊東南亞、美國、歐洲各地。直到一九〇五年為止的五年之間，是為了發動下一次革命行動的準備時代。

自旅程的起點日本出發，第一站在一九〇二年一月到達香港。雖然從廣州起義失敗以來被宣告五年之間不准入境的限期已經屆滿，但還是被警察當局所跟蹤調查，乃於第六天離開香港，返回日本；此時，香港政府再度宣佈禁止入境。

國父至各國鼓吹革命

第二站，是在一九〇二年十二月的安南（越南）之行，在安南首都河內建立了興中會分會。後來在一九〇七年，孫先生因日本政府受到清廷的抗議而被自日本遣送出境之後，這個河內分會便成了革命的機關部，從事更重要的活動。



當時日本的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右)及民政長官後藤。

孫先生在河內居留了半年左右，然後往西貢轉泰國。一九〇三年七月，折回日本，停留了兩個月，隨後在九月末，前往檀香山，這是曾經渡過少年時代和創建興中會而值得回憶的地方；可是興中會的組織則已經於孫先生沒有在這裏的時候被康有為的保皇有所侵蝕破壞了。於是，孫先生乃將在當地發行的「隆記報」改組為興中會的機關報，向廣東華僑們剖析「革命的目的在倒滿興漢，保皇的目的在扶滿臣清，兩者如水火之不能相容。」從這裏着手再度糾合同志，設立了「中華革命軍」。

繼之，前往美國，發行「革命軍需債券」，約定「革命成功，十倍償還。」籌募到美金四千元。一九〇五年春，越大西洋，訪問歐洲；在歐洲最初公開發表「三民主義」綱要。並先後在布魯塞爾（比利時）、柏林、巴黎三處成立了中國留學生的革命組織。

當孫先生週遊國外的這一段期間，在中國國內也有多方面的革命運動在進行之中。



國父在台北設惠州起義指揮所，地點在今長沙街白綫所示處。

中國抗戰實錄

【45】

辛亥革命與日本

署理兩廣總督德壽，於十月初聽到這個傳說，乃令調水師提督何長清所率領的虎門防軍四千多人進駐深圳，又令陸軍提督鄧萬林的惠州防軍千人駐紮淡水、鎮隆，從三方面將三洲田包圍起來。

不過，由於恐懼「數萬造反人馬」，而趦趄不前，未敢發動攻擊。

被包圍的鄭士良，乃派遣傳令人員發電報給在台灣的孫先生，要求迅速補給武器。然而在孫先生那一方面卻還沒有準備好。孫先生為了避免和優勢的清軍正面衝突，一度命令暫將部隊解散，等待時機；可是解散命令的電報還沒有到達，而清軍卻已經先有了行動——何長清調動二百人的部隊進駐新安縣的沙灣，擺開了攻擊態勢。

鄭士良為了打開一條血路，決定奇襲進攻，先發制人；十月八日深夜，由黃福率領的敢死隊八十人突擊沙灣，未有準備而受到偷襲的清軍，立即敗退；革命軍所獲戰果為擊斃清軍四十人，俘虜約三十人，奪得洋槍四十枝及彈藥數箱。

這就是惠州之役，最初點燃的戰火。

起義功敗垂成

鄭士良繼頭一仗旗開得勝之後，由沙灣西向挺進，打算以廣州為進擊目標，因為在往廣州途中的新安、虎門有同志數千人，已經準備好一俟鄭部到達，即行蜂起接應。可是正當這個時候，接到孫先生自台灣發來電報「希先攻佔沿海地區，在廈門接收由台灣運去的軍械。」因此，乃忽遽掉轉頭來，改取東北進路，揮軍指向廈門。結果使新安、虎門的同志未能和起義部隊合流。

革命軍連戰連勝

在清軍方面，還有何長清所率領的三千多主力及鄧萬林所統馭的一千多人。而鄭士良則在進擊的過程中，招募了一千多人，增強兵力，於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五日攻下了鎮隆。這一仗，又是乘清軍之虛，攀登後山，從背後殺入清軍陣地的奇襲戰術所奏功，俘虜了數十人，奪得槍械七百多枝，馬十餘匹，子彈五萬多發，大獲勝利。

鄭士良的下一個攻擊目標是淡水。另一方面，清軍則因鎮隆之敗，而派來了一萬多人的增援部隊。兩軍於十七日在永湖遭遇，又是革命軍得勝。

淡水布陣的清軍有五、六千人，而革命軍則只有洋槍一千多枝，展開突襲，搏戰數小時之後，再將清軍打敗，又奪得洋槍六百枝，子彈數萬發，馬數十匹，俘虜百餘人，剪去辮子，全部使充軍役。

十九日，進抵崩岡墟，與清軍六、七千人隔河對峙，又施展拿手的夜戰奇襲戰術擊敗清軍。二十一日進軍三多祝。自三洲田出發以來，不到兩星期，推進了一百四十公里，連戰連勝，勢如破竹，控制了惠州一帶的沿海地區。

所過之處民眾歡迎

革命軍所過村落，受到了鳴放爆竹歡迎，及簞食壺漿的接待，四鄉志士陸續投效，此時革命軍全軍已達二萬多人。

然而，武器彈藥則無從補充，非常缺乏。



惠州起義司令官鄭士良

在接到鄭軍舉義報告的同時，孫先生對在日本的宮崎寅藏發出電報，請迅將菲律賓獨立軍留在日本的武器運來台灣。

宮崎為了慎重起見，特地檢查一下存放在倉庫裏的武器，不料打開箱蓋一看，發現都是些廢槍、廢鐵，大為吃驚；原來是經手購買的中村彌六向日本陸軍方面買進了一些廢槍，而中飽了差額，中村雖然因此被憲政本黨開除了黨籍，然而已經是於事無補了。

再有可以作為依賴的，就是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所約定給予武器和幹部的援助。

孫先生一意等待着兒玉的回音，結果，等到了總督府派來的人表示：「依照內地（日本）發來的電報，要革命黨人離開台灣。我來這裏，就是為了通知你（孫先生）搭乘明天啟航的輪船回日本。」

日閣改組政策轉變

孫先生要求兒玉再作考慮，但白費心力，因為日本的政權於十月十九日由山縣有朋內閣改組成伊藤博文內

傅斯年說道：「我也聽到這個傳說，當時還不大相信，因為我同舜生一道去延安訪問，中共並未用魚翅招待我們。」

吳鐵城說道：「孟眞，你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怎麼也變得糊塗，他們同行六個人，除你同舜生之外，冷禦秋、褚慧僧都反共，他們給你們魚翅席吃，反被你們抓住把柄，毛澤東怎麼會作這樣虧本的生意。這次是他那位明星太太不留嘴說出的，覃理老還不信，又追問老毛。」

傅斯年笑道：「老毛怎麼答？」

吳鐵城說道：「老毛未答，鄧穎超答了，她說在延安吃猴頭燕窩都是常事，何況魚翅，反怪理老大驚小怪。」

傅斯年嘆口氣：「共產黨若得政權，人類要整個毀滅。」

吳鐵城說道：「孟眞，你是史學家，看問題自較一般人看得遠，目前形勢就是向這條路上走，我們只能從中慢慢移動方向，將人心導入正軌，不能硬來，所以你反對郭沫若的事，千萬不可形之於外，免得又給共產黨以造謠機會。」

傅斯年說道：「鐵老，你放心，黃箆片，我還有興趣罵他幾句，至於郭聾子，我罵他還怕汚了口呢。」

吳鐵城說道：「這就好了，孟眞，你這麼一說我就放心了，對付小人，最好的辦法便是不理不睬。」

政治協商會議於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日開幕，出席代表：

國民黨：孫科、吳鐵城、陳布雷、陳立夫、張厲生、王世杰、邵力子、張羣。

共產黨：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

青年黨：曾琦、陳啓天、楊永浚、余家菊、常乃悳。

民主同盟：張瀾、羅隆基、張君勱、張東蓀、沈鈞儒、張申府、黃炎培、梁漱溟、章伯鈞。

無黨無派：莫德惠、邵從恩、王雲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錢永銘、繆嘉銘、李燭塵。

大會開幕日，蔣主席親臨致訓，一上講台，全場一致起立鼓掌，傅斯年冷眼看郭沫若，黃炎培鼓掌最用力，當時暗暗冷笑。蔣主席訓話畢，指定孫科任大會主席，就離開會場，大會便開始。

會議至一月三十一日結束，通過五項協議。

（甲）關於改組政府問題的協議，其要點為：

㊀國民政府委員名額增為四十人，由國民政府選任，其中半數由國民黨人員充任，其餘半數，由其他黨派及社會賢達充任，其分配另行商定。㊁國府委員會為政府之最高國務機關。國民政府主席對於國府委員會之決議，如認為執行有困難時，得提交覆議，覆議時，如有五分之三以上委員仍主張維持原案，該案應予執行。㊂行政院各部會長官均為政務委員，並得設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三人至五人。行政院現有部會及擬設之不管部會政務委員總額中，將以七席或八席均請國民黨以外人士擔任。國民黨以外人士所擔任之部會數目，於會後繼續磋商。

（乙）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的協議：㊀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㊁第一屆國民大會之職權為制定憲法；㊂憲法之通過，須經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同意為之；㊃依選舉法規定之區域及職業代表共一千二百名照舊；㊄台灣、東北等新增各該區域及其職業代表共一百五十名；㊅增加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七百名，其分配另定之；㊆總計國民大會之代表為二千零五十名；㊇依據憲法規定之行憲機關，於憲法頒佈後六個月內，依憲法之規定選舉召集之。

（丙）和平建國綱領：為憲政實施前施政之準繩，內容分：總則、人民權利、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及財政、教育及文化，善後救濟、僑務等九章。其要點為：㊀遵奉三民主義為建國之最高指導原則；㊁全國力量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建設統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國；㊂確認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㊃用政治方法解決糾紛，以保持國內之和平發展；㊄國家設施應使全國各地方、各階層、各職業人民保持平衡發展，整飭各級行政機關，建立健全之文官制度，確保司法權之統一與獨立，積極推行地方自治，中央與地方之權限採均權主義；㊅軍隊屬於國家，軍人責任在於衛國愛民，確保軍隊編制之統一與軍令之統一。

（丁）關於軍事問題的協議，其要開為：㊀軍隊屬於國家，軍隊教育永遠超出黨派系統及個人關係以外；㊁實行軍、黨分立，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利用軍隊為政爭之工具。實行軍、民分派，現役軍人不得兼任行政官吏，嚴禁軍隊干涉政治；㊂實行以政治軍，在初步整軍計劃完成時，即改組軍事委員會為國防部，隸屬於行政院，國防部長應不以軍人為限；㊃儘速整編中央軍隊與共產軍，全國軍隊統一整編為五十師或六十師。

（戊）關於憲草問題的協議，其要點為：㊀組織憲草審議委員會，由協商會議五方面各推五人，另外公推會外專家十人，根據協商會議擬定之修改原則並參酌憲政期成會修正案，憲政實施協進會研究結果，及各方面所提出之意見，製成五五憲草修正案；㊁國民大會為全國選民行使四權之機關；㊂立法院由選民直接選舉，其職權相當於民主國家之議會。監察院行使同意，彈劾及監察院。司法院各級法官及考試院委員均超出於黨派以外；㊃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意，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㊄立法院對行政院全體不信任時，行政院長或辭職，或提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長不得再提請解散立法院；㊅省為地方自治最高單位、省長民選，省與中央權限之劃分採均權主義。省得制定省憲，但不得與國憲抵觸；㊆憲法修改權屬於立法，監察兩院聯席會議，修改之條文，應交選舉總統之機關複決。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無黨無派代表也是九人，其中成問題是郭沫若，當政協籌備會議決定郭沫若出席，傅斯年卽去拜訪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見面說道：「鐵老，勞駕把賤名勾掉吧！我不出席政協了。」

吳鐵城笑問道：「孟眞兄，又有什麼事觸怒了吾兄，發這麼大的脾氣。」

傅斯年問道：「政協會議代表中是不是有黃炎培與郭沫若？」

吳鐵城點頭道：「不錯。」

傅斯年說道：「就因此，請勾掉賤名吧！我不能與龜兔同籠。」

吳鐵城笑道：「孟眞兄，這些都是他們的私德，何必理會，再說大千世界芸芸衆生皆有其安身立命之處。天上最高貴的無過王母娘娘蟠桃會，龜靈聖母也能赴會，最雅潔的無過月裏嫦娥的廣寒宮，不是還養了一頭白兎，是則我們政協會議就算代表中有一龜一兎，與人亦無傷。」

傅斯年本來綳着臉氣鼓鼓的，聽了吳鐵城的話也不由得撲哧笑了，說道：「鐵老，你實在語妙天下，如果當初你也教書，成就可能在家師適之先生之上。」

吳鐵城笑道：「孟眞兄，你知道我是一個黨棍，一年四季要應付多少人，應付之道，還不是靠一張嘴吧！」

傅斯年說道：「鐵老，說眞的，郭沫若是誰提的名？」

吳鐵城說道：「你也可以想到，還不是周恩來苦苦來纏，要求把郭沫若加進去。」

傅斯年一拍大腿，說道：「原來如此，他們兩人是一樣貨色，周恩來在南開時也是這一套，所以他要死拉郭聾子。」

吳鐵城說道：「孟眞兄，你是明白人，我們總不能拒絕周恩來出席吧！如果不拒絕周恩來，專拒絕郭沫若，是不是欺軟怕硬，有欠公正。」

傅斯年說道：「鐵老，撇開這些不談，只說郭聾子出席也一定作中共幫凶，增加許多困難。」

吳鐵城嘆口氣：「孟眞兄，我何嘗不知道，但是，我沒有辦法拒絕，再說作幫凶的也不止一個郭沫若，最肯拚命的是羅隆基。」

傅斯年說道：「鐵老，說到羅隆基我也不解，此人論出身要高過郭沫若，他何以也這麼自賤，甘心向中共賣身投靠，說話恬不知耻，毫不臉紅。有人說中共製有一種迷魂藥，喝下肚便迷了本性，我眞懷疑周恩來是給羅隆基迷魂藥吃了。」

吳鐵城笑道：「孟眞兄，你也常常同周恩來一起飲茶喝酒，周恩來爲什麼不下迷魂藥給你吃。」

傅斯年笑道：「他迷不了我，一正壓百邪。」

吳鐵城說道：「對了，一正壓百邪，周恩來那有迷魂藥，是他自己要賣身投靠。」

傅斯年說道：「鐵老，話又回到本題，他爲什麼賣身投靠呢？」

吳鐵城說道：「這個你還不明白，此人過於熱中，又因爲私德不修，用錢太多，他要的是官與錢，兩者我們都不能滿足他。說到官，他的品行不端，最高當局也知道，誰敢去領袖面前保羅隆基當官。至於說到錢，你知道抗戰八年，生活都苦到了極點，就算是把我的位子讓給羅隆基，也不夠他玩女人的開銷，這有什麼辦法，只好由他投靠周恩來了。」

傅斯年說道：「鐵老，周恩來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錢給羅隆基去玩女人。」

吳鐵城嘆口氣：「孟眞兄，你知道十八集團軍經費由葉劍英經手領到之後，一塊錢也未發給他們的官兵，全部留在重慶辦新華日報，收買這批民主人士，錢當然用不完，我們如何能比。」

傅斯年說道：「還有毛澤東抽的三砲台，喝的白蘭地，都是十八集團軍兵血。」

吳鐵城說道：「你也該聽說，上個月毛澤東到重慶來，湖南同鄉會歡宴他們夫婦並邀周恩來夫婦作陪，賀貴巖以重慶市長的地位，張羅了兩桌魚翅席，自以爲了不起。誰知老毛的那位明星太太一口說出他們夫婦在延安吃魚翅是家常菜。」

爲歷史的絆腳石。

她最大的願望是夢想有一天，能夠坦坦白白的說出她對黨的意見。這個蘊蓄已久的願望，今天終於達到了。

如果他看到自己……

一個頎長的影子突然浮現心際，他那熟悉的堅毅中透着神秘的笑容，不禁使她悸動。

要是他今天也在會場中，該是多好！

「我媽媽身體不好，很嚴重。」

那天在校園中「偶然」碰到時，他輕聲的說，爲了避免同學的猜疑，他們保持着相當的間隔。

她對他笑了一下。

「要回去？」

「等她稍爲好一點，就馬上回來。」

江朵英了解他「馬上回來」的意義，低着頭，瞄視他一眼，他也正在注視她，她覺得他的眼光中帶着棱角，直刺進心坎裏去。陡的感到一陣臊熱，臉上脹得紅紅的，趕緊別過頭。

「朵英！」

她瞟他一眼。

「你不要在這次運動中……」

他正想說點什麼，她那幾個要好的同學從後面追上了她。

「你是怎麼搞的，江朵英？叫了半天，聾了不成！」

「我在構思一張大字報，沒注意你們來了。」

他在她們追上江朵英時就不着痕跡的加快腳步，走到前面去了……

好幾天了，怎麼還沒有回來呢？他媽媽不會有什麼意外吧？

那張俊美而又含蓄的、年輕的臉龐，一直粘在心上，她輾轉的反側着，痛苦的在心裏叫喚着：

「啊，周崗！」

九

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登出「這是爲什麼？」黨對知識分子在鳴放中曲解黨的政策，和侮蔑、攻擊，提出嚴正的指責。接着，陸續刊載了「不平凡的春天」、「文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

氣候變得突然，春天只剛剛來到，新綠的芽兒不會舒廣，含苞的花兒不會開放，高氣壓就籠罩大陸；煩暑驟臨，驕陽灸人，亢旱季節超過自然律則提早來到多難的祖國。

歷史學家以後必將作如下記載：

「一九五七年，中國大陸沒有春天！」

一夜之間，轟轟烈烈的鳴放運動，魔術似的變成陳跡。

知識分子都是敏感的，他們從「這是爲什麼」的社論揣測到黨的意圖，要說話的人不再說話了，已經說過話的人，正在急着找掩飾的理由。只有那種不知深淺的人，仍然認爲自己是「曠野呼喚」中的先知，準備接受歷史的考驗。

政策改變之初的頭幾天，看不出來有異常的預兆，只是理論上的辯駁，但是等到十二日那天，在漢陽發生所謂「小匈牙利事件」之後，中央猛的一下子放緊網子，頃刻間，鳴放運動轉變爲反右運動。漢陽「小匈牙利事件」，實際上只是一椿學生運動，是沿着武漢大學、武昌商業學校、長沙師範學校、中南礦冶學院的鳴放運動一條線發展下來的。開始的時候，情況非常單純，漢陽縣立第一中學的學生，得到消息，中央教育部將本年度中學生的升學比例，降到百分之五。這與每個同學的前途有切身關係，立刻引起他們的憤怒不滿，醞釀罷課。

學生們熱血沸騰，他們決心要爭取前途而鬪爭，那怕流血，也在所不惜。

情況非常混亂，校長以及黨支部，團總支部已經失去控制能力。這時，好多反動標語，在誰也不曾注意到的情形下，遍貼校內。

「打倒共產黨！」

「歡迎國民黨歸來！」

「毛主席下台！」

「俄國人滾回去！」

令人驚異的是操場上出現了一個用石灰撒成的青天白日的圖徽。

下午二時，八百多名學生在副校長兼團總支部幹事王建國、教導副主任林松濤、教員鍾毓文等人領導下，列隊走出校門，上街遊行。蔡家甸的工人和一部份郊區的農人，看到學生們開始在動了，也結夥加入了遊行隊伍，聲勢更見浩大，高呼口號；

「打倒教育部的賊頭子張奚若！」

「活捉文教廳狗蛋！」

「歡迎國民黨趕快回來！」

「蔣總統萬歲！」

「到台灣去！」

羣眾衝進縣人民委員會，搗毀了各局室；有一部學生攻佔郵電局，破壞電話總機，切斷縣內外通訊線路。然後，全體學生、工、農羣眾，奔向縣黨委會，毆打幹部，搗毀辦公室，搶走組織部檔案。有一個學生摘下黨委會的招牌，反過來，寫上：

「以革命的手段打倒反革命」。

再掛到原來的位置上去。

兵役局局長上官顯明和青年團縣委胡子樵，趕到黨委會來排解，有人叫了一聲：

「抓他們！」

上官顯明一見不妙，溜進人叢裏逃脫了，但胡子樵的運氣沒有他好，像肉混飩那樣綁得結結實實被押到學校裏去。

晚上，學生們不肯罷休，他們又衝進兵役局去找上官顯明，沒有找到，想攻擊軍火庫，可是軍火庫已由軍警嚴密戒備，無隙可乘。他聽說上官顯明在黨委會開會，於是他們又到黨委會裏，揪出上官顯明，押返學校，要他把軍火庫的槍繳出來。黨委會派了十多個幹部，到學校裏跟學生談判，勸他們釋放胡子樵，跟上官顯明，被學生拒絕了。

第二天，學生買了大批新繩子，再度到縣人民委員會，向縣長提出三個要求：

一、公佈招生比例。

二、全國統一招生。

三、城鄉比例一致。

這是中央的決策，縣長無法允諾，他只說把意見彙報上級，學生得不到圓滿答覆，繩子套到縣長頭上。有三個幹部挺身而出，想衛護縣長，他們就把那三個幹部綑了起來。



火種

〔十〕

林學政

他不是天坍下來有高個子頂着那種人，但在這個時刻，他覺得給傅黛回信，比什麼事情都重要。他很早就夢想着有機會向她一訴衷情，自由自在的宣洩自己的情感，無所忌憚的單單只討論他們兩個人的問題，這是一種如何令人嚮往的快樂，現在機會來了，他們不必隱藏自己的情感了，不必從政治掛帥中夾帶隱語了，不必躭心有誰拆閱了，這才是眞正的解放啊！

也許我太自私，他想：當大家熱衷於新世紀開拓時，我卻在建築自己的小天地；在感情上，我太落伍了。

不知道是怎麼搞的，他今天晚上特別亢奮，久久不能入睡，傅黛的影子一直在他腦子裏閃晃。他從來沒有想傳黛像這個時候那樣激情與痛苦過……

女生宿舍裏，江朵英在受着失眠的煎熬。

久久，她沉緬於自己下午在民主台上的風光，同學們熱烈的掌聲，似乎仍縈繞耳畔。

「我終於做了！」

她自慰的笑笑。

她沒有政治野心，中學裏就入了團，卻不急着於爭取入黨。她要這樣做，也不是爲了什麼報復；相反的，她愛黨是出於一片至誠。

她的家庭成份很好，父母親都是工人出身，父親曾經在國民黨時代領導過罷工，蹲過班房，由於他的努力，使資方對工人得到合理的待遇。從那次事情之後，他一直主持着工會的工作，他的職務也由領班而升爲廠方的管理員。解放戰爭時，他掩護了那個地區的黨地下工作人員，替黨做了不少事情，但是他不是黨員。他認爲替勞工謀福利，是工人本身的責任，入不入黨都一樣。

解放後，黨爲了酬庸他的功勞，提升了他在廠中的職位，要他擔任全廠人事行政的領導，並且主動的爭取他入黨。他覺得在工人當家的新社會裏，入黨之後可能貢獻出更多的力量，他們是工人世家，他在很小的時候就憧憬着黨所描繪的工人樂園。於是，他熱心地學習黨的歷史，糾正自己過去看法，準備獻身於黨，他把這個意願管它叫「歸宗」。

一九四九年，黨開始展開五大運動，在歷次鬬爭中，他覺得黨做得太過火了。窮人翻身是對的，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對的，但報復是不對的，隨便毆辱，或者斫殺一個人，是很野蠻的事情，又何況到處都聽到霍霍刀聲，以及慘厲的哀號，如果這個政權須要以屠戮作爲基礎，那麼窮人從一無所有的困境中，翻到被屠戮者的血泊中時，他的不安必更甚於當初的困境。他是一個有着廿地精神的老人，從和平中求解放，一開始，暴力和戰爭是必要的，在得到政權後，就該把和平建設起來。他的哲學態度是尋求安樂的生活，任何型式的社會制度下，安樂是最基本的要求，持續的暴力鬬爭中，人們不會得到安樂，那怕是從暴力中獲得利益的窮人，他們雖樂不安。縱令在短暫時間中，物質生活得到些改善，而內疚神明的不安，將永恒心懷，就實質上說，他們是得不償失。

有了這樣的體認之後，他的工作態度突然變爲消極了，因爲心直口快（江朵英正也得到了她父親這一部份的遺傳），不時對黨提出不合時宜的意見，於是入黨的事被擱置了，他被調到廠裏福利機構中去幹一份閒差使。鎭肅運動的第二階段裏，他的思想受到檢查，降調傳達，留廠察看，從此，他緘默了。

江朵英跟父親不同的地方，是她成長在新社會中，她對黨暴烈的鬬爭，不像她父親那樣抱持成見，她認爲那是必須的，改造社會，須要付出代價，以階級敵人的血奠基人民政權，並無不對之處，問題是做得是否正確。她對黨是衷心的信服，但十分厭惡挾黨自重，擴張個人權力的幹部。她從不懷疑黨的政策，卻總認爲執行政策的幹部的能力與觀念，偏差很大。她相信，每個幹部如果眞正按照中央的政策去做，新中國早就變爲無產階級的樂園了。

江朵英對一般同學說她有「正義感」的事，感到相當自慰，雖然這是一件傻事。

她愛管閒事，愛打抱不平，愛說眞話，有很多事情，使幹部感到難堪。

父親不止一次告誡她，不要鋒芒太露；她笑笑。青年人沒有鋒芒，社會主義的建設永遠不會有進步，沒有人說眞話，眞理永遠被蒙在虛僞裏面，成

案的交涉。結果議定：賠償損失及撫卹金四十六萬兩，派通商大臣崇厚赴法道歉，府縣官發還黑龍江效力，捕殺兇手多名，這一件棘手的案子，至此才算了結。

辦了這件教案，使李少荃又受到很大的刺激，由於同年（同治九年）十月間，奏准朝廷在天津設立機器局，並於翌年四月間倡議在大沽口設洋式砲台，以抵禦列強的侵畧。又翌年，鑒於國內西學人才的缺乏，乃挑選學生赴美國留學，並派武弁往德國學習軍械技術。與此同時，又因製造兵器，亟需煤鐵，乃奏請朝廷開煤礦、鐵礦；發展商務，必須船舶，乃設輪船招商局於上海。至此，曾國藩以湘軍起家，而以湘軍大業傳交李鴻章的淮軍。曾李之間，初爲次第，繼爲僚屬，後爲朋友，曾國藩的自強運動，一一與少荃商定而後行之。梁任公嘗謂李鴻章接人，常常傲慢輕侮之色，俯視一切，惟事曾國藩爲嚴父，執禮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故曾國藩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死後，李鴻章曾作聯輓之云：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爲門生長；

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

自曾國藩、左宗棠相繼去世人後，李鴻章一人遂獨負重任，仍繼續講求洋務，且其建樹尤多。茲爲篇幅所限，概畧舉例如下：

光緒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十一月，籌辦鐵甲兵船。同年十二月間，又請設洋學局於各省，並變通考試功令，而另開洋務一格。

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十一月，派遣福建船政學生出洋學習。

光緒六年（一八八〇）二月，始創海軍，向外國訂造軍艦。七月，便設水師學堂於天津；八月，設南北洋電線；十二月，請開鐵道。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四月，李鴻章設開平礦務局；同年六月，創設公司船，赴英國貿易；十一月始商承辦各省電報，業務推行得非常順利。

光緒八年二月，建設旅順船塢，四月，設織布局於上海。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十二月，開辦漠河金礦。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成立北洋海軍。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五月，由李鴻章主張設醫學堂於天津，隨即招考醫科學生。

對於外交方面，李鴻章所辦的事件，至少也達數十件之多。

現在這裏且將其中最關重要的所謂中法越南事件，以及中日朝鮮事件，提出來說一說吧。

由於光緒九年（一八八三），清政府以法國侵畧越南，乃派兵制止，因而與法國開起戰來！李鴻章因鑒於中國兵力薄弱，便竭力主張採取和平手段交涉，曾數度與法國公使在上海協商，後因主戰派的反對而停頓其議和的交涉行動，至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清朝陸軍在越南戰敗後，清政府乃信任李鴻章的主張是正確的，於是任命他爲全權大臣，與法國代表福爾湼在天津議定媾和草約五項，內容的大致是：承認越南政府與法國所訂的和約，撤退派往越南的中國軍隊，法國答應不索賠償，不侵中國邊境，不損害中國國威者。草約既定後，中國的主戰派曾極力反對，而法國輿論也表示不滿。福爾湼於是故意爭執中國撤兵日期，致使談判決裂。

同時，法軍即向諒山的中國軍隊尋釁，爲中國駐軍所擊退，因而中法戰端又開。法國海軍少將孤拔，突率艦隊進攻福州，將中國南洋艦隊全部殲滅；並縱橫港內，擇要而擊，除砲毀船政局之外，而馬尾的唯一造船廠及陸軍營盤也全遭法艦砲火破壞！最有趣的是，當砲聲大作的時候，一向主戰派首要張佩綸，其時會辦福建海疆，也被嚇得要命，他在夢中聽到砲聲，急忙披衣甫出，敵人砲彈破空而下，死傷枕藉，他即馳馬逃遁，僅以身免，倉卒間失去一靴，閩人耻之，後來刻一石碑，題曰：「張佩綸落靴處」，實爲挖苦之至！

後來法軍在諒山戰敗，法政府乃央中國總稅務司英人赫德，以彼此撤兵，不索賠欵爲條件，向清政府請和。李鴻章又以全權大臣身後，遂與此公使巴德諾於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四月廿七日，在天津簽訂了中法媾和條約十欵，中國清政府承認越南歸法國保護，而完全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

談到中日朝鮮事件，那是光緒八年的事，朝鮮因新舊黨傾軋發生內亂，清廷命李鴻章赴天津設法應付。少荃即派兵赴朝鮮，將那引起亂事的大院君李是應逮捕，平定其內亂，即以一部份軍隊留駐朝鮮。

光緒十年，朝鮮新舊黨人又起鬨，中國駐軍助舊黨逐新黨。日本亦於此時派兵入韓，並迫朝鮮政府立約，清廷欽差大臣吳大澂出面干涉無效，於是中日之間便積起了深仇。日人爲維持其在朝鮮的既得權利，便派宮內大臣伊藤博文來中國協商兩國的善後問題與，少荃在天津談判，訂立天津條約，約定朝鮮他日有事，中國派兵必先照會乙國。至光緒廿年，朝鮮因東學黨作亂，向中國告急馳援，日本也曾出兵。亂事平定，中國提議同時撤兵，但日方藉口改革朝鮮內政而拒絕，於是兩國衝突，李鴻章還想沿外交途徑解決，但因日人好戰，造成了甲午中日戰爭。

戰爭爆發，少荃調兵應戰，結果清軍大敗，北洋艦隊被毀！清政府又派少荃爲全權大臣赴日議和，並與日代表伊藤博文在馬關簽訂條約，除了中國確認朝鮮爲完全獨立自主之外，更割遼東、台、澎，賠欵二萬萬兩與日本。事後少荃懷恨日人，便運用以夷制夷政策聯絡各國，及馬關條約訂定，俄、德、法即出面干涉，迫日將遼東交還中國。

可是另一方面，卻予俄國以建築中東鐵路權利；並引起其他列強的效尤，紛紛要求租借地，劃分在中國的勢力範圍。

光緒十六年（一九〇〇）義和團事起，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光緒帝與慈禧太后出奔西安，中途命李鴻章與慶親王奕劻爲全權大臣，與各國議和，結果訂立了亥丑和約。

但和約訂定之後，俄公使仍百般糾纏，要求另訂關於東三省問題的密約，少荃被他纏得沒有辦法，就簽訂草約。惟對此事，羣起反對，清政府亦嚴命廢約。此時少荃已七十七歲，受刺激過度，而肝病大發，至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遂病故北京賢良祠。



李・鴻・章・的・功・過

胡羲之

清末與湘軍有着密切關係的李鴻章，字漸甫，號少荃，因爲他是安徽合肥人，故又別稱李合肥。他生於清道光四年（公元一八二四，民國紀元前八十八年）正月初五，卒於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九月，得年七十八歲。據說他幼時，也跟當時士大夫階級的子弟一樣，由父兄延聘教師在家裏課讀，致力於應考科舉的準備。等到錄取優貢之後，他才隨父到京裏來。由於他父親與曾國藩爲同榜進士，因此，少荃拜曾爲師，跟他研究義理經世之學。他一生的事業，就在這個時候，樹起了根基。到他二十四歲那年成進士後，對曾仍以師禮事之。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洪秀全等在廣西金田村起事，只有兩年多時光，就衝破湖南而到了長江流域。曾國藩以在鄉侍郎奉命就近辦團練，創立湘軍。轉戰兩湖、安徽，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國藩師次江西，李鴻章前往晤謁，居逆旅月餘，毫無動靜，乃托同年陳鼐代爲探詢，謂國藩曰：「少荃以昔年稚故，願侍老師，藉資歷練。」國藩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間局面窄狹，恐艨艟巨艦，非潺潺淺瀨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職？」鼐說：「少荃多經磨折，大非往昔京氣可比，老師曷姑試之？」

國藩許諾，少荃乃入幕。但湖南人每天三餐硬飯，已成習慣，國藩每餐與幕友會食，亦成習慣。而這時的李鴻章，還多少帶點大少爺脾氣，既不能早起，又不能吃硬飯，於是裝病不吃早餐。精明如曾國藩，連麻雀飛過身也要分出公婆的，對少荃那有不明白。一日，下令全部到齊，國藩餐畢，對少荃說：「少荃既入我幕，我有一言相告，此處所尙，惟一誠字而已。」少荃聞之大慚！也逐漸能食三餐硬飯了。

當李元度徽州之敗時，國藩命李鴻章奏劾之，少荃則勸阻國藩：「老師果必奏劾次靑，門生不敢擬稿。」國藩曰：「我自屬稿。」少荃表示：「若此，則門生亦當告辭，不得留侍矣。」國藩也很乾脆：「聽君之便！」李鴻章乃辭往江西，閒居年餘，適國藩建軍府於安慶時，少荃即馳書賀之，國藩復書曰：「若江西無事，即可前來。」少荃乃重入曾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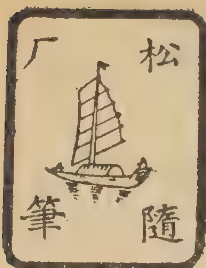
同時，曾國藩以湘軍職守各地，不敷分配，遂派李鴻章到徐州、淮陰一帶，募集淮軍。淮軍成立後，便由李鴻章統率開到上海，建立了平吳之功。後來曾國藩兄弟奮力攻破金陵，撲滅了太平軍。經曾國藩奏稱：「李鴻章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堪任彊奇。」於是李鴻章就被封爲一等伯爵。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專任清剿捻匪的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曹州戰死（按捻匪在太平軍未衝到長江流域之前，淮北河南一帶，地瘠民貧，加以官廳黑暗，橫征暴歛，於是官逼民反，也發生了一種與太平軍同樣性質的廣大農民的暴動，聲勢洶湧，史稱捻匪之亂。及太平軍進駐長江流域，捻匪的聲勢，更大大地猖獗起來）！這時捻匪已分爲東西兩股，東股且已到了山東，西股亦已奔竄入陝西。清政府命曾國藩爲欽差大臣，負起剿捻之責。翌年十月，曾國藩托病請假，清廷乃任命李鴻章暫署欽差大臣！他便倣傚着曾國藩的兵法，於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六七），將東捻逼到海州一帶地區加以殲滅，又於同治七年，再將西捻逼到運河、馬頰河之間，而一鼓蕩平之。一時李鴻章的聲名大震，成爲全國的軍事重心。

這裏，還要有一些補充的，那就是李鴻章在平吳之役駐軍上海時，眼見西洋人的機器精良，軍事技術極爲優異，很想急起倣傚。所以，在同治二年，便受命兼署五口通商大臣之後，他的第一件創舉就是在上海籌設江南機器製造局，作爲製造兵器，整軍經武的基礎。至同治四年八月，該局成立後，他接着又在上海與辦一所外國語言文字譯學館，以造就通譯人才，作爲他日興辦「洋務」的張本。說到李鴻章「辦洋務」，的確有眼光；同時，對咱們極有重大關係的一件事，可以從他寫給朋友的信中看出：「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人人怕談厭談，事至，非張皇即鹵莽，尠不誤國。公等可不喜談，鄙人若亦不談，天下賴何術以支持耶？中國日弱，外人日驕，此豈一人一事之咎？過此以往，能自強儘可自立，若不強，則事不可知。」

在這番痛切的談話裏面，咱們可以知道，李鴻章當時已經看明白了「辦洋務」的目的，是挽救國運的唯一的法門了。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天津以細故發生教案，因法領事豐大業被華人打死，法公使羅淑亞藉此而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並且勾結英美等國，調集軍艦，威脅清政府。當時曾國藩正在直隸總督任內，不知帝國主義者借着傳教事業，實施侵畧政策的奸計，見事情鬧大了，乃力求彌縫，嚴辦了肇事的人，但法公使還不滿足，堅持要以天津知府知縣償命，並要求鉅額賠欵；曾國藩拒絕其請，並聽任府縣官逃去，雙方形勢乃趨嚴重。清政府於是命曾國藩調兵防守要塞，同時寄諭沿海沿江督撫嚴加戒備。旋李鴻章入京，說他的陸軍可以應戰。但此時適逢歐洲普法戰起，中國始免於禍。後來朝廷改命李鴻章爲直督，繼續此



長城內外

向晚

所謂長城內外，是僅限於靠近北平北部的一小部份土地而言，並非指全長城內外也。本文是隨筆，決非考證，故不願拉扯太廣。這塊土地，在周代屬於犬戎所轄，到了戰國，則分屬於燕國。當時燕國又有南燕、北燕之分（見水經注）。北燕包括今日東北與朝鮮北部，南燕則包括今之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東西部一部份。秦始皇統一六國，這地方有一大文字改革家王次仲，把篆書改爲隸書。始皇聞其名，曾三召不至，因王次仲明白始皇是一暴君，故拒絕應召。始皇大怒，堅欲強召。次仲聞訊乃急隱居於長城居庸山中。

當地土人稱長城叫「邊牆」。邊牆有內外之分，叫內邊牆、外邊牆，整個萬里長城，只有這一段有內外長城，外長城北是歷代胡人所居，外長城南，始是我華人所居，當然也免不了攙雜上極少數胡人後裔。我看過一篇萬里長城考長文，考證很詳細，但可惜未提到這一地區，因無書本資料可查，故無法知道。大概直至漢高祖起，代秦而有天下，這塊土地始正式收歸我中土，證據是漢帝在北京北居庸山設立關口，叫「居庸關」，刻立碑石，至民國仍巍然保存。其南叫南口，詹天佑主持建築京綏鐵路，最艱鉅工程就在南口、居庸關、八達嶺這一段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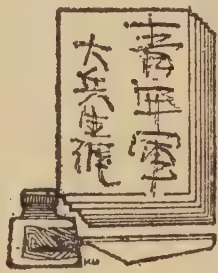
到了五代，後晉石敬瑭因抵抗不住胡人契丹的侵畧，曾割讓燕雲十六州，就是包括這塊長城內外的土地在內。於是從此它又被胡人——契丹、遼、金、元所統治。直至明太祖推翻蒙元，把胡人驅逐出中土，長城內外才又歸回故國懷抱。當蒙古人竄逃後，長城內外一大片平原，一旦變成無人地帶，於是明初，乃實施強迫大移民，因山西人口太多，所以乃把山西人強移到長城內外，故至今這一區域人民生活習慣以及建築物，多與山西相同。最知名的，是醋。山西醋正與紹興酒齊名。今日香港皆講究吃鎮江醋，實在比山西醋相差太遠了，長城內外醋的製法，就是從山西傳入。此外，還有驢騾也是從山西移入。這兩種動物，南方很少見，但長城內外頗多，牠們是這地方主要交通工具，他們的語言，接近西部的人，自然帶山西口音，接近東部與南部的人民，便與北平一帶人相似或全相同了。這一帶建築物，皆比較高大堅固，各城鎮城牆，普通周圍皆有四五華里長，高千尺以上，各種寺院、孔廟皆相當巍峨排場，因當北朝時，胡人非常信佛，故也有石窟，如赤城朝陽觀（隔水崖），也是世界名石窟佛殿之一，惜未完成，如完成當不亞於敦煌石窟，多年前，見星島日報曾有人詳細介紹過。韓愈云「古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可謂對長城內外人士的寫照，一般來說，這一帶人多善良，不肯做非分之想，夠得上非禮勿想，篤信孔子、佛教、道教，想也是與北朝信佛有關。人窮到了不能生活時，他們寧可跑到西北綏遠，或熱河去謀生，也決不肯在地方做那些非法非禮之事。事實上，這是一北方大倉庫，出產糧食、水菓很多，只要肯勞動，也決不會無飯吃的。這是述二三十年前的事，但今已不知變到什麼天地了！

，把華僑統統送入集中營，幸虧當時國民政府還在台灣，是美國的盟邦，所以美國華僑才免了這場大難，否則，今日的唐人街怕已變成「黑巢」。

從這樣的事例來看，美國政府對待國人態度是反覆無常，它不會查出世紙，只看臉上「黃色護照」，在土著華僑儘可以說「我是美國人」，但到了必要時候，美國政府只承認你是中國人，應以對待外國人的條例處理。不獨黃種的中日兩國如此，萬一有美法戰爭、美意戰爭發生，那法國人

遲滯他們，才慢慢消除他們內心的驚惶，將彼此的距離縮短、拉近。他們感受到政府的關懷，國軍愛民的心意，才肯和我們接近，經過親切的交談，我曾親耳聽到一位五十多歲的保長告訴他的孩子說：記住啦，帽子戴有青天白日國徽的軍隊，才是我們國家的軍隊，也才是愛護我們老百姓的軍隊，什麼僞滿國軍，什麼五星帽子，都是殘害我們老百姓的土匪，以後不要再上土匪的當了！」

飽受紅禍浩刼，「哈拉新屯」的老百姓，和我們部隊相處只有短短的二天，已建立了深厚的情誼，當縣派來的村里工作幹部來到之後，我們部隊又奉命向內蒙古的博王府推進，當地的民眾成羣結隊的，站立道旁歡送，很多小孩還含淚牽衣，口口聲聲問：「國軍叔叔，你們什麼時候再來呢？」我們只好說謊「明天再來」，爲的是怕他們太難過，事實上我們更難過……。



在電梯中行刼，輕易將一個陌生人刺死，也許你以爲這個人手段這樣冷血，心理一定不正常，但你沒有知道他可能是你認識的好多恭順青少年中其中之一。

原來從情感的層面，甚至從外貌去認識的人不一定是眞實的人，因爲人所作的除非是他眞正受到理智駕御的時候，否則很難相信自己不會有莫名其妙的決定。

個人的命運整個人類的歷史，有時就是突發於某一個人內心沒法控制的一剎那間，歷史家分析的只是既成事實，沒法分析原因，因爲原因往往是屬於心理的，譬如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偷襲珍珠港，就是心理因素大於權衡利害作用的最顯著證明。

不得不承認，個人的心理因素是唯一決定個人命運的因素，統治階層的心理因素是唯一決定歷史命運的因素。

一個人如果能超出可能的力量之外，對於應該做的事就去做，不應該做的事就不做，不必讓它受情緒控制，這個人能夠成功地做一個在任何困擾的情形下。都能自我約束，絕對不輕易妄動，這項學問，不是只依靠空洞的理論就能做到的，能做到的必須經過忍耐功夫的訓練。

有一個朋友認識我二十多年，我以爲是抽烟的，在十幾年前戒了，朋友說：「他戒了，幾次也沒法戒得成，」問我有什麼妙訣，我說：只是一個「忍」字，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方法，能忍住而拒絕一件誘惑成功，別的也同樣能忍，沒法忍受誘惑，任何辦法也不行。一個賭徒，要是沒法抗拒惑誘，即使全家人斬手掌給他看，又有何用。

反認他鄉是故鄉

馬森亮

「江南憶，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青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白居易之「憶江南」，只不過是旅遊中的回憶，並非鄉土之戀，因為他並非江南人。

鄉土之戀，就是對故鄉的懷念，這種懷念基於土緣與血緣的關係，中國人並非遊牧民族，所形成的是一個鄉土社會，不管是三家村或者千戶大村，其中交錯着上下縱橫的情絲，熟悉的人，熟悉的環境，不管你飄流到什麼地方，這種熟悉的形象，時時會在腦海浮起。所以說「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異地遇鄉里，就很自然的「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而閒話起家常來。

每一個人都有故鄉，誰都有懷念故鄉之情，尤其是久經風霜，飽受凌辱的人更甚。

在美國，華僑似已落地生根了，對鄉土的懷念，已一代不如一代，土生的自然和中國沒有土緣關係，血緣關係亦等如藕斷絲連，若說「反認他鄉是故鄉」未免本末倒置。因為他們才是主，是美國地道的主人翁。

不過話得說回來，在美國這個雜種國家裏，土著華僑會不會和別的白種土著享有同樣的地位呢？記得在三[illegible]

和意大利人也必將遭同樣命運。

不獨此也，即目前新登場的人物，習慣上都說是什麼華裔、意裔、日裔等，無形中劃下一條種族鴻溝。

身為一個中國人，不管如何來歷，什麼身份，要明白美國的種族歧視歷史是怎樣寫下來的，要作怎樣的應變準備，不要太天真，天真往往成幼稚，也不要太過倚賴，倚賴過度就成軟性動物。

其實，做一個中國人應該自豪，看近代世界舞台上的不管什麼表演，中國人的智慧是舉世公認是優越的。雖然目前中國是亂、是窮，卻終有和諧的一天；故鄉縱使不堪回首看，國家不忍開口問，可是故鄉的情感線會把每一個「天涯遊子」的心永遠牽引住。

受盡災難的哈拉新屯

・寒梅・

東北地方的村落，多稱為什麼「屯」，什麼「仔」，例如楊家屯、皇姑屯、瀟鶩仔、顧家仔等等，村落住家多是不太高的平房，據說是可以避開猛烈而強勁的風勢，東北的風勢掠過確是很驚人的！

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們的部隊，奉命參加遼北的戰役，從鐵嶺開始，包括收復康平、法庫，掃蕩到內蒙古的博王府，以至推展到通遼和開魯，可說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征戰途中，部隊在「哈拉新屯」停留兩日，前方無戰事，除了保養武器，整理配帶的裝備之外，同學們就利用空閒的時間，編壁報、寫標語，宣揚政府愛民的政令及施政措施，到剛從共黨搜刮過後的地區去張貼，並對重見天日的地方民眾，展開慰問的工作。

那些地區的民風純樸，在日本統治期間是「順民」，共黨魔掌控制期間又是「難民」，可說是刧運重重，難得平平安安的過一些好日子，雖然是對政府期望很大，但在鞭長莫及的邊區，卻形成了政治真空的地帶。「哈拉新屯」的老百姓，從來沒有見過政府的官員，也沒有見過真正的國軍，談到國軍，他們只知道偽滿洲國的偽軍，他們好像是失依的一羣，過一天算一天的[illegible]在漫漫長夜[illegible]！

決定個人命運的因素

霍雲霄

世界上不論是普通小市民或知識分子、資本家、政治家和當權者。在平常的日子內彼此朋友親人之間，情感融洽，一切走極端的事不會發生，但他如是手上握有核武器當權者，在平時與朋友交談情感如何融洽，那只是一個輕鬆的情感層次。這個情感層次並不是真實的，反而他失掉了理智的一剎那斷然決定的事才是真實。

我們研究歷史，知道希特勒當時下令進攻蘇聯是犯上大錯誤，但寫歷史的，沒法預知希特勒在作這個決定之前是否已經失眠了好幾天，心中有嚴重的情意癥結，或者發現部屬有反叛的暗潮，於是大權在握，使藉發動進攻蘇聯來平衡內心的情緒。

希特勒是像我們一樣是同時代的人，他所欠缺的只是手中沒有核子武器，於是我們想到一個可能，將來發動核子戰爭的人，可能在數小時前，他想都不想過會發動核戰，只是因為他有這項權力，而且忽然受了情緒壓力的衝激，於是使作出決定來。

不必說到核子戰爭那麼大的事，今日多少內部不穩定的國家忽然發生大暴動，情形都一樣，在暴動時反乜反物只是藉口，最基本的原因是多數人心裏都有很多苦悶，情緒壓提升，因為宗教與道德觀念已經衰退，每一個人看不到別人的痛苦與自己有什麼

鰲，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他是具有如此毅力的，所以，他在就事以後，時時刻刻的戒懼恐懼着；一面防愼着日本人的大敵當前，一面更得加倍警戒同在一個政府下的「友軍」襲擊。

終於在一個昏黑之夜，共黨的游擊隊，向他駐在的村莊偷襲；他便在他原來老「同志」的槍彈下，完成了他最後的志願，不甘爲匪，願爲國族效忠的最後志願。人生自古誰無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我對於共產黨人的所謂「轉變」，對於他們那種「兩重人格」的表現，原具有深惡而痛絕之的「成見」。不過，我於吉三夫婦那種安貧勤事的精神，尤其是他倆絕少也可說是絕對緘口不談以往的「知恥」精神，不禁加深我對他夫婦倆惋惜，惋惜他倆的生不當其時，在洪水泛濫幾人能免於陷溺的厄運？他倆能出污泥而不染，只有同情的惋惜；絕無鄙視的憎厭。他到魯東以後，莊靜還寫過三封信給我；似乎是向我探聽湘黔間的交通情況和生計費用等等。吉三的殉職消息，那是見之於報章的；可是，吉三死後，我們就未再得到莊靜消息。

勝利後，我到上海，聽說莊靜已携着吉三遺孤的三個女兒，住在虹口某處，我便驅車往訪，不料，由於告知我的人說錯門牌，累我空跑一陣。她後來，卻來我寓的朋友家看過我一趟，可是，我又他遷，終於沒有會着。時隔不久，在報上見她逝世的訃告；她沒有子嗣，由大二兩個女婿出名，料理喪事。我携着一束花圈，照着報上的所載，在一間殯儀館裏，完結了我和他夫婦倆的一段友情。感念着：共黨輩在大陸上的暴行，數說共黨的人事點滴。像盧吉三，着實是當得贊頌的人；他爲匪時，是徹底的匪行，一旦憬悟過來，便又澈底的重作新人；而且，能「死生以之」的，也就是甘願一死的矢忠誠於國族。時代的過程裏，淘盡了若干英雄人物，不有洪爐的冶鍊，無以見精金純鋼；不有板蕩的遭值，無以判忠奸烈頑。像盧吉三，他遭值着偉大的時代，他又不枉自辜負着這一偉大的時代；在朋友們溯說着他的「死事」時，有些人是傷逝念自的愴懷無已，我卻是以歡欣的心情，慶幸故人的生之得其時，死之得其正；盲然昧行的偷息人間，期頤上壽，還不是一具走肉的行尸而已。

「賽車」與「避孕大全」

林巽

……賽車所過之處，多數絕無人跡，人民只有避免那批殺人賽車，匿在家中看電視。賽車手有時也得衝進醫院走廊撞死匿着偷窺的護士，以及向一些查檢汽車的工程人員作突擊。加上革命派設計種種毀滅汽車殺人的陷阱，電影除了賣弄暴力外，也賣弄一點殘酷的蠻性。在賽車英雄中有一個名「無敵金剛」的賽車手，據說是多次冠軍者，這人的兩條腿，一條手臂，半邊面，頭蓋骨都是移植別人的。在這一次賽車中，他的女助手卻是革命派首領的女兒混入來的，這女子早有特殊任務，要讓「無敵金剛」殺了所有賽車手後才將他幹掉。可是這個「無敵金剛」中途讓給他的女助手駕半天車，看到她明之可以撞死一個少年而故意在不遠處鳴起煞車器讓少年逃走。「無敵金剛」發現了助手是內奸，但不幸的是他已愛上這個女助手，他受了革命派的感化，最後在總統頒獎時，駕車撞向檢閱台，殺死了總統。

我想任何暴力政府，他們使用的暴力手段，也只是爲了鎮壓異己分子，決不會像「殺」片中的總統，藉賽車鼓勵賽車英雄去無原則殺人，人能夠無原則殺人，除了瘋狂之外，沒法作別的解釋，哲學理念更談不上，可是「殺」片爲什麼要煞有介事的通過一個故事來表現無原則殺人的把戲呢？說穿了，只不過是藝術匠人有一種迷信，以爲販賣暴力的電影可以吸引觀眾，他的幻想便爲了這的幻想，除了賣弄種種不同的無原則殺人方式之外，內容是空洞的，幻想也是幼稚的。

陳浩的「避孕大全」，除了賣弄一些古代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打鬭及有節制的賣弄古皇帝的避孕怪事之外，全片並沒有藉劇情需要而大大賣弄色情變態的場面，這是可喜的。電影通過王羽飾演的婦科醫生王家雄，推行家庭節育指導，但「避」片基本上只是一齣國片中的通俗文藝愛情故事。顯而易見電影是爲了遷就王羽的特性構思出來的，在銀幕上的王羽，從打鬭片起，他的陽剛氣質早已定了型，在文藝片中，他很難演成一個溫柔多情的男子。他的笑臉並不自然，於是電影必將他塑造成一個有傲氣的青年醫生，先是有一美麗的電視紅星向他追求，他對她老是冷如冰霜，及他愛上一個大學就讀的女生之後，愛情的表現也是那麼含蓄的，除了表現含蓄之外還要製造一些誤會，讓他突出怒形於色的情態。

在電影中，這些都做到了，王羽看來是稱職了，但那只是工具式的，很難看出有什麼眞摯情感，這其中最主要原因是陳浩打算將電影拍成輕鬆喜劇，陳浩本身的確是一塊難得的喜劇小生材料，可惜他不是喜劇編導材料，看一場陳浩用汽車追女友而撞闖入小販林立的街道，撞翻好幾檔生菓攤的戲，用的人力物力可不少，可是在戲院中惹笑的效果，倒比不上近期上映的「林丁丁」中的一個小孩子獨自喝牛奶給不聽話的湯匙作弄的鏡頭。由此可見喜劇效果應該是有心理學基礎的，不是憑硬滑稽式大動作就能得到的。最糟的更是企圖重覆地模仿別人用過的綽頭，那些綽頭早已是觀眾笑到廝木了的噱頭。

「避」片好幾場戲，如王羽與汪萍的蜜月，汪萍吃避孕藥吃錯了安眠藥，本來是最容易營造笑料的，但因編導塑造了王羽的紳士風度，沒有讓他表演多些失望或發脾氣的急色反應，所以全沒笑料效果。至於洞房花燭夜的鬧洞房，加上一個十三點單戀情人的醉酒，編導除了胡鬧之外，沒法營造笑料。岳母女婿彼此誤會的戲，也只是點到就止，沒有尖銳的衝突。因此它不但不是惹笑的喜劇，也不是賣弄眞摯痴情的文藝片，一切都只爲了說故事而存在。

像電影中的王羽與汪萍，他們是事業有成就的一對小夫妻，新婚開始就要避孕，看來總有點造作，也難使觀眾同情，除非是強調不必不避孕的原因，可是電影並不先行尋找這點原因，看來只像是他們自私及不負責任。



毛澤東得力助手盧吉三

胡樂翁

死、這個字，是許多人所厭惡的；然而，凡屬生物，有生必有死；人死、是爲鬼。鬼者，歸也，歸於忠烈祠廟，歸於惡厲社壇；雄鬼、厲鬼、善鬼、惡鬼，絕不是閻羅王所能判分的，而是在人當生前的立身處世的本末。同是一死：或徇名、或徇利；死得：或得馨香以祀、名垂千古，或只是死了便了，沒沒無聞。當忠烈祠落成後，我曾被邀前往參觀，在偌多的木主（牌位）上，見到所識的熟人姓名，或且？有些稱得上是朋友：如吳賡恕，如戴星炳靜園，盧斌吉三。吳、長沙人，爲戴笠得力助手；軍統要員徐業道，即吳妹丈；賡恕殉職於上海，時在抗戰末期。戴是當年搞改組派的要角，替張發奎奔走有年；他是和吳賡恕一同在上海殉職的。盧，具如本文。想像他們那就義赴死的無畏勇氣；實在有不勝其欽敬之無已；可也有不少是恰逢其會的死得其所與死當其時；甚且有實在是既非正命疆場，更非犧牲國事，只不過憑藉權勢或瞻徇人情，也居然在忠烈行列裏佔有一個牌位；「名」之誘惑力，如是如是。不過，在名節掃地的現世裏，能有這麼一個忠烈祠來激勸人做一番轟烈不朽的「打算」，也未始不是一件應該有的善舉。在我這些熟識人中，就他們所經歷的：感念着人生際遇，眞個是像萍飄蓬轉，有的是，出於幽谷遷於喬木；有的是，雲霄失足下落黃泉；有的是，自甘墮落終陷泥淖；有的是，山窮水盡頓見光明。

盧斌號吉三，湖北人，原爲鄂籍有名之共產黨徒，毛澤東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吉三即爲其得力副手；民十六、清黨後，吉三轉入洪湖區活動，以「陸沉」名字出沒於鄂湘川三角地帶，幹着打家刼舍攔路行搶的盜匪勾當；或許，是他終究有顆善良的「人心」？還是他有一付明辨順逆預感成敗的靈敏過人的腦子。在洪湖共區正待掃蕩的前夕，他就「改邪歸正」，脫離了共黨而矢誠效忠於國民黨。關於此，我不便作詳細的陳述，因爲「羞惡誰也不願向他問這問那；即如，他是否眞像別人傳說裏的「陸沉」其人？還該得小作「待查」的存疑保留？不過，他是一個「反正」的共產黨徒，他有「陸沉」那樣的一個「匪名」；卻是千眞萬確的。我對於那干「自首」歸來的異黨分子，原來不大「贊賞」那種「反覆」行徑；但有些確實是「迷途知返」，似乎卻得「另眼看待」；我便和盧吉三有了往還。他是農家子，似乎並未按步就班的受過正常的學校教育；他體材修長，在廣東朋友的呼喚聲中，稱之曰「高佬盧」；實在的，他是個身高逾常人的人。他不會寫文章，也不能演講，即平常和朋友們閒談聊天，也是訥然的難盡其詞。據說，他是個工於組織，而又長於實際行動的人；他在共黨陣營裏，能在湖北有那一番聲勢，就是得力於他在「農民運動」的廣大組織和實際行動的成果。

他脫離共幫後，一徑住在首都的南京；輕易不出門，即如那時一般人喜到上海去度週末的習氣，他絲毫未被染及；也許，他是被限定的失卻度假的權利。他是矢勤矢愼的埋首伏案的做他應做的工作，在南京，大約住了五六年之久；可很少聽到他，去上海有或離開南京的那類閒話。

他的夫人莊靜，是湖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的畢業生，文學素養，似乎勝過吉三；曾做過南京市立蓮橋小學校長。她和葉劍英（或李立三）的姘婦夏小姐，是在湖北女師院的同班好友，夏小姐關在南京的首都反省院時，她曾經帶了些水果食物去探問，卻給夏小姐「羞辱」了一番，才帶着那些水果和食物快快的回去。事後，她夫妻將這件事告訴我，並且對夏小姐大大的「恭維」一陣。她夫妻所以告訴我這回事，因我是幫忙討「核准探訪」人情的人。關於莊靜這個姓名，同時在南京另有一位，也是在夤緣小學校長；恰巧那位莊靜去拜訪社會局長陳劍如，社會局是兼理教育事務；巧而又巧的是任命莊靜爲蓮橋小學校長的公文，在門房裏爲那位莊靜看見，便「親手」帶走，也就不再去見局長。後來費了一番手腳，給了那位莊靜別作安排，才將那封任命狀索回。爲此，我曾和吉三夫婦倆開過玩笑；要吉三去看看那位莊靜的姘媸老少，作一番另有打算。對日抗戰發生，吉三奉政府命，以山東省政府委員兼魯東行署主任；從事安綏敵後的任務。共黨在魯東潛力甚大，加上韓復榘在政治上的特殊措施；不免叢雀淵魚，助長共黨的地下活動。吉三前往萊陽（？）就任魯東行署主任時，莊靜和子女們並未相與偕行；事後，他聽說在拜受新命時，即已明

評「…殺」

一位年輕的朋友說本期西片中，「殺人大賽車」是關於有哲學內涵的電影，他說是聽一位看了該片的一位文化界老前輩說的，因此特別要我陪他去看該片。爲了投桃報李，我也請他看陳浩編導的「避孕大全」，雖然我對後者本來抱着不大希望，這是我曾經看過陳浩編導的兩部片子，對這位新導演的估計早已有了一定的標準。但最使我失望的還是「殺人大賽車」，也許是聽了年輕朋友的推荐，對它有另眼相看的心理準備。

「殺人大賽車」英文應該直譯爲「二千年代死亡賽車」由保羅・巴度爾導演，是一部幻想故事片，故事說：到了公元二千年，美國國號已改爲「美利堅聯合州」，星條旗加上紅底，軍人的臂章是納粹旗幟，那時代的美國是一個獨裁政府，不但獨裁，而又是將暴力行爲作爲藝術節目的政府，那時所有美國人情感都已經痲木。在美國總統親自主持下的每年一度大賽車，並不是只以跑得速的冠軍，而是沿途撞死最多人者爲計分方法，撞死的人中又以撞死少年人比撞死老人得最多分，並且賽車在沿途又要互拍，直到剩下最後一輛到目的地，便成爲全國的賽車英雄。然而在這個暴力主義下，也出現一批革命者，處處設陷阱毀滅那一批殺人的賽車。電

呈現「保守性」；有的則更會覺得「政治」也者不啻是「洪水猛獸」呢！

無怪乎，在九月十四日快報的「學生與政治運動」的「星期特刊」中，就有下面的表達了：

「在香港這個社會裏，一般人對政治一詞，均有恐懼感覺，盡量避免提及，其實他們乃思想保守及存誤解之意而已。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麥凱華表示，由於香港社會，在以前甚少提及政治這一名詞，同時很少有機會討論政治問題，加上一些人的誤解，形成對政治懷恐懼與感覺。

「香港學生，目前參與各種學生運動或政治活動，已見減少，而事實上，他們是在實際工作中吸取到經驗。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二年止，香港學生曾大量參與各項關心社會問題，社會改革，民族尊嚴的示威、靜坐、集會活動，包括反加價，保衛釣魚台等。到一九七三年開始，香港學生的政治活動，已經開始轉回到校園內，集中於自我教育方面，加強對事物之認識。他們目前多數舉辦一些座談會、研討會或圖書展覽等，目的是介紹和提高同學的政治警覺。……由於上述原故，這一、兩年間，學生運動並未有任何大發展，主要是各學生領袖在工作中，吸取到經驗，即要教育他人，其本身應接受教育。

「他認為學生應該有權參予政治活動，政治活動乃學生生活的一部份，是健康的。雖然一般人對學生參與政治活動，採取歧視或不支持態度，但是，政治活動對學生前途並不構成障礙，或有所抵觸，相反，對未來社會發展、改革，有着很大幫加。他並且說，香港學生，思想仍屬保守，而且處事謹慎，有極高自制能力，故預料不會對社會帶來太大麻煩。」

「一般人」的意見分析

從上面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的意見中，起碼我們會知道一些有關香港學生對學生與政治活動的目前趨勢，同時，也就會知道：何以在十月份中，港大學生們要舉辦一個「現代中國探討」的活動了。

這裏，我想談一下：何以學生領袖們會認為：「一般人對學生參與政治活動，採取歧視或不支持態度」呢？這方面可以從幾個不同的看法來了解。

一、一些人認為學生的主要責任是求學，在求學期間，如果參與政治活動的話，會使求學的時間與精神分散。但是，事實上，學生除讀書外，他們卻會參加許多其他的課外活動的。如果，把政治活動算做是課外活動的言，或許這一類的指摘是很難得到預期的效果的。

二、一些人認為：政治活動是頗為敏感與恐懼的字眼，誠如這位學生領袖所指出的：「一般人對政治一詞，均有恐懼感覺，盡量避免提及，其實他們乃思想保守及存誤解之意而已」。這卻是一個問題，致使一般人對學生政治活動「採取歧視或不支持態度」。不過，我覺得：如查查看過去幾年來的學生政治活動，並非所有的活動都為一般人所歧視和不支持的。

假如學生領袖們能夠反省一下過去的記錄，看看究竟那些活動是一般人所歧視與不支持的；那些活動是一般人所不歧視和支持的，這樣就會提供將來學生活動的指標和方向了。似乎可以這麼說：任何活動如果是為了社會大眾的利益的話，大概一般人是不會歧視與不支持的，反之，如果與社會大眾的利益背道而馳的話，那自然會使一般人歧視與不支持的了。

三、一些人認為：從事政治活動，按指是政治一詞的正解意義，往往為青年學生們來說是不夠經驗的。他們雖然有一腔熱血，一顆赤心，但是，往往會成為被人利用的對象。因此，在這一不夠經驗的大前提下，便對青年的政治活動，歧視與不支持了。這方面在過去卻也有一些例證，使到一般人懷疑。這點，這位學生領袖恐怕也發現了這一結癥，稱：他們要「提高同學的政治警覺」、「在工作中，吸取經驗，即教育他人，其本身亦應接受教育」、「本身應該認識清楚，不再盲從」和「處事謹慎，有極高自制能力」等。

假如學生們在從事政治、社會活學時，注意到以上所舉的「一般人」的看法與想法的話，問題就容易解決了。這些，只是從消極方面來立論的。

為一般人來說，我們卻是可以從比較積極方面來看「學生與政治活動」的。這裏，我想說說我自己的看法，同時，又可以從港大學生會會長的意見中，得到些線索。

一、這一代的香港青年，誠如麥同學所說的是：「香港學生，由於受西洋文化影響及接受西洋文化，因此，已在思想上比較開放。」因此，在他們來說，並不認為有什麼事務不可討論和參與。這是現代香港青年們的一般心態。以前的青年們，可能不敢做，不敢想的事，為現代的青年們，起碼在主觀上，並沒有太大的排拒心理。這方面是應該受到肯定的認識的。

二、目前香港社會的現況，雖然歷經了世界性的經濟萎縮影響，但是，大致上來說比十幾年前的生活水準提高了不少。生活在這一階段的香港青年們，他們由於家庭經濟的寬裕，在日常生活上卻是多彩多姿的——這一多彩多姿，使到他們的視野是廣濶的，同時，自然而然所興起的關心，也已經跳出了囿於自我的範圍，而走向社會現狀和人類世界。說實地，這卻是一個好的現象。

我們不是天天在嚷着要民主嗎？民主觀念的培養與鍛鍊，必先該是從自我封閉的景況，而放開到社會與世界；又必先該從只關心自己，而發展到去關心社會和世界。沒有一個較大關心的培養與發揮，民主也者，恐怕只以自私自利的一種美麗的藉口而已。

在關心他人和關心社會裏；他們才會重視他人的意見和知道社會的輿論；在關心他人和關心社會裏，他們就會發覺法治的精神是什麼，以及養成他們所普遍具有的責任感。

三、歷史是不斷演進的，這一代的青年是將來社會的棟樑，將來世界的所有的問題，也都會放置在目前青年們的肩頭上。因此，如果不能在青年時期善為準備的話，那麼，將來如何能應付呢？恐怕這也該是一般人應該想到問題。

原本這篇是想談「現代中國探討」的，沒料到一開筆竟只寫了一個開頭而已，那麼，有關「現代中國探討」的活動，只好留在下一篇了。

香港青年的政治與活動

柳以青



認識中國

根據報章的消息：香港大學生會將於十月中，在校內舉辦「現代中國探討」，爲期約一週，內容包括有：

一、資料展覽——在港大陸佑堂舉行，分政治、經濟及社會文化等部份，由校內同學廣泛搜集資料，加以整理分析。

二、講座——請知名人士主講，交流對中國問題的見解。

三、電影介紹——放映有關中國大陸及台灣現況的電影。

四、公開論壇——邀請各界人士發表意見，討論「香港在中國革命歷程上的角色」。

五、書籍展覽——陳列多種對中國問題有不同觀點的書籍。除上述項目外，間有配合性活動，如中國樂品展覽及文娛晚會等。

根據這一消息的透露稱：這一「現代中國探討」是一項學術性的活動，主要針對中國自一九四九年後，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的發展與其涉及的問題，務求以多種角度及客觀分析的態度，探討現代中國的眞貌及未來路向，從而加深各界人士對中國的認識。

每年的十月，在香港總會是熱烘烘的。同時，又是敏感的。可是，十月在大專學生團體中做成一種要「認識中國」的活動，還是近幾年來的事。

這次，由於看到了這一報章上刊登的消息，於是我就從這一消息上來發表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和意見。

「政治」一辭的種種

不少的人以爲：如果一談到目前中國的現狀和問題，自然而然地就會涉及到多多少少的政治問題。特別是目前中國分裂的現況。

對政治一詞，不少的人士總是很敏感的，同時，這一敏感部份的原因是由於對政治的了解不同而已。有時，政治一辭純名詞的了解，並不足以概括由政治而來的行動和作爲；反之，從某些政治性的行動與作爲，往往又使學理上的政治一辭現得格外失色的。

因此，專從學理上討論政治一詞的話，那是突出了它的普遍性和固定性；專從實際行動來看政治一詞的話，那恐怕會突出了它的特殊性與多變性。

所以，爲一些人士只強調了學理上的政治這一名詞，以爲所謂政治就是如此如此，在其普遍性與固定性上說，當然沒有錯誤，可是，千萬不要忘記：政治一詞的內容，會是一個不斷發展中的，也得兼及它的特殊性和多變性。

如果說：關心政治是現代人生活在現代社會一個正常與不可或缺的心態，那麼，首先應該使現代人都具有了對「政治」一詞的定義，有了固定的了解才行。否則，那是有些不太切題的。然而，是否現代人都會擁有一個對「政治」的共同觀念，這方面我是抱有懷疑態度的。

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是：在強調了政治是每一個人都有權發表言論的話，這會產生以下的幾種情形。

一、所發表的言論所根據資料是否足夠、正確；如果不足夠的話，會有偏執；如果有了足夠的資料，而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的話，這一發言權的運用，在權力上是有了，但是其效力呢？

二、大概是由於大多數的發言人，在資料足夠與正確方面有所局限與偏執，因此在所發表的意見方面，就會有見仁見智的分別，因此，在見仁見智的不同意見中，人們是否可以容忍他人的不同的意見，或是採取壓抑其他不同於自己的意見呢？

三、在發表了不同的意見之後，是否大家都有開放的心胸，對不同於自己的意見，有正確、客觀的欣賞嗎？還是封閉地、主觀地要求別人非依自己的意見爲意見不可？這不但表現在意志上，同時更兼及情感上？

四、在一個大集會的場合，是否爲了達到這「集會的自私目的，而運用了一些技術，企圖控制前來的羣眾、羣眾心理和羣眾感情？

以上的幾種情形，都是在面對與「政治」一辭有關的行動上，所會面對的問題。究竟如何才是解決之道呢？那恐怕已經超乎對「政治」一詞靜態了解。

在不少的青年集會中，事後總是有一些青年感覺到：這一會議，開始時還算不錯，但到後來，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控制」了些什麼似的。這一現象，我不知道去怎樣解釋，不過，我可以指出來的是兩方面：一是由於沒有充份地交換互相不同的意見；二是在香港這一複雜的政治影響中，各方面總會想借用一些機會來達成他們的政治目的。

但是，這兩方面的情形，固然不會也不能做成青年們對「政治」一詞的正常了解，以及與其所涉及的相應行動，然而，多加小心謹愼是理由所當然的。也就是由於這一情形：爲某些人來說：對「政治」與有關「政治」的事，但會

潮陽燈塔公社

·白　雲·

在閒談中，不意從一位左派仁兄（大陸變色前，曾當過土共小鬼隊的通訊員）口中得知他的老板去廣州參加毛幫的「交易會」，回港後透露出來的內部消息，他說：在「交易會」裏面的掛圖說明，有一幅是指着「燈塔公社」的黑市行情，控制着全「國」。

當中共大搞公社化的時候，潮汕專區潮陽縣第五區的峽山市（亦有稱玉峽的）改名爲「燈塔公社」。位於峽山市郊的西面有一龜山，山頂有一塔，名曰祥符，該塔四面不通風，無門可上，高七層，無塔尾，聳立於龜山頂，形似燈塔。或許中共改名之意爲此吧！

峽山市是潮陽縣的心臟區，亦是有名的僑鄉。廣（州）汕（頭）線省道公路直穿其間，河流錯雜，水陸交通便利，一片平原，農作物以水稻爲主，四鄉村落，密密麻麻，人口爲全縣之冠。據中共於一九六〇年宣佈，全公社有八萬多人。陷共前，這裏每天從四面八方的鄉村往趕集的人，由早上八點至午十二點，熙攘往來，熱騰騰的，把整個市集擠得水洩不通。變色後，毛幫把一條在市中央的小河流（俗稱淺溪仔）塡平作廣場。這一塊罪惡的場地，舉凡鬬爭大會，宣判，殺人，反頭號敵人紙老虎的美帝示威遊行，十一集會，無不在此，亦就是中共的所謂峽山農貿市場的所在。這塊驅使着該區人民流汗流血所塡平的場地，便是今天名聞整個毛管區的黑市中心「燈塔公社自由市場」是也。

中共廣東省當局，亦會不諱言的承認峽山是全廣東省的黑點。不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燈塔公社」黑市場，裏面一排排用竹棚搭成的攤位，所擺賣的貨物，土洋均有，新舊相雜，亦有各鄉的僑戶人家，把從海外寄去的郵包物資，拿到這裏來轉手變賣換錢的，擺得琳瑯滿目，應有盡有，這些別緻的舶來品，確爲土包子的中共市場增光了不少。交易的方式，是傳統的討價還價，上天討，落地還，買賣兩方都不介意，但在雙方議價同意時即行成交。

聽說有聞「燈塔公社」之名而專程遠從東北或上海前來搞黑市者，商品成交數字之巨，相當驚人，令人不可思議，眞使人不得不拜服這班黑搞手的神通廣大。據透露，黃金（首飾）的交易，每每在兩三斤之數，外幣（陷共前埋藏下來的港紙，前年筆者曾接到一張拾元的港紙，是親戚附夾在信中寄出來的，叫我代買針藥治病，是一張少見的特大老港幣，現在本港市面已不見了）西藥、手錶、香烟、補針、火石、糖精、米票、布證等各類毛幫的票證，假證明書，米谷、豆類、中藥材……還有買空賣空的交易，先錢後貨，以訂單出貨者，眞無奇不有。這個最最超級的「燈塔公社」黑中心，毛幫廿多年來，感到它的根深蒂固，欲治亦有心無力呢！

究之以上的原因，是赤社會黑勢力控制着這個市場的龐大交易命脈。當地的黨委書記，鄉書記，武裝部，大隊長，以至最層低的生產隊長，這些無「法」無天的牛鬼蛇神，壞傢伙黑勢力分子互相包庇着這班黑搞手，甚且對貨物押運亦承包了起來，使到安全出境直達外地去。

這班赤黑色的共幹，陽奉陰違，運動整肅一來，對下面馬上通風散水，對上則虛衍拖延了事，要不，爲什麼廣州交易會裏面，還有「燈塔公社」的黑市場行情控制着全國的哀鳴呢！

他們眞是撈得風生水起，滿盤滿砵了，在廿多年來的不停整肅的共產主義教育下，名聞全「國」的燈「塔公社」黑市場一直是向着毛澤東「死想」作挑戰，無疑的是對老毛所提倡「興無滅資」的一大諷刺。騎在大陸鐵幕裏七億人民頭上的毛澤東死想，可以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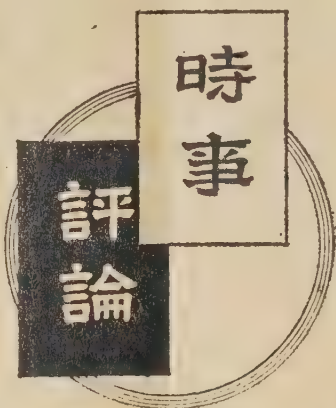
毛岸英的真正死因

尖鋒 寄自漢城

毛澤東的寶貝兒子毛岸英，很多人都知道他在一九五〇年間死在北朝鮮，是死在美國重磅炸彈下的。其實不然，根據由北韓逃到南韓去的韓國人說：毛岸英並非是死於美國炸彈下，而是死在北韓人民的混亂中。

毛岸英是一個如假包換的色魔，在所謂「抗美援朝」的招牌下，自以爲是北韓人民的救世主，學足其老子橫行霸道，胡作非爲。在其駐地上與一個丈夫給北韓共黨強徵入伍做砲灰的年青生寡婦勾搭上。一日毛岸英正與生寡婦在床上生生死死之時，突被生寡婦的姑子撞破，毛岸英初時一驚，定眼一看那年青姑子比生寡婦更標緻，更迷人，於是毛岸英光着身子跳下床去，正如一般小說的描寫，說時遲那時快，抓着那位迷人的姑子，不由分說撕丟她的衣服，企圖把她姦污，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也可以掩住她的嘴，不會將秘密外洩，但誰知那姑子並不就範，拼死反抗大叫救命。於是驚動鄰里，各鄉民衝進屋內，見到那種情景，正是忍，孰不可忍的憤怒下，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陣亂棍就把毛澤東這個寶貝兒子活活地送往地府。當時金日成聞知此事，非常震驚，恐怕因此開罪毛澤東，得不到中共的支助，而下令將該村百姓全部予以槍殺，以作爲向毛澤東的寶貝兒子報仇，贖罪。

當時中共駐韓統帥彭德懷立刻報知毛澤東，毛澤東雖然無限心痛，唸出了始作俑者，無其後乎。但這是一件貽笑世人的大醜聞，若宣揚出去，將丟盡毛澤東與中共的聲譽，因而毛澤東只好把眼淚往肚裏吞下去。爲了顧全大局，經過中、韓兩個共黨的商量，將事實宜密，而將毛岸英的死干脆嫁禍給美國的炸彈，把毛岸英這個色魔變成了抗美援朝的烈士。



仁愛與核彈

林定

據台北十七日中央社電，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蔣經國對合眾國際社記者說：「我們承認我們具有製造核子武器的能力及設備，但我們決不製造核子武器。理由很明顯，不管就我們自身的防衛或就反攻大陸而言，我們所面對的敵人是遭共黨驅迫充軍的百姓，因此我們將不用核子武器來傷害我們自己的同胞。」

蔣院長肺腑之言，高度表現他深厚的仁人德澤，不但繼承了故總統蔣公一生奉行的仁義信條，几發揚了我國偉大的儒家傳統精神，具體地實現「仁愛」本質。我們多難的祖國，苦難的大陸人民，確實需要一個像蔣院長這樣充滿愛心的人，領導他們擺脫無休止的奴役鬬爭，走上自由安寧生活道路。

可是，對暴虐殘民的中共統治集團，仁愛，不但絲毫沒有感化共向惡本性，相反地，卻助長其戾氣的高熾，變本加厲泯滅天良。他們善於利用別人的仁愛，進行自己罪惡的活動。國共內戰時，共黨不惜違背天理，運用人海戰術，用槍桿子在背後驅迫成千上萬手無寸鐵的婦孺老弱，向國軍陣地衝鋒，一批倒下了，另一批又上來。碉堡前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機槍手兩手發軟了，他們仍然「前仆後繼」的擁過來。國軍慘不忍睹自己同胞無辜死去，含淚丟下了機槍。結果，讓躲在後面的共軍，踏着百姓的血屍上前佔領了陣地。在最近上演特赦釋俘的醜劇中，共黨又盜用仁愛，打着人道照牌進行統戰活動，由於國府不上當，才使他們夾着尾巴逃回大陸去。

經驗告訴我們，跟共產黨打交道，決不能講求仁愛，對抗他們，除了以牙還牙，以暴易暴，別無他途。毛澤東說：「對敵人仁慈，便是對自己同志殘酷」，這句話，今天我們用在對待共產黨人，再恰切不過了。

我們知道，製造核子武器所耗用財力物力，實不簡單。特別是貧窮國家，確實吃力不討好。中共爲了製造核子武器，不惜勞民傷財，不要褲子，把大陸人民的肚皮勒緊。印度也不知餓死了多少人，至今還要靠聯合國救濟。而台灣具有製造條件，但基於不傷害自己同胞而不爲之，把這些財力物力用在台灣工農業生產建設上，發展經濟，使民生得到更進一步改善，這是蔣院長睿智的決斷。由此，不難看出，國府與中共這兩個政權，那一個愛民，那一個殘民，分野明晰，莫過於此。

不過，目前國共仍處於戰時狀態，任何有效摧毀敵人的戰爭武器，應當掌握在自己手中。當然，我們並不一定首先使用它，甚至永不使用它。因爲掌握了核子武器，無可否認，具有強大的阻嚇作用，使敵人不敢肆無忌憚隨意侵襲。

此間中立報認爲，台灣與中共不能進行核子武器競賽，因爲台灣地小，易被全部摧毀；而大陸幅員廣大，即使大部地區遭受毀滅，還可據有其他地區進行抵抗。這種看法，太偏重實際功能，而缺乏心理因素，跟毛澤東有關核子戰爭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毛澤東曾說，大陸有數億人，核子大戰，死了一半，還有一半生存。倘使當年赫魯曉夫想到這點，相信不會運載飛彈前往古巴，而遭甘廼廸通牒撤走，丟光了俄人的面子了。因爲按照主筆的邏輯，小小的古巴，怎能跟幅員廣濶的美國扳手瓜？何況美國又是核俱樂部老大哥。老赫不是懵仔，在古巴建飛彈基地，顯是心理作戰大於實際進攻，當然更主要的是核子敲詐。最近，石油暴發戶伊朗也進行製造核子武器，相信主要是用來防備假想敵蘇聯與中共，但眞的打起上來，整個伊朗會完全被毀滅。顯然，伊朗的嘗試，目的也只是起阻嚇作用，使具核子武器國家，不致那麽盛勢凌人罷了。

在這個道德日趨式微，強權就是眞理，共黨暴力不斷擴張的年代，擁有核子武器，確是自衛的最好保障。倘台灣能擁有核子武器，不且鞏固東北亞和平，且使東南亞國家不致一面倒向中共。我們不相信以世界革命爲己任，窮兵黷武爲信條的中共政權會放下屠刀，那些認爲「中共解放台灣使用核子武器，那是不可思議」的人，倘是言之過早。中共這一代可能不使用核子武器，但誰也不能擔保第二代，甚或第三代的中共領導人放棄使用。

在目前，中美關係倘算良好，「中美協防條約」還未廢止，擁有核武器的美國有履行條約的義務，中共領導人在輕舉妄動前，不會不考慮這點。據說在珍寶島時，蘇聯曾想用核子武器摧毀中共，但徵求美國不同意，可見美國的核子力量足可左右核子俱樂部的任何成員。但美國政客絕不可靠，在世界恐共姑息逆流衝擊下，誰也不能保證在不久將來，美國會再度出賣中華民國，那時，中共可明目張膽進行核子訛詐了。

台灣的經濟力強，製造核子武器不會民窮財竭，最多生活苦一點，但怎苦也比不上大陸人民。台灣人民能刻苦一點，使自己擁有核子武器，不要說在國際上的地位如何，單就使國人充滿安全感，以及予海外僑胞堅定向心力，已具有無比價值了。因此，我們希望國府當局，儘可能製造核子武器，當然，我們絕不使用對待大陸同胞，但必要時，用於摧毀中共的核子基地，這也未嘗不可以考慮的。

難民村全體難胞獲悉此一緊迫遷令時，有如晴天霹靂，經全體會議，立刻派遣代表前往該縣府交涉：「政府收回難民村地區擴充校址，理所當然，惟請寬延日期，另劃地域以及補償搬遷費用，使能重新建屋居住，免流離露宿之苦……」等情。

奈何，當地政府不但不接納難胞的請求，反而出言恐嚇稱：「……如逾期（六月二十五日）仍不遷離，則越南住泰國境內之越僑，被泰國人民及學生報復之例，將會在昌孔對爾等華籍難民重演……」

似此緊急，不足旬日限期之迫遷，既不重新劃地，又不補償搬遷費，遂令羣情洶湧，有不惜一拚之態，經眾議後，再次派遣代表前往當地政府請求，於羣情憤激中，當地政府只准許延期至本年十二月底以前搬遷，其他各項一律拒絕授理。

昌孔難胞經此一擊，誠如熱鍋上螞蟻，蓋此一難民村為當地政府劃定者，從一荒蕪荆棘地帶，經全體難胞羣策羣力，千辛萬苦，從飢寒交迫中始建成今日之鄉村，胼手胝足十年如一日，成家立業，教養後代如斯土，一旦被迫遷離，確有「何處可為家」之淒悲！

再則，昌孔難民村，距西北二十餘華里之帕孟山，即係泰共根據地，難民村隔湄公河對岸即為寮共，難道當地政府竟欲驅使此一批難胞進入虎口？或者逼迫彼等投入湄公河自戕，藉以獻媚中共，是為承認中共之禮物，抑或是中共所授意，作為今後各個擊破策畧之先聲，從而滅絕所有泰國境內的難民，思及此，能不令人不寒而慄！

有感及此，昌孔難胞在徬徨、恐懼中，為今後生存及生活安全計，不得不依據實情，備文懇請駐台灣我國民政府之行政院、僑委會、大陸救災總會，及時派遣交通工具前來泰國，接運返回台灣定居。

按理，昌孔難胞請求返回台灣定居，我國民政府，當面對現實，應予接納，方為明智之舉，不能不問不聞了事。

扶人持己·得民者昌

不管昌孔難胞對泰方當地政府的迫遷估計和想法錯，或許泰方根本沒有向中共獻媚的必要，也沒有理由接受中共的挑撥和驅使，然而，泰國政府承認中共政權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在這一事實上，華僑——難胞有權向我國府選擇遷居回國的自由。

追本逐末，旅居泰國僑胞百分之百是屬於中華民國的國民——炎黃子孫，今天要他們變成中共的人民，或泰國人民，更或無國籍人，試想，其內心的痛苦與忿懣，不言而喻。

因此，我國府有理由將不願變更國籍的華僑——難胞設法妥加照拂，安排返回台灣定居，保持和發揮一向反共的志節，爭取向心。

而這一爭取向心，必須從速及早實行，因直到筆者執筆之日，泰國政府仍未頒佈變更國的條欵，和一切應辦手續。

國華僑

（曼谷通訊）

一旦泰國政府頒佈更換國籍條欵和應辦手續後，不願做中共僑民，且又無法入泰國籍時，豈不是成為了「中華民國無國籍僑民」，這是何等令人尷尬！

也許，別人只承認「無國籍」，絕不會准許冠上「中華民國」四字，可是這無國籍僑民根本是出自中華民國的國民，此一「無國籍」是誰之羞？是誰之過！

倘若到了這一天，我國府方始出而挽救，到時候，可能吃力不討好了。

我國府，總有一套外交着重美國的理由，無名小卒的「稿匠」自不能干預，記得萬人傑在「新聞以外」對此問題提過，大意是「……須着重香港……」是為明智之士，但是，小可覺得好像「硬性」一點，不如「着重亞洲」來得彈性些。

的確，美國太令人失望而且懷疑，甚或恐懼，從我國大陸算起，美國簡直將亞洲國家當作商品出賣，一個接一個喪失掉！假如仍如此因循苟且下去，美國再不覺醒、堅強，仍與共產黨談什麼「和解」「共存」的話，可能，以後亞洲國家全部給葬送。

中共是亞洲的首禍，沒有美國給中共坐大，不會出現南北韓、高棉與越南以及寮國也不會發生淪陷的悲劇，也只有亞洲國家受中共荼毒最深且大，也只有亞洲國家知道，這中共毒瘤一天不拔除掉，則其慢延的趨勢必愈來愈廣，終有淹沒亞洲的一天！

所以，只有亞洲國家全部覺醒，同時我們有責任將之喚醒，不管是已赤化，未赤化的亞洲國家，應該不斷努力喚醒他們，加以勸勉，扶持，在同一反共原則目標下携手合作，團結是力量，中共不崩潰，焉有是理。

有耕耘，必有收穫，單方面依靠美國，百事着重美國，這與「望天打卦」又差了多少！

事實告訴我們，吃的虧夠多了，不是嗎？一紙「白皮書」幾乎炎黃子孫全給毀了，假如不是先總統蔣公有遠見，處變不驚，退守台灣繼續奮鬪的話，對國事，眞不敢往下想了。

我國府，自從退守台灣直到現在，還不是一名衛兵！給美國在太平洋站崗，她能給我們什麼？連最起碼的原子爐，提也不聞一提！

全世界的華僑，在亞洲國家的總數，可以說是佔了百分之七十強，亞洲每一個國的損失，同時也是華僑的損失，這一損失，直接和間接將與今後反共、復國有着連鎖性的重大關鍵，怎可以忽視，讓其在海外受盡摧殘！

先總理孫公領導革命，首先拋頭顱，捐熱血，輸金錢的就是華僑。

先總統蔣公領導抗日戰爭，四面八方華僑青年蜂擁歸國從軍，八年中成功，成仁難以勝數。

難道今天比「抗日」更艱鉅的反共再革命，竟視華僑如無物，讓其在海外自生自滅。

「護僑」是時候了，怎麼辦？袞袞諸公？

國際混淆・華僑無辜

自從美國無聊政客基辛格導演了尼克遜朝拜毛朝以後，世界自由民主陣營便隨之動搖、鬆怠，對美國的看法，疑問重重！

再經美國不重友誼，不顧道義，如此這般地，竟然出賣了高棉和南越，令印支半島輕而易擧的全給赤化掉！

這一當頭棒喝，震撼了整個自由民主世界，尤其近在亞洲的國家，除了震撼，更是痛心、悍恐，恨不得立刻將美國佬攆出境外，別的不說，單就泰國，就曾一時鬧得如火如荼，幸虧泰國最高當局處理得當，使七月四日的「驅美」風潮，給暫時抑制下來。

事到今日，泰國民意，雖說反美，卻都不願接受共產黨那一套，然則，爲什麼又要承認中共政權呢？這就是：因爲看透了美國不可靠，不但說話不算數，還企圖干涉到別國的內政，緊握別國的經濟，與其依賴美國給出賣，倒不如自己站起來強此。

明知承認中共政權，等於上了賊船，又有什麼辦法呢！唯一的希望，在同艘賊船上，求其「盜亦有道」，搶去了金錢，那是身外物，算不了什麼。不要傷害性命，就是吃點小虧，能「同登彼岸」便行，可是，事實是否如此，那就天曉得了！

泰國承認中共政權以後的華僑，無形中似是着了一記悶棍，說不盡的沮喪，尤以眾多的，曾在言論和行動上，公開反對中共的僑胞，更有說不出的苦悶和忿慨！

總理孫中山先生說過：「華僑是革命之母。」

中共則說：「華僑是最不革命的。」

原因是：中共刼據大陸後的血腥政權，在在令僑胞不滿，更不能忍受僑眷們在大陸被不斷勒索和無止境的摧殘！即使一些前進僑胞——青年佔多數——在中共政權初成立時，被蒙騙返回大陸就學，成爲「人民服務」後，短短的時間即看穿了中共的一切全是糊作妄爲，便申請離境，不獲批准的，則惟有出於逃亡一途，而令中共蒙羞。

因此，中共最痛恨華僑，可是，又最害怕華僑，對台灣，中共固然害怕，然而，中共對台灣，它還可以作自我陶醉，一廂情願的想法：一是用武力奪取，二是用政治騙取，三是利用國際形勢迫取（如爭取或收買國際間政客，像基辛格等流）即使如此苦用心機，取得了台灣，可是，剩下來這「世界無落日的華僑」，就不能輕易奪取，也無法奪取，這就是中共的致命傷，除非整個地球被赤化，否則，華僑是埋葬中共最後的力量。

因爲我國五千多年來的「四維八德」優良文化傳統，遺留在每個中國人的細胞裏牢不可破，誰要是違背了這一傳統，倒行逆施，即使是帝王，遲早將會受到「羣起而攻」的，即到剷除爲止。

庫立政權下

所以，中共在大陸不惜篡改歷史，甚至毀滅歷史，而海外的中國國民絕不會抹煞、遺忘，尤不甘俯首就戮的，這是鐵的事實和現實，中共也最了解這事實，故此，千方百計，不斷傾其財力、物力、人力對海外僑胞進行「統戰」活動。

中共對海外「統戰」，只能對一些「隋子」和一小撮「騎牆分子」稍爲發生作用外，其餘絕大多數，全嗤之以鼻，不爲所動，不屑爲之。於是，中共只好在其承認政權的國家，作「間接消化華僑」作用，那就是：凡承認中共政權的國家，華僑不容有雙重國籍，如若不承認是中共人民、就得歸化所在旅居國的國籍，兩者皆不願，那便是「無國籍」。

關於上項國籍問題，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實則是中共所謂「陽謀」，中共非常清楚，絕大多數華僑是反對中共的，留作這些人來反對自己，不如由這些人變成泰國人好了，假如入了泰國籍，而仍然在言論或行動上反對中共的話，那末，在外交上，中共便可以名正言順的提出抗議。這無形中成了「制裁」作用，令反共華僑動彈不得，既然歸化華僑不能反共，對無國籍的，更不能反共了，否則，有違犯所在國的法律。

逆來順受・一本忠貞

談到泰國華僑，相信許多讀者還不大清楚，以爲凡旅居泰國境內的中國國民，同海外別的國家一樣，通統稱爲華僑，其實不然，其理安在？那就是：凡是二十五、六年以前進入泰國，和以後每年合乎外僑入口法定二百名，取得泰國政府頒發華僑身份證，而每年須繳納泰幣二千百銖證稅者，是爲華僑。

除了這，在我國大陸淪共後，不甘暴政奴役，我國國民被迫離鄉背井而逃入緬甸和寮國，未幾，再經緬甸和寮國暴亂，我國這一批國民旋又由緬甸和寮國再次逃入泰國，蒙泰國政府寬宏收容，並劃定地域，分別成立難民村安身，因此，這一批在泰國仍屬於「難民」，不能稱爲「華僑」，由當地政府發給一紙「難民證」免繳證稅，泰國北部清邁府、青萊府多的是難民村。

這一大批不屬於華僑的中國難民，且在行動上，只限於本府境內，如越出所住地區，即屬犯罪行爲。而以後所生育的子女，世世代代亦屬於難民。

中共對一班華僑固屬痛恨，尤其對這一大批難民更加痛恨、厭惡，因爲這批難胞曾直接參加過反共行列，雖然僑居泰境，從不忘反共、反攻、復國，仍時時刻刻對中共暴政口誅筆伐，同時在反共行動上最爲團結，是澈底堅貞反共的一環，成爲中共背刺。有除去而後快之心。

不知道是別具用心，抑或是巧合，就在泰國政府於本（一九七五）年六月末承認中共政權的時候，即於六月二十日，昌孔難民村接獲當地政府通知，其意畧謂：「本縣學校爲擴充建設校址，所在華籍難民村全體難民，一律限於六月二十五日全部遷離，不得違誤……」

加上電視所見到其面形，可以斷定周恩來是患了肝癌，到了今天，雖然醫藥發表，但治肝癌並無特效藥，只是熬時候而已，最近可能是油盡燈枯，再也熬不下去了。如果黎筍到北平後再見不到周恩來，或者見到的周恩來躺在床上，或者「新華社」只播出黎周見面消息而不見刊登照片，大概周恩來大限不會超過十月。

周死之後，毛也不會活得太久，因爲毛也是風中之燭，所以能支持到現在未死，大概是因爲有周恩來在，死了也不能瞑目，此一求生意志，使毛澤東硬撐下來，但周一死，毛便如皮球洩了氣，頓時失去生存意志，說不定毛眞會比周遲死一天。

周毛相繼倒斃之後，毛幫將是一個什麼局面，可以看得見的是江、鄧又要見一次高下，目前毛幫批水滸傳大罵投降主義，表面上看，似乎是指的周恩來，但毛幫「第三次投降路線」——此名詞係筆者代擬，第一次爲民國十三年之聯俄容共。第二次爲七七事變後向政府投誠，共軍接受招安，改編爲十八集團軍——之主持人，表面看雖是周恩來，但周恩來臥床已二十個月，眞正執行投降路線的則是鄧小平，周毛斃後，江青清算鄧小平，定以此爲其罪狀。

鄧矮子爲人固然詭計多端，但其人與周恩來相較，缺乏一個「忍」字，周恩來能躲進軍中醫院一住二十個月，此在鄧矮子斷乎不能，所以周、毛死後，江青如果相迫，鄧矮子一定起而對抗，於是一場火併忠義堂便會上演。

毛幫中央方面鄧矮子與江青鬬爭，地方軍閥便乘機起而鬧獨立，江、鄧如果鬬爭不分上下時，紅色軍閥比重便告增加，江、鄧必然要拉軍人以自重，將來會形成三分之局，最後權柄下移，北平的毛幫中央徒擁虛名，號令不出九門，地方上將出現許多獨立王國，軍閥與軍閥之間又會發生衝突，每一個地區的軍閥，本身又要經過整肅鬬爭，於是縱有縱的鬬爭，橫有橫的清算，到了最後一定又有大軍閥吃小軍閥的情況出現，一如北伐前夕，於是就開啓王師西征之局。

目前要說紅色軍閥會火併，許多人未必會相信，以爲共產黨人有鐵的紀律，斷不可能自相戰鬬，可是在二十年前誰能相信俄毛之間會發生戰爭，兩個同奉馬克思、列寧爲祖宗的邪惡組織，竟然在高喊工人無祖國喊了幾十年之後，會爲了一個冰天雪地的小島而爆發戰爭，俄毛能火併，紅色軍閥爲什麼不會發生戰爭。

毛幫與蘇俄東歐共產黨政權不同，蘇俄及東歐共黨確實是黨的組織，所以在第一號頭目死後，出現了集體領導，也曾自相火併，有的大頭目被殺，被整肅，但是，無論如何尙不會出現軍人干政，割據的局面，因爲軍人所佔的比例太輕，不足左右大局。

但毛幫情況相反，毛幫自從毛澤東奪得權力之後，已逐漸形成幫會組織，共產主義被「毛澤東思想」所代替，所謂「毛澤東思想」實在就是黑社會的幫規，本來就中國情況而言，梁山泊的聚義，比起馬列主義更爲吸引人，毛澤東也看透此點，所以自井崗山起，便以黑社會的手法拉攏徒眾，如與王佐、袁文才結義，發展以湖南人爲核心的小圈子，進而控制槍桿子，皆由另一種手法，與馬列主義根本無關。由於毛澤東不懂馬列主義，只懂三國演義與水滸傳，所以毛澤東奪得中共領導權之後，逐漸把中國共產黨便成了「毛澤東幫」，不屬於這個幫口的，便是外圍，永遠不能抬頭，毛幫最大特色便是靠槍桿子奪得政權，因此在毛幫領導階層中，軍人出身大頭目幾佔三分之二。毛澤東也就利用槍桿子鬬垮了黨內所有反對者，一直到害死林彪爲止，毛澤東的第一把交椅仍然是安在刺刀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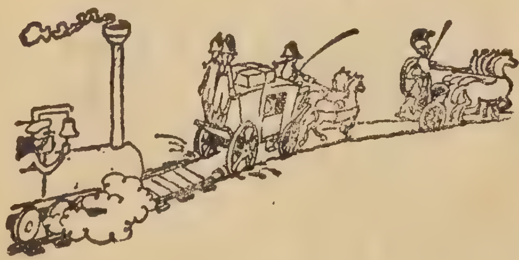
利用軍人打天下的人，最後必然對軍人發生疑忌，而想削弱軍人權力，袁世凱在當了大總統之後，感到各省軍人權力太重，又不能調動，於是另組模範團，自任團長，希望在北洋軍之外，另組一支新軍以鎭懾各省軍閥，但模範團未組成，已引起北洋系軍閥之不滿，以後袁世凱稱帝失敗，也與北洋系携貳有關。

毛澤東目前正走的這條道路，既利用軍人打天下，又不相信軍人，百般想削他們的權力，紅色軍閥爲了自保，不得想盡方法應付。毛澤東削藩未成變爲移藩，便是此種妥協結果。移藩表面上成就，是毛澤東削掉了紅色軍閥所兼任的省委第一書記，毛澤東派出一批黨棍去接任第一書記，實現了黨指揮槍的口號。但問題不在於形式，而是這批黨棍如趙紫陽、廖志高、江渭清、白如冰、譚啓龍等，在文革初期即被鬬垮，報端更連篇累牘暴露其醜惡，正如一尊神像，已被丟進馬桶，隔了一段時間撈出來洗乾淨又要人去拜，誰還相信此種神像能顯靈，所以黨指揮槍也只是一句口號而已，目前的這些第一書記還想控制紅色軍閥，已不可能。

總之，毛幫政權如同一個人患了癌症，已經密佈全身，神仙也無法治療，所以尙未發作者，只以毛周尙在，許多紅色軍閥，野心分子都看透毛周來日無多，而在等待。

但如果毛先死，周能多延一年壽命，以周的手段也許還可以有個適當安排，能暫時相安一個時期。如周死在毛前，毛一死便如洪水決堤不可收拾，而毛幫現況正在向着這條路上去走。天道無往不復，國家民族的噩運，終有過去之日。

不過，毛周相繼死去，毛幫內部雖然要大亂，但距離崩潰也還有一段日子，三年之病需七年之艾，愈是到最後勝利的時刻，愈是艱苦，國家前途是光明的，只是我們朝野更要認眞的努力。



從*希*斯*去*北*平*說*起

岳騫

英國前首相希斯，不知怎麼一時心血來潮，又去一趟北平，希斯任首相時，準備去北平，剛決定行期，首相垮台，但希斯此人意志頗強，雖然下台，仍然按原定計劃去了北平，毛幫也待以元首之禮，與毛澤東握手言歡，十分風光，那知這一握手，沾了瘟氣，回到倫敦，竟然在保守黨選舉黨魁時敗於一位女將之手，希斯從此退出政治舞台，捲土重來的機會沒有了。去年泰國總理庫立去北平時，曾當面向毛澤東開玩笑，說是有人講誰同閣下握手誰倒霉，毛澤東點頭承認聽到此種傳說，並且說出尼克遜、田中、希斯，只不知希斯怎麼又在此時跑趟北平，眞是貪吃北平塡鴨嗎？希斯這次在北平，又同毛澤東親切握了手，是否還有惡報，不得而知，我們只祝希斯旅途平安，安返倫敦，便是上帝庇佑了。

希斯這次去北平，有幾點値得提出談談。

第一，毛澤東與希斯談話時，說明蘇俄準備在南越建立基地事，表示關注。此一點澄淸了一項問題，即越共政權究竟親俄抑親毛。本來海外一般看法是北越共親俄，南越共似乎親毛。但自南越共與棉共爲爭小島而火併後，對家已對南越共的立場有所懷疑，覺得南越共果眞親毛，似不應對棉共下此毒手。以後又傳說蘇俄要求南越共應允在金蘭灣建海軍基地，傳說之後便無下文，現經毛澤東證實蘇俄已在南越設基地，今後不論俄毛之爭，毛越之爭，都將白熱化。越共第一書記黎筍已於九月二十二日抵平，大概將就此事對毛有所解釋，但無論如何，毛幫在中南半島的鬬爭，已居下風。

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希斯未能見到周恩來，希斯這次去北平，雖然毛幫未待以「元首」之禮，鄧小平未到機場迎接。喬冠華去了紐約，僅由「副外長」韓念龍出迎，但希斯抵平之後，與鄧小平會談，又同毛澤東握手深談，風光不減上次以在野黨魁身份去北平時，可知毛幫尙有利用希斯之心，並無輕視之意，但是，周恩來卻未與希斯見面，可以斷定並非擺架子，眞眞是病到不能見客。

毛周二酋都不久於人世，有的人不願周死，祝周恩來永遠健康，作此禱告的人，是希望中國永遠維持現狀，毛管區同胞永遠受共黨統治，香港永遠是大英帝國領土，許多人便可口喊祖國，身留海外，過着紙迷金醉的生活。

但反極權，爭自由的中國人，並非如此想法，我們是希望毛管區亂，越亂越好，亂大了遍地烽烟，裏面反共的力量與外面反攻的部隊相配合，光復大陸，掃淸妖氛，使每一個同胞都能自由自在的生活，買糧不用糧票，出門不要路條，說話不必揚聲，就業可以選擇，不要向洋人的像行禮，不必讀限定的書，這是作人的起碼要求，也是爭自由，反極權人們的最低目標，至於說如何揚威國外，即使眞的威風凜凜，也無助於國民之溫飽，相信沒有人肯餓肚皮，受迫害而滿足於黑社會式的揚威海外的。

要推倒毛政權，光復錦繡河山，決非輕而易舉之事，文革已爲毛幫敲響喪鐘，林彪事件本來可以促成毛幫內部火併，所以未亂，不是毛江夫婦有力控制，而是周恩來助毛爲惡，巧爲化解。最近三年來，毛幫所推行的媚外政策，皆是周恩來所訂。所以嚴格算起來導致國家民族空前浩刼這筆賬，周之罪實浮於毛，目前周纏綿病榻已二十個月，久病不死，未嘗不是作惡太多，應受之罪尙未受盡，因果之說斷非迷信，凡是巨奸大惡，竊國大盜，即使能逃顯戮，亦必受冥誅，目前毛周二人都在受冥誅。

毛周二人大概均支持不過今年，筆者一直堅信周死在毛前，因爲周如果沒有患上致命的病，不致於死，毛在死前一定要處死周，決不把周留給江青。現在看得出周是眞病，而且病得相當重，否則儘可在「醫院」會見希斯，既然在醫院都不能見客，可知周已不能起床。

據法新社自北平發出的消息，北平的外國人見到周恩來的，都對周恩來的消瘦而驚訝。筆者對醫藥常識毫無，但由於二十幾年來，送走了許多患肝癌的朋友，根據周恩來的生活習慣及所處環境，

理想社會，並非由馬克思首創，遠可追溯到古希臘柏拉圖的「共和國」，我春秋時代孔子的禮運大同篇，中世紀湯瑪斯的「烏托邦」；至於近代這種著述，在工業革命後更是汗牛充棟，不勝枚舉。人是最有理性的動物，一定會知如何抉擇他們的前途，從上述選票看，即是明證，誰都願選擇和平性的民主社會黨，而不是暴力流血的共產黨。

理想是一件事，事實又是一件事。經半個多世紀史實證明，世界上並無一塊像馬克思所想像的社會，就以蘇聯來說，內有物理學家沙哈洛夫，外有文學家蘇贊尼辛，同是積極反共產主義者，因馬克思的所有預言，不僅未能兌現，而且正相反。最顯著的例子，一是資本主義社會至今並未崩潰，二是資本主義國家，差不多皆走向社會福利主義之路，如北歐、北美、澳、紐國家。三是資本主義國家因科技進步，生產發達，而共產國家卻要向資本主義國乞求科技糧食援助。資本主義國家固然鬧經濟衰退，而蘇共、中共及東歐附庸國家不是也一樣嗎。馬克思一再強調資本主義會變成帝國主義，事實俱在，如今帝國主義卻讓位於共產主義了。故應該「埋葬」的，並不是資本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總之，共產主義已經走到窮途，無可救藥了。

固然共產主義已無可救藥，但社會主義卻也不見得還有多少光，正像過去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一樣，即路途已走到盡頭，不能再前進了。原因如下：第一、它本是伴隨民主主義而發展起來的，今民主國家既多已把社會主義的福利無國家目標做到，它再也無新花樣可做了。第二、它主張公有、事事講管制和共產主義一樣。私有、自由生活過慣了，既反對共產主義，那有在自由民主主義之下，既厭惡共產主義，那還歡迎社會主義的公有、管制之理。在自由買賣與排隊領取之間，當然誰都取其前者而捨去後者。英國人之所以屢次選保守黨執政，其原因即在此。第三、社會主義另外一理想，是建立一個和平正義的世界國，這種理想，是絕對應該的，頗值得宣揚，但事實上極難以達成。例如共產國際何嘗不希望赤化世界，但它侵略了歐亞大片土地，有大量軍隊，還做不到，弄得分崩離析，甚至中蘇共還欲以兵戎相見。社會主義者還企圖蹈其覆轍嗎？或曰如此言之，世界不是沒有新希望嗎？那也不然。我以為最基本問題，一是重整社會道德，必須剷除虛偽而實行絕對的誠實、純潔，必須己欲立而立人，愛人如己。自希克曼創始世界道德重整以來，今已快半個世紀，全世界各角落，皆已了解，它不僅對世界和平、社會福利發揮了很大作用，即對共產黨，也改變不少馬克思主義者。它是一種不流血，最後的社會革命。另一是應踏着自由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原有基礎，去實行社會連帶主義，這個主義，既非空想的社會主義，更非不合理的共產主義，其出發點，是置於社會學的原則（即科學的眞理）上，故其為實現社會主義之理想的平等，而不主張廢除非科學的所有權，並且能補正資本主義之缺點，而不致陷於社會主義之弊，這就是它的特徵。前者重點，是從改變人的品格入手，後者重點，則是在從均貧富入手。一個國家或社會，如把此兩者雙管齊下，必會達成一種大同的和平、幸福國家（或社會），是可斷言。

「中大學生會」媚共？

·青冥·

「修正」有甚麼不好？

從古到今，邪惡的人雖如恒河沙數，但是公然向正義宣戰的，究竟還不很多。就拿本港的媚共英雄來說罷，他們已是喪心病狂，無可救藥，但仍然終日把「正義」、「嚴正」等字眼掛在嘴邊，可知「正」之為物，至大至剛，「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就是毛澤東之流，也迫於無奈，要在口頭上讚揚它。

論撒謊的本領，中共獨步古今；毛澤東既然自稱「正義」，理當不會承認自己心術不正。但是扯謊的人，難保沒有百密一疏，露出馬脚的一日。毛澤東深惡痛絕修正主義，無形中承認自己走的是黑路，是列寧和斯大林開拓出來的歪路，不然，何去「修正」？

一般人做事，只恐怕「矯枉過正」，或者「修」而不「正」。毫無條件地反對「修正」的人，還談什麼「正義」、「嚴正」呢？

客觀地說，「蘇修」實在有很多地方比不上中共。例如蘇辛尼津公開地反對蘇共政權，「蘇修」除了把他放逐出境外，竟然拿他沒辦法，這對中共來說，不是天大的笑話嗎？這不是修正主義的惡果麼？

在毛澤東的字典裏，「正」「邪」二字的意思已告含糊。今天，「修正」一辭已成罪過；明天，將會是讚揚邪惡的日子罷？

「中大學生會」不是媚毛組織麼？

今年四月的「崇基學生報」向同學們訴苦，說青冥在「『萬人雜誌』」上斥責某些人『媚毛』，言下不勝憤恨。其實我也希望「中大學生會」不致於媚共那樣下流，如果「學生會」能夠圓滿地解答下面兩個問題，那麼，我可以馬上認錯，公開聲明自己冤枉了「學生會」。

㈠「學生會」非常關心國際大事，經常「指責」資本主義及「蘇修」的「不合理」措施。去年，蘇辛尼津被「蘇修」驅逐出境，激起舉世人士的義憤，為何「中大學生會」卻不站起來替蘇尼辛津說句公道話？

㈡「學生會」很留意本港時事，動輒便攻擊「港英當局」。近來港府實行把冒死偷渡前來的難胞遣返大陸，眞是慘無人道，令人髮指，為什麼「中大學生會」對這件事偏偏不敢說一字，不敢發一言？

請問「中大學生會」能夠回答我的問題麼？



從葡國政變看世界

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前途

縉山

此次葡國鬧得如火如荼地政變，今已超過一個多月，雖尚未完全結束，但看趨勢，社會黨勝利，已成定局。

葡國此次政變，也可說是革命，因爲它不僅是政權的轉移，而是整個國家政制的改變，如社會黨勝利，即共產黨大失敗。

葡國是北大西洋公約成員之一，地勢重要，如落在共產主義國家手中，不僅地中海西部出口受到阻碍，而南意大利、東西班牙、北法蘭西各國，也皆會受到威脅。故自葡國政變後，西方民主國家，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皆一致直接或間接爲葡國社會黨支援，就中尤以美英最爲積極。葡國今日情形，頗似二次大戰前夕的西班牙，蘇聯支援執政黨，英德意則擁護在野黨卒推倒執政黨，今次葡國將必也如是。

執政黨的背後是共產黨，共產黨的國際背後是蘇共、中共。他們掌握着武力（警察、陸海空部隊）、宣傳機構、和財經，何以會失敗於手無寸鐵的在野黨呢？這便值得加以研究。因爲這不單是一個葡國反共革命，而是與全世界有極大關係的問題。

試從執政黨力量加以分析。第一、社會主義優於共產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所謂社會運動，只是社會主義、社會黨運動，直到列寧執政，才把社會黨政稱共產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終極目的極相似，但實施方法則完全相反。比如財產權，一個主張承認，故如實行公有，必須依法補償，如國府的土改然。反之，則認爲是盜竊，不僅不必補償，而地主、資本家反成爲罪人，處死。政權取得，一個主張應依憲政投票選舉，完全以民意爲進退。一個則採取暴力，打倒舊政權，而且把傳統文化一古腦兒加以推翻，完全成爲蘇共附庸，而且一黨永遠專政下去。

第二、共產主義只能向落後的亞非地區推銷，在自由民主發達的國家，是絕對行不通的。因此，共產黨除以機會、暴力奪取政權外，世界各國多皆不承認其爲合法。有些國家承認社會黨而又承認共產黨者，社會黨選舉得票數字大大超過於共產黨。茲依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資料證明各國社會黨比共產黨多得倍數如下：澳二一一倍，奧一四·七倍，比一九倍，加七五倍，丹三八倍，芬一·二倍，法〇·七一倍，西德一三倍，英三六〇倍，印一·一倍，以一八倍，意〇·二四倍，荷一三倍，紐二〇〇倍，挪一六倍，瑞一三·四倍，瑞士一〇倍。從以上數字看，以英、澳、紐超出最多，因此三國人民自由民主程度較高，而且他們認識英國民主社會主義早，共產主義在這些國家，根本無發展繁

殖的機會。

第三、社會主義國際已把共產黨拋於門外，今日蘇共、中共、越共等政權，雖然仍口口聲聲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可是事實上，在一九五一年七月，社會主義國際，重新成立時，在第一次會議中，有超過三十個以上的社會黨，挺身支持他們政府的再武裝計劃，建立集體防衛，以抵抗共產黨的侵略，這個決議，是一個現實主義及常識，而甚於社會主義的表明，因爲它是權衡利害得失而來的，可以在戰爭的本質上，反映出社會主義面目一種根本改變。他們爲何有此種改變？因爲過去社會主義者（包括共產主義者），認爲資本主義，是戰爭唯一的原因，今則省悟，法西斯主義、共產帝國主義的擴張侵略，比資本主義所引起的戰爭更爲明顯；就是說並非只資本主義能成爲帝國主義，而法西斯、共產黨本身也就是帝國主義、侵略主義。

共產主義對社會主義，可說是狐假虎威。社會主義國際排除共產主義於國際之外，同是一大打擊，不能再讓共產主義利用社會主義以妄自尊大，向世界侵略，而更悲哀的，第一，是英國民主社會主義，代替了共產主義。其次是英國費邊社信仰者的總工會排除共產黨，共產黨一向向工會方面滲透，在有些地方共產黨頗成功，如德國魯爾礦區，但㈠遇到道德重整，便不能施其技，布克曼主義者，不經鬬爭，便很容易的把馬克思信徒帶到瑞士柯峯（道德重整世界中心）。㈡遇到英國總工會，馬克思信徒，根本在英國工會、礦場等範圍內不能發生作用。

第二，是人民選擇了「和平改變」，而厭惡暴力革命，因爲和平改變，總比暴亂流血好。馬克思當年認爲和平改變是不可能的事，但在英國一九〇九年的勞合喬治首相，提出了「人民的預算」，使富人先省悟。一九四五年大選時，工黨的勝利，其意義並不止於選舉勝利而已；就像一八三二年的改革，表示中產階級之參與政府事務一樣。一九四五年的變化，即表示英國勞動階級獲得政權。不論今後工黨是否執政，要之勞動階級，必對於國家政務上，成爲與資產階級平等的一員。一八三二年，英國通過改革法案，這表示英國政府從此更爲貴族與中產階級所共治，而且有利用後者的趨勢，幾乎在同一時間，在美國的「傑克遜主義革命」，對於階級權力，同樣的也發生一種和平改變，並且傑克遜是出身於平民的農家子，足證統治者並非一定是出身於維吉尼亞，或新英格蘭的英商民紳士。一國政權可以和平的由貴族轉讓於平民，當然也可以同樣方式轉讓於勞動階級。

狄娜之效忠毛伯伯，替中共塗脂抹粉，替赤色政權宣傳吹噓，是在「蒙太奇」節目出現後，中間有過一段時期因狄娜「破產」而中輟，由黃霑用另一方式介紹電影。可是他拒絕爲共片吹牛，被左報大張撻伐，不久，狄娜又在螢光幕上重現色相，恢復了「蒙太奇」，放毒如故，且變本加厲。

今天，她雖沒有本錢，（這只是理論上的看法，一個人既宣佈「破產」，當然沒有本錢）再到大陸「做生意」，可是一個人的思想一旦被統戰份子控制，便無法自拔。口裏說的和心中想的，可能截然不同，背道而馳。

老萬在「萬人日報」中已報導過，控制狄娜的是韓才子，介紹狄娜和韓才子認識的則是在「右派」大報中當娛樂版編輯的一位陳姓女編輯。這位女編輯和韓才子究竟有什麼特殊關係，局外人不得而知。但從兩點看，他們是「親密戰友」。一、他們在新界「擔遮拍拖」（見女編輯的專欄）；二、女編輯經常把電影明星、電視藝員介紹給韓才子。

大膽作風·男人莫及

她的介紹，未必是性的交易，是建立「友誼」後就予以思想控制，或者雙管齊下，既作閨房「密友」，也在思想上「並肩作戰」。因此，我們不能以「扯皮條」、「淫媒」、「大葵扇」眼光看這位介紹人，這可能是她擔當的重要任務——利用她大報編輯的身份，在電影、電視兩界中很吃得開，藝員、明星都樂意親近她，她把這些人介紹給韓才子，她們對韓才子當然也「另眼相看」。

說到這位女編輯，也屬「奇女子」之類。看來，她「男性」氣質多於「女性」，她的「鹹濕」小品寫得非常精彩，大膽處及細膩處非男性作家所能比擬。她筆下的共片，一如狄娜在「蒙太奇」中的介紹，無一不偉大，全部有讚無彈。

使老萬佩服的不是她寫影評與小品的才具，而是左右逢源的手法之高明。舉例說，她任職於用中華民國年號的大報；在「黨報」寫專欄，而同時又在正統左報大公、新晚報寫持稿，雖然用的是不同的筆名，但能夠使到兩面都容納她，手段和人事關係不簡單。

四角戀愛的背面被公開，政治因素明顯存在，除了四名「當事人」外，穿針引線的工作中，這位女編輯是個重要人物。但社會人士目光只集中在三個有名氣的藝員身上，幕後人物便被忽畧了。

冷靜思考·憬然而悟

雖然狄娜在她的「自白書」中聲言「唔嫁」，可是劉家傑還是癡心一片住在怡東酒店十三樓「等待」。他確信韓才子、李志中對狄娜都不過「自作多情」，他們是「一廂情願」，相信狄娜對他「情有獨鍾」，所以他還是死心不息的在等待。怎知在他孤單寂寞地在怡東酒店房間思前想後的時節，狄娜正和他「情敵」之一的李志中，在百代唱片公司假喜來登舉行的中秋晚會中翩然共舞，報上也刊出照片，態度相當親熱，不知劉家傑還會不會認爲李志中是自作多情、一廂情願呢？其實，在狄娜的自白書裏已「坦然」表示：如果她要嫁，就嫁願意爲她而「死」的李志中；看來，劉家傑在情場上要取勝利，必須來一次比吞服維他命丸更逼真的表演。

劉家傑離開家庭，離開妻子女兒，在那圈套前面徘徊，有人希望他踏進去，有人希望他及時回頭，他本人卻把不定主意，他的情感是一片哀傷，他的心頭千鈞沉重，無法自解。

但，希望他讀到老萬的報導後，對事態便可瞭然，不會再爲這事攖心，應該了解愛情加上政治，只不過是一種虛偽的表演。雖說當局者迷，單獨一個人，冷靜下來，細細思考，便該憬然而悟！

唯劉家傑·未染顏色

牽涉在這「多角戀愛」中的人物，韓才子是老早就以左派姿態出現的人物；狄娜在螢光幕上的表現，有目共覩；李志中不知是否爲了追求狄娜的原故，表示志同道合，也是大陸常客，聽說，他和狄娜不久又要雙雙進入大陸；至於「四角」外圍的女編輯，在政治上、戀愛上都不太「公開」，但此人亦有濃厚的左口魚味道。其中，只有一個人還沒有染上顏色，就是電視的大牌藝員劉家傑，他學、視兩界，收入不菲，單是一間英文夜中學，已給他帶來不少財富。不過財富並未能補償他在愛情上的損失，顯然，他到目前還是爲情所困。

老萬有理由相信，劉家傑就是這一宗名爲四個戀愛，實在是個政治圈套的統戰目標。

當左派分子正向電視界發動滲透與統戰之際，大牌如劉家傑，當然在他們爭取之列。記得在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之際，在衛星轉播的電視中，劉家傑擔任了旁白，措詞頗有不當處，老萬爲文評論，曾接到劉家傑的電話，對他的處境有所解釋。老萬對無線電視與左派的廣告關係當然了解，劉家傑無法不還就環境，也是老萬所瞭然。劉家傑肯給老萬打電話表明心迹，當然他是明白他的旁白不當，才需加以解釋的。

懸崖勒馬·三思而行

「萬人日報」記者訪問劉家傑時，他的態度似乎有點受了狄娜影响，這樣發展下去，最後可能有所轉變。因此，劉家傑今日實處於危險邊緣，不只政治上，也是對家庭方面的。

固然，一紙婚書擋不住眞正的愛情，老萬對劉家傑這話了解而同情，不完滿的婚姻，及早結束，比較拖下去是理智的做法，但如果爲了帶有政治意味的愛情而與家庭、妻女「一刀兩段」，老萬倒願借夏春秋之言，勸劉家傑「三思而行」。

在這時候回頭，並未爲晚，雖然有了家室，沒有人可以阻止劉家傑對愛情的追求，可是人生免不了有或多或少的缺憾，不可能十全十美。一個只適宜做「情人」的女人，如果硬要把她作爲「妻子」，並不一定幸福。

現在，偷偷摸摸的，偶然見見面，偶然歡叙一下，會使你不勝回味，猶如嚼橄欖回甘；但一旦她和你過共同生活，旦夕相處，觀感又會有很大改變。若干年後她又是一個「糟糠之妻」而已。

一個女人的「美麗」不可靠的，要緊的是她的「品德」。狄娜是劉家傑描寫的那麼完美、不平凡嗎？反正認識狄娜的人不少，和她有友情的很多，劉家傑何不向他們廣徵意見，然後才作出結論呢？

新聞以外



左派使用美人計向電視藝員統戰
劉家傑應及時省覺勒馬懸崖

家人傑

轟動一時，由李志中仰藥自戕引起的「四角戀愛」，內幕公開，已越來越明顯，這不過是一個左派在電視界的統戰陰謀，向劉家傑佈下圈套。幸而劉家傑還沒像李志中那樣緊緊被套住，但身處危險邊緣，必須勒馬懸崖，否則粉身碎骨，猶如吞服八十幾粒安眠藥丸自殺一樣，必「死」無疑！

兩個活寶．左口魚也

無線電視「蒙太奇」節目，由過氣脫派明星狄娜主持。在螢光幕上的狄娜，口才很好，節目處理也不錯，但這節目常常引起觀眾不良反感，因爲替左派宣傳太過露骨。在她的推介中，所有左派電影、大陸樣板戲、紀錄片，沒一部不偉大，從來有讚無彈，吹捧得十分肉麻。本刊經常收到讀者來信，反映意見，無不對狄娜的宣傳表示憤慨。

當然，狄娜在這節目裏只是「出把口」，她措詞的內容，另有策劃之人。這個人是編導者李志中。李志中在電視界本藉藉無名，只是在鷄精廣告中出現，有些觀眾稱之爲「鷄精藝員」。後來他薄凱悅酒店副經理而不爲，進入電視圈內，且適應潮流地一變而爲新潮打扮，觀眾對他印象奇劣，說的「幽默」話常常肉麻當有趣。

他和狄娜「共同」主持這個節目，已成爲眾所共認的「專替中共塗脂抹粉」的宣傳節目。究竟是李志中影响了狄娜；抑或狄娜影响了李志中，局外人很難得悉。只知道他們已不只一次回歸大陸，返港之後，還借記者之筆，大做宣傳工夫。自由人士對這兩名爲虎作倀的統戰藝員毫無好感，這兩個活寶偏喜歡製造新聞，把醜聞視爲榮耀，眞不知人間有羞耻事！

維他命丸．吃不死人

他們的「新聞」，不斷在報上出現，且都是哄動一時的「大新聞」。

狄娜宣告破產的新聞沉寂不久，李志中吞服八十幾顆安眠藥丸「自殺」又成爲若干報紙的頭條新聞。可是李志中雖吃了八十幾顆藥丸，只有極少數是安眠藥，其餘是維他命丸云。維他命丸當然吃不死人，獲救後他卻裝瘋，送入神經病室。現在一切恢復正常，螢光幕上又見到這個「傻仔」了。

這一宗「純情」活劇，至此本該閉幕；可是在一本內幕性的週刊中，卻不斷爆出內幕——李志中之自殺是爲了對劉家傑的「橫刀奪愛」不滿；劉家傑自作多情，拋棄糟糠之妻，與狄娜「戀愛」。這一連串的報導，使劉家傑吃不消，終於發表了「自白書」，指出不斷對他挑撥、攻擊的是「才子某公」，這個「才子」一廂情願地戀着狄娜，而狄娜實際是對他「一往情深」。

從這自白書的線索，「萬人日報」記者深入調查，知道所謂「才子某公」姓韓，乃是我們新聞界中人，他最偉大的「才氣」表現，是在一則「打砲新聞」中。

政治色彩．越來越濃

我們調查所得，知道這「韓才子」是關鍵性人物。因爲李志中、劉家傑對狄娜「用情」，情是控制不了狄娜的；「韓才子」除了情之外，還有思想控制，因此，在這宗「四角戀」中，他成爲狄娜的幕後策劃人。四角戀演變到這階段，已完全變質。愛情成份越來越淡，政治色彩越來越濃。

我們有理由相信，李志中的服「毒」「自殺」，劉家傑的被揭發隱私，迫得離家出走，「韓才子」對他窮追猛打，劉家傑「自白」還擊，至老萬執筆時的狄娜自白書，一切過程有計劃的，不單純是三角、四角戀愛那麼簡單。整個過程，就是一個政治圈套，可惜功敗垂成，劉家傑在美色誘惑下，在種種壓力下，還沒有落入圈套，也許，這是設計的人意想不到的吧。我們沒有證明「韓才子」是統戰頭頭，但憑他過去的歷史及今日的所作所爲，可能，他就是背後控制娜狄的人；狄娜成爲他們在電視界搞統戰工作的工具。以狄娜的天賦，應付男人的功夫，要在電視界中大展拳脚，易如反掌。在螢光幕上，劉家傑給我們的印象是高傲的、莊重的、嚴肅的，誰想到他會狂戀狄娜到這麼程度，狄娜獵取男人的心，功夫如何老到，可見一斑。

一經控制．難以自拔

當然，要在電影、電視界搞統戰，不是一兩個人的單獨行動可以成功；除頭頭外，還有很多馬仔；頭頭之上，也有太上頭頭。



一樣米吃百樣人

俗語說：「一樣米吃百樣人」。意思是指人都吃一樣的米，而其中卻有好人和壞人之分。在芸芸眾生中，特別是香港這個社會，不少人當然也和正常人一樣吃飯，但他們卻是正路不走走邪路，更有些人的行爲簡直不能用常理去推斷，所做出來的事眞正是莫名其妙！

一個投機的「名女人」

香港有個「名女人」，最近因鬧多角戀愛，艷名更大，似乎已成了「酒飯茶肆閒談的好話題。她——這個「名女人」，過去當過無戲不脫的明星。出名後，各色人等不少作爲她的入幕之賓。名曰「小姐」，但已生了孩子。由於拜倒於她的裙下的人過多，自然也發了點財。後經營珠寶走私生意，因其「死黨」變心由失敗，由蝕本而破產。破產前她還對中共「認同」和「回歸」一次，返港後發表大捧中共的「談話」，說什麼大陸赤化前「連一根鐵釘都不能造」眞令她「洩氣」。滿以爲用這樣不顧事實的胡說八道取得中共的歡心，從而在經濟方面得到一點好處，結果如何不得而知，但破產的厄運並未因她的「進步」而躲過，倒是事實。有個笨蛋爲了爭取她的芳心，也進大陸一次，在她破產後加力猛追，甚至以死來表示他對她的愛。另外還有一個人寧願拋妻棄子，去爭奪這個「名女人」。這個「名女人」如果不是投機份子，她不會在講解電影時專替中共吹噓，更不會扮出個「貞節烈女」的樣子，口稱某某百萬富翁追求她，利用某笨蛋自殺機會，自己往自己臉上擦脂抹粉。這和前些年牽李宗仁那隻老狗「回歸」北平送命的程思遠一樣，利用她女兒自殺的機會向社會公開他是「博士」。不要臉的人才投機，投機的人才在政治上假裝「進步」。

「向進步學生」家長進一言

俗語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但在香港有些父母卻被「愛」矇住了眼睛，在有意無意中縱容自己的孩子走上了邪路和絕路。

香港有個「學生」叫作徐漢光，在取得「李光耀獎學金」後前往新加坡大學讀書。照理說：他應珍惜時光，並充份利用取得獎學金的良好機會，專心求學，以便將來爲社會造福。可是，他在新加坡卻從事什麼「學生運動」，終於被新加坡當局發覺，以「在新加坡參加政治活動」等事實作爲理由，勒令其離境。可是他卻在新、馬等地躲藏九個月之久。遺憾的是在他回到香港後，並未後悔於自己誤入歧途躭了求學的寶貴光陰，更未覺悟到所謂「進步學生」只是充當野心家的馬前卒。還口口聲聲說什麼「爲人民」、「反迫害」等等倒打一切的無理和無知的政治高調。試想：新加坡當局就是再低能也不會用金錢請人來「革」自己的「命」。迫令離境可講民主之至，自由之至。若在中國大陸上這樣青年亂說亂動不殺頭才怪。

像徐漢光這樣的「學生」，在香港雖然不多，但總有那麼一小撮人。他們「無事不反」，只是不反毛也不反共。大陸上來的一個小頭目放個屁，他們也會說：「香」！本來嘛，青年人好勝心強，喜歡搞一些「夠刺激」的活動，所以，不少人在不知不覺中走上了絕路。問題是：這類「進步學生」的家長——特別是像徐漢光這類「學生」的父母，難道自己子女的行爲眞的一無所知嗎？如果知道爲什麼不及早制止呢？要知道：充當左派人士的貓腳爪絕無好下場，有些人滿腦子「革命情緒」，結果被利用犧牲了，可自己始終不知道怎樣死的。

可悲的好吃懶做青年人

日前，一個李姓旅居荷蘭華僑被綁架，索欵二十萬元。但旋即被警方破獲，逮捕了幾個參加綁票的嫌疑犯。據報紙報導：其中多數是從大陸逃來香港不久的年輕人。新由大陸逃來的青年人，多數是曾經參加「造反」的紅衛兵。紅衛兵，這是一個多麼令人憎惡的名詞！

從大陸冒險犯難逃到香港的大陸青年，應該珍惜自己用生命換來的自由，同時，用所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沿着正路謀求發展。可是，所謂「生在紅旗下，長在新社會」的年青一代，卻多數擁有「好吃懶做」這個特點。當然不能說沒有好的，但比較而言，經過「毛澤東」的「武裝」，實在是令人有種「敬鬼神而遠之」的心理。還有一點，多數青年人逃亡的主要目的在於「改善生活」，他們根本就不反共。在「改善生活」的慾望下，自己又不肯付出辛勤的代價，作「無本主義」——打刼，綁票等等行爲，似乎也就成了「捷徑」。這眞是可悲的一代！然看問題還要全面一些，也就是說他們是受馬列毛毒害的一代，責任也不能都要他們去負擔。怎麼辦呢？看來，只有徹底反共，把共產黨消滅掉才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一三(新116)期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一三(新116)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九月廿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一四三期 新116期）



「反了！反了！」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懷鄉

雪梨　蘇伯楷

別久相思事必然，舊邦文物惹情牽；
秦淮古月今猶亮，山海長城近可堅？
塞色愁看離隊雁，秋聲怕聽曳枝蟬；
眼前薄暮滄江合，不見來舟但見烟。

慚內

前人

未遂功名一腐儒，十年燈下枉攻書；
勞多著破青衫服，愁重催添白髮鬚。
卅載拋家情倍愴，五更歸夢意先驅；
他朝異域埋殘骨，未審卿卿流淚無。

喜聞天道

前人

低首神前禮拜之，涕零感德頌新詩；
得聞天道眞奇福，從此懷歡不抱悲！

南歌子 贈庶幾樓

劉祖霞

春到鶯歌巧，花開蝶舞忙。勸君且惜好時光。莫遣無端煩惱攪柔腸。　座上朋情洽，樽中酒氣香。大家談笑共傾觴。須信醉鄉寬大勝仙鄉。

虞美人 雙星節觸懷

封淑英

相憐不許長相聚，魂夢都難遇；天河誰爲鵲橋塡，得以時時飛到所歡邊？　仙凡苦樂原無異，別緒心常繫，相思捱透未相親，恨煞盈盈一水隔伊人！

夜坐抒懷

台北　戴文復

破窗蕉雨送蕭蕭，乍動秋聲起寂寥；
不寐眞難天共醒，積愁無計暑仝消。
算來短夢贏先覺，見慣衰桐警後凋；
顧我飄零心疾重，何堪滄海問歸遙！

谿山梅雨 調寄——梅子黃時雨

何敏公

時節清和，漸梅熟晝長，春事纔了。乍幻作奇峰，夏雲天杪。無定陰晴驚驟雨，秀姿草木明林表。清溪繞。一角遠山，遊轡多少。嬌小。枝頭雙鳥。似輕妝浴罷，同唱新調。對瀑布千尋，潭深崖峭。閒步猶嫌幽徑濕，夕陽還向前村照。舒吟嘯。變遷有誰能曉。

「詞」荷叢晚棹 調寄新荷葉

何敏公

雨歇春歸，晴空荏苒斜陽。一勺清波，晚風吹送生涼。霞標遙影，渾欲醉，十里飄香。衝萍拂芰，半灣煙水蒼茫。　獨泛扁舟，蘭橈輕漾浮光。傾蓋相逢，黃昏弄影橫塘。無言玉立，悠然夢，欲妒宮妝。含羞脈脈，柔情藕斷絲長。

又 調寄南歌子

蕭勁草

杏靨飛紅暈，蛾眉湧翠螺。褰裳剗襪更婀娜。試看分明仙子步微波。　豔影隨舟逝，香風拂檻過。夕陽照得玉顏酡。且聽吳姬高唱採蓮歌。

又 調寄浣溪紗

季子

雨入殘春碎綠塘。鴨兒報道水翻涼。笑他詞客爲荷忙。　淹旅爐峯忘老大。夢游玉井且譸張。雲邊泛月醉紅芳。

又 調寄泛清波摘徧

劉雲閣

薰風却暑。水國招涼，一葉引人香裏駐。殘蕩萍牽荇，驚起酣眠並棲侶。儘容與。映陽絢錦，野水迴光，如此晚晴能幾遇。帶村煙，幾許投林迅飛羽。　蟾光吐。三五披襟酒徒，一曲勞歌漁父。眞悟人生未有涯，遣他箕踞。小腰舞。彈拍水珮有情，勻妝黛鬟添嫵。宜趁宵良月好，肯言歸去。

又 調寄一斛珠

潘學增

一池吹皺。晚風習習遊踪又。輕划小艇勞纖手。撫景清歌，肯落他人後。　荷花深處偕良友。接天蓮葉如張繡。鴛鴦驚起難留逗。山抹斜陽，泊棹垂堤柳。

「詩」荷叢晚棹

梁朗秋

翠蓋青莖扇晚涼。端宜載酒向陂塘。
放舟豈爲菰蒲秀。把盞偏憐菡萏香。
漫擬陳風歌古調。試裁楚服作時裝。
超然自有凌波境。待月芳洲一葦航。

又

朱敬安

向夕移舟敞短篷。輕風遲浪碧荷叢。
花烘人面紅於醉。葉亞波公翠欲融。
領略暗香浮水殿。推敲好句入詩筒。
停橈小憩清涼境。忽憶西湖六月中。

又

衞燕山

十里橫塘一葉舟。遲君醉下夕陽樓。
迎橈浮碧旋開合。出水新紅半放收。
得趣欲尋西子去。論交當與六郎遊。
田田漠漠知何處。泛入涼雲覓並頭。

又 廻文體

邱㙺

茶香品後賞心同。共客閒遊趁晚風。
花好悅人過竹蔭。月涼窺櫂泛荷叢。
蛙鳴有伴春而夏。蕊放齊開白亦紅。
誇炫者鴛盟對對。斜橫暢泳戲西東。回讀

又

賴定中

新晴涵暮靄。盪槳綠雲中。
唼唼魚翻水。田田葉撼風。
流連忘遠近。轉折復西東。
時見文禽戲。銀塘月一弓。

又

蕭亮君

漣漪一鏡澄。泛棹情何極。
綠蓋漾風光。紅衣涵日色。
心隨止水平。意共游鱗得。
把酒送斜陽。歸途群籟息。

贊唐鄉丈卜居近鄰

董希潛

果遂依仁願。過從路不賒。
大舖期祀竈。小隱欲懸車。
仙有居樓好。賓須入幕佳。
忘年吾豈敢。師表在東家。

查老闆・這回你又錯了！

——嚴正

查老闆，久違了！記得年前你「回歸」台灣，「認同」一番後，寫下了一篇洋洋數萬言的大作，「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內容極盡貶台媚共之能事，例如提到工程偉大的石門水庫時，就說在大陸時曾見過更大的水庫，講及金門的街道清潔時，就捧出廣東佛山的街道更清潔，批評台灣新聞、言論、人身的自由是相當有限度時，就不敢把中共拉出來比一比，反攻大陸說是台灣厚誇吹噓，解放台灣說是中共有自誇的權力，諸如此類，還有許多，實難盡舉，總括一句不外是強詞奪理，是非倒置，企圖使讀者認鹿爲馬，信晒佢話，可是隻手難以遮天，心明事理的大有人在，結果，弄到罵聲四起，怒評潮湧，背情悖理的謬論，被逐點提出來，駁得體無完膚，當時，區區也有一文刋本雜誌總第三〇二期，要求查老闆解疑釋惑，在圍剿圍攻之下，形勢一片大壞、不是小壞、而且越來越壞，查老闆和他的一撮應聲蟲，只得虛幌一招便落荒而逃，輸到一洞都冇。

所謂君子不二過，就是因爲他能夠從失敗中吸取教訓，不會再度觸犯同樣的錯誤，可是查老闆卻不能從他的失敗了解到群眾的眼睛是雪般亮，事實終歸是事實，不是幾句花言巧語所能歪曲，同樣的錯誤竟然會再度發生，同樣的失敗，當然會再度來臨。

最近台北的空難和西江的水難連接發生，查老闆故技重施，發表了一篇對台灣則一啖砂糖一擔屎，對中共則一碗蜜糖一滴屎的社評，評論雙方事發的起因和事後的處理，先拿事發的起因來說，台灣官方的公報是天氣惡劣、機司判斷錯誤，中共方面，至今仍未公佈，但根據刼後餘生所述，當時水漲流急，船上沒裝上夜航燈，載客超額，查老闆既不看台灣的公佈又不聽親歷其境的人所申訴。

更沒有其他可靠消息作根據就硬着說：「台灣民航對於安全措施，班機設備，仍是缺乏嚴格的管制和檢查。」又說「重視安全，是大陸交通運輸事業的最大特點：：：西江客輪相撞造成傷亡，並不表示大陸的交通，有巨大缺點：：：」其實，雙方都有錯誤，都有缺點，否則，慘劇絕對不會發生，使我覺得奇怪的是，西江水難並不表示大陸的交通有巨大缺點，而台北的空難卻可表示台灣仍是缺乏嚴格的管制和檢查，眞是百思不得其解！

查老闆「在台所見、所聞、所思。」曾經說過，「在一切問題上都力求忠實而客觀。」難道這就是所謂「忠實而客觀」。談到事後的處理，台灣當局，慰傷卹死，調查原因，迅速將事情始末讓大家都知道，至於大陸方面，除了讓死難者親屬認屍外，遇難經過，死傷名單，撫卹賠償，至今仍未分曉，查老闆在無法歪曲事實情況下，對台灣只得依事直說，對中共則避重就輕，只說中共當局似乎忽畧了香港居民關心親友旅途的安危，直至十天後才簡單透露一些消息，未免太遲了，先來一個「似乎」，再來一個「未免」，就此了結。

前一篇媚共大作，結果只不過惹來一頓臭罵，今次這篇社評所引起的後果，就沒有這麼簡單，據認屍歸來的親屬稱：「所撈得的屍體，衣着全被剝去，擺在碼頭，任由日蒸雨打，令人慘不忍睹，但查老闆竟然說：「善後工作做得很好。」這樣講法，無異在死難者的屍體上，重重地加踏幾腳，將來有何面目見死者於九泉之下。查老闆清夜撫心自問，能無愧乎，不過，我恐怕查老闆撫到天明也撫不着，最好還是賣段找尋失物的告白，把遺失了的「心」尋回來。

學校八字開，麻煩有錢別進來」的市儈辦學校迥然不同……

有人喜用這句話來形容教書匠：「照亮了別人，毀滅了自己」，果眞如此嗎？筆者認爲不見的吧。問題在於如何去「毀滅」自己？一生中掛着「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光榮稱號，但在教學中敷衍塞責，得過且過，碌碌無爲「毀滅」自己好呢？還是盡人生的義務爲教育桃李滿天下而貢獻力量去毀滅自己好呢？兩者必居其一。

自古以來，沒有長壽不逝的人物，我看當教師的如果把眼光放長遠一點，在教育工作崗位上能做到「誨人不倦」，努力培養學生的高尙品學，而又像偉大作家魯迅所談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那麼此種「毀滅」自己是無尙光榮，眞是何樂而不爲之。

在這複雜的社會裏，要把一所學校辦好，要有認眞負責的全體教職員工肯爲教學而出力，眞是談何容易。

過來人

宗教信仰雖然自由
但過份迷信也不好

編輯先生：

人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這種觀念幾乎已經不可破，從來也沒有人對「宗教自由」產生懷疑，這已經是被認爲是天經地義的事。我不反對任何內心的信仰自由，然而對於放任各種宗教活動自由地進行的政策表示懷疑，我不一定是提倡「無神論」，然而站在社會、經濟、教育、文化與環境等立場來說，我希望開始有人認眞地檢討「宗教自由」。

從五四運動以來，多少人在爲「破除迷信」的努力，可是，一切的努力都在「宗教自由」的壓力下付諸東流。小孩子在學校的課本讀到不可迷信，然而在家中、在街上、在戲院裏看到父母親在燒金銀紙，看到「齊天大聖……」看到「中元節」的熱鬧場面，看到各種各樣的鬼怪電影。那學校所教的一點點還能在他的腦海中佔有什麼位置?將來他長大了，還不是依樣葫蘆地拜天、拜地、拜月亮、拜石頭、大樹……這些，對我們的社會到底有什麼好處？

無可否認，大多數的宗教的起源都是勸人向善，在時代的要求下產生與擴大流傳。可是，經過多年神棍們的歪曲之後，到今日已變成千奇百怪不倫不類的東西。甚至連「孫悟空」這種小說中的虛構角色也有人大拜特拜。基本上我尊敬我們的法律，信仰自由，因此，我也不想在這兒一一指出各種迷信的事。我也不知道世上是否眞有鬼神，那若眞有神，誰才是眞神？是如來佛？是阿拉？還是玉皇大帝？諸神間到底是和平共處呢？還是像人間這樣勾心鬭角，你爭我奪？太空人已經上了月球，還有人點香拜月呢；大有你上你的月球，我上我的廣寒宮。今日治河，移山倒海的工程到處進行，眞不知山神、土地公、海龍王等要容身何處？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至少有一百日有人在拜各式各樣的神，這些除了讓神棍們，大家飽吃暢飲一番，還剩下什麼？眞能保祐平安？

撇開鬼神之說不談，單就環境、經濟而言，燒得滿街金銀紙，紙灰、香灰隨着一陣風飄得到處都是，小販的食物，家中的桌椅地板，都是這些討厭的東西。

我深深覺得，「信仰自由」是應該被尊敬的，然而信仰而舉行的種種所謂「宗教活動」卻是應該被控制的。如果我們深入地去了解我們這些所謂「宗教的信仰者」，你會發現許多笑話，有很多人天天燒香拜神。卻對佛道二教分不清楚。也許有些人初一十五到廟裏進香，星期天再到教堂裏活動。中元節大吃大喝，聖誕節也同樣大吃大喝，這就是大部份新加坡人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若已發展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麼價值。

淵滄上

毛松年作報告
團結海外僑心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毛松年，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中，以「團結僑心，堅忍圖成」爲題，提出報告。

毛松年在報告中，曾說明一年來的僑務工作與今後發展方向，以及他最近赴海外宣慰僑胞的經過。

他特別強調：越南、高棉歸國難僑的救助工作，由於政府有關部門通力合作，至七月底止，難僑均已妥善安置完畢，圓滿達成任務。而難僑在台親友、同宗、同鄉，也自動協助政府接待收容，尤屬難能可貴。

中央常會對於毛松年所提報告，決議准予備查。

客中重陽

台北 戴文復

金風習習透征衣，
佳節重陽歸不歸？
逋客難亡朝北望，
哀鴻爭欲向南飛。
萸花妍秀詩心悵，
菊酒香濃世味非；
膽有一番情意念，
登高俯指數崔巍。

漫咏

浮生夢已醒春婆，
鐵幕嚴扃可奈何；
良友盡隨流水散，
客愁還比浮雲多！
乘風宗慤羞言志，
彈鋏馮驩懶作歌；
漫道此生無一用，
雄心欲整舊山河。

（其二）

忍說旅居爲漫遊，
遙憐王粲賦登樓；
傷心最是塞上月，
落日空悲知幾秋！

萬人協會會刊徵稿啓事

雙十特刊定於九月底出版，敬請各位會友惠稿，並於九月十六日寄到協會，以光篇幅爲盼。

萬人協會會刊編輯部啓

忠恕與容忍

——爲馮淬帆辯——

電視藝員口才與演技可能一流，但文字與思想均有水準的，究竟不多，此中我發現馮淬帆是有數的一個，近來斷斷續續地在「萬人日報」上讀到他的專欄，看到他談抱負，有見地以及挺身批評舊同事的文章，這樣子的坦率與光明磊落，在我們局外人眼中看來很新鮮。

但是局內人的看法是一回事，局內人也許兩樣，在「電視日報」的一個專欄上，我們看到有人持異議，於是這位專欄作者開始砲轟了：

「像他以這種態度，去對付一位沒有地盤還手的舊同僚，又是否應該，很值得懷疑。但假如以一個讀書人來說，該作者如此所爲，未免有點過份。

咱們中國的讀書人，素重儒家精神，本着忠恕原則，作爲做人之道。粗粗看來，這樣的說話好像很得體，很周詳，其實冷靜的肯深入問題的本質去想想，卻滿不是這麼一回事。

須知道，一個人不平則鳴，如果他敢於公開鳴放，特別是關係到與全體市民息息相關的電視娛樂的事業，把所見所聞，甚至把本身所經歷的不公平事件一一說個明白，加以剖視、分析，只要建築在事實的基礎上，又有什麼不應該？

一個大機構每每人事複雜，握有權勢的少數領導階層，權力也越來越集中，如果權勢到了一二個野心份子或者胸襟狹窄的傢伙手上，日久自然難免出現種種偏倚的現象：

一、濫用權力——反對他的人，就給冷落、杯葛，甚至逐漸被迫辭職，因此不少下屬都變成了權力下面的犧牲品。

二、自大狂——不僅用人任事的政策上一意孤行，就是對外的關係也是如此，長遠的結果就是極端不信任人，容易發怒。甚至自大狂到以爲這個機構不可以一日沒有自己。

三、自頌自讚——缺乏基本的謙虛，以爲機構內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有過諉於他人，至少有成績係因爲自己領導有方，因此對於眞正有才幹的人，或者對於認爲可以威脅自己地位的同僚猜疑成性，也逐漸形成一個與自己臭味相投，歌功頌德的小圈子。

基於上述種種，如果一個曾在權力下面受到創傷的電視藝員，那麼長的一段時期沒有選擇志趣的自由，以及受尊重的自由，表達意見的自由，現在一旦可以有機會申訴一下，提出來過濾一番，讓更多人知道這陰暗的一面，又有什麼不好？什麼叫「忠恕」？如果對陰暗的事物不經過揭露甚至抨擊，陰暗的事物沒有可能一下子變得光明與偉大的。

「電視日報」這位專欄作者在文末還說：「我個人始終認爲，作爲一個讀書人，凡事應該以容忍一些最好，雖（『須』之誤——筆者按）知道今日之容忍，又焉能不是他日之福」？

我們看吧，原來他口中的「忠恕」，「容忍」不外是爲了要給他日留後路，這不啻廣東人所謂「識撈」之道。這清楚明白何以這個小天地裏陰暗事物總是層出不窮，就是因爲太多這樣捧着「做人之道」，斷章取義地拾取古人之訓的鄉愚吧。

人總是不平則鳴，即使說這是發牢騷，偶一爲之亦未可厚非。身居高位的人，不可能不犯錯誤，不要恐懼別人揭露，應緊記致誤之由，然後舉目向前；過去的不可追，未來的仍能爲力，從這個觀點出發，「忠恕」和「容忍」的意義更是微不足道。

馮淬帆的的演技和編劇才能曾欣賞過不止一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不良的環境的確容易戕殺了一個藝員的心靈，不過現在爲他慶幸，新的環境對他來說應該不再是一無可爲了。（轉載香港時報「文與藝」）

敏如

學生道德品質良好
歸功老師諄諄教導

編輯先生：

孟母擇隣的典故可說家喻戶曉了。我們家長爲兒女選擇學校也頗費神，因爲本港的「學店」只爲錢而不教育學生的所謂「學校」比比皆是。一座設備、環境較好，師資充足的學校；也未必是令家長放心的，原因不負責任的教師大有人在。所以說，一所好學校對於孩子的德智發展，身心健康成長是很重要的大事。

樹有根水有源，我的兒女由貪玩、不好學到勤勞勤學；由不禮貌到懂得以禮待人；都歸功於老師們的諄諄教導。

筆者爲了進一步了解此間學校爲何辦得如此令家長放心而滿意，特地深入去觀察它。

該校女校長精力充沛，待人和藹，教職員工有解決不了的困難，她都親自親爲幫助解決，她對學長和家長總是問寒問暖，絲毫沒有假情假意的作風，老師們讚道：她是我們的好榜樣。教務處的兩位年青主任和教師之間的關係有如魚水一般，大家上和下睦，精誠協作，目的祗有一個：把學生教育，培養成有用的人材。職是之故，該校教育質量不斷提高，學生的道德品質良好，這都和他們的教導分不開的。

筆者在給兒女繳書雜費時，剛好聽到如下的一席對話：

學生家長說：「我這一個孫兒兩個孫女，想在貴校唸書，他們從大陸剛來，祗懂國語，廣東話和英文全不會講，可以上學嗎？」

校務主任答：「可以，明天希望家長給孩子們做宣誓紙。至於語言不通，可以慢慢來，別急，孩子們尚小，接受語言能力強，老師會反覆給他們補習，放心好了。」

簡短的談話，說明了許多問題。

此間學校就是不怕麻煩和困難，誠心誠意爲家長和學生服務的精神，怎麼不令家長滿意而放心呢？這和「

導班子」都存有「各種重大問題」。

其中有的是在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表現軟弱的「領導班子」，有的因缺乏黨性，在團結方面表現鬆散的「領導班子」，各成員存有「船到頭車到站」的思想。還有一些是滿足於自己「貢獻不大年年有，步子不大年年走」的「領導班子」。

「述評」，又指出：北平「鐵路局」，也有十五個比較落後的「領導班子」。

又據「人民日報」八月六日報導，「徐州鐵路局」亦是一個「老、大、難」的單位，從所講「革命」到生產都處「後進」狀態，局內的共幹和工人之間，存在着思想隔閡。

該報供認「原因是分局領導，思想政治路綫不端正，資產階積派性干擾和階積敵人研壞」的結果。

因此該報叫嚷：「把這一妨碍安定團結，削弱無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批倒批臭」。

香港人多無人生目標 吃喝玩樂不關心社會

編輯先生：

在現實社會裏，由於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以及在社會環境的影响下，每一個人都形成了自己的人生態度。

有的人認爲人生正如一場夢、一齣戲。因此，他們以爲人活着就一定要盡情享榮，衣食住行，樣樣要豪華奢侈。他們的生活內容不外是賭博，逛夜總會，遊街購物，駕跑車逞威風，開「爬地」鬧通宵。他們的青春與生命，就這樣在吃喝玩樂，燈紅酒綠，狂歌熱舞中白白地耗費掉。

有的人認爲人生不過是「日求兩餐，夜求一宿」，人生一切都命中註定，所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無需過於認眞，只要安於現狀就行了。因此，他們對於自己沒有嚴格的要求，沒有進取的精神，對周圍事物的發展不聞不問，不關心社會利益，不關心周圍的朋友、隣居、同事的疾苦，只求自己以及小家庭的溫飽就算了，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每天工作、吃飲、睡覺，這種生活是多麼單調、乏味，毫無生氣。

有的人認爲生活是起伏的海洋，人就好像一艘船的駕駛員，這個駕駛員要有堅定的信心，頑強的毅力，敢於與驚濤駭浪搏鬬，更要有對航線的正確認識，對氣候風向的正確估計，才不會被惡浪吞沒，或迷失了前進的方向。他們的生活是嚴肅、活潑、認眞的。他們關心社會利益，像積極參加社會福利活動，他們堅持樸素、節儉的作風，不從事無意義的物質享受。他們知道生命的短促與可貴，因此，非常珍惜時間，爲了增進知識，提高自己爲社會服務的能力，他們不間斷地學習、鍛鍊自己。

第一種人生活態度是自私的，甚至損人利己的。他們平日揮金如土，窮奢極侈，這種表現，不但浪費了社會的財富，也給社會帶來了不良風氣。由於玩樂慣了，享受慣了，一旦入不敷出，他們就會欺騙公欵，盜竊財物，破壞社會安寧，這種人，是社會的寄生蟲，是建設的破壞者，是人人厭恨的對象。

第二種人的生活態度也是自私自利的，他們對社會沒有積極的貢獻，他們把「宿命論」作爲人生哲學，一切由命運去安排，自己沒有一點主見。如果我們的社會中，太多人抱着這種處世態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將是冷酷無情，沒有仁慈友愛的精神流露，社會也不會急速變化，生產更不會發展。

第三種人的生活態度是積極向上的，因爲個人是社會組織的一員，不能離羣獨居，人人必須對社會作出積極的貢獻，以延續社會的生命，正如一個偉大的科學家說過：「我們不可等待自然的恩賜，應該向自然索取」。因此，他們辛勤勞動，創造社會財富，帶來了社會的文明。他們有志氣、有理想，不論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都是有的放矢，也就是不受環境支配，而是改造自然，支配環境，主宰自己。

在我們這個努力進行建設，爭取美好生活的社會裏，明顯的，如果我們抱着有一種享受人生，損人利己的態度，是違反社會利益的，是不正確的；如果我們抱着第二種只求無過，不求有功，安份守己的消極態度，是對社會沒有幫助的，也是不對的；只有樹立第三種的人生態度，「人人爲我，我爲人人」，才是符合社會利益的。

在進行建設工作的艱巨過程中，我們正需要大批有理想、有冲天幹勁，不計個人得失的人們。

人生態度就是對「人活着是爲了什麼」的看法，**這是一個關係個人前途的原則大問題，一定要認眞處理**。特別在今天，我們的**社會裏，正**瀰漫着一股歪風，許多青年人**追求**輩鬆高薪的職業，怕日晒雨淋，怕吃苦流汗。這種好逸惡勞的思想，將會動搖我們經歷艱險建立起來的基業。所以，我們一定要徹底剷除這股妖風邪氣，使年輕一代樹立正確的人生態度。

凡夫上

香港主教胡振中參觀四海一家社

社員眾多之「四海一家」社，日前假香港謝斐道梅江飯店，歡宴主教胡振中博士。出席者有社長曾憲光，副社長黃虞興，及該社首席名譽長吳沐先，名譽社長曾水成名譽顧問黃超聲，台灣分社負責人張戈文等多人。

胡主教博學多才，敦厚隨和，談吐雅典，給整個宴會帶來融洽歡樂氣氛。宴會結束後，胡主教在該社領導人陪同下，再往高士打道二七五號海都大厦二樓B座「四海一家」社參觀，對該社服務精神，極表敬佩，並攝影留念。

他國來支持，那是支援我國政府。美國介入南韓，而使自由有一席地，實際上是「干涉」韓國內政，但出發點是好的，故此我贊成。但高棉事件出發點是邪惡的，故此我不贊成。

自由世界反共，應腳踏實地，決不能用共黨那一貫潑婦，瘋狗的姿態，也不能用「反共八股」跟敵人鬭爭。蔣公深明此理，故提出「莊敬自強」，莊是莊重，敬是自敬敬人。國民能莊重自敬，國家富強指日可待。

鄙人反共，非氣血之爭，共黨與我沒有親仇，而只有國恨，吾人等反共亦應明理，勇猛而不可暴戾。共產黨所作所爲，不合仁義，故吾等反之伐之。但我們更應自我檢討。若果國府侵略他人，我亦不留情。故此美國亦不例外，這並非盲目攻擊。況且一撮人並不能代表美國。「百萬人委員會」在美沒有地位。華萊士亦不受歡迎，你叫我怎能因一小撮有高見的政治家而放棄批評美國呢？

古、袁兩老（鄙人只有二十四歲，對兩位老前輩當尊稱之）指責在下散播悲觀言論，實大錯特錯矣。我之「美國最大恥辱」只是上文。我本擬再寫一篇「中韓應合力建造核子武器」，奈何萬人雜誌社論已先一步發表觀見，與鄙人不謀而合。更要補充的，就是大量的核子武器，可以壓制蘇俄於我反攻時不敢混水摸魚。拙文本着正反作用，希望刺激朝野，向自立更生更進一步，爲反攻復國鋪路。希望讀者們不要誤會。

在此，我很感謝袁、古兩位前輩給我批評，使我有機會澄清誤解，鄙人在萬人雜誌曾寫數篇短文，反共意志鮮明。（計有「天理不可違」、「批孔勿裸跑」）。希望讀者諸君不要把我當作老任和老石的同路人，余則感激不盡矣。

（李文浩）

准非英聯邦醫生掛牌 向市民提供廉價服務

編輯先生：

社會事務司宣佈非英聯邦醫生可在港執業，說明當局已意識到舊的法制已不適應今日的社會環境了，所以必須改革才能跟上時代步伐，但必須經過「考試」及十八個月的臨床「實習」後方可註冊，這不能不使人懷疑當局解決問題的誠意，作爲納稅的市民試就這一問題發表一些看法。

非英聯邦醫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來自大陸和台灣的中國醫科大學畢業生，所以非英聯邦醫生問題實質上就是中國醫生問題（以下均稱中國醫生），他們在中國的醫科大學完成五年以上的醫學訓練，學習中國人的生理解剖病理組織疾病規律特點及各種治療原則常規……等等。畢業以後在醫院當一年的助理醫生之後才轉正式住院醫生。他們在醫院參與日常醫療科研教學等等實際工作，從普通病人的診治，重危病人搶救，大小手術的進行一直到指導實習醫生工作，總之他們從一進醫大一直到擔任醫生工作完全和港大醫學院一樣，因此他們的醫術和醫德是完全可以信賴的，換句話說中國醫生的質量和水準完全適合在香港地區行醫，以下幾個實例也足以證明之。

一、不僅本港居民乃至世界各地華僑及一些外籍人士前往大陸和台灣檢驗身體診治疾病的與日俱增，假若中國醫生的質量和水準不行，又何以解釋往求者日眾呢？

二、在本港社團當主診人的中國醫生十幾年來爲數以萬計的市民健康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遺憾的是他們的工作由於受到某些人爲的不合理的限制和歧視而不能完全發揮出全部作用。

三、在港大醫學院任教的中國醫生能培養出可以掛牌行醫的香港醫生，奇怪的是他們自己不可以掛牌，當局大概深受達爾文進化論影響而把進化論用之於此吧！卽新的總比舊的行，下一代比上一代行。

四、澳門執行對中國醫生開放的政策，允許中國醫生掛牌行醫，這是明智的和有遠見的政策，無疑的，它對澳門市民醫療事業起了積極的作用。

無可否認，質量和水準是有參差不齊的，無論那一個國家或地區同一行業中的人的技術水平都有上中下之分，香港也不例外，但技術質量和水準是隨着資歷和工作時日的增長而不斷提高和充實，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不了解這一點，不顧事實眞像，高喊中國醫生質量和水準不行的人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幼稚無知。

希望當局合理解決中國醫生問題，設立小組進行審核甄別，條件是：

一、有正式的中國醫科大學畢業證書（五年或六年制）。

二、參加臨床實踐工作不可少於五年。

證據確切符合以上兩條件的就應給予在本港地區掛牌行醫的權利，如果有必要可以分批輪換到政府醫院服務一至二年或組織醫療隊到居民點輪迴醫療向市民提供廉價服務。

針鋒相對

大陸鐵路局一團糟 紀律鬆弛邪風上升

大陸二十個「鐵路路局」中，有半數以上的單位，「因鬧資產階級性，不講路綫不顧大局，搞分裂，紀律鬆弛，歪風邪氣上升，在客貨運輸支援農業，支援鋼鐵生產和對外貿易等方面均未完成任務。」

這是中共「新華社」記者在七月二十八日發表一篇「述評」中揭露的事實，並供認，中共現在大陸路系統，開展「整風運動」，發動其「黨員」和所講「羣眾」對各路局、站、段的「領導班子」中的幹部，提出激烈的批判。

「述評」中說：成都「鐵路局黨委」，曾對該局轄屬的二十個站、段進行檢查，發現各站、段的一級「領

蚌徐蚌會戰結果，國軍主力損折大半，蔣總統一身繫天下之譏謗忍辱為國，委曲求全宣告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務，由此大局頓失重心，予士氣民心以莫大之打擊，使共軍氣焰高張，和談決裂後，共軍乘機渡江南下，不及八閱月，整個大陸錦繡河山，卽全部淪落為鐵幕矣。

政府播遷廣州後，三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為追念忠烈，特頒發褒揚令，文曰：「陸軍中將第二兵團邱清泉，秉性忠貞，夙嫻兵畧，歷綰軍符，經抗日勦共諸役，所在立功。本年一月間，徐蚌之役，督部苦戰，屢挫兇鋒，不幸師次永城，身陷寇陣，自戕成仁。緬懷往績，軫悼良深，應予明令褒揚，用彰忠烈。」

蔣總統復行視事後，復頒發旌忠狀，追贈陸軍上將，狀紙上且英印白色「功在民族，榮及子孫」八大篆字，並明令入祀忠烈祠；及政府遷台，除對其遺屬眷顧甚隆外，復就裝甲兵學校所在地，命名為清泉崗，藉誌永念。

（全文完）

萬人意見

海外僑胞反共應腳踏實地 「反共八股」不能戰勝敵人

留美青年作者李文浩答古鶴翔、袁暘照信

於四二〇期萬人雜誌拜讀袁、古兩先生合撰大文，對拙文「美國最大恥辱」頗有微詞。其指責不無道理。二位先生言中不難見到二人反共之堅決，實令鄙人萬分敬仰。惜無緣萬里相隔，未能一會，至感遺憾。故特為文一答兩先生之批評。

鄙人生於香港，幼未讀聖賢書，故最易受共黨毒害，幸余有父督束，自余識字以來，莫不仰望古聖之風，故余刻刻以文天祥遺言以自戒。其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有義盡，所以仁至」。仁義乃天地之經，家國之緯。故吾審度事理，皆以仁義為出發點。

吾撰寫「美國最大恥辱」一文，實仍心情沉痛之時。吾曾寄望美國為我反共先驅堡壘，故無時不在檢討美國之國策。我朝野盡是忠貞之士。今已日漸國勢昌盛，惜地小源缺，欲成復國大業仍需盟友作有限度之支持。美國為我二次世界大戰時盟友，同患難之餘，故現仍為我朝野所倚寄之戰友。故「美」之一舉一動，莫不對自由世界有嚴重的影響。

美國處置高棉之策，欠缺大國丰度。以國與國（非從共黨與非共黨）而論，美國無異以大欺小。余論「馬拉奎」事件，曾曰：「雖然受害的是棉共，不值得我們同情」，但美國之不能守仁義，以大壓小，若非恥辱，又是何耶？美國自「馬」事件發生後四十八小時內未曾確實向國人報導「馬」商船之正確位置，瞞騙國人，何解？既知高棉戰事高漲，又因何進入高棉領海？（讀者不妨購一地圖，看一看去星加坡要否經通島以北之海峽。）古、袁兩位先生要知道，美國自始至終都未曾坦白交帶高棉事件之眞相。為高奎事件，美國損失四十八人。美國人事前衝動，事後反省，現在已無人想提「馬拉奎」事件矣。吾人常與校內青年討論，亦多言下有羞慚之言。福特總統的聲望，由起反跌，近日民意測驗，一再降至百分之三十八。「馬拉奎」事件被一部份人列為遠因之一。瘡疤不宜以掀，故美國人亦決淡而忘之。

觀近日美國國策，令鄙人嘆息，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美國無甚表示。如今以色列有可能被逐，美國則聲嘶力竭，誓與以同進退。這無他，美國內政被猶太人操縱，故而自私自利。以色列不過是會員，但吾國為永遠會員，屬創辦國之一，美國何解待我們如此？這是待盟友之道乎？

至於不能與共產黨談仁義，我覺得不對。我們不但要與他們講，若他們有違仁義，我們更要伐之，務除之而後安民。

南北越之戰，法理上根本一場胡塗。因美國自始至終未曾向北越宣戰，故此大多數美國人覺得是不合法。（後來轟炸北越也因此而放棄。）但若退一步來說，北越仍南越合法領土，若得南越國家元首批准，又當例外。但誰又是越南合法領袖？

故此南越實不能與高棉事件一概而論的。高棉是高棉人的領土，海是高棉人的領海，我們可以不承認高棉共產黨是高棉合法政府，但不能不承認通島是高棉的領土。更而為了尊敬高棉人民，更不能侵其領海，姑勿論是龍諾當政還是共黨當政。

袁、古兩位先生批評鄙人說：「根據李文浩的觀點，美國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也是『干涉內政』了。」吾未嘗有此說，亦不知從何說起。況且「干涉內政」之好壞，因人、事、物、時之各不同而定。若我國民皆希望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徐州會戰時，黃伯韜兵團被圍於碾莊，邱將軍奉命馳援，全力以赴，苦戰週餘，殲共軍逾萬。不幸宿縣失守，徐蚌告急，黃伯韜受困自戕殉國；而黃維兵團復被困於雙堆集，津浦鐵路已被切斷，徐州形勢處於孤立，終於奉令轉進，兵次蕭永地區，爲共軍層層包圍。

時值嚴冬，氣候惡劣，連日大雪紛飛，士兵饑寒交迫，飛機空投困難，彈盡糧絕，無物果腹，燃料無着，雖面臨山窮水盡之境，邱將軍仍每日親至前線指揮，故士氣始終旺盛，陣地屹立不動。

三十八年元旦，在空投新聞中，帶來總統引退消息，予前線官兵莫大打擊。是夕，邱召開重要幹部會議，以嚴肅語氣告誡部屬說：「華北已入共軍手，長江不足阻敵，國家存亡在此一戰，此種責任落在吾人肩上，本軍官兵應抱不成功便成仁之決心，奮鬭到底，方能殲滅共軍以報領袖。」

次日，晴空萬里，杜聿明兼司令官與國防部約定，先空投糧食三天，使官兵先恢復體力，繼而再空運彈藥兩天，預計十日以飛機百架，實施協同突圍作戰，詎料此一最機密情報，復爲潛共軍獲悉。

不意六日晚，共軍卽開始全面攻擊，集中優勢砲火，發動人海衝鋒，並發射燒夷彈、烟幕彈掩護，向國軍全線猛撲。各軍損失綦重，八時許杜聿明將軍召集軍長以上將領，下達命令突圍。

七日晨，邱向兵團部彭徽秘書暗示其最後意圖，囑擬呈統帥電，意謂「戰局惡化，大勢已去，報効有心，挽回乏力，現正作最後奮鬭，以盡天職，伏維珍重。」稿成呈閱，僅批「可」一字，惟未及發出。

北風怒號，黑夜如漆，疲困、饑餓和寒冷，同時向戰地國軍將士侵襲。九日，第二兵團移至陳官莊，是日傍晚夕陽餘暉中，邱清泉與杜兼司令官在指揮所背牆而立討論軍情，神情嚴肅，面對列列缺彈大砲，似興無限慨嘆。

斯時，槍砲聲吁吁隆隆，共軍直趨陳官莊，情勢危急萬分，邱將軍一面指派副官尋覓第五軍熊笑三將軍，一面令特務阻擊，未及一小時犧牲殆盡；共軍已衝至指揮所照壁處，全部衞士憑此土牆抵抗，狀至激烈。

邱以時機已迫不及待，急請杜兼司令官卽速離去，擬赴張廟堂周朗之第二百師陣地，以便召集整隊外衝。杜聿明以腎病復發，行動不便，猶表遲疑，立卽命擔架護送。當步出指揮所時，適值共軍砲火熾烈，硝塵蔽日，彼此頓失連絡。

翌晨二時許，邱將軍率副官衞士在張廟堂途中，共軍如蟻衝進，我軍陣線大亂，砲彈交織猶如密雨，聲震雲霄之似地之裂，似山之崩。面對情勢，知事已無挽救，仰天長嘆曰：「我奮戰二十餘年，原爲國家求獨立，爲民族伸正義，時至今日，唯有一死以報國家暨領袖耳。」並顧左右說：「我死迅卽秘密掩埋，勿令共軍辱及我身！」語畢轉身面南，舉隨身自衞手槍自戕成仁，時爲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凌晨三時十四分。一代英豪，百戰健將竟與世長辭，忠烈殉國，永垂史冊矣。「頭經刀砍方爲貴；尸不泥封骨始香。」此乃其親懸聯語常丹室中自勉之句，其孤忠亮節，碧血楷心，躍然紙上；如今求仁得仁，爲國家留正義，爲軍人樹楷模，愴懷忠烈，正不勝悲慨感迨！（圖爲邱將軍最後致弟書）

〇〇年一月，彭西再度請託孫先生代購武器。孫先生又轉託中村，購買到六萬發彈藥及槍枝，準備運往菲律賓，但因日本政府受美國警告而加以阻撓，以致包裝完妥後，隱藏在倉庫中，而無法運送出去。

於是，缺乏武器補給的菲律賓獨立運動，雖經孫先生等人為之協助，但還是徒勞無功，而終歸敗北。

而且，這一事件，和孫先生等人在其後發動的第二次起義之敗衄，也有所關聯。

部署惠州起義

孫先生的第二次起義——惠州之役，得從和清廷重臣李鴻章的「合作」來談起。

一九〇〇年五月前後，李鴻章調任兩廣總督，由北京赴廣州就任。

兩廣獨立胎死腹中

當時，中國的北方，義和團正在大顯神通；於是有些人便秘密計議，乘混亂之際一舉而使兩廣獨立，其中心人物為香港總督卜力、李鴻章的幕僚劉學詢等人，並打算推戴新任總督李鴻章。

這個計劃，經由前次廣州起義曾經幫助過孫先生的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啓通過陳少白轉達在東京的孫先生；碰巧劉學詢和孫先生為舊識，也打來有「請即前來」的電報。

孫先生乃予應允，並率同主要幹部鄭士良、楊衢雲以及日本人宮崎寅藏、內田良平、清藤幸七郎等人乘法國輪船烟打士號於六月十七日抵達香港。

然而，孫先生因為是被香港政府放逐出境的身分，所以在香港方面的接頭商洽，只能託付宮崎寅藏等日本人辦理，自己則乘原船前往西貢。

宮崎寅藏被廣東派來的海軍軍艦安瀾號迎往廣州，在劉學詢寓處密談；可是李鴻章卻尙在觀望情勢，沒有決定態度。

就在這個醞釀的時候，事態發生了變化——八國聯軍佔領了北京，清廷發表李鴻章為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着其北上，進行對列強的議和交涉；於是，推戴李鴻章的獨立構想，便輕易的胎死腹中。



陳少白

但是，革命起義的準備工作已經是在進行之中，孫先生決心與興漢會的組織力量來執行這個任務。

由西貢乘日本輪船「佐渡丸」折回香港的孫先生，召集了主要同志在船上舉行作戰會議，是在七月十七日的晚間。除興漢會的主要成員之外，宮崎寅藏等日本志士們也都參加了這個會議。

起義地點，選定廣東省南部的惠州。作戰計劃是以鄭士良為起義部隊的司令官，孫先生則以台灣為基地指揮作戰；鄭士良部沿海岸東上，控制厦門之後，孫先生則率領援軍渡過台灣海峽，擔任總指揮。

人事部署為：外務部長平山周、參謀長原楨、內務部長畢永年。史堅如、鄧蔭南則潛入廣州，在內策應。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留在香港，擔任補給任務。

設革命總部於台灣

孫先生本人一度回到日本，九月十九日由福戶乘「台南丸」輪船前往台灣，設立「革命總司令部」，同行者有內田良平、平岡浩太郎、山田良政、平山周等人。

選定台灣為基地的理由，是因為當時日本的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與孫先生之間有援助起義的密約。

兒玉等人很早就對於孫先生的運動寄予同情，於赴台灣就任之前，曾和孫先生在東京數度見面，有過給予援助的約定。

孫先生於九月二十八日抵達基隆，進入台北，在新起町（現在的長沙街）設立指揮所，迅即和兒玉、後藤見面，洽商援助武器彈藥及軍事人員。

同時，並準備將以前為菲律賓獨立軍購買的武器等類也運往惠州。



國父與菲律賓獨立軍代表彭西合影。

起義的地點為惠州歸善縣三洲田，海拔約三百公尺，羣山環繞，形勢險峻；東南接近大鵬灣，距香港的輪船航程約為一天的距離；向西北推進，通往惠州；由東江出發，可以一直抵達廣州。

鄭士良開始活動

鄭士良在這一年早已聚集了志士約六百人，以在三洲田附近馬蘭頭村山中油房為秘密基地，開始活動。

可是，已經到了這個階段，他們的武器卻仍只有三百枝洋槍及每枝槍三十發子彈；而且時日已久，糧食也漸感缺乏；因此，鄭士良只留下精銳人員八十人，其餘則脫下軍裝，權充樵採，或就食於同志家中，熬過困難。

由於必須要保持機密到起義之日，故而將接近到秘密基地附近的人全部扣留，可是這個舉動卻反而招致了地方人士的懷疑。

因為進入山區的人，都未見回來，當然會引起疑念，於是「三洲田山中聚集數萬人馬將要造反」的流言，便越傳越廣。

中國抗戰實錄

【44】

辛亥革命與日本

進入一八九九年，以第二次革命爲目標的活動，頓形繁忙，最初的根據地是橫濱，因爲在上一年日本政府准許外國人自由卜居，孫先生乃利用這個機會遷移到華僑較多的橫濱居住（原住東京），就在清廷領事館的近鄰，孫先生本人雖然深居簡出，但同志們的來往，顯然多了起來。

日本官方，從孫先生等人的動態，很快地就判斷出快要有革命的行動出現。據一八九九年三月八日報告：「居住在橫濱居留地一二一番地的孫逸仙、陳少白等人，近來好像非常繁忙，聽說彼等最近將要返國，如果時機成熟，就會在廣東『造反』。在該居留地八十一番地的均昌號店東（譚有發）已在秘密製作軍旗。」實際上，第二次的起義，是在翌年的十月發生。

三個組織合成興漢會

一八九九年秋天，陳少白啣孫先生之命前往香港，在此之前，已經由犬養毅派往香港的宮崎寅藏之關係和廣東的秘密社團——三合會重行取得了聯絡。三合會是孫先生的至友鄭士良所統率，過去就與興中會的關係非常密切，也就是在一八九五年第一次起義時率先參加的團體。陳少白於是便加入了三合會，不久就膺任「龍頭」之一的「白扇」地位，白扇負責軍事上的任務，握有對會員下達動員命令的權力，在革命之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而與三合會的合作，達到了不可動搖的程度。

和其他會黨的合作，也進行得很積極，其中最大的組織，是在長江流域擁有很大勢力的哥老會。

陳少白在某一天，因熟識的日本人高橋謙（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長）介紹，和一位名叫史堅如的青年見面。史堅如加入興中會之後，便爲謁見孫先生而往日本，途經上海時，結識了一位哥老會的龍頭畢永年，立即意氣相投，遂偕往漢口和其他湖北、湖南等地區，會晤當地志士，然後才去日本和孫先生見面。畢永年就在東京參加了興中會，旋即帶同平山周回到兩湖地區，開始進行和興中會合作的活動。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興中會、三合會、哥老會的代表在香港集合，日本人宮崎寅藏、平山周也參加了這一次的聚會。

在此之前，興中會的活動是以廣東、香港爲中心，和大陸內地缺乏聯絡組織；自從「三派聯合」之後，才打開了向內地深入推展的途徑。

三個組織，在這一次的會議中，決定「合併」，定名「興漢會」，並推舉孫先生爲「總會長」，而且刻製了總會長的印信，由宮崎寅藏帶回日本，轉達孫先生。

陳少白創辦中國日報

這一年的十二月，陳少白在香港中環士丹利街二十四號設置發行所，創辦「中國日報」（旬刊），這在興中會來說是値得紀念的第一個機關報，所有印刷機器和鉛字，由孫先生在橫濱購辦，裝置齊備。發行之初，因爲不敢預料英國方面將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故而論調頗爲穩健，避免使用「革命排滿」等文字；但在半年之後，呼籲革命，日漸激烈，並力闢保皇黨的錯誤路線。

就是這個日報的發行所，在後來成了策動第二次起義——惠州之役的參謀本部。

在這個時期，發生了一個與孫先生和日本人有關係的國際事件——就是與菲律賓獨立運動有關聯的「布引丸」事件。

對於自己的國家自十六世紀以來就成爲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賓人，不斷的在進行着獨立運動。及至一八九八年，美國和西班牙之間發生了「美西戰爭」，結果美國勝利，乃在是年的十二月決定將菲律賓割讓給美國；於是當初協助美軍對西班牙戰爭的菲律賓獨立軍，接着便以美國爲新的敵人，展開了獨立鬬爭。

協助菲律賓獨立軍

當時，有獨立軍的代表彭西（後來爲獨立軍外務總長）在香港和宮崎寅藏結識，因宮崎的引介於一八九八年六月到橫濱訪問孫先生；因爲彼此都是以民族獨立爲目的的革命同志，所以便請託孫先生協助採購菲律賓獨立鬬爭所需使用的武器彈藥。

孫先生爲之轉託犬養毅，犬養毅又爲轉託同屬憲政本黨的國會議員中村彌六，中村乃通過大倉組商事會社社長大倉喜八郎的路線，向日本陸軍用購買到數千挺槍枝和彈藥。

這些械彈，由三井船舶會社的「布引丸」輪船裝載，於一八九九年七月十九日自長崎出港，秘密駛往菲律賓。

未料，在航行途中，忽遇暴風，輪船失去控馭，漂流到寧波海外的鞍山島觸礁沉沒。

由於這一事故，遂被美國得知有日本人在支援菲律賓的獨立鬬爭，於是美國政府便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並追查與此事有關的平山周行蹤。

「布引丸」沉沒半年之後的一九

個，只說他當漢奸的事，這是胡適之親口告訴我的，誰若不信，可以當面問適之。當七七事變後幾日，北平各大學著名教授開過一次會，商量如何應變，羅努生搶着說：『日本是對付國民黨，不干我們的事，國民黨撤走了，正好由我們來玩一玩』。」

曾琦皺眉道：「國家大事，如何能說玩玩，努生對事太不認眞了。」

左舜生說道：「適之當時說：『努生，你錯了，日本人所以要趕國民黨出華北，因爲國民黨不肯賣國，要抗日，收復失地。你除非組織一個賣國政府，澈底與日本合作，否則日本怎能容得下你。』」他聽了適之之勸，才隨着大家南下，不然一定落水。」

常乃德說道：「當時我也在北平，雖然未參加那次會議，但詳情我知道，確是如此。」

曾琦說道：「此人如此不堪，我們實在無法招攬，青年黨立黨信條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黨員有其他毛病都還可以原諒，就是當漢奸的不能收容。不過，這以來，他勢必要投入共產黨了。」

左舜生說道：「他投入共產黨固然危害國家，但青年黨若有一個暗地爲共產黨工作的秘書長，我們向全體黨員如何交代。」

曾琦說道：「這就沒得說了，我一定拒絕他入黨。」

羅隆基被青年黨拒絕，就去投靠沈鈞儒，沈鈞儒此人集惡霸訟棍於一身，抗戰前在上海擔任律師公會會長，說官司，敲竹槓，把壞事作完，以後又不安本份，竟然要搞政治，同共產黨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掛上鈎，組織一個「救國會」，也有幾十個會員，經常鼓動國民反抗政府，最後政府不得不採取行動，把其中以沈鈞儒爲首的七個頭目六男一女逮捕，共黨及其外圍分子乘機宣傳，稱這七個男女爲「七君子」，於是沈惡訟師成爲知名之士，「救國會」也成了政治團體。但是，沈鈞儒雖然想拉羅隆基作爪牙，卻也不願意羅隆基加入救國會，一來怕羅隆基入會之後，要奪他的領袖，二來也怕羅隆基藉開會之便同史良有了勾搭，史良是個女律師，是沈鈞儒多年搭檔，當初與沈鈞儒同時被捕，爲七男女中唯一女人。沈鈞儒深深了解史良與羅隆基的個性，恐怕兩人勾搭上，七男女中有人吃醋，打成一團，鬧上法院，救國會就變成苟合會了。因此，不願羅隆基入會，恰在此時，民主政團同盟改爲民主同盟，個人可以加入，沈鈞儒便要羅隆基直接加入民主同盟，並推爲宣傳部長。這次也就順理成章出席政協會議。

民主同盟共出席代表九人，其中有四個姓張的，人品最高的自推張君勱，但張君勱實在不懂政治，書生搞政治，仍不脫治學的辦法，失敗自是必然，所以參加民盟不久，政協會後便率全黨退出。其次張東蓀也是君子，學識也是第一流，他同張君勱同屬國社黨，但張東蓀思想偏左，以後同張君勱鬧翻，退出了國社黨。

另外一個姓張的是張申府，也是大學教授，改行搞政治，其人品格雖不如張君勱、張東蓀，但也是一個書生，胡里胡塗被中共牽着鼻子走，以後又被踢出。

四張中最不堪的便是張瀾了，其人在北洋政府時代擔任過「四川省長」，憑此招牌在四川作土豪劣紳，包攬詞訟，武斷鄉曲。在四川是一條地頭蛇，到了「民主同盟」組成，要舉出一個頭目，也就因爲「人才」太多，相持不下，大家就想到張瀾，覺得他是四川地頭蛇，與四川軍閥均有淵源，他更有辦法籌欵，於是就推張瀾當了「民盟主席」。張瀾雖然當過省長，又幹了十年平的土豪劣紳，經常出入衙門，說合官司，但對現實的政治，卻一竅不通，當了「主席」之後，便被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三人挾持，成了共黨的外圍分子，一切唯周恩來之命是聽。

章伯鈞是安徽人，當過省立中學校長，本來可以安份守己辦教育，但章伯鈞也熱中政治，投入鄧演達手下，組織第三黨，鄧演達死後，章伯鈞便成了第三黨的領袖，黨員雖然不過百人，但由於第三黨的招牌老，章伯鈞品行較好於羅隆基，所以在政壇上倒也能分一杯羹，居然參加政協會議。第三黨開始雖然便以國共之外的「第三」自居，但實際一組成便成爲共黨外圍，此時更加賣力。

另外一個有「政治篾片」之稱的黃炎培，是江蘇學閥，一貫把持江蘇教育，組織「職業教育社」，名義上發展職業教育，骨子裏則向全省教育界滲透，北伐成功後，政府定都南京，自不容黃炎培把持教育，把他的勢力逐漸排出正式學校，但仍由其自組「職業教育社」，從事職業教育，但黃炎培就同政府及國民黨敵對，處處破壞政府及國民黨，也就同共黨地下工作人員掛上鈎。

抗戰開始後，黃炎培當了參政員，黃炎培又想向右轉，對最高領袖極力頌揚，有一次蔣委員長在參政會報告軍事，報告後，黃炎培上台說道：「我們有英明偉大……的領袖，一定可以得到最後勝利。」英明偉大之下尚有二十個頌揚字眼，一共二十四字。傅斯年坐在下面不住搖頭，等到黃炎培講完下來，傅斯年用手中的拍紙簿，寫了：「這個老不死篾片，竟然把蔣先生當作慈禧太后了。」遞給隔坐胡霖看，胡霖也忍不住笑，很快就在會場傳開，黃炎培卻還洋洋得意。

黃炎培如此賣力，想當教育部長，但政府如何能讓這種人當教育部長，黃炎培當不了教育部長，心懷怨望，又向左轉，倒向中共一邊。

民盟還有一個代表梁漱溟，是民盟秘書長，其人是一個眞正讀書人，有一套書呆子的幻想，他有一套鄉村自治的理論，也有一批徒眾，組成「村治派」，抗戰前，山東主席韓復榘慕其名，請他到山東，在鄒平縣作實驗，抗戰開始，山東淪陷，「村治派」撤退，韓復榘又因作戰不力被槍決，梁漱溟侘傺無依，受了沈鈞儒、章伯鈞的誘惑，也加入了民盟，並擔任民盟秘書長。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停戰協定成立後，接着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本來在「雙十會談紀要」中已經規定，此時停戰協定已簽字，進一步就要作政治方面解決。政府通知各黨派推派代表，出席會議。政府的態度廓然大公，執政的國民黨派了八名代表，規定共產黨七名，青年黨五名，民主同盟九名，無黨無派也是九名，人選方面，又引起爭執。

推派代表，國民黨，共產黨都比較簡單，青年黨應推五名代表，左舜生，李璜均拒絕參加，左舜生認為這個會議一定開不出結果，何苦費神淘氣，李璜看法也是如此，左李二人不肯參加，人事安排更加容易，問題最大的便是民主同盟了，民主同盟實在是當時政壇上一隻怪獸「四不像」，本來最初組織時名「民主政團同盟」，是一個黨派同盟，用意是在將國共以外政黨集合一起，對國共之爭起均衡作用，左舜生便是發起人，以後由於共黨滲透，幾個主要分子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都被共黨收買，作為共黨的外圍，左舜生便同青年黨退出。民主政團同盟改為民主同盟，黨派及個人均可參加，完全受中共控制。

民主同盟自稱包括了兩黨三派，兩黨是張君勱的國社黨，章伯鈞的第三黨，三派是黃炎培的職業教育社，梁漱溟的村治派，沈鈞儒的救國會，只有羅隆基卻無所屬，本來羅隆基想加入青年黨，當面向青年黨主席曾琦提出入黨申請，當時羅隆基尚未左，曾琦雖然知道其人品行不端，但也原諒他的小德出入，就欣然答應。

誰知羅隆基卻接着說道：「慕韓，憑我這個身份，加入青年黨要當中央常務委員吧！」

曾琦說道：「努生，以老兄才華任青年黨主席也綽有餘裕，但中央委員是大會選出的，目前未召集全國代表大會，無法選出中委。而且就是將來開大會選舉，兄弟也沒有辦法能使老兄一定當選。」

羅隆基想想曾琦的話頗有道理，說道：「現在不幹中央委員，我先當秘書長可不可以。」

曾琦說道：「當秘書長應當可以，等我同舜生、幼椿、修平、燕生幾位談談。」

羅隆基說道：「你不可以同他們商量，尤其是舜生，一定反對。」

曾琦說道：「舜生反對我可以向他解釋，但是，要我不同大家商量，委出一個黨中央秘書長，我也無此權力。」

羅隆基說道：「好吧！不信你試試，舜生一定反對，一定通不過。」

曾琦回去約了左舜生、李璜、陳啓天、常乃德一起商量羅隆基要求加入青年黨，擔任秘書長的事，果然不出羅隆基所料，左舜生堅決反對。曾琦說道：「舜生，你反對羅努生當秘書長，他自己都猜得到，但是原因究竟何在，我不大明白。」

左舜生說道：「羅努生立身沒有品行，作人沒有原則，只要利之所在，不論漢奸、共產黨，都能幹的。」

曾琦笑道：「舜生，你的脾氣太激烈了，有時不免言之過甚，羅努生再不肖，何至於當漢奸。」

左舜生說道：「慕韓，我脾氣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生平不造謠，不誣蔑人，你們幾人都可以證明。羅努生無論如何總還是我的朋友，我何必造他的謠，他會當共產黨，不須我再加以解釋了。」

李璜笑道：「還要稍作補充，不是他會當共產黨，共產黨也不收他這樣的黨員，只能說他會跟着共產黨走。」

左舜生點頭道：「你補充的很對，現在不談這

夜間的情況更爲激烈，教育系四年級的一位女同學，對陳正東提出控訴，她說她掌握着了侮辱的女助教和女同學的名單，必要時，可以說服她親自作證，這位女同學的話，掀起會場中憤怒的高潮，好像是一把野火，把同學們年輕的血液燃燒，沸騰了起來。

近午夜，同學們才意猶未盡的散了開去；明天在等待着他們，在他們的年齡、觀念、思想中，明天代表着新的希望，他們希望明天由於他們對國家，對黨的熱忱和衷愛，一切不合理的事情，一切混進黨裏的牛鬼蛇神，完全像變魔術似的一掃而盡，而顯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個美麗、富強、安樂的社會主義的新國家，新社會的嶄新面貌。

他們甚至毫不懷疑，如果毛澤東願意這樣做的話，他眞的可以在一夜之間，按照他們的願望，把這事情做好。

民主台設立的第一天，就變成一個雛形的學生會，他們甚至有了議決案，準備第二天派出代表到人民日報駐福州辦事處，去邀請記者到學校裏來採訪他們的鳴放新聞。同時，他們還準備籌立一個專門檢查陳正東劣蹟的小組，收集他的資料，遞送給福建省委；他是兼任這個地方大專學校方針工作小組的領導，他可以把他們的意見，向中央彙報。

夜已深，人未靜。

參加民主台集會的同學，上了床之後依舊在跟室友們熱烈的討論，或者在計劃明天發言的提綱。

物理系三〇五室學生宿舍裏，物三甲班的團支部組織委員石斌，正在徵求團支部書記的意見。

「許雄，這次黨號召我們大鳴大放，現在大家都在提意見，但組織裏的同志卻很少發言，你看我們要不要來起個帶頭作用，明天在民主台上提些意見？」

許雄沉吟很久，反問他：

「你提什麼意見呢？」

「當然要提黨執行政策時由幹部造成的偏差，這種事例還會少嗎？提它一兩樁，也好表示我們對黨的忠誠、熱愛。」

「依我看，還是等幾天再說，以往每次運動，黨就會有一系列的指示，指導我們怎麼做，但是這次雙百方針，全國鬧翻了天，黨還沒有指示下來，我覺得我們暫時保持緘默，等我去向黨委彙報，請示後再講，你看呢？」

「許雄，我現在正在申請入黨，你又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我只是想對黨所號召的各種運動，表現得積極一點，使黨對我有個好的印象……」

「你要知道，石斌，黨一再教導我們，看一切事情，應該站在黨性的立場上。凡是對黨有利的，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利的任何意識形態，都是對的；否則，不論它的動機和出發點如何，都是錯誤的、反動的。我們根據這個原則來看，現在很多人提的意見，即使都是事實，也有損黨的威信。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講虛套，講客氣，那是血的鬭爭，傷筋傷骨是不可避免的。只要黨的理想體現，只要社會主義開花結果，犧牲一些人又有什麼關係呢？所以我認爲儘管他們亂彈琴，我們還是按兵不動，看事情怎樣變化，沒有黨的指示，我們什麼話也不說。」

「對，對，許雄，我眞是服了你，我們決定按兵不動，決定什麼話也不說。」

三〇二室的應文龍爲了在民主台上發言時，忘了一些原本想說的話，正是感到懊惱萬分，他知道明天決不會再有他發言的機會了。

關振宗顯得有點不耐煩，撐起上半身，揶揄地說：

「你有個完沒有？明明自己知道要出醜，偏要出鋒頭。明天你一個人留在房間裏，儘你說一整天，現在不行；『太陽出來了，太陽是你們的，我們要睡了！』毛澤東同志的好子弟，新中國的革命青年，再見！」

「哎哎，同志，我是提供你一點先進經驗，使你明天上台之後免得語無倫次的亂彈琴；信不信由你，我今天的演講根本沒有打底稿，照樣出口成章，你怎麼能不佩服？我現告訴你們有些話沒有說，是後來才想到的；你知道嗎，到明天，要想說而沒有說的話會更多。不過振東，假使你明天上台時，千萬不能忘記壓軸的重頭戲。」

「什麼壓軸重頭戲？」

「三呼毛澤東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民主專政萬歲！」

「見你的魔了，我壓根兒不想上台，即使上台，也犯不着這樣啊！」

「同志，你錯了，這叫做黃鼠狼的救命屁，懂嗎？」

「什麼黃鼠狼？」

「傻鳥了，是不是？連這點都不懂，還想革命呢！告訴你，開頭你儘可以罵共產黨，甚至可以操它的祖宗，雖然是開門整風，不過罵得太嚴害，終究不好。但是到最後你來這一手，使人家恍然大悟，原來你關振東同志是忠心愛黨的好青年，你罵黨是爲愛黨。於是，領導就會爭取你入黨，將來步步高升，可以騎在我們頭上了，懂嗎？黃鼠狼偷了鷄，人家追牠，看看快要追到了，牠一急，就蓬——蓬——蓬，連放三個屁，你知道牠的屁臭得要命，誰嗅到了都受不住，追的人也不得不捏住鼻子向後面避，這就是所謂救命屁。你現在開竅了吧，同志！」

「去你的，如果有一天我騎到你頭上來，先就拉一泡尿。喂，宇民，你怎麼就睡了？」

「我們賈寶玉同志那睡得熟，他正悶在被窩裏打底稿呢。」

「怎麼，他明天想上民主台？」

「非也，那不是民主台，是怡紅院，他在爲回林妹妹的信打底稿呢。」

「鬼才相信你！」

「隨便你，同志，黨禁大開，情勢大好，現在大家講自由，男女戀愛當然也自由，我們賈寶玉同志倒眞該三呼毛澤東萬歲。現在，『我們要睡了』，老子不再跟你扯淡！」

「哎，姓應的，是誰跟誰扯淡？」

應文龍翻了一個身，裝出打鼾的聲音，關振宗嘀咕了一會也顧自睡了。

林宇民並沒有眞的睡，正如應文龍所說那樣，他在給傳黛的回信打底稿。他並不動心於同學們所掀起來的狂熱風暴。



〔九〕

林學政

「同學們！我們都知道馬列主義就是教條主義，黨天下就是宗派主義，而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官僚主義的根源，我們從現在政治制度中的選舉來看，就可以看到官僚主義的基本傾向——不民主。

「我們的政治，標榜人民民主，由人民領導政府，由人民領導國家，因爲政府各級官吏，是由人民用民主的方式『選舉』出來的。但是事實上怎樣呢？同學們，事實上，我們比過去的封建王朝，比各個資本主義國家，比國民黨都不民主，我們上自國家主席，下到人民代表，都經黨內事先圈定，這情形，有過經驗的同學大概都知道。比如本地區要選出一個人民代表，候選人只有一個，發給人民的選票上只有一個名字。在這種情形下，除了黨指定的那一個人，請問，你還能選誰呢？

「在農村裏情形更糟，農民的文化水平低，有許多地方連選票都不用發，開一個會，由主持人宣佈『今天我們要選某某人做我們的代表，大家如果同意請鼓掌』；經過黨組織的羣眾，自然會鼓掌，於是代表算是正式產生了，像這樣『選舉』出來的人，他能代表人民嗎？他只是黨的工具，他是代表了黨的，而不是人民的利益。同學們，我們人民的民主在那裏？

「我們現行的政治制度是人民專政，因爲黨是人民的代表，所以實質上是黨專政，黨就變成一個特殊的壟斷階級；一個人只要參加黨，就有資格成爲幹部，可以終身爲官，在這樣情形下，黨勢必變質成爲官僚主義的溫床。我們要求國家進步，要求黨永遠保持革命性，必須敞門大門，國家事不要給少數人一把抓……」

江采英的話，是在聽眾不斷的掌聲中，斷斷續續說下去的，到後來，她無法持續她的演說了，只好不了了之。

第二個上台說話的是應文龍，他以五十米衝刺的動作，從爭着想到台上去的同學中間，脫顯而出，登上民主台。

他沒有對黨提出理論上的批判，只是敍述了肅反運動中發生的一件可怕的事情。

「這是一件千準萬確的事情，它就發生在我姨丈的表弟身上。

「他本來在國民黨政府裏做過事情，解放時，黨宣稱一切舊人員全部包留下來，原職任用，所以他算是一個留用人員。

「這個人沒有參加國民黨，也沒有做過違法亂紀的事情，完全憑着自己的本領和勞動掙飯吃，他對搞政治活動沒有興趣，平時對學習，彙報那一套就不太熱衷，尤其對上級黨員也不知迎奉阿諛。一九五三年肅反運動初開始時，有人向他服務的銀行裏的『肅反五人小組』投了一封黑信；說他的歷史不清白，曾經參加過特務組織。當時，黨的政策是眉毛鬍子一起抓，立刻把他關起來檢查。這段時間中，他們不准他接見家人，每天從早到晚迫着他坦白交代，一再向他嚕嗦『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套詞兒；把他搞火了，他也就一再的鬧。事情愈鬧愈糟糕，不到五個月，他就死在裏面了。

「以後調查清楚，這個人根本沒有問題，但是人已經死了，肅反幹部對他家屬說，他的態度極端惡劣，不肯跟黨合作，經不起考驗，即使活着，也不可能成爲人民共和國的好公民。簡單地說，這種人死了倒還省事。

「同學們，我今天向大家提起這件事情，是因爲它不是我們社會中特發的，或者是偶然發生的事件，它是普通的存在於我們的國家。我們不允許反革命分子破壞國家的建設，我們也不允許陰謀家在背地裏搞資本主義的復辟運動。我們愛自己的國家，也擁戴黨的政策，但是我們不能容忍黨的幹部胡作非爲，憑着他的地位愛憎，武斷地草菅人命，這對國家，對黨都是不可原諒的害羣之馬。毛主席要我們知無不言，我們就應該聽他的話，把黨的垃圾清理出來，叫他們從革命的隊伍中滾出去！」

應文龍的說話，也獲得了不少掌聲。

已是傍晚時分，要想說話的人還是很多，幾乎是每人都有話可說，而且都想一吐爲快。

有些人去吃飯，但立刻又有新的同學擠進會場；有些人想吃過飯再來，但是怕一離開之後再也擠不到裏面來了，所以寧可空着肚子，等待發言，或者聽人家說話的機會。

這一來，煌言連遭打擊，處於孤島上，一切物質都異常缺乏，而要重整軍旅，修造戰艦，以與擁有整個大陸的清軍抗衡，其處境之困難，正像他的自詠云：「攝衣空有鋏，孤軍裏早已無禪」；又「獨喜亡秦三戶在，翻憐與夏一成難」的句中，可見一斑。實際上，他們的整補工作，差不多花了八九個月的光陰。永曆十三年五月，煌言與成功再度會師東甌（今溫州）的盤石街，揮軍北指。

那次他們是以十七萬大軍，自崇明島沿長江而上，行軍非常順利。滿清的蘇松提督駐松江，江寧提督駐福山（今江蘇常熟東北），雖分守險要，卻阻止不了張、鄭兩軍的銳氣。據煌言的北征錄中說：「既濟江，議首取瓜步。時虜於金（山）、焦（山）間，以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砲數百位，欲過我後。延平（鄭成功）囑余領袖水軍，先陸師入。余念國事，敢愛軀命？遂揚帆逆流而上。次砲口，風疾流迅，舟不得前，諸艘鱗次，且進且卻。兩岸砲聲如雷，諸艘或折檣，或裂帆，水軍之傷矢石者，且骨飛而肉舞也，余叱舟人鼓棹，逆入金山，共總數百艘，得入者僅十七艘。」當時他並記以詩云：「橫江樓槽自雄飛，霜仗雲魔盡國威；夾岸火輪排疊陣，中流鐵鎖闢重圍。」

同年六月克復瓜州後，鄭成功召集軍事會議，煌言建議：「鎮江實為南京門戶，若不先下，則敵人水陸未斷，虜舟何以自由出沒，主客之勢便不同了。成功則考慮到如攻鎮江滿清在南京的援兵朝發夕至，因此猶疑不決。煌言以為：「瓜州陸兵雖敗，尚有水師進入蕪湖，彼若偵悉我軍登岸紮營，順流衝下，未免不安。何不迅遣水師先搗觀音門，進薄蕪湖，一則索殺虜船，二則南京震動，虜方自守不暇；使不敢來援，然後陸師方無後顧之憂，必能進取鎮江。」成功接納了他的建議，並派他和楊勇政二人總督水師，進擊蕪湖。

他們這次進軍非常順利，收復了皖南四府三州廿四縣。在煌言北征錄中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陵、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隸、涇縣、巢縣、含山、舒城、蘆江、高淳、溧水、建平；州則廣德、無為、和陽。或召降，或克復，凡得府四，縣則廿四焉。」當時人心思漢，咱們從煌言的詩，如：「十年父老見旌旗」、「行人猶指漢威儀」等句，可以見到百姓們對他歡迎的情緒。

正當煌言在蘇皖沿江一帶奔走洽降，席不暇暖之際，鄭成功卻上了請兩江總督郎廷佐的大當，數十萬人馬，屯在南京城外，等倒清將自動開門投降。結果被清將梁化鳳意外襲擊，而遭致大敗！影響到煌言孩立無援，亦為清軍所敗，由徽寧山中繞道出錢塘入海，在他被圍時，清將曾要求他投降，勸他「幡然改悟，自膺聖天子特達之知」，否則亦得代請作「盛世散人」，日依祖宗墳塋，「亦強日坐危舟，魂驚惡浪！」

煌言覆書道：「顧僕將畧，原電所長，至以讀書，知大義，憤痛胡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區區此志，濟則顯君之靈，則全臣之節。……萬一不遂此心，亦惟矢死靡他，豈浮詞曲說，得以動其心哉？」當他在皖浙山間潛行二千里時，人們以為他已陣亡或被俘，甚至有人說他削髮為僧的。到他飽經艱險歸來後，浙東父老又殺雞市酒，前來慰問。在煌言所著的奇零草已亥生還的詩中說：「江東父老見，一一問重圍。」他之得到江東父老們的期望與關心，在這句中可以想見。

煌言逃到天山，已賸得蕭然一身，滿腔血淚，一時無處駐足，只得先在象山海濱荒地找到一座殘破舊樓暫住。其飢苦中的悲吟云：「蘆獲風蕭蕭，白石不可煑；絕食固所宜，躊躇傷徒侶」時，清廷以毒辣手段向他的家鄉親族下手。他父親早在監國七年遭磨折致死，翌年他的妻子董夫人和兒子萬祺，都被關在杭州監獄中，後來董夫人削髮為尼。他叔父，姐姐和姐夫，也遭株連下獄。

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春，煌言又練成一枝新軍，回到四年前駐屯舊地的臨門，依然雄心萬丈，還詠着：「猶幸此身仍健在，擬隨斗柄獨回天。」他駐在臨門一年多，後來因為要與鄭成功聯絡起見，便移軍到閩北的沙埕，但到達那裏後，鄭成功已赴澎湖，發動征取台灣的大舉去了。煌言認為成功入台並非上策，便派參軍羅子木赴台，勸鄭成功回師南閩，他在致成功書中說：「棄州十萬生靈不收，安用爭夷島？且茍安一隅，恐將來金廈亦不可守。」這時成功正與荷人苦戰無暇回師，而煌言則返回臨門，待時再舉。

但回到臨門後不久，凶耗頻傳，先傳永曆帝被殺於昆明；繼而成功病死台灣；而魯王監國亦因憂憤薨於金門；接着清軍又來圍攻。他此時勢孤力竭，無法對抗，故於順治二十一年（一六六四）頻揮熱淚，將跟他轉戰江海十餘年的部屬解散了，最後他與誓死相從的十多名心腹，隱居浙東大海中的一小島上。這小島叫懸嶴，為南田縣屬的海上荒島。僅山南有一小海港，山北盡是峻崖削壁，同患難的有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禪將吳國華等十餘人。

同年七月十七日，島中糧盡，禪將吳國華乘船去普陀糴米，行至中途，遭到一和尚以刀威脅，逼他說出煌言所在，國華徒手跟他搏鬬，受傷落海死，船夫被威脅下終於洩漏了懸嶴頂上的路徑。據說當時煌言養了二隻猿猴，頗通靈性，終日高踞樹上，十里外有人來，牠便高鳴示警。不料敵人狡猾，半夜從山背後偷襲，未被猴猿發覺。煌言被逮後解回故鄉鄞縣，提督張杰勸降，煌言正色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十日後，解杭州，滿奴江浙總督趙任臣又多方勸降，大書放歌以示堅決：「余生則中華兮死則大明，寸丹為重兮七尺為輕。……予之浩氣兮化為風霆，余之精魂兮化為日星，尚足留綱常於萬撰兮，垂節義於千齡！」

在獄中，煌言立意絕食，但為看守他的吏卒哀求而止。同時羅子木也勸他道：「大丈夫死忠，應該聽任他們處置，何必自裁？」這樣一直到九月初，滿清刑部判他死刑的「朝命」方才到達，九月初七日，張煌言從容就義了！那一天凌晨，他冠幘整齊，神態自然，昂坐於竹輿上，行過市街，在輿上，他遙遙望見鳳凰山一帶蔥蘢樹木，不禁深深讚嘆一聲：「好山色！」此外，別無一語。到了弼教坊刑場，臨刑之際，他挺立就義，毫無懼色。像這樣視死如歸的民族英雄，前所罕見！因此，黃宗羲將他比之文天祥，非常恰當。

張·煌·言·視·死·如·歸

胡養之

張煌言於魯王入駐舟山後，便被召還朝與剛晉封太師的張名振共事。魯王當時升任煌言爲兵部左侍郎，仍兼右僉都御史原官。因此，煌言的政治地位非同往昔；而他又以精幹的才具與東南沿海一帶的義聲人望，號召遠近，籌餉練兵，於是引起了滿海疆吏側目。他們使出了卑鄙要挾的手段，強迫留在原籍的張煌言父親張圭章，寫信給他的兒子勸降。老人身陷敵手，不得已只有遵照滿人的意旨辦理，但他暗地卻又託人帶口信給兒子：「汝勿以我爲慮！」

同時煌言也明白老父爲人，在覆信給其父說：「願大人有兒子如李通，勿爲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苞以爲贖。」滿人見前計行不通，又由提督田雄、總兵張杰！巡海道王爾祿先後致書投降，煌言覆書，嚴厲而竭盡挖苦之能事說：「……忠孝已難兩全，華夷豈堪雜處，區區此心，百折彌堅。緬維執事，或爲本朝專閫，或爲昭代巍科，今雖逢場作戲，而河山之感，諒彼此同之……今日之域中，存亡正未可必，抑未聞秦末始亡楚末始存之說乎？況水陸自有長技，戰守自有定謀，繼執事以全力舉，勝敗亦未可知也。」由於舟山天險，清兵必不能至；又以浙、閩之間，明朝的遺臣義民很多憑山據險，不肯降清，並常出擊，且屢次催促舟山反攻，以收內外夾擊之效。名振以爲時機不可失，便在監國六年（順治八年，一六五一）留張肯堂守舟山，至與魯王大舉進逼吳淞。清廷偵知其情，一面派兵攻明遺臣義民的山寨，以絕內應；一面乘機渡海，奪取舟山。

舟山本不易攻，但守將張肯堂，與黃斌卿舊部不睦，後者便引清兵進攻，肯堂雖背城力戰十餘日，終爲清兵攻陷。當名振得訊回師救援時，已經來不及了。根據地既失，海上明師力量最雄厚的，局面最廣濶的，只有佔領金、廈一帶地區的鄭成功了。於是煌言與名振，乃奉魯王南走廈門，依賴鄭成功。但成功爲隆武帝的遺臣，而不願擁戴魯王，故對他們很冷淡，只把魯王置於金門，糧食由成功供給，有時供應不及竟告斷炊！煌言覺得長此以往，終非善策，便請准魯王，率師北上，而魯王仍留金長。

煌言、名振是監國八年（一六五三，順治十年）離開金門的，他們曾在浙江台州沿海地方登陸，四出招募新兵。其後又離台州，攻下長江口的崇明島，直入長江，沿岸擊敗清軍，在鎮江登陸。其時桂王已稱帝於廣東，是爲永曆帝。煌言這次出兵入長江，是與桂王的部將李定國約定的。原來約定李定國由桂林攻下衡州，再由長江東下而與煌言、名振會師南京。但當煌言等攻抵鎮江時，李定國因清兵的阻擊，不得不回師兩粵，因而煌言等的軍隊，也不得不退守長江，暫駐崇明島上。不久，南京清兵因追踪永曆帝，故大部南下入廣東，而煌言、名振則有機可乘，於是又率大軍再入長江，惟自己的兵力不夠，卻向鄭成功借兵二萬，準備深入，他們攻破瓜州和儀眞（今江蘇儀徵縣），直搗南京。後來因所借鄭成功的軍隊，在圍攻鎮江時吃了敗仗，清軍形勢轉盛，而且各路清兵聯合進迫，故又不得不退出長江。他們在歸途中又克復舟山，這時煌言心力交瘁，一到舟山就告病倒，迫得一面在舟山休養，一面招募軍隊，訓練新兵，以圖再舉。

到了順治十一年杪，張名振亦因積勞成疾，竟一病不起！遺囑以他所屬軍隊，交由煌言率領，名振死後，煌言負起了魯王方面的軍事全責，工作更爲艱鉅。不過他處事很有新法，並知道自己與鄭成功爲明室東南沿海的孤軍，如不能合作，必至同歸於盡！故使用種種方法和成功搞好關係。以後他們果然取得了緊密的聯繫，大家都積極準備進軍長江的反攻工作，隨時探聽清軍的消息，預備在有利的時間採取聯合行動。

永曆十二年（一六五八）正月，永曆帝遣詔使周全湯劉國柱來福建，並封鄭成功爲延平王，招討大將軍；又升張煌言爲東閣大學士兼部兵尙書，負責指揮浙江軍隊。在這一種精神激勵之下，鄭成功決定出後北征。由於這時清軍對永曆帝發動圍攻，江南一帶軍隊多被調西南，爲反攻好機會。但當時張、鄭的合進軍，起初很順利，一路光復了平陽、瑞安、樂清等縣，惟其船隻在洋山海面遭遇颶風，以致數十船隻被毀，幾千人喪生，連鄭氏的三個兒子及義陽王，也都葬身魚腹。部隊既遭意外，勢須重新整頓，成功只得下令回師廈門，而張煌言也暫返舟山。

創造的本質，必然先不安於自以爲是的界限，必然先集注於無窮的宇宙，然後自己只有進一步便是將自己的界限推廣一步。這其中信仰的含義是在有限與無限之間，劃出一個方向，人必循着一個方向走才不致迷失，才能闖出新的境界。譬如今日的宗教，至少有一個抱負，就是如何用非暴力方式，使全世界的人都成爲教徒，將道德生活在世界上重新建立起來。至於這個抱負如何實現，如何完成，必需要發展宗教者不斷發掘新的創造智慧——傳教的智慧，如何習慣與不同信仰信者做到水乳交融，如何發揮謙卑的效能，這種氣質與自以爲是的氣質是根本不同的。

任何本質自以爲是者，都有一種錯誤的心理因素，那是不論做什麼事，他們都千方百計只圖證明自己才是對的，一切與自己觀點不同的都是錯的。他只把握住了可憐的有限，便不願意放眼到長遠的無限方面去，他們否定了自身所持守的只是文化歷史中一小段有限性的時代，以爲它就是永恒，說理不過別人，進步不及別人，便將自己封閉起來，好使自以爲是永不變質，這不但違反科學原則，也是違反信仰的原則。因爲它的信仰走的是圓圈而不是直線，你以爲只持守住墳墓中那些你認爲是先知先覺的理念就夠了，豈不知一切與永恒理念衔接的東西，都是在不斷創造中進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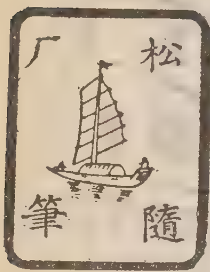
然而在不斷進步中也有一項是絕對不能違背的本質，那便是人性，權力這東西，似乎是可以超乎人性的，甚至可以反人性的，但最後將證明反人性的東西。一個時期可以發展，但不能永遠發展，於是人性使成爲永遠

他一二萬元，可以夠他寫一年稿子的稿費，他可能因此棄小取大，只要他拍過一部這樣的電影，以後就使他繼續作公正言論，不但有內疚，而且讀者也不會將他看成言論權威了。即使他要從頭正義執言，也得等再過幾年之後，想想看，你只將一部編導費，就可以將一個正義感的評論家的口封起來，在我們好的影評人這麼虛弱的文化界，每年封一二個這種人的嘴，只許「娛樂性派」的人執言，那就不必懼怕什麼了。「娛樂性派」是不必

，逃也逃不了，被國軍俘擄，被國軍包圍，向國軍投降，是土共死裏求生的最好機會，如果遇不到這種求生的機會，就只有當炮灰的一條死路了！其悲慘可想而知！

國軍進駐東北的初期，共軍的確是不堪一擊的，尤其是烏合之衆的雜牌土共，既沒有裝備，也沒有補給，到那裏就搶到那裏，以打家刼舍的方式過日子，國軍來了就到處竄逃，國軍離去又回來搜刮，餐飽餐餓的，一個個土共都是面黃飢瘦，穿着狼狽不堪，二〇七師的部隊，經常一班打垮共軍一個連隊，一個伍的搜兵活捉十個八個共兵輕而易舉，由於許多土共是被迫當炮灰的，見到國軍就舉起雙手投降，也是常有的事。如果在那個階段沒有什麼軍事小組，中了共黨「談談打打，打打談談」的圈套，東北的局勢，甚至整個大陸的軍事形勢，肯定是要將歷史重寫過！





無根不長

向晚

無根不長，人皆知之，但萬年青無根插在花盆，只要注入水也可長，這好像例外。但今之培養萬年青者，皆好把它栽在泥土中，何則？因爲栽在泥土中，能生根，可以保持長久十年、百年、萬年不衰萎。

植物如此，人才亦然，試談古今中外大學者傳記，最大多數，皆出自世代書香門第之家，這種門第，也就是根。

不僅人才，政權也是同一道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五代，每代政權何以那麼短促？即因其皆無根，直至宋滅後周，征服南方各小國，才統一中國，原因是趙匡胤得到了趙普。趙普是一儒學者。趙氏靠儒學才算把世局安定下來。換言之，一個政權雖然可以武力得之，但如缺乏文化的根，是決不會維持長久的。

故世界各國皆重視道統、法統。道統即文化的根，法統即政權的根。我漢、唐兩代何以那麼國強民富社會安定，即因能把握住此兩種根。劉秀、劉備本來與漢宗室血統距離皆極遠，但他倆卻皆死拉住這種法統不放。項羽、劉邦戰勝了秦軍，本可以不理六國後裔，但皆想與六國後裔拉關係，無他，無非爲建立法統之根。

中國法統曾斷過若干次，但道統（傳統文化），數千年來卻一直保持着，縱五胡亂華、蒙元、滿清時代亦如是，胡人自己或無文化，或文化太低，不足以統治我華人，所以皆接受中國文化，始能維持其政權於一時，最後還是被我文化所消滅。千百年來，胡族被華化於無形中，連姓名也改了。故各國皆有種族問題，獨中國無。

所可怪者，中共領導人卻無人洞悉這種道理，他們以外國人馬、列學說做道統，把蘇共做法統，故雖得到大陸，但絕對獲得不到中國民心，中共政權無異建築在沙灘上，這是中共最大的危機！胡人入我中原，尙知同化於我文化，中共是漢人，奈何竟認賊作父（因俄人在我清初曾經盜佔了中國東北、西北大片領土，故稱其爲「賊」）。

中共不僅不知把握中國道統、法統兩種根，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如所謂「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對孔子大不敬，百般誣衊，凡此種種明明皆是「攤中國傳統文化之命」。最近又在繼續發動消滅中國文字措施中。

中共表面上是掛着馬克思主義，但所做的是學帝國主義、希特勒的大民族主義，然何以堅持要消滅中國文化？原因很明顯，中國文化不消滅中共不會在神洲生根，不能久存。中共領導層，本是一羣瘋子，他們不知五千餘年的中國傳統文化根深蒂固，不僅長在中國大陸，也普及全世界，豈是一小撮短促的暴力政權，所能消滅？可謂蚍蜉撼大樹，太不自諒。

信仰不能脫離人性

霍雲霄

鄰居小弟弟向我提出一個古怪的問題：「信仰等不等於自以爲是？」我明白他的用意是指宗教信仰而說的。我告訴他，信仰這東西，初看起來像是自以爲是，但認眞分析起來應該是循着一個方向，培養自己內心的虔誠，然後不斷創造。因爲偉大的信仰，不會是排斥或用力量征服非信者，而是從自己的行爲對別人發生影響力，從愛心贏得別人好感，推廣信仰者的領域。除此之外，別無更好方法。

要是有人認爲信仰就是自以爲是，這應該是錯誤的信仰觀念，我們明白整個宇宙是一個無窮盡的浩瀚的存在，人的力量，甚至整個地球的存在，都只是無限中的一個小小的有限，要是再從地球上劃出個一個自以爲是的圈子，以爲自己所控制的就是正確的宇宙觀，那是愚笨可笑的。

信仰的含義可以解釋爲不使生命浪費，將生命力集注在適合運用自己的才智上，努力與無限取得一種永恒的和諧。反之，自以爲是式信仰，只是將自己的觀點來衡量無窮無盡的世界，殊不知在文明歷史上，任何只單從人的發現而來的觀點並沒有永久的效用，只能有一個短暫時期的效用，要是自以爲是者以爲它就是永恒的眞理，那麼等到它的時代性消失之後，它的實際作用當然也沒法存在。文明歷史便將它移交給另一個更適合的新階段，雖然那個新階段也應該是暫時

發展的尺度，也是一切純正信仰的源頭，不是由那源頭流出來的水，就使如何膨脹也很會乾涸。

除開人性之外，一個信仰必有適應任何民族文化的功能，這是可以有希望推廣發展它的境界。

因爲任何一個偉大民族文化，必須經過多少年代才培養起來的。新的信仰能闖入去，在內頭生根，必先有適應功能才可以。

文化人的悲哀

雨

有一位看來這輩子很難有條件成爲大老板的仁兄，喝得半醉，忽生奇想，大發妙論說：如果我有機會做老板會專門拍攝腐化文化社會的電影，然而拍這種奇畸文化噱頭電影，最討厭的莫如那些老是攻擊色情變態電影的劇評家，這時最佳辦法是誘使他們參與拍色情變態電影。雖然，在文化界中，寫影評的人可不少，但眞正有相當地位及擁有基本讀者的不多，你可以從文化圈中較高地位的挑選他，這叫作砸文化偶像妙訣，每年砸碎一二個偶像，評論界就起不了作用。只剩下大談「娛樂性」派的影

爲文化社會負眞知責任的。

我看看這位仁兄，發現他表情並不眞摯，完全是怪論性理想主義的口吻，於是我相信他眞的有一天能作老板，他也不會將怪論理想眞的實行起來的。

不過想想這位仁兄所說的，知識分子因爲長期在貧窮與寂寞中過日子，於是忽然有人重金禮聘，容易因而飢不擇食，那是常見的事，這的確是非常可憐的例子。

在今日，導演之多，多於天上之星，作老板的如胸無大志，拍一部不怕引致文化社會墮落取利的電影，可以隨時聘到很聽話的奴才導演來使用，何必要起用在文化圈中有份量之人。有份量之人，爲什麼輕易因一部編導機會而走上同流合污的道路，如果用心理分析大師的觀點來解剖，就是多數人的潛意識中，都存在毀人或自毀的本性，偶像容易給砸碎，不一定是砸偶像者心狠，而是好些活的偶像，心靈深處也潛伏着自毀的因子。這也許是因爲吸收營養的問題。一個營養不足的人，看到不符合發生的食物，也不顧得這麼多了。

忽然又想起「巴比龍」在黑獄中吃蜈蚣蜘蛛果腿的鏡頭，不禁使我對某些同流合法的文化人，深深感到同情，也深深感到悲哀。

英雄無用武之地

寒梅

爲了鞏固瀋陽的城防，上級經常派遣部隊，到城防的外圍擔任掃蕩搜索的戰鬭任務。

有一個晚上，我們連上奉命推進渾河對面，任擔一個村落的警戒，那是瀋陽的城防外圍，爲的是上級獲得情報，知道有一股潰散的共軍殘兵，很可能流竄路過，在附近亂騷。連的任務是外圍警戒，並相機伏擊。

那天晚上，我們以爲又是一個大顯身手，每個人活捉十個八個共軍的好機會，在佈好警戒防務及伏擊的佈署後，大家就枕戈待旦，等候立功的情況。

午夜時分，用白床單披身，僞裝得像雪地一樣，在警戒線上的一組複哨，在能見可及的前方，發現有人羣由遠而來，根據對方人員及裝備的研判，顯然是流竄的共兵，便很快的報告班長。

班長陳福華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機智而勇敢，他判斷敵方不過是一股殘餘的共兵，就根據排長事先的佈署，將全班兵力在「口袋」陣地就射擊位置，以逸待勞，總數只有四十七名的共兵，糊裏糊塗的闖入陣地來，陳班長以時機成熟，大喝一聲「不要動」，全班同學故意拉動機槍上子彈，嚇得成羣共兵連忙伏地求饒，一班兵力就將幾十名共兵制服了，排長和其他兩個班內英雄竟無用武之地，輕而易舉的就把當晚的情況解除，可見

馬彬冒充「反對獨裁」和「反對共產主義」，冒充「客觀」。我們要問：馬彬倘若眞的反對共產極權，怎會不站在「仍受共黨役奴」的人民一邊？爲什麼馬彬竟然說中共「強大」和有「聲威」？

必須指出：馬彬並不「客觀」，更不「傾向台灣」，也不關心中國，要不然，怎會要求中華民國政府置八億人民受奴役的事實於度外，並加「抑制」？

馬彬宣稱：「俄羅斯經由共產革命至今已進入五十八年，資本主義國家不會打倒共產主義，同樣，共產主義也不會埋葬資本主義。」

馬彬要求：「中國人不要再以打內戰來解決問題。這不僅指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同樣，共產黨內部也不該武鬪殘殺，將來也不要自己打仗，用和平的方法以糾正共產主義殘暴和制度的缺點。使人民能安居樂業，多些自由。」

馬彬在杭州、武漢、四川及全大陸人民反毛反共的怒潮中，竟然要求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永不重操室內戈」，目的何在？是否希望毛澤東共產黨永遠騎在中國人民頭上？

有些從大陸逃亡的人說：「我們冒死逃亡的原因是要求自由，要求溫飽，我們不願過牛馬不如的生活，我們在大陸時的生命，不值兩分錢！」

反共復土的聖戰是不可避免的。當然，在反共復土的工作中，我們必須盡量減少人民的犧牲和痛苦，中華民國政府「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主張，確實是救國救民的艮方。

難道八億人民應該永遠匍匐在共產黨腳下麼？

我們認爲，毛劉內鬨、毛林爭權，以至毛周江鄧之爭，都是中國人民掙脫枷鎖的機會，可是馬彬卻「希望共產黨內部也不該武鬪」，由此可知，馬彬眞正的立場是什麼了。——他就希望八億人民永遠受共黨奴役！

我們還要指出：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一致反對共黨對中國人民的奴役，我們要保衞中國的民主自由和幸福，我們要抵抗共黨的侵略。這是保家衞國的聖戰，不是「黨爭」，也不是「同室操戈」！

最後，請看下列的名句：「生命誠足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女⋯」與「我心我心」

林巽

表完全像貴族之後，因爲那不是自己的眞正身份，所以身處在上流社會上，時時有與環境及人情沒法協調的苦惱，這也是最考驗演技的表演。到了最後，赫金斯愛上了伊莉莎，替她解決了無法再回到下層社會去的困擾，這才走入「中年況味濃如酒」的格局。

「窈」片中的赫金斯教授，受到來自下層社會滿口鄉音的伊莉莎上門求赫金斯收他爲好學徒，純正英國語，可找高尙職業，適有一印度語專家在座，不敢對伊莉莎樂觀，赫教授於是與朋友打賭，聲稱不但可以將伊莉莎的正確英語訓練起來，並且還可以將她訓練成爲一貴族女子。伊莉莎也拚命苦學，直到她成功後，才忽然悟到自己只是赫教授的試驗品，自尊心大受打擊，重新陷入困擾中。

「窈」故事隱含一個含蓄的諷刺就是所謂上流社會，只是由一種空洞的風雅語文與空洞的生活形式結合成的，惟有這樣，一個用幾個月時間訓練起來的下層社會女子混入其中，才不容易被貴族人物發覺。當然這只是諷刺而已。諷刺本身沒有什麼哲理，哲理的發現仍只在伊莉莎發現自己不過是赫教授的試驗品，同時又不能在回到下層社會去做賣花女的徬徨中流露出來。

基路拔卡提斯導演的「我心我心」，想像中這部電影是爲了離婚多事而復合的羅拔韋納與妮妲梨活而寫的。「我」故事與他們兩人離合無關，但讓倆夫妻以戀人身份在銀幕出現，也可說是電影噱頭之一，有些影迷，總可以從他們的舊偶像獲一點滿足。

「我」電影中的妮妲梨活是一個富家女，自小患了小兒痳痺症，雙足殘廢，後來因參加一次慈善演唱而激發出她的目的，成爲一個作曲者，她已經三十二歲，從沒有過一個男朋友。羅拔韋納卻是有了兩個兒子的父親，但已與妻子離婚，他因爲被聘爲妮妲梨活富有父親的法律顧問，因爲愛上妮妲梨活，他們戀愛是成功了，但羅拔韋納最後終於發覺那樣的結合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最後二人痛苦的分手。

一個正常健康的男子與一個患小兒痳痺症而殘廢的女子是否可以結合做正常夫婦，在戀愛上是應該被許可的，但結合之後，由於彼此生活上的不協調，精神壓力可能存在的，電影對精神壓力那方面沒有什麼解釋，但最後通過妮妲梨活的弟弟占美與女友同居有孕後，不敢正式結婚，並說出一句，除非父親死後才能結婚，暗示富有的父親是他們戀愛的障礙力量。

「我」片只可看作情節戲，並沒有什麼特殊含義，但它卻表現了中年人再談戀愛並不容易這一意念。

青年人做事可以憑一時衝動要做就做，不必顧慮任何後果。可是到了中年，事業基礎已定，本身對別人也有了責任感，顧慮也多了，所以不論做什麼，絕對不能不顧慮後果。

電影中的羅拔韋納與妮妲梨活的愛情進展很緩慢，及進展到難分難解時，兩人決絕的戲節奏很快。妮妲梨活因失戀打擊而自殺以到覺醒下來，節奏也很快，充份表現出中年人是理智勝過情感的一階段。人到中年，情感上的痛苦打擊是可以忍受的，這是中年人的特別天份。

電影中的妮妲梨活，風采依然，是一個有特殊氣質的好演員。反之羅拔韋納雖然人到中年，表現的仍是性格未成熟的一套，除了面孔不像年青人外，他的表演仍然是擺不脫年輕時那一套，缺之中年人的沉着氣質，在表現上只是笑得節制一點及動作緩慢一點，那是無濟於事的。由此看來，這人雖然曾經大紅大紫，其實也只是明星而不是演員，當然這其中與劇本寫得糟也是有關係的。

電影也有一點消極意義，它通過妮妲梨活的弟弟占美與他的年輕女友同居，多少說出青年人可以戀愛而不必想到結婚，中年人的戀愛卻是爲結婚而準備的，因爲沒法結合的愛在中年人心中是不存在的，這是中年人的悲哀。



快報的馬彬希望是甚麼？

古鶴翔

快報的「半周時評」用「郭沫若先生」寫給日本人的一句詩作題目，要求「中國不能再打內戰」，要求「永不重操室內戈」。

首先要指出：「半周時評」的作者馬彬稱郭沫若做「先生」，而不稱郭某在共區的「官銜」，確實「中立得很」，可惜快報的報端卻印着「中華民國年號」。中華民國的公民看了「時評」以後，便要作三日嘔；因爲中華民國的公民只曉得郭沫若是文丑，是「四大不要臉」的頭頭。也許，馬彬想擠身入「不要臉」那一羣中？

馬彬說：「中國人在本世紀的前半個世紀，不斷地同室操戈，以國共兩黨的內戰爲時最久，戰亦最酷！而在過去二十六年間，中國的敵對的雙方雖然對峙，也曾有過金門砲戰，但大體上則不會正式大操室內之戈，這總是可喜的事。」

馬彬還說：「中國國內，兩個不同政黨的政府，隔着台灣海峽叫罵，互相作戰爭的恫嚇，要打最後一戰。雖然至今尚沒有眞打，但兩陣對圓，會再操室內之戈的可能隨時存在。倘若打了起來，得失成敗且不計，必會有以十萬計甚至百萬計的中國人傷亡，又必會有無數中國人的財物損失。從過去的同室操戈看，中國人民到底得到了什麼？」

馬彬又說：「在過去的年代，國民黨以同室操戈而取得政權，共產黨又以同室操戈的方式取得整個中國大陸的統治權。凡此，各自謂爲『革命』，在那個時代，要取得政權，也許只有靠打仗。……但是，這是往事，時代已不同，人民的知識水平，現在比以前普遍提高。革命，是否依然要用戰爭這一老方法呢？是否可以用新方法，不必再同室操戈，流血遍野而達成社會改革乃至解決統治權力上的問題——時至今日，這是中國政治領袖人物的良心

眞相是：馬彬歪曲了事實！必須知道：中華民國是由國父孫中山先生建立的，由蔣故總統掃平了北洋軍閥而取得政權的。難道推翻滿清和打倒北洋軍閥是「同室操戈」麼？

在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以後，才有所謂「中國共產黨」，而且所謂「中國共產黨」已一再宣誓服從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但暗中勾結蘇聯來顛覆中華民國。由此可知，中華民國政府之政權，決非由「同室操戈」而建立。

同時，所謂「中國共產黨」也者，是勾結蘇聯而奪取政權的，它只是禍國集團。

更要指出：直至今天，所謂「中國共產黨」也者，仍然以馬恩列斯爲祖宗，以「國際革命」爲宗旨，根本就是反「中國」的。要不然，何以把中國的文化、政治、經濟和人民，全都打倒在地上，還亂踢不休？所以，所謂「中國共產黨」也者，根本就是馬列主義侵華的急先鋒，絕非所謂「同室操戈」。還要指出：馬彬深恐「內戰」會使「十萬計甚至百萬計的中國人傷亡」，這「悲天憫人」的襟懷，大概比孔子還有「仁心」，比釋迦還「慈悲」，比耶穌還「博愛」。可惜得很，馬彬忘記了中共奴役大陸以來，最少就殺害了六千萬中國人。至於中共支持韓戰、越戰及世界各地的叛亂而死亡的各國人民究有多少？實在不易統計。

在中國大陸因飢寒交迫而死了多少人？在梧桐山及怒海中屍骸，共有多少？希望馬彬算一算賬！

寫到這裏，還要引述馬彬的一些「名言」：

「二十六年間，以台灣來說，人民生活實際已獲得改善，台灣居民的物質生活與人權保障就我們在香港聞見所及，比中國大陸爲佳——我本身反對共產主義及傾向台灣，但以上所說，自信是客觀的。至於中國大陸，強大了，有了足以嚇阻外國侵略的軍事力量，這軍力也有向外擴展的聲威，國家的建設也有長足的進步：但中國大陸的人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權保障及物質生活則不及台灣。一般說，中國大陸人民仍受共黨所役奴！」

馬彬還說：「我反對共產主義，我同樣反對一切的獨裁專政，但我認爲共產主義的專制政體，除了戰爭之外，並非沒有別的方法可使它改變。」

馬彬主張：「世局的劍拔弩張，認眞說，和政治體制的關係並不很大，倘若彼此都認眞抑制，坦誠地求取緩和，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國家也可能各以

窈」評

本期有二齣電影，都涉及中年人的戀情的故事，一是佐哥谷導演，蕭伯納原著的「窈窕淑女」，該片在一九六五年曾在本港首映，當時很轟動，成爲一部很吸引學生觀眾的電影，學生觀眾所以被吸引，就是爲了電影中的英國式的風雅對白，這次重映，學生觀眾已不十分踴躍，也許與宣傳上不如上次特別強調改編自蕭伯納原著「賣花女」有關，這次重映，在廣告上也抽掉了原著的名字，由此可見，宣傳的作用，對電影的得失有時是那麼重要的，因爲從學生觀眾方面說：今日多數學生，在一九六五年時只有小學或幼稚園讀書，像「窈窕淑女」這類電影是無法領會的。

另一齣電影「我心我心」是進入中年的過氣小生羅拔韋納與他的妻子妮妲梨活主演

「窈窕淑女」大致根據舞台劇改編，每一場戲都有些舞台序幕場景的點綴，這部電影除了對白精采之外，最突出的當是演技，比如對於飾演賣花女伊莉莎的柯德莉夏萍，由一個來自下層社會，骯髒、粗俗的女子，在接受赫金斯教授訓練後成爲一個使主子誑青，艷壓羣芳的貴族女子，那段過程的戲本

其中可以以「北京大學哲學系工農兵學員」編的「讀一點法家著作」一、二、三來分析。在「讀一點法家著作」㈠中，所選的十篇「法家著作節錄」中，最主要的是把「皇帝」、「君」、「主」、「王」的地位重新建立起來，這不啻是爲毛本人建立「威信」。

但在「讀一點法家著作」㈡中，所選的九篇文章的節錄，乃是強調如何聽毛澤東的話和命令的；在「讀一點法家著作」㈢中，所選的十一篇文章節錄中，強調人民的勇敢，不怕死，不畏天的精神，以便爲中共效勞。

似乎這也就是「頌秦揚法」、「批林批孔」背後，所要強調達到的目標。很顯然地，這一「驚天動地」的抑儒抑法的運動，不但沒有發生預期的效果，而毛澤東反爲發現了，不尊重他的，不照他指示辦事的不是別人，而竟是中共的幹部們。

這一發現那還了得，於是在「鬧情緒」的情況下，便東抄西湊了一些「馬、列、恩」的「語錄」，就掀起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運動了。

在「批林批孔」和「頌秦揚法」中，人們都以毛語錄中的「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以及「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動。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等來做爲擋箭牌或是令箭來推運動。可是，毛本人既然發現了自己的黨人有了問題，就不能不以外國的「神符」——馬、列、恩，來發動對資產階級鬭爭了。

山窮水盡技窮時

如果我們留心的話，所謂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擁有者，在中共統治了大陸二十多年來的今天，一定是中共的幹部當權派了。

從幾個月來的中共文章中的報告和揭發中，我們都已經知道了底細和內情。然而，儘管這「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運動如火如荼，起碼在傳播工具運用上是如此，究竟能在實際上發生效果呢？這不僅是懷疑其有無效果的問題，而是實質上有無辦法產生效果的問題。

造成這一中共當權派的幹部們的大量擁有和增加「資產階級法權」，可以從另方面去了解：一是由於中共所強調的馬、列、毛；理想的成份多，實際應用上一定是不堪設想的，太多的人都知道那是「烏托邦」。而實質上，也是違反人性的。這點我曾經一再的在這專欄中指出了。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這樣說：「對於一個理想，如果人們具有希望和熱誠的話，有時是憑了一股幹勁，可以經過一個短時期的違反人性的嘗試。因此，有不少迷信馬、列、毛者，都會憑了其迷信的熱誠努力一番。但是，在經過了文革之後，偌多的共幹們，已經發現共產集團中的鬭權奪利的實質，只是在口頭上或文字上說得美妙，講得動聽而已，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那便是共產黨的各級當權派，在理想與希望上對所謂的共產主義都已看穿了是怎麼回事。於是就在自己的職位上，工作中的可能上，便順其人性的正常而發展了。因爲，到現在他們也眞不知道，他們所走的所謂「無產階級」路線，究竟是正確的呢？還是反動的呢！因此，他們也都覺察到：路線的正確與否，不是自己所能決定的，而這一決定是來自掌權的人，於是，他們還是現實些，就在可能的範圍內掌權吧！於是就有了普遍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擁有和增加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很可能由於幹部們中鬧「資產風」的人數不少，已經引起了老百姓的反感，於是在「紅旗」文章中，就出現了呼籲幹部們「自覺」。

像八月份的「紅旗」中，就有兩篇用「自覺」爲題目的文章：一是「自覺地經常地向人民羣眾學習；一是「破除外因論，自覺拒腐蝕」。

用「自覺」來做文章的題目，可以看出從外來的「思想改造」的功效是微乎其微了。同時，所牽涉的人士也必大，很可能弄巧反拙呢！

相信毛澤東最了解這種情形。同時，又可以了解到的是：由於反「資產風」而再度刮的「共產風」，所謂「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運動」，在整個的中共結構的內部，卻是發生了不同凡響的「震驚」，使到不少的幹部們感到不穩。同時又是人心惶惶。不過，這一次的人心惶惶，不像文革期間的實如其來的風暴，無所準備的，因此，不少的幹部當權派倒敗了下來。這次，那些已刮「資產風」的幹部當權派，已經有所準備，有所應付，或者更好說是有所反抗的吧！

因此，毛澤東覺得，如此搞下去是得不償失的，同時，自己的年齡已不復當年了。爲了安內，便把矛頭指向了對外了，而掀起另一個評水滸，批宋江的運動，將中共幹部們的不滿與所備的反抗心理，誘導到對外的目標上。

這方面，我們可以以最近一連串的對外關係來做例證。與例來說，高棉的施漢諾，逃亡到大陸五年多，而竟以最大的而「隆重」的「歡迎」來勞民傷財呢！這種對外舖張的小題大作，更顯得其不自然而來的作做呢！

多時不出面的毛澤東，也出見來見施漢諾了。究竟這一恐內而向外，安內而轉移目標的「情緒」，幾時又會在「情緒」過後而產生另一次的運動呢！這又得走着瞧了。

總之，目前任何大陸由於領導者鬧情緒而掀起的運動，總是一波三折的，很可能這由情緒而產生的策略，已經是到了山窮水盡的技窮時刻了。

是耶，非耶，留待讀者們去觀看吧！

不過，有一點我所要在這裏指明的是：「何以大陸上一次次的運動，一定要歸咎（或歸功）到毛澤東一人的鬧情緒呢？而這一情緒何以會不斷的鬧起？一言以蔽之，那便是在毛澤東自己本身有着兩條路線的不斷爭鬭呢！一是他胡亂的引用馬、列、恩；一是他原先接受的中國固有文化。兩者之間，總是在針鋒相對，矛盾相向呢！這一推測，大概會有一些道理和事實的！他要追隨馬、列、恩，但是總有格格不入之感；他想揚棄固有中國文化，但這一深厚博大的文化，總是使他無法擺脫呢！因之就不時地鬧起情緒來了。



認識中國

一波三折看技窮

柳以青

幾年來，從大陸上的對內對外的宣傳工具裏，得到了一些這樣的印象：一個時期：無論是報章、雜誌、電台和通訊社，對住一個特定的主題，猛力地引「經」據「典」，提「名」道「姓」地，大加宣傳、攻訐一番之後，不久，又會產生一個嶄新的主題或對象，再經過報章、雜誌、電台和通訊社的宣傳，於是舊「聲」舊「文」在逐漸退潮了，而新潮就似排山倒海式地湧將上來。其勢之兇，其力之大，似乎一定會產生摧枯拉朽的結果不爲功。可是，曾幾何時，風頭又轉變了，這一「新潮」經已變成了「舊潮」，逐漸的退潮了，而再新的「潮」又從平地而起，浩浩蕩蕩，所有大陸的宣傳工具，似乎又開足了馬力，來爲「再新潮」而粉墨登場，扮演一個積極而先鋒的角色。這一層層，一次次「運動」，在大陸經過了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後，似乎頻率加速了，轉變也加快了。

不少的人士，特別是大陸上的中共總是在肯定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成果」，以之爲「驚天動地」的進步「里程碑」。然而，在我看來，愈是中共所口口聲聲所肯定的東西，恐怕是最有問題，最無成果，最有危機和致命傷的東西。

恐怕，將來爲研究中共的史家們，他們必會客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也者，是中共開始步入敗亡的大關節。這裏，姑毋論中共的「文革」所打下去的人士，到目前一一地「復出」這一些斬釘截鐵的「反面教材」，使大陸所有人民，以及生活在海外的人士，就已經看透了「文革」也者，只是一個「鬧劇」而已。

這「鬧劇」所產生的影響，卻是非同小可呢！

一人情緒全民動

曾有一個時期，我是認爲中共所發動的運動，特別是由毛澤東「親自」下令或「親自」授意或「親自」主持的運動，都是在鬧情緒呢！在大陸上共產主義分子所統治的政權，毛澤東一人的鬧情緒，就不簡單，而便會產生一個「運動」，而這「運動」的推動者，竟是全大陸上的所有傳播工具與傳播組織。

在這一實際的現狀下，如果中共還侈言什麼「民主集中制」與「社會主義式民主」，我以爲都是多餘的，只是在自欺欺人，都是在口是心非，與實際情形不合呢！

到現在，我更覺得我的這一看法並沒有錯。只可惜的是：在上者一人的「情緒」，竟有偌大的力量而波整個大陸上被中共所統治的老百姓呢！

以前，在中國的歷史上，身爲「皇帝」的人，還怕天、自然和陰謀之氣呢！還會因了「天怒人怨」而大加反省自己，而下「罪已詔」，仍然承認自己的無能與不德。可是，自中共用了馬、列，對天、自然與陰陽之氣一如恐懼，而以之爲自己高不可攀，人定勝天的全稱概念，於是就以自己的私意、私見，爲大「經」大「法」了。

然而，事實上，世界並不完全如此，而私意、私見所變成的「大經」、「大法」，也絕不是用於「四海」而皆準的，也就是爲此，毛澤東的情緒就因之不穩定了，在不穩定的情形下，就不時地鬧起「情緒」來了。特別是從「文革」之後。這情緒的「鬧」，可以說是不絕如縷呢！

或許有人說，這一次次的運動，並不一定是由毛本人，一人「鬧情緒」所致的，可能是圍繞在毛身邊的那一夥所謂「宮廷派」的「挾天子以令諸侯」呢？這方面或許也有些道理，不過，我倒覺得以前歷史上的宮廷中，「閹官」之屬，似乎總是「唯唯諾諾」，拾起鷄毛當令箭呢！

不過，從很多跡象以及事實來看，我倒相信一人在「鬧情緒」，而掀起了一次次的「運動」卻是眞的。

像「頌秦揚法」、「批林批孔」、「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和剛出爐的「批水滸」攻宋江等等，都可以看出這一「鬧情緒」而掀起運動的來龍去脈。

這裏，我不妨先總體地分析一下。

「頌秦揚法」與「批林批孔」實質上是對所有大陸老百姓所掀起的「鬧情緒」後的「運動」。

很可能由「文革運動」在大陸的老百姓中，產生的影響不小，同時，再加上不可一世而搞「文革」的大將林彪突然的失勢、失踪、喪身和掉命，使到大陸上所有老百姓陷於恐懼不知所措中，進而對中共所主張的一套，所宣傳的一套產生了極大的動搖，特別是紅衛兵年青一代的青年人，這對以毛爲中心的中共領導階層，便覺得有不安全之感，於是，爲了從老百姓的心目中，再取回信任與支持，於是便掀動的「頌秦」和「揚法」，接着就是「批林」「批孔」。

在那一段時期內，孔子的一言一語都成了被反對的對象；而法家的各家各法，就成了研讀、研討的著作了。不少的人物，起來批孔揚法；不少的小組組成學習法家，不少的著作就印了批孔專集，和讀閱法家專集。可以說是鬧得不亦樂乎。

場，凡壞事是江派幹的，卽使明知是周派所爲，也硬把它說成是江派。杭州事件的評論，便是在這種心態支配下論斷的。

筆者絕不是捧江派，既不相信江派當權會關心人民生活，也不相信周派掌權會改善人民生活。因爲不論江派或周派，他們絕不會改變共產制度，摒棄集體經濟。這兩大枷鎖，一日不敲碎，大陸老百姓休想過自由、豐裕生活。共產黨人是一丘之貉，他們不論以何種面目出現，其本質是豺狼，絕不因捧周派的塗脂抹粉，便會改變其豺狼本性。因此，對共產黨任何派系存有侈望，到頭來終必失望而歸於幻滅。

三類華人・爲共作倀

海外替中共宣傳的華人，各式各樣，爲名、爲利、爲私怨，不一而足。不過，按其主動性，大致可分三類：㈠左仔，接受「人民幣」津貼，直接聽命中共統戰部指揮，他們受人錢財，當然替人消災。㈡認同派，以假洋鬼子和墮子爲主，他們回歸北平，被塡鴨髀打軟牙交後，回到原居地，對共黨歌功頌德。他們只知「北京大會堂」的朱門酒肉，卻不見廣大農村的皮包骨。他們吹噓大陸的建設，但沒有想到是千千萬萬人民勒緊肚皮的結果。這類人，跟秦人踏足長城，頌其偉大，而聽不到孟姜女悽楚的哭聲，同樣可悲。㈢捧周派，這一派多以中共問題研究專家自居，他們打着中立招牌，既不回歸大陸，也不接受「人民幣」。這派人在思想上反共反台，但意識上，反台大於反共，而反共又以反江大於反周。他們在感情上傾向周恩來，希望由穩健派長期統治中國大陸。

以上三類人，其言論對讀者影響最大者，並不是前二種人，因爲他們的態度與立場「鮮明」，擺正副格是替共黨說好話，他們的言論，也像他們的主子一樣，報喜不報憂，所以讀者容易辨別眞僞，分清是非。而後一種人則態度暗晦，有意混淆是非，論調似是而非，讀者很難洞燭其奸，他們打着中立招牌，甚至擺出反共面孔，卻義務做共黨辯護士，對共黨小罵大幫忙，有時連正宗左派仁兄也甘拜下風，這類人，對讀者遺害最大，其心可誅！

捧周派的觀念，既然由共產黨統治，那麼便希望一個對人民生活關心的人來領導，周恩來是最佳的人選，他的政策比江青的急進派溫和，重視民生。在毛澤東死後，由穩健派執政，對內推行修正經濟路線，對外繼續笑臉外交，所以，穩健派掌權，對國家和人民都有利。這種說法，表面看來，確有一點道理，因爲周派所推行方針，對人民的束縛稍爲鬆懈，這也是他們爭取羣眾支持的手段。但實質上，這是一種糖衣迷醉劑，人民暫時獲得一些甜頭，便苟安現狀，不思反抗。共產主義制度也因此可拖延下去。這種情況，跟清末維新變法有一點相似之處，當年維新派認爲滿清王朝不可敗亡，只有希圖光緒皇帝變法，開明光緒總比頑固的慈禧對國家對人民有利。倘使慈禧失敗，光緒帝掌權，相信辛亥革命不會這麼快來臨，滿清王朝也不致傳至宣統便覆亡。

江青上台・動亂分裂

回顧「解放」初期，中共的上層建築異常鞏固，黨組織由基層到中央，組織嚴密，制度分明，下級絕對服從上級，人事升遷，不能踰越，只有一級一級向上爬。當時黨巨頭的排位是毛劉周朱陳（雲），後補上林彪，這幾個人，按照次第接班，很少有人反對。要不是黨內高層籠裏鷄作反，爭權奪位，破壞了組織功能，共產黨的壽命不能估計。但經過了「文革」動亂後，共黨組織砸碎了，權威消失了，幹部遞升毫無準則，藉藉無名的王洪文，由工廠保安員，坐上了中共第三把交椅；珍寶島反蘇英雄，年僅廿六歲的營指導員孫玉國連升六七級，變爲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專區地委書記華國鋒升爲副總理兼公安部長。這種一跳數級的人事升遷，顯示中共內部組織極不健全，無異伏下滅亡的契機。

過去一年來，江派大量提拔「新生一代」，安插到地方基層的組織裏，排擠舊有的人員。然而周派也不示弱，大量解放幹部，使他們歸位原基層組織。因此經常發生新舊幹部之間的不調和的矛盾衝突。在毛澤東未死的今天，周派已大量起用「牛鬼蛇神」，除了對抗江派外，還要回復過去五十年代的人事組織。毛澤東死後，周恩來如果掌權，勢必把全部「牛鬼蛇神」收爲己用，這批傢伙，是共黨組織的老手，對敵鬪爭經驗豐富，善於鎭壓暴亂的劊子手，若由中央到地方都由他們把持，人民是動彈不得了，相信數十年後的大陸，還是周家天下。

毛澤東死後，江青如果當權，表面看來，對大陸人民不利，在物質生活上可能更苦，但實質上，對中國人民有絕大益處。因爲江青當權，必然引起共黨內部更加分裂、瓦解，共黨滅亡的時刻，會提前到來。

江派掌握，必然出現下列的現象：㈠把周派排擠，驅出領導層。㈡江派成員資格嫩經驗淺，對治理「國家」，不能擔當大任。㈢缺乏建黨組織及武裝鬪爭經驗。㈣羣眾根基不深，威信不高，影響力小。㈤幹部年輕，易衝動，處理內外事件沒有周派的老謀深算，圓滑老練。㈥被芟除的周派分子，勢必垂死掙扎，利用其影響力及潛勢力，捲土重來。㈦地方軍人不會聽命於毫然作戰經驗的後起之秀指揮，江青沒有能力統馭地方軍閥。其時，他們必各自爲政，割地自雄，因而導致像袁世凱死後的軍閥割據局面。

紅色軍閥割據的結果，互相攻伐必隨之而來，大陸人民紛紛乘機起來，工人暴動，農民起義，再配合國府的行動，那麼，實不難使大陸重歸自由世界懷抱。

我們從歷史上的興亡看，凡一個政權的滅亡，必先出現一個動亂的時代，共產制度崩潰，也脫不了這歷史規律。筆者認爲，周恩來是老王，周派掌權，在二三十年內可避免發生動亂，而江青則是兒皇帝，是製造動亂的根源，由江派執政，不出一兩年，大陸便出現你爭我奪的分裂局面。因此，筆者希望毛澤東臨死前，效法慈禧除光緒，把周恩來幹掉，跟着也把鄧小平除去，扶植江青上台。那麼毛澤東死後，江青陣腳還未站穩，大陸的動亂便隨之爆發了。如果不幸被捧周派言中，由穩健派掌權，給大陸人民改善些生活，施捨些殘餚剩菜，大陸人民這一輩子便完了。

時事評論

我希望江青上台

林定

海外替中共搖紅旗的人，可分三類，一是左仔，二是認同派，三是捧周派。其中又以捧周派的言論對讀者影响力最大，他們打着周旗反毛旗，宣揚穩建派關懷民生。其實，周江都是一丘之貉，任何一派掌權，大陸老伯姓都不好過。倘江青上台，大陸勢必出現分崩離析局面，動亂也隨之爆發，屆時共黨滅亡之期，會提前到來！

杭州暴亂・周派策動

據新法社北平十一日電，中共喉舌「人民日報」首次公開承認杭州工人暴動是由「派系鬬爭」所引致。該報說，由於「破壞分子」的行動，生產部門在一段「相當長時期內」，遭遇到「棘手問題」。這些分子企圖「運用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及企圖「歪曲黨的路線」。北平方面有些人士看法，認爲杭州工人的騷亂，主要是太過熱切於抑平薪金所引致，而這種行動正是現時所展開的反「資產階級法權」運動所主張者。有人認爲杭州市被選爲推行這種運動的實驗地。

上述報導，「人民日報」着重指出破壞分子運用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而沒有提到林彪名字，顯示杭州暴動分子，不單只指周派，而且還包括鄧系，因爲鄧小平垮台這筆賬，是算在林彪身上。鄧與劉以前是一伙，現又與周恩來推行類似劉少奇時代的經濟政策，迭遭江派的攻擊。而杭州工人騷動導火線，是反對推行江派所提倡的抑制薪金方案，因此證實杭州工人暴動，絕非此間捧周派所謂「極左派策劃鼓動，穩健派瞬即派兵敉平」的事件。

在杭州騷亂期間，此間報章如明報「社評」、「集思錄」，快報「中外快訊」、「半周時評」等專欄，都一致認爲江青的極左派唆擺工人製造動亂，向穩健派挑釁，被鄧小平調動軍隊把他們敉平，從而證明周、鄧掌握了軍權，顯示穩健派的實際權力異常鞏固。當時筆者曾反對這種論調，且認爲暴動因素是由於官僚派藉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煽動工人罷工以對抗毛江集團。筆者所持的理由是，遠在去年初展開批林批孔運動時，毛周兩派已互相攻擊對方的經濟方針，王洪文在秘密報告中提出反對計鐘工資，獎金制度，表揚工人不支足全月薪的精神。去年四月間，大陸便出現經濟鬬爭行動，工人上街要求改善待遇，卻遭江派城市民兵阻擊。今年三、四月間，姚文元、張春橋撰文闡述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否定「資產階級法權」，反對「物質刺激」，批判「按勞取酬」。五月間毛江更提出工資改制，要工人自動減薪，並以「樣板」推廣全國。然而，杭州工人卻在此時跟江派大唱反調，提出加薪，這是直接向毛江經濟政策挑釁。

杭州工人沒有實力的後台撐腰，強力的組織領導，其氣燄不會如此熾烈，騷亂也不會持續兩個多月。因爲對付自發的暴亂工人，當地駐軍足可應付餘裕，實不須外調部隊加強鎮壓，顯然，駐杭軍隊本身也出問題，他們可能受人支配，對暴亂採視而不見態度。一九五七年武漢學生上街遊行，由於沒有強力的組織支持，毛澤東只派遣工人上陣，便把學生隊伍衝垮。所以杭州工人暴動，顯示出是官僚派在幕後煽動指揮，其勢力已控制當地駐軍，迫使毛江外調萬餘海空陸部隊，才把暴亂平息下來。同時，中共調動任何部隊，必須經毛澤東親自批准，目前鄧小平尙未有資格操此生殺大權，即使毛澤東患腦迷症，也不致調動軍隊去屠殺江青的造反派。筆者基於這些理由，當時便認爲杭州暴亂是由官僚集團煽動工人爆發的。

捧周鄧派・塗脂抹粉

可惜，此間的捧周派勢力雄厚，他們在社評、專欄接二連三替周鄧捧場，以杭州事件，爲穩健派鼓吹，誇稱其力量強大，有意無意替他們抹上「仁政」色彩，宣揚他們「關心人民生活」。田雪甚至大聲疾呼，「極左派杭州煽風點火，製造暴動以便混水摸魚，企圖藉此抓取權力。在整個事件中顯示，極左派根本不把中共利益放在心上，更遑論什麼中國人民的利益。」這種影響力，不謂不大，許多讀者，便被他們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調牽着鼻子走，在不知不覺中對周派好感起來，把中國大陸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這派人身上，希望他們長期統治下去。

此次捧周派對杭州事件的評論「陰溝翻船」，以前上咎其原因：㈠凡工人造反，必是江派傑作，以前上海工人反劉鄧，目前杭州工人也必是反周鄧。這是一件汚兩件穢觀念作怪。㈡過高估計穩健派實力，認爲江派屈居下風，有什麼風吹草動，便看成江派向周派反撲。其實，周江勢力不相伯仲，平分秋色，周派在國務院佔上風，江派卻把持政治局，況且毛澤東這粒法碼，可決定任何一方的升沉。㈢他們把鄧小平歸入周派，說鄧小平調動軍隊開入杭州鎮壓極左派。鄧小平目前的身份很微妙，他的復出肯定是毛澤東的意旨，但他後來所執行的政策，有明顯跡象傾向周恩來。這次批判「水滸」的投降主義，大概是指他企圖叛離毛江。不過，可以相信，在毛澤東有生之年，鄧小平是不會全面倒向周恩來，批判水滸，目的是把他從投周的路線上挽救過來。㈣捧周派在心理上厭惡江青集團，認爲江派掌權，勢必把大陸搞得一團糟，他們相信穩健派會給大陸人民帶來較好生活，因而在評論上，對周派力加捧

麥勞而成爲西西利同鄉會主席。奧班尼安死後由希美懷斯（Hymie Weiss）繼任首領，率其部眾發誓爲奧班尼安報仇，指堅那兄弟，卡邦及托利奧爲行兇者及同謀人。此後卽與卡邦——托里奧成爲死敵，永不和解，互相殺伐。堅那兄弟是主兇，當時首當其衝，結果死的死，逃的逃，鬪不過希美懷斯，堅那兄弟在黑社會中除名，不能再起。

魏玉

卡邦說，只要把安西美及史加里斯二人交給他，就答應從此息爭，不再互相仇殺。但卡邦堅拒之說：「卽使是對一隻黃狗我也不會這樣做！」

此時二人跟隨繼堅那兄弟而起的Samoot Amatuna，此人受卡邦支持，爭取西西利同鄉會主席一職。統率堅那舊部。據說堅那兄弟之崩潰，卡邦有暗中作祟之嫌。蓋自奧班尼安死後，堅那兄弟一時意氣風發，不特非常貪婪，而且動不動殺人流血，有違托利奧——卡邦之和平共處，利益分佔原則。而且愈來愈不受節制，遂有除去他們之心。有一說謂史加里斯及安西美在此時已秘密投向卡邦，伺機除去堅那兄弟。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米克堅那率領阿馬頓拿、安西美及史加利斯狙擊希美懷斯手下摩倫及杜魯西，回程時在四十七街與一輛探員巡邏車相遇。探員窮追不捨，米克等卒被迫棄車而逃，遂爆發槍戰。結果探員夏勞奧信（Harold Olson）及查爾士·和路殊（Charles Walsh）中槍斃命。安西美及史加里斯二人亦當場被捕，均被控謀殺罪名。卡邦參與籌欵聘律師爲二人洗脫罪名，自然亦加上收買或恐嚇陪審員和證人。

一九二六年六月廿二日，安史二人獲無罪釋放，卡邦出錢出力，認爲安史二人應感其大恩。此時，得卡邦支持任西西利同鄉會主席之Giuseppe Giunta，但用安史二人爲其左右手。卡邦之支持附庸自己的人出任西西利同鄉會主席一職，有其深意。蓋卡邦非西西利人，參加該會的資格也沒有。但以西西利人爲主的馬非亞，首腦人物多屬該會中人。該會已逐漸變質，幾成爲馬非亞的掩護體。卡邦欲與馬非亞保持聯繫，支持與他有密切關係的人任芝加哥的西西利同鄉會主席，是最佳政治手法。豈料Giunta此人一登寶座，不禁自大起來，安史二人更從旁煽動，以爲憑他們就可以大事擴張，成立一個足與卡邦抗衡的西西利人王國。他們計議擴張私酒地盤，甚至搶奪卡邦集團的利益。此時托里奧已宣佈退休，出國旅行，一切事業均由卡邦掌握，這是卡邦個人的黃金時代，權勢已達巓峯。

史加里斯甚至口發狂言說：「現在我是大波士了。」卡邦起初並不相信安史二人會起背叛之心，自己有大恩於他們。後來卒藉其手下大將法蘭基李奧，從史加里斯口中探出史安二人與另一西西利人阿伊勞斯勾結，擬除去卡邦之陰謀。安史二人卒死於卡邦親手揮動之棒球棍下，全身無完膚云。

安史二人對卡邦的闖天下沒有什麼功勞可言，反之，只有卡邦施恩於他們。此二人亦僅在跟隨Giunta時才稍有地位，爲時亦甚短，未會霸道至令人聞名喪膽也。

到的獎金，有時候竟是佔其平均工資的百分之三十。莫斯科周圍的情調，現在已經成爲製造小富翁的樂園了。

勞動人民

自從赫魯曉夫清算了斯大林的橫蠻和殘暴，以及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的罪惡，宣佈蘇聯放寬對人民的束縛，並且嚴正地指出了斯大林時代是一個「千百萬勞動人民的地獄」。然而，蘇聯便開始進一步的社會改革，建立起集體領導和新的經濟體系。作爲蘇聯的勞動人民，這算得是一件小小的喜訊。

柳葉綠

，曾經毫不掩飾地說過，過去國家舊的工農業政策，是障礙了工農業的發展。特別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更放寬了小型工業、商店、土地和畜牧業的私有生產的尺度，並且建立了城鄉交流的公共市場。勞動人民在自己的勞動成果中所要關心的物質利益，顯然得到了一些鼓勵。勃列日涅還就過去歷史經驗的教訓，要蘇聯國家幹部「把暴力壓縮到最低限度」，指出國內戰爭將會引起大規模的犧牲和人民羣眾的痛苦。這些做法，當然代表了蘇共願意並且實行減少社會的對抗關係，希望從和平中獲得穩定的統治地位。有許多跡象顯示：今日蘇聯的集體領導者，在一方面大搞軍備擴張的同時，而且也注意到勞動人民所必需的汽車、家庭電氣化工業品、日常用品和食品的生產。

根據來自蘇聯勞動者的各種新聞研究，今日蘇聯人民，一般的勞動積極性都比過去較高。人民在物質利益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生產和市場交易的競賽，人民有機會去選擇替國營企業、集體農莊或是私人單位工作。新的生活方式的產生，使家庭的結構和集體娛樂的內容也顯著有了改變。

蘇聯全國人口中，工人階級已不是因了政治地位而高高在上。蘇聯非生產人口，約有一億五千萬人，其中兒童佔八千萬。生產人口約有一億人。根據蘇聯新聞報導，其中工業和建築業工人佔三千五百萬，農業和林業人員佔三千二百萬，交通運輸業工人佔八百萬，商業工人佔六百萬，教育、衛生、科學和藝術工作者佔一千四百萬，政府部門工作人員佔二百萬，其他人員佔三百萬。以上分別男性約五千一百萬人，女性約四千九百萬人。全國每月開支的勞動工資約計三十三億五千萬盧布上下。但勞動人民很少講究政治待遇，所能分別社會地位的，就是專業崗位、技術權威、儲蓄戶口以及生產的創造性。其實，今日蘇聯的變化，勞動人民的工作責任感，往往受到物質刺激的影響。人民追求生活的願望，什麼時候都強烈地存在着。同時，因爲強迫勞動的現象逐步減少，當前的社會分工倒有初步自由化的特色。



謬以

明報副刊有一段「世界時人時事秘辛」，在八月三十日所刊登的「懷舊電影，霸王卡邦」，恰巧我是讀過幾本有關於卡邦本人和禁酒時代的美國黑社會歷史的書，遂有興趣細讀該文。豈料一讀之下，發現其中有「離譜」之處不少，雖則所談的是黑社會人物，但既有眞實的歷史，也不該太隨便下筆。玆列舉與「史實」不符之處如下：

㈠史加里斯（John Scalise）和安西美（Albert Anselmi）二人與卡邦闖天下完全無關，更談不到「只有兩個」。嚴格地說來，此二人從未直接在卡邦手下工作。他們一直是依附卡邦西西利人幫首領，前者是Genna家族，後者是Giuseppe Giunta的手下，只算是卡邦的外圍馬仔。

㈡此二人在那個時期還未有資格令人「聞名喪膽」。像他二人一樣作風，一樣膽色的不知凡幾。

㈢以大蒜液汁抹子彈頭並非二人「獨創的殺人風格」，而是在其故鄉西西利的歹徒早已有了這個「迷信」，認爲眞的會使傷口生疽。二人此舉不過是依照「鄉下俗例」而已。

㈣「芝加哥當年的黑社會火併兇殺案，大部份有」此二人，未免太抬舉他們了。轟動一時的以芝加哥亞北區爲地盤的愛爾蘭人Dion O'bauion被殺一案，他們是疑兇。其次則是兩名偵探被殺一案，他們被捕受審。再沒有其他值得一提的英雄事跡了。情人節大屠殺案，其實與他們無關，但卻「失手被捕」，且被起訴，各以五萬元擔保外出候審。眞兇另有其人，此處不必詳述。

㈤「禁酒時期之前只是黑社會小腳色……幫會爲了爭奪地盤，招兵買馬，史加里斯和安亞美便投在堅那六兄弟旗下。」這兩個人在投入堅那（Genna）手下之前，並沒有在美國撈過多久世界，因爲他們連英語都說不通。眞實的「歷史」是：二人在故鄉犯法，差點被捕，遂遠走美國，因與堅那兄弟同是西西利的Marsala人，正式同鄉兄弟，所以投奔他們，堅那兄弟亦樂於用他們做槍手。因爲他們只愛用亞亞利人。

㈥堅那兄弟所控制的「小意大利」區乃在芝加哥南部。「西區的私酒生意」還未由他們控制。

夠了，我把所讀過有關於這兩個人的事蹟，略述如下，以資「對證」：

二人逃亡離開西西利，到芝加哥即投奔堅那兄弟，充當普通投手。其後，堅那兄弟與雄據芝加哥西北的奧班尼安（O'banion）因私酒利益衝突，勢成水火。奧班尼安劫去堅那兄弟一批價值三萬元私酒。堅那兄弟欲殺之，但礙於當時西……與奧班尼安極友善，堅那兄弟不敢動手。但已請托利奧及卡邦列席其家庭會議，決定非殺奧班尼安不可，只等病重的米克麥勞逝世，即行動手。卡邦其時已與托利奧平起平坐，在黑社會中已有甚高地位，說史加里斯和安西美助他闖天下，眞不知是從何說起！

米克麥勞逝世。米克堅那率領安西美及史加里斯進入奧

蘇·聯·人·民·生

小富翁階級



也許有人不相信，今日蘇聯，就有千萬富翁。但，事實是如此，莫斯科中央聯合企業中的總經理和總工程師，是擁有享受國家特高工資的人。蘇聯一級軍事工業科學家，由於他們地位過人，以及兼了行政工作，在秘密武器製造公司中所領取的月薪，連生活津貼和家屬補助在內，竟約等於港幣二萬元。而著名的軍用飛機製造廠的黨委書記兼工廠經理，也月薪約等於港幣二萬五千元；總工程師級則月薪在一萬五千元港幣之內。其他的國家高級幹部、紅軍高級軍官、著名的藝術家和總農藝師，他們向政府支取的工資以及其他額外收入的總數，每人每月也分別達到相等於港幣一萬元至兩萬元，其中的著名藝術家還超出兩萬元之數。這些都是又有權又有錢的階級，在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國內，享有特別的聲譽，並且政府給予一些商品優待權。

這些階級擁有了這麼多的金錢，要怎樣運用呢？蘇聯的市場並不見得活躍，商品和食品很多時候都出現奇缺，因而高薪階級就把金錢存到銀行裏，如果是工程師或藝術家，還可以把錢拿出去辦一點小工廠或小劇院，從中獲取一些合法利潤。現在，蘇聯類似這樣的富翁，從相等於十萬港幣財產到相等於千萬港幣財產的就有十萬人以上。

各加盟共和國地方上的工業專家和農業專家，他們每年也向工廠或農場支取較高的薪金，而且把這些金錢同時運用到自由市場去，或是創辦國家許可的事業，都能發揮把本變利的作用。這是物質刺激下發生的現象，也是當代社會主義國家新興的階級。人們都享有了比較高級的生活享受，當然跟一般的人民所能得到的待遇是有分別的。例如，新興的階級已經開始講究住宅的設備，環境的美化，個人一方面勤於爲國家服務，以及另方面所關心到的物質利益。高級幹部和工廠經理不但重視了政治上的名氣，而且也重視了購買汽車和電……有興趣的就是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調和。

但，更多的蘇聯人民是以小資本的貿易作爲增加收入。各地都有流動性的人口，工作單位僱用的臨時工、合同工、定額工和散工等都有，流動性的勞動收入確比穩定性的要高。這些工人，當然大部份算是出身比較窮的人民，但其中也有一些人民儲蓄了大量金錢，然後又進行投資地下工廠而暗中交易。部份走私和投機買賣的農民，已漸漸成爲暴發戶了，特別是軍人家屬，簡直就不愁吃的和穿的。而普遍的

西貢逕自前往美國，停留十多天才返回台北。外交部即依規定議處，記大過兩次。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八條第二項之規定，陳維在同一年度內被記大過兩次，應予免職。

陳維今年四十八歲，於民國四十六年進入外交部工作，曾任駐越大使館一等秘書，六十一年起出任駐峴港領事。

外交部對所屬工作人員作免職之嚴重處罰，例子不多，陳維因違反紀律受到免職處分，是較突出的事件。

陳維目前不在台北，他於不久前已轉往美國居住。

看了兩報電訊，感慨頗多，首先，要對張羽先生致敬意，我不認識張羽先生，他在向監察院遞了訴狀之後，也從未同我聯絡，也未告知萬人雜誌，如果不是中國時報刊出，大家皆不知世間有這麼急公好義的人。筆者同萬人傑算是香港一對好事之徒，因此，時常遭到八方攻擊，但我們好事程度尚趕不上張羽先生，我們只是有所感寫出來，寫過之後也就算了。明知道這種不通文字，不會入於當代公卿之目，要想能起什麼作用，自是幻想，不意天壤間竟有更好事的張羽，竟然公事公辦向監察院告了一狀，至此監察乃不得不認眞處理。此事前途如何，且不作推論，但張羽先生此一好事作風，確實值得讚揚，國家社會事所以鬧到如此田地，就因爲各掃門前雪鄉原太多，人人皆不願多事，壞人便無所忌憚，即以許大使這一案而論，監察院外交委員會本來已傳他去問過話，台北報紙對他的攻擊也相當激烈，但監察院問了之後，也未向下追究，要等張羽先生具狀告訴，監察院才認眞辦理。即使在張羽遞了訴狀，監察院外交委員會開會討論時，還有委員主張「函請外交部查覆」，相信作此建議的委員，對於外交部如何查覆，心裏已經明白，只是把責任推出去算數，幸而大多數委員尚能主持正義，終於決定自己調查。

近幾年來，筆者因爲好事，看見不合理的事，不守法的官便要寫出來或在某些場合講出來，也有些人因此丟了官，最近又因攻擊一位官吏同一位黨官，得罪了一大堆人，實際上區區同所有筆下罵過的人，皆無半點寃仇，甚至大部份到今天還未見過，例如這位許大使，他是何許人，何種出身，我便一無所知，只知他在越南大使任上，誤國害民，本諸良知，不能不提出指責，不料事情愈演愈大，如果監察院這回認了眞，許大使因此丟了官，我將又結一個生死寃家，但是我並不懼悔，爲了國家，死都不怕，何況得罪人。

其次，要特別說明一點，許大使最大罪狀，尙不在他收登記費，錢財畢竟是身外物，他不收，也是被共黨收去，想開些，也可以釋然。只是他比韓國大使早走一天，害得幾萬忠貞僑胞，十家華文報社社長，各同鄉會會長，各僑社幫長全未走掉，目前已知十家華文報社社長，全被共黨殺害，至於反共僑團領袖被殺多少，尙無所知。

此事件之重大後果尙不僅葬送了西貢僑胞，而是影響了海外民心，鑒於西貢愛國報人及僑領的下場，未被共黨征服的僑胞，誰還敢死硬到底，一向忠貞愛國的泰國中華總商會已經公開左轉，理事長黃作明率團去毛管區活動，泰國中文報紙態度如何，筆者未看到，不敢妄加揣擬，但由於中華總商會及大資本家的轉向，報紙想維持原來立場恐怕都難，何況又有西貢十家華人報社社長被殺的前車之鑒，世間愛國者固多，愛國而不怕死的，畢竟太少。

本港雖然未受直接影響，但本港輿論方面對毛幫已在悄悄的轉變，許多報紙本來寫中（共）美的，現在索性把「共」字去掉了，直截了當承認毛幫就是「中」了，對於眞正的「中」，卻改口稱「台」，這種現象稍爲留心者，一望便知，其故安在？監察院諸公知否？

回頭再說那個陳領事，陳領事受處分，比起許大使受調查早了十天，聯合報也說像這種處分，「例子不多」，「是較突出的事件。」我們不必瞎猜是受了張羽告狀，監察院要調查許大使的影響，外部恐怕事件越扯越廣，外交部也要受到牽連，所以來個棄車馬保將帥的手法，毅然把陳領事撤職。但無論動機如何，外交部肯整飭官箴，總是好事，但看完聯合報的消息，又不禁搖頭嘆息，原來陳領事已轉往美國居住，所謂撤職，只是向陳領事送一份厚禮。

何以說撤職是送厚禮呢？官場事有非我輩生平未作過官的人所能想像，陳領事瀆職之罪狀已經外交部自行確定，將來監察院認眞調查許大使案，十之八九會牽連到陳領事的身上，政府必然要陳領事回國說明，雖然陳領事也可以步何大使鳳山後塵，抗傳不到，但美國與我國有邦交，我國政府認眞要追究，可以要求美國政府協助遞解逃官回國，即使不會作到這一步，弄到全美報紙皆發消息，如同何大使情況，畢竟也不好過。現在外交部已聲明將陳領事撤職，他已不是國家官吏，他在越南所犯的過失，由於撤職自然一筆勾銷，從此可以徜徉海外，作其寓公，也許再過幾年，他又以留美僑領或留美學人資格回台北開會了。

寫到此處，不能不佩服我們的外交部長對部屬愛護之殷，更不能不想到監察院外委會有幾位委員要把張羽告許大使的案件函請外交部查覆，實在深諳「官情」。

目前此案已由監察院處理，我們也不便多言，只希望葉、劉二位委員能破除情面，切實整肅官箴，雖然監察委員沒有「虎頭鍘」，不能自行處理，但只要能確定罪責，移送司法機構，辦不辦是司法部門的事，監察院便沒有責任，只求能作到這一步，便足以告慰越南殉難僑胞在天之靈了。

同時，還有一點要說明的，陳領事不知何時出了國，他何以在受調查期間能出國，此點希望不要再出現在許大使身上，許大使正受監院調查，如果許大使此時又出了國，海外僑胞起而追究責任的，也許就不止張羽與岳騫了，願外交當局特別注意。

由於張羽先生這次訴狀得到結果，使我們得到啓發，原來海外僑胞可以直接向監察院告狀，監察院對於海外僑胞的訴狀確實認眞處理，今後再聽到見到只要有確憑實據的事，人人都可以向監察院提出訴狀。願海外僑胞一致奮起，不要怕多事，爲了國家的前途，我們要幫助監察院多拍幾隻蒼蠅，雖然無大裨益，但總有好處。

請監察院澈查許案

岳騫

友人陳挺拔君寄來八月二十二日台北中國時報，有一段新聞，茲照錄於下：

（本報訊）監察院外交委員會昨天開會決定，推請劉耀西、葉時修兩位委員調查我前駐越南大使許紹昌處理撤僑的經過情形及責任問題。

外交委員會昨天在討論一件由香港僑民函送的訴狀後，作上述決定。

香港僑民張羽在訴狀中，影印了香港「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九八期的一篇文章：「由越南撤僑論我國外交」，並建議監察院應就越南撤僑事件派委員調查。

該文係由署名「岳騫」者所撰，對於越南淪陷前後及我駐越南大使館撤僑情形，表示以下看法。

「一、據西貢逃抵台北的僑胞說，我駐越南大使館曾於西貢危急前一兩星期，曾辦理華裔登記，華們僑認爲此係準備撤僑之舉，因此前往登記的僑胞人山人海，但不知是何原因，登記者每人須繳兩元美金手續費。而事後又向僑胞宣佈，此舉與撤僑無關，使數以萬計的僑胞發覺受愚弄欺騙，平白遭受金錢損失。

二、西貢岌岌可危之時，平時對共黨不斷口誅筆伐的十大華文報社負責人、新聞從業人員，以至僑社各幫幫長，絕大部分都無法離開，據悉，乃當時的越南政府以「他們是越南人」爲由橫加阻撓。但是美國人在越南的關係人，爲數十幾萬以上的眞正越南人，卻都離開到了關島，而我國僑胞竟不能離開，是不是我大使館沒有盡到努力？

三、據逃出來的若干應聘人員說，我駐越使館人員的眷屬，早於西貢投降前一個月左右，便已有人先後撤離西貢，可見其早已知曉西貢情勢之不可靠，但是當越南情勢惡化，應聘人員到大使館打聽消息時，大使館人員還擺出「大官模樣一問三不知」，於是他們在沒有了交通工具的情形下，急如熱鍋螞蟻，四處碰壁，大使館盡到了「護僑」的責任嗎？

四、我海軍的接運難僑工作，除了第一批十名是直接從西貢撤出的之外，其餘的都是自己買了漁船自行逃生，在海上由海軍救起。這並非是海軍的軍力不夠，因爲他們無法登陸，而是大使館在陸上沒有給他們較多的「人」以搶救載運。

五、西貢易手之快，使我大使館在若干必要工作上或難免有措手不及和各種困難，但只要所言所行負責、敢當，相信仍會贏得同情和敬仰，不料許紹昌大使居然毫無愧色地說：「對越南的忠貞僑胞，已作了必要的安排。」

六、許紹昌自詡護僑有功，誰也不敢硬說他有過，但是他在西貢危急時，登記了三、四萬人，每人收美金二元，此款去了何處？監察院似可以查一查。」

自越南淪陷以後，由於各方對許紹昌多有指責，監察院也曾邀請許紹昌到監察院外交委員會說明。一度監委們曾醞釀加以調查，但嗣後又歸平息。

昨天當外交委員會討論上述訴狀時，重新提醒了監委們的注意，雖有委員主張可函請外交部查覆，但是多數委員則認爲不如由監委自己調查，會中乃推請劉耀西、葉時修二位委員擔任這項工作。

又在八月十二日聯合報亦有一篇駐越南外交官的新聞，一併錄下：

（本報訊）外交部官員陳維，於擔任我駐越南蜆港領事館領事期間，未經批准，擅自赴美探親，又於越南局勢惡化後，擅往美國，嚴重違反紀律，已被外交部記大過兩次，依人事法規免職。

外交部將陳維免職，顯示外交部爲整飭紀綱，對於違反紀律的工作人員不予寬容。

據了解，前駐蜆港領事陳維，曾於今年初自蜆港任所向外交部請假，要求赴美探親；外交部以陳維身爲館長，責任重大，不宜離開工作崗位，未予批准。但陳維仍擅自赴美作短期停留。今年三月底蜆港淪陷，陳維率館員撤退至西貢，即被調回部。按規定，陳維應立即返回台北報到，並就蜆港領事館撤館有關情形提出報告。但陳維未經報准，即自

集結。

㈢工人罷工、打鬥：工人的怠工罷工運動，以大冶鋼鐵公司的工人爲主，主要原因是工資太低，工作苦，高溫之下各車間的工人要求裝設風扇被拒。最嚴重的是六月中旬，一萬多名大冶工人排隊操向「市革委會」要求改善工人生活，包括改善防暑降溫工作；改善高溫工人的待遇，但「市革委」的領導人避而不見，一萬多工人靜坐一天一夜之後，第三天便罷工。這一次罷工由王洪文來調解，不但不能解決，反而煽起工人的造反精神，此次罷工三天，雖然復了工，但七月一、二號又罷工兩天，七月中旬再罷二天，此事起因於大冶鋼鐵工人，但由七月一號之後全市的工人已加入罷工行列。第一個單位是碼頭工人，第二個單位是鐵路工人，第三個單位是全市的售貨員都在罷人和怠工，實行了「罷半天，怠半天」的辦法。另一方面，在街頭上每天廿四小時都有工人列隊手持「反資產階級法權」的標語牌示威，碰到任何人阻止，都會發生打鬥。如：七月中旬有一部市公安局的摩托巡邏車衝過工人的遊行隊伍時，被工人當場打死，燒毀了摩托車。事後，公安局派出數卡車軍人包圍這一千多人的遊行隊伍四小時，又被一萬多增援的工人反包圍，雙方領導講和收隊，沒有扣留任何人。但工人因此次的對抗行動，工人武裝民兵幾乎已解散，武裝民兵幾乎停止了一切的活動。

武漢地區最緊張的氣氛是一九七五年七月上旬，七月一號——九號這幾天，駐在漢川縣的傘兵及駐在孝感縣的裝甲兵，以拉練爲由，把部隊拉練到武漢市區。最突出的是「七、一」共黨建黨紀念那天，孝感縣的裝甲兵連車帶人在下午三時開入了武漢市區，九十多輛裝甲車，三車爲一單位，分別在各街頭停下，接着便是演唱。這九十多輛坦克全是T五十四型，他們唱演到晚上十一時，才收隊離去，市民均感局勢緊張，共軍此舉顯係防範羣眾在中共建黨紀念日發動抗暴活動，迄至七月中旬，該市怠工罷工，武鬭事件仍在持續中。

其他地方

此外在安徽、雲南、甘肅等省均有或大或小的工農羣眾反抗中共暴政行動。其中在河北、湖北和四川則傳有發生軍隊互相仇視或火併事件，亦值得重視。大陸各地鐵路工人與煤礦工人的罷工和怠工，此起彼落，現在持續已經一年，嚴重影響大陸經濟，使得目前在交通運輸、電力和鋼鐵生產方面都有問題。

在這些煤礦工人糾紛之中，「安源煤礦」工人糾紛之發生，頗顯出大陸動亂的複雜背景。「安源煤礦」是早期李立三、毛澤東、劉少奇等親自去搞工運的地方。本年三月，有一批退伍軍人約二千人，從福州轉安源煤礦，彼等一直保持在部隊裏的排、連、營編制，到達後首先控制了工會和工人俱樂部，再則修改安源煤礦歷史，然後就分批加入工人隊伍，找尋去年該煤礦鬧事的原因和關係人。因此，原有工人向他們反擊，企圖奪回有紀念意義的工人俱樂部。但

的工人暴動

項楚

雙方都貼有大字報，迄八月四日仍未結束。

杭州事件的本質

杭州事件不是杭州地區的個別事件，而是整個大陸普遍存在的問題。從杭州事件的本質看，它是作共黨「依靠」的工人階級所發起的反共運動。而其所反對的，也就是文革派最近創建和依靠的「城市工人民兵」。這說明了工人對城市工人民兵參加社會階級鬥爭，也就是對所謂「資產階級專政「的不滿，因爲這一專政現階段意義就是對存在於工農羣眾的「資生階級法權思想」的專政，是以工人對工人的專政，要工人自己削減自己的工資和應得的一切利益。因此工人要造反，人民要造反。但是工人要造反，沒有取得共黨政軍幹部和軍隊的默契或支持，是反不起來的，所以杭州事件，其中又有共黨內部派系鬭爭，也就是權力鬭爭，是地方權力鬭爭的延續，也是勞動羣眾反抗中共暴政制度行動的深入與升高。從共軍的立場上看，駐杭州的共軍包括空軍第五軍、陸軍第二十軍、以及浙江省軍區、浙江警備區所屬部隊，這些在林彪政變計劃中曾被列爲「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在此次杭州事件中似乎不能發揮鎮懾作用，而且成爲工人反抗的支持者。他們的出動進廠鎮壓，遲於新從河南調來的共軍第一軍第一師之後，可爲證明。杭州駐軍不可靠，其他地區共軍可靠性，同樣值得懷疑。

從杭州事件共黨政軍重要幹部調整問題上看，杭州是浙江省會所在地，杭州發生問題，浙江省黨政軍領導幹部不能脫離關係，但共黨浙江省委會，僅將兩名軍人副書記予以整肅，卻新任兩名書記（其中一人由副書記提升）、兩名副書記；浙江省軍區將第一副司令員戴克林（該軍區司令員熊應堂在林彪事件時被整肅，遺缺虛懸）整肅，而新任張文碧爲司令員，並於原有六名第一政委、政委、副政委之外，又新任政委一名。在浙江省黨政軍領導幹部中，被整肅者均爲軍事幹部，是又可證實地方問題，關鍵仍在軍隊。大陸工人實行怠工和罷工，基本原因是要求提高工資和福利，改善勞動條件，而不是接受削減和降低，這是一項對共黨的生活鬭爭和經濟鬭爭（當然歸根結底還是一項政治鬭爭），但中共今天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口號下，基本上不會也沒有能力來大幅度提高工資，反而強迫工人「工業學大慶」，接受它的無償奴役，並在「克服派性」的口號下，拉一派打一派，製造恐怖，企圖工人屈服，甚至最後不惜出動共軍進廠鎮壓，這樣做，只會促使廣大工人羣眾與中共政權之間的矛盾更爲緊張尖銳，促使工人起而作更堅決的反抗。

共黨目前對工人的手段是硬軟兼施，例如杭州共軍進入工廠後，除了和工廠的「領導班子」一起研究如何「搞好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外，並特別和青年工人、復員軍人「促膝談心，做思想政治工作」（八月八日浙江電台播）。也由此可見當前工人問題中，確以青年工人和復員共軍爲最嚴重，共黨自己重視，也值得我們重視。杭州駐軍不能鎮壓杭州的暴動。而須由外地調兵鎮壓，是則共軍內部問題，也是共黨當前最嚴重的問題。

從中共竊據大陸以來，毛政權一直無休止的在鬧權力鬬爭，而以「文化大革命」鬬垮劉少奇及以後的殺死林彪發展爲「批林批孔」運動達到頂峯。但這些都是由毛澤東發動的，唯有新近發展開的大陸動亂，由工人發動怠工、罷工，直接向中共統治挑戰，卻是由大陸民衆自動自發的反暴政、反奴役的鬬爭，性質迥然不同。這一動亂以杭州表現最爲突出，其他各地亦相繼擴散，方興未艾。

評黑龍江·廣東·武漢

在黑龍江方面

黑龍江過去只傳有共軍部隊有不穩情況，及省總工會與共黨省委鬧對立，不服領導，還沒有工農羣衆抗暴活動情形傳出。現在突然由黑龍江電台於八月十六日播出一篇由署名「江南」題爲「堅決同資產階級派性鬬爭」的文章。從該文件的分析中，看出來以下三種情勢：

㊀在所有有關杭州的共方文件中，絕大部份都提到「毛主席、黨中央的重要指示或一系列指示」，現在在黑龍江此篇文章中也強調要「貫徹毛主席、黨中央的一系列指示」，這顯示這個對杭州工人動亂的指示，現在適用於黑龍江省，則該省可能存在有與杭州類似的問題，毛澤東和共黨中央的指示是全面性的。

㊁在這篇文章中一再提到該省「有資產階級派性的人，對革命和生產干擾和破壞很大。有些單位過去動手解決過，但一直解決從不夠徹底。」「少數鬧資產階級派性的人，卻從個人或大集團的利益出發，向黨鬧革命，爭奪領導權。」「他們以資產階級的偏見和詭辯代替『唯物論』和『辯證法』，拉山頭、搞宗派、耍政客手段、耍兩面作風、破壞黨的團結，分裂革命隊伍。」「那些被派性迷住了心竅的人，其中特別是少數領導幹部和帶頭人，應當主動與資產階級派性決裂，不改是不允許的。」從這些語氣中，特別是「領導幹部和帶頭人」「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黨鬧革命，爭奪領導權」以至於「拉山頭……」等等說法，顯示了言下有人，言中有物，這就顯出在黑龍江所發生的問題，與杭州及浙江同樣複雜而嚴重。

㊂在文革中強調「資產階級派性是一個頑症，具有潛伏性、反覆性和頑固性，你讓他一尺，它就攻入一丈。……對於資產階級派性，我們就是採取針鋒相對的方針，寸土必爭，寸步不讓，一馬二虎不痛不癢不行。」「對於一小撮混水摸魚的階級敵人，則要發動羣衆，進行積極揭露，狠狠打擊，讓他們無處藏身。」這顯示共黨對於當前以工農羣衆爲主體的反抗暴政行動以及對其內部的權力鬬爭將採取了堅決鬬爭的手段，此與文革初期所喊「不要怕打破了罈罈罐罐」是同一腔調。

在廣東省方面

㊀據有關單位消息：本年六月間，廣東梅縣松口鎮有六千多名煤礦

㊁廣州市各工廠於七月七日曾經進行有數萬人參加之大罷工，共軍曾出面干涉。

在武漢地區方面

據有關單位獲悉：自今年四月以來，武漢地區先後發生復退軍人，下放青年、產職業工人及所謂五類分子等集體抗暴事件，情勢頗緊張，其情況如次：

㊀復退軍人與共黨及公安人員對抗：轉業和復員軍人的鬧事，主要的起因(1)是轉業之後的工資比部隊原有的工資大約低一半。自從一九七三年之後轉業的連、排軍官的工資安排四十三元——五十四元五角不等，七三年以前退伍的連、排級軍官多安排任單位的科長以上的領導人，工資超過七十元，大約是七五——八三元之間；(2)是轉業和復員軍人不滿地方「黨幹部的歧視，尤其是限制復退軍人言論行動的自由；(3)是不滿共黨對處理林彪的事。認爲公佈林彪的罪行就是對軍人的辱侮。所以，軍人的反抗行動表面上來看是爭取工資。實際上每一個行動都是與「共黨」及公安局對抗。如：各個單位的轉業復員軍人帶頭罷工、怠工、貼過激的大字報便是對抗共黨的。另外，表面上看來是到處去打不平，其次親眼看到在武漢火車站（一九七五年六月中）公安人員搜查車站旅客所帶的東西之時，便有幾個穿退伍軍服的退伍軍人上前干涉說「公安人員搜身不合法」，但公安人員指責退伍軍人之時，便有百多名退伍軍人前來包圍公安人員。在你推我擁之後，六位公安人員壓死一人，壓傷五人。此情況不能拘捕任何人。這樣的行動，退伍人員一部分是有組織的，但另一部分也是沒有組織的，只是見到不平的地方便出現，加以反抗，又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底，在中山路親見到有兩位便衣公安人員一左一右拖着一位很年青的女扒手。很快便有幾位穿退伍軍人軍服的退伍軍人上前指責公安人員非禮這一位年青女子，互相指責之後便鬬毆，二位公安人員不敵四位退伍軍人，公安人員一位倒地，一位頭破血流逃命……。這些行動都是退伍軍人的有意搗亂。

㊁下放青年與「五類分子」的反抗：武漢地區的「五類分子」，特別是已釋放的勞改犯，有一部份已組成「同心會」。同心會的任務是造謠及到處破壞。其中一九七五年五月一號勞動節那天，駐守在武漢長江大橋的一百多名武漢警備區軍人集體中毒事件，事後六十六人死亡。此事件是由「同心會」的勞改犯破壞的，辦法是軍人在市場上購入的牛肉注入了氰化鉀，此案件在五月中旬已破案，三名「同心會」志士已在漢

僞裝愛她，答應娶她，最後卻拋棄她。

夢露說，她曾跟其他的「密友」談過這計劃。羅渣·華德曾警告她，提出這種威脅只會給她帶來危險，最好不要向任何人提到這個計劃。

但，人所共知，她在布蘭特伍德的寓所中的電話，被人錄了音，許多人知道她以揭發秘密來威脅甘家兄弟，甘家兄弟本身也一定知道的。

洛杉磯警署的人說：在發現夢露的屍體後，羅拔曾給警方一份口供，但這件口供已被隱藏起來。

據說，羅拔在這份口供中說：當他在彼得羅福家裏接到夢露的電話後，立即趕到她的寓所來。夢露大發脾氣，高聲吼叫道：「我煩透了，我不願再作別人的玩物！」

羅拔還在口供中說：他請來一位醫生，醫生給她注射了鎮定劑，她才安靜下來，然後他們才離開。

羅拔告訴警方，他之到西岸來與夢露晤談，是因爲她對哥哥約翰有怨言。當時甘迺迪總統對她的電話已開始感到心煩，羅拔耽心引起他的難堪。

一段關係·輕輕推掉

夢露疑惑的對羅渣說，她最近相好的是羅拔，他這麼說，是不是要將過錯推了給他哥哥。

羅渣認爲她這個看法是說對了。要得到警方的「合作」，最好莫如向他們暗示，總統可能受到一名歇斯底里的女人狂吼的傷害，警方當然要「維護」總統了。

因爲夢露的臥室裝有錄音機，這些錄音非常有價值，可是有三卷五吋直徑的盤式錄音帶，在夢露死的當晚，便被人偸走了。這是洛杉磯哈里斯偵探社史柏里古羅調查所得的結果。

是否有人要獲得這些錄音帶以保護總統，故而把她殺害？

夢露的離奇死亡，或者是羅拔·甘迺迪本人，或者是別人授意下，將她謀殺，以消滅揭發醜聞的威脅。但米勒認爲，如果羅拔採取這種行動，他是甘冒喪失一切的危險，太不值得。

他認爲甘迺迪兄弟最了解新聞的功效，如果夢露公開了她與羅拔的關係，甘家可以說：「這是多麼可悲，她是如此卓越的明星，在這樣緊張的壓力下，我們對她的才藝極賞識，但這謠言卻是無稽的。」只要這麼一說，報紙便會給他將此事輕輕抹掉。

種種揣測·都有可能

米勒另有他的看法，他以爲這是中央情報局右派集團幹的，由於豬灣事件引起他們的不滿，可能謀殺了夢露，故意把現場安排得初看來是自殺的樣子，報紙也深信不疑的刊登她是死於自殺，然後，發現她的死亡不是自殺而是謀殺，於是甘氏兄弟便被捲入漩渦，因爲荷里活許多人都知道她和約翰、羅拔的關係。

這麼一來，便可能產生愛德華·甘迺迪帶女秘書夜遊翻車死亡的「查巴塔迪克事件」同樣的影響，對甘家的打擊很大。

更有一個可能性是爲卡斯特羅工作的美國人，企圖公開毀滅甘氏兄弟，以免再有謀刺卡斯特羅的企圖。

也可能是黑手黨中人，企圖對付羅拔，威脅他放棄對拉斯維加斯輪盤非法活動的調查。

他們也可能是運輸工會的幫兇，企圖使羅拔放棄他要將霍德繫獄的努力。

一個更特別的說法是：極爲知己的好友，在陰謀分子慫恿下，說服夢露設計一幕假自殺，給她注大量鎮靜劑，然後打電話到彼得羅福家，告訴羅拔她行將自我了結生命，於是羅拔立刻趕到她身邊，救了她的生命，也成了被勒索的對象。

無意求死·終告死亡

當然他們會向夢露保證，如果發現不對，氧氣和其他藥物可以立刻幫助他脫離危險。

相信這說法的人，指出一項事實，在她死亡前數小時，曾問她的管家，家裏是否有氧氣。

那天，她的管家尤尼絲·莫紐和她的新聞發言人派特紐·康布大部分時間都在她家，但下午下半段時間卻不大見到她，因爲她一直在打電話。

下午稍遲，她和派特聊了一會便走進廚房，問莫蕾道：「家裏有沒有氧氣？」莫蕾感到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她知道家裏從來沒有氧氣。她反問：「什麼氧氣？夢露？」夢露回答說：「哦，我不知道。」便不作聲了。她心有所思，莫蕾沒追問下去。但她想了一想之後，馬上打電話給夢露的心理醫生葛林森，問：「夢露提到氧氣是什麼意思？」葛林森說：「這個我也不敢確定，不過我下午會到你那裏去一趟。」

莫蕾事後說：「一直到好些年以後才有人告訴我說，如果一個人服用過量的安眠藥，有時使用氧氣可以使他甦醒。」

那一次計謀的失敗，可能因爲羅拔和相繼接到電話的先生沒有足夠的警覺，沒有匆匆趕到夢露的寓所，因此夢露雖無意死亡，卻終於死了。

政壇兒戲·黑幕重重

從安東尼這一本「瑪莉蓮夢露的一生及其神秘死亡」看，可看出美國政壇的兒戲和黑幕重重。

身爲約翰·甘迺迪總統情婦的夢露，居然獲知國家的一切機密，甚至豬灣事件，她也在枕邊聽得總統先生的揭露了。

更荒唐的是約翰、羅拔兄弟倆同穿一雙鞋子，大家都成了夢露的入幕之賓。

在美色之前，大人物和小人物並無絲毫分別，作爲一國元首的甘迺迪總統，也和常人一樣，難過美人關，一曲之後便和她搭上了。

甘迺迪死後，賈桂林下嫁船王奧納西斯，許多人對她不原諒，認爲她以國家元首遺孀的身份，不該改嫁，但當人們知道約翰·甘迺迪生前的私生活，又豈能怪賈桂林，難道叫她爲他孀守一輩子？

約翰和羅拔都是被行刺死亡的，他們被刺的眞正原因，到今天仍是一個謎，現在夢露的死因被翻案了，他們兄弟之死，是否與夢露的往事有關，誰也不敢肯定。

不過，如果夢露的事獲得公開調查，也許終可獲得水落石出的一天。



作家為瑪莉蓮夢露之死翻案
美國政壇醜聞被徹底揭破

艷星瑪莉蓮夢露十三年前死亡,法庭判定是「自殺」。但作家安東尼・史加德奧從事調查多年,寫了一本書為夢露翻案,認為她不是自殺,是死於謀殺的。而且直接或間接殺她的人是約翰・甘迺迪和羅拔・甘迺迪兩人,因為他們都跟夢露有特殊關係,而且殺死夢露的「可能性」很高。

萬人傑

不是自殺・乃是謀殺

在銀幕上紅極一時,無人不識的金髮艷星瑪莉蓮夢露,在她正紅得發紫的時候,一九六二年八月四日,突然因服食過量安眠藥(鎮定劑)而斃命。在當時,是一宗轟動一時的大新聞,最後裁定她是自殺而死。

她死後至今,已整整十三年,想不到十三年後的今天,卻有人為她翻案,認為她的死並非死於自殺,而是被謀殺的。

這驚人的發現,刊在一本叫OUI的雜誌上,作者是安東尼・史加德奧,這篇文章震撼美國整個政壇,因為它不但說及一個美麗女人的,還牽涉到已故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和他弟弟總檢察官羅拔・甘迺迪。這兩位著名政客都有謀殺瑪莉蓮夢露的嫌疑。其所以受人注意也正是為此——它不是一宗桃色命案,而是曲折離奇的政治暗殺。

據作者安東尼・史加德奧表示,他的資料來源有下列三方面:㈠根據和夢露有十六年交情,並且同居過一段相當長日子的製片家羅渣・華德的敘述;㈡小說家米勒寫了一本關於夢露的書,他曾親自進行調查,此書在美十分暢銷;㈢他自己花費三萬元美金蒐集得來的資料。

夢露要做・第一夫人

安東尼・史加德奧在他的長文中說:夢露對約翰・甘迺迪總統的行動、思想和計劃,比公眾、新聞界、國會、參議院、內閣及司法部長知道得更多。因為她在自已的臥室裏暗中裝上錄音設備,作為對自己的保護。她和約翰・甘迺迪的「閨中談話」都被錄音。

她之與總統搭上關係是在甘迺迪過四十五歲生辰那天,夢露在麥迪遜廣場的花園宴會上為他唱祝壽歌,當時她唱着:「親愛的總統,祝您生辰快樂!」之後,就和他同床共枕了。

也許他想到後果的嚴重,所以用謹慎的態度,抑制住對美女的追切需要,結果他的弟弟羅拔・甘迺迪取而代之,兄弟倆同穿一雙鞋子,夢露也把她的全部心力放在羅拔身上,對他寄存了很大的幻想。

羅拔不但已婚,而且已有了十個孩子,還是個天主教徒,受到宗教約束,不能輕易談到仳離。

夢露在死前幾個星期,曾問羅渣・華德:「羅拔要和我結婚,你有什麼意見?你想像我會成為第一夫人嗎?」他告訴我,他將成為下一任總統,只要等他把一些事情辦妥就成。」羅渣當時告訴她,羅拔不過利用她罷了,可是夢露不肯相信他的話。

大部證據・都被隱藏

可是,夢露並未得償所願,在她和羅拔・甘迺迪相會幾個月之後便死了。

究竟她因何被殺?據安東尼的分析,有兩個可能:

㈠她被保護甘迺迪兄弟的人所殺,這些人不願總統世家甘迺迪家族被醜聞玷污。

㈡被陰謀者殺害,這些人存心造成羅拔將她殺死的狀況,藉以打擊甘迺迪兄弟的聲譽。

在某方面說,很難令人確信羅拔・甘迺迪和這項謀殺有關,因為多數的證據已被歪曲或隱藏起來了。

大部分的證據,仍須在警方的檔案櫥裏,安東尼也認為他無法確定自己應當相信那一個故事。他所能辦到的,只是盡量蒐集資料,呼籲作全面調查。不過,經過十三年來的長期調查,羅渣・華德堅信羅拔・甘迺迪的助理,與謀殺夢露有關。

安東尼對夢露寓所附近一所房屋的女住客作了一次錄音訪問。這女人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四日星期六下午曾在家中玩牌,她和她的牌友都看見,一輛汽車開到夢露寓所門口,從汽車下來的是羅拔・甘迺迪和一個挽了藥箱的男子,他們走進夢露的寓所。那婦人說,她敢確定,這人是羅拔・甘迺迪。

招待記者・大爆內幕

夢露死前數週曾對羅渣・華德說,她認真的考慮過,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要指責羅拔・甘迺迪

毛為何與「水滸」及宋江翻臉

當前，中國大陸正在如火如荼地評論「水滸」和批判宋江「搞修正主義、投降主義」。中共曾把赫魯曉夫叫作「赫修」，稱劉少奇為「劉修」，那麼也可以把幾百年前的宋江稱之為「宋修」了吧？這位「宋修」生前據說在梁山「只待朝廷赦罪招安」，若是死而有知，相信對於「投降主義」他會知道，但對所謂「修正主義」，一定是完全不懂。

大陸評論「水滸」和批判「宋修」是根據毛澤東的最新「重要指示」而進行的。九月四日北平「人民日報」以「開展對『水滸』的評論」為題的社論中說：「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該「人民日報」社論復稱：「毛主席又說：『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

照這兩段「毛主席語錄」看，今日的毛澤東不僅否定了「水滸」這部書，也很瞧不起宋江這個人了。然在過去他可不是如此。在毛的著作中多次對「水滸」和宋江採取肯定和讚揚的態度。如：

㈠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畧問題」一文第五章第三節「戰畧退卻」中說：「『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冲，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冲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脚踢翻了洪教頭」。在同文註解第二十一中指出：「『水滸傳』是中國描寫農民戰爭的著名小說」。

㈡一九三七年八月毛著「矛盾論」第「三」節「矛盾的特殊性」中說：「『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況入手，於是：第三次就打了勝仗」。

㈢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發表的毛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第二節中有一段稱：「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中經漢朝的新市、平林……，隋朝的李密……，唐朝的王仙芝、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

在毛澤東的著作中「馬列主義」的味道幾乎淡得近於沒有，而對於「水滸傳」、「紅樓夢」中的詞句和戰畧戰術等等卻引用得非常多。他的所謂「軍事思想」就有不少是「活學活用水滸傳」的結果。更妙的是毛澤東不僅經常引用「兩面三刀」、「牛鬼蛇神」和「東風壓倒西風」等「王熙鳳語錄」和「林黛玉語錄」，更曾經本着「為我所需」的目的篡改過「潘金蓮語錄」。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澤東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時所說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就是從潘金蓮那裏學來的。在「水滸傳」第二十五回中，談到鄆哥帶着武大郎到王婆樓上去捉姦，王婆一聲「武大來也」，西門慶嚇得鑽進床底下去躲避。潘金蓮卻頂着門一邊對西門慶罵道：「閒常時，只如鳥嘴賣弄殺好拳棒。上場時，便沒些用，見個紙老虎也嚇一交」。

毛澤東的「紙老虎」論正是抄襲自潘金蓮的「紙虎論」。

就因為毛澤東過去把「水滸傳」視為「描寫農民戰爭的著名小說」、「革命教科書」，所以，在大陸上一直無人敢於對此提出相反的看法。九月四日「人民日報」社論就說：「對於「水滸」這部書，「解放以後，曾被有些人捧為『千古不朽的農民革命的史詩』，甚至把宋江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投降主義路線，也說成是無可非議的『農民的局限性』，並把這種觀點稱為『歷史唯物觀點』。」這些當然都是「跟毛主席走」的具體表現。今天毛澤東為什麼又自己抽自己的耳光子呢？可以看出：係由於他已形將就木，為了使自己不像晁蓋那樣被取消「革命導師」的地位甚至被摒除「革命隊伍」之外，必須儘速地把江青集團扶植上台。所以，才以宋江為靶子「古為今用」，企圖把北平的「現代宋江」打垮。問題是毛澤東能否達到目的還沒有把握，但卻首先否定了自己過去對「水滸傳」和宋江的評價。毛江集團即或一時在派系鬬爭中得逞，然毛所妄想的他的「思想」、「路線」永遠維持下去，那將是絕對辦不到的事。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一二(新115)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九月十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一二 新115期）



本期要目

萬人詩壇

英淑封主壇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香港重光有感

林復生

復生慶幸出生天，又屆重光三十年，
緬想倭氛雖慘切，仍推共禍更淒然，
自由剝奪言和動，生活憂虞食與穿，
國父有知當震怒，何堪主義任全捐。

又

共魔組織眞嚴密，尤擅侵滘滲透術，
逐國宣傳有黨人，立心擾亂無天日，
和談合約每推翻，煽動陰謀難與匹，
若愛自由應起來，時機趁早毋延失。

荒郊卧病

雪梨 蘇伯楷

妻兒環立侍衰翁，一點溫情左右逢；
去國病夫留海外，囚鄉舊好處荆中。
狂風撼木蕭蕭響，皓月臨窗淡淡容，
滿耳哀聲啼杜宇，終宵開眼望長空。

江樓晚眺

前 人

獨上江樓意自閑，一輪紅日落西山；
青巒萬叠斜陽外，白鷺幾雙澗淚間。
雨霽雲收如浴淨，天淸月上似扳彎；
歸舟猶渡滄江裏，歷盡風波未得還。

夏灣拿飛馬得里機中

劉德聞

投荒那復計西東，踏上征途喜不窮；
一覺入雲仙隱約，幾番回首月朦朧。
且看機快天爭曉，生怕窗明夢未終。
飛向大西洋岸去，探囊箇箇歎空空！

一、機向東飛，日向西轉，故半夜天亮。
二、離古巴難民，不能携帶分毫，故皆囊空如洗。

馬得里起飛戲柬送機諸友

前 人

翩翩又作遠方行，天際無邊任縱橫；
人物山河皆落後，看余振翅向前程。

維也納遊皇宮

前 人

巍峩宮闕傍斜陽，遊客如雲幾徜徉，
花草最能開笑臉，樓臺依舊挽新裝。
奧匈帝業今何在？多瑙溪流勢若狂。
漫說豪華堪永享，祇留林樹鬱蒼蒼！

維也納飛紐約

前 人

又作衝霄天際馳，縱横顧盼此心奇；
那堪眼底塵寰小，祇覺人間事物移。
用武何須錐立地，穩眠不必足棲枝。
雖曾歷盡風雲險，奔向前程任所之。

余被美醫生留難，滯留馬得里兩年，幾經奮鬬，終獲抵達目的地。

飢民行並序

刁俊民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五月，在粵港邊境，出現了震驚自由世界的難民潮，以數萬計的男女老幼，從大陸各省，向接近香港的地區集中，不懼共軍巡邏逮捕，爬過劃界的鐵絲網，以死裏求生的決心，衝出鐵幕，奔向自由。這樣一幕五月血海的逃亡潮，爲大陸人心向背，提供了集體的見證，也是暴露了中共殘民以逞的罪行！因歌而哀之。

六二年，五月一，十大洲勞働節，億萬工人爭自由，爭得全球騰歡勝利日。豈知暴風淫雨忽然來，天醉地愁起陰霾，一面紅旗三面戰，造成亘古未有人爲之天災，千村堆枯骨，萬戶長蒿萊。熊熊赤燄侈鍊鋼，荼毒生靈社稱公，總路線兼大躍進，萬里赤殷十室空。勞働節日齊挨餓，洶洶盡室出奔亡，拚死滅頂文錦渡，潛踪躡足過梧桐，一往無前不反顧，扶老携幼入天堂。一夕千百眾，十日千萬人，兼旬三十餘萬人，跋前躓後爲逃秦。遂令軍警疲奔命，盡夕堵截拘禁十多匀，傷心慘目不忍覩，浩浩乎，盡是抱布貿絲之蚩民。深圳河，河水爲赤腐屍多。離魂谷，少壯老弱轉溝壑。流離瑣尾爲一飯，港僑推解且復旦，呼兒尋母覓弟兄，相聚些時復相散。跳車亡命爲麵包，難忘物與與民胞，親故乍逢如夢寐，抱頭痛哭淚傾鮫。可憐一飯止枵腹，囚車又遣奈何橋，黑獄沉天呼不起，搏人鬼魅不曾饒，三番五次鴻飛疾，逃亡終截五二七，陰陽畛域咫尺間，餓鬼道上復重入。吾聞台北蔣總裁，爲民蹙額更疾首，救飢拯溺議再三，直如重礮轟馬後？側聞策劃已就緒，飢民茹恨早歸去，鐵幕重重開復關，地獄陰森重封住，始知牧民諸公卿，口惠而實實不至。又聞反攻聲聲劃破空，不聞進軍待起義。坐失大好之時機，空笠童觀作兒戲。嗚呼！闖賊移祚二十六年，遺民淚盡血交拚，雄師坐老六十萬，伊誰憂樂爲民先。吾爲六億飢民哀，又爲中華民族哭，大旱雲霓奚來蘇，忍見餼羊之告朔。

贈封壇主

雪梨 林 康

靈臺錦織回文著。詞藻荷花絕妙辭。
先後定名持玉尺。騷壇祭酒拜宗師。

生朝

前 人

留得殘餘寄海嶠。淚隨六十話生朝。
思將巨闕逞斯欲。醉對零編復自嘲。
末世輪廻烽火刼。中原板蕩整風潮。
三元日月年周甲。人事紛紜幾長消。

驅車

前 人

隨友訪戚山城驅車夜雪醉話分詠成句

蜿蜒砥道馳相逐。好景前頭東復西。
致遠乘風如振翮。絕塵掣電疾奔蹄。
微茫水影風雲際。起伏岡巒接宇低。
海市朝辭千里駕。山城月迓雪霏迷。

夜雪

前 人

璧輝掩映彤雲結。六出翻飛添皎潔。
飄絮輕吹冷冷風。如鹽空撒霏霏雪，
瑤華晃耀亮瓊枝。淸影繽紛寒皓玦。
乾淨紅塵現水晶。大千世界光明澈。

醉話

前 人

忘難上國舊京華。信美江山未是家。
暮鶴迎風修素羽。昏鴉掉舌噪紅霞。
履霜大陸驚多虎。噴霧重洋毒有蛇。
伍子鞭屍魯蹈海。時當不易著袈裟。

青年好逸惡勞 父母應負責任

編輯先生：

有人指出：「青年越來越好逸惡勞，只求享受，不願艱苦勤奮地工作……」如果上述的話沒有錯，我們也要檢討造成今日現象的原因，上一代的領導人應負責任？

讓我們先從「好逸惡勞」談起，如果我們從「人性」的觀點來看，「好逸惡勞」本來就存在於每一個人的腦海中，不因爲他是青年就多了點。他因爲人類有好逸惡勞的天性，科學發展才有今天的成就，我們才能從「在搖曳的油燈燭光下讀書，或是從老遠的水井或公共水喉挑水回家。」變成今日隨手開關的電燈與自來水。

至於說我們的上一代人之所以能「刻苦耐勞」、能「勤勉工作」，其實，那決非打從心底自願的，而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爲生活而掙扎。也因爲上一代人在非自願的情況下「刻苦耐勞」，所以一心一意地指望將來能有「苦盡甘來」的一天，於是，「望子成龍」成了一切父母的普遍願望，當然不願意也不鼓勵他們的子弟步其後塵，繼續幹那些需要「刻苦耐勞」的粗重工作。事實上，許多前輩終生勞碌流汗，無非是要給下一代接受更好教育，以準備他們將來在社會謀生活，不少父母是苦工出身，更不希望他們的子女繼續當苦工，所以他們終生勞碌流汗，也要給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拿更高的文憑，最後完成「高薪高職」的願望。如果眞有人對他的父母說：「我將來想當一名建築工人。」也許他們的父母才認爲是「辜負」他們栽培的苦心。這些都是我們不能否認的社會事實。我這裏要指出，這種錯誤的工作觀念，不是這一代年輕人自己創造的，而是上一代人培養出來的，只指責年輕的一代，公平嗎？

再讓我們以社會學及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本港是一個繁華、自由競爭的社會，經濟體系則延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所鼓勵的是大量消費，以消費刺激市場，刺激生產來，從而增加利潤。在這樣的情況下，物質的誘惑力則隨着廣告、百貨公司的增加而深深地印在每一個人的腦海中。不論他是家財百萬貫的「二世祖」，或是收入低微的苦工的男女。賺取更多金錢成了滿足物質誘惑的唯一方法，一切評價皆以金錢爲衡量的標準。社會越繁榮，貧苦者所產生「社會不公平」的觀念也就越深。而所謂「教育」，已經變成賺取更多金錢的「正當途徑」。經過了不斷的考試與淘汰，奠定了文憑的基礎與「身價」。如果是個小學生只好去當工人了，當這種觀念牢牢地印入每個人的思想中時，造成了大量高不成，低不就的人。高薪的職位有限，僧多粥少，低薪的職位有失身份。如果是聖人的眼光來看，這當然以不對的，可是，這種價值觀念已經普遍地被接受被認爲以「對」的了。

現在情況漸漸嚴重了，根據過去的經驗，單靠大聲呼籲的與指斥是無濟於事的。更不是講幾句：「這是要依賴社會、學校、家庭的合作」，空泛的言論所可發生效能的。

淵滄敬上

請領稿費：

本刊由（四〇六至四一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項預算案，所發表的意見，多表示贊同。但個人讀到某報評論該預算（十八世紀官房財政已落後，新預算案無積極性，未能解救經濟困境。）發覺內有二段話是針對該預算而說的茲錄之如下：

「以現時科學的發達，人類思想的進步，對十八世紀的官房財政學說理論，已被一九三〇年經濟恐慌而推倒。現時世界文明先進國家的財政預算，而以政府財政力量來發展經濟，經濟發展，人民就業增加，人民購買力強，社會經濟自然繁榮，政府的稅收，自然增加，而政府財政的收支，自然平衡而有盈餘，這是現代功能的理論」。

最後的一段話是提醒當局的，茲抄錄如下：「本港財政司所編訂的新預算，與現代的功能財政預算，是背道而馳的。本港經濟貿易，雖然是以工業輸出爲止，因世界性的經濟不景，工業輸出減少，工人失業，而鑄成本港工業輸出減少，工人失業，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但爲政者，不能因外來經濟暫時不景之壓力，而遷就其壓力，編訂其官房財政預算，頭痛治頭，腳痛治腳，這種預算案，實難解救本港經濟復甦，祇有造成失業人數增加，不能解救目前香港之困境，這是不敢苟同之預算也。」不幸而彼言中了！

功能財政的效用，遠的不要說，就以最近美總統福特所推行的經濟政策，是先從減稅，解決中等家庭的經濟環境，使普羅大眾有購買力，消費經市場逐漸繁榮，工廠積貨推出，工人復工，增加就業機會，使美國的經濟逐漸走向復甦坦途。須知經濟的發展，這是循環性的，並非片面的幻想，這是現代經濟學家所公認的。

現在本港失業工人人數之多，事實擺在目前，當局不能再行遮瞞下去。本港人口增至四百三十萬，除了在學適齡及老弱學童和幼小不能就業者約有二百多萬人外，其能可適合於工作年齡者約有二百萬人當中，約有一百萬人是家庭主婦和公務員，而沒有生產的，其餘的一百萬是從事商業工作者。現在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失業行動組調查本港失業人數，有二十三萬人之眾，則佔了本港就業人數百分之二十三，這一事失業數字，是相當龐大的和驚人的，舉世各國似乎無出其右。本港當局應針對這個問題，尋求適當辦法，代失業工人找出路，謀求生活生存之解決，不能再坐待外來經濟之轉變，飛來更多訂單，而使失業工人就業，這是看天打卦，似與痴人說夢無異，現時本港既沒有失業保險制度，且無失業補助金，又沒有積極性的有計劃失業救濟。

本港政府，對於這一嚴重問題，豈能坐而不理，袖手旁觀？而任其自然發展，實非善策，雖然香港居民是比較任何地區人民能刻苦耐勞，且亦不願將其自己之苦對別人傾訴，但他們受生活的逼迫，不能再行容忍下去時，迨至出現一種不可收拾的局面，這種可以預見的不幸後果，不但對香港社會的聲譽有關，就對香港整個問題，亦會發生了相當嚴重的影響力。我希望本港當局，對於目前失業家庭的生活，理應來一個初步調查登記瞭解，伸出救援之手，再想辦法來解救他們的就業問題，乃是本港當局現時當務之急！希望當局愼重考慮。

讀者賀雄上

萬人協會會刊徵稿啓事

雙十特刊定於九月底出版，敬請各位會友惠稿，並於九月十六日寄到協會，以光篇幅爲盼。

萬人協會會刊編輯部啓

「人民日報」罵得妙

既罵沙皇又罵毛王

北平「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指責「從一九五七年到今年五月，蘇美分別發射了八百九十多顆和七百八十多顆宇宙飛行器。」

可惜手頭沒有一九五七年時候的毛報，不能詳細描述中共當年對「蘇聯老大哥」發射「宇宙飛行器」時狂喜的醜態。

在這裏，我並不預備抄引中共當年歌頌「蘇聯老大哥」的言論，只想請大家欣賞一下「人民日報」指桑罵槐的技巧，誰讀了這篇文章，都知道作者是指着和尙罵禿奴的：

「近年來，美帝由於國內經濟問題日趨尖銳，每年在這方面的投資不得不有所縮減，基本上保持在平均每年五十多億美元的水平。據估計，蘇修用在宇宙空間的費用甚至比美國還要多，平均每年都在七十億美元以上，而它的國民經濟總產値卻僅爲美國的一半左右。由此可見，蘇修在宇宙空間費用方面花的代價是十分驚人的。」

該文作者說：「蘇修在地面上的問題多如牛毛，無法解決，民用工業設備陳舊，技術落後。蘇修一味搞太空競爭，那管蘇聯勞動人民的疾苦！長期以來，蘇修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計劃落空，工農業生產一團糟，人民生活日益困落，目前全蘇有幾千萬人低於最低生活水平。

該文作者還說：「列寧當年在揭露沙皇政府爲侵略擴張撥出龐大的軍費時指出：『政府大把大把地花錢，但是給飢餓的農民的救濟金卻一扣再扣，斤斤計較每一個戈比，……它和一切富農一樣，從官辦工廠的工人和郵政機關小職員等等的身上搾取血汗。』……」

該文作者指斥新老沙皇「大把大把地花錢搞擴軍備戰，對外擴張」，但「對普通老百姓的需要卻一扣再扣，斤斤計較。」

究竟「人民日報」在罵老沙皇、新沙皇、還是毛沙皇呢？（公秀）

傍眺

台北 戴文復

荷戈落日嘆揚塵，
曉翠雲山又一春；
易竭蓬萊歸似夢，
安排卉服作斯民。
感慨浮生扶餘客，
而今西向哭所親；
休問天公憐人意，
從頭事業待更新。

性。階級鬥爭、路綫鬥爭、宗派鬥爭、觀點鬥爭、善惡鬥爭、權力鬥爭、私仇鬥爭……熔於一爐，錯綜複雜，日日相尅，成性難改矣（因魔王倡導：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日日講。）人與人之間，虛僞構陷，兩面三刀，造謠中傷，混淆黑白，結果小人得志，君子遭殃。

綜上所述，其「後遺症」已是不治之痼疾。猛如人體的元氣已虛，補充氣血亦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且喜怒無常，七情鬱結，加以外因風寒侵襲，一蹶臥床而「正邪交爭」，那就非張仲景的「麻黃湯」、「桂枝湯」所能了解?!魔王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是！是無後歟——因「青黃不接」，其奈蒼天何？

（雁聲）

導演馮淬帆 愛國不後人

馮淬帆這幾十年來的確是很不穩定的，從無線過麗的，現在又要從麗的到無線了。不，我問過他，他說他不去無線，而是去佳視。

爲什麼到佳視呢？原因很多，第一、他說佳視是台灣華視系統，而他是中國人，（這一點國家民族意識値得喝采讚揚），第二，無線的梁淑怡的確找過他，也和他談過，但是梁淑怡在言下之意是對他不能信任，使他自尊受損。

所謂不能信任，並非不信任他的能力，而是不信任他的立場，所以對他說：

「你千萬別拍一些含有太濃厚政治意識的東西。」

好傢伙，馮淬帆一聽當權派的梁淑怡這樣說，立刻掉頭就走。

他在麗的並不是躭不下去，而是他聽說鍾景輝要來，爲自己將來，不得不先鋪一條後路，省得雙方見了面太尷尬，當年馮淬帆是與鍾氏不合，爲了一次以糖瓶擲洋童事件，而被鍾景輝炒魷魚。

馮魷淬帆離開無線，表現得相當不俗，一部「香港屋簷下」，賣了個兩百多萬，閒閒地亦算是兩百萬導演，到麗的去導電視劇，拍一個碧血恩仇，戲相當不錯，戲中出現：

「蔣總統萬歲！」

在經濟掛帥，錢字當頭上，廣告客戶要挾之下，碧血恩仇只得無疾而終，於是改拍一些電視劇，老老實實做起演員來，麗的冷凍他，他也無所謂。直到此次鍾景輝卽將入主麗的，他並不諱言是爲了避開此人而捲舖蓋，就在孫郁標找他簽約。

做製作人之後，梁淑怡的手下，還特別致意他：

「梁女士不是這個意思，你誤會了，她很歡迎你的，希望你能到無線來。」

但是，馮淬帆說：

「我已經簽了約了，沒有辦法」

孫郁標提携小馮做製作人，他當然是得其所哉，現在逢人就說：

「不同啦，我現在是製作人了」

此人爽直得很，說話不經考慮，頗有才華，最大的優點就是：他有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不同於一些入了英籍的影劇人士。

（方愚）

萬人協會有限公司第一屆執委名單

會　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執行委員會主席：曾憲光

副主席：嚴以敬

秘書處：陳澤棠　鄭秀堂　張仲仁

會務部：洪益林　賴先鈿　莊家倫

福利部：林之材　譚　昇　江灝川

公共關係部：焦毅夫　梁伯中　葉俊文

陳挺拔　黃憲中

康樂部：岑嘯雷　吳少雄　鄧德茂

丘　陵

海外聯誼部：李立本　凡　夫

學術部：岳　騫　古鶴翔　許恨紅

廖柱天

財務部：陳　科　余健謀　丘可光

稽核部：陳定生　梁　莊　王淦華

倪　飛

婦女部：何錦庭　郭沛杰　周　朗

張玉鶯

醫療部：袁暘照　王同化　黃　華

審查部：胡養之　馬　天　孫一專

青年部：馬紹基　袁國樑　夏玉麟

袁　發（以上皆爲執委）

候補執行委員

何海根　葉金生　段子敏　梁昶基

梁冠中　薛鑑源　孫建緯　伍　陵

葉其眞　張少彭　蔣鐵錚　黃　志

簡　均　黃　平　潘守和　李培棠

周坤欉　徐潤添　楊聖林　黃漢臣

失業人數日趨嚴重 官方統計使人懷疑

編輯先生：

本港公共樓宇居民，多數陷於失業及半失業達二十三萬，受影响家庭約二十一萬戶。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失業行動組，這一項調查報告，與港府的統計數字十萬人，不只是有相當的距離而且差距實在太大。失業的實際人數，恐怕比公共樓宇多出倍計，但以現時公共樓宇居住的家庭來說，失業行動組調查出的推算數字，相當可靠，就個人耳聞目睹，身住在公共樓宇的人，對公共樓宇內之失業家庭情況是相當瞭解。在公共樓宇居住的市民，每一個家庭之失業人數，有的是一人，有的是二人，而整個家庭能可全部有工作者，則僅佔十分之四、五，這是居住在公共樓宇內居民的實際情況。

就本年二月二十六日財政司在立法局會議席上，發表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的香港政府財政年度預算看來，本港各界人士，對財政司這一

分派，祗好多買些帶去分給他們，看的人交口稱讚，立論正確。很多國內看不到，聽不到的消息，在雜誌裏都可以知道。由此證明，我們的雜誌已深入每一個角落，也深入了每一個角落的人心。

我知道這情形後很高興，我想你也一定高興，所有的萬人朋友都高興，雖然距我們的成功勝利的目的地還很遠，但我們已在成功勝利的大道上昂首邁進！

會員梁民佑（八月廿四日）

從中國歷史上的治亂看空前浩刼的「文革」

中國地廣、物博、人多（約有九億左右了），歷史悠久（有文字可考者達五千年之久）。所以歷代沿革、變化的花樣也復雜。作爲一個中國人，祖先會給我們留下這部豐富的歷史遺產，是值得光榮和自豪的；但生長在中國的老百姓也是多災多難的國民！自古至今：諸如晉朝的「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五代十國」、「遼、金、夏、元清」的異族屠戮，近代的「八國聯軍」、「八年抗日」，現代的「混世魔王」以及「文革」浩刼……實是不勝屈。

古代史家早總結出一條歷史規律，即「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由治而入亂」、「由亂而入治」——以鮮血染成這五千年的文明史篇！其間有數不清的民族英雄、聖哲賢豪、烈女義士、忠臣明宦——「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漢代司馬遷曰：「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屈原放逐，乃賦離騷。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孫賓臏足，兵法修列。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遺作也。（記憶所及，恐有疏漏）這樣給我們啓示一條道理：無論是明君、賢臣與良民，越經受災難，越能奮發有爲，于匡世之武功或文事留下後人値得記念的業績。如明代湯顯祖的「桃花扇」（借愛情的悲歡離合，抒發國家興亡之感），元朝關漢卿的「竇娥冤」（矛頭直指外族統治者），兩人都差一點丢了性命。可是中國現代的政治高壓下，竟然也有吳晗的「海瑞罷官」、鄧拓的「燕山夜話」，——古今一轍，實有異曲同工之妙。甚至話建王冬青的「連陞三級」（描寫胸無點墨的草包，公然夤緣上司而高踞廊廟，劇情生動，令人發噱。在北京上演，連慣寫標語口號詩的郭沫若——所謂「全國文聯主席」也捧場叫好：因看來好像歌頌「工農實踐」的進步；說是揭露封建社會的腐敗，也言之成理？所以用他們的話來說，實是「飲鴆止渴」而不自知了，可笑也哉。）

從「海瑞罷官」、「燕山夜話」的爲民請命發出呼聲，而釀成這場混戰十年的「文化革命」：雖然水向下流——勢使然也；但可見文藝與政治是相輔相成的，不可截斷的關係。「文藝復興」則可見政治清明；文藝銷歛，可知政治極權而黑暗矣？中國人要讀中國歷史是難的：往往被當代的喜惡而割斷了歷史的眞面目，甚至當代的史家也不敢直書？要像春秋時代南史氏那種「史膽」——鮮矣哉！但我們相信這六十多年的史實，自有春秋筆呈諸後世子孫面前，以目前「成敗論英雄」只是庸俗的「勢利眼」。因爲：人的思想容易被謠言、輿論搗亂；但謠言最怕眞理檢驗；眞理又最怕強權壓制；強權又最怕歷史「照妖鏡」一照！可是從強權到「史鏡」——往往是有相當距離的？試看孔子於二千年後也有受難之日。

通過十年的文革動亂，所得的「後遺症」已漸至不治了！正如一個人得了「腦膜炎」，經搶救後變成手足癱瘓、啞巴或痴呆。又如老人「中風」後的半身不遂，手足震顫——藥不屢投，而收效者鮮。林彪當時假惶惶喊道：「文化大革命是收穫最大最大，損失是最小最小」。後來也被批判了。反之，則是默認「損失最大最大」？只不過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千呼萬喚始出來」而已耳。

茲將「後遺症」列出綱目，可見一斑：一、全國分裂，貌合神離；黨內有派，派中有派。中央有「老臣派」與「宮廷派」之爭，仇隙已深，勢必反覆。各省、各縣也是兩派，一脉相承而明爭暗鬬。農村中之農民也是兩派，生產不合心，動輒成武鬬。

二、批孔揚秦，瓦解民心，廣大農民無意批孔，借「批孔」而派性復燃，生產受到破壞；絕大多數民衆認爲將孔子和林彪抓在一起，荒唐至極，毛江威信大降。

三、國民經濟，元氣戕害：積蓄多年之民財，經文革此刼損耗殆盡。工業、交通、設貿、稅收、農業、漁業、林業：各部門經「紅衛兵」打、砸、搶後，經濟命脈大受挫傷，正如紅樓夢之賈府：「外面架子沒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俗語說：「外面鑼鼓滚，內面賣麥粉。」欷歔！何止麥粉？

四、一盤散沙，民心思亂：如今現狀，不管是機關、單位、工廠、農場，做領導的是尸位素餐，爲保「烏紗帽」已不敢得罪職工，或則同流合污，職位名存而實亡。局長不如股長，股長不如「經辦人」——實力派唯我獨尊」。派性「頭目」平素幸災樂禍，觀衅尋隙，上下串通，風吹草動則謠言惑衆。

五、貪官污吏，「後門」成風：大陸過來人，有目共睹。購買物品須走「後門」（前門買不到）所謂的「內部供應，社員根本看不到。各級官吏，貪污成風，運動一來掛賬累累。生產隊長拉用公欵，偷售分配的高價杉木，無所不爲。所謂「一糧二水三供銷」（糧食局、水產部、供銷社攫取物資最容易）。

六、人與人之間，相尅成性：經過文革武鬬的洗禮，平原走馬野鍊成

住在一個地方，美國人也散居各處。

問：中國人以外的其他外國人怎樣？你和他們有社交來往嗎？

答：有的，我們社交活動之源，北平的外交團相當龐大。

問：中國人是否邀他們到家裏去？

答：有些「大使館」的人受到邀請，明顯的例子是阿爾巴尼亞和若干其他國家的「大使館」，我不知道那是怎麼回事，但很明顯的，他們與巴基斯坦、阿爾巴尼亞及北韓的關係較好。

問：你們怎麼採購日用品？

答：「友誼商店」有食物，而且，如果你需要肉類及一些只供應外國人的東西，你只有到「友誼商店」去。我通常在當地的菜市場買青菜之類的東西，因爲我喜歡小菜市場。

問：美國人之間有沒有學齡兒童。

答：有六、七個。

問：他們在那裏上學？

答：他們接受巴爾摩市卡否特的函授課程。

問：他們不上中國人的學校？

答：似乎只有一個美國孩子上中國學校，那叫做「國際學校」。但她只有三歲或三歲半。這個學校的缺點之一是中國學生與外國學生毫無接觸機會。外國人編在一組，中國人編在一組。他們最近做一次讓步，准許兩歲之間的娃娃偶而和中國小孩到公園去玩玩。

問：你的活動範圍被限在北平周圍十二哩內，你們週末如何消遣？

答：我照了許多照片，有時我們

問：你拍照受限制嗎？

答：我曾被制止過幾次，那是受限制的。在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紀錄片之後，他們對拍攝馬車和諸如纏足之類「舊中國」的玩意兒特別敏感。

問：共幹告訴我們，防空隧道是民眾下工之後自動去挖的，這話可是實情？

答：我覺得難以所建築完成的，但他們是這麼說。如果你注意到施工的進度，那是相當緩慢。

問：那麼他們實際是幹什麼活？一天工作六小時或七小時。

答：噢，替我們工作的人，作工時間沒有六、七小時。因此，我難以相信這些人是下工後志願去做的：：我覺得比較可信的是共幹四出集合民眾，把他們拉上卡車，一如你們在路上所見，然後告訴他們：「『毛主席』說要挖隧道，處處儲糧，我們必須保護自己生命，開始挖吧！」

只想離開中國大陸

問：你目前已經沮喪到何種程度？

答：我想離開中國大陸。

問：你願意再回來嗎？

答：願意，但至少要十年以後。我願回來看看有什麼改變。

問：你是否認為中共給予婦女完全平等的概念已付諸實現？

答：我看到許多被「解放」的婦女。在勞動力中，婦女佔相當數字。但我仍認爲他們只在挖水溝這個勞動階層獲「解放」，在較高階層仍不平等。在中共這個社會，一位聰慧的女

家、生物學家，只是個醫生或「外交部」的譯員。

問：你是否曾經和人們談論過美國社會與中國社會特質之類的問題？

答：有過。我只有在雞尾酒會中與較高級的共黨人員談到這個問題。但他們不談。他們多半只是初學英語。當你喘口氣之際，他們說：「你中國話講得很好，學多久了？」我曾和「外交部」來的一個女幹部談話——我以前沒看見過她。因爲她不是譯員，我問她是否很仔細的研究美國問題？她說：是的。我又問：「你怎麼研究美國問題？」她說：「看報紙。」我說：「哦，你看那家報紙？」她說：「我不記得。」談話遂告中斷。我舉出一些報紙名稱，但她就是「不記得」。

人與人之間的假面具

問：有沒有揭開過假面具？

答：沒有。沒有人說話眞正擺脫黨的教條。你如果問：「五七幹校是怎麼回事？那些人上五七幹校？」回答必然是：「那些思想需要改造的人去上五七幹校，使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近人民。」

問：你是否聽過有人說：「我厭倦了。那是個艱苦的工作。我希望能換個工作幹幹。」

答：沒有。實際上，如果你到人民公社去，和一個老太太談話，知道她丈夫在上海，兒子在四川，你說：「全家離散，一年才見一次面，這種生活一定相當艱難。」回答必然是：「不錯。但國家需要我們。」

問：你所說的這些事例，有多少是國家主義所造成？多少是中國的歷史傳統？

答：我是外國人，我想中共的社會是中國有史以來控制最嚴厲的。如果你是中國人，而且又經過各種批鬪運動，我也會小心得要死。

問：你回美國以後最大的渴望是什麼？

答：渴望在路上閒逛，沒有人注意我，沒有人對我的女兒指指點點，讓別人很正常的對待。渴望能和人攀談，「到白宮去，在那兒搭車？」別人會說：「走過街角你就會看到車子來！」我是說需要正常的反應——被正常的對待。我要像常人一樣被對待，而不是像在動物園裏一樣被看待。我並不特殊。那是我最大的願望。（摘譯自「華盛頓郵報」）

萬人深入民心 海員普遍愛讀

萬大哥：

請浪費三兩分鐘時間，將信看完。近來我和台灣來的貨船船員有所接觸，知道「萬人雜誌」是船員們普遍愛讀的精神食糧，他們十天來一次，每一次都買很多本，有的是親友相託，有的是他們船到高雄後，許多海關機關爭相索取，要的人多，怕不夠

萬人意見

美國駐北平外交官員太太政治隔離活動範圍受限制

中共社會是中國有史以來控制最嚴厲的社會

這是一位駐北平的美國政府官員太太的訪問記。長島新聞日報編輯拉文哲和波斯頓地球報編輯溫希普在美國編輯人協會組團訪問大陸時，訪問這位美國太太，她不願訪問者披露其姓名。

問：你在此地和亞洲其他國家有何分別？

答：我會說北平話和廣東話，當我居住在香港和台灣時，我覺得自己可以自由行動毫無拘束，因為我會說當地的語言，也因爲那些地方輕鬆。但在此地我感到受很大限制。如果我在街上找人攀談，即使所談的只是關於我兩歲稚齡女兒之類的小事，也會立刻被人打斷，人羣中會有人向羣衆說：「走開。」

問：這種情形發生過不只一次嗎？

答：發生過幾百次。我上街總帶着女兒，因爲她喜歡出去逛逛。她也會說兩歲娃娃的中國話，因而她與羣衆常有接觸。每當你停下來做點什麼事，人羣便圍攏過來，接着又被趕走。

出門常常被人跟蹤

問：你的意思是說你被跟蹤？

答：不，我不認爲自己被跟蹤。我是說在這樣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地方，在任何一羣人裏面——也許剛上街時只帶個女兒，慢慢越跟越多，五十人，一百人成羣——這時總有一個跟政治關係更密切的人叫「離開」，而其他人也聽話的走了。

問：他們是否對每一個人都如此？

答：如果有人穿西式服裝或髮式不一樣，他便會碰到這種情形。

問：你到北平已經兩年，作爲一個美國人，你留在此地的感想如何？

答：我並不想推銷我的經驗，但我發現要生活在如此完全孤立之中實極困難。我們所有的接觸均極膚淺。兩年來，每週有三個晚上的鷄尾酒會，每次碰到的是同一些人，他們什麼話也不說。連他們如何研究美國問題，他們也不回答。當他們坐在「外交部」「北美司」時，更對他們的工作問題不作任何答覆。而且，對你可能感興趣的事情，他們一點也沒興趣。我覺得留在此地實在很沮喪。

問：你出去購物時，是否和人們交談？

答：是呀，我和在櫃檯後面的人談話。

問：接着去怎麼樣？

答：我向他要我想買的東西，他們很客氣的拿給我。

問：你問過他們：「你愉快嗎？」

答：沒有，我從未問過任何人是否愉快，我還沒有機會和人們交談到那種程度。

問：在這裏兩年，你從未被邀請到中國人家裏去過？

答：一點不錯。

活動範圍受到限制

問：你是否設法邀請中國人到你家？

答：我們試過，但回答永遠是「不方便」。

問：你們在那裏？是否全部美國人住在同一地方？

答：不，我們和各國外交團人員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第五軍奉命剿共，於黃泛區杞縣之役，原可乘攻克開封之餘威，由杞縣東向，迅解七十五師之圍，然軍抵杞縣，國防部空投不實情報，謂陳賡共軍數縱隊，自許昌東向來襲，使邱軍分兵備戰，致失良機。

當時，有謂邱將軍逞驕矜之氣，不服從指揮，乃至不救援友軍的種種誹謗，加諸其身。吾人嘗讀歷史，自古忠烈，咸皆見信於明君，不免遭忌於同僚與內奸。但其丹心，勳業千秋，雖可蒙冤於當時，終久必將大白於後世。

邱將軍以謀國之忠，對領袖之誠，惟內有奸宄，外遭猜忌，欲不僨事必不可得，妄論達成事功，復以經年戎馬生涯，心勞力疲，思之再三，乃決意揮別三軍。是年（三十七年）八月，乃請假三週，以解甲歸田為樂，遄返永嘉故里。在此期間，豪放跌宕，而其內心自有難言之痛。爰仿古樂府體詠詩，以貽親友，足見其心情。詩云：

「十年水流東，十年水流西，水流無已時，人事成爪泥。春殘花濺淚，暑去寒露淒；盛衰付烟雲，得失笑鬪鷄；孔門聞道死，莊生與物齊；各言志所取，身後互訶詆。是非無定論，榮辱不須迷。堂燕尋常入，暮鴉終古啼，不如傾斗酒，詩成和醉題。」

當時東北戰局失利，統帥部為適應戡亂軍事之戰略要求，是年九月徐州剿共總司令部成立，整編第五軍擴為第二兵團，發出邱清泉為中將副司令官，兼司令官杜聿明除去電促駕外，復派親信持函前往永嘉敦促，總統且親函慰勉勗以大義，令其即返[illegible]訊，齊聲歡舞，士氣大振。

時河北共軍聶榮臻威脅平津，中原共軍劉伯承進擾隴海沿線，鄭州開封岌岌可危，邱將軍奉命馳援，九月十九日自虞城碭山出發，秋雨連綿，道途泥濘，輜重車輛行動困難，且共軍以第八縱隊沿途埋伏阻擊，故日僅推進二三華里。九月二十六日進駐曹縣時，由於王耀武部之吳化文叛變，致濟南陷共，邱乃回師商邱。

徐蚌會戰．壯烈成仁

邱將軍對吳化文叛變，感慨萬千，因在魯東剿共時，吳部曾隸其麾下，邱曾撥補其卡車及衝鋒槍，並分期調訓其幹部，推誠相待；吳及部屬均深為感動，故作戰甚力，三十六年剿共部隊總考績，獲全國乙種部隊第一。

三十七年夏，吳部奉調王耀武部，曾三電邱請勿改隸，邱示代為轉請，卒未獲准。至三十七年八月底，吳曾密電致意曰：「前隸麾下，受蒙愛護，感激良深；自改隸後，上級以非人視之，徒喚奈何！未知以後，仍有効勞機會否？」電至適邱氏離防回鄉，致未作覆，無怪其對舊部叛變，感傷不已！

濟南失守後，共軍（陳毅）主力南移，劉伯承、陳賡、孔從周等共軍，約共六十萬人，從四面向徐蚌方面壓迫，徐州頓形緊張。共軍此次傾巢出犯，在戰略上採分進合擊迂迴包圍之外線作戰，與國軍在徐州東南地區進行決戰。我軍戰略指導，係以困守徐州、保衛南京為目的，依內線作戰守勢機動之原則，予進犯之共軍以各個擊破。

徐州位於津浦、隴海兩鐵路交點，屏障京畿，形勢重要，其地理上四圍多山，岡陵起伏，村鎮稠密，圩塞相望，利於構築工事，素為歷史上兵略要地。為迎接徐蚌大會戰，國軍以六個兵團實力，合計約四十萬餘人，沿兩鐵路滙集於此，像十字架一般擺開。當十月下旬及十一月初，國軍主動放棄荷澤、鄭州、開封、商邱等地後，及將兵力重加部署，第四綏靖區之第五十五、第六十八軍，由商邱車運蚌埠；第九綏靖區之第四十四軍，由海州西撤；以第七兵團黃伯韜司令官之第二十五、第四十四、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一百軍，集結於徐州以東運河西岸；第十三兵團李彌司令官第八、第九軍，控制於徐州附近；第二兵團杜聿明兼司令官之第五、第十二、第七十、第七十四（徐東作戰後又加入第七十二軍）等軍，集結於徐州以西黃口一帶；第十六兵團孫元良司令官之第四十一、第四十七軍，亦由蒙城附近北調，擔任徐州城區及九里山之守備。

復將第四綏靖區之第五十五、第六十八軍，編為第八兵團，由劉汝明司令官指揮；原屬第十六兵團之第九十九、第三十九、第五十四第九十六軍，編組為第六兵團，由李延年司令官指揮，均集於蚌埠附近，擔任徐州以南及淮南一帶之守備；第十二兵團黃維司令官，於十一月八日，由平漢線東開，準備加入徐埠地區作戰。

共軍此次傾巢進犯，勢在必得，其集結部隊，共軍陳毅之華東野戰軍，計有五個兵團出動：第一兵團葉飛，統率第一、第四、第六縱隊。第二兵團何以祥，統率第三、第八、第十縱隊。第三兵團韋國清，統率第二、第七、第十二縱隊。第四兵團許世友，統率第九、第八、及渤海縱隊。第五兵團粟裕，統率快速縱隊、兩廣縱隊；此外尚有魯中南縱隊，及淮南、淮北獨立旅等。共軍劉伯承之中原野戰軍，計有第一、二、三、四、六、八、十、十二等縱隊。共軍陳賡之第四、第九縱隊，合約五十萬之眾。其武器大砲約三百四十門，戰車四十二輛；較之國軍大砲六百五十門，戰車七十輛，飛機一大隊，約為六成。（十九）

。陳少白爲了要在華僑社會擴展革命思想，乃在橫濱中華會館開辦華僑學校，教育僑胞子弟，請剛剛是第二次來到日本的孫先生主持，孫先生爲之命名「中西學校」。就在這個時候，由曾受委託在國內代爲招聘教師的梁啓超自上海推荐康有爲的門生徐勤等人前來，徐勤等秉承康有爲的意旨，將校名改稱「大同學校」，誘使學生們排斥興中會，並將孫先生排擠出去，而奪取了這個學校。

犬養毅勸說合作

已經和孫先生建立了深厚交誼的犬養毅，爲謀泯除兩派如此對立的情勢，乃密令宮崎寅藏、平山周兩人於翌年——一八九八年八月赴中國內地，策動維新各派合作。

剛好在這個當口，康有爲的變法主張被光緒皇帝所採納，康有爲成了領導變法自強、改革運動的風雲人物，正在躊躇滿志之際，故而對於宮崎所提和興中會合作的建議，只是付之一笑。

未料，轉眼之間出現了「戊戌政變」事態已急遽變化。



康有爲

反對光緒推行新政的慈禧太后，於九月二十一日幽禁光緒，壓制維新派；於是，康有爲的改革運動，只進行了一百零三天，就遭遇到了挫折。垮台後的康有爲，乘英國軍艦逃亡香港，倖免於難，希望亡命日本，倚仗當時在香港的宮崎寅藏護送抵達東京。康有爲一系的人物梁啓超、王照兩人藏匿於日本駐北京公使館，得平山周之助，也逃亡到日本。

於是，犬養毅便勸說同時在日本的孫先生與康有爲合作。孫先生和陳少白鑒於爲了中國的革新，和康派方法雖異，但目標相同，故而首肯；可是康有爲則以不應和革命黨首領見面而拒絕。

康有爲只圖起兵勤王

犬養毅且曾在其東京牛込的自宅，邀請孫先生、陳少白和康有爲、梁啓超四人，製造見面機會，但康有爲還是沒有到場。

康有爲表示「今上（光緒）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之危，其他非余所知。」對於打倒爲中國禍患根源——清廷的意見，根本聽不進去。

梁啓超欺騙國父

這個合作工作，在康有爲於翌年——一八九九年六月離開日本前往加拿大之後，乃由於和保皇派的梁啓超接近，而好像有進展的趨勢，甚至一時都曾討論到建立以孫先生爲會長、梁啓超爲副會長的組織問題；然而歸根結底保皇派不可能脫出維護清廷的範疇，當然也就不可能達成合作。而且梁啓超終於欺騙了孫先生，事緣在這一年的十二月，梁啓超拿了孫先生的介紹信前往檀香山，遍訪興中會同志，宣稱「保皇」與「革命」名稱雖異，但宗旨相同，拉攏到一些興中會員在火奴魯魯設立了非革命團體的「保皇會」。

像這一類的「合作工作」——也就是「擴大組織工作」，在和基本立場相異的保皇派之間，雖然未能實現，但和志趣相投的其他各派，則逐漸產生了引爲同志的聯繫結合關係。

香港拒國父居留

不過，在這個時期，孫先生是處於公開活動頗爲困難的境地——在一八九七年，孫先生爲謀重建因第一次起義失敗（一八九五年）受到打擊的香港和廣州方面的革命組織，而請求回香港居留，但香港政局的答復卻是：「目的在解除國民所受韃虜（清廷）的羈絆，是凡類此活動，有礙鄰國邦交，自非本政府所能容許。」而予以拒絕。

至於在日本，也經常受到其政府官員的跟蹤調查，所以不僅要依賴陳少白等在日同志的聯絡活動，並且連



梁啓超

犬養毅等日本人的助力，對於建立組織也發生了重要的作用。

據日本方面資料，神奈川縣知事淺田德則於一八九八年八月三十日以祕甲字第七〇〇號公文向外相大隈重信報告有關孫先生在當時行動如下：

「原居住在橫濱外國人居留地一百三十七番館內的亡命者清國人孫逸仙，已在該居留地一百二十一番內租借一戶，於昨日（二十九日）遷居上址。

「該孫某很少外出，經常閉居一室，專心讀書。目下，似乎無人造訪，不過和在東京的憲政黨員犬養毅之間，則有一、兩次書信往返。」

會黨的合作

一八九七年，在割讓給日本未久的台灣，建立了興中會的組織。

當孫先生亡命日本的幾天之後，陳少白便啣命前往台灣，在台北組織興中會分會。因爲台北有一個名叫楊心如的青年，是曾經被稱爲「四大寇」之一的楊鶴齡的親屬，並且早已參加了興中會，又在台南方面得到一位律師的協助。

中國抗戰實錄 【43】

辛亥革命與日本

兩人想起剛才來對鶴館的途中，曾經走過日比谷公園附近中山（忠能）侯爵公館的門前，因之平山乃以「中山」的姓氏寫在登記簿上，孫先生就把手筆接過來加上一個「樵」字，並且說：「這是中國的山野樵夫。」孫先生使用「中山」的名字，也就是自這個時候開始。

當時，亡命到日本的中國革命家們爲了隱蔽眞實身分，多使用日本姓名。譬如說：在日本居留頗久的陳少白，便曾自稱爲「服部次郎」。梁啓超模擬幕府末年的先覺者吉田松蔭，而自稱「吉田晉」。孫先生本人在秘密信件中都是簽署中山兩字；後來，又曾取法同爲幕府末年的志士高野長英，而自稱「高野長雄」。現在，中華民國以孫中山爲慣稱，遠較孫文的本名普遍。

在尊稱孫先生爲國父的中華民國，爲了表示紀念而使用「中山」爲名稱的範圍頗廣，譬如說：哀悼孫先生逝世，將他的故鄉香山縣改名「中山縣」；台北等台灣各都市的大馬路，取名「中山路」的例子很多；國立故宮博物院，一般也稱之爲「中山博物院」；還有台灣銀行的紙幣，也都印有孫先生的遺像。

逐漸推廣交往關係

孫先生由於認識了犬養毅，乃逐漸推廣了和日本朝野有力人士的交往關係——大隈重信、大石正己、尾崎行雄等政治家，都是由犬養所介紹；接着又和日本政界的元老、而且與民間志士關係頗深的東亞同文館副會長副島種臣相知；更由副島的介紹，得和頭山滿（玄洋社幹部）、平岡浩太郎（曾任玄洋社長）、秋山定輔（後來曾任國會議員）、中野德次郎（煤礦老板）、鈴木久五郎（股票經紀人）、安川敬一郎、犬塚信太郎（後來曾任滿鐵理事）、久原房之助（久原礦業創辦人）、山田良政（後來曾任南京同文書院敎授）、萱野長知、菊池良士等志士及財界人士接近。

山田爲中國革命犧牲

在這些人之中，久原房之助和犬塚信太郎在革命活動資金方面，給予了頗大的支援；而山田良政則更獻身於革命行動——一九〇〇年參加了惠州起義，是最初爲中國革命而犧牲的日本人。

還有，平岡浩太郎則對於孫先生在日本的生活有所照顧。首先，和孫先生同住於東京麴町區平河町五丁目三十番地，一切生活費用由平岡支付。

當時，外國人在日本居留，有特別指定居住地區的規定。孫先生爲了能夠在東京居住，則必須要得到東京府發給的居留許可。但是由於所住的地點（麴町）和淸廷駐日公使館距離太近，外務省乃以對淸廷外交上的顧慮而表示有困難，以致東京都的許可發不下來，引起了一些爭執。

這件事的過程，平山周在「犬養木堂傳」中曾有一段紀錄如下：

關於居留許可的問題，平山和犬養談及，犬養說：「去找小村（壽太郎，時任外務次官）商量商量看。」於是，平山便在向外務省提出報告時，順便見到小村，向他說明：「孫某現在來到了這裏，我們想把他安置在東京。」小村的回答是：「不要找麻煩，這是不可以的。」接着又說：「現在是在日淸戰爭（甲午戰爭）之後，友好邦交才將恢復之際，日本如被認爲是援助革命黨而擺脫不了干係，是很困擾的。請不要找麻煩。」平岡則說：「我們不是奉命調查中國會黨情況的嗎？（在前面已經提到過）這是一個誘餌，把他安頓在這裏，慢慢地查探下去，就可以了解中國的情況，務必請照這樣做，不是很好嗎？」但小村還是說：「不！不可以！怎麼樣也辦不到。」

最後，乃由犬養和大隈外相直接談判，結果，孫先生被當作是招聘來的中文敎師名義，住到距離公使館稍遠的早稻田鶴卷町。這個地點離犬養住宅很近，比較方便；並有平山周、可兒長一同住。

由東京府正式發下居留許可的時候，是在十月十二日。

國父與康、梁

對於在廣州第一次起義失敗後的孫先生來說，最急迫的工作，是擴大興中會的組織。

工作之一，是和以「保皇」自居的康有爲派合作的問題。康有爲在甲午戰爭剛結束之後，立即提倡模仿強國日本，主張「君主立憲論」的政治改革運動（變法運動），着手在國內外建立組織。他這個主張，和以三民主義爲基本方針的興中會的革命思想，是根本不相容的。

「中西學校」問題

雙方最初的對立，是因橫濱「中西學校」問題而表面化。

當時，旅居在日本的華僑超過了一萬二千人，但多數是一聽到革命就顯得膽怯，所以橫濱興中會雖已成立了兩年，而參加者才只不過一百多人

㈠一切戰鬪行動，立即停止。

㈡除另有規定者外，所有中國境內軍事調動一律停止，惟對於復員、換防、給養、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軍事調動，乃屬例外。

㈢破壞與阻礙一切交通線之行爲必須停止，所有阻礙該項交通線之障礙物，應予拆除。

㈣爲實行停戰協定，應即在北平設一軍事調處執行部，該執行部由委員三人組成之，一人代表中國國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國共產黨，一人代表美國，所有必要訓練及命令，應由三委員一致同意，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名義經軍事調處執行部發佈之。

二、雙方同意各項規定

雙方並聲明下開規定，並經同意，並載入會議紀錄內：

㈠上開停止衝突命令第二節對國民政府在揚子江以南整軍計劃之繼續實施，並不影響。（著者按：此即毛所謂讓出華中、華南八個解放區。）

㈡上開停止衝突命令第二節對國民政府軍隊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九省或在東北九省境內調動，並不影響。（按：依此規定，意即共軍不得開入東北，更不得妨礙政府軍在東北行動，惜未予明白規定，致爾後共軍進入東北。）

㈢上開停止衝突命令第二節內所云之交通線，包括郵政在內。

㈣茲同意國民政府軍隊在上項規定下之調動，應每日通知軍事調處執行部。

雙方並聲明軍事調處執行部之一切協定，建議及指示，只涉及停止衝突所引起之直接問題。

美軍參加調處執行部，僅爲協助中國委員會實施停止衝突命令。

軍事調處執行部內設置執行組，包括若干官兵，足敷實地監察詳細辦法之實行。

軍事調處執行部各委員得各別設置通訊線，足保迅速而無阻礙之通訊。

軍事調處執行部，先設於北平。

國共雙方當日即各對所屬部隊發出停止一切戰鬪行動之命令。並規定在一月十三日晚十二時以前，不分任何地區，一律實行。同時根據停戰協定，並立即成立一組軍事調處執行部於北平。由政府派定鄭介民，中共派定葉劍英，美國派定羅柏森，飛赴北平，從事工作。

馬歇爾之來華，是中國陷共之最大原因，但馬歇爾之所以來華，則由於原任駐華大使赫爾利之辭職，赫爾利之辭職，則由於受逼於國務院內之共產黨及同路人之壓迫，故赫爾利辭職實爲中國陷共之最大關鍵。

赫爾利辭職時發表聲明，敍述此事經過：

余對總統及國務卿予余之支持，及囑余仍返駐華大使之任之善意，表示感謝……。就吾人擬定政策之高級官員而言，美國之目標幾始終明確。然我外交政策之驚人特點，乃爲我既經宣佈之政策與我實際應付國際關係之極大矛盾……。

余奉命使華之時，政界人士均公開預測中國國民政府行將解體，中國軍隊亦將崩潰。余奉故羅斯福總統之命，赴華協助解除中國政府之困難，並使中國軍隊能繼續作戰。就戰畧及外交觀點而言，上述乃主要目標，次要目標乃融洽中美軍方之關係。然欲達成前述首要目標，似須先要達成次要目標。凡此目標，均已達成。總統及國務卿既支持上述目標，美國在華政策自不能獲得國務院中所有職業外交人員之擁護。美國職業外交人員與中國共產黨武裝政黨及帝國主義國家集團取同一立場。帝國主義集團之政策，乃造成中國內部分裂，阻礙中國統一。我國職業外交人員時告共產黨人稱：余協力解除中國政府困難之努力並非代表美國之政策。彼等並公開勸告中國共產黨武裝政黨，中國共產黨如能獲得管轄權，即拒絕以軍隊編入中國國軍。雖有上述困難，吾人終獲進展，以促進中國之統一指揮，至少在余離華前，內戰終未能爆發，吾人曾促進兩黨領袖進行團結協商。此時期內，達成吾人任務之主要阻力，係由重慶美國大使館內之職業外交人員及國務院遠東司之職業外交人員所造成。余曾要求將上述反對美國在華政策之職業外交人員調職，彼等後返華府，調入國務院遠東司及中國司工作，任余之監督者。調職返美之若干職業外交人員後奉命出任亞洲盟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之顧問。在此情況下，多數職業外交人員仍與共產黨武裝政黨立於一條戰線，有時並與帝國主義集團反對美國政策。此足概畧說明美國最高當局所宣佈之外交政策，何以爲另一部份外交官員使之失效之一項原因。

同時我國務院大部份人士均一般支持共產主義，尤支持中國共產黨。過去戰時我華府外交政策之多頭指導及混亂，乃由於外交行政之缺點。我外交人員如能對我既經宣佈之作戰目的認識了解，寄以同情，並促進其實現，即未嘗不可使我力量與我外交政策配合，以使受吾人人力物力協助之國家接受吾人爲作戰之各項原則之約束。

關於我外交行動之情報，乃常以歪曲、竄改或斷章取義之方法洩露於衆，結果美國（人民）過份缺少根本之知識，以判斷國務院正確解釋並執行國家之外交政策至何種程度。戰爭期間保持秘密以防爲敵所利用，吾人不得不暫時從權，然目前吾人須設法循正路前進。余所以提出此一問題，係因吾堅信在此我國歷史之特殊關鍵中，熟悉一切情況之輿論，必大助於使我國際目標得睿智之指導與實施。特別就過去四年來余所服務之中國及其他各國而論，事實之發展實有多種利益。刻戰爭業已結束，余願余之一切報告均予發表，與已宣佈之美國政策態度不同之外交官員之報告亦同時發表。由於我國政府中有此種政策紊亂之情況，吾人在中國之眞正立場乃受外間誤解，此種情勢，表示吾人決定政策之機構須自下級官員開始作澈底之改組。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說道：「還有什麼困難問題，你只管說，只要我能辦到的，無不答應。」

狄莫諾夫說道：「主席知道史大林大元帥的世界革命計劃，最後一定要使全世界人民都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過着幸福的生活。」

毛澤東乾了一杯白蘭地，說道：「當然知道，如果連這也不知道，還配作共產黨員，史大林大元帥的信徒嗎？」

狄莫諾夫問道：「主席知不知道史大林大元帥解放世界的軍事計劃，遠東方面第一目標是那一個國家？」

毛澤東道：「這還用猜，當然是中國了。」

狄莫諾夫說道：「主席猜的不錯，第二呢？」

毛澤東說道：「當然是印度了，列寧就說過，通往歐洲最近的路程是經過北京與加爾各答。」

狄莫諾夫說道：「印度當然要解放的，但不是目前，據我知道史大林大元帥第二目標是朝鮮。」

毛澤東怔了一下，說道：「高明，高明，不過朝鮮本身沒有力量，美國扶植的李承晚政府，已為世界所公認。」

狄莫諾夫說道：「這就要靠你們了，你們可以在東北訓練朝鮮解放軍，必要時你們可以派隊假扮朝鮮軍，這點我們就作不到了。」

毛澤東說道：「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只要史大林大元帥下了命令，我們一定執行就是了。」

狄莫諾夫說道：「好的，我呈報史大林大元帥，將主席善意轉達，相信很快就可以有結果了。」

毛澤東與狄莫諾夫會談後，狄莫諾夫報告史大林，一切按計劃進行，就在這時，馬歇爾也到了重慶。

馬歇爾原是美國陸軍參謀長，個性冷酷剛愎，平生又果於自信，以為算無遺策，從未失敗過，實際有美國那種國力，任何人當參謀長也不會失敗。但愚而自用的杜魯門總統，就相信馬歇爾無往不利，派到中國調處國共之爭。馬歇爾在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重慶，中國政府仍然予以善意歡迎，馬歇爾晉見蔣主席後，又會見周恩來，要求雙方下令停戰，抗戰剛勝利時，共軍只佔五十幾個縣城，此時已佔了三百多個縣城，國軍已準備全面出擊，共軍自樂意停戰，乃於民國三十五年元月五日下停戰令辦法三條：

㈠停止國內各地一切軍事衝突，並恢復一切交通，關於停止衝突及恢復交通之命令，依第二條之規定商定之。

㈡因國內軍事衝突及交通阻塞等事，與我國對盟邦所負有之受降及遣送敵俘義務有關，故應由政府與中共各派代表一人，會同馬歇爾將軍從速商定辦法，提請政府實施。

㈢由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及政治協商會議各推代表一人至五人，以外邀請公正人士八人，組織軍事考察團，會同國共雙方代表，分赴全國發生衝突區域，考察軍事狀況，交通情形，以及其他與國內和平恢復有關事項，隨時將事實眞象提出報告並佈告之。

雙方同意頒發停戰令及各項規定如下：

一、雙方頒發停戰令

政府代表張羣及中共代表周恩來，關於停止衝突恢復交通商定辦法，會同聲明，已由雙方分別向所屬部隊頒發下開命令：

中華民國國軍及共產黨領導下之一切部隊，不論正規部隊、民團、非正規部隊或游擊隊，應即實行下列命令：

明白……」

「去你的，走！」

警衛狠狠的推了他一下，他踉蹌幾步，繼續地央求。

「同志，我要求對質，請你給我一個機會，或者讓我見一見毛澤東……」

他的老婆在他後面不遠的地方，也被押了過來，聽說她剛從上海的大夏大學畢業，立刻就進入蘇區來找他，很可能負有間諜任務，她長得眞標緻，白白嫩嫩，女學生打扮，齊耳根的頭髮，白色短袖上衣，黑綢裙子，衣裙都被撕破了，人也很萎頓，舉步維艱的樣子。可以想像，她在收容所裏日子過得不好，一個標緻的女人在那種地方，是夠她受的了。過了橋，她還在有氣無力的喊叫着：

「林野，林野，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呀。」

林野身不由己的回過頭去。

「小儂，我……我害了……你，我……」

他的話沒有說完，就被推到劉凡面前，一刀子劈去半個腦袋，用不到踢，自己摔到坑裏，他那副金絲邊眼鏡掉在坑邊的血漬中。

也許還值幾個錢吧，劉凡撿起它，塞進自己的褲子袋中。

他實在有點不忍心去斫林野的老婆，她太漂亮，那個地方都捨不得下手。但用不到他費心，她蹣跚地被押到坑沿，警衛一鬆手，劉凡來不及掄起刀子，她就昏死過去滾落坑去。

劉凡的任務過於艱鉅，以至好幾次肩臂間的骨節脫臼，但是他終於成功地完成了黨的使命。當然，他得到了報酬，被擢升到幹部的職位上，完成了毛澤東同志外圍的警衛人員。兩萬五千里長征途中，他立過功，在崎嶇的山道上，毛澤東同志無法以轎子代步時，他揹過他。到延安之後，進過抗日大學，也進過棗園訓練班，在長時間的學習中，慢慢的有了文化水平，不過他的文化，是屬於政治方面，是紅而不專的那種類型。人民政府成立之後，他由警衛團的營長，調到公安部工作，後來又調來福建師範學院。隨着地位的不斷改變，他現在毋庸躭心臂骨脫臼，既爲肉店掌櫃，又何必親自操刀呢。

從一九二七至一九五七長長三十年的日子中，他緊緊追隨着毛澤東同志，沒有走錯過一步路，沒有說錯過一句話，那就是因爲在他的觀念中，黨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就是黨。只要毛澤東說這個人該殺，那怕是他娘老子，或者是他親生兒子，他也照樣的不問爲什麼，找人拖出去宰；就像他在瑞金刀劈紅軍軍團總指揮李振同一樣。

他此刻告訴陳紅英她們一伙人，說「我們不能批評中央」，在他的想法，中央就是毛澤東同志的化身，誰要是敢批評中央，等於不忠於毛澤東同志，他不允許這樣。

但是……但是這次雙百方針的整風運動，卻使他感到納悶，到底這是怎麼回來？

根據他三十年在黨裏鬪爭經驗，黨是從來不能容忍批評的，黨員固然不能批評黨，黨外人士更不許對黨持有異議，這是黨的基本政策，如果黨員可以任意攻訐黨，這不是造成分裂了嗎？不是形成第二次「富田事件」了嗎？如果讓黨外人士批判黨的政策，不是給予國民黨反攻的機會了嗎？是不是黨準備再來一次二萬五千里長征！

劉凡深信自己對毛澤東同志的了解是夠的，毛澤東同志連像高崗、饒漱石這樣合夥打天下的功臣都毫不容情整肅他們，他怎能容得下人家批評？這是不可能的，這完全違反毛澤東同志自己的性格。他記得從前在延安時，毛澤東同志曾經對警衛團營級以上幹部這樣說過：

「作爲一個眞正的共產黨員，基本條件是對黨無限忠誠，第一是服從，第二也是服從，第三還是要服從。你們要注意，誰對黨有意見，不問他的意見好與壞，這個人就有問題，他的思想中，一定潛伏着反革命意識……」

但是現在，他卻讓黨內黨外公開的背叛他，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現在大家一窩蜂指責黨的政策太專擅，肅反太殘暴，但跟早年在蘇區的政策一比，黨實在是過於寬厚，難道黨不是憑着激烈恐怖政策獲得政權的嗎？太寬厚不好，他們會爬到黨頭上來撒尿。如果黨有必要，劉凡倒寧可使自己的臂骨脫臼，把這些反革命份子殺服下來。

也許是毛澤東同志老了，劉凡想，變得有點婆婆媽媽，不過這是不合邏輯的。

當然，毛澤東同志要這樣做，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那怕他今天在會場中被憤怒的學生們撕爛了，他也不會怨，因爲這是毛澤東同志的意思……

「劉凡，你怎麼啦，我們要想出一個對策來呀！」

陳紅英看到他怔怔的發呆，搖搖他的肩膀，催促着說。

劉凡陡的驚醒了過來，抬起眼睛，他看到大家環立四週，在等待他的指示。他想了好一回，對陳正東說？

「你給我把那個校長叫來，這是他的責任！」

陳正東看看他姐姐，猶疑着沒有動。

「怎麼，你聾了！」

「劉凡，學生正在找他呢，你怎麼能讓他去，換一位同志去吧，你們那一位……」

「我去，主任同志，我去叫校長來。」

楊風帆欣然地自告奮勇，敏捷地走出警衛科辦公室。

八

學校中的騷亂有增無已，黨已經退到第二線，現在由校長出面疏導學生們的情緒，學生雖然很同情校長的處境，但那是沒有用的，燎原之勢已成，誰也無法壓抑羣眾心裏久鬱的憤怒。

大字報不足以適應學生們對黨的反抗情緒了，物四的同學創議設立民主台。

海報張貼出來了，第一次辯論的題目，是「挖出官僚主義的根」，時間是下午二時，地點在物理系第一教室，歡迎任何同學上台發表自己的意見。

集會的時間還沒有到，物理系第一教室裏和外邊走廊上就擠滿了人。

第一個上台的同學，是物四女生江朵英，她曾在大字報上尖銳地批評過黨的政策。



〔八〕

林學政

政治保衛局為了適應情況需要，在瑞金的九保、席田、沿壩、田心墟一帶，設置了十九個收容所，專門囚押從各處抓來的托派和AB團。瑞金與零都交界的大山裏，有個由毛澤東同志直接授命的軍事特別法庭，審理從各個收容所送來的反革命分子和間諜。

劉凡的工作表現十分積極，所以在軍事特別法庭成立後不久，就被調到那裏擔任執行處決犯人的差使，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劊子手。

軍事特別法庭在一個林木濔密的山腰上，是臨時搭起來的幾個草棚子，較大的一個棚子是拘押候審的犯人，一個比較精巧一點的小棚子是法庭，其他都為警衛同志佔用。

這個軍事特別法庭只負責處理較高階層的紅軍軍官和各級幹部的反革命分子。就是這樣，照樣的把法庭中各部門工作同志累得精疲力盡，押送來的犯人每次總有好幾百名，而每人從早到晚，一批接着一批不斷往山上送，不知內情的人，還以為紅軍大部隊在調防呢。

法庭為求迅速完成任務，儘快地審判每個犯人，整個程序不會超過一分鐘，最主要的是核對，也就是驗明正身。

「你是陳小舟嗎？」

「是的，同志。」

「我不是你同志。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罪行錯誤，革命的隊伍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

「同志，這是一個誤會，你聽我……」

每個犯人幾乎都想為自己辯護，但那沒有用，審判的同志沒有時間，法庭外邊犯人在排着隊等着呢。旁邊的警衛同志不等犯人說完，沒有耐心地把他從後門推出去。

離開法庭一百五十米，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上面架着狹窄的小橋，橋下亂石縱橫，荊棘叢生；過橋不遠，有個很大的上坑，坑沿有塊很小的平坦地，上面積着一層厚厚的血漬。劉凡手裏拿着大刀，就站在那裏等犯人送來。

那個時候，黨正面臨極度武器缺乏，沒有理由在這伙叛徒身上浪費子彈，所以行刑一律用刀子。

當然，這是很艱鉅的任務，每天都要處決幾百人，靠劉凡一個人的臂力是不行的，他們有好幾個人在輪班。一把刀子最多只能斫十個二十個人，有的甚至劈兩三個人，刀口就捲了邊。局裏特地在法庭旁邊的小棚子裏，生個大爐子，由幾位鐵工同志，負責在那裏打刀子、磨刀子。

那個坑很大，就是後來被白軍稱做「萬人坑」的地方。他們必須每隔幾天蓋一些泥土上去，坑裏堆滿了斷氣和沒有斷氣的屍體，發生很難嗅的腐味，不蓋一些土上去是不行的。

劉凡很熱心的履行着上面付予的任務，他對這個工作覺得滿意，起初，他把帶到坑前的犯人，一刀子斫去他的腦袋，再踢一腳，讓屍首跌入坑中，但等到後來，犯人太多，他失去了耐心，或者臂力不繼，胡亂用刀子一劈，不管它是劈在頭上、肩上、腰上，不管它死了沒有，踢進坑裏就算了事。

紅六軍第九師師長段德昌，算是個又臭又硬的傢伙，劉凡心想斫一個師長的腦袋，或者會是一件好玩的事，可是一刀子下去，它硬是不掉下來，於是又攔腰一刀，來個腰斬試試，好傢伙，還是活着不動，那把刀子倒而捲了邊，劉凡火大了，罵道：

「你這王八旦，臨死還要反革命呀！」

段德昌稍稍別過只留半邊項頸的頭，狠狠的瞪了他一眼，使他頭頂上一陣麻，提起腳用力一踢，段德昌才仆進坑中。

「去你媽的！」

他一邊咒罵，一邊換了一把刀子，繼續去斬後面的人。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紅軍學校教育長林野和他的老婆。他們都是AB團，由他送上西天的。林野的樣子他就不順眼，戴着一副金絲邊近視眼鏡，有一隻鏡腳已斷，是用一布帶子綑在頭上的，而且鏡片子裂痕，大概在審判前被揍得很厲害，到死還撐着封建社會中知識分子的樣子。兩手反剪，用一根草繩子縛住，由警衛押着走過橋來，他一直不時回過頭去，跟警衛嚕嗦。

「同志，同志，這是不可能的，我參加黨有十年歷史了，一定是他們弄錯了，毛澤東同志不會不

的力量。後來鄞縣餘姚的僞攝印官黃元如，奉到滿人的劄委來縣接收，黃元如狐假虎威，終於激起了民變，給事中熊汝霖，和他的朋友前九江道愈事孫嘉績，運用了這次民憤的事變，把黃元如當場抓來殺頭，並組織了浙東第一義軍。

鄞縣義士林時對、董志寧等聞餘姚起義後，一致認爲當時在城外臥病的刑部員外郎錢肅樂具有重望，爲最適當的領導人物，一致推選錢氏出來領導抗清。錢肅樂接受推選，登高一呼，士民響應不期而集者萬人；駐在定海的浙江總兵王之仁，本已投降了滿清，見錢起義，則改變主意與錢締盟合作。而紹興、蕭山、慈谿、金華、嵊縣等地，也都揭竿而起，浙東抗清之聲盛極一時。

弘光元年（一六四五）七月，浙東義軍首領在紹興集會，商定派張蒼水奉表迎接在台州（今臨海縣）的魯王，來浙東監國。按魯王是明太子第十子荒王檀十傳的裔孫，流寇作亂時，他逃奔到南京，南京陷落後，再逃台州。史書稱讚他：「天資粹朗，賦性慈易，能書，諳歌律。」實際上，他是一個忠厚仁慈的王孫。當迎駕專使抵台州時，他正臥病在床，但以時局迫切，乃掙扎而起，由蒼水等扶着上道，八月十六日到紹興，就任監國後以元老張國維爲兵部尙書，錢肅樂爲太僕寺少卿，于潁爲浙江巡撫！至於張煌言，魯王尤其賞識，在來紹興途中，即已派他爲行人，並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兼行人司事；不久，又命兼兵科給事中，入典制誥，出籌軍旅等官職。其時蒼水才二十六歲，不僅是魯王的親信侍從之臣，且分任了外交、軍務等多方面的職務，魯王這種知遇之恩，爲蒼水始終隨魯的重大因素。

此外，魯王又派張國維、熊汝霖等督師江上，劃錢塘江而守。當時原駐浙東的明正規軍方國官、王以仁、張名振、吳凱等部，都率兵前來勤王，因而立木建城於沿江的扼要處，希望長期防守。但浙東地方小，而不足以供應龐大的軍需，因此軍餉便成爲嚴重問題。況當時的方國安與王之仁恃擁立有功，都異常跋扈，凡由賦稅得來的正餉，都被他二人取盡，而錢肅樂的義軍則無糧餉。後來雖由富戶捐輸義餉，以接害義軍，方、王等也要分潤。在這種情形之下，識者早知紹興局面難於長治久安。

加以魯王就監國後一月，唐王聿鍵，亦稱帝於福州，是爲隆武帝。他即位後，便派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浙東，詔中措詞很不客氣，視魯王爲臣屬。浙東朝士們奉詔後，曾發生激烈爭議，一派主張拒絕受詔，這一派以大學士張國維、熊汝霖爲首，他們認爲：「唐、魯同宗，無親疏之列，義同舉兵，無先後之分；惟成功者帝矣。若一稱臣，則江上諸將，須聽命於閩中，其於魯王號令何？

另一派則以錢肅樂、朱大典爲首，主張接受。其理由是：「大敵當前，同姓先爭，豈能成中興之業？」主張暫時稱皇侄，以接納詔命。一時議論紛紜，令到性情溫和的魯王也大爲不快！結果使浙、閩兩地，形成對立狀態，互相敵視。

魯王監國之初，軍事頗有進展，如張國維督師錢塘江，屢敗清兵，且渡過了富春江，收復富陽、於潛等縣。當時且有與浙西諸軍聯合，腹背夾擊，規復杭州的計劃，但地方稅餉均爲方國安等所獨吞，糧餉無從籌得，只有作罷。同時宦官弄權，朝政日壞，忠貞之士多受排斥，錢肅樂深感不平，曾憤慨上疏說：「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鎭之一吸；合藩鎭之兵馬，不足以衞小民之一髮。」忠言逆耳，魯王不納勸諫，迫得錢肅樂憤而辭去。

監國魯元年（順治三年，一六四六）五月，浙江大旱，錢塘江水驟淺，清兵乘機渡過錢塘江，直攻紹興，大砲擊中方國安大營厨灶，張被嚇得要命並說：「此乃天奪我食，天意不可違！」連夜撤退紹興，強劫了魯王去台州。這一來，使到各地駐軍，聞風瓦解。其時方國安又心存不軌，他有意將魯王獻給清軍邀功，幸而因爲監守者的患病疏忽，魯王得乘機逃脫，逃到三門灣海外的南田島，才得到石浦游擊張名振的護駕，得免於難。

紹興兵敗之後，張蒼水救國之心不死，乃返回鄞縣老家，拜別老父後，又去渡海勤王。但當船抵中途，忽遭風帆，蓬碎餓折，隨風飄流，最後飄到一座無人的荒島上，才得死裏逃生。可這島上找不到任何食物，同船的人都餓到奄奄一息！相傳蒼水當晚夢見一個金甲神對他說：「餉君千年鹿，俟十九年還我。」翌晨同船難友，果然獵獲了一隻蒼鹿，炙熟分食後，才解決飢餓的痛苦。

蒼水遇救脫險後，立刻去南田島與張名振等會合，隨侍魯王。魯王加封蒼水爲右僉都御史的官職，同時任命他爲張名振大營的監軍。浙東陷後，局勢急轉直下！同年七月，福建鄭芝龍突撤退仙霞嶺守軍，八月降清，隆武帝出亡，不幸在長汀被清兵捉獲後，絕食而死。此時浙江海上力量最強大的是駐守舟山的黃斌卿，他是隆武帝親封的肅虜候太子太師，水陸官義兵馬招討總兵。當張名振守石浦時，兩軍互爲犄角，私交甚深，且曾結爲兒女親家。這時魯王既已出亡海上，他們希望在東海沿岸列島中，求得一形勢險要，可資固守的島作根據地，然後再徐圖進取，張名振以爲隆武帝既死，魯王自是明室正統，當爲大明忠臣共擁的對象，遂決定投奔舟山。那知黃斌卿藉口不接受魯王的指揮，張名振不得已只得護送魯王跑到廣東的南澳島暫駐。

不久，鄭芝龍的侄兒鄭綵，因不願降清而據有金門、厦門一帶地方，以舟師來迎接魯王去福建。張名振和蒼水則與鄭綵不睦，送魯王到福建後，就相偕返浙，寄居舟山黃斌卿軍中。而魯王在福建也不愉快，因鄭綵常恃兵權，驕橫跋扈，後與內閣諸臣意見不合，意將東閣大學士熊汝霖全家殺害，弄到尙書錢肅樂以憂憤過甚，嘔血而死！兩年後，鄭綵更拋棄了魯王，逕自率兵到浙閩交界的沙埕去了。

當時的張煌言已在上虞的平岡山上，自行招兵結寨；而張名振亦以南田爲根據地，在沿海一常，招兵買馬，勢力又漸次恢復。聞魯王飄泊壷江，琅琦地方，即趕往護駕，奉魯王重返台州。以舟山扼浙江門戶，形勢險要，可供固守，對於反攻杭州、金陵，也很便利，乃欲佔領舟山，以便進取。惟舟客仍爲黃斌卿所據，他的爲人，性情暴戾，且極貪婪，無惡不作，甚至近於海盈行爲。他的部下王大振不滿其所爲，乃以內情密報魯王，魯王遂派張名振進攻舟山，黃斌卿終於戰敗被殺，舟山遂落於魯王手中了。

張蒼水與浙東義士

胡蓑之

本刊讀者李元昌先生來信指出：筆者在鄭成功一文中所提及的張煌言事蹟，未免太簡單。他認爲像這樣的民族英雄，豈可一筆帶過？因此責成我在此國家多難之秋，應詳細敍述忠臣烈士的功績，以彰民族士氣，而促使那些軟骨頭、騎牆分子的醒覺。但我手邊缺乏其資料，難免遺漏，仍請指正。

按張煌言，字玄著，號蒼水，後世多稱蒼水先生。他是浙江鄞縣人，生於明萬曆四十八年（公元一六二〇）六月初九日，卒於清順治二十一年（一六六四）九月七日，得年四十有四。其父張圭章，爲一屢試不第的飽學之士。母親趙太夫人只生下一個女兒後，便不再生，蒼水父母以膝下無兒，乃到處拜神求子，直到圭章四十三歲那年才生下蒼水。相傳趙太夫人生產前夕，曾夢見天上有五彩祥雲，冉冉而下，故乳名叫「雲」。

蒼水是他父母的獨生子，顯然給他家庭帶來了幸福快樂氣氛。由於他五歲時，父親四十八歲中舉，並獲得一個河東鹽運司判官的職位，隨後以鹽官積功調署河北解州知府，蒼水和他姊姊也跟父母去衙署居住。據說蒼水的學問，就在他父親嚴格教導下得來。崇禎四年（一六三一），蒼水十二歲時喪母，其父圭章無意繼續處理地方政務，乃辭去解州知府，改任刑部員外郎的散差。旋又因爲不習慣官場的逢迎應酬，遂辭官返里，閉門課子，目的在寄望於下一代了。而蒼水也不負其父所望，於崇禎八年（一六三五）便考取了一名秀才，那年蒼水才十六歲。

不過，當時國難方殷，朝廷曾詔令各省選拔童生時，應求文武合一，因之，除考經義辭章之外，又加試騎射一科。這是新頒的詔令，而一般童生們平時很少練習騎射；同時主考也只圖虛應故事，不料張煌言雄心萬丈，稟賦又強，平時也肯鍛鍊，故於考場中，他居然能挽弓射箭，三發三中，博得了滿場喚采聲。

由於蒼水是獨生子，因此結婚特早，他二十歲時便生一子名萬祺。二十三歲中舉，翌年赴京參加會試，雖然未成進士，可是在會試落第南返後的第二年春天，中華民族卻遭遇到了一場大災難，大混亂。因流寇李自成攻陷了北京，思宗（崇禎）帝自縊死於炭山；接着李自成又爲滿州人所擊敗，中原板蕩，舉國惶惶！當此時也，明朝南部的大臣馬士英、阮大鋮等迎立福王由崧爲帝，在南京卽位，是爲弘光帝。其時蒼水年二十五，儘管他是一個僻居海隅的落第舉[illegible]，隻身去南部，希望能爲危亡的國家，稍盡一臂之力。

不幸得很，弘光帝的朝政，混亂不堪，馬士英把持政權，排斥正人君子，援引小人，根本就沒他這麼一個新科舉人的出路。十年之後，蒼水回憶此行，記以詩云：「六朝遺跡雨花台，舊識先王草未開；南渡尚留龍種在，東遷祗避犬戎來。卻悲羯鼓荒原動，不見軍車複道迴，國破何人猶抱膝，當年應有管蕭才。」失望之情，可謂溢於言表。但蒼水望還鄉後，卻想另求報國之道。可是那時敵人還在「長江天塹」以北，南都朝廷之上，固然是一片荒淫腐化和粉飾的太平，一般社會人心也還在渾渾噩噩的宴安之中，像他這樣洞燭機先的人，自然是寂寞與苦悶的。由於當時的江南局勢，亦已開始緊張，滿洲的鐵騎，隨時都有踏破江南的危險！多數有見識的士大夫，都開始憂時傷國起來，紛紛尋求保國衞家之道，作爲抵禦敵人的兇鋒。

這時蒼水有一個知己的朋友叫朱夏夫，介紹他去訪晤正在積極籌劃扼守錢江的分甯巡紹台道于潁，他們見面之後，雖談得十分投機，但由於當時政治環境的拘束，以及社會覺醒的程度仍嫌不夠，最後蒼水仍只得按捺滿腔的報國熱忱，返回到故鄉郊外的駝峯，閉門讀書去了。那年五月，南京卻已陷落，六、七月間江南各地城鎮鄉邑的義軍便紛紛起事了。質樸而堅強的浙東人民，當抗清行動風起雲湧時，他們也首先投入了此浪潮。

浙東的抗敵行動，最先是由于潁發起，傳檄轄下的寧波、紹興、台州三府各縣，合力防守錢江，並號召各縣鄉紳士子，在紹興城的學宮裏盟會：「誓死以衞社稷」。這對請纓無路，閉門讀書的張蒼水來說，自是一個報國的好機會。他獲悉之餘，興奮欲狂，立刻自駐峯趕往紹興參加。當時他認爲發動浙東府縣的力量，防守錢江固屬必要，但杭州在地位上更接近敵人，又是浙江政治中心的省會，防守應該是更重要、更迫切、力量也該更雄厚才對。奇怪的是杭州方面在當時竟一無動靜，於是蒼水參加了紹興的盟會之後，又隻身跑到杭州去探聽究竟。原來當任浙江巡撫張秉貞的態度曖昧，蒼水的杭州之行大失所望，終於黯然而歸。

蒼水返回鄞縣後，他看見故鄉的救亡運動，正由幾個熱血青年董志寧、王家勤、張夢錫等在奔走呼號，宣傳聯絡，可是青年人，定有熱血，號召力量不夠，鄉里的長者們，雖有號召領導的力量，然其身家觀念太重，缺乏國家民族的意識。蒼水目覩這種現象，內心着急萬分，可是自己在當時也沒有登高一呼

你方唱罷我登場

馬森亮

紅樓夢有幾句話說得很好：「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世上的紛紛擾擾，熙熙攘攘，人類所以綿綿瓜瓞，歷史所以繼往開來，全在於「你方唱罷我登場」。所謂「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雖是一小圈子現象，卻也是繼承意思，假如再沒有登場的人，那就曲終人散，歷史也就寫不下去了。

即以人類來說，自從「始祖」生下子女之後，便有樣學樣且繼續發揚下去。做和尚的雖然規定不准生和尚仔，卻也希望別人替他生和尚仔，這是為什麼呢？也不外一種繼承準備，到自己「唱罷」後有「登場」之人。

世上萬事都是這樣，尤其屬於人事方面更紛擾，「萬事為人，萬事在人」，其他事物的新陳代謝皆有其自然規律，獨有人事的發展從無常規，關鍵就在於「我唱罷了誰登場」，為了「誰登場」這問題，永遠沒有公平合理處理過。過去的封建王朝對「登場」的人規定很嚴，縱收效一時，並不長久，惡到如秦始皇，不等到腳直就自己亂自己，劉邦和朱元璋的「家法」如何苛求，很快又變了樣。操生殺之權，「我即是法律」的尚且如此，其他的人事那還用說嗎？

不過，話說回來，對此「登場」者的爭執，越有油水可撈的則糾紛越多，沒有油可揩的請都請不到「登場」之人。

世上最可撈的職業莫如做皇帝，戰國時呂不韋和他父親說的那幾句最透澈：「呂不韋問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父曰十倍。又問販賣珠玉之利幾倍？父曰百倍。又問若扶立一人為王，掌握江山，其利幾倍？父笑曰：如得王而立之，其利千萬倍，不可計矣」。從此可見做皇帝這一行是最好的，而且不受什麼學歷經歷或貧富限制，流氓地痞都可以，牧牛童子也可以坐龍廷。

因為皇帝這一行好撈，所以爭奪得亦最劇烈，在中國爭皇帝做，動不動就拚此一命，還要許多人去陪命。在美國，雖然不會如此，但以錢代命，亦會搞到人窮財盡。只有一個人，在歷史上是空前幸運的，就是現任美國總統福特。他不花一個錢去請客，不流一滴汗去拉選票就「冷手執個熱煎堆」。反觀我們中國，就目前來說，為了「唱罷登場」這齣永遠演不完的慘劇竟搞到怨聲沸騰血淚交迸，甚至還未「唱罷」而想「登場」的就提前露出槍尖，磨刀霍霍了。

看「唱罷登場」如此之反覆，炎涼榮枯如是之多端，覺得做人又何必以有限之歲月，作此無了期的相爭？還是紅樓夢裏說得好：「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今宵紅綃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對的，即使是杜甫的「月夜」，孤獨傷心的是他一個人，用想像去捕捉的是他的一家，但如果我們更推廣的想，甚至將當時的時代移到今日多少流亡在海外的越南難民身上，那種感受是相同的，也是不變的。因此，想像性的作品，所以能夠享受不朽，就是它本身的感受是不朽的。

想像是當人們面對現實力有所未逮時自然產生出來平衡內心不安定情緒的方法，那種平衡方式，可能是消極的，也可能是積極的，消極方面是

埔建軍以來，最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全體同學聽了委員長的訓話，無不感奮萬分。

委員長在稍事休息的時候，部隊帶開到東陵去，不到二十分鐘，委員長偕夫人竟棄車步行出現在同學的面前，這時，同學們眞是歡欣若狂了，不成羣結隊的踴到委員長身邊的四週來，如果對青年軍沒有信心的官長，不嚇得全身標冷汗才怪呢？

委員長被包圍在子弟兵的人羣中，始終是露出慈祥和靄的笑容，殷殷垂詢子弟兵的生活，同學們不約而同的歡呼委員長萬歲萬萬歲，歷久不絕於耳，師長羅又倫將軍，陪在委員長身旁，更是笑容滿臉，他知道委員長視青年軍如子弟，他更知道青年軍敬愛委員長，如敬愛自己家長一樣，安全的距離自然消失了，有的同學建議要和委員長合影相片也得償所願，直到委員長登車揮手離去時止，同學們的血管還熱烘烘的。

現境的關係，可以使生命因環境關係而起變化，但那種情形，在大多數人類而言，那種因環境關係而起的變化，也只有一個時期的，生命被迫而變化去適應生存，那只是暫時被壓抑的現象，並不是根本的變化。當在生命普遍被環境壓抑而沒有人敢反抗時，偶然冒出一二個出汚泥而不染的生命時，這個「出汚泥而不染」的奇異的強韌者，可能自討無趣，或者被孤立，甚至被消滅。但如果到某一個時期，由於環境對生命的長久抑制，造成人們普遍存在對生命的厭倦。那時，如果有「出汚泥而不染」的少數強韌者出現，這少數強韌者將成為多數人的榜樣，它將喚醒大多數，說不定會由此揭起一個無法抑止的新浪潮，將環境改變。因此，對於人類，生態學只能造成一個時期的阻抑，決定長久不變力量，還是屬於理性的。理性是人與生命本能與物質世界的統合。當整個世界都陷在汚泥環境中時，「出汚泥而不染」的生命，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冒出來的，在這之前，必然先行出現有啓性的藝術品，然後再有藝術評論家將藝術品的啓發作用發掘出來。有了啓發，才能出現「出泥汚而不染」的先知先覺者。「出汚泥而不染」的動機，就是由於不甘做生態學設計設定下的環境的產物。不甘在「形勢比人強」的環境永遠馴服下去。當自己渺小的實力沒法抗拒萬惡的環境，「出汚泥而不染」可以作為一種獨立思想的象徵。你雖然沒法抗拒，但你可以不斷思索，努力發掘新的啓發。如果你惰於思素，停止發掘新的啓發。你可能永遠要墮落在地獄中，做生態學環境中的產物，你也就等於作地獄之子了。

信心不能孤立存在

霍雲霄

人如果沒有幻想，當然也沒有詩，沒有交響樂，沒有象徵的藝術境界。但，如果人沒有愛的對象，幻想便沒意義，眼淚也沒意義。讀杜甫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大約杜甫寫這詩時是公元七五六年至七五七年間，那是安祿山造反，陷洛陽，不久更陷長安，杜甫先帶家眷往鄜州，自己跟肅宗撤退的隊伍赴四川，不料途中成爲叛軍的俘虜，被押解回長安，他回到長安後，看到刼後離亂的慘狀，寫了「哀王孫」、「哀江頭」、「春望」等對時代哀傷的詩，也寫了上面那首「月夜」。「月夜」其實是用想像寫成的，他想像流落在鄜州的兒女，他們生活無着，只憑着盼望父親的信心而活着。「今夜，州月，閨中只獨看。」那是詩人用想像捕捉同一個月夜時刻，兒女對父親的懷念。「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那是兒女沒法知道父親的境況，同樣只能用想像來捕捉父親對他們的懷念，「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那父親用想像來捕捉一個失掉了父親的家人，如何在家徒壁立中欲哭無淚的情境。我們今日讀杜甫的詩，最感動的是「北征」，那詩不但是寫實的，而且是字字血淚。「月夜」卻是「北征」之前的想像階段，兩詩雖

使自己暫時依靠幻想而活着。積極方面，是支持自己生存的信心，消極作用是因爲愛心不夠，或者本身是絕對自私的一類型人，積極作用是因爲有強烈的愛心存在。由此可見，信心與愛心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一個人如果孤獨的生存在世上，對世界上任何人都沒可以懷念的，他關心的只有自己一個人，這種人他在別人面前雖然表現得對自己充滿信心，其實他那信心只是自己欺騙自己的假象。眞正的信心，可以產生一種力量，可以使不存在者變爲存在，可以從無到有，可以在任何困窘的環境中享受到很大的精神慰藉。但如果他沒有可愛的對象，也沒有可懷念的對象，他的信心，只等於存在主義者意念中的迷失心態，在那種意念下觸發的幻想，很容易變成地獄的形象。因爲他處處感到與別人割斷，至於有時亦要與別人建構的關係，那只是爲了滿足自我，至於滿足自我之後別人的觀感如何，他是不重視的。生活在這種心態中的人，自己不必欣賞詩，他也不會懂得詩的意義，因爲愛心不是單獨存在的，失掉了可愛的對象，就難以有愛心。

委員長的愛心

寒梅

部隊擔任瀋陽城防時，蔣委員長曾偕同夫人親臨視察，給東北九省的軍民同胞，帶來了親切的關係，慈祥的慰問。

那是勝利復員，政府還都南京之後，東北同胞第一次瞻仰委員長的威儀，無不歡欣鼓舞，興奮若狂。

對青年軍二〇七師來說，更是一個光榮的日子。因爲委員長曾以半天的時間，和二〇七師的同學在一起，以革命大家庭的家長身份，和他的子弟兵談話家常，使每一位子弟兵分享到一份天倫的樂趣，永遠的溫馨在心頭……。

委員長蒞臨的消息，早一天晚上就扣緊同學的心弦了。基於保密的要求，大家在口頭上雖避免談論，可是彼此都心裏有數，逢人見面都禁不住喜上眉梢，高興得一夜沒睡好。

清早起來，部隊在東教場集合，金色的陽光普照，青年軍二〇七師的軍旗迎風招展，更顯得莊嚴，壯麗。士氣如虹的行列中，個個將胸膛挺得高高的，在往日，凡有高級長官巡視部隊時，一定要求將嘴巴閉得緊緊的，顯出十分嚴肅的樣子，可是在恭迎委員長蒞臨的時候，嚴肅的儀表並蓋

出污泥而不染

雨佳

幾個朋友坐在一起談繪畫藝術，由中國古代的詩中有畫的藝術談到印象派畫。一位畫家朋友說：如果有人要求我繪一幅蓮花，並且要求我在畫中完美地表現出「出污泥而不染」的意象，我就無能爲力了。我說：並不只是你沒法用你的畫來表達一個完美的意象，我深信全世界所有的藝術家也沒法用他的藝術品來表達一個完美的意象。藝術的最高效果只是啓發而不一定是說明。席上有兩位朋友表示不同意，但我仍然堅持我的看法。

看畢加索的作品就如對着一幅謎語，當你越看越不明白時只要有一個信念，就是相信畢加索不會騙你，你就會爲不明白的吸引而去思索它。不只看畢加索的繪畫如此，看一切藝術也如此，這包括有藝術內涵的電影在內。只要你的思索沒法投入他的藝術環境去，你就與它沒有緣份。發掘藝術價值，必須從思索獲致。

如果我們的世界，只有藝術品而沒有藝術評論。那麼一切受歡迎的藝術品，恐怕只有刺激官感的東西了，評論的責任，是教人對藝術品的再認識。也就是將藝術品的啓發作用找出來。凡屬於公開給觀眾欣賞的東西，必然產生一定啓發作用，沒有正作用就會有反作用。某些害怕評論家的藝術家，只有由於心虛膽怯，失掉信心的心態作祟。

爲了一千六百萬台省居民的自由和幸福，爲了八億大陸人民的將來，爲了滅共復土大業，我們都不容許中共的陰謀現實！

毛澤東共產黨在處於壓倒性的優勢時，決不會運用「統戰」騙局，反之，在衆叛親離及勢孤力危時，便要運用「統戰」魔術了。

不久以前，劉炳乾和他的堂弟劉炳坤由大陸泅水逃亡。不幸得很，在將近抵達香港時，劉炳乾被鯊魚咬斷了一條腿，他的堂弟劉炳坤把他拖上岸。後來劉炳坤被押回大陸受難去了，而劉炳乾雖然失去了一條腿，卻獲得了自由。

爲什麼青年人，在共產黨統治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人都紛紛逃亡？是他們不愛國麼？他們是國民黨麼？否！

有人問逃亡的青年說：「你們偷渡，你們不怕溺死麼？」青年人答道：「因爲我們的生命只值兩分錢！」馬彬先生，你可知道，青年人的生命只值兩分錢？如果你知道這事實，你大概不會胡說「何必相煎太急」的廢話了。

林邁可夫人告訴我們：「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狀況，至少像一次大戰期間那麼惡劣，有時生活條件似乎『比戰時還要糟』。農村地區住的條件是絕對的惡劣。中國大陸共產制度最惡劣的部份，並非爲生活水準，而是他的極權主義的性質。沒有私有財產，沒有宗教自由，沒有言論自由，沒有遷居甚至沒有出國的自由。人民並無依據法律的自由行動權，甚至希特勒與史太林還有一個虛僞的司法制度。但是在中國大陸上沒有法院制度，人民被共黨控訴，人民被共黨審判，而無律師辯護的權利。自由是限制到如此地步，結婚還要得到共黨的許可，大陸上一般人甚至在自己的家裏，都怕討論有關政權的事，惟恐這種討論被發現而受到處罰。」

林邁可夫人的話是絕對可靠的，筆者在共區八年的經驗證實其可靠。

對中共的「統戰」陰謀，我們決不上當，因爲我們淸楚了解毛澤東共產黨罪惡的本質。八億中國同胞，決不與共黨妥協！

對共黨、左報和快報的叫囂，我們應該採取的態度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長，其中一個英國警司代表後來的姬達，是會經給貪汚風氣迫他忍受不了而大吃苦頭的人，後來以反貪汚主持人出現，大大整頓貪官，可收到大快人心之效。在華人探長中，也有一個忠心的警長，因不願貪汚，結果被調到水塘區去，依照韓應回憶錄中的敍述，這個警長是眞人眞事。電影中的大貪汚，並不盡如韓德回憶錄的敍述，中間大部份是由審訊吳錫豪販毒案中的法庭證人的供述組成另一股資料混入韓德回憶錄中，這一條線很重要，它使電影的眞實性大大提高。也顯示了貪汚的罪行的害人不淺，因爲貪汚如果只有包庇娼賭，至多只能影響一小部份人，但一進入包庇販毒，它的害處就非同小可了。

「廉」片塑造販毒頭子「豪哥」的角色那種指揮如定，三言兩語顯得很有力量的舖設上很有深度，其次是刻劃亨利由一個沉默寡言的青年英國警官，如何從給貪汚官製造麻煩，以到接守貪汚行賄由一場放過大運毒的貨車開始，表現得也頗有深度。至於表現反貪汚部的戲稍嫌過於含蓄，個人以爲如果將亨利的暴內幕的戲加重，如將他的回憶調到被捕之後經過一番內心掙扎才自願暴內幕，或在暴內幕之前，經過廉署朋友的勸說，它的眞實感當會更加強的。

「暴……」與「的士大佬」

林巽

影以外的問題，本港近二年內，有過清潔運動，反罪惡運動，乃到反貪汚運動，前二個運動功效似乎很微。尤其是反罪惡運動不但正作用沒有，反作用更大，反貪汚成績較好，至少已經有一批貪官在服刑中，但這樣做是否能使本港從此杜絕貪汚，深信這是本港各界人士所不敢樂觀的。因爲貪汚與反貪汚是基於道德良心的問題，本港人似乎不容易找到這種道德良心的基礎。這已是清潔運動與反罪惡運動失敗的原因，將來或許會使貪汚自然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原因，這是今日有識之士値得深思的問題。由鮑學禮導演，倪匡、靳蜀美編劇的「的士大佬」，電影不協調的開首作一番發牢騷式的咒詛香港社會的序幕，然後才介紹的士司機成羣成堆駕車出場在市區找生活，電影再從搭客身上作種種醜化的刻劃，彷佛的士乘客中不正常的人多過正常的人，最後一段電影進入傳奇境界，寫三個不務正業的青年，如何欺負房東，見了靚女就要追逐非禮，並且詳細計劃打刼銀行，的士司機姜大衛如何被搶匪挾持去刼銀行，得手之後，刼匪逃去，姜大衛因給銀行閉路電視拍入鏡頭，只得聽友好勸告，逃匿起來，最後由的士司機分頭查案，捉了刼匪恢交給警方，姜大衛才復自由。

編導人對的士司機的刻劃，完全當正面人物處理，甚至嘲笑不給貼士的洋人。現實社會，雖然有不少敬業的士司機，但出綽頭榨取額外費用的也可不少，至於由大批的士司機破案，也許編導人有意強調團結就是力量這種涵義，但個人認爲這一段電影，可有很壞的啓發。因爲電影中的姜大衛，明明是被搶匪挾持去打刼，並挾持他駕的士逃走，他半途機智的走脫，任何觀衆都會明白，姜大衛最正當的方法是去報警，幫助警方緝兇，但編導擺出不信任警方的態度着姜大衛匿起來，並且電影最後通過的士司機幫助破案，完全肯定了姜大衛匿起來拒與警方合作是對的。這段電影如果也起啓發作用的話，使今後有同樣遭遇的人也效法這種方式逃匿，這可是害人不淺，絕對不是好玩的。不可否認，在對付罪惡及困難這方面，強調團結就是力量是對的，但並不是自以爲是式團結，應該是合理性的團結，譬如說：如果姜大衛去警方報案後被警方扣留，工友們集資替他請律師保釋，集資交保金，讓他繼續工作，甚至爲了幫助他而輔助警方緝搶匪，那便相當感人的，如果明知一個人明明無辜，大家不勸他面對現實而卻幫他逃匿起來，那簡直是愚笨透頂了。

在電影中的姜大衛，仍然是過去張徹電影中那種自以爲是的角色，這種角色的氣質，我個人頗不欣賞。



斥快報的謬論

古鶴翔

在張鐵石自殺後，快報曾經在一篇短評中罵中華民國政府是「膿包」。在快報心目中：如果中華民國政府不跟着毛澤東共產黨的樂曲跳舞，便是「膿包」了。在快報心目中，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應該開歡迎大會，恭迎降將返國，最好還響應毛澤東共產黨的號召：「愛國不分先後，愛國一家。」

現在，請看八月廿八日快報的「半周時評」罷，該文作者馬彬說：「中共釋出國民黨籍前政府軍被俘將校十人，借道香港而遣返台灣，本來是一場政治戰，在理論上，法制上，中華民國政府絕無拒收的立場！即使這十個人是所謂『統戰分子』，但中共既已公告彼等的身份，又許其請求而遣返，在敵對的雙方，只有先收下再說。如果查明此十人當年作戰之時有罪，則可治其罪，如查明他們之遣返台是為中共作統戰，則依法懲辦可也，任其滯留中途站，不作明確決定，中華民國政府是理法兩虧的。再者，這本是一場政治作戰，『十戰俘』借這有言論自由的香港，中共的目的是為了政治宣傳，無可諱言，這一場政治戰，國民黨是敗陣了。我本身的政治信念是反共的，私人感情方面親近台灣，但我也無法為之諱，為之辯。」

必須指出：這篇「時評」的用心十分惡毒，它假冒親近「台灣」，但卻以所謂「法」和所謂「理」來脅迫我國政府。

我們要問：快報的「法」是什麼「法」？快報的「理」是什麼「理」？那是中華民國的「法」，還是「中華人民共禍國」的法？那是中華民國的「理」，還是「中華人民共禍國」的理？難道中共奏出統戰音樂，中華民國政府便要跟着唱和麼？

謀的破產，可是快報卻說是：「國民黨的應戰方式很差，敗了！」

連日來，左報便因統戰陰謀的失敗而不斷叫囂，為什麼快報也配合着左報叫囂呢？希望愛國的讀者深思！

我們還要指出：快報以「台灣」一詞代替中華民國，以「國民黨」代替我國政府，這決不是文字上的枝節上的問題。我們一定要知道：「國民黨」只是中華民國的執政黨，「台灣」也只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省，而中華民國是屬於八億中國人民的。快報妄想將中華民國與共黨的鬬爭醜化為「黨爭」，妄想把中華民國政府降格為「台灣」。——我們要問：快報的陰謀是什麼？

快報還說：「中國兩個敵對的政團，叫囂了幾十年，打了二十幾年，又相峙不打二十六年而依然叫罵不休，又各曾引外力相壓對方。直到如今，有人又在傳和談。但實際上強弱懸殊，又各有政府，對等和談必難出現。可是，二十六年來既未兵戎相見，彼此當已領會內戰不是好事？中國內部問題如何解決，除了戰爭之外，將來或者還有途徑吧？」

快報叫囂道：「何必相煎太急？」——從快報這一段話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快報的眞面目了。原來快報將中華民國政府滅共救民的政策打作「內戰」，希望「強」方與「弱」方以「戰爭之外」的式解決問題，不要「相煎」！

這不是毛澤東共產黨「統戰」騙局的翻版麼？我們要正告快報：中華民國絕對不是「弱」方，而中共也決不是「強」方。如果中共確是「強方」，中共早已把台灣佔領了，並且將我一千六百萬台省居民奴役了。

事實是：中華民國政府不單牢牢地保衞着金馬前線，還以各種方式在中共控制區組織我愛國同胞，共同反抗馬列主義的侵略。由於這原因，共產黨對我復興基地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近日大陸各地反毛反共的怒潮正在風起雲湧，因此共產黨更急於搞「統戰」騙局了。共黨急，左報急，快報也急！

中華民族本來是愛好和平的，我們的哲學便是仁；可是所謂「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卻要「鬬爭」，要「仇恨」。

共產黨奴役着八億中國人民，這便是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反毛反共的根本原因。除非毛澤東共產黨徹底放棄了「馬列主義」和「毛思」，否則八億中國人民決不會向暴力低頭。

中華民國政府滅共復土的莊嚴的許諾是永不會改變的，因為八億中國人民不容許我們改變。任何誣衊我國政府滅共復土大業是「黨爭」的陰謀，我們都要加以駁斥，加以揭發，加以打擊！

我們認為：「戰俘」問題是統戰陰謀，快報也

同期上映的三部國片「天才與白痴」、「廉政風暴」、「的士大佬」都是新一代國片導演之作。「天才與白痴」已經在本欄談過，本期可選「廉政風暴」與「的士大佬」來談。言號召力，「的士大佬」沒法追上「廉政風暴」，但「的」片值得分析的問題可不少，最重要的是它貌似反映現實，事實承受了張徹電影的毛病，藉一點現實形式來寫其天馬行空的數章，至於「廉政風暴」卻才是眞正反應現實的作品。

「廉政風暴」是由吳思遠編導，故事構思，大致來自「韓德回憶錄」，因此電影中的貪污罪狀，看來像是中國人重於英國人，雖然電影在寫英國警司亨利的貪污之前，也

」談

間，誰比誰貪污最多，那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笑，根本是蛇鼠一窩，不必從這其中尋找偏見。電影中出現各種大小貪污，作假案交差等等，可謂五花八門，而且一切都約束在寫實形式上，這片要是落在迷信生意綽

共的理論與宣傳上總是這樣地說：「從根本上否定了剝削與被剝削的階級對立，與此相聯剝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等級制度也同時遭到了否定，勞動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所以，事實上是如何呢？該文作者接着說：「但是，社會主義的相互關係並不因爲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而自然形成。在今天的社會主義裏，還存在着工農之間、城鄉之間和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存在着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等等。」

這段很清楚地指明：宣傳與口號，和事質與事實之間的差距在中共所統治的大陸，該是多麼普遍。因此，在大陸仍然是鼓吹的兩句話是：「要不斷破除那種『工種分高低，職業論貴賤』的等級觀念」；和強調「分工雖不同，都是主人翁。」了。問題是：究竟我這「主人翁」是多少錢的「主人翁」呢？而眞正的「主人翁」究竟是誰呢？肯定的說是不工人，除非這工人又是共產黨員，而這共產黨員又是「不倒翁」類型才行。

這方面我不是亂說的，因爲在同期的「紅旗」中，就有一篇「正確處理幹部和羣眾的關係」的文章，這篇文章所吐露消息很重要。

功勞·苦勞·疲勞

究竟誰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擁有者，或是，究竟誰是大陸上騎在人民頭上的「當權者」和「主人翁」等等，讀了這篇文章就清楚了。擁有資產階級法權者不是農民，不是工人，而是共產黨的幹部；「當家作主」的在大陸的社會裏，不是「無產階級」的工人；不是「勞動人民」的農民，而是中國共產黨幹部。

我們看這篇文章的自供吧！

「社會主義社會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從本質上說仍然是一種階級的關係。……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由原來受壓迫受剝削的地位變成了國家的主人，在勞動人民內部建立起了平等互助的社會主義新型關係。但是，這並不是說人民內部，領導和羣眾之間就沒有什麼矛盾了。用馬克思主義關於對立統一的辯證觀點看問題，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鬭爭，存在着資產階級法權，存在着小生產的傳統觀念和習慣勢力，這些東西必然反映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來，反映到領導和羣眾的關係上來。」

這是先說辭上來肯定了大陸上「領導」與「羣眾」的關係上。而實際上是如何呢？且看下文。

「爲什麼過去戰爭年代，環境那樣艱苦，革命隊伍內部軍兵關係，官兵關係是那樣團結一致，水乳交融，而在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的今天，有的幹部和羣眾的關係反而疏遠了，這是爲什麼？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被資產階級法權迷住了眼睛，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貪圖享受，要求特殊的思想也就多起來了。那種所謂『沒有功勞有苦勞，沒有苦勞有疲勞』的觀點，就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表現。有了這種思想，就覺得享受一點，特殊一點是理所當然的。一個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應該計較什麼功勞苦勞的。……職位高了，薪水多了，因而更加謙虛謹慎，更加注意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發揚革命傳統，堅持艱苦奮鬭，密切聯繫羣眾，把革命工作做到底，這才是共產黨人、革命幹部應有的態度，這才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道理。」

「官做大了，薪水多了」和「職務高了，薪水多了」是誰能在大陸上「做大官」和「職務高」呢？原來是共產黨員們因爲他自稱是「人民的勤務員」。這些「人民的勤務員」們，竟因了有「高官厚祿」便有了「享受慾」和「特權感」，於是就做其「主人」來。

原因是什麼呢？「因爲我們是領導幹部，掌握一定的權力，這就會有人來給予我們一些特殊的照顧。這可見共產幹部們在經過了二十多年後，掌權的掌權，做官的做官，已經由「人民的勤務員」，上升到「人民的主人」了。

另外的原因是什麼呢？原來大家都流行着這樣的思想：「沒有功勞有苦勞，沒有苦勞和疲勞」呢！這一思想如果不只限於共產黨的幹部們，而也包括了所有的大陸人民的話，我不但不反對，反而舉手贊成呢！因爲，所有大陸上的老百姓，在中共統治下的二十多年來，很多有關生產——無論農業與工業上的進展，所有的老百姓們眞都是「沒有功勞有苦勞，沒有苦勞有疲勞」的。然而，到現在，大陸上老百姓的生活竟是受限制和管制的。而中共的幹部們，卻用了這種思想來向高處爬升，以便有享受，有特權。

這篇文章還舉出了一個比方，這比方看似是很好，實質上卻更肯定了一些領導幹部們的實際情形呢，它說：「幾個主要負責的幹部，除年老病弱的同志外，上班下班都不坐小汽車，和羣眾一道，腳踏自行車，同走一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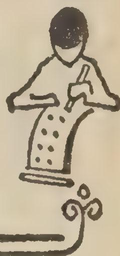
這麼簡單的幾句話，使我們可以了解一些大陸的高級共產幹部的實況：一、年老、病弱的高級幹部們，一樣高官厚祿，沒有讓出位置來。這不啻還是那流行在共產黨幹部間的思想「沒有功勞有苦勞，沒有苦勞有疲勞」在作祟，在實行着。原因恐怕是「權」字在大陸是不可一日或無的。二、卽使「主要負責的幹部們，與羣眾一齊「腳踏自行車，同走一條路」，但是他們卻都是有「小汽車」階級呢！只是不坐而已。原因是以這一表面的「堅持艱苦奮鬭」，以達成「密切聯繫羣眾」的手法而已。

最後，這位文章的作者，也不能不爲此而失望了，他說：「我們的遠大目標是要消滅一切階級差別，消滅城鄉之間、工農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這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辦到。」

經過了二十多年的宣傳，以及鼓吹「社會主義的中國」是多麼好，多麼成功，多麼美麗。而今天才發覺到所謂的馬、列、毛等都沒有實效了，如要完成而竟寄託於「幾代人」呢！

在這裏，中共似乎可以「反身而誠」的發現，馬、列、毛等卻是一條走不通的路線呢！何必在走不通的「指引」上硬僵化下去呢！

農人有問題了，工人有問題了，甚至連共產幹部也有問題了。我以爲農「人」、工「人」和共產黨「人」的「人」都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加諸於中國人身上的「馬、列、毛」主義而已！



認識中國

農業・工業與共黨幹部

柳以青

這一個時期的大陸上的報章雜誌，對「資產階級法權」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原因是毛澤東前一時期抄錄了一些馬克思、列寧有關這方面的「教訓」，於是整個的大陸，就迷惑於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的名詞上，無論從農田的農民，以及從工廠的工人，甚至身爲共產幹部的人士們身上，都在討論着這「法權」。

然而，討論是一件事，實際上又是一件事。所以從這一連串的討論中，我們發覺，先是嚴厲的批判；後是溫和的批評，到現在則是走向「調和式」的無可奈何。

有人說，這種語言文字的此起彼伏，可以看出來大陸上「穩健派」與「造反派」的互相消長與鬬爭，這方面卻也有跡象可尋；有人說，這又可以看出來「當權派」與「在野派」的互相對峙，一方面要「保權」；另一方面要「奪權」，這種解釋也有跡象可尋。

然而，我卻能從這種種的跡象上來了解到，所謂馬、列、毛的最高指導原則，一再地遇到了阻力，這阻力不是武力與槍桿子可以鎮壓得來的；更不是嚴密的特務組織的無形力量所可控制得住的；當然更不是全體的中國共產黨員們所可以挽救的。

表面上，中共以無神唯物的共產主義思想，強調了霸佔思想領域，上層建築領域，文化領域以及人民生活的各種領域。到現在我們已經很清楚地見到，眞正的這些領域，馬、列、毛等都沒有佔領，所佔領的只是這些領域外的「皮」與「毛」而已。

以前，由於「皮」與「毛」的外表宣傳，使得不明內情的人們，總以爲中共所統治下的大陸，那還了得？現在，由於資產階級法權運動的掀起，使得不少以前被蒙蔽的人們，開始看淸楚了究竟了。

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共所統治下的大陸上，所有的成就，絕對不是由於馬、列、毛而來的。其所以有成就的原因，必該是牽涉到身爲一個中國人的特點而來的呢！

這篇，我們首先看看目前大陸上在農業、工業上的情形，然後再指出其根本問題結癥所在。

農村・農產與私有

八月份「紅旗」中有幾篇關於農村和工廠的文章，我們不妨就拿來分析一下。在「北京平谷縣許家務大隊」所寫的文章中，強調了對資產階級法權，無法全面限制，而是走一條「既承認只限制」中庸調協之道。他們舉出例證稱：

「對自留地和家庭副業，黨的政策是：在保證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發展和佔絕對優勢的條件下，人民公社社員可以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對家庭副業的產品，除一、二類物資外，其他產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但又規定盡量使家庭副業和集體經濟或國營經濟聯繫起來，並加強市場管理，打擊投機倒把。這些政策規定，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是一致的。不認眞地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一講『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就想馬上取消它；或者一講不可避免，又不對它加以『限制』，這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的。」

共產的「共」字，實質上不是已經破產了嗎？不信的話，再看下面的同文章的幾句：「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我們不能顧私不顧公，有錢都分掉，形成三級所有二級空。過去，我們有的生產隊，盡想給社員分分錢。有的社員手裏錢多了，就惦着蓋房子；有些勞力少沒有錢的戶也要蓋房子，就東找西借拉虧空，造成生活困難。」

如果不是有反對資產階級法權這回事，很多的內幕是不會爆了出來的。奇怪地是中共，仍然在文章裏，口頭上大大鼓吹所謂的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呢！這恐怕又是僵化之一例吧！

也就是爲此，在「周口地委第一書記」的文章中，就爲了這種情形，而大做迷惑文章稱：「事物總是一分爲二的。我們還體會到，在農村搞調查研究的時候，要學會全面地、辯證地看問題，切忌主觀性、片面性、表面性。……有的同志看不到兩者的統一性，在思想上行動上時而發生搖擺。如果看不到資產階級法權是滋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土壤，看不到必須對它加以限制的一面，而只看到允許它存在的一面，就會導致它的擴大化，從而違反黨的路線和政策。」

容許一面的理論與原則，恐怕不能用「黨」的政策幾個字來解釋的，那所牽涉的原因與原則，是馬、列、毛所無法解決和面對的。因爲那是來自人之所以爲人的人性中的一個基本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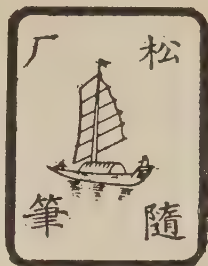
工廠・工人與工資

同期中有「上海第五鋼鐵廠第一車間理論小組」的自白文章。那是觸及所有工廠、工人和工資的。

年敍述了「解放」前的情況和「解放」後的「所有制變更了」之後，在中

得其解！

毛澤東情寡義薄，但對一個垂危的病人，尤其是老同志，不會絕情不去看他，除非此人與他勢不兩立。任弼時在北平病入膏肓時，毛澤東曾到醫院去慰問他，足見他對下屬尚存一點「同志愛」。但毛澤東決不貓哭耗子，心裏憎恨的人，絕不作狀去看他。毛澤東始終不踏足周恩來病房一步，可見毛周關係如何惡化，毛澤東才不屑跑到醫院去看他。毛澤東最近親自指示批判「水滸」傳，打倒當權派宋江，看來，明報「我們希望周氏的疾病儘快痊癒」的「病」，是不會痊癒了；而快報「這棵大樹不能倒」，卻逐漸地倒下去！



當今世界最大危機

向晚

世界最大危機，並不是世界赤化，因為全世界人民，反共者還是佔多數。試舉例言之，㈠共區人民皆向自由區逃，從無自由區向共區逃者。在蘇聯國內反共領袖有沙哈洛夫、在國外的有索贊尼辛，即其明證。日共歷史遠比中共為早，但始終掌握不到政權、組織內閣。印尼上過中共大當後，決不會再與共黨勾搭了。星加坡外表雖不反共，但骨子裏是決心反共的，因資本家背後支持星加坡反共政策。馬、泰、緬、菲等國，由於內政不修，無立國基本原則，雖難免受共黨顛覆，但大多數政客與人民皆厭惡共黨，選舉在國會不能取勝，共黨便無法奪取大權。中國、韓國兩國反共勢力日益強大，人皆知之，勿庸多說。歐洲以意共、法共勢力較大，但反共勢力也不弱，所以也不會成大氣候。最安定者，是荷比瑞等小國，馬克思細菌簡直無法滲透。㈡目前葡國反共怒潮，深值得注意，如成功（照目前形勢看，一定成功），將是對歐洲共黨一大打擊，也許從此抬不起頭來。美國共黨數目不過二千五百人，且多是六七十以上的老人，青年人很少，美國有不少流氓無賴之徒，多冒牌共黨，胡作非為，他們無選民資格又有什麼作用。南美可以阿根庭、巴西證，共黨搗亂有餘，而成事決不足。北歐各國因太富裕了，整日鬧性解放，胡天胡帝，根本對馬克思的幻想不感興趣。㈢還有東歐各附庸小國，據西方記者屢次報導，一般趨勢農工商人民，皆在要求私有，自由的擴大中，南國即一好榜樣。最後該談英國，由三島縮為兩島，而蘇格蘭與英格蘭也不是十分融洽。向左的只好入社會黨。但這是韋勃氏的社會黨，而與馬克思主義大不同，故若干年來，共黨人在議會，只能佔一二席，比日共還差，所以也無法奪取政權。如此言之，世界如何赤化得成？

其次說是世界三次大戰，也就是核子大戰，事實上，局部性戰爭是難免的，若說世界三次大戰那只是杞人之憂天，不會發生的。何以言之，我以為有三大理由：㈠若有大戰，必是先由蘇共發動。但共產黨侵略與法西斯手法兩樣，它決不明目張膽的宣戰，而是偷偷摸摸的向弱處顛覆，或對鄰近區域蠶食，這決用不着核武器。㈡美國無侵略世界野心，只是發展經濟，它決不會先打任何國，更無必要用核武器。㈢核子大戰誰也知道，這是毀滅全世界可怕的武器，任何侵略者也不願同歸於盡。況核武器如原子粒收音機一樣，已逐漸散佈於全世界，並非任一二強國獨有，當年杜魯門下令，以原子彈炸日本，有三因：⑴日軍太頑強，美國不願以性命相賭，所以乃決心使用核武器。⑵當時只有美國存此武器，他國沒有，不怕報復，所以敢於使用，無所恐懼。⑶那是一次試驗，在此危機時候，如不使用，不知其是否有效豈不可惜。

那麼，世界最大危機是什麼呢？我以為，那是世界上思想混亂，眞理不張，缺乏一種崇尚的精神領導，

今日世界文化，即西方的物質文化。西方的文化來自希臘，古希臘文化原是很注重精神的，自柏拉圖後也是精神與物質並重，但到十六世紀英國培根出，他便把兩者分離，重物質而輕精神。到馬克思手，更糟了，他更把物質視為文化的基礎，稱為社會組織的根本，所謂「下層建築」，把精神文化（哲學、倫理、道德），視為「上層建築」，也即精神文化須要跟物質文化為轉移，胡說亂道，從此天下大亂。人由巢、穴，進化為房屋，由樹葉進化為衣服，由野生動物進化為家畜，由野生植物進化為五穀，這明明皆是由人的思想想出來的，思想是精神，決非物質。「人是物質的精神人」，而非「精神的物質人」。馬克思幼稚，腦中只有物質，故所見皆是物質，因此他把人也視為物質，任意安放在一種框框裏。這原是一種邪說，不值一文。但自經列寧在俄把這種邪說當做眞理，以之建立為政權，利用共特散佈於無文化地區後，從此世界便無眞理。

航海者無指南針，必迷失方向，同樣，世界人缺乏崇高的眞理的精神領導，焉有不大亂之理。故曰：這才是世界最大的危機。

雖然目前情況如此，但也不必悲觀，因人是理性動物，理性是永遠存在的，如蘇聯人沙哈洛夫、索贊尼辛在內外，一唱一和大大鼓吹人道主義，理性主義、自由主義即是一明證。

此外，還有來自自由世界的道德重整，有的以之做國策，如中華民國（雙十節即舉行東南亞道德重整大會），如大韓民國（早已把道德重整定為教育政策，飭各學校嚴格施行），有的以私人地位，在民間倡導，如印度拉治漠空•甘地，如英國哈彌爾頓，如澳洲潘頓等，可說不勝枚舉。總之，這一眞眞理正如日方升，終須代邪說而普照世界，可以斷言。

時事評論

明報快報捧周伯場

林定

近來此間一些報章，對周恩來生病異常關懷，它們關心周伯伯，比對毛伯伯還要深切。這種「眞摯感情」，連本港左報也歎弗如，更遑論大陸的兩報一刋了。他日若周伯伯登極，應傳旨主筆與老總先生上京朝拜，御前賜飲茅台，以謝他們對「海外僑胞」的大力宣傳！

去週本港西報刋登一則新聞，據一位曾參與周恩來病情會診的大陸醫生來信說，周恩來最近患上前列腺癌，進入北平一所醫院治療。由於周恩來的前列腺癌及早發現，故治療並不困難，現正由「中國科學院癌症研究學院」的專家悉心醫治。

本來，這是一則很普通的傳聞，比起傳說毛澤東瓜直的消息不知好上了多少倍。但明報主筆看了，慌起上來，馬上聯想到去世不久的埃塞俄比亞廢王薩拉柴，也是患攝護腺病的，惟恐周伯伯步他後塵，於是在「社評」燒起香來，遙禱周氏，祝其無恙。主筆說：「我們希望周氏疾病能儘快痊癒，因爲在中共高層人士兩條路線的鬪爭中，周氏所領導的穩健派路線，比之江青所領導的極左派路線，對國家與人民有利得多。雖然穩健派的政策得到黨政軍中幹部以及廣大羣眾的擁護，但如周氏的健康一旦惡化，以致不能領導政務，總是給對方以奪取權力的可乘之機。」

一偸渡來港的青年看了，對筆者說，大陸老油條共幹對周恩來確較好感，但新的年輕幹部，卻對江派熱誠擁戴。至於廣大的羣眾，則對共產黨相當反感，他們敢怒而不敢言，有辦法的便偸渡，無辦法的只好聽天由命，做日和尙敲日鐘。主筆先生說廣大羣眾擁護周恩來，大概把大陸老百姓當阿福了。他夠膽的話，最好回歸大陸來一次「見聞思」！

周恩來與江青，都是共產黨人，一丘之貉，無論誰掌權，大陸人民的生活都不好過。卽使號稱中共黃金時代的毛劉時期，大陸老百姓的生活還是苦不堪言，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葉攏分子羅翼羣便說「廣東農民已到餓死邊緣」。那時，主筆先生仍是「大公報」人馬，七上大陸，參觀「世界最清潔的地方佛山市」，應該知道廣東農村的生活實況吧！如今，儘管周恩來怎麼「修」，人民生活也追不上劉少奇坐第二把交椅時的「黃金時代」。況且，周恩來的穩健派成員，過去無一不是跟隨劉少奇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這批傢伙，那裏會眞心爲人民服務過，否則，「新五四運動」也不會爆發了。

因此，周恩來的穩健派，實不比江青的極左派好到那裏去。桐油埕卽是桐油埕，他們若上台，老百姓還是一樣苦，二十六年了，大陸人民那一天過過幸福生活？[illegible]用擔心，共產黨一日不亡，仍可安心歎在香港過資本家生活。可憐的，是苦了大陸八億老百姓，他們遙遙無期在飢寒線上掙扎！

與傳周恩來患癌症的同時，快報以首版頭條新聞，獨家報導「內幕」消息，說周恩來去年患嚴重心臟病，一度危殆，幸得上海一退休名醫替他施行緊急開胸手術，才把他垂危生命挽救過來，並且漸漸康復，但醫生會診決定，周恩來不宜離開醫院，否則隨時發生性命危險，這是周恩來長期住院的原因。

周恩來究竟患何種症狀，由於中共從來沒有公開宣佈，所以局外人對周病撲朔迷離，以致揣測紛紜。有的更說，他根本沒生病，患的是政治病，躲進醫院避難而已。不過，從老周的憔悴神態看，確是病容滿面，大有可能「禍不單行」，既患心臟病於先，又患前列腺癌於後，因此，不得不長期住院。

可是，快報刋登這一消息的後半截，卻散發着濃烈「和稀泥」氣味，倘不是此間消息來源製造者一廂情願，假傳「聖旨」，而消息眞的來自大陸，那麼必定是周派的傑作。該文煞有介事說：「據說，周氏病危的時候，北京主診醫生仍作出會診報告書，是交毛澤東請求指示，毛澤東立卽命令電招全國最好醫生搶救，並在報告書上加上批示七個大字『這棵大樹不能倒』，在周恩來手術脫離危險期後，毛氏又曾以『訴衷情』詞牌塡詞一首贈周恩來，表達依仗與牽掛之情。」最後爲證實毛澤東對周恩來確是關懷備至，舉出馬可斯訪平時，曾要求周恩來親往機場迎接，爲毛澤東所拒絕，理由是「怕周恩來到機場支持不了，足見毛澤東對周恩來關懷之深。」嗚呼！毛澤東關懷周恩來，不是白日做夢，便是活見鬼了。

毛澤東眞的如快報說的這麼關懷周恩來，爲什麼從不見毛澤東往醫院探訪周恩來？周恩來住院不是一兩週，而是一年多，而且還是從死亡邊緣上搶救過來，毛澤東應該去看他。雖然共產黨人向來不講「濫情」，但卻重「同志愛」，你可以不去探父母妻子病，但必須去看同志的病。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不單是同志關係，而且還是數十年的老搭檔，卽使毛澤東不良於行，也可叫王海容攙扶去看他，何況最近李先念對日人西園寺公一說，毛澤東現時健康良好，周恩來則「微有康復」，可見毛澤東不致連自己也支持不住。倘使「毛周關係目前非常好」，按理利用此機會，兩人互相親近，在病榻上合照一張，刋在「人民畫報」上，肯定比什麼「塡詞贈句」的宣傳來得有力。

五十年代，毛周兩人合照的彩色全身巨型海報，懸掛在學校、機關的禮堂、會議室、圖書館牆上，周恩來手執畫報，與毛澤東作老友狀，共同欣賞。這類鏡頭，大可在醫院照辦煑碗，以證之「這棵大樹不能倒」。可惜，他倆好像怨家一樣，寧可分別跟外國總理、元首留影，也不願一同「出鏡」，如果按快報所說「依仗與牽掛之情」去推想，對毛周的「離行離罅」舉動，委實百思不

年增至每千人有九十一點五輛。

據瞭解大陸至目前為止並無私人汽車，於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平均每人擁有的汽車約零點三輛，至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平均每千人約增至零點五輛。

㈤在育樂方面：台灣的兒童就學率，從民國四十一年的百分之八十四，增至民國六十三年的百分之九八點五；學校數從民國四十一年的一、七六九所，增至民國六十三年的四、三四四所；收音機從民國四十一年平均每千人只有六點四架，至民國六十三年平均每千人則有二四〇架；電視機在民國四十一年並未生產，至民國六十三年則平均每千人擁有一五〇架。

大陸兒童就學率在民學四十一年（一九五二）為百分之五十，至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則為百分之七十八；大陸之學校數不詳，容再查；收音機在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列為違禁品，禁止人民私有，近年來因其電子工業的發展，曾經為外銷的商品，始解除禁止，但人民收入低微，除高級共幹及收入較高的技術專家等外，則無力購買。故至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平均每千人只有零點五架；電視機在大陸認為是奢侈品，除高級共幹例外，一般人民則絕對無力購買，至目前為止只在公共場所設置。

台灣之經濟發展胥賴於「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政策，激勵了民心，增進了農業生產，鏟平了工業化的道路，提高了人民的購買力，澈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更縮短了貧富之間的距離。

大陸禁止私有，人民積蓄洗刼一空，分田政策在基層製造了仇恨，人民公社成立土地復又集中，所謂的集體經濟，無非將生產資料控制在共幹手中，人民為毛澤東永無休止的奴役，生活資料按口定量配給，聽任自便，中共竊據大陸二十五年的漫長歲月，人民對共產主義社會是天堂的幻想，已經覺悟了但為時已晚，悔意或恨意普遍滋生，消極的抵抗就是在工農生產線上的消極的怠工，人民絕望於大陸生活水準的提高，從農村傳播的民謠中：「一對小夫妻，二畝自留地，三間毛草屋，四隻老母雞」。道出其心中的希望，似此民心，大陸之經濟何能有發展呢！

總之從以上的比較，雖然大陸經濟基本條件優於台灣，而台灣的經濟政策，激勵了民心，發揮了潛在力量。那就是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經濟制度是養民的，而共產主義集體經濟制度是殘民的，如是優劣可以立辨，希世人幸察之。

台灣與大陸人民生活水準之比較，詳如下表：

台灣與大陸人民生活水準比較表

項目	台灣 民國四十一年	台灣 民國六十三年	台灣 增長率	大陸 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	大陸 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	大陸 增長率
食（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量）熱量（卡路里）	二、〇七八㈠	二、七三〇㈠	三三%	一、八二〇㈢	一、八〇〇㈢	㈠〇・二%
蛋白質（公克）	四九㈠	七四㈠	五一%	三八㈢	三六㈢	㈠〇・八%
衣（平均每人每年消費量）棉織品（公斤）	二・三㈢	五・六㈢	一四九%	一・五㈣	一・七㈣	一・三%
人造纖維（公斤）		六・六㈢	六六〇%			
毛織品（公斤）		〇・二㈢	二〇%			
住（平均每人每年消費量）紅磚（塊）	五二㈤	一三五㈤	二・五倍	五㈦	七㈦	一四%
家庭用電（度）	三二㈥	二七七㈥	六・八倍	四㈦	一四㈦	三五%
行（平均每千人所有數）機車（輛）	〇・二五	九一・五	二六九倍	—	〇・〇三	
汽車（輛）	一・一	一五・四	一四倍	〇・三	〇・五	六〇%
電話（具）	四	五七	一四・二倍	—	甚少	
育 學校數（所）	一、七六九	四、三四四	二四五倍	不詳	不詳	
兒童就學率	八四%	九八・五%	一一%	五〇%	七八%	二四%
樂（平均每千人所有數）收音機（架）	六・四	二四〇	三五・二倍		〇・五	五〇%
電視機（架）		一五〇			僅設特定場所	

註：㈠農復會資料㈡經濟部資料㈢工業局資料㈣中共研究所編共情年報㈤經設會資料㈥經設會資料㈦經濟部資料㈧經設會資料㈨經設會資料㈩經濟部資料⑪經設會資料⑫中共研究所編共情年報⑬經濟部資料⑭登記數⑮經濟部資料

台灣與大陸人民生活水準的比較

錢思園

中共對內外宣傳，大陸人民生活美滿幸福；台灣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事實勝於雄辯，只要把兩地人民的物質生活作一比較，天堂與地獄，便可立卽分明。決定人民物質生活富裕與否，是社會制度問題，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集體經濟，把人看成機械的生產工具，是殘民的；台灣的民生主義經濟，激勵民心發揮潛力，是養民的。因此，毛澤東的共產政權不消滅，大陸人民便沒有好日子可過。

中共對於僞裝和說謊的伎倆是高超的，在二十多年以前，曾把共產社會，宣傳是人間天堂，使當時中國大陸五億同胞，誤信其花言巧語，淪陷於共產鐵幕，迨覺悟爲時已晚欲抗乏力，只有爲中共作奴隸聽任役使。

今天中共對外的一切完全是僞裝的假象，供外人參觀訪問的地方，皆是特意佈置的櫥窗，其人民生活的困苦眞象，卻鮮爲外界所知。現在，讓我們把大陸人民生活的實際情況，與台灣作一比較，便可證明那一種社會制度是否優越，是否適合中國人生活。

㊀在食的方面：台灣居民之個人所得激增，依照目前的價格計算，比過去二十年約增加十倍，如是促成了消費形態急劇的轉變。例如個人收入支配在消費上的支出比率，於民國四十一年食物佔其總消費支出百分之六一點八，至民國六十三年則降低爲百分之四七點四。且飲食的成份也有劇大轉變，平均每人每天吸收的熱量，從民國四十一年二、〇七八卡路里，增至民國六十三年之二、七三〇卡路里，蛋白質也從四十一年之四九公克，增至六十三年之七四公克。顯然以米穀爲主食，改由動物蛋白質、水菓、蔬菜、蛋類等消耗大量增加所致。而將穀類的消耗從民國四十一年之百分之七五，降低至百分之六〇。

大陸人民在食物方面，於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至四十六年（一九五七），經過分田以後，自耕自食促成糧食產量增加，食的方面卻沒有改善，自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人民公社成立，實行集體生活飲食由集體供應，自炊自食在農村幾乎絕跡。民國五十八、五十九年（一九五九，一九六〇）連續嚴重災害，食物供應不濟饑餓致死者爲數甚多，因而取銷供應制度，並恢復家庭自炊自食，但生活資料仍控制於公社採定量配給。迄今十餘年來糧食產量之增加不及人口增殖迅速，致糧食配給定量年有減少，肉食卻是大陸人民生活的奢望。按其配給口糧定量推計，每人每天攝取的熱量，於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平均爲一、八二〇卡路里，至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約減爲一、八〇〇左右卡路里，蛋白質分別約三八公克和三六公克。僅敷維持生命的需要量而已。

㊁在衣的方面：台灣居民之衣著支出佔其個人總消費，於民國四十一年平均爲百分之五點五，至民國六十三年則爲百分之五點八，因質的提高乃使支出的增加。而紡織品供應的情形，在民國四十一年平均每人每年消耗的棉織品爲二點三公斤，約合二十一公尺左右，至民國六十三年不只棉織品消耗增至五點六公斤，又增加了人造纖維六點零二公斤，羊毛織品零點二公斤。

大陸人民平均每人每年紡織品的消耗量，於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約一點五公斤，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約增爲一點七公斤，折合一七公尺左右，自實行布票以後凡購買與棉紡織有關之毛巾、襪子、汗衫、線以及棉花等，均需從分配之布票中抵充。

㊂在住的方面：台灣比大陸水準的提高更爲顯著。如台灣家庭用電的度數激增，就是明顯的例證。民國四十一年平均每人每年消耗量爲三二度，至民國六十三年則增至二七七度；而大陸家庭用電度數，於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平均每人每年爲四度，至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只有十四度，其增長率無法與台灣相比。再從建屋用紅磚消耗數爲例，台灣於民國四十一年平均每人每年爲五二塊，至民國六十三年則增加爲一二三塊，雖然台灣之建築多數使用鋼筋水泥，紅磚之消耗其增長率不高，但較大陸從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平均爲五塊，至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僅有七塊的情況推斷，中共爲人民興建住宅的公算，將極爲有限。台灣在個人收入支出於居住的消費，佔其總消費中在民國四十一年爲百分之二〇點一，至民國六十三年已達百分之二七點一。似此，足以說明台灣居民在住的方面水準是如何的提高了。

㊃在行的方面：台灣國民收入迅速增加已如前述。用於行的個人消費支出，於民國四十一年佔其總消費百分之一點四，至民國六十三年則增至百分之三點三，增長率在一倍半以上。私人所有的汽車，從民國四十一年平均每千人的一點一輛，增至民國六十三年平均每千人的十五點四輛。機車由民國四十一年平均每千人有零點二五輛，至民國六十三

是翁婿，所以未曾談過，以後再遇到，一定要問個明白了。

降敵與殉國，是史可法與洪承疇之分，吳軍長殉國已三十八年，白骨成塵，青史未載，三十八年中無人提起，要等我這一個後生小子，與吳軍長沒有半點瓜葛的人出頭爲之伸寃，吳軍長親友、袍澤、同鄉，撫躬自問，是不是愧對其在天英靈。

現在再說被遺漏的殉國師長呂公亶。呂師長出身湯恩伯十三軍，南口戰鬭時，湯恩伯任十三軍軍長，轄八十九師，第四師，八十九師師長王仲廉，副師長張雪中，參謀長吳紹周，吳紹周調二六五旅旅長，由呂公亶繼任，第四師師長王萬齡，副師長陳大慶，參謀長王毓文，第四師兩個旅長是馬勵武、石覺，八十九師兩個旅長是吳紹周、賴汝雄，這十員將領加上軍長湯恩伯，軍參謀長萬建蕃，是十三軍的將級軍官。抗戰期間湯恩伯這一系統發展的特別快，到了民國三十三年四五月間，湯恩伯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魯蘇皖豫邊區總司令，魯蘇豫皖戰地黨政委員分會主任，陳大慶任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王仲廉任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吳紹周任八十五軍軍長，石覺任第十三軍軍長，王毓文任暫一軍軍長，賴汝雄任七十八軍軍長，馬勵武任二十六軍軍長，當時的團長皆任師長，不知呂公亶何以斯人獨憔悴，勉勉強強當上了暫十五軍新二十九師師長，暫十五軍軍長劉昌義，本是僞軍反正，中央爲了予以獎勵，給予一個軍番號，但劉昌義帶過來的部隊連一個師也不夠，乃將劉部編爲暫二十七師，另以地方團隊編爲新二十九師，合爲暫十五軍，呂公亶任新二十九師師長。新二十九師組成後未經訓練，人員不會超過三千，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日軍渡過黃泛區向中原地區發動總攻，鄭州失守後，全線破碎，各部隊只能守點，新二十九師奉命堅守許昌，以不足三千，未經訓練，僅有步槍的部隊，當五千機械化部隊日軍，仍堅守兩日，城破後，師長呂公亶，副師長黃永懷全師官兵均戰死，此是中原大戰最壯烈一戰，全師官兵英勇奮鬭，捨生取義之精神，不下於王銘章守滕縣，余程萬守常德，但以中原大戰飽受各方指責，湯恩伯已成衆矢之的。

因此，呂公亶、黃永懷兩將軍之殉國，亦未受表揚，國防部忠烈錄載有殉國師長二十人，其中七十一師師長樊釗係被共軍殺害，非死於日軍之手，雖同一忠烈，但應另列一章，故筆者所舉抗日殉國二十師長，除去樊釗，加入呂公亶，此一改動，已爲台北官方接納，本年軍校旅港同學勝利三十周年宣言，亦採此議。

最後再說個人的意見，筆者建議國防部史政局應編四部忠烈錄。

第一部，東征、北伐，重要殉國將領，師長有易簡。

第二部，剿共，自十八師師長張輝瓚起，至陝北剿共陣亡之東北軍師長何立中、牛元峯。

第三部，抗日，即目前所提到之二總司令，七軍長，二副軍長，二十師長，副師長，旅長也各約二十。

第四部，戡亂，此一部應分爲兩部份，第一部份是抗戰期間與共軍作戰陣亡者，如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七十一師師長樊釗，旅長翁達、苗瑞體、魯南行署主任秦啓榮。第二部份則爲勝利後共軍全面叛亂時陣亡將士如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副師長蔡仁傑，第七兵團司令官黃百韜，二十軍軍長楊幹才，三十五軍軍長魯英麐、郭景雲，師長李銘鐘，第五兵團司令官胡長青及唐式遵、羊仁安兩位老將，此一部份特多地方團隊官佐，搜羅較難。

從北伐至今，已將五十年，如此漫長歲月，又經過數十年戰亂，資料保存自屬不易，因此，修史之事更刻不容緩，修史工程較大，先編忠烈錄較爲容易，忠烈錄修成後，也有助於修史。

中國國民黨領導東征、北伐、剿共、抗戰，戡亂、寫下了不朽的光榮歷史，到了今天，許多參與其事的人尙在世，已經有人在竄改歷史，貪天之功以爲己功，而且居然有人相信，成了問題，此等處不能盡責敵人無耻，也要反問自己，政府遷台二十六年，社會情況相當安定，又有豐富的史料，何以始終未能修出一套有系統而明白易曉的史書普遍發行，及至感到敵人竄改歷史已經成爲威脅時，再起辯護，已是焦頭爛額，何如屈突徙薪，掌握機先。

北韓共黨「勞軍」

尖鋒＊寄自漢城＊

北韓共黨與其他共黨一樣的都是毫無人性的一個殘暴集團。

金日成南侵的野心不息，所以不停地進行擴軍，可是由於北韓人口有限，所以它們的軍隊並不像中共那樣可以選擇工農成份，而只要適合當兵年齡的青年，不論你自願與否，一律強徵入伍。

共產黨強調槍桿子出政權，因此其對於統治欺壓人民的主要工具——軍隊是非常重視的，除了嚴格的控制與訓練之外，對於上兵的精神生活也進行多方面的籠絡，除了搞各種文娛活動，每個士兵一個月還可以得到一次「性調劑」。這個所謂性調劑是以連隊爲單位集體進行的。

共黨把一些所謂敵對階級成份的女人，以美其名慰勞革命軍人，強迫她們去給共軍奸污，發洩獸慾。由於婦女年齡不一，肥瘦不均，容貌美醜各異。共產黨爲了免使士兵爭奪發生火併，於是來了一個「瞎子摸象」各安天命的把戲。例如一個連隊一百廿人，就送一百廿個女人到一間預先佈置好，沒有任何光線的營房去，然後由士兵進去，在黑暗中每個人都可以摸找到一個脫光了衣服的發洩工具，勞軍的婦女，有的在幹完一次後與戰友們交換再交換。

有一個叫金正盛（譯音）的青年士兵，在一次所謂性調劑中，偷偷地問那個正給他發洩的婦女的姓名地址（因共黨規定在性調劑中，是不准與勞軍婦女談話的），當那個婦女說出了她的姓名地址之後，金正盛當即由硬挺而立即癱瘓了，原來那被他洩慾的卻是他的親生母親。金正盛羞愧與憤恨，因而也認清了共產黨的眞面目，他憎恨共產黨，於是千方百計地逃離共黨的控制，投奔南韓，並將共黨這一秘密的所謂勞軍罪行，向世人提出了控訴。

我們需要一套完整的烈士傳記

岳騫

本年九月三日旅港軍校慶祝對日抗戰三十週年大會，發表宣言，其中提到國軍「陣亡將領達一〇五員，其中含集團軍總司令二員（張自忠、李家鈺）、軍長七員（郝夢齡、馮安邦、吳克仁、陳安寶、唐淮源（宣言誤爲原）、武士敏、王甲本），師長二十員（趙登禹、劉家麒（宣言誤爲騏）、饒國華、王銘章、方叔洪、李必蕃、劉桂五（宣言誤爲玉）、鍾毅、寸（宣言誤爲方）性奇、王竣、朱世勤、石作衡、戴安瀾、王風山、彭士量、許國璋、孫明瑾、呂公良、闞維雍、洪行。

看了這篇宣言之後，頗多感想，茲加以說明，大約是三年前，本刊編者轉來一位中學生的信，詢問抗戰到底是誰打的。筆者當時舉出兩點事實，即第一，抗戰八年重要戰役自上海打到緬甸，前後十幾次大戰，十八集團軍（共軍改編）未有一兵一卒參加，第二，國軍陣亡總司令二、軍長七、副軍長二、師長二十，十八集團軍未陣亡一個團長，抗戰爲何人所打，似乎已不成問題，此後本港毛報即避談誰抗戰的問題。

但筆者所舉出七員軍長及二十員師長，各有一人爲國防部所未承認者，史政局所編忠烈錄亦無其名，即六十七軍軍長吳克仁，新二十九師師長呂公良。

六十七軍是東北軍，軍長原是王以哲，西安事變後爲共黨間諜任張學良衛隊營營長的孫銘九刺死，吳克仁原任副軍長兼一一七師師長，民國二十六年春，六十七軍調皖北，吳任代軍長，秋間蘆溝橋戰事爆發，吳乃眞除軍長。平津失守後，六十七軍調去豫北冀北作戰，歸劉峙指揮，當時在保定的部隊有關麟徵之五十二軍、孫連仲之二十六路軍，都是國軍精銳，在劉峙指揮下，尚且吃了敗仗，何況六十七軍。六十七軍當時損失如何，未見記載，但推測當不在小。保定戰役結束後，六十七軍調去上海作戰，此時淞滬戰事已近尾聲，六十七軍到松江遇到日軍大隊，一戰即潰，部隊星散，軍長失踪，六十七軍番號也取銷，此後即無人再提及吳軍長。

筆者這幾年來看了不少抗戰史籍，始終未發現有關吳軍長記載，國防部史政局出版的「抗戰軍人忠烈錄」第一輯，陸軍殉國高級將領皆列出，軍長六人，也沒有吳軍長在內。覺得頗爲不解。一次在宴會上遇到張向華老將軍，張向公當時是右翼指揮官，吳軍長正歸其指揮，筆者因請問張向公，向公告訴我吳軍長降敵。向公當時雖是最高指揮官，但並不直接指揮六十七軍，負責指揮六十七軍的是其副手黃琪翔，向公是根據黃琪翔報告，吳克仁陣前投降。以後有一個時期，我寫一篇文字談張作霖，就將吳軍長列爲降敵。但事後想想覺得疑點甚多。張向公品格我們絕對相信他不會誣自己部下，但向公並不直接指揮六十七軍，中間正夾一個黃琪翔，黃琪翔此人則是一個反覆的小人，他指揮的那一路，只跑回他一個人，很可能他爲了卸責，把責任推給吳克仁，指吳軍長降敵，因而導致全線崩潰，他才匹馬而還，向公則誤信黃琪翔之言。

還有一個更大疑點，僞滿「建國」後，凡是張學良舊日將領留在東北的，表面上皆受重用，如張景惠任「國務院總理」，張海鵬任「侍從武官長」，于芷山任「治安部大臣」，張煥相任「司法部大臣」，于深澂任「第四軍管區司令官」兼「三江省省長」，邢士廉任「第五軍管區司令官」，如果吳軍長眞的降了敵，日本人一定要大肆宣傳，把他送回東北擔任一個「軍管區司令官」或「省長」，但「滿洲國」的官員名單並無吳克仁之名，也從未提到他，可以證明吳軍長已不在人世。

雖然有了這個想法，仍未敢下斷言，中間隔了幾個月，在台北宴會時遇到東北籍立法委員齊鐵生（世英）老先生，齊鐵老是忠誠國民黨員，雖是東北人，但一貫同張作霖、學良父子立於敵對地位，我當時提出吳軍長下落相詢，齊鐵老斬釘截鐵的說，絕對是陣亡了，只是怎麼死的，到今天還弄不清楚。我同齊鐵老相知有素，深信他的人格，他決不會說謊，此後我再撰文，即確定抗戰殉國七軍長，包括六十七軍軍長吳克仁在內。今年官方文告也採用拙見，頗値得安慰。

但官方檔案，仍未承認吳軍長殉國，此則後死者之責，尤其是東北人士更應當負起責任。筆者常常勸告東北朋友應當發揚忠烈，如被張作霖殺害的革命志士張榕，抗俄殉國的第一位將軍韓光第，被俘不屈的梁忠甲，及九一八事變後的義勇軍將領，需要作的事太多，何必用全副精神去頌揚張作霖、學良父子，這一對民國罪人。

今天又跑出一個吳軍長的問題，更刻不容緩，據聞前任中國國民黨第三組主任，現任亞東關係學會駐日代表之馬樹禮先生，乃吳軍長快婿。區區同樹禮先生也有數面之識，因爲不曉得他會同吳軍長

……國之路

蔣經國

大陸同胞起來・掌握自己命運

我們生活在台澎金馬復興基地以及遍及海外的中國人，和大陸上的同胞，都是骨肉兄弟，我們在復興基地，每三家有一部電視機，每兩家有一部電冰箱，每五十個人有一部汽車，每十個人有一部機器摩托車，同樣的骨肉兄弟，爲什麼你們不能有同樣水平的生活？我們不忍看你們不眠不休的「挑燈夜戰」，還不能「按勞分配」；不忍看你們自己種幾棵菜，就被打成「單幹風」；更不忍看你們做牛做馬般的做工，還得不到幾張有點油水可加的糧票油票。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中共政權在大陸，同樣經過了二十六年，拿今天的台灣和大陸來做個對比，究竟中華民國政府能夠代表中國人民的意願和利益呢？還是中共政權能夠代表中國人民的意願和利益呢？

三十年間，我們大陸同胞浴血抗戰，犧牲人力物力，就是爲的光復台灣，拯救被日本軍閥統治的台灣同胞，而二十六年來，我們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復興基地所領導的革命事業，不知道克服多少的艱難和困苦，也就是爲的求得國家的生存，維持民族的命脈，進一步來建設，來發展，來光復大陸，解救在中共箝制迫害下的大陸同胞。

大陸父老兄弟們！你們的一切苦難，全都是萬惡獨夫毛澤東這一小撮人所造成，大家要爲自己爭生活，爭生存，爭生命，就再也不能爲它們一小撮人邪惡的思想路線所束縛，再也不能爲它們一小撮人的權力慾望而鬪爭。尤其中共各級幹部和共軍官兵們！如今大陸同胞的抗暴運動已經如火如荼，毛澤東一小撮人正在爲它們作最後安排和掙扎，在它們的爭權奪利中，你們得到了什麼？你們被「下放」，被驅迫「批林批孔」，被派遣去鎮壓「反革命」，你們今天是幹部，是共軍官兵，隨時可以一夜之間就被打成「反黨」「反革命」，成爲新老幹部鬪爭的犧牲品。現在你們再也不能聽中共的擺佈，再去壓迫大陸同胞，加深他們的痛苦。其實今天所有的中國人只有兩派：如果不站在七億人民的一邊，就站在毛澤東萬惡元凶的一邊；如果不替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工農和知識分子說話，就一定爲成大家誓死反對的壓迫者和剝削者；何去何從，全在你們自己的選擇，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大陸與海外的所有中國人，都在期待你們參加自救救國的行列，而安危福禍，忠奸順逆，也就在於你們的一念之間。

大陸同胞們！今天中共的危機，正如它一小撮頭目們的悲鳴「一根火柴可能造成萬頃森林的毀滅」，所以作爲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我要向各位父老兄弟姊妹們說明：

大陸每一人民，都是我們時刻關心、必須爭得自由、重見天日的同胞。所有覺醒起義的中共幹部和共軍官兵，都是我們並肩反共的戰友；大陸每一角落，都有我們中國國民黨黨員，也都有我們的工作組織和同志，海上馳援、空中支助、敵後起義，就都將是我們對中共作戰的空間。

我們再度申明本黨總裁蔣公生前對大陸同胞發出的三項保證、十條約章，大家都非常明白，自救救國的行動，再也不能遲緩，再也不能猶疑，希望大陸同胞們結合工農兵的反共抗暴大行動、大同盟；滙合小的抗暴行動，就成爲大的反共行動；滙合小的鬪爭力量，就成爲大的打擊力量，更進一步和我們在自由地區的同胞們結合起來，集中海內外共同的力量，把所有的箭頭，對準中共，讓所有行動，來一致討毛。

實踐總裁遺訓・執行三保十條

大陸同胞們！起來吧！是時候了！

總裁生前對大陸同胞發出的三項保證和十條約章：甲、凡脫離共軍起義來歸的官兵，均與國軍袍澤一視同仁，論功行賞。乙、凡參加反共工作的各政治集團，各民間組織，除共產黨外，不論其過去政治立場如何，一律享有平等合法的權利，循憲法規範與公平競爭的原則，共同努力，重建「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丙、凡參加中共政黨組織分子，除萬惡元兇以外，只要其願爲反共革命效力，概本脅從罔治和既往不究的寬大精神，一律予以赦免，並保障其生命財產的安全。

第一條、廢除共黨奴役壓榨的人民公社暴政，恢復人民的家庭團聚與生活自由。

第二條、人人可以保有其自己耕種的土地。

第三條、人人可以支配其自己的糧食、衣物和生活必需品。

第四條、人人可以自由選擇職業，並享有自己工作所得，政府絕不干涉。

第五、依循憲法規範，賦予人民宗教信仰、學術研究、集會結社、居住遷徙的充分自由。凡參加反共工作的政治集團、民間組織，不論過去政治立場如何，一律循憲法規範，享有平等合法權益。

第六條、嚴禁「階級」歧視與尋仇報復，恢復我國忠恕仁愛的善良風俗與安寧秩序。

第七條、凡中共陸海空三軍將士，能就地起義立功，或接應我國軍反攻、携械來歸者，一律論功行賞，凡擊斃或拘捕其阻礙我反共起義者送交國軍，更予以重獎，並准擢升三級。

第八條、能帶領一排、一連、一營、一團、一師、一軍兵力，反共起義者即以排、連、營、團、師、軍長委任，按其功績晉升官級，並賦予其所光復地區行政長官之權。

第九條、凡中共公安部、邊防軍、民兵組織，能參加反共行動，破壞中共暴政設施者，一律比照上項規定，予以獎勵，特別是其能掩護反共志士及支援人民反共行動者，不論其爲軍爲民，除保障其生命財產安全外，並按其功績予以重用或特獎。

第十條、所有共黨的黨團幹部人員，凡參加反共革命工作者，皆認其爲中華民國的公民，並認其爲國民革命一份子，一律既往不究，並保障其生命財產及家屬之安全。

本文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蔣經國，於九月一日在金門發表告大陸同胞書，號召大陸同胞及共幹、共軍「團結奮起、走向自救救國之路」。茲誌全文於次。

團結奮起・走向自

親愛的大陸同胞們！

你們在暗無天日的痛苦生活中，已有廿六年了，差不多二十六歲以下的大陸同胞，如同出生在監獄和勞改營的囚犯和奴工，生來就被中共剝奪了自由幸福，根本不知道世間有所謂自由幸福。二十六年來，你們的眼淚已經流乾，你們的血汗已被搾盡，所以你們不得不發出「我們一無資、二無產」，「我們要工作，我們要吃飯」、「我們要家人來團圓」的痛苦呼號。但是中共不但沒有絲毫改善你們的生活，相反的，它還不准你們塡飽肚子；不但沒有給予你們一點點最低限度自由的念頭，而且還在強迫你們加緊「反潮流」的鬬爭，加緊「鬬資批修」鬬爭，加緊對「階級復辟」的鬬爭，要你們「年年鬬、月月鬬、日日鬬」，向你們「靈魂深處」進行反覆的殘酷的迫害的大鬬爭。

團結內外力量・拯救大陸同胞

大陸同胞們！台灣海峽阻隔不了我們血濃於水的血緣關係，中共鐵幕也絕阻不了我們對你們精神的、生活的種種關切。我們中國國民黨總裁蔣總統心心念念就是要團結海內海外同胞的力量來拯救大陸同胞，不幸在今年四月五日，這一位民族偉人逝世，自由國家非常悲悼，而全國同胞更是人人哀痛，但是蔣公雖然去世，蔣公的思想和精神始終是我們復國建國的指導。蔣公在遺囑中特別告訴我們：「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常相左右」，「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今天我們在台澎金馬復興基地，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西南北，還有海外二千一百萬愛好自由的僑胞，都站在我們這一邊，人人更加精誠團結，更加奮力向前，化悲慟爲力量，化追思爲行動，決心實踐蔣公遺訓，用台澎金馬復興基地的建設做基礎，來光復大陸、摧毀中共政權，使我們的大陸同胞重享自由幸福。

中國國民黨在父國領導之下，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帝王專制，接着總裁蔣公東征北伐，統一了全國，就都是爲了一個神聖的目標——建了一個自由獨立富強和平的中國，但是

——當我們北伐的時候，中共武裝叛亂，造成分裂，阻撓北伐，也就是要阻撓中國的統一；

——當我們對日抗戰的時候，中共勾結日寇，攻擊國軍，阻撓抗戰，也就是要阻撓中國的復興；

——當我們戰後開始建設的時候，中共擴大叛亂、阻撓國家建設，而民國卅八年，更竊據大陸，建立毛政權，大陸同胞從此失去自由，過着水深火熱的日子，所以中共是我們每一個有血性良知的中國人不共戴天的敵人。

中共的罪惡只是這些嗎？不，中共還有許多寫不完數不清的罪惡：

在對日抗戰中間，它勾結日寇，出賣國軍，使我們犧牲了百萬以上的軍隊和同胞。

在中共叛亂時期，它揚出各種各樣的「統戰」、顛倒是非、造謠中傷，使許多人曲解了也污蔑了中國人民爲復興國家所作的一切努力和艱苦。

中共二十多年來，口口聲聲一切是人民的，一切是爲人民，但至今大陸人民都是它變相的奴隸，沒有賣買的自由，沒有行動的自由，沒有讀書升學的自由，沒有選擇工作的自由，沒有「說話」的自由，更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在中共搞它赤化中國的陰謀的時候，在中國的國土上反覆叛亂，不要自己的國家，「一面倒」倒向蘇俄，現在中共雖然其勢洶洶的反蘇，造成俄毛之間緊張的局勢，但是誰都記得，中共喊蘇俄爲「老大哥」、「老子黨」，因爲它不折不扣是靠蘇俄帝國主義起家的。今天北平所謂「人民廣場」，還高高的掛着馬恩列史的照片，豈不證明它徹頭徹尾是馬恩列史的徒眾？這也就知道，俄毛之間的鬬爭，不過是共產國際奪權鬬爭的延續而已，中共與蘇俄同樣的還在分別加緊進行搞其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赤化陰謀，這一本質始終沒有改變，不過俄毛之間的鬬爭雖是其內部鬬爭，卻將造成共黨集團最後的崩潰滅亡。由這一切罪行，更加明白，無論如何它也掩飾不了它出賣國家民族的罪行。

中共摧殘斷送・中華文化命脈

中共處心積慮出賣國家民族，所以必先出賣中華文化，它要「破舊立新」，是破中華文化之「舊」，立馬恩列史共產文化之「新」。中共更要用馬列思想的螟蛉子——毛澤東思想來消滅中國人的思想，所以中共不是中國人，是假中國人，是藉中國人之名，害中國人之實的假中國人。大陸同胞們！二十六年了，中華文化、民族命脈，都在被中共斷送榨殘之中，你們受到的壓榨剝削和迫害，也一天比一天加大加深。但是誰能忍耐？誰能承受？所以大陸各地，不斷的有着反抗暴政的革命行動，而中共就不斷的搞「整風」，搞「反右派」，搞「兩條路線的鬬爭」；現在更想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藉口，進一步來鎮壓和剝削，儘管它們不斷不剝削，不斷的鎮壓，但是抗暴行動從來不曾停止。最近各省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下放青年和共軍退伍復員官兵，爲反對壓榨剝削而發動的反抗正在向各地蔓延發展，在夏糧被強徵之後，又遭受水旱災荒，因而哀哀無告，生活陷於絕境的農民，也風起雲湧的響應，而杭州地區的工人同胞，還進行了「停工、停產、停水、停電、停交通」的「五停」行動，就在這個時候，中共派出了共軍，開進工廠，進行鎮壓，可是不僅沒有鎮壓下來，這一行動還發展到廣州、到武漢。另一方面，中共從「中央」到地方所謂黨政軍文財的

……在革命的重要關頭，他總是犯右傾錯誤。」

親密戰友・階級敵人

中共九大後學習「中國共產黨章程」講話材料：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最好的學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新黨章明確規定林彪同志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是我們黨和國家永不變色，是徹底遵照毛澤東思想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永遠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勝利前進的根本保證。」

中共中央中發（一九七三）三四號文件「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內容如下：

「林彪反黨集團的出現，是國內外激烈階級鬥爭的尖銳表現。……林彪反黨集團作為國內外階級敵人的代表。迫不及待的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他們的罪惡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卓越領導・毫無學問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最好的學生，是我們黨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他所著『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等書，系統地闡明和發揮了毛主席的軍事思想，是創造地運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典範。」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社論說：

「林彪這個政治騙子，不讀書、不看報、不看文件，是個什麼學問也沒有的大黨閥、大軍閥。他在見不得人的陰暗角落裏，在他的死黨中間，甚至公開場合，狂熱地鼓吹孔孟之道。」

忠實堅定・反毛反黨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人民日報」轉載「解放軍報」社論：

「林彪同志一貫最忠實、最堅定、最徹底地貫徹毛澤東思想，執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在中國革命的重大歷史關頭，林彪同志總是堅定地站在毛主席一邊，同各種左的右的錯誤路線進行不調和的鬥爭，英勇地捍衛了毛澤東思想。」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解放軍報」專文說：

「一貫反對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大搞資產階級的形式主義、實用主義。……用種種方法反對黨的領導，反對政治掛帥，干擾和破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不講是非・胡說八道

中共九大後學習「中國共產黨章程」講話材料：

「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勇敢地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反對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在解放戰爭時期反對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中，在全國解放後反對彭德懷、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鬥爭中，林彪同志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一直堅定地站在鬥爭的前線。」

中共中央頒發「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的文件：

「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對中國革命前途悲觀失望。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期間，林彪追隨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遵義會議以後，林彪夥同彭德懷要奪毛主席的權。……在抗日戰爭時期，林彪發表反黨文章，……在解放戰爭時期的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中，林彪一再抗拒毛主席的戰畧部署。林彪夥同劉少奇反對毛主席抗美援朝的英明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林彪是高、饒反黨聯盟的幕後策劃者。」



毛泽东尊孔语录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分珍贵的遗产。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二二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还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但他学了很多本领。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孔子教学生的课程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就这样还教出了颜回、曾子、……孟子等四大贤人。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辑，“春节谈话纪要”。1964年2月13日）



新聞以外

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擊昨日之我

中共前言不對後語自打嘴巴

萬人傑

拿中共黨的及頭頭們的言論，前後互相比較，大都自打嘴巴，矛盾百出。老萬徇讀者要求，特選出有關林彪部分的，在這裏引述出來，讀者小心比對一下，保證笑痛肚皮。還有附錄的毛澤東尊孔語錄，在批孔聲中，讀來也特別覺得有趣。

心熱讀者·贈欵支持

有一位署名耆人的讀者，對老萬個人、對「萬人雜誌」、對「萬人日報」非常關心、愛護。當老萬到台北頒發助學金時，他寄了一張一千元的支票給我，聲言以每後發放一次，他都捐欵一千元。

後來他知道籌辦「萬人日報」的消息，便給了老萬一封信，表示要予以支持。「萬人日報」出版後一個多月，他便寄了一張一萬元的支票，另附一短簡（已在「萬人日報」發表），這筆欵子用作支持「萬人日報」，並將每年的潤息撥出，作爲他答應過的「每年捐助一千元」的助學金。

像這樣一位熱心的讀者，使人深受感動。許多朋友知老萬是窮光蛋，曾問及「萬人日報」開辦的費用從何而來，老萬就告訴他們，就像耆人一樣，許多讀者五百一千的送來，要求加入「萬人日報」，作爲本報的股東。這筆錢雖然不多，用來辦報，猶之杯水車薪，但裏面包含了無限的熱情，的確是令人感奮！

他們不但出錢，而且時時向我們提供改進的意見。他們的意見中有很多很有價值，我們都把他記錄起來，作爲我們工作的備忘錄，只要我們辦得到，一定按照讀者的意見去做。讀者就是我們的老板，老板需要什麼，我們有義務盡力提供什麼。

前言後語·矛盾百出

譬如耆人先生便在他的短簡中提議我們把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後的左報摘錄，與今日的事情對照，以示中共政策的多變，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擊昨日之我。

這是一個很好的意見，不過，我們是一家新報紙，沒有二十幾年的存報，這事看似簡單，辦起來卻不容易。但中共措施的前後不同，中共頭頭的言論自相矛盾的情事，多得不可勝數，不必翻舊報，信手拈來，已有不少。

爲了滿足耆人先生和一些同好的讀者，老萬在百忙中翻了好幾天資料，頗有所獲，爰照耆人的意見，把中共自己的前言，和後語作出對比，那是十分有趣的事，他們簡直在自打嘴巴，妙不可言。

這一類資料，在中共「立國」二十六年以來，當然多得不可勝數，老萬在這裏登出來，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以後有工夫，會多輯一點提供給讀者。

在此老萬再一次對耆人先生表示謝意，他給我們指出我們應做的工作，更希望能搜集更多的資料，足夠編成一本小冊子，按照耆人先生的意見，分贈給讀者，不會再要耆人先生破鈔。

下面，是老萬選出的一些較爲顯著的矛盾言論，希望存有資料的讀者，多多來稿補充。

忠實堅定·右傾反黨

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紅旗雜誌」社論說：「林彪同志對毛主席著作學習得最好，用得最活，對毛澤東思想領會得最深。幾十年來，他一貫最忠實、最堅定、最徹底地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軍事思想。」

一九七四年第十一期「紅旗雜誌」的專文說：「在革命戰爭的年代裏，林彪總是過高的估計反革命力量，過低估計革命人民的力量，一貫右傾。……他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對抗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篇文章是同在「紅旗雜誌」發表的。

高舉紅旗·是兩面派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革命羣眾組織代表談話：「經過幾十年的培養，經過幾十年的鍛鍊，經過幾十年的領導經驗證明：林彪同志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第一人。」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十大政治報告，周恩來講話說：「林彪這個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在我們黨內不是經營了十幾年，而是幾十年。……

從喬冠華講話看中共對外陰謀

中華民國敵後工作人員，最近取得中共「外長」喬冠華關於「外交」方面的一份秘密講話記錄，其中關於中共對外陰謀策畧及其眞正意圖有較深刻的暴露。這位經常裂開大口奸笑的喬「外長」，於今年五月二十日在共軍「天津警備區司令部」禮堂，對中共「地委」（專區級黨委）和共軍團級以上幹部作了一次講話。講話內容約八千多字，涉及美國、蘇聯、西歐、中東和東南亞以及「革命輸出」等問題。從這篇講話中可以看出：當前中共對外策畧的重點，乃在於「反帝」、「反修」、「反各國反動派」，最終目的乃是「各個擊破」進而赤化整個世界。

喬冠華在上次「文革」前爲周恩來親信。但因近年宮廷派抬頭，加上喬與毛的「客清」章士釗的女兒章含之姘居，所以，他又「蟬曳殘聲過別枝」，投到江青裙下。就因爲如此，他能由「黑幫」分子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爲中共中央委員，旋又把姬鵬飛「頂」走由副扶正成爲中共政權的「外交部長」。屬於宮廷派的喬冠華當然站在宮廷派的一邊，執行的是毛——江的外交路線。有些不明白中共眞象的人，過去往往幻想周恩來是所謂「穩健派」的首領，由他主持外交必是一條「溫和」的路線。事實上只因周恩來這隻披着羊皮的狼手腕比較圓滑，然在本質上他是絕對沒有脫離「世界革命」原則，仍是執行毛澤東「造天下的反」的所謂「革命外交路線」。

喬冠華在講話中就指出：中共的對外目標是以它本身爲「樣板」志在促進「全球一片紅」。在手法方面則採取漸進的各個擊破。他對五十年代蘇聯當共產集團「頭」的年代把世界劃分爲兩大陣營——一個是共產政權集團，一個是自由民主陣營，大加諷刺。據說這就把它們的敵人逼成了啃不動，打不掉的整塊，是策畧上的失敗。這是爲中共將世界一分爲三，它的從中漁利而自鳴得意。

對此可以看出：中共近年極力宣揚「天下大亂」那是有其不可告人的陰謀詭計的。它的策畧是對自由國家盡力離間分化，以造成重要非共國家互相疑嫉，進而不復以集體安全爲重，爲中共進行擴張大開方便之門。另一方面中共則不惜動用巨量搜刮自大陸同胞身上的血汗，收買、拉攏一些落後、混亂和統治者低能、懼共的國家，組成所謂「第三世界」，而中共則以這個「世界」的頭頭自居，破壞國際上政治、經濟使之失去平衡，進而在國際場合搞風搞雨。

今年年初鄧小平訪問法國，表面上看中共與法國倒眞像是頗爲「友好」，實際背景和目的卻完全不是那麼個事。喬冠華對此說得很明白。其中特別值得法國乃至整個自由陣營熱衷於與中共勾勾搭搭的國家提高警覺的是：中共與法國以至自由國家表示「友好」，目的乃在於拉住這些國家用以牽制美蘇「兩霸」。至於東南亞的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國家由懼共而媚毛相繼承認中共政權後，北平政權並未因這些國家與它「建交」而放棄搞垮它們的陰謀。喬「外長」在談到「革命輸出」時他說：中共向這些國家「保證」不作「革命輸出」，然其眞實含義僅在於「革命條件不成熟時不派兵去」，絕不是說對馬、菲、泰等國共黨叛亂放棄支援，當然更不會幫助這幾個國家愚昧、短視而無用的政府去消滅共產黨武裝。相反地，支持這些國家的共黨造反作亂是中共的「國際義務」，一定要全力以赴，直到共黨「勝利」取得政權爲止。

世界公正輿論和有識之士早就不斷指出：馬、菲、泰等國與中共「建交」，無異是引狼入室，自尋死路。喬「外長」的講話對此無異是作了詳細的解釋和對證。



自中共高價收買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充當它的忠心不二的高級走狗，拉攏前任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北平後，中共復積極對海外華僑進行統戰活動。一些入籍美、日等國家的無恥過氣政客、「學人」和對「人民幣」最感興趣的「墮子」，在所謂「中國熱」中紛紛「回歸」表示對中共「認同」。喬「外長」在講話中對此也有所解釋。那就是，中共「歡迎」外籍華人返回大陸，並不是體念華僑骨肉分離的痛苦，而是在於拉攏他們，進而替中共在僑居地傳播「毛澤東思想」，替中共統戰、滲透等工作充當馬前卒。關於此點，希望旅居海外僑胞提高警惕，千萬不要上中共的當。

中共近年不斷叫囂世界大戰終必爆發，其目的乃在於引誘美蘇火併，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中共則「立於泰山觀虎鬬」。中共對美國的看法，實已到了低得不能再低的地步。喬冠華在講話中，就對美國的國力和外交用不屑的口吻說：「叫你走你就得走，不叫你走就別想溜」。對基辛格這樣說還可以，因爲出錢收買的走狗是有此權利的，然對福特政府以至美國人民來說，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喬冠華的講話，對所有親毛、懼毛、媚毛的國家都是一種「教材」，如不及時覺醒，終將有悔恨不及的一天。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一一期(新114)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一一期(新114)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九月十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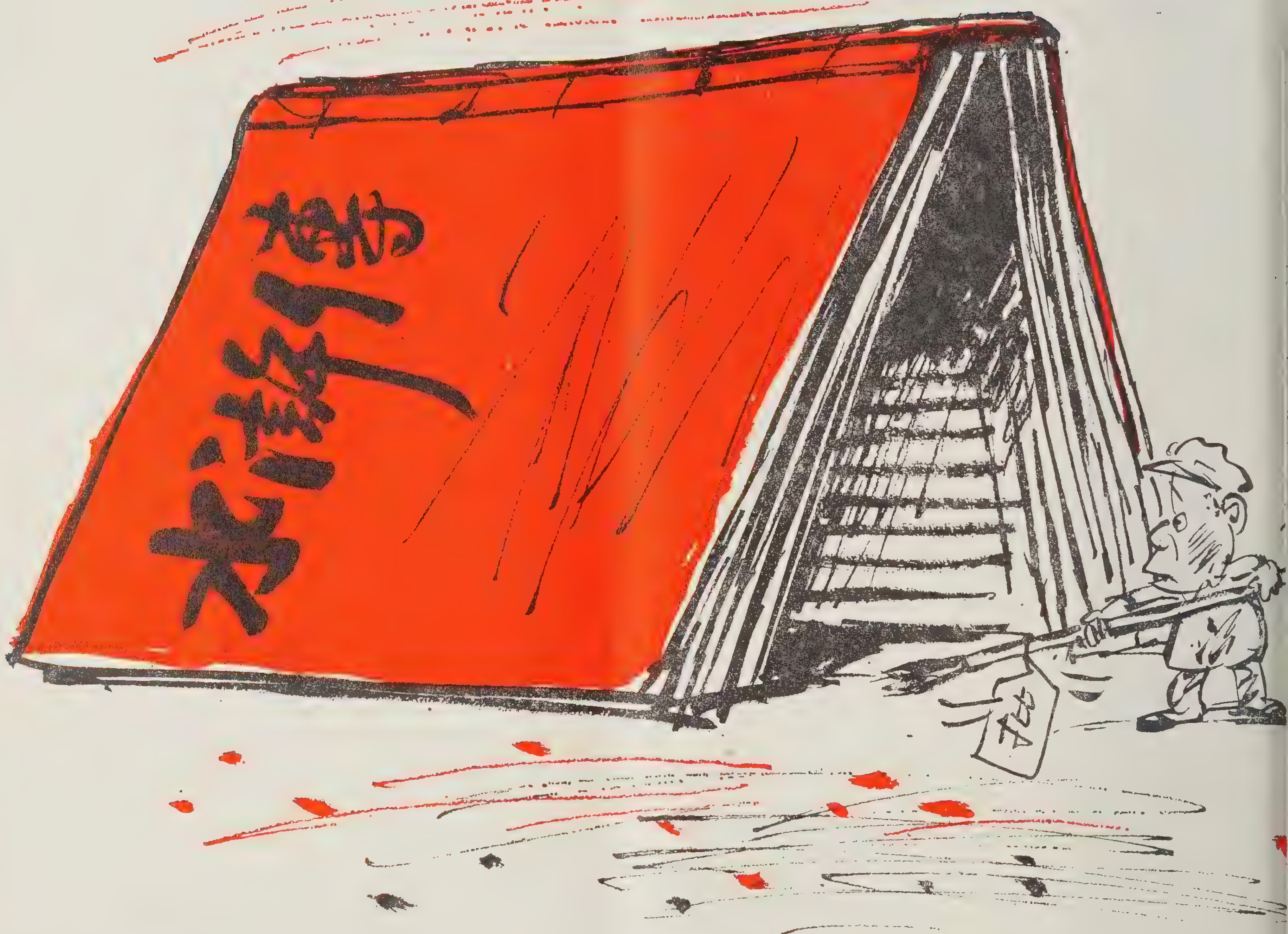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 雜誌 週刊

（總第一四一期 新114期）

這一批會不會又批出屍橫遍野？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他鄉遇舊　　袁暘照

偶逢親友話桑蔴。觸景同嗟往日家。
賨茗對斟論順逆。處身強立不橫斜。
腥能溢臭蠅爭逐。心爲傷時眼欲花。
拭罷眶前憂國淚。共申明恥復中華。

望夫山詠　　前人

叢生亂草接裙齊。離恨深塡怨戾溪。
曠野有花憐妾老。殘宵無父聽兒啼。
歸帆東望心常切。逋客南投影獨悽。
千古山頭貞節婦。竟爲朝雨暮雲迷。

蔣院長訓示衡破橫逆再開新局　　前人

夷居小隱日悠悠。悵撫韶華廿四秋。
敵冒艱危彰氣節。不因橫逆昧恩仇。
傷時每湧丹心血。待價期沽白髮頭。
際遇許余跨易水。瀝披肝膽復神州。

谿山梅雨　　張震圖

處處蛙鳴動客心。鄉愁一縷思愔愔。
溪山梅雨青苗長。林圃桃肥赭幹沈。
水滿池塘荇藻漾。聲高鶯燕笛笙音。
老家弟侄多勞苦。汗滴瘠田望穗金。

又　　衛燕山

一霎瀟瀟一霎晴。枝頭梅串嫩黃成。
鳥喧山館過嵐影。雲咽谿流激石聲。
初挹南薰思雪藕。久違東野道班荆。
如何消受詩時節。白袷青罇自有情。

又二首　　卓淡影

築得草堂近小溪。造朝梅雨水平隄。
山花遍野紅如錦。好鳥枝頭旦夕啼。
一曲瑤琴日已西。晚風吹送暮雲低。
山居耕讀無餘事。閒看堂前燕啄泥。

又　　邵鐵鴻

極目溪山嘯傲遊。逍遙塵外樂忘憂。
無情最是風和雨。吹落黃梅付水流。

又　　黃香山

綠罨籐蘿軒檻靜。悠然欹枕待南薰。
瀟瀟忽送黃梅雨。涼透溪山一段雲。

又二首　　朱濟川

赤日當空雨乍來。黃梅洒遍淨塵埃。
層巒潑黛溪流漲。放眼平疇麥浪開。
空濛一片雨潺潺。梅子含黃荔子丹。
千尺飛泉松澗落。滿山濃翠撲人寒。

谿山梅雨　　崔雲巖

濛濛時雨遠峰遮。礀水聲喧樹影斜。
梅子不知黃幾許。記曾笠屐採梅花。

又　　許菊初

一晌天如晦。雷鳴山破幽。
乾坤寧午睡。溝澮納清流。
林表霽初朗。風前慍尙稠。
且師米海嶽。潑墨寫汀洲。

又　　李撫虹

空濛迷遠近。野色足流連。
草木霑時雨。溪山冒宿烟。
陰晴天不管。猿鳥物無牽。
過眼眞如畫。悠然古道邊。

又　　黃思潛

片雲天際黑。一日幾陰晴。
節候黃梅熟。溪山白雨鳴。
方回稱雅調。仲則險時名。
松壑泉聲響。韻同詩意清。

又四首　　陳鐵兒

赤帝當空晝日長。村中四月各農忙。
困人天氣家家是。賀子園林熟已黃。
雷起雲飛風滿樓。乍來乍去片時收。
孤芳地小仍成熟。任爾蟬聲鬧不休。
寒暖山陰午放晴。花開時節見詩清。
林家妻子能相守。近報金丸顆顆成。
籌安帝制新華宮。時運今逢龍捲風。
（見報載）

谿山梅雨　　蕭葵明

六十年來酸苦味。漫天霪雨論英雄。

四月谿山泛碧漣。直如羅帶曲如蛇。
風生波破龍鱗細。沙淺堤分燕尾斜。
漠漠黃泥歸別浦。霏霏赤麥傍閑花。
漁郎擊楫東流柱。茅屋孤村有幾家。

春燕　　劉雲閣

來從瀚海寄修椽。社後春前總不愆。
細翦掠波沿曲岸。輕衫冒雨過長川。
舊家誰主都休問。隙地容身詎敢延。
那識高樓簾捲處。天涯飄泊也相憐。

觀奕　　前人

隔河成對峙。兵馬互攻防。
誘敵初疑怯。藏鋒後繼強。
紆廻思抵隙。躁進易遭創。
失著嗟何及。沈機莫亂將。
輸贏爭一間。舉措識行藏。
冷眼明如鏡。無言重括囊。
儘教柯爛却。勿擾雁驚行。
越俎須妨誚。何如壁上望。

「詞」**谿山梅雨**調寄河傳　　區季子

空溜，持久。笠簑來，記得先春雷開。娟娟寒外結珠釵。生涯烟雨，烟酸滿懷。不斷還啼天吊水。浴佛裏。梢雨嬌黃墜。響清谿。谿也淒。鳳俄那能囊拾歸。

前題調寄——河滿子　　潘學增

南北暮朝越境。東西冷暖山陰。離畢滂沱多早晚，黃梅時節沈沈。細細柔風靜扇，絲絲微雨無音。　萬壑千兀突兀，重山疊巘蕭森。且看溪中流水急。水哉堪取堪欽。頓覺心胸浩浩。感銘肺腑深深。

前題調寄——青衫濕　　蕭勁草

黃梅時節廉纖雨，飄落浥輕塵。濕雲羃野，汚坭浣徑，愁煞行人。玉驄停處，流連谿壑，游屐留痕。羅巾粉漬，微聞香澤，更覺銷魂。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博彩之風不可長 勤儉興家應提倡

編輯先生：

賭博的害處，可說盡人皆知，一旦墮入彀中，小則使人如醉似痴，無心於正業，大則導致貪污舞弊，傾家蕩產而致身敗名裂，為社會製造諸多問題，其惡劣影響之大，由此可見。

在我們這世界的一角，盛行賽馬和馬票彩金的玩意，歷久而不衰。演變至今日，此時此地，教人產生不勞而獲，幸運致富的花樣，多得不勝枚[illegible]有多重彩廣告招貼就快到處可見，搶人眼目，因此耳濡目染的結果，便有不少人異想天開，日日夜夜在希望有朝一日，時來運到，便可以發一筆橫財，坐享其成，以遂其享受人生的美夢。馬季開始後，每逢跑日馬或夜馬，我們總可見到各階層中成千上萬的馬迷爭先恐後地湧向馬場投注（除極之少數一時幸運者以外，大多數的人最後必落得乘興而往，敗興而歸的沮[illegible]烈情形，十足反映出一般人想求取橫財的急切願望，這也正是不勞而獲的社會病態現象。

認眞說來，從正當的途徑獲致的正財固然不易，但正因為須付出勞心或勞力的代價始可獲得報酬的不易，才能顯得更加珍貴，從而可使人養成勤儉和量入為出的好習慣，這與從賭博幸運而得的橫財，反會使人形成或易來易去，揮霍無度的惡習，甚至危害社會的情形。其實十賭九輸又是人人皆知的事實，不過由於與生俱來的人的喜圖僥倖和貪婪的心理作祟（即贏了還想贏，輸了想翻本），結果便難逃「上得山多終遇虎」的惡運，這可以作想發橫財的賭博者一種警惕。

雖然從各種彩票和賭博投注中，可以增加政府一部份的稅收或社會福[illegible]，政府及馬會在收入的賭金中撥出一部份捐給慈善事業和其他公共福利教育之用，不失為一種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表現，這樣大家在心理上多少的產生一錢不落虛空地的感覺，從好的方面想開去，即是贏錢或中獎的幸運固然對個人有利，若不夠幸運（即輸錢或不中獎者）則可當作對人羣社會的捐獻，在精神上可以得到多少安慰，但從壞的方面想去，則這種因賭博而贏得的橫財，會使人民感染好逸惡勞，崇尚揮霍濫用的物質享受和迷信金錢萬能的不正心理。

末了，讓筆者喊出：「賭博之風不可長，勤儉之風要培養」的口號，應緊記「勤能補拙，儉可養廉」的金玉良言，大家能就各自己的崗位，懷着敬業樂業的心情，羣策羣力，為維護社會的和平安定，促使它更進步和更繁榮而努力。

向陽君上

大陸工礦企業 工人不斷破壞

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從八月十一日起，曾一再呼籲全大陸各地工礦企業和交通系統各單位，「抓好安全生產，執行必要的規章制度，盡量避免事故發生。」

「人民日報」雖未言這些事故不斷發生是人為的破壞，但在大陸各地工廠企業和鐵路交通等方面工人，正在實行怠工罷工發生暴亂之際，而提出「抓好安全生產」的呼籲，顯然這些事故與工潮有關連，甚至有可能是由鬧事工人蓄意進行藉此洩憤。

太林殺了數百萬人口，希特拉除殺戮猶太人外，也擬建立自己之日爾曼民族，奪了法國後，在法挑選數萬壯健法女，配以千名德國壯男，凡女方生到三胎，母子便受國家供養，不必自行謀生，無奈納粹國運夭折，此種優生學未能完成，在法人復國後，便將此班女子，額上紋以「漢奸」一字，其實他們降敵，並非自願，可謂寃枉之極。

十個德國人，有九個是機械士，黑人多體育家、音樂家，山西人善業錢莊，江浙出文人，紹興產師爺，印度產乳水牛，抗疫性甚強，從來不染肺痨，故我擬用之製造醫癌血清，照一七五六年鄭彌醫生 Dr. Edward Jenny，製造天花牛痘方法，將癌毒，注入牛身，待抗生素產生後，將牛血，製血清醫癌，請研究人芬蘭李醫生主持，能否有效，試過方知，兩年後各項設備好試辦之。

中國人對燕虎鱗沙症 Influensa 富有抵抗力，休息數天，可不藥而愈，但白人號之爲死症，某年某地美國一間醫院，醫生宣佈時疫爲燕虎麟沙時，當場有二人嚇死，此是血統上之族性所致也。

先天與後天之影響

手錶一經製成，男錶、女錶、大電鐘，便不可改變，已定了型，物是如此，但人不同，後天所關，人有兼泥水、木匠、油漆三行，有人通中西廚，有人精十八般武藝，希特拉訓練將官，要海陸空三軍，以利指揮，後天造就。

自修

有人讀農科，在學校向Mr.C.O. Levine老師學養牛。向Mr. G. Groff老師學種牧草，向Dr. C. N. Laird及趙恩賜博士學化學，向M. Mac Donald算術老師學Equation向傳保光老師學製罐頭，向譚錫雄老師學養豬劏豬，離校後，一邊做，一邊學，從同行學牛場管理，從自己農場技士日人杜原仁先生，學接生，順產與逆產，剝胎衣，向人醫學輸血，皮下注射，如何檢定肺痨，向獸醫，學顯微鏡檢定病症，抽取橫格膜肺積水，學識有幾種牛瘟疫苗，病前預防射，向政府血清製造所學製爛胃症 Rinder pest疫苗，檢查牛奶上之微生物，向政府商品檢驗局學化驗，向某銀業，向美國三花牌淡奶廠，參觀其五工廠，及在其牛場實習，向美國萬國肉牛蕃殖學校學人工受孕，向香港英國空軍建築機場工程學校學駕駛起重機、坦克車及保養機械，與一化學系同學，學製各國名產食物出品，訂閱八九種農業雜誌，讀過三四千本書報，然後方足應付本身所處。如此準備，不止夠無，應可大展鴻圖。

商務印書館字典專家王雲五君，非從學校出身，是靠自修而來，林肯總統，自幼失學，是一個自修苦學者，發明無臭氣汽車之日人，也非學校訓練，他悟到汽車之臭氣，也是燃燒未盡之汽油，乃與機械士合作，將汽缸餘剩之汽油，再燃燒一次，注入更多之空氣，將汽油燒光，便無臭氣矣，此次成功，是自修得來。

奮鬬

英美間之海底電線，經數年挫折，第五次，方舖成功，失敗乃成功之母，世上無倖致，不勞而獲之事，一切成功者皆從奮鬬而來，罄竹難書，艾迪生所謂一分靈感，九九分汗感1% Inspiraton, 99%Perspiration 者也。

道德

秉公行義，慈善爲懷，乃是做人之道，曾有一學生，與上海首富之猶太人哈同，素不相識，有一日，在一牙醫處，見哈同入來，衣飾褪色，以爲馬路上，兜售日用品之人，起了可憐之心，便摸出五元救濟他，牙醫是熟識哈同者，爲之愕然，欲行介紹，經哈同，以眼制止，接受五元而退去，心訝世上仍有如此好心人，翌日，牙醫告訴學生，哈同要供他留學美國，好心有好報。高露潔牙膏，暢銷全球，盈利何止億萬，初時以幼童抵美，製造番梘爲生，頭一次賺了五毫，遂找一禮拜堂，將五毫，納入奉勸箱內，初熟的果子歸給神。美國煤油大王洛奇費拉 Rockefeller，本是一個小職員，在所買之地上，發現石油，因而致富，他不忘本，顧念窮人，已捐出美元二百億，作慈善用，故子孫成龍，今美國副總統，是其子也。

屬王之智慧

「敬畏耶和華神，是智慧的開端，凡遵行祂的命令，是聰明人，」（聖經舊約的詩篇第一百一十一篇第十節），有人問艾迪生，何以會發明千多種，他指上天，說從上便而來，有人在澳種菜爲生，入一間百貨公司買物，出來時，在門口自言自語，在一個門口內，買齊七十二行貨物，省卻許多腳力，此法可行於祖國，於是他去看該公司司理，托他代爲配貨，在一九〇〇年在香港，開辦中國第一間百貨公司，開風氣之先，遂成商業鉅子。有人爲他之兒童，裝設三輪車輪，他是獸醫，熟知牛隻消化不良，腸胃脹氣，脹死牛隻，須揷穿肚皮放氣，靈機一動，便發明泵氣車汰。有人見煲水時，水氣將煲蓋揭起，遂發明水蒸氣鍋爐。美國汽車大王福特，十二歲時，見有人，在平板車上，裝一水蒸氣鍋爐，用水蒸氣拖動鐵轆，車遂行走，福特好奇，被他吸引，跟車行了一日，遂發明汽車。

香港大厦林立，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其始由政府興建徙置大厦，仍未足引致全面繁榮，乃由「分層出售，及分期付欵」，方得告成，分層出售，集腋成裘，眾擎易舉，乃是在一九四〇年年尾，由李景超君發明，在大角咀，首創在富貴大厦，甚得住客歡迎，購者雲集，奈以他將屋欵，移作別用，建築不能如期交貨，以致訴訟公堂，政府迫代善後，代爲建築，始得完滿解決，大昌行、章記建築公司，靈機也一動，承其衣砵，誠實從事，守約守信，遂一帆風順。有一公司，同時經營十多個地盤，應接不暇，銀行便放欵，分期付欵，有分期二十年歸還，住客有能預期只付數千元，便有屋住，分期付欵，平過交租，於是數萬間大厦，一一完成，石屎成林，地方耳目一新，有令歸僑，認不出路者。

結論

我是個長氣袋，對於本題，想夠週詳解釋，對於子女，性情之差別，讀者想已明白，若能知所取捨，防害取利，趨吉避兇，在後天上，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努力，定卜百世其昌，作者謹祝。

母愛子多過愛女，此是我之心得，不是拾人牙慧者。

復古

我有一點像外祖父，房中掛有他的牧師裝全身照相，他是牧師，有一位同業見到此相，問我何時做牧師，我有四舅父，遠離二十多年，在報上，見有人之肖像，九成似我舅父，彼此姓霍，顯屬同族，此是族性顯現，兒女有肖父母，有外祖，有肖遠祖某一位，良莠不齊，兒女之性格，事前不能預知，不能靠估，以爲兒子必像自己，必克紹箕裘，定能跨灶，發揚光大，光宗耀祖。

用人

照孔明用人方法，問之以是非，以觀其志，窮之以辭辯，以觀其變，咨之以計謀，以觀其識，告之以禍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性，臨之以利，以觀其廉，期之以事，以觀其信，我奉勸爲人父者，在未徹底知子性情前，切勿貿貿然，寄以重任，切勿過份，重視嫡親血緣，否則噬臍莫及，滬上有一名律師，是位博士，實是碩士，蜚聲中外，高據女界首席，生有一子，竟是白痴，父母爲之失望，傷痛不已，有一父親，其子絕無生意人性格，父親竟將自己兩盤生意，盡交與他，結果被兒子，一鑊搞垮，父親雖在旁監視，以爲萬無一失，然而防不勝防，無可救藥，又有一位父親，死前將自己譽滿港滬之食品事業，交與二子，一主內，廠內製造，一主外，營業及餐室，由母親監視，結果也是全部清理，倘若是交與一持，穩陣過兒子多矣，美國之汽車大王福特二世，並不是福特一世之骨肉，乃由伙記升上，改姓福特，日本有許多大企業，繼承人爲女婿，係由伙記升上，進爲駙馬爺，我之五妹，女肖父，遺傳上，得父親之品質，爲夫家所稱許，港方星系報業，承繼人爲創辦人之女，父傳女，不止守承，並發揚光大之。

何以少有三代財主

諺云，虎父無犬子，其實虎父有犬子，犬子且多過虎子，有一虎父，生了八子，七個是犬子，因爲父不傳子，乃是母傳子，兒子雖有虎父，在遺傳上，得不到父親之性格，故虎父多犬子，所以少有三代財主。

擇業

有人性好政治，造政客有餘，做商不足，因見農場，獲利甚豐，便行染指，不知不熟不做，又不肯學，性情不近，學也學不來，披件龍袍，不像太子，創業難，守承也不易，結果，三年內，土崩瓦解，昔日黃花美景，只是繁華一夢，擇業擇自己不歡喜之業，眞是苦事，渡日如年，拉牛上樹，是必拉不上，選擇自己歡喜做之業，樂在其中，霎眼數十年，有如一日，一生不覺辛苦，艾迪生與其妻商量，明天放假，到何處消遣呢，妻動議，到你最喜歡去之地方去，結果，他到試驗室去。

擇偶

男子切莫貪艷妻，生理上，青春不長駐，女人四十爛茶渣，「艷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所羅門王的遺訓，（聖經舊約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三十節）娶壞一代媳婦，生壞三代兒孫，先有孟母，方有孟子，男女擇偶，維德是尚，女子勿貪有錢仔，錢財不能永有，有鐵仔見異思遷，難以白鬆偕老也。

雜交

中國人不會生個番鬼仔，因父母之遺傳桿，皆主黑鬆、黃皮、粽色眼睛，但雜種仔，聰明、高大，港中何家，竟成首富，雜交方法，被瓜菜種子商所利，從外國輸入之菜籽，是由兩種純種配合而成，以第一代雜交賣出，不止貨質，勝過父母，且能生意，有翻尋味，源源不絕，用家若自行留種，成績參差不齊，劣多過好，迫於年年，從原處購買，假若以純種賣出，縱雖一元，賣得一萬元，亦無大用，用戶可自行留種，教識徒弟無師父，生意一次過，以後無交易，香港鴿業，有採用此法，乳鴿加倍肥壯。

近親蕃殖

我國習俗，同性不相婚，防止近親蕃殖，避免本族互相嫁娶，以免劣性加強，雖然優性亦會加強，但未見其利，先見其害，穩陣過底，亦上策也，姨表成婚，縱是近親蕃殖之一例所不禁，因不會連續數代，用致命傷，有招郎入舍，此妙法也，一可防止近親蕃殖，子女仍是姓本姓，人丁不外逃，是人丁單薄之村族，無辦法中一辦法也，近親蕃殖，加強劣性，亦加強優點，若能吹糖見米，去蕪存菁，將劣性除去，保留優點，則是上之上策，有絕大利益，英國偶出一馬，與衆不同，超越非常，被人以之父配女，又配孫塞，兄與妹，弟與姊，姪與姑，甥與姨相配，從嚴挑選，去劣留優，名之曰純血種馬thoroughbred，目下全球賽馬，皆屬此種，貪其快也，美國發現一隻優異出衆之力康雞leghorn，也用此法，一年產蛋超過三百隻，此人名成利就，被母校贈以博士榮銜，近親蕃殖也。

族交

猶太人不與外族通婚，故得保留其族優點，經商、理財、知慳識儉之

萬人協會會刊徵稿啓事

雙十特刊定於九月底出版，敬請各位會友惠稿，並於九月十六日寄到協會，以光篇幅為盼。

萬人協會會刊編輯部啓

回首

台北 戴文復

回首前塵入夢溫，興亡有責費評論，知行合一憑誰踐？憂樂相關底事諠。大陸淪亡歲又改，人情反覆似瀾翻；琵琶聲裏撩人淚，幾許傷心未忍言。

（二）

飄沈誰感子桑琴？焦渴徒為望歲心；淺唉可憐都壯悔，層冰無奈只窮陰。還鄉門巷烏衣冷，離亂風雲白鬢侵；吹律幾時溫黍谷，殷勤集蓼尚相尋。

（三）

搖風嫩綠柳條披，拂檻蕉花月上遲；倚枕酣眠微醉後，張燈危坐未明時；反攻刁斗森嚴近，兩部蛙聲斷續吹。得友烹茶無箇事，只今帽影與鞭絲。

（四）

烟柳青籠一檻絲，奪燈團月上遲遲；夢拋孤枕支長夜，淚注寒燈憶昔時；噍煞流亡只自語，淒涼鐵幕暗裏噓！芳時不盡飄零淚，空認浮花是可兒。

七十四歲長期讀者談遺傳人生哲理

·馬牧·

筆者以畜牧為生，在血統遺傳上，挑選良種，最高紀錄，有乳牛頭胎，產奶六十二磅一日，但與美國之七十五磅，仍差一皮，（此牛可賣港幣四五十萬元）比之普通牛之二三十磅，則勝多矣，曾以二十隻，九年內，又生又買，養到四百隻，牟利等於今日幣值二三千萬，現鑑有人，將其父事業，一旦敗去，因感而作此文。今有父子三人，其父白手興家，商業泰斗，其子勤愼忠智，視各伴如手足，接辦一盆，自開辦七八年來，年年洩本之生意，五年上軌道，九年而大賺，遂成金礦，雖曰有神祝福，然得道者多助，其次子愚吝懶驕，視他人如無物，承接該金礦，三星期內，生意萎縮一半，三年元氣大傷，九年而執笠，失道者寡助。

遺傳

何以父子兄弟，竟有如此之差別，原來人體上，精蟲、卵子內，各有四十八對遺傳桿，各有專職，有司皮色、髮色、眼色、高矮、肥瘦，有司聰明智慧，多寡不同，敏感各異，有聞一而知十，話頭曉尾，有牛皮燈籠，點極都唔明，有主動與懶，孝與忤逆，記性強與弱，過目不忘，慷慨與吝嗇，忠厚與狡猾，君子與小人，愛國與漢奸，柳下惠與採花賊，千金一諾與食言不守信，守時與不守時，好上進與自甘墮落，自愛與自暴自棄，好學與不好學，有名醫之女學醫，欲承父業，奈何愈讀愈矇，始終轉系，好音樂與不好音學，有好動與好靜，有好交遊，足跡徧天下，與閉門不見人，有好文與好武，有鸚鵡之多嘴，能言善辯，演說之天才，與木訥不作聲，辭不達意，有好政治，左傾與右傾，從少便可卜其將來必成政客，與終生不談政治，避之如蛇蠍，有好潔與怕污穢，十指不沾陽春水，有好入廚，與從來未有煑過一餐飯，此種性格，是與生俱來，極難改變者。

遺傳桿四十八對中，信有十才對，是司品格，每桿分兩邊，男之一邊，與女之一邊聯合，故同胞兒女中，性格有極大之差別，並且父傳女，母傳子，而非父傳子，母傳女，故有男人婆tom boy出現，女多與父接近，

的對抗性。因此，在透過香港被派潛回馬來西亞時，改變了主意，在香港定居。這並不是僅有的一人，而且有很多擺脫了中共的控制，在香港，做一位已有合法居住身分的市民。

今天是無意中談及的，這位不願意公開眞實姓名、性別人士，認爲：除了一些小童之外，那些年青的婦女，很難被中共利用。因爲：她們的頭腦，絕不像中共想像簡單，不可能接受思想訓練，僅不過負責搜羅者拿來向上交差、湊數而已。因爲：中共對於海外的情況，經常被虛僞的情報蒙騙，以爲香港眞是一個眾多市民反港英的地方；不知實際上是個眾多人反共的前哨！

吳眞知上

「萬人協會」簡訊（七十一）

七月二十二日晚上七時三十分，由「支持萬人日報行動中心」發起慶祝萬人日報創刊聯歡聚餐，在梅江飯店舉行，宴會前並沒有儀式，而是由各人自動講話，發表自己的感想與心聲，各人發言都圍繞着萬人日報出版成功感到光榮和欣慰，並提出改進意見，語意深長，有些更提出願意出資認股，很多讀者還覺得支持萬人日報行動中心是需要一筆經費的，因而當席慷慨解囊捐助，立時間就捐得一千多元，後來，又有人要求萬人日報及萬人雜誌的作者在台前亮亮相，給大家認識一番，萬人傑、曾憲光、李勇總編輯，名作家項莊、上官大夫、岳騫、胡養之、柳以青、馮淬帆等都謙讓地講了話，博得陣陣如雷掌聲，席間，本港各地區的讀者分別介紹了爲他們支持萬人日報出版的宣傳和今後應做的工作，氣氛十分熱鬧……。形式上思想感情上來了一次空前的大團結。

八月十四日下午七時三十分，本會假座謝斐道梅江飯店，召開執行委員會會議，這是轉爲有限公司後的第

會務主任宣佈會議開始，首先請副會長講話，他說：「各位執委，萬會長仍在發稿，即將趕來，本來這次會議在九龍召開，但爲了遷就萬會長的時間，故暫定仍在香港召開，現介紹三位新會員梁文耀、強勝壑、黃環勳給大認識。上次執委會會議決將各部人員調整，今經反覆研究及多方聯繫徵詢，最後由萬會長批准，現宣讀如下（名單錄後）。

宣讀畢，萬會長正好從報社趕到會場，全場一片掌聲，萬會長講話說：「萬人日報出版不覺四十多天，在創刊九天後就收回原價，成績十分可觀，保證不會像其他新報要倒閉就是（鼓掌）現目前正在加強和改進內容，招收廣告是一項大環節，希各人頂力幫忙，廖柱天執委的廣告不請自來，甚爲難得。電訊限於篇幅不夠人家詳細，但消息靈通，是其所有所謂大報望塵莫及的，比如澳門政局變化和廣東肇慶峽撞船慘劇的消息，就比其他報紙行頭幾天。希望大家今後多提意見。」

繼由被推選爲今年雙十國慶回國參加代表團組織情況，他說：「報名回國代表團的有六十六人，由於名額所限，有十幾位遲報名者無法再參加。今年跟往年一樣，組織兩個分團，各設正副團長各一人，每團又分三組，設正副組長各一人。第一團團長由我本人負責，副團長由總務林之材執委擔任，第二團團長由馬紹基執委擔任，副團長由王淦華執委擔任。另外，邀請鄧劍津和廖潤松兩位先生爲代表團顧問。」

以上各項，均獲得到會執委贊成通過。

由於本會會刊停頓出版多時，雙十國慶節又將到，要相應加強會刊編輯委員會的工作，由會副會長提議改選，接着即席選出古鶴翔執委爲編會主任，洪益林、鄭秀棠、陳澤棠三位執員爲編輯委員，尅日進行編務工作。

秋季又將到來，會員們極盼組織郊外旅行，進行康樂活動，會議責成康樂部迅速籌劃一切，並請梁伯中執委協助之。新加入會會員梁文耀、黃環勳等在會上都表示了態度，他們說：「協會初成立時已經很留意，不過，害怕社團會變質，故而採取徘徊觀望態度，直到現在，明確了協會永不會蛻變，而且不斷壯大，因而毫不遲疑申請參加。」他們簡短說話，博得會場一片歡迎掌聲。

（秘書處供稿）

萬人協會有限公司第一屆執委名單

會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執行委員會主席：曾憲光

副主席：嚴以敬　張仲仁

秘書處：陳澤棠　鄭秀棠　莊家倫

會務部：洪益林　賴先鈿　江灝川

福利部：林之材　譚　昇　葉俊文

公共關係部：焦毅夫　梁伯中

陳挺拔　黃憲中

康樂部：岑嘯雷　吳少雄　鄧德茂

丘　陵

海外聯誼部：李立本　凡　夫

學術部：岳　騫　古鶴翔　許恨紅

廖柱天

財務部：陳　科　余健謀　丘可光

稽核部：陳定生　梁　莊　王淦華

倪　飛

婦女部：何錦庭　郭沛杰　周　朗

張玉鶯

醫療部：袁暘照　王同化　黃　華

審查部：胡養之　馬　天　孫一專

青年部：馬紹基　袁國樑　夏玉麟

袁　發（以上皆爲執委）

候補執行委員

何海根　葉金生　段子敏　梁昶基

梁冠中　薛鑑源　孫建緯　伍　陵

葉其眞　張少彭　蔣鐵錚　黃　志

簡　均　黃　平　潘守和　李培棠

周坤㰖　徐潤添　楊聖林　黃漢臣



文員加薪想用「階級鬥爭」
當局應慎防左傾滲透活動

編輯先生：

自七月二十四日開始，政府文員搞「個人鬥爭」，指摘銓敘司揚言文員工作只付百分之七十的服務，實行全體文員只付出百分之七十的服務，至今已將一月。因為「師出無名」，各界市民及社會人士都冷眼靜觀，不予支持。至七月二十七日文員會一發言人表示政府若凍結給予高級公務員（外籍公務員協會會員及非外籍高級公務員）的各項額外津貼，政府文員願意立刻取消他們之工業行動，同時發言人建議政府若凍結高級公務員的津貼，其省下欵項，可用以成立一項失業救濟金，幫助本港眞正需要援助的失業人士云云。在個人鬥爭運動毫無進展之餘，主事者又想到「階級鬥爭」，可謂世界勞工運動前所未有之先河。當一個勞工團體向資方要求加薪之時，竟然提出要資方凍結另一工會會員津貼，不求爭取同業同情支持，反而自相傾軋，實超出常理。假如此事發生於外地，其不引起紛亂鬪毆者，幾稀矣。

譬如英國煤礦工人要求加薪不遂，實行怠工或罷工，幾曾見有向資方提出要求要凍結某一行業如船塢、碼頭、或鐵路工人之津貼者乎？同一行業者更無先例。關於建議政府設立「失業救濟金」一事，更令人有理由相信「主事者」利用失業者作為他們自己會員爭取加薪之「工具」。請問文員何以不在「工業行動」之前，提出此項善舉而要在事後凜於事無可為之時然後建議？由此可見領導階層之才華，確屬罕見，其高深令人不可探測。其後政府即指出上述凍結建議為不切實際之主意，事因政府給予高級公務員之各項津貼，已屬行之已久服務條件之一，並非一九七四年方開始實行者也。身為政府文員，對此問題，豈有不知之理，無非信口雌黃，嘩眾取寵耳。除非主事，皆為資歷極淺之文員，又當別論。

又八月一日報載政府文員會一發言稱：政府於去年為節省文員薪金，將四百個空缺，不予補充，職責由現職文員負擔，由此港府在文員薪金支出減少逾六百萬元，因為政府拒絕文員的加薪要求由一九七四年度起實行，該六百萬元不知去向，政府應向市民交待，澄清該欵下落云云。此種質問言詞，出自政府文員會發言人之口，實令納稅人失望及「啼笑皆非」。凡屬香港市民稍識之無者，都知香港一九七四至七五年度財政赤字超過四億元，要發行公債彌補，該六百萬元並非盈餘，乃港府為全港納稅人節省用度，減少支出赤字六千萬元耳，有何「下落」之可言？今竟然由要求加薪之政府文員會發言人提出質問該欵下落，寧不令香港納稅人寒心？懷疑政府文員之質素何以如此幼稚及缺乏常識。

在一份致送會員的通告上，政府文員會於十九日又呼籲會員支持一項「籌募基金」運動，為實行全面工業性行動作好準備，屆時使港府的整個行政效率陷於癱瘓云云。凜於該會近月來上述所作所為之事，身為納稅市民，有理由及權利要求政府當局切勿輕視此事實之發展，萬不能「養虎為患」，任令淺見無識之士，受人利用，擾亂本港秩序及安寧。慎防國際左傾分子滲透政府職工會，蓄意搗亂大局。

奉勸文員會諸君子，「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現在距離明年四月不過七個月時光，請少安無躁。香港革新會日前發出之聲明，乃至理明言，其實政府不過為全港市民着想，不慊納稅人之慨，否則照加可也，但市民苦矣。請勿與四百餘萬市民為敵才好！

納稅市民上

中共引誘海外少年
接受訓練潛回原地
從事滲透顛覆活動

編輯先生：

看來小事，說不定是件大事。人世間有許多事物，很難使人捉摸的。失踪女性的數字，似乎一年比一年多。當然，這些女性、包括男童，並非單純屬於色情販子作怪；我個人相信：屬於色情並非沒有，很可能有一部分是政治性的。那是根據一位過去曾是馬共，已經覺悟前非，擺脫了中共控制、現在定居本港的納稅人說法。

中共在世界各地誘使小童、女童、成年人去大陸，接受赤色思想訓練，然後，迫使他（她）們潛回，從事滲透、顛覆活動。

我說這一位過去是馬共分子的人物，那是在大陸上所看到的事物，與原先的想法相反，思想上產生了強烈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此時，邱清泉所指揮的部隊，通常在五至七個師之間，但是每次馳援友軍的任務，總是賦予軍內的建制部隊擔任，即使遭遇共軍打援部隊之頑強抵抗，而犧牲慘重；但仍要求所屬務必達成使命。如民國三十七年夏，解七十五師沈澄年之圍，同年冬馳救黃百韜兵團，從不計較本軍實力的犧牲。由此可以體認，他在用兵時，確實具備了高尚的指揮道德，且氣度恢宏，決沒有見死不救的習氣，誠屬難能可貴。

其間，第五軍奉令改稱為整編第五師，所屬三個師改稱為第二百旅、第九十六旅、第四十五。不久，復擴編為整編第五軍（轄第五師、整七十師），並任中將軍長兼整五師師長。在三十六年全國作戰部隊考績中，該軍榮列全國剿共甲等部隊第一名，使他愈感責任綦重，益自惕勵。

清泉帶兵最注重士兵的戰鬪動作，及下級幹部的戰鬪指揮藝術。他一方面根據兩年來所搜集之共軍作戰指導資料及實地作戰方法，冷靜地作綜合研究，認為戰勝劉伯承、陳毅的秘訣，我們必須講究搜索敵情和偵察地形，運動與掩護連繫；必須在其未集中前，找其先頭部隊打；而且在他未擺成袋形前，必須採用反包圍，以夾擊其一翼；或用小部隊誘敵入網，再以大部隊捕魚，使他難以星散，達到一網打盡之目的；尤其當共軍彈藥缺乏無法持久時，先用火戰摸索，後用衝鋒突擊，方能克敵制勝。

一方面編為剿共歌訣三字經，包括戰鬪力歌、運動戰歌、品字歌、先遣隊歌、游暗歌等，這些文詞通俗易懂，士兵們讀來琅琅上口，規定由官長講解，令士兵一一熟習，並作示範演習，且由政治部配以樂譜教唱，官兵操習之餘，每聞咿呀悅耳之聲，第五軍所以使得共軍在槍上遍刻「逢邱不打」「遇五不戰」的旦旦誓言，當非僥倖，實由來平日教戰有素所致。

邱將軍殉國後，共軍千方百計澄清其存歿，並且進一步尋覓忠骸後，且史無前例地將一個敵方將軍，重予厚殮安葬，充分說明像共軍那種絕滅人性的惡劣品質，面對着這一代良將，曠世奇才，尤其是毀身成仁的忠烈完人，深懷愧仄而肅然起敬。

遭患內奸、遄返故里

第五軍除教戰之外，又製定戰士獎牌三種，凡勇猛殺敵者，發給猛士獎牌；凡機智克敵者，發給智士獎牌；凡智勇雙全者，發給勇士獎牌。獎牌為銀質盾形，鏤以花紋，美觀大方。至於官佐之有功於剿共者，一律報請國防部獎飾。而且邱清泉軍長對於戰後論功，嘗以其個人簽名書信慰問，且每贈詩鼓勵，如三十五年十二月六日，贈上等兵莫倫生詩云：「汗馬黃沙百戰勳，神州多難待諸君，從來王業歸漢有，豈可江山與賊分。暖日照融千雪樹，寒風吹散滿天雲；猶多狐鼠遁逃處，河朔家家望五軍。」其關愛袍澤，激勵獎勸的眞情懇摯，因而全軍戰鬪精神特別旺盛，團結力量非常凝固，故軍長所到之處，士兵輒不期然而然呼聲雷動，其擁戴之忱，純發自內心肺腑，絲毫無勉強之意。

邱軍長剿共以窮追猛打為原則，因此第五軍在中原追奔逐北，先聲奪人，整整兩年半中大小幾經百戰，其中堅苦戰鬪，成功戰例盛多，如鄆城會戰、解王虎之圍、堅守丁里長之役。第五軍除以熾烈火力壓倒敵方外，復為巧妙之戰法與旺盛之士氣，使共軍將近十萬優勢兵力，使用人海戰術，亦無法對抗第五軍僅二旅之兵力，且敵我雙方傷亡，成九與一之比，使劉陳兩軍畏懼，聞風喪膽，不敢與第五軍勁旅作正面之搏鬪。

因此，共軍在軍中普遍成立「新五軍戰術研究會」，針對邱清泉的戰爭藝術與邏輯，以更改其應付方法，且效法第五軍構築四面防禦之地堡，印發「對敵第五軍作戰之戰術研究」等小冊，分發所屬研究參考。

三十七年春間，第五軍與友軍配合在黃泛區圍剿劉伯承、楊勇等共軍之第二、三、六、七各縱隊，追剿三月，劉伯承被迫退入大別中，陳毅亦不能立足，回竄魯西黃河北岸，從事整補。

第五軍進駐鉅野定陶一帶，予以稅視，使隴海路交通，得以暢通無阻。在此以前，邱軍長於追剿戰中，曾手訂攻擊守則十條，命令各部隊研究實施，命令中且分析當時敵情，認為劉、楊兩軍及其共黨幹部，雖兇悍頑強，而士兵則心神渙散，乘機潛逃，實不堪一擊；且申告所部把握此一難得之良機，猛勇殺敵，勿稍放鬆，以求建立功業。

邱清泉於馳騁戰場，羽檄風傳之餘，特將兩年餘之教令戰法數十篇，彙集成冊，顏曰「教戰二集」，交付刊行，以供本軍及國軍各部隊之參考。

黃泛區苦戰慘勝，由於共諜滲透，內奸作祟，蒙蔽當局，致使邱將軍以不援友軍，遭申誡處分；且於南京軍事檢討會議中，不使其出席列舉事實申敘說明，但邱將軍則心平氣和，毫無怨懟，惟嘗謂：「自古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朝中奸宄，弄權以陷忠良，不得不防。如今，各種跡象顯示，我最高指揮單位，確有內奸（指國防部主管作戰之參謀次長劉斐，即為共諜），應予特別警覺。」

（十八）

因病尚未成行，而偶然因會根的介紹得和陳少白交往。

陳少白贈給宮崎「倫敦被難記」一册，並告訴他「興中會的領導者就是此人」。

宮崎在他手著的「三十三年落花夢」中，敍述當時的狀況是這樣的：「我和陳白（陳少白）君一見如故，都是亡二兄和亡長兄的朋友會根君之所賜。然而他對於興中會的內情總還是不便和盤托出，只是透露黨內尊戴孫逸仙為首領，並出示了一個小册子，指稱就是這個人。」

宮崎閱讀了「倫敦被難記」之後，對於孫先生大感興趣。其後，追蹤平山周兩人前往中國，當轉赴澳門的時候，得到孫先生已去日本的情報，於是忽促返回日本，無論如何都希望能和孫先生見到一面。

九月間，宮崎再到陳少白寓處拜訪，這時，陳少白為策劃成立新的革命組織，已經去了台灣；住在陳寓的孫先生，穿着睡衣，走出來應接。

宮崎不明實情，只是聽到對方答稱陳少白離開日本，而顯露出大為失望的表情，於是順口詢問：

「請問是否曉得孫文這個人？」

「我就是孫文。」

交談之下心悅誠服

後來，孫先生便向宮崎宣讀中國革命的宗旨，但因宮崎不懂中國話，所以兩人用紙筆交談，孫先生說：

「余以人羣自治為政治之極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主義。共和一名，為三代所誕育；中國村落間，立尊長而聽訴訟，置鄉兵而禦強暴，卽共和制之雛型。但此豈唾手可得？必也革命；余因是負革命之責。」

孫先生接着又指出：「共和者，我國家治世之神髓……」並說明用革命的手段建立共和體制，可以遏阻住中國連續不斷的禍亂之源，剖析義理甚為詳盡。

宮崎大為感動，對孫先生心悅誠服。

宮崎奉為東亞瓌寶

宮崎在手著的「三十三年落花夢」中，記述有對於孫先生當時睡衣出見的印象如左：

「其人舉止動作頗為飄逸，有欠穩重，使人產生些微失望的心情……能夠此人能夠擔當四百州的任務嗎？能夠在四億萬衆之上掌握政權嗎？我們協助此人，能夠終於完成志願嗎？」然而這只是一面之識，徒為皮相之論；不久之後，宮崎便有所反省，極端稱讚「像孫逸仙這樣的人，實際已經進入了返乎天然的境地；在我國（日本）人士中像他這樣的能有幾人？他眞正是東亞的瓌寶，老實說，我在這時已經是許為驅馳了。」



國父（右）與日本友人合影，後立者右起為平山周，宮崎寅藏、內田良平。

得到犬養毅幫助

宮崎寅藏成了孫先生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非常重要的第一着棋子。

被孫先生談話所感動的宮崎，立卽往見其受知的進步黨重要人物犬養毅（號木堂），建議他和孫先生見面。犬養毅在很早以來就非常關心亞洲的民族主義運動，故而頻頻點頭答稱：「很不錯的禮物嘛！好歹，碰碰頭再說吧！」於是，就在這一年——一八九七年的九月見了面。

與犬養毅談天下事

在宮崎和平山周、可兒長一三人的伴同之下，孫先生到了東京牛込區馬場下町的犬養寓處訪問。當時的情況，孫先生在「孫文學說」中，有這樣的記述：

「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第二次松方正義內閣），大隈（重信）為外相，犬養為之運籌，能左右之。」



日本政治家犬養毅。

犬養毅所獲印象

據「犬養木堂傳」，犬養談到過對於孫先生的印象如下：

「那時，孫文約三十四、五歲，正當壯年（實際虛歲卅二歲）。相貌端正，未梳辮子，頭髮平方，很像日本人。平時很文靜，但一提起清廷腐敗等話頭，便是一個非常議論縱橫，辭鋒犀利的人物。在逐漸交往之中，我也看出他會是一個大人物。」

這一次的見面，兩人都觸摸到了對方的心曲。自此之後，犬養便會或明或暗地給予支持；由於得到了中央政界有相當分量的犬養幫助，使孫先生在心理上着實有了一點憑藉。

投宿署名中山樵

犬養在談話之後，命平山周安排住處，平山便嚮導孫先生到東京京橋的對鶴館投宿。

旅館賬房把登記簿拿進房間，但因不敢使用孫先生的本名，於是平山說：等一會再登記；讓賬房先回樓下。

中國抗戰實錄

【42】

辛亥革命與日本

此外，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也對於聯合國的態度加以責難說：「不是聯合國，是不合國。」

蔣總統的聲明，又被提出於美國的眾議院。民主黨議員費希爾在眾議院演說：「石碑文字所達表的思想，和聯合國憲章的精神相符，拆除這個石碑的行爲，就是在向聯合國憲章挑戰。」並且由於費希爾的提議，而將蔣總統聲明全文列入眾議院紀錄。

中國正統思想的淵源

孫先生思想的淵源，是繼承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來的中國正統思想。

「我認爲孔子『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哲學思想，實以科學的精神來建立其哲學的基礎，復以科學的方法來建立其倫理思想和道德觀念。此種以倫理、民主、科學爲哲學的思想，就是我們今日三民主義思想教育的基礎。我們中華民族傳統精神，自從這孔孟學說的啓示以來，就發爲犧牲自我、保衛民族、愛國救民的倫理[illegible]——蔣總統——「對孔孟學會成立大會致詞」一九六〇・四）

不同於共產主義

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不能相容的：

總理是社會國家的生理學家，應用生理學的道理，根據社會進化的原則，來救社會國家，所以一切的方法是仁愛的、積極的、而適合於社會國家之生存發展的。馬克思則僅爲社會的病理學家，只見到社會進化的病理，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生理，所以他定的一切方法，是殘忍的，是消極的，只有阻礙社會的進化，甚至破壞社會的生存，結果離開他的目的愈弄愈遠。這是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根本不同的地方，我們大家務必認識清楚。（註：蔣總統——「國父遺教概要」一九三五・九）

與日本志士交往

在倫敦精思構想三民主義的孫先生，其後由英國首途，經過加拿大，乘印度皇后號輪船於一八九七年八月十六日黎明抵達橫濱港，這是第二次來到日本，有同志陳璞在港口迎接。

孫先生到達橫濱外國人居留地一三七番落腳，行裝甫卸，立即就去陳少白寓處訪晤。陳少白自廣州起義失敗，和孫先生同來日本，後來便一直待在這裏。

受到日本與清廷監視

孫先生這次來日，完全落於日本和清廷的監視之下。據當時日本神奈川縣（橫濱屬神奈川縣）知事中野健明於八月二十三日發給外相大隈重信的報告（秘甲字第四一〇號）提到孫先生自英國出發時開始，就被清廷方面派人跟蹤，爲了希望在日本不致發生第二倫敦監禁事件，故有加以警戒之必要。這個報告的內容如下：

「清廷駐英公使館三等書記官曾廣銓，追蹤孫逸仙由英國來日，目前寄宿於二百二十一番館中國人會卓軒處。又據報當孫逸仙到達橫濱之際，聽說由東京派有駐日公使館書記官某人來此，認明孫逸仙登陸，然後發出一通不知給予何人的電報，立即返回東京。

「再者，孫逸仙本人於十七日下午三時左右，由現住於居留地一百十九番的陳璞介紹，來加賀町警察署長官舍拜訪。據稱：『此次因事乘英國印度皇后號輪船於本月十六日到達本地，現寄寓陳璞處。但清廷方面派有官吏一名自英國跟蹤來此。是故本人在日本帝國居留期內，固然確信日本國國權，不致有被清廷官吏非法逮捕或妨害自由等情況發生，但仍請明瞭上情，直接間接加以保護。實則在英國居留時，也曾受到保護。』等語。」

陳少白在和孫先生來日再會之前，與日本志士的交往業已逐漸加深。

他在某一天，受到孫先生在火奴魯魯時代所結識的日本人牧師菅原傳的邀約，前往東京芝（芝爲東京市內的地名）「東京紅葉館」，認識了曾任海軍上尉的曾根俊虎。根據陳少白的記述，曾根曾在中國北方居留多年，對於中國問題特別關心，能說一些中國話，愛讀中國書，而且很能做點中國詩。曾根家住東京大森，由橫濱乘火車前往，只有三、四十分鐘的距離，陳少白常常到曾根家中暢談到深夜。

與宮崎寅藏見面

和曾根結識了一段時間之後，有一個日本人來訪陳少白，帶着曾根的介紹信，他的姓名是宮崎寅藏（號滔天）。

宮崎是熊本縣人，有兄長八郎、民藏、彌藏三人，在當時都是富有革命新思想、主張自由民權和社會改革運動的人，對於中國問題也都寄予深切關注。宮崎寅藏受到兄長們的影響，一時曾經想到協助中國的革命運動，需要集聚資金，因而一度率領農業移民，前往泰國。

在此之前，日本外務省曾經委託宮崎和平山周、可兒長一三之去中國調查秘密結社及社會情勢；唯獨宮崎

狄莫諾夫說道：「史大林大元帥的意思戰爭並不是一刀一槍。」

毛澤東苦笑道：「老狄，打仗我也打了半輩子了，打仗不用槍，用什麼？」

狄莫諾夫笑道：「不是完全不用槍，只是不專靠槍，主席知不知道美國政府中有我們的人。」

毛澤東說道：「我不知道，但猜也可以猜得出，因爲國民政府就有我們的人。」

狄莫諾夫說道：「我們主要是靠間諜戰，更擴大到輿論方面，使美國雖有原子彈不敢用武，更可以利用潛伏在美國軍事部門的人，將美國原子秘密偷出來，這樣我們便同美國分有原子武器，美國更不敢用武了。」

毛澤東說道：「史大林大元帥算無遺策，自沒有錯，不過，我們就難言了。」

狄莫諾夫說道：「你們情形相同，主席不是說國民政府也有你們的人嗎？」

毛澤東說道：「當然是有的，不過，只能通風報信，不能起大作用。這些人在國民政府都有相當地位，除非他們認定我們能打敗國民黨，否則，替我們工作都有保留。」

狄莫諾夫說道：「你可以告訴他們一定能打敗國民黨。」

毛澤東苦笑道：「這卽是空口說白話的事，要有東西給人看的。」

狄莫諾夫夾了一塊鷄腿吃完之後，問道：「你們派到東北去的隊伍怎樣了？」

毛澤東說道：「被國軍打的望影而逃，一招面就潰不成軍。」

狄莫諾夫皺眉道：「東北是重要戰場，你們應當挑選精兵。」

毛澤東說道：「誰說不是精兵呢？把能打仗的將領全派去了，林彪你是知道的，曾參加過蘇聯衞國戰爭，打仗沒有得說吧！可是遇上他那位同學杜聿明，一個月中間把大半個東北都失掉了。」

狄莫諾夫道：「這個姓杜的比林彪同志更厲害。」

毛澤東說道：「姓杜的厲害是其一，武器優良是其二，他指揮的隊伍是美式裝備，一個連火力勝過我們一團。林彪同志當然招架不住了。」

狄莫諾夫呷了一口酒，說道：「這一點，史大林大元帥已經料到了，他已考慮將關東軍的武器撥給你們。」

毛澤東笑道：「這可好了，我們只要有了關東軍武器，便不怕國軍，但是，要快給，若是拖上三五個月，東北沒有我們的兵，武器發下來也就沒有用了。」

狄莫諾夫說道：「這件事快不來的，你必須要想辦法拖住，使國民黨不能大舉進攻。」

毛澤東笑道：「老狄，這可就難了，我有什麼辦法，我剛才同你說過，我們潛伏在對方的人，最多只能通風報信，不能轉移政策。」

狄莫諾夫乾了一杯酒，抬頭看看毛澤東，微笑問道：「主席，美國不是要派出馬歇爾來調處國共爭端嗎？」

毛澤東說道：「是的，這件事你看我們接不接受？」

狄莫諾夫問道：「爲什麼不接受？」

毛澤東說道：「美國一貫支持國民黨，美國派出的人，當然對國民黨有利。」

狄莫諾夫搖頭道：「這也只是表面現象，美國人非常天眞，很容易騙，馬歇爾此人又異常剛愎，他左右又有我們的人。你們並不需要他幫忙，只要他能拉住國民黨不大舉進攻，時間愈久，對你們愈有利。」

毛澤東說道：「老狄，我們歡迎馬歇爾，史大林大元帥不介意吧！」

狄莫諾夫說道：「當然不會介意，現在我們還不是公開與美國翻臉的時候，史大林大元帥也要敷衍美國，何況你們。」

毛澤東說道：「你這一說我就放心了，只是什麼時候能將關東武器交給我們，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狄莫諾夫笑道：「主席是聰明人，一句話就說對了，其中就是有點問題。」

毛澤東說道：「老狄，你照實說吧，史大林大元帥到底是什麼意見，我們兩黨本是一黨，兩國遲早也要變國一國，還有什麼問題好爭執的。」

狄莫諾夫說道：「那畢竟是將來的事，目前畢竟還是兩國、兩黨，彼此之間的利益不盡相同。」

毛澤東說道：「老狄，談到利益，我是完全懂了，你告訴史大林大元帥，我們奪得了東北地盤，什麼利益都是蘇聯的，只要蘇聯提出，我絕對不會拒絕就是了。」

狄莫諾夫問道：「東北方面主席打算派誰去？」

毛澤東說道：「不是林彪嗎？」

狄莫諾夫說道：「林彪同志是武人，我問的是黨政領導人。」

毛澤東笑道：「這更不成問題，你告訴史大林大元帥，由他決定好了，他喜歡誰，我派誰去。」

狄莫諾夫說道：「史大林大元帥不會說他喜歡誰的，只能猜。」

毛澤東問道：「你猜他喜歡誰？」

狄莫諾夫說道：「我聽史大林大元帥常提到高崗同志。」

毛澤東心裏一驚，表面上仍然若無其事說道：「這事更容易，我也喜歡高崗同志，馬上就派他去東北。」

狄莫諾夫說道：「關於東北的機器。」

毛澤東說道：「更沒有問題，那是蘇聯紅軍的戰利品，當然應歸蘇聯，我不是國民黨那麼不講理，硬說滿洲國的機器應屬於中國。」

狄莫諾夫笑道：「主席的慷慨實在不可及，不過，還有一個更困難的問題。」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兩人說着話，警衛員搬上來幾樣精美的酒菜，一瓶白蘭地，一瓶威士忌。毛澤東指指酒瓶說道：「老狄，你喜歡喝什麼，自己倒，不要客氣。」

狄莫諾夫問道：「江青同志呢？怎麼不來吃飯。」

藍蘋在房內聽見，出來說道：「你們請吧！我吃過了。」藍蘋實在並未吃過飯，只是怕狄莫諾夫喝醉了動手動腳，自己躲在房內先吃了飯。

毛澤東問道：「老狄，你在莫斯科日日見到史大林大元帥，史大林大元帥對我有什麼批評沒有？」

狄莫諾夫呷了一口酒，看着毛澤東微笑。

毛澤東說道：「老狄，咱哥兒倆是好朋友，你幫我的忙很多，我心裏有數，將來自有以報。你在莫斯科聽到什麼？只管告訴我，我知道犯了錯誤，才會改正，否則一直錯下去，如何得了。」

狄莫諾夫問道：「主席這次在重慶，有沒有商量參加政府的事。」

[illegible]

出，是國民黨提出的，蔣主席答應行政院之外，任我揀一個院的院長作。」

狄莫諾夫微笑問道：「主席當時怎麼答覆。」

毛澤東說道：「我當時答覆他，這個問題我個人不能作主，要回到延安開會決定，實際上我是要向史大林大元帥請示。」

狄莫諾夫微笑道：「主席自己對此事有沒有興趣。」

毛澤東說道：「作一個共產黨員，那有自己的興趣，一切要聽憑黨中央決定，還得史大林大元帥批准。」

狄莫諾夫問道：「主席以為史大林大元帥會不會同意此事？」

毛澤東乾了一杯酒，笑道：「這就要問你了。」

狄莫諾夫說道：「實在我也不知道，我們只能猜測。」

毛澤東說道：「你猜呢？」

狄莫諾夫說道：「我想還是主席先猜一猜。」

毛澤東說道：「我猜不準，不過，當初我黨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是史大林大元帥批准的，甚至二次大戰前法國的『人民陣線』，也是史大林大元帥示意組成的，按照過去的事來猜，史大林大元帥似乎不致反對我黨參加政府。」

狄莫諾夫笑道：「主席說的不錯，但都是過去的事了，照我猜，史大林大元帥大概不願貴黨參加政府。」

毛澤東心裏霍地一跳，表面上仍然若無其事問道：「何以見得。」

狄莫諾夫說道：「因為現在情況與那個時候完全不同，不在莫斯科聽到史大林大元帥講過多少次，認為目前是世界革命最好的時機，萬不能錯過。」

毛澤東問道：「史大林大元帥有沒有詳細指示呢？」

狄莫諾夫說道：「史大林大元帥的戰畧是由你們對國民黨，蘇聯對美國，只要這兩仗打勝，世界革命就成功了。」

毛澤東乾了一杯白蘭地，說道：「太難了，我們絕非國民黨對手，蘇聯又怎麼對美國，美國有原子彈。」

一九二七年，中央蘇維埃政府在閩贛邊境成立了。這是黨擁有政權的草創時代，政策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大顯威風，幾乎把所有中農、富農、地主，以及一切屬於封建主義的土豪劣紳和知識分子一網打盡，蘇區裏沒有工人階級，黨就大力培養農民的戰鬪力，農會操着生殺大權。

回憶起那段日子，劉凡就會振奮起來，那眞是窮人的天堂，你要殺多少人就殺多少人；胖的、瘦的、長的、矮的女人任你揀，剝下褲子在田裏山上就幹，起敢哼一聲。

劉凡那時不叫劉凡，村裏人叫他劉癩頭，正好是十五歲，帶着一伙小鬼挨村挨戶的遊蕩，一面高唱太平歌：

萬戶欠我錢，千戶不干閒，百戶跟我走，
大家來分田，有飯大家吃，共過太平年。

這伙小鬼正在長喚節骨的檔口，興緻特別大，看到不順眼的好房子，隨便放把火燒光它，看到不順眼的人物，揪倒地上把他撕得稀爛。他們也感染到紅軍在南昌暴動中「性交公開」的癖好，雖然對男女之間的事情並不十分了然，卻都躍躍欲試，嘻嘻哈哈的唱着紅軍從那邊帶回來的童謠：

巴巴頭，萬萬歲，男女學生一頭姘，養出兒子當糾察隊。

劉癩頭第一次把一個十一歲的小姑娘弄哭了，硬是不讓他幹，結果幾巴掌把她打昏了過去，才算是嘗到了女人的滋味。

他的階級成份是十分紮硬、淸白、道道地地的無產階級，是屬於生來紅的那一種顚撲不破的好成份。

他的父親做過土匪，在一次搶刼中被白軍槍殺了，母親也就丟下三歲的小癩頭，跟着一個反動的保安隊上兵跑了；於是階級仇恨，就深植他的幼稚的童心中。後來他被叔父收養，叔父是自耕農，蘇維埃政府成立後，為了提高階級鬪爭性，他的階級成份提高爲中農，沒有幾天又升至富農。

叔父對小癩頭並不喜愛，收養他，只不過憑着一點封建意識的倫理觀念。一開始，他們要他放牛、下田、打雜，不人道地榨取他的勞力，而不給他好的吃，好的穿。雖然鄉村裏的情形，一般都是爲此，並不是他小癩頭特別過得不好，但他小癩頭卻不甘心做牛馬，做奴隸，時常頂撞叔父，免不了要受到責罰，他生來是條懶蟲，大人再怎樣管束也不抵事，到後來變本加厲，偷鷄摸狗的不學好，小小的年紀懂得去賭錢了，叔父實在沒有辦法，把他趕了出去，癩頭從此更加肆無忌憚，完全變成一個小痞子，紅軍一到，立刻成爲農民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他是第一個被黨吸收的黨員。

等到他在一次公審大會中，把曾經收養過他的叔父與嬸娘，活活用棍子打死之後，他就變成一位很出鋒頭的大義滅親的英雄。但這只是他一生事業的開始，由於他的階級性強，對階級敵人鬪爭性激烈，在家鄉中，由小癩頭變成小閻王，從而很快的經過黨嚴格深入的考查，從兒童團團員，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預備黨員，順利的發展爲黨員，而且是新黨員裏面的中堅分子。

一九三〇年，他被調到中央新成立的政治保衞局裏當警衞員。

那時，黨中央發生了嚴重的分裂，托派份子勾結了AB團，改組派，秘密的陰謀篡黨。爲了鞏固無產階級革命陣線的統一，爲了加強黨的領導，毛澤東同志堅決地，無情地整肅了黨裏面的大賊，政治保衞局的成立，完全是基於針對這次整肅需要。

在這次整肅中，黨大刀濶斧的淸除了幹部和紅軍中的反革命分子，處決了紅二十軍不穩分子四千多人，此外還有紅三軍、紅五軍軍團，以及黨政各級幹部四千多人，才撲滅了反革命分子有組織的叛變。這個艱鉅繁重的任務，完全是落在政治保衞局肩上。

「富田事變」對黨是一次很大的震撼，在那段日子中，不論中央和軍中的大小幹部，一看到保衞局的同志就臉色大變。

「保衞局請你去問話！」

就憑着這樣一句話，不管你在黨和紅軍中地位有多高，不管你對黨曾經有過多大貢獻，也不管你是不是從蘇聯回來的，你就沒有分辯的機會。

政治保衞局的基層成員，都是經過黨嚴格挑選的，黨性強，年紀輕，對黨的淵源雖然不深，但絕對忠於毛澤東同志，他們多半來自鄉村，動作粗魯，及充滿戾氣，那時，劉癩頭已經更名爲劉凡了，癩頭的名字雖然強烈地具有無產階級的意味，但終嫌不雅，一個好心的地委，問他有沒有別的本名。

「沒有，從我懂事的時間開始，那些反動富農地主就叫我癩頭，『癩頭來！』『癩頭去！』就像他們在叫一條癩皮狗。」

「噢，劉同志，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不過我們還是要給你改個名字，叫什麼呢？這樣吧，就叫劉凡好了。劉凡跟『留飯』同音，表示黨給了你重生的恩惠，給你留了飯，給你一條生路。劉凡，很好，就叫劉凡吧！」

這就是他叫劉凡的出典，那是有歷史性的，遺憾的是，沒有幾天，那位替他正名的地委，以AB團的罪嫌被捕，是他用刀子把他劈了的。

劉凡記得奉命去逮捕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的時候，就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情。

他們有五個伙伴一起去，劉凡一馬當先衝進季振同的辦公室。

季振同正俯首一張大方桌上在研判軍用地圖，一支手槍放在上面當作鎭紙，他聽到聲音，猛的抬起頭來，威儼地看他們一眼。

「你們幹什麼的？隨便亂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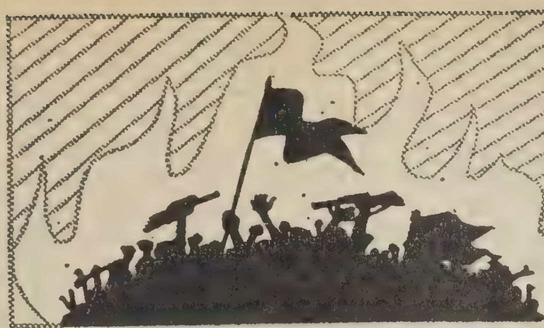
劉凡先就很快的攫住軍用地圖上那支手槍的槍管，冷冷的說：

「總指揮同志，保衞局請你去問話！」

這個曾叱咤戰場的軍團總指官憤怒地脹紅臉，咆哮了起來。

「保衞局是什麼東西，找到我頭上來了？統統給我滾出去，要毛澤東自己來，這個王八旦，叛徒！」

劉凡不聲不響的拏起手槍，用槍柄狠狠的朝他臉上打去。季振同上顎左邊的骨頭凹了進去，三四顆牙齒和一股鮮血，噴濺在軍用地圖上。然後，劉凡抓住他軍衣領口，一面用槍柄敲擊着，一面拖了出去。



火種

［七］

林學政

但是陳紅英的化粧品就不同了，一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那種小小的，可愛的，用玻璃品裝的香水，只要輕輕在蓋子的筍頭上一按，香水就從一個小口子裏像霧一樣噴濺了出來，一位很年輕的女同學，好玩地拿着它替這個噴，替那個噴，噴得大家咭咭哈哈的笑個不停；後來被另外一個同學搶了去，把它摔破在地上。

有的同學從厨房裏拿出一些火腿、臘肉、茅台酒之類罕見的高級食品。在這些二十來歲的，熱血高漲的青年們看來，祖國人民正陷在非常困難的糧食缺乏之中，每個人一個月配不到半斤豬肉的情形下，黨的領導幹部居然有火腿可吃，這是對人民絕大的侮辱。他們把這些東西收集了起來，準備掛在大會堂門口，讓大家看看開口革命，閉口革命的共產黨高階層，革的是什麼命。

他們找不到陳紅英和陳正東，把憤怒發洩在傢俱上，然後離開了。

七

劉凡氣急敗壞的跑到警衛科，他的老婆和舅子早就心驚魄跳的在那裏等他了。

劉凡還沒進門，陳紅英跑上前去攙住他，關心地問：

「怎樣，劉凡？那些反動分子沒有對你怎樣吧？」

隨從人員中的楊風帆，連忙搶着說：

「沒有，主任同志，我們沒等他們起鬨，就請黨委退席了。」

楊風帆是劉凡的跟班頭兒，也是救駕的功臣，他似乎覺得把黨委交到他老婆手裏，自己的任務已經圓滿完成。

陳紅英也正眼也沒看他一眼，抱住劉凡的胳膊，把他扶持到沙發上坐下。在平時，她是有名的母大蟲，但處在這危急關頭，她對他卻是百般溫存。

「不好，真的不好，我要反映到中央去，太過份了！」

痛，如果不是陳紅英從誰遞過來的一杯開水，捉住他的手，把杯子放在他手裏，他一直叩擊下去沒個完。

「別太激動，先喝點水吧！」

劉凡喝了一口水，舔舔嘴唇，抬起眼睛在室內搜索着，他看到躲在人家後面的陳正東，碰上了他的視線，開始不安地游目他顧，他瞪了一眼，指點着說：

「你過來！」

陳正東看看他姐姐，蹭蹭蹬蹬的挨了過來；他的樣子本來就有點獐頭鼠腦，人家一貼了他的大字報之後，更顯得窩囊。

「你知不知道自己闖了什麼禍？你以為現在是內戰時期可以胡搞一通；黨是怎樣教育你的？你給我好好檢查一下，你的問題我要提到中央去！」

陳紅英一手搭在劉凡肩膀上，輕輕地捏捏着他肩窩上的筋，笑着說：

「現在說這幹嗎，劉凡？目前的問題是怎樣鎮壓那些反動分子，把裏面的國民黨特務找出來；沒有國特在裏面搞鬼，事情不會糟到這個樣子。如果讓那伙壞人知道我們的陣線開始動搖了，他們自己認為有理，得寸進尺，後果會怎樣呢？而且事情是空穴來風，純然是教人對黨的侮蔑，反革命分子煽動羣眾的藉詞，你以為怎樣？這一次運動似乎有點不太尋常，是不是中央……」

她沒有再說下去，用詢問的眼光掃覦着室內的幹部。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也沒接口。

劉凡厲聲的說：

「我們不能批評中央，黨的政策絕對是正確的，毛主席那次談話的指示大家都學習過了，陸定一同志的談話，前天在人民日報上也全登了，還會有什麼問題……」

劉凡後再加點什麼進去，但是他想不出來加什麼好。

他的想法跟他老婆一樣，這是從他十五歲加入少年先鋒隊，然後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直變成黨員以來，從來未曾有過的事情。

太平軍大勢已去，有森王名候玉山者逃至香港避難，地方官吏不敢往捕，嵩燾根據國際公法與英人力爭，遂遣人捕之到粵立斬。而瑞麟要張大其詞以邀功，乃率兵往港捕獲上奏，嵩燾極力阻之。不聽。英人以其侮辱，向淸廷抗議，幾釀兵事。瑞麟幕僚徐灝專橫，嵩燾劾其論軍情數誤，遂與瑞麟不和，自請罷職。事下左宗棠查復，他不但不爲嵩燾疏解，且責其跡近負氣，遂遭譴責，因此，世人斥左宗棠忘恩負義。嵩燾以此事的爭執，在總督與巡撫同駐一城所致，不久去職，遂上書論督撫同城之害。此後，郭努力西化，常說：「西人之入中國，實天地一大變。」但「其道而順用之，亦足爲中國之利。」江楚教案起，嵩燾在長沙急函曾國藩討論其事。天津教案，唱高調的都罵國藩誤國，聲名大損。嵩燾則說：「彼辦理教案，亦天理人情之至也。而津人毀之，湖南人尤毀之，詢以津事始末，無能知者。道之不明，而意氣之激，以不得其平，則亦何詞不可逞，何罪不可加也。」

嵩燾在湖南閒居數年，光緒元年，淸廷又召他入京，任爲福建按察使。他改任署理巡撫，降二級任按察使，當然不甚熱心。而按察使又是刑官，更不是他所願望，所以遲不到任，淸廷也知道任用之不當，又命他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事，這才是他所願爲的差使。是時英人馬加理在雲南被匪徒殺害，英人硬說是官兵，並爲總督岑毓英所授意，故問題相當嚴重，英人擬籍故侵雲南，嵩燾疏劾岑毓英，意在朝廷速罷其職，籍箝英人之口。一時輿論大譁！謂嵩燾媚外。中英既定約，解決此事，乃升嵩燾爲兵部侍郎，出使英國大臣，兼使法國。他任廣東巡撫時，曾識廣東籍的劉錫鴻，喜談洋務，嵩燾以談洋務者少，保劉充作隨員。或因朝廷誤會，或劉錫鴻另走門路，得擢爲京堂，爲他的副使。不料劉係小人，擬擠郭而取代英使，故意跟他唱反調。嵩燾鬱鬱不樂，三疏乞退，光緒五年歸里，曾紀澤代之。

郭在使英期間，著「使西紀程」一書，謂英的富強，爲中國所不及。本爲事實，但守舊派讀了，則痛恨他，王闓運在其日記中說：「嵩燾自前年被召，即大爲淸議所賤。値湖南鄉試，幾至罷考。去年夷人至長沙，將建天主堂，其鄉人以嵩燾主使也，羣欲焚其家。」又爲郭撰一聯云：「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又云：「閱筠仙海外日記，殆已中洋毒矣！」郭王係朋友尙且如此，其他更可知！嵩燾在歐洲三年，見聞日廣，潛心考察，乃知西洋所長，不僅船砲，尙有制度文物，皆當盡力仿行者，因致李鴻章書說：

「此間政教風俗，博大深厚，似其氣象，方日加新。推求立國本末，其始君民爭權，相繼屠殺，大亂數十百年而後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積之久也。百餘年來，其官民相與講求國政，自其民而行，蒸蒸日臻於上理，至今君主以賢明稱，人心風俗，進而益善。

「前歲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異同得失，自隋、唐與西洋通商已歷千數百年，因鴉片之禁而構難，以次增加各海口，內達長江，其勢日逼，其患日深。究明其本末，條具其所以致富之實，其發明，其用心，而中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人者，皆可以知其簡要。謀勒一書，上之總署，頒行天下學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遠人之心。因有其大者遠者，當使臣民共喩知之。道天津，亦曾爲中堂陳之，及至京師，折於喧囂之口，噤不得發。竊謂中國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爲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烟，英國士紳，亦自恥以害人者爲構釁中國之具也，方謀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弱，恬不爲侮，數十年來國家之恥，耗竭財力，無一人引爲咎心。……鐘錶玩具，家家有之，呢絨洋布之屬，遍及窮鄉僻壤？江浙風俗，至於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値，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羣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爲公憤者。曾頡剛（紀澤）以家諱乘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譁，數年不息。於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囊脂；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

「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無知曉，而以挾持朝廷曰公論，朝廷亦因而獎飾曰公論。嗚呼！天下之民氣鬱鬱壅遏，無能上達之矣，而用其鴟張無識之氣，鼓勵游民，以求一逞，又從而引導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鴟張無識者爲之也。……」李鴻章得書後答嵩燾曰：

「西洋政教規模，弟雖未至其他，留心諮訪考察，歲二十，亦畧聞梗概，自同治十二年海防議起，鴻章即瀝陳煤鐵礦，必須開採。電線鐵路必應仿設，各海口必添洋學格致學院，以造就人才。其時文相（文祥）目笑存之，廷臣會議皆不置可，王孝鳳於連舫獨痛詆之。曾紀澤是年冬底赴京，叩謁梓宮，謁晤恭邸，極深鐵路利益，鄙意以爲然，謂無人敢主持。復請乘間爲兩宮言之，渠謂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從此遂絕口不談言笑。鄙意鐵路須由開採煤礦作起，與此大役，而鐵尙須購自海外，絕難告成。目下鷄籠煤礦已有成效，武穴池州均南開局；魏溫雲亦在寶慶衡州等處試採煤鐵。但官紳禁用洋法機器，終不得放手行之。凡此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風。而文人學士，動以崇尙異端，光怪陸離見責，中國人心眞有萬不可解者矣。」

由是可見嵩燾對維新事業的主張，始終不爲社會所諒。李鴻章亦有開明思想，僅恭親王贊成立，但不敢作主，甚至說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則頑固勢力之雄厚可知。

郭嵩燾晚年家居，猶留心時事，法越開釁，朝鮮亂起，均有所貢獻。他曾說：「宋以來士大夫爲名，致誤人家國事，託攘美名，圖不次竣擢，洎事任屬，變故興，遷就倉皇，周章失措，失心害政，莫此爲甚！」這段話可說罵盡了千年來唱高調之徒，而其言則無一字不爲後來的事實所證明。譚嗣同報元徵書云：「郭筠仙侍郎歸自泰西，擬西國於唐虞三代之盛，幾爲士論所不容。薛淑耘初擬其言太過，後身四國，始嘆此言不誣。」嵩燾致黎庶昌信說：

「於開端奉使西洋，頗謂朝廷用人爲不虛，區區才力亦尙能堪之，而於其時力舉一劉錫鴻充當隨員，樞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附會京師議論，以嵩燾爲的，自負能攘斥夷狄，深又周納，以相齮齕，不獨區區一生願力無所施用，乃使仰天欷歔，發憤嘔血！……」嵩燾卒於光緒十七年六月，得年七十有七。

郭嵩燾的毀譽

胡蓑之

在清末咸同之間，湘軍之所以平定洪楊之亂，固然歸功於曾國藩兄弟、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李鴻章輩的衷誠合作，但倘若沒有郭嵩燾，則曾國藩不過是一個在籍侍郎；而曾國荃、李鴻章等亦難異軍突起；尤其是左宗棠更早就身首異處，何能平定東南半壁，最後且平定新疆，增加了中國一百八十萬方公里的領土。因此，近代史家認為：郭嵩燾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功績，不僅不下於曾國藩、左宗棠，或且更高。

郭嵩燾，湖南湘陰人，字伯琛，號筠仙，道光二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早與曾國藩交遊，且後來成為兒女親家，比曾年輕五歲。何以見得郭嵩燾力贊曾國藩身當平賊大任，與營救左宗棠的性命呢？由於咸豐二年，當太平軍從廣西越入湖南境內的時候，曾國藩適丁母憂在家守制。以國藩個性的拘謹，無論如何也沒有辦團練保衛家鄉，進而平定東南的意念。只有郭筠仙高瞻遠矚，認為沒有國藩出任艱鉅，創辦團練，不但國家，即家園和個人生命財產都不能保，所以他力勸國藩拿出勇氣，擔起平寇大任。這樣的事，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也只有郭筠仙眼光遠大，連曾國藩起初也沒有充分的把握。

僅次於曾國藩（或在某方面且有過之）的左宗棠，只是一名舉人，而非進士，當曾國藩等血戰長江流域時代，左還在長沙，擔任湘撫駱秉章的師爺，大小的事，無他不包攬。凡是文武大員要見駱秉章時，必先見過左師爺，所以，有人覺得他的權大過巡撫。一次，總兵樊燮（清末名士樊增祥的父親，湖北人）見左宗棠，因不行如見巡撫的打手禮，而遭宗棠打了兩記耳光，並罵他混帳忘八旦！樊燮氣憤已極，乃向湖廣總督官文控告。官文參奏左攬權說：「湖南巡撫一印兩官。」即指駱秉章為名義上的巡撫，而左宗棠則為實際巡撫，於是奉旨「鎖拿左宗棠進京」。凡被鎖拿進京的人，大概都是斬首的！左被鎖拿起解，已行至襄陽（當時的驛路由長沙到澧州，經荊州至襄陽，再經南陽赴京），胡林翼雖向官文力保，仍無效力，因官文所參而官文則不能為之朝廷解圍。

幸好郭嵩燾這時在家，以救南昌功，進官編修，入直上書房。他與咸豐帝的親信戶部尚書（即財政部長）肅順相交甚深，乃請肅順幫忙。肅順表示：「他不能無故為左說話，必須先有人上奏，皇上問到他，他才可以暢所欲言。」因之郭嵩燾乃託潘祖蔭先上疏為左說話，其中有言：「沒有湖南，就不能平賊，沒有左宗棠，湖南難保。」咸豐帝見疏，即問肅順，肅順就極力為左吹噓，咸豐帝以保全江山為重，不獨赦了左宗棠的罪，並給左以四品京堂，幫辦曾國藩軍務。曾國藩則叫他獨帶一枝湘軍，由江西進攻浙江，自此平步青雲，以至拜相（漢人非翰林不拜相，左則例外）封候，完全歸功於郭嵩燾之力。而郭亦甚得意，正如「玉池老人自敍」中有一段話：「季高出將入相，一由嵩燾為之樞紐也。」

郭嵩燾勸曾國藩辦團練，保鄉土，正當他創辦已有成就之際，另一個湘軍名將江忠源（忠源的湘軍在曾之前）奉清廷之命，援助江西。南昌被圍，忠源的兵力單薄，不能解圍，乃向曾國藩乞援，嵩燾力勸國藩馳援，國藩即與駱秉章會議，決定遣湘軍與營兵共三千八百人馳援江西，由道員夏廷樾、郭嵩燾統率前往。湘軍出湖南境作戰，這還是第一次。這次戰役雖沒有大勝利，但帶兵的秀才們，竟敢身臨前敵，與賊搏鬪，結果死了秀才七人，而湘軍之敢戰精神，亦由此為人所重視。當時太平軍搶奪人民的船舶，編成水軍，擾亂長江與各河流，官兵幾無力跟它對敵；郭嵩燾乃建議編練水師，江忠源採用他的建議，向清廷上疏，請建水師。後來彭玉麟所練水師，建立大功。此後郭嵩燾離開軍隊，去北京做京官，以他的見識，與恭親王、文祥、肅順輩清廷要人周旋，為曾國藩等人作宣傳工作，滿洲要人之所以尊重湘軍將帥，郭嵩燾厥功甚大。

咸豐八年，英國侵畧中國，清廷派親王僧格林沁（蒙古人）帶兵抗敵，防守天津一帶海口。僧王慕郭嵩燾大名，請郭當他的師爺。僧王恃蒙古騎兵之勇，擬撤北塘防備，使英人得上岸，乃包圍而殲滅之。嵩燾則認此為非常失策，與僧王力爭，僧王武人不知兵畧，不聽其言，郭乃辭去。果然英兵得登陸後，以其新式後鏜槍，可以連發，僧王的蒙古騎兵，被英軍全部殲滅，清軍大敗，始訂天津條約。其後兩年，又因該約而惹起英法聯軍入北京之役，咸豐帝逃奔熱河，清廷遂結北京城下之盟，不平等條約始成立（鴉片戰爭只失五口，尚非不平等）。如果僧格林沁聽郭嵩燾的話，不讓英軍登陸，何致於此！而郭的見識，後來更為人所尊重。

同治改元，湘人益被重用，郭嵩燾任蘇松糧儲道，升兩淮鹽運使，這是非常好賺錢的肥缺，而郭以國家為重，時太平天國與捻匪猖獗，軍餉需欵甚巨，大都仰給於淮鹽；嵩燾躬自掣驗，乃配各營。提督李世忠本係降賊，擁有大軍，私自行鹽，別人對他毫無辦法，而嵩燾竟遣人逮捕他。這時湘軍已攻抵南京城下，李世忠不敢對嵩燾無禮，鹽乃大事行銷。同治二年署廣東巡撫，太平軍犯粵，與總督瑞麟遣將防邊，進入詔安城，殺賊數千人，軍威稍振。同治三年，南京克復，清廷從前在各省設局抽釐金，係籌軍餉，軍事告終後，即有人主張撤釐以便民，嵩燾上疏陳述利害，釐局便未裁撤。其後數十年間，國家財政賴以維持。否則中國將更窮，或不能立國，也大有可能的。

的生活更有特殊風格，有時偉大的創造智慧，就很可能從那個層次冒出來。要是作爲一個知識青年，完全缺乏生命內層的抱負上的層次，就算他的努力爭取到幾個博士銜頭，也沒法使他從庸俗中冒出頭來。

我們如果以爲二十世紀的太多變化，等於加快了十九世紀的死亡。將來二十一世紀比二十世紀的變化更快，會使二十世紀死亡得更快。那是一種悲觀的看法。其實多少形式的變，並不一定是本質的變。譬如有些新興國家，國內文盲仍佔大多數，這個國家，即使接受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投票選舉形式，那投票只是一種形式，沒有經過足夠的民主教育，投票的形式不會炮製出一個眞正民主政體。反而那個欠缺實質的民主方式，會被野心家利用作爲煽風點火的手段。由此可見任何形式必須有另一層次的實質眞正形成，才能造成可靠的形式，國家政體如此，個人也如此。知識必須與不變的信仰結合，才能發揮出知識的光芒。知識分子何以忽然成爲投機者，說穿了就因爲他心靈內層缺乏一個不變的信仰層次。一個大智慧者，能成爲一個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對未來的變化能作出可靠性的預測，那並不是那些智者腦中有第六感覺，而是因爲他能抓到不變的實質，不容易爲形式的變眩惑的緣故。

不過話說回來，對於朋友談論中的知識青年，筆者並不輕易對他失敗，想像中當他學成之後，獲到了專業地位，找到了一份理想職業，到那時他可能忽然感到若有失敗，於是多年前他所熱愛的中國文化才從他的生命內層冒出來，塡補那份內心的缺憾，

的詩歌；而屈原的楚辭，則是對黑暗統治諷刺得好，對人民的苦難予以同情。杜甫的詩比較接近現實，但其中的一些也表現了個人的失意。

古代詩和近代詩的缺點，是很少表現人民力量和以故事詩的體裁出現。「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只是出色的兩篇，除此，多半是抒情詩。抒情詩構成了中國詩歌的一個特色，也是珍貴的文化遺產。

不過，現代詩由於政治環境和文化環境的局限，使中國詩壇很少能看

陽成立有一個日僑管理處，處長一職就是二四七師副師長李修業將軍擔任，一些主要的工作幹部，也是由師長選派支援的。

遣送日僑全是用船隻輸運，按地區編組編梯次，我們每天都有接觸日本人的機會，就以擔任哨兵來說：通過哨兵崗位時，一定要檢查他們的身份證，詢問他們何來何往，有什麼事？遇有可疑的跡象，還得進一步談話，爲的是當時有些日本僑民，被共黨威迫利誘作破壞性的活動，這樣一來，我們不懂些少日本話，事事要找人翻譯，就諸多不便了。因此，在進駐瀋陽的初期，同學們向老百姓學講日本話成了一時的風氣，一頭半個月來，幾句應酬式的日語，多能順口而出，勉強應代，給與日僑的服務工作，方便得多了，也給與日本僑民更深的感受！



風水先生

雨佳

多年前看到一家大酒樓前面，有兩個大報攤，後來兩個報攤變成一個，近來該酒樓再經過大事裝飾，大門前加上一些猛獸型的圖案，那個報攤只縮成一小部份。有一個街坊告訴我：這是一個風水先生的主意。一時禁不住冒出一句話：「這個風水先生應該拉去槍斃。」這句話是少年時聽過父親說的，他是個醫生，有一天出診去看一個青年的肺病，發現那是一間環境不錯的大屋，東面與南面都沒有窗，只有幾個由玻璃瓦做的天窗透光線，房屋主人說：那是風水先生指示的，因爲東面與南面對正一間古寺，古寺屋頂的飛簷角像飛箭那樣射過來，所以不宜開窗。父親對這個解釋大罵：「這個風水先生應該槍斃。」

迷信與創造，可以看成意識上的對立體，迷信的人創造性一定脆弱，創造性強的人一定不迷信，做爲一個人，所以與其他動物不同，就是因爲人是具有想像力的，想像力走進創造力中遭受阻抑時，心中便有很疑懼，因此最好是接受一些迷信的解說來渲洩一下內心的阻抑之情。有時聽到某些大導演開鏡之日，燒豬拜神，率大小明星三跪九叩如儀。心中總認爲這部作品，大多數是連抨擊也不配的東西了。

在少有競爭的古老時代的商業社會，一個商人創業之後，這家店可以傳了幾代都依然無恙，在那守業的世代中，做老板的，幾乎沒有利用創造精神的地方，因此便大搞迷信來作心靈慰解工作，甚至自己家中先人的墳墓，也得挖來挖去，家中被敬爲上賓的便是那害人不淺的風水先生。

除了人之外，所有動物與植物都是按照物質的生長程序默默地生長到枯萎，只有人的精神力量必須是超越生理程序而不斷直線前進的，當那前進的精神路向被阻抑時，這個人心中便出現心亂如麻，疑心給人陷害，疑心受人整蠱，沒有人可疑時便疑心風水不好，或有妖魔作祟，這種人如果要他心安理得，接受迷信觀念，每隔幾天到黃大仙廟去叩幾個響頭，燒些冥鏹之類。可能會好一點。（因爲黃大仙是赤松子，史記上說的張良的老師）否則他必是一個有創造性的人，不斷創造，不然便是有信仰之人，爲信仰而奉獻自己，其實眞正的信仰，它與創造涵義是結合一致的。

一個人如果缺乏創造性，沒有任何信仰，也不迷信，每天只過公式生活，這個人不是一直與大小毛病作伴，也是生活得不十分愉快的。問題是精神不屬於生理的，精神沒有前進去路就會出岔子，就會活得不耐煩。

作爲香港式的酒樓茶樓門口的報攤，應該是顧客心理上第一道活的廣告，門口沒報攤或報攤冷清清的感覺，在茶客心理上，那家酒樓生意可能是不理想的或是太名貴的。所以說，在此地講風水，最有力的風水效力應該是心理因素而不是風水先生談的風水。當然也可以懷疑這家茶樓可能受到競爭同業作弄使風水先生教那老板撤去報攤，可不失爲「絕招」之一。

民族情操的轉變

霍雲霄

聽一位朋友談起一位到外國讀書回香港渡假的世侄，這位朋友也是他的世侄的中學教師之一。他與世侄經過幾次聚會之後，談起這位世侄二年來的轉變，有點淡淡的感慨。他說：二年前這位青年對自己的國家文化非常熱愛，有熾熱的民族情操感，很自負，但這一回見到他，他已經成爲另一個人，談起那邊的一切，只是生活如何，物價如何，人情如何，這位青年專修的是科學，不過他也不喜歡談學業方面的事，彷彿處處在炫耀他過的是物質文明的生活，朋友說：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一個青年只顧炫耀他對現代化物質文明生活的感受，等到幾年過後他所炫耀的都成爲過去之後，他還存在什麼呢？

當然，我不能以朋友印象中的世侄作爲這一個時代青年中的代表性人物。但你不得不承認這個青年是典型人物之一。當物質文明偏重於形式的不斷轉變時，青年人的注意力便集中到時時變化的形式表層去，他們的精力在被吸引住的表層上燃燒，那些只爭朝夕的競爭，雖然有不少是很有意義的，也有很多只是時髦的玩意，他抓住的東西很多是很快會失掉時間性的，屆時他生命內層的意義感覺自然而然會漸漸淡退的。想像中一個理想的知識青年，他的生命中至少應該有兩個層次，一個是適應生存時代的層次，也努力讀書，是爲了爭取一個專

到那時他如重新成爲一位熱愛中國文化者，他所表現的可能比少年時代的熱愛更成熟，更充實。這種故事在我們上一代海外學人之中已經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除非是中國固有文化本來沒有什麼實質才容易使下一代海外的知識分子忘掉它。但事實並不如此，我們的文化，經過這一個科學時代的洗煉，深信將來更會光芒萬丈，在文化世界中獲致重要地位的。

落沒的詩談

柳葉綠

說到現代的中國詩，確實叫人心疼。現代作家都注重了小說和散文的創作，然而詩就只是詩人「副業」。

中國詩歌語言的要求是精煉和簡潔，一方面詩人把事物溶化在感情裏，另方面又把感情溶化在詩裏。我們常常看到一些好詩，往往主題明確，內容具有社會意義，而詩的語言不是高度的含蓄，就是深度的抒情。在現時代裏，有些詩的內容是很具體的，但有些詩就只不過

到好詩。大陸有些好詩，但大都是「牛鬼蛇神」的產品，如「王季與李香香」等。台灣也有些好詩，但我看到的只有王祿松的一本。其他的一般詩人的詩，不管是「大詩人」或是「小詩人」的作品，可以說不是詩，或是絕大部份是垃圾。「不是詩的詩」，缺點最主要的是現代派、象徵派和抽象派的詩，這根本就跟詩的傳統和現實生活脫離。其次才是大陸歌功頌德派的詩，注重政治題材和口號化，沒有什麼價值。

雖然不聞名的台灣詩人，作品也有好詩，但產品不多，要作集體性的嚴格的選擇，才能歸入歷史。說到香港，環境自由但處境不良，在香港寫詩，詩人無以爲生。香港的雜誌和報紙都很少刊登詩，個人出版的詩集也不見有什麼水準。特別是年輕一代寫的中國詩，簡直就是西方詩，充滿了漂渺和晦澀的感情，而且語法不合，形式極端浪漫，連篇無病呻吟。連號稱能掌握中國語言規律的「右翼詩人」，他們的作品也常見不通之至。

這些，都是現代中國詩歌的毛病，萬里長征還沒有開始。不過，香港「詩人」已到了需要掀起一場詩歌革命的時候了，無情的歷史不能再有觀望和等待的想法，相信風暴一經吹起來，便始終都有成就的。

進駐瀋陽城

寒梅

隨着任務的推進，部隊浩浩蕩蕩的開入瀋陽，而且接收了瀋陽城防的防務。

部隊進駐的那一天，爲了鼓舞瀋陽的民心，安定民心，堅定民間的信心，部隊會在瀋陽市區大遊行一週，還舉行盛大的集會。數以百萬計的瀋陽市民，勝利重回政府的懷抱後，第一次見到精銳國軍的強大行列，威武的軍容，優良的裝備，全市一片歡騰，年長一輩父老，興奮得喜極而泣！

東北父老在日本統治下，過着非人的生活，對日本軍閥眞是痛深惡絕，就連小朋友見到日本人，也找機會報仇！

當時日本的僑民及戰俘還有許多待命遣返，部隊在南門守防時，就是住在日僑的住宅區。他們爲了生活，除了變賣一些衣物度日外，也還有經常食品的小販。每天早上，有的日本小販提着一些糖餅食品上街市時，瀋陽的小朋友就三五成羣的走上前去，用碎石泥沙撒上去，作爲報仇雪恨。日本人可能在中國人面前感到自卑自疚，卻不敢反抗，而且還連連叩頭求饒，同學們爲貫徹政府以德報怨的政策，對日本僑民經常加以照顧，遇見小朋友對日本僑民採取報復行動時，一定加以勸止，而且說明侵華暴行是日本軍閥之過，日本的老百姓大部分是無辜的，[illegible]

然赴任麼？「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試問這可是一個只顧「奔亡」的人的口氣？

我以爲李白「一生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不懂得「摧眉折腰事權貴」，致被唐玄宗遣還。君不見「兩個紅太陽」作者郭沫若乎？他現在飛黃騰達，功德比太監李蓮英還盛，可以死而無憾矣！

郭沫若又說：「（李白）做了一些歌頌宮廷生活的詩，如『淸平調詞』三首，『宮中行樂詞』八首……杜甫所稱爲『淸新』、『俊逸』的，大概就是以這些作品爲代表？」不知郭沫若根據什麼來猜測杜甫的意思？

杜甫稱讚李白說：「淸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在「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裏，杜甫更淸楚地說明了他拿李白跟鮑照比較的原因：「坐中薛華能醉歌，歌詞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李白和鮑照相似的地方，就是他們都擅長寫七言歌行，風格奇雄俊逸，如五丁開山。請先看鮑照的「擬行路難」罷：「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𨁦（足旁）垂羽翼……」

請再看李白的「行路難」罷：

「金樽淸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鮑照作有「代門有卓馬客行」，「代結客少年場行」，「代夜坐吟」等詩篇，李白也作有「門有卓馬客行」，「結客少年場行」，「夜坐吟」等詩篇，內容與鮑照的作品大致相似，並沒有「歌頌宮廷生活」。我們只要唸過上面這幾首詩，便可以知道杜甫「俊逸鮑參軍」一語的着眼點何在。誰知郭沫若卻獨具隻眼！寫到這裏，我實在不想再在郭沫若身上浪費筆墨了。反正郭大文豪連「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一語出自何處也不知道，竟然說它出自「廬山謠」，（見「李白與杜甫」第五十頁），我縱使和他繼續談下去，他也未必聽得懂。當然，郭老可以拿自己的人格證明「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這話對他特別陌生，故此這個錯誤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此骯髒的一個人，配談李白麼？

的標準不過是從做事做人方面表現，只從談話的富幽默感方面表現。像阿添與住院牧師的頂撞，充份表現出小人物的聰明。

電影通過由喬宏飾演的大鬍子瘋人，胸前掛着一個大包袱，說瘋話時叫出「公主」的名字，接下去先是阿添發現瘋子包袱中藏有一件不完整的古玩破片，該古玩如找到完整，重新接合起來，可值三百萬元，電影已暗示這個瘋子所以發瘋的原因。並加上兩段戲，一段是院長爲了測驗瘋子的復元程度而舉行一個瘋人賣拍會，李雪雁想套出瘋子說出古瓶破片的來源，反被大瘋子騙去四十元。接着是大瘋子將阿添與李雪雁騙到獅子山去鑽幾個山洞尋寶，這一連串古怪偵探情節中都隱含一些象徵性的意義。它說明了瘋人院中的人，都是受到發財迷夢迫成的。因此即管這齣電影形式上是喜劇，在本質上它是悲劇，這種電影風格亦正是差利卓別靈的喜劇風格。

雖然「天」片並不算是十全十美的電影，它有反映現實之處，但觸及現實層面仍是很淺的。最難得的是許氏兄弟這對喜劇拍檔，許冠文是面懵心精型，許冠傑是面精心懵型，但他們並不走入硬滑稽格局，也不作過

「癡……」及「大獨裁者」

林巽

祥式喜劇繼承過來的。許氏兄弟的喜劇在塑造角色方面，仍保持李翰祥式現實形象。

差利卓別靈的「大獨裁者」是差利選出他八部作品重印發行的作品之一，在本港已映過的有「摩登時代」及「城市風光」。「大獨裁者」第三部，也是差利抱着殉道精神的作品。因爲「大」片拍攝時正是希特勒席捲歐洲的一九四一年，在電影拍攝過程，受到納粹地下分子恫嚇。「大」片當時只能在美洲公映，「大」片電影故事雖然是寫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在歐洲胡作妄爲的故事，但電影最後通過差利一篇演辭，已完全成爲反極權主義的電影，筆者存有一些差利在「大」片首映前招待記者時的談話資料，他說：「我希望我這片子，能運進各極權國家去公映，事實上，各國如確保證其將公開放映，我情願把該片拷貝免費贈送。」

差利因名氣太大了，所以，當年因爲不願入籍美國而被美國政府迫他離開美國時，共產黨人立即將他視爲同路人。但他的「大獨裁者」的最後一篇演辭，如：「……人類的憎恨將消除，暴君將死，彼等取自人羣的權力將還於人羣。人類不毀滅，則自由不消萎……兵士們！別要讓這等殘暴的，輕蔑你們，奴役你們，管制你們底生命的人，告訴你們怎樣做，怎樣思索，怎樣感悟。誰教練你們，限制你們的飲食，待你們如畜牲，用你們如大砲之芻秣……。」

因而曾經遭受左派影評人評擊說：「他只是小丑，他應該用道具而不應該用理念。」

「大」片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爲背景，藉着一個曾經替德國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猶太理髮匠，在希特勒掌權後被連串迫害，差利在電影中分飾大獨裁者與理髮匠，因爲兩大模樣很相像，在一次敵人突擊中領袖失踪，納粹人錯誤地將猶太理髮匠認作他們的領袖，擁他上台向士兵與民眾訓話，差利便通過那一次做假暴君的錯誤，乘機表達自己的反極權理念。「大」片雖然由頭到尾，給觀眾帶出多少笑料，但那笑聲背後，我們知道那是人類會經發生的大悲劇，有幾千萬人在那幕悲劇中喪生，差利表示，他所以用喜劇拍「大獨裁者」就因爲感到所有大獨裁者，從來都沒有人敢與他開玩笑，我特別要叫世人嘲笑他。

今日坐在重映觀眾席上，看到觀眾的狂熱反應，與二十年前在本港公映時一樣的狂熱，由此證明偉大的電影是沒有時間性的，因爲人道主義與理性主義是與生命結合永遠不變的眞理。



評郭沫若談李白

青冥

我老早就想拜讀郭沫若的大作「李白與杜甫」，可是總抽不出時間。今天，我「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浪費了幾個鐘頭，把「關於李白」的一節看完了。如果郭書標明「一字千金」，我必定會寫一篇長文恭維它，可惜該書的卷首只是誠惶誠恐地印了兩段毛語錄；如果一個字也不寫，我又想怕辜負了郭老的心血，因此決定寫一篇短評，掛一漏萬，在所不免，希望讀者原諒。

李白有詩說：「剗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郭老用了兩頁紙來「解釋」這首詩，由於篇幅關係，我只好把他的高見摘錄下來：「這好像是爲了能多喝些酒而要『剗卻君山』……如果眞是這樣，那眞可以說是酒後狂言了……（其實）唐時就有人闢湖作墟以事屯墾……他要『剗卻君山』以鋪平湘水……要更加擴大耕地面積……這樣的揣想，和詩中的『酒』和『秋』是不是有聯繫？有！……秋是收成的季節……酒在古代是專用稻粱釀成的；要有稻粱的大豐收，然後才能有巴陵的無限酒……（故此）李白曾經說過『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李白『剗卻君山』的動機和目的，應該說才是眞正爲了人民。」

郭沫若雖然「樂於肯定李白要『剗卻君山』是從農事上着想」，李白死後有知，未必領他的情。李白曾經說：「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邱台。」這和「巴陵無限酒」一語，不是異曲同工嗎？難道李白希望漢水「變作春酒」，也是「從農業上着想」？李白在「襄陽歌」裏說：「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這大概和「擴大耕地面積」無關罷？

「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二語，出自「秋

學家才能夠把它和「秋收的歡樂」拉在一起。可是李白雖然「眞正爲了人民」，有時也想「破壞農業生產」，作一些悲秋的詩篇，不知郭沫若有沒有留心到這一點？李白在「秋夕旅懷」一詩裏說：「涼風度秋海……泣下誰能揮？」在「江上秋懷」裏，李白更明顯地表現了他的「反動意識」：「山蟬號枯桑，始復知天秋……惻愴心自悲，潺湲淚難收。」他不但沒有感到「秋收的歡樂」，還流下「資產階級」的眼淚，眞是豈有此理！

李白曾經說：「誰道此水廣？狹如一疋練。」又說：「人道橫江好，儂道橫江惡！」這些詩句，和「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一樣，都是抱着「唱反調」的心情寫的，與「稻粱的大豐收」何干？

郭沫若對李白「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一詩，也別有一番見解。在這首詩裏，李白說自己很早便發覺安祿山包藏禍心，可惜沒有機會向皇帝進言。他嘆息道：「心知不得語，卻欲棲蓬瀛……樂毅儻再生，於今亦奔亡。」郭沫若針對這幾句話說：「『心知不得語，卻欲棲蓬瀛』，這裏面包含有自我批評。用了一個『卻』字，那就等於說：在國難臨頭時候公然還想遊仙避世，是不應該的……『奔亡』也同樣不應該。」

郭沫若對「卻」字的解釋，眞是妙絕古今。我從前只懂得「卻」字可作連接詞用，卻不知道它有這麼深的含義。李商隱在「夜雨寄北」一詩裏說：「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這個「卻」字必定「包含有自我批評」。

李白在「送薛九被讒去魯」一詩裏，稱讚平原君說：「蛾眉笑躄者，賓家去平原。卻斬美人首，三千還駿奔……賢哉四公子，撫掌黃泉裏。」李白認爲平原君應該將那個美女殺死，因爲她嘲笑一位跛腳的食客，令到門下三千個賓客鄉感到不滿，離趙他去。在這裏，李白也用了一個「卻」字，難道他要「批評」「賢哉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麼？

郭沫若又說：「安祿山叛變時，（李白）正採取了『奔亡』的道路，應該說是李白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錯誤。」請問郭沫若是否要李白一個人跑去和安祿山拚命？其實安祿山之亂一起，李白便寫了兩首詩給宰相張鎬說：「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

談「天…」

執筆寫本文時是學生暑期剩下不到一個禮拜了。這個暑假不論是新片或舊片，都有不少值得一談的。筆者在本期特別選出許氏兄弟的「天才與白痴」與差利卓別靈的「大獨裁者」來分析。「天」片難能可貴的是既不色情，也不暴力，又沒強烈的煽用作用，但也不是白開水電影，至少它有點哲學味，如果編導沒有才華，拍這類電影在本港首映能收五六十萬已屬難能可貴，但按筆者寫本文時映到第五天據說已收了二百餘萬。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的確是一個奇蹟，並且承認電影事業是沒有長久的權威的，新的一代永遠比舊的一代有辦法，沒有什麼比拑制新人冒出頭罪孽深重。至於「大獨裁者」是差利卓別靈曾經冒着歷史逆流拍出來的偉大電影，「大」片最後一段演辭，可說是差利卓別靈爲人類的平等自由作嚴正的宣言。今日的青年人看了這部電影，至少可以使他們知道偉大的藝術家的本質是什麼。

神病院」的機構，在病院中一個醫院雜工阿添（許冠文），一個醫院功理護士李雪雁（許冠傑）在精神病院中與種種式式不同精神病人相處中發生的故事，那並不是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是即興性的片斷。不過電影並不利用瘋子做培襯，而是要瘋子演戲。無疑地世界上二大場合，監獄中的犯人，瘋人院的瘋子都不是生下來就是的，他們都是現實社會上的失敗者，所不同者，監獄中的犯人是佯狂，瘋人院的瘋子是眞瘋。一般說來，瘋

油田生產建設迅速向前發展，使開發十幾年的油區出現了新面貌，新油田打出了新水平。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八年，大慶原油產量以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三十一的速度持續躍進。……大慶油田的開發，依靠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慶油田的發展，也是依靠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這是我們體會最深的一點……。以「鐵人」王進喜同志爲代表的大慶工人、幹部和技術人員，豪邁地提出：『不靠外國油，不走洋人路，自己動手建油田！』……前幾年，……有的同志曾經認爲，大慶生產連年超額完成國家計劃，成績很大，現在可以鬆口氣了。有人還舉出這樣的『論據』，說什麼油田穩產高產已經這些年了，按照石油生產的規律，往後產量只會遞減，再大幅度增產是不可能的。由於存在這種錯誤思想，曾經在一段時間內，使油田地下的一些矛盾沒有能夠及時得到解決，生產一度出現被動局面。……工人羣眾說：過去開發大慶，靠的是『兩論』起家，今天發展大慶，更要認眞讀馬列的書和毛主席的書，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指導自己的行動。……」（見一九七四年第十期「紅旗」）

從這篇「紅旗」文章的摘錄裏，首先我們看到是強調了「馬列毛」著作的研究與閱讀。也可以說是要把「馬、列、毛」做成「紅」的唯一標準。不許在思想意識中有其他的意識。這不啻是把剝削的事實，用理論美化起來。不過，目前的杭州工廠工人的造反，已經突破了這一思想蒙蔽的烟霧。

其次是指出了工人們或羣眾中間的不同思想的反映，這方面，除了思想矛盾之外，還有工作上實際的矛盾存在，例如分配問題，工資問題、生活問題、消遣問題等都是。最使人不解的是勸工人用「無產階級世界觀」來看工作，但是，所有生產力所生產的產品歸給誰呢？這「有產階級」一定該是中共了。

再次，總是以「鐵人」王進喜來做榜樣，來做模範，來做樣板。可是，王進喜這一模範，似乎只是在情感上掀起排外，因民族排外心理來轉移或壓抑工人的不滿、不平心理。最後，我們可以看出：在「工業學大慶」的文章中，強調了如何增產，如何自力，如何艱苦，但總不涉及如何改變工人的生活，工人是人，不是生產工具啊！這方面就可以看出中共的眞面目了。

因此，我們不能輕視大陸工人的造反潮。

原因之一是：大陸的中國人和我們都是一樣的中國人，姑無論他們從事什麼行業。但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當然希望國家強、民族榮，然而，最重要的則是中國老百姓要生活得好，生活得有意義，生活得有前途。

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以黨的意旨爲意旨，老百姓生活得不能說好；同時，老百姓的生活意義，似乎完全被中共的所希望之意義所支配和決定了的；至於說大陸上老百姓生活的前途是什麼，我覺得只有一句話可以總結，那便是沒有老百姓自己的前途！在這裏，可以用「逃港」青年的具體行動來答覆。

無怪乎在反對中共的大陸青年的「敢有歌吟動地哀」的中國青年詩文選中，就有着這樣的一首動人的詩：

太陽在上！
毒河，渾濁的爛泥水，
遍體閃光，
沉重地滾流。
——瞧呀，我那一條船，
正坐着浪尖顛波，
任意飄遊。
——哦，是呀！水上有好多的船兒在無主地動蕩，
水淹泥塗，狼傖不堪，
不知道，
你到底指的那一條？
——哪！我的船兒！我任由它，
任由它和別的船兒擠擠攘攘，
吃飽泥水也好；
打轉落水渦也好；
跟船兒碰翻也好；
或者，隨波直下都好！
我任由它！由它經過種種滋味。
但我的船兒，
毒河面上的船兒，是哪——
它那唯一思想的桅桿，
永遠向上！
永遠向往着光芒熱烈的太陽！

原因之二是：中共所強調的「無產階級專政」，仍是大陸三千萬工人爲主幹的，由於怕形隻影單，以統戰方式來和農民聯結，稱之爲工農聯盟；再以工、農、兵聯結，稱之爲工農兵。無論如何，仍是以工人爲其主幹的。因爲依照馬列毛，工人才是革命的主體。然而，現在大陸上中共以之爲主體的工人，竟起而造反了。可以解釋成爲來自革命主幹的分化；或許更可以解釋成中共所奉行的馬列毛主義的畫皮的拆穿。

用軍隊來鎭壓，或是入駐工廠，或許可以湊一時之效，但爲時不會太長，便會又掀起造反高潮的！

在這裏，我只是覺得：如何中共眞是爲中國的國家、民族而致力的話，馬、列、毛的主義與思想該是揚棄的時候了。否則的話，中共也者，不但不「中」，也不能「共」呢！

我對大陸上中共並沒有什麼厚愛，我只覺得八億的中國老百姓的命運似乎是太可憐了。



認識中國

大陸工人造反不能等閒視之

柳以青

在中共新聞封鎖，輿論壟斷的沒有新聞自由可言的情況下，竟能爆出不少的新聞和消息，可以想見任何一個專制獨裁的政權，在今天的世界裏，很難再「故步自封」和「守口若瓶」了。

這一個時期，有關杭州工廠工人的造反，而中共當局以軍人開入工廠鎮壓的消息，傳了出來，並且也傳了開來，可以說是非同小可的。姑無論目前的情形如何，或許已經由軍人的鎮壓而暫時平息了；或是由於工人們看到了這樣的結局暫時「鳴金收兵」，不再堅持下去了。然而，這一「工人造反」事件仍然不能等閒視之。我們不妨一層層地分析下來。

漫地烽火一起紅

首先，杭州工人的造反消息固然「一炮而紅」，使得生活在海外的人士知道了杭州一地工廠工人的情形。然而，如果我們用邏輯的推理的話說，這杭州一地工廠的情形，與其他各地工廠的情形總是大同小異的，也因此，在大同的水平上，我們可以了解到是在其他各地也都有與杭州工廠工人一般的「客觀條件」，當然也會產生同樣的「造反行動」。所不同者，一是公開了出來；一是沒有公開出來；一是爆發了暴動；一是或許還沒有爆出火花來；一是所處的地區是外人所容易或准許到的地方；一是外人不容易或不准許到的地方。

什麼是大陸上工廠工人的「客觀條件」呢？

現在先從實質上來分析一下。所有的大陸工人，其所有生產力以及其生產品，則都是歸中共的當權派所擁有，更好說，如果站在生產工人的立場來說，他們的勞動力都完全被中共的當權派所剝削了。

中共所常強調的資本主義的剝削工人的不德，那所謂的資本主義乃是屬於不同的個人或財團所剝削的資本主義；然而，中共所強調的「社會主義」也者，只是名異實同的資本主義，而這一類的資本主義乃是「國家資本主義」，或者更好說是共產其名，共產黨其實的「黨化資本家」，一樣的剝削工人，同時剝削更全面、更澈底、更深入。身爲大陸工廠工人的人們，只要知道了名異實同之後，就可以看破了中共的宣傳伎倆的。

其次，何以現在才看破，而不是以前呢？我們可以這麼說，以前，在中共幹部革命的時代，總是以工人當家做主作號召。那時，中共的力量不大，爲了增加他們的力量，做連絡工人，利用工人，也給他們一些利益，現在的情況有了變化，中共黨人個個已經「飛黃騰達」，於是對待工人們的態度大變，也可以說是露出了中共假面具後面的眞精神，因此，工人就不能不造反了。

再次，或許這工人與工人之間，由於「紅」的方向出現了「兩條路線」，這兩條路線，不僅解釋成「資產階級路線」與「無產階級路線」；又可以或許該是解釋成「文革派」與「穩健派」的鬥爭。從這一意義上，那只是囿於把工人放置於一個共同的意識形態內，只是在這共同的「紅」上有了兩條路線之爭而已。

最後，我們不能不提到是生產分配的問題。在經濟作業的分配，無論什麼主義，什麼思想，什麼觀點都會在實際上產生問題的。追究其本質的原因，則必須在物質的分配上，可以滿足人之所以爲人的人性要求。因此，無論什麼主義、思想和觀點，如果能夠更合乎人之所以爲人的人性要求的話，就會得到人們贊成或准許的，否則的話就會有問題的。

中共所強調的馬、列、毛，可以說是對人性是戕害的，而這戕害是由於槍桿子、特務組織和政策上來貫澈的，因此必會掀起普遍的反抗，這反抗之爆發之所以由工廠工人來領先，乃是由於工廠工人有其先覺的敏感性所致。

以上對「客觀條件」的四種分析，可以總括爲：宣傳上的識破；態度上的惡劣，黨內鬪爭的白熱化與反人性措施的反抗。

相信這四方面，該是普遍地籠罩着所有中共統治下的工業部門的工廠的！

一篇典型的「旁證」

這裏，我爲了肯定上述的「客觀條件」的存在，還可以找到很多旁證來支持。不過，這旁證可以說是多如恆河之沙。這裏姑且提出一點來。

如果我們打開中共的報章雜誌，或是扭開收聽大陸的廣播電台，看或聽所有關於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工廠的「實地報導」和「訪問」，他們所表達的是什麼「固定了」的「思想意識」？從這些「固定了的思想意識」宣傳與傳播中，我們就有了堅強的「旁證」了。

中共總是以「工業學大慶」爲號召，現在我們就引用來自「中國共產黨大慶田油委員會」的一篇宣傳文章「樣板」來看一下：

「大慶油田和全國一樣，欣欣向榮，到處是一派大好形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大慶油田廣大職工、家屬，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激烈鬪爭中，認眞讀馬列的書，讀毛主席的書，開展對劉少奇、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批判，進一步提高了識別眞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這一切，推動着

楊么、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等人並列，稱爲農民起義領袖。

中共爲何大力推許「水滸」，主要是它跟中共的發跡有極相似之處：㈠宋江以梁山爲寨；朱毛以井崗山爲基地。均名打土豪劣紳，實打家刼舍。㈡晁蓋利用林冲火併王倫；毛澤東叫彭德懷殺掉王佐、袁文才。㈢宋江與毛澤東都是以裹脅農民造反起家。㈣宋江日夜渴望「招安」，以圖後半世享榮華富貴；毛澤東偪促延安時，勢蹙力薄，與國府妥協，接受「招安」，以圖俟機再起。㈤梁山一百零八好漢，根本沒一個是眞正農民出身。勉強說得上勞動階級的，只有阮小二、小五、小七、解珍、解寶以及經商失敗流浪江湖的石秀。但他們也不是農民，阮氏三雄是漁夫，解氏昆仲是獵戶，石秀是樵夫。其他的盡是統治階級中的沒落者，如宋江、柴進、盧俊義、李應、穆弘、林冲等不是沒落貴族、官僚、豪紳，便是失意軍官、惡霸、訟師。中共的領導高層除陳雲出身工人，向忠發出身划船夫，其他多是出身地主、富農、官僚、軍閥、資本家、小資產階級，如毛澤東出身小米商兼富農家庭，周恩來出身地主階級，朱德本身是小軍閥，劉少奇、鄧小平之流都是出身剝削家庭。此外梁山有不少大小頭目是綠林出身，而中共許多高級頭目也是匪盜出身，著名的是賀龍。

由於中共的成長太像水滸，爲了掩飾自己的醜惡嘴臉，所以硬把水滸說成是歌頌農民起義鬬爭的偉大史篇。並且動員文化打手爲水滸辯護，羣起著文撻伐金聖歎，如鄭振鐸在「水滸全傳序」裏說：「今聖歎之所以要『腰斬』水滸傳，是從他的反動思想出發的，他生在明末，眼見當時李自成所率領的農民起義軍隊的節節勝利，便覺得統治階級對於農民不應以招安爲姑息之計，而以像他們寫的盧俊義夢中的嵇叔夜一樣，採取嚴刑酷法，一網打盡。」又如何心在「水滸研究」中說：「金聖歎的修改水滸傳，有非常荒謬的一點，便是他站在反對農民起義立場，對梁山英雄——尤是宋江——橫加誣蔑。」「作家出版社」編印的「水滸出版說明」更指出「金聖歎是從反對農民起義立場來刪改水滸傳的主要意旨是教人棄惡向善。」

其實，金聖歎刪改水滸的完美性。因爲在百回本七十回後所描寫的宋江，不再是一個英雄好漢，而是一個假仁假義，好弄權術、貪生怕死、渴望招安、不思報仇的奸狡陰險之徒，如七十三回李逵當面罵宋江：「我閒常把你做好漢，你原來卻是畜生！」「你原是酒色之徒，殺了閻婆惜便是小樣，去東京養李師師便是大樣！」金聖歎刪掉它，不但使水滸英雄在讀者心目中留下可敬可愛形象，更顯出水滸是一本完美無瑕的小說。連中共所尊崇的魯迅也說金聖歎批刪水滸傳「字句也小有佳處。」可見中共的批判，全然爲了政治目的，跟文藝批評拉不上一點關係。

砲轟水滸・重點宋江

中共砲轟水滸傳，是在八月廿三日「光明日報」「文學」雙周刊創刊號進行，該刊發表了幾遍評論水滸文章，如：「水滸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近年來水滸評論簡介」，「聚義廳」與「忠義堂」等。這些文章的結論是：

㈠水滸是一部歌頌投降主義的作品。

㈡水滸作者存着階級偏見，對起義農民極盡詆毀和歪曲能事，把一些農民起義英雄醜化得不成樣子，使他們喪失起義農民的反抗性，貼貼服服作皇帝奴才，充份暴露作者階級立場的反動性。

㈢批判以宋江爲首的一伙投降派，多數是混進農民起義隊伍裏的中小地主和失意軍官，指宋江上梁山爲的是撈取向封建統治者討價還價的資本。上山後奪取領導權，推行了澈頭澈尾的投降路線，正是統治階級的忠實奴才。

此次中共批判水滸的矛頭，重點指向宋江，說宋江在思想上宣揚「天命」和「忠君」；在政治上改「聚義廳」爲「忠義堂」，鼓吹「造反有罪」；在組織上，重用地主階級上層人物，排斥農民革命。最後，在起義勝利的情況下，主動投降，並鎭壓方臘起義軍，兩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中共強調說「宋江篡改了農民軍的革命路線，用我們今天的話說，這是搞修正主義。」

現代宋江・非鄧莫屬

宋江搞修正主義，那麼現代宋江是誰呢？我們可從北京汽車製造廠工人文藝評論組所寫的「聚義廳」與「忠義堂」一文中找尋出一點線索：

㈠宋江是混進農民起義隊伍的地主階級代表，他壓根兒就是反對「聚義」主張「忠義」。「聚義」是造反，「忠義」是歸順。聚義的義字，是爲反抗封建統治服務的；忠義的義字，是維護封建帝皇效勞的。「聚」字改爲「忠」字，就把梁山泊的革命路線改變成爲投降主義路線。顯然，這是暗示「現代宋江」是反對左派的造反精神。

㈡「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宋江當權後發的第一號命令，就是把他反感的「聚義廳」改爲他所嚮往的「忠義堂」。這是宋江要「改邪歸正」的一個行動。在宋江看來，「聚義」造反是「邪」，忠義歸順是「正」，一詞之易，把這個投降派的醜惡面目暴露無遺。此段暗示現代宋江攬黨軍政大權一身後，便背叛造反派而投靠穩健派。

㈢逼上梁山以後，他（指宋江）也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闕」，時時懺悔罪過，念念不忘招安。甚至公開表白「我主張招安，要改邪歸正，爲國家臣子」。暗喻現代宋江一上台，主張「解放幹部」，所以大小牛鬼蛇神一個接着一個復出亮相，甚至連羅瑞卿也被「招安」而改邪歸正爲國家臣子了。

㈣宋江寫了一首投降變節的詞，結尾說：「望天王降詔早招安，方心足」，遭李逵等人的強烈反對，這時，宋江竟惡狠狠地要殺掉李逵。「紅旗」文章指出李逵、吳用、阮氏三兄弟不願意投降，堅持了農民革命立場。這顯示造反派反對現代宋江「解放幹部」而遭受強烈打擊。

最後，我們看看施耐庵在水滸第十七回介紹宋江出場時說：「那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爲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環顧北平高層統治集團，只有鄧小平的身型與權力跟宋江相似，這個當代宋江，看來非鄧小平莫屬了。

時事評論

誰是現代宋江？

林定

中共以「光明日報」、「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爲砲台，轟擊我國著名古典小說「水滸傳」。由反映農民起義一貶爲宣揚投降主義，其目的，完全爲了把現代宋江揪出來。這跟去年「批孔」打倒現代孔老二，有異曲同工之妙。宋江黑而矮，是梁山泊當權者，日夜渴望招安。鄧小平也是矮子，集黨軍政大權一身，主張「解放幹部」，鄧一上台，大小牛鬼蛇神無不復出亮相。此次清算「水滸」，鄧小平唔死也一身潺。

據香港八月廿八日法新社電，具有六百年歷史的中國著名小說「水滸傳」，正受到中共官方新聞媒介的批判。這部描寫一百零八名梁山好漢的造反小說，被評擊爲慫恿人民走上「投降主義路線」的「反面教材」。

「人民日報」轉載九月號「紅旗」雜誌批判水滸特輯中的一篇短評：重視對「水滸」的評論，該文特別引述魯迅早年所寫的「評水滸」，說：「一部『水滸』，說得分明：因爲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水滸紅樓．命途多舛

看了這則新聞，不禁喟然長歎，跟它同列於世界文學名著之林的俄國「戰爭與和平」、英國「雙城記」、法國「約翰克里斯朵夫」，以及美國的「飄」，都被其國家視爲本國罕有珍貴文化財富。而我國的「紅樓夢」與「水滸」，卻迭遭中共歪曲、批判。廿年來，可謂「命途多舛」，多災多難。

「紅樓夢」與「水滸」，是我國的偉大文學遺產，具有巨大的藝術感染力，數百年來，給予不同時代不同思想的人，以極高的藝術享受。可是，自大陸變色後，它們遭到空前未有的厄運。特別是「紅樓夢」，最初，中共認爲是一部「頹廢色情」作品，一九五四年清算俞平伯後，一變而爲「反封建

往賈寶玉生活，又批判賈寶玉是腐朽封建貴族墮落生活的寄生蟲，「文革」時遭禁止出售，且被紅衞兵焚燬。直至去年十二月，才在所謂「毛主席」關於「古爲今用」方針指引下，「人民出版社」重新印刷發行。

「水滸」比「紅樓夢」較爲幸運，中共曾對它美化歌頌，譽爲是一部農民起義鬬爭史篇。稱宋江爲農民領袖，說他不但打擊封建勢力，擴大革命影響力，而且促進起義軍的團結。儘管如此，「文革」時還是被禁被焚，去年底才重新印行。可是，不及一年光景，又在所謂「開展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評論，批判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的文藝思想，堅持爲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促進社會主義文學創作的繁榮，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的宗旨下，遭受批判。「水滸」遂變成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壞書，宋江則是一個醜惡而又猙獰的叛徒，出賣農民革命的野心家。共產黨人的文藝批判尺度，其無準則性如此，空前絕後。

在我國小說史上，水滸是第一部用白話文寫的章回小說，此以前，只有說唱平話的口頭文學。水滸的每個出神入化故事，早已在民間廣泛流傳，作者施耐庵運用高度藝術技巧，把這些豐富材料加以綜合整理，使它成爲一部上下連貫，內容多姿多采，情節曲折動人的偉大輝煌文學作品。讀者熱愛它，歷五百多年而不衰。其藝術價值，只有二百年後

水滸是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條好漢，被當時的黑暗社會制度及以高太尉爲首的腐敗官吏，逼上梁山，落草爲寇的「官逼民反」事跡。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性格，不同遭遇，不同出身。他們所生活的社會階層也不同，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官兵盜賊，無所不有。他們儘管對黑暗勢力逆來順受，但最終還是無法生存下去。他們被迫逃脫社會，嘯聚綠林，藏身水澤，作起「替天行道，刼富濟貧」的勾當。這是他們當時唯一出路，並沒有什麼「思想意識」爲指導，進行動搖瓦解封建統治勢力的革命行動。讀者熱愛它，正是由於他們每個人都有被逼迫的遭遇，以及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行爲。因此，雖是殺人放火的流寇，也被讀者同情，並且成爲心目中所崇拜的英雄人物。

水滸中共．本質雷同

中共對水滸傳的評價相當高，把它選爲中學各學年的國文教材，如「王教頭私走延安府」、「魯提轄拳打鎮關西」、「魯智深大鬧五台山」、「林冲雪夜上梁山」、「吳用智取生辰綱」、「景陽岡武松打虎」等。當時中共評價水滸爲：

㈠反映農民起義鬬爭的偉大現實主義作品。

㈡作者站在農民階級立場，同情支持被壓迫者，歌頌農民階級鬬爭，是揭露封建制度下黑暗罪惡的偉大現實主義作家。

㈢把宋江跟陳勝、吳廣、張角、黃巢、方臘、

補天然資源不足的缺陷。東鄰日本即是一個顯明的例證。台灣將躋身世界經濟發達國家的途徑，已經為期不遠矣！

大陸之地大物博天然資源豐富曾為世界所公認，由於缺乏科技知識，且迷信「自力更生」，使其生產與需要脫節，例如大陸鐵礦砂十分充足，而需要的鋼鐵材料仍然仰賴進口。似乎足以說明了，儘管大陸天然資源豐富，未為需要而開發和利用，其埋藏則永遠是埋藏而已矣！

綜合上述大陸之經濟的先天條件，實在優於台灣，由於毛澤東的經濟制度，及人為的因素，造成經濟的落後。而台灣適得其反，雖然先天條件較差，由於政府政策的鼓勵，和人民旺盛的企圖，亦足以彌補其較落的先天條件。

茲列舉台灣與大陸經濟基礎比較如後表，以供參考。

台灣與大陸經濟基礎比較表

項目	台灣A	大陸B	A／B(+)、(-)
土地面積	三六、○○○平方公里	九、五四○、○○○平方公里	A(-)二七○倍
人口數	一、六○○萬人	八○、○○○萬人	A(-)五○倍
天然資源	缺乏	豐富	—

資料來源：(1)台灣土地面積係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編印統計提要。人口數根據上年統計及增長率推計。
(2)大陸土地面積係根據中共統計局編印「偉大的十年」，人口係筆者估計。

台灣與大陸經濟成長之比較

㈠國民所得：台灣在民國四十一年之國民所得，平均每人為一三二美元，至民國六十三年則增至六九七美元，共增長四點五倍。

大陸平均每人所得，在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為四五點二美元，至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則增至一一七美元，其增長幅度僅二點二倍。

從台灣和大陸經濟基礎來比較，雖然先天經濟條件比大陸為差，但經濟發展速度卻較大陸為快，平均額亦較大陸為高。

㈡農業產值：台灣農業產值以民國四十一年為基期一○○，至民國六十三年增至百分之二六四，增長幅度為一點六倍。

大陸之農業產值，同樣以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為基期百分之百，至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為百分之一七五，共增長百分之七五。

以此顯示台灣的農業產量，較大陸增長為高。

㈢工業產值：台灣工業生產指數，以民國四十一年為基期一○○，至民國六十三年則增至百分之一九七六，增長幅度竟高達一九倍左右。而大陸同樣以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為一○○，至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為百分之五四七。

從上述顯示，大陸近年雖有石油工業、電子工業、和機械工業等，誇稱有突出的發展，但是仍然無法趕上台灣工業發展的迅速。

㈣對外貿易：台灣對外貿易輸出入總值，由民國四十一年之三億美元，增至民國六十三年之一二六點二億美元。增長率高達四十倍以上，若各按當年人口平均，前者以八二○萬人計，每人平均三點六美元。後者以一、五九○萬人計，每人平均七九○美元。

大陸對外貿易，於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輸出入總值一八點九億美元，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貿易總額為一三二點九億美元，共增長七倍。若按其當年人口平均，前者以五七、四八二萬人計，每人平均三點二美元。後者以八億人計，每人平均一六點五美元。

台灣與大陸之對外貿易；如按人口平均比較，而台灣較大陸則高達四十八倍。為便於比較並列表如下：

台灣與大陸經濟成長比較表

項目／區別	台灣 民國四十一年	台灣 民國六十三年	台灣 增長率	大陸 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	大陸 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	大陸 增長率
國民所得（平均個人所得）	一三二美元	六九七美元	四．五倍	四五．二美元	一一七美元	二．二倍
農業產值	一○○%	二六四%	一．六倍	一○○%	一七五%	七五%
工業產值	一○○%	一、九七六%	一九倍	一○○%	五四七%	四．四倍
對外貿易	三億美元	一二六．二億美元	四○倍	一八．九億美元	132.9億美元	七倍

資料來源：(1)台灣係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編中華民國統計提要。
(2)大陸係根據中共統計局編「偉大的十年」及筆者根據共情資料統計。

台灣與大陸經濟情況的比較

・錢思園・

大陸天然資源及先天經濟條件均優於台灣，但工農業發展速率卻遠比不上台灣，工農產值和對外貿易增長率低落。造成此種落後經濟因素，主要是由於共產主義集體經濟及毛澤東政權人謀不臧所致。

近來國際間有許多非共國家與中共搭訕，有的赴大陸參觀訪問，有的企圖拓展貿易，有的與之建立外交關係，種種情事不一而足。倘如認其地大、物博、人多，就是貿易的好市場，和與之接觸在經濟上、政治上，拾得一些牙慧，以及建交後則將避免被赤化，這些結果，恐將大失所望的。

現在我們從其零零星星的透露，和前後不符的矛盾宣傳，以及來自國內外的文書資料等，整理分析先後貫穿亦可窺其經濟梗概，爲便於說明特舉以國際熟知的台灣經濟與大陸比較，其結果以供辨別，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經濟制度，與共產主義集體經濟制度，孰優孰劣。

台灣與大陸經濟基礎之比較

經濟的三大要素：土地、人口、天然資源，缺一不可。但是近來因科學技術的發達，與人類智慧的昇華，以及激發競爭的經濟制度，卻又開創了經濟的新要素，啓發了人類經濟生活的新動力，從台灣經濟發展的情事，證實了這項新的論據。如果僅憑地大、物博、人多，忽視科技以自力更生無知的顢頇政策，和奴役壓搾的經濟制度，雖然經過二十六年的時間，在經濟上依然無法改變落後的面貌，人民生活不僅未能改善，越法陷於半饑餓狀態之中，大陸的經濟情況就是如此。試就台灣與大陸經濟基礎有很大的不同，其經濟發展的結果卻有相反的成就，例如：

㈠在土地面積方面：台灣的土地面積僅有三萬六千餘平方公里，山高流短，可耕面積有限，憑科技的改良與氣候的適宜，農作大都一年兩改或三收，故台灣生產之稻米，足敷民食外且有餘糧可供輸出，農村副業發達，洋菇、蘆筍、鳳梨、香蕉等，皆是大量外銷的產品。台灣居民不僅豐衣足食，且有餘力從事國防與民主的建設。

大陸的土地面積按中共政權目前所統治的，約九百五十餘萬平方公里，比台灣約大二百七十倍。蓋毛澤東過份重視政治，忽視人民生活，自人民公社成立後，農村生產資料，和生產、分配，全部由人民公社掌握，美其名謂集體經濟，農民常年的勞動，不能支配勞動的成果。除批評檢討別無激勵的方法，消極、怠工是無言的反抗，因之糧食產量無法提高，人口的增殖率亦無法劇減。故自第一個五年計劃終了後，人民基本口糧的定量逐年減少，同時每年需進口數百萬噸糧食，以彌補民食的不足。如此看來儘管大陸土地面積廣大，由於生產的意願消極，卻不能與台灣比擬。

㈡在人口方面：台灣的人口數截至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六月底，將達一千六百萬人，其中農業人口雖佔百分之四十八，由於農村副業發達，亦工亦商者則比比皆是，最習見者爲農忙時在田間工作，農閒時到工廠工作。故農民收入相當可觀，生活水準普遍提高。

大陸人口數中共雖未公開發表，但從零星的資料中推計，最保守統計亦在八億以上，據西方人的估計至一九七五年底均達八億五千萬至九億之間，姑且八億人計算，比台灣一千六百萬居民，恰好多達五十倍。而這眾多的人口，非但未能與毛澤東帶來經濟利益，且爲供應生活資料，每年需數億外滙進口糧食。每年辛勤經營的經濟成長，卻爲人口增殖而冲銷了。故大陸的人口眾多，反爲其經濟的負擔。

㈢在天然資源方面：台灣係海島型的經濟形態，土地面積有限，天然資源缺乏，工業原料大都依靠進口，其經濟基礎遠非與大陸可比。但是由政府賢明的措施和人民創業精神的旺盛，從建立輕工業和外銷工業起始，再逐漸發展精密工業和重化工業，從近十餘年來發展的情勢觀察，運用適宜亦可彌

水滸傳「

生的領導，由於全國軍民的擁護，由於其他集團與其他黨派的協力，就使得日本帝國主義滅亡全中國的侵畧步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民族的反抗。去年七月七日的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全中國就在民族領袖與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之下，發出了神聖的正義的砲聲，全中國形成了一個空前的抗日大團結……。」

毛澤東報告「抗戰十五個月的總結」，一再引用蔣委員長的意見作為他論斷的根據，他說：

「蔣委員長在去年雙十節即明白指出『此次抗戰，非一年半載可了，必經非常之困苦與艱難始可獲得最後勝利。』……所有這些都指出：抗日戰爭是長期的，不是短期的，戰畧方針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關於「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毛澤東特別強調「國民黨有光明的前途」他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的，而兩黨中以國民黨為第一大黨，抗戰的發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國民黨有它光榮的歷史，主要的是推翻滿淸，建立民國，反對袁世凱，建立過聯俄、聯共、工農政策，舉行了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領導着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有廣大忠忱愛國的黨員，所有這些，都是國人不可忽視的，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

「抗日戰爭的進行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幹的地位。十五個月來，全國各個抗日黨派都有進步，國民黨的進步也是顯著的。它召集了臨時代表大會，發佈了抗戰建國綱領，召集了國民參政會，開始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承認了各黨各派合法存在與共同抗日建國，實行了某種程度的民主權利，軍事上與政治機構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適合抗日要求等等，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件。只要在堅持抗戰與堅持統一戰線的大前提下，可以預斷，國民黨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仍有不少的人對於國民黨存在着一種不正確的觀察，他們對於國民黨的前途是懷疑的。他們於對國民黨懷疑的問題，就是能否繼抗戰，能否繼不可分離的，我們的意見怎樣呢？我們認為國民黨有光明的前途，根據各種主觀條件，它是能夠繼續抗戰，繼續進步與成為抗日建國的民族聯盟的。在國民黨五十多年的歷史中，每遇大的革命鬪爭時，總是把它自己變為革命民族聯盟的，最顯著而有歷史意義的有兩次……今天是國民黨歷史上第三次變為革命民族聯盟的時機，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必須也可能把自己變為抗日建國的民族聯盟，這一偉大的運動已在開始，承認共產黨與其他黨派的合法存在，承認八路軍加入國民革命軍系統，抗戰建國綱領中明白宣佈：『欲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固有賴於本黨同志之努力，尤須全國人民戮力同心共同負擔』，以及國民參政會的召集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都表示了把它自身變為抗日建國的民族聯盟之開始。現在問題是：共產黨對於國民黨這一擴大組織的運動將取何種態度？贊成還是反對？我們說，我們任何時候都是贊成國民黨把它自己擴大發展為革命民族聯盟的。」

「號召全國嚴重注意敵人、漢奸、親日派在我們內部的挑撥離間，製造不滿，製造分歧，鼓動磨擦之陰謀鬼計。務使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響……所有前述各項緊急任務，有待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黨派推動全民族，在蔣委員長統一領導下，堅決的實行起來，而欲達到此目的，非發展統一戰線中各個黨派的組織力量不可。……沒有問題，統一戰線以國共兩黨為基礎，而兩黨中又以國民黨為主幹，我們承認這個事實。因此，我們是堅決擁護蔣委員長及其領導下之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的，並號召全國一致擁護……。」

毛澤東如此赤誠擁護蔣委員長，比起宋江之「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是不是更進一步。

三、該文說：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是宋江用爭取招安的投降主義路線來代替農民軍革命路線的一個重要步驟。「聚義」含有互相幫助、團結一心、反抗壓迫的意思。歷史上農民起義所進行的許多反抗鬪爭，都是以「聚義」的

這段話尤其是「互相幫助，團結一心」這八個字，與「毛澤東思想」便背道而馳，毛澤東對待一羣大頭目的政策，「五七一工程紀要」說的最清楚：「：他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個，打那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蜜語對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座上客，明天就成了階下囚。從十幾年的歷史看，有那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那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生兒子也被逼瘋。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伏，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反過來看宋江，宋江並沒有辦個任何大頭目的罪，就算對李逵要殺要打，也只是嚇嚇而已，未曾執行過一次。所以這八個字只有毛澤東足以當之。

四、該文又說：他一反過去在梁山寬待被俘的朝廷將官的做法，對俘獲的農民起義隊伍的將領極盡殘殺之能事。

這一點不能不使人想到毛澤東一貫施行的「釋俘」把戲，從在江西時便是如此，但對於共軍及共產黨人，稍有懷疑，立時處死，在瑞金有萬人坑，在陝北被毛澤東下令殺死的共產黨人也有幾萬。這段話與宋江不能沾上邊，因為宋江征方臘之事，乃是虛構，自無從殘殺方臘徒眾，倒是毛澤東殺自己人，凡是高級共幹，人人皆知。總之，這次清算水滸傳事件，就表面着，又是江青裙下好漢搞出來的，目標也許是對周恩來，當然以上所舉四點，周恩來也都沾邊，以此四頂帽子戴在周恩來頭上，不能說戴不上，但是，由於有毛澤東在，責任便應由毛澤東負起，如果在此期間，毛澤東突然死去，則清算浪頭一定會指向毛澤東，成為鞭屍的第一砲。此點，也許非江青一羣男女所能料及了。

岳騫

毛幫清

毛幫的文化鬪爭，最近有一個頗不尋常的現象，便是對水滸傳展開鬪爭。水滸傳就文學觀點言，自是中國一部最偉大的小說，但對毛澤東個人而言，也是毛澤東的「良師益友」，「毛澤東思想」的眞正泉源是來自水滸傳，現在毛尚未死，水滸傳竟受清算，其動機何在？頗費推敲。

此次清算水滸傳發出第一槍的是「光明日報」文學雙周刊第一期，刊出時間是八月二十三日。「光明日報」在毛政權初成立時，原是「民主黨派」的機關報，社長是章伯鈞，總編輯是儲安平。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章、儲均成了大右派，禍延「光明日報」，乃由毛幫接收，作爲「人民日報」的外圍，側重於文化教育方面的消息。「光明日報」有一雙周刊，名「文學遺產」，頗爲有名，以後也曾印過幾本專書。此一副刊取銷已久。

「文革」之初，江青對「人民日報」描不上手，便以「光明日報」爲戰鬪基地，隨着江青勢力的膨漲，「光明日報」的地位也隨之提高，有幾次，「人民日報」要專載「光明日報」的文字。直到現在「光明日報」仍然握在江青手上，因此，這次由江青發難，便特別值得注意了。

這次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文字，題目是「水滸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作者則署名「解放軍某部，劉楨祥、聶敬華」，批評水滸傳而要槍桿子出面，亦不尋常，現在將其中幾個要點提出討論。

一、該文說：「水滸」這部書，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看，是一部歌頌投降主義的作品，它着意宣傳了一支農民起義隊伍是如何向它的死對頭皇帝投降的。

「投降主義是貫穿『水滸』全書的一條主線。它通過對推行投降主義路線的宋江的美化和歌頌，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投降派的藝術典型。它把接受招安作爲農民起義的唯一出路來描寫，從反面向我們揭示了投降主義的可恥下場。讀了這部書，可以使我們從中吸取有益的教訓：認淸什麼是投降派，什麼是投降主義路線，這條路線是怎樣斷送了革命成果，而使革命完全失敗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

算，如果要作反面教材，就是要以水滸投降主義路線作爲典型，揪出了毛幫內部投降主義的代表，在過去所犯的投降錯誤，在目前又進行投降活動，此中代表人物是誰？便是毛澤東。

共黨在江西落草時，雖然受到國軍強大壓力，最後一次圍剿，幾致全軍覆滅。但以秦邦憲（總書記）、周恩來（軍委主席）、李德（第三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人）三人組成的領導中心，還沒有請求政府招安之意。

到了一九三五年元月毛澤東在遵義奪得權力，繼周恩來任「軍委主席」，控制了軍事大權，不再懼於黨內的反對，乃進行投降活動。

毛澤東於民國十年加入國民黨後，被派去湖南工作，當時湖南省黨務領導人，便是覃振，覃毛之間相處得不錯，此時覃振正任司法院副院長，雖然沒有什麼權力，但以黨國元老的身份，講話仍有相當份量。毛澤東就派人到南京請覃振向中央疏通，准許共軍投誠，毛澤東個人則希望能幹上監察院副院長。覃振也曾認眞替毛澤東活動，但國民黨其他巨頭均不願再容共，覃振只好打銷原計劃，向毛澤東派來的人說，你回去告訴潤之，我無能爲力，很抱歉。

但毛澤東投降之念一直不息，到了陝北，勢窮力蹙，亡在旦夕。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由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王稼嗇、彭德懷、賀龍、任弼時、林彪、劉伯承、葉劍英、張雲逸、徐向前、陳昌浩、徐海東、董振堂、羅炳輝、邵式平、郭洪濤等率中國工農紅軍名義上書蔣委員長：

「今日者，綏遠形勢，日趨惡化，前線之守土軍隊爲數甚微，長城抗戰與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車可鑒，天下洶洶，爲公一人，當前大計，只須先生一言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前線，綏遠之國軍力量驟增數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爲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民族唯一之出路也！」同時又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通電全國稱：

「我們現在向全中國人民宣言，全中國主力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現已集中完畢，只要給我們以抗日去路，我們準備立刻開赴晉綏前線，擔任一定的抗日戰線，並願受全體抗日軍最高統率機關之指揮，以抗擊日僞匪軍的進攻，爲保衛晉綏，保衛華北，保衛中國而血戰到底，我們希望南京政府立即承認我們的要求，希望全國人民擁護與贊助我們的要求，我們對於中國人民的最後勝利是有充份信心的！」

以上是毛澤東請降的公開電文，實則在此之前，投降已在秘密進行，蔣故總統「蘇俄在中國」曾記述此事：「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對蘇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問題的解決。我對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作爲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民國二十三年底，五次圍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陳立夫擔當這一政治任務：…：。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發出『停戰議和』通電。隨即周恩來代表中共，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到上海與張冲會商。當時我得到這個報告，對於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一節甚爲懷疑。但據立夫考驗後，知道潘持有他與共產國際通電的密碼，及其來往電報無誤。我認爲此事眞僞虛實，對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問追。潘漢年乃即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政府對中共所提的條件爲下列四點：一、遵奉三民主義；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三、取消『紅軍』，改編爲國軍；四、取銷蘇維埃，改組爲地方政府。」

以後中共投誠，完全根據政府四項提示。從事投誠談判的雖是周恩來、潘漢年，但發蹤指使的則是毛澤東，目前毛幫要淸算投降之罪，究竟毛、周應由何人負責。

二、該文說：「水滸」所宣揚的投降主義路線，首先表現在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個根本問題上。以宋江爲首的一伙投降派，多數是混進農民起義隊伍裏來的中小地主和失意官吏，甚至還有像盧俊義那樣的大地主。

造成的政治秩序混亂和生產秩序混亂，使中共的經濟遭受嚴重的破壞和打擊。去年中共對外貿易的赤字據估計即高達十五億美元之多，如果這種情況繼續惡化下去，必將威脅到中共政權的生存。

中共企圖在今年下半年內解決這些問題，但問題解決得了嗎？這從毛澤東政策路線的偏激性來看，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第一、毛澤東的幹部政策是「排他性」的，他想逐漸奪掉老共幹的權力，把老共幹全淘汰掉，老共幹為了自保，必全力與之周旋，所以權力鬥爭是不會停止的。權力鬥爭不停止，共黨就無法恢復「團結」。各級領導班子的再建問

第二、毛澤東的政策路線的「反人民性」，就決定了人民的反共鬥爭無法平息。例如今年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運動，主要就是壓低人民的生活收入，加強對奴隸勞動的壓榨，所以大陸青年工人，復退軍人的反共鬥爭只能更加激烈，問題是不會解決的。

第三、毛澤東年老體衰，旦夕即將死亡，現在反毛反共人士所以還未發動全面鬥爭，未開展最後一擊者，就是因為大家都在等待毛澤東的死亡。因為毛一死，毛、江「宮廷派」就失去中心，失去靠山，那時必羣雄並起，一場爭奪繼承權的大變現在正在醞釀中。

美國工廠中的毛派分子

雷華山

如果仔細地檢閱中共的革命文獻，報紙、時事評論、傳單與短論，將發現這些革命文獻並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出版的，而宣傳煽動的作者也非毛澤東、周恩來或朱德等人，也許是列寧本人吧！他主張把每一工廠變成為一個戰鬥的堡壘。

這些革命文獻後來產生了作用，目前已成為備忘錄，最近散佈在喬治亞州和密西根州的革命小屋、大本營、同盟及許多小團體的毛派分子，又重新翻印了這些文獻。

這些毛派分子們是無法無天的，他們侵入工會總會，試圖奪取在美國賓夕凡尼亞、紐約及加利福尼亞等州某些主要公司行政領導權。

在毛派幹部的命令下，某些人必須在他們的家中具備武器，最好是獵槍，某些人則須帶小刀、槍、鏈條及短棍，某些人則正好具備了膽大包天的勇氣。

這些文獻讀起來好像他們正準備從洛杉磯到馬德雷山脈或從匹茲堡到鹽城作一次「長征」，如毛澤東在二十年代從江西到延安一樣。

這些青年的毛派分子態度很嚴肅並不兒戲。Floyd (Red) Smith是擁有九十萬會員的「國際機械工人協會」（IAM）的主席，這一協會曾被毛派分子侵犯，他曾告訴IAM數百個地方支部：「遇見共產黨徒最好的辦法是携帶防身武器。」這些機械工人會員最大的集中地是在航空與重機械的工廠。

美國的毛派幹部的戰略激怒了勞工領袖，他們指出「革命」好像是「瘋狂」的行動，但自樹一幟的毛派分子並沒有發瘋，他們很冷靜，並且，常常是有暴力傾向的創造者。

Floyd (Red) Smith也許稱呼他們為「共產黨」，但「革命聯盟」與最近以加利福尼亞為根據地的「十月聯盟」並非通常所見在美國境內聽命於蘇聯的那種共產黨人，毛派的美國青年乃是在印度加爾各答和可倫坡、斯里蘭卡所見到的那些類型的毛派人士。他們是目前蔓延在歐洲的馬列信徒集團中美國籍的相對人物，他們認為共產黨、美國及目前在芝加哥的代表大會的慶典或會議並不比女童軍大會的慶典來得激烈。

舉個眞實尚未為人知的最新的例子來說：「十月聯盟」有全國領袖、地方執行委員會、地區組織者，工廠幹部及「細胞」（Cells）而一本堅實的紀律手冊是創辦「馬克思主義活動學校」的基礎，這本手冊要求工廠加強組織，成為人民的堡壘，而每一個「十月聯盟」的分子必須防衛他們的家。這本手冊說：一枝獵槍是被指定的武器，因為它們是較不受管制，易發射及保養的武器。每一個會員，至少每一位同志必須要有一枝手槍及充足的彈藥。

有許多革命的術語與飾詞使門外漢聽起來好像是冗長的官樣文章，但對毛派人員來說，卻像是斬釘截鐵似的組織上的指令。在工廠裏面的大多數人，有公開的同志，也有隱密的同志，公開的同志能做些什麼？他們怎樣被犧牲，假如被逮捕，他們很容易地會被隱密的小組所代替。你們討論布爾塞維克的組織方法，並舉行小型討論會研究列寧對共產黨同志的著作及馬克思的著作。

當然「十月聯盟」，這個革命的工會頭頭人物與其他的人僅是一羣年青的男女，他們迅速地並傲慢地活動，而少數較大的工會集會及目前少數公司的董事會議，都是沒有防備的，舉例言之，全國勞工聯盟為保護被蘇聯共黨放逐的諾貝爾獎得主及蘇維埃的反對者蘇辛尼津所舉行的晚宴，雖然在此地及紐約大約有兩千名被邀參加此一證言宴會，但此一保護行動卻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若要描述這一羣新的毛派分子激烈的程度如何是很困難的，他們之中大多數最初並非在家庭工作，他們只是不成熟的但有紀律的知識青年，熱衷於侵犯任何羣眾大會，像流星似的飄動飛散來瓦解羣眾大會，奪取工廠的領導權，侵犯立法的會議。

他們是舊日有陰謀的間諜傾向共黨運動的開始，美共目前已經是老的凋謝的旗幟了，但在它褪色以前將有大破壞的行動，歷史也許會重演吧！（譯自七月廿六日美國「人間世」）

中共當前政治運動的重點

項[illegible]

中共今年的政治運動是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名義下進行的。最初是讀一些「馬列主義」和毛澤東的著作，三月間姚文元提出了「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論點，四月間張春橋又指出共幹們「貪污腐化」和「到站下車」的思想，同時姚文元還明確地指出：「缺乏經驗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在前面違法亂紀，老奸巨滑的老資產階級分子在後面出謀策劃，這是當前社會階級鬪爭的主要形式」。這就明白的顯示中共今年政治運動的打擊目標是「新、老資產階級分子」，想要推行的政策是「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而中共當前的主要問題，則是所謂的「新」「老」「資產階級分子」聯合起來從事反對毛、江政權的鬪爭。

所謂「老資產階級分子」，就是反毛的共幹；所謂「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就是反共的羣眾，主要是搞反共的青年工、農、兵（復員退伍軍人爲主），換句話說，反毛的共幹與反共的工、農、兵已經聯合起來從事反毛反共的鬪爭。

中共今年的政治運動，到現在進行已經超過半年以上。從最近中共的幾個典型資料看，它目前集中在下述幾個重點上：

共黨青海省委最近一次擴大會議上，號召要每個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都要從事以下四個方面的鬪爭：

㈠「要認眞學習和實踐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要搞社會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基本原則」。

㈡「要加強各級領導班子的建設」。

㈢「要堅決同資產階級派性作鬪爭」。

㈣「要認眞看書學習，努力改造世界觀」。

㈤最後還要求「促進安定團結」、「千方百計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在共黨安徽省的工作會議上，也提出：

㈠「要把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運動不斷引向深入」。

㈡「進一步搞好領導班子的建設，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堅持無產階級黨性，反對資產階級派性」。

㈢「鼓足革命幹勁，發展革命和生產的大好形勢，充份認識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共黨陝西省委在一次「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經驗交流會」上提出，今年要着重解決這幾個問題：

㈢「堅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㈣「反對各種不正之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㈤「增強無產階級黨性，反對資產階級派性，進一步促進安定團結」。

在最近一次共黨浙江省委工作會議上，也提出如下的號召：

㈠「深入開展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運動」。

㈡「進一步落實安定團結的方針」。

㈢「堅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在共黨江西省委召開的工業會議上，也提出相同的號召：

㈠「進一步貫徹落實毛主席黨中央的各項重要指示」。

㈡「深入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搞好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

㈢「深入批判資產階級派性，堅決同資產階級派性作鬪爭」。

㈣「要進一步落實黨的政策」。

㈤「要加強生產組織工作，搞好生產指揮」。

㈥「要進一步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

甚至在最近召開的福建省「羣眾體育先代會」上，共黨福建省第一書記廖志高也提出：

㈠「別以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公安部門的事，體育部門也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㈡「體育戰線上是不是安定團結了，有沒有資產階級派性的干擾。」

㈢國民經濟是不是搞上去了，都與體育工作有非常重要的關係。

綜合以上這些報導我們可以看出，中共在今年下半年內主要是要解決下列四個問題即：

㈠加強共黨各級領導班子的建設。

㈡反對和打擊所謂「派性」。

㈢促進「安定團結」。

㈣「把生產搞上去」。

從中共今年下半年想要解決的問題，不難看出大陸當前存在問題，就是：

㈠各級領導班子的「不團結」，「老、中、青三結合」內部的矛盾嚴重，鬪爭激烈，結果造成各自爲政，使毛澤東的指示不能原原本本的傳達，不能在基層很好的貫徹。

㈡羣眾反共的暗潮洶湧，尤其是青年工人中各種反共的「派性」組織日益

他們在日本展開工作，倍感困難。

舉個例說，亞東關係協會從上到下，所有人員都是持有普通護照，沒有任何外交官的身份與特權，連汽車的車牌也是普通的，不受優惠待遇。但許多事情卻必須有優惠待遇的先決條件才可以辦到的，克服這些困難並非簡單的事。

就以這次華航復航首班機抵達東京時來說，亞東關係協會人員都能進入管制極嚴的羽田機場停機坪，完成了一次隆重的歡迎禮。不論園在看台上的僑胞及日本人，以及在家裏看電視的，都能目覩縣上國徽的飛機進入日本，徐徐降落，也看到羽田場機內的一片旗海。

這是中共千方百計以求打擊中華民國，使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永遠不能在日本見到。可是，今回失敗了，亞東關係協會打了一次漂亮的勝仗，中共無話可說，他們的抗議，也沒有使日本有所顧慮。

中共使館·形如碉堡

八月十九日亞東關係協會在東京美國俱樂部設酒會介紹應日本產經新聞之邀，爲慶祝蔣總統秘錄連載一週年而訪問日本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秦孝儀、組織工作會主任李煥等與他們見面。酒會上擺設了一匹昂首長嘶的冰雕駿馬，引起與會人士注意。很多日本國會議員打趣的說：我們唯馬首是瞻。因爲他們都被目爲「馬派」的。

反觀中共與日本「建交」後又如何呢？中共對爭取日本非常認眞，因此駐東京大使館也特別講究。據說，這所外表像一座小堡壘的房子，是花了十五億日幣，幾經物色得來的。

這座建築物位於一個小山坡上，背面是懸崖，絕不會有人敢跳下去逃走；兩面是高高的圍牆，正面的鐵柵門，永遠關上一半。門外一條可容兩車並行的小路，沒有岔路，也沒有其他人家的小路。在入口、出口中間一段只有幾十公尺長的路上，便有三個警衛亭。

據說，中共大使館這樣的佈置，並不是恐防受到攻擊，實際是防範自己人投奔自由。按照他們的規定，所有使館人員必須在使館樓上留宿，沒有事不許外出，也不許輕易會客。如要出外，必須三人同行；有人到訪，在客廳中會客，必有人在旁監視。

大陸笑話·流傳漸廣

這是一個眞實的小故事：一家日本百貨公司來了三個穿解放裝的顧客，二男一女，他們到賣毛衫的櫃枱光顧，這售貨員懂得中國話的，但他們不知道。

要買東西的是那女幹部，在談話中，售貨員知道那女幹部最近要被調回大陸，想買件毛衫帶回去。她在左挑右選，結果選中的是一件最樸素、最老實的。包好之後，她想再買一件，但那兩個男的不讓她買，說她已買了自己的定額，不准再買，那女的十分捨不得的快然離開百貨公司。

中共派到日本的「留學生」也有不少，名爲留學，實際卻另有特殊任務，他們經常開會，並要唸毛語錄。

由於他們這種種的表現，中共與日本建交已將近三年，在這一段不短的日子裏，日本民間對中共已越來越加深其認識，日本報紙的改變態度，也因虛假的報導再也騙不過日本民衆，所以，杭州工潮、渡輪相撞等等，在日本報紙上也可看到。

中共爲了對日本統戰，不少日本人在中共宣傳下到大陸「觀光」。但他們往往把所見所聞當笑話般講，因此不少大陸笑話，傳遍日本民間。過去越把中共看得神秘的，知道眞相後便越覺可笑。

觀光大陸·笑話成籮

日本報紙刊登了一位工程師訪問了大陸後歸來所寫的一篇短文。據說，他在中國大陸時，中共招待他去參觀一些機構，他看之後，發現一個特點：民間固然見不到電話，就是在這些機構裏，也極少發見。

一次，他去參觀中共的電訊局，這主管電子通訊的機關，竟然也沒看見電話。最後在局長辦公室內才看到一部，可是，據說這一具電話機是整個電訊局中唯一的一部了。

他又提到在大陸時，乘坐中共飛機，一坐上去就覺得很差勁，在飛行途中，根本沒有招待。機艙內的陳設也破舊不堪，貼了很多標語，和在任何一個地方所乘坐的飛機都有所不同。

最後，每個乘客派了兩枚香蕉，他發覺香蕉已開始腐爛，難已下咽，但共幹要求他一定要吃掉，也只好勉強吃了。

他又被引領去參觀一處民家，生活程度之落後，使他無限感慨。每一家人，只有一盞燈，光度和日本山村裏的公厠所用的燈差不多，昏昏濛濛，稍遠就看不見。更可笑那家民居竟擺了一個電冰箱，但仔細一看，根本就沒有插頭，這不過是擺給外國人看的「道具」而已。

建立友誼·尚需時日

這種報導，過去在日本報紙上看不到的，也沒有日本人會相信。今天，他們卻當笑話來傳播。

不過，中日兩國間在過去的日子裏，實在有太多太多的不愉快，中國人對日本，難有好感，儘管今天日本態度有若干轉變，也難以令中國人對他們存有由衷的友好。由於兩國地緣上的關係，在今天共產黨對亞洲的威脅越來越大之際，使日本不再過份傾向中共，對自由世界是有利的。

八月十五日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投降的日子，日本人稱之爲「終戰紀念日」，今年適逢是三十週年，因此日本特別盛大紀念。

目前日本人口爲一億一千一百一十一萬人，戰後出生的五千四百八十四萬人，即是說，戰後出生的「新生代」只差七十一萬五千人，便佔全國的半數。這些新生代日本人對大戰的事，知的甚少；而日本也有太多保留。像產經新聞「蔣總統秘錄」之類的紀載甚少，因此年青的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中日間的這一段關係。

終戰紀念中的許多書刊，其中有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麥克阿瑟、希特拉、東條英機、吉田茂等，卻沒有一字一圖提及中國。可見，日本人心目中，仍然不重視中國的。



突破中共外交孤立的陰謀
中日實質關係揭開新頁

萬人傑

中華民國與日本雖然斷交，但因復航而進一步建立了實質關係。在突破中共的外交孤立陰謀中，中華民國已勝了一仗。日本人態度的轉變，可從日本報紙的紀載見之。今天，日本報紙對中共不利的消息也經常報導，因此日人對中共實況，也有更多的了解。

中日關係・揭開新頁

自從田中角榮在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後搶先和中共建交，中華民國和日本的外交關係便陷入低潮。中華民國之毅然斷航，使日本朝野忙亂了手腳，在日本國內掀起了強烈反應。田中雖是因為貪污嫌疑下台，但他的對華政策之失敗，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但，中斷了僅僅一年零四個月的中日航線，在八月十日下午五時，一架髹有中華民國國徽的中華航空公司班機在東京羽田機場降落後又告恢復了。

無可否認，這是中華民國和日本實質關係上的一個重要轉變，不單是「復航」那些簡單的一回事。在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中，重新建立實質關係，這是外交上的一個突破。由復航而帶來的其他方面的關係，會接踵而至；其他已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也會循着日本的途徑，同樣和中華民國加強實質的關係。

中日復航給予中共打擊相當大，使得中共和日本的「和約」在無限期的拖延，這對中共當然不利，但急也急不來，只好擱置在那裏。在中共力圖外交上孤立中華民國中，不能說不是台北政府一項重大勝利。

更值得重視的是復航之舉，一直是由日本發動，幾經磋商讓步，才能獲致成功。

日本報紙・不再媚共

據日本通訊報導，日本人對「復航」視為一項[illegible]項報導。報紙上佔了很大篇幅，電視也不厭求詳的重複播映，這不但是官方的反應，也是民間熱烈情緒的表現。

日本的大眾傳播界，對社會的影响力極大，從大眾傳播界的態度，可以探測到民意的歸趨。他們對復航如此重視。正是民意的反映。

過去，日本的報紙、電視差不多都向中共一面倒，有關中華民國的消息，大都封鎖，加以抹煞；即或報導，也多加曲解。相反的，中共的一舉一動，必然誇大渲染，幾乎成為中共的傳聲筒。

今回因「復航」而一反常態，據熟悉日本內情的人士說，這是日本民間對日本政府過去所作出的錯誤決定，產生了補償的心理，這一個轉變，值得注意。

他又說：最近，日本幾家大報，不斷報導中國大陸發生工潮的新聞，在過去，凡是對中共不利的的消息，絕少報導，這種改變，使日本民眾有機會了解中國大陸的實況，不會再如前時那樣子受到封鎖、受到蒙蔽。日本新聞不再一面倒向中共，表示這種不公允的報導，不再為日本民眾所接受。

實質關係・大為改善

日本交流協會理事長板垣修對記者說：加強日[illegible]。不過，由於兩國間沒有正常外交關係，這件事必須透過民間組織。因此，中華民國的亞東關係協會和日本的交流協會，做了很多工作，負起很大的責任。這次復航，是兩會的一大成就，今後，還有很多事要做，須繼續努力之處甚多。

板垣修認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國民的意願為政府決策的重要依據，可以說，中日復航實際是受到民意的影响。當然，日本的生意還不以此為止，今後如何進一步加強兩國人民的交往，改善實質的關係，已獲得一個很好的起點，他相信今後還有更多使人鼓舞的效果。

同時，日本執政黨自由民主黨重要幹部眾議員藤美正行、坊委會及參議員玉置和郎對中日實質關係的改善，也有不少貢獻。這三位議員對中華民國的態度一向友好，據他們說，過去若干對中華民國存有偏見的議員同僚，最近態度也有顯著的改變。他們認為，中華民國近年努力奮發的成果，是不可抹煞的事實，日本朝野對這一點並非一無所知。

他們這些意見，雖然只代表他們私人，但也足反映日本官方與民間抱持了同樣的見解。

亞東協會・工作出色

日本自由民主黨議員分成許多派，這是人所共知的，最近，親中華民國的議員常被稱為「馬派」，所謂馬派是表示接近馬樹禮的一派。馬樹禮是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代表。

中日斷交後，亞東關係協會在日本的確做了很多事，也有了很大成就。由於兩國沒有外交關係，



中華民國的新氣象

據八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報導：中華民國政府行政院爲了推行節約生活，改善社會風氣，已指示有關機關研究降低營利事業的交際應酬費用，並列舉奢侈品的具體品名，加重其捐稅，以達到寓禁於徵的目的。

這是一個非常可喜的現象。當前，中華民國的執政黨中國國民黨，肩負領導全國軍民反攻復國重任，實應激勵自強精神，實踐總裁蔣公的遺訓。蔣總統於今年四月五日逝世，我國朝野，特別是執政的國民黨人，更應帶頭表示出一種衔哀奮勵，加倍努力，凝聚全國上下海內海外力量，共同向反共復國大業邁進。記得在今年七月下旬中國國民黨舉行本年度黨務工作會議時，蔣經國主席親臨主持開幕典禮。該次會議會着重研究貫澈蔣主席所提出的數項提示，其中有一項就是「黨務革新和精神武裝」。可見，中國國民黨新的領導中心，已決心先從黨內做起，然後推及於社會，使全國軍民注意革新，勵行節約，爲拯救大陸同胞奠定精神和物質基礎。

關於推行節約生活辦法，行政院指示指出：「推行節約生活方式，主要有賴於正確觀念，社會風氣的建立，甚難以硬性的行政措施加以管制，而且過於瑣碎的規定，很可能反會有不良效果。所以不如把握幾項關鍵性的要點，嚴格執行，較可收到正本清源的效果」。

我們是民主國家，有些個人生活上的問題如作硬性的行政措施而加以管制，既與民主自由的本旨不合，復可能與憲法相抵觸，所以只能有賴於正確觀念，在社會上造成一種良好的風氣。凡屬愛國的中國人，無論是國內同胞或旅居海外的僑胞，都應有一個正確觀念，那就是第一反共復國，第二還是反共復國。在這個偉大目標和堅強信念下，所有一切言行以至生活細節，都應該在這個大原則的指導下識大體顧大局才不愧爲一個堂堂正正的反共復國的中國人。如果醉生夢死，把反共作爲口頭禪，在行爲上生活上於無形中作着腐蝕民族精神和復國大業的人，那就是民族敗類。若是國民黨員就是總理、總裁的叛徒，在反共行列中沒有這種人比有好。

中華民國肇造六十多年來，經過推翻滿淸、北伐、抗日等極爲艱苦的革命行動，犧牲無數先烈和愛國的仁人志士，眞可驚天地而泣鬼神，然最危難最慘烈的要屬未來的反共復國鬬爭。因爲這不僅是傳統文化的延續問題，也是國家民族存亡的關頭。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特別是作爲執政黨的國民黨員，從政的也好，當兵的也好，就連一般百姓也不例外，都應於深知自己責任重大之餘，有新覺悟，新決心，新作風，新生活。今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在談「中國國民黨本年工作會議的任務」時以「敞開大門，走天下爲公的大道」爲題的社論中指出：「政黨的工作，除了制定政策，責成從政黨員貫澈政策之外，同樣重要的就是社會革新運動的推行」。又稱：「當前社會風氣，普遍的爲人所詬病，黨就應該運用廣大的黨員，在羣眾中推行這些革新工作。日前蔣主席提示黨的幹部，生活規約八項，從不參加應酬，到不營私舞弊，都大有助於社會風氣的革新。我們希望不僅黨工幹部要做到，並希望推而及於政府公務人員，尤其希望運用大眾傳播工具，普及推行於整個社會」。

在台灣正在推行的淨化電視節目和準備開展的節約生活等運動，無疑都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蔣經國先生所提示的「黨務革新和精神武裝」精神的進一步發展。蔣經國先生是執政黨主席，又是行政院長，他提倡革新並也確實是先從自己做起。關於此點，可從一個住在北投名叫劉幹卿的有心之人寄給中央日報社，該報發表於今年九月二十九日「讀者之聲」欄的一封短簡。短簡說：「爲國爲民辛勞的蔣院長，經常四出巡視，深入各階層羣眾。他的態度不但親切，他的服裝尤樸素簡單，顯得平易近人，夏季襯衫或夾克衫，冬天夾克。値此炎夏，大家何不學習蔣院長，並發起一個便衣運動……。人人便衣，一來可適應長達七個月之久的炎熱氣候，二來也可藉此倡導儉樸的社會風尙……。」

蔣經國先生爲什麼得到國人的擁護？又爲什麼中共對他恨之入骨？其言行和所得到的良好反應都對此作了說明。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一〇(新113)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九月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一〇新113期）



「菩薩保佑！」

本期要目

萬人詩壇

英淑封主壇

賀止戚兄壽並得曾孫

留尼旺　蘭陵叟

大耋年登又晉三。曾孫湯餅復頻添。
堂開四代人稱頌。定卜期頤福壽兼。

賀廣順先生與梅芳女士結婚

前　人

廣種藍田玉。順題紅葉詩。
梅開飛瑞雪。芳氣浥清暉。

感時

鄧　興

壯麗山河漫赤氛，中華兒女志難伸，
那堪極權施亂政，舉世同仇憤暴君！

鴛江憶舊癸巳除夕

袁暘照

曾記鴦漓步翠茸。藍橋踐約幾經冬。
花前欲吐傾心語。月下潛窺落雁容。
草望春臨猶有訊。樓空人去竟無踪。
鄰居怯暴難攀問。辜負痴情一片濃。

四八逢辰戊戌孟冬

前　人

荏苒流光四八秋。甘嘗澹泊自風流。
持躬未懈挑燈讀。帶病猶堅篤志修。
晚歲松筠原有節。青春鵬翮總期酬。
閱殘幾許滄桑事。且喜羈人未白頭。

重遊白雲菴己亥季秋

前　人

故國河山期再造。白雲仙苑幸重遊。
烽烟歷盡三千刼。景物相違廿六秋。
隔葉曾聞鵑涕淚。參禪如悟佛添愁。
堤邊垂柳年年老。前度袁郎漸白頭。

前題

前　人

世緣雖淺道根深。仙苑遺基兩度尋。
有幸青山留聖跡。無端濁水濺禪心。
風飄落葉鋪殘寺。鴉帶斜暉映寂林。
觸目暗傷飛絮柳。爲驚霜雪氣蕭森。

端陽憑弔

鄭秀堂

浩瀚波濤艘艇疎，逍遙彼岸究如何？
蒼蒼遠樹經風掠，陣陣陰霾障日和，
魚雁早隨鄉夢斷，燕鷗偏惹客愁多！
香江倒照端陽影，默默無言悵汨羅。

多雨吟

前　人

傾盤大雨又來臨，嘔晰煩囂襲客心。
倒瀉銀河天欲漏。縱橫晦氣地如沈。
今年糧賦盈倉笑。此際街頭小販吟。
且喜水塘洋溢也。不愁制肘淺和深。

谿山梅雨

梁朗秋

林烟釀雨洒梅魂。金彈纍纍子正蕃。
長老未歸靈谷寺。故人應在隔溪村。
百重泉瀉忘清濁。一角雲遮失曉昏。
春日開晴花滿樹。得毋遊屐尚留痕。

又

葉玉超

黃梅熟透雨潺潺。寒燠疑猜步亦艱。
探勝屐英喧遠近。隨風蝶影舞廻環。
連天麥浪青千隴。隔岸溪流碧幾灣。
翻墨水雲開畫本。分明一幅米家山。

又

陳　琳

獨立層巒一杖橫。喬松伸臂弄濤聲。
苔侵山骨標頑健。水暎龍孫自碧清。
古寺尙存塵外氣。孤村別有雨中情。
年年客路梅黃日。酸味嘗來恨又生。

又

蕭勁草

結廬深處隱孤岑。梅子黃時雨正深。
直下宛如垂柳綫。斜飄堪似撒芒針。
困人儘許成爲霤。濟世何曾化作霖。
喜有薰風能解慍。山溪流響似鳴琴。

又

蕭君亮

又是梅黃荔熟時。金鶯啼瘦綠楊枝。
忽來雨色催詩急。老去騷懷得句遲。
隱見晴峯雲靉靆。迂迴碧澗水漣漪。

每思寄跡林泉樂。可奈河清未可期。

谿山梅雨集句

邱　壑

誓共煙霞到老閒（僧冷然）
先安筆硯對溪山（陸　游）
因論佛地求心地（李　益）
須著人間比夢間（韓　愈）
翠㟼紅飄鶯寂寂（吳　融）
花深橋轉水潺潺（溫庭筠）
黃梅時節家家雨（趙師秀）
默考仙經補又刪（黃　台）

又

麥正本

一春芳事又蹉跎。煙自空濛水自波。
釀雨黃梅酸若許。辭枝彩蝶味如何。
山深轉覺花飛少。溪淺翻疑墜絮多。
澤世詎能憑霢霂。洗天還待化滂沱。

又

余纘庚

垂楊十里雨溟濛。水霧繽紛望漸窮。
澗壑琤琮和百舌。溪山霢霂蕩酸風。
鞞枝密茂梅黃了。顧影溪奩語欲通。
腊屐錦囊收拾得。提歸爲訴小樓東。

又

朱敬安

潤礎風中暖欲蒸。鷓鴣聲裡雨如繩。
榴花爛漫紅逾醉。荷蓋欹斜力不勝。
島嶼峰巒迷遠近。溪流澗壑競奔騰。
瀟瀟颯颯連朝夕。濕盡闌干孄再凭。

又

陳香圃

清和時節綠陰涼。芳草池塘蛤皷忙。
煙抹溪山無隱色。水流桃洞有餘香。
杏花吐豔春風遠。荷葉擎天夏日長。
莫怨霏霏細雨濕。但惶滂沛遍滄浪。

卯年詠兎

袁暘照

歲逢辛卯亂離時。剝盡霜毛有否知。
營窟固憐南遯辱。守株終陷北歸危。
雖生狡性堪瞞犬。應識痴眠必遜龜。
他日投籠烹戮後。赤狐傷類悔悲遲。

拍膊頭黨橫行街道

街坊會應組便衣隊

編輯先生：

人類自有生以來，久歷五十萬萬年演進，由渾渾噩噩變爲現日週遊太空，物質精美，滿足享受，只物慾紛乘，道德隨而墮落，居上者（指富貴人羣）得隴望蜀，獨善其家，漫無止境，居下者（指貧賤人羣）亦羣起勾心鬬角，日以追逐勢利爲天職，釀至寰球紛亂，迄無寧日！倘人人能謹守五十年前之人生風度，不貪不謀，知足而止，人類幸甚，世界幸甚！香港原爲中國人類之安樂窩，在三十年前仍屬淳樸寧靜，只因年來人口膨脹，教育宗旨畸形，法紀不合時地（以人口稀少，土地廣濶與智識水準高之法紀而處理相反之人民。）釀成治安一敗塗地，良堪浩嘆！

竊以本港施政大綱，重點祇集中於享受的建設，而對於小民之安存與生活，付諸熟視無睹！倘若稍加週全整理，即可臻於郅治，如以目前最需要整理者而言：克日准許街坊會組織自衛團隊，該團隊可分爲各小組，每一小組爲十二人至二十四人，各人祇配像警笛木棍與刀劍，各團隊可加入警務人員一人，以資監督，而免發生流弊，其經費由該小組所轄範圍內之商店與住戶籌措之。

又晚近本港出現「拍膊頭黨」，該黨人數特多，成羣到通衢街市，在萬目睽睽之下，向途人強索，每宗可得欵十元至數元，進行時有如朋友借欵，每一歹徒每一宗行事，祇費時數分鐘，如是每一人每一日在同一地點，隨時可獲數百元。對付此種社會敗類，似宜由街坊會組織便衣隊，數人爲一隊，互相呼應，混入人羣中，偵拿此輩歹徒，付諸嚴懲，以清社會毒素！事屬易行，可收宏效？務想貴刊鼓吹，使街坊會諸公，皆能迅速坐言起行，幸甚幸甚！

一讀者上

招聘外籍公務員

浪費卅萬廣告費

編輯先生：

香港政府在過去六個月間，向外地刊登廣告，聘人來港服務，根據報載，曾動用三十四萬六千元之鉅，倘傳聞無訛，反映了納稅人的錢，在港府一念之間，白白給浪費了一大筆！

既然財政出現赤字，何意不圖節省不必要的開支彌補，反爲作毫無把握的浪費，使人費解。香港眞的缺乏人才？爲什麼有人才外流現象，中下級的公務員要求加薪，推說沒有錢，迫使他們採取工業行動，難道數以千計的公務員不能遷升上去，必須求諸於外。外來的人能力，是否水準高至現職人員之中，無人可以勝任？

在同一消息中指出：「……用錢最多的，相信是在英國聘請一位，就任港府物資管理處副處長，用去了一萬九千元廣告費。但在同一條新聞中透露，這一副處長職務已經虛懸兩月，既有兩個月時間虛懸，業務並不停頓，大可以將缺裁撤，或在同一機構中將接替他的遷升，何需外求？

除了行政人員之外，警務處也曾在英、澳、紐刊登廣告，所指的是督察級的。這使人更加費解，在這一年來，外來警務人員是否理想；警務當局不加檢討，不謀使當地人遷升，要浪費納稅人的錢，能否使市民對警政一新觀感？豈眞是本地薑不夠辣？

錢不平上

了一掮，筆者覺得古怪，正想提問。

老同學搶先解釋說：「阿生，你別少見多怪，這是新式烹飪術，不但用水煮湯，而且用水『炒』菜，但是爲了好看，就得在菜裏湯裏搞上點油水，油是煮過了的，不要怕拉肚子。『節約鬧革命』嘛，我們母子倆每個月的油票只夠買小半杯的青油。你是在伙食團用膳的，當然不曉得家庭主婦的新式烹飪術……」

這種「新式烹飪術」，不但廣州的家庭主婦精通，而且已經在整個大陸「推廣」了，據說有些地方還有所「發展」，即沾過油水的小湯匙或筷子，不能再洗滌，以保存「營養價值」。

還有一回，筆者在廣州的友人家用膳，其妻做了一大碗清湯，裏頭漂浮着的菠菜屈指可數，做完這淸湯，她的任務也就完成了。

他和筆者一直在等待友人回來。他一大早就到「自由市場」當「採購員」去了。

等啊，等啊，已經是中午十二點多了，還不見他回來，我們感到很無聊了，筆者又不便走開，她也無事可做，就說：「別等了，把這一大碗湯幹完再說。」

筆者嘆了一口氣說：「聽說你這個香港妹回廣州前還學過烹飪，唉，眞是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啊！」

她苦笑，說道：「不但無米，而且無油，再這樣下去，只好喝西北風了。」

我們還沒開始用膳，老友神情沮喪地回來了，一進門，就把小布袋往地上一扔，嘮叨起來：「腿部跑斷了，什麼都貴，什麼都沒有，阿生，對不起，今天我們只好吃『炒三鮮』了，沒辦法！」

「炒三鮮」是不錯的，他怎麼還感到沮喪呢？筆者還來不及問，他就把小布袋打開來了，幾樣東西，亮在面前。

「鹹蘿蔔，一塊五，鹹菜乾，兩塊七，鹹魚仔，兩塊四，阿生，你跟我算一算，我這一碟『炒三鮮』值得多少錢？媽的，『社會主義好』，百姓吃不飽，『社會主義妙』，百姓餓得呱呱叫……」老友的牢騷話是夠的，筆者也聽得夠了，不想讓他再說下去，就急着問道：「你的『炒三鮮』呢？」

他搖搖頭說：「你這書呆子，孤陋寡聞，連這都不知道！」

原來，鹹蘿蔔、鹹菜乾、鹹魚仔，這三「鹹」一起煮，就叫「炒三鮮」，據老友說，這已是廣州街知巷聞的「名菜」了。因爲三「鹹」買自「自由市場」，價格昂貴，比飯店裏賣的葷菜炒三鮮還貴，所以還不是家家都吃得起的。而飯店裏的葷菜炒三鮮，那只是舊的菜單上的名字而已，早已不見實物了。

老友又發牢騷說：「一說穿，說吃，就說是『資產階級世界觀』，原來這是他們的一種『專政』手法，因爲他們拿不出吃的穿的，所以要禁止老百姓談吃穿。以後『新華字典』再版時，可能要把『衣』字，『肉』字刪掉了，『社會主義好』，他媽的！」

經過一再「運動」，中共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吃在廣州」的新鮮事，也一定會更多了。（喬生）

蔣院長關懷台災民 指示空軍送糧救濟

賴名湯將軍親飛災區視察

台南、嘉義地區因熱帶性低氣壓帶來兩天豪雨，濱海地區，釀成水災，若干村落被洪水圍困，行政院蔣院長十分關懷，十八日指示空軍救護部隊立即運送糧食，救濟災民。

參謀總長賴名湯上將，乘專機到災區布袋、義竹及台南縣學甲上空巡視，勘查災情。即令空軍救護部隊出動直昇機支援，輸送糧食救濟水圍困的災民。

空軍基地官兵，在指揮官張少將導領下，即將準備中餐食用的饅頭、油餅全部捐出，並燒了開水稀飯，用塑膠袋包裝數百小包，利用直昇機送往災區，給災民們充饑。

空軍救護部隊全天出動直昇機八架次，災區民眾得到食物充饑，均十分感激。賴總長視察嘉縣義竹鄉災區時，飭令國軍部隊協助災民重建，並搶修堤防。

嘉義團管區司令部今日下午携帶乾糧三千分，送給義竹部和布袋鎮等八個鄉村的災民。

參謀總長賴名湯上將今日十八日十一時，乘直昇飛機抵達南縣視察豪雨後的災情。首先飛臨南縣鹽水鎮大豐里的上空，視察一週，座機降落歡雅，繼即驅車視察歡雅的災情，並慰問災民。賴上將轉達了行政院蔣院長對南縣災情的關懷之意，並指示附近駐軍應全力協助搶救工作。

逃加香港撈家 難獲長期居留

編輯先生：

在過去，有許多人在香港滾了非法錢財，挾資逃來加拿大，逍遙法外，從此將這些造孽錢，再在此間做投機買賣。今後將無此種可能。據一項可靠消息說：在香港擁有大量財產，逃往海外的人，倘彼等觸犯香港法例者，當局仍會設法將他們引渡回港接受調查。據消息來源透露，港府當局已與加拿大政府達成一項默契，一批現居加拿大而被港府列入「黑名單」人物，包括退休探長，撈家的「收租佬」等，加拿大當局將拒絕他們長期居留的申請。一如南越將軍鄧文廣之命運，消息指出，該批現居加拿大的退休探長，在當地合股組織一間相當規模的貿易公司，且各人均有物業，計劃長期居留，據稱：該批退休探長身家超逾千萬元。另一項消息透露：爲避免港府當局將彼等自加拿大引渡回港，他們部分已紛紛從加移居他處，且在當地作大量投資，更有部分申請移居泰國。

居鎏寄自溫哥華

情發生時，必須採取防禦措施及執行職務。㈥應與居民保持密切聯絡，以改善居民與郵辦事人員間之關係，收集居民一般意見，提供上峯考慮改善。㈦為居民服務，修理電燈之保險及供應，因此類較小之工程，不必召修理工作隊前往修理。

一住戶上

「食在廣州」已成歷史陳跡 當今上菜蘿蔔菜乾鹹魚仔

「野味香」飯店無肉味獨沽一味青菜豆腐湯

堂兄最近回大陸僑鄉探望老母，覺得新鮮事很不少，前天對筆者談起廣州的飲食問題，他說：「我在廣州鬧了不少笑話，看來，『吃在廣州』這句老話，還有它的新鮮內容呢！」

堂兄曾經到一家名叫「野味香」的大飯店用膳，原意是想嚐一嚐野味，同時瞭解一下野味的粵式烹飪方法，便帶着好奇心照着菜單點幾樣名目古怪的菜餚，豈料，他點一樣，伙計搖一下頭。

伙計一本正經地回答道：「有青菜豆腐湯，還有素鷄，你稍等一等，也許素鷄已經賣完了……」

「什麼叫素鷄？」堂兄好奇地問。

伙計還是一本正經地回答道：「素鷄就是素鷄嘛，你急什麼，有什麼好問的，都不曉得還有沒有呢……」

以後，伙計只端來一小碗白米飯和一碗青菜豆腐湯。

堂兄十分納悶，就問那伙計道：「你這裏不是專賣野味的嗎？」

「什麼野味？想吃野菜味嗎？」伙計顯得十分不耐煩了，不看顧客一眼，只顧嘀嘀咕咕道：「不收糧票，不收豆腐票了，還要怎麼？還想吃野味？」

事情發生在偌大一個廣州唯一的一間「野味香」飯店，所以堂兄感到十分不理解，以後把這個告訴了一個姓吳的「老廣州」。

那「老廣州」聽了以後哈哈大笑，他向堂兄解釋道：「現在還想吃到野味？哈，連野菜味還聞不到呢！老實說，現在在廣州要能吃到豆腐湯，那就已經是了不起的佳餚了，我這個王老五，家裏沒人幫忙排長龍，所以單位裏發的『豆腐票』都只好白白讓它過期作廢，我已經幾年沒吃上豆腐了……」

吳某還告訴堂兄，「野味香」這個老牌的飯店，「文革」期間被「紅衛兵」「破四舊」「砸爛」了，以後曾一再改名，「東方紅飯店」、「向陽餐廳」等等「革命化」的招牌都用過，但「文革」過後又「復舊」了，恐怕是考慮到「對外影響」，所以中共仍沿用「野味香」的老招牌，不過，一般的顧客只能在那裏吃到青菜豆腐湯之類，只有少數「貴賓」才能吃到「龍虎鬭」（蛇肉、貓肉），而質量是不高的。

堂兄開玩笑地說：「什麼『野味香』，乾脆改一個字，叫『野菜香』，專買野菜好了，免得想吃野味的人進去鬧笑話……」

吳某還向堂兄解釋了「素鷄」，那就是麵粉捏成的麵粉團狀物，有點鹹味，有時還加點糖精，麵粉劣等的，有時還摻了一大半玉米粉，很像北方的窩窩頭，因為大家很想吃鷄，而又吃不到鷄，所以就安上一個「鷄」字，還算老實，前頭冠以「素」字。

大陸的老百姓聞不到油葷味，中共為了給百姓們一些精神安慰，所以除了「素鷄」外，還有什麼「素鵝」、「素肥腸」等等好似油葷菜餚的齋菜。

有一回，堂兄還在一家小食店裏鬧了笑話，他叫了一碗「三鮮麵」，以後伙計端來了一碗光溜溜毫無肉的麵條，堂兄還以為他端錯，就說：「喂，同志，我要的是『三鮮麵』。」

伙計趕忙回答道：「這不就是，我們沒搞錯的。」

伙計見堂兄不理解，就做了一個鬼臉，滑稽地說：「什麼叫三鮮？味精鮮、醬油鮮、鹽也鮮。還不快點嚐一嚐？」伙計還說：「沒有肉票，那裏來的三鮮？這裏是廣州！」

又有一回，堂兄在上海菜館叫了一碟「獅子頭」，但吃到的卻是麵粉摻玉米粉做成的不三不四的東西。

堂兄沒去過上海，但曾聽人說過，上海人用瘦肉精製的「獅子頭」很不錯，卻沒想到吃到的是不三不四的東西。

但是，有了上幾次的經驗，所以不想再問伙計了，只在回到住處後告訴了吳君。

那「老廣州」開玩笑地說：「只要像獅子頭就行了嘛，何必一定要用瘦豬肉做的呢！我們這裏的『新生事物』是很多的，別說玉米粉做的『獅子頭』了，一些四不像的戲，還不是照樣叫『京劇』？只是前頭加上了『革命』兩個字，最好飯館裏也有『革命獅子頭』這道菜，說不定一時間更能吸引顧客呢！」

「『吃在廣州』，原來如此！」堂兄對筆者說。

筆者也順便介紹了一些「吃在廣州」的事情給堂兄聽。

兩年前某一天，筆者在廣州一位老同學家裏作客，吃晚飯時，他母親先後端出了兩菜一湯，然後就端出一小杯黃澄澄的液體，開始筆者還以為是黃酒，以後見她用小湯匙在那液體中勺了一點點，分別在兩菜一湯中攪

來！但事實上卻是：性這東西是無法了解得透澈的，有時還會越講越引起興趣，甚至想實驗一下，那麼不是更會產生很多不道德色情事件？就讓我舉一個例子吧！「一個孩子不懂性的東西，不知道嬰孩是怎麼來的，那麼做父母的就給予實施性教育，告訴孩子說嬰兒是由於胎兒長成，而胎兒是由於精蟲和卵子的結合而成的。若孩子還會再進一步的追問到精蟲和卵子的問題，做父母的可能會再解釋說是由於父母的結合，父親的精蟲如何進入母體而與母親的卵子相碰」。但試問單講到這裏是否已大功告成了？是否已解決了孩子的問題？若那孩子還要再追問下去，父母是否還可以再給予解答？若孩子還想眞正了解結合的情形是如何，那是要如何滿足他們？若得不到滿足，又會產生何結果呢？可知想實施性教育來使學生明白而不會去搞東搞西是做不到！當然，孩子若眞的有問及性的問題，做父母的或長輩的可以斟酌情形而給予一些恰當的解釋，但若想使孩子完全明白而除去對性的神秘感，那是辦不到的，也是沒有必要的，否則越說越神秘也說不定。我不反對給予特別早熟或將結婚的人一些性知識，但我不認爲對性知識有所認識後就可以防黃潮的泛濫。

我覺得若要防止黃潮的泛濫，應針對造成黃潮泛濫的因素去解決，如根絕其來源將是一種最實際且有效的辦法！今天的社會因到處充滿色情書報，色情影片和色情架步，才使到黃潮泛濫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才使到年輕人大受影響，想入非非，或有樣學樣！而如果有關當局能大刀濶斧地除去這些色情的東西，使他們無法在我們的社會存在，那麼就不會受其害，而黃潮也就無法泛濫了！就如吸毒問題一樣，若眞能斷絕毒品的來源，就可解決吸毒的問題，因爲要吸毒也無從吸！

除了斷絕造成黃潮的泛濫的因素外，當然也可以教導人民應有正確的人生觀，應懂得人生的眞諦，應明白人生不只是食色的問題，而是還有很多東西需要我們去思想，去解決！人民若能有正確的觀念，堅強的意志和道德觀念，就不會沉迷於色情的問題，那麼就不致太容易受到黃潮的泛濫所影響。

蕭夫上

大厦管理員並非管理
應注重服務聯繫住戶

編輯先生：

要成爲一個被人稱讚的大厦管理員，應具有相當的理智，唯一的觀念，應與住戶親善，打成一片，有了感情和友誼基礎，一切自然極容易商量，辦得理想。

目前香港處處都有大厦，亦都各設有管理員，管理一幢十幾層的樓宇，多數與廣大的住戶發生磨擦，缺點就是被住客指責沒有「服務精神」，所以這一點，是每一大厦管理員所應知道的。

據一位具有經驗的大厦管理員工友說：管理員與住戶發生磨擦的原因，大約有下列幾點：

㈠往往從清潔問題發生爭執，管理員認爲住戶沒有依照規定放置垃圾桶，或者將屋內的廢物隨便棄置，如果管理員指責的態度不好，不能以規勸代替指責，服務又不澈底，如此則變爲被住戶反加指責，由互相指責便成爲互相隔膜，互相仇視。

㈡大厦住戶，每月應繳納管理費（應稱爲清潔服務費），住戶有拖欠情事，管理員收費如欠禮貌和技術，亦會引起住戶反感，有一大厦發生過住戶磨擦，越鬧事情越壞，管理員忽然將欠繳管理費的住戶名，公佈在大厦的電梯口，住戶看見了這個公佈，更加光火，另有一大厦的管理處，更貼出一張公告，內容含有恐嚇的成份，因爲他說：如不將管理費交清者，將會接到本管理處律師的警告，如此，住戶更加反感，住戶便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使管理員的工作大大增加困難。

這位管理員工友說：雖然我們責任是管理員，但不可以管理員自居，應該是「服務員」才對，在意識上，不是有任何權力去指揮住戶，只有責任去爲住戶服務，有誠懇的服務態度，住戶一定亦能夠合作的，因爲管理處不過是一個服務機構，服務不好，住戶便不樂意給予報酬的。

這位工友是很有工作經驗的，他的話很值得同人參考。

香港房屋署的管理員，他們的職責規定比較嚴格，它的工作目的，注重公眾服務與設備，在邨內的屋宇管理員，應在各邨輪流服務，可使居民對有關小事之詢問，無需往邨辦事處，而可在大厦之內解決，居民亦因此而體會自己常獲得業主之關懷與協助，由於管理員與居民直接的接觸，更可以消除以往因第三者之介入而做成之不良影響。他們的工作範圍如下：

㈠盡可能解答居民所提出之一切疑問。

㈡邨內之樓宇，水喉及溝渠的損壞及進行所需之修理或緊急修理。

㈢報告大厦內之非法活動，例如窩娼、聚賭、字花、吸毒、非法集會等。

㈣監督清潔公司之員工執行清潔工作。

㈤於颱風或豪雨襲港及有緊急事

何動了手腳，而移轉到長樂縣金峰分庭審理，因為該分庭長廖香仁便是游建奎的親戚，秘書劉增煖是劉增加的胞兄，致形勢便處在包庇之下了。

審理之下，由於事實證據具在，劉女招供在卷，幾已屆處敗訴之境。不料在「專候研究處理階段」，游建奎施展一絕招先陪同劉等王親往縣中各機關坦白之後，再審時便抹煞了其他一切罪證不究，反而曲誣端振為嫌疑份子，通知有關單位扣留端振的出國證件，以蔑視女性，侮辱法庭判令不願離婚，在證供上劉女與端振實均稱不願離婚，（女方目的在於男方主動）威迫端振簽押，繳交無名義費用人民幣一百五十元及皮箱兩隻，然後方將出國證件發還。

至此事猶未已，在端振出國前夕，游建奎尚率領其工作所幹部，湧到端振家中洗刼一應大小物件，端振無奈其何，惟坐視而已。

端振再到香港後為了不服這口冤氣，歷年以來曾迭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控訴，請轉「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澈查嚴辦，猶冀含冤得直。

到最近，突接由「福建長樂縣人民法院」寄來的一紙「批復」語加恫嚇，謂端振如再繼續控訴，產生後果應由端振負責云云。這眞是天曉得，天下難見的「法院」奪理強詞。陳端振面對無法無天的大陸，到這步田地，叫海外「平民」「華僑」能奈其何？看來這十三載的寃情，就只能註定寃沉海底了。

陳端振敬上

一九七五年八月七日寄自倫敦

大陸十餘省市發生嚴重水災 旱造糧食減產

根據中共連日來公開資料，華北、華東及華南等區有十餘省市，因連續降落暴雨均發生洪水災害，到處出現排澇搶險的緊張鏡頭，以下是中共傳播媒介自我供認的事實。

據中共「中國新聞社」八月五日說：「今年進入五月的五十多天內，湖南省一直低溫陰雨，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多百分之四十五，不少地區連降暴雨，山洪暴發，河水猛漲，使一部分早稻受淹。」

該社十四日又說：「今年早稻生長期間，廣東省大多數地區氣候反常，前期陰雨連綿，後期暴雨不斷，日照比去年同期減少一半，降雨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蟲害也比往年嚴重。」並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區，降雨量相當於去年同期的兩倍，洪澇災害特別嚴重。」

據「新華社」在十二、十三、十四日等日報導：江西省九江地區，在早稻生長期間，遭受了久雨低溫、洪澇和蟲害等自然災害的襲擊，不少社隊由於大雨成災，外洪內澇，部分稻田受淹。

「福建省就溪地區，七月間曾連續降落五十多天陰雨和暴雨。湖北的氣候條件對早稻生產是很不利的，特別是六、七月間，許多地區連降大雨、暴雨，澇災相當嚴重。在今年早稻生長過程中，江蘇省先後遇到低溫陰雨等自然災害。」

又據剛運抵此間的「人民日報」供認：包括河北、北平、天津和湘、鄂、粵、桂、贛、皖等省市，均擴大了防汛領導機構的組織，並動員檢查和搶修各河湖泊已出現險段和隱患的堤壩。

中共承認以上十餘省市長時期發生的澇災，都是在早稻生長期間而發生的，充分說明大陸早造糧食不是「豐收」而是減產。

黃色讀物與性知教育 截然兩回事不應混淆

編輯先生：

不知道為什麼，許多人一談到防止黃潮泛濫的問題，總要拉到性教育的問題上去，以為性教育是極有重要的關鍵。我雖然不否認性教育對某些人，或在某種情況底下的確有它的重要性，但若以為只要有性教育，讓人們了解何為性的東西，那麼就可防止黃潮的泛濫，那就未免太境想了，而且是不正確的！

黃潮之所以會泛濫自有它的內在和外在的因素，即個人與環境的原因，並非因性的教育夠不夠的問題。就如以往的中國人，極少談到性的問題，甚至認為那是極羞恥的問題，不可隨便亂談，尤其是不能與小孩或青年人或女性提及此事。也就是說那時的社會根本不注重性教育，但那時的黃潮問題反而不成問題。倒是近年來不斷大喊性教育，反而是色情問題越來越嚴重！當然，我也不是說色情問題的惡化是由於談性教育而來的而是正如上文所說的是另有其個人及社會環境的因素，而這是無法靠實施性教育去解決的，實施性教育對解決色情問題的效果是不會大的，有時甚至還會弄巧反拙，若以為實施性教育可以防止黃潮泛濫，那就讓我們看看目前的西方吧，西方國家的實施性教育可說是相當澈底的，但西方的色情問題怎樣？解決了嗎？黃潮給阻止了沒有？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男女濫交的問題？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去學習西方大談實施什麼性教育。

主張推行性教育的人，可能會以為色情犯罪事件是由於人們不了解性的問題才會去亂搞的。其實亂搞色情東西與了解性的問題是兩回事。我的意思是：不懂得性的問題不一定會亂搞性關係；反之，懂得性的問題不一定就不會亂搞性關係，有時甚至是因懂得性的東西反而成為「調情聖手」！何況性教育本是想讓青年人了解性的問題，減低了好奇心，就不會去亂

萬人意見

一個海員由倫敦寄來的控訴書

海外成家難回鄉結親 共區受騙婚人財兩空

萬先生：

下面是我親身經歷的事，我所揭露的是一樁大陸上騙婚，以及共幹與新的地方惡勢力狼狽爲奸，袒護包庇姦惡欺詐，夥同掠奪財物，壓搾迫害海外一般「平民」歸僑的勾當，黑幕重重，其經過情形如下：

我是海員陳端振，福建長樂縣人，因在鄉待不下去，於一九五七年設法來港謀生，旋獲上船工作迄今。

一九六二年，經我姊陳欽華爲我與在家鄉的女子劉雪玉訂婚。我於去信徵得劉本人同意，即先着家中應允撥付給人民幣一千元作爲聘禮，另外的致送金戒指兩枚，手錶一個，羊毛線兩磅，西絨（嗶吱）褲料兩件，連同其他負擔費用，併計達人民幣二千元之譜，然後回家準備成親。到家鄉由我姊姊，名義上的介紹陪同拜見准岳母大人及劉雪玉，會親並談論舉行婚禮事宜，一切無異。

詎洞房之夜，女衣衫緊裹不允交歡。情急之下冷不防陰取預藏利刃猛刺新郎下體，致私處受創，流血甚多。責問根由卻不置答，反口「事到如今」不滿意儘可離婚。是可忍孰不可忍，端振本待發作，但轉念可能女或爲羞懼，或因冷感，儻持下去反致決裂，人財兩空，貽笑隣里，乃含忍撫慰冀女回心轉意。

惟後此的一段時日裏，女除維持治餐等家務外，總是推三阻四，不與合體。而一方面則對於金錢物質又甚需索。端振爲討好起見，且鑒於大陸普遍貧乏，貪得出自恆情，供求無缺，初不疑有他。其實，竟是盡屬白費心機，久久仍只限於徒具夫妻名份形式而無夫妻之實。後來，端振甚至思疑會否不幸所娶的誠如俗稱不能人道的「石女」，故致於此。

及至由女寡母出面，強硬脅迫端振提出與其女雪玉離婚，如不辦妥手續，將令他不能「出國」。此外，並予以種種人事上的騷擾，才使端振如夢方醒，省察到箇中複雜，事態嚴重。進而查悉，劉女早與長樂縣潭頭公社社長鄭普添，黨委書記鄭九如，民兵隊長劉增加等等有勾搭，並原有姘居。其母舅游建奎是黨支書身份，爲現時地方上的「新貴惡霸」，平日結交狐群狗黨，利用爪牙爲非作歹，兼且與福建專署中級法庭長樂縣金峰分庭庭長廖香仁有親屬關係，同時該分庭秘書劉增煖乃是劉增加胞兄，蛇鼠一窩恃勢橫行以魚肉鄉民。原來劉母女等得知陳欽華爲弟物色對象，並知陳端振業海員，爲人老實，滙欵到家資財可觀，遂由游建奎擺佈，串同乘機設局以許婚爲餌，歛取巨額聘金等等，以企圖行過婚禮後鬧翻，他們便可以坐享詐得的利益了。沒想到端振居然會容忍得住，一下子擺脫不開，只好假夫妻繼續扮演下去，卒耐不了才撕破假面具，採取行動。端振不甘被欺騙受傷害吃虧離婚，而假期屆滿在即，深慮不予了斷，果眞行程遭阻撓，一面理論拖延，一面安排悄然先行返港恢復工作。

其後叠接家訊，端振出走之後，劉女等見所計不遂，亦即僞稱歸寧，並變本加厲席捲所有貴重物件值人民幣四千餘元，續向端振老母吵鬧不休，威脅務着端振與之辦妥離婚手續。

至一九六五年五月，端振不忍老母迭遭迫害，並以爲此事件訴之於「法」，定有公道，遂先自香港狀訴「福建專署中級法庭」，隨後不顧親友勸阻，以爲得蒙公判，冒險回鄉聽審。

游建奎偵知端振如此動機回到家鄉，曾即糾衆前來企圖加害。幸端振赴縣城遷入戶口免難，但苦了老母，被擄走禁錮於「大隊」數小時，百般恫嚇要說服端振了事，無條件與劉雪玉離婚。

案子本應在福建專署中級法庭審訊的，那可能不利於他們，不知被如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按照預定計劃一一部署畢，九月二十九日子夜開始採取行動，同時以傘兵一個加強連，配合幾位政工人員，保護昆明廣播電台和昆明中央日報社。凌晨五時，透過廣播宣佈命令及防守司令部戒嚴令，同時切斷龍雲嫡系部隊與外界交通電訊。

五時以後，除大東門城樓上的雲南憲兵大隊拔抗命令，開槍射擊發生戰鬥，以及龍電聞訊從夢中驚醒，由威遠街私邸赤着足翻上屋頂，連蹤帶跳奔回五華山，指揮警衛營作了短時間的困獸之接觸外，各處都沒有發生衝突，順利地完成聽令繳械接受編遣。

龍雲雖氣憤填膺，暴跳如雷，此時猶如虎困平陽，龍臥沙灘，縱然急電滇西保山，鎭雄保安大隊班兵回援，即或電報不給國軍截扣，無奈兵薄力單，遠水亦無法救近火，這種措手不及之舉，只有使這位「雲南土皇帝」徒呼奈何。

這次，昆明事件之能夠化干戈爲玉帛，各種因素很多，中樞方面運籌帷幄，煞費心機，蔣主席駐蹕西昌行營，就近坐鎭指揮，固屬主因；杜聿明邱清泉與駐滇將領之策劃支援，建殊更多；李宗黃、趙家驤、胡瑛等，持蔣主席親筆函輕騎上五華山說服，其臨危報命，勇於職責精神，亦值得欽佩。

其次，裴存藩從中週旋，力主龍雲赴渝，迫其就範。裴與杜聿明同爲黃埔出身又是好友，杜與龍雲及其左右親信能建立良好關係，亦多半是出於他的安排；裴兼任雲南黨政界要職很多，從而不難窺測其在中央的器重，和龍雲心目中的份量。

最值得稱道的一段插曲，是「[illegible]兵權一致事，第五軍曾傳爲佳話，該軍第二百師二八七團團長周朗，以晚宴方式款待龍雲之砲兵團長，觥籌交錯之餘，周詢該團長曰：「蔣委員長之命令，兄服從否？」對曰：「蔣公爲我國最高統帥，豈有不服從之理！」周即出示改組省府命令，對方啞然無言，未費一槍一彈，不動聲色即遵命繳械。

龍雲雖然十分固執，惟大勢已去，鹵莽用事，其後果將不堪設想，經過李宗黃的一番苦勸，及胡瑛從斡旋後，只好低頭就範，應允離昆赴渝，但要求須由何應欽總長、宋子文院長親來迎接，當面保證生命安全，始允起程。十月五日下午，何宋兩氏自渝起飛經河內抵達昆明，越兩日，在全市懸旗歡送之下，龍雲登機離去，昆明之圍，遂告解除。

戡亂剿共・支援友軍

中國共產黨係蘇聯一手培植始終豢養之侵略工具，抗戰八年期間，尋覓空隙建立「解放區」根據地，以武裝擴大割據。勝利後，復乘我國力疲憊之餘，發動政治攻勢，明則高唱「和平共存」，藉組織「聯合政府」爲掩護，與國民黨虛則妥協；暗則禍起蕭牆，前後決堤斷路，阻止國軍向北推進，使政府接收、復員工作，受到嚴重的影响。

中國人談下棋有一句老話：「一子失着，全局皆輸」，這話應用在國際政治上，尤爲恰當。不幸雅爾達密約的締立，美英元首受史達林要脅和欺騙，以我的中長鐵路和旅順大連，爲俄國出兵進攻關東軍的代價。他們犧牲盟國的領土，來塡飽蘇俄的食慾，而事前不讓主權國知道，這種違犯國際正義的行徑，其最大的錯誤，是把蘇俄的魔掌，引進而控制了亞洲最重要的戰略地帶——中國的東北。

蘇俄捷足先登，刼收東北重工業，以大量武器裝備共黨部隊，進行奪取權位，企圖推翻政府；共黨不顧馬歇爾的調停，爲策應其東北軍事，積極在察熱冀魯各省，對我國軍發動全面襲擊，危害國家生存。

三十五年七月中旬，蘇北共軍張鼎丞部，集結華中野戰軍十六個團的兵力，圍攻泰興，得逞後續向泰縣及口岸鎭攻擊；我六合駐軍復遭共軍程國輝部侵襲。時第五軍已移駐南京江北之浦口鎭，我第一綏靖區司令命出動還擊，邱軍長爲解除首都威脅，一路以所屬第四十五師由六合沿天六公路，北向攻擊天長爲主攻，一路以第九十六師由來安向北攻擊盱眙爲助攻，採用鉗形攻擊，俾聚殲敵人於洪澤湖南岸地區。

在此戰役中，亦如當年滇西攻擊，以熾烈砲火，分波配置，集中猛擊，以裝備窳劣之共軍，自無法抗拒，幾潰不成軍。天長、盱眙兩城，乃於七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先後克服。是役計俘獲共軍旅級幹部以下兩千餘人，斃傷共軍達二萬之衆，屍如山積，血流成渠；鹵獲共軍大小砲十餘門，輕重機槍三百餘挺，步槍七千餘支，其他軍品無算。淮南共軍既肅清，京畿由是轉危而安。

第五軍乘勝追擊，從事戡亂，一路如秋風掃落葉，由蘇北而山東、而豫北、皖北、魯中、魯西，直逼河北之大名，千里追剿，旌旗所指，所向披靡，創追擊之光榮史例，被譽爲中原長城，使共軍聞風喪膽，有「逢邱不打」的口號；且其所部到達之處，民衆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故有「河朔家家望五軍」之句，其潛在的偶像，只有德將隆美爾，堪與倫比。

自三十五年七月蘇北開始剿共以來，至三十六年底止，第五軍轉戰於蘇、魯、豫、皖、冀等五省，除主動尋找共軍主力決戰外，多數時間均爲馳援友軍。邱清泉軍長運用其窮追猛打，包圍斷後的機動戰術，追迫共軍劉伯承、陳毅部隊到處流竄。

（十七）

「什麼叫做民權主義呢？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就叫做『民』；『權』就是力量，就是威勢。那些力量大到同國家一樣，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羣倫的力量，就叫做『權』。把『民』和『權』合攏起來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

「什麼叫做民生主義呢？民生兩個字是中國向來用慣的一個名詞……拿這個名詞來用於社會經濟上，就覺得意義無窮了。我今天就拿這個名詞來下個定義，可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眾的生命』。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

指出馬克思的錯誤

在這裏的所謂「共產主義」，是以「均貧富」的理想社會為目標的廣義「社會主義」；和以「階級鬬爭」為手段的「馬克思主義」有着根本上的差異。對於這一點，孫先生在「民生主義」中繼續有過明確的闡釋：

「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相衝突……馬克思的所謂階級鬬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

國父三民主義手搞。

大同社會的理想

民族主義為了使中國脫離列強在政治上、外交上、經濟上的壓迫，而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和列強平等，必須每一個中國人都能認清國家的處境，以振奮中華民族精誠團結的精神。

民權主義：基於自由平等的精神，以建立共和國家為目標。擴大國民參加政治的權利，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之外，加以考試、監察兩權，形成中華民國「五權憲法」理念的基礎。

民生主義：以創造經濟平等的社會為目標——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公平分配。本於孟子「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理想。

孫先生說：「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人民對於國家，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

由此而建立的社會，就是「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所謂「大同社會」，出於孔子禮記的禮運大同篇，是中華民族的理想，也是值得誇耀的世界。

孔子是這樣地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中共迫聯合國演出謬行

最近，在聯合國的舞台上，圍遶着這個「大同社會」演出了一場鬧劇。中華民國於一九六八年，將孔子的禮運大同篇刻成石碑，寄贈給設在紐約的聯合國總部。未料現在據有聯合國議席的中共政權竟然加以干涉，使聯合國在一九七四年的九月十六日將這一塊石碑拆除。

中共方面對於孫中山先生，基於將他解釋為容共者，而稱之為「革命先進」；但對於孔子，則從其「批林批孔」的運動中可以知道已經是根本予以否定。所以，用孔子言詞所刻製的石碑之存在，對於中共來說，是不能置之不問。

針對這個情況，以紹承孔孟之道的三民主義為立國精神的中華民國，則表示出激烈的抗拒反應，蔣總統為之自親發表了如左的聲明：

「這個行為，是共黨自絕於歷史，自絕於文化……孔子禮運大同的理想，不僅為中華民族之所託命，且為世界每一個有良知、愛自由的人所篤信、所尊崇、所確認。共黨此種狂悖卑劣的手段，徒然表示其膽寒心怯，欲蓋彌彰而已……孔孟之道的精髓，就是一個仁字，教人以仁修身，以仁齊家治國……現在，我們國家施行以三民主義為建國準繩的憲政之治，尊重人民的願望，維護人民的權益，增進人民的福利，一是皆以仁為本，以仁為歸。」（註：蔣總統——「對孔孟學會訓詞」，一九七四・九）



國父手書，孔子禮運大同的理想，於一九六八年刻成石碑，贈給聯合國總部，右為當時駐聯合國代表劉鍇，左為秘書長宇丹，一九七四年九月，中共迫聯合國拆去此碑，其謬行足自絕於歷史，自絕於文化。

中國抗戰實錄【41】

辛亥革命與日本

因此，在橫濱只停留了兩個月的孫先生，便買了幾套西服，換下了中裝；留着嘴唇上的八字髭鬚，把辮子剪下來；口袋裏裝了馮紫珊籌集的五百元，爲期革命運動再接再厲而離開了日本，重遊興中會發祥地的檀香山。鄭士良則返回香港，收拾餘眾。陳少白留在日本，一意繼續活動，後來，居於孫先生和日本方面的聯絡崗位，甚爲活躍。

孫先生於一八九六年一月到達火奴魯魯；其後，經過美國，而在這一年的九年底轉赴英國。前面已經敍述過在倫敦被清廷駐英公使館所監禁的事件，就是發生在這個時期。

揭櫫三民主義

孫先生於一八九六年在倫敦被清廷駐英公使館監禁而又安全釋放之後，經常前往大英博物館圖書館閱覽書籍，潛心研究。在這個時候，結識了兩位朋友，一位是日本生物學家南方熊楠，一位是愛爾蘭獨立黨員軍事學家摩根。

南方在哲學和物理學方面給予孫先生以影響，摩根後來在一九〇〇年孫先生發動惠州起義時，曾到香港，協助革命運動。

孫先生和南方的遇合，留下了一段軼事：

南方畢業於美國密歇根州立農業大學之後，應大英博物館之聘，在該館東方圖書部主任道格拉斯之下，編纂中國和日本書籍的目錄。孫先生最初和南方見面，就是在道格拉斯主任的辦公室，孫先生發問：「人生的目的何在？」南方答稱：「但願我們東方人一舉而將西方人趕出國境之外，接着更補上一句：「當然也要把英國人趕出東方。」孫先生和道格拉斯聽了都大感驚訝。自此之後，孫先生和南方兩人便完全投契。

在英國產生構想

在這個時代的孫先生，最大的收穫是涵濡了「三民主義」的構想。

三民主義，是孫先生遺教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中華民國建國的最高理念。

孫先生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產生了這個構想之後，經過了很長時間使之理論化和體系化，直到一九〇五年春季，當他四十歲的時候，才在比利時國都布魯塞爾所舉行的留學生革命團體成立會上，向三十多人首次公開闡述有關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構想；繼之，復於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國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在東京發刊時，於所撰發刊詞中，才具體地揭櫫出「三民主義」（當時稱爲三大主義）：

「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其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

「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爲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

孫先生在這一篇文章裏指出：中國爲了要解放於千年帝制及掙脫滿清異族統治和列強侵略，最迫切的有效方法，是首先確立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同時關於民生主義則在中國方面更可以較西歐國家領先一步，故應在革命行動中一舉而確立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

鍾錬近三十年歲月

不過，在當時孫先生所發表的還只是基本構想而已；直到一九二四年自一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之間，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禮堂所連續舉行的講演中，才對於三民主義作了具備理論體系的提示──這是在那一年國民黨改組的時候所發表的。

實際上，孫先生自抱有這個構想以來，差不多已經鍾錬了將近三十年的歲月。

在這一段有體系的連續講演中，對於「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預定各作六講；「民族」「民權」都經講演完畢，但「民生」只作了四講，便因爲了統一全國決心北伐離開廣州而中斷。

蔣公撰育樂兩篇補述

民生主義尚未完成的最後二講，後來，由蔣總統撰成「育」「樂」兩篇補述，於一九五三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中發表。

三民主義要旨

關於「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國父在他手著的三民主義中說明其要旨如下：

「我可以用一句簡單話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強大，往往因爲保護宗族起見，寧肯犧牲身家性命。……對於國家，從沒有一人具極大精神去犧牲的。所以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於宗族而止，還於有擴張到國族。」

珠江縱隊就在廣州附近，一揮拳就把他們擊得粉碎，與其弄到那一章，何如早日自動讓出。」

劉少奇說道：「這些話是不錯，不過，主席還是在幹部會議上作一個解釋。」

毛澤東說道：「好吧！這件事我注意就是了。」

劉少奇看看任弼時，說道：「我們走吧！」

活曹操也起身打個呵欠，說道：「我也要走了。」

毛澤東送走他三人，回到房內，看見藍蘋眼都哭腫了，當時也覺得很難過，攬起藍蘋，問道：「我們在外面談的話你都聽到了。」

藍蘋擦擦眼淚說道：「我在重慶就同你說還是活曹操擺下的圈套，你還不信，現在信了吧！」

毛澤東說道：「你的話我當然信，不過，林老擺這個圈套幹嗎呢？」

藍蘋說道：「你還不明白，活曹操是逼你造反，成功了大家都享福，失敗了殺你一個人的頭，我不是已經同你說得很明白了。」

毛澤東說道：「這裏面有許多問題是林老以前不知道的，史大林大元帥派老狄回來，答應把關東軍全部武器交給我，這事只有少奇同志一人知道，不能說是林老的預謀。」

藍蘋問道：「這事有什麼關係？」

毛澤東說道：「關係可大了，如果沒有這項資本，我敢反抗政府嗎？」

藍蘋問道：「這個話靠不靠得住呢？」

毛澤東說道：「我也想到了，老狄敢騙我，但是他斷不敢以史大林大元帥名來騙我。」

藍蘋問道：「史大林會不會騙你呢？」

毛澤東登時怔住了說不出話。

藍蘋問道：「潤之，你覺得史大林同老蔣，兩人怎麼樣？」

毛澤東說道：「論本領都是一代人豪，我生平不服三個人，只有對這兩位是心服口服。」

藍蘋問道：「論心地呢？」

毛澤東笑道：「這個不是多此一問，蔣先生服膺的中華道統，處人處世以仁愛信義爲本，史大林大元帥是唯物論者，只要能達到目的，便不擇手段，兩人的立腳點不同，怎麼比較。」

藍蘋說道：「不論這麼的問題，縮小範圍說，你覺得那一個容易伺候。」

毛澤東苦笑道：「你這一問叫我怎麼答？」

藍蘋說道：「我要你說實話，你不要怕，這房內只有我們兩個人，史大林又不是千里眼、順風耳，我們說的話他不能聽見看見。」

毛澤東說道：「這個問題也很容易答覆，你黠一點國民政府五院院長，除去行政院，其他四個院長都反過蔣。

抗戰八年，十二個戰區司令長官，除去第三戰區顧祝同，第八戰區朱紹良，其餘各戰區都有司令長官反過蔣，而且大部份同他打過仗，蔣先生這份度量，歷史上沒有的。」

藍蘋問道：「史大林？」

毛澤東苦笑道：「史大林大元帥的敵人托洛斯基逃到墨西哥還被刺殺，至於一般同志，到現在大概連十分之一都不剩了。」

藍蘋問道：「這兩個要選一個伺候，你願意伺候誰？」

毛澤東嘆口氣：你的話我全明白，但是那由得我作主呢？剛才他們講的話你句句都聽到了，我要是不聽話，馬上就有大禍臨頭。他們第一個會先找你，剛才任弼時講的話，你也該聽到了。」

藍蘋說道：「我不怕，大不了拚了一死。」

毛澤東說道：「你不怕、我怕，我不能讓你死，你死了我也活不下去。」

藍蘋問道：「我們就這樣聽憑史大林擺佈了。」

毛澤東說道：「慢慢再說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明天我同老狄談談再決定。」

第二天下午毛澤東剛起床，狄莫諾夫來了，藍蘋看見狄莫諾夫就趕快向房內跑，狄莫諾夫卻遠遠喊了一聲：「江青同志。」

藍蘋沒有辦法，只好站住說一聲：「狄同志，早。」

狄莫諾夫已經來到面前，說道：「江青同志，恭喜，恭喜，你同毛主席在重慶結婚，我也沒趕上吃一杯喜酒。」

藍蘋問道：「你在莫斯科都知道。」

狄莫諾夫說道：「不但我知道，史大林大元帥也知道，史大林大元帥要我代表他祝福賢伉儷。」

藍蘋說道：「這就多謝了，你請坐，我去告訴毛主席。」

狄莫諾夫說道：「不用忙，我們先談談。」

藍蘋問道：「狄同志，我們沒有什麼事談。」

狄莫諾夫說道：「聊天不一定要有正經事，你在重慶住這麼久，覺得重慶怎麼樣？」

藍蘋搖頭道：「重慶不成，天氣熱，老鼠多，完全不能同上海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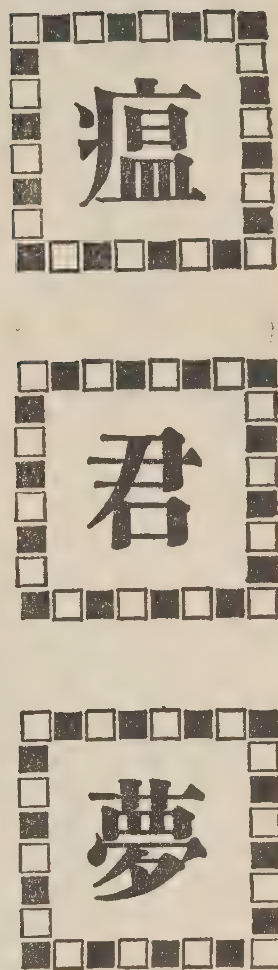
狄莫諾夫笑道：「江青同志，你怕熱不必去重慶，可以到莫斯科住些日子，擔保不熱。」

藍蘋一聽這句話有弦外之音，又想到賀子珍就在莫斯科，頓時心驚肉跳，不敢搭訕，就在這時毛澤東出來了，藍蘋不敢再搭訕，說聲失陪，一溜烟跑回房內去。

毛澤東與狄莫諾夫熱烈握手，說道：「老狄，你好吧！怎麼回去住了這麼久。」

狄莫諾夫說道：「因爲史大林元帥對於遠東方面問題要問我的意見，他的方針一日未確定，我便一日不能離開，一直拖到今天，也未叨擾主席一杯喜酒。」

毛澤東笑道：「容易，容易，今天補請，我從重慶帶回來的上好白蘭地，咱哥兒倆今天好好乾一杯，說過就拖着狄莫諾夫進客廳。」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冷笑道：「交給那兩個傢伙，他們行嗎？誰聽他的？」

劉少奇說道：「主席也不能這麼講，三十年代他們控制過黨中央，也向蘇區部隊發號施令，除主席外，誰又敢不聽他的。」

毛澤東說道：「今昔情況不同，那時他們是靠周恩來幫助，才可以指揮紅軍，今天靠誰？」

任弼時笑道：「主席怎麼知道周恩來不會再幫助他們？」

毛澤東怔了一下，停了兩分鐘，說道：「你該知道周恩來的眞實身份，他是那邊的人。」說着向南指了一指。

任弼時說道：「這個內幕人人皆知，但主席也該知道周恩來的為人，他絕對不會眞正忠於某一方面，他只是忠於權勢，誰的力量大，他投靠誰。如果史大林大元帥把關東軍武器交由王明、博古支配，他馬上就要倒過去。」

毛澤東默然無語。

劉少奇說道：「主席應該明白，周恩來自從遵義被奪權，到了延安整風又成為對象，他對主席充滿仇恨，一旦有機會定會報復的。」

毛澤東這時沒有了主意，既想回重慶任院長，又不願放棄對共產黨的控制，更不甘心被王明、博古奪回權力，一時說不出話，只是拚命抽烟。

活曹操看出毛澤東心事，說道：「主席熟讀史書，當知道歷史上許多事，都有輕有重，有緩有急，只要分清輕重緩急而定先後，便迎刃而解。」

毛澤東問道：「林老，你不要講歷史，就說目前的事吧！怎麼分輕重緩急。」

活曹操說道：「以我黨與政府官職相比，自然是我黨為重，因為有了我黨作基礎，主席參加政府才有地位，如果主席離開了黨，就算好過張國燾，到底也有限，從前李後主致吳越王錢俶書，『使聖天子易地而封，王亦不過大梁一布衣耳──』這段話主席應該記得。」

毛澤東連連說道：「李後主的詞我全部會背誦，這封信我看到過，載在資治通鑑。」

活曹操忍住笑說道：「主席看過這封信自然明白李後主的意思，與其到京內當宰相，不如在地方當一個國王還好些。」

毛澤東說道：「這一點我當然明白，但是，要能支持下去才可以，李後主到了最後不是要唱記得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活曹操說道：「剛才說的輕重，現在再談緩急，假定我們公開反對政府，會招來災禍，禍畢竟是在將來，我們如果不按照史大林大元帥的意旨去作，則禍在目前。」

劉少奇說道：「林老分析的透徹極了，無論如何，不能把主動權讓與別人，只要抓住兵權，就有辦法，能得到關東軍全部武器，佔了東四省，進攻退守，先立於不敗之地。」

毛澤東笑道：「大不了，再來一個滿洲國，溥儀能當皇帝，我為什麼不能？」

活曹操說道：「當然可以，其實主席的像貌就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眞是帝王之像。」

毛澤東說道：「好吧！既然這樣，我們就決心同國民黨決裂，走自己的道路。」

劉少奇說道：「主席準備一下，召集一次幹部會議，把在重慶談判經過報告一遍，尤其雙十協定我們要讓出八個解放區，許多同志都不滿。」

毛澤東搖頭說道：「這批傢伙眞不懂事，八個解放區是讓出的嗎？我們不讓行嗎？以廣東來說，

很多同學隨聲附和。

「對，先揪陳正東，再揪陳紅英！」

會場開始有點騷動，發出「嗡嗡嗡」的耳語聲，吼叫的聲音此起彼落相應着。接着，像是大家得到了默契，幾千個人的呼叫、咒駡、咆哮，同時迸發了出來，就像火山爆發那樣，幾乎掀開了大會堂的屋頂。

「找陳正東算帳去！」

「活剝陳正東！」

「打倒共產黨！」

誰也無法聽清楚同學們到底在叫嚷什麼，但你可以立刻獲得一個正確的概念，會場中正在掀起一股反黨的洪流。

台上的劉凡被這突如其來的意外事變怔住了，他不知道這個禍是怎麼闖下來的，本能地用手指骨節叩擊着桌面，大聲喊叫：

「同志們，鎮靜！這不好，眞的不好……同志們……」

台下丟來一塊石頭，沒有擊中他，咚的一聲丟在講台上；這個並不含有特殊嚴重意義的動作，卻變成對同學們的鼓勵，立卽很多石頭、櫈子、泥團……紛紛向台上丟。

劉凡並沒有被嚇跑，他在黨裏面經歷過很多次風暴，或者是由於地位不得不令他冷靜地面對開始瘋狂了的學生。

「同志們！這不……好……眞的……」

他的話，已不再是學校中最高的命令，不再是符咒，對學生們已經失去禁制的效力。

「打他！」

「砸爛這個王八旦！」

離講台比較近的同學，逐漸向台上湧去；有的同學並沒有想揍人的打算，但他們擋不住後面像潮水那樣撲來的人羣。

黨委會幾個高級幹部，都是站在最前面的，組織部長楊風帆，中文系支委曾鳴、物理系支委張俊臣，先跳到台上。

楊風帆對劉凡輕聲說：

「請書記暫時到後面休息一下。」

「不行，楊同志，我不走！」

這時，宣傳部長曹興在台前張開兩手，用溫和的口氣，不斷的說着：

「同志們，和風細雨，和風細雨，大家不能這樣，這是違背運動原則的……同志們，我們要大家平心靜氣的討論問題……」

他自恃學生對他的印象好，以爲可以說服大家，但是沒有人聽他的。在一連推揉之下，他的眼鏡被擠掉了，於是像一片在激流中漩渦上的浮木，無助地被人潮推過來，又撞過去，他想蹲下去摸自己的眼鏡，卻被一個學生從他身上了踏過去。

已經有好些人湧向講台。

劉凡堅持不肯後退，結果被楊秋帆、曾鳴他們架着退到講台後面，溜出側門，躲進學校警衛科辦公室裏；那裏有武裝警衛，保險得多。

一部份同學早已離開會場，去校本部找尋陳正東。

學生們興奮得像是去趕廟會，他們有的經過校院時，拗折一片樹枝，有的在會場中拆散櫈子，拿着櫈腳，浩浩蕩蕩呼嘯着奔向校本部。

武裝校警拿着實彈的手槍，在校本部辦公室四週佈着崗位，看到學生們準備湧進辦公室，在門口擋住了他們。

「你們不能進去！」

「誰說的？我們就進去給你看！同學們，上呀！」

校警沒有得到命令，不敢隨便開槍，他們人少，又打不過學生，一個個被揍得眼青鼻腫，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學生在人事科辦公室裏面砸桌將，打玻璃，把辦公室搞成稀爛。

有一個同學提議說：

「陳正東一定躲在黨委會辦公室裏！」

「對，我們去砸黨委會！」

「大家走呀，我們今天一定要砸爛這個閻王殿！」

不用說，黨委會辦公室也被砸糊了，裏面還有幾個留着在辦公的人，他們很識趣的站在一邊，沒有出來阻擋，同學也不去難爲他們。砸完了，大家心猶未甘。

「一定是躲在劉凡家裏，這傢伙以爲我們不敢去那裏找他！」

「對，我們索性連劉凡的老婆也揪出來，一塊兒鬭爭他們！」

「好，皇后娘娘跟國舅串在一起砸！同學們，我們怎麼不走，怕什麼？」

「走呀！」

一聲呼叫，大家又像一支迎燈籠的隊伍，興緻勃勃的唱着歌，叫喊着走了。

劉凡的官邸在學校裏，原是國民黨時代華英中學那個外籍校長的住屋，一座小洋房，有花園，有網球場。

官邸的服務員和兩個褓姆，遠遠的看成羣結隊的學生，先就帶着劉凡的兒子從後門逃走，等學生們進去，已不見半個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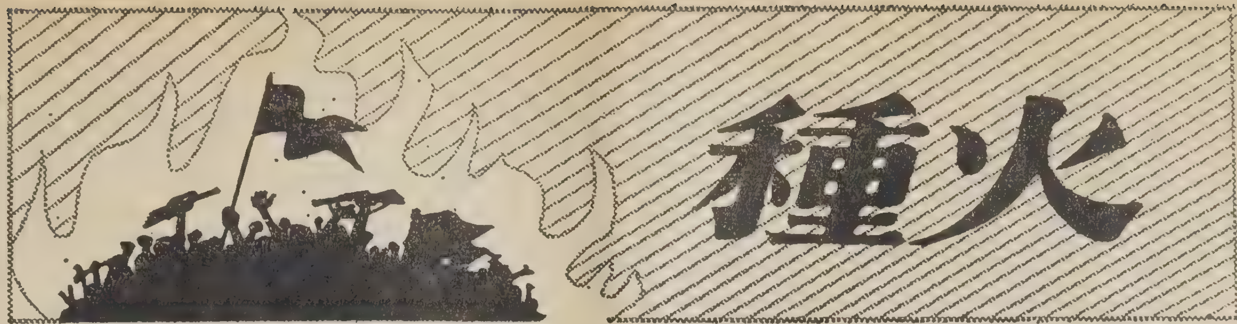
房子裏面豪華的設備，使學生們大爲吃驚，有許多東西，他們是從來沒有看到過的。

「喂，大家來看，好漂亮的沙發，還有壁爐，這傢伙，完全是資本主義的享受！」

有人在臥室裏大驚小怪的叫了起來。

「啜，這是什麼？彈簧床呀，你看，好軟。原來劉凡跟他老婆在這上面鬧革命！」

幾個女同學聽到了，吃吃的笑了起來；她們的興趣，在陳紅英的外國貨化粧品上，女孩子愛美是天性，她們不能滿足於淸一色藏青斜紋布的列寧裝，那簡直是一隻袋子，沒有腰身，沒有曲線，如果把頭髮塞進八角帽裏去，誰也無從分別性別。這就是她們寧可不用牙膏，寧可縫個襪底少買一雙襪子，而把配發的日用工業品購物券積存起來，去買花露水和雪花膏，也有買了胭脂和鵝蛋粉的，不過她們不敢明目張膽，冒着被批評的危險，搽搽抹抹的到外邊去招搖，只是在宿舍裏面，化粧起來，作一番自我的，或者是室友間的互相欣賞而已。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大家洗去了由於資產主義思想作祟的唯美主義的痕跡，才不致發生問題。這是女同學之間的一個小秘密，組織上不是不知道，只是懶得去管罷了。



〔六〕

林學政

大字報由關振宗寫好了，其實也並沒有什麼警闢的詞句，主題是學習北大同學的革命精神，發揚新五四運動的光輝等等老調子。

為了不被人家嘲弄他們是「不知不覺」的落後分子，關振宗跟應文龍把大字報拿去給班上好多同學簽了名之後，當天傍晚就貼了出去，免不了會聚集起一些人來看的。

第二天，學校裏大字報都貼滿了，甚至校院裏的樹幹上，校長和黨委會辦公室的走廊上，都貼着一些漫畫、短評、口號之類的「小字報」。

所有的攻擊矛頭，指向黨委。陳紅英和陳正東已經消聲斂跡，不知道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劉凡還是硬着頭皮到各系「巡視」，親自觀察學生們鳴放的情形，人家看到他在細心閱讀攻擊和揭發他的大字報，臉上露出不自然的苦笑，右手指骨節，叩擊着左手手掌，嘴唇在不停的噏動着。大家可以想像到，他一定是在自語着「這不好，眞正不好」。

有一股暗流，在學生中開始醞釀，有人準備對黨委會的幹部採取行動。同時，最顯著的一點，是學生鳴放範圍，不僅單是學校行政和教育政策，已經擴展到整個社會上。有張大字報，就是指控黨的政策錯誤，草菅人命，替土改時期被鎮壓了的無辜者翻案。這張大字報的文字鋒利，特別引起同學們的注意；聽說是一個叫江采英的女同學寫的。

黨委顯然已經無法控制運動的方向了，不過他不必顧慮自己失職，這原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要求的。只不過，他必須設法避免超越「和風細雨」的意外事件，他終不能讓老婆和小舅子的腦袋瓜子，給學生們拿走去祭鳴放運動的大旗！

六

大會堂裏擠得水洩不通，全校的教授學生差不多都到齊了。

劉凡正在傳達三天前中央陸定一同志在五月廿六日對參加制訂「十二年科學遠景規劃」的科學家和重要文化工作者的講話，其中論及文學藝術和科學研究，更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意見，堅持自己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甚至有宣傳唯心主義的自由。

陸定一同志是黨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宣傳部長，以及國家的副總理和文化部長，他的談話，自然可以代表毛澤東同志與黨中央的意向。

在熱烈而不斷的鼓掌叫好聲中，劉凡化了很久的時間，才把這篇講話宣讀完畢。他站在台上耐心等待會場中那陣情緒高漲的風暴靜止下來，然後用手指骨節着力地叩擊着講台，大聲喊叫：

「同志們……同志們……」

他的聲音終於把那最輕微的喋囁也壓制了下去，運用他無往不利的辯才，把題旨帶到一個新的方向。

「同志們，我們從陸定一同志談話中，可以了解到黨對這次全民整風，是懷着多麼誠懇的態度，多麼殷切的希望。我們全國優秀的科學家們，在偉大的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整風運動號召下，決心依照『十二年科學遠景規劃』的指標，使我們的主要科學部門，在十二年內超過世界先進水準。但我們不能忘了這次整風運動，主要的指標是在文化方面，學術上的，文藝上的，科學上的，我們要控制運動的方向，做毛澤東的好學生，按照他的指示，把握住方針。同志們，我們要集中力量，不要把力量分散到政治上的、社會上的、制度上的其他地方去，我覺得我們師院目前情況很好，有些大字報上對黨以及對本人的批判，眞正做到知無不言的地步，這是好現象，不過千萬要記住我們偉大的毛主席的話，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民主方法，是『團結——批評——團結』；這是整風運動最高，以及最基本的原則。我們先要在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不讓階級敵人利用機會點鬼火、煽陰風。同志們，脫離運動方向，脫離『團結——批評——團結』原則的鳴放，在動機上，思想上是與人民對立的，大家不能放過他，要把他揪出來……」

一位女同學突然從人羣中喊叫起來。

「先把陳正東揪出來，他就是反黨的叛徒，就是人民的敵人！」

通舟楫。……」

帝問：「如此亦是大江，爾既居江濱，何以又稱鄉僻？」陶對：「資水原是禹貢荆州九江之一，酈道元水經注，謂資水一名茱萸江，迸流山峽。臣所居資江鄉之小淹，正在山峽處，原爲益陽地，宋時割置安化縣，只因不當孔道，冠蓋罕經，故稱偏僻。」

帝復問家形勢，陶對：「資水流經臣里，兩岸石壁屹立如重門，澄潭瀠洑，深數十丈，有石出方潭，方正如印，名曰印心石。」帝又問：「爾居此石乎？」陶對：「臣居上流三里許，幼隨臣父讀書，結有書室，名曰印心石屋，即在此石之北岸。」

此時陶澍趁機叩乞奎題，帝以陶的湖南口音聽不淸楚，乃詳問：「爾所說印字，即日常所用之印乎？」陶對曰「然！」復問心字，陶對心心相印。帝引手自指其胸膛以問：「是此心字否？」陶對「是。」語畢，帝仍不甚明瞭，以爲「印心詩屋」。陶對「是石屋。」帝疑問：「非書屋乎？」陶對：「本是書屋，因印心石在印心，書屋適當其上，故稱石屋。」

次日五鼓，軍機處傳旨呼兩江總督，陶趨至，見軍機大臣捧御書「印心石屋」四字匾額一幅賜陶，陶展視，每字六寸許，潤如之。前欵：「道光乙未嘉平月」，行首「可師可法壁中書」七字；後欵：「御書賜之」四字。有二小璽曰「道光宸翰」；曰「虛心實行」。奉旨朝觀者，莫不欽仰高深，同聲贊歎！

十二月初七日清晨入奏對訖，復問：「前日所賜爾之字，將來懸掛何處？其是否懸書屋內？」陶對：「臣幼學所居，是茅棚草屋，臣離家已十有七年，其存否尙未可知？現蒙賜額，當敬謹另建石屋，方敢懸掛，現擬先行刻石。」帝問：「刻石何如？爾欲嵌之石壁乎？」陶對是。帝問：「那石有多高？爾說那石上還有門，是何人所爲」？陶對：「石潭南北兩岸，俱是高山石腳，橫截過江，對峙如門，是天成，非由人力，石壁不一，高者約許七八丈，與穀閣相等。」帝問：「許多石壁，是摩崖好。」陶對：「是，還要敬謹摩崖。」帝曰：「摩崖須要擘窠大字，前日所書尙小。」陶請再賜大字，帝曰：「朕書大字，較勝小字，小字要均勻配搭，大字可以縱橫自如，不必拘定格式。」陶對：「聖人天縱之筆，意到神隨，無非星月光芒。」帝引手以二指作圈，顧陶曰：「這大的字何如？」陶對：「越大越好。」帝問：「要怎樣的紙好寫？」陶對：「紙是隨便皆好，還要鈎摩方可上石。」帝曰：「甚是，刻字總是要鈎摩的，紙不可論，明日臘八，爾歇息一日，初九再見。」

初九日晨入，軍機大臣復捧御書「印心石屋」大字一幅，計長九尺餘，每字高一尺六寸，潤如之。正中有「道光之寶」一顆，前書「道光乙未臘月」六字，行首「淸虛靜泰」四字長璽；後書「御筆」二字，有「愼德堂御書室」六字方璽。跪領之後，隨即入見，蒙諭：「爾看大字如何？」陶對：「皇上加賞印心石屋摩崖四大字，元氣內含，寶光內煥，精神流血，極龍飛鳳舞之姿；規矩方圓，應乾端坤倪之妙；頓使山川生色，草木增光，不獨微臣感幸，永當昭示無窮。」奏對之次，上下皆大歡喜。

道光帝曰：「朕大字原尙可觀，前日賜爾小幅，可不用矣。」陶乞一併賜與，留爲子孫世守。帝問：「何須兩幅？」陶對：「仍要恭摩刻石，圖畫山水，裝配成帙，永遠昭垂，俾海內同瞻墨寶，流傳盛事。」帝微笑曰：「如此亦可。」隨後復詢地方要務久之，陶始退出。聞殿內鐘八響，距八時六刻五分。

「印心石屋恭記」最後一段寫道：「計自入見至十六日陛辭中間，召見凡十有四次，仰承聖訓諄諄，周詳懇至，舉凡用人行政，一切有關國計民生者，無不上邀指示。而尤以堅定不拴，洞及幽微，誨勉交臻。甚至蝸居蓬戶，亦荷天題，允臣瀆請，重賜大書摩崖。溯自嘉慶年前，至道光帝即位以來，御筆賜臣下，此尙爲初次。實五六十年來之特恩，刻骨銘心，莫名銜感。回憶束髮隨父敕祀賢鄉萸江公讀書石門潭上，鄉臨印石，教以心型，茲乃上蒙宸問，寵及岩泉，御藻所垂，訓詞深厚，不涅不磷，古言是證，印也石也，印以石，實印以心。昔唐臣柳公權言，心正筆正，史稱筆諫。今幸際聖明，親承提命，則尤大造生成，以筆爲訓也。……道光乙未除日臣陶澍恭記。」

以上是陶澍跟道光帝談話的一篇眞實紀錄，陶將它印成小册，和道光御筆所書大小印心石屋墨寶，分送全國親友；各省人士，亦有將「印心石屋」四字，刻石紀之者。因此，陶澍與道光，道光與印心石屋的故事，傳遍全國，咸稱盛事。

從這紀錄中，可知陶澍對於歷史掌故，山川人物的熟悉，實非常人所能及。而道光帝對於外臣，能在十七日內連召十四次，何夫子之不憚煩也？不僅如此，陶澍和林則徐勵精圖治之時，因改革鹽政，改革漕運，引起紳商不斷反對。御史卞士雲、許球、周彥、鮑文淳、袁文祥、徐廣縉等，中傷彈劾，無所不用其極！陶不怕中傷彈劾，只怕皇帝動搖；然而道光一連八次硃批慰勉，反勸他切勿惑於浮議。陶澍有了這樣的後台，始能貫澈其主張，卒告成功。

陶澍私訪江南的傳書，和彭玉麟私訪江南的傳書，在淸代末年，流行極廣。陶澍爲尋求民隱，考察地方政情，嘗化裝爲相士，不帶隨員，不受招待，一個人獨往獨來，破了不少無頭公案，懲處過不少的貪官汚吏。這裏的故事，十分有趣。這一傳書，筆者於二十年前在一舊書店購得，發現彭宮保後來私訪江南，便是效法陶澍精神。

左宗棠原是一個不得意教書先生，因陶澍返家省墓，路過陵醴，縣太爺請左宗棠寫了一首歡迎的聯語：「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陶澍自任四川道尹，安徽巡撫，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前後近二十年，沒有返家。下聯的大江，係指湘江，湖南分上下四府，八州子弟，三千多萬湘人，日日望你歸來。總共用了二十六個字，將陶澍的身份，湘人的熱情，包括殆盡，這出自左宗棠的手筆，陶澍一看，贊佩不已！及見其人，一談又是通宵，自此，他才相信他的女婿胡林翼所稱道的左宗棠，確爲楚材第一。一位六十多歲的老翁和一個三十歲的青年，竟然一談之下，結爲知己，結爲親家，這也是湖南人最樂道的一件事。後來曾胡左彭的精采表演，無不直接間接和陶澍發生了極大的關係啊！

陶·澍·與·道·光·帝·聊·天

胡蓉之

在晚清的咸同間，湘人產生了曾、胡、左、彭四大名臣；而在此四人之前，更有一位陶澍，也累官至兩江總督。在讀者之中也許有對陶澍其人覺得陌生，但實際上，他在清廷比曾左等人更吃香。由於專制淫威之下，一個漢臣陛見清帝，頗不簡單。以曾國藩那樣的功勞德望，當他參見慈禧太后時，尚且滿身標出冷汗，致將棉襖濕透，可是陶澍則爲例外，他不獨不緊張，且曾跟清帝聊天。

陶澍，清湖南安化人，字子霖，號雲汀。他世居安化小淹陶家溪，以耕讀立家。其父陶必銓是一個讀書人，但屢試不第，在家築一石屋，名曰「印心石屋」，父子兩人，潛心讀書，十年不懈，惟子霖天資聰慧，十五歲考中秀才；二十考取舉人，必銓大喜。但他連讀考進士，均未獲選，子霖頗有放棄科舉之意。必銓則勉之曰：「大器晚成」。於是父子二子，又在印心石室中，再讀二十年。嘉慶七年（公元一八〇二），陶澍年已四十，奉父命入京再考，終成進士；且其名次甚高，隨選庶吉士，授翰林苑編修，自此文名大震。子霖面瘢，家貧苦讀，衣裳破舊，年十七八尚未訂婚。一天，赴染坊染衣，準備赴考，染坊老板見他氣概軒昂，行動活潑，料他必有大成，乃親赴陶家議婚，以女許配他，這就是後來陶澍的原配夫人黃氏。生子一，早夭；女一，即後來的胡林翼夫人。及陶澍中進士後，黃夫人乃替他納賀氏女爲妾，生子名洸，字少雲，亦即左宗棠的女婿。

湖南在陶澍以前，作重要疆臣者的確很少。自陶澍任十年兩江總督後，才有曾胡左彭四大名臣。其中有兩位都跟陶家發生過密切關係：一是胡林翼係陶澍的女婿，另一則爲左宗棠，係陶澍的親家。因此，有人認爲：湖南近代的人材輩出，實爲陶澍有以啓發的作用。

陶澍之所以獲得清廷器重，也確有其才幹。他由御史出任東道尹，治績爲四川第一，道光元年（一八二一），擢升安徽布政使；道光三年，升安徽巡撫，五年，調任江蘇巡撫，八年便調升兩江總督；眞是平步青雲，一帆風順。按清代的督撫之制，原係戰爭期間的臨時性質；彷彿抗戰期間的戰區長官及省主席。因爲日子久了，結果遂成定制。通常在巡撫之上，加上一個總督，可以直接指揮兩省以上的軍事政治。由於職權的衝突，督撫同城，總是鬧得很不愉快的。但當陶澍擔任兩江總督的時期中，與江蘇巡撫林則徐，則合作無間，時稱江南三治：即治水、治漕、治鹽，興利除弊，使到江南大治，爲數百年來所罕見。左宗棠最崇拜陶澍、林則徐二人，到他自己任兩江總督時，特在金陵建陶、林二公祠以祀之。有人曾題聯於壁云：「立德立言立功，是之謂三不朽；文襄文忠文毅，可算作一個人。」

文襄即左宗棠的諡號，文忠便是胡林翼，文毅則爲陶澍本人。這三位都先後實際擔任或死後追封兩江總督；在建設上，也都有着極優越的表現。其立身行己之道，腳踏實地之功，也如出一轍。聯語把他三人算作一人，似很恰當。

依照陶澍的年譜所載：他生於清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卒於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得年六十有二。追贈太子太保，予謚文毅。其奏議詩文，均載於「陶文毅公全集」內。在道光十五年時，因爲陶澍的政聲遠播，故道光帝特別召見他。自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至十二月十六日止，前後僅僅十七日的光景，一共召見過十四次之多，而且一談便達數小時之久。究竟君臣間有什麼了不起的問題，要作如此長談呢？曾經有人把這種長談喻爲「閒聊」或「密斟」。原來一個皇帝不僅是「孤家寡人」，實亦孤陋寡聞。除了宦官、妃嬪之外，接見大臣的機會並不多；更沒有朋友。即使召見元老重臣，也有一定的規矩儀式，所談範圍，當然不能上下古今，公事私情，信口開河。因此，許多昏君，只好每天和那些宦官妃嬪，胡鬧鬼混，「從此君王不早朝」，從此君王親小人，實在也是環境有以致之。歷史上，皇帝與大臣閒聊或密斟的故事，固不多見，但「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賈誼與漢文帝，大概是閒聊。君臣久別重逢，忘其尊貴竟加足於帝腹，嚴子陵和光武帝，大概在密斟。有清一代，能夠和皇帝閒聊的，恐怕也就只有陶澍跟道光帝十四次的談話而已。

究竟道光帝連續召見陶澍的十四次中，談了一些什麼問題呢？根據陶澍所作「印心石屋恭記」裏所載召見情形，頗爲有趣，彷彿多次口試。摘錄如下：

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廿九日卯時，召見於養心殿西暖閣，帝甚愉悅，勞勉再三。次日朔，賜客食訖，內使傳御賜福字壽字，且說年賞第一分。謹領入謝，免冠叩頭，天語垂詢移時。嗣是每入對，輒歷四五刻之久。一日召見，陳及奉派閱兵三省。陶因請假，順道歸省邱木，上許之。復蒙垂詢所學及家世里居甚詳。陶對：「幼學於父，生安化資水之濱。」帝問：「湖南，資水乎？」陶對：「資水在洞庭西南，界沅、湘之間，不當大路，故不甚著名。」帝復詢資水修廣若干？想是春夏有水，秋冬無水嗎？陶對：「資水發源都梁，從城步新寧至武崗州，北過邵陽城，以次納夫夷水、邵水、雲泉水，西過安化縣，納白洋等溪，轉神山東北，流經安化縣，又納山溪水數十條，北合善溪，入溪陽界，又納回里河，桃花港，樂陵等十餘水，東北流分兩口，一由陵子口會湘水，一由沅江縣會沅水，同入洞庭湖，江面寬一二里不等，四季皆有

誇張的最低限度也得有一個未誇張前的原形是眞實的。可是寫小說就不同了，他所塑造的角色是將自己的眞摯精神變成另一個人，小說人物是假設的，假設的人物中卻隱藏了眞正的自己，「戰爭與和平」中的比爾是托爾斯泰自己。「約翰克里斯朵夫」的主人翁是羅曼羅蘭自己，「飄」中的郝嘉萊是瑪格麗·密契爾自己。「紅樓夢」的賈寶玉是曹雪芹自己。那其中的「自己」不是自己個人的歷史事實，而是自己的眞摯精神。因爲小說是假設的，所以他不必害怕誇張，他可以將自己重新塑造成另一個人，投進一個奇異的境界中，他可以將自己誇張到最善最美，或者突出自己一種使人難忘的特殊氣質，但即使如何誇張，也必須有作者的原形在其中，否則主人翁的眞摯精神便沒法使人共鳴。

今日有些拍噱頭電影的人，不論他表現的是眞善美也好，假惡醜也好，只要是拍得成功的作品，必然有自己的精神面貌隱藏在其中，不論他拍的是成功或失敗，也必定有自己的風格隱藏在其中。要是他一生拍的電影。像吹無定風向，沒有予人一種個人特殊風格的印象，那才是完全沒有自己在其中的藝術匠人的作品，即使他的電影如何賣座也是沒有靈氣的。靈是什麼，靈應該是自己的生命原形。

有時我打開報紙，總喜愛讀一些突出個人性格的專欄文章，那並不是表示那些專欄文章都是好文章，我所喜愛的以那種文章的風格，因爲在文章背後你可以抓到作者本人。當你讀它時就如對着一個老朋友，好像他正在與你閒聊。這就是「眞」的妙處，缺乏了那一部份眞，善與美都是虛設

作者是四川人，廣東人福建人，浙江人，他們在用普通話寫作時，不時流露出自己常用文言的特色，這並不表示作者的文字技巧不夠水準。反而會突出作品的鄉土氣味。

在十九世紀的歐洲，英國、法國的文學語言，都側重優美文學風格，美國立國之初多少作家，都不喜歡用地方色彩來表達他的作品極力向英國紳士社會優美語文風格看齊，在法語中，據說上流社會所運用的語文與低層社會用的就有很大分別。這在法國

左派學運轉移陣地

一九七四年四月出版的「學聯報」社論說：「學聯今年的重點……是聯合教師、中學生和家長……引動和發展較龐大的社會運動。」十月，「中國週籌委會主席」陳毓祥又在「學聯報」表示：「中國週歷史圖展另一項意義，就是落實了學聯今年強調『做好組織中學生的工作』的方針。」「學聯」自稱是「專上學生聯會」，卻要「做好組織中學生的工作」，這不是太滑稽了麼？紅頭蒼蠅把持了大專同學的言論，現在又企圖控制本港的中學。故此，近日崇眞校長開除教師陳文，「學聯報」、「學苑」、「文滙報」、「大公報」等刊物便破口大罵張校長，悍然干預該校合理合法的行政措施。倘若張校長向它們讓步，香港各中學，從此便得俯首聽「學聯」號令；香港的中等教育，從此更不堪設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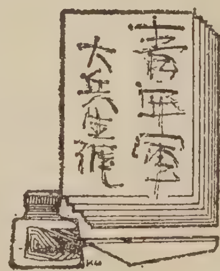
據張校長說，他開除陳文與政治理由無關，事實如何，筆者不得而知，但今年八月的「學聯報特刊」卻煞有介事地說：「崇眞中學在職教員陳文老師，遭校方解聘，主要理由是陳老師曾經帶領一批中四學生參觀中國週之『中國歷史圖片展覽』……」「學聯報」不必拿出證據，即可斷言陳文被解僱的「主要原因」是帶領學生參觀「中國週」的圖片展覽，這種「辯證法」雖然不很「唯物」，卻是「戰無不勝」，筆者自嘆不如。該份特刊又發表了陳文的「公開信」，讓我們一起欣賞這位「優良老師」的大作罷：「我帶同學去看的不是什麼『左派大陸圖片展覽』，而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主辦的『中國歷史圖片展覽』……港大校長黃麗松，中大校長李卓敏，張德昌教授和一些知名的中學校長都是中國週的顧問……『史展』有這麼多社會知名人士支持，怎可能是什麼『左派大陸圖片展覽』呢？」「學聯」舉辦的「中國週」確是得到一些「知名人士支持」，但這是否可以證明「學聯」並非左派組織呢？尼克遜、田中、馬可斯等「知名」資本主義頭子也曾經到北平「訪問」，我們若說北平不是中共的大本營，可乎？有一點令人奇怪的是：贊助「中國週」的「知名人士」，除了黃麗松、李卓敏等人外，還包括富甲一方的無產階級先鋒霍英東，爲什麼陳文不把他的芳名也列出來，證明「中國歷史圖片展覽」不是「左派大陸圖片展覽」呢？這是否因霍富翁「美名」昭彰，故此「優良老師」陳文不便提起這位「知名人物」？

一九七四年十月，「中大學生報」刊出了兩位不署名的朋友對「中國週」的意見讓我把它抄下來：「（你們）將大陸和台灣並列，通過比較分明是故意把大陸抬高，使台灣看起來渺小無成就。」「你們給我們的印象是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像是一切有如神助的直線上進，我不相信。」「中大學生報」對「中國週」的宣傳不遺餘力，居然也刊出了上面這兩段發人深省的言論，可知紙包不住火，謊言不能夠埋沒眞理。陳文說「中國週」展出的並非「左派大陸圖片」，這句話騙得了誰？本港各中學的校長和教師們：紅頭蒼蠅正在有計劃地向中學進軍，爲了我們的未來，爲了中國的前途，我們必定要合力阻止它們入侵！

青冥

，贈送給民家分享，不管是男女老少，對愛民的國軍，都是非常的歡迎和敬愛的。除了物質方面在可能範圍內同甘共苦外，同學們深知東北同胞受盡日本統治的慘痛，特別的愛護有加。談話家常時，經常轉達關內同胞對他們的關懷，轉達親切的慰問，更增進情感的交流，軍民一家的關係，如水乳交融的凝成一體，所謂敬軍愛民，彼此的情誼，確是與日俱增的。

東北的高粱酒和金門的高粱酒一樣，味濃而性烈，爲了提高體溫禦寒，除了愛飲兩杯的同學「得其所在」的樂在其中外，平時滴酒不嘗的同學，也慢慢的上了酒癮，每個人配備的軍用水壺，十之八九是裝滿高粱酒，不管是駐營，構築工事，行軍作戰，出征掃蕩，總少不了幾口高粱下肚，壯膽、禦寒、過癮，眞是點滴在心頭！



靈氣是生命的原形

霍雲霄

與兩個青年閒聊，甲青年說他想寫一本小說：乙青年澆冷水說：「你不是一個作家的材料，即使你寫了也沒有人有興趣讀。」甲青年說：「不理有沒有人有興趣讀，可是我仍然要寫。」乙青年說：「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做不受人欣賞的事？」甲青年說：「你看我將來浪費時間寫完一本小說，你比我聰明，但到那時候，我的浪費時間有了一本沒有人讀的小說，寫作文筆也比沒有寫它以前流暢，可是你沒有浪費時間，看看你那段時間的代價是什麼，有什麼可以交出來？」

乙青年無話可說了，我希望乙青年被甲青年說服，他也自己去寫一本小說。

青年人沒有多少特殊的人生經驗，沒有轟轟烈烈的過去，從他出生到受教育，出社會做事，一切都是那麼平常。但他們的心靈是活潑的，心靈深處有很多幻想，那幻夢代表他的人生經驗，代表他轟轟烈烈的過去。也代表他對未來的夢想。他們之中有一人說：我要寫一部小說：寫來不一定給人看的，就像一個詩人寫了一首詩，並不是為了賣錢的，而是為了自娛。你問他為什麼？他也許不能解答你所問的「為什麼？」可是他的小說，他的詩已經在解答了你，因為那小說中，那詩中隱藏了他眞正的自己。

的。但是如果一個專欄作家，他寫的東西，並沒有自己的獨特風格，他的名字放在文章之首，並沒特殊作用，文章由他來寫或由別人來寫並沒分別。我深信這類作者，即使他寫了多久也難得吸引到一班基本讀者。文章的好壞是另一回事，讀者能接觸到生命的脈膊，應該是從作者的特殊文字風格而來的。

文學價值與地方口語

一位生長在北平的老先生認為想寫標準的國語對白，最好應該多讀老舍的作品，有人認為不必這樣，我個人也認為不必。老舍的「四代同堂」，「駱駝祥子」我都讀過，在文字上，除了偶然有一些看出用着北平地道語言外，作為文學作品，這並不是一部小說的成功因素。老舍的作品最主要的是能發掘出我們中華民族心靈內層的韌性，「駱駝祥子」是屬於倫理方面的，「四代同堂」是民族情操的。那韌性，可以使一個飽經憂慮的人具有一種忍受孤獨

當然不算一回事，在美國可能相當嚴重，因為這個國家會因此沒法培養起本國的特獨語文風格，加重本國的文化自卑心理。

語文是敍事的工具，也是敍情的工具，在敍事方面，如果在語文上極力模仿一種方言，可能看不出有嚴重缺點，但在敍情方面，如過份借別人的方言來表達自己的情感，恐怕眞摯的情感便難以赤裸裸地表露出來了。但折衷過來用文字語言，可能會兩全其美。

有時寫稿子時，心中不時冒出很有趣的廣東口語，但有時考慮到讀者不會是廣東人，加上稿子內容不適合用上那樣的句子，也得再重看一遍時忍痛刪掉。讓它回歸到文字語文風格裏。據說白居易每一首詩寫下後，多唸給目不識丁的老嫗聽，問她懂不懂，老嫗如聽不懂，他必再行修改到老嫗聽懂為止。雖然我們讀白居易的詩，覺得淺白易懂，但也不是方言的，而是文字語言的。想像中如果這十幾二十年中，台灣或香港年輕一代有偉大文學作品出現的話，深信除了文字語言外，夾雜上一些廣東或台灣的地方色彩一定難免的，無論如何，它不會是北平口語化的作品，但也不能因為它不是北平口語化的作品就貶低它的中國文學價值。

東北高粱酒

寒梅

關內是春暖花開的季節了，東北正是奇寒。

部隊開到東北正是冷得最夠味的時候，無論是衣食住行，來自南方的同學憑着戰鬪的意志，精神的武裝來接受一切苦難的考驗，慢慢的也適應下來了。

在東北戰地上，晚間起床輪值警戒的哨兵，那種滋味眞是終生難忘。沒有任務的時候，通常是在天黑過後就上坑了，好不容易熟睡過酣時，輪到守衛了，叫班的鄰兵走來，拉拉被角那一陣最難過了，睡在熱烘烘的被窩裏，多留戀一會吧，叫班的又催得要命，立刻爬起來吧，又有點依依不捨，因此，在晚上衛兵交班時，常常聽到接班的同學抱怨說：「有子有孫也不准他們到東北來受這種活罪了。」每個人講是這樣講，披衣起床，接過班後，灌了兩口高粱酒，頂天立地的屹立在戰鬪的崗位上，全神貫注前方的敵情，心中只想到戰鬪立功，什麼牢騷又烟消雲散了！

在戰地上擔任警戒，說來也是苦樂滲半的，苦的是寒流透骨，要咬緊牙關去支持，雙手雙腳有如針刺一樣，痛透肺腑心田。實在不好受！樂的是從另一方面去想，荷槍實彈在戰鬪的崗位上，不時傳來一陣陣

上怎樣呢？中共的所作所爲，完全與所謂「五項原則」相反！印尼事件便是最好的說明，也是最好的教訓。其實中共不但不能與自由世界「和平共處」，甚至與「蘇聯乾爹」或「老大哥」也不能「和平共處」！

中共豈但不能與「乾爹」或「老大哥」「和平共處」？甚至不能與「接班人」「劉少奇主席」「和平共處」，也不能與「副統帥及接班人」林彪「和平共處」！現在，杭州的「工人階級內部」也發生鬼打鬼的風波，不能「和平共處」了，更怎能與自由世界「和平共處」？

不幸得很，自由世界竟然妄想從蘇毛兩黨的內鬨中獲取利益，而縱容中共闖入「聯合國」。

中共闖入「聯合國」的結果怎樣呢？肯定的，「聯合國」垮了，「聯合國」已成爲「毛法毛天」的「胡鬧國」，而便利了共黨的滲透活動。

必須指出：共黨大喊「和平」，自由世界也跟着盲目地叫「和平」。「和平」的結果是什麼呢？——基辛格得了「和平獎」，成爲「國務卿」，而自由世界卻丟失了南越，高棉和寮國，甚至泰國也正在赤潮下戰抖！

我們看見南越的孤兒，我們看見南越的少女，我們看見南越的老人……他們失去了家園，失去了親友，他們成爲無家可歸的難民，成爲海上的「人球」。這苦難是誰做成的？

那是共產黨！那是蘇共和中共聯手創造出來的「傑作」！

自由世界必須猛醒了，「和平」的幌子後面便是征服和奴役，蘇共的「長期計劃」正在按照着陰險的「藍圖」實施，中共「越亂越好」的陰謀，也正在順利地進行着。共產黨本身並沒有什麼可怕，可怕的是自由世界領導人的愚昧。倘若自由世界的領袖能夠明智地拒絕假和解，共黨便不能肆無忌憚地大舉滲透，全無顧忌地進行侵畧了。據「新聞週刊」引述情報人士的談話說：「和解有利於蘇俄在美國境內遍佈間諜。」

這些間諜，「很多屬於比美國人更要美國化的青年外交官，他們一到美國便活躍於國會山上，與國會職員大打交道。」

「新聞週刊」透露：「二千名蘇俄集團官員，其中約有八百人是以官方身份掩飾的全日工作合法間諜，而另外大約八百人則偶然擔任間諜的任務。」

一個稱爲「GRI」的蘇俄情報分局，已在世界各地設置了四十八個電台和電話截聽站，而其中美國就設有四個電話截聽站來收錄私人及政府談話。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顧貝克教授說得好：「和解政策是共產黨奴役世界，赤化世界最狡猾的政策，這種政策抬頭後，我們對共產黨作戰，的確是一年比一年更艱難了。」是的，共產主義就是欺騙，這已經是不爭的眞理。可惜目前自由世界的一些「領袖」，他們爲了個人的「聲望」或野心，竟然高呼「和解」，因而瓦解了自由世界對敵鬪爭的決心。

到了今天，在共黨統治下的人民，決不會相信共黨的謊言，但在自由世界，仍然有人相信共黨的假話。寫到這裏，我們怎能不感激地想起蔣故總統？他在半世紀以前，便清楚地指出共黨邪惡的本質！

與「舞曲大王」

林巽

「基」故事在改編上有兩個先天上的缺點，一是情節過長，如果將全部情節忠實地搬上銀幕，最好是拍上三集。二是愛門這個人物只爲報仇而存在，他只是一具幽靈，幾乎缺乏正常人的生命氣息。反而故事中的三個反面人物維爾福議員，弗南特將軍，及銀行家唐格拉，甚至老囚犯法利老長老，都可以在現實社會中找到一點根子。電影也許爲了加重愛門的仇恨心理。前一段在獄中受苦的戲拖得畧長，到了報仇的戲節奏相當明快，幾乎是爲了揭開三個人物的另一種罪行而存在。從戲劇效果看，發展得並不十分理想，雖然李察張伯倫那一臉憂鬱的神情，演來頗有深度，但它不能算是一部如何有震憾力量的電影，但因爲它隱隱出現一些哲理，要是你願意爲它思索，它是一部令你廣索的片子。

朱利安·杜里菲的「舞曲大王」記得在廣州首映時大約是一九四七年，當時由於電影帶來幾首插曲，「藍色多惱河」、「維也納森林」其流行的迅速，可有如許氏兄弟不久以前的「鬼馬雙星」，現在重看一遍，筆者所以特別要談的並不是史特勞斯這個浪漫藝人的故事，而是爲了飾演史特勞斯的妻子寶黛這一個角色。其實言劇力這個角色有相當震撼心絃的力量。約翰史特勞斯是十九世紀奧國維也納的華爾滋舞曲大師，去年本港上映過一部「新舞曲大王」（由安杜均東導演）並不賣座，該片場面比這部舊片豪華，而且又是彩色濶銀幕鉅製，但卻沒有舊的「舞曲大王」的純樸而且有強大的震撼力量，由此可見形式的新並不一定能決定藝術的質素。

「舞」電影開首寫史特勞斯因在銀行辦公時間沉迷於作曲，被老板發覺將他開除，於是他便召集一班退休樂匠，組成一樂隊，在一家酒店演唱，爲名高音歌星嘉娜唐納看中，他在嘉娜鼓勵與幫助下不久成名，但嘉娜與他也有了情愫。他的妻子寶黛，卻處處表示出願意痛苦犧牲，只願丈夫自由快樂，這反使嘉娜良心發現，不忍奪人所好，自願懸崖勒馬，與成名的史特勞斯分手。電影中有一場很感人的戲，那是嘉娜的戀人何漢飛伯爵鼓勵寶黛親自到戲院後台去見嘉娜，奪回丈夫。可是寶黛來到戲院，看到觀眾對丈夫與嘉娜的喝采鼓掌，使她一下子覺得自己太渺小了，及她到後台時，嘉娜是個勝利者，本來看不起她，正要下逐客令，但當她對着寶黛一雙毫無妒意的痛苦眼睛，處處只爲丈夫幸福快樂着想，在那一剎那間，反而使嘉娜覺得自己的自私渺小。就這麼一幕戲，它寫出女人的兩面，一面是胸襟狹窄與自私，另一面是爲愛而自我犧牲的精神，那一幕戲，在表現上寶黛是一個失敗者，但最後她卻是一個勝利者。個人以爲從這種角度反應到社會風氣，可以看到近三十年文化社會變化太快了，你幾乎難以在今日的文學作品及電影中發現像寶黛這類角色。但從銀幕上看來，它仍然那麼感人，單從這一點看，就值得我們去深思了。

蔣公半世紀前的預言

古鶴翔

遠在一九二四年，蔣總統訪蘇歸國之後，便對國父孫中山先生表示：蘇共政權一旦臻於強固後，其沙皇時代之野心便可能復活，可能對中華民國帶來災禍。蔣總統還對廖仲愷說：

「對俄黨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信仰，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信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

蔣總統這些話，是在五十年前說的，不幸得很，這些話都成為預言了。這五十年來，中國已成為蘇共侵略和奴役的對象。如果不是蘇共的陰謀，中國人民便不會遭受中共的蹂躪！中共是蘇共的「兒皇帝」及「變種」，那是鐵的史實，是不容置疑的，筆者不願在這兒詳加引證了。

值得注意的是：蔣總統的話，直到今天，仍然是自由世界的暮鼓晨鐘。倘若自由世界能虛心接受蔣總統的遺訓，人類的前途仍然是光輝燦爛的，要不然，人類必將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共產主義」是否一個理想的社會制度，抑或只是馬克思的「烏托邦」？那是另一個問題，筆者暫時不預備在這篇短文中加以討論。然而，必須指出：無論中共或者蘇共，事實上都將「主義」與「事實」分離！

無論中共或蘇共，都「殊無誠信可言」，吾人必須正視共黨口中的「主義」只是幌子，是招牌，而實際上卻做盡了壞事！

我們且看：所謂「歐洲安全會議」的「十項原則」罷：

㊀主權平等。㊁不恐嚇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㊂疆界不可侵犯。㊃國家領土完整。㊄和平解決紛爭。㊅不干涉內政。㊆尊重人權和基本權利，包括思想、意識、宗教或信仰自由。㊇人民有自決的平等權利。㊈國與國之間相互合作。㊉誠意履行國際法所訂的義務。試問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蘇共何曾履行過上述的任何一項條款？而且直到今天，蘇共又何曾有過半點誠意來實行這些條款？反之，它正在千方百計地進行着違反這些「原則」的活動！

據倫敦「泰晤士報」說：「蘇俄計劃將美國陷於一個和歐洲及發展中國家隔絕的孤立局面中，然後加強武器的競賽。」

「泰晤士報」揭發了一份「華沙公約組織」的秘密文件，這秘密文件是一九六八年捷克的史捷拿少將投奔自由時帶出來的。

這文件的題目是：「未來十年至十五年和多年之後的一項長期計劃。」這文件規定：在第一階段，即由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九年，說服西方相信蘇聯為

使西方整體性道德敗壞，共黨稱這階段為「社會爆炸性改變時期」。共黨要在這階段中和美國訂立「友好條約」，尋求科技及經濟利益，並且勸止西方維持有效的軍事防禦體系。最後的階段，即所謂「全球民主和平時代」，共黨計劃在八十年代後期使美國和歐洲及發展中國家處於隔離的孤立局勢中，並且受到經濟壓力。這時候，共黨集團的軍事力量將處於壓倒性優勢的地位。我們從上面列舉出來的「計劃」中，應該清楚所謂「華沙公約組織」的真面目了，蘇共正在千方百計地分化自由世界，削弱自由世界，侵略自由世界，

評「基度山恩

本期西片，由大衛堅尼導演，改編自十九世紀法國名作家大仲馬的小說「基度山恩仇記」以及由朱利安・杜里菲導演早在三十年來轟動一時的名片「舞曲大王」都是值得一談的片子。

大仲馬的小說，都以突出傳奇情節見稱，但此公並不純粹賣弄傳奇，他的小說都有濃烈的時代背景，有如我國的水滸傳，是歷史的又是非歷史的。但人物卻是虛構的。這部片子，如果落在庸才匠人手上，只當它是情節劇處理，可能拍出來的是一部平平無奇的電影，因為大仲馬寫「基度山恩仇記」，情節是故事主人翁愛門給仇人殺害然後成功地復仇的故事，但故事內涵剛好相反，它表現的是反報仇觀念。這一點幸而大衛堅尼倒也表現得相當突出。

「基」故事寫拿破崙第一次失敗，法皇路易十八重行統治法國，那正是一個混亂時代，尤其是對於政治犯更無標準，有些人被捉入牢中，永遠沒有人審問，一直無明無白坐牢到死。故事主人翁就在這時期因為幸運地當了船長，與美麗的女子旦蒂斯結婚，距料卻被垂涎他妻子的青年軍人弗南特，垂涎他的船長職位的同事唐格拉加以陷害，

寫信揑造他是拿破崙地下分子，另一位主持該案的議員維爾福，因為該案涉及他的父親，便將愛門放入獄中，不久滑鐵爐砲聲消逝，愛門在獄中被人忘懷，後來他在獄中遇着一個陷冤獄的法利亞長老，教他哲學，數理神學，法利老臨死時留給他一份尋寶地圖，經過十四年黑獄後他才逃獄成功。出獄之後，知道陷害他的弗南特已成為大將軍，並且娶了他的妻子，唐格拉也成為銀行家，維爾福卻成為大檢察官。愛門卻利用自己尋到的大寶藏，大作善事，成為一個聞名世界的神秘財閥，他自封為基度山伯爵，然後組織一個龐大的情報網，收集了仇人過去為非作歹的證據，一方面收買了一家報紙，將仇人的醜事公開。結果三個仇人都在他計劃週詳下一一被毀，可是愛門報了仇後，並不快樂，他與未結婚前的妻子[illegible]有一個孩子，但那孩子不願恢復他的姓氏，

剝削」所分成的「階級」來觀察一下。

格林的這一分析，表面上頗是言之成理。以為在這二分法之下——「我是否為他人賺錢？我是否為別人所剝削？我是否替別人幹活，因此他們攫奪了我的工作成果。」

從理論上，在格林肯定了這只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的「人與人」的「關係」。這「關係」，也只囿於「經濟生產」範疇而已。並不能以偏概全地總括了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的所有關係。同時，即使在「經濟生產」關係上，也決不是只限於「剝削」與「被剝削」的。在一分為二的宣傳中，只是在有意導致錯誤與掀起仇恨，瓦解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這點我們不能不加以注意。

這裏我所舉一個具體的例子，那是來自一位親身經歷的工人階級的坦白。

在上海淪陷後，中共幹部唆使一間規模頗大的百貨公司的工人來鬭爭郭姓老板，這間公司在香港也有。但是工人都異口同聲的說：這位郭姓老板，不但沒有剝削他們，同時對他們很好。中共的幹部們不信，一口咬定凡是資本家都是剝削人的；凡是工人都是被剝削的。硬要工人們挺身而出地去鬭爭他們的老板，結果仍是無效。中共的幹部們，無法只有親身把老板加以折磨了。這間公司的工人氣憤異常，個個都已經識穿中共的惡毒心腸呢！於是紛紛走出大陸。

沒料到，格林在今天，不斷地在海外宣傳「剝削」與「被剝削」的「階級仇恨」呢？事實上，我並不否認，在某些機構中，老板與夥計之間的關係不好，但決不能一概而論。

其次，格林在談「經濟生產」方面的情形時，似乎太單純化了，而忘記了在科技時代的分工合作問題。這方面所有相信共產主義的人士，只是在主觀地強調「階級」上的「剝削」與「被剝削」，而忘記了分工與合作。同時，更沒有了解到股票、股份的普遍購賣所改變了的勞資關係。他們總以為：任何公司只要是屬於國家，就是萬全妥善的。然而，在一個專制極權的國家組織裏，無論什麼都是屬於國家的話，老百姓更無所自由了。

因此，目前最流行的觀念是：舉凡老百姓可以做的，國家政府不能擁為國有；假如老百姓做得不好或無法憑私人的力量做的，為了公益，才能由國家來辦理。

格林所侈言的「天國」

格林似乎急不及待地要在這一次演講裏，醜化他所生長的自由世界，而肯定和美化共產世界。他不但大膽地做了預言，同時又大膽地做了肯定。

首先，他說：「我相信資本主義已無可藥救，……整個資本主義時代已經到末日了。」

對於資本主義，我沒有好感，特別是由資本主義盛行以來所產生的弊端。至於資本主義的「末日」是否已到，我沒有研究過，不便妄下論斷。不過，我卻是相信着：資本主義衰微後，而代之以興的絕對不是共產主義者所謂的社會主義。

這一點我有具體的證據：一是我們可以看看蘇聯所謂的修正；一是我們可以注視一下大陸上中共所強調的「理論」，以及他們的「實際行動」，就可以了解清楚了。絕非格林的「到處奔波宣傳」所說服人的；也絕非中共對自由世界所發出的統戰文字所能湊效的。

其次，格林似乎一定要強調出——「資本主義社會，就沒有眞正的自由，沒有眞正的民主。」言下之意，就是說，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有眞正的自由，才有眞正的民主。」而把這「眞正的」的「自由」和「民主」，解釋成「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

這一段肯定，我只是覺得格林在說着「烏托邦」。事實上，中共的「紅旗」、「學習與批判」、「人民日報」等，不時地都在反映着，指摘着：在中共所統治下的大陸，「人剝削人」的情形太普遍了，普遍到連中共所嚴密控制的傳播工具，也不能不為此而大爆內幕的種切了。相信，格林不敢也不能說：中共這些傳播工具只是在造謠吧！

至於格林說中共所統治下的大陸，「沒有人覺得自己高人一等，而人與人之間再沒有競爭，沒有猜疑，不必互相防範」，這說該是從何說起呢？

任何一位中國人，如果是生活在大陸不必說了，就是到大陸上去觀光旅行一番，他們就立刻發覺或感受到：大陸上人與人之間是缺乏了某種層次的信任的。這某種層次的信任，也是最使人不安，不等，不妥的。

假如你與大陸上生活的老百姓談談家常話，他們會告訴你：誰的兒子做了什麼如何如何了不起；誰的兒子受了什麼苦，是如何如何的不能提。

假如你想與他們談談大陸上的政治情勢吧，他們或者告訴你不知道；或者告訴你最好不談，這些是「眞正的民主和自由」嗎？這些是代表沒有猜疑與防範嗎？格林可能是見得不多；同時，以一個外國人的身份到大陸，本身已經是很隔斷了呢！

至於「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之有無，在生產的層次上說：何必「競爭」呢？因為他們是「替別人幹活」，而中共用了「國家」與「社會主義建設」或「為人民服務」等口號，而「騙奪」了他們的「工作成果」呢！

最近傳出的大陸上不少地區的工人在「武鬭」、「反抗」，或許就是他們知道了共產黨的宣傳與實際的距離該是多麼大，多麼假，多麼欺騙吧！

所有的宣傳，都會在赤裸裸的事實面前失敗的；所有的宣傳人物，也都會在他們前言不對後語的說辭中而敗退下來。問題是這宣傳與宣傳人物的失敗，幾時會被聽眾與讀者們發現，這要看聽眾與讀者的程度了。

在一次次地宣傳中，特別是在自由世界的地區，相信其失敗的速率必然加快的。

起碼，在格林這次的演講後，讀者們所提出的幾個問題，已經使格林「不寒而慄」了。使我覺得：香港年青的下一代，都是不同凡響的！這方面我卻覺得慶幸呢？



認識中國

評格林的「階級觀點」

柳以青

用「階級觀點」做成對一切事物的分析與了解，這是中共，利用了馬列思想後，所至今貫徹的一種「方法」。

這「階級觀點」的分析、了解與認知，或許能夠獲得某部份、某時間的功效，但是，如果就理論及實現深入分析的話，這一階級觀點的分析方法，破綻就出現了。可是，在不少的人，卻還正在迷惑於中共的這一「階級觀點」的分析呢！格林就是其中的一個，不過，是在他的那篇演講中，由於解釋問題遇到了困難，為了搪塞與「解圍」，就搬出了「階級觀點」來。他是這樣表達的。

格林所談的「階級」

事緣在格林講演之後，聽衆們就提出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這問題與他談論「民主與自由」有關連的。問者說：「若要有進步，必須有競爭，請問這種說法對嗎？」

格林答說：「不，不對。」

接着，他說如此地說：「我有一個不成熟的想法，以為競爭與民主是互相矛盾的。若果在人民中間的競爭愈烈，則互相關懷愈少。如果你所說的進步只是指福特公司和雪佛蘭公司的競爭，則我以為這不是進步，卽使它可能是進步的一種形式或者你認為就是進步。如果你和我作競爭，譬如在試場上為分數而競爭，為獲取好一些的工作而競爭，則在某些意義上，你與我之間就有隔閡。今天，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比美國的競爭形式更為極端，因此，美國人民顯得相互分隔。當你晚上獨自走上街頭，你必然覺得恐懼，所有的人都和我作對。為要達到我的目的，必須不擇手段。這就是一個有一切民主程序的國度，但團結人民的互相信任已經烟消雲散。……人與人之間是這樣的隔閡，使紐約的計程汽車司機與顧客之間要有一道防彈玻璃。過去，美國人是很隨和的，但現在就不是這樣了。我把這種競爭哲學稱為『老子第一』——是野性的一種表現。因此，我以為進步建築在競爭之上的說法是全然錯誤的。」

這一段話格林說得並不漂亮。雖然他是拿美國的情形來舉例。大公司彼此之間的競爭，以及試場上的考試，再加上美國大城市中的社會不安，這三種是屬於不同層次的「競爭」的，如何能一概而論。

商場上固然有彼此的出奇制勝術，但是「物美廉價」亦是其不變的原則，而機會主義者固然可以湊一時之僥倖，但總是無法長期得逞的。試場上之分高下，只是一個測驗學生是否盡了自己本份的一種證據而已。至於美國社會之不安，所牽涉的原因更是複雜，恐怕與「民主程序」並沒有必要和直接的關連。難道格林眞可以以此來肯定在共產極權的社會裏，社會一定是平安嗎？同時，是否所有的社會平安，必定不是由民主程序國家呢！

這一些太淺薄的混淆，相信聽衆們都能識穿，不必再多言了。

最重要的恐怕該是格林所談論的「階級觀點」了。

他接着說：「現在有一個極其有意義的問題提出來——這個問題是，由於我們講到自由與民主的時候，沒有用階級的觀點，致使有那一些東西忘掉了，或是沒有正確的加以分析？因此，我得把它強調一下。我以為我們得把事情簡化，將世界劃分為剝削者卽淨賺錢的人和被剝削者，這是在全世界的範圍內說的，不是在某些個人或某些工廠的意義上說的。越南戰爭是場階級戰爭，是世界性的，是窮人對抗富人。所謂對外援助，如像美國那樣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援助就是剝削受援國，因為它們希望從受援國身上獲得較諸所給予的援助更多一點東西。福特在巴西花錢開設工廠，他能夠這樣做因為他懂得他將會獲得比投資更多的財富。這就是所謂階級，它自然地蘊藏於資本主義社會之中。這是我們之中的人與人的關係，卽階級關係。我所指的不是一般人所說的階級，什麼中產階級啦，或是中下階級等等。很具體的說，我要說的是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我是不替別人幹活，因為他們攫奪了我的工作成果。我是否站在剝削者的一邊？我是站在被剝削者的一邊嗎？當你深入地追問下去，小心的加以分析，你就會感覺得困惑。但或遲或早，你就會清楚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含義。因此你得下個決心，站到那一方去，沒有所謂中間派的。被剝削的國家逐步知道他們在被剝削。

「在一個剝削的社會，卽資本主義社會，就沒有眞正的自由，沒有眞正的民主。這就是為什麼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相信資本主義已無可救藥，雖然在歷史上資本主義曾經對人類的進步作出重大的貢獻。但整個資本主義時代已經到末日了。因此我嚮往中國，這個國家雖然仍會犯錯誤，但它的總趨向是向着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邁進。在那個社會沒有人覺得自己高人一等，而人與人之間再沒有競爭，沒有猜疑，不必互相防範。」

格林這段話，從「階級」談到對中共所統治下的「幻想」，因此，我就從他的這兩點上，來給予分析吧！

格林這裏所謂的「階級」，依照他的「了解」，乃是「剝削」與「被剝削」兩方面，他在叫人「反省」自己呢！我們可以就格林的這一「剝削」與「被

對左派的羣眾示威運動，均在泰共勢力活動範圍內進行，這是泰國人民吸取西貢政府覆亡慘痛教訓，醒覺起來，不再盲目相信共黨及其同路人的欺騙。

據外電報導，此次泰國羣眾反共鬬爭，學生與警察的行動是一致的，他們都是針對激進的左翼團體，抗議庫立政府不經審訊便釋放九名左翼搗亂學生及農運領袖。庫立的措施，無疑是縱容泰共及其同路人，直接威脅泰人的自由和安全。事實上，自前右翼政府垮台後，泰國的局勢進入動盪不安，大規模煽動事件經常發生，庫立的中立傾左政府無能爲力控制共黨倡亂，加上左派學生恣意搗亂，無視泰國政府存在，公開稱警察爲「走狗」，而因激發他們起來反共，與自由右翼學生並肩，共同反對親共的庫立政府。

在里斯本，葡人反抗岡干維斯的親共政府；在曼谷，泰人反對偏左的庫立政府。雖然後者不一定受前者的感染，但他們都具有共通之點，即是反對把他們的國家逐漸轉交給共黨。岡干維斯和庫立，分別使他們的國家向着共產主義的道路走去，所不同的，岡干維斯立場與行動明顯，而庫立則態度隱晦，暗中把泰國誘上左轉路向。庫立不一定親手把王國奉送給泰共，但他明目張膽對泰共與左翼分子讓步，無異替他們開闢了接收途徑。倘使庫立不立即下台，毫不置疑，他將是自由泰人的最大罪人。

泰國總理庫立一上台，便擺出一副媚共的嘴臉，在曼谷建立形中實左的政府，以盡對泰共及左翼分子討好之能事，可是泰共並沒滿足當前現狀，大肆顛覆活動，庫立以爲只要與泰共後台老板講數，便可解決泰共在國內叛亂難題。因而率領龐大代表團前往北平巴結毛伯伯。可是，當他朝見毛伯伯時，卻得不到確切答覆。老毛僅對他說出四句模稜兩可的指示：第一，你不要對他（泰共）作反共宣傳；第二，你不要派兵到森林中去打他；第三，你提了他不要殺他；第四，我也沒有管他。

毛澤東對庫立的教路，顯示中共對泰國仍然野心勃勃，並沒有因庫立親自朝拜而手下留情，放棄支持泰共叛亂。毛澤東很清楚，他與蘇聯在中南半島爭奪戰中，已輸去了第一個回合，南越倒向蘇聯，即使中共不再支持泰共，蘇聯也會插手，況且蘇聯可直接通過南越邊境接濟泰共，總比中共隔着越南方便得多了。目前，中蘇共逐鹿東南亞第二回合的對象是泰國，自庫立把駐泰美軍趕出境後，美國在泰國所留下的勢力真空，是他們夢寐以求所力爭填補的。當他們在泰國的勢力均衡時，誰掌握了泰共，誰便穩操勝券。不過，毛伯伯爲拉攏庫立共同「反霸」，但又不能放棄泰共，只好跟他虛以委蛇，說「我也不理他」了。

可憐庫立誤信毛澤東的諍諫，以爲眞心維護他這個地主階級資本家代理人，勸止泰共叛亂。回國後，便積極貫澈毛聖旨，對左翼搗亂分子採取妥協姑息態度，不但做到了「你提他，不要殺他」，而且還要「放他」。結果引火燒身，被憤怒的示威學生把住宅搗毀，可謂「現眼報」了。

庫立可能接受美國的和解主義影響，誤認爲這是個退卻時代，自由民主走向低潮，無力抗拒共產暴潮。他的錯誤，是低估了自由泰國人民的力量，以爲它也像越南人一樣，不敢奮起抗共，因而偏向共黨，以求暫時喘息。假若庫立不早已立下親共意旨，堅定站立在自由陣線上，與自由泰人緊密一起，相信泰國不要什麼「中立偏左」政府，也能確保國家安寧。此次泰國學生與警察示威，反擊左翼分子運動，已顯示出泰國人民的堅強力量，只要有人加以善導，隨時可以擊退共黨任何顛覆活動。

泰國學生警察示威運動，由於庫立不採鎮壓手段，事件不致惡化，很快平靜下來。但並不能說泰國反共自由火焰熄滅，相反的，它今後將必像葡萄牙的火炬一樣，愈燃愈熾烈。可以預見，庫立親共政府一天不改弦易轍，繼續包庇泰共、維護左翼分子，自由火花隨時會燃燒起來。

向晚

張治中、田漢、李四光的受辱，或間接或在暗中，惟沈鈞儒不然，他是在大廳廣眾，當面受辱。

一次沈鈞儒看秧歌舞時，話劇主題爲「沒有中共就沒有中國」。沈老頭當場起立獻媚，他歷舉北伐、抗戰，諸級之成功，均歸功於中共，以達到「沒有中共就沒有中國」的結論。他滿以爲這一下拍上馬屁了，左顧右盼洋洋自得。不料，他剛說完，毛澤東起立「訓話」了，指責話劇主題，應予修正，理由是「中國已有五千多年歷史，中共歷史還

場

目而視，戰戰兢兢，抹一鼻子灰，幾無地自容。此可見中共知識分子是如何淺薄低能，他們明明都是義和團，怎能會建國成大事。

【松广隨筆】

泰山石敢當

我原知北方衝要地方牆角多植此樣碑石，今接浙江友人陳巽頤兄來函告，他家鄉也有同樣的習俗。他說他家鄉某大圍牆即植此種碑石，但鄉人識字不多，硬把「泰山石敢當」讀成「秦川石取堂」，以爲這家人必是開藥店的，羣向這家人買藥。

過去我也不明這碑文做何解，私忖必是因泰山石是偉大的石，誰也不怕，足以鎮壓魔鬼無賴。後來偶然看到一篇考證，原來「石敢當」是一人名，加「泰山」二字是崇敬之意。石敢當好比「包青天」中的展昭，無論有什麼棘手事，他皆可解決，此人爲五代後漢第一君主劉知遠部下。

女傭鬧笑話

友人楊雲竹以「公使」名義，被派駐美大使館任職。從上海出國時，帶一年輕女傭，到華盛頓後，這女傭也學會幾個英文單字，如對不起（Excuse me），但她把Excuse me，卻說成Kiss me了。因此美國送貨員便要求楊雲竹答應迎娶她。老楊一聞大驚，問爲何緣故?送貨員說，「因爲你的女傭，要求吻她，在美國習慣上說，女人要人吻她，即願嫁他之意。此事糾纏很久，最後經過法庭判決，認爲這是一場「誤會」，始算了結。華人不會說洋話，正如洋人也不會說華語，到了外國千萬不要冒充懂洋話，以免出亂子。

時事評論

曼谷的反共火花

林定

三分二世紀以來，世界各地的反政府示威運動，大多是由共黨一手包辦，煽動羣眾起來搗亂，破壞社會安寧，以達其動搖統治者根基，好讓共黨不用吹灰之力，便把政權攫奪過來。共黨常以此自豪，喻之為加速資本主義崩潰及消亡的催化劑，並稱譽為無產階級鬬爭的歷史經驗總結。誠然，俄國聖彼得堡鐵路工人罷工；中國所謂反飢餓、反內戰暴亂；越南和尚學生示威抗議，都替共黨舖平了奪權道路。不過，可憐那些無知的工人、學生在共黨的操縱慫恿下，走上街頭，白白替它賣命，他們作夢也想不到所付出的代價，卻是給千千萬萬的同胞帶來了奴役的枷鎖。

近幾十年來，共黨的奪權鬬爭方式，都是沿着這條老路進行，他們以武裝叛亂為經；示威運動為緯，兩者呼應，彼此配合。特別近廿年來，他們實質上已把「工運」和「學運」視為自己專有品。每當某地爆發學生或工人示威運動時，不用推測，便可肯定八成是由共黨導演。雖然自由地區人民對共黨的示威暴動每有「談虎色變」之感，但他們畏懼共黨兇狠，多數採明哲保身或袖手旁觀態度，不敢挺身而出，為維護自由民主跟共黨暴徒搏鬬。他們甚至同情示威者，一旦發生流血事件，便由原來的無動於衷轉變為憤怒仇恨政府。殊不知共黨專門利用人類同情弱者心理，在每次搗亂中必定製造流血事件，甚至不惜犧牲一兩個無辜青年，造成「反動政府」殘酷鎮壓的慘象，從而博取羣眾同情和支持，把反政府示威運動推向高潮。因此，共黨在每次鬬爭運動中均佔優勢，即使失敗，他們也收到打擊政府威信的效果。

也許天理循環，或者共產黨倒霉吧，葡萄牙人醒覺起來了，他們第一個站出來，給世界反共革命鬬爭立下新的里程碑。廣大羣眾在面對葡共及左翼軍人血腥鎮壓下，毫不畏縮走上街頭，焚燒葡共總

，把葡萄牙由共黨邊緣搶救過來。誠然，葡萄牙今後還遭遇着嚴重困難，但只要葡人反共信念不移，堅持與葡共及左翼分子搏鬬到底，葡萄牙的前途是光明的。

葡人的勇敢與果斷，不但挽救了他們的自由，也給人類帶來了啓發意義。不論西方或東方，任何民主政體決不能跟共黨妥協，對抗共黨暴亂，除以牙還牙外，別無其他途徑。若果希圖以和解代替對抗，最終必斷送在共黨手裏。葡萄牙的反共鬬爭經驗，各國執政者應以借鑑，今天對抗共黨，必須依靠本國人民，切不能寄望外國友人援助。正值共黨氣焰彌漫全球，葡萄牙人的暴力反共勝利，給美國的退縮主義當頭重重一擊；基辛格之流的與共和解政策，絕不能阻擋這個偉大歷史潮流。

自由世界的反共狂飆，由西方吹到東方，最近泰國掀起反對親共的庫立政府，曼谷學生和警察舉行示威遊行，搗毀了庫立的官邸；五千多名學生襲擊泰國左翼運動基地——法政大學，三四百人投擲手榴彈，用巴士衝進校門，焚燒專印煽動文件的大學印刷所。在泰國北部，也有三萬名羣眾示威遊行，他們要求泰國政府馬上終止「暴民統治」。

曼谷曾是左翼分子搗亂示威、製造學運的發祥

張・治・中・等

近讀易君左著「烽火夕陽紅」第五集，引起我一些回憶，值得一述。

先說張治中這個小人，大家皆知他以和談代表資格，入北平後竟投敵。但後來他怎樣？報紙鮮有透露，大概因他是一小人不足以提吧。但我卻注意所有壞蛋的下場，常注意及之。據易君左記錄說：中共先把他招待於「六國飯店」，後乃勒令他到總布胡同一家破爛舊宅，隨從除一參謀侍從外，率皆南下。一日張寫一電稿，囑其妻由南京赴西北蘭州。張知參謀侍從，原是共諜，因密送上峯，周恩來便把「蘭州」改為「北平」。易君左文未往下寫。然照常識判斷，從此張治中必遭厄運，所以再無下文。如依羅隆基前例言，必是被中共汚辱以死。

田漢受辱

田漢追隨郭沫若，原以為為附驥尾，可以飛黃騰達，殊不知是附在豬尾上，致屢次受辱。最可恥一次，是受後輩范長江的呵斥。一次田漢對一新聞記者談話，大談民主，次日報紙發表，後被新華社社長范長江看到，遂即把田老大叫來，責以「未經官方許可，擅自發表言論」。限令田漢「於次日原報頭登一認罪啓事，聲明本人談話，只是私人談話，自認不檢點，特公開認罪」。

范長江早就是共特，抗戰初才滲入大公報。據許君遠告，他並非大公報什麼「特派記者」，他只是硬給大公報投稿，胡政之覺得范的稿還可用，事實上他多是抄「天下郡

倚賞識，而陞到七七社長。

由田漢受辱，我又想到地質學家李四光教授的受辱，抗戰初，李四光本是受政府命到歐美考察的，後來他從英國經蘇聯返上海，這時上海已變色，他是一書呆子，根本不知中共為何物。這時中華學藝社與中央研究院共同邀請他公開講演，他以為變色的上海，還可以自由講演，他大談西方文化與蘇聯文化，而且評判蘇聯共產文化如何如何低落。我一面聽，一面對同座的周昌壽、羅宗洛低聲說：「他怎可以這樣講呢？」不禁為李四光捏一把汗。他的講詞即刻被中國科學社

……刊物，紐約之「僑刊」、馬利蘭州綠帶城之「野草」，可為代表。由於多數留學生缺乏政治警覺性，因此，這些標榜中立之左派刊物，其影響作用，大於左刊、左報。「台獨」分子也辦有三種定期刊物，紐澤西州其爾尼之「台獨月刊」、霍斯敦之「望春風」，亦有其基本讀者，內容對國府之傷害，大於對共黨之傷害，全美台灣同鄉會出版之會刊，亦為「台獨」之喉舌，但影響力不及前者。

對愛國留學生刊物的輔導原則

基於左右雙方均以留學生刊物作為思想鬬爭之主戰場，而此一勝負得失，復關係我旅美知識分子乃至全球僑胞對自由祖國之信念向心，所以，近年來有關單位對留學生刊物之輔導，素極注意，而且戮力以赴。有關單位對於留學生刊物之輔導，根據下列四個原則：

一、鼓勵愛國同學創辦刊物，其能發生響影作用者，予以必要之協助和支援。

二、輔導全美中國同學反共愛國聯盟，及其西部、中部、南部各地聯盟，創辦代表性之刊物，並擔當各該地區對敵思想鬬爭之主要任務。

三、由各地區留學生黨部，負責輔助當地愛國刊物之擴大發行，並促進相互間之協調合作。

四、重要活動發軔之初，或遇特殊事件，主動提供有關資料及重點加強指示，通知各留學生組織透過當地刊物配合辦理。

我們希望留學生刊物，必須貫澈兩項任務：一為對學人、留學生思想教育，使能分清敵我、辨別是非眞僞，而堅定支持政府完成反共復國大業的信念決心！一為對邪說謬論，大張撻伐，針對奸黨陰謀暴政，作理性之分析及揭發，促使無知盲從者迷途知返。

由於美國地區的留學生，一般對於純理論的八股文章，均不感興趣，所以，凡屬少數愛國的同學創辦的刊物，均主張以中間偏右的姿態出現，從而爭取「沉默的多數」，立論憑專實、憑證據，講邏輯、講眞理，固然對共黨批判毫不容情，但對政府之若干措施，亦可作善意之建議或批評。

目前右派的刊物，照顧全美者有「自由人」，代表中國同學反共愛國聯盟及其各地聯盟的刊物，計有卅四種，代表地區聯盟者，美中有「留學生評論」，美西有「清流」，美南有「美南通訊」。代表紐約台灣同鄉福利會，專以台籍同學為發行對象者，有「鄉親」。至於其他代表地區性之刊物，而由當地學生黨部直接輔導發行者，波士頓有「波士頓通訊」，華府有「華府論壇」，紐約有「光華」，美西根州伊斯蘭辛有「蘭辛通訊」，明尼亞波利有「怡報」，密西根州安那堡有「安那堡通訊」，愛我華城有「民意」，聖路易有「華鋒」，堪薩斯有「方向」，威斯康辛有「文鋒」，洛杉磯有「中國人」、「晨濤」、「西望中國」，尤金有「自由評論」，亞里桑那有「亞里桑那簡訊」。除此

……生刊物現況

余秋人

當前左右雙方消長互見

一般而論，今日之留學生刊物，敵我雙方，消長互見，難以論斷彼此之強弱。蓋因時勢決定刊物對讀者的影響力，而刊物亦能鼓動風潮，製造時勢。所以，每當形勢發展對我有利，或是我方掀起的愛國運動晉入高潮時，左派刊物必噤若寒蟬，或顧左右而言他。相反來說，當共方處於優勢時，我留學生刊物亦僅能做思想消毒工作，或應戰式的防禦。

不可諱言，我留學生刊物之發行，有根本上的弱點：

第一、美國地區的留學生，半數來自台灣，半數來自香港、星馬及其他各地，來自台灣的留學生，生於斯，長於斯，受教育於斯，對台灣不僅有切身關係的感覺，亦且對台灣存在之若干問題，瞭解非常透澈，所以，當左派刊物醜化台灣時，一般人自然而然有一種「同感」。反過來說，這些留學生對大陸非常陌生，儘管我方指證鑿鑿，立論精闢，但他們既無認識，更無研判的熱衷。因此，在效果方面，我方刊物每事倍而功半。

第二，台灣是開放社會，社會病態，國內各民間報章中俯拾卽是，左派所要的資料，若干報刊等於義務蒐集供應，無虞匱乏。而我方對於共情資料之蒐集，則至感困難，中央日報航空版所刊登者，一般人認為來自官方，倘予運用，則有「代表官方」立場之顧慮，惟恐失寵於讀者；倘採用來自香港的電訊，則多係「道聽途說」，缺乏證據，易為左派所反駁。因此，在稿源及資料方面，我方尙待加強。

第三、我方刊物的主辦同學，純係基於愛國立場，運用課餘時間辦理，一方面要應付繁忙的功課，一方面要靠打工賺錢，以應付學雜費及生活費，卽若干公費生，亦因必須在一定時間攻取學位，忙於課業，乃使主持同學日久因困難重重，前途及學業又毫無保障，心情消極。而左派之刊物主持人，似乎無這些顧慮，只要為共黨賣命，不愁沒有「出路」。像徐守騰、李我焱之輩，就是例證。

第四、我方刊物的負責同志，都有讀書人的氣質，做事循規蹈矩，立論面面顧及，甚至因別人投的稿，與自己觀點不同，卽予揚棄，或是編輯人員對於當期的社論，咬文嚼字，斤斤計較，彼此弄得紅面耳赤。但左派的文章，似乎是重量不重質，只求對敵人有所傷害，而不計較文字的內容有無瑕疵。舉例來說，左派之「新港」、「星火」，都屬於內幕雜誌型的小本刊物，頁數少，內容對攻訐至為惡毒粗野，根本談不上「格」，但當我們希望以牙還牙鼓勵辦小刊物，專門揭發共黨幹部的卑行惡跡時，絕大多數同學，則期期以為不可。所以，我們愛國同學與共黨之思想鬬爭，多少仍沿襲「君子不與小人鬬」之做法及觀念。不過，我們也有自己的優點，使一般留學生熱烈支持者，那就是我們愛國同學的刊物，都標榜追求和維護的四大目標，為：人性的尊嚴、生活的自由、政治的民主、經濟的平等。

美國地區左右中國

自一九七〇年「保釣」運動後，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刊物如雨後春筍，目前已多達八十餘種，大致分為左派、右派、台獨三類。左派刊物佔廿四種，內容跟香港「大公」、「文滙」兩報論調同出一轍，印刷水準極高，可見共黨對中國留美學人，不惜一切工本進行統戰活動。「台獨」刊物僅佔三種，論調反台反共，但立場則較親共。右派刊物計有卅四種，除對左派刊物撻伐外，還對學人、留學生加強思想教育，使他們分清眞僞，支持國府反共復國。目前，左右雙方刊物消長互見，難以論斷彼此之強弱。

留學生刊物為左右思想鬥爭主要戰場

美國地區留學生之發行刊物，始自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間之「保衛釣魚台運動」，當時左派及分歧分子企圖利用刊物，假藉民族主義，散佈邪說謬論，對國民政府詆譭攻訐，鼓動風潮，擴大事端，使此一原具愛國意識的運動，轉化為一種反對政府的運動，對我旅美知識分子之反共愛國意識，發生了莫大的衝擊。及後，左派與分歧分子以優勢在握，飛揚跋扈，乃致陰謀畢露，一般有識之士，激以愛國義憤，不甘緘默，亦挺身而出，聯絡志同道合同學，相率創辦刊物，發洩胸中塊壘，與之對抗，乃使留學生刊物一時如雨後春筍，多達八十餘種。發展至今，留學生刊物不僅成為左右雙方掀起各項運動的前導工具，亦成為左右雙方思想鬥爭的主要戰場。

左右雙方刊物的一般狀況

雖然留學生刊物在留學生社會中佔很重要的地位，但左右雙方的刊物，均重視內容而不重視外形，大致而論，都是手抄後分頁影印裝釘成冊，鉛印或打字油印者雖然有，但數量極少！一方面是當地中文排印，有一時間和經費所需太多；另方面是一般留學生對於手抄影印的刊物，有一種眞實親切感，倘若用鉛印或打字油印，讀者卽會發生屬於某方面幕後支持的印象，對其內容隨而採取懷疑態度，因使左右雙方在提高排印水準方面，都不敢貿然嘗試！惟有儘量要求抄繕工整，使版面活潑、美化！不論左右的刊物，對於工作人員、經費來源、發行份數，均力求隱密！主要原因惟恐對方揭露自己的政治背景、幕後支持者及其羣眾基礎。

由於經費問題，一般刊物的發行量，都在一千份左右，限於各該刊物所在地附近之幾個州或幾個重要校區，發行的對象，純為學人、留學生，全部免費贈閱，按各大學中國同學會之通訊錄或其他線索，按期郵寄。除此以外，留學生刊物還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內容很少有雜文和小說，縱然有，亦屬寓有濃厚政治意識者。大家要求言之有物，論之成理，對於謾罵式、教條式的文章，往往會收到反效果，除了若干大學中國同學會出版的會刊，偏重於校區同學動態報導外，一般刊物都着重於國事評論與學術性研究。

刊期方面，以月刊或雙月刊佔多數，周刊、季刊、半年刊者寥寥無

左派及「台獨」刊物的基本路線

目前左派的刊物，計有廿四種，以東部之紐約、華府、波士頓，中部之芝加哥、底特律、明尼亞波利，西部之洛杉磯，南部之霍斯敦等，為發行重點地區。其全美代表性之刊物為「東風」，每半年出版一次，發行約二千份左右，發行所在洛杉磯，其內容偏重於中共政權之頌揚、共產主義思想之播散，與香港「大公報」、「文滙報」之論調如出一轍，印刷水準不亞於台港一般高水準之刊物，全部採用簡體字，由於內容過於赤色教條式之宣傳，與一般留學生無切身關係，且刊期相隔過久，所以，在留學生社會中未受重視。

左派地區性之刊物，在東部，有波士頓之「新境界」，紐約之「水牛」、「統一」、「康乃爾通訊」、「石溪通訊」，華府之「華府春秋」、「華盛頓通訊」，普林士頓之「新澤西通訊」，康州紐海文之「新港」。在中部，有伊利諾州伊凡士頓之「西北風」，芝加哥之「釣魚台快訊」，底特律之「密西根月報」，明尼亞波利之「集萃」，俄亥俄州哥倫巴斯之「犂頭」，威斯康辛州之「留學」，堪薩斯州勞倫斯之「新中國」。在西部，有舊金山之「柏克萊快訊」、洛杉磯之「華僑新報」、「覺華報」、「學聯報」，加州福萊斯諾之「文鋒」。在南部，有霍斯敦之「新苗」，路州巴東魯玆之「南美通訊」以及奧克拉荷馬之「星火」等。

左派刊物之論調，均與共黨近年來之海外統戰陰謀密切配合，自「保釣」運動以後，卽次第發出「回歸」、「認同」、「和談」、「統一」、「保沙」的邪說謬論，其主要目的為鼓吹「嚮往大陸，放眼台灣」，以醜化台灣、詆譭政府，混淆學人、留學生視聽，動搖其對自由祖國之信念向心，從瓦解我旅美知識分子乃至全球同胞之反共愛國陣營。

左派之立論，採雙重標準，對今日大陸描繪成「人間天堂」，無一不好，對台灣則絕不寬縱，認為無一可取。舉例而言，對知識分子之遭遇，就柏楊、李敖事件，台大哲學系之陳鼓應事件，認為是國府「迫害知識分子」的具體事例，兩年來攻訐詆譭，未嘗中斷。但對中共政權對文化人士之淸算鬥爭，集體殺害，乃至集體強迫下放，無片言隻字之貶責，反而在「批孔揚秦」運動中，推波助瀾。

進駐永珍的部隊與武裝均從河內而來，卽表示雙方關係的不同尋常，顯見從和議訂結到今後聯合政府的組成，都是經過勞動黨中央的同意而有其一定目標。寮共又安敢逼迫北越部隊從寮南及寮東撤退。

除去北越共黨，寮國與美俄毛三方面關係亦相當複雜，美國之介入寮戰，一直是公開的秘密。早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間，甘廼廸總統以共黨對東南亞的滲透侵畧日趨猖獗，便決定派遣軍事顧問前往寮國。當時甘廼廸總統曾說：「寮國距美國很遠，但這世界卻也狹小。該國二百萬愛好和平的人民生息在一個三倍於奧地利領土的國度內，假使寮國失卻其中立的獨立，全部東南亞亦將遭受危及。」一九六二年美軍曾開往泰國的東北部，以抵制共黨對永珍所構成的威脅。一九六五年寮國中立派的傅瑪政府，同意美機可以飛越寮境及轟炸寮境的胡志明小徑。一九六九年美國的鴿派參議員古柏和傅爾布萊德，對美國介入寮戰事都表示不滿，古柏要求調查美機在寮從事戰鬪任務的報導，傅爾布萊德則認爲美國正在寮國從事一項秘密戰爭，旣未告知美國國會，亦未得到國會同意。

一九七一年二月，美國爲使其軍隊能自越南順利撤退，曾有美、越聯軍大舉掃蕩寮南共黨庇護所之舉，是役確使北越共黨蒙受大批物資的損毀，但美、越大軍在掃蕩之後卽行撤離，其地區仍爲共黨所盤踞。一九七一年八月，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透露一份秘密報告，指出寮國軍力過於薄弱，如果美軍自中南半島撤退，則寮國首先會落入悲慘的命運。因此，自一九六二年起，美國中央情報局卽在寮境訓練其游擊隊，其數目已達三萬名，使寮國的部隊（包括非正規軍在內），增加到九萬五千人。

寮國是完全依賴美援的國家，紐約時報估計美援寮國每年平均五千萬美元，但在一九七〇年預算年度，美國援寮欵項卽達二億八千四百餘萬美元，一九七一年度爲三億七千四百萬美元，其中大部份是軍援項目。

寮國聯合政府成立後，規定外軍須於六十天內撤退，美國首先採取單獨行動，一面將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王保特種部隊先行解散，一面將軍事顧問陸續調回，並將美國航空公司撤消在寮國的飛行活動，以示誠意，並起帶頭作用。泰國志願軍亦於協定簽字後，開始班師，倘剩下的五營軍隊，亦定於四月底前撤回。

印支三邦，原爲法國的勢力範圍，自從中共的政權成立後，卽積極支援越共與寮共，求取發展與擴大。中共一貫以「人民解放戰爭」與「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爲各地「革命」的基本路線，而越、寮、柬三邦正是其實施「武裝鬬爭」的最佳試驗場所。早期的寮共翁斐部因受制於雲南反共軍及鄉民自衞組織，中共無路可以接濟，不得不將在車里訓練的寮共幹部由越共區迂迴進入寮境，同時給予裝備補給，這就是越盟軍侵寮目標之一。此外由中共卵翼的泰共要從寮境開闢一條通達的道路，沿寮邊的南越土共，也需要接濟，所以中共乃將泰共、寮共武裝混合起來，交由越共派兵支援進入寮境。其後中共爲進一步對中南半島及泰、緬地區，加強侵畧滲透，乃於一九六三年開始，在寮共控制區構築戰畧公路，一九六八年九月全面開工，一九七二年九月中旬據外電報導，中共已在寮國北部寮共控制區，完成一條全天候公路，自大陸雲南邊界通到寮北城市猛洪，約一百一十英里，距湄公河沿河都市巴邦僅二十五英里。而從巴邦到泰國北部共黨叛亂的中心地區，只有約二十英里距離。這條公路網的另一線，是向東穿過北越通向奠邊府。公路網的兩線連結起來，可以自北越經寮國直抵泰國。兩線的中間，另有一線通向中國大陸。如此，可使寮共控制區與中共及北越連成一氣，兵員滲給的運輸，均可朝發而夕至。這一條毫無經濟價值的道路，中共所以不惜「工本」，其目的顯然是爲着軍事上的南進。一九七一年八月，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發表的一份秘密報告中，亦曾指出中共滲入寮國的人數已增加到一萬四千至兩萬人之間。一九七二年底，由所謂「愛國戰線中央常委」馮沙萬率領的「寮共代表團」飛赴北平時，中共亦答允供應大量武器，並已派遣兩批「顧問」和軍事人員，由滇南進入桑怒，策動南北等地的寮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並派遣「雲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席」陳康以「友好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前往寮共控制下的地區訪問。均說明中共對於寮國地區的野心。

蘇俄在東南亞各國共黨中的影響力量，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故第二次大戰後的初期對寮、越共黨的支援，不如中共之方便，但自毛、俄關係惡化之後，蘇俄對寮共的支援，亦逐步擴展其影響力，主要爲透過寮共首領蘇法努逢與寮國政府的關係，迫令組成聯合政府。一九六二年日內瓦會議席上，確立寮國左、中、右三派成立聯合政府停止戰爭，實係一九六一年六月甘廼廸總統與蘇俄赫魯曉夫在維也納會晤時所繪製的藍圖，這項藍圖所以能獲得寮共的同意，足見俄共已對寮共有了相當的影響力量。

一九七二年六月，正當寮國進入雨季期間，依照往年的慣例，正是永珍部隊展開反攻收復失地的時機，且該時北越已傾其全部兵力侵犯越南，美國對北越的轟炸與封鎖有使河內戰力銳減，加上永珍政府部隊在春季戰季中得到美援的新武器裝備，美國中央情報局爲寮國在泰境所招訓的國際軍已增至廿五營，實應乘時進行雨季的反攻，然而寮國戰場是一片沉寂。在六月間，永珍盛傳傅瑪總理正在主動向寮共秘密接洽和談，且引起右派發動倒閣。

寮國本屆國會議員共爲六十席，右派擁有卅五席的多數，本可以迫使傅瑪下台。但傅瑪總理正在國會已通過促使內閣總辭案以後，反而在七月三日宣佈他確已通知寮共領袖恢復和談，並表示他不會向國會的壓力低頭，結果國會對他旣無可奈何，且通過了內閣所提的重開談判案，右翼軍人亦未有反對。考其所以致此之由，由時間上看，這正是尼克遜訪問莫斯科之後，顯然是美、俄高峯會議，雙方已同意對寮國問題，仍以談判解決，並分別使用影響力以促成寮國敵對雙方認眞和談。

結果聯合政府組成，寮共卻以示威爲手段，趕走內閣中右派部長，繼而向各省市進軍，全部囊括了右派根據地，併吞了右派部隊，最後宣佈解散聯合政府，寮國便在和談聯合政府的程序上亡了國，此後非共國家如有人再要同共黨組織聯合政府，應回憶一下寮國此日淪共的經過。

寮國赤化經緯

岳騫

當高棉、越南相繼淪共時，寮國總理傅瑪對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指出：河內進行越戰，旨在統一越南。目前越共雖已佔領西貢而囊括了整個南越，但南北越再統一，至少也要五年時間，在此一過程中，河內須有中立的寮國作爲其緩衝區。不料言猶在耳，寮共已於八月二十三日在永珍公然宣佈廢除聯合政府，接管全寮，只不知國王華當，總理傅瑪及少數非共部長的命運將如何。

寮國赤化既不是被武力所侵奪佔領，也不是通過國會選舉，而別具一格，是因組織聯合政府導致滅亡，爲共黨亡人家國開了一個新例。

寮國是多山而沒有海口，也沒有鐵道交通的國家。在九萬一千方哩的國土上，只有不到三百萬的居民分佈在山谷之中，大家過着鷄犬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不幸此一世外桃源的山國，由於與它地緣上唇齒相依，而歷史人文關係又最密切的中國大陸與越南北部都先後被共黨所據，使北平和河內都重視其戰畧地位，爭相卵翼寮共武裝掠地攻城，以作爲向中南半島國家輸出戰爭的口岸。美國及其自由盟邦爲了防堵赤浪南流，自不得不堵塞此一戰爭的輸出總口，然而自寮國獨立以來，三度出任國務總理先後執政將近廿年的傅瑪親王，則是始終沉醉於以中立贏取和平的理想。

傅瑪總理與寮共從事和談，在一九五五年即已[illegible]、[illegible]，一直在謀求與寮共以談判達致和平。

他認爲寮國戰禍都來自北越，而北越對寮國所需求的，不過是假道向越南戰場補給運輸，他相信寮共陣營中也多是愛國者，其所以假藉北越的力量而發動叛亂，不過是爲了爭取政治地位因而受到了河內的脅迫。這從他在此次和議訂結後對泰國記者訪問團的一段談話即可窺知。他指出此次永珍政府與巴特寮訂立和平協定，已使寮國掙脫了外國的控制而獲得自主權，並相信今後雙方必能眞誠合作，使國家前途走向光明，因爲彼此都是寮國人，自都會團結合作以達成寮國人民和平統一的殷望。所以對即將組成的聯合新政府，及其所負的按照和議經由大選統一全寮使命之達成，他表示充滿了信心。

但傅瑪的想法失之於天眞，寮共是不是愛國者姑置不論，而寮共受制於越共，卻是不爭事實。因爲寮東既爲北越南侵的要道，寮南斧柄地區，又爲[illegible]的基地，無論對高棉、對越南戰場，都是它的軍畧重地所在，又安能輕於撤出其駐軍？何況寮南波蘿溫高產糧地區，乃北越軍糧的來源之地，更不能不以軍力控制。

一九七〇年秋間，當北越軍以寮南爲基地向高棉展開戰爭時，勒令寮共向當地農民徵糧額提高爲百分之五十，寮共寮南軍區司令馮瑪上校以體恤農民不堪負重，爲要求減低徵糧而力爭，遂引起北越軍司令一怒而將其槍決。此一暴行，使寮共軍中人人自危，怒氣塡膺，亦激起了寮國人民的民族憤恨，普遍對北越人予以嫉視。而寮共武裝自波廉上尉率領其所屬的部隊百餘人投入政府軍旗下後，起義來歸的寮共軍人與日俱增。從北越不得不於其後舉行「越寮團結月」活動，從河內派遣大批政工文娛人員進入寮境，在寮共控制區普遍藉各種表演以表示越寮共一家，即不難了解雙方磨擦情形的一般。這是寮共不能不急謀組織聯合政府的原因之一，也是北越不能不在寮撤軍的苦衷。

不過北越和寮共之間的齟齬，並不表示寮共可以脫離河內的控制，縱使它加入聯合政府並非出於河內意願，亦不等於它可以放棄奪權的野心。寮共是北越勞動黨一體的分肢，「愛國陣線」又是寮共的外圍，其所有軍政人員既必須聽命於寮共中央，而河內的勞動黨又是指揮寮共中央的總機構，並有情報行動人員遍佈於其黨政軍要人的左右。由寮共

明報「自由談」掌摑明報「社評」

古公秀

八月十七日，明報發表了一篇可圈可點的「社評」。從這篇「社評」中，很可以看出明報主持人「大公無私」的態度。

這篇「社評」認爲「可惜台灣民航對於安全措施、班機設備，仍是缺之嚴格的管制和檢查。」

這篇「社評」認爲「中國大陸的交通建設，各方面都有重大進展。重視安全，是大陸交通運輸事業的最大特點。」

這篇「社評」表示：「意外事件總是不可避免的。西江客輪相撞造成傷亡，並不表示大陸的交通有巨大的缺點。事故終究會發生的，事故少，善後得宜，那就好了。」

這篇「社評」讚美「台灣所有傳播媒介作了詳細報導，當局安排傷者入醫院，送慰問金，對香港遭難者家屬，提供入境的方便；同時民航局派出專家調查空難原因。」

這篇「社評」也讚美中共「調動軍隊協助處理，被救者得到妥善安排，中共中央還派出工作組進行調查，相信善後工作做得很好。」

最後，這篇「社評」「公正」地下結論道：

「交通意外任何國家都會發生，也永遠會發生，不必由這些偶然性的不幸事件，聯繫到政治問題上去。大陸和台灣當局在這兩宗事件中，善後工作做得都已盡力，安排妥當。我們以爲今後值得注意的，大陸方面是應當更快更詳細的發佈事件眞相，台灣方面對安全措施應大大加強。比較起來，事前的安全當然比事後的報導更加重要得多。」

明報「社評」看起來確實十分「中立」，十分「超然」，十分「公正」；但這「社評」的惡毒與陰險，便是引導人們這樣想：大陸眞好，共黨十分重視交通安全，共黨對人民照顧得很妥當。共黨在事前事後都很重視人民的安全，缺點只是公佈得遲一點而已。至於台灣呢，只是報導消息快一點而已，雖然重視善後工作，卻不重視事前的安全措施！

事情果眞像明報所說的那樣麼？

首先，請看八月十七日工商日報引述大陸返港人士的消息：「中共的電台及報章，對於本月三日在西江發生的撞船慘劇隻字不提，若非慘劇中有數十名港澳旅客，此事件必又不了了之。凡是在共區談論這次慘劇，若被共幹發覺，必遭押走而下落不明。……肇事地點的確是水流湍急，風浪大，過去亦曾發生多宗沉船死人事件，中共若果眞是爲人民服務的話，早應防範未然，疏濬河道，當可避免此次海難事件的發生。……遇難的『紅星二四零號』，經常超載，航行時，據廣州居民透露，這些船隻保養工作極差，而且救生設備不足，死難乘客大部份因水中沒救生設備而溺斃。」

由此可知，明報「社評」「公正」地讚揚中共「重視事前的安全措施」，只是騙人的鬼話！

還要指出：明報「社評」對於中共是否眞的做好善後工作，實在全無把握，更無證據，所以說：「相信（中共）善後工作做得很好。」「相信」，好一個「相信」！必須知道，寫「社評」不同於寫「武俠小說」，寫「武俠小說」可以憑推測和幻想，寫「社評」卻必須以事實爲根據！

爲什麼中共要出動「軍隊」和派出「專家」調查？那並非爲了人，而是查究有無「反革命分子破壞」罷了。我下這結論，並不是沒有根據的，而是在共區生活了八年之後的經驗之談，要不然，中共何必抓人？

也許明報的主筆會說：工商日報和古某人是「右派」，不足信，明報是「中立」的！

既然如此，且讓我抄八月十八日「明報自由談」的話來打「明報社評」的嘴巴罷：

「五月上旬某天，霪雨不絕，惠陽渡頭上，木質躉船載着四架汽車，在湍急的東江河面，慢慢靠向西岸。船伕拿了一條鐵纜套向一支一寸直徑釘在地上的鐵枝，要把船頭拴住；但船尾受不住水流的冲擊向下游擺去，重力令鐵纜超過張力限度，卡察一聲斷了，躉船像脫韁之馬一般失去控制，站在汽車旁邊的乘客嚇至面靑。……十年前我出來的時候經過這條河，搭過這樣的躉船。十年後的今天回去，依然是一樣的河流，一樣的躉船。……當我望見身旁泥污的汽車上所漆的紅字——安全行駛十萬公里的時候，也就暫時解除了我心中的疑懼了。」

「自由談」還說：「最近的西江沉船慘劇，據說是由於其中一輪因閃避一艘突然闖出的無燈舢舨而肇禍。假如此說屬實，則可見航運管理局設施如何疏忽，甚至沒有適當的夜航指標，而且從撞船後迅即沉沒一點看，亦反映了該地交通工具如何脆弱。」

「自由談」還指出以水泥結構船壳，並載四五百人是有問題，是「造次」的事。

結論是：「明報自由談」掌摑「明報社評」，古某人只是冷眼旁觀者而已。

葡共組織與親毛派

王文清譯

巴黎六月卅日出版的「東與西」月刊指出百分之七十的葡萄牙左派活動是依循毛澤東思想，它們大約有十來個組織，活動力驚人。每年出版五十餘種刊物，發行總量超過兩百萬份，能夠隨時發動數萬人的大集會，它們的革命路線和「工人委員會」相近，它們和葡萄牙共黨的鬪爭，常常博得社會黨領袖 Mario Soarés 的好感。值得注意的是左派活動在各國均有不同，在法國是托洛斯基派，在西德及葡萄牙卻是馬列主義者，他們在工人羣眾中有極大的影響力，是各種左派活動的主流。

「重建無產階級黨派運動」(M.R.P.P.)無疑是最有名氣的一羣。依據反對他們者的批評，這個「羣體」的建立，沒有什麼深厚的理論基礎，他們的領導者及積極分子僅善於製造輿論，徒具虛名而已，尤其是他們在軍中的影響力相對的微弱。就實際情勢而言，目前他們的確是極左派中最爲活躍的一羣，他們自認爲在廣大工人羣中，具有最深刻的影響力。這個組織是在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八日秘密成立的，它是由兩股羣眾合併而成。

㈠葡國青年共產黨羣：追隨中共的路線。

㈡左派民主學生羣，和法國一九六八年三月廿二日學生運動的型式相同。負責人 Arnaldo Matos，現在仍舊是 M.R.P.P. 的領導者。

從一九七四年四月廿五日後，M.R.P.P. 擴大它的地盤並且變成合法的組織。它的理論機關報 "Bandeira Vermelha" 正式的出現。以往不定期且秘密發行的「人民鬪爭」週刊現在也合法出現。這個組織強調在紛亂的事件中，絕不遺忘它們的最終目的。崇奉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及接受「偉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無窮啓示。

「人民民主聯合」(U.D.P.)：這是由許多

㈡「人民行動陣線、葡萄牙馬列委員會」(C.M.L.P.)，一九六二年秘密成立，一九六六年大部份的成員均遭逮捕。一九七三年重組後稱爲「黨派重建輔助委員會(C.A.R.P.)，出版刊物 "Voz do Povo" 負責人爲 Campos Pulido。

㈢「革命共黨委員會」：一九六九年成立，發行刊物 "Viva O Communismo"。

L'U.D.P. 在工人階級及「勞工委員會」中有重大的影響力。例如「勞聯」、「葡共」(P.C.P)及大部份的「武裝部隊運動」(M.F.A.)所極力杯葛的一九七五年二月七日的里斯本三萬工人大遊行，就是由「人民民主聯合」所發起的。這些工人來自葡國極重要的各大企業。

L'U.D.P. 拒絕「武運」(M.F.A.)的和解計劃，此計劃是由部份其他黨派所簽署的。單獨參加一九七五年四月廿五日的選舉，在廿二個選區中，參加了十個。它總共獲得四萬四千五百四十六票(佔總計有效票的〇・七九%)。

在本年五月一日「人聯」和另外兩個毛派活動：「共黨選舉陣線」及「人民團結黨」(P.U.P.)會同遊行，這項會合很可能產生一個新的黨派。

㈣「農工聯合」L'A.O.C. 是在四月廿五日選舉前新近成立的。它的前身是「第二號馬列葡共」，此「二號馬列葡共」本是「一號馬列葡共」——成立較早的主流，保存着主要的人物及力量，它和一個較爲獨立的團體「葡萄牙馬列委員會」一九七一年秘密成立，機關報 "O Bolcnevista" 會合而成的。這個「二號馬列葡共」極可能是一羣旅法葡僑所組成，它的方向和法國「紅色人道報」一致，它和中共有相當的默契。在本年四月四日，主要負責人維拉爾(黨的第一書記)，率領包括 L'A.O.C. 中委會委員 Carlos Guinote 在內的代表團，在北

社會黨。總之「農工聯合」和 M.R.P.P. 在選舉中遭遇同樣的失敗及外力的干擾。

「馬列葡共」傳統上和許多小的組織相結合它的影響力是未定的。和所有的毛派活動一樣，它也是「中葡民主友誼協會」的成員。「二號馬列葡共」除了其機關報 "Unidade Popular"，另外還控制了兩種理論刊物，一種青年刊物，一種女性刊物。至於 I'A.O.C. 的週刊，它眞實反應了葡國重要企業的內情，目前它整個控制了化工工人工會。

「馬列葡共及農工聯合組織」，除了在葡國影響力較大外，和法國「紅色人道報」的觀點及宣傳一致，激烈的抨擊「社會——法西斯修正主義」。

㈤P.U.P. 黨派是 I'A.O.C. 的「孿生兄弟」，但卻是仇敵。它是「一號馬列葡共」的衍生物，這個黨派是一九七一年和分裂後的 le F.A.P.—C.M.L.P. 羣眾相結合而成。較著名的機關報是 "O Porletaria" 及 "O Salta"。

le P.U.P. 在所謂「廣大羣眾」中影響力似非常有限，四月廿五日大選中，在參加的七個選區中，它僅獲得一萬兩千八百九十四票，佔有效票總數的〇・二三%。

le F.E.C.(M.L.)是在四月廿五日大選前幾天成立的，它的前身是一股毛派葡萄牙馬列共黨組織，主要的機關報是 "O Grito do Povo"。le F.E.C.(M.L.)在大選中的十二選區，總計獲得三萬兩千〇五十八票，佔有效票總數的〇・五七%。它是政治行爲異常激烈的組織，擁有一個在必要時可以行動的反法西斯行動組。如同其他毛派活動一樣，它拒絕接受「武運」(M.F.A.)的和解計劃。

葡萄牙馬列共黨運動的未來和實際政治情勢的演變息息相關。若是「武運」(M.F.A.)及葡共(P.C.P.)取得控制優勢，那麼這些親中共的毛派，勢將大受打擊。若是僅達成「資產式的民主」，那麼這批馬列主義者，可以繼續甚至擴大他們的影響及於社會上較貧弱的羣眾。目前毛派間最大的困擾不在「唯物史觀」的爭論，而在於領導人物間的恩怨及對問題分析的細微歧見。我們的看法是若有一天，毛派變成了合法的正式組織，他們的影響

善後得宜・何以見得

如所週知，西江撞船事件發生後，除香港左報被迫發表過一次極其簡短的統一發稿的聯合新聞外，便再沒隻字提及。

死難者的名單，雖說因「內河交通搭客沒有登記，一時無法弄出詳細名單」，但事發至今已差不多一個月，以中共辦事效率如此之高，一個月也弄不出張死難者名單，誰會相信？

關於如何善後、救卹，也未見中共及左派報紙提及。對死難者家屬的賠償，只得之傳聞，所傳數目也有很大距離。有人說港澳同胞一萬，大陸同胞一千；有人說每人可得四千；又有人說是二千五。

不管數目多少，親人一去不歸的家屬，如何在「證實」他們的親人已罹難？如何手續領取這筆賠償？都未見中共公佈。據澳門方面消息：溺斃的三十三名澳門前進份子的家屬，已有人登門跟他們「接頭」，每人將可獲得撫卹金人民幣四千元，條件是：不得對外談及此事，這麼說來，四千元無非是「掩口費」而已。如此的「善後」，不知查先生認爲「滿意」否？夠不夠得上他稱讚的「好」？老萬不願拿來和台北空難事件比較，因爲空難的善後，人人可在報上看到，不會有種種不同的「謠言」。

世界第一・言過其實

讀者「陳兵」致函萬人日報，指出的兩點，值得提供給查先生參考：

㈠查先生說大陸重視航空安全是世界第一。

陳兵先生說：一九五八年十月，著名作家兼翻譯家鄭振鐸和幾位有名的新聞工作者，成爲空難的犧牲者；名氣比陸運濤不知大若干倍的副統帥林彪，乘坐英國二手貨的三叉戟客機在外蒙古粉身碎骨。空軍方面，如訓練蘇製米格機機師，爲了省油，縮短飛行練習時間，因而人機墜毀的更不知多少。

㈡大陸內陸民航只有幾條不定期的航線，航程少，航機少，自然失事機會也少。一個國家，如果只有手推車、腳踏車，自然不會有「汽車失事」的事件發生。又有一位林姓讀者補充說：大陸上許多災難事件遭到中共封鎖，在外地很難知道。查先生文中一味是「據說」「相信」，其實只有我們親眼看見事實的，才是可靠。這位讀者曾在北平擔任過都市設計技術工作；是中共內部的中上級幹部，在北平獃了十幾年，關於中共內部的實情，比查先生清楚得多。雖然查先生也回到大陸七次之多，但自被左報打爲「反革命兩面派」後，已沒有機會回去，對大陸的實情，相信也隔膜得多。

兩宗慘劇・提供參考

讀者林先生道出兩樁他曾目覩，而從來未見在報上發表過的嚴重交通災難。老萬想請查先生注意的是：中共在交通災難中怎樣去處理，這樣的「善後」，可不可以稱得「好」？

林先生說的兩樁大事，一樁是北平火車站外廣渠門附近叉道兩列火車相撞，死傷近千人的事件。那是文化大革命後期清理階級隊伍，一列由南京開進北平的貨卡，經過廣渠門附近叉道，搬道工沒有搬道叉，貨卡便駛入火車站的客車線，正好一列客車從車站開出，雖然貨卡速度已減慢，客車剛出站，速度也並不快，因此幸未引起爆炸，但幾個車廂翻倒，其中只有一名司機跳出還活着，其餘車頭裏的人全部喪生。

另一次是地下鐵路大火，在此之前，已曾發生過幾次小火，但沒引起中共當局的注意和警覺。後來地下鐵路對外公開。老百姓可以由火車站坐到古城段第一期民用部分，有一天電氣突然起火，而且火勢又快又猛，當局爲了「保護國家財產」，不使火勢蔓延，竟把通道封住，不知多少人活活給燒死在裏面。這兩樁事，查先生不會知道，就是那位林先生當面對他說，他也會懷疑，寧願憑空揣估，極力避開事實。

爲了國家・犧牲人民

說到這裏，要插進另一樁事情，和地下鐵路大火中共關閉通路措施差不多的。一位剛從岳陽間關回港的讀者，姓柳，回來第一樁事情是把一件從未在報上發表過的消息提供給我們。

他說：今年六月間，武漢發生一場空前大水災，由於中共只顧住武漢城市的備戰設施，連夜派出飛機，將洪堤炸毀，使洪堤下游的洪湖、岳陽、臨湘、咸寧、嘉魚、蒲圻等幾個縣淹沒。老百姓在睡夢中，洪水淹至還不知道，不知多少人給捲走淹死，以致災黎遍地，失踪及死亡人數究有多少，不得而知，災情慘重，他言之淚下。

在電訊消息中，我們只看到中共「外交部」新聞處發言人說：「華中發生『甚爲嚴重』的水災。」中共黨報「人民日報」也於八月十四發表文章，警告人民防範「自然災害」，據說：華中人民已被動員起來，保證對該地堤壩、河壩、運河及人造水壩等進行適當保護。

一方面出動飛機炸堤；一方面叫人民動員護堤，這就是中共的做法。兩樁事相同之點是：爲了保護國家資財，爲了保護武漢的備戰措施，不管人民死活，任由他們燒死、淹死。

坐冷氣間・說風涼話

查良鏞先生說：西江撞船事件算不了什麼。這話很對，比起北平火車相撞、地下鐵路大火及湘鄂邊境水災的死傷人數，西江撞船事件確是小兒科而已。不過，西江撞船事件與上述三樁大事相比，卻有性質不同的地方。在西江的幾百死者中，不少是港澳同胞，回到大陸探親或觀光，他們有親人在港，親人必須知道他們的安危，已不幸淹死的，賴他們生活的親人，當然希望知道可以得到中共當局若干賠償，好在打發今後的生活，中共沒理由保密。

如此措施，竟博得查先生稱讚，不知死難者親屬會否同意？

查先生幸運得很，沒有親友成爲西江撞船慘劇的犧牲者，可以坐在冷氣間寫社評說風涼話。假如他的親人在北平地下火車中燒死，在火車客卡中撞死，或在華中一帶淹死，會不會仍然瞞住良心替中共說話呢？爲了保持既得成果，老萬願忠告查良鏞先生：社評不同於怪論，貴報的怪論可以把曲說成直；在「社評」上不宜再用這種筆調，不要使讀者讀後產生厭惡的反感，否則終有一天爲大眾唾棄。

新聞以外



明報社評討好中共令人作嘔
中共遇到天災往往加上人禍

萬人傑

天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遇到天災，用人事善後、補救，把災難減到最輕，那是一個好政府的所為。可是在大陸發生自然災害，中共不但未加拯救，還落井下石，為了「國家財產」，草菅人命，視人民如草芥，這種作法，查良鏞還瞞住良心替他說好話，如此言論確令人作三日嘔。

明報歪論·引起反感

由於台北、肇慶先後發生嚴重交通意外事件——空難與海難；也由於在台北空難事件後，香港左派報紙以幸災樂禍口吻大寫文章，因此在撞船事件發生後，許多報紙將兩樁事件作出比較。

媚共的「明報」也不例外。八月十七日發表一篇題為「中共重視交通安全」的社論。明報自中共加入聯合國，聲言「正式承認中共」，此後就把中共稱為「中國」。但這篇社論不得不用「中共」，因為如果「中國重視交通安全」，就分不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這是自命「中立」的報紙的痛苦處，且不去說他。先談談這篇社論的目的。顯然，不外為中共海難事件卸責，卻抨擊了台灣交通的「混亂」——雖然這和空難事件扯不上多大關係。

自這篇社論發表後，引起熱烈討論。我們收到很多讀者來信，全部對該社論表示反感，認為查良鏞先生媚共也罷了，絕不該瞞住良心說話。

為什麼查良鏞先生會寫這麼一篇社論（按：照老萬所知，明報的社評一向由查社長執筆，很少假手於人），老萬不願深究。就事論事，這篇社論確胡說八道，有失大將風度。查社長一向文名絕佳，當若多寫這樣的社論，強詞奪理，只知討好中共，當必為有正義感的讀者唾棄。

為說好話·閉着眼睛

明報的社評說：「台北市內交通秩序之混亂，恐怕在世界各大城市中屬於數一數二，以致意外事件和不愉快的糾紛，頻頻發生。……多年前，台灣本省班機失事，由於死了一位大名鼎鼎的陸運濤：：也令人對台灣的內陸航機印象極差。可惜事隔了這麼多年，台灣民航對於安危措施、班機設備，仍是缺乏嚴格的管制和檢查。」

於是，他把台北和中國大陸作出「比較」，說：「中國大陸的交通建設，各方面都有重大進展，重視安全是大陸交通運輸事業的最大特點。尤其是航空，相信是全世界第一安全。……不過意外事件總是不可避免，西江客輪相撞造成傷亡，並不表示大陸的交通有巨大缺點。事故終究會發生的，事故少，善後得宜，那就是好了。」

雖然在這短短二百幾字中，已是矛盾重重。台灣交通可彈的地方不多，因此查先生只好由「空難」扯到地面交通。台北交通秩序混亂誠然是事實，每次去台北歸來，老萬差不多都談及這問題。許多大城市都有同樣情形，也可說是所有大城市共同的問題，最不容易解決。查先生自矜到過歐洲若干次，美加若干次，當然也見過紐約市面的交通秩序，何嘗不是一片混亂？說近一點，香港上下班時間，馬路上的汽車還不是亂七八糟？

飛機失事·老爺無關

因此，用陸上——尤其大城市的交通秩序來批評航空得失，簡直風馬牛，是絕對不同的兩件事。

飛機失事原因很多，不一定老爺機才會掉下來，新機就百分之百安全。最近在甘迺迪機場失事的美國飛機，是最新而且經過「嚴密檢查」的，可是天氣突變，就失去控制而墜下。

由於美國航空事業的發達，飛行管理，可說十分週密（是否世界第一，未敢武斷），而美國飛機失事，卻肯定是世界第一。

美國飛機失事多，並非表示美國飛機劣、管理差，那是因為美國航空班次密，飛行次數多，照比例算起來，失事率可能是全世界最少的（未査明確，靠估而已）。

航空事業如此進步的美國，尚且失事時有所聞，可見交通意外無可避免。即使查良鏞先生推許為「世界安全第一」的大陸航空，身為接班的林彪元帥，也是墜機身亡。這樁事也許在查先生的紀錄中不當是什麼「空難」，只是他「罪有應得」而遭「天譴」罷？

老萬非常同意查先生說的：「事故終究會發生的，事故少，善後得宜，那就是好了。」不過，如果這話是暗示中共對海難事件「善後得宜」，那卻與事實不符了。

堅決反對福特總統訪問北平

三十年來，美國科學發展神速，這是科學家的卓越貢獻，然於此同時卻極少有特出的政治家出現，特別是入主白宮的總統，實在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個比一個糟糕！尼克遜被水門事件搞得丟了烏紗帽，弄得貧病交加死去活來。平心而論，選舉作弊在美國並算不得是罪大惡極的事，如果共和黨能左右國會，必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到現在尼克遜可能仍坐在他的總統寶座上。最不可原諒的倒是他冒然前往北平「朝聖」，其結果不僅給自由世界帶來極大的危機，更毀了本來就已成爲爛攤子的聯合國。尼克遜北平之行，助長了中共極權統治的兇燄，壓低了中國大陸同胞反奴役爭自由的希望火花，在中國人眼中的尼克遜、基辛格之流，實是罪大惡極的超級壞蛋，此仇此恨，凡黃炎子孫絕不可忘。

尼克遜滾出白宮，福特上了台。福特本是庸材，他繼任總統職位後，在外交事務上仍拿中共用巨額金錢收買的狗腿子基辛格當作王牌，這就意味着所謂「尼克遜主義」陰魂不散，美國所強調的「和解」政策仍在盲目地推行。

白宮新聞秘書尼生於八月十八日宣佈：美國總統打算在今年十一月尾或十二初到北平訪問。福特今年秋季遠東之行，原預定除訪問北平外，還將分往印度、菲律濱、印尼和澳洲紐西蘭一行。但據本月第二週美國「新聞週刊」報導：福特總統可能取消訪問印度，據說：這是因爲印度總理甘地夫人最近多項措施正在走向「獨裁」。也就是說：福特停訪印度，避免使人誤會他對甘地夫人的行徑有所支持。我們無意爲甘地夫人辯護，然對福特其人卻益令人感到他的口是心非，也有玩一套拙劣的政治把戲。難道福特曾經訪問過的西班牙、波蘭、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統治者都不是獨裁者？如果福特眞的從良心上反對獨裁的話，那就應該當機立斷停止訪問中共，否則那就證明他是個比尼克遜還下流，被基辛格牽着鼻子走的小丑。

今年七月在台北舉行的中華民國各界支援「被奴役國家週」大會，曾通過一項致福特總統電，希望他認清中共利用「和解」政策，腐蝕自由國家精神意志與軍事力量的陰謀。電文指出：「福特總統今秋的共區之行，可能帶給全世界重大災禍」。美國與中共之間勾勾搭搭搞什麼「和解」政策，無異於是對中共這個血腥政權的支持，其惡果實至大且巨。不僅整個自由世界有識之士反對，連美國國內有遠見的政治家亦絕不贊成。

美國國會議員辛姆斯在支援「被奴役國家週」大會上發表了演說，對與中共的所謂「和解」或「共存」表示強烈反對。他說：「自由與暴政是不能和解的。自由世界的領袖們必須認淸，與壓迫者是無和平可談的，唯一眞正抉擇就是勝利或投降」。

美國前任總統尼克遜和現任總統福特，即或沒有政治眼光，不懂向前看，向遠看，但權衡利害得失總不致走向投降之路吧？如果不是專爲支持基辛格從北平獲得更多的「報酬」，那麼在中共有求於美國的情況下，又何必僕僕風塵，前往北平往劊子手臉上去貼金？連兒童都會懂得，中共對美國又罵又拉，是有陰謀詭計的。它之所以不停地攻擊美國，這是對內部表明自己的立場：「美帝是我們的敵人」，以免它的幹部在心中發生與美國「友好」的錯覺，因這是與中共的「主義」和「政策」背道而馳的。而中共之所以拉美國，目的在於利用美國加強牽制蘇聯，以免對它進行突然襲擊，一下子把毛澤東王朝打得粉碎。美國聯合參謀部主席布朗於八月二十一日在洛杉磯向美國退伍軍人大會致詞時就指出：中共顯然欲想美國保持在亞洲駐軍，以抵消蘇聯的勢力。

如果美國甘心充當中共看門狗的角色，那就是美國的墮落和自由世界的災難，白宮當局若是還有「理想」的話，首先應放棄「尼克遜主義」，並撤換中共僱用的政治掮客基辛格。更重要的是福特應該停止訪問中共之行。

福特上任一年，聲望已降至最低點。如果他仍一意孤行一定要往北平，那不僅將受到美國內部明白事理的人士所唾棄，亦將不爲自由世界，特別是數億中國人的諒解。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〇九(新112)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〇九(新112)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八月廿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〇九期 新112期）



拋不開，也放不下？

核子裁軍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大衆的園地　市民的喉舌

萬人日報

爆炸性的報導　不畏權勢

戰鬪性的內容　掃蕩羣醜

萬人傑　天天發表

牛馬集

發揮更大威力
言人所不敢言

包青天主編

冤情版

有冤訴冤　有苦吐苦　下情上達　大放大鳴

生活圈

生活南針　知識寶庫　增加歡樂　益壽延年

地址：高士打道二七五號
海都大廈二樓B座
電話：H・七九六八四八

立即訂閱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續台灣紀遊詩

陳居霖

中華民國復興基地——台灣——。風景冠東南亞，我曾踏過很多名勝區的泥土，并且寫了不少詩篇，一部份已刊在拙著「藥園詩選」之內，今將未刊的若干首錄出，以應本欄老編索稿，并就正各詩伯。

①橫貫公路

誰闢榛蕪使路通。征塵南北復西東。
日斜清水懸崖外。身在叢山險徑中。
峭壁忽開天一線。飛橋橫渡勢尤雄。
廻車疾過花蓮市。歌舞阿眉向晚風。

②左營春秋閣

碧瓦流簷夕照間。行人遙指半屏山。
萬荷枯盡餘潭水。依舊垂楊夾岸閑。

③安平古堡

蒼波漁港鎖烟霞，此地曾為鄭氏家。
今日尙無殘碣在。登臨誰識熱蘭遮。

④鄭成功祠

出師無命恨猶新。一片忠貞動鬼神。
長憶驚濤葬荷虜。鄭王祠內草如茵。

⑤開元寺

暑到禪門晝未扃。桂圓初熟滿園庭。
七絃竹畔徘徊久。猶待孤僧說鄭經。

⑥吳鳳廟

小停一雨過平疇。吳廟荒涼草木幽。
無術化番甘冒死。空教血食自千秋。

⑦阿里山

為愛祝峯觀日出。車聲載夢走羊腸。
沈雲破曉堆成海。短衲驚寒覺有霜。
檜與天高爭不老。山如豹隱力能降。
何時玉嶺來餐雪。慣聽人歌阿里孃。

⑧野柳

青蚨換帽價休論。頑石無言對曉昏。
但聽濤聲不見柳。敢忘擊楫渡中原。

⑨宿關子嶺

昨夜呼兒看月色。今望問偈碧雲僧。
還尋水火同源地。身在羣山最上層。

⑩鵝鑾鼻

恒春（地名）城外是南溟。依舊斜陽照戍兵。
地盡不辭風浪險。抽刀臨海欲屠鯨。

⑪墾丁公園

芳菲十里夏如春。到此方知隔世塵。
我欲長生採鐘乳。驚花又笑轉蓬身。

⑫宿知本

楓港（地名）東徂冒雨雷。乍逢燈火倦顏開。
客窗臥對橫塘柳。山色泉聲入檻來。

⑬蘇花公路

谷風（站名）南澳（站名）到遲遲。極信炎涼草木知。故國江山無限好。斷崖清水夕陽時。

⑭宿礁溪

停車愛浴溫泉晚。問俗知多種橘家。
曉過五峯亭畔路。佇看飛瀑似流霞。

⑮忠烈祠

滄海歸來弔國魂。巍峩祠廟倚黃昏。
莫教後死慚先烈。三戶應知只滅秦。

⑯梨山

山花黃落遠雲垂。漸凜高寒風乍吹。
猶為兒饞尋粵饌。故應龍蟄起天池。
峯廻盡日車如水。館外夕陽人賣梨。
我亦不眠踏秋草。流星雨過月生遲。

莊兆祥醫師招過藥園賞端硯并試筆題詩其後又寄贈名墨有作

不堪四海揚塵日。變夏崇夷大可哀。
試向樓頭論今古。還憑腕下起風雷。
藏書揮手千金盡。采藥傳經兩鬢灰。
難得松烟珍重寄。春燈賞硯故人來。

粉嶺謁母墓

頭白難忘所負恩。此時掩淚尙何言。
飛灰亂颭鳳低塚。碧水長圍遠近村。
未許登臨過春社。漸生芳意在郊原。
亡秦有日來相告。為奠碑前酒一罇。

山齋月色

雪梨　蘇伯楷

月照幽窗分外明，離愁乍起故鄉情；
震天鶴唳山齋靜，搖壑松風吟韻清。

秋感

前人

一氣成秋木葉飛，寒風蕭瑟響庭扉，
籬邊菊放嚴霜降，幾許園林被折枝？

蒙封壇主指導作詩門徑，賦此伸謝。

雪梨　蘇百楷

婆心苦口是封師，善誘循循潛化移；
海角頒書頻賜教，程門立雪正依時。
鑄顏深愧簞瓢樂，雕宰何堪朽木資；
扣問抬頭誠有幸，巍峩德澤及華夷。

流浪客

前人

白髮雪梨客，飄流西復東；
孤舟駭浪裏，倦鳥夕陽中。
師友如星散，功名一笑空；
家鄉何處是？昂首問飛鴻。

浪淘沙　三十五年

劉祖霞

世事幾番遷。春事依然。百花如錦草如烟。
簾捲夕陽雙蝶舞，明月啼鵑。
蟄伏已多年。名利全捐。故園桃李總情牽。
縱是婆洲風景好，莫再流連。

詠史（知音）

楚雁

㈠
高山流水韻悠揚。一曲知音願已償。
覆醢仲尼傷子路。門人莫逮淚沾裳。

㈡
素車白馬如期至。寶劍塵封掛樹巔。
一死一生情始見。論交我獨拜前賢。

㈢
紆尊降貴漢皇胤。三顧茅廬拜大賢。
尙父垂綸嫻弔伐。聖王親迓磻溪前。

㈣
如膠似漆仰雷陣。品學兼優則仕人。
管鮑同心同患難。更同安樂始情眞。

儘管宣佈中文合法化 重英輕中毛病仍存在

編輯先生：

本年六月中旬，曾有半官方機構——集體運輸鐵路臨時管理局，在中文報章上刊登「英文」廣告，招請工作人員；由於香港政府早在去年正式宣佈「中文合法化」——法律上有合法效力，今竟以半官式之機構，而在中文報章上刊登「英文」廣告？當即引致若干輿論批評，並有認爲不尊重中文之合法地位嫌疑？

以記憶所及，政府曾在夠早時間，成立一推行公事上使用中文之委員會，派有學貫中西之專人負責，號召有關部門，盡可能內以中文爲媒介與市民接觸，最低限度亦須「中、英並用」，以期適應本港佔百份之九十以上之華人社會實際生活習慣，斯亦理所當然者也。

此次「半官機構」在中文報章刊出「英文廣告」，其故何在——有意或無意？吾人暫不深究；但筆者身爲中國人，曾將此問題詳加檢討，則頗有應予深思及改善之處，願就管見所得，陳其大概如后：

目前現象，重英輕中，甚至有規模之機構，亦有此缺點，寧不可笑！

香港式之中文，早已貽人笑柄；早年已有「如要停車乃可在此」——事實上乃公共車上落站；最近亦有「一人巴士」——即一司機控制（兼收費）之妙句；類此不通之中文，隨時可見；至於典型事例試舉一事證之。

分期購買合約，全部是英文合約——目前本港流行之分期付款購買屋宇、雪柜、電器……等，所有合約（一式三份）全是英文書寫，而其內容則限制極嚴，主要之規定是「在未付清全部貨款時，註明只屬租賃性質；必須在繳清合約上所訂明之全部價款，仍需『買』、『賣』雙方另行簽立契約，方算完成正式買賣手續」者也。買客若不識英文，可能不懂「分期實乃租用」，另一方面更有崇外而自高身價之心理，否則香港原爲大份是華人的社會，華人與華人之買賣，何以不用中國文字爲主？應知國際上之外交慣例，均各以其本國文字行之，「譯本」乃副本而已！

人必自侮也而後之侮之，「中文」乃中華民族國粹之一種，保存倡導，人皆有責！

過去香港因政治、經濟……等特殊環境，重英輕中，實難免有偏誤之弊；惟近年國人在國際上聲譽日起，外人更有在其高等學府中設立研究中文之部門，藉以深究我國之深遠文化；而我國著名學者，諾貝爾得獎人李政道博士，亦曾自稱其所得之成就，實基自在中國攻讀時之優良基礎——中文傳授；故目前香港社會之「重英、輕中」之毛病，實應予再三反省者也，身負與市民常多接觸之傳播媒介，更宜廣爲倡導，責難旁貸焉！

金水上

秦孝儀李煥 訪產經新聞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秦孝儀，組織工作會主任李煥，中央日報社長楚崧秋等今天飛抵東京，參加「產經新聞」連載「蔣總統秘錄」一週年紀念活動。產經新聞係於去年八月十五日開始連載「蔣總統秘錄」。

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馬樹禮，曾率領一百多位中、日知名之士到機場歡迎。

許多華僑領袖也曾到場迎接秦孝儀一行。他們包括日本中華聯合總會會長林以文，東京華僑總會會長蔡福江和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員劉天祿。

」，使人對安全發生懷疑。

奇怪的，持械入境之人竟然被漏網，善良的大陸難民經常被截獲，這怎麼回事？後者都是警方之力，前者難道警方沒有責任？幾曾看到過警方截獲携械入境與。

緝私人員研獲毒品案件多如牛毛，賣力到使人懷疑他是戲劇化表現，幾乎懷疑它的眞實性；但是，緝私人員似乎從未緝獲過運械船隻，這些船隻，加拿大、泰國、以色列……甚多國家或地區都曾經截獲過。香港是聞所未聞的事！

看到近日的械刼事件突增，我不能不忠告警方特別注意，希望他們給大陸難民一些同情心，多截查禍患本港安全的不法之人，多表揚遞升有功警務人員，少頒奬給警犬！幸甚！

一傷殘人上

中共派出空軍部隊鎮壓杭州罷工工人

浙江電台八日報導，浙江省的中共「空軍部隊」已經派數目沒有透露空軍，和早已在受到工業不安打擊的工廠內工作的「陸軍人員」會合。

南京的中共「軍區指揮部」，亦命令更多軍隊進入杭州和其他城市的工廠工作。這個行動，使到在七月中依照北平「中央當局指示」派到各工廠一萬軍人獲得增援。

由於工人要求加薪、罷工或怠工、派系鬬爭和其他破壞活動，幾個月來，杭州一直陷於混亂。

北平很多高級頭目，包括中共「副主席」王洪文，最近幾星期曾被派到杭州，企圖結束已經蔓延至浙江其他地區的騷亂。

毛澤東和他的妻子江青，今年初亦曾在杭州，但不知八十一歲正在患病的毛澤東，曾否企圖插手解決包括暴亂衝突的問題。

在七月十九日，六千多名共軍被派到杭州幾間紡織廠和印染廠工作。在七月二十二日，另有四千五百名共軍被派到其他工廠工作。

浙江電台今日報導兩則軍隊進入工廠工作的消息。

第一則說：浙江省中共「空軍總部」派出空軍人員進入杭州重機械工廠、杭州製氧設備工廠、杭州渦輪工廠、杭州汽鍋工廠和杭州玻璃工廠工作，「協助」生產。

第二則說：「人民解放軍」南京單位的「司令員和戰士」正在他們駐在地附近的工廠工作。

電視奬金令人懷疑 何不資助貧苦學生

編輯先生：

我有一些意見，不知道能否借貴刊萬人意見版刊出。我每天看電視，覺得「香港電視」的內容越來越差，像「精打細算」，無異鼓勵人們的僥倖心，和加強賭博心理；「歡樂今宵」，簡直是胡鬧，低級趣味，並無「歡樂」可言。

因此，我懷疑所謂「奬金」的眞實性。一家傳播機構，不可能不知道這社會現象如何？與其錢賺到老板的「荷包」發脹，莫如將廣告費用減低，使一些日用品的價格下降，可以增益廣大羣眾。或者，做一些益智節目，假如那些「奬金」節目是眞實，並非欺騙觀眾的話，不妨將每月的金額撥作大專中學的奬助學金。

根據個人所知，那些爭取「奬金」的人，其中甚多人連電視機都買不起，以一元「電視周刊」代價，去博一次數千元的「奬金」，他們認爲這種投注，好過買「政府奬券」或者「馬票」。因此，「政府奬券」滯銷；迫得馬會維持正常收入，不得不設計「四重彩」、「六環彩」了！

眞正觀眾，想看看好節目都不成，只有轉別的電視台看了！這樣下去，我覺得獲益的，可能是「電視周刊」，假如不這樣，「電視周刊」無人問津（因各報皆有電視節目表贈送），受害的卻是電視觀眾，對廣告客戶，當然也一大損失。願望電視當局爭取眾多廣告客戶和眞正的觀眾，全盤考慮對策。勿爲目前廣告「多」自滿！幸甚。

王眞箴敬上

由羅湖進入另一世界

深圳街上烏燈黑火
共軍腔調令人厭惡

編輯先生：

「一過羅湖便心震」。這話一點也沒有錯，不信，請看本人之深圳兩日經歷。

假日的上午，與朋友數人，到大陸之深圳遊玩，約十一時半左右，到達羅湖車站，下車後，已看到深圳就在眼前，且看到羅湖橋上之共軍正在巡邏，而裝束之難看，跟香港移民局人員之服裝，成一鮮明之對比。香港之服裝是整齊、清潔、順眼；而共軍之模樣，有如惡霸一樣可憎，顏色則是死氣沉沉之綠色，看上去已不對勁，到關口時，看到共軍之面部表情，一點笑容也沒有，眼睛則時常在監視香港客之行動，動作有如陰險小人，和惡霸無別。俗語說：「執到黃金也不會笑」這話，用在他們身上，眞是百分之一百正確，「回鄉客」湧到檢查房前之櫃檯，要你推我撞才能取到「介紹書」，秩序亂七八糟。到檢查時，共軍的態度，更可惡，時常以不信任之態度將「回鄉客」帶到黑房去，以我在數十分鐘內所看到的，已有十多人被帶去，如有差錯，相信永不可能回到香港了！

到火車站之餐廳吃飯，所看到之設備及衛生情況，什麼胃口也沒有了，沿路所見，只有路旁植有樹木外，其他什麼也沒有，連一架像樣的汽車也沒有，只有數輛殘舊不堪之三輪車，唯一可見的是則是腳踏車及手推車，行人寥寥可數，有如一個死城！馬路則名符其實，是馬行的路，如有車輛經過，叫人不做吸塵機才怪！柏油路只有數百碼長，到旅店登記後，還要到什麼「派出所」去登記，該所之所謂「書記」，文化水準之差，叫人不大相信，一個「書記」之水準竟不及一個香港中學一年級之學生程度。

登記後，回旅店房間休息，看到之間隔，有如一個大白鴿籠一樣，晚上還在走廊通道上，擺上帆布牀，通路只有帆布牀之一大半，心想：一旦火警發生，其後果不堪設想。

小休後，到處瀏覽，看到所有商店，竟是烏燈黑火，要靠天然光管之光綫射到才有一點兒生氣，看東西時，要落足眼力不可，到一百貨店，看到一隻不知名的瑞士手錶，其標價竟達二百八十多元人民幣而且不連錶帶，這可算是許看不許摸之高等超超級貨品。

我們看後也大吃一驚，更何況是當地之人民，相信他們把百貨店當做娛樂場地去遊玩。

糧食店前，則大排長龍，購買損壞之蘋果，有味之麵包、及發霉之餅乾，拿回家，暗裏傷心！由此可見人心之意向如何？而這些東西，還要加上什麼票、證等東西，才能購買。

唯一無人問津之商店，則是書店，由此可見毛澤東之所謂「寶書」，在假期時，也不及爛蘋果等吸引人，還說全國百姓「尊敬」毛澤東，這可說是自打嘴吧。

到深圳水庫參觀時，所看到之工程簡陋，全水庫之主要工程及設備，竟不及一個城門水塘之宏偉及美觀，而壩面只是粗沙遍地，共幹還有膽說該水庫之工程如何「偉大」！連淡水湖也比不上。眞是天大之笑話，說比不上，倒不如說香港水塘之工程比不上大陸水庫工程落後還貼切得多，整個深圳之設施及技術水準，相信要比香港落後半個世紀有多。

到回程時，海關之規則更時常改變，眞以人不知如何是好，而檢查房內之共軍更利害，如多帶一點東西，也不准通過，竟要「上繳」、「充公沒收」。更可笑的，是有一男子在書店買了數本毛澤東邪說之書籍，該人心想一定可以通過，誰知竟被共軍帶進黑房去，以後情形則不得而知，相信他凶多吉少，連毛澤東之所謂「寶書」也不能帶出，可見共產黨邪說，只能在大陸上發揮作用及騙取一些無知人及眼光短視之政客，有識之士是不會被騙的，因此，毛澤東邪說便不准帶出，免被世人取笑。

出口檢查和入口一樣嚴密，只有進過大陸，才知道在共產黨控制下之人民生活之苦和黑暗。生活在香港人才能體驗自由之可貴。

到羅湖火車站後，立即買了數瓶啤酒壓驚，慶賀離開這非人生活的恐怖、黑暗世界之大陸，安全回港。

鍾可人上

槍械偷運入境竟漏網
大陸難民則常被截獲

編輯先生：

舉世各國的移民官都是「勢利眼」，有錢人什麼地方都去得，沒有錢，什麼地方都不能去，我經常看報，對移民問題，印象似乎最深。不過，有一點被人們忽視，事情卻絕不能輕視的，我每天在等待人們高見，卻看不見，今天我不能不說了！

那是香港的刧案，匪徒們的手上都有槍，這些槍，表面上看來，「是奪去的警槍」，深一層想，不可能的，較早時被捕的匪徒，警方證實並不是「本地人」。既然是外來的，當然，本港的邊防有問題，不論海面、陸

增加篇幅，精益求精，務將「萬人日報」躋上本港銷報之列。使我們的發言更具影響力。報紙爭取讀者，首先要從不斷刷新內容做起，最近「萬人日報」增刊世界武林一欄，是個好主意，故然中國工夫震撼世界，香港習武的人日見增加，據我所知報導武林消息的報章雜誌銷路不弱，猶以元朗十八鄉爲然，娛樂版這一欄也不容忽視，以報導電視消息更應注意，今日香港人生活與電視有密切關係。對「萬人日報」的宣傳，及介紹親友的運動要加強推廣，我要再次強調，不要自滿，繼續努力，把「萬人日報」躋上暢銷報之列，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我的口號是，報紙未算成功，擁躉仍須努力。

股市不加拯救 繁榮夢寐難求

（均記）

編輯先生：

閒來無事，上茶樓歎番一杯，聽聽茶客們的意見，給讀者們討論，或者增長一些見聞並無不可。

香港號稱「民主櫥窗」，在大陸心中是天堂。因此，大陸同胞紛紛湧進香港。

一位茶客說：表面上看，香港比天堂並不爲過，大陸誰都認爲是人間地獄。任何人在香港居住，總比大陸上強許多。

另一位茶客說：「呵！我明白啦！」（許多人都將目光集中在這中年人身上），傾聽他說下去：「唔怪得啦！香港政府想什麼，不管行不行得通，言出必行！不是嗎？股票市場被搞糟了！不圖拯救，竟然主張『商品交易所』做期貨買賣。大家反對，充耳不聞。一聲可以立法管制，議員不再有異議。股票迅即下瀉，雖然沒有人猜測原因，我認爲：這些投機家抛出股票，準備做期貨買賣了！我不妨斷言：期貨市場一開始，必然有甚多人紛紛投注。不過，別忘懷！該想想：去年的糖價和今年不妨比較一下，投資期貨買賣的，在美、英兩國，無數人因糖價下跌宣告破產，經營買賣期貨的，少數幾個人，變成了大富翁。」

於是，許多人支持多他的話：「說得對，說得對，沒有那一位富翁，不是無數窮人塑造出來的。」

半晌，一個悶聲不响的四眼仔在喃喃自語：「別亂咁講嘢，你地根本不知道，不妨細想一下：香港只要你想得出，就可以給你滾到錢：益外人不會益自己的。我眞想不通，香港爲什麼有那麼多的懵仔，想投資保值，結果血本無歸。這一次股票下跌，不知有多少人仆街……。」

旁邊的一個人放下手上的報紙打斷了他的話，問：「眞嘅！點解？」

於是，四眼仔繼續他的話題：想都想得到的，除非你有耐心，看股市下瀉，怕蝕到渣都冇，只有跟住那些大戶抛，不仆街幾難？假如有耐心，不管怎樣，老實說，目前的股票，已有多數跌進了面額，還有可能再跌嗎？不可能的。不消三兩天，一個「利好」的消息刺激，原期抛出股票買期貨，支票剛一過戶，又向股市投下重注，這叫做「乘低扒吸」，一出一進，豈非無端端又發了！

港政府對股市如此興風作浪，尚無辦法，期貨市場，可以預見的將來，受過股市教訓的人，絕無可能去投注期貨市場了！香港如何繁榮？

香港股市，照理應該興旺，爲何沒有引起市民興趣？不消說，過去的教訓實在太慘痛了！

港府與其熱心於鼓勵期貨買賣，倒不如拯救股票。

今天，我可以預言：港府若無辦法拯救股市，香港繁榮，夢寐難求。那是一定的。

期貨不比股市，買賣交投數目龐大，往後各國經濟復甦，貨價不如過去暴漲，雖無一如糖價那樣暴跌，有落無漲，只有蝕本，不可能獲利。何況商業上的競爭較強，資金需要周轉，只要有大公司倒閉，難免不影响小商厂。

港府一切措施，從來沒有周詳計劃，即使有人忠告，或者反對，說做似乎就得要做，令出必行。香港市況需要繁榮，我認爲該多聽聽意見，多想想再做！

讀者茹鳴高草上

中區禁止「的士」上落 影响「東方之珠」美譽

編輯先生：

今天站在第三者立場，我談「中巴」和「小巴」。「小巴」和「的士」「乘客減少，原因並不簡單，天氣炎熱，若非長途，寧棄小巴、大巴步行，比較上說起來，比乘小巴、大巴涼爽得多；當然，與交通事務處也不無關係，主要路綫設有巴士專綫，上、下班時間，劃有禁區。

所以，請勿片面看當局發表一系列有關交通的數目字遊戲！其實，在中區禁止「的士」上落客，很影响這「東方之珠」的外來遊客有不良印象。因爲：他們不知有禁區的地點不能下車。同時，年老或不良於行的病者，想往中區看醫生，也不能在附近上落，請試想一下：患者豈非苦上加苦？

當局祇顧大公司收益，不理會中下市民方便與否。

的士乘客減少原因，與股市不振也有直接關係，在股市興盛時期，的士應接不暇，許多人在中區或其他地區，那時的士任何地方可以上落乘客，一般人均懶於行路，一上的士，投下二元，車輪僅轉上幾轉即告停車。司機每人賺五角，一天比正常的收入多出倍計。

目前，市況不景，賺錢越來越難，剝削日益深重！無怪有人抱怨說：「香港政府的屬下若干機構，若干措施，只顧少數人利益，不理小市民疾苦」。

讀者何志華上

不敢站出來和老萬作正面爭論，只在人背後放冷槍，正牌惛種、丟人！其他讀者根本不知他罵什麼，這種寫作態度，簡直蔑視所有讀者，太豈有此理。」

六七年港共暴動期間，我親眼見過一位仁兄讀左報讀到媽媽聲，當眾毀報的事實，至今印象深刻。今回這位擁躉讀快報讀到光火眞可說無獨有偶，其實看快報看到光火，何只這位擁躉一人爲然，可說碰埋都是。連區區在內，眞想不通，左報爲共黨服務，爲了共黨的利益，可以不理讀者的反應，難道民營報，也可以爲私人服務，而無視讀者反應嗎？

婦孺老嫗・愛看牛馬

到處貼海報派街招，遇上有趣的事可不少，據實寫出來，也許聊博讀者一粲。當我第一次拿到萬人日報創刊海報，記得是七月三日下午，將近傍晚而天色迷濛，我急不及待的拿着海報四出張貼，當我蹲在路邊糊報時，有位老態龍鍾的老太婆走過來問：「先生招請工人嗎？」我說不是，他繼續說：「我的兒子失業快要半年了，可否給我介紹份工作。」我說：「貼街招是爲一張行將出版新報紙作宣傳。」她說：「是什麼報」，是「萬人日報」，是「萬人傑」的嗎？你怎麼知道有個「萬人傑」，「你勿欺負我這個老太婆不懂事」，我還知道他有個「牛馬集」，因我的孫很愛看他的文章，每晚叫我預先買定報紙給他放工看，有一次忘了買報，他就大吵一陣，叫我到尾房方先生處借，只借一張有萬人傑的牛馬集的副刊就夠了。我見他如此大件事，所以萬人傑牛馬集在我腦海裏留下深刻的印象。原來如此，「請告訴你的孫兒，七月七日『萬人日報』創刊，以後天天有萬人傑的『牛馬集』看了，我給他一份海報，她拿了海報喜孜孜的走了。」

西營盤水街口，是市集的出口路，又是巴士站，行人熙來攘往，我把海報在附近張貼，附近大排檔有名赤身的伙記來看，問長問短，也拉到老萬的「牛馬集」，我問：「你們喜歡看萬人傑的『牛馬集』嗎？」他們表示工作很忙，看報的時間很少，但看星晚必看「牛馬集」，我問他們看後作何感想。他們說：「萬人傑先生的文字，容易看得懂，他性子耿直，寫文章好像沒什麼顧忌。有碗說碗，有碟說碟，我們就喜歡這些。」我有這樣的經驗，當我一提萬人二字，大家都衝口而出，是萬人傑先生的嗎？由是觀萬人傑三個字，在香港報壇上，縱使不是響噹噹，至小已經婦孺皆知，所以我建議老萬的「牛馬集」應放在萬人日報首頁的當眼處，所可顧慮的，這樣做是否小家氣不夠風度。

七月十四日，到元朗錦田做點小買賣，恰巧有羣青年在錦田龍華茶樓毗鄰的運動場踢足球，中午過後，這羣青年便在龍華茶樓午膳，他們見我孭着的行囊中，掛着一本底頁印有宣傳萬人日報創刊廣告的萬人雜誌，便向我打招呼：「這本萬人雜誌，是最近出版的嗎？」讓本給我看，行不行，他走近看清楚，才知道第四百期，表示這期已經看過了。我忙說道：「這裏有『萬人日報』，送張給你看吧」，他指着正在用膳的這羣青年說：「我們都是萬人傑的擁護者，『萬人日報』早買了。有位青年還在褲袋裏掏一張給我看，他們知道我是志同道合者，還給我送香烟呢，錦田也和其他郊區一樣，『萬人日報』不到上午十時便賣光了。」

我到過西貢鴨脷洲監地及洪水橋等地，情形都一樣，當初我懷疑他們沒賣「萬人日報」，查詢後才知眞的賣光。我問他們爲何不取多些報紙，他們都異口同聲說：「新出報紙不敢多取，多取賣剩會蝕本，這情形試得多，已經怕怕，這證明老萬所說：一般報販，爲了穩健計，銷得三十份紙的，只取二十份，賣光算數，這句話百分之百眞的。這情形普遍存在，對新報紙的銷路影響至巨，我們要設法克復它。宣揚『萬人日報』期間，碰見很多老萬擁躉，及志同道合的朋友，確賞心樂事。

盲從左仔・怒目而視

但有時也碰着些左口魚或左口蛇及盲從左仔，情形就不同了。他們語出不遜，怒目而視。爲存眞實也不憚煩的將它寫出來，給大家看看，西貢某茶樓有一茶客，桌上堆滿報紙，雖然大多是狗馬經鹹濕報，也算是條報紙蟲，觀其人油頭粉面，西裝畢挺狀也斯文。做夢也想不到是條左口蛇。他知我把萬日廣告招紙派到他面前，他順手拿來看看，臉色一沉，瞬把招紙撕得片片碎，擲在地上，嘴裏喃喃的說：「釗！萬人傑，一味靠車大炮，車得太多，俾星晚炒咗咯，中國共產黨如他所說這般壞，還有今日這樣威水嗎？」他說這話時用眼掘住我。俗語說得好，一樣米食百樣人，他的反應使我感到意外，因爲我心目中的左仔形像與他不符。國父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時，也被一些人譏爲大炮孫，沙田有間茶樓有位油雞佬，早上茶市過後，顯得有點清閒，無聊之餘，在工作間呆立着，樣子卻有點不自然，我向他打招呼，朋友，看報嗎，送你一份「萬人日報」如何？如接了報紙走回工作間，不一會即將報紙擲還，我說：「不滿意嗎？」他說：「所謂『萬人日報』，『萬偏日報』是眞，偏向台灣」。香港有些人，把具有強烈反共者，目爲偏台灣，或台灣特務，甚至說你拿台灣津貼，油雞佬無知故如是說，有些高級知識份子都說這些話，就分明別有用心，志在造謠。

在觀塘雞寮巴士總站附近，我向報販查賣「萬人日報」，報販翻來翻去也尋不出一張「萬人日報」出來，有位巴士走佬將過來，很晦氣說：「此處不賣反動報，快走吧。」報販說：「什麼不賣，賣光吧了。」我對巴士佬說：「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在某些人眼裏是反動的。反動的人看反動報，合邏輯之至，所以反動的『萬人日報』一早便賣光了，也算合理吧。相反所謂愛國的左報，賣到拍拖也拍不出去，這才獻世呢，在香港愛國的同胞太孤單了吧。」左口魚被我搶白幾句，眼都擘晒，無話可說。凡左口魚都有一個特點，就是面目可憎言語無味，可說毫無例外。

內容改進・增加篇幅

「萬人日報」創刊瞬將月餘，報紙甫出版即搶購一空，收回正價後也不弱，據說收支可以自給，在新創報紙中，有此成就可謂奇蹟，但我們不要自滿，繼續努力，不斷改進內容，

萬人意見

一個「萬人」擁躉親身體驗
宣傳萬人日報・所見所聞所思
正直市民歡迎・左仔墮子排斥

萬人日報創刊，老萬說：「窮佬辦報，一切要精打細算」，是的，以有限度的金錢，幹最困難事業，吃力是想像中的事了；本人莫財，無能力在金錢方面效命，只好在能力辦得到的地方，效點犬馬之勞。

有錢出錢・無錢出力

老萬得道多助，相信很多朋友都願鼎力幫忙，所以萬人日報籌辦期間，萬人協會也瞬即成立支持萬人日報的行動中心。這是以實際行動支持萬人日報的有力表示。行動中心的成員，皆是萬人傑先生的擁躉，是萬人大家庭一份子，他們出錢出力，幹勁十足，埋頭工作，這份熱情令人感動，我雖然不是行動中心成員，但爲了支持萬人日報，及支持萬人傑這份心意，我想我也應該爲萬人日報盡點綿力。本諸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道理，不揣愚昧，也做了支持萬人日報的「單幹戶」。我在這裏寫這篇東西無意表示或誇耀，因爲支持萬人日報應視爲長期工作，交流一下工作經驗，大家談談心得，也頗有意思的。

張貼萬報・收效很大

支持萬人日報的方法很多，把萬人日報介紹給親友閱讀，進一步將萬人日報給港九四百萬同胞之前。我想該是支持萬人日報的起步，也是不能缺少的一着，任何新產品都要經過大力宣傳，萬人日報豈能例外。我以爲自己可以在這方面盡點力量，打定主意，到協會取了厚厚一叠小型宣傳海報，到處張貼，但海報很快就貼光了，萬人日報出版後，我挖空心思，索性把萬人日報整張的，貼在繁盛街道，不知要強多少倍，可能因爲海報街招司空見慣，引不起興趣，貼報紙卻不常見，尤其新出版的報，特別惹人注目，由於好奇心驅使你看我看，登時圍觀如堵，大收宣傳之效。

本人操業小販，經常在酒樓茶館走動，流動性很大，今日東、明日西，遍走港九新界離島，我決心將萬人日報創刊的訊息，傳遍港九新界每一角落，大家都知道，報紙攤檔多設在酒家食肆門外，給茶客嘆報提供方便。一盅兩件之餘看報是不可缺少之事，飲茶看報被視爲一種享受，故以有嘆茶嘆報之稱，一個茶客看兩三份報尋常事，報癮大者六七份也不足爲奇，所以宣傳一張新出版的報紙，茶樓酒家無疑是最理想的地方。

正直吃虧・奸狡得令

當我將萬人日報創刊的海報一桌一張，派放在茶客面前，即時引第爭閱現象，兼且議論紛紛，反應熱烈，出我意料之外，有位茶客說：「萬人傑在星晚與老總嗌咗交，所以牛馬集被封，老萬文章雖好，但在報社地位很低，沒有權柄。」有位仁兄插嘴說：「梗係啦，老總的親信他有膽批評，那有不被炒之理，所謂貧不與富敵，富不以官爭。」茶樓部長則另有見解說：「很多茶客都大讚萬人傑文章了得，擁有衆多讀者，聽說做事也很能幹，唔炒得咁易卦，老板肯，讀者未必肯」，但大家都異口同聲說：「你以爲啦，讀者唔肯有屁用，例如你貴號的义燒包茶客人人叫好，但點心師傅唔做出來賣，你身爲茶客吹佢乎」，部長不服氣，認爲做得老板者皆聰明人，不會做倒自己米的儍事。」七嘴八舌你言我語說個不休，有位年紀很輕的茶客說：「他的筆名叫萬人傑，我猜一定是鐵面無私的外江佬」，有位老頭也禁不住開腔了：「正直的人很多時候都會吃虧，相反奸狡之輩會當時得令，但做夢也想不到，言論自由在香港也成了問題。」我見他們對老萬發生濃厚興趣，便搭訕的說：「各位想知道萬人傑更多的新聞，請閱萬人日報及萬人雜誌啦。」茶博士取笑我說：「你這個街招佬三句不離本行，這般賣力想拿雙薪乎。」

欲知老萬・購閱萬人

有一次沙田大圍泰興酒家，有位茶客拿了我放下的海報，如獲至寶般，走到鄰桌指着海報對一位先生說：「老何，你說萬人傑失踪，你看，而家他自己辦報，呢回有嘢睇了」，我照例說一句「欲想知道萬人傑更多新聞，各位請購閱萬人雜誌及萬人日報」，他們愕然的看着我。有一次我把海報派至一位萬人擁躉跟前，他瞧了瞧我道：「你派街招，賺工錢還是義工，我說我是老萬的支持者，派街招是出於自願，不是爲了拿工錢。他弄清楚我的身份後，問我看不看快報，我說我喜歡看馬五先生的專欄，所以快報我常看，他聽了我的話，從報紙堆中檢出一份快報，翻出副刊，指着寶石的快刀集，用激憤的語氣說：「老鄺不知攪什麼鬼，竟容許這樣一個黐綫佬在這裏語無倫次。我是萬人雜誌讀者也是快報讀者，才知道他的底子，明白他指天罵地是什麼回事，他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昆明之圍・龍雲就範

雲南自北伐以後，在我國各行省中，一直處於特殊形態下，而由龍志舟（雲）與其同母異父的弟弟盧漢，先後以土皇帝自居，搞風搞雨，先則是魚肉百姓的軍閥，繼則是投機取巧的靠攏份子。

龍雲早年對於雲南督軍唐繼堯的提拔，確曾達到護衛的職責，亦步亦趨，不離左右；殊不料龍雲不知恩圖報，反而成為其恩人的剋星。自唐繼堯吞金自殺後，自稱雲南督軍，後改為雲南省主席，他的野心願望，總算達到。

龍雲自民國十六年掌握滇省軍政大權後，近十八年來，表面上雖服從中央，但實際仍擁兵自重。對日八年抗戰期間，當時滇黔為軍事大後方，各左傾文化機關大都集於昆明，這些搖旗吶喊的左傾文化，為發展其潛勢力，無不搖尾乞憐，對龍主席一味奉承；龍雲滿腹的封建意識，借此也可自為炫耀，彼此互相利用，狼狽為奸，遂使雲南別具色彩。中央政府因投鼠忌器，只得曲予優容，靜觀其變。

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願依照波茨坦宣言，遂宣佈無條件投降，蔣委員長發表廣播演說，勉國人勿驕勿怠，努力建設，如此中國久經八年日寇蹂躪之版圖，從此將走上統一復興之大道。

中央對雲南此種半割據狀態，為求長治久安起見，自不能允許其繼續存在，乃預為部署，以調虎離山之策，調派龍雲嫡系由盧漢擔任司令官的第一兩個師，及龍繩武之十九師、潘朔端之二十一師兩獨立師），進入越南擔任北緯十七度以北的受降任務。

這時，留在滇境之原有雲南部隊，僅有龍雲次子龍繩祖之步兵獨立旅、砲兵團、工兵團、高砲大隊、交通兵大隊、及憲兵大隊、保安大隊等約一萬五千餘人，除保安大隊駐紮滇西外，其餘悉駐紮於昆明城內及近郊，而其主力獨立旅正值秋收時期，部隊長及官兵大多均回鄉休假。

同時，中央在雲南境內部隊，有國軍第六軍（駐大理、保山一帶），第五軍（第二百師駐羅次，第九十六師駐呈貢，第四十六師駐昆明北校場，軍司令部及直屬部隊駐昆明北郊之何家院、金馬寺一帶），此外尚有歸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揮之第四十八師（駐嵩明、曲靖），傘兵總隊（駐昆明北郊），實力相當雄厚。

先是，民國三十五年設立昆明防守司令部，以杜聿明為防守司令。杜將軍當時是第五軍軍長，軍部駐在嵩明縣的楊林鎮，離昆明四十餘公里。

當軍委會命令到達昆明行營時，劉耀揚總參議曾向龍雲請示防守司令部的設立地點，龍在煙榻上沉思了幾乎達三十分鐘，方批定設在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風景區裏翠湖中央之法國旅館。這風景區離雲南省政府所在地的五華山，只有一箭之隔，這種安排使得龍雲的親信，感得十分驚異，認為對杜雖具好感，但未免恩寵已極，大家都百思莫解。

三十四年九月間，國府主席蔣公中正密電杜聿明，以改組雲南省政府，電文中有曰：「西南大局之成敗在此一舉，必須事前週密部署，必要時可派空軍協助。」

當時共黨和其尾巴的「民盟」，在雲南大捧龍雲「進步民主」，他們以龍的太太顧映秋為牽引，鼓勉雲南人民請求中央軍離滇，以減輕地方軍糧負擔；並策動學潮，製造血案，以及中央軍與地方部隊的磨擦。所幸我防守司令部獲得情報，早有準備，共黨陰謀未逞。

杜聿明接奉密電指示後，除參謀長趙家驤一人外，連機要秘書在內，事前都毫不知情，他對於此一比崑崙關和緬甸作戰，還要難危十倍的行動，為了圓滿達成上級交付任務，乃獨自緊鎖書房中，草擬嚴密週全的部署計劃。

九月二十三日是週末，杜密令所屬取消例假或外宿，並將防守司令部悄悄遷到崗頭村傘兵總部內，設立臨時指揮所，當晚即召集第五軍邱清泉軍長和幾位師長，以及各中央部隊團長以上與司令部直屬營長以上會報，大會議室燈火通明，出席會議人員除趙家驤參謀長外，大家都在靜待暗猜。

杜聿明將軍以嚴肅的態度到達會場，首先宣佈中央命令：一、改組雲南省政府，調龍雲為軍事參議院院長；二、派盧漢為雲南政府主席，李宗黃為民政廳長，在盧未就職期間，由李宗黃代理主席；三、撤銷雲南綏靖公署，其所屬部隊，一律歸昆明防守司令部統轄並整訓改編。四、昆明委員長行營、昆明警備司令部、昆明憲兵司令部，着即一律撤銷；五、昆明行營原屬獨立旅、砲兵團、高射砲大隊、交通兵大隊；昆明憲兵司令部原屬各憲兵，改編為中央憲兵獨立團，統歸防守司令部指揮。從上項命令中，龍雲當時獨攬西南軍政大權，若一旦搖身投共，其危險性可知。

會後，邱清泉軍長，因係防守司令部之主幹部隊，奉令執行此一任務，乃對所屬各師頒發作戰命令，並嚴格規定於到達目的地前，應絕對保守秘密。為識別敵我部隊，事前乃由邱夫人所主持的第五軍眷屬工廠，趕製白地紅字V字臂章三萬枚，供國軍官兵佩帶，以免誤會。

（十六）

喪失多數優秀同志

準備了半年的興中會第一次廣州起義，便以完全失敗而結束，喪失了多數優秀同志，孫先生本人也被指爲「造反者」而成了被通緝的人。

先烈慷慨成仁

廣州起義（一八九五）失敗之後，清廷的追查，極其嚴厲。

兩廣總督譚鍾麟，立卽着手搜索漏網起義分子，並宣佈緝拿首謀者十七人的賞格，由百元至千元不等。

「孫文卽孫逸仙，香山縣東鄉翠微人。頷角不寬。年約二十九歲。花紅銀（懸賞金額）一千元。

「楊衢雲，香山縣人，本籍福建。右手缺三指。年約三十九歲。花紅銀一百元。」

同時，並張貼韻文告示，摘要如左：



革命最初的犧牲者—先烈陸皓東

「現在匪黨，名曰孫文，結有匪黨，曰楊衢雲，起義謀叛，擾亂省城……

「借名招勇，煽惑愚民，每人每月，十塊洋銀……」

留下成仁取義典型

至於業已被捕的陸皓東等人，則受到殘酷審訊，但他們毫不屈服，陸皓東甚至索取紙筆，直書供狀，言詞激烈，痛罵清廷：

「……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起者不可盡殺。公羊旣歿，九世含寃；異人歸楚，吾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清廷乃處以極刑，以示報復——陸皓東、丘四斬首，朱貴全剮死，程奎光死於六百軍棍之下，程耀宸瘐死獄中。

「陸皓東等先烈在革命旗幟——青天白日旗之下，流血犧牲，爲創造中華民國奠立了第一個基石；爲本黨、爲中華民族留下了第一個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典型。」（註：蔣總統——「總理第一次起義紀念日之感想」，一九四四・九）

檢討起義失敗原因

檢討這一次起義之所以失敗的原因，得想到中國人的弱點：

「我（蔣總統）看朱淇兄弟告密一事，是我們中國人大都只知道顧到他家族親友的私利，而不顧國家民族的生死。有此自私自利的一念橫在心頭，所以革命不能成功，國家不能建立。外國人則不然，他們是眞能慷慨仗義，公而忘私，看到人家落在水裏，就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拯救；看到人家失火，就不顧一切幫人家去撲滅。而我們中國人遇到這種場合，大抵是袖手旁觀，有的人甚至於落井下石，乘火打刼。日本人看透了我們民族這個弱點，所以他敢於來侵畧我們。」（註：同上註）

起義失敗之後，孫先生在廣州稍事停留，隱藏在友人王煜初牧師家中，觀察風色；旋卽雇小汽船潛赴澳門北門的唐家灣，換乘轎子由澳門轉達香港。鄭士良、陳少白、鄧蔭南等同志也躲過了清廷的緝捕，潛行脫險抵港。在當時，由於清廷和英國已在一八五八年簽訂有「香港緬甸交犯約定」，因而顧慮到清廷可能向香港政府要求引渡，於是由孫先生的老師康德黎介紹與達尼斯律師研商結果，聽從律師的建議離港，前往日本。其後，香港政府在一八九六年三月四日宣告：「孫文、楊衢雲、陳少白三人在五年之內，不准入境。」

孫先生偕同鄭士良、陳少白乘日本貨船「廣島丸」，於十一月十二日到達神戶。當時，日本報紙在關於孫先生來到日本的新聞報導中，有「中國革命黨孫逸仙」的字句。

湯武革命順天應人

在此之前，孫先生只習慣於使用「起義」等詞彙，而採用「革命」二字，則是從這裏開始。據說孫先生在閱報之後，很高興地對陳少白說：「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與我們的排滿宗旨正相符合，我們的黨可以用革命相稱」十七日，由神戶抵達橫濱。前次，孫先生在火奴魯魯設立興中會之後返回香港途中，只經過了橫濱港口，到這一次才是踏上了陸地。孫先生到達橫濱之後，便去山下町「文經印刷店」拜訪馮鏡如；馮鏡如萬分高興，立卽請孫先生住進印刷店二樓，並邀乃弟馮紫珊及友人譚有發、黎達卿、趙明樂、趙嶧琴等十餘人，組成興中會橫濱分會，這是譚有發會經和孫先生約定了的，這個分會選出馮鏡如爲會長，並決定以趙明樂爲管庫、趙嶧琴爲書記等工作人員。孫先生在日本的活動，就是從這裏開始邁出了第一步。半個月後，分會會所移設於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地，繼續加盟者有溫芬等十餘人；其中最年少的馮自由（名懋龍）只有十四歲。

國父經日轉美赴英

這時，甲午戰後的議和條件已經成立，清廷和日本的外交關係，也已經恢復原有狀態。於是，有些人便在傳說？當清廷派遣新的公使來到日本履任之後，恐怕會馬上要求日本政府引渡革命同志，是則日本也很難說是安全之地；加上當時的日本情況，作爲「革命後方基地」的條件也還沒有成熟。

中國抗戰實錄【40】

辛亥革命與日本

孫先生最初策劃發動廣州起義，原是打算採取少數精銳主義，因為鑒於在太平天國的時候，曾有劉麗川只憑七個人就佔領了上海的先例，雖然廣州和當年上海的情況並不相同，但是如果能有一百名敢死隊，應該可以攻佔下來。攻擊的目標，集中於總督、巡撫等行政及巡警機關，武裝的敢死隊五個人一組，由後門衝進去，將在簽押房或宿舍內的首長們殺死或逮捕，造成指揮系統混亂；其餘二、三十人，則佔領市內的重要地區加以固守，並縱火助長聲勢，即使清軍增援部隊由城外向城內進攻，也會讓他們誤認為革命軍人多勢眾，而將之遏阻於城外。

決定分道攻城計劃

不過，這個構想過於冒險，同志們未能接受；結果，乃採取了分道攻城的正面攻擊部署。

最後決定的作戰計劃，是這樣：在起義發難的前一天——十月二十五日晚間，孫先生和陳少白指揮的少數敢死隊和陳清（橫濱華僑）率領的爆破班潛伏在廣州市內。三合會會員等約三千人的主力部隊，在興中會幹部朱貴全指揮之下，由香港向九龍集合，當日夜晚分乘小船出發，在發難日的上午六時到達廣州。

伏潛市內的敢死隊，估計在主力部隊到達的時候，分成四隊，襲擊市內重要機關；爆破班也出動爆炸市內重要場所；乘船到達的主力部隊，則乘混亂之際衝入市內。

革命軍全體佩帶紅色袖章，聯絡暗號為「除暴」「安良」。

停泊在沙河的清軍軍艦之中，最大的是「鎮濤」、「安瀾」兩艘。鎮濤艦長陳奎光是興中會會員，已經在策動革命工作。

不幸被朱湘冒名告密

像這樣週密的起義計劃，卻不幸因被人告密而崩潰。

事緣在參加起義的人士之中，有位叫朱淇的，擔任起草「討滿檄文」，可是被他的哥哥朱湘得知這回事，唯恐受到株連，故而冒用朱淇的名義，在起義的前兩天，向緝捕委員李家焯自首。

李家焯接到密告之後，立即派人監視孫中山先生等人的行動，同時向李瀚章的後任——兩廣總督譚鍾麟報告。

譚鍾麟問：「誰是主謀人？」李家焯答稱：「孫文。」譚大笑地說：「孫文是個行醫不走運的狂士，並且是發起農學會的人，他那裏會造個什麼反？」

想不到沒有好久，派在香港的密探打來急電，證實了李家焯的報告沒有錯；於是譚鍾麟乃自長州急調一千五百兵員到廣州駐防、鎮壓。

自港運送軍火遲誤

在革命軍方面，到了這個時候，卻連續出現了配合不夠週密的紊亂情況。由香港開來的船隻，直到較預定時間遲了兩個小時的二十六日上午八時還未見到蹤影；陳少白、鄭士良等敢死隊幹部們聚集在農學會，正等得焦躁不安，孫先生拿着在香港負責運送武器的楊衢雲的電報跑來，電文是「貨物因故要遲兩天送到。」

由於楊衢雲在自己身邊集合親信，優先分配武器，有欠公平，因而失掉了部下的信仰，這個問題，在起義日期即將來臨的時候，公開地鬧起來，終於沒有能夠按照預定計劃如時開船出港。

敢死隊的幹部們，接到電報之後，立即舉行緊急會議。

陳少白主張慎重，他認為如果將起義日期延後兩天，恐怕計劃將會洩漏出去，而且香港來船又不敢保證一定就會到達；不宜過於輕舉妄動，不要怕失敗，不妨暫時讓主力部隊恢復原來狀態，等待再決定發難時期。孫先生也贊成這個意見。

於是，便由孫先生向楊衢雲發出急電：

「貨物不需要，請候後命。」

同時，孫先生更發錢給各會黨領袖，命令他們暫且將部隊撤回去。

十月二十七日的晚間，接到了楊衢雲的覆電：

「來電太遲，貨物已上船運出，請接。」

主力部隊之中的四百人，已經出發，無法挽回。

清廷採取掩襲行動

出乎意料，清廷方面的鎮壓行動，卻來得非常之快。在廣州市內的兩處秘密機關，都被緝捕委員李家焯率領巡防部隊迅速掩襲，查獲青天白日軍旗、武器、軍服、刀斧等類；陸皓東、程耀宸、程奎光、劉次、梁榮、程懷等六同志被捕。

另一方面，已經由九龍乘船出發的約四百人，一點情況也不知道，繼續向廣州航行；當他們在十月二十八日早晨抵達廣州碼頭的時候，李家焯率領的巡防部隊正好埋伏在那裏，革命分子們雖有心抵抗，可是在香港裝進船艙的武器，隱藏在行李貨物的最下層，來不及開火交戰，船上的人們便四散逃走，這個時候，有丘四、朱貴全等約四十位同志被捕。

我一點，我報上去，對你對我都有好處。」

周恩來說道：「最近也許會有重要消息，我一知道就去府上面告。」

毛澤東回到延安突然變卦，不必說重慶方面朝野人士都感震驚，就是毛澤東自己最初也未料到。

毛澤東回到延安當天晚上，劉少奇、任弼時、活曹操都到了棗園舉行一次秘密會議。

劉少奇先問道：「主席在重慶住了快兩個月，曉不曉得這邊的情況。」

毛澤東說道：「你是說獨眼龍出主意對付我，想整得我不能回延安。」

劉少奇說道：「其實參與其事的並非劉瞎子一人，不過，劉瞎子惡名在外，遇到壞事總是先把他推出來。」

毛澤東吃了一驚，問道：「還有誰？」

劉少奇說道：「除去我們這三個人，大概最多還有彭德懷、滕代遠、譚政幾個人。」

毛澤東說道：「還是咱們湖南人靠得住，林彪什麼態度？」

劉少奇說道：「林彪一向不多說話，他的態度我們也不知道，不過，林彪並未同劉瞎子混在一起。」

毛澤東說道：「這就好，林彪不變，我就放下心。不過，怎麼會有這麼多的人反對我。」

任弼時插嘴說道：「其實他們並不是反對主席，只是反對主席與國民黨談和。」

毛澤東說道：「只要對我們有利，爲什麼不可以和，民國二十六年也是我主張和的，結果大家均蒙其利，如果那次不和，現在想在中國找一個共產黨作藥引子也找不着。」

任弼時說道：「大家總覺得那個時候與這個時候，客觀環境也不同了。」

毛澤東問道：「怎樣不同，那個時候我們打不過國民黨，這個時候我們還是打不過國民黨，那個時候還有日本人四處生事，拉國民黨的腿，間接幫助我們，這個時候有什麼？今天的蔣先生，聲望如日中天，我們能反抗嗎？」

劉少奇、任弼時沒有理由反駁毛澤東，都不開腔。

活曹操摸着一撮五色鬍子，慢條斯理說道：「此時與八年前比較，也是強弱互見，固然，蔣先生領導抗戰勝利，聲望如日中天，但是，我們這方面也今非昔比，當時我們剩了不到兩縣地盤，再過幾個月不要打，餓也餓死了。今天我們的力量湃漲了何止百倍。」

毛澤東說道：「林老，我不是洩自己的氣，咱們的部隊只有小米加步槍，國民黨一部份隊伍都換了美式裝備，在緬甸日軍都望風披靡，這種部隊要是調來打我們，我們能支持多久。」

劉少奇忽然想起一件事，說道：「主席，剛才談話談得太多，把問題扯遠了，老狄從莫斯科回來，史大林大元帥當面交待幾件事，要他同主席談談。」

毛澤東一聽說狄米諾夫由莫斯科回來，史大林又交待了事，就覺得一定沒有好事，當時皺眉問道：「史大林大元帥交待什麼事。」

劉少奇說道：「老狄不肯多說，他只說一件，史大林大元帥打算把關東軍的武器完全移交給我們。」

毛澤東當時從椅子上起來，問道：「老狄是不是說着玩。」

劉少奇說道：「應該不會，他自己說着玩，也不敢把史大林大元帥拉進去。」

毛澤東點頭道：「這個話不錯，大概不會假，有什麼代價，他提到沒有？」

任弼時說道：「自己人還要代價。」

毛澤東嘆口氣：「親是親，銀錢要分眞，代價是一定有的，你等着瞧吧！」

劉少奇說道：「現在又回到本題，主席要愼重考慮與國民黨合作的問題，如果主席眞的出任了國民政府某一院的院長，恐怕要離開黨中央了。」

毛澤東冷笑道：「這麼嚴重。」

劉少奇說道：「確實嚴重，那時主席要面對幾方面壓力。」

毛澤東問道：「那幾方面，你說我聽聽。」

劉少奇說道：「第一是江青同志將有麻煩。」

毛澤東本已坐下，聽了這句話又一驚站起來，問道：「干江青同志什麼事？」

劉少奇說道：「主席還記得當初黨中央，批准主席同江青同志結婚時，曾規定江青同志只能照料主席的健康，不得過問政治。」

毛澤東說道：「我當然記得，但江青同志又幾時過問政治？」

任弼時說道：「但主席這次在重慶活動，許多同志已把賬記在江青同志頭上，說是江青同志想當官太太，所以大力慫恿主席當院長。」

毛澤東搖頭冷笑道：「這眞是荒唐，竟然會有這樣的說法。」

任弼時說道：「這樣的說法還是好的。」

毛澤東問道：「壞的說法又怎樣呢？」

任弼時陪笑說道：「壞的說法更不成話，有人指江青同志根本是混進黨內的國民黨特務，負有把主席拉進國民黨的任務。」

毛澤東伸手抓住任弼時的衣領，問道：「這話是誰說的，告訴我，我同他拚命，是不是獨眼龍？」

任弼時笑道：「主席何必發這麼大的脾氣，反正總不是我說的。」

毛澤東鬆了手，回身坐下，氣憤憤說道：「當然不是你說的，我要知道是誰說的，此仇不報，不是丈夫。」

劉少奇說道：「這些閒話可以不理，主席也不必生這麼大的氣，眞正重大壓力還是來自莫斯科，如果史大林大元帥把關東軍武器交給王明、博古，由他們去支配，將會有什麼後果？」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的突變，消息傳到重慶後，許多人都吃了一驚，尤其是湖南耆老趙恒惕、覃振更是又氣又急，痛罵豎子無良，爲湖南人丟臉。

國民黨中央常會開會討論如何對付中共，與會諸人情緒激昂，皆主張下令討伐。散會後，張治中未回家卽驅車到了曾家岩十八集團軍辦事處，一直到了周恩來辦公房間敲門。

周恩來拉開門一看是張治中，也頗感意外，問道：「文白兄，什麼事勞駕過訪，打個電話兄弟就來了。」

張治中掩上房門，問道：「恩來兄，毛潤之在延安對貴黨幹部會議講話全部講詞，是不是你交過來的？」

周恩來白臉一紅，說道：「文白兄，你怎麼猜到我身上。」

張治中說道：「我覺得別人沒有這麼大的神通？」

周恩來說道：「你這樣說，未免太低估了貴方，果夫先生不是公開說過敝黨中央委員中有你們的人？」

[illegible]已，不能當眞的。」

周恩來問道：「老兄此來是不是專爲查問此事？」

張治中說道：「倒不是，兄弟有重要消息相告，請吾兄轉去延安。」

周恩來問道：「什麼事？」

張治中說道：「本黨中央收到了毛潤之那篇演詞之後，卽開中常會，總裁未出席，由果夫先生主持會議，一時羣情憤激，紛紛主張討伐。」

周恩來說道：「最激烈的大概是陳辭修了。」

張治中說道：「這不待言了，軍人方面一致主戰，白健生也相當激烈，其他諸人也都追隨白、陳二位，只有我同邵老未隨聲附和。」

周恩來笑道：「陳辭修有沒有罵你是張松。」

張治中說道：「我沒有開口，他爲什麼罵我。」

」

周恩來笑道：「說起來還是當國民黨員好，在我們那邊，不說話罪更大。」

張治中苦笑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我同陳辭修不知那一世結下的宽仇，那一次長沙大火，委員長下條子將酆悌、余亮、文重孚槍決，當時我同陳辭修分站兩旁，委員長寫好了交給陳辭修，你說他怎麼講？」

周恩來搖頭道：「我猜不出。」

張治中說道：「他當時立正問道：『報告委員長，怎麼沒有文白。』」

周恩來當時怔了一下，接着就哈哈大笑。

張治中說道：「你想想，如果是請客吃飯，或者是發表一批任官名單，其中沒有我，他這樣說，我自然感激，現在明明是拉出去槍決，他竟然當着面要求委員長把我加進去，世間有沒有這種人。」

周恩來笑道：「這是陳辭修的可怕處，也是他的可愛處，他一輩子對付人都是明槍明刀，不用暗箭傷人。」

張治中搖頭道：「這種明槍，比暗箭還難躲，若不是委員長相信我，我眞要同酆悌一道走。」

周恩來問道：「老兄要我向延安方面怎麼報？」

」

張治中說道：「吾兄告訴潤之，或戰或和，都要早打一個主意。」

周恩來笑道：「我兄索性人情作到底吧！和又如何，戰又如何，替我們出個主意。」

張治中說道：「現在當然也很難拿主意，大概是這樣，和，這邊一定由我出面談，我當然會給你們方便，戰，指揮作戰的一定是陳辭修，我們想辦法搞垮他。」

周恩來說道：「好吧！我一定轉給老毛。」

張治中說道：「你們那邊有什麼消息，也告訴

手指叩擊着木桌，學着「這不好，眞的不好」的詞兒，鼓着掌大笑起來。

這消息很出宇民的意外，想不到一夜之間就開出鳴放的花朵，居然還有人眞的敢到太歲頭上去動土。

「走！」宇民說：「我們去看看。」

中文系的大字報，貼在他們系裏教學大樓的牆上，紙大字也大，老遠從黑壓壓的人頭上，就可以看到「號角」兩個特別粗大用紅色墨水的刋頭了。

林宇民跟文龍化了很大的勁，才擁到前面。其實，他們看不到那上面寫些什麼，照樣可以知道內容；好多同學在邊看邊唸，還要加上笑聲和鼓掌的聲音。

這也是一種好奇心，親眼看到了，心裏也就實落了。

大字報上寫着：

「共產黨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在校黨委劉凡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說明，他本身就共產黨政策上錯誤和偏差的鐵證。劉凡騎在教授和學生的頭上，一心一意的對教授和學生『專政』。只許縣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什麼事情只准他做，別人做要受批評，上檔案，他才是我們師大的皇上、暴君，操生殺大權，專斬革命師生！

「劉凡的親舅子陳正東，在他江西瑞金老家，是個地痞流氓的無產階級，解放後，靠他的姐姐和姐夫，混進共產黨裏，當上學校裏的人事科長。陳正東這個科長，專門做一件事情，就是利用職權，用種種卑鄙手段去汚辱女同學、女助教；慘遭他毒手的已有陳××、張××、柯××等十多位。他這個科長附帶的工作，是專門給好教授、好同學加添杜造的黑資料陷害人。

「劉凡的老婆陳紅英，沒有上過一天小學，在延安抗日大學裏胡混了幾天，因爲中央有靠山，霸佔了中文系馬列主義研究室主任，高高在上，目空一切，佔住毛坑不拉屎，除了老三篇，她什麼都不懂。

「劉凡這一夥人，就是毛主席告訴我們作計劃人越少越好，圈子緊縮得越小越好』的一小夥人，他們是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的絆腳石，我們要挖出他們的根，把他們剔出去，讓他們離開教育工作遠一點……」

大字報很長，人擠得太厲害，要想看完，是不能的。

林宇民跟文龍只看到一半，身不自己的被推推搡搡的擠回後邊去了。不過他們已經看到最主要的一部份了，沒有必須要看完的必要。

應文龍拉着宇民的手，說道：

「沒有騙你吧？多精采！走，我們再到別的系裏去看看。」

每個系裏都有大字報，內容形式，各有不同，有的只是一些標語。

歷史系的大字報，簡單明瞭，一共只有二十來個字。

「黨棍子是教育界中害羣之馬，滾到校門外去！」

字少，寫得大，它的氣勢不會小於中文系的長篇大論。

大概是同學們的情緒，受到這些大字報的激盪，血液沸騰起來了，好些個教室裏，聚集着一簇人，正在籌劃，撰寫更多的大字報。

林宇民跟着應文龍，東蕩蕩，西闖闖，週遊列國之後，又回到了宿舍裏。

他們推開門，看到關振宗一個人，提着一枝濡滿墨汁的大字筆，對着舖在桌上的大張白報紙，望寫着什麼。

「好呀！」文龍叫了起來：「你也不跟我們商量一下，獨個兒先幹了！」

關振宗把毛筆擱在一方小硯石上，回過身來，對他們笑着說：

「我來來回回去找你們好幾遍，沒見半個影子，就準備先開個頭，等你們回來再接下去。」

林宇民走到桌子旁邊，白報紙上只寫了「同學們」三個字，他問振宗：

「你怎麼不寫下去呢？」

「你是才子，是情書聖手，文思比我們兩人都好，還是你來吧，我想了半天，想不出來該怎麼接下去。」

應文龍搶着說：

「對，他沒說錯，宇民一出手，中文系的大字報必然失色！」

他說着，拿起毛筆往宇民手中塞去。

林宇民背過手，退後一步。

「我對這個沒有興趣！」

關振宗不服氣的說：

「你沒興趣，誰有興趣了！」

「那你寫它幹嗎？」

「哎，你這個逍遙派倒眞會說風涼話！你聽聽，文龍，他問我寫它幹嗎？你不想想，我們不響應中央號召，不參加運動，你認爲組織裏不會把你當作落後分子，對你畢業以後的工作，不會受到影響？大家都動了，我們不貼一兩張大字報應應景，行嗎？」

「對，還有，昨晚張老師不也說了，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種幾千年傳留下來的節氣，代表了正義、眞理，宇民，你看到過那些大字報了，你的那種大學生的正義感去那裏了？我知道振宗並不熱中政治，我呢，天下事自有天下人去管，與我無干。老實說，六億人口中，有我沒有我都沒有關係，你在平常時候，還不免要談談抱負什麼的，我是去他娘，但是在是非的原則問題上，我不讓步。來吧，賈寶玉同志，還是你來執筆……」

林宇民猶疑了一下，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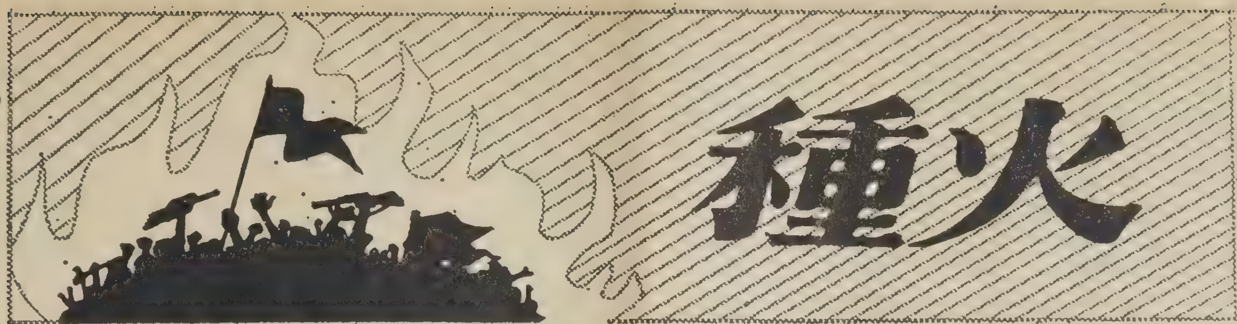
「你寫，我來簽名。」

他說完，就索性躺到床上去了。

關振宗搖搖頭，調侃地說：

「賈寶玉同志，你眞讓人失望，我有一天混上了黨員，第一個要先改造你的鄉愿思想。我寫就我寫，別看我不會寫情書，照樣的一揮立就！」

他們三者之間，彼此了解得很深，喜愛關了門開玩笑，即使是口沒遮攔，只要沒有給第四個人聽到，就不必躭心闖禍。



〔五〕

林學政

換一個通信地址，把信寄到家裏，等他星期例假回家再看怎樣呢？怕更不行，郵局的政保幹部把情況通知居民委員會和公安派出所，再反映到學校來，麻煩可更大了。

林宇民決定不去管它黨的干涉，他的檔案本來就好不到那裏去，就算是談戀愛，問題也不至十分嚴重。

出乎宇民意外的，傳黛這次來信，似乎有反常情，一種活潑、喜悅的意緒，躍然在字行間裏。

首都正是熱鬧極了，我們在四月底就停課鬧鳴放了，好多天來，學校裏就沒人來管我們，同學們天天開會，他們說還要去遊行。我呢，你知道我對這些運動一向沒有什麼興趣，正當人們在發瘋地起鬨時，我跟幾位同學遊遍了北京的名勝。

五月四日那天，我也跟着同學到北大去開自由晚會了。這裏幾個大學的大學生都參加了，還有一些中學生。黑壓壓的一片人海，怕有好幾萬人呢。說話的人很多，我們醫學院的同學代表也上台說了話，只是太嘈雜，除了「自由」「自由」的吼叫聲外，幾乎什麼也聽不清楚，鼓掌的聲音，像要把天安門震倒似的。

學生們的熱情，受到了偉大的「毛主席」的注視，他支持大家的行動，因此，同學們，甚至許多有名的教授和黨幹部，都開始大鳴大放。

他們當這次運動叫「新五四運動」，這是很有意義的。我聽同學們在說，我們的新世紀開始，黨要通盤的修正政策，以後一切不合理的情形不會再有了。這樣一來，父親可以重新開業，他不必專替我們鄉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去放牛檢牛糞了；他老人家受了很多委屈，不久就可以平反。可以肯定的，家裏以後的日子，一定會好過得多。

我們醫學院裏現在由幾位教授和同學暫時組織了一個行政機構，看來黨即使不退出學校，也不會再來干預校政。

這不是很好嗎，我記得你上次說過「我們家裏對我的作業很不滿意」嗎？哈，他們不滿意也不行了，是不是？現在，我們有權利來安排自己的事情啊。

宇民，你們那裏的情形怎樣？全國一盤棋，東北、西南都動了，大概你們現在也一定很熱鬧了。爲我們自由的時代到來致最敬禮！也爲我們兩人的前途致最敬禮！

黛於五・八

信封上有很顯著的被拆開過的痕跡，但是現在無所謂了，如傳黛所說，新世紀已經到來，一切錯誤的，不合理的事情將成過去。

林宇民不是記恨的人，同時他也明白黨的各種措施，動機在於國家利益，革命過程中，錯誤和偏差的發生，是難避免的，能夠接納意見，加以修正，這是可喜的現象。不管他是怎樣對政治不感興趣，在這片土地上根生土養，在這片土地上成長，他不能不愛它。

從昨天晚上聽過張教授的談論，又讀了傳黛的信，他對黨有了一種比較親切的感覺了。

砰——的一聲，宿舍的門被打開了。

宇民轉過頭，應文龍一陣風似溜了進來。

「嗨我整個學校找遍了，原來躲在這裏呀！」他喘着氣，興奮的叫了起來。

「看他氣急敗壞的樣子，找我幹嗎？」林宇民皺皺眉頭。

應文龍兩步三步走到他面前，一面說着，一面不由分說的要看壓在宇民手肘下面的信紙：

「先看看你在幹嗎？好啊，同志，外邊已經鬧翻了半月天，你還躲在房間讀情書，功力可眞不小，你這個穿列寧裝的賈寶玉！」

林宇民用手肘碰了他一下。

「你胡鬧什麼，文龍；別找錯人，我不是你的什麼同志。」

應文龍一把拉起他的手，說道：

「走，宇民，事情發生了，我帶你去看一樣東西。」

宇民很不甘願的站了起來，摺好信紙，放進口袋。

「看什麼？」

「中文系四年級貼的大字報。你知道怎樣？哈

時間，大江南北投誠納欵的，計有四府三州、廿二縣、廿九城；東南半壁大爲震動。清提督管效忠在退入南京時嘆道：「我自入關來，身經十七次大戰，從未遇到如此堅強敵人！」

其時守南京清兩江總督郎廷佐獲悉：「鄭軍不過數萬，船亦僅數百，用卑詞以驕其志然後擊之，必可破也。」他即派人去見成功哀求：「我一定投降，但按照清朝軍法，守城滿了三十天，我留在北京的家人，就可免掉連帶治罪，請給我三十天的限期。」成功心慈，不知緩兵詭計，終於答允了他的要求。郎廷佐一面緩兵，一面飛調淞江，崇明兩總兵馳援。最壞的是成功有部下林某，在破瓜州時，犯了淫掠罪，被成功笞打了廿棍，他懷恨在心，和自潛入南京城投降。說七月廿三日是成功誕辰，將演戲祝壽，軍中必然無備，此時進攻，必可消滅鄭軍，且志願爲嚮導。

果然於那天晚上，清兵折毀神策門旁城牆，像洪水般湧出，衝到鄭軍駐紮於白土山的營壘，將先鋒余新捉去。接着於翌晨黎明，鄭軍正開始炊爨之際，清兵分由喀喀木、梁化鳳、管效忠等率領，開城衝出，鄭軍毫無防備，被壓迫到門江邊沿，結果鄭軍大敗。這一次戰敗，使成功十年心血毀於一旦！最可惜的是他的大將甘輝，也在此役殉職。由於清兵來襲時，甘輝且戰且退，連斬數十人。不幸所騎的馬跌倒，他墮馬被俘，清將管效忠以利劍威脅要他下跪，甘輝不屈並從容說：「大丈夫應當戰死沙場，我是甘國公，正要讓人知道我的死處。」

管效忠見甘輝智勇壯烈，希望他投降，他不從；再命降將余新去勸他，甘輝一見余新就破口大罵：「你這種匹夫，也配生存天地之間！兵敗投降，有何面目來見我？你現在雖已投降，料想也活不長久。我甘國公頭可斷，而志卻不可移。」說罷，就對余新拳打腳踢，罵不絕口，結果被管效忠所殺害！余新不久也被處死。成功聞甘輝壯烈殉國經過，傷痛極了，哭着說：「我若聽從將軍的話，又何至於此！」（按甘輝在郎廷佐要求限期時，便主張破城消滅清軍，可惜成功不聽。）

成功北伐失敗，只好率領一部份殘餘回到廈門，而清軍則乘勝企圖攻取成功的金、廈根據地；即以滿將達素爲統帥於永曆十四年五月，會同總督李率泰、碣石總兵蘇利、饒平總兵吳六奇等數路部隊，集中在漳州與同安的船泊，向金、廈發動攻勢。水師是鄭軍的基本武力，故成功於南京一役戰敗後，依然有充分的海上力量來防衛其根據地的安全。一場海戰結果，清軍船舶被擊沉甚多，死人無數，浮屍遍海，清兵大敗。統帥達素亦因戰敗而自殺於福州！此後，清廷不敢再有收復金廈的念頭，而成功也暫時無力再興北伐之師。

另一方面，成功覺得金、廈等島的面積不大，需要一個比較安全並足以練兵籌餉的根據地，於是聯想到台澎各島上去了。加上了解台灣情況的何斌（曾做過荷蘭人的買辦），正從台灣來見，成功聽了他的報告，知道台灣不獨資源豐富，而且具有海洋戰畧的價值，進可攻，退可守，因而下定進取台灣的決心。永曆十五年三月，命長子鄭經留守廈門，自率二萬五千軍隊，自金門出發，先入澎湖整補，正式誓師，向金軍宣佈進兵台灣的目的，是爲了恢復大陸作準備，不是貪戀海外的安樂，以振奮軍心士氣。於是整軍向鹿耳門進發。於同年四月一日登陸，又經過數月的苦戰，荷蘭人終告屈服。被荷蘭人盤據了三十八年的台灣，至此已告克服。

台灣光復後，積極進行開發，正如成功的「復台」詩云：「開闢荊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復先基；田橫尚有三千客，茹苦間關不忍離。」正努力於台灣的建設時，有幾個不幸的，並且使成功覺得十分悲憤而痛苦的消息，連續傳到他跟前。

㈠是他父親鄭芝龍，清廷認爲已無利用的價值，先唆使他的家人告他「通海」，在永曆十五年十月，便以「通海大罪將鄭氏全家十一口滿門抄斬」。成功聽到這消息時，雖然他們父子的政治主張背道而馳，但父子至親，其哀痛是自不待言的！尤其精神上的打擊，更爲沉重！故在永曆十六年春，身體已開始不適。

㈡是菲律賓當時的數十萬華僑，久受西班牙人虐待。鄭成功聞訊，準備派兵遠征，並暗中聯絡華僑，謀相機行事。誰知事機不密，西班牙人爲避免華僑做成功的內應，乃先下手爲強，大殺華僑，死者達數萬人之多，冒險出海溺斃者也不在少數。這消息對成功的刺激亦大。雖準備興師問題，終因患病而未能實行。

㈢是鄭氏的家庭也發生了不幸風波，他的長子經，年方二十，成功對台灣用兵時，子經便奉命留守廈門一帶基地。這年的四月間，成功在台聽到經兒生下男孫的喜訊，初覺興奮，誰知這個嬰孩是鄭經同他弟弟的乳母私生下來的。鄭經之妻唐氏的祖父顯悅，曾任明廷尙書，知道此事很不高興，並寫信責備成功，說他「不能治家焉能治國」？成功獲悉，怒不可遏，傳令至廈門，要殺鄭經及其母董氏（成功夫人），以董氏治家不嚴，教子無方。廈門諸將接令後，束手無策，不敢奉命執行。然而成功的第二次命令又到，堅持照前令行事。這時成功的哥哥鄭泰在金門，由他出面不接受成功的命令，遂保全了鄭經及董夫人的性命。可是這樣一來，卻無形中造成了金廈與台灣對抗的局面。

接二連三地的事件，顯然加重了鄭成功的打擊！特別是永曆帝和他的十二歲兒子，已在雲南被漢奸吳三桂殺害的消息同時傳到，更使成功失望！他深感忠孝兩虧，認爲此後的責任更加重大，於是日夜焦慮！到了同年四月下旬，成功的病情加重。儘管抱病，仍然不肯休息，但到了五月初八日上午，成功自知已經不行了，便穿上了朝服，戴上朝冠，命左右扶着他上點將台去，手拿望遠鏡，遙對着大陸瞭望。返回住地，面對着明太祖遺像，恭敬地將太祖寶訓從頭讀起，讀到第三卷時，痛恢復之未成，生命之有限，不禁悲從中來，淚下如雨，長嘆一聲：「我有何面目見先帝、思文帝（唐王）及死難將士於地下？」過了一會，這一代民族偉人，就賫志以歿了！自永曆十五年四月登陸鹿耳門，到十六年五月初八日，鄭成功入台後剛好一年另一個月的時光，其中還經過數月的掃蕩戰，表示他眞正經營台灣，還不到一年。

再談鄭成功

胡蓑之

前在本刊「總第四〇三至四〇五期」發表的「鄭成功與台灣」及「明鄭興亡」等篇，係根據連橫的「台灣通史」寫成。頃接雪梨讀者林哲齋先生來信，謂教科書指出：成功「屢出兵攻閩、浙，經營十餘年……。似與我所寫未及一年卒於台灣，少有出入」云云。其所謂經營十餘年，實則是以廈門和金門、南澳等島爲根據地的。茲再搜集坊間出版有關鄭成功事蹟報導如下。

在鄭成功之父鄭芝龍降清後，成功便已告別母親連夜跑到金門去了。而芝龍以爲自己投降滿清，可以獲得保護，因此未加防備。不料清兵攻陷泉州後，大肆淫掠，成功之母因走避不及，於被姦污之後自縊而死！成功聞報，旣痛母親慘死，又恨父親降敵，悲憤之餘，便親去孔廟將所着的儒冠儒服（他十五歲考中秀才），全部火化，並泣拜在孔子神位前說：「昔爲儒子，今爲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謹謝儒衣，祈先師昭鑒！」禱告完畢，便長揖出廟，糾合志士九十餘人，乘兩艦去廣東南澳島組織義軍，舉起反清復明的義旗。

當時成功僅廿四歲，就以「明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名義，移文遠近，號召天下。其時閩粵沿海志士，受他的感召，而效命歸心，願爲民族存亡而奮鬬的共九六餘人。於是他便以南澳爲根據地，並於清順治四年（公元一六四七），由南澳出兵進攻福建同安、海澄、漳浦、泉州等地。隨後在廈門島西南的鼓浪嶼大會文武，設明太祖的神位，跟諸將歃血爲盟，奉隆武帝（唐王改元）年號，誓復明社稷以報國仇。其時，他父親的舊部甘輝、翁天祐等都投歸了他，他叔父鄭鴻逵也表示支持他。因此，他又襲擊廈門，佔領他堂兄鄭彩所據的金門島，及鄭聯所據的廈門島。從此鄭成功才有了固定的根據地，聲勢日盛，從而日以繼夜地籌劃反攻大計。

順治六年（一六四四），永曆年駐蹕今廣東高要；而隆武帝則已殉國三年，成功遣使入朝，永曆帝嘉許其忠貞，封他爲廣平公，成公拜而受命，自此改爲永曆年號。當時他以廈門、金門爲基地，苦心練兵，籌備反攻。同時又在廈門招集海商，以廣貿易，並綜理稅收。由於他對商旅保護得法，故粵閩一帶商人出入廈門港口的日益多；滿清官吏亦以廈門殷富，稱爲「金穴」。因其糧餉充足，治軍又嚴，深獲沿海民眾的歡迎。所以在永曆五至十年（順治八至十三）間，成功以廈門金門爲基地，發動沿海攻勢，與清兵大小凡數十戰，清兵望風披靡，於是閩、浙沿海，幾全爲成功所控制，清廷不得已改採誘降之計。

下，兵集難散」的理由，表示拒絕。這是永曆七年正月的事。同年九月，芝龍又手諭他「移忠作孝」，並說清廷願以海澄公爵位，和一府之地爲招降條件；成功又加拒絕。翌年二月，芝龍再致書成功，說清廷招降的事件放寬了，將一府之地擴爲興化、泉州、漳州及潮州四府。而順治帝在給成功的赦諭中，也說成功歸順之後，卽授以浙、閩、粵三省海防綏靖督辦官職；並給他財政稅收及任用人事的大權。但成功不獨不爲利祿所動，且曾出兵攻下福州、興化、漳、泉各遣，以示決心。

勸降方式既不收效，清廷乃改採遣使游說的方式。在同年十月，派遣內院學士葉成格等，偕同鄭成功四弟鄭渡再來勸降，希望以手足之情來感動成功，而他仍不爲所動。鄭渡曾向他痛苦懇求說：「若兩使此次失意而回，大事難矣！我等性命，又無生理！」成功則斬釘截鐵地表示：「請稟告父親，忠孝不能兩全，兄既決心全忠，所以無法盡孝。」隨後又寫信給其弟謂：「弟之多方規諫，繼以痛哭，可謂無所不至矣！而兄之忠貞自持，不特利害不足動吾心，卽斧鉞亦不能移吾志。何則？決之已，早而籌之熟矣。……兄用兵老矣，豈舍鳳凰而就虎豹？」

清廷見成功不爲利祿所動，亦不爲武力所屈，乃惱羞成怒，先奪芝龍的官爵，將他下獄！芝龍知已性命難保，乃再寫信派老管家諭表去見成功勸降。信中畧謂：「兒如不降，不徒父命難保，全家必將被殺！」老管家見到成功勸道：「大明江山已完蛋，國姓爺一個人也挽救不了大局，又何必倔強呢？」成功大怒，厲聲斥責說：「一個人生死事小，失節是大，你怎敢多嘴？」一面又覆信給父親：「不聽兒言，自入虎口，今日之禍，爲兒早已料到。兒志向堅決，不可動搖，請勿再派人來，徒勞往返，請恕兒不孝之罪。」鄭芝龍終不免一死，這是漢奸的下場！

永曆十二年（一六五八）正月，永曆帝以成功「執大義，拒父命，遠隔重洋，貢問不絕，實有桓文尊周之義，包胥存楚之心」，封他爲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而此時清軍始大舉入滇，進攻永曆帝，東南一帶的軍隊多被抽調，防衞空虛。成功認爲反攻時機來臨，同時發動反攻也可牽制入滇的清軍，減少其對永曆帝的壓力。當時鄭軍十七萬人，號稱八十萬人，由海道出發，會合魯王舊部張煌言所部北上反攻。大軍抵浙江，光復溫州、台州；惟行軍至羊山時，不幸遇着颱風，損毀巨艦數十艘，溺斃或失踪的士卒達七千餘人，不得已撤回廈門，從事整理補充。

永曆十三年，成功據報清軍入滇，所向皆捷，將永曆帝進至緬邊。爲了牽制清兵，以解永曆帝之危，乃決心發動大軍，向長江地區進攻。同年五月，他

盲，只得化些時間來作狀一番，最後他仍是走回盲撞盲格局，但他總算哄了自己，表示他已盡心了。

人們說：「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話用在研究貼士上是完全錯了，不理他如何有志，不理他下過十年二十年的苦功，冷酷的事實會告訴他，這是「有志者事不成」的格局。另一種人，本身沒有實質，但卻希望用出風頭方式引人注意，那也會同樣落入「有志者事不成」的格局。靠得住的名成利就，名與利及事物的本質必須是相稱的，曲線式名成利就，不但難得有效力，反而會弄巧反拙的。

不過一個人除了正常職業生活之外，自以爲樂天安命，在職業工作外沒有別的抱負，這種人知識一定貧乏，性格一定脆弱。因爲一個本身沒抱負的人必難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而且一生不會享受到眞正的快樂。因爲他一生時間，都只將自己關閉在無價值的空虛之內。賭徒與賭徒可以成爲朋友，但沒法成爲有義氣的朋友。卽使他們在正常世界中是如何煞有介事的親如手足，但如此沒有內容的一小撮，仍不外是散漫而庸俗的一羣。要是終其一生沒有利害衝突，他們還可以保持一種表面化的情感以到終老6但一旦有利害衝突成爲陌路，便自會明白過去只生活在白白地浪費時間中。回溯過去，只是自己欺騙自己而已。因此「有志者事竟成」一話，重要的不是什麼韌力而是志向的本質是什麼，要是那志向本質是邪門的，他成功了仍是失敗，反之如果志向的本質是正義的，他失敗了，說不定會使後人給他最高品評而因此享受不朽。

在此時此地，化了十年八年時間

[illegible]，那種不正常，除了刺激讀者的同情外，使它產生啓發並不自然。至少性格上的矛盾是難以突出來的。

「大亨小傳」作者史考特·費滋傑羅，娶了一位神經不正常的妻子，據說他妻子猶遠的影子，曾經在他幾部作品中出現，後來他的妻子是發瘋死的，而這位作家，死時也只四十四歲，是酗酒至死。顯而易見，費滋傑羅也是不正常的，否則他不會愛上一個神經不正常的女子。雖然他的不正常，可以說是他有一種對不正常人物的喜愛及洞察能力。除此之外，他必然是創作能力很堅強的人，所謂天才與瘋子一線之差，不如說：天才本來是另一種類型的瘋子，除了寫作，他沒法在正常社會適應正常人的生活，要是他沒法成爲作家或成功的藝術家，他可能是畢生貧困的，要是他不幸生在極權社會，他不但永遠沒法成爲

爲了禦寒，全家大小都是睡在坑上，坑面鋪有草蓆墊被，坑底燒高粱桿，熱度很高，蓋被又硬又薄，初睡很不習慣，如果將坑底的火熄去，蓋被不足禦寒，火不熄去時，又無法蓋被，這種生活習慣初時是很難適應的。

東北民間以高粱和小米爲主食，高粱另有一種稱爲文化米，高粱又粗又硬，老百姓有時是煑稀飯，有時是煑稀飯送「占餅」吃，「占餅」是高粱磨成粉漿後用平面鐵鍋燙成一層薄薄的餅皮，捲着大葱大蒜再上一些大醬，像咬雞腿一樣，吃得津津有味。文化米比較軟熟，顏色沒有高粱那樣深，同學們比較喜歡吃文化米。小米除了煑稀飯之外，也做「占餅」吃，比高粱及文化米另有風味。

不管是高粱米，文化米，民間做起「占餅」總是一做就夠好幾天食用的，家家戶戶不愁沒有過夜的糧食，可以看出東北物產豐富的潛力。

東北太冷，寒冬遍地積雪，民間家戶都有地窖存儲副食的蔬菜和生菓，每天清早起來，不但洗面手巾是冰硬的，就連水缸也結成了冰塊，每個人臉上的鬍鬚、眉毛，也免不了凝有冷卻的冰雪在上面。

晚間入睡前，雙腳都是冰冷的，利用熱水燙腳算是最舒服的享受，可是長官們卻規定不准用熱水燙腳，理由是容易生凍瘡，硬性規定大家在入睡前，要用雙腳踏入雪花去，用力磨擦一會，然後再用乾布擦拭，一直擦到有溫度反應才上床睡覺，這種擦腳的方法的確好，擦乾之後體溫很快就「立竿見影」有效了，問題是將雙腳剛剛踏入雪花去的一剎那間，一定要咬緊牙關，閉起眼睛，鼓足勇氣才踏得下腳。同學們都將由雪花洗腳稱爲「先苦後甜」的享受，經不起苦頭的考驗，就享受不到後來的樂趣了！

大和民族的獸性

方劍雲

筆者一向有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認爲人類中間最壞的人便是日本人，人之所以成爲人，是因爲具有人性，雖然許多人當了共產黨之後，汨沒了人性，但是，一旦脫離共產黨，人性便告恢復，只有日本人基本上具有一種獸性，人性與獸性究竟如何分別，必須要請教一些研究中國文化的先生們，才可以答覆，但照筆者粗淺的看法，一個人作壞事，若是對自己有利，還算是人性中的一個弱點，只有毫無理由專爲作壞事而作壞事，是爲獸性，具有此種性情者，以民族而論實爲日本「大和民族」所獨具。

以抗戰期間而論，逢到戰爭時期，軍隊強奸婦女事所在多有，就是我國內戰時，一些紀律不良的軍隊，軍行所至，強奸婦女亦曾發生過，美國人入駐日本之後，強奸日本婦女的事更不知有多少，但日本人卻與眾不同，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強奸中國妻女之後，卽用刺刀插入婦女陰戶，有的更用刺刀由陰戶向上大開膛，此類照片，中國抗戰畫史刊載甚多，讀者一翻便可看到日本人當時是如何對付我同胞。再如，兩軍作戰總有俘虜，我軍俘虜日軍，未殺一人，戰後均遣返，日軍捉到我們的俘虜，怎麼處理，正式殺頭活埋還是「優待」，最慘無人道的是把中國人當活靶，供日本軍練靶，一種是刺刀靶，一種是步槍靶，把中國俘虜綁在木樁上，練刺刀靶的日軍排成隊，每一個人到了中國俘虜面前大喊一聲「殺」，劈心刺一刀，一個中國俘虜總要供日軍練十次劈刺，等到血流盡了，氣也絕了再拖下去餵狼狗。

至於練槍靶，是把中國俘虜綁在木樁上，供日軍新兵練靶，在一百公尺之外，一個一個順次序打，規定打中頭部幾分，打中心窩幾分，打中其他部門幾分。這種行動爲任何國家所無，只有日本人想得出，不是獸性是什麼？別人對日本怎麼看法我不知道，我個人始終認爲中國人同日本人之間這筆賬未淸，還有總決算的一天。

有志者事不成格局

霍雲霄

鄰家小弟弟向我提出一個古怪的問題，他說他看到一位退休的世伯，幾乎化了十年的時間天天研究狗馬貼士，但看他老是輸多過贏，而且他連自己研究出來的又沒有信心，還要臨時到處打電話去叫人討貼士。小弟弟說，據他所知，要是一個人化十年時間做學術工作，大概可以弄到一二個博士，可是這位世伯，下了這麼多年的苦功，爲什麼不會成爲貼士專家。

我笑道：你這小子眞聰明，至少你看到世界上有些東西是越下苦功越是難以收效的。

人不論幹那種行業，包括塡鴨式教育在內，要是他自己沒有自己的意志做推動力，便沒法深入地吸收那門知識，也沒法進步。但有些東西，卻是意志與知識分裂的。譬如拍電影的只爲了做百萬導演，百萬導演是他的意志，那麼這類導演，你沒法相信他對藝術知識有興趣去吸收，你也不相信他會進步。至於研究狗馬貼士的人，他的目的只是爲了贏錢，賭博贏錢，不過是一種觸撞出來的偶因律的玩藝，你不要以爲他天天用心研究是爲了什麼知識，因爲他觸撞偶因律時並沒有信心，這其中憑藉什麼紀錄，狗馬的質索，如要不是自己哄自己，那些東西最後仍然是偶然歸偶然。

一個人因爲受到了引誘，漸漸決定接受了引誘，那引誘已經深入他的心靈內層成爲一種力量，這推動力量大概可以算爲興趣了。興趣，其實意

在狗馬麻雀中一事無成的大有人在，他們那樣做開始時只是一種逃避及那種無法擺脫的習慣被培養起來後，結果便成爲不斷的浪費生命。平凡歸於平凡，甚至弄出一身病來。

文學藝術中的正常與不正常

·佳雨·

不論是流行小說或文學作品，都是正常加不正常的綜合體，「紅樓夢」的賈寶玉與林黛玉就是不正常，「水滸傳」中，可找不出一個正常人物。「齊瓦哥醫生」可算是正常，但烘托着這醫生的時代就不正常。「飄」的女主角郝嘉萊有一點瘋子氣節，「雙城記」中那個作替死鬼的醉律師，也是不正常的。不論多偉大的作品或多無聊的作品，都是正常加不正常，或者是不正常加不正常。

如此看來，那些偉大的作家或藝術家，必然多少有些不正常心態，才能用特殊體驗去從現實社會中，吸收不正常人物的生活材料。不過正常與不正常，並不代表了正面與反面，不正常的人物不一定是瘋子，只是比別的正常的人突出一些怪癖，那怪癖便

作家，而且會闖下大禍，永不超生。

當然文學作品中的不正常的人和事，並不是只爲了販賣刺激性，而是紀錄一種在不尋常風浪中的人性光芒。彷彿光明的燈，只有在眞正黑暗中才能突出它的眞正價值。因此，奇逢偶合所以難與性格的特殊比併。人性的弱點及社會病態所產生的眞正價值與命運悲劇的價值相距之遠，因爲前者是重視啓發與磨鍊，後者純粹來自不可知。人如果只將生命放在偶然中，不讓必然佔有重要格位，這種人並不算得什麼，與行屍走肉差不多。

斥「水原琴窗」謬作

采薇樓主

日前，筆者讀過日人「水原琴窗」所撰的詩集——換巢鸞鳳，好教我髮上指冠，雙眦爲裂！該集披露的詩篇，極盡醜詆中華民族的能事，其刀筆沾滿血腥，完全暴露侵畧者那副獠牙張爪的駭相，尤要撲人而噬，置人於死地而後快。故摘錄其狺狺而吠所謂「大東亞戰」的歪詩：

謫矣羅斯福。猾哉邱吉爾。
使嗾蔣家郎。揚言抗日土。
排侮逞陰謀。禍機胎乎此。
礮聲蘆溝橋。戰雲一時起。
我軍萬貔貅。命以鴻毛比。
野戰仍攻城。陷塞又破壘。
席卷禹九州。半入版圖裏……

日鵰對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侵畧，屠殺中國百姓，竟視爲豪氣干雲？正大磅礴？如此企圖顚倒是非黑白，蓄意洗脫黷武者的暴行，眞是其目可挖！其心可誅！

最奇怪者，本港有幾位頗具名聲的文士，反而對「水原琴窗」的作品投以青睞，別有會心。故在其詩集中，品題什麼「風雅東邦嗟未墜」、「一讀一回擊節」、「低誦高吟足範規」的妙句，相信這幾位老先生在「哼哼唧唧」之餘，或再向「膏藥旗」恭謹地三跪九叩罷！貽人之文，甚於鬻爲奴婢，而一個有志節的讀書人，其詩文偌第二生命，非能強顏賤眖，徒用華藻塚筆作爲美身的點綴。顧亭林先生曾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又說：「陸游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淸議……不得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所以，奉勸與日鵰傾心唱酬的老先生們，嗣後要珍惜羽毛，少種筆孽！

冰天雪地的錦州

寒梅

冰天雪地的東北，氣候奇寒，聽說在我們前面的有一支友軍，因禦寒的裝備不足適應，剛剛踏上秦皇島，就有七十多位官兵的雙腳凍壞了，很可能有殘廢之虞，可見東北之冷，冷得實在是使人怕！

部隊由秦皇島乘火車到錦州，在錦州佈防時，市區還有共黨分子作擾

實況

趙仕理

級存在的條件之下，有多少階級就有多少主義……。」主義多了，便會對抗毛思想，主義，便視之為反革命的輿論。由此可知，農民之中，早已有反共的意識存在。而農民階級已幾乎不存在了，因為，農民之中，滲有很多下放而來的人，這些人有下放青年、被整幹部、退伍軍人、下放工人、城市居民等，又以近十年來，農村大辦工業，便又出現了「農業工人」及「季節農民」，皆是指下放而來的人而言的。他們只參加半勞動，另一半時間是不出工的，所以農民階級也只以能思想來區分：

村不斷進行破舊立新，但不滿農民還是主張復古和恢復過去的習俗，如恢復年、節、祭、弔、慶典，索取婚禮聘金、講禮儀和舊風俗的祝賀吉祥詞。凡此種種，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已指明是反共的言行，違者將被綑綁、戴高帽遊行、打鑼出門、判刑或槍殺，理由都是對抗毛思想的，農民也知道，毛澤東恨舊俗入骨，遂拼着與其惡活，不如好死下，竟不怕殺頭，恢復過去一樣的風俗，事實上，民情風俗世代相傳，尤以「解放」前最為濃厚，今天農民冒死恢復舊俗，即是表明要恢復國府時代。㈡反毛農民：因為農民有了反毛行動，所以，才急急要以接班人為藉口，換了很多的幹部和加緊打擊農民；而且也以整黨建黨為理由，吐故納新，更換不少黨團員，這就是整去一批又一批，整不勝整的反毛農民的具體行動。

㈢擁毛農民：這是新吸收及新培養的幹部，因他們暫時還有甜頭，所以暫時仍是搖旗喊吶的一小撮。

鬪人與被鬪

農村早已出現「舊的階級鬪爭」和「新的階級鬪爭」。舊的階級鬪爭，是指對「五類分子」，新的是指「農民與幹部」的鬪爭。幹部代表黨與政權，實際也是農民與黨和暴政的鬪爭。所以「文革」後，農民成份好的便組成兩派，鬪爭的對象是幹部，對「五類分子」便不感興趣。

鬪幹部的行動，在一九六四年以前農民是不敢想的，原因是幹部隨時隨地都可以報復農民。但「四清」時，一發動農民去鬪幹部，農民的精神便龍騰虎躍的澎湃起來，揭發的幹部罪行，也就越揭越多。相反的動員農民去鬪「五類分子」，不但很少人去，就算去了，也是無精打采。「文革」後，農民不但敢於去鬪幹部，而且農民反將過去幹部用來迫害農民的手段，去對付共幹。最明顯的是稱為「牛欄」的地方，即是農民把幹部抓到「文革」辦公室的「牛欄」去後，地面上還注以五寸深的水，使他們不能休息，況且，水浸腳浸久了對身體也是有傷害的，亦以痛打、遊街、戴高帽、跳猴子舞、抄家等辦法，反加其身。

國片

林巽

萬美元。於是引起柯俊雄、秦祥林、甄珍三個爆竊專家的垂涎，由三個人的勾心鬪角，發展到大家合作，於是一切依三個人神機妙算，搶到夾萬，但又沒法打開，於是與保安公司首腦妥協，只收部份賞金，將夾萬送回，誰知秦祥林卻用偷龍轉鳳手法換了夾萬，由此套出夾萬密碼。誰知甄珍藉退休爆竊專家之助，先用電話告知甄珍早一步取去巨欵，並將巨欵捐給慈善機構。「金」片的全部情節只單薄的表現開夾萬的鬪智情形。鬪智突出一些奇妙之處，但作為整齣電影的戲劇效果看。它是很

由「七」片與「金」片看，這兩電影的失敗，並不是失敗在製作差，演員陣容不夠強大，導演沒有生意眼，戲劇性與動作不夠，映期不理想，每一樣都不是，這兩部電影的失敗，是失敗在劇本內容。只要劇缺乏內容，劇中的邪正觀念便成為概念化，觀眾便沒有代入感。沒有代入感當然也沒有親切感，戲劇魅力自然會大打折扣。想像中如果在「金」片中加入一個情節如甄珍的父親是一家夾萬公司的老板，因為新夾萬出現，父親生意一落千丈，失敗而死，甄珍在為亡父事業支撐殘局，她需要的是新夾萬的知識，甚至要找尋新夾萬的秘密將它揭出來，證明防盜並沒有神話，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麼觀眾感受上可能多一些代入的東西。這總比用做慈善事業來美化竊盜好。因為表現這種概念，觀眾已明知她在做戲而已。

至於「七」片，最差勁的是姜大衛這個萬能老倌及大好人，好得太過空洞，個人以為搶匪如果在殺死七個人中有一個人重傷被救，使搶匪與勾結搶匪的警官枕食難安，也不敢將李修賢殺死。至於姜大衛這角色，更必須加上一點他所以愛管閒事的前因，即使是一個走江湖的俠士，他的行俠，總得有一點早年受到冤抑迫出來的動機。譬如說多年前他的一家也在附近給搶匪刼殺，因此便學得一身武藝，在附近出現，專與搶匪及黑幫作對，這總比空作一個「有求必應」的黃大仙充實得多。像「路客與刀客」中的楊羣，最後公私兩條賬一起結，才像一個有血有肉的英雄好漢。

一部賣座電影，只依靠傳奇與刺激是不夠的，不可缺少的一筆，就是如何通過劇中人心靈上的壓抑，將觀衆的情感代入去，因此驅迫觀眾同情的一點是不可缺少的。「金」片幾乎成為牛鬼蛇神勾心鬪角，觀眾對誰勝誰敗根本不關心。「七」片雖然有兩個受冤枉的兄弟受人同情，但電影中的兩兄弟，卻欠缺了自救精神，他們的希望完全放在一個虛假的「七面人」手上。因此劇情發展下去，不但軟弱無力，也缺乏眞摯的情感筆觸，這便是由於劇本沒有內容之過。



大陸農村與

牢騷、窮、無偶

經過二十六年，農民們希望共產黨改善人民生活的思想已成泡影，「舊牢騷」未解決，「新牢騷」又來。「舊牢騷」只集中在收入不好、糧少生活差、不能到城市活動、不准參加自由市場。「新牢騷」卻集中在暴政已干涉到人們的生命和續嗣。

中共早已強施「節育」，只准每對夫婦生兩個兒女，不管是不是女嬰，也不准再生下去。貧下中農已找不到妻子，因農民優先考慮的是「二乾一稀」（即是二餐乾飯一餐稀飯）的城市工人及知識分子，還有「三高」之稱，即工資高、人格高（不打老婆）、生活高（有較好的房屋、副食配給），所以農村女子多向外找對象。其次再考慮農村中有積蓄、生活較好的地方幹部或僑屬。所以，眞正的貧下中農，年逾三十仍未娶，也會因生活不好而離婚再嫁，農村眞正到了「笑貧不笑娼」的社會。離婚容易，只一聲意見不合，便可以在公社拿到離婚書，再加上近三年毛婆江青把女權提得太高，只要女方開口說一句，就算公社不批，她也可以隨意與任何生活較好的人同居，俟你的生活轉好後她再回來。更由於大陸不歧視離婚，重婚的女人，農村的婦女，再而三的轉嫁，是家常便飯的事。

農民自稱「一乾一稀階級」，因此鼓勵子女離開這「一乾一稀」的地方，只求生活過得好，嫁人重婚也在所不計。

農民已發現與工人待遇不同的事實；如工人、幹部每星期都有一天帶薪的假期，公費醫療及退休後有養老金……。而農民是沒有的。由於農民生活愈來愈苦，當然會斤斤計較的。

所以，近三年來，暴政過去用「工農携手、同心合力建設共產主義美好的社會」的口號，已在農村消失，原因是農民認爲那是「同工不同酬、同勞不同享」的口號。

農民於新牢騷之中，尚包括暴政加給他們的負擔，一年比一年地重起來，譬如學校下放、商店下放、知青下放，義務勞動愈來愈多，

不願遷離世居的，但也不歡迎外人遷來，他們視外來人是入侵的行動，還經常爲此而鬭。因此，農村是單純的，大多數是世交親戚，或同姓爲單位滙成的自然村，也是古諺所說：「非親莫談家常事，外人插村視仇人」。

階級與反共反毛

農民早已把共幹稱爲「幹部階級」，稱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階級」。結果迫得毛澤東再三發表聲明：「只有知識分子階層，而沒有知

淺談近期兩部



前天遇到一位老朋友，他是「萬人雜誌」的基本讀者，又是電影圈的行家。見面時就問：「爲什麼不見你去寫有關羅維的『金粉神仙手』的評論文章？」他認爲該電影不但演員陣容強大，在國片製作水準上也是屬中上級的，內容也不低級。爲什麼這部片子不值得分析一下。我很抱歉的告訴他：我看了該電影第三天才輪到寫影評的時間，可是正要寫影評時，該片廣告已出現「最後一天」了。估計文章寫好寄出後，必須在一星期後才在週刊出現，對讀者來說：是明日黃花了。可是那電影行家說：

「我的看法剛好和你相反，金粉祖仙手演員費佔四十多萬，但在香港只收二十萬左右，導演羅維是一般認爲拍商業電影最成功的導演之一，映期又在一年一度的暑假旺期。這一次失敗經驗對電影界來說：是異常珍貴的，就使落畫一二個月，能好好分析一下也是有價值的。」筆者是被說服了，我想要是選出一部在風格上相同而又收得的電影來與「金粉神仙手」比較的，當是同期的「飛天神探」，可惜「飛」片前二期已在本欄談過，再重覆是不必要的。剛好昨天去看七點半場的另一部學禮導演的新片「七面人」，該片演員陣容極強，但筆者看的開畫第一天荷里活戲院的七時半場，看生意並不理想，觀眾反應也不十分熱烈，而且該片的失敗原因與「金粉神仙手」有不少是相同的，因此趁着談「七面人」時，順便將「金粉神仙手」倒溯一下還是好的。

「七面人」是一部典型的傳奇打鬭片，電影藉民初時代背景寫二個青年鏢師李修賢與王鍾，護送一家七口及三萬元巨欵到某地，忽然半途殺出一班高手匪徒，殺了一家七口，搶了三萬元，打傷了李修賢與王鍾，然後又有陳觀泰的警長將李修賢捕入獄中，王鍾逃脫了，李修賢受陳觀泰嚴刑拷問，王鍾卻找到一名叫葛亮的隱俠姜大衛。劇情發展到此，便出現姜大衛扮各式各樣的人物四處查案，找到原來是一個名高野的黑幫與陳觀泰的警長勾結幹出謀財害命嫁禍，變成兩虎相鬭，兩虎鬭到手下盡被殲滅後，警長又殺了高野，這時姜大衛才出現與警長鬭，最後雙方取得妥協，爲李修賢兄弟伸寃，將三萬六送回被殺者的家人。

這部電影，編導演員都有相當水準，製作也不差，可是散場後，從兩個青年觀眾反應上聽到的是「離奇古怪」、「古靈精怪」二話，觀眾反應顯然是不滿足的。整部電影的主調，便只放在破案的鬭智上，最鬭差勁的是鬭智的「智」字並不突出，只突出了「怪」字。

至於羅維的「金粉神仙

連格林也得承認，就算是大陸老百姓眞的吃「飽」了肚子，那麼，何以仍要「離開」呢？格林說「一定要問一個究竟」。

格林下面就是這「問一個究竟」的「答案」：

「革命剝奪了很多人的利益，很多人到今天仍感覺不快，他們想着以前的生活。有人要離開中國並不是件奇怪的事。再談，美國革命期間，數以千計的人逃離美國到加拿大去，他們沒法了解起義者的行動。俄國革命期間，亦有很多人離開俄國。對（中國）新制度不適應的人感覺不滿，除了香港之外他們還有何去處呢？時至今天，還有八萬美國人居住在倫敦，因爲他們不能忍受美國的生活。有法國人住在英國，也有意大利人住在法國等等。中國八億人口，少不免有些人要離開的。」

這裏，我可以從三方面來分析一下：

格林說：「革命剝奪了很多人的利益」，相對地，「革命使另外的一些人得利益」。在「利」字當頭上，也就可以看出毛澤東以及中共所謂的「革命」實質了。

沒有「革命」，毛澤東和一些中共的大員們，不會從延安的「土窰」中，搬到以前皇帝所居住的「中南海」；沒有「革命」，中共的偌多幹部們，目前正刮着「資產風」呢！沒有「革命」，中共的「黨中央」不會有那麼大威武！

有了「革命」，老百姓就「寸步難行，行止塡報」；有了「革命」，老百姓就得用糧票吃飯；有了「革命」，老百姓就得「促生產，抓革命」。

其次，格林把美國革命與中共的情形相互比較，這方面有着極大的不同。美國革命伊始的人民逃至加拿大，與中共統治了二十多年的大陸相比，簡直是風馬牛的。同時，目前逃出大陸的人士，以青年人爲最多，而這些青年們，也還止是生於中共統治之後的，格林，你還能更進一步的解釋嗎？

「逃港」問題的答案

有關這方面，我想還是借用「中華月報」八月份的逃港青年方克先生的文章，來解答一下吧！因爲這是方克先生與水秉和對「逃港」所做的辯論呢！

「逃港——暫借水先生的說法，凡是從大陸跑出來的人都統稱逃港——這個事實，是現代中國社會和政治問題的重要環節，而研究逃港的意義這個問題，具有重大的理論値價和現實意義。這不是片言隻語所能談淸楚的，讀者可以參考本刊三月號翟羽圭先生的『我們爲什麼逃港』，我也準備另寫專文談論之，現在只簡畧地說幾句，並就水先生大作中的一些問題，辯難一下。

「『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讓我愛』——這句出自一個官至科長的中共黨員口中的話，確實代表了許多逃港人士的共同心聲。我有一位朋友，原是東南亞某國的共產黨員，後來到了大陸，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次對我說：『馬克思說過，工人無祖國，我倒覺得，華僑無祖國，逃港的人無祖國，有家難回，有國難歸！』沉痛的語言，熾熱的心！

「逃港的人——我是指五十年代中期到現在，特別是文革以後——主要有下列幾種：一是青年，包括紅衛兵和其他城鄉青年，二是歸國華僑，主要是四十歲以下的人，三是農民和漁民。這三種人除極少數個別例外，本來都是熱愛毛主席、共產黨、熱愛新中國新社會的。尤其是紅衛兵和華僑，前者曾緊跟毛主席奮勇鬬爭，衝鋒陷陣，後者放棄較好的物質享受，回到祖國幹革命。但是，這些人都先後拚命冒險逃到香港來。

他們只是敢於冒險，並且冒險成功的一羣。如果中共和港府不加阻難的話，可以斷言有多出許多倍的人採行動逃亡，香港將有被逃亡者[illegible]到陸沉的危險。『不到中國人口五百分之一』的人逃亡成功，並不證明只有這些人逃出中共統治。

「水先生把二十年來的『逃港』與『逃淸、逃民國、逃飢荒、逃戰亂、逃罪、逃家』相提並論，是有意混淆是非，偸摸概念，轉移視線。……而這些人的逃亡並不以『出國』爲目的，多數是逃離本鄉而已。『逃飢荒，逃戰亂』所逃避的是天災，或者非常時期的人禍；但『逃中共』則是逃避太平時期的人禍！」

這所逃避的「人禍」，不是開始反對共產黨的人，而是由「熱愛、効忠」而轉向反對的青年們！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事了。

格林的宣傳淺薄無說服力

最後，格林所提出的：在英國有美國人；在英國有法國人；在法國有意大利人等，這更不能與中共統治下的逃亡同日而語了。

也許外國人如格林者，是這樣地看問題，也就是爲此，我總是懷疑太多的外國人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是那樣的「外國化」，「淺薄化」；假如格林是這一類的外國人，我還覺得可以忍受，因爲，誰在中國問題上相信外國人話——像格林這樣了解中國的外國人，那是「崇洋心理」在作祟，那又是「知識」的奴隸。

怕的是格林在爲中共，故意作宣傳呢！果如此，那就不能容忍了。

一個國家的人民住在另一國家，但是，他們還可以自由出入呢？請向：中共統治下的人民，是否有自由出入權呢？有時，我們會看到一兩次的出入，那只是一種配合宣傳的表演而已！

事實上，旅美的左傾知識分子，卻有些是想到大陸住下來的，然而，所得的答覆是什麼？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呢！爲什麼？哈哈！

格林就是這樣的對「逃港」給予答覆的！這樣的答案爲聽衆來說，能有說服力嗎？那就看聽衆們的知識和分析的程度了。

相信那位問問題的人，不會因此而得到滿意的答覆的！或許，這位提出問題的人，試着這位外國人，如何看待「逃港」的問題。

原來所得到的答覆竟是如此這般的！



外國人觀點看大陸逃亡

柳以青

在格林演講後，接着答覆了幾個聽眾們提出來的問題。其中有一個是關於大陸老百姓逃來香港的問題。

根據大公報所刊出的問題是這樣的。

「問：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跑到香港？」

我不知道提出問題的人，所要表達的意義是什麼，不過，從前面的演講內容看，大概是詢問者，要表達一個使他困惑已久的事實——那便是：何以有許多的大陸老百姓，在中共控制了大陸二十五年之後，還會不斷地逃出大陸來。這是否是證明中共的統治確有問題？

這一「何以那麼多人逃來香港」的問題，不僅困惑了這一位聆聽演講的諮問者，同時，也困惑了很多很多的人們；不僅這一聽者提出了質問，同時，太多的文章都正在討論不停呢！

格林在解答這一問題時，首先用了一個他自己以為很「高明」的「反面事實」，他說：「有人說，回到中國的海外華人比離開中國的多。是否如此，我不能肯定。」接着他說：「但有些人離開了中國，這的確是一個事實。」

這種說話的「技巧」，很拙劣。不過，他卻達到用詞上的宣傳目的了，儘管是這只是一剎那的小小技巧而已。因為，起碼在這一個演講的場合，他用「很多」與「有些」對比了。「很多人回去；有些人離開」。

然而，很多人回去是他「不能肯定的」；但是「有些人離開」，「的確是一個事實」。

「為什麼？」以下是格林的回答。

格林在談「革命吃飯」了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像中國這樣的一個貧窮的國家，它正在辛勤地推行建設，奮發圖強，當然不適合那些不適應、或不贊同這種做法的人。如果我不贊同廣大羣眾所做的工作，我當然會認為生活在中國很不『舒服』。在一九六〇——六一年，當中國正面臨自然災害時，有些中國人就離開了中國。後來，糧食不再成為問題了，中國今天是食米出口國。但仍有人要離開中國。這樣，我一定要問一個究竟。」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格林是借用了毛澤東的話。反過來說，所謂革命，為中共來說：是鬬爭、清算；是天下大亂，愈亂愈好，是不斷地鬬爭，永無休止的鬬爭。從這一理論做出發點，除了一些革命的搞手外，所有的老百姓就不能不厭惡痛絕了。誰能生活在一個雞犬不寧的情況下呢？因此，格林的第一句話，已經承認了中共所統治的大陸，老百姓都是受不了的。

然而，老百姓怎麼不能「離開」呢？是否是正如同格林所說的，「廣大羣眾所做的工作」，真是在「進行建設，發奮圖強」呢？假如我們知道老百姓們在中共的統治方式下如何的「辛勤」的話，那就不奇怪了。

請想：是否「不適應」、「不舒服」、「不贊成」的人們，可以自由離開呢？任何一個人都知道，那是在大陸上是不可能的事，如要「離開」，只有逃亡——這逃亡是要冒生命危險的。

格林在這篇演講中，是「談自由民主與中國」的，何以格林沒有想到自由、民主的原則是要表達自己對政策的不滿，企圖使當權派的中共，修正其「建設」和「圖強」涉及到人民自己的政策呢？

這裏，格林似乎不敢深談下去，因為他知道：中共的政策就是那麼地以「羣眾」為藉口，以「專制」、「獨斷」為實質呢！

把逃亡歸咎糧食不足

雖說如此，格林卻也為中共統治下人們的逃亡，做出了「唯物」方面的「吃飯」問題的解釋。聲稱：人們之所以離開，乃是由於「自然災害」的「缺糧」。糧食的歉收，固然與自然災害有關，可是，難道一點人為的因素都沒有嗎？政策的缺點也沒有嗎？這為中共的貼金，已經出於常規了。

中國自古的一句話是「民以食為天」，沒有飯吃固然會做成他們逃亡的原因。不過，照格林所說的，現在中共已經有食米出口了，何以還會有人「離開」呢？

在這裏我很補充一下：中共的食米出口，並不證明大陸老百姓會「足食」。很多的證據證明：大陸人民的主食，在較好的地區是剛夠果腹，在不好的地區就差得太遠了。這可以從中共對各省各區的實際配給的數目來看；其次，大陸的食米出口，大多是支援中共革命於世界其他各國的策略運用，大部份更是免費「贈送」呢！餓了自己老百姓的肚皮；去支援革命，我不知道這是否也是「羣眾們」的心意？還是中共的野心家們的自大狂！

的規章制度？在計劃工作會議上，有個工人回答很乾脆，說不能。說了三種情況，第一，管、卡、壓的那套我們不要；第二，月薪全付交的我們反對；第三，過去正確的，現在生產發展了，也不能把老一套原封不動地搬來套，就像成了不能穿的小孩衣服一樣。這個工人很懂得辨證法，他說得很對，事物發展了，我們領導的思想也要跟上去，適應新形勢。我們堅決反對倒退。

「我們鐵道兵修了那麼多鐵路，靠的計鐘工資嗎？這些戰士一個月八元錢，沒有獎金，這完全靠毛澤東思想，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搞，中央有兩個部，就是搞這個，到上海去搞試點，被工人趕出來了。這個問題直接關係到文化大革命，我們在這裏吹一吹，希望讀書班回去觀察這些問題，要敢於鬥爭，起碼向中央反映這些情況。」

王洪文這篇「機密文件」，在大陸只准團、縣級以上幹部學習，可見其重要性。當然這是毛江集團的意旨，他們發現上海工人開始「變質」，逐漸被資產階級經濟觀點腐蝕，極為擔心今後將會喪失造反本錢。他們提出反對資本主義經濟掛帥，實質上是針對周恩來的官僚集團，希圖盡速消除周派的經濟主義在工人中滋長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力。

經過一年多的「批林批孔」運動，毛江集團並沒打倒現代孔老二，工人的私利主義不但不消除，而且千方百計甚至不惜採用鬥爭手段去爭取。因此，過去一年來，工人間的派性鬥爭彼起此落。親周派工人，把「批林批孔」運動放在一邊，大搞經濟主義，山頭主義，宗派主義，進而否定造反派，要求平反，恢復名譽，爭取合理工資。與此同時，毛派工人則發揚「反潮流」精神，紛紛張貼大字報，發揚延安刻苦精神，反對利潤主義，小資產階級享樂主義。到了去年四月間，大陸各大中城市開始出現武鬥和上街遊行，要求改善待遇等現象，江派曾出動城市民兵鎮壓，但城市民兵基本上也是由工人組織，讓他們出頭維持社會秩序，結果比前更混亂，因而導致鐵路堵塞，工廠癱瘓。七月一日中共發佈「中發（一九七四）廿一號」密件，便是針對廠礦幹部煽動經濟主義，破壞生產革命而採取的緊急措施。這份密件註明「毛主席」已圈閱，只准縣、團級以上幹部閱讀，指出「全國工業衰退、煤炭減產，鋼鐵化肥減產。交通堵塞，要求各地抓緊生產，突破經濟停滯難關。」這種現象的出現，主要是工人與幹部忙於派性鬥爭，不緊守生產崗位所帶來的結果，故此中共緊接着又發佈「中發廿六號」文件，要求各地生產部門職工「顧存大局，識大體」，完成生產計劃。

今年一月中旬，中共召開「四屆人大」，周派在國務院稍佔上風，且在憲法上規定「自留地」存在。毛派向來認為「自留地」是復辟資本主義經濟的溫床，跟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背道而馳，他們稱之為劉少奇幽魂的復活。由於容許農民佔有小量私有財產，更加刺激工人要求大幅度改善生活待遇，各地廠礦紛紛提出調整工資要求。毛江集團便藉此機會給周派製造困擾。二月間，江青親到上海，鼓動當地工人「再造反」，她對「上海異型彎管廠」的工人說：「無產階級要造反，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權力」。江青的講話列入工人「學習」文件，廣泛分發到各廠礦單位去。此後三月號紅旗發表姚文元「論林彪反動集團的社會基礎」，闡述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反對「物質刺激」，批判「按勞取酬」，否定「資產階級法權」。四月號紅旗又發表張春橋「論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進一步向黨內的資產階級分子，暴發戶，富裕工人農民發出鬥爭訊號。毛江集團經過一連串的部署，首先從理論上打擊異己，然後由理論轉入實踐，遂誘發上海、南京，以及杭州的工人暴動。四月下旬，上海工人紛紛貼出大字報，互相攻訐，左派張貼「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必須準備一次澈底的造反」。右派工人則高叫「消除派性，建立黨性」、「砲打王洪文，要把他拉下馬」。左右兩派工人在碼頭搏鬥，結果有九人受傷。南京也同樣發生兩派工人武鬥，五月一日，兩派工人各抬着被打死的工人屍首示威遊行。五月初旬，武鬥蔓延至合肥、武漢、杭州，特別是杭州，爆發了有史以來最空前的工人運動。

筆者前面說過，杭州工人動亂眞相，以第一種情況可能性較高，其理由係基於：㈠毛江集團一向反對資本主義經濟掛帥，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是資產階級經濟觀點抬頭。毛江提出工資改制，要工人自動降低工資，並以「上海京劇團」譚富英為「樣板」，說他自動減薪，僅領取原工資七成，向大陸各地推廣。杭州工人卻要求提高生活水平，不惜採取罷工手段，顯然公開反對毛江的經濟政策。不過，毛江不直接鎮壓，而利用親江派工人向他們反擊，致使兩派工人武鬥。老毛這種手段，是一九五七年對付武漢學生示威大遊行的翻版，當武漢學生上街遊行，老毛不命軍警驅散，卻叫武漢工人拿着三角銼成羣擁上街頭，襲擊手無寸鐵的學生，還美其名為工人階級保護自己利益，這種借刀殺人卑鄙手段，也只有毛澤東才想得出來。

㈡杭州雖然是毛江集團大本營，但工人並不馴服聽任指揮。他們以前跟隨毛江造反，不一定眞的信奉毛澤東思想，大多希望從造反混亂中撈一把。同時青年人具反叛性，一受人煽動，便盲目追隨，反對原有制度。當他們打倒劉少奇，發現他們的生活並沒有改善，且比以前更苦，所以對毛江集團的信賴動搖。他們愈彼出賣，其反抗性愈強。

㈢毛澤東目前仍掌握調動「解放軍」的絕對最高權力，沒有毛澤東的命令，任何人是不能擅自把軍隊開入杭州。共軍海陸空軍部隊開入杭州，更加證明杭州暴亂工人是反毛派。

㈣毛江集團掌握宣傳機器，「北京電台」、「紅旗」雜誌都是他們的御用宣傳工具。最近廣播說杭州動亂是反革命修正主義與資產階級敵人破壞活動。而「紅旗」則說「黨的各級委員會應該掃除所有無理的爭論和無理的派性鬥爭。」若果杭州暴動工人是親毛派，照理鼓吹造反有理、越亂越好，絕不會說出這種「安定團結」語氣。

杭州工人暴亂由五月初旬開始，直至七月初共軍開入鎮壓，共黨才向外發佈消息，騷亂持續個多月，死傷達四百三十多人，儘管三軍部隊彈壓，直至今天仍未平息。這反映出工人寧死也不甘受共黨驅使剝削，他們已厭倦了長期窮困生活，一有機會勢必起來反抗。杭州工人暴亂，給我們啓示，將來埋葬中共政權，就是這班他們最信賴的工人階級。

時事評論

杭州工人暴動的遠近因

林定

杭州工人暴動眞相，由於鐵幕封鎖，外界揣測紛紜，一說反毛；一說反周。不論它是否反毛反周，杭州工人運動，已敲響了埋葬中共政權的葬鐘。中國共產主義的掘墓人，將是它所信賴的大陸工人。

最近個月來，此間報章除左報保持緘默外，均陸續報導杭州工人暴亂事件。杭州自「四屆人大」召開前夕起，便禁止外國人、海外探親者、以及大陸人前往參觀旅遊，直至現在仍未開放。因此，有關杭州動亂實況，非局外人所能確切知悉。此間報章所報導杭州事件消息來源，一爲「北京」中央電台、浙江省電台；另一爲駐平的外國通訊社。由於通訊社記者不能前往杭州實地採訪，所以他們發出的消息，基本上跟北平官方消息雷同。不過，外國觀察家置身北平，從不同派別中打探消息，多少總能找尋一些有關杭州工人派性鬥爭的內幕。根據他們的報導，引致杭州暴亂的因素有下列四種：

㈠杭州工人暴亂是由反毛的「穩建派」策劃，唆擺右派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增加工資，採取「工業行動」的怠工、罷工方式，繼而衝擊毛派控制下的市革委會，與左派工人發生衝突，進而惡化形成流血武鬬，致使市區陷於癱瘓狀態。北平派王洪文飛往杭州調解，但爲右派工人拒絕，王洪文使命失敗，毛江集團命令軍隊開進市區鎭壓。杭州所發生的動亂，已由普通派系鬬爭，轉變爲兩條路線的權力鬬爭。

㈡杭州工人暴亂，是毛江集團利用工人運動反擊「穩健派」，進而奪取權力。這跟「文革」時，毛派在上海向劉派奪權同出一轍。五月初，杭州工人在毛派挑撥下向當權的「穩健派」啓釁，先是騷動怠工，與右派工人衝突，到六月間，鬧事越來越大，工人罷工，工廠停閉，交通癱瘓，穩健派不得不請南京軍區部隊進駐市區，維持秩序，使一度終斷的上海與杭州間鐵道交通，暫時恢復。七月初，王洪文由平赴杭，指示工廠民兵活動，把武器發給工人，再度煽動武鬬，要把丁盛部隊趕出杭州。七月中旬，武鬬進入高潮，工人罷工，電力中斷，槍聲與厮殺聲不時劃破死寂黑夜，全市陷入恐怖狀態。鄧小平親飛杭州，改組市委會，撤換警備司令，仍無法制止武鬬，故命令華北部隊開赴杭州彈壓。一萬共軍分駐各工廠單位，強迫工人復工，杭州一度平靜。但到七月底，毛派又把武器交給工人，直接指揮工人跟共軍搏鬬，迫使「穩健派」派出空軍部隊飛杭支援。

㈢杭州工人動亂，是因爲要求提高生活水準，改善工作待遇，增加工資而不果，遂通過罷工方式反對現存不合理制度，卻遭中共統治者無理鎭壓，因而導致流血武鬬事件。這是大陸工人覺悟，不甘再受奴役欺騙，起來反抗中共極權制度革命行動。

㈣杭州事件，是由於工人在反革命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派系主義的惡毒影響下不能增加生產，以及由於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所引起，「解放軍」已派開入杭州維持秩序，分駐各工廠單位，制止正在擴大的工業不安和協助生產。

以上四種因素，除最末一種爲官方透露，其他三種是觀察家從中共高層對杭州動向的蛛絲馬跡中綜合出來，雖然不能肯定其準確性，但可能性是存在的，筆者尤認爲第一種的眞實性較高。

杭州離上海不遠，人口七十餘萬。以西湖景色著名，有東方的日內瓦之稱，是我國的旅遊聖地之一。尼克遜訪杭，使其名播於世，故世人對杭州事件也特爲關切。自「文革」後，杭州與上海便緊扣在一起，成爲文革派的大本營。毛澤東最喜愛往杭州渡假，他前後策劃整肅劉林，均在杭州部署；而林彪企圖「暗殺」毛澤東，選擇地點也在杭州。可見杭州雖有天堂之稱，卻是製造人間地獄的場所。

杭州工人暴亂，並非一觸即發的偶然事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其暴亂根源，可追溯到「批林批孔」運動的初期，也就是毛派與周派在政治鬬爭中，互相攻擊對方的經濟方針，便已種下了動亂的禍源。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王洪文在中央讀書班所作的報告中指出：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辨證法，任何事物都在不斷地向前運動和發展中，這些守舊的人，口頭上承認辨證法，實際上是反辨證法的。一提到企業管理就主張把羣眾冲掉的舊規章制度恢復起來，熱衷於搞計鐘工資、計時工資、獎金等，他們說這樣可以推動積極性。他們沒有想一想，革命幾十年靠的是什麼？是獎金、計鐘工資、計時工資嗎？不是，我們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靠的億萬羣眾，靠的是小米加步槍。

「如果說是搞物質刺激，蘇修是搞得很厲害的，但搞得工業停頓，內外交困。如果那東西是靈的話，列寧格勒的工人，爲什麼要造反呢？文化大革命是靠物質刺激發動羣眾？還是靠羣眾覺悟？還是靠毛主席革命路線發動羣眾？當然不是說不關心羣眾生活，但關心羣眾的生活和刺激物質是兩回事。提高勞動生產力，應該在技術革新，機械方面想想辦法。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適當提高羣眾的生活水平是必要的，但搞什麼計鐘工資、獎金，不是關心羣眾生活，這是對工人階級莫大的汚辱。」

「有的地方提出來，能不能恢復文化大革命前

中共頭頭毛澤東

悲劇人物

兆華

如果左派人士看我這題目，不說我神經病就一定說我反共狂。堂堂一個八億人之首，四個偉大銜頭人物（領袖、統帥、導師、舵手），居然稱他為悲劇人物，究竟作何解釋？根據那種理由，有無誇張譁眾以取寵，有無鑿大吹牛以驚人。其實筆者所根據的事實與所持的理由，非常淺顯平易，係一般平常人的見解，除非毛澤東不是人而是神（中共只將他神化），否則這見解是必然的，無可否定的。

儘管毛澤東自認是「孤僧打傘」（無法無天），但他必竟仍是血肉之軀。人到八十多歲，要人攙扶仍要接見外賓，五年前電視所見，已不能右手送烟進口，口角流涎要護士代抹。最近會見馬可斯時，舉步艱難，口舌不清，面目呆板。這種種表情，香港電視觀眾，均可一一目睹，不是一般新聞記者的憑空杜撰。試問如此老人老態，在香港如果有退制度的機構，六十歲早已退休了。一方面使後輩有擢升機會，而退休者亦可穩度晚年。毛澤東超出退休年齡廿多歲，竟未能得以退休，而仍要被牽着作官式酬酢（十九非主動，而是形勢迫使），說他是悲劇人物，絕非過當。

如謂毛澤東不是超人，否則何以會得四個偉大？但幾年來，從電視的亮相，則絕無超人之處，而與一般老人無異。其能留至八十多歲，可能得力於早年奔走活動多，但這麼大把年紀還能生存，則算是得天獨厚了。筆者所認識的幾個老人，平日生活檢點，品性自愛而堅強，但踏上七十多歲，身體健康與心理表現，都起了很大的變化，雙手與口唇不由自主的震動，眼水口涎不自主的常流，有時無故將老妻謾罵等。現在的人說此症狀是患「柏金森」病，其實是人老機能退化，一如老爺機器的損壞，也是生物界的所謂大限使然。否則第一班馬經過十三四年怎會降到第九班呢！人到了這個年齡，廣東俗語叫作「泵堆」頹哂了。這情形亦即毛澤東五六年前的情形，叫他們行多步，看齣戲都不看，山珍海錯都不感興趣，更何有「裝模作樣」去接見外賓。又過五六年後的今日，情況更可知了，七十歲以後一年差一年，是鐵一般事實。毛澤東是超人嗎？看過電視看他亮相的主婦們，都異口同聲說替他辛苦，這不是悲劇是什麼？

有人說革命的人生，應該做到老，做到死。但毛澤東實在不能做了，不是中共的特殊制度和特殊環境，後浪豈有不能推前浪。但由於極權統治，派系鬭爭，各方面都要抓住他，即使是活僵屍都不放手。他也因拖條江青的尾巴，不得不任人擺佈，想不作悲劇的人都不得了。

文革以後，中共倡言老中青三結合，不知是否出自毛澤東的主意，如果他清夜醒來想下，老的除自己外還有幾人，其他都給自己鬭垮殺掉了，中的無非利用自己，鞏固他們，青的比自己年輕一半有多，簡直談不上，合不來。自己老婆算是中的一代，但想落也覺心驚，至親的兒女又是青的一代呢？不是瘋就是死，連他自己也覺得是個悲劇的人。

流亡元首施漢諾

施漢諾原係高棉親王，由他執行國政，所以也稱他為高棉元首。其人自是公子哥兒身份，不學無術，但偏好充大頭鬼，可能是自卑心理作祟，所以凡國際上有事故發生，他一定要參與一下，搶下鏡頭。但對國家的民間疾苦，反為不聞不問。平日愛唱唱歌，甚至親自參加演下劇，算是他的日常工作了。因此弄到國內政治一團糟，人民生活困苦，長期以來潛伏着政治危機。

一九七二年，他到蘇俄訪問期間，國內果然發生政變，他終於被推翻了，由原來總理接任總統職務。他在莫斯科見勢頭不對（蘇俄終於承認龍諾政府），便溜到北平見毛澤東、周恩來，以為他可作印支投注的籌碼，欣然將他留下。他也樂得在北平掛起高棉流亡政府的招牌，從此幾年來長住北平，一向仍以高棉元首自居。中共亦以他尚有利用價值，也待以上賓之禮。他幾年來在中國到處旅遊，有時出國訪問，周恩來與各地方頭目，都一律迎送有如接待國家元首，使這個公子哥兒也陶醉於「鬥埋鬥做黃帝」。其實說穿了只是互相利用，共產黨何嘗會講義氣，更怎會做蝕本生意。但施漢諾卻一直妄想憑中共力量，會恢復江山。由於美國的背信棄義，出賣朋友，也由於龍諾政府太不爭氣，更不自力更生，今年四月龍諾政府給棉共聯結北越共軍打垮了。據說棉共名義上也以施漢諾為領導人，施漢諾自然一向也作如是想，北平頭頭恐怕也有此想法。但結果出乎意料之外，高棉新政府組織，實際的領導人是喬森潘，施漢諾徒有元首之名，但不能回國，悲劇人物更定型了。

他初時托詞母親王太后病重，不方便離開，幾天後王太后死了，也火化了，結果仍不能成行。後來他索性到北韓去，避開記者和外交界人士的詢問。但這次離平，周恩來「患病」固不能送行，只有陳錫聯幾個二級頭目亮相，單看這情形也是夠可悲了。

到北韓幾天後，傳說他有意在這裏住下，又有傳說他會發表聲明，說在短期內如果仍不能回高棉，則決定除去一切國家職務（實際早已空銜），到巴黎作寓公去。現在有否返回北平，和他今後的動態怎樣，恐怕再沒人多大理會。北平頭頭原當他是印支籌碼，但現在眼白白輪光給人，還管他作甚，因此施漢諾就只有作穩第二個悲劇人物了。

狐狸的尾巴

古鶴翔

「大公報」竟然對抗「批孔」運動！

六月十七日「大公報」第七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公然與中共對抗，茲抄引於後：

「宋代的道學家，一般都是從形而上學去看問題，根本否定形式和內容的內在聯繫的。朱熹之流，只看到孔子對顏淵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們不知道這四個『禮』字，是指『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的『禮』，而不是指像道學家所鄙視的男女相悅的關係。」

在這裏，「大公報」分明公開爲孔子辯護了。我們要注意：中共爲了詆毁孔子，已出盡九牛二虎之力，而「大公報」卻爲孔子辯解，更尊稱中共心目中的「孔老二」爲「孔子」！「大公報」確實「狗膽包天」呢！

「大公報」更明目張膽地宣稱：「治學必須實事求是，故作驚人之筆，能欺人於一時，但瞞不過讀者眼睛的。」

「大公報」這些話，實在對極了。上面這幾句話，表面上是攻擊南宋學者王柏的，事實上分明針對「批孔」運動，因爲「批孔」運動並非「實事求是」的行爲，只是「故作驚人之筆」而已，那是「瞞不過讀者眼睛」的。

如果「大公報」這篇文章發表於「批孔」運動以前，該文作者及編者都只需「檢討」一下，問題並不很嚴重。

然而，「批孔」運動已展開多時，「大公報」的作者和編者仍然堅持着「反動的觀點」爲「孔老二」辯護，並且主張「實事求是」地對待孔子，那不是「公然對抗共產黨和毛主席」麼？

「大公報」的作者和編者，以至「老總」和「社長」，實在要調回北平去接受「再教育」了，應該送往北大荒去「學習」！

狐狸的尾巴

田雪在「中外快訊」中說：「一個具有強大潛力的右翼運動正在泰國風起雲湧。」接着，他便簡述這個運動中的四個主要派別。田雪繼續說：

「除了這四個主要派別之外，還有一些零星的極右派分子混跡其間，其中之一是自稱『紅衛兵』的極右青年流氓組織，他們的主要活動是在左派的集會，示威或罷工活動中進行武鬬搗亂和投扔塑膠彈。」

從這一段話中，我們可以淸楚地看出田雪對於左仔是多麼關懷備至，而對反抗左派的青年是多麼憎恨。

在田雪心目中，反抗左派的「極右青年」是「流氓」！騷狐狸的尾巴出來了！

究竟誰人勾結共產黨？

共報近來一而再的發出誣衊性的攻擊，說中華民國政府要「勾結蘇聯」，其實「勾結蘇聯」的只是毛澤東共產黨。直至今天，中共與蘇共訂立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仍未廢止，而中華民國政府始終堅持着不與任何共黨妥協的原則。在故總統蔣公的遺囑裏，中華民國決不與共黨妥協的態度，本已表露無遺。在七月廿八日，我國外交部長沈昌煥更呼籲民主國家，要接受過去被共黨誘騙的教訓，維護國際正義公理，加強盟邦間的團結與互信。

是的，盟邦之間要加強團結與互信，切勿上共黨及其爪牙的當，因爲共黨及其爪牙正在千方百計地離間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在這裏，我要抄引六月十九日「中外快訊」的一段話：

「昨天提到的那位蘇聯塔斯社駐曼谷記者薛廸羅夫……他在曼谷『外國記者俱樂部』發表的談話中，顯示對曼谷的國民黨情報活動的興趣，遠比對中泰建交一事的興趣爲高。在曼谷的西方記者都知道，台灣在泰國的間諜網，是當地最龐大而有效的間諜網。在曼谷與北京建交已成爲無可避免的事實之際，台灣情報人員有一部份撤退，有一部份轉入地下，現在大家都很注意蘇聯是否打算與這些地下人員建立業務聯繫。」

在這一段話裏，田雪稱中共爲「中國」，稱北平爲「北京」，稱中華民國政府爲「台灣」，而田雪這篇文章卻發表在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紙上！

這還不出奇，奇怪的是：田雪和中共的步伐竟然一致，千方百計地羅織蘇聯與中華民國政府「建立業務聯繫」的可能性。

我們要正告田雪：中華民國政府將永遠站在民主陣容，決不會像毛澤東共產黨及墮子們似的翻覆無常，中華民國政府決不會像毛幫和墮子們似的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

墮子會隨着「潮流」走，墮子會把「人民幣」作爲發言的南指針，可是墮子的狐狸尾巴是掩藏不住的。

中共及墮子妄想分化離間自由世界，我們切勿上當，我們要拖出狡猾的狐狸的騷尾巴來！

印度女總理尼赫魯女兒，此婆野心之大，只看她敢一口吞下錫金便知其餘，孟加拉爲其協助建立，對孟加拉之壓制，盤剝都是意料中事，拉曼也許念及過去援手之情，處處容忍，但其部下則感到漸失國家之獨立，此次領導政變之艾哈邁德便以親美反印著稱，可見反印亦爲政變原因之一。

孟國政變·毛幫雀躍

這次政變對南亞大陸將有重大影響，可以想見的有幾點：

孟加拉政變發生後，巴基斯坦首先予以承認，總理布圖聲言贈與五千萬美元之糧食布匹，實則西巴亦窮，此欵可能又是我同胞的血汗，由毛幫假手布圖所贈。但布圖此一手確實漂亮，不但贈欵，又向世界各國活動承認孟加拉新政府，截至撰此文時，已有沙地阿拉伯、蘇丹、英國、約旦、日本承認孟加拉新政府，英國是英聯邦國家領袖，沙地阿拉伯在阿拉伯國家中，影響力尚大於埃及，蘇丹在黑非洲亦有影響力，這三個國家承認，必然要帶動大部份國家承認新政府。

毛幫對孟加拉一向採取敵視態度，曾在聯合國否決孟加拉加入，但去年態度已轉變，廣州交易會且邀孟國商人參加。此次孟加拉政變，毛幫最爲雀躍，估計不久當宣佈承認孟國新政府，並給予中國人民的血汗。

孟國政變受打擊最大的自是印度，尼赫魯女兒一手扶持的孟加拉親印政權倒台，固是一大打擊，因更重要的是可能影響到尼魯赫女兒本身的地位，因爲尼赫魯女兒今日在印度所作所爲，亦等於廢除了憲法，實行獨裁統治，本來已鬧得天翻地覆，此次孟加拉政變，也許多會引起印度人的靈感，尼赫魯女兒在印度聲望，斷不能與拉曼在孟加拉相比，拉曼尙且如此，尼赫魯女兒前途可知。

其次受打擊的當然是蘇俄，蘇俄最近數年，乘美國退出亞洲，提倡亞安體系，用意卽在包圍毛幫，但由於蘇俄也是共產黨，與毛幫都是一丘之貉，兩害相權並無輕重，所以東南亞國家皆不肯入彀，唯一欣然上鈎的只有印度的尼赫魯女兒，還有便是孟加拉的拉曼，蘇俄雖然只拉到兩個與國，但因爲印孟兩國地域遼濶，蘇俄包圍毛幫政策，已完成一部，但孟加拉政變後，新統治者卽將國號孟加拉人民共和國改爲孟加拉伊斯蘭共和國，孟國今後外交卽使不致轉而親毛，但也將致力於伊斯蘭國家交好，疏遠蘇俄與印度，是則蘇俄建立之亞安體系，已缺一環。如果另一個骨牌理論出現，政變延至印度，尼赫魯女兒也是這般下場，蘇俄更是四大皆空。

再向遠處看，孟國政變後的亞洲整個形勢，東東亞各國必然更疏遠蘇俄，而美毛關係也更要冷淡下來。目前美國外交是均衡政策，在世界維持現在的局面，強者抑之，弱者扶之，如果蘇俄「亞安體系」能以成功，毛幫處於四邊包圍中，岌岌可危，美國將會給予精神支持，以免毛周精神崩潰再向蘇俄一面倒，現在蘇俄「亞安體系」解體，對毛包圍已經失敗，美國基於均衡政策將要對蘇俄給予撫慰，對毛必然要更加疏遠。

展望前途·不堪設想

但孟加拉新政府前途困難亦多，約畧言之有以下幾點：

前面已說過，孟加拉之窮困並非土地不肥，出產不豐，而是由於人口太多，天災頻仍，除非新政府有辦法抑制人口增長，控制天災，否則政變後的孟加拉仍然無法解決根本問題，時間一久，人民會覺得尙不如拉曼時代，對新統治者發生怨恨，將會有新的政變或動亂出現，如此循環往復沒有安定之日，孟加拉前途更不堪設想。

其次，孟加拉立國四年，軍事、政治、經濟均與印度建立了不可分割的關係，突然之間反目，其中有許多困難，尤其是孟加拉獨立前只有游擊隊，並無正規軍，以後的部隊是靠印度軍官協助建立的，軍中自有印度勢力存在，而孟軍所用武器又全由蘇俄供給，此兩項因素之轉變，均非一朝一夕之事，過份操切必然會引起變亂。

其次，孟加拉對外貿易也操於印度人手中，此事亦非西巴與毛幫所能插手，至於政治方面雖無具體事實，但也可以想見孟國政治人物中，當有不少親印分子。而新政府在政變時竟殺拉曼全家，不問是有意抑誤殺，均給人以殘暴之印象，拉曼政治措置雖不洽人意，但其畢生爲孟加拉奮鬬，一生竟有半生在監獄中度過，此等處孟加拉人未必便能忘記，時間愈久，對拉曼便愈加懷念，自影響對新政府之向心力。

再其次，孟加拉新政府改爲伊斯蘭共和國，必然以伊斯蘭爲國教，但尙有數十萬印度教徒，今後亦將成爲動亂之源。

巴基斯坦報紙估計印度將會藉口爲拉曼復仇進攻孟加拉，巴基斯坦對印度的報導自然是壞話多說，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因爲尼赫魯女兒惡似其父兇猶過之，眞眞無事不敢爲，尤其是目前處於內外交困之境，對外侵畧可轉移國內紛爭，故印度藉故侵孟之可能性相當大，如果戰事發生，毛幫沒有辦法插手，巴基斯坦也無力援手，孟國新政府能否抵抗印度之突擊，頗成疑問，若是印度攻佔孟加拉，蘇俄將給予重要援助，美國只能援巴基斯坦，不能援孟加拉，印度進攻孟加拉自不會佔領孟加拉，但可以在孟加拉重扶植一個親印政權。

總之，一個新國的建立，決非換了一批人就可以全部成功，以孟加拉而論，今後對外關係雖有更異，卻無補於內政，但任何人當政不能改善民生，安定內部，其動亂將接踵而至。當玆孟加拉新政府成立之始，一切推測都太早，但只希望蘇俄、印、毛都不要插手挑起動亂，讓這個多難的國家，能獲得安定，慢慢改善民生，就是一等一的好事。

孟拉加政變對時局影響

岳騫

孟加拉政變，拉曼全家被殺，實是一大悲劇，可見政治之無情。孟加拉貧窮落後，民生困苦，加上連年天災，餓殍遍地，及拉曼政府貪汚，遂導致此次政變發生。孟加拉政變，印度與蘇聯所受打擊最大，蘇聯的「亞安體系」面臨解體，巴基斯坦與中共，則爲之雀躍萬分。不過，孟加拉新政府的前途並不樂觀，內外交困，新的政變與動亂隨時接踵而至。因此，展望孟加拉前途，實不堪設想。

孟加拉政變消息相當突然，筆者在收音機旁聽到拉曼總統被殺，憮然久之，此實是一大悲劇，對孟加拉及整個南亞大陸，都有嚴重的影響。

拉曼被殺・政治無情

拉曼一生皆爲國家民族的權利而奮鬬，其人是孟加拉一個志士。當一九四六年印巴分治時，巴基斯坦兩部相隔一千公里，兩地區人民既非一個民族，又不用一種語言，唯一相同之點，便是大部份人民皆屬伊斯蘭教徒，實則根據此一原則合併爲一個國家，比當初的埃及、敍利亞合併還要勉強，識者早知其不能長期融洽無間，合爲一國。

當時的兩部份巴基斯坦，西部地大人少，東部地小人稠，東部農產豐富，但人民知識水準則較西部低，因此，所有掌握軍政大權的人皆是西巴人，而國家財政則靠東巴，東巴人自覺是被統治者，對西巴人生出惡感，拉曼初期是致力於改革巴基斯坦政制，廢除中央集權制，東西巴各建自治政府，合而爲聯邦，但此項建議爲西巴統治者所反對，拉曼且被捕入獄，終於引爆了東巴的獨立戰爭，在印度全力支持下，西巴駐軍被殲，擔任巴基斯坦總統的雅耶汗將軍引咎辭職，由人民黨領袖布圖繼任，布[illegible]以

保持巴基斯坦完整，但已無及，東巴基斯坦終於變成了孟加拉國。

孟加拉國成立之初，拉曼聲望如日中天，當他被釋回到達卡時，受到萬民歡呼情況如在目前，誰能料到四年後竟然全家被殺，政治之無情，眞正可怕。

導致孟加拉政變，拉曼被殺大概是三種原因。

政變主因・民生困苦

第一，民生困苦不堪，人民普遍對新政權失望，孟加拉被聯合國列爲世界窮國之一，但孟加拉之窮，與非洲的乍得、上伏爾達、毛里塔尼亞不同，這些國家領土大部份是沙漠，既無礦產，亦無農產，工業更談不到，部份人民仍然過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其窮困是必然的，但孟加拉不同，孟加拉地當恒河三角洲，土地肥沃，年產黃蔴達十六萬噸，爲全世界產量百分之八十，此外尚產米一千萬噸，蔗糖七百萬噸，小麥九十萬噸，茶二萬六千噸。若換了另一個國家可算小康了。但孟加拉國人口太多，密度爲世界之冠，孟加拉領土稍大於廣東，人口已有七千七百萬，由於人民知識落後，不知避孕爲何事，人口一直在加速澎漲中，糧食的增加趕不上人口的增加，自然愈來愈窮。

也許拉曼註定是一個悲劇人物，他上台之後，三年多來，孟國不是風災便是水災，由於孟加拉肥沃土地即是恒河三角洲，這一塊地區既怕風災又怕水災，居民一向望天打卦，四年雨災皆備，農民不但未有收成，且被災難趕出家園，餓死者滿目皆是。世界有許多國家對孟加拉給予緊急援助，但由於港口設備太差，貪汚盛行，救濟品未能及時救濟飢民，此爲孟加拉人民痛恨拉曼政府之主因。

第二，拉曼畢生奔走革命，以民主政治爲號召，孟國建國之初，尚有反對黨，但拉曼所領導的阿華美黨則控制國會大多數席次，此原爲民主政制常軌，亦無足怪。但拉曼於本年一月間，突然宣佈廢除國會及政黨政治，建立其一人統治的局面。拉曼此舉，也許自有其苦衷，因爲孟國人民知識落後，議員水準亦差，遇事開會廢時失事，而國家情況艱難，許多重大問題非馬上解決不可，因此，停止國會活動，一切行動均以命令行之。拉曼也許是激於憂國之念，但在其同僚看來未免狐埋狐猾，食言而肥。由此孕育了推翻拉曼的動機。

第三，孟加拉之建國，印度不但暗中支持，且公然派兵入援，孟國工農業產品也由印度轉口，因此，孟加拉對印度的依賴，較之當年毛幫對蘇俄猶有過之，只是拉曼其人富有民族自尊心，尚未如毛幫一羣頭目恬不知耻，老大哥，爺爺的亂叫而已。

產單位，有大部份減產和低產事例。如安徽省宿縣發動總結經驗教訓，從路線上分析「小麥低產的原因」。河北欒城糧食產量，仍然是「低而不穩」。

自然災害及有關生產不利因素

截至目前爲止，大陸各類自然災害，仍然和往年一樣，北旱、南澇普遍病蟲害。

中共「新華社」在四月間曾透露：「冬小麥是我國主要夏糧作物，去年秋天。全國冬小麥區卽缺雨少雪。今年入春以後，淮河以北的麥產區正當小麥返青的時候，由於雨雪稀少，出現了程度不同的旱象，淮河以南，有些產麥區，則陰雨較多，也不利於小麥生長……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京、天津等省、市受旱地區廣大社員和幹部，投入了抗旱鬬爭……」

中共同時透露：東北地區，受旱甚爲嚴重，中共迫使「幹部」驅策農民「抗旱點種」。還有些地區採取隨播、隨灌的辦法。從這些情況看，麥類生長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響。

進入五月以後，華東、華南區各地。連降大雨及暴雨，各大河流相繼暴漲，有的且出現洪峯，包括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如福建的閩江、九龍江、廣東北江、韓江和東江，西江的鄱陽湖和贛江，湖南的洞庭湖和湘江、資江、沅江、廣西的潯江和貴江。

以上各江湖沿岸的低窪地區，遭洪水淹沒，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等都發生不同程度的災害。據透露：廣西潯江和貴江下游滙集點的赤水，夏郢等墟和被泛濫的洪水淹沒。正待收割的早造糧食，損失頗爲嚴重。

據五月十三日「湖南電台」，五月十四日江西電台連續報導洪水泛濫。長沙地區出現一九五四年的最高洪峯水位。江西沿江也有不少地區，影響了早稻生產。

關於洪澇災害的具體情況，中共雖諱莫如深，但因爲這些都是無法掩飾的事實，由於合眾國際社的多次報導，迫使中共宣傳機構不能不承認此一事實。可是又詭辯說：「過去連續十年以上的豐收。今年如果眞有地區受到自然災害，雖然是十分不幸的事，但不致發生大規模的饑荒……」，這就間接承認了受災減產。

華北乾旱地區，華中、華南的高溫多雨地區，都發生了嚴重的病蟲問題。

據中共「湖南人民廣播電台」六月十八日透露：

「由於去年我省水稻病蟲害發生，冬季病蟲死亡率低，因而今年病蟲數量大。當前稻飛蝨、稻穗捲葉螟、稻彎病和白葉枯病來勢猛，發生量大，危害愈來愈厲害。我們要及早動手大打防治病蟲害的人民戰爭……」卽可以想見其一斑。

放鬆田間管理導致減產

中共對糧食生產有「三分種、七分管」的信條，所以「田間管理」問題，最爲重要。而田間管理就可看出農民的責任感。目前大陸農民對生產普遍發生消極情緒，必然影響其田間管理工作。

草荒也是減產因素之一。據「青海人民廣播電台」五月十日透露：「要嚴格批判重副輕重，重錢輕糧的資本主義傾向。使大家認識到；必須搞好以除草爲中心的田間管理……在除草問題上，要大幹苦幹、打進攻戰、打殲滅戰、堅決消滅雜草……不可強調困難、因循守舊、能除多少算多少。這不是單純的生產問題，而是對待農業的態度問題。」

農民對農業生產的漠不關心。如湖南湘潭地區、有三百七十萬畝早稻，由於在插秧後，放鬆管理出現了萎縮現象。據「湖南人民廣播電台」五月十五日透露：「今年四月份以來，陰雨低溫，秧苗素質差。插秧季節遲，肥料流失大，禾苗返青分蘗遲。部份地方已開始出現禾苗萎縮現象。同時氣候條件適合於病蟲害的生長。必須掀起狠抓田間管理高潮，因事制宜，採取了各種有效措施。」農民放鬆田間管理的原因，就是所謂「棄農經商」的思想在作祟。正如貴州省的實例，今年直到芒種節時，早稻秧還沒有插完。這正是基層共幹和農民放鬆工作責任的表現。貴州共幹說：「這是個嚴重問題。條件不好雖然是個原因，工作抓得不緊卻是主要的。」因而喊出反對「金錢掛帥」，反對「重副輕農」，「堅持國家計劃」，「堅持勞力集中安排，反對勞力自由支配」。「堅持完成國家任務，反對產生自由買賣」。

由於農民失去生產責任感，一切工作都漠不關心。縱然有充足的生產物資供應，也不易發生很好的生產效力。何況化肥、農藥及一些支農物資，都感缺乏呢？

據莫斯科六月二十七日華語廣播：「就業已獲悉的消息來判斷，中國許多地區的天氣條件，極不利於田間工作。南方如廣東、福建、江西諸省，都遭受水災。而北方如黑龍江、河北、陝西諸省以及新疆區，農田則受到旱災威脅。爲什麽中國農民至今仍然靠天吃飯……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農業發展綱要中規定，要在十二年之內，基本上消滅水旱災害。使灌溉面積達到九億畝，佔大陸耕地面積一半以上。但是，現在能得到灌溉的農田面積，比十二年所規定的指標要少一半多……使農民少收幾億斤糧食、幾百萬擔棉花……。」

根據上述情況分析，中共今年的夏糧收割，不會是豐收。其所以要強調「豐收」，無非是宣傳所謂「集體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和掩飾其人民反抗其暴政之事實而已，事實上卻從加拿大進口了五千六百萬浦式耳小麥，比上年同時進口糧食的數字，還有所增加，這也是其夏收並未豐收有力的一個反證。

評中共今年「夏糧豐收」

項楚

大陸糧食生產，向來報喜不報憂，中共年年宣傳增產豐收，人民年年勒緊肚皮。今年又詭稱夏糧在毛澤東革命路線指引下，戰勝自然災害，獲得豐收。其實，今年大陸各地，普遍出現自然災害，北旱、南澇、蟲害現象，比去年還更嚴重，加上農民對農業生產漠不關心，放鬆田間管理，致使小麥、水稻失收減產。中共不得不向加拿大購入超過去年進口量的小麥，以遏制飢荒，可見所謂夏糧豐收，實是騙人鬼話。

大陸所謂夏糧，大部份是指越冬小麥和春播小麥。小部份是指旱稻而言。旱稻小麥播種面積，歷年來均約計佔播種總面積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左右。旱稻是水稻的一部份，播種面積的多少，完全視其需要而定。並沒有成規，如上年糧食欠收，為避免青黃不接的時間過長，因而提早播種。

增加旱稻播種面積，就一定會減少中晚稻的播種面積。因為旱、中晚稻的單產量，由於各種條件不同，大有差別。以往大陸農民，並不願意大量播種旱稻，是基於經濟觀點使然。以今年的情形看，旱稻和冬春小麥的播種，約佔全部播種面積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農業作物生產都是些有生命的東西，無論糧食或經濟作物的能否茁壯、豐產，都必須有其客觀條件，如自然氣候的適合，施放肥料的適時、適量，田間管理的週到等等。假如沒有這些條件，或者違反這些條件，豐收或增產，就絕對沒有可能。中共強調今年夏糧在災害中奪得豐收，是基於政治需要的誇大宣傳，不會是眞正的事實。

糧食豐收是對外宣傳

中共誇稱的夏糧豐收，並沒有透露絕對數字，僅僅有些不着邊際的比例數字，當然不足采信。

據「新華社」七月二十二日北平電稱：「在毛主席路線指引下，我國農村廣大幹部和社員學理論、抓路線、促生產、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艱苦奮鬬，大幹苦幹，戰勝了乾旱等自然災害，夏糧在去年增產的基礎上，今年又獲豐收，總產量和單位面積產量，都創造了歷史新水平。今年，我國夏糧生產的二十四個省、市、區，有十九個省、市增產。佔全國夏糧播種面積百分之七十的北方各省、市，個個增產。山東、安徽、湖北、陝西、甘肅、廣東、雲南、遼寧、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增產一成到二成以上。」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七月二十三日除重復地報導上述二十四省、市「豐收」或「增產」外，就是在各省的一些地區，製造幾個抗災增產的「樣板」，如河南商丘地區、河北衞水、滄州地區、陝西楡林、延安地區等，都均衡增產，有的低產縣，今年夏糧成倍增產。並且指出增產的原因，是所謂「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各地農村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中，緊密聯繫農村的鬬爭實際，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本主義傾向，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促進了安定團結。……奪取夏糧豐收」。中共報導糧食增產，並沒有注重到糧食生產數字及增產因素，徒然空口作政治宣傳，指政治路線正確就能得到生產增加，這些「神話」並不能說服大陸農民。

中共報導的若干省、市、區生產情況中，也透露了不少縣、社、隊基層生

光」說成是「自尋死路」。

可是事隔五天，比台北空難事件更大鑊的撞船事件，卻發生在大陸，不但死難的人更多更慘，老爺船也比老爺機更老爺。

有些人認爲這是「現眼報」，但死難的都是我們同胞，老萬只感到心情沉重，無法像左仔那樣幸災樂禍。這兩宗慘劇相距不過五天，性質又復類似，如果我們將國府與中共處理的方法，來一次比較，便會知道那一個政權把人看做人，那一個政權把人看做垃圾。

更可笑的是香港左派報紙，對台灣空難事件譏笑未已，本身卻遭遇到比空難更嚴重的交通災禍，他們竟可以隻字不提，當作沒發生過這回事。到十四日迫得非發表不可時，也只輕描淡寫，說搭客之中，「大約」只有四十三名港澳同胞，這眞是死無對證，其餘的五六十名港澳死難者，難道眞要「毁屍滅迹」？

封鎖不了・迫得承認

在台北空難事件發生的當日，國府便把整個過程、遇難情況、善後措施、罹難者名單等，作出詳盡公佈，任何人可以從傳播媒介報紙、電視、電台獲知一切，香港觀光客的家屬也立卽獲知消息，國府當局爲他們辦妥入台簽證，協助他們到台灣收屍，並載運骨灰返港。

中共的處理怎樣呢？慘事發生於八月四日，八月七日首次在報上報導，經「萬人日報」記者用旁門左道的採訪方法，才使「中國旅行社」露了口風，承認「確有這回事」，可是中共的官方——「人民政府」、「新華社」等等，直到今時今日，還沒有作出正式的「公佈」。

八月十四日左報發表的簡短消息，是迫於三個情勢：一、輿論的壓力；二、港府的交涉；三、外國記者向「新華社」採訪，得不到結果，大罵了「新華社」。中共一向媚外，鬼佬一鬧，他們只好在報上「承認」。

不過，他們發佈這消息，只是用「本報消息」

大陸報紙雖然沒有「新聞」，但有大事發生，「新聞」在大陸傳播很快，這是二十六年來受箝制而形成的一種傳播方法，許多「新聞」經由這種方法而成爲衆人皆知的。

千元一命・人賤如泥

至於罹難者的賠償問題，國府當局也辦理得很快捷，立卽由受保的台灣產物保險公司及聯保的英國再保集團共同處理，聲言根據中華民國民航賠償法例執行，最高可獲新台幣一百萬元，相等於港幣十二萬多。

肇慶撞船的罹難者，賠償問題，有多種不同說法。據澳門消息，每一死者家屬可得四千元人民幣，但以「不得洩漏」爲條件。據一位讀者提供，他從大陸一位親人的家書中獲悉，死難者的賠償並非一律，港澳同胞可以得到一萬元人民幣，大陸人民則只得一千元。最初的消息，則是每名賠一千五百元。卽使最高額一萬元，也不過二萬多元港幣，兩者相差太遠。

而且，撞船死難者的名單，至今未有公佈，七百多人可以減縮爲七十多人，那麼，賠一萬等如賠一千，賠一千便等如賠一百了。

人們說，在大陸，人命賤過泥，從中共處理撞船事件的態度看，這話說得一點不過火。如果中共把人看做人，怎會死了七百多人，竟當做沒有這回事？

左派報紙竟然有膽拿松山機場空難事件來嘲笑國府，卻不願看看自己那副猙獰面目，讀了左報不負責任的報導，使人作嘔。

天災人禍・一筆抹煞

責任與善後問題，也成爲強烈對比。空難事件發生後，國府立刻成立失事調查小組，並迅速找出失事原因。八月九日，該委員會正式發表報告書，指出「主要原因駕駛員操作程序不當」，承認過失，是一個肯負責任的政府的良好表現。

反觀中共對肇慶撞船事件，竟圖把六七百人的

雖然，報喜不報憂是中共一貫作風，在中共的「報紙」上，從來沒有過天災人禍，所能看到的只是每年大豐收的數字，但人民不禁會問：「既然年年豐收，爲什麼二十六年來我們的口糧沒有增加過？我們的衣服還是要縫縫補補？」可見中共報喜不報憂的宣傳手法，並不高明，他們沒有把人民的反應估計在內。

經過十多天來，死於肇慶峽的不幸同胞，卽使沒有在災區就地焚化，也已腐朽，無聲無息的離開這個世界。和過去中共殺戮的千千萬萬人一樣，過了一個時期，便再沒有這回事的存在。可是，這七百多死難者的家屬，他們心頭的仇恨不會消除。或問：爲什麼在大陸反共的會越來越多？這也是原因之一。

觀光大陸・意外特多

「台灣飛機仆街，香港遊客當災」，左報的大字標題猶歷歷在目，但把「六年來三次」的飛機失事遇難者加起來的總和，也比不上這次撞船慘劇。話不可說得太刻薄，到自己遇上同樣的事情，卽使人家沒有照辦煑碗，你也會心情惴惴，恐怕被人唱衰。

從肇慶撞船慘劇，我們了解到，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六年來，在大陸上發生過不知多少慘劇，都同樣地被中共「封鎖」了，不爲鐵幕以外的人所知。發生在西江的慘事，因爲距離香港太近，消息才會漏網；如果發生地點在長江或黃河，距離香港遠了，鐵幕便可以關住，消息保證永不久洩。

還有一些人並不死於這種意外災難，卻消滅得無影無踪的，這更不會見之中共「公佈」。譬如今年四月間入大陸觀光的三名中大學生，到現在已差不多半年，竟消息渺然，生死未卜。學生的家長寫信到天津派出所查詢，也毫無結果。這三個學生雖非在西江遇害，但他們的命運，恐怕和沉屍水底一樣，早已不再存在這世界上。

共產政權視人命如草芥，不但中共如此，所有極權國家都如此。七百多人，在曾經殺過千千萬萬人的毛澤東眼中，算得什麼？

新聞以外



毛澤東殺人千千萬
撞船死難七百餘人算得什麼

萬人傑

西江肇慶峽撞船死了七百多人，中共迄不公佈名單，有些人認爲毛澤東太過殘忍。其實，毛澤東在他的「革命過程」中，殺人何只百萬，區區七百條生命，在他眼光中算得什麼呢？香港居民爲了他不公佈名單而憤然，其實大可不必。難道毛澤東會發表他殺掉的反動派的名單嗎？

西江撞船・死人七百

發生於八月四日凌晨的西江肇慶峽撞船慘劇，距今已半個月，現在來談，似乎有明日黃花之感。可是這樁海難事件的發生，與中共當局處理的方法，反映着中共對人民的態度，老萬認爲值得檢討。

西江肇慶峽撞船慘劇之使人關心，不是因爲死傷失踪人數之多——據廣州來信說，死難者在七百人以上。而是中共當局蔑視人命的處理，使人憤慨。

在肇慶峽相撞的兩艘客輪是「紅星」號和由小火船拖動的花尾渡「曙光」號。據說當時因爲閃避一條小艇而引致撞船，「紅星」號與「曙光」號俱告沉沒，拖動「曙光」號的小火船首先撞毀下沉，實際沉沒的船隻共有三艘，不過小火船上只有十多人，不像這兩艘客輪擠迫。

在遇難者中，至少有一百人以上是來自香港、澳門的旅客，使這椿海難事件，特別引起港澳人士注意。

最先報導這宗慘劇是「萬人日報」，八月七日將這項消息發表後，並未太引起人們注意，因爲消息未經證實，處理時不敢太過誇張；同時因爲我們的報紙太新，未能將信譽建立起來，讀者可能對我們的報導尙有存疑。

第二天，八月八日，各報追尋不到什麼線索，也沒有刊登這項消息。

八月九日，許多人從廣州回港，談及這宗慘劇，事情從歸客口中證實，本港各報才大字標題刊出。那天的「萬人日報」仍搶先一步，因爲我們取得左派「新華社」和「中國旅行社」的證實。

此後幾天，西江撞船一直成爲各報的熱門新聞，我們接觸了官方和非官方，及許多從大陸回港的讀者，根據他們的提供，訪問有幾十年經驗的老領航員，說明肇事地點的形勢，及中共渡船設備窳劣的實情。

據老萬所了解，「曙光」號這一型的花尾渡，起碼已有五十多年歷史，是如假包換的老古董。救生的設備，完全談不上，一旦遇事，自然死得人多。

據脫險歸來的港客說，出事地點在兩面峭壁的河峽中，撞船時間又在天還未亮的凌晨，因此儘管在慘劇發生時搭客號叫求救，兩岸也不會有人聽到。加以當時兩艘客輪是相疊下沉，被壓在下面的一艘，船上的人根本沒有逃生機會，這是造成死亡衆多的最大原因。

有些報紙報導當慘劇發生時，「解放軍」如何「英勇」救人，其實事發之時，根本無人知曉，到天亮後才被發覺，所謂「解放軍英勇救人」，不過

封鎖不來・只好承認

這宗慘劇發生後，根本沒有進行拯救工作的機會。第二天確有很多民兵到肇事地點，不過他們所能做的工作，只是打撈屍體，因爲淹在水裏的，都已死亡，無人需要拯救了。

中共當局下令，每撈一具屍體獎人民幣五元，但民兵之參與撈屍，並不爲了五元人民幣，而是志在死難者身上的財物。

撈到的屍體，一部分在現場燒燬；一部分運返廣州，堆積在大沙頭，候人認領。許多香港居民因爲親人入大陸後遲遲未歸，跑到廣州認屍。可是屍體太多，認無可認，而且天氣酷熱，屍體日晒雨淋，開始腐爛，更無法辨認。

港澳同胞對中共嚴密消息，封鎖新聞極表不滿，咸責「新華社」應立即將死難者名單公佈，致他們要辦認屍手續，也無從進行，弄到徬徨無主。

從事發到八月十三日，本港六七家左派報紙，隻字未提，彷彿並未發生過這樣的事。直到十四日，禁不住輿論的壓力，才發表了一則統一的通稿，把責任問題推卸；因爲內地客輪乘客沒有登記，所以要弄一張詳細的名單是不可能的，只能發表一個極爲含糊的新聞。

幸災樂禍・防現眼報

七月三十一日，台灣遠東航空公司一架內陸機

大陸工人奮起抗暴的偉大意義

大陸工人反毛反共反剝削的抗暴鬬爭，此起彼伏不斷擴大，這是極不尋常且有重大意義的事。中共黨政軍高級幹部有的也反毛，但那是在派系鬬爭中失敗被關進牛棚後的一時表現，如果有官作繼續讓他們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他們即或對毛失望，對共產黨上層人物的所作所爲有所不滿，但爲了保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就是反毛也不會有所行動。然大陸工人在整個共區掀起洶湧澎湃的鬬爭，卻具有極其現實的偉大意義。首先證明中共騙人的鬼話已完全破產。什麼「國家主人翁」、「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等等高帽子，已被工人自己攢掉了，因爲他們需要的是吃飽穿暖和起碼的人權，而口喊「爲人民服務」的中共卻把「主人翁」這些起碼的要求都剝奪了，能怪他們造反嗎？

大陸上，從今年四月份開始，在武漢、成都、哈爾濱、合肥、昆明、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就曾出現以工人爲主體的武鬬事件。南京在四月中旬的流血打鬬中，有工人、共軍八十人死亡，雙方曾出現抬屍遊行的場面。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的「老根據地」上海，由於工人怠工罷工，損失五百多萬個工作日，據說：「相當兩萬名工人全年沒有生產」。最突出的是杭州工人的反抗行動，已成爲舉世皆知的大新聞。杭州工人中存在的「派性」，肇因於上次「文革」期間浙江「造反派」組織「省聯總」和「紅暴派」兩派的對立，雖曾一度被壓下去，然問題並沒有根本解決。一九七四年一月「批林批孔」開始後，杭州工人中的「派性」已有復活的跡象，同年二月下旬「杭州市民兵指揮部」成立，因工人民兵中以「省聯總」分子佔多數，因手中握有槍桿子，所以對「紅暴派」採取殘酷報復，於是「大戰」爆發，迅即擴至浙江全省。且影響到整個華東，不僅鐵路中斷，進且形成「天下大亂」的局面。

在今年七月下旬，浙江省和杭州市黨委領導班子進行大幅度調整後，調兵遣將開進杭州一些工廠，對不甘受迫害、受奴役的工人施行血腥鎮壓。說起來很「有趣」，那是「無產階級專政柱石」的共軍把刺刀刺向「領導一切」的「工人階級」。

杭州以至其他各地工人抗暴事件，表面上看是以上次「文革」遺留下來的「派性」爲導火線，實際上那是大陸工人已經覺悟，不再受中共甜言蜜語欺騙，加上他們要吃飽飯，有衣穿，不甘心幹牛馬活，吃豬狗食所致。杭州事件並不是孤立的，雖然程度上不同，但在整個大陸卻都有類似的事件發生。以杭州爲典型的大陸工人反毛反共事件，所顯示的意義不止是工人要吃飯，要活命更重要的是充份暴露了中共極權統治下孕藏着的尖銳矛盾和極其嚴重的危機。

大陸工人待遇遠較農民爲好，在大陸一個農村姑娘嫁給工人就和「飛上枝頭作鳳凰」一樣了不起的事。現在工人爲了爭取改善待遇而羣起進行抗暴，這對佔大陸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比工人更爲貧困的農民是一種啓發，也是一種鼓勵；本來，大陸農村自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後，由於中共進行敲骨吸髓地搜刮，早已引起農民的不滿，歷年來農民的反共抗暴事件亦迭有所聞。今後，他們必向「工人老大哥」學習，與中共進行更廣泛，更激烈的鬬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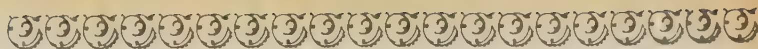
其次，今年是中共「第四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因工業生產不能完成任務，勢必打亂中共的所謂「國民經濟」，繼農業生產脫節，並互相產生連鎖作用，必使中共的經濟由癱瘓而陷於崩潰。

其三，經過上次「文革」，毛澤東的「威信」盡失，共產黨的什麼主義、政策、方針等等，在大陸上已無人再相信。特別是在大陸上「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已形成「輿論」，然工人起而反毛反共，中共出動共軍鎮壓，這對什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是一個致命性的打擊。隨之而來必是這些死板教條，騙人鬼話的破產，在這些陳腔濫調失去符咒作用後，共幹以至大陸工農和青年，失去了所謂「指導思想」接着當然就是局面亂上加亂。

大陸工人奮起抗暴，猶如大地風雷，顯示了大陸同胞對中共血腥統治的憎恨與不滿，給中共上層那一小撮吸血鬼敲響了喪鐘。可是，北平統治小集團，爲了爭權奪勢而進行的派系搏鬬卻仍在如火如荼加緊進行。這樣，互爲因果，勢必加速中共的崩潰過程。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〇八(新111)期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〇八(新111)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八月廿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〇八 新111期）

「報應！」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大衆的園地　市民的喉舌

萬人日報

爆炸性的報導　不畏權勢

戰鬪性的內容　掃蕩羣醜

天天發表

萬人傑

牛馬集

發揮更大威力

言人所不敢言

包青天主編

寃情版

有寃訴寃　有苦吐苦　下情上達　大放大鳴

生活圈

生活南針　知識寶庫　增加歡樂　益壽延年

立即訂閱

地址：高士打道二七五號
海都大廈二樓B座
電話：H・七九六八四八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海上暢遊賦呈南薰社友

蔡念因

厚祀波神大廟浮。汪溟晝夜不停流。
我來忽作航行想。癡願能安過往舟。

海上暢遊次念因兄韻

張江美

疊疊蒼崖向海浮。粼粼綠浪帶雲流。
眼前景物都成畫。共此尋詩一葉舟。

前題次念因先生韻

何敬羣

山光搖漾海光浮。揚櫂蓬瀛集勝流。
客有新書奇檢字。主豐行炙共搴舟。

前題次念因先生韻

文疊山

茫茫人海任沉浮。水遶山青不盡流。
自是元龍豪氣在。虹飛天外放歸舟。

前題次宜樓主人韻

張　方

四面青山綠水浮。過江名士尙風流。
南薰吟侶興文化。同濟時艱共一舟。

宜樓主人約南薰社友宴遊海上

涂公遂

畫船載酒海天間。秀色飽餐四面山。
亂世何妨相嘯傲。浮生難得偶淸閒。
堆盤共飫魚蝦美。對博渾忘鬢髮斑。
笑指晚霞紅一抹。騷人各帶醉顏還。

前題和公遂兄元韻

包天白

一舟容與碧波間。蕩漾看移遠近山。
潮汐有期歸夢杳。洶濤難靖釣絲閒。
晴巒送翠爭眉綠。醉靨勻朱卻鬢斑。
似見沙鷗尋舊識。鷁頭飛過復飛還。

前題和公遂詞丈元韻

毛偉凡

極目江天一抹間。鯉魚門外水連山。
遍觀島嶼千年石。盡享園林半日閒。
逐浪且隨鷗鷺樂。賞心何論鬢毛斑。
風光如此休虛負。不滿詩囊定不還。

暑熱同念因放游艇浴於鯉魚門外同游者十餘人

黎心齋

炎暑相煎愛水鄉。鯉魚門外狎滄浪。
亂礁無狀層波繫。落日斜牽萬影長。
駐艇剛臨天后廟。飛身曾浴太平洋。
諸公錯估吾年少。七五年華也逞強。

南歌子 內人生日

劉祖霞

遠水連天碧，遙岑映日明。三冬景物似春榮。仍是花紅草綠總關情。　但看兒童長，推知歲月更。芳辰幸喜遇昇平。今夜合家團坐酒頻傾。

毛蟹回文

雪梨　林　康

作窃乘潮上。傷農爾肆狂。
索搜驅眾爪。吞噬飽無腸。
惡相眼睛突。張唇口沫揚。
縛身秋決候。落淚滾蒸湯。（回讀）

不懼寒與熱回文

泰國　李敬安

芳容熱焰火焚天。雪冷霜寒冬葉鮮。
香馨竹松青百歲。長存翠色綠千年。
（回讀）

笨夫不娶回文

前　人

違情小智必思癡。腹滿文才佳作奇。
威烈响聲雷貫耳。非花不傲獨身持。
（回讀）

蝶戀花回文

前　人

蝶戀花容美豔奇。旋還有趣會多時。
接新移舊故交願。攙採心長恨日催。
（回讀）

仁存暴滅回文

前　人

賢爲正氣喜相恭。教授先師禮義從。
天滅凶狼皆忤逆。泉源斷絕跡無蹤。
（回讀）

書懷

羅景雲

人生聚散平常事，難捨深長一段情；
明月好花曾共賞，靈山秀水亦同盟，
往時景象心中現，此日風雲眼底生，
最是相思腸斷處，瀟瀟斜雨襲殘燈！

羅景雲君之「書懷」詩，不忘故舊，情見乎詞，使人讀之有共鳴之感，固屬難得之作；惟原文第二句「難捨當年故日情」，與第五句「往時景象心中現」，此「當年故日」「往時」，則意思一樣，因代換過「難捨深長一段情」，則不致有「關門閉戶掩柴扉」之弊。至於第三第四兩句「明月好花曾共賞，雪泥海角亦同盟」一聯，以「雪泥海角」對「明月好花」，亦係欠妥，不如改用「靈山秀水」之爲妙耳。　封淑英按

藝力與天性

雪梨　蘇伯楷

好惡雖然各不同，惟憑天性寸心雄；
青蓮興發詩心麗，摩詰情來畫意濃。
六祖天生成佛性，仲尼篤學慕前風；
聖賢自古勤爲貴，惜盡寸陰不放鬆。

蘇伯楷君「藝力與天性」一詩，有勉人惜陰勸學之意，至爲可貴，獲頸聯「青蓮興發佳篇麗，摩詰情來畫意濃」，余則認爲用「詩心麗」與「畫意濃」相對，似較「佳篇麗」更工整貼切，是以易此二字，蓋李太白之文章，的確發自錦心者也。　封淑英按

蝴蝶辯後有作

賴定中

瀋陽往事忍提之。見說傾城歛笑眉。
一夜否隨公子舞。千秋難返老人詞。
夢迷花蝶誰還辨。書法憑狐或擬斯。
猶有興亡家國恨。滔滔天下況當時。

商業社會友情薄如紙
共患難不能共享富貴

編輯先生：

在這商業社會裏，友情是不受重視的，隨着這商業形式，友情也被商業化了，人們交朋友都基於互惠互利的意圖上。也卽是說交朋友沒有目的沒有企圖，那誰還有這麼空閑去搞友誼發展，友誼花朶大開放，有這麼想的人可以說太幼稚太天眞得可以了。

友誼本來是純潔的，沒有目的與條件的附帶，你看那些健康電影中出的那種樂於助人，肯犧牲自己的熱情的洗禮，他們所碰到的面對的問題都是一致的，所以他們明白友情的可貴，他們守望相助，把別人的困難當作自己的困難，把自己多餘的食物金錢，甚至犧牲個人的溫飽把僅有無條件資助別人，這是多麼寶貴多麼熱情的人生啊！

綜觀一下我們這個商業社會，那些自私自利的人越來越多了，尤其是中等以上階級的人們，他們因爲不愁三餐，有豐富的享受，他們把友情看要人家來關心，不必人家來資助，所以友情在他們看起來太賤了。他們交朋友，當然所交的不會是下層階級的窮朋友，所交的是和他們差不多一樣或者比他們富裕得多的，目的是什麼呢？希望這些人能帶他們往上面爬，所以你看，處處都在互相勾結，互問那裏發財，友情是建立在生意上、機會上。

因此你看那些在商場上有生意做的人，他們來往的人都是有生意關係的，甚少生意人與一個小職員或公務員來往，爲什麼呢？這些人沒有生意頭腦，交往無利可圖，在商言商，普通職員懂得什麼，商人跟這些人來往簡直是浪費時間，還是少來往爲妙，不但得不到好處，恐怕有一天向他不識時務的窮友還是一味要和他們來往，可算是不識趣者。

所以許多過去是同學，很要好的同學，一旦各走各的路，各往自己的路發展以後，一個從商有相當成就，一個往公務員，這兩個同學往後恐不能成爲好朋友，甚而變成互不來往，久而久之成爲有名無實的相識了。

在報紙上，你可以看到那些輓辭、那些賀詞等，有生意搞的人總會名字拉在一起，甚少是沒有生意而能擠在一起，就算偶而出現，這個非生意人必不會是普通職員，可能是什麼高級職員等。

交朋友應該順其自然，而且要保持一貫，不能一曝十寒，有空多走動，友情才能發展，誰要是在這社會上斤斤計較，頭痛苦惱的事總會夠他受的，和人相處總不免有時吃虧一點，有時有所得益，若把一點損失也那麼看不開，恐怕他成功不了大事業。

曾經友人談及交友的事，他說過去有一位同學，當家境十分不錯的時候，同事們都一齊湧到他家去相處吃飯過夜，可是好景不常，這位同學老子生意失敗，過去一些要好的同學都變成了末路人，不聞不問，也不會去問候一聲，眞令人心痛。他也談及他個人的朋友，往日十分要好，一旦朋友生意發達，反而變成了不相往來，爲什麼呢？我這位朋友說，因爲失去聯絡一段不短的日子，看到人家發達了而想去拜訪實在做不出來，就這樣過去一段友誼由於不勤於灌溉，以至於枯萎了，實在可惜，如果每個人都注重友誼的話，在交往中不至中斷，說不定雙方都有好處呢！

靜心上

慶祝六十四年度十月慶典回國致敬團

出發日期：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全程十四天） 收費：港幣一千四百五十元

截止報名日期：八月十五日 報名地址：本會會所

萬人協會通告

本會爲擴大慶祝六十四年雙十國慶，經執委會議決：組織本年十月慶典回國致敬團，同時，爲求提供更佳之服務，致敬團回國後一切生活起居及活動，仍委托本港經驗豐富信譽昭著之「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安排，而收費方面特廉，凡會員均可報名參加，亦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及會員親友參加。

會長 萬人傑

副會長 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十日

旅程秩序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至十月十八日）

第一天（十月五日，星期日）

香港－台北

乘豪華噴射客機抵松山機場，隨即乘坐豪華遊覽車送往住宿飯店休息，途經行政院、總統府、立法院、西門町及中華商場等繁榮地區。歡迎宴設於遠東最新型之豪華酒店夜總會，表演節目多采多姿，可盡情欣賞。

夜宿於美命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二天（十月六日，星期一）

台北－石門水庫－日月潭

早飧於飯店後卽專車沿十大建設之高速公路往石門水庫參觀。繼往新竹、苗栗至台中。午飧於台中市下午往日月潭，專車環湖遊覽建築宏偉之文武廟，數百孔雀集居之孔雀園，安奉我國古代傳奇人物唐三藏靈骨之玄奘寺，繼參觀德化社之毛家花園，瞭解山地同胞生活實況並可與毛族公主拍照留念。繼乘遊艇返住宿飯店，途中欣賞日月潭之湖光山色及光華島。

晚飧及夜宿於涵碧樓或教師會館。

第三天（十月七日，星期二）

日月潭－中興新村－彰化－台中

早飧後專程遊台灣省政府所在地，中興新村及省議會。繼往彰化八卦山參觀遠東最大佛像（佔地七畝，高達七十二呎）。

晚膳及夜宿於台中國寶或寶島大飯店。

第四天（十月八日，星期三）

台中－梨山－合歡啞口－天祥－花蓮

早飧後專車遊橫貫公路，沿東勢、谷關、青山、達見抵梨山。午飧於梨山賓館。

下午遊覽合歡啞口、碧綠神木、天祥、慈母橋、不動天王、一線天、燕子口、九曲洞、雙股瀑、長春祠、太魯閣等名勝。

晚飧於阿眉族文化村飧廳。飧後觀賞阿眉族歌舞表演。

夜宿於亞士都大飯店或宇宙大飯店。

第五天（十月九日，星期四）

花蓮－台北

早飧於酒店後，參觀大理石工廠，大理石製造過程及製成品。

專車往機場乘機飛返台北市，卽下榻美命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下午參加政府安排節目。

第六天（十月十日，星期五）

台北（是日爲中華民國國慶日）

全日由政府安排節目。

供應早午晚膳。

夜宿於美命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七天至第九天（十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二日；星期六至星期一）

台北

參加政府安排之節目。

供應早午晚膳。

夜宿於美命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十、十一及十二天（十月十四日至十月十六日；星期二至星期四）

台北－南下

除第十天供應早飧外，全部節目及膳宿由政府安排。

第十三天（十月十七日，星期五）

北上－台北

由政府安排（包括早午飧）返抵台北。

晚飧及夜宿於美命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十四天（十月十八日，星期五）

台北－香港

早飧廣東點心。飧後自由活動購買土產及紀念品。

專車送往松山機場，辦理離境手續後。乘坐豪華噴射客機返香港。

參加辦法：

①報名時繳交二吋正面半身相片八張。身份證副本二份。

②塡寫入出境簽證申請表乙份。

③先交港幣二百元作爲部份費用，其餘費用於起程前二十天付清。

諮詢：

詳細旅程秩序表，歡迎於辦公時間來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萬人協會」會所或撥會所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查詢。

抗日戰爭國語巨片

碧血丹心萬縷情

有愛與恨織成的故事
是血與淚凝成的電影
有壯觀的戰爭大場面
聽戰鼓笳聲動人心絃

國語戰爭倫理愛情巨片「碧血丹心萬縷情」，是一部血與淚凝成的電影，由星馬影帝楊羣「帶彩」演出一部愛與恨織成的故事，偉大壯觀的戰爭場面，足使觀眾嘆爲觀止！

巨炮穿雲霄 熱血染山河

「碧血丹心萬縷情」是以對日本八年浴血抗戰爲背景，描寫抗戰期間，全國男女青年不分黨派，不分宗教，爲了抵抗日本的侵略，滿懷國恨家仇，在愛國熱情澎湃中，投筆從戎，從軍報國，其中一對戰地情鴛，於珍珠港事變後，悲歡離合的感人故事。

壯士拋頭顱 巾幗捐嬌軀

片中有萬馬奔騰，炮火連天，血淚交輝的戰爭場面，戰鼓笳聲，動人心絃。有海深山重親情，天荒地老不渝的愛情，動員了千軍萬馬，有六千多位男女大學生助陣演出，構成一部劃時代的戰爭巨片，光芒萬丈。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回味八千里路雲和月

戰時八年離亂的血淚畫面，烽火漫天的歷史鏡頭，日本投降的簽字儀式，勝利狂歡及國慶閱兵大典的偉大場面，強大的空軍機羣威鎮長空的雄姿，足使觀眾嘆爲觀止，就值回雙倍票價！

當年看過「一江春水向東流」及「八千里雲和月」兩部國片觀眾，更可在「碧」片中回味無窮。

梁寒操作詞 黃友棣配曲

「碧」片的主題曲，是廣東才子梁寒操的謝世絕作，梁氏文章蓋世，深受國人景仰。而國語影片撰寫主題曲者，僅此空前絕後的一曲，眞是人間難得幾回聞！

由廣東才子梁寒操撰寫的主題曲詞，是由音樂大師黃友棣配曲，雄壯激昂，更使這部國語巨片，聲破長空，氣壯山河。

羣星閃爍 光芒萬丈

「碧」片是由影帝楊羣領銜，曾獲最佳演技獎之一流紅星張冰玉、范家玲，玉女紅星方芸芸、鄧美芳、江楓、銀壇新秀英俊小生龍隆等五十多位紅星携手演出，羣星閃爍，堪稱鑽石陣容。

片中有一座耗資千萬的「佛光山」實景，佛門聖地有一百多位高僧法師，爲救苦救難現身說法，感人至深，佛門子弟及廣大善男信女，更可感受佛光普度。

悲壯感人的故事 碧血丹心萬縷情

故事發生於一九三七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江南中學校長黃志誠（楊羣飾），深明大義，古道熱腸，在地方上從事教育工作，深受隣里敬愛，妻賢子孝，堂上有仁慈母親（張冰玉飾）。

七七抗戰燃起漫天烽火，黃校長家鄉遭遇家破人亡的浩刼，在日軍飛機的瘋狂濫炸下，到處哀鴻遍野，大好河山變成破碎瓦礫，中國同胞飽受戰火洗禮的災難。

黃校長在一次空襲警報中冒險犯難，出生入死於炸彈彈幕中，搶救老弱婦孺，不幸身受重傷，猶以國恨家仇爲念，壯烈感人，可歌可泣……。

黃校長之母及其妻子，在戰火連天中，含辛茹苦，撫養子女長大成人時，抗戰進入最艱苦階段。

爲了配合同盟國軍隊之反攻，中國知識青年滿懷沸騰的熱血，風起雲湧的投筆從戎，加入青年遠征軍的行列，黃校長之長子忠孝，次子忠勇，獨女娟娟，爲報父仇，也毅然從軍殺敵，遠征印緬戰區，在槍林彈雨中，過着戰鬪的人生。

女青年軍林嫦瑛，與忠孝是青梅竹馬之交，意外的在戰地上重逢，恍如隔世，萬縷情絲，從此同心永結，在生死與共的戰場上，情淚種情花，這一對戰地情鴛，誓以生命的血淚，去寫下勝利的詩篇……。

最後勝利終於來臨。二次大戰結束，舉世歡騰。這一對有情人能否踏着舖地紅氈，雙雙携手步入花燭高照的禮堂呢？還是多情自古空餘恨？「碧血丹心萬縷情」有感人肺腑的情節，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好電影。

鄧小平不否認存在派系鬪爭

倫敦每日電訊報今天刊出其駐北平記者霍林伍茲的報導說：鄧小平承認，有關敵對派系不滿份子之間爭議的報導並非虛妄。霍林伍茲說：在所謂「文革」期間針鋒相對的不同集團，目前又起爭議。

霍林伍茲說：這個問題在共黨內部所謂激烈派與「溫和派」之間普遍存在，而在某些並無明顯政治歧見的地方派系中，也在所難免。

派系爭執與勞工糾紛，可從若干工業城鎮中的「大字報」上顯現出來，不過，霍林伍茲又說：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軍事、城市或工廠負責的共幹，因爲「大字報」的指控而去職。

退，百業不景當中，採取行動，究竟是何居心？抑或身不由己，奉命作「落井下石」行動，實屬令人費解，更有不合「天時」、「地利」、「人和」之感。

回憶年前一羣「血氣方剛」，「不滿現實」之政府華員會會齡甚淺之會員，及戰前戰後之「平平無奇」、「屈居人下」，目睹後起之秀，飛黃騰達，而心有不甘之資深會員，不滿前任主事人之「保守作風」，登高一呼號召另起爐灶，「自立山頭」，其作風之果敢，組織力之堅強，「幹勁冲天」，令人刮目相看，苟非有訓練導師，及幕後經濟大力支持者協助，曷克臻此？與當年教育界人士之張貼標語，水到成渠，後先輝映。但當年經濟環境不同，情勢各異，不可同日而語者也。

有關現在文員會所作出聲明，謂修訂文員薪級，不影响經濟負擔一事，指出將「退休」、「辭職」、「革職」之文員空缺，政府不用錄取新職員，塡補空缺，可由文員方面將工作調整兼顧，是以政府財政支出，並無增加云云。鄙之不才，只受工會小學教育，中學階段受戰事影响，未能完成，但總覺上述聲明，使市民懷疑政府部門之文員方面，有「冗員」甚多。否則何以將工作調整，便不需要補充空缺，明顯地暴露「政府文員」未採取工業行動之前，已不盡全力工作，對於納稅人方面而言，有「尸位素餐」之嫌，所託非人之感。並開道歉一聲予事民不便，就可了事。至於所謂鞠躬盡瘁，竭誠為市民服務，則多年來「師爺」傳統作風，已久為社會人士所不滿，空言無補，須有事實表現，方能令市民滿意。

又文員會之大字報標語，有「高官一月津貼，文員半年薪酬」，相信是指助理文員（激昂分子）之待遇而言耳，其實「學有所值」，難道要「醫生」、「校長」，及各級專門人才，與文員薪酬看齊乎？須知無產階級專政之共黨政權，各級幹部有不同薪酬，飲食亦有大灶、小灶之別。至於與清道夫薪級，相提並論比較，謂文員收入不及清道夫，可說所見不廣，昧於形勢。單獨舉出助理文員之底薪起點而言，對於後來升級問題至二千餘元之職位則避而不言，企圖取得同情，實則弄巧反拙而已。何況世界各地，目下勞工分子入息，往往超出一般文員白領階級，何況當年求職之時，明知薪酬如此，何以不棄此就彼，是否貪圖安逸，抑或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本人非常懷疑此次文員會如此作風，對勞工分子，如此鄙視，焉能獲得公務員工會聯合統籌處支持？該統籌處呼籲政府之中下級公務員及其工會團結一致，支持政府文員會爭取權益行動，是否只屬形式上响應，虛張聲勢，狐假虎威？事實上統處屬下之各該工會必需取得同人大會授權，方能發出响應及採取行動，不能任令三數野心家為私慾及利益，出賣各該團體全部會員，破壞社會秩序及安寧。現在香港治安，敗壞不堪，婦孺盡知，凡屬市民，都惴惴不安，而文員會在此時此地，採取怠工行動，並聲明「不妥協順從要求，將不罷休，行動無限期」。簡直向全港市民公開威脅及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奉勸文員會大多數會員，不可作他人工具，作犧牲品，須知「眾怒難犯」，臨崖勒馬，方為上策。

讀者：勞工市民上

南京大字報攻訐軍區政委
導致浴血武鬥傷亡重

此間有關方面獲得一張出現在南京市的中共「大字報」，攻訐共黨「中央委員」共軍「南京軍區第二政委」杜平，並導致一場流血武鬥，死傷工人、共軍約八十人。

這份於今年四月中旬張貼在南京新街口的「大字報」，指責杜平是「林彪集團的漏網分子」和「變色龍」，由於他的「偽裝巧妙」，在共黨「十大」時，混上了「中央委員」。

這份「大字報」曾列舉杜平「五大罪狀」，其內容是：

㈠公開宣揚「批林過時」了，以「抓訓練」為名放鬆政治工作，強調「反修、反帝、軍事第一」。㈡和黨政幹部鬧不團結，打擊彭冲（按：彭係中共「江蘇省革委會主任」），瞧不起地方幹部，搞「一言堂」，自以為做過「抗美援朝志願軍政治部副主任」，處處教訓別人，驕橫成性。㈢念念不忘「彭總」（按：即彭德懷）、鄧華（前為「抗美援朝志願軍司令員」）時代，大搞資產階級復辟活動，為「彭統」和鄧華叫屈。並千方百計替鄧華塗脂抹粉，稱鄧華為當代「諸葛孔明」。㈣包庇林彪集團分子熊應堂、南萍等，認為他們是「南京軍區部隊」的優秀指戰員。㈤「文革」期間執行政策「形左實右」，錯誤地監禁了三千多名眞正左派工人，視工人階級的性命如草芥。

有關方面說：這張「大字報」出現後，當即引起轟動，旋被擁杜共軍士兵看到，將「大字報」撕下，圍觀的青年工人，指共軍是破壞「四大」（即所謂「大鳴、大放、大辯論、大批判、大字報」）。共軍士兵則稱：「大字報」上街不符「中央」規定。雙方當場展開武鬥。繼之圍觀羣眾也參加打鬬，最後由共軍前往鎮壓制止，清理現場結果，發現死了工人五名，共軍一名，輕重者七十餘名。

有關方面又說：杜平已被撤職，目前正在北平中共「高級幹部學習班」中接受「思想改造」。至於由共軍「南京軍區」管轄的前共軍「浙江軍區司令員」熊應堂，以及該「軍區政委」南萍，都因與「林彪事件」有關，早已整肅。

禮貌與「敵、我」之間要分明。忍辱偷生亦無可厚非，留作有用之軀用在有用之時，或年歲老去，賺得「忠、貞」的精誠，多采多姿，引導後輩步上光輝正義之途。

「戰俘」本身，不能淆亂「無敵無我」。「敵、我」之間，絕對要分明清楚，若犯上「敵、我」不分；不外自招矛盾給予同儕以及社會人士遺棄。「論理檢討，檢討論理」，兩者若有軌道，就是立身處世失敗，與人無尤。

或處身在敵區不能逃離，但已抵達自由區域後，仍然毫無堅強「敵、我」的表現，「埋怨」與「嘆息」，乃是婦人婆媽的幼稚，早已被淹沒不受歡迎了！

時代是需要現實與機智的行動，別再留戀這些不着實際廢而空幻的思想。

被利用亦好，不被利用亦好，總之，每一位將領，當然明白好歹忠奸以及民族正義，如若明知故犯，倒行逆施，甘心給敵人「利用」者。應作深思遠慮，毋召自誤，「流芳百世與失足已成千古恨」！不過一髮之隔而已。

讀者長青上

文員為加薪發動怠工
直接受害者香港市民

編輯先生：

文員三成怠工行動現正如火如荼之際，醞釀擴大之時，本月二十九日香港文員會義務秘書李漢強君曾就成立失業救濟金及怠工對市民所造成之影响事宜接受電視之訪問發表意見。作為一個普通市民的我對李君之意見感到大惑不解，其中不明之處，駁犯如下：

李君聲言「是次怠工對政府高層有嚴重之影响而對市民並無影响。」可是李君對「政府」，此集體名詞（Collective Noun）之定義模糊不清。政府乃是屬於人民，由人民組成及為人民服務（The Gover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由此可見政府與市民 [illegible] 層或低層）造成的影响直接或間接影响到每一市民。為何是次怠工對政府有莫大之影响，然則無礙市民大眾？此乃該聲言中片面不實之處此其一。

又吾會親眼目睹香港文員會發動怠工所做成對市民直接之影响。吾於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陪同一摯友前往何文田交通部換領駕駛執照，當時交通部內換領執照之人士不多，但竟花了整整一小時多才將此簡單而不繁複之手續辦妥，由此可見，香港文員會會員响應怠工行動後之辦事效率，難道這便是李君之謂其政府之「打擊」，而作為市民必須忍受的。

再者工作並非只是為了區區之薪酬，更高之滿足感乃是供給他人之服務所得到之敬仰。願與諸位先進共勉之！

讀者百鍊上

編輯先生：

際此經濟衰退，各行各業均大受打擊，而失業人數倍增之時，政府文員會能深明大義，而暫時忘記私利，提出若政府凍結高級公務員之各項額外津貼並將之撥作失業救濟金，則他們不但願意立即取消其工業行動，並且亦願意將他們今年應得之加薪撥作此項用途。本組認為他們此次建議，實值得各界所嘉許。

據稱政府文員本年度應得之加薪約為一千一百萬元，而政府高級公務員各項額外津貼總數則約為一千八百萬元，兩者總數約為二千九百萬元。此數雖不足以解決全部失業問題，雖然而若將之設立一失業救濟金或撥作提供就業機會之用，則不少失業工人能夠大受裨益，此點本組是可以肯定的。

失業問題是社會問題，很多時個人之失業，非其本人之意願，而是社會之經濟衰退所引致，故失業問題不應視作個人之問題，而歸究其不努力尋職，相信此點是社會大眾所能明瞭的。既然失業是社會問題，則解決之道亦應由社會各界所共負，而不應任由失業之個體自生自滅。明乎此，本組進一步呼籲各界人士若薪金在三千元以上者，自動將其薪金之百分之若干撥出作救助失業人士之用。身為香港市民，香港若有什麼艱難困苦，自應盡市民一己之責任，以共渡時艱。再者，若失業問題更趨惡化，則社會必不安寧。屆時，各階層人士均會受到不良影响，這是不難想像的，所以還是未雨綢繆較諸事後補救來得實際。

失業行動組上

文員欲想得市民同情
應首先盡力做好工作

編輯先生：

由七月二十四日起，香港政府文員會通告會員開始採取工業行動「怠 [illegible]

銓敘司於七月三日揚言文員工作只付出百分之七十服務，所以該會發出通告，要求全體「同工」由週四起只付 [illegible]

上，銓敘司究竟有否作是項聲明及在何種情況下作出，是一個問題，但文員會作出「怠工」行動，置全港市民生活於不顧，更在連續兩年來經衰濟

，相信首腦人物定必胸有成竹。

此事實行之後，對於市民影响至深且巨，將引起許多不便及威脅，對於行政方面，更有重大打擊。事實

萬人意見

政治上有第三種勢力 商業也有第三種商人

凡名稱帶三字頭者皆屬壞蛋之流

編輯先生：

世界有所謂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之說，人皆知之。從過去新聞上言之，凡稱「第三××」者，可說皆極不雅正，如魯迅罵托派文人爲「第三種人」，張競生稱某種水爲「第三種水」，上海人罵無業流氓爲「癟三」，總之，凡名稱帶三字頭者，皆屬於壞蛋之流。第三世界顯然也非善類，它本是蘇修的別種，先靠俄共起家，後因反目，乃欲別立門戶，企圖與美蘇分庭抗禮，另創一山頭爲王，山大王即狄托、毛澤東。

商業界同樣也可分爲第一種商人，即將本求利的正當商人，其中最偉大人物是范蠡，他於越滅吳後，棄官隱於商，成爲陶朱富商，做了許多社會善事。所以說商人並非全是壞人。

第二種商人，是指偷印商人，僞造古董商人，販毒商人，盜印假鈔商人，攙雜劣油花生油商人，以上人皆知之，可不必解說。然尙有不爲人知者，即中共商人，他們僞造巧克力糖，其裝璜完全和歐美貨品相同，但打開一試，便知是麵粉與紅豆的合成品，一點兒巧克力味也沒有。我是上過大當的人，本來我是不入大陸公司買物的，因學生推銷，不得不勉強購買了數盒，嘗試後，乃盡把它丟在垃圾桶中。故奉勸讀者萬勿入大陸公司買假洋貨。大陸公司貨，凡非眞土產皆不可買。

第三種商人，是指既要賺大錢，又放毒，而且還毒殺兒童的商人。這種商人比第二種商人還壞不知若干倍。他們爲了爭廣告費，拚命向中共獻媚，把新華社宣傳電訊，視做聖旨一般。再加上那兩個高級寶貝，開心地一句接一句專爲中共吹捧，說假話。我故曰「放毒」。不僅如是，他們還宣傳法西斯、納粹、超人、暴力、色情、神怪。最近某家兩小童跳樓，一死一重傷，顯然即這家每晚播放「超人」電視所造成。我親眼見兩歲嬰兒，便知用木劍殺人、踢人，也因看某家電視所致。

超人思想，是由德人哲學家尼采所幻想。他寫了許多文章，以宣傳他的思想，不料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下級大兵希特勒竟受了采尼的思想麻醉，竟要實現超人主義，仿法西斯以成立了納粹主義。希特勒視「尼采文選」爲聖經，放在懷中，每日必讀。爲墨索里尼生日時，希特勒還特製一羊皮面的「尼采文選」，贈墨索里尼做禮物。

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黨人殺人之多，決不在共產黨之下，但史大林、墨索里尼、希特勒皆早已完蛋了。不料，今靠中共的某電視公司還在大力宣傳超人主義，欲以殺害我們無辜小童，不知這種商人是什麼狼心狗肺！盼大家鳴鼓而攻之，以剷除此害人精！

一讀者華白七月二十八日

戰俘抵達自由區

應明敵友分忠奸

編輯先生：

自古以來，硬漢欲做「戰俘」亦不容易。雙方對敵，能盡忠職責的，任何一方，根本沒有做「戰俘」的資格，雖是戰敗被「俘」也難免一死。

一位作戰指揮將領，多少不能卸去責任，說被「俘」，或一句「戰俘」，便可交待完畢。或因戰敗，脫不了重圍，便垂手投降被「俘」。絕對不可能實彈頑抗被「俘」而能保全生命者，有之，乃是對方存有「利用」而已。既然被「俘」，就應運用急智逃脫，才不失爲智勇雙全的好將領，光榮不替，傲視同儕。

應該發揮軍人的威武屈強氣概，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貫通中印・國際公路

抗戰後期，我軍戰鬥實力的增強，以遠征軍在緬北的戰績，爲最明顯的證明，敵酋東條英機亦曾公開承認，我爲配合盟軍攻勢，及迅速打通中印公路，遠征軍各部於惡劣氣候中，奉命與駐印軍全力加強反攻滇西緬北之敵。

我駐印遠征軍，以緬北雨季終止，乃於三十三年十月中，由密支那繼續向南進攻，越兩月克八莫，乘勢南下。敵人用馬蹄形密集隊形，往返衝突，我軍憑着火力、白刃、旺盛的士氣，和優越的指揮，消滅敵四十九師團的兩個聯隊。到了次年的一月十五日，孫立人之新三十八師攻戰略要點南坎，二十七日我滇西、緬北兩路大軍，到達滇緬與中印路之交叉點的芒友會師。次日上午，由孫立人、孫立煌兩將軍，舉行莊嚴的會師典禮。

從這天起，全程共長一五六六公里半的中印公路，完全貫通，這條公路經密支那、八莫、南坎、畹町、保山到昆明，中間越過十三座六千六百尺的高峯，有許多陡坡、急灣，所經過之處，幾乎全是絕少人烟，而且其地爲世界著名多雨充滿瘴氣的叢林沼澤地帶，懸崖斷巖，所在皆是，工程進行的艱困，實非筆墨所難盡述。

中印公路打通之後，蔣主席播講「中印公路開闢之意義」並宣佈該路命名爲「史廸威公路」，以紀念聯軍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美國覺非・史廸威

緊隨中印公路暢通後，不僅從印度雷多出發之首批運輸車隊，由美國皮可少將率領，亦進入國境畹町，我抗戰末期所需的作戰物資，由此而源源輸入；而且凡長二、七〇〇公里之中印輸油管，工程完成開始輸油，此一連串的外援輸入，實啓開了八年抗戰勝利之先聲。

此次滇西緬北反攻之役，邱將軍建樹奇勳，蜚聲國際，政府論功行賞，頒授其三等寶鼎勳章，美國方面以他在中印緬戰區作戰，卓著勳績，亦贈送銅綜自由獎章，獲得無上光榮。

先是，在此參戰之初，邱清泉滅敵企圖心切，戰鬥意識旺盛，其所建議於十一集團軍宋希濂總司令，不但不爲其喜，旋且遭人疑忌，謠傳其將接替宋職，邱於攻克龍陵返昆明途中，不禁感慨繫之，乃賦二首以抒鬱抑。詩曰：「萬野雲山北望頻，南天立馬一勞人，邑多衰落傷農圃，路有饑寒耻重臣。生意哀憐驅羸馬，道心消逝伴朱輪，烟村殘對夕陽處，枉自風光畫樣新。」（滇南有感）「安論經緯起斯民，終爲浮雲蔽日頻，獨仰雲山遙萬里，常揮涕淚泣孤臣。」（孤臣）

三十三年十月十四日，蔣主席號召十萬知識青年從軍，熱血奔放之青年，踴躍從軍報國，正掀起一片高潮時，十月十八日，我軍事最高當局接獲美國羅斯福總統覆電，同意召回史廸威，並建議任魏德邁將軍接替。蔣主席接納建議，乃於二十九日，以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名義，任命魏德邁爲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同時又任命穩爾登爲中華民國

十月三十一日魏德邁抵達重慶，就任新職，邱清泉以魏將軍係德國柏林陸軍大學先後畢業同學，聞訊頗爲欣喜，特以「於歡迎魏德邁將軍聲中，展望對日戰爭之作戰前途」爲題，撰文發表於昆明掃蕩報，文中以緬北敗敵爲例，估計盟國援助整個中國戰場之武器彈藥及裝備數量，向魏氏提出建議；當魏德邁蒞臨昆明時，邱將軍曾設筵歡迎，席間彼此侃侃而談，賓主盡歡，邱清泉爲魏德邁借箸一籌，深獲硯友之重視，允視太平洋越島戰爭之進展如何而定。

三十四年二月，第二百師奉命調回昆明駐防。邱軍長爲提高本軍戰力，奠定選拔幹部的科學基礎，除積極整備訓練外，並於軍部創立軍官心理測驗所，聘請西南聯大心理系主任周先慶教授任所長，並洽盟軍總部簡派Major Wunry及Major Taiwan輔助指導（二氏均爲美國哈佛大學心理系教授，曾在美國軍管區辦理軍官心理測驗，經驗豐富），按照規定程序及項目，將全軍軍官一一加以測驗，製成個人紀錄存備參考。第五軍之所以幹部健全、戰力堅強，於此一新措施，至爲攸關，因爲被測驗者，其於先天與後天在心理上所流露之輪廓，以爲取才之參考，較之僅憑學術考試，而忽視心理諸元之作用，以爲正確。

三十四年五月一日盟軍以空前強大之鉗形攻勢，自東西兩面夾擊柏林，德國納粹首領希特勒，於兵臨城下之際引火自焚。而此時東方之日本，陷於孤立地位，由於其陸海空軍損失慘重，勢窮力蹙，已呈強弩之末，不足以穿魯縞。盟軍以柏林完全佔領，美國乃集中其兵力進擊日本，是年八月二日，美國超級空中堡壘八百架，猛炸日本本國四大工業城市，投擲燒夷彈及爆炸彈六千噸，彈落着地，盡成火海。日本軍閥係頑拒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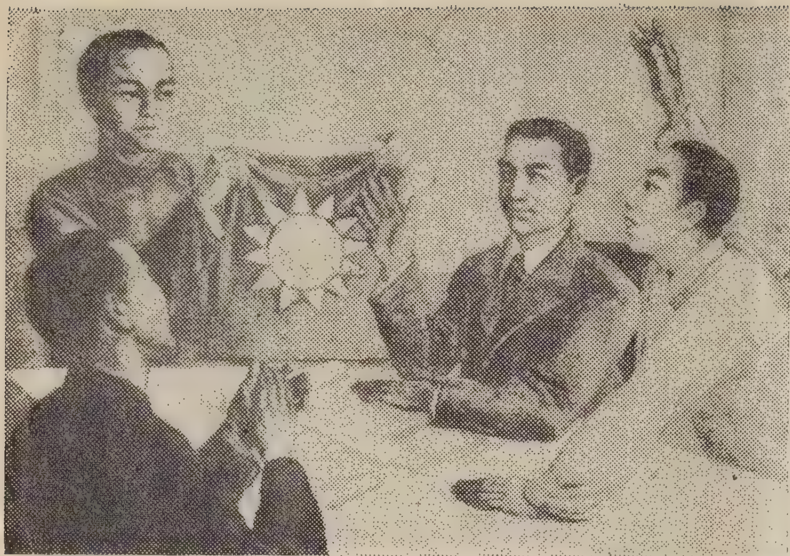
八服六日，美國以其新發明之原子彈投炸日本廣島，越二日復以第二枚原子彈投落長崎，至此日本頑固主戰軍閥，方於八月十日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八年艱苦抗戰，於焉閉幕。

十三番地總督一文紹日刷店」，馮鏡如因痛恨清廷腐敗而剪去了辮子，是一個富有反清思想的人。譚有發則在距離馮家不遠的八十一番地開設「均昌號」洋服店。

陳清陪同譚有發登上停泊在港口的輪船，拜會孫先生，敦請上岸講演。

孫先生因為急於要去香港，雖然未肯答應，但卻給予了興中會的章程，譚有發允諾全力協助建立組織，並相約再會。

於是，馮氏兄弟和譚有發等人，後來便成了孫先生的有力後援。第二年——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孫先生經過橫濱，馮氏兄弟便糾合了住在橫濱的同志二十多人，設立了興中會橫濱分會。



陸皓東設計青天白日旗為革命軍旗。

孫先生回到香港之後，邀集所謂「四大寇」的老朋友們，並且和鄭士良的三合會乃至於其他在香港已有的革命組織取得聯繫。

在這些組織之中，有一個「輔仁文社」，是由楊衢雲（名飛鴻）於一八九二年三月組成，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打倒滿清政府。

楊衢雲，福建人。在香港攻讀機械學和英語，有作為首領的氣質，曾經嫻習武術。早在設立「輔仁文社」的當初，就和孫先生相識，故而欣賞響應孫先生邀請參加興中會的號召，因之「輔仁文社」的成員數十人，都相繼加入了興中會。

總機關設於香港

孫先生鑒於擴大革命組織的條件，於是便將興中會的總機關設於香港，地點在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託名「乾亨行」，表面上用商號名義，以躲避官方耳目。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舉行新組織的成立會議，決定繼續使用興中會會名。

與會人舉行宣誓，誓詞為：

「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同時並經一致通過「宣言」，其內容是檀香山宣言增加了「庶我子孫孫或免奴隸於他族」等語。

決定攻奪廣州

三月十六日，孫先生和陸皓東、楊衢雲、陳少白、鄭士良幾位主要人物舉行幹部會議，決定攻奪廣州為革命根據地。

同時，在這次會議中，又決定了青天白日圖案的革命軍旗，這是陸皓東所設計，也就是後來中華民國國旗的雛形。

革命任務，終於面臨了實行的階段。對外工作，也作了週詳的準備。因為，即將成為革命舞台的廣州，近接香港，當起義之後，萬一清廷和英國聯合起來，則革命軍將會陷於腹背受敵的危險境地；因此，特地策動香港議政局議員、並且也是孫先生的母校——西醫書院創辦人的何啓，在當地發行的德臣西報上發表申論中國必須改革的文章。

同時，該報主筆黎德及士蔑西報主筆鄧肯也因同情革命，而和何啓合作起草在革命發難時對外發表的英文宣言。

像這樣的革命組織，繼檀香山、香港之後，最初進入中國大陸，而在廣州成立的日期，是這一年的十月六日。為了掩護其為革命團體的真面目，故而託名「農學會」，在該會的緣起書中指出：中國農業落後，呼籲採用西歐國家進步的農業知識技術。以致在清廷的官吏之中，也有人因不知其為革命團體而列名會員，甚至還為之贊助。

當距離預定起義日期只有半個月的十月十日，興中會投票選舉總辦，名之曰「伯理璽天德」(PRESIDENT)如果成立革命政府，這個職勝就是總統的地位。投票結果，孫先生當選；可是楊衢雲不服，第二天往見孫先生，強迫相讓，事為鄭士良和陳少白所聞，大為憤怒，極力反對，鄭士良甚至氣唬唬地說要將楊除名。然而，在這一天的晚間再度舉行幹部會議，經孫先生提案重行選出楊衢雲為總辦。可是，就只由於有這麼一點步調不一致，便關聯到後來起義的失敗。

當時廣州的情形

清廷方面，由於甲午戰爭敗北，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而被奪去台灣、澎湖，在羣情激憤的情勢之下，處理善後問題。當時在廣州的兩廣總督李瀚章（李鴻章的長兄）曾經募集了很多士兵，因戰事結束無需派兵，故而遣散四分之三，但卻不發給資遣費，因之多數淪為竊盜；至於留用的士兵，卻因未被遣散也忿忿不平。連負責維持治安的巡防營士兵，也脫下軍服去搶刼，老百姓到巡撫衙門去告狀，反而將代表關進牢房。

還有，在當時中國的官場，凡上司生日，部下就得有送禮的陋規，故當李瀚章生日的時候，兩廣官吏在地方上為之聚斂了百萬兩紋銀的壽儀。正當人民憤怒激越的時候，李瀚章剛巧奉到清廷的詔命調走。陷入無秩序狀態的廣州，正好是革命起義的天賜良機。

首次廣州起義

起義的日期，定在一八九五年的重陽節日，陽曆是十月二十六日。因為在這一天，有附近數以千計的人們成羣結隊地來到廣州掃墓的習慣，利用這個當口送敢死隊進城，是最好的時機。

中國抗戰實錄 【39】

辛亥革命與日本

成立興中會的第一次會議，是在卑涉銀行經理何寬的寓所。

當天參加者，除何寬而外，有李昌（公務）、劉祥（商業）、程蔚南（商業）、鄧蔭南（農業）、鄭金（公務）、許直臣（教育）等二十多人，差不多都是孫先生的廣東同鄉。

振興中國挽救危亡

孫先生擔任主席，決定設立興中會的主旨是：振興中國，挽救危亡、會員都將左手按在聖經之上，高舉右手，舉行宣誓。

繼之，通過了可以稱為是最初革命宣言的「興中會章程」（後來稱為成立宣言），其要旨如左：

「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用特集會衆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抒此時艱，奠我中夏，仰諸同志，盍自勉旃！」

在這個「興中會章程」之中，並未使用「起義」（革命）、「打倒滿清」等詞句，是為了預防被一般人看成危險團體，故而裝作只為謀求中國富強之道的民間集團。同時，在這個會議中會籌集革命資金，決定發行「革命軍債」，但也為避免用「軍債」的名義，而改稱為辦理公共事業的「股科銀」，並規定「成功之日，十倍償還」。孫先生長兄德彰及鄧蔭南等以當場湊出數百元。德彰當時在茂宜島有牛數千頭、土地數百頃，被稱為「茂宜王」，因為有他的經濟援助，所以孫先生的膽子較大。又在「軍債」之外，規定會員每人繳納「會底銀」（會費）五元，在會後的兩天之間，收到二百八十八元。

最初的革命團體——「興中會」，就是這樣強有力地邁出了她的第一

關於興中會的創立，在以上所述業已被確定了的說法之外，還有一說是一八九二年在澳門成立。

這個說法的根據，是孫先生於一八九七年手著的「倫敦被難記」的中文譯本（原著為英文）上提到「余在澳門（一八九二年）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名之曰興中會」。「興中會總部設上海，而會員用武之地，則定為廣州。」如果此說屬實，則在檀香山設立的兩年之前，就已經有了興中會的存在。

然而，經查閱英文原著，相當於「興中會」的文字，只有 Young Chinese Party，毋寧說是譯為「青年中國黨」比較正確；於是，又經調查結果，並無「青年中國黨」實際存在的證明。再根據後來，孫先生自著的「中國革命史」和「孫文學說」裏的文字，都足以證實興中會是於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

歸根到底，就被難記中所說「在澳門已知道有興中會」和「總部設上海」的一些敘述排比看來，可以認為孫先生是為了掩蔽興中會的活動和其根據地而故意那樣寫出來的。

這個問題，關係兩中華民國根源，一九五四年，中國國民黨經過了兩個月的查證，然後由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認定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

入會者逐漸增加

當時，由於夏威夷國王歡迎中國移民，故而在夏威夷羣島居住的華僑，達到了四萬之衆。孫先生打算首先結合這些人，然而因為他們缺乏政治意識，對於孫先生熱忱號召，響應的很少。雖然如此，但因為對於興中會的宗旨抱有同感而入會者，逐漸增加，在一個月之後，已經由最初的二十幾個會員發展到一百二十六人。

正當這個時候，甲午戰爭的戰局日益惡化，攻陷旅順的日軍，乘勢由山東指向天津和北京。

清廷威信掃地，人民憤慨達於極點，革命的時機也就應運而生。

孫先生為了擴大興中會組織，計劃前往美國；但因為接到上海方面的同志來信促請回國，於是忽遽中止美洲之行，而與鄧蔭南等幾位同志折回香港，是在興中會結成之後的一個月——十二月的下旬。

這一次旅程，中途經過了橫濱，這是孫先生第一次到達日本，雖然沒有上岸，但是和旅日華僑取得了聯絡，成為後來在日本建立革命根據地的發端。

決定青天白日旗

由檀香山回國，在太平洋航行的旅途中，孫先生對同船的中國同胞發表演說，宣傳打倒滿清，拯救中國。

在聽到演說而深受感動的同胞之中，有一位在日本橫濱經營雜貨店的陳清，到了橫濱下船之後，立即告訴了他的朋友馮鏡如、馮紫珊兄弟及譚有發等人。馮氏兄弟在橫濱山下町五

複雜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決定的。看問題要從各方面去看，不能只從單方面看。在重慶，有些人認爲蔣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騙人的，要同他談判出什麼結果是不可能的，我遇到許多人都給我這樣說過，其中也有國民黨員。我向他們說，你們說的是有理由的，有根據的，積十八年之經驗，深知是這麼一回事。國共兩黨一定談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但是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事情還有另外一個方面，還有許多因素，使得蔣介石還不能不有很多顧忌，這裏主要有三個因素：解放區的強大，大後方的人民反對內戰和國際形勢。我們解放區有一萬萬人民，一百萬軍隊，兩百萬民兵，這個力量，任何人也不敢小視。我們黨在國內政治生活中所處的地位，已經不是一九二七年時候的情況了，也不是一九三七年時候的情況了。國民黨從來不肯承認共產黨的平等地位，現在也只好承認了。我們解放區的工作，已經影響到全中國、全世界了。我大後方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需要民生。我這次在重慶，就深深地感到廣大的人民熱烈地支持我們，他們不滿意國民黨政府，把希望寄託在我們這方面。我又看到許多外國人，其中也有美國人，對我們很同情。廣大的外國人民不滿意中國的反動勢力，同情中國人民的力量。他們不贊成蔣介石的政策。我們在全國、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們不是孤立的。反對中國內戰，主張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們解放區的人民，還有大後方的廣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廣大人民。蔣介石的主觀願望是堅持獨裁和消滅共產黨，但是要實現他們的願望，客觀上有很多困難。這樣，使他不能不講現實主義。人家講現實主義，我們也講現實主義。人家講現實主義來邀請，我們講現實主義去談判。我們八月廿八日到達重慶，廿九日晚上，我就向國民黨的代表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就產生了和平團結的需要。我們要求了，但是沒有實現。到西安事變以後，「七七」抗戰以前，才實現了。抗戰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內戰是沒有斷的，不斷的大大小小的磨擦。要說沒有內戰，是欺騙，是不符合實際的。八年中，我們一再表示願意談判。我們在黨的七次代表大會上也這麼聲明：只要國民黨當局「一旦願意放棄其錯誤的現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們是願意和他們恢復談判的」。在談判中間，我們提出：第一條中國要和平；第二條中國要民主，蔣介石沒有理由反對，只好贊成。「會談紀要」上所發表的和平方針和若干民主協議，一方面是寫在紙上的，還不是現實的東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決定的。解放區人民的力量，大後方人民的力量，國際形勢，大勢所趨，使得國民黨不得不承認這些東西。

「針鋒相對」，要看形勢，有時不去談，有時候去談，也是針鋒相對。對前不去是對的，這次去也是對的，都是針鋒相對。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他們連發三封電報邀請我們，我們去了，可是他們毫無準備，一切提案都要由我們提出。談判的結果，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成立了「雙十協定」以後，我們的任務就是堅持這個協定，要國民黨兌現，繼續爭取和平。如果他們要打，就把他們徹底消滅。事情就是這樣，他來進攻，我們把他消滅了，他就舒服了。消滅一點，舒服一點；消滅得多，舒服得多；徹底消滅，徹底舒服。中國的問題是複雜的，我們的腦子也要複雜一點。人家打來了，我們就打，打是爲了爭取和平。不給敢於進攻解放區的反動派很大的打擊，和平是不會來的。

有些同志問，爲什麼要讓出八個解放區？讓出這八塊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讓出爲好。爲什麼可惜？因爲這是人民用血汗創造出來的，艱苦地建設起來的解放區。所以在讓出的地方，必須和當地的人民解釋清楚，要作妥善的處置。爲什麼要讓出呢？因爲國民黨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區，在他的床旁邊，或者在他的過道上，我們在那裏，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覺，所以無論如何也要來爭。在這一點上我們採取讓步，就有利於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取得國內外廣大中間分子的同情。現在全國所有的宣傳機關，除了新華社，都控制在國民黨手裏。它們都是謠言製造廠。這一次談判，它們造謠說：共產黨就是要地盤，不肯讓步。我們的方針是保護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損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則下，容許作一些讓步，用這些讓步去換得全國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我們過去和蔣介石辦交涉，也作過讓步，並且比現在的還大。在一九三七年，爲了實現全國抗戰，我們自動取消了工農革命政府的名稱，紅軍也改名爲國民革命軍，還把沒收地主土地改爲減租減息。這一次，我們在南方讓出若干地區，就在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國民黨的謠言完全破產。軍隊的問題也是這樣。國民黨宣傳說，共產黨就是爭槍桿子。我們說，準備讓步。我們先提出把我們的軍隊由現在的數目縮編成四十八個師。國民黨的軍隊是二百六十三個師，我們佔六分之一。後來我們又提出縮編到四十三個師，佔七分之一。國民黨說，他們的軍隊要縮編到一百二十個師。我們說，照比例減下來，我們的軍隊可以縮編到二十四個師，還可以少到二十個師，還是佔七分之一。國民黨軍隊官兵少，一個師不到六千人。照他們的編法，我們一百二十萬的軍隊，就可以編到二百個師。但是我們不這樣做，這樣一來，他們無話可說，一切謠言都破產了。是不是要把我們的槍交給他們呢？那也不是，交給他們，他們豈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上面就是我向同志們講的時局問題。目前時局的發展，有許多矛盾現象。爲什麼國共談判中有些問題可以達成協議，有些問題又不能達成協議？爲什麼「會談紀要」上說要和平團結，而實際上又在打仗？這種矛盾現象，有些同志想不開。我的講話就是答覆這些問題。有的同志不能了解蔣介石歷來反共反人民，爲什麼我們又願意同他談判呢？我黨七次代表大會決定，只要國民黨的政策有所轉變，我們就願意同他們談判，這對不對呢？這是完全對的。中國的革命是長期的，勝利的取得是逐步的。中國的前途如何，靠我們大家的努力如何來決定。在半年左右的時間內，局勢還會是動盪不定的。我們要加倍地努力，爭取局勢發展有利於全國人民。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雙十協定簽署次日，毛澤東與藍蘋同活曹操一起回延安，行時趕到飛機場送行的有兩萬人，大家看了報紙上公佈的「雙十協定」，都以爲毛澤東眞爲中國帶來和平，反共人士都趕到機場送行，覃振到的很早，握着毛澤東的手低聲說道：「潤之，國家前途，繫君一身，勉之勉之。」

毛澤東答道：「理老放心，雙十協定，一字不會更改。」

張治中全家趕來送行，張小姐向藍蘋說道：「毛伯母，快點回來，房間還是留給你們住。」

藍蘋笑道：「小姐，最多一個月，你放心。」

張太太笑着向女兒說道：「傻孩子，毛伯母再回來有堂皇宮邸了，還住我們這個破房子。」

正說着趙恒惕拄着拐杖也趕來了，密不透風的人羣，頓時閃開一條道路。

毛澤東大吃一驚，連忙過去鞠躬說道：「炎老，這如何敢當，不要折了晚輩的福嗎？」

趙恒惕說道：「潤之先生，老朽爲天下蒼生送君，只有一句話相告，咱們湖南人一向說話可是算話的。」

毛澤東覺得渾身冒冷汗，連連說道：「炎老放心，澤東如果說話不算，不但是國家的罪人，也是湖南的逆子。」

趙恒惕點頭笑道：「好！就這麼一句話，你上機吧！一路順風。」

毛澤東同前排的人逐個握手，藍蘋上了扶梯也揮手同各人打招呼，一眼看見羅隆基在人羣中擠眉弄眼，藍蘋忍不住回眸一笑，羅隆基頓時兩腿一軟，坐在地下，這時人潮洶湧，幸虧章伯鈞在旁邊一把抓住羅隆基，從地下拖起來，才未被人羣踏死。羅隆基站起身再翹起脚看，飛機門已經關上，馬達在響了。飛機開的很平穩，毛澤東覺得心曠神怡，在飛機中不覺睡着了，到了延安機場，接機的人也不少，機場周圍貼滿了許多標語，歡迎「毛主席勝利歸來」，毛澤東更加高興，下機就回棗園休息，當晚劉少奇、任弼時就來談到半夜，第二天就召開會議，一連開了幾天的會，十月十七日毛澤東召集在延安的中級以上頭目，開了一次幹部會議。

毛澤東在會議上說道：「今天開會，講一講目前的時局問題。這是同志們所關心的問題，這一次，國共兩黨在重慶談判，談了四十三天，談判的結果，已經在報上公佈了，現在兩黨的代表，還在繼續談判。這次談判是有收穫的，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承認了避免內戰，兩黨和平合作建設新中國，這是達成的協議的。還有沒有達成協議的，解放區的問題沒有解決，軍隊的問題實際上也沒有解決，已經達成的協議，還只是紙上的東西，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事實證明，要把它變成現實的東西，還要經過很大的努力。

國民黨一方面同我們談判，另一方面又在積極進攻解放區，包圍陝甘寧邊區的軍隊不算，直接進攻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隊已經有八十萬人。現在一切有解放區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準備打仗。「雙十協定」上第一條就是「和平建國」，寫在紙上的話和事實豈不矛盾？是的，是矛盾的。所以說，要把紙上的東西變成實際，還要靠我們的努力。爲什麼國民黨要動員那麼多的軍隊向我們進攻呢？因爲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滅我們。最好是很快消滅；縱然不能很快消滅，也要使我們形勢更不利，它的形勢更有利一些。和平這一條寫在協定上面，但是事實並沒有實現。現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當大，例如在山西的上黨區。太行山、太岳山、中條山的中間，有一個脚盆，就是上黨區。在那個脚盆裏，有魚有肉，閻錫山派了十三個師去搶。（筆者按：閻錫山爲山西省主席，勝利後，應規復失地，爲共軍所阻。）我們的方針也老早定了的，就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這一回，我們「對」了，「爭」了，而且「對」得很好，「爭」得很好。就是說，把他們的十三個師全部消滅。他們進攻的軍隊共計三萬八千人，我們出動三萬一千人。他們的三萬八千被消滅了三萬五千，逃掉兩千，散掉一千，這樣的仗，還要打下去。我們解放區的地方，他們要拚命來爭，這個問題好像不可解釋。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地爭呢？在我們手裏，不是很好嗎？這是我們的想法。可是他們不會這樣想，他們要堅決反對我們。不反對我們，他們想不開。我們解放區的地方讓他們搶了去，我們也想不開。兩個想不開，合在一塊，就要打仗，既然是兩個想不開，爲什麼又談判，又成立「雙十協定」呢？世界上的事情是

禁制了的政黨和少數武力，能夠打下天下來，一定不只這套詞兒，另外還有別的什麼東西，閑着反正也是閑着，我就收集了一些馬列主義的和其他社會主義書籍來消遣，反覆的對照研究。不到半年時間，我就把它搞通了，那玩意跟我們物理學來比，簡直是娃娃書，我可以告訴你們，在這方面，我也變成了一個理論專家；除了政治方面，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與理論無關。」

「老師，」關振宗插嘴說：「你看過北大百花學社的廣場沒有？」

「廣場？沒有，我連聽也不曾聽到過。」

「是最近出版的不定期刊物，他們在搞一個新五四運動。」

「不知道，這幾年來——不是這幾年，自從我搞通了他們那一套東西之後，我對這方面完全失去了興趣。每次組織上召開什麼會，我只有一件事情——打瞌睡。怎麼是新五四運動呢，振宗？」

「北京地區的學生是眞動起來了，五四那天他們在北大開了大會，提出了好幾千條對黨的意見，第二天，東北、華中、西北、華東各個大學都響應了。聽說福建醫學院也開了好幾次學生大會，只有我們師院沒有響應。」

張教授沒有作正面的回答，避重就輕的說：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我還只是一個小孩子，不過這是一次很好的運動，中國知識分子覺醒的契機，也可以說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對像我們這一代人有很大影響。如果現在眞的有一次新五四運動，那麼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就可以傳下去了。」

「老師，」林宇民叫了一聲。

「你想說什麼？宇民？」

「你認爲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去參加鳴放運動」

「宇民，這不是我『認爲』的問題，要同你們對這個運動的看法，或者是否對現中國的教育改革有抱負，我覺得靑年人應該有自己的見解，自己的立場。」

談話繼續到九點多鐘，學校快要熄燈了，林宇民他們才盡興辭去。

小珊早在她媽媽懷裏睡着了。

就寢時，她很不以爲然的對丈夫說：

「你怎麼對他們說那麼多呢……」

「已經解凍了，他們會在別地方聽到更多的呢，怕什麼！」

她壓低聲音，輕輕的問他：

「果眞如你所說那樣，以後的日子寬鬆多了，你怎樣打算呢？」

「你看看小珊醒來沒有？」

「沒有，她睡得很沈，」

他在太太耳畔說：

「我要去美國！」

五

學生們像一羣搗爛了窩的蜂子，東一簇，西一簇的在起鬨，有人在貼大字報，有人在寫大字報，有些人成幫的佔着一間教室在密議着什麼。

一般情形看起來有點散漫，卻是充滿了濃烈的火藥氣味。

物理系三〇二室的宿舍裏，都是出奇的靜寂，除了林宇民翻動紙張時發出悉悉的聲音外，沒有一點別的聲息。

他正在專心致志的看一封信。

信是在北京醫學院就讀的遠房表妹傅黛寫來。

傅黛，比林宇民小一歲，他們不但在福州市立二中做了六年同學，而且從很小的時候就認識了。

抗日戰爭期間，宇民還是一個小孩子，福州曾經陷落兩次。在那兩次苦難的日子中，城裏生意做不成了，他被大人帶到鄉下一個小鎮上傅黛家中，她父親是位很有名聲的中醫，兼營一家中藥舖。勝利之後，黨的地方部隊在四鄉與國民黨的武力展開激烈的鬬爭，傅黛一家人又搬到城裏宇民他們家的舖子裏就了一段時間。解放之後，傅黛回鄉了，她們在鄉下的家也跟宇民他們的店舖一樣，受到了一些階級成份上的影響，數度被黨組織起來的羣眾檢查。後來，他們同時進二中，福建地區大專聯考時，他跟傅黛約好，把前面的志願，塡在北京的幾所大學。結果，他的政治分數差，被分配到福建師院，而傅黛卻進了北京醫學院

幾乎可以說，他們的認識，以及感情的成長，都是在苦難連連的日子中培養起來的，也就因爲如此，他們之間，有着類似兄妹，朋友的不平凡的情份，甚至隱隱有締結終身伴侶的默契。他們的個性很相接近、單純、誠實，對任何事物沒有野心；只是傅黛比較宇民更能適應新環境。她之能夠上北京，大概也是因爲這個緣故。

他們平均一個月通一次信。大學生太重視談戀愛是被勸止的，就像這樣，他們在信上完全避開一切帶有個人情感色彩的字眼，黨支委會的組織幹部，還是警告了他。

「宇民同志，你要多勻點時間出來學習時事，那對你的思想才有幫助。」

這句話並沒有多大意義，但當幹部把這句話跟傅黛的信一塊兒交給宇民時，它的份量就不同了。

反正林宇民在政治上不想力爭上游，他有他自己的原則；既然家庭成份決定了他的前途，與其處處違背自己意志取悅於黨，不如把這份精力用在功課上，就算專而不紅，還是可以在社會上立足的。取悅，是件很危險而且困難的事，隨時會扣上投機主義的帽子，他已經看到過不少人弄巧成拙的後果，那只是自招羞辱。

林宇民可以想像到傅黛在北京醫學院，也一定會跟他同樣的受到困擾。他後來用隱約的、試探的語氣，寫信去問她那邊的情形。他認爲如果這事情會影響到她的學業成績，那麼他可以犧牲自己的原則，放棄跟她通信。他相信在任何情形下，不管有無信件來往，他們情感上面的現狀不會改變。於是他在信上告訴她：「我們家裏對我的作業很不滿意」；她的回信來了，「朋友們跟我相處得還不錯」。顯然，問題只發生在自己這一邊，北京是紫金城，很多小事情不會有人注意，外省市就不一樣了。

常常有人說這樣一個笑話，如果毛澤東有一天下個命令，全國人民都應該用攝氏三十八度的熱水洗澡。這個指示傳達到中央時，一定會提高四十度，到省級時變成五十度，下達到縣級是八十度，到得基層幹部手上，立刻增加爲一百度。於是，所有的人民，都要經過沸水燙一道。



火種

〔四〕

林學政

飯後，大家坐在客廳裏聊天，林宇民他們坐在老地方，一條長板凳，一把會搖動的舊木頭椅子，張教授坐在一張舊的籐椅上，另外一張籐椅由小珊坐着，等張太太洗好碗，沖了開水出來，她就與讓位，輪流的坐在爸爸或者媽媽的腿上。

林宇民他們時常來，物以類聚，三個人的政治分數都不太好，但功課卻是班上的頂尖人物，專而不紅，不算是好學生，可是張教授很喜歡他們。他們過去來坐，都是向老師請教物理學上的問題，老師也竭盡所有在私底下教導他們，物理沒有實驗，是一門死學問，老師就用不憚其煩的口吻解說，使他們去了解進行實驗的種種過程，也真是難為了他們師生，居然搞通了不少問題。

今天的情形不一樣，他們談話的重點，很快轉到目前正在進行的鳴放運動。張教授是讀到了他今天參加教授座談會的情形。他毫不掩飾自己興奮的心情，雖然他在座談會上發言很含蓄，但是繼他而起的教授們的說話，都是針針見血，即使不是出之於自己的口，親耳聽到他們說出來了，心裏也很舒服。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張教授最後說：「他們也知道不這樣是不行了，匈牙利事件對共產黨是個很好的教訓，物極必反，這是宇宙間事物的法則，壓力愈強，反抗力愈大，從前小學校的自然課本上就有這個物理學上最淺顯的定律了，他們是應該知道的。」

應文龍比較性急，早就等機會要發言。

「老師知不知道，今天學校也很熱鬧。」

「什麼事？我不知道。」

「中文系、歷史系、物理系都貼出大字報，紅紅綠綠的，到處都是。」

「很好嘛，寫些什麼呢，有沒有揭發教授什麼的？」「沒有，」關振宗很興奮，接着說：「沒有，老師，一部份是批評學校行政、伙食啦，考試制度不合理啦；另外有一些完全是廢話，黨八股、標語、口號。」

「可是這不是根本問題呀，」張教授笑笑說：「

「佈告也貼出來了，是校長跟黨委具名的，明天起停課，進行鳴放運動。」

「這樣就更具體了。」

很長久沒有說話的林宇民，突然問道：

「老師，你說更具體是指那一個方面而言？」

張教授看看這個平時很少說話，對功課非常專心的學生，忖度好一會，慢慢說：

「我的意思是說，對國家、人民、甚至共產黨的生機更有希望了。你們都知道，他們推行各種運動，都很講究實效，而且進行得很慎密、徹底。他們既然確定要這樣做，有勇氣敞開門說話，那麼就可以證明他們一定是找到了問題的結癥，相信這次運動會替大家帶來可以樂觀的遠景。社會主義嚴格的說，是哲學，一種烏托邦，也就是柏拉圖的共和國，儒家思想的終極大同世界，完全是建築在理論上的，無法用政治體制加以實施，更不能以階級的衝突作為政治構架。這是一種唯心的學說，共產黨是唯物的，這不是大相逕庭嗎？社會主義是很好東西，但不是靠這樣能達到目的的，它要從教育着手，也許要化好幾百年的時間，才能真正進入大同世界的境界。他們走得太快，太遠了，這不是社會主義。不過現在回顧不算太遲；如果他們有心要把我們國家搞好，重新換條路子走，還是來得及的。」

張教授忽然發現三個學生臉上，同樣地顯露出詫異的神情，帶着困惑的看着他和聽他說話，他習慣地用手撫摸着下巴，苦笑了一下，接着說：

「你們一定在奇怪，我今天怎麼跟你們談起這些事情來，是不是？你們大概都知道一點我過去的情形，我從前在廈大，從來不看報，從來不聽人家談政治，物理這門學問是所有自然科學中最廣最深的學問，一個人窮一生之力，所能獲得的成果，在整個學問上來說，是微乎其微，我沒有時間，我怕連那微乎其微那一點都抓不住，解放之後環境改變了，現在已經不行個人研究了，我也變成了講台上的話匣子，老只放着同一張唱片，一下覺得清閑了下來，一方面黨部督着學習政治，八十歲老婆婆上繡棚，終覺得不是那回事兒，聽來聽去，研究這個文件，那個文件，也只有那一套詞兒。我想一個被

，也未必叫得出姓名。他主持一個機構，內務行政完全交給幕僚長管理，他既不過問，又不干涉；他認爲他所做的是大使，他對大使之同時爲館長一點，絲毫沒有理由。他覺得一個人做了公務員，自有其自尊心，他自會奉公守法，盡忠職守，用不着時時刻刻看管着他們，偶爾看管不到反而會出事。他這種態度最適於聯合國常年大會，因爲聯大的議程每年有八十項至一百項之多。其中有着錯綜複雜的關係，討論過程中不測的變化，絕非團長一人所能照顧得到的，而且事前團長作了硬性的指示，到時也許不能應用，甚至於投錯了票。

唯其如此，所以每年在聯大開幕之時，蔣廷黻例必以議程上各個項目分配一位或數位代表、副代表或顧問。外交部對於各重要事項自然都有政策上的指示。聯大開會期間，差不多每天上午都有團務會議，檢討各項討論的議程及我國代表策應的方畧。蔣廷黻博士主持這項會議，也一向只就重點有所指示，實際的策應仍然由出席代表負其責任，對是對各項議案發言的內容，以及投票等過程，也都由代表根據外交部的指示，自行斟酌。統觀我國參加聯合國先後達二十七、八年的時間，曾參與幾千件議案的討論與表決，無論在發言上或投票方面，始終未曾有過錯誤（其他國家就曾發生過多次錯誤），這是蔣廷黻博士領導的明智，實屬令人深致佩敬的。

在聯合國大會議程上，固然有些與我國有着切身關係的問題，但大部份則是跟我們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的。蔣廷黻博士的主張，是我國代表對每一件議案都得表明我國的立場。

聯合國是維持世界和平的機構，每一個國家，對於維持世界和平都應有責任，中國代表絕不容採取「事不干己，己不留心」的態度；尤其是蔣廷黻本人是常任代表，經常出主安全理事會。那裏有些緊張而重要的議案，時時都會發生，蔣氏經常就每一件議案，不論與中華民國有關與否，例必有精彩的意見貢獻出來，在那十多年中，從無例外。同時，聯合國的一個極端重要的工作，是在會外非正式的會商，蔣廷黻那淵博的學識，和豐富的經驗，既經由他的演說表露出來，爲各國代表所尊重，使到這些會外會商有聲有色，蔣廷黻亦因此而時常被邀請參加，於是提高了中華民國的地位。

蔣廷黻博士擔任我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達十五年之久，大家所注意的自然是他對幾件與我國有直接關係的案件，如同在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所提出的控蘇案，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以來，歷年的代表權辯論案，蔣氏都能夠成功地加以應付和處理。可是蔣氏歷年所處理的其他案件，則充分地表現中華民國對聯合國，對世界和平的貢獻，也是蔣廷黻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聯合國大會討論中國代表權案時，一位非洲的外長登台發言。他的國家原來是主張允許中共進入聯合國的，但是他認爲中華民國十多年來對於聯合國的確有其很大的貢獻，因此，他問：「我們又怎能夠把中華民國擯出於聯合國之外呢？」

聯合國是世界外交菁華薈萃之所在，在那裏邀得他人的尊重，是談何容易的事情？記得有一位反共國家的代表，每年在聯合國大會中，例必發表其長篇演說，痛斥蘇俄共黨作惡，甚至牽涉到蘇聯代表維新斯基本人。這種演說給人們首次聽到是覺得痛快之極，可是第二次再聽到便覺得索然無味了，別的國家的代表也紛紛離席飲咖啡去了。這裏的原因是這位反共國家的代表的演說，言之無物，他只是運用語言重複地咒罵，而並沒有說出什麼有力的證據來，以證明蘇俄的罪惡，因而得不到別人的同情。但蔣廷黻對於各項條件的處理則不同，例如民國三十八年他所主持的控蘇案的提出，他事先請外交部將中蘇關係的檔案，全部運到紐約；並交與代表團研究那幾千種有關文件，編擬控蘇案的主文，然後加以充實文件的內容。

這一項編擬工作差不多費了兩個多月的時間，然後送給蔣廷黻過目，他一再地審核，稿也經過他的一再修改，最後的正式文稿，由蔣廷黻在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宣讀，因稿長達數萬字，故費時達兩小時又四十五分鐘。據說那一篇控蘇案的主文，可以說每一句話都是有證據的，而沒有一句空話。當任蘇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聽了蔣代表的演說之後，便感到異常慌張！只好說其中都是「誹謗」蘇聯的虛構，蘇俄代表團決定拒絕參加這個議案的討論。由於這一個開場的優勢，顯然奠定了兩年後控蘇案勝利的基礎。這也就是說當時蔣廷黻在聯合國大會上演說時，言之有物而分別舉出了蘇俄侵畧以致勝的一個實例。此案幾經周折，卒於民國四十一年在聯合國第六屆大會通過，成立決議。

另一個是歷年來蔣廷黻關於代表權問題的演說，這一連串的演說，都是他親自撰寫的文稿。原來他平日隨時留心國內國外有關的資料，細心收集整理起來，幾經審閱擇其精華編成演辭。其中的話也是句句都有根據的，沒有人可以隨便反駁。蘇俄的代表，尤其是那些東歐衛星國的代表，發言時更形同潑婦罵街。有人勸蔣氏採用「以牙還牙」的辦法予以反駡，他從來不接受這種建議，而堅持一個泱泱大國代表的風度，所說的議正嚴詞，卻始終不肯降低格調，免損國家尊嚴。

最能難的是每年他關於同一問題的演說內容，都不盡同，可以說是篇篇精彩新穎。一般總以爲在外交上說話要圓滑而不着邊際，即所謂「外交詞令」是也。這不知是那一位不懂外交的人所創造出來的印象？其實，外交是一種技術，自有其術語；例如：辦外交的人稱談判破裂爲「雙方同意彼此不能同意」，但這種說話的技巧初不限於外交，即軍人打了敗仗，不是也稱之爲「轉移陣地」嗎？在外交場合說話要言之有物，力避八股，實則是自古已然，在今日聯合國這種場合，更爲萬分必要。

蔣廷黻是胡適的摯友，他一向服膺胡適關於文學著作的理論，他並以之切實復用於外交而取得成功。蔣氏的英文造詣極深，他在聯合國的演辭雖然不能說是有特大文學的價值，可是很可以作爲應用文的範本，亦足爲學習英文者的楷模。蔣氏所寫的文字雖不華藻其詞，但很平穩實在。咱們翻閱坊間出版的「蔣廷黻全集」，發現其中有許多文字，一如其人，穩重篤實。可惜於一九六三年他與前駐美大使周書楷對調後，蔣氏的身體已大不如前，一九六五年一再請求退休，獲准後不久，仍居紐約，卻以病死聞！

蔣·廷·黻·其·人·其·事

胡養之

前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及駐美大使蔣廷黻博士，一九六五年在美逝世迄今，已整整十年了。現在國府雖已退出了聯合國，但他在聯合國那十五年外交鬬爭精神，顯然給予國人以深刻印象，而爲一位學人寫下了在國際壇坫上所表現弱國外交的奇蹟。本文根據「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一書內容寫成。

蔣廷黻湖南邵陽人，畢生的愛好是研究中國近代史。但他早年對外交史已發生興趣，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英國勞工黨的外交政策」。回到天津南開大學擔任教授時，即從事於中國外交史研究；他所編的「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便是民國十九年由商務出版的。他轉任清華大學教授後的研究工作，更加積極。因清大設備完善，經費充裕，使他可以廣泛地收集資料。清宮的檔庫固不用說，同時北平故都更給他許多便利，去收集清季權臣的私人文件。他常對人說，在南開和清華教學研究的期間是他畢生最快樂的一段。後來從政一直居重要的位置，但他仍是手不擇卷的。

民國二十七年春，蔣氏卸任駐蘇大使，回到戰時漢口。那時他開始對蘇俄的資料整理，不遺餘力；並加以詳細研究。在抗戰期間，他一面研究中國近代史，一面收集對中國有影響的國家如日本，俄國、美國等歷史資料。因此，後來在聯合國裏，他對蘇俄代表的舌戰中，才有那樣的成績。但他駐聯合國那段期間，卻希望早日退休，並曾提議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撥一筆欵來延聘當代學者，寫一套有權威性的中國歷史。這一願望，直到他死前仍未放棄。

蔣廷黻是一個讀書人，具有讀書人的性格。他沒有染上胡適那樣的「考據癖」，而歡喜從大處着眼，曠論中外古今的興亡得失。他曾說：「有許多中國歷史家不是研究歷史，而是研讀史書。人們讀史記立即會發生興趣，對於司馬遷所記的史實，反而放在一邊了。所以，他們可稱爲史記專家而不是歷史家。記得在清華有一位李先生講授史記，可是他屬於國文系，因此，當時不允許他轉入歷史系，就是這個道理。」

蔣廷黻對人對事總有他一套獨特的見解，有從另一個角度的看法。他時常在北平、在南京、在紐約，都常有人聽到他對胡適說：「適之，你錯了！你的意見簡直要不得！」尤其對傅孟眞（斯年），有時更是吵得面紅耳赤。但是蔣氏只跟他尊重的人爭辯，他認爲不足道的人決不爭辯。如果有人向他提出幼稚的意見時，他的反應可能很不客氣，或則扳起面孔一聲不響，甚或說出一兩句令人難堪的記。

他是一個耿直的人，也是一個不懂得客氣的人；他對淺陋的意見和發表淺陋意見的人，完全沒有耐性，沒有容忍。所以，他可以做一個政治家，絕不可能做一個政客。他有堅強的自信心，不敷衍、不苟且、不逢迎、不妥協，因而在處事上開罪了不少人，使人一時不能了解他，原諒他。

民國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夏天，蔣廷黻奉政府之召，從北平乘火車到了南京，同行的還有好幾位學人，其中包括陳之邁等人在內。後者在南京是參加中國政治學年會；而蔣氏那時剛好自歐洲考察歸來，特別是注重研究蘇聯。他對許多朋友說，中、蘇接壤達三千五百餘里的邊界線，蘇聯共產政權的目標在赤化世界。

中、日戰爭發生，俄共必定趁火打刼，爲中國的心腹大患！因此，他當時認爲：如果政府要他加入任職，那末他的志願是希望幹外交部的蘇聯科科長，一方面爲國家做點事；一方面可以看到中蘇關係第一手資料。後來政府任蔣廷黻爲行政院政務處長，於是他便辭去了清華大學教授的職務，這是他教授生涯的結束，而從政的開始。

蔣廷黻在政府服務，自開始就是主管；他既不是科班出身，從來也沒有做過僚幕。他從二十四年任行政院政務處長起，接着就是駐蘇大使，抗戰初期，再任行政院政務處長，隨後升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署長，勝利後被派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最後擔任駐美大使等職，直到一九六五年五月退休，一直都是擔任主管，幾乎沒有一天間斷，沒有一天的休息，有人批評他對於部屬的甘苦不夠明白。換句話說，蔣廷黻不怎樣體念部下，這個批評不能說沒有相當的理由

的家點，只憑着韌性及長期磨練培養出來的。不幸的是他永遠不知自己生命中有某種非凡價值的潛在能力，但卻沒有機會使他能重新發現自己。

大概科學家、詩人、音樂家、畫家、雕塑、舞蹈家等等，都是潛能被及時發掘的幸運之人。因爲潛在能力這東西，在沒有經過發現以前，你沒法知道它的存在，必須有適當的誘發才會體驗到它的存在，並且有別人認可的表現才能證明出它的與眾不同。但最有效誘導潛能的方法，當然是教

每個人都有過自己的童年。童年，有甜有苦，這是成年人最好的回憶。但，少年兒童的世界始終是美麗的，心靈深處蘊藏着純潔、和平與愛。特別是這一代少年兒童，他們就是未來歷史巨大的動力！

不久前，我從左報上看到一首歌曲，歌詞是這樣子的：

「一朵朵白雲藍天上飄，請你捎上我們的歌兒快快跑、越高山、跨大海，飛向祖國的台灣島，見了台灣小朋友，請替我們問聲好，盼你們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

這是「北京少年宮」唱出的歌聲。這，如果說是「祖國的召喚」，不如說是政治統戰宣傳。因爲中國還沒有統一，大陸與台灣，自從一九四九年開始，便分開成了兩個制度不同的社會。

政治這東西冷酷無情，鄙劣和骯髒，但這首歌詞，卻很誘人。它有着民族的某種關懷，台灣的作曲家也可

，民族大家庭的建立，中國理想的時代，靠的仍然是人民願望選擇。然而，少年兒童也正是股強大的力量！……

少年兒童們從托兒所到幼稚園，從幼稚園到小學，都是一樣的像萬紫千紅的花朵，長遍了各地。

這是少年兒童的時代，雖然他們還沒有走過艱難困苦的道路，可是人們前面已有了窮山惡水，正需要等待去克服。

少年兒童們像初升的太陽，他們的心裏不但有塊藍天白雲的世界，而且也有個萬物蘇醒的早晨。這下一代，就是人們所希望中的早晨。他們正在成長，轉眼間就要踏上青春的途程。如果要不是鐵幕封鎖，他們真想明天就跟台灣的小朋友見面，大家一起跳繩、爬高、唱歌、做手工藝……

今天跟過去是不同了：今天的少年兒童充滿了智慧。這一代的兒童比上一代的兒童更勇敢！從大陸到台灣，都有許多小發明家、小工程師、小演員、小音樂家、小作家、小畫家、小英雄……湧現出來。他們曾經有過卓越的創造，給民族樹立了榜樣。

少年兒童是可愛的，不管現在的環境怎樣，他們仍然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在他們小小的肩頭上，人們就給準備了責任。「世界是他們的」，他們站了起來，現在正在追求知識。他們的幼稚沒有罪，許多希望都寄托在他們身上。

不過，他們沒看見過半個世紀以來人民怎樣的飢餓流血，誰是歷史的罪人和那裏才是樂園！將來，等他們長大了，相信世界才被他們打開新的局面！

大政治家

方劍雲

這次歐洲安全會議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召開，由芬蘭總統吉科寧致開幕詞，香港報紙對此一段新聞多未刊載，相信讀者諸公更未留心此事。但此位總統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大政治家。

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國也出了許多了不起的政治家，西德已故總理阿登諾，意大利已故總理加斯貝里可算是一時瑜亮，兩人均從廢墟中把一個戰敗的國家重建繁榮富庶（意大利目前情況又當別論，加斯貝里逝世已十五年），日本的吉田茂雖也有功於日本，但畢竟「因美成事」，不能與兩人相比。所以要論戰後崛起的大政治家，自推阿登諾與加斯貝里，但德意到底是大國，此外還有幾位小國家的大人物，一般公認的是比利時前外長史巴克，澳洲已故外長伊瓦特，菲律賓現任外長羅慕洛。大人物不同於大政治家，大人物在國內並無特殊建樹，但是國際壇坫上卻風頭十足，甚至是共黨集團見而頭痛。

除去大國的大政治家，小國的大人物之外，尚有小國的大政治家，放眼當世，只有芬蘭總統吉科寧一人足以當之。

芬蘭與蘇聯世仇，二次大戰時曾參加德意軸心，協助德軍進攻蘇聯，二次大戰後變成了戰敗國，當時的史達林正如一頭下山餓虎，東歐數國相繼關入鐵幕，誰不爲這個最接近蘇聯的小國擔心。在簽訂和約時，蘇聯在赫爾辛基附近佔據一塊軍事基地，要芬蘭賠款四億美元，以芬蘭四百萬人口中，平均每人要負擔一百元，如得依此比例，日本最少應當賠償我國一百億美元。

當時的芬蘭總統巴錫基維，吉科寧已任外長，芬蘭全國上下咬緊牙根還清蘇聯賠款，政府的政策則是絕不觸怒蘇聯，但也決不喪失主權，當馬歇爾計劃提出，捷克曾準備接受，因此引致捷克全面赤化，非共黨的總統貝尼斯被囚，外長小馬薩里克被謀害後由樓窗推出，詭稱跳樓而死。

芬蘭對馬歇爾計劃絕不考慮，以免蘇聯有所藉口，對芬蘭動武。二十幾年來，吉科寧由外長而總理而總統，蘇聯也由史達林而馬倫可夫而赫魯曉夫而布列日涅夫，壓力愈來愈輕，但吉寧科仍然一守舊貫，除蘇聯外，他未曾訪問過任何國家，也未曾接受過任何國家的援助，到了今天，芬蘭的安全已完全無慮，蘇聯在赫爾辛基基地也交還芬蘭，去年北約國家因對美國不滿，已有人喊出歐洲「芬蘭化」的口號，芬蘭之受到重視與尊敬，由此可見。

以小事大甚難，而這個大國又是虎狼之國，吉科寧硬憑靈活手腕，爲國家帶來安定與繁榮，此等成就，中國歷史上只有子產可與比美。

生命中的潛能

霍雲霄

一位教了四十年書的老教師，他認為凡作過教師的人，不得不承認人確有天才這回事，雖然不能說天才是必定對人類有貢獻的或將來出社會做事就會高人一等，但從小孩子身上，的確發現不少沒法解釋的事，譬如有些孩子算學特別好，有些作文很不錯的潛質，有些活潑，有些孤僻，這除了各兒童有不同家庭背景之外，突出的與眾不同的特長，可以說多數兒童都會有的，最顯著的是寫字這方面，有些孩子經過稍加練訓，文字漸漸娟秀，有些寫得很工整，但沒法看出有自己的特質，有些人從小學到大學，甚至在一生中每天與文筆結不解緣，但沒法寫出幾個工整的字。如果人看人只從某些特色去檢定一個人的價值，如從繪畫、算學、作文，甚至對人有禮貌這些可見的條件去肯定或否定一個人，那是不公平的。有些人看來一生平凡，彷彿上帝對他不公道，事實是他本來有很特殊的潛能，可惜人家沒有發現它，他自己也沒有發現它。結果是平平凡凡地白活了一生。

還有一種配得上眞正倒霉者，那是他本來有很優越的潛能，可是一生一世沒有機會運用，反之他只能運用自己最拙劣的弱點來生存，於是他終

育，一個人通過教育，知識領域廣濶了，他對服務人類社會的選擇方向也多了。他的潛能就會通過知識而被誘導出來，一如具有音樂天才的孩子及具有數學天才的孩子，都是先通過教育手段才能將他的潛能誘導出來的。

至於潛能被誘導出了，它並不等於馬上可以兌現的支票，潛能像一塊天然寶石，必須經過人工的雕琢才能放出光彩，如一位有天才的畫家、詩人、演員，在他被發現自己的潛在能力後，還必須在訓練上多作功夫，否則他的成就就算有靈氣，但在技巧方面仍然是粗糙的。有天才的科學家，像愛廸生與愛恩斯坦，在研究過程中仍得用強韌的研究能力來配合他的潛能，為什麼世界上有些是庸醫，有些是大國手，難道這是由於教育不同的緣故嗎？

至於發掘潛能的最佳精神武器，仍不外是依靠堅強的信心與摯誠的心。這兩點能發揮到忘我的境界的人成就會越驚人。缺乏摯誠與信心脆弱的天才，與庸才差不多。

一個人生命中的特殊潛能忽然被發掘，而且大放光彩，最常見原因是遭受到困難，如在事業上遭受挫折而又堅決不肯認輸的人，於是為了爭一口氣，決定在困境中創新事業以補償受挫折的內心衝擊，在那時期，生命內的潛能最容易冒出來，雖然他的或成或敗，還得由客觀環境決定，但在他的生命史上，那一股由創業精神衝擊出的新體驗，是沒法為外人道。要是他失敗，他可能越失敗越堅強，要是他成功了，他的成功必定不會停留在創業階段，所謂「野心勃勃，前進無我」差不多接近這境界了。

登陸秦皇島

寒梅

離開上海乘上登陸艇，開始進入戰備的征途了！

連長在艦上分析情況說：共黨為了阻撓國軍接收東北主權的完整，已在東北各地展開叛亂的行動，到處破壞，部隊在秦皇島登陸時，很可能有情況發生，航海途中，也要特別加強戒備，分分鐘得準備戰鬥，連長向大家灌輸敵情觀念，主要是希望每一個人提高警覺。

部隊乘坐的登陸艇，有強大的海軍艦隊掩護，在茫茫大海中，破浪前進，強勁的海風，怒潮澎湃的巨浪，使得登陸艦左右擺動四十五度角的傾斜，初嘗這種暈船滋味的同學，忍不住又嘔又吐，眞不好受！

連上雖有預防暈船藥品的分發，似乎並沒有太大的效果：有人主張防止嘔吐，最好吃飽一些可避免反胃，有人又說最好是空肚子，沒有東西在肚子裏嘔吐自然停，莫衷一是，結果呢，吃得特別飽的一樣吐清光，空着肚子的則連黃膽水也吐出來了，可見那次航行風浪之大，暈船之苦！

在登陸艇上服務的海軍官兵，在四十五度傾斜的情況下，他們若無其事的行動自如，而且還大吹口哨，高唱軍歌，他們那種訓練有素的精神，不由得教人由衷敬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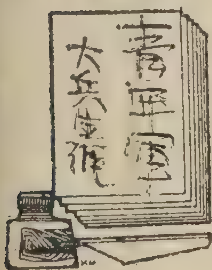
只有受過海浪風險的人，才眞正認識英勇海軍官兵的偉大。他們長年經月，和海洋搏鬥，向驚濤駭浪挑戰，在巨浪中過着出生入死的戰鬥生活，始終是處變不驚的，經得起任何風險的考驗，站在英勇的海軍面前，我更發現自己實在太渺小了。

快要到達秦皇島時，強大的戰鬥艦隊在前面展開掩護登陸的陣勢。我們部隊開始作戰鬥登陸的準備，這時候，暈船的同學都振作起來了。說也奇怪，大家一聽說進入情況了，大家就精神百倍，都希望能在登陸第一戰，就搶立頭功！

根據登陸計劃的佈署，部隊是在拂曉時分登陸，依照戰鬥序列的編組，大家有條不紊的完成了搶灘的準備。

團長和團部的參謀團，在地圖上下了決心，看看手錶，時間到了，一聲搶灘令下，搜索連的同學像青蛙一樣靈活的，跳上海岸，衝上灘頭，很快的將灘頭陣地佔領，發現前面沒有敵情的反應，將信號彈發起後，又繼續向前推進，部隊才依次登陸，連敵人的槍聲也沒有聽到一響半響，可能是共軍知道我們的大軍來到，早已聞風喪膽了。

秦皇島的氣候，當天是零下〇度，同學們還是第一次置身在這樣嚴寒的冰天雪地裏，手腳冷得針刺似的直透心田。



展望

爭取投資有待保證

改善管理方式。但也因爲，英國工人的態度保守，拒絕操作新的機器或接受新的技術訓練。爲了害怕工人們的罷工武器，廠方也只好得過且過。

英國工業的另一個普遍現象是：用人過多，因而增加不必要的開支。以艦隊街的各大報爲例，它們工廠內各部門的工人比實際需要多出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不等。最妙的是「每日鏡報」，它的印刷工人中有若干名已年逾八十而仍拒絕退休。由於他們有工會支持，該報社資方也只好睜一眼閉一眼地暫時不管。

自然，比上述兩種情況更嚴重的則是英國工人動輒罷工的傾向。這對提高生產可以構成更大的障礙。

周榆瑞 寄自倫敦

既無法節省開支，又不能提高生產，根本談不到擴展出口貿易。這是因爲，成本的增高和生產品的不足必然使得英國貨品在國際市場上欠缺競爭的條件。在國際市場上，不僅是貨比貨，而且是價比價。

再次，關於平定物價，英國政府迄今也還沒有有效的辦法。對於食物如牛奶、麵包等項，英國政府採用的是補貼政策。這固然可以使得這些食品的價格暫不上漲，但實際上，政府的開支則因而增加。羊毛出在羊身上，眞正掏腰包的自是英國的納稅人。

最後，關於投資的爭取，也不是那麼容易。投資家的眼光一向着重：勞工情況的安定，生產力的發展和利潤的多寡。

英鎊疲弱的基本原因

在英國政府對這些方面沒有提出具體保證之前，資金是不會投入英國各項工業的。還有，工黨政府的國有化計劃更是使得私人投資家裹足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表面上，上述這些因素和英鎊的疲弱也許沒有那麼明顯的關聯；但在實際上，它們卻是構成英鎊疲弱的基本原因。

爲了保衛英鎊，英國保守黨經濟理論專家鄒瑟甫爵士力主緊縮發行和壓緊銀根。但是，反對他的人們都認爲，他所建議的方式將會造成空前的大量失業，因而產生經濟蕭條和社會不安，是不值得一試的。

石油國家仍信英鎊

不過，在英鎊密佈黑雲的水平線上卻出現了一片亮光。中東的主要產油國家對於英國的反膨脹政策表示了有限度的滿意，認爲它可以恢復各該國對於英鎊的信心。

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在倫敦都有天文數字的巨額英鎊存欵。它們對英鎊的繼續持有是英鎊目前最好的保證。

「龍

林巽

的販毒幕後人及任何與販毒有關的線索，王羽於是便以香港特警的身份赴澳洲查案，他到了澳洲後先是用拳腳迫華籍毒販供出販毒幕後人威羅頓，以及獲澳洲女攝影記者凱洛蓮的幫助單人匹馬，與龐大的毒販組織展開生死鬬，最後毒販被殲。

從拍動作片技術看，「直」片比其同期的法國動作片「飛天神探」並不遜色。如表演飛車、撞車、及摩天大厦的追逐，搏殺都取到相當驚險的效果。王羽也許知道他演戲並不好，叫他用面部表情扮演出憤怒或喜悅的情感不能那麼流暢有深度，所以他只得藉動作來補救，譬如他受傷後被一醫生的女兒幫助救他回家養傷，與他成爲朋友，突然女友被毒販殺死，他駕車追逐毒販，毒販翻車被火燃燒大叫救命，王羽頭也不回的離去。

又有一場戲，王羽與毒販頭子經過一頓生死搏鬬後，販毒頭子受傷他用計時炸彈，塞進毒販口中，用膠布封住毒販的口，叫毒販簽字承認販毒，毒販簽了字，他並不取出計時彈，頭也不回的離去，讓毒販活生生被炸死，電影就用王羽這種冷酷的鏡頭來刻劃他的憤恨。

王羽有意模仿阿倫狄龍，因此除了「冷」之外，便是到處有女人無條件獻身給他，他遇到困難，願意無條件幫助他的都是艷女，不過對於敍情鏡頭的運用，並非王羽的能手，雖然在電影中，敍情鏡頭並沒有反效果，但看來與動作戲並不調和，不調和的原因就是他不忍像阿倫狄龍那樣，連對於百般柔情的女子也是冷冰冰的，他力圖營造像國片中常見的敍情手法，結果造成角色上的氣質在敍情方面與動作方面不大調和。

不過作爲一個自導自演的作品的王羽，可以看出他抱負是不尋常的。魄力也是不尋常的，看出他爲了滿足觀眾的刺激趣味，好些動作場面的處理，非常認眞，有點可惜的是他這部片子，完全是循着現代最流行的動作品風格走，除了流行的刺激性外，看不到一個藝術匠人有新的創意地方，就使是角色的塑造，也成爲西方公式的，這一點他是無法比得上李小龍的作品。

「直搗黃龍」在觀眾反應上是不錯的，它的缺點是只側重拳腳動作，偵查上的精細部份大大欠缺，這倒比不上「精武門」。更比不上阿倫狄龍的心狠而精細。這是劇本構思上的缺點。不過從動作片技術看，在國片中它算是一部相當有水準的作品。雖然它比起王星磊的「鴉魔」，它無疑是缺乏了「鴉魔」最後一段的靈氣充溢的感人力量。



英鎊疲弱的間接原

作爲國際貨幣，英鎊的疲弱在貨幣市場上早已司空見慣和一九七一年的幣值相比，它已下跌至百分之七十二點八——這還是由於英國工黨政府的「反通貨膨脹措施」而畧爲回升。這就是說，每一英鎊的實際價值還不到七十三新便士，而且仍然未穩定下來。

英鎊的疲弱，用不着說，主要由於國際貨幣市場對它的缺乏信心；雖無大量的拋出，但卻迄無收進的趨向。

工黨政府別有顧慮

本來，英國政府在這次發表「向通貨膨脹進攻」的白皮書，主要目標之一是爲下瀉的英鎊打一劑強心針。不可否認，國際貨幣市場對於此舉的冷淡反應對於英國政府是個不小的打擊。其實，經濟脫離不了政治，英國工黨政府對於處理經濟問題之欠缺果斷作風委實受限於它的政策和政治方向。更重要的是，黨內的左右翼衝突和工會勢力的支持或反對也是威爾遜首相必須考慮的必然因素。

自從工黨政府於去年十月連任以來，英國的「收入」主要是國際貸欵。在借錢度日的情況下，英國必須採取的措施應該是：㈠節省開支；㈡提高生產；㈢擴展出口貿易；㈣平定物價；㈤爭取投資，如果能夠這樣地做，則英鎊必不至陷入目前的搖搖欲墜的地位，而膨脹也不至於絕塵而馳。

公家開支有增無減

但是，英國政府對於這些措施的執行，可以說是有此心意而無此力量。以節省開支而言，英國面向的難題是：由於工黨政府對工人所作「充分就業」的承諾，無法削減對於修建道路、醫院及學校的費用。這是因爲：這些項目的削減或停頓將造成更多的失業人數——極可能一下子打破百萬大關。對於一個工黨政府來說，以增加失業的方式來遏制通貨膨脹是不可想像的。

其實，公家開支的更大一個漏洞則是國營及公營企業工人的工資增加。和西歐其他國，只以局部利益爲重。任何一個工會領袖的「第一考慮」是他的會員的利益。

目前，英國的物價膨脹爲百分之廿六，而各工會爭取到的工資增加成數是從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與此同時，煤礦工人工會的強硬派已公開宣佈他們下一次（五個月後開始談判）的工資增加目標是百分之六十八以上。這種與天比高的態度是任何政府也吃不消的。

提高生產不易辦到

至於生產的提高，英國各廠商也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這種情況的造成是資方和勞

評「鴉魔」與「直



這一期有兩部國片都有很多美國電影材料拼湊的東西，但倒也有靈氣與俗氣之分，屬於充滿靈氣的是由王星磊導演的「鴉魔」，屬於俗氣的是王羽導演的「直搗黃龍」，不過講商業噱頭，「黃」片當比「鴉」片強得多。不過除了靈與俗的分野外，這兩部國片在技術上都有一些突破，這是值得稱道的。

對於王星磊這位新進導演，從「虎山行」、「大漠恩仇記」、「潮州怒漢」過去三部作品看，可以完全肯定他是一位重視表現民族風格以民族痛苦歷史爲題材的電影導演，他與胡金銓可有點相似。胡金銓着重表現的是義重於情，王星磊着重的是情重於義。

當我開始看「鴉魔」的開首三分之一時，有點失望，因幾乎是從希治閣的「鳥」蛻化出來的材料。電影人物服裝是民初背景，一個曾經是古戰場的荒涼小鎮，忽然有烏鴉成羣結隊爲災，吃盡了農作物之後，便向鎮民襲擊，那鳥攻擊人的恐怖效果，比希治閣的「鳥」並不遜色。不過希治閣的「鳥」，除了販賣怪誕與恐怖效果之外，那鳥並沒有什麼藝術上的象徵，「鴉魔」卻在鎮民請來柯俊雄這位捕鳥專家出場之後，電影通過柯俊雄這捕鳥專家角色突出一種勇於接受挑戰的形象，然後再帶出柯俊雄的叔父，爲鴉魔找出一點原因，揭出那地方原是古戰場，烏鴉吃了戰士的屍體，變成鴉魔，又揭出鴉魔只是那大羣烏鴉中的一隻首領，於是便由柯俊雄設計特製弓箭將鴉魔殺掉，羣鴉散了，鎮民大樂。電影發展到這裏，又煞出一段「驅魔人」的戲來，原來鴉魔死了，但那個惡魔並未死去，牠又附在一個小童身上發作出來，柯俊雄只是捕鳥專家，可是他並不是驅魔專家，由於他不肯認輸，所以便被惡魔擊倒昏迷，生命垂危。電影進入第三階段，寫柯俊雄在垂危中得到一個異僧點化，異僧說：人的肉體不能與妖魔鬬法，除非自己成爲神後才可以與妖魔鬬法。柯俊雄有所悟，下一場戲是他振作起來到市鎮上擊鼓，招來魔鬼在空中伺機襲鎮民，柯俊雄的鼓錘從手上墮下，象徵他死了，然後他的靈魂

這一幕戲意境相當高，它彷彿說明一個人遭受到醜惡勢力困擾只有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力量，才能將邪惡克制。電影對這一段意象表現相當有感人力量，到此它說明由鴉魔到兒童被魔鬼上身困擾，完全是邪魔採用的不同手段，邪魔並不是用力量能夠克制的，只有用精神才能克制。於是電影發展到第三段，便給「鳥」與「驅魔記」充實一個最高意念層次，那是強調精神力量，這便是筆者認爲「鴉魔」有靈氣的一點。

王羽自導自演的「直搗黃龍」，故事寫的是有一名由香

成羣結隊地回到大陸去爲建設「國家」而努力了，沒料到在六十年代後期及七十年代初期，他們都失望地又從大陸跑來香港了，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他們由於年輕無知而受騙了。不信的話，在現在還可以找到他們來驗證呢！

三、這一類的青年們，可以扮成「馬、列、毛」的嚮往者，既可在香港得到中共海外統戰部的經濟支持，又可大搖大擺到大陸去觀光和旅行，以進行學習，結束後就滲進一些青年團體中去爲「馬、列、毛」搖旗吶喊。這一類的青年們，已經主動或被動地做成了統戰的工具，我就不好再說什麼了。不過，工具也者，只是工具而已，幾時主子覺得不再需要時，他們的「前途」也就完結了。

以上只是我所想到的可能性而已，或許還有其他，我下筆時並不會想到。可是，即使是依照格林所提出的「理論」與「原則」，眞的這些青年們在香港「革命」成功了，結果如何呢？格林卻在他的「答問」中，透露了消息。「問：請格林先生談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學習的問題。答：很多人關心這個問題。沿着全新的方向去重組社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多年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以爲只要建成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一個像蘇聯初期的合作化社會主義經濟就足以改變個人。後來發覺並不如是。中國了解這並不單是建立國家的問題，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要改變人民的思想。」

「改變思想」後，就容易控制，因爲，青年們依照了「馬、列、毛」的思想，就容易被中共控制了，不是嗎？

格林鼓動青年「採取盲動」

事實上，格林本人也產生了矛盾：既然要香港的青年們要有他所謂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整套哲學」，但又怕他們弄不懂和弄不通，而不能立刻發生「青年運動」的效力，於是，格林就單刀直入的說：

「對某些事情的了解與親身體驗過這些事情是不同的。你們可能都知道櫻桃，你可能會分析櫻桃的成份，它所含的酸性，你也許會知道它的生長規律，他們怎樣從野生的變成爲今天的櫻桃。你可以是一位對櫻桃生長懂得很多的專家，但眞正要了解它卻要親口嘗嘗它。

「現在，以這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我所要說的意圖：我們可能知道某些事情的大暈的情況，但我們未必親身體驗過這些事情。所以我認爲，與你們交談，我必須說，我年紀比在座各位都要大，在人生的長途中，我發現那些最明智及最值得信任的人，並不一定是聰明的人。最明智的人是在他們有生之年體驗各式各樣的經歷，他們用心靈傾聽生命的脈膊，而非只皺着眉頭，專心致志地企圖去了解它。

「有詩人作過這樣的嘆息：天啊，爲了獲得資料，我們失卻了多少智慧。說什麼爲知識而知識！爲了資料，我們失卻了多少知識。而現在我們這世界需要的是智慧，而非更多、更多的知識。對於這個世界，我們已有太多的知識了。」很明顯地，格林在鼓動香港的青年們，盲目的去從事搞運動，特別是政治性的運動。這運動是以「行動」去體驗的，而不再是「正確的政治路線」了。因爲所謂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在格林來說，是以馬列毛爲師，早已有了，而青年們不必去「求知」，只是去做！因爲一求知就有了疑問。

我不知道在聽講的青年們中，有多少覺得格林所談的是不錯的，假如眞是如此，不久將來，我們就會看到這些青年們那種不「理智」和「無知」的衝動呢！而這些青年們，自己以爲這正是做「最聰明人」的行徑呢！

或許，格林也覺得這幾段話說得太露骨了。於是不能不舉出一位大學教授的例子來打圓場。

這位清華大學的老教授曾經這樣說的，以下是格林的重述：「我是一個知識分子，我所有的朋友都是知識分子，大家都曾著過書。由於我們都有一套學問，所以都被人尊敬。其後，大家被建議到工廠去參加勞動，那時候，我表示對工廠沒有一點認識，所知道的只是理論上的知識。於是乎，我不知不覺間碰到實踐的問題了，同時感到自己猶如一個沒有知識的人一樣。這是我的生命中新的一頁，但卻不容易得來的。」

很明顯地，格林這段「比喻」，與前面他所鼓動的青年「盲從行動」，所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很可能是格林本身，有意在此淆混，免得聽衆們立刻生出反感來。

無論如何，我們就不能對格林這次在香港青年羣中，所散佈的「革命」、「造反」、「盲目衝動」的行徑鼓勵，大加注意了。我們的注意力，最主要的是了解青年們的動向，以及青年們的行動的正確方向。

問題最大的來源，還得是來自香港青年本身的。偌多的香港青年們，他們絕大多數是正派與有正義感的，他們應該面對了極少數的「有目的」、「有作用」、「受鼓動」、「被利用」的青年們，知道他們的行動目的，了解他們的動機，指出他們的意圖和粉碎他們的陰謀的。

在這方青，我可以提出幾點意見，供他們參考：

一、不做「隨風飄流」的游離分子——這方面是：如果知道某一集會是有被人利用嫌疑的，就敬而遠之，不必在集會中做成人家的「烏合之衆」。或者，在參加了集會之後，如果發現了有問題，不但要立刻退出，同時，爲了其他的青年們，還要揭發他們的陰謀。

二、主動地參加正派的青年活動，並且全身投入，以使會大好的青年們，在這可愛，可珍貴的青年期，鍊鍛出一個爲將來有用的人格、人品和人才來。

三、青年們總是容易激動的，但是，每逢在激動時，在採取任何行動之前，最好先深入地了解一下所以掀起激動的原因，以及客觀的事件證據，絕不做信口雌黃的宣傳者與煽動者。

這只是一點小小的意見。事實上，目前青年們所遇到的各方的影響特大，爲青年自己卻是要不停地小心謹慎所致呢！

下次再談格林另外的理念！



格林刺激香港「青年運動」

柳以青

上篇隨便地談了一下格林所說的「民主與自由」，由於他對這一問題，知道的雖多，可是總是力不從心地來談，因此，在他那以「自由民主與中國」的題目中，所刊出的演詞，只佔二分一弱，其他的就談另外的事了。這或許是他在談論時，根本沒有預備，因此就談到那裏就說到那裏吧！

在這一次的演講中，有一段獲得熱烈掌聲的插曲，那是他在面對聽眾，特別指出一位美國青年——謝利・雷賓——「他是在抗議運動的前列，他是反越戰靜坐的發動者，對整個越戰行動提出基本疑問。他組織了國防部五角大樓前的示威，這使他成為受害的一員，他受控訴，要在著名漫長的芝加哥法院受審判。」

接着，格林就把美國青年運動的失敗，與大陸上中共如何發動青年的方法，兩相比較，意謂着本港的青年們，如要運動成功的話，可以以大陸中共發動青年運動為師了。

我想先指出格林所介紹的理念，然後，再提出香港的情形。

格林要青年人注意的「東西」

美國青年們的反對美國的制度，企圖「建立新生活所作的努力」的「左翼運動」，分裂、失敗而變成「無能為力」，據格林說，是因為美國青年們沒有像大陸上中共所發動和控制的青年們所得到結局。他說：

「我認為美國的青年一代未能像中國一樣下列人生的三個方面好好的結合起來。首先他們沒有正確的政治路線，他們有理想的遠景，但這沒有什麼用處。在中國，人們有整套的政治哲學而又能夠把他們個人的行為，道德標準與他們的政治目標和諧地結合起來，使它們互不衝突。在美國，人們曾經有過政治目標，但他們個人的行為卻沒有紀律，以致言行不符。另一方面關係美國人對工作的態度。在中國，工作是人民的一部分，是他們政治活動的一部分。無論是做什麼工作，個人的信念以及個人工作的態度——工作、政治和個人的道德標準，三者是緊緊結合在一起的。美國的青年運動使人最感失望之處就是這三種因素從沒有聯繫起來。人們逃避工作，總希望工作一天，賺取足夠的金錢可以維持生活一星期，之後就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了。而他們的行動往往在不同的方面發展，甚至偷竊也說是為了反對這個制度。這全部是荒謬的想法。這些運動的失敗可能不是永久的失敗，但年青人的運動必須注意這些東西。」

「青年人的運動必須注意這些東西」——那便是「工作、政治和個人的道德標準」三者緊緊結合在一起——這是格林給香港青年人搞運動的「理論」或「原則」的指導。

而三者，格林確實是強調了「政治」——「正確的政治路線」、「整套的政治哲學」。而這所謂的「政治路線」與「政治哲學」也者，乃是指大陸上的馬列毛的「路線」與「哲學」。

因為他說大陸上的青年是「又能夠把他們個人的行為，道德標準與他們的政治和諧地結合起來」，又說，在大陸「工作是人生的一部分，是他們政治活動的一部分。」所以，格林雖然是說了「三者」，歸根結底也只有一個——突出政治，這政治是指突出「馬、列、毛」「政治路線」和「政治哲學」而已。

或許香港的青年們為格林的「理論」與「原則」所動，而真的突出「馬、列、毛」的「政治路線」了，但是，除了香港青年自願做「政治的工具」外，恐怕不會有太大的效果的。

因為這一突出「馬、列、毛」的「政治路線」只有三種可能性，或許可以做到：

一、是到香港所有左派的機構去做事，在那裏必然可以做成「工作、政治、與道德標準」三結合的。可是日久天長，這些青年則又發現這些機構的高層人士們，只叫唆青年們在這方面「三結合」，而他們自己則是生活在另一個層次中的。請想，大陸上的共幹們，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突出政治」的「正確路線」，仍然充滿了「資產階級的法權」的「爭奪」呢？為什麼？香港的青年人不妨在這方面想想呢！

二、是頗具正義感，而有純潔良心的青年學生們，他們只是從理論的層次中得到了幻想，美麗的幻想，同時，又憑了自己的一股幹勁來為建設更美好的社會而致力，於是最能為「馬、列、毛」的「空洞」而「輝煌」的「理念」發狂。但是，這裏我可以提供一個很可靠且現實的例證：在五〇年代不少的東南亞華僑青年們，卻是受惑於中共的巧言花語的「政治宣傳」，從老遠的南洋，

共軍擺正同黨的關係，說「世界上沒有任何脫離階級而能夠獨立存在的軍隊。無產階級軍隊只能是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戰鬥，並受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原則就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全軍指戰員只有緊密團結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中央軍委周圍，服從命令聽指揮。」毛江集團的如意算盤打得相當響，他們已掌握了黨權，軍隊由黨指揮，就是由他們指揮。他們的口號，不禁使人想起劉少奇「黨指揮槍」時代，毛

毛江集團「黨指揮槍」主要目標，不是針對林系四野，而是劉鄧二野。四野自林彪死亡及其手下四大金剛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相繼失蹤後，喪失了核心凝聚力量，加上各級指戰員長期遭受清洗、調位，除小部份蟄伏下來，待機反叛，已不能構成威脅毛江安危的力量。而二野在十大軍區中佔了六位，除東南半壁外，整個東北、華北、西南、西北、新疆及西藏皆是二野勢力圍範，若果二野勢力由毛江集團指揮，那麼便不難再進一步控

原有軍事山頭及地方勢力，看來相當成功。但日子一久，不能擔保他們又在新的山頭另起爐灶，把不屬於自己系統的軍隊收為己有，且還可能遙領支配原屬軍系。像許世友，既可指揮廣州軍區四野部隊，又可拉攏南京軍區三野部隊，結果還是出現割據局面。因此毛澤東的「削藩」，只能治標，不能治本。「黨指揮槍」才是走向中央集權的唯一途徑，他們能否在毛澤東有生之年搞掂？這是毛江集團面臨新的考驗，也是當前他們最急迫的任務。

我所知道的林豆豆與毛遠新

戴恩錫

作者是紅五類逃亡青年，他的弟弟、妹妹和林彪的女兒林豆豆、毛澤東的姪兒毛遠新同在哈爾濱軍事學院就學，知道他們一些秘事。下文是戴先生實錄，爰特發表，以饗讀者。

林豆豆與林立果均係葉羣所生。

林豆豆在北平讀完小學、初中及高中後，於一九六三年被保送至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林豆豆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用的學名叫「林霖」。一九六六年六月，即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初，東北地區首先組成紅衛兵鬧事的就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該院學生多係高幹子女，有政治後台。當時，該院成立了「紅色造反團」與「八八造反團」兩個對立的紅衛兵組織，「八八團」的負責人即是林豆豆（林霖）。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林彪就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之紅衛兵事先在北平對紅色造反團的駐平代表發表了一個談話說：「林霖反對我，我八年未見她了，只是在經濟上供給她……希望她在這次運動中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這段談話，便被「紅色造反團」用來攻擊「八八團」，「八八團」決策人見行情不對，便撤消了林霖的領導職務，此時，正好毛遠新帶着毛澤東的意旨回到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參加了「紅色造反團」，使紅團勢盛，八團勢衰。林彪何以言林豆豆反對他呢？原因是林豆豆在北平讀初中時曾不斷地接到匿名信，信中說葉羣不是豆豆生身之母，豆豆為了擺脫匿名信帶來之煩惱，曾多次轉校就讀，但她每到一新學校不久，匿名信又不斷飄來，直到她高中畢業離平去哈，至使她由不信到懷疑，由懷疑到相信，於是便對葉羣產生怨恨之情，此恨也便由葉羣轉至林彪身上。當林彪對林豆豆反對他一事發表談話後，林豆豆才吐露出以上隱情，因此事情又返回了北平，追查匿名信來源，結果是：匿名信係由彭眞之妻張潔清所為（是否眞為張所為或係栽贜就不可而知了），於是又給彭眞加添了新罪。

林彪、葉羣、林立果之私生活亂得很，不堪談述。

林彪事件當天，林豆豆開小轎車由北戴河直奔北平是實，但是否去眞心告密尙待推敲，據我瀋陽軍區一位接近中央上層人物的朋友（此人與葉劍英是朋友）對我說，林起事當天，可能是感到情況嚴重，用無線電聯絡怕有人截竊，便派林豆豆去平與黃永勝等人聯絡，豆豆去後，林彪感到形勢緊張，便等不及待而先行上機逃竄，至使豆豆留在北平而隨機應變，以告密者自居。林豆豆告密以後，豆豆之下落未再聽說過。

毛遠新在北平讀書時居住中南海毛澤東家裏。一九六〇年毛遠新被保送至哈軍工讀書，同我弟、妹二人同屆。一九六五年（五年制）十月底畢業後，被分配至河北某部隊當兵（該學院之制度規定畢業後須至連隊當兵一年後再分配工作），文革運動爆發時他尙在當兵，一九六六年七月他奉毛澤東之命，以同校鬧革命之名返回哈軍工，並以油印小報形式公開發表「我為什麼要參加紅色造反團」的聲明，當時我正在哈市，見了此小報，以後毛遠新被漸升為紅色造反團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一九六八年在北平周恩來召見遼寧省三大派談大聯合和成立遼寧省革委會問題時，毛遠新為周之連絡員，專負周與遼三大派之連絡人。所以當談判成功後，陳錫聯向周提出請毛遠新去遼寧，周順水推舟，點頭同意，於是毛遠新便來到了瀋陽，成為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繼而又成為中共遼寧省委副書記。

一九七二年毛遠新同上海一工人世家之女兒（紡織女工）在瀋陽結婚，因毛澤東對毛遠新有指示：不要與幹部的女兒結婚，要找一個工人世家的女兒。這段姻緣張春橋也曾出力撮合，此不贅述。

毛遠新是球迷，瀋陽每逢有好的球賽他必到場觀看。我離瀋陽時他在瀋陽，他主管政策性的黨政工作，不管軍隊。

周系·二野·黨指揮槍

·林定·

自「八一」中共特務頭子羅瑞卿復出後，此間研究中共問題專家紛紛揣測中共內部派系鬪爭形勢，根據各種觀點，大約可分三類：㈠羅瑞卿能夠復出，是出於周系的強大壓力，江派不得不接受，此由於鄧小平復出掌權後，文革派已失去意義，左派無力控制全局。㈡羅瑞卿復出，是毛澤東安撫排擠軍人，孤立林彪集團，平衡各派軍人，緩和黨內矛盾。㈢羅瑞卿復出，是毛澤東利用羅瑞卿去招撫林系軍人，歸爲己有，轉爲平衡二、三野諸系勢力。

上面三類推想，都有其可能性存在，但以看好周系的可能性最低。捧周派的主要理由是把鄧小平劃入周系，說鄧是周心腹，周鄧聯盟壓倒毛江集團。筆者絕不苟同此種構想，因爲自林彪事件後，已沒一人有力量直接向毛挑釁，毛澤東權力之大，可說自遵義會議以來達到巔峯。鄧小平「鹹魚翻生」，要非毛澤東意旨，即使周恩來三頭六臂，也無能使鄧復出。況且鄧小平亮相時，是由王海容攙扶出場，沒論王海容是否毛澤民女兒，但她是江派人馬，絕無疑問。可以說，毛江是鄧小平再生父母，他決不會在毛生前「激死老豆攞山拜」，毛澤東心術如何，鄧小平不會不清楚，劉少奇、林彪都給他拉下馬，何況自己死過翻生，即使鄧小平眞的想倒向周恩來，也不是這個時刻。所謂周鄧聯合抗拒毛江，可能是受外國觀察家的錯覺影響。

不過，鄧小平也不是毛江集團的同路人，雖然毛派原想利用鄧小平復出以牽制周恩來，削弱周系在地方政府中的權力，但鄧小平沒有遵照毛江意旨，甚至陽奉陰違。如二野出身的余秋里在上海罵虹口大字報說中央政治局不同意國務院名單是陰溝裏的謠言，而鄧小平卻不加以制止，可說鄧小平背地裏維護周恩來，但不能說他是投靠周恩來。鄧小平目前處境，頗像文革初期毛劉相爭時的周恩來，在毛周兩派夾縫中，左右不討好，惟有緊靠二野，另起鄧系爐灶。

外國人對周恩來實力估計過高，認爲周恩來位居相位便可權傾朝野。報導北平動態往往偏站周恩來一邊，有意無意間替他捧場。不錯，當今中國大陸，論個人威望之高，除毛澤東便數周恩來。但周恩來卻沒有眞正實力，像當年劉少奇在黨的權力、林彪在軍的勢力那樣，可以動搖毛澤東的統治根基。周恩來在毛澤東對劉林兩次鬪爭中逃過株連厄運，全拜他沒有雄厚實力足以威脅毛澤東安危。

周恩來的本錢是國務院屬下各機關的官僚集團，也是中共壓在人民頭上三塊大石頭中最脆薄的一塊。劉少奇時代是「黨指揮槍」，黨主宰一切；林彪時代是「槍指揮黨」，黨與政均要聽命於槍。因此周恩來的官僚集團長期來都處於被支配地位，除騎在人民頭上狐假虎威外，根本不形成氣候，在權力派系鬪爭中起不了主動作用。

毛澤東拿手好戲是「拉一派打一派」，周恩來看家本領是「和稀泥」，這是他長期以來由於自己沒有實力而所採的自保之道。在中共黨史上歷次派系鬪爭中，周恩來均採「坐山觀虎鬪」態度，從不插手架樑任何一方。當雙方不分勝負或兩敗俱傷，他出來調和打圓場，坐收漁人之利；若一方勝利，他便投靠它，但也不對敗方落井下石。「文革」剛開始，紅衛兵在北平集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站在台上主持，當紅衛兵高呼打倒劉鄧口號時，周恩來馬上背過身去，並說劉鄧尙是政治局常委，不能高呼打倒口號，此是共產黨人對待自己同志所應處原則。他這種和稀泥手段，不是有厚於劉鄧，而是迷信黨組織力量，認爲劉鄧有黨撐腰不會垮台。結果林彪的槍桿子衝散黨組織，周恩來看風駛悝投進毛林懷抱。及至林彪功高震主，毛澤東要芟除林彪，周恩來了解其他軍事系統不滿林系，因此與毛勾結，迫使林彪出走北平，碎身外蒙。所以周恩來不虧爲有老奸巨滑之稱。

毛澤東經過了劉林內訌後，自己雖定於九五之尊，但卻落得眾叛親離，黨、軍元氣大傷，才給周恩來的官僚集團有隙可乘，冒出頭來，且形成一股所謂「穩建派」的新興力量。不過，這股力量直至目前爲主，仍然佔不了上風，僅在國務院發號施令，沒有權力過問黨軍大事。

周恩來的官僚集團雖鬪不過毛江集團，但周恩來的個人威望則絕不可忽視。凡在大陸就過的人都有這麼的感覺，毛澤東的威望是用高壓手段強搶豪奪得來，人民畏懼他，但不誠服他。周恩來卻不同，他不用大樹特樹，很多人都心服口服。所以倘若毛澤東先周而死，周恩來即使不按共黨排位繼承毛位，單靠他個人聲望，也能統馭全局，決沒有人說周恩來算老幾。

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關係，宛如清末光緒與慈禧一樣。毛澤東只要效法慈禧，在自己死前毒殺周恩來，那末，官僚集團自必因羣龍無首而烟消雲散。

「文革」時，毛江集團把黨組織敲碎，不化多大氣力便把劉少奇黨棍收拾，只是對付林系餘孽感到棘手，由於他們掌握槍桿子，直至現在仍遺留反叛陰影。目前毛江集團的眼中釘是官僚集團及軍人集團，官僚集團比不上以前黨棍勢力牢固，容易對付，但新崛起的軍人集團，卻難於操縱，所以毛派所面臨的困擾，並不是周系人馬，而是劉鄧二野實力軍人。

毛江集團已控制黨政治局，所缺少的是軍權掌握，他們沒有一支眞正屬於自己的強大部隊。以前曾建立民兵隊伍，但不能與正規共軍抗衡。他們當前的急務是爭奪軍權，王洪文升任軍委副主席是奪權的先聲。由於地方軍人擁兵自重，毛澤東的拉一派打一派再沒有人上當，所以毛江集團不得不採取

核子大戰。然而，我們絕對不能再犧牲原則而退縮妥協，我們必須堅定地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及思想意識上抵抗共黨的侵畧，戰勝共黨的侵畧，促使極權統治下的人民起來革命。所謂「和解」濫調，只對共黨有利，只是瓦解自由世界的毒藥，只是渙散大陸人民革命意識的鴉片。

西德總統舒爾說得好：「對共產主義的思想和政治鬬爭是不能鬆懈的，更不能稍有停止。」前美國國防部長賴爾德指責共黨說：「最近數月來，蘇俄秘密及公開地故意玩弄和解戲法和威脅自由世界。」

星加坡總理李光耀警告他的鄰國不要巴結北平，並鼓吹美國在西太平洋保有強大駐軍，以牽制中共和蘇俄。美國安全委員會主席約翰費金爾說：「如果中要民國和日本有核子武器，共黨便會比較有禮貌些，因爲他們只認識實力。」費金爾更認爲「中華民國應爲第一個被供給核子武器的國家」。美國民主黨副領袖楚納卡指出：「百分之七十二的美國人民，反對與中華民國斷絕邦交而承認中共。」美國亞利桑那州州長卡斯特羅最近簽署了一項備忘錄，要求福特總統及美國國會「不要作出對我們的盟友、商業夥友——中華民國和其人民的自由和安全有所危害的任何承諾。」

在這裏，我們呼籲美國人民，必須尊重美國維護自由，遏制侵畧的光榮傳統，切勿被假「和解」所誤。基辛格心目中的「和解」，基辛格心目中的「關係正常化」，只是自由世界的屈辱與投降，只是共黨侵畧的成功，基辛格的「光榮」，便是自由世界的恥辱！

美國名學者顧貝克教授說：「『和解』政策是共黨奴役世界，赤化世界最狡猾的政策，這種政策抬頭後，我們對共產黨作戰，的確是一年比一年更艱難了。」顧貝克教授的話，確是眞知卓見，可惜這些話，是基辛格所不願聽和不敢聽的，因爲這些話是和基辛格的「光榮」背道而馳的 在基辛格心目中，反共便是「侵畧」，投降乃是「光榮」。

作者附識：本文初稿於七月二十日，在廿三日晚上重加修訂。

。但在南北呼應的策略下，廣州卻上演一幕怪劇，某私立大學突爆發了「反私立」的風潮。學潮製造到在私立裏反私立，可說是無奇不有了。但來勢洶洶，漸成惡化的局面，幸而該大學運用自己的學生，來平定這次「反私」的學潮，那一個風潮的搞手——是一個四年級而一向由該大學予以免費的學生，也向學校當局自首，說出每個月受民盟給予港幣三百元的津貼，而做臥底的職業學生，指定要製造華南方面的學潮，然而無所藉口，搞不出什麼名堂。

後來，民盟方面又催又逼，只得臨時拿出「反私立」的口號，來鼓動學生罷課，然後擴展學潮。其實民盟也不過是工具，眞正幕後的指揮者，當然是中共。而這個四年級的學生，每月受了港幣三百元的津貼，受不

後的中國士風

做工具的工具！

廣東省立長沙師範的校長方某，在廣東四邑一帶，於教育界的圈子裏，有點名氣。大陸失陷前一年，廣東省教育廳有更動他的打算，他知道這項消息，便帶了一批學生，投靠當地的土共。這種投機分子，中共給他的帽子是「陣前起義」。方某的投共，轟動廣東的中區，也影响了當地的人心。到了大陸變色，方某便以新貴的姿態出現，但不旋踵又給中共罩他一頂新帽子，爲「右派人物」，交交心之後，變成下落不明，這是扣攏人物的收場，無足怪異。

但方某以個人的名位得失，逞一時之意氣，當國家危難之際，做出背叛國家的行爲，到頭來自己還受清算，覺悟之時，自己和國家已是百劫不復！往事如烟，大陸的沉淪，多少是害在這種知識分子的手上。但不幸的這種分子卻不斷的在局勢滔滔中出現，七十年代又有新的登場！

以寫武俠小說有名於東南亞的報社主人，以走左自豪，常常對自由中國恣意批評指責；而對大陸則文丑表功。但到一九六七年左仔在香港暴動，那報社主人眼見左仔敗下陣來，又搖身一變，以反共自命，大罵鬬委。罵得左仔火起，在左派報紙向其反擊，說他是文醜漢奸。大概左派痛恨他昨日接受津貼，今日則打落水狗，是反覆無常的小人。事隔數年，左派在香港又漸漸意氣風發，那報社主人看風駛艃，又來一個向左轉，前年去台灣旅行，裝模作樣，標榜不受招待，而在返港之後，連續發表惡意批評文字，目的志在向中共獻媚，打左右腳的能手，好戲還在後頭。

在海外，中共耍着統戰魔棒，高唱「回歸」、「認同」的曲調。那些身居「美帝」國土，過着資本主義的享受，背着「學人」的招牌，眞的隨魔棒而「回歸」了。走馬看花一趟，但不願「爲人民服務」，留在「偉大的祖國」，依然要吃「美帝」的飯。溜返香港之後，發表誇耀中共的文章，使中共主持統戰工作的幹部愕然，因爲這些「學人」的表現，比中共的要求更突出。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在羣魔亂飛，邪說橫流的今日，而由這批高級知識分子散佈麻醉毒素，一般知識青年不知他們是「非人也」，而是偶像的「學人」，盲目的崇拜，必會造成可怕的盲從。

共產黨赤化世界的策略，可分爲有形的軍事行動和無形的軍事行動兩種。無形的軍事行動，乃利用知識分子替它展開宣傳，作爲政治攻勢，先瓦解人們的反共鬬志，替有形的軍事行動，鋪好了進行之路，以達其「屈人之兵者，非戰也」。所以，無形的軍事行動比有形的軍事行動更可怕。但這無形軍事的戰鬬員，都是來自自由世界地區的知識分子，無是非心，無正義感，盲目衝動的受共利用，去做傾覆自己國家的工具。

我很感慨的說：「傾覆自由世界者，自由世界也；非共產集團也」。

基辛格的「光榮」·自由世界的恥辱！

古鶴翔

歐洲和北美三十五個國家的領袖在芬蘭首都簽署一份宣言，承認目前歐洲的疆界。換言之：蘇聯以武力征服的十一萬四千方哩土地及人民，將被「歐安會」確定其永遠遭受奴役的命運。

更可怕的是：西方國家雖然不斷地犧牲正義的原則，謀取所謂「和解」，而蘇聯及中共卻在「和解」聲中步步進逼。「和解」決不是眞正的「和平」，而是苟安。苟安的結果是自由世界鬥志的消沉，是侵略者的勝利。

被放逐的蘇聯名作家蘇忍尼辛指出：「第三次大戰已經發生，而且已成爲歷史；它在今年自由世界完全被擊敗時結束。」

蘇忍尼辛說：「第三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方式與前兩次不同，並非以互換照會斷絕關係，或以大舉轟炸開始。它暗地裏便發生了，它冒名迂迴的降臨世界，這些假名包括人們百分之百贊成的民主變革、冷戰、和平共存、正常化、現實政治、和解，或只對侵略者有利的貿易協定。」蘇忍尼辛沉痛地表示，西方任由共黨「蹂躪和奴役了二十個國家」。

蘇忍尼辛呼籲「人們必須有勇氣與明白的睿智來制止第四次大戰」，因爲共黨和西方簽約後，仍繼續困擾自由世界，「共產國家一致要摧毀我們的社會。」蘇忍尼辛指出，任何與共黨的協議，都沒有辦法使共黨眞正實行：「除了他們臉上的微笑外，得不到任何的保證。」

蘇忍尼辛的偉論，本應得到美國領袖的尊重，可是基辛格卻認爲：「蘇忍尼辛想要說的是希望美國採取對付蘇俄的一種侵略政策，這種想法是違背議拒絕與蘇忍尼辛會見。」

我們要問：在基辛格心目中，美國究竟是自由世界的盟主，還是共黨國家的附庸？爲什麼美國總統連接見一個作家與否，也要看共黨國家的臉色？（按：福特總統並未接受基辛格的建議。）難道福特總統只應傾聽基辛格一人的話嗎？基辛格說：「在世界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核子平衡時代，除了和平共存之外別無他法。」

當然，在美蘇雙方的核子力量都可以毀滅對手一百次以上的今天，誰也不反對眞正的「和平」。然而，對「和平」一辭的解釋，應該是堅定地制裁侵略，聯合所有自由國家一同遏制侵略，而不是犧牲原則，損害盟友，增加敵人的氣燄。

「和平」是不應該放棄原則的，不應該退縮的，是光明正大的。試問以詐肚痛的方式，鬼鬼祟祟地跑到北平去勾結毛幫，並且直至今天還幻想與毛幫「關係正常化」基辛格，怎配說什麼「和平」？

試問以「巴黎協定」出賣了南越，騙取了「諾貝爾和平獎」的基辛格，有什麼臉見人？怪不得有人懷疑基辛格是共黨特務了。爲了謹愼起見，在沒有充足證據以前，我們不願確認基辛格是共黨特務。不幸得很，長期以來，基辛格的所作所爲，竟然使親者痛，仇者快。美國及基辛格本人，都應該反省一下近年來美國的政策了。

最近，福特總統確曾多次表示支持盟邦的決心，可是空言「保證」，不如以行動來表現。美毛勾結及南越淪亡是血淋淋的現實。我們認爲福特總統應該立即宣佈停止訪問北平的計劃。爲什麼美國總統要在精神上及物質上支持中共鎮壓中國人民？必須知道：大陸人民正在展開反毛反共的活動，甚至鄧小平也承認許多省城，尤其是工業地區一直有嚴重的騷亂。

我們決不要求美國人爲我們打仗，但我們有權利及有理由要求美國人爲自己及自由世界負起道義上的責任，不再作出損害盟友而有敵人的勾當；不要幻想所謂「勢力均衡」。無論聯蘇制毛，或聯毛制蘇，都只是基辛格的幻想。事實上，蘇聯和中共不是同時支援越共、棉共及各動亂地區，以顛覆自由世界麼？在中東，蘇共和中共，不是一致以「援助」爲名，搗亂爲實麼？中共更加露骨地喊出「愈

請天下有心人爲歷史作證

中國養士數千年，最重氣節，伯夷叔齊兩兄弟，寧餓死於首陽山下，而恥食周粟。周武王以仁義之師，弔民伐罪，伯夷叔齊尙不肯變其志節。所以，中國的讀書人，一向是以養天地正義，法今古完人自命。

東漢時太學生和宦官鬥爭，北宋末年太學生伏闕上書，請起用李綱，民國的「五四」運動，北京學生掀起反對軍閥賣國，這一連串都是知識分子正義的轟烈行動。

氣。

但在抗戰勝利之後，中國的士風如何？

有俄製一二二米厘火箭及由北越轉來之大批剩餘武器，勢力極爲頑強。

上年（一九七四年）四月廿五日發動政變的主角史賓諾拉將軍，前此於一九六四年曾出任葡屬幾內亞總督，有過建設性的革新措施。此人驍勇善戰，精明強幹，深受葡國當局重視。於一九七四年初奉命出任三軍副參謀總長，一時名聲大噪。二月間史氏出版了一本名爲「葡萄牙和它的前途」一書，明白指出，欲在非洲取得軍事上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事，並竭誠批評本國的殖民地政策之不當。

史賓諾拉在他的著作中，並未主張放棄非洲各屬地，只認爲如果對殖民地戰爭無限期的延續下去，將使葡國在各地的軍事行動愈陷愈深，軍費開支愈來愈大，師老無功，卻沒有澈底敉平這種民族叛亂的任何希望。長此以往，不僅葡國在財力、人力上均無法維持下去，而且也將使其立國根本發生動搖。

尤以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莫三鼻克所發生的大屠殺案，一旦揭發公諸於世，更嚴重傷害了葡國的國譽，甚至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受到了不利的影響。換而言之，就過去以往十三年來血的事實，證明葡萄牙這樣一個小國，實在並無具有進行長期消耗應付殖民戰爭的條件。況且終將失去非洲，一如一九六一年失去印度果阿的先例，結果得不償失。

史氏對這一事實的瞭解與體認極爲深刻，故而坦誠建議政府改變爲循序漸進政策，以籠絡手段，拉住非洲各屬地，由自治程序，再通過公民投票，使各地區與葡國組成一個聯邦，在聯邦中葡國是與各地平等的一個實體，雖此一建議在時間上固已過遲，然尚不失爲明智之舉。

史氏遂著作成書，第一版五萬冊上市後一售而罄，在不斷再版的狂熱中，便可看出史氏的觀點，正是葡國大多數人民心聲。

當時的葡國政府如果採納了史賓諾拉的建議，殖民地戰爭也未必便能終止，但總統多瑪士和若干極右派文武官員，爲恐發生意外，竟向蓋丹諾總理施加壓力，力主罷黜哥麥斯和史賓諾拉兩位將領。

三月五日蓋丹諾總理向國民大會發表演說，堅決主張繼續執行其殖民地政策，用以駁斥史賓諾拉將軍在「葡萄牙和未來」一書中的意見，同時他還要求國民大會就當時的殖民地政策舉行信任投票，經過三天的辯論，在三月七日，終於獲得國民大會的絕大多數同意，接着政府發言人於十一日宣佈，三軍部隊應提高警覺並不得離開駐地，這些措施顯然針對不滿現狀的低級軍官，而眞正的箭頭則指向哥麥斯和史賓諾拉。十四日陸軍參謀長布朗道將軍，率領一百廿位三軍高級將領，向蓋丹諾總理表示誓死效忠，哥麥斯與史賓諾拉兩位將軍因未參加效忠宣誓大會而終遭罷黜。翌日，三軍羣情憤慨，離里斯本以北五十哩的第五步兵團二百名官兵發生兵變，團長立即被捕，副團長及三名少校軍官所率之裝甲車隊亦在開往首都途中被截，隨即在三軍中開始整肅大批親史賓諾拉的軍官。可是軍中反對獨裁政權的浪潮已一發不可收拾，最後終於在「武裝部隊運動」這一組織的號召下，在四月廿五日，一舉推翻了蓋丹諾的獨裁統治。

葡萄牙政變後逐步左傾，目前已成爲一個準共黨政權，國內反共鬪爭方興未艾，不久當能推翻左派政府，重建民主政權。這些都不屬本文範圍，筆者所以舉出葡萄牙政變經過，只是作爲毛幫崩潰的一項印證。

根據法新社自台北發出電訊，最近有一位反共義士由大陸逃到台灣，在一次集會中發言，對毛幫情勢提出兩點看法，第一，毛澤東死前一定整死周恩來，第二，毛周死後一定出現軍閥割據的局面。這兩點假定，筆者最少三年前就說過，而且一直到今天還在談。大體說來，毛幫將來崩潰一定是走這條路，不過，也可能會有另外變法，我這一靈感是由葡萄牙政變引起的。前面已經說得淸楚，葡萄牙經過四十二年右派的獨裁專政，軍人即使不是在這四十二年中出生，起碼也是在這四十二年中長成，所受的教育，所經歷的事務，所追求的功業皆與右派政權結成一體，何以一夜之間，全部轉左，雖然左有激進與溫和之分，但其思想皆流於左，並無二致，何以右派政權教育、訓練、培植的軍官突然之間會全部變左，有人以爲由於共產黨的滲透，這就未免太誇張共產黨的神通了。

毛幫在內亂時，專有「兵運」一個部門，向國軍滲透，但是，所滲透的只有馮玉祥的西北軍，江西剿共時期有孫連仲部衞隊旅季振同之叛，是受了兩名共黨籍的軍官趙博生（第五次圍剿時擊斃）、董振堂（在甘肅河西走廊爲馬家軍擊斃）的脅持，那算是最大一次兵變，毛幫稱之爲「寧都兵暴」，勝利後戡亂戰爭期間，又有馮治安高級將領張克俠，何基灃之叛變，何基灃是共產黨員，潛伏已久，蘆溝橋抗敵時任馮治安三十七師一一〇旅旅長，向日軍放第一槍之吉星文團卽屬該旅。雖然如此，若非戡亂形勢逆轉，何基灃還不可能煽動張克俠叛變。

毛幫滲透本領，決非葡共可比，其成就也不過如此，而謂葡共眞能滲透全軍，寧有是理。

葡國軍官所以全面左傾，基本因素就是對右派統治的反抗，由於不滿右派的政策，不願去殖民地作戰，對右派當政者懷有深刻的敵意，一旦公開反抗，便急劇向左轉，此所謂矯枉必過正。

由葡國軍官之莫名其妙向左轉，因想到毛周一旦暴斃，毛軍全如脫韁之馬，出籠之獸，雖然有各地軍閥仍想割據自雄，也無法駕御，尤其到時再講共產主義，更會受到普遍的反抗，除非呈現無政府狀態，否則非向右轉不可，目前所形成的一種現象，是大陸人民比香港人反共，香港人比台灣人反共，毛周一死，任何人想要拉攏一部份力量，就必須帶頭向右轉，正與此時葡萄牙軍官向左轉，同一道理。

再從中國歷史看，也不乏先例，如五代時梁唐之爭，梁主派大將段凝將兵五萬在河上堵擊唐莊宗李存勗，及至莊宗以間道攻下大梁，梁主自殺，段凝自濟州渡河入援，中道聞訊，立時解甲赴朝謁莊宗請罪，梁之藩鎭（一如今日毛之大軍區司令）皆上表待罪，一個政權到了失盡人心，眾叛親離時，什麼主義，符咒邪術皆不足維繫人心，葡萄牙之轉左，自是一大不幸，但卻對我們國家提供了光明的前景，特別提出以告愛國讀者。

由葡萄牙政變看中共未來

岳騫

葡萄牙薩拉柴政權覆亡，是由於薩拉柴忠實支持者一夜之間左轉。而毛澤東政權崩潰，極可能類似薩拉柴。當毛周一旦暴斃，羣龍無首，共軍便如脫韁之馬，無法駕御，加上大陸人民比港台兩地人民還反共，任何人要拉攏這股力量，勢必帶頭向右轉，此正與葡萄牙軍官向左轉，同一道理。

最近兩年來，國際局勢重大變化，在亞洲是中南半島之全盤赤化，在歐洲，則是葡萄牙政變而至左傾，這兩項變化，對自由世界皆不利，尤其是棉共之大肆屠殺，越共之迫害異己，都使自由人士痛心疾首。葡萄牙的政變轉向左傾，破壞了大西洋的防禦體系，影響更大。

但從葡萄牙此次政局變化的經過，筆者因而聯想到毛澤東政權崩潰時景況，可供自由人士參考。

葡萄牙自從一九三二年薩拉柴上台，便成為一個極右的獨裁政權，到一九七四幾蓋丹諾總理被推翻為止，前後四十二年時間，共產黨沒有立足之地，今日當政的軍人，即使不是薩拉柴執政後出生的，總也是薩拉柴時代成長的，平時自然都是薩拉柴的忠實支持者，都是右派軍人，但一夕之間，態度全變了，變化之速，出乎世人意料。

一九七四年四月廿五日，自稱「武裝部隊運動」的少壯派軍官，在數小時內，經過一次幾乎不流血的政變，推翻了薩拉柴和蓋丹諾以來，行使達半個世紀的獨裁統治，使葡萄牙政治重現民主光芒。

在西方民主自由浪潮的衝擊下，居歐洲特殊戰略地位的葡萄牙，由於長久處於獨裁統治，早就經歷過多次公開和秘密的反抗運動，其所以未能成功，完全得力於右派軍人對獨裁政權的強力支持，而後來軍人之反對蓋丹諾政權，起因於葡萄牙對非洲殖民地的殘酷鎮壓與戰爭。

葡國是歐洲英、法、德帝國崛起前較早的帝國，它對海外殖民地之擴張，遠在一四九七年，葡國航海船隻已繞過南非之好望角到達東非。一四九八年葡人到達印度，一五〇〇年葡人又發現南美的巴西。從此時起，葡人便在東西非洲，印度洋各地及南美大陸，廣施殖民活動。當時，葡國勢力可以說是普及世界各國，尤其非洲擁有廣大的殖民地。其中除了非洲兩岸若干地區被後來殖民國所奪回，巴西亦於一八二二年自獲獨立，印度次大陸東西兩岸數處殖民地於一九六一年被印度強力收回外，其他各殖民屬地，仍控制於葡萄牙的手中。

葡萄牙是當前歐洲唯一在非洲擁有殖民地的國家，除幾處小島外，其在非洲殖民地有幾內亞（比索）、安哥拉、莫三鼻克、綠角羣島、聖圖美與普林西比島、帝汶、澳門等地。前三者即幾內亞（比索）亦稱為葡屬幾內亞、安哥拉、莫三鼻克，總面積達二百餘萬平方公里，人口一千四百餘萬，當地資源豐富，為葡國獲利最大之所在地。

葡國是西歐工業最不發達的國家，全國以農業為主，它在歐洲本土，全部面積只不過三萬四千平方英里，然而它在海外卻擁有大於本土二十倍所控制的殖民地，面積多達八十萬平方英里。如此一個小的國家，竟能對偌大的海外屬地牢牢控制約達五百年之久，實乃是一件奇事。

但在時代潮流激盪之下，殖民地人民亦竭力要求擺脫葡國之控制約束，爭取獨立。而葡國則認為其所控制之領土，並非同一般所稱之殖民地，都是它的國土一部分，因而也就認為不應發生放棄與否的問題。早在一九五一年葡國即已有過正式的立法程序，將海外各殖民地，改為葡國領土的「省」。一九六一年又通過一項法律，給予非洲各地的非洲土著以完全的公民權；一九六四年開始又完全取消了歐洲本土與各外「省」間的一切關稅，完成了經濟上的統一。

溯自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非洲即掀起廣泛的民族獨立運動，十三年來，當地人民在毛幫、蘇俄不斷以經濟武器援助與其他非洲國家鼓動之下，開始採取武裝叛亂行動，對抗葡國的殖民政策，恐怖暗殺行動時有所聞。而葡國為保全其殖民地，亦勢必付出相當代價，若干年來動用了十六萬部隊，其中人員的犧牲約數千名之多，用費高達數十億美元，每年消耗軍費佔全國預算百分之三十五至百分之四十，不但勞民傷財，尚受到國際社會的指責與制裁。此次阿拉伯國家石油禁運，即曾明列葡萄牙為其制裁對象之一。

而葡國人民，尤其一般軍人，也多不贊同此種對付殖民地的長期軍事行動。一九七三年中，葡國在莫三鼻克以五萬軍隊對付約七千人的游擊隊，在安哥拉以五萬對付約五千游擊隊，在幾內亞（比索）則以四萬對付一萬人的游擊隊。緣各該游擊隊擁

勝強的辦法取得勝利。毛雖然大叫大喊「戰無不勝」，但比起孔明，還差得多。所以，毛雖然把自己培養成孔明的偶像，但也有三分恨孔明的成就比他高強，因此，最近幾個月中間也說幾句孔明的壞話，但始終不敢批判孔明，反而對「關公」批判成不忠，不實者。目的有二：一是關公的形像是正義之人，毛最怕有正義感之人，因容易察出毛的奸相，毛最怕知識分子，最怕資歷比他老的同僚，所以要煽動兩條路線鬬爭，不容社會有正當的倫理，有風格，甚至「克己復禮」的存在，而堅持階級鬬爭，子鬬父仇的社會。二是關公在華容道口被原主人——曹操，重提過去，上馬金、下馬銀的恩典，便輕易的放走了曹操，是失敗者，容易被引誘的不忠不實者。正像現時無產階級所犯的「立場不穩」罪過，我想這是露骨的指向周恩來，嫁禍他容易被現勢力引誘，立場不穩……。所謂走劉、林路線的修正主義者。原因是他守國務院這一關，與關公所守的華容道同等重要，可以把一切的過失轉嫁在他身上，也可以說他是放走林彪。可以肯定：周遲早會死於毛的手上，因為周不死，江青便無法抬頭。

毛澤東私人的書房藏書二十萬卷，而且洋洋得意在自己的「書齋」接待外國人，還讓外國人知道他所藏的書不是馬列主義著作，而是中國過去出版的神奇（幻想），鬼怪（無中生有），殘淫（黃色、殘暴、嫁禍），和卑鄙……等書，而學到了從未有的奸、邪、惡術……。念念不忘的喊出鬬爭「牛、鬼、蛇、神」，這是從「西遊記」學來的，起碼已學到了以蛇神做背景的「白蛇傳」，也學了「西遊記」的牛魔王……。「牛、鬼、蛇、神」這四個字，雖然是很簡單地攻擊反毛派，但不免也露出了毛的原形，因牛、鬼、蛇、神是集古典文學的奸、淫、邪、惡之大成，毛用毒攻毒的辦法去打擊異己。毛把自己塑造成「西遊記」的「唐僧」這麼偉大，又把江青塑造成西遊記的「觀音」這麼神通廣大和仁慈。無形中是向人民解釋為什麼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要這麼多的鬬爭？要犧牲這麼多的人？為什麼要聯合帝國主義？因為，毛澤東曾親口談過一段話：「秦始皇算什麼，他只阬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阬了四萬九千個『儒』，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記得不夠，往往要我們補充……」。這段話，不對的只是要把所有「我們」的「們」字刪去。毛承認民主人士指責他殺人太多，這正像唐僧在取經的道路上：一是要假孫悟空之手殺死很多妖精，突出一點，如不殺妖精，妖精便吃掉唐僧。正像毛的兩條路線鬬爭，在鬬爭路上要犧牲這麼多人。二是要聯合妖精鐵扇公主，借助芭蕉扇去煽熄「火燄山」；又聯合神話中的「海龍王」的神龍渡海，才能避免「六角海怪」吃去的危險……。這一切正像毛要聯反動派的美、日，去對付蘇修的縮影，另外，所謂唐僧要到的目的地——西天，去見神通廣大的如來佛祖，就是毛澤東心目中的天堂——共產主義。因為，毛澤東在十年以前已喊出「取經」兩字，宣傳中有，文件中也有，如：到××單位去取經，雖然「取經」二字是「封建」而不合共產黨人說的，而毛親自喊出，證明毛早已把自己塑造像唐僧。

毛澤東對「水滸傳」也有很高的評價。因為水滸中的一百零八名英雄好漢，被歪曲為無產階級，而毛常引用的「敢於造反」，「逼上梁山」等詞句，是從這裏學來，在最危困的情況下，鼓勵造反（當然不是造毛的反）轉移視線，有一定收效。

毛對「紅樓夢」的用意，正是用來突出女性，突出江青。因為大觀園中的男人多是吃、喝、玩、樂的特性，和不同程度的壞，而女人便有兩種特性：其一是不少地位低的女子被男人戲弄，強姦之後而自殺……。這說明是不合理，而女性權利太低，因此，正合毛的口味，毛澤東現在煽動女人批判舊制度不合理，起來造反，藉造反而提高女權；其二大觀園到最後的財政、領導已成殘局，本來中國的傳統是男性長輩領導晚輩的（女性很少理事），如：祖父領導父親，父親領導兒子。但大觀園中首先反常的出現一位「女管家」（王熙鳳），她因受賈母的喜愛，而全權管理了這個大觀園，也只有她才能收拾這個殘局，而且強一點。男人都有缺點，不被人尊重，所以沒法領導，這位能幹而傑出的女主角，就像現在的江青，毛在臨死之前已苦心培養江青為接班人，所以所有「樣板戲」都是突出女性，尤其「海港」、「紅色娘子軍」等更甚，大觀園中的女管家也不例外，用間接的方法來影射。可以說明毛所領悟的奸詐，帶有精神病和絕大的自私。

毛澤東對中國歷史最感興趣的，還是「農民運動」。毛澤東把歷史上犯罪的叛亂者，說成是農民起義的領袖、是英雄、應該的造反者。如：歷史上第一次暴亂的領袖「陳勝、吳廣」。唐朝殺人王的「黃巢」……。相信毛的精力放在農業，比放在任何工作都多。因為，毛在工業、科學、軍事……都沒有突出的表現，而對農業卻接二連三的表現出來。如：毛最初的著作之一，也是針對農村，其中有「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策畧上主張的「農村包圍城市」。在陷共迄今的農業政策，毛不理任何人反對，而親自一手訂出來，其中最突出的有「社會主義」高潮，「公社」化，「大寨」，等幾方面……。所以，廣東人稱毛澤東為只懂得五谷（因毛澤東常諷刺知識分子為五谷不分的人）的農民領袖，也是有點理由的。

毛澤東對歷史、對農業太瞭解、太重視，也有他的理由，因為中共的農村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農民的一舉一動，都對政權有影響，他甚至肯定國家的動亂是由農民而起，所以，毛澤東瞭解農民運動，也是最懼怕農民運動，並採取高壓手段去對付農民，毛澤東稱農民過去有「三座大山」，現在也一樣給予新的「三座大山」的壓力，目的是防止農民造反。

奸雄

項[illegible]

毛澤東在這幾十年內，多次被「黨」僚攻擊，現仍屹立不倒，這證明毛澤東是絕頂聰明之人。尤其是前在廬山會議的大風暴——「八大六中」全會時，「政治局」百分之百的人反毛之風浪攻擊，毛只僅丢了「國家主席」而卻仍保持坐穩釣魚台。不論其是眞的聰明，或陰謀的手段獲得，歷史上保持如此絕對領導地位的只有他一人，敢與秦始皇相比的也是他一人，歷史上最卑鄙，也是他一人。

處理，就完全不同了，他認爲孔明的軍事、政治，都有突出的成就。毛不單是熟讀「孫子兵法」、孔明的策畧，而且用在他的軍事、政治工作上，所以毛的性格已養成「退一步、進三步」的特性。如「三面紅旗」失敗之後，退居幕後策劃第一次「文革」，這是學孔明的漫步山水，在最危急的時刻，隱瞞自己的情緒，爭取時間策反，此時，毛一再強調「東風」。「東風」，中國人認爲是吉祥的，孔明借東風有三種意義：一是孔明是傑出的科學工作者，能懂天文、地理，所以計算到什麼時候有東風。二是憑東風在危急之下救了自己的命。三是只有借東風才可以消滅敵人（火燒連環船）。毛又學會孔明的「借箭法」去消滅敵人，如借助林彪力量去打倒劉少奇，因爲中國民間，孔明的借箭是「借刀殺人」，或無本生意。毛日常用的言詞都是學孔明而得來的。如孔明的戰術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智取者。現在毛的樣板戲「智取威虎山」是「林海雪原」小說的一段，「文革」前的電影仍叫「林海雪原」。孔明用「孔明燈」作爲武器有很大的收穫，而造謠說這是「天意」，到達政治與軍事上的成就。

因對方認爲天上出現的「紅燈」，一定會失敗，不打而降。所以孔明燈又叫「紅燈」，現在「樣板戲」的「紅燈記」不單是學來，而且還強調毛澤東是中國的救星，紅太陽照到那裏那裏亮！這裏所說的紅太陽，應該是「人造太陽」，因爲有紅燈的時候，都應該是晚上。「人造太陽」的意義：一是有偉大的科學做背景，無形中突出毛領導的才能。二是帶有神奇（目前如此）和神聖不可侵犯之意。即是警告如果沒有「毛」，世界末日便來臨，起碼中國人民便要過二千多年前的苦難生活，毛一再喊出的「階級復辟——千萬人頭落地，過奴隸生活……。」就是用個人崇拜的辦法，只許人民「擁毛」，而不准「反毛」，已和「天意」的意思一樣。這裏已明顯表現了「個人英雄主義」思想的特別突出。所以，他的性格便突出了「重工輕農」，因爲，工業科學搞好，放出「原子彈」、「人造衛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毛的名字，附庸國又會多喊幾句萬歲！農業搞不好，餓死千萬人，世界沒有人去抨擊過。

很可惜毛澤東的戰術還有些與孔明的有矛盾，如：毛過去主張的避敵之長、擊敵之短，集中優勢兵力逐點擊破的辦法，甚至集中幾倍以上的兵力去打擊敵人。

如果所有的中國人考歷史，對草莽歷史瞭如指掌，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可得一百分。所以，毛澤東知道歷史很重要，能歪曲的則儘量歪曲，不能歪曲的則儘量廢除。譬如在第一次「文革」之後，中、小學的課程已廢除了歷史、地理這兩門課，代之以「紅軍的發展史」，這樣，不但突出了毛澤東在中共黨史的貢獻，而且可以讓下一代不知道中國的歷史，達到愚民的目的。毛澤東不光是熟讀歷史，而且對歷史人物都加以利用。就算是有幻想、神怪的古典文學也加以歪曲和利用。如「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等書。在第一次「文革」禁絕了所有古書的情況下，惟有上述四種古書允許再版供讀。目的不過是利用。現在毛、江大喊的「塑造英雄人物的形像」，就是從上述古典文學中學來，因爲古典文學在未寫作之前，先劃出各人的畫像，要根據畫像去塑造各人的性格、定型；是忠、奸、智、勇等四種類型，然後再寫內容。毛很早就授意郭沫若喊出「替曹操翻案」。原因是：

毛澤東是是非不分、忠奸不分之人。把同僚亂整、亂殺，既迫走張國燾、陳紹禹；亂整彭德懷以至劉少奇；暗殺高崗以至林彪的同黨。因此，毛澤東的化名乃叫曹操。毛所處的地位，言行以及過失，與「三國演義」中的「曹操」非常相似。而毛的「三面紅旗」的失敗，正像「曹操」面對「孔明」（即劉少奇的形像）之鬪，一再折兵失土而打退堂鼓。而毛也在害民傷財的情況下，退回農業六十條管轄之下的小隊核算法，不過毛受了曹操的教訓而聰明一些，把罪過嫁禍給彭德懷等人，而保全了自己。

毛澤東對中國人認爲有貢獻，而值得崇拜的人物，如孔子、孔明、關公等人。因孔子對中國的文化有很大的貢獻，而目前毛對中國的文化只有破壞而沒

得利一點；二是放手給外地債權人，這會使香港人怨死他一世。不過，埋怨是一回事，祈德尊回到祖家後，就再不會聽到香港人的怨聲載道。

事實上，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祈德尊一定要選擇對本身最有利的路走。至於對香港經濟的影响有多大，恐怕不會在他考慮之列。和記雖然在香港賺了很多錢，但祈德尊不會覺得欠了香港人什麼情，放棄香港，回到倫敦，他還是個英國人，香港與他痛癢無關。

滙豐和記的收購與反收購冷戰，料想還有一段時間延續。這場冷戰，其實不過是「討價還價」，滙豐要付出最低的代價，抓到和記；和記則要得到最高的條件，大概要等三十天期限到了後，才有結果。

滙豐銀行此舉，有人讚，也有人彈，這是見仁見智，兩皆有理。撇開雙方利益不談，站在純香港人立場來說，也該希望他們的談判能獲得成功。滙豐收購和記成功，對本港的經濟也有穩定作用，如果像和記這麼大的財團也垮下來，將是令人驚心動魄的事！

撞船慘劇·秘而不宣

第三樁並非發生在香港，卻極爲香港人所注意。本月四日凌晨時分發生在中國大陸——肇慶七星岩的一樁撞船慘劇。

曙光五號與曙光十二號在風雨交加中相撞，因爲船身是用水泥造的，撞擊後船身洞穿，河水湧入，迅速下沉。船上載客四百多名，其中不少香港客，還有一個由學生組成的旅行團，據說七十名團員，竟無一生還。死亡人數，據說超過三百名，究竟有多少香港客，因中共當局「守秘」，很難知曉。有親友回鄉而久久未回的，恐怕凶多吉少了！

遇難死者，一部分屍體已載回廣州大沙頭，堆置在那裏讓屍親認領。

因爲出事情形尙未確知，慘案的責任問題還很難確定。有人說是由於「天氣」關係，出事的時候，狂風暴雨，視野不清，故而發生慘劇；一說則謂由於暑假期左派辦了許多「回國觀光團」，七星岩是旅遊勝地，船隻載客比平時多了一倍，很可能因爲超載而出事。

不過，事後去研究責任問題，沒多大作用，最多是宣佈「盡力避免同樣慘劇再度發生」。至於希望獲得撫卹、賠償，大可免問，在共產社會裏，一切不講錢的。

幸災樂禍·毫無人性

在這宗慘案發生前，台北松山機場發生空難事件，有六名港客在這次慘劇中喪生。本港左派報紙文滙報、大公報拿來作政治宣傳，大作文章，除大罵「蔣幫」外，還把到台灣旅遊描述爲差不多是「送死」。

其實，飛機失事，不論在資本主義的大阿哥——美國；或共產主義的大阿哥——蘇聯都有發生，只有沒有飛機飛行的地方才不會出事。俗語說，行船跑馬三分險，交通意外很難避免，左報拿台灣空難事件做宣傳，不值有識者一哂。

如果台北空難事件是「蔣幫」之過，那麼，肇慶峽的撞船慘劇，又怎能說不是「毛匪」之過呢！

不論對台北空難事件或肇慶撞船慘劇，我們都不該抱着幸災樂禍的心理，因爲這些死難的人，差不多都是我們中國人，不能因爲他們觀光台灣或旅遊大陸，就對他們抱了敵視態度。

兩相比較，台灣發生空難事件，我們馬上便知道遇難者名單；在肇慶死難的人，至今未見中共公佈，使到有親友回內地的人，生死未卜。這種措施，才值得大罵，爲之牽腸掛肚，值得批評。文滙、大公，爲什麼不掉轉筆鋒，敦促你們的頭頭，發表一份死傷名單呢？

崇真事件·反應冷淡

第四樁是「崇眞事件」，這一樁事件，有着濃厚政治色彩。經過是這樣的：崇眞中學是一家教會學校，校長張維明，將一名教師陳文解聘，原因是他帶領一班學生參觀左派舉辦的「中國歷史展覽」。陳文鼓動了學生，給予他「支持」，左派學聯插手，左派報紙大力聲援，便把事件鬧大。

學聯爲此舉行了一次所謂「公開論壇」，遍貼海報，所有「禁止標貼」的地方，都有學聯海報。這種柯式印刷海報，加上每張二毫的貼工，是一筆大數目。學聯這筆經費，相信一定有來路，否則難道要他們學生哥掏腰包？

「公開論壇」號稱有千餘人參加，查實新聞記者目覩的只有三四十名搞手，在會場內點綴，死人報大數的伎倆，一如共產黨玩的數字遊戲，每年都說大豐收，可是人民的糧食配給，未嘗增加分毫。那麼，豐收的收穫，往那兒去了呢？

香港人忙於生活，忙於應付越來越壞的治安，那裏有心情去理會什麼公開論壇？其小貓三隻四隻的後果是必然的。誰去理會你解聘合理不合理？今天，由於世界經濟衰退，香港失業者多的是，陳文丟了這份事，誰會爲他擔心？

五十萬元·大搞學運

新左派近年來在大專活動，雖出盡八寶，一直搞不出什麼名堂。原因可能是大專學生思想已有定型，不易使他們盲從。因此從「反越戰」開始，一直到「保釣」，搞來搞去，都是那幾個搞手，「學運」一直發動不起來。

據說，新左派的「學運」已改變目標，不再把重點放在大專學生身上，改以中學生爲對象。可能，這靈感是從江青、林彪搞紅衞兵得來。紅衞兵的成員，也大部分是中學生，把整個大陸鬧到天翻地覆，都是這班後生仔；若在香港搞紅衞兵運動，當然比老一皮的大專學生容易控制，更加聽話。

香港中學生有七十萬，利用七十萬中學生搖旗吶喊，大搞學運，一定有聲有色。這構想也許正是今天崇眞事件鬧大的原因之一。

據來自學聯的消息說：某方面爲支持中學生的學運，已撥出五十萬作爲活動費。如果此說是眞，恐怕好戲還在後頭；如果此說是假的，貼海報、公開論壇，在在需要經費，這筆開銷，非有人支持不可，五十萬元不是小數目，拿來搞學運當然可以搞到很杰。不過，儘管他們都成爲大陸紅衞兵，對已開始潰爛的大陸政權，又有什麼用呢？

交通意外豈可拿來作政治宣傳!

左報為什麼不評評肇慶峽慘劇

萬人傑

台灣空難事件,香港左報幸災樂禍的大做文章,大罵「蔣幫」。過了幾天,大陸便發生撞船慘劇,死傷七百多人,比起飛機失事,嚴重不知若干倍。可是左報粒聲唔響,隻字不提。其實,對任何交通慘劇,都不應採這種態度,這些死難者都是他們的同胞啊!

七百多萬・巨大刧案

上週香港發生了幾樁大事,最轟動的要算是海底隧道口紅磡迴旋處的巨刧案。被刧欵項達七百二十八萬多元,這龐大數目,據說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一宗刧案」。

恒生銀行用兩部私家車,由護衛人員及職員護送八箱包括美鈔、日幣、披索和港紙的現欵,送往機場,準備載到東京。可是三部匪車出了隧道口便追上攔阻,車上跳下十名匪徒,其中一人用絲襪蒙頭,向解欵車開槍掃射,當場射傷護衛、職員、司機四人,把八箱鈔票刧走,駕車逃去。

事後雖然尋獲匪車,被掠去兩枝護衛人員的鳥槍也留在車內,可是匪徒已無從弋獲。

警方和恒生銀行本身,分別成立專案小組,詳細研究刧案後發生的過程,尋求破案線索。警方、保險公司及恒生,合共懸紅七十五萬元緝拿匪徒,這筆花紅,也是空前。他們希望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或由於巨利,打動十名匪徒及其他「圍內人」的興趣,提供消息,藉以破獲這宗刧案。

不過,直到老萬執筆爲文時,還未抓到線索,看來,距離「破案」還有一段日子。

刧案升級・形勢大壞

這宗巨刧案疑點很多,最大一點是:匪徒對解欵事似瞭如指掌,所以一擊而中。這麼大筆欵項,解送消息應當只有高級職員才會在事先獲知。因此,警方曾傳訊六十多名銀行的職員,但並沒結果。

警方通過國際刑警,照會台灣、菲律賓、日本、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澳門等國際刑警協助緝匪,但料想匪徒仍然留在香港。

他們刧走的大部是外幣,外幣不易直接行使,須經過找換店及銀行,因此警方通知所有銀行及找換店注意大宗兌換外幣的客人,不過,這也不會有什麼結果,如果匪徒要兌外幣,大可分多次小量的兌,便不易受到注意。

香港治安敗壞,受到人們詬病,恒生解欵車被刧,這一宗龐大刧案,更使香港的混亂躍進一大步,使四百三十多萬香港居民更感憂心忡忡,如果恒生刧案警方束手無策,任由刧匪逍遙,不但市民對治安當局更缺乏信心,也將鼓勵了其他匪徒蠢動,香港刧案也必由此更爲升級,對香港人來說,這是形勢大壞。恒生刧案是對警方的一個考驗,不可忽視。

超級大魚・胃口驚人

第二樁大事是滙豐銀行建議以一億五千萬元購買和記新股一億五千萬股。和記經濟陷於困難,如果沒有一筆巨大資金週轉,可能使這龐大商業機構落在外地債權人手上,這對香港經濟,當會產生巨大打擊。

滙豐銀行這項建議,在和記看來,是「乘人之危」,佔他們的便宜,因爲和記股票市價在一元五角至二元之間,滙豐以一元一股收購,如果成功,大約可光賺一億元,大有「搵着數」之嫌,因此祈德尊條氣唔順,未予接納。

同時,滙豐也是和記的債主之一,收購和記,是對他們債務的一個保障,可說一舉兩得。

滙豐當局說得十分冠冕堂皇,據說是爲大局設想,如果滙豐不予收購,將影響香港經濟前途,那會使大家蒙受損失。

和記在這樣的情勢下,何去何從,至爲一般稍有經濟力量的人所關心,尤其持有和記股票的,談到成功失敗,對他們的得失有直接影響。

商場中大魚吃小魚的情形是慣見的,不過,和記業務龐大,不是小魚,應該是條大魚。料不到大魚之外,還有超級大魚。滙豐這條超級大魚,已不知吃了多少小魚,今天,胃口大了,要吃大魚才滿足。

收購冷戰・討價還價

滙豐給和記的期限是三十天,這三十天內,形勢可能發生變化,祈德尊所面臨的,看來只有兩條路:一是接納滙豐的「建議」,但在條件上盡力談

對當前江青一伙的看法

上週外電發自台北的數條消息，對當前中共的派系鬬爭有所分析。其重點一是指稱江青派遭遇挫折，二是毛為防止死後立即被鞭屍，所以勢必首先消滅周恩來。

該消息在談江青集團受挫折時指出：江青及她的得力助手都未在八一建軍節露面。其實，中共頭頭手中是否有權並不一定要用露面來作表示。有的長年不露面，反而升官，有的大事小事都有他一份，但自始至終都是個尸位素餐的傢伙。如過去的郭沫若和現在的李井泉，充其量不過是個跑龍套角色而已。老特務頭子康生在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前和他的「愛人」曹軼歐都長期不見在北平活動，然中共「十大」召開後，康生還升官，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曹軼歐中央委員的名義也沒有更動。從這裏可看出，中共領導人的失權與否，並不在於露面多或少，而要看一個集團的動向趨勢和整個派系鬬爭的具體情況。當前，若謂「江娘娘」及其裙帶下的那一羣人馬已達到一手遮天為所欲為的程度，顯然與事實不符，但若肯定說他們已由受挫折而一蹶不振也不大可靠。

在北平八月一日前夕的建軍節招待會上，繼葉劍英、鄧矮子之後第三名就是「上海幫」首領張春橋。還有，被上海「大字報」攻擊與「毛家公主」王海容有染的王洪文也在上海露了面，且首次掛上了「中央軍委副主席」的頭銜。此外，江派「文化打手」姚文元，雖數月踪影不見，然他和張春橋分別發表於今年三、四兩期「紅旗」雜誌上的文章，一直是中共「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的「綱領」。長期以來，除了「毛天子」的文章，詩詞翻譯成外文在海外發行外，很少見到有其他中共首領個人的文章譯出外文，唯前此不久張、姚文章已譯成英文，在香港左派書店中公開擺出發售。

台北外電消息復稱：「江青在過去六個月中只作一次公開露面，那是在六月一日與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和他的兒子在北平晤談」，據稱：「江青曾因病往醫院治療」。還稱：她「可能是因對她的批林批孔停頓表示不滿」。繼又報導說：「北平當局不理會江青的反對而於今年一月間舉行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毛澤東抑制他的妻子以消弭政權的裂痕」。

江青長期不見亮相，她「權多身子弱」都是事實。至於說毛澤東抑制江青，則有商榷的餘地。其一，毛大王是否還有理智？是否還「立黨為公」和「照顧大局」？其二，毛已不久於人世，在他生前的「戰略部署」就是扶植江青一伙上台。在這些不容否認的情況下，毛扶江唯恐拖延時日，所謂「抑制」云云可能是陰謀與「陽謀」之分，基本上並沒有意見分歧。至於說「北平當局」不理江青反對而召開「四屆人大」，與事實也有出入。如果毛江被摒除於「北平當局」之外，江青絕不會參加「四屆人大」，更不會有那麼多的江青人馬在「國務院」中擔任重要職務。一九七四年最後幾個月，江青不斷以「我國領導人」名義會見外賓，但到「四屆人大」召開前後，卻突見縮沙，合情合理的估計：當時江青一伙的活動失常，並不是所謂「北平當局」所作的手腳，而是當時大陸各大中城市工人中的「派性」，已鬧到了「天翻地覆」的地步，如果不召開「四屆人大」緩衝一下，大陸局勢必由「天下大亂」演變至不可收拾。自「四屆人大」召開後，由江青裙下大將華國鋒負責的「公安戰線」突見活躍，加上半年多來，凡屬與江青派有關的所謂「新生事物」，如赤腳醫生、上海民兵，小靳莊和「革命樣板戲」等等，均由過去的提倡上升到所謂「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高度，在大陸全面推廣。根據這些事實判斷，中共「四屆人大」毛江似被壓制的現象，並非全是事實，而是一種以退為進手法的運用。「四屆人大」召開後不久，在大陸上掀起了全面的「學習運動」，就是有力的說明。

台北外電另引用一個起義的趙姓「紅衛兵」的話說：「毛會盡一切力量防止周掌權」。他指出：毛一旦逝世，江青集團為保護自己，勢必要消滅周恩來。關於這一點，用毛的話說那是「形勢比人強」，不管周恩來怎樣狡猾，看來他在生前已沒有機會離開醫院。毛死周垮江青集團又如何呢？看來，依附於她的裙下那羣人管管上海，寫寫文章還成，若掌管大陸全面權力還不夠料。然不可否認，他們手中已擁有了不小的權力，為了爭奪統治的寶座必將爆發一場大規模的內戰。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〇七期（新110）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〇七期（新110）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八月十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〇七期 新110期)



聽講洗乾淨佢，要用好多水一啤！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大眾的園地　市民的喉舌

萬人日報

爆炸性的報導　不畏權勢

戰鬪性的內容　掃蕩羣醜

天天發表　萬人傑

牛馬集

發揮更大威力
言人所不敢言

包青天主編

冤情版

有冤訴冤　有苦吐苦　下情上達　大放大鳴

生活圈

生活南針　知識寶庫　增加歡樂　益壽延年

地址：高士打道二七五號
海都大廈二樓B座
電話：H・七九六八四八

立即訂閱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萬人傑先生之「牛馬集」出於幽谷，遷於喬木，特以「黃鶯」乙首，敬祝萬人日報與日月同明與天地同壽。

黃鶯回文　　封淑英

啼破一聲嬌。好歌新譜進。
棲林玉羽調。出谷金衣振。
迷柳綠烟穿。逐花紅雨趁。
萋萋草野盈。染色春餘潤。回讀

題山水圖　　雪梨　蘇伯楷

郊外寒禽三兩聲，晨光簾影透微明；
潺潺澗水山前落，一曲清音古樂鳴。

題虎圖　　前人

鈎爪山君白額眉，鋸牙鋒利體蒙皮；
荒郊一嘯驚羣類，秋日蕭蕭萬木飛。

題猿圖　　前人

峽裏乾坤世外城，棲雲拾栗傲公卿；
裊籐穿竹施奇技，月夜啼來江浪清。

蒙　　雪梨　蘇伯楷

封壇主淑英女史惠贈大著「荷花詞葉」「靈臺之歌」，賦此答謝。

㈠從來閨秀也能文，道蘊班昭是女身；
詩句鏗鏘金擲地，詞章艷麗玉凝神。
淑眞學富追前哲，清照才華壓後昆；
幟樹騷壇名將相，狂瀾挽倒賴斯人。

㈡隆情厚誼薄雲天，古道熱腸接海連；
口吐珠璣傳雅頌，宋詞唐什滿佳篇。

漫興　　葉惠波

碧山碧草繞清溪。斗轉參橫月落西。
秋老尚留梁上燕。夢回怕聽汝南雞。
父書徒讀功何在。梓木低垂蔭不齊。
最恐冬殘春又到。重陰綠樹杜鵑啼。

讀紐約梅傲雪詞丈和章三疊原韻以答　　葉惠波

綠苔履印頓成紋。一響雷聲散聚蚊。
途遠那堪當日暮。夜寒已怯近秋分。
才疏似我無知己。義重何人不識君。
若得秘方能縮地。願憑談笑卻秦軍。

海濱納涼　　前人

弄權赤帝太嚴苛。避地迎涼且放歌。
垂釣古來姜尚少。懷清今日伯夷多。
翩翩蛺蝶迷芳草。拍拍鴛鴦起愛河。
我未臨崖先勒馬。徘徊亭畔望風波。

乙巳年詩人節登九龍城　　前人

敗堞徘徊恨暗牽。端陽無意看龍船。
江山零落誰尋主。風雨飄搖畏問天。
去國大夫愁此日。築城帝子記當年。
興亡今古如同轍。留得詩人詠一篇。

有懷　　雪梨　林康

痛洒新亭淚拭乾。伊誰憤挽倒狂瀾。
沙場戰死應無悔。蟊賊存餘那是安。
砍地激歌王拔劍。仰天長嘯岳憑欄。
嘶江老馬思千里。追逐征塵背驥鞍。
蠻荒遯久避吞蛇。常復驚魂夢到家。
酒怯添愁仍買醉。筆能伐賊欲生花。
雷傳赤縣收京檄。電逐黃河返旆槎。
破帽殘衫陵拜過。奉親歸里汗桑蔴。

泣悼故總統蔣公駕返天國

感懷　　泰國　一帆

噩耗驚傳碎客心。國喪痛切萬千尋。
寒雲冷月悲中外。苦雨淒風淚滿襟。
北望神州皆慘澹。南看宇宙盡陰沉。
元戎遺諭尤須記。匡復河山搜賊擒。

遊日月潭旅宿久不寐　　董希濬

二曜精華匯一潭。現奇勝跡冠天南。
車盤棧道峯重疊。舫泛山頭水蔚藍。
破曙雞聲初有籟。穿雲月影偶如曇。
人生幾得清遊樂。幽趣宜從物外參。

寒食偕內子等展拜楊奇骨塋　　董希濬

幽明共抱恨重重。洒淚墳前弔絕蹤。
石匣盛灰悲朽骨。粉牆嵌象覩遺容。
隻雞絮酒情空切。黑塞青楓夢乍逢。
惆悵經年離索感。羊求三徑不聞蛩。

題玉超撰霍小玉新曲　　董希濬

紫釵舊事記前唐。薄倖偏逢李十郎。
道是香魂長飲恨。賺人猶灑淚千行。
到底黃衫客有無。願窮千里覓兒夫。
彌留一面增淒楚。縱化杜鵑血亦枯。
漫說名花久委塵。鏤肝刻骨見情眞。
誰知才子多無賴。錯許雲英未嫁身。
譜成樂府唱旗亭。葉子清才筆有靈。
從此新聲騰嶺海。哀頑尤勝雨淋鈴。

春郊試馬　　賴定中

嫩寒遍野漸聞鶯。十里春風並轡行。
楊柳綠時鞭影緩。杏花紅處馬蹄輕。
察知矍鑠精神在。不負英雄髀肉生。
穩坐雕鞍還試劍。望中鼙鼓近龍城。

籟　　賴定中

天雞高唱破長空。萬谷千山響應中。
靜夜聽將欹角枕。清秋聞似出疏桐。
偶傳笛韻前村遠。別覺歌聲隔院通。
淒絕宵深人叫賣。更堪四野起哀鴻。

無題　　賴定中

蠹岡林麓繞仙溪。離黎憂懷百里西。
身客香江閒野鶴。書傭麗澤舞山雞。
亡秦已驗終歸楚。在莒寧忘快復齊。
又是一年塵裏過。詩狂酒醉笑還啼。

慈雲山居民訴苦 鋼窗改裝鐵絲網

編輯先生：

我們住在慈雲新區十餘年了，因騎樓沒有窗戶，每逢打風落雨，深受暴風雨侵襲之苦，迫不得已，在省吃儉用中，湊出三幾百元，在騎樓裝上鋼窗，且有少數孤兒寡婦，這裝鋼窗的幾百元還是申請公共援助得來的，可見這遮蔽風雨的鋼窗，對我們的生活環境是如何的需要呢！現接房屋司署通知，要將這節衣縮食設法裝上去用來遮蔽風雨的鋼窗拆去，再裝上鐵綫網及防風膠板。當局這一措施，極令我們徬徨。因為：

㊀我們這一群窮苦市民，為遮蔽風雨裝上鋼窗已是不易，現在要我們拆去它，再裝上那沒有遮蔽風雨效用之鐵綫網及膠板，這一拆一裝，起碼要五百元費用。在市況不景，失業眾多，生活已陷徬徨的我們，那來這筆拆裝費呢？

㊁在罪惡橫行，盜匪滿街的今天，我們雖處困苦環境中，亦時遭盜匪「光顧」。一旦換上那不堪一擊的鐵綫網，豈不是方便匪徒入屋行刼？況現在政府正呼籲市民留意門窗之穩固以防盜之際。當局這一措施豈不是與政府來一個倒行逆施？

㊂據房屋司署職員之解釋：此類前身為徙置大厦之樓宇恐防現有之鋼窗，一旦發生颱風，會增樓面受風之力，以致全座大厦會倒塌下來，若改裝鐵綫網及膠板就可以抵消風之壓力。關於這個解釋，我們以為是不成理由的，因為此類樓宇之建成，當初是經過劃則師之劃則，工務局之監督建造及驗收。為何說得那麼恐怖？好像隨時隨地就要塌下來似的，請問這是事實嗎？若然此類樓宇裝上鋼窗，一遇颱風就會塌下來，試問慈雲山區第六十六座等十六層高之第五型大厦，當初入伙之時，要住客一律裝上鋼窗，今後一遇上颱風不是會隨時塌下來嗎？這不是說明當局當初太草菅人命嗎？這個責任要誰來負呢？

㊃就算家家戶戶裝上鐵綫網及膠板，一旦正面受颱風侵襲，膠板當然受不起颱風之壓力而向屋內凹入去，而當此之時當然連風帶雨侵入屋內。而身受其害的居民當然會想盡方法，找木棍、木板、甚至床板來堵塞騎樓之膠板，使之擋風。試問在此情形之下，豈不是當局「苦心」所安排下來的「可以抵消風力之鐵綫網及膠板」便會失去效用而同鋼窗一樣嗎？這樣說來，我們今天所住的第三型或第五型大厦，無論裝上鋼窗，或鐵綫網及膠板都一樣有危險，都一樣遇上颱風會隨時倒塌下來嗎？那麼就非要求房屋司署及早安置我們到安全之樓宇去居住不可了。

㊄若說為了美觀劃一，試問當局所規定要裝上去的鐵綫網有什麼美觀可言？祇有將本來有白鴿籠之稱的徙置大厦再變為動物籠或監倉似的吧了！何況美不美觀這個問題，應由房屋司署出資來負責改建裝修才合理，或者將現時已有約百分之八十住戶裝上鋼窗之樓宇，由房屋司署再將其餘百分之二十之住戶裝上鋼窗，那不是更美觀劃一嗎？為什麼一定要使我們這羣窮苦人家終年受風雨侵襲之苦呢？以上幾點，祈房屋司署體察民情，收回成命，免我們再改建騎樓之鋼窗為鐵綫網及膠板，使居民能夠安居。

讀者CKN上

慶祝六十四年度十月慶典回國致敬團

出發日期：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全程十四天）　收費：港幣一千四百五十元

截止報名日期：八月十五日　報名地址：本會會所

萬人協會通告

本會為擴大慶祝六十四年雙十國慶，經執委會議決：組織本年十月慶典回國致敬團，同時，為求提供更佳之服務，致敬團回國後一切生活起居及活動，仍委托本港經驗豐富信譽昭著之「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安排，而收費方面特廉，凡會員均可報名參加，亦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及會員親友參加。

會　長　萬人傑

副會長　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十日

旅程秩序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至十月十八日）

第一天（十月五日，星期日）

香港－台北

乘豪華噴射客機抵松山機場，隨即乘坐豪華遊覽車送往住宿飯店休息，途經行政院、總統府、立法院、西門町及中華商場等繁榮地區。歡迎宴設於遠東最新型之豪華酒店夜總會，表演節目多采多姿，可盡情欣賞。

夜宿於美倫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二天（十月六日，星期一）

台北－石門水庫－日月潭

早飱於飯店後即專車沿十大建設之高速公路往石門水庫參觀。繼往新竹、苗栗至台中。午飱於台中市下午往日月潭，專車環湖遊覽建築宏偉之文武廟，數百孔雀集居之孔雀園，安奉我國古代傳奇人物唐三藏靈骨之玄奘寺，繼參觀德化社之毛家花園，瞭解山地同胞生活實況並可與毛族公主拍照留念。繼乘遊艇返住宿飯店，途中欣賞日月潭之湖光山色及光華島。晚飱及夜宿於涵碧樓或教師會館。

第三天（十月七日，星期二）

日月潭－中興新村－彰化－台中

早飱後專程遊台灣省政府所在地，中興新村及省議會。繼往彰化八卦山參觀遠東最大佛像（佔地七畝，高達七十二呎）。

晚膳及夜宿於台中國寶或寶島大飯店。

第四天（十月八日，星期三）

台中－梨山－合歡啞口－天祥－花蓮

早飱後專車遊橫貫公路，沿東勢、谷關、青山、達見抵梨山。午飱於梨山賓館。

下午遊覽合歡啞口、碧綠神木、天祥、慈母橋、不動天王、一線天、燕子口、九曲洞、雙股瀑、長春祠、太魯閣等名勝。

晚飱於阿眉族文化村飱廳。飱後觀賞阿眉族歌舞表演。

夜宿於亞士都大飯店或宇宙大飯店。

第五天（十月九日，星期四）

花蓮－台北

早飱於酒店後，參觀大理石工廠，大理石製造過程及製成品。

專車往機場乘機飛返台北市，即下榻美倫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下午參加政府安排節目。

第六天（十月十日，星期五）

台北（是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

全日由政府安排節目。

供應早午晚膳。

夜宿於美倫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七天至第九天（十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二日；星期六至星期一）

台北

參加政府安排之節目。

供應早午晚膳。

夜宿於美倫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十、十一及十二天（十月十四日至十月十六日；星期二至星期四）

台北－南下

除第十天供應早飱外，全部節目及膳宿由政府安排。

第十三天（十月十七日，星期五）

北上－台北

由政府安排（包括早午飱）返抵台北。

晚飱及夜宿於美倫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十四天（十月十八日，星期五）

台北－香港

早飱廣東點心。飱後自由活動購買土產及紀念品。

專車送往松山機場，辦理離境手續後。乘坐豪華噴射客機返香港。

參加辦法：

①報名時繳交二吋正面半身相片八張。身份證副本二份。

②填寫入出境簽證申請表乙份。

③先交港幣二百元作為部份費用，其餘費用於起程前二十天付清。

諮詢：

詳細旅程秩序表，歡迎於辦公時間來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萬人協會」會所或撥會所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查詢。

中共強迫人民節育 第三胎不准入戶口

編輯先生：

我很贊成香港的家庭計劃。雖然，我還沒有結婚，我看到香港的婦女們自動的節育，聯想到大陸上千千萬萬婦女受到中共的「計劃生育」所迫害。

我相信：如果有親朋住在大陸上的人，或多或少會知道一些的。我現在分列如下四點寫出來，讓自由世界人們看看中共的毒辣手段。

㈠限制男女結婚年齡，男的須滿二十七周歲，女性二十五周歲，必須十足年齡，差一天也不會被批准的；沒有發給正式結婚證書，不能遷戶口，僅有的一點糧食就會發生問題，何況一個月的配糧，只能吃十五天，平均每一個月只分得三十五斤穀。

㈡結婚後一年，才能准許生孩子。生下第一個孩子後，就需要這婦人戴上子宮環，我只知其名，沒有見過，普通只稱它做「環」，我連怎樣戴也不知，我是很難有機會接觸到衛生書籍的；直到婚後第四周年，才准生第二個；第二個生下來之後，就要動手術紮縛輸卵管了！

㈢假如任何一個婦人，生了第二個孩不動手術又怎樣呢？說起來可笑、又可怕，我不妨舉出一個在我「下放」那個「生產隊」的可怕事實。

那是一九七三年，是「計劃生育」開始的最高潮，在夏收的期間，我「下放」的那個「生產隊」，人數不滿一百。但有六個婦女，每天都在田間拾穀。後來，我忍不住偷偷地問其中的一個：你爲什麼在收割忙的期間，還有時間拾穀？

她告訴我：「因爲：我生了第二個小孩，還沒有去接受紮縛輸卵管的手術，所以，就不許我開工，你不明白嗎？」才使我恍然大悟。

㈣生了第三個又怎樣呢？這使我覺得怪得很。

如果生下第三個小孩，那麼就得將這小孩稱做「黑人」：這不幸的孩子，不能被承認他（她）們有父母，也不當他（她）是中華民族的血統看待，戶口也不准列入。

我是被列入廣州市的「下放」知識青年。曾在廣州某一工廠工作了多年，派在一九六九年「下放」南海縣某一「公社大隊」的某「生產隊」。

在當時，對我來說，那是一次很大的打擊。因全隊的主力，只有我一人，而且我從來也沒有做過耕田的工作。在自由世界，耕田有機械，不足爲奇。可是，今日中國大陸，完全要靠一雙手、兩條腿去操作。

因此，在「下放」的當時，只說了一句：「我不去，我不簽字。」可是，共幹蠻不講理，用打的辦法來脅迫我，那時，我還不到二十歲。結果，將我關起來，和我關在一起受折磨，一共有二十多人，都爲拒絕簽名「下放」受苦。

接着，我父母也被關在一起；我母親本來在某一單位工作，每月二十八元「人民幣」收入。

迫於無奈，父母不堪橫遭虐待，我只好含簽署了「同意書」「下放」去南海了！（畧）

今天來到這自由世界，想到過去，不免悲憤交集。

始熙上

鯉魚門三家村舊安置區 居住環境惡劣希早徙置

編輯先生：

位於鯉魚門三家村最近建成的新型安置區即將可以獲得合法的電力供應。可是，房屋署已遺忘了我們這些居住在三家村舊型安置區第一、三、十五段的居民，三家村舊型安置區設備簡陋，沒有電力供應，居住環境惡劣。房屋署自去年至今年初已在三家村清拆舊型安置區，把原有的居民分配往藍田邨居住。可是，房屋署不知爲了什麼原因？單獨留下第一、三、十五段不給予清拆。

直至目前爲止，房屋署並無跡象在三家村三段舊型安置區安裝合法的電力供應。因此，致使居民們被迫冒險偷駁電力公司的電力使用。

房屋署歧視三家村三段舊型安置區的居民，厚此薄彼，以及不公平與不合理的做法，我們深感不滿。向房屋司署表示最強烈的抗議。我們並且再次要求房屋署的官員們，不要把三家村三段舊型安置區的居民遺忘。房屋署應迅速徙置三家村三段舊型安置區的居民往藍田邨居住。

假如房屋署憑着某些理由，不能夠給三家村三段舊型安置區的・提供公共樓宇時，應立即給予安裝合法的電力供應，以免在新型安置區的合法電力正式啓用時，居住三段沒有電力供應的舊型安置區居民冒險前往近在咫尺的新型安置區偷駁電力使用。

三家村三段舊型安置區居民

新聞局長丁懋時演說 政府施政以民意為主

行政院新聞局長丁懋時在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表示：政府的一切施政均以民意爲依歸，因此新聞局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使政府與民眾之間保持雙方交流的暢通。

他說：不僅政府行政人員要了解民意的重要性，社會各界也應全力反映民意，而大眾傳播媒介更要做暢通民意的橋樑。

丁懋時指出，我國的民意測驗正在開展之中，他希望今後政府、社會及大眾媒介能共同促進民意測驗工作進一步的發展。

有如山積。身受其害者，胥為良善無辜商民，筆者對此只有寄以無限同情，實感心有餘而力不足。

本港政府當局，對治安施政，尚欠一套完整方策，看年來處理本港各項施政及日趨增加之治安罪行，可知其束手無策，缺乏「機智」作為，如所改絃易轍「恢復執行死刑」，徒呼「香港經濟復甦，全在於港人努力」之口號，到底皆是欺人謊言，於事無補。

讀者蒙慶恩上

如此校長哄騙家長
孩子放棄升中考試可直升本校中學部
事後食言致使學生失學

編輯先生：

小兒現年十二歲，就讀於九龍某中學附屬小學六年班，今年（卽定這個學期）就是小學畢業應屆生。五月份本來應參加升中試的，各校於二月份已為學生們安排考試準備，當時該校，校長親身接見部份家長們，我也其中之一，他說，你們的孩子成績平平，不如放棄參加升中試，如學期考試成績合格，畢業，我直送上中學部，不然，若參加升中試不合格就沒資格在本校直升中學，甚至別校招生，投考機會都不給予，在此情形下，我惟有聽從校長的話，讓小兒放棄了參加升中試。

因此，由學校未放假直至現在，我沒有為孩子去找學校，第一、我希望孩子在學期成績合格，就可以直升該校中學，當學期考試完畢時，我的孩子成績合格，還派了畢業證書，回校參加畢業禮時，我去找校長商量，我滿以為我的孩子可以直升中學了，因為他有言在先。

後來，他告訴我因我的孩子考試時有一科英文不合格，要補考才畢業，所以不可以肯定接受我兒直升中學。後來升中試放榜了，該校學生成績很好，百份之八十考到升中試。

我又到學校跟校長理論，有許多同學成績比我兒還差甚至留級，都考到升中試合格，也許有時是要碰運氣似的，不讓我兒去考，就失去了此次機會。

同時，現在各較好一點的學校已不招生了，餘下不夠水準的學校才有招生。所以我現在彷徨非常，孩子面臨失學，不知如何是好。

一家長上

香港難望恢復死刑
市民寄望警察開槍

編輯先生：

最近某醫生在午餐會席上發表他個人對死刑之意見，他認為：「本港兇殺案這麼多，有許多複雜原因，人們應該找出這些內在因素，倘若徒然以死刑作為嚇阻手段，這想法未免太天真……。」

我就覺得這位醫生以為不用死刑就可以遏止兇殺，這想法太天真才是真。

香港兇殺案這麼多，主因就是因為沒有死刑，獸性兇徒有恃無恐，動不動就殺人。罪惡有傳染性，於是引致一般市民也受到感染而殺人，例如爭廁所就爭到殺人。鄰居不慎有水潑過來也殺人，這些都是拜「廢除死刑」之賜，今日香港治安不是用「內服藥」可以醫治，而是需要動手術割除毒瘤的時候了，我國名言：「治亂世用重刑」，「血債血償」等講了幾千年而仍要講的說話，自然有其價值存在。

這位醫生又坦率地說：「倘若兇徒是你親人，你會不會給他機會呢？如兇徒是我親人，我就一定會給他機會」。這幾句話眞是可圈可點，因為這正說出目前反對死刑的英國人的自私心理，或許外國人犯罪傾向較強，英國人反對死刑顯然是為他們兒女着想，這種「死你唔死我」的自私心理最要不得。我記得年前有一兇徒被警察槍殺，兇徒父親表示非常快慰，認為他兒子早就應該死。市民厭惡罪惡心理，值得反對死刑者三思。

當然，目前要香港恢復死刑，實在不易辦到，我們唯有寄期望於警察，希望警察就地予歹徒以射殺。最近麗宮戲院附近警員截查歹徒，歹徒逃跑，警員只顧窮追，就因為未能及時開槍，以致追到隧道時警員被刺受傷，連佩槍亦被人奪去。而最近兩宗金舖刧案，探員與匪徒遭遇，就因為探員能及時開槍，都能捕得匪徒。因此，我認為警例應作合理修改，授權警察，如可疑人物被喝令仍不停步時，警員就可以立刻開槍。

讀者張去蕪上

來越小，產量日趨下降。

「人民日報」對這種現象大肆斥責，並指出：「重糧輕棉，以糧擠棉是自由種植的資本主義傾向帶來的後果，是破壞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

在自然災害方面，「人民日報」坦稱：「今年以來，產棉地區的棉花播種以後，長江流域和華北、西北等棉區，出現長期陰雨低溫，棉花爛種死苗等現象。

江蘇、湖北、四川、浙江、上海等省市播種的棉花在生長期間，有的患旱，有的受澇，並有不少棉田發生蟲害」。

旅英商業騙子 利用本港報章 誘人赴英投資

編輯先生：

香港××日報廣告欄，悉英倫有一家中國餐室在英倫經營中菜，只需合夥資金港幣二萬元，每月收入可得港幣二千餘元。本人因失業已久，向親友籌得該數，即去函，很快得到回音，信內說明在英有數家中菜館，一切待遇優厚，每年有大假二星期，免費來回機票，及零用五十鎊。

信內附有英文合約一份，本人不識英文，請識英文之人過目後，認為條件滿意，合約內提明數人合夥經營，在港九彌敦道××大厦××××號香港代理人兄弟處簽合約，當即繳付百分之二十四首期，並有收條，餘數百分之七十五等候抵英後繳清，囑向移民局申請辦理入境旅行手續，並向移民局申請用假文件過關。

本人抵英後安置在一家酒店裏，隔一天，叫吾付清餘數百分之七十五約一千餘英鎊股權，本人因人地生疏，舉目無親，被迫只得照付。用種種手段對付吾，後來去視察，發現該店舖只得三張小檯，六張坐椅，兩個雪櫃，幾樽汽水，數樽生老抽，兩個煤氣爐及其他小數玻璃用具等物，房租每周九英鎊，一塊紅色小招牌，店名×××CHINESE RESTAURANT上述各物，總約估值一千至千五鎊之間，作為投資本錢並冇營業影跡。本人所隨帶一些少數錢，在英膳宿用完，後來在無法可想之下，只得向華人救助，幸得唐人街人幫助，現在華菜舘做工維持生活。

本人在極度悶憂之下發出此信，希望香港各界人士如發現像此種小廣告欄登出，希自己小心絕不要像吾一樣上當，因此種商業騙子，抵達後一切由他擺佈。

讀者崔炳上

經濟蕭條 失業人衆 治安措施 宜效台灣

編輯先生：

香港自經前年股票市場挫折，繼而遭受世界能源短缺，及惡性循環通貨膨脹影响，致使本港經濟陷於蕭條，失業人數日眾，導致盜匪如毛，搶刼、刀刼、殺害、爆竊、箍頸等不幸事件時有所聞，本港治安已壞到透頂，有關當局保衛不力，不但未及時作出補救善策，數百萬市民生命、財產，毫無安全保障，當局對遇害者自應負起賠償全責，不能推卸。並希本港各民選非官守議員勿負競選時諾言，為維護治安請命。

筆者敢將管見，列陳於下：㈠治安，㈡交通，㈢衛生，㈣市容，㈤清潔，五者之中以「治安」為施政首要急務，惟必先將現有警察組織改為獨立機構，俾使責權專一，不受任何方面限制，徹底調查戶口，分為固定戶（指持有香港身份證者）與流動戶（指各酒店往來過境人客），增強警察人力、物力、財力，鼓勵街坊自行設置護衛隊，將現「三班」制改為「四班」制，增設報案中心，備有充足綫人報案獎金，倘欲經濟復甦，市面恢復繁榮，一切措施，宜效法台灣、新加坡現行規律「治亂世用重典」，以嚴刑峻法對付怙惡不悛的臭飛及不法之徒，使他們不敢再肆無忌憚，視警方如無物，若長此下去，只有鼓勵若輩做其「無本生意」有恃無恐，公然白日在人烟稠密市區，任意搶刼、勒索、殺害、箍頸、爆竊，種種罪行，

請領稿費：

本刊由（四〇一至四〇五）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萬人意見

為緩和教師就業困難 教育院減少畢業人數
削足適履「肥佬」措施值得疑問？

編輯先生：

報載：「某教育學院傳出驚人消息，畢業生三成不及格。三教育學院學生大為震動，認為事如屬實，不能不使懷疑係另有作用；並表示倘不及格之措施為不合理者，學生方面會考慮採取適當行動。」凡關心本港教育的都會覺得這消息確是令人驚詫之極的！尤其是再看到「即七百個畢業生有二百一十人要留級，這確是相當驚人的數字……如今若眞的有二百多人留級……確是甚不正常。」更不能不使人懷疑，究竟本港每年所撥出的教育經費，是否付諸東流？因為學生不合格，其導師及校方都同樣有責任的！何況不及格的並非三兩的「少數」，而是佔全體人數的三成——二百一十人的「多數」；這眞是創世界教育學院學生不及格的紀錄了！而且，這些現在雖然是學生，但不久之將來，就會為人師表的了，難道他們就眞的全是這樣的「不堪造就」的嗎？又難道他們將來也是以今天之所學去教別人的子弟嗎？究竟香港的高級專業教育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

再者，消息還提及「在七百名教育學院畢業生中，僅有八十獲得教席。」那麼，餘下的六百多人到底怎樣處理呢？所以，「學生們指出，這『肥佬』措施是否別有作用，是否用以減低畢業人數，來緩和目前教師的就業困難，實成疑問。」如果這個「疑問」屬實，那麼，對於當局之「苦衷」，雖然值得同情，但其「措施」則絕不可以原諒！因為「士可殺，不可辱」，豈能以「肥佬」來屈辱他們呢？何況一留級起碼就是一年，這一年的光陰與精神有誰浪費得起呢？難道當局就浪費得起嗎？

本來教育是應該有個全盤計劃的，不論是初級教育，以至高級教育都該如此。而本港常聞什麼白皮書的喊得震天價响。既教育什麼教育大計，既然如此，又怎會出現「教師過剩」的怪現象？就連「副教育司（行政）盧家禮昨（十四）日在大會堂主持葛量洪教育學院畢業典禮時強調說……他本十分瞭解今年及可能明年的就業困難（七月十五日星島日報）。」可見這是確然有據的。既如此，三師何不暫停招生？尤其是際此百費皆省之時，更應停辦！即不然，最低限度亦效法中文大學三院合併之議而來一個「三師合併」。這至少不致浪費太多納稅人的血汗錢及學生們的光陰與精神焉。

記得去年暑假時，各大報也有報導及「葛師無理關除一羣學生」的消息，且牽連數月之久，但結果有關方面都沒有作出正面答覆，而終於不了了之。豈料不旋踵又傳將發生這「三成」學生留級之不幸消息，這眞叫人是對各教育學院的施政有所懷疑，甚至失望了！尤其是看了上列的各項「不公平」之事例，更叫人對三師寒心，甚至是厭惡，絕望了！

一讀者啓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永不死亡的愛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眾，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尚有部分存書，為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即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人為天災齊襲 大陸棉花減產

今年大陸的棉花，又將面臨歉收威脅。

據「人民日報」連日來報導中供認，棉花生產遭受自然災和為人害禍患雙重摧殘。

棉花生產，是與糧食同等重要的經濟作物，歉收減產，可能對中共的「計劃經濟」重大損害。

在人為災禍方面，據「人民日報」說：「糧棉打架」的情況不但普遍而且嚴重。

所謂「糧棉打架」，是大多數「人民公社」的生產隊有重糧輕棉思想，認為種棉不上算，因而在處理糧棉關係上，往往是棉花生產給糧食生產讓路，在此情形下，種植棉的面積越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滇西遠征、立功異域

三十二年冬，我駐印軍開始反攻緬北日寇，至三十三年夏相繼克復新平津、于邦、猛關、加邁、孟拱等要地；三月三日攻克密支那時，我統帥部爲配合駐印軍攻勢，及打通中印公路起見，乃令滇西遠征軍策應駐印軍緬北之反攻。

滇西遠征軍於三十三年五月十日強渡怒江，那時當面之敵爲日軍第五十六師團之主力，及五十三師團之一部；我國軍方面，以第二十集團軍所轄周福成的第五十三軍，方天的（方天係江西省人）第五十四軍，及顧葆裕的預備第二師爲右翼軍，以攻取騰衝爲目標：以第十一集團軍所轄黃杰的第六軍，鍾彬的第七十一軍、王凌雲的第二軍爲左翼軍，攻擊目標指向龍陵芒市。敵我既接觸後，三十三年五六月間，遂鏖戰龍陵、松山、象達之線，旋以氣候異常惡劣，曾一度停止攻擊。

雲南全省分爲迤西、迤東、迤南三個地區，故俗稱「三迤」，猶之乎兩浙之於浙江、八閩之福建、百粵之於廣東、三湘之於湖南者也。該省地處我國西南邊陲，橫斷山脈縱貫全省，海拔均在二千公尺左右，爲一高原地區。

雲南山川險峻，交通阻隔，氣候多變化，與內陸迴異，有所謂「半年陰雨半年風」與「六月無三伏，一朝有四時；四季無寒暑，有雨便成冬。」之[illegible]往還。

境內尚有若干少數民族定居山間，賴崇嶺爲之屏障，仍能保持其本來面目，過其傳統的生活方式，如倮倮、擺夷、山頭等。這些少數民族，除外表上服飾不同外，其他與漢族並無兩樣。據傳，他們都是蚩尤之後，涿鹿一戰爲黃帝所戰敗，由是一蹶不振，其部衆乃逐漸遷向西南山居避居，由於自然環境不同，經長時期的隔絕演變，遂形成少數民族。

滇西地勢高峻，崇山蔽嶺，林木蔽天，大河縱流其間，形成天險，誠西南邊防要地。這一地區的氣候驟熱乍寒，自五月下旬至十月底爲雨季，霪雨連綿，潮濕極重，易染瘴瘧霍亂等症，且山道濘泥，溪流深谷，部隊運行殊多困難，足以影响戰力。

龍陵爲一盆地，幅員十餘里，四周高山綿亘，森林茂密，附近居民多係漢胞，因受戰爭影响，田園荒蕪，十室九空；芒市爲一小平原，多爲擺夷民族，大都爲純樸良民，對國軍尤具好感，土司更具愛國思想，協助國軍作戰，尤爲出力，既得當地人心之傾向，對天時地利之不利條件，因而獲得克服。

三十三年八月，敵於衡陽得逞後，急於遮斷我對外國際通路，力犯西南，增兵滇西龍陵，意圖固守。這時，我爲配合盟軍攻勢，及迅速打通中印公路起見，遠征軍正與駐印軍全力加強撲滅滇緬之敵。我軍事最高當局，乃令第五軍派第二百師前往滇西龍陵參戰；當時第五軍正在昆明整訓已久，士飽馬騰，戰志高昂，將士們枕戈待旦，又是一次大顯身手的機會。邱清泉軍長奉令後，至感興奮，即以電話召高吉人師長，面授機宜，待命出發。

二百師爲第五軍之基幹部隊，高師長又是一個久經沙場勇猛善戰的將軍，曾在桂南崑崙之役，及緬甸同古棠吉諸役，立下了不少輝煌的戰功。

是年八月杪，郭琦的五九九團先行開拔，車運前線，歸新二十八師指揮，但任我軍右翼廟房坡第一線；由於該團初臨陣地，敵情未明，以致遭受慘重的犧牲，王、朱兩營長不幸於九月七日晚陣亡。次日，復將葉敬之五九八團，加入我軍右翼陣地，亦以匆忙應戰，未及偵察地形，亦遭敗北。

邱清泉軍長爲了挽救危局，檢討失敗之因，乃陸空未能協同作戰，砲兵火力不能集中攻擊，通訊聯絡未臻嚴密所致；於是指示該師重新佈置，並向昆明十四航空隊陳納德交涉，允派空軍助戰；復取邵百昌砲兵指揮官之同意，調派訊兵，協同作戰；並增派軍部直屬工兵、砲兵、通訊、戰車防禦砲等營，加入該師陣營中，士氣爲之大振。

十月十九日開始向非吹坡、老龍潭、一把傘、石老虎、老糧臺、籮笆坡一帶進攻。雖然該地區左右遼濶，縱深遠大，而此次經過檢討，借調盟軍空中戰力，及增派各種兵種協同配合，經過嚴密佈署後，一經發動，勢同破竹，及至十一月二日，敵以滇緬公路被我截斷，去路阻絕，乃狼狽向西敗逃，龍陵於焉克復。

龍陵克復後，第五軍二百師奉命向芒市迂迴，一鼓作氣將敵擊退，雖則日寇全力反撲，與我短兵相接，拚命搏鬬，我陣地兀然未動。

十二月初，我軍續向滇緬路國境上之畹町重鎮進襲，該地均爲石質大山，敵居高臨下，以堅強工事制我砲火。二百師勇猛衝鋒，前仆後繼，激戰月餘，卒於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乃將重要山地據點相繼克服；我王凌雲之第二軍，亦於五日後進佔畹町。自此戰事告一段落，高吉人師長以戰功輝煌，獲得獎勉，並擢升爲第五軍少將副軍長。

（十四）

，都認爲是無稽之談，不合時宜。

遊三元宮得遇隱士

就在這前後，「四大寇」去到廣州，遊覽觀音山的三元宮，他們不管在什麼場所，都大放厥詞，攻擊清廷；有一個八十歲的老人走到旁邊，自稱姓鄭名安，曾經做過林則徐的幕賓，由於清廷不能有所作爲而心灰意冷，退隱在三元宮。

鄭安在稱讚過孫先生等人的反滿志氣之後，勸告他們不宜輕舉妄動，要結合反滿同志們組織會黨，相互聯絡活動，才會發生效果；並且就組織的方式和中國各地反滿組織的分佈情況，詳加介紹。孫先生將他所說的話筆記下來，後來在武裝起義的時候，很發生了一些作用。

一八九二年七月，孫先生二十七歲，在西醫書院五年畢業，畢業考試總平均八十三分，得到了第一名。

行醫蜚聲內外

五個月之後，前往澳門，在中國人所經營的鏡湖醫院（中醫）租借着一個房間，開設「中西藥局」。

孫先生最精到的醫術，是外科及助產科，曾經替病人開刀取出腎臟結石，大如鷄卵，在當時是非常稀罕的事。並且，在大手術的時候，也會邀請西醫書院的老師康德黎博士由香港專程前來指導，於是，頗多病人湧來中西藥局求診，營業鼎盛。

由於「中西藥局」大行其道的結果，乃使開業在先的一些葡萄牙人醫院營業大受影響。葡萄牙醫生們對孫先生甚爲妬忌，陰謀將他趕走，於是

牙人看病，然後進一步規定，凡未經葡萄牙政府發給醫師執照的人，禁止執業。孫先生無可奈何，只得在一八九三年春間，將醫院遷往廣州，改稱「東西藥局」。

這個時期，孫先生每天上午十點到十二點之間，在醫院門診，午後出診，東奔西走，極其繁忙。難產、服毒、急症等各種病患甚多，孫先生不問貧富，一律應診。當時在東西藥局的廣告文中有：「午後出診，診費近處一元，遠處二元。本局醫生早爲蜚聲內外的國手。」

進行革命兩個意見

醫業固然鼎盛，然而在孫先生說來，只不過是披上了一件醫生的外衣，而實際則是一面行醫，一面和「三合會」的鄭士良，由上海回來的總角之交陸皓東，以及「四大寇」的陳少白、尤烈等人多次聚會於文人雅集之地的廣雅書局，討論革命的基本方針。

在他們之間，關於革命進行的方式，有兩個意見：陸皓東認爲外患日益迫切，必需首先謀求對策；但孫先生則引證英國的君主立憲政府和美國的民主主義，申論必須以打倒滿清爲革命的根本任務，結果，採納了孫先生的主張。

對於革命行動的具體計劃，也是在這個時候作了決定。就是通過鄭士良的關係，積極拉攏反滿的各會黨人士；同時策動駐屯廣州清軍防營，以謀在其內部建立呼應關係。

雖然，在當時還未看到有正式的革命組織，但是具體活動卻已經漸漸地推展出來了。

上書李鴻章未被採納

孫先生在第二年——一八九四年，進入革命行動之前，向李鴻章上書申論救國大救，提出要求反省改革的方案。

在這個建議書中，孫先生論述：「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砲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復宏圖，勤求遠畧，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砲之是務，是捨本而圖末也。」

這個建議書，結果未被採納。因此，孫先生便和陸皓東由天津前往北京，探究清廷虛實；然後更溯長江，深入武漢一帶，觀察山川形勢，爲將來革命行動作準備。

這一次「視察敵情」的結果，在孫先生手著「倫敦被難記」中有如下分析：

「中國現行政治，無論爲朝廷之事，爲國民之事，甚至爲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其身爲官吏者，操有審判之全權，人民身受冤枉，無所籲訴。且官場一語，等於法律……貪婪勒索之風，已成習慣，賣官鬻爵，賄賂公行。」

甲午戰爭爆發，正是孫先生旅行經過上海途次之時。中日兩國於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宣戰，清軍一再敗績。

孫先生目擊如此情勢，判斷革命的大好時機已經到來，於是，立即遠涉重洋前往火奴魯魯，着手結成革命組織——當時，孫先生是二十九歲。

創興中會

「甲午之後（一八九四年），前赴檀島、美洲，糾合華僑，創立興中會，此爲以革命主義立黨之始。」

上面一節，是孫先生寫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幾句話。

揭開邁向中華民國開國歷史的第一頁，就是「興中會」的創立，日期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今天屈指算來，剛好是八十年前的往事。



右起爲尤烈、陳少白、國父、楊鶴齡，當年被稱爲「四大寇」。

中國抗戰實錄【38】

辛亥革命與日本

清廷愚昧腐敗無能

然而，清廷方面卻沒有能夠正確地掌握戰局，而只過於重視海軍的失敗。於是便由李鴻章通過英國調停，和法國進行和平談判，一再讓步，結果於一八八五年六月，在天津簽訂了有十條內容的中法和約；從此，清廷不僅正式放棄了對安南的宗主權，而且還給予法國在中國南部地南經商和建設一條鐵路的特權。

不斷閱讀英文報紙、密切注意戰爭過程、以及和平談判進展情形的孫先生，由這個屈辱的條約而把愚昧腐敗的清廷看得非常清楚；後來，他在手著的「孫文學說」中便會提到：

「余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

翌年——一八八六年秋間，孫先生進入了廣州博濟醫院附設醫科學校。這個學校最初將痲醉方法、剖腹手術等西洋近代醫學介紹進入中國，也是中國最早男女同校的學校。

孫先生在學習初級醫學的同時，每當課餘之暇，便閱讀中國的經濟、歷史書籍，宿舍裏置有全部二十四史，據說來訪的朋友得知他差不多已經熟讀了這些史籍，大爲驚訝。

鄭士良與三合會

在醫科學校結識了一位運動健將、同爲廣東人、後來成爲革命同志的鄭士良，他向孫先生吐露了和秘密幫會——「三合會」（註：「三合會」清末，在華南地區活動的秘密團體，以「反清復明」爲宗旨，在兩廣以及東南亞的華僑社會中有相當勢力。）的關係，並且約定將來孫先生如果有所行動，可以號召會員同心協力迅赴機宜。這個約定，後來在第一次廣州起義、第二次惠州起義的時候，見諸實現。

第二年（一八八七年）孫先生轉學香港新設的西醫書院（現在香港大學醫學部的前身），據他後來在自傳中提到當時所以轉學的理由，是鑒於「西醫書院的教授優越，以及香港是自由地區，便於鼓吹革命。」

蔣總統就是誕生於這一年的十月三十一日，比孫先生小二十一歲。

深得老師們的器重

孫先生在這個英才薈萃的學校中，表現出尤其優異的成績。例如在二年級的成績：化學九二、物理學八二·五、生理學八一·五、臨床診察七二、解剖學六五、植物學六三、藥物學三九——合計四九三分；化學和生理學爲全班第一，總平均成績爲同班十二人之中的第三名。在課業成績之外，英語也非常流暢，在同學之中宛如鶴立雞羣，深得老師們的器重。初入學時，教務長爲孟生博士；其後，繼任者爲康德黎博士，並兼外科主任。後來孫先生在倫敦蒙難（前面已經提到），就是由孟、康兩位發揮了超越國境的師弟之情，使孫先生得到了救助。

這個時候孫先生對於中國的地理也特別關心，在房間裏懸掛有巨幅中國大陸地圖，每當面壁看圖的同時，就籌思着一旦發動革命，何處宜攻、何處宜守的作戰部署。據說凡有同學來到他的房間，便指着地圖對同學們發問：

「如此江山，被異族統治，像這樣，能忍受得下去嗎？」

被人稱爲「四大寇」

在西醫書院時代，是孫先生從自己的交遊關係中發掘有志革命的人物而吸引爲同志的時代。其中，意氣最爲投合的爲陳少白、楊鶴齡、尤列三人，都是廣東人，尤其陳少白，比孫先生小四歲，是受孫先生之勸入學的低年級同學，而又爲同學中的第一個革命同志，後來一直幫助孫先生，對於革命很有貢獻。

楊鶴齡的家庭在香港歌賦街經營有一爿大商店，他在店內騰出一個房間，提供這些朋友們作爲聚會場所；孫先生和他們三人朝夕共處，肆無忌憚地高談革命，意氣軒昂，因而被人稱爲「四大寇」。「寇」的說法，可指外來的敵人，也可指內在的叛亂分子，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秀全就曾被稱爲「寇」，陳少白後來曾經追述這個稱號的由來說：「我們打倒滿清的志向，比洪秀全更堅強，所以被稱爲『大寇』。」

志在打倒滿清

在西醫書院時代，留下了這樣一個話題：

同學關景良常常邀孫先生到關家去，和家人們一同吃飯，關母黎氏在西醫書院擔任英文翻譯工作，她聽到孫先生的言論十分激烈，就問：

「你志高言大，要是做官的話，做廣東制台嗎？」

「不是。」

「那麼，想做欽差大臣嗎？」

「也不是。」

「這麼說，你要做皇帝嗎？」

「都不是。我只是想推翻滿清政府，還我漢族山河。這個事業，比做皇帝還要大些！」

聽到了這個話之後，關母發愣地說：「簡直是孫悟空嘛！」在那個時

毛澤東摸摸藍蘋的臉蛋，笑說道：「你對林老的成見太深，怎麼說我一見他就糊塗。」

藍蘋說道：「千眞萬確如此，其他不談，活曹操要你回延安，你也聽他的。」

毛澤東說道：「林老的話你都聽到了，他還是爲我好，我當然要回去。」

藍蘋說道：「潤之，你有沒有覺得這是一個當，活曹操要你上當。」

毛澤東笑道：「林老要我上什麼當？」

藍蘋說道：「我打個比仿你聽，我們山東過去幾十年出的強盜多，有些聚了三幾百人佔山爲王。」

毛澤東笑道：「這樣的人都是好樣的。」

藍蘋說道：「你不要一聽說佔山爲王，興趣就來了，聽我向下說。」

毛澤東點頭道：「好的！好的！你細說。」

藍蘋說道：「這一支一支強盜，總要有個頭，你說這個頭目應該是個什麼樣的人。」

毛澤東說道：「這還用說，當然是最有本領的人了。」

藍蘋搖頭道：「你錯了，凡是被推出的頭目，一定是傻裏傻氣的人。」

毛澤東愕然道：「這是怎麼說法，傻瓜怎能領導大眾。」

藍蘋說道：「這就全靠軍師調度了，一切都是軍師安排，頭目根本不用理事。」

毛澤東問道：「既然這樣，軍師爲什麼不當頭目呢？卻要別人去當。」

藍蘋說道：「奧妙就在這裏，一當了頭目，官廳畫影圖形懸賞捉拿，無處藏躲，軍師就不同了，官廳根本不知軍師是誰，事情一完結，軍師帶了大批金錢跑去天津租界一住，改名換姓，享其清福，頭目就被捉去殺頭。」

毛澤東聽懂了藍蘋的話，不由得下意識摸下脖頸。

藍蘋又說道：「這麼一股一股強盜，不問有多大力量，最後都是被消滅爲止，沒有一個是成了正果的。」

毛澤東說道：「我剛想問你這一點，他們爲什麼不請求招安呢？像宋公明，最後還不是成了正果。」

藍蘋說道：「這就是軍師的壞主意，一旦招安，作官的自是頭目，軍師過去一直隱身幕後，當然沒有大官作，而且一旦作了官，就要受約束，不能隨便搶，何必招安受罪，最好就是拖一天，搶一天，幾時拖不下去，幾時散伙，軍師一定先準備好安樂窩，到時他享福去了，殺頭殺頭目的頭。」

毛澤東又摸摸藍蘋的臉，笑着說道：「親愛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你的比仿不太妥當，我我不是強盜，是政黨，林老並不是軍師，這是大家同他開玩笑的話。」

藍蘋說道：「你的話我也同意，我們當然不是那些拉杆的強盜，但是有一點相同的，就是許多人包括活曹操在內，都不願你同老蔣合作，在中央作事。」

毛澤東問道：「你這話有什麼根據？」

藍蘋說道：「我是旁觀者清，對這個問題看得透澈，不過，大家都不願你留在重慶作事，各人的立場又不同。」

毛澤東笑道：「我的愛人，這可眞是越說越長了，你說清楚些。」

藍蘋說道：「周恩來不願你參加政府，恐怕揭穿了他的底牌，他目前就靠着在老蔣與你之間作傳話人，這是他的政治資本，如果你到中央來作事，天天同老蔣見面，中間用不着人傳話，周恩來還吃什麼？」

毛澤東說道：「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藍蘋說道：「活曹操這批人的心思更壞，你在延安稱王稱尊，他當軍師，說什麼你聽什麼，大權等於在他手上，你如果到中央政府當了院長，活曹操幹什麼？最多當一名秘書，在他來說，如何能過癮，所以要打壞主義阻止你參加政府。」

毛澤東說道：「你別一味向壞處想，林老昨天講的話你都聽到了，他認爲我回延安後，將來的地位不止一個院長呢？」

藍蘋說道：「我所以說活曹操有心害你，就是這個意思，老蔣爲人我們都知道，你對他有七分，他會還你十分，你若是想以力量去威脅他，八年前，日本人尚且嚇不倒他，何況今天。」

毛澤東說道：「我不是要威脅蔣先生，我要回延安整頓內部，對付獨眼龍，把獨眼龍鬬倒，再回重慶來。」

藍蘋從床上坐起，理理鬢髮，說道：「既然這樣，我可以不回去，在重慶等你了。」

毛澤東愕然道：「你怎會這麼想。」

藍蘋笑道：「你自己說的很快就回重慶，我又何必跟着你跑，留在這裏不是更好。」

毛澤東搖頭道：「斷斷不成，我一天也離不開你，要回去一道回去，要來就一道來。」

藍蘋問道：「潤之，你說句良心話，有沒有意思在中央作事。」

毛澤東說道：「你怎麼也不明白我的心事，我不是爲了要作官，又何必革命，你以爲我是你們山東的好漢，想當強盜終老嗎？」

藍蘋說道：「好吧！我再信你一次，希望你不要騙我。」

毛澤東笑道：「我要騙也去騙別人，怎會騙你，再說騙你也騙不了多久，到延安也就知道了。」

藍蘋說道：「不過到了那時，許多壞蛋又拿黨來壓我，說是規定不准我過問政治，再進一步又要趕我走，我怎麼辦！」

毛澤東說道：「你放心，眞有人欺負你，我一定替你出氣，我們到了延安很快就回來。如果口不應心，叫我將來得一個怪病，躺在床上十年都不能治好。」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在政府與中共談判期間，活曹操又由延安到了重慶，卜機就趕去見毛澤東。

毛澤東一見活曹操，頗爲吃驚，問道：「林老，你又來了，有什麼急事。」

活曹操嘻嘻笑道：「沒有急事，倒是好事，獨眼龍已經軟下來，不敢再反對主席了。」

毛澤東當時心花怒放，說道：「這眞是好事，獨眼龍怎會軟下來呢？」

活曹操說道：「他知道主席要回延安，就不敢頑抗到底，再加上我同少奇同志，德懷同志用了壓力，他不低頭馬上就要吃苦頭，獨眼龍多狡猾，見圈就跳，絕對不吃眼前虧的。」

毛澤東怔了一下，說道：「林老，這樣說，我還是要回延安。」

活曹操說道：「主席必須回延安，一切事才好着手。」

毛澤東沉吟不語。

活曹操又向前湊一湊，低聲說道：「主席回到延安，安定內部之後，仍然可以回來，蔣先生一定會再打電報請主席回來的，到時也許不止一個院長了。」

毛澤東聽到最後一句，不由得噗哧笑了，說道：「不止院長，再向上就是國民政府主席了，林老，你這不是拿我開心。」

活曹操說道：「我怎麼能尋主席開心，當然蔣先生不會把國民政府主席讓給主席，但是，卻可以設一個副主席。」

毛澤東說道：「林老，你是學法律的，應該看過國民政府組織法，沒有副主席。」

活曹操說道：「文字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是人定的，人當然就可以修改。」

毛澤東笑道：「你看這個可能嗎？」

活曹操說道：「可能性太大了，政府還都之後，要實行憲政，就要召開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此日的副主席，必然是將來的副總統。」

毛澤東笑道：「林老，我們共產黨雖然沒有眞正選舉過，但是美國選舉情形我是知道的，總統，副總統一定是一個政黨提名，沒有總統甲黨，副總統是乙黨的。」

活曹操說道：「那是美國，不是中國，中國問題要想澈底解決，就不能不理會共產黨，主席出任副總統，是眞正大團結的象徵，也許到那時，主席已經是國民黨員了。」

毛澤東臉紅了一下，說道：「林老，我們都是第一屆國民黨候補中委，這一段光輝歷史我眞忘不了，蔣先生眞肯容我，我眞願重新加入國民黨。」

活曹操說道：「蔣先生能容得下馮玉祥、閻錫山，自然也容得下主席，不過，馮閻歸順中共，手續搞得乾乾淨淨，主席留下這一個爛攤子，就有點麻煩了。」

毛澤東說道：「林老，你的話我明白，我回到延安把一切安排妥當，再談參加政府的事。」

活曹操說道：「主席聰明乃天授也，非人力可及。」

毛澤東笑道：「要沒有你這個軍師還是不成的，將來無論我作什麼？都要請照舊幫忙。」

活曹操說道：「這是當然，這是當然，我一定效勞一世。」

送走了活曹操，毛澤東回到房內，見藍蘋斜靠床上，手托香腮，有無限心事，見了毛澤東，劈頭問道：「潤之，你眞要回延安嗎？」

毛澤東說道：「非回去不可，剛才林老講的話你都聽到了。」

藍蘋說道：「潤之，你是一個聰明的人，怎麼一遇到活曹操你就糊塗了。」

告訴我，乖不乖？」

「乖嘛，快拿出來呀！」

小珊開心得一下子忘記了問肘子的事。

「好，妳是閉上眼睛，等爸爸要妳張開來的時候，妳會高興得跳起來。」

「好，好，爸爸，我現在就閉上眼睛。」

小珊眞的把小手掩在眼上。

張教授得意看看大家，笑了一笑，很有點自負的樣子。他這種罕見的神情，引起了他愛人和幾個學生的注意。

張夫人困惑地看看他，正想發問，他把右手食指豎在嘴唇中間，輕輕「唬」一下，然後鄭重其事的，把手伸進列寧裝的大口袋中，掏出兩塊餅乾，這下又眞把旁觀的人怔住了，但是他把餅乾輕輕放在茶几上，用手指向大家做了一個「還不止這些」手勢。又從口袋中掏出三塊餅乾和兩粒用花紙包着的糖菓來。

五塊餅乾中有兩塊已壓破了，但陳教授很小心的推了起來。這時候，小珊性急地在連聲催促着：

「爸爸，快點嘛，好了沒有？」

「等一下，小寶貝，馬上就好。」

他把餅乾很整齊的排列在茶几上，然後把兩顆糖放在中間的一塊餅乾上面，搓搓手，笑着說：

「好了，張眼！」

小珊很快的放下掩住眼的手，乍的看到排列在茶几上的餅乾糖菓，先用不相信的眼光，看看周圍的人，再看看媽媽。這是太出意外了，福州只有一家公司有餅乾，去年過年，她見媽媽拿布票去買布，她看到了吵着要；媽媽沒有辦法，最後用糖菓替她買了幾塊。以後，媽媽就不敢再帶她出去了，家裏沒有勞動力，配的糖還不會吃，再要拿去換零食，就更有問題了。

尤其是糖菓，那簡直是小孩子夢寐以求的東西，難怪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張太太看她傻傻的，笑了出來，說：

「這都是給妳的，還不謝謝爸爸！」

「爸爸，眞的？」

張教授點點頭：

小珊笑得好開心，又拍手，又跺腳。

林宇民他們也跟着笑了起來。

張太太猶豫地問她丈夫：

「這些……」

「開會時擺在會議桌上的，黨委叫我們吃，起初大家都不好意思動手，後來一下給搶光了，我連連抓，就祇抓到這一點。」

「你自己都沒有吃呀？」

吃是吃了一點，但沒有藏回來的多。」

「這次黨委怎麼這樣客氣？」

「要開門整風了，看來好日子快要來了，吃了餃再說吧。林宇民，你們還沒有吃吧？一塊兒湊合吃一點算了。」

「老師，我們吃過了。師母，你們請吧！」

學生在學校裏面有伙食，不發糧票；這樣，他們就很難在外邊吃到東西了。至任何親戚朋友家裏面去都是一樣，不拿糧票吃人家的飯，等於是吃掉東主一份糧；蛇要肚子飽，田鷄要性命，這個時候，慷慨是代價極高的奢侈品。

張教授夫婦上桌要吃飯了，小珊還蹲在茶儿前面，集中心思在處理她的餅乾。她先清點家裏的人數，爸爸、媽媽，加上三個客人，連自己一共六個，但是餅乾只有五塊，她歪着頭想了很久，最後作了一個決定，一個人一塊餅乾，剩下林宇民，她給他一顆糖。

小珊的欵待，使林宇民、關振宗、應文龍三個同學，心裏有種說不出來的滋味，想不到他們會在一個小孩子身上，看到這種社會上找不到「推食食人」的行爲。嚴格的說，這是一種資產階級溫情主義的作風，黨的教育上是不容許的，不過他們不作如是想。

小珊的餅乾上附帶着一份溫暖、和平、信任；他們把這些都收下了，餅乾退還了她，而且都在盤算着有沒有機會跟老師一樣。到什麼地方去抓點餅乾糖菓來送給小師妹。

小珊看看那堆餅乾，找到一張紙頭，準備包起來，又忽然對她媽媽說：

「媽媽，我可以在吃飯之前先吃半塊嗎？」

「好的，妳吃吧，小珊。」

小珊取出本來就被壓碎了的半塊餅乾，把其餘的很細心的包了起來，放到房間裏去。她過了一段很久還沒出來。

張太太等得心煩，叫道：

「小珊，妳是怎麼搞的，菜飯都冷了！」

她在房間裏應道：

「馬上就來，媽媽，我好了。」

她的聲音有點含糊。

張教授對太太笑着搖搖頭。

「妳別催她，她在吃餅乾呢？」

沒好久，小珊就蹦跳着走出房間，上了飯桌。

兩菜一湯，算是很有氣派了；炒空心菜幹子，小鹽魚，空心菜葉子和油條的蛋湯。

張教授一提起筷子，就說：

「今天菜不錯啊！」

「還說呢，蛋是黑市中用五寸布票換來的，不便宜；那幾個油條又排隊排死人了，不過也値得，這碗湯的油水是夠了。」

「妳還是把蛋蒸一蒸給小珊吃，不是更好？」

「她是小孩子，吃那麼多幹嗎？你也累了，打勻了，大家吃一點。」

他們在吃飯時，張教授又提起中午那頓「豐盛」的午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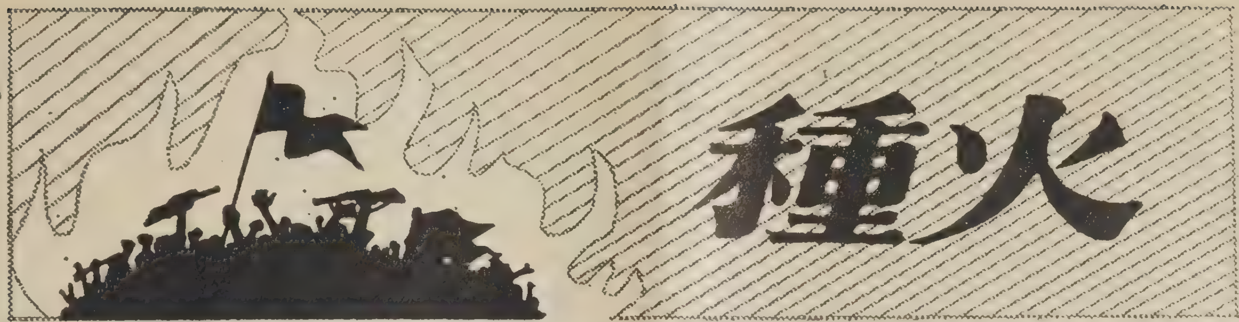
「我眞想挾個肥肘子放進袋裏去，但不行，油會滲到衣服外邊，給人家看到了總不好。不過中文系那位老教授，卻眞的用手帕包了一些東西回去。『我的牙齒不行，嚥不動，』他說：『帶回家給孩子們去啃啃也好。』黨委的臉色很難看，妳知道嗎，這對他們是個很大的諷刺。反正我是拚了命，吃得脹到喉嚨口，現在還是鼓鼓的……」

「別說了好不好，你看小珊都要流口水了，眞是的。」

「我沒有流口水，媽媽，我剛才吃過餅乾了，那還會饞！」

「那就算是媽媽在流口水，好不好？」

他們一面吃，一面笑；張教授祇吃一碗飯，就飽了。



〔三〕

林學政

不過，張教授總是慢慢明白過來，現在已經不再是教授可以選擇學校，而是他們選擇你的時候，不想幹不行；即使行，你也沒有地方好去。

愛人是高中時代的同學，抗日勝利，他從美國得了博士學位回來後結的婚，有一個十歲的小女兒，他們把她疼得要命。

林蔭裏有一陣陣嫩葉被日頭晒過的鬱香，在到處流動，他皺皺鼻子，深深嗅着。

春天眞好！他想：以後會有轉變了，誰都知道這樣下去是不行的。

他把手插進列寧裝的大口袋中，突然，他加快步子，嘴裏又哼出不太入調的京劇：

「靑……是山……綠是……水……」

這次，他似乎沒有時間去顧慮附近有沒有人會聽到他在哼那些被禁掉了的戲詞兒；雖然他的京腔並不標準，唱來也沒板眼，除了他愛人跟女兒，怕沒有第三個人懂得的。

她早在巷口等老半天了，搓着手，皺着眉頭，時不時站起腳尖向巷子後面的山坡上張望。當她看到張教授哼着戲詞兒，蹦跳着奔下山來的，連忙迎了上去。

「怎麼到現在才回來，眞急死人了！」

「有事情呀，看妳急成這個樣子。」

「怎麼知道你開個會要這麼久，你要把人家嚇成膽黃病，是不是？」

張教授笑嘻嘻的伸手攬住她的腰說：

「以後妳可放心，不會再有那種日子了。」

她陡的轉了個身，脫出丈夫的的手彎，吃驚地看看四週，輕聲說：

「你瘋了，上次居民小組會議上還不夠丟人。快點回去吧，菜都冷了，還有客人呢。」

「誰？」

「林宇民跟關振宗他們。」

「來得多久了？」

「早就來了，要不是他們告訴我你們眞的在開會，我還不去學校找？」

「要是眞正有事情，妳找也沒有用。我不是早告訴你了，不管出什麼事，最要緊的是把小珊照顧好……她呢？」

「還不是在跟他們玩。」

說着，他們走到家門口了。

進了大門，有個又窄又小的黃泥地院子，一幢小平房，一個小客廳，後面是臥室，旁邊是廚房飯廳。整幢面積，還沒有學校的警衞室大。

張太太一進門，就大聲的喊着女兒：

「小珊，快來，爸爸回來了！」

「爸爸！」

清脆的笑叫聲，隨着一個像小花貓似的身影，從客廳裏衝刺出來，撲向陳教授身上。

張教授蹲下身，兩手把女兒舉得高高的，親親她的面孔，然後抱着她進屋去。

林宇民和關振宗、應文龍，都是他班上的得意學生，他們早就走到客廳門口來迎接他，異口同聲的說：

「老師，你回來了！」

「回來啦，坐呀，請坐，你們等很久了吧？小珊，妳有沒有請幾位哥哥喝水？」

「有，爸爸，我還說了一個故事給關哥哥他們聽呢。」

小珊一到客廳門口就掙着下來了，這麼大還讓爸爸抱，叫人家看，不好意思。

「妳不會說故事！是什麼故事呀？」

「紅小兵活捉美帝，是老師今天教我們的。兩個朝鮮無產階級的紅小兵，活捉八個凶惡的美帝……」

「等下再說，小珊，讓爸爸先休息一下，我把菜熱一熱，我們馬上就吃飯。」

「我在中午這一頓上，把晚飯也一塊兒吃了，不餓。」

「對了，你沒有帶糧票，去那裏吃的？」

「黨委書記請客，乖乖，有魚、有肉，好肥的肘子，我一口就吃兩個，還有酒呢，像做了一次大生日……」

「爸爸，爸爸，什麼是肘子？」

小珊拉着她父親的手，心急地問。

「對了，小珊，我忘記給妳帶了東西來，妳先

。甲午之役，台灣割讓，組織台灣民主國以抗日。事敗歸粵，從事教育。民國成立，更名丘倉海，代表粵省赴南京參組臨時政府，以勞卒，著有「嶺雲海日樓詩鈔」）的詩句云：「古來義士島人多」。原來台灣人民在血統上是最純潔的中華民族，受了優良的文化傳統的薰陶，重人格，尙氣節。在日治期間，全島各地發生過光榮悲壯的抗日事件，先後不下有百次之多，這些都是熱愛國家民族的革命精神的表現。台灣詩人也眷念故國，憑弔河山，一寄其深情於文字，所以詩社聯袂而起，一共不下五十多處。而其發揚民族精神、激發愛國思想最偉大的著作，則首推連橫的「台灣通史」一書。

連橫字武公，號雅堂，祖籍福建龍溪，先世於明亡遷居台南，生於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戊寅，卒於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六月廿八日，得年五十有九。擅詩文，通史學，富民族思想，曾主辦「台南新報」等，鼓吹革命，不遺餘力，民國元年供職清史館。其後著有「台灣通史」、「台灣詩乘」等。

當馬關條約，清廷割棄台灣的時候，連雅堂便以一位年未弱冠的青年，抱着失地之痛，乃發憤著述，以保存台灣文獻爲己任。於是網羅舊籍，博採遺聞，旁及西書，參以檔案，前後花費了二十年的時光與精力，完成了那部「台灣通史」巨著，並於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刋行於日本。其內容上起隋朝，下迄甲午，敍述了千餘年的史事，凡八十八篇。據他的自序云：「國可滅，而史不可滅」。他以台灣所失者土地，而長存者則爲精神。如果民族文化不滅，則其民族的復興還有希望。因此，他對於民生的豐嗇，民德的隆汚，都寫得很詳盡；闡揚華族的民性，表章春秋的大義，而台灣的文獻賴以不墜。

連橫不僅對台灣的文獻有着偉大的成就，他也實在是中國近幾百年來史學界罕見的偉人，足以萬季野（清鄞縣人，原名斯同，號石園，以字行。生於明末，入清眷懷故國，絕意仕進。其學以愼獨爲主，博通經史，尤熟於明代掌故。康熙中舉鴻博、力辭，後以布衣彥史局，明史稿五百卷，皆其手定。他著有歷代史表、紀元彙考、儒林宗派、石經考、宋季忠義錄等）、全謝山（清鄞縣人，原名祖望，字紹衣，號謝山。爲人負氣忤俗，有風節，表彰遺逸，不遺餘力。著有漢書地理志稽疑、經史問答、句餘土音等）並列而無愧色。尤其著作中更有一個中心思想，那就是「愛國保種」四個字。

台灣淪入日寇以後，我全國國民無時不關懷這座美麗的寶島與島上數百萬被割離的同胞們。中國的革命運動，即以光復台灣爲其主要運動之一。國父孫中山先生於台灣失陷那一年，就在檀香山組織了「興中會」。當時發佈宣言，曾揭出「恢復台灣，鞏固中華」的宗旨。民國成立後，連雅堂過北平謁文信國公祠時，曾有痛失台灣未復的詩句云：「中原雖克復，故國尙沉淪！」誠以台灣失地一天沒有收復，革命大業就一天沒有成功。而雅堂所指的故國，卽台灣未復之意。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孫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失敗，經台灣赴日本，曾在台北少住數日，台灣的革命志士，得以親炙，精神上有着莫大的鼓勵。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逝世，台北人民集會追悼，卻遭日人禁止念誦的弔詞裏，有「西望中原，禁不住淚泉滔滔」之語。他們深識欲求台灣的光復，必自建設祖國入手，因之台籍青年西渡內地，參加革命陣營的，所在多有。民國二十六年七月，爆發了神聖的對日抗戰後，一般認爲光復台灣的時機，爲時不遠了。故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中，曾重申收復台灣失地的志願。到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已故蔣總統曾以委員長的身份，親赴開羅與英美領袖舉行三國會議，決定「日本歷來從中國所奪取的土地，如台灣澎湖羣島及東北四省等歸還中國」。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後，於是淪陷了五十一年之久的台灣省重新歸於祖國的懷抱。

日本投降典禮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舉行，遣送日僑工作亦於次年四月底全部結束。台灣光復四年有餘，而神州大陸，赤禍蔓延，以致版圖變色。而獨留此海外乾坤，作爲我黃帝子孫反共復國的根據地。現在台灣一千五百多萬，比較光復之初增加了將近九百萬人（當時只有六百二十餘萬人）。過去台灣的歷史原是一部移民的歷史；大陸被赤化，國府播遷台灣後，內地各省也有無數的忠義之士，大規模地移入台灣居住，更是空前所未有的。

台灣陷淪達五十多年，而民族精神猶絲毫未有虧損。目前台灣成爲全國的縮影，來自各省區的青年及各國的華僑青年，與台灣青年在同一課室裏聽講，在同一操場上受訓，治全國於一爐，其民族意識與愛國思想，比起過去國內任何一省都要深刻得多。因此，有人認爲：台灣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堡壘，也是西太平洋民治勢力的中流硫柱。特別是在軍事訓練方面來說，台灣更是一個的練兵所在。二十多年來，鳳山已成爲陸軍的訓練基地，左營則是海軍的訓練基地，圓山原是空軍的訓練基地。鳳山、左營及圓山，都在高雄附近，海、陸、空三軍的革命炬火，互相照耀，都在數十里之間。在這裏訓練出來的，不僅是一支新的軍隊，而且是一個新的民族。朝氣洋溢的新文化，正在發展之中。

遠在一九六六年年底，「紐約時報」記者余明星便在其經濟版分析：現在亞洲的經濟發展全面不景氣，惟日本、台灣、南韓等地，卻已獲得顯著的進步。原因是這些地區很成功地避免其政治的鬪爭、社會的不安及不打擾它們的經濟領域，故能使其欣欣向榮；其中尤以對台灣經濟進步的一篇報導中，說得更明白。他說：雖然農產品可能是台灣的主要輸出品，但加工品諸如塑膠品三夾板、水泥、玩具、天然纖維原料及電器零件等，在台灣出口品的比較，已漸增多。經過十多年來的美國經濟援助後，台灣於一九六三年就已初次享有貿易上的出超了。一九六四年的出口，將近四億八千八百萬美元；一九六五年則爲美金六億元。一九六六年的經濟進展，台灣已達到百分之七點五，超過本來希望的目標——百分之七。因此，在六六年中，平均每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四點五。至於農業生產，台灣出產的二百五十五萬八千噸稻米，五十四萬噸香蕉，一百零六萬六千八百噸木材，四百萬零七千五百噸魚類，三百二十萬頭豬。這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美國宣佈停止其經濟援助以來，台灣經濟發展的重大成就。加以近十年來漸有累進，基本重工業方面，更有顯著的進展。

台灣的戰畧地位

胡養之

「台灣海峽在亞洲的戰畧重要性是：一如歐洲防禦計劃中的直布羅陀。」這是已故中華民國總統蔣公的次子蔣緯國中將，七月十九日在立法院國防委員會中報告時，分析世界戰畧形勢，強調台灣海峽控制着南中國海，對防衛亞洲的重要性。

就地位上而言，台灣至少是中國安危存亡所關的生命線。早在清康熙六十年（公元一七二一）當朱一貴之役發生時，漳浦的藍鼎元，曾以參與戎幕赴台，事平後所撰的「平台紀畧」，便已指出台灣形勢的險要；並曾預料到恐有日本外來之禍，認爲日本不窺台灣！不可不早爲綢繆。

果然不錯，直到一百七十年以後的甲午（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之役，戰場雖在北洋方面的三大半島，可是日本人卻未嘗一日忘懷台灣；且其海軍經常游弋台灣海峽，測量海道，當時的澎湖，更曾爲日本海軍所攻破。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後，割讓台灣全島及澎湖羣島。這項消息傳出後，導致全台譁然，檄告天地，誓不屈服。一致表示：「以中華兒女，爲異族之奴，椎心泣血，將何以堪？」其時台灣民情激昂萬分，令到清廷與日本的交接典禮，只能在基隆港外一艘兵船上舉行。

同年五月一日那天，台灣人民公議自主，並成立了「台灣民主國」，設置議院，奉巡撫唐景崧（清臨桂人，字薇卿，光緒間越南之役，守諒山，敗法軍於宣光，後官台灣巡撫；中日之戰，台灣割歸日本，紳民戴景崧爲總統，宣告自立，日軍至，所部兵叛，遁歸）爲大總統，這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並以台灣進士邱逢甲（彰化人）爲團練使，統率義勇軍，並辦漁團。其時日本武裝部隊已大舉侵台，以孤島無援，我台灣諸英雄雖然感覺毫無希望，而猶力爭自由，留下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悲壯史蹟！

同年六月底，日軍佔領了台北，日帝國主義派遣台灣的總督樺山資紀亦已到達，遂開府於此，以理軍民之政。十月中旬，日軍侵入台南，日海軍亦攫取安平，而台灣民主國遂亡。計清廷統治台灣凡二百二十年（即自一六八〇——一八九四），而後淪爲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日本人統治台灣期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便注重土地調查與森林調查，發展糖業，整理金融，在財改上採取以台養台政策。到了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台灣的財政已達到獨立地步；且每年約有一億元貢獻於帝國政府。在第一次大戰期間，外國經濟勢力完全退出了台灣，日本獨佔資本，獲得了空前的利潤，紡織、機械、瓷器、化工等工業，甚爲發達。至「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爲適應戰爭需要，在台灣有了重工業的發展，如製鉛業即其一例，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於民國二十三年完成，發電量達十四萬三千瓩。全島有此低廉而豐富的動力，對於經濟繁榮的關係至大。礦產的開採，如煤礦、石油、煤氣等均有相等進步。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實爲日本帝國主義征服南洋的根據地，其形勢恍如一座天然的航空母艦。

總而言之，在日治期間，台灣經濟係屬於標準的殖民地型式，米糖兩項佔對日輸出百分之八十，輸入大都爲日本工廠的製造品。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台灣產米共約一百六十萬噸，其中半數運往日本。同年台灣的糖產額約一百四十六萬噸，出口達一百萬噸。日本全國所需的糖，都是從台灣供給的。總計日治時期，台灣對外貿易百分之九十爲對日貿易。由於基隆是距長崎最近便的海港，設備完善，航運頻繁，乃台日間商旅往來的孔道，也就是日本吸收台灣血液的運輸線，所以，當時基隆的地位很重要。

日本人在台灣，歷半個世紀的經營，爲何還未能將它同化？主要原因是移民政策失敗。據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統計：台灣本島的日本人僅有三十七萬，而且其中大都是商人和公務員，這裏面又有三分之一居在台北（是時台北市人口三十四萬），全島人口日人與華人爲一與十八之比。日本對台灣移民不能成功，則其一切營構均屬浮而不實。日人佐田弘治郎（前南滿鐵道會調查課課長）曾經這樣說：「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也是很有能力的民族，絕對不可以輕視的。……」另一方面，日本人在台灣一直施行軍法統治，致令日本人與華人甚少接觸，故其同化華人絕少成就。

實際上，當時全台居民，都身受日本人槍桿刺刀的壓迫，備嘗政治上、經濟上各種虐待、掠奪，及其種種不平等的痛苦！因而時時發生抗日運動，前仆後繼，威武不屈。正如邱逢甲（清蕉嶺人，先世遷居台灣彰化，字仙根，工詩

念頭，令劊子手用匕首在犯人頭額上劃上「十八」兩字，然後斬頭了事。

鎮台做了這事，更受百姓敬愛，可是他臨時修改刑法的事給政敵知道，呈報京師，不久落得一個「飾令告老還鄉」的裁判。

故事發展到鎮台回家時，在海洋上又爲受淩遲的犯人的接班大盜拘捕，那班大賊開始懷疑他出賣自己的兄弟，但經過搜查，鎮台船上的行李並沒什麼寶物，大賊反而感謝他當年改刑免除犯人的痛苦，將鎮台放走。

鎮台回到家鄉後，忽然發現自己的行李中藏有大批寶物，才明白是攔刼的海盜在搜查他的行李時暗自放進去的，鎮台因爲怨恨京師對他無情無義，遂不再呈報，但他自己亦不願意承受不義之財，便藉着無名氏的名字，將所有珠寶拿來做善事。後來又被政敵查出，向朝廷告密，這一回老鎮台被交在政敵手中，嚴刑迫供，最後被判死刑。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看到兩種表演，一是大海盜臨刑前，爲了死後給別人留下一個英雄漢子的勇敢形象，所以表演一齣出色的英雄氣概。另一個是鎮台的政敵，他的表演是如何將受人愛戴的人物炮製成大姦大惡，來表演他的精明能幹，用毁滅別人方式來提升自己。

表演這東西，像是天才，有的藉着文化的外衣、藝術手法，聰明才智的光芒，其實那只是一層外衣，表演的原始心態，仍然是屬於本性的。

凡屬競爭與好勝，有屬於實質的或由於爲了博得別人稱許而沒實質的。本性並不理會你有沒有才智上的實質，只要迫你千方百計去引人注意自己，只有獲得別人注意自己才能獲得

它還會把人的整個夢境分成兩半：上一半你做官、下一半你坐牢，或是中間還有一段當牛做馬的插曲。

有一次，我在夢裏夢見了「夢」跟「夢」談話。只聽見這個夢說：「同志！那些人都喜歡做最長的夢。試想，他們一定是些病魔，總是常來我們的尋夢園裏流連忘返。」那個夢答：「那不稀奇！有些人死了，還要做夢。他們是想復活，所以便希望到我們這裏找些朋友，準備打回人間去！」我聽得十分有趣，便微微地一笑。

毛思與北平

青冥

「毛思」的精粹

最近，星、日等地傳出了毛澤東的死訊，筆者初時信以爲眞，忍不住跌足失聲。我近來苦心研究「毛澤東思想」，自問頗有一點心得，正欲撰文以表揚之，倘若毛某人眞個死了，我的心血豈非白費？幸而消息傳來，說毛澤東尙在人間苟延殘喘，筆者聞之，方始釋然。

我認爲毛澤東最教人佩服的地方，就是他那張謊話說盡，口水卻流不盡的嘴巴。在「組織起來」一文裏，毛氏可以高呼：「整個邊區，產生了許多農業勞動英雄、工業勞動英雄、機關學校勞動英雄、軍隊中也出了許多勞動英雄。」看，「毛主席」多麼喜歡勞動，讚美勞動啊！請再看他在「毛澤東自傳」裏說的話罷：「我的餉銀是七元一月……其中我每月要用去兩元吃飯。我還要買水，因爲兵士都要從城外挑水進來，而我是學生，不屑做挑水的工作。」

毛澤東雖然歌頌「勞動英雄」，要同胞流盡最後的一滴汗，他自己卻連挑水的工作也「不屑」幹！這就是「毛思」的精粹，這就是「偉大舵手」毛澤東言行一致的最佳表現！

毛澤東做學生時便如此鄙視勞動，他當了「黨主席」後，自然更加「不屑」做體力勞動了。

本港有些大專「學生」整天喊着「工人萬歲」，還在校園內建立石碑，上刻「勞動光榮」四字，毛澤東見了，寧不笑殺？

「北平」一詞的商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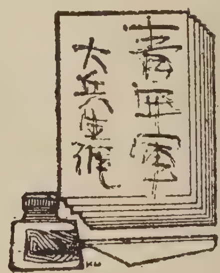
今年七月十九日，某自由報章刊出了一段文字：「中華民國政府已經常巡邏及注視在主權發生爭論的釣魚台與彭家嶼等小島……北平、日本和中華民國，都說釣魚台是它所有的……北平和東京，最近於談判締訂和平及友好條約時，已成立默契，把釣魚台的宗主權擱置不談。」

中共通番賣國，已是衆人皆知的事，毋須多談。我要指出的是：上面這段報導，以「北平」二字代表中共，立場雖然極端正確，可惜犯了一個錯誤——一個反共報章經常犯的錯誤。

一九二八年，中華民國把直隸省改名爲河北省，北京改名爲北平，於是從前的國都，便成爲地方政府。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我政府撤退至台灣，時刻準備反攻，爲了日後能夠迅速恢復秩序，台灣現在應該還設有一個小型的北平地方政府。故此用「北平」二字代表中共，便是「名不正」了。然則「尼克遜到北平遊覽」一語，是否也不妥當呢？答案當然是：「否！」因爲在這句話裏，「北平」只是地方名，並非用來代表某個政治組織，爲了正名，我們要用「北平」二字，而且必須用這兩個字。

在登上軍艦之前，長官特別宣佈，離開上海就踏上戰鬪的征途了，分分鐘都有情況的顧慮，要求同學們除了戰鬪的裝備和配備外，私人的用品儘量少帶，綑包起來交給後方留守處保管。這一項宣佈又使大家忙亂了一陣，由雲南迢迢萬里帶到上海的東西，都是最心愛的東西，有的軍次途中選購的紀念品，都要按照規定割愛了，好不慘然，念及一切是爲了戰鬪，也只好忍痛割愛了。

同班的胡鴻文同學，是一個多情的種子，什麼東西都留在後方留守處，只是一大包女朋友書，和一本情人的相簿，一定要隨帶身上戰鬪在一起！他說：有情信和情人的相片隨帶身邊上前線，可以鼓舞士氣，奮勇向前，不幸爲國捐軀了，也可以相伴在地下！眞是視死如歸大有壯士一去不復還之概！



表演的訣竅

霍雲霄

與一位電影行家談起去年在本港首映的杜魯福的「戲中戲」，忽然記起少年時從一位八十老翁敍述的清代末年的古老故事；我說：我曾經打算重組這個古老故事，並且用「表演」兩個字來作爲劇名。

故事主人翁是一個大海盜，在海上橫行了十多年，手下有幾百嘍囉。有一天這大海盜化裝進城享樂，給一個刼後餘生者認出，報官將他捉住，官兵將他押上原來賊船，命船上嘍囉將船開回海盜的巢穴，展開一場奇襲，將大多數嘍囉殲了。

那鎮台做了一切，詳文向京師請示，京師回文要將這犯人凌遲，那是古代的極刑，先將犯人割手腳、挖眼、割舌，一共十八刀。鎮台將犯人傳上公堂，將這消息通知犯人。犯人很鎮靜，要求臨刑前與鎮台私談，鎮台答應，犯人於是說出他在一個山谷埋藏了大批財寶，鎮台如能找一個人來替死，可以自己享受這批財寶。因爲這犯人長了滿臉鬍子找替身很容易，鎮台立即答應，給犯人一頓好酒食。然後去挖寶，可是鎮台是清官，將寶物一一歸庫，並再詳文京師，京師回文嘉奬鎮台，但對犯人處置仍維持原

最大的滿足。走筆到此，又想起那個枉死的鎮台，如果他也懂得表演的訣竅，說不定不但不會枉死，還可以加官晉爵，並且將他的政敵送入地獄。這便是一不少腳踏實地者常見的悲劇，因爲長於表演者，往往是由於本身沒法從腳踏實地堂堂正正與別人競爭之人。

夢·迴·大·陸

從小，我就容易做夢。剛睡到床上，夢就來了，它還常常向我吹噓夜的多姿多彩。直到如今，我已經做過上百個夢了：但一半是好夢，一半是惡夢過去，我曾經做過這樣的一個夢：我夢見一隻小狗，牠爲了要當管家，就睡在深宅大院的門口；幾個蒼蠅，牠們希望成爲貴賓，就飛到桌上先嘗一席酒菜……因而我發現，來了的正是個做夢的世界，不但人在做夢，狗和蒼蠅也在做夢。……後來，等我蘇醒了，才知道自己只是躺在河西走廊。

夢這東西，確是個另

因而，我就對「夢老人」們說：「我不喜歡夢；但我卻需要夢。你們的夢裏世界很是稀奇：有時候，我本沒有了工作，饑餓線上又讓愛情跑掉了。但夜一到來，我合上了眼睛，突然就看見自己駛着一艘輪船，伴着愛人一齊航向那海鷗飛翔的太平洋去……」

原來做夢是故事，或有開頭沒有結尾，或有結尾沒有開頭，或是故事接踵而來，幾個故事組成了一個夢。

以前我帶把回憶和幻想當作夢，結果錯了；仔細想想：這又不是夢，而是事實和憧憬。一夜過去，一夜又來了。我的夢飛過江河，越過山峯，一會兒人變鬼，一會兒鬼變人。夢這傢伙四季如常：春天像酒鬼地醉，夏天像狐狸般狡猾，只要黑夜不完，它就沒有盡頭。而到了秋天，它還秧歌漫舞，然後就找尋着冬天的溫暖。

不過，我很討厭，夢是個快樂的開始，是個悲哀的結局。年輕時候，我遭夢騙過，它總像個販子，把我賣了，又贖回來，最後就讓我扮演一隻被鬪敗的公鷄。我十分不滿夢的權勢來威脅人，同時花樣百出地把我隨意作弄。夢，還是去你的吧！

換上寒帶征衣

寒梅

部隊由上海乘坐軍艦到秦皇島登陸前夕，每個人換發過一套寒冷地區的新裝備。

在上海發給的禦寒裝備，包括有一件毛大衣、毛帽、毛手套、毛襪、毛衣、短桶的毛靴，一付風鏡，穿在身上當然是溫暖多多，可是行動也不方便得多了。

那一雙禦寒的毛手套，每雙最少有一斤重，由於面積太大，大衣袋和褲袋根本無法裝進去，好在領下來的時候，兩個粗重的毛手套是有一根繩子牽住的，那根繩子正好用在掛在肩膀上，一雙手垂就吊直擺下，行起路來，好似兩隻沒有內膽的排球一樣，前後擺動，有趣極了。爲了套動不方便，大家都是將手套的前部塞入毛大衣的口袋去，固定起來，才沒有那樣的「吊兒郎噹」！那一種皮毛手套，實在是很笨重，前面套手指的地方不分的，好像是一大塊皮將手套起來，只有扣槍機的食指是分開的，否則的話，根本沒有辦法射擊。

皮毛的帽子從頭部到頸項是全部套住的，面部再戴起風鏡，個個都變成了蒙面超人。如果在亞熱帶的地方，這樣的衣服裝備，不將人悶熱得發暈才怪！

人物，全部加以掩飾。

出賣了中國，而採隔江看火的態度。請美國的朋友們記着，這種火會有一日燒到你們的田園。而且你們不要忘記，這些火是你們執政者玩出來的！

不幸得很，在美國總統候選人的競選中，有人想登上總統的寶座，居然採取左傾的姿態，在領導自由世界的國度裏，竟有此怪現象，眞使人不寒而慄！

事隔二十多年，記憶猶新，痛定思痛，大陸之失，應該前車可鑒。奈何自由世界的政客們，以個人的幻想，忘記了國家的大計，更顧不到自由世界的利福，又讓可悲的歷史，在一九七五年重演。

一九七五年的春天，北越撕毁了巴黎停火協定，十萬大軍，以秋風掃落葉的兇勢，向南進攻，勢如破竹，使西貢危在旦夕，當日導演巴黎和談的基辛格，並無一言相責；簽字國沒有一個肯挺身而出，大家置諸度外，任聽北越的圍攻西貢，以國家的命運，聽國際支配者，應作當頭棒喝，凜然自警！

福特總統以道義感而向國會提出緊急援助越南，但國會裏的政客，暗湧着反對的狂潮，有的主張實地調查，是否應予援助，來一套拖的手法；有的則主張削減，不必穿簑衣去救火，擺出消極的態度。直至南越崩潰之日，所謂「人道援助」，仍未運到。

在南越國內，那些阮文紹的政敵，乘機而起，不理大敵當前，不理國家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大家要逼阮文紹下台，以逞一時之快意。或覬覦總統的名位，置國家民族生命於不顧，以迎合越共「和平」的擺佈。當年在中國大陸的災難，全部在南越翻版。

當龍諾被逼下台，黯然去國，讓那些無聊分子去與虎謀皮，甘心墮下「和平」的陷阱。他的苦心唯有自己知其滋味，但打落水狗的政客，還說龍諾於危城烽火之際，放棄國家，到外國去享福。政客們那不負責的宣傳，顚倒是非的無恥，此乃自由世界的可悲。

不禁又使人想起杜牧的：「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

「飛天神探」與

林巽

絕技，到處找人支持，老是困擾在患得患失中。第四組是心理不正常的獨居男子祖地，爲了精神寄托，他參加了國民警衛隊，以作精神寄托。然後地震發生了，加富拉與他的岳丈，老警察史廖利，飛車青年米路士等人都先後自告奮勇，投入救亡行列，只有那個心地不正常的祖地卻乘災難的刺激，幹出殺人，擄人強姦的罪行爲史廖利殺死。

「大」片的背景是美國加州的大城市洛杉磯，那是一個數十萬人口的城市，在城外有個大水壩，水庫中的儲水是全城市民的食水來源。再由城中一間地震學院測探出地震的演展，於是大城市、大水壩，由幾組具有代表性困惑的人帶出幾十萬驚惶無措的市民，在電影技巧上，每一間大厦傾倒，路面分裂，水壩決潰，死亡枕藉的鏡頭，都發現出那些特技大師不少移花接木的神技，使模型與實景的交織，加上音響效果，銜接得天衣無縫。

「大地震」雖然是噱頭電影，但我們不可否認，地震是地球上隨時存在的事實，當災難與個人的恩怨撞在一起時，在那種比對隱隱表現出這些引人深思之處，它彷彿說：人在陷入狹隘自私的心靈困惑時，唯有從救人自救的體驗中心靈才能獲得眞正釋放。這種意念，且不只是大災難中才有，就是從小災難也可以表現得非常眞摯感人，每一個人在心靈陷入困境時是沒法從自己生命中求得眞正慰藉的，只有從救助別人中才可以掙扎出纏擾自身的困境。這種意念，心理學與哲學觀點完全共通。

亨利凡紐導演，尙保羅貝蒙多主演的「飛天神探」故事寫一個在正常社會看來很正常斯文的青年，但這個人卻是一個心理變態者，常常用電話恐嚇獨居女子，或冷血的殺死獨身女子，他駕着電單車，電單車後廂中藏有手榴彈，以及可以將整間大厦炸毁的炸藥，與手槍等殺人武器，因爲這個人在巴黎神出鬼沒，幾個女人枉死，於探長尙保羅貝蒙多奉命查緝這個心理變態殺人魔王。像這類題材，過去最多爲希治閣及波蘭斯基所採用，但希治閣與波蘭斯基，只藉它來賣弄恐怖，收恐嚇觀眾效果。這部電影卻着重表現尙保羅追捕兇手本領，緊張中也有些喜劇效果，電影中有錯着，捕了一個毒販，至於追捕兇手的戲都經過特別設計，如由直升機打鞦韆跳入摩天大厦窗口突擊兇手，地下隧道的追捕，屋頂上的追逐，由大厦屋頂淩空跳過另一座大厦等等，都極盡奇異刺激之能事。不過這類電影是不能評爲表現什麼內涵的，電影中的心理變態殺人魔，雖然是在新聞中常常出現的人物，但「飛」片並不藉這人物來說明什麼，或提出什麼問題，而是藉這個人物的存在作爲情節，好使一個探長利用這個危險人物來表現飛天遁地的絕妙本領。導演的聰明，就是盡力減少過去同類電影看到的常見警匪追逐公式動作場面，着重創新。因此追逐危機的重心，放在賣弄半空活動，就只爲了避免走進舊公式而構想出來的。可以看到每一段動作構思，都是煞費苦心的。由此可見今日電影技巧中的動作場面，實是一門極重要的學問，絕不宜像張徹那類表現動作方式，只獨沽一味賣弄一大堆人圍殺一個人，拍了幾十部電影後，仍抱着同樣公式，迫使觀眾看到厭倦爲止。

不過作爲一個電影導演，像亨利凡紐或希治閣那樣，拍電影只爲了販賣刺激性噱頭，完全避免一部電影的藝術內涵，那是美中不足的。因此尙保羅貝蒙多與查理士布朗臣一樣，在電影中只等於一個特殊機器人，除了頭腦機靈與動作敏捷之外，觀眾沒法發現他有什麼特殊氣質。倒不如演霹靂火中的眞赫曼，以及安東尼昆、畢蘭加士打這類演員的動作電影，容易使觀眾對劇中產生特殊氣質之感。



美國政客·共黨同路人

宋琴

請天下有心人爲歷史作証

使人最感慨的，在自由世界，缺乏了眼光遠大的政治家，自邱吉爾死後，雄圖偉畧的已無幾人。戴高樂談得上偉人，但只挽救了法國，總算避免了共產黨的傾覆，奈以心胸狹隘的個性，忘不了當年在倫敦掛單時代的那股鬱氣，而事事專與英美扭蹩，妨碍了英、美、法三國的團結。

杜勒斯也算得上是一位政治家，也是共產集團的剋星，他的圍堵政策，配以空軍的戰畧機羣，廿四小時的不斷挾着原子彈頭，凌空巡廻監視，逼使共產集團彈動不得。奈何天不永年，溘忽逝世，是自由世界的大損失！

自由世界的政治家不多，但不幸的，那些無聊的政客則太多了。共產黨就利用這些政客，來瓦解每一個國家，進而瓦解自由世界，共產黨利用他們的法寶很是簡單，不外透過統戰分子，隨便送給那些無聊政客一頂帽子——民主的政治家或是開明的政治家。

那些無聊分子，一旦戴上了這頂帽子之後，以不勝榮幸的心情，自我陶醉的去甘受共產黨的利用，做其傾覆國家的工具而不自知！

在自由世界任何一國，尤其是在領導自由世界的大國裏，這些無聊分子觸目皆是。而且在未獲得那頂帽子之前，唯恐帽子不落其頭上，乃處處擺出其左傾的姿態，唱其進步的歪腔，揭政府的瘡痂，渲染政府的無能，以表現其賣力的程度。

另外的毒蟲，乃本世紀的特有產物——唯我主義的青年，高唱只要「做愛」，只要「和平」。他們做人的十字架崩潰了，沒有人的精神，而且怕死，更嚷出「反戰」；後來演進爲無所不反，專搗政

，也是本世紀兩條蛟龍，搞風搞雨，要赤浪高漲，怒捲人間的大地！

當徐蚌會戰之後，劉不同、黃人宇之流，在立法院大嘈大鬧，破壞於政府之內；而接近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的那幾個無聊分子，則興風作浪，散佈政治行情於政府之外。互爲表裏的逼政府與中共和談。同時故意製造空氣，說毛澤東不願跟國府和談，是有其原因，以拉一把鬆一把的手法，來逼總統蔣公下野。結果，和談代表一去不返，中共席捲大陸，劉不同、黃人宇等馬前迎降，滿以爲功臣自居，怎料得落得無影無踪，生死不明。劉不同、黃人宇等一死不足以蔽其辜，但七億同胞淪於鐵幕，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則萬罪難贖！

在美國，太平洋學會的拉鐵摩爾，藉太平洋學會爲掩護，與隱伏在國務院的戴維斯等串同一氣，造成國務院及其他政府機構，凡是對遠東問題有所諮詢時，所請教的所謂「專家之流」，無一不是限於太平洋學會所推薦的人。這些「專家」之流，必定以「國民黨貪污無能」，「毛澤東不外是土地改革者」，顛倒黑白，淆亂是非，以影響美所製訂的對華政策。

當中華民國預備實行憲政的時候，美國忽然派馬歇爾將軍，以特使身份來華，當面威脅總統蔣公，表示如果不立刻容納共產黨加入國民政府的話，所有的美援將馬上停止。以停止美援來威脅友邦，以美援來干涉友邦的內政，爲友邦的反動分子撐腰，悖於理悖於情，有謀畧政治家，決不出此下策。

魏德邁是中國戰區的參謀長，美軍在中國戰場的最後一位的指揮官，他知道馬歇爾的狂妄干涉，就寫一個很簡明清晰的報告給美國總統杜魯門，他說：這樣的要求實在是太離奇，最後一定會使六億中國人，全部淪入共產黨的統治之中。但所得的結果，卻是美國國務院反要求魏德邁將軍緘默，不准他再發表意見。

美國的政客，甘心做共產黨的同路人，透過太平洋學會來操縱國務院，而由國務院出賣中國，使中國淪入共產黨的手裏。但爲了不讓美國人發覺中國是被他們出賣，使由艾契遜出名，發表白皮書，

大」評

這個暑期有二部看來要跨越這個暑假映期的災難電影「大地震」與「冲天大火災」，後者前期已在本欄談過，前者因與後者同一類型，所以押到現在才談。本期還有一部是法國商業噱頭電影導演亨利凡紐的「飛天神探」也是值得分析一下的電影，所以也選爲該談的電影。

「大地震」是環球公司出品，麥羅遜導演，原著是由以「教父」成名的馬利奧普素的小說改編。地震是大自然災難，因此它比「冲天大火災」輸了一個人爲過失的意識層次，因此基本上可以將它列爲噱頭電影。但這部噱頭電影，因爲忠實紀錄一些地震的科學知識，以及在大災難中展覽不少個人恩怨的小故事，於是予人以一種警惕，小恩怨的狹隘觀念，在大災難相形之下，便顯出那麼渺小可憐，人能從這方面重新發現自己，那體驗才是異常珍貴的。

拍災難電影，看來像只爲使觀眾滿足幸

考驗，發掘各式各樣的人在大災難前會怎麼樣？「大」片故事在地震未發生前，紀錄了幾組人物心靈上的困境。第一組是被岳丈提拔成功的水庫工程師加拉富（查爾登希士頓），打算與妻子李薇（阿娃嘉娜）離婚，因爲他愛上一名寡婦同事丹妮（珍妮慧寶芙），然而多年的恩恩怨怨不容易了結，正在困

」和互相尊重的關係」多。

這段話在原則或理論上，在「抽象的層次裏」很對；可是，「人民在互相聯繫和互相尊重」的關係，究竟該如何表達呢？在這裏，相信格林不要把「人民」一詞來做中共式的解釋吧！因爲連毛澤東都說：「人民內部都有內在矛盾」呢！這「矛盾」——內部的矛盾，「如何處理」的問題，已經成了大陸上政治階層的永遠不能停止的創傷呢？

「互相聯繫」吧，恐怕要看誰是站在「正確路線」上了。簡單的說，所謂「正確路線」又得看風駛船的。否則，問題就大了。以前，與劉少奇「互相聯繫」吧，結果呢？以後，與林彪「互相聯繫」吧，結果呢？目前，與江青「互相聯繫」呢？還是與周恩來「互相聯繫」呢？抑或是與鄧小平「互相聯繫」呢？相信大陸上的「人民」平無所適從呢！不然的話，一定又會被說成重則「反動」、「反革命」；輕則就是「山頭主義」與「宗派主義」了。

「互相尊重」吧，恐怕是互相傾軌呢！所謂的「尊重」，恐怕可以解釋成「無聲無嗅」，「坐牢而不報」，「殺頭而不響」呢！對「人民」來說，「互相尊重」就是依據馬列毛的指導，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決策來執行。否則的話，那就是不「互相尊重」。

二、「互相信任」和「互相交流」，在格林的了解中很重要。但是「信任」如何建立呢？怎樣從事「交流」呢？是不是在大陸上是「人與人之間無須競爭，無須防範」呢？人們是否能「安然自得」呢？

格林對中共的二十多年來的歷史，似乎不清楚，即使清楚的話，在這幾句話裏就表現得不盡不實。大鳴大放時，大陸的人民確是在「信任」與「交流」中進行的，事後呢？我們都知道這「信任」也者是陰謀；這「交流」也者是詭計。

再談文革吧，紅衛兵們卻是在「信任」與「交流」中而舉行了「大串連」的，結果呢？更是我們所清楚的了。

林彪在「信任」與「交流」中被封爲「親密戰友及黨定接班人」，結果呢？我不欲說了。

格林的「互相信任、互相交流、互相聯繫、互相尊重」也者，不是談大陸的實況，恐怕是他對大陸政治情況的了解，而提出了他對大陸上的政治情形的高度期望而已。這方面我是首肯的。可是，在中共，特別是政治階層的人士，他們能夠嗎？

格林所談的「實例」

接着，格林指出了一個在大陸農村集會的討論：他說：

「我在中國曾經參加過一些農村的集會；全村聚在一起討論問題——例如說怎樣去利用一些餘錢；辦學校好呢？還是建醫療室好呢？每人都可以參加討論，暢所欲言；有抱着嬰兒的母親，有老有少，有工人、農民；不需要什麼投票名單，人人皆可參與！當親歷其境時，我覺得這才是更深入、更親切的民主形式。」

這該是多麼好的一幅自由、民主的「深入」而「親切」的圖畫，因爲「每人都可以參加討論」、「人人皆可參與」，來決定用「一些餘錢」——「辦學校好呢？還是建醫療室好呢？」

然而，格林卻忘記了，他的演講詞的下一段則是：

「在中國，這種種憂慮不再存在了。中國人享受自由，他們不會憂慮個人的成敗，或個人有沒有適當的衣服及外表，他們不需要憂心疾病及晚年的來臨，這些全都有妥善的安排。」

這一段的「全都有妥善的安排」眞是畫龍點睛。那麼，上面所提到那個村莊的人們，何以又「人人參加」來決定「辦學校好呢？還是辦醫療室好呢？」

難道是爲格林做一齣戲來看嗎？這如果不是格林的「無心之過」的敗筆，便是在大吹大擂之後，「前言不顧後語」呢！

同時，我也更會意到：在大陸上政府「全都妥善的安排」了，在這種情形下，當然不必再談自由與民主了。或是，從中共統治者的角度看，一切都是「自由」和「民主」的，因爲，一切都是「妥善安排」了，人民就不再需要爭什麼「自由」和「民主」了。因爲，連「自由」和「民主」也都是爲之「妥善安排」了。

不但此也，在大陸上中共爲大陸人民所「妥善安排」的東西可多了，讓我把最明顯的幾份事，指了出來：

一、思想方面，已經有了固定的馬、列、毛，只要努力在其中學習，就可以了。

二、讀物方面，所有大陸的出版都是黨派的欽定出版物，當然是最妥當。

三、發展寫作方面，非得按照大陸中共的各種運動和路線來寫作，否則不會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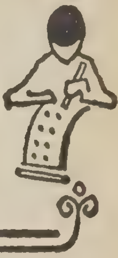
四、吃的方面是配給，飯票是安排妥善的；衣服、用品也是一樣。

五、旅行方面，也得用路條、通行證來預先安排，所列各地必須前往，否則，是有礙「妥善安排」之意，問題和麻煩就來了。

好了，格林的這一句話——「全都有妥善的安排」，當然是「更深入、更親切」的「民主」和「自由」了，至於「投票的形式」當然是不需要了。

至於格林所指出的那個村莊的討論——「辦學校好呢？辦醫療室好呢？」與格林所說的投票——「投張三呢？投李四呢？」本質上是有極大不同呢！討論，已經先限定了題目，兩者之一。似乎徒具自由討論的名義；投票，張三與李四等，仍然是自動自由競選的人物，又何止是張三、李四呢！而張三與李四卻是自由競選的脫頴而出的人物呢！

最後，我不能不借用格林自己的話，來對他所了解的大陸上的民主與自由說：「一個眞正自由的人，……是一個能以實現的態度對待生活的人，能夠客觀地看問題，不受神話所迷惑，不爲歪曲了的偏見所影響。」



格林又來「講話」了

柳以青

英國的「著名作家」菲列克斯・格林，最近又在香港大學的禮堂發表講演了。這是今年以來的第二次。

記得，在第一次演講後，我曾在本欄裏寫了幾篇東西，這次，當然也無例外地要談談了。

不過，這次的演講，大體上來說是比前一次進步了。首先，我願指出幾點來。

雖然，這次的題目，是由大公報標出的「格林談自由民主與中國」，但是，主辦的人士，卻想讓他暢談幾個大的問題：「那麼，我今晚該談什麼呢？主事人建議我談談『自由和民主』，戰爭的可能性，中蘇的關爭，全都是很重大的課題。要認眞討論每一項，定要花上好幾天！好了，趁着我們腦子還清醒，讓我從最難的題目開始。先談談我們所理解的自由和民主與中國人民所理解的自由和民主吧！」

從這一段「講話」裏，格林已經知道了「局限」，不能像上次演講那樣，以爲什麼問題都可以大談特談了。同時，也知道了無論談什麼問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花費「幾天」的時間呢！

其次是格林也知道了「民主與自由」是「最難的題目」，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工作。不像上次，在大談特談「自由與民主」時，只是一味地大罵英國和美國。

最後，格林已經學得精了，所舉的比方，只是說明美國及英國的情形，而不提香港。他說：

「目前，我們在這裏（我所講的「這裏」是指英國、美國，而不是香港。因爲我對香港並不十分了解。但我最少可以談談美國和英國，在這兩個地方，我度過了我生命中大部分的時光）」。

在這裏，我在佩服格林的「客觀精神」之外，卻有一個問題要提出：格林對中共所統治下的大陸，相信只是旅遊觀光了幾次而已，是否對大陸的一切有「十分」的「了解」？這個爲我還是存疑的！

格林所給出的「眞義」

現在，我們就看看格林對「自由與民主」的了解吧！「首先我們得拋開那些陳腔濫調的東西——那些無內容、而又像速記符號似的自由與民主的代名詞」。於是，格林指出了他以爲的「自由與民主」的「眞義」說：

「讓我們花些時間去尋找自由和民主的眞義吧！在我們上一代至今幾十年，自由和民主往往跟選舉和投票這形式和政府的結構混爲一談，使到被容許每四年投一票的人們都給說成是自由的，因爲他們有投票的自由。從沒有人過問是那些機器作出這樣的安排，而他們就要使我們相信自己總算是自由的，因爲我們可以選張三，或者選李四。

「現在中國人從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來接觸這個問題。他們相信自由與個人有關，而且從政府的正式結構所產生的民主的眞實精神不及人民的交流和交往中產生的多。

「我現在相信民主的眞正精神以至自由的眞正精神與政府形式的關係，遠不及其與人民的互相聯繫和互相尊重的關係。

「問題肯定是沒有互相信任的自由。社會上的人們能互相信任和互相交流，是無形地維繫着社會的千絲萬縷。人與人之間無須競爭，無須防範——人能夠安然自在，比起每四年到投票站投一次票，這才是更重要的一種自由和民主。」這是格林所給出的「自由」與「民主」的「眞義」。雖然，他是在談西方英美的形式與他所了解大陸上的「自由」與「民主」的「實質」。這裏先從這一理念上來分析；後面，再從他所舉的大陸人民的「實例」來評論。

投票權，做爲一種形式的話，仍然不能無顧於它的實質和眞義。這一投票行動的眞正意義是要表達一個個人在政治政策或政治人物的取捨上的一種不可侵犯的權利。而這權利的表達的效果，也必然在得票率的多少上立刻顯示出來——當選或落選；通過或否決。這是直接民權的表達。假如我們不相信或不執行這一直接民權的話，那只證明政府的控制力量或是獨裁力量之大而無比罷。

也就是爲此，這種投票只有在極端不受干涉的情形下進行，否則，人民仍然只是做了一次徒具「形式」的投票而已。

奇怪的是：格林只指出了西方的「四年一次」的投票，而不談西方的監察與律法的獨立性，隨時可以提彈劾與訴諸於議會與法庭的，如果當選的人們，沒有善盡職守的話。民主與自由，豈能只從「四年投一次票」上來以偏概全！

關於這些，任何一位讀者，都知道格林的談話是有意錯導和誤引的，不談也罷。

至於他所談到的大陸中國人的情形，可以做成格林個人的「觀察」和「相信」，事實是如何，我們以後再談。

格林所「相信」的是：

一、「自由與個人有關」，亦即是「從政府的結構」，不若「從人民的交流和交往中」，所產生的「民主的眞實精神」爲多。因此，格林以爲：民主與自由的「眞正精神」，來自「與政府形式關係」少，來自「與人民的互相聯繫

「八一」怪事

林定

八月一日，是共軍建軍紀念日，以往這一天，共黨照例熱烈慶賀一番，但自林彪事件後，對它已冷落下來。特別今年，從北平出席招待會的名單看，竟然沒有朱德，眞使人感慨萬千！周恩來沒有出席，因他長期患病住院，無話可說，但作爲「紅軍之父」的朱德，卻在這天銷聲匿跡，毛澤東未免太輕視「八一」了。

中共向來善於僞造史實，林彪時，稱「解放軍是毛主席締造，林副統帥指揮」；現在則稱「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指揮」。對於朱德，他們不但抹煞其替共黨立下的汗馬功勞，而且無視他在「八一」所應得的歷史地位。我們知道，參與「南昌暴動」的人物，朱德外，尚有周恩來、賀龍、葉挺、陳毅、張國燾以及在朱德手下當連長的林彪。以上這些眞正的共軍締造者，經過了四十八年後，死的死去，出走的出走，鬪爭的鬪爭，碩果僅存的只有朱德、周恩來。而朱德曾被中共稱爲南昌暴動的領導者，中共把朱德的「南昌暴動」與毛澤東的「秋收起義」列入歷史課程，譽爲中共建黨的兩大泉源。誠然，八一暴動那天，南昌叛軍的主力是賀龍雜牌軍與葉挺部，朱德所率領的教導團僅在外圍呼應，但其後，他率殘部上井崗山與毛澤東的農民軍會師，建立了共軍根據地。因此，朱德對南昌暴動，無功也有勞，共黨紀念「八一」建軍節，要分豬肉，少不了他一份。然而，「八一」這天，朱德的名字提也沒提，可見毛澤東絕無容人之量。

毛澤東不滿朱德，據說是因朱德在毛澤東鬪爭彭德懷的廬山會議上，說了一句「大家以前同吃一鍋飯，又何必呢？」的話，認爲朱德維護彭總而恨之入骨。果如是，益顯朱德的厚道，毛澤東的小器。不過，毛澤東排擠朱德的主要原因，是因爲朱德也不贊同毛澤東的「三面紅旗」、「人民公社」運動。朱德是貧苦農家出身，他眼見「大躍進」後出現的大飢荒，特別是他故鄉四川，過去有「天府之國」之稱，而今卻湧現逃荒現象，使他非常痛心。「反右傾」內部文件說，當朱德接見四川代表時，談起家鄉逃荒，禁不住老淚縱橫，頻說農民太苦了。也就因此，朱德便長期失勢，僅擁有一虛銜而已。其後毛澤東勾結林彪，爲了把朱德手創共軍的功績歸爲己有，對朱德加以否定抹煞，使他倆「名正言順」成爲共軍的締造者與指揮者。無怪乎在九大時，周恩來與林彪在主席台上手揮「紅寶書」時，朱德木然坐在末位，連摸都不摸它一下。在共產黨人中，朱德算是有骨氣的，可惜他被共產主義邪毒麻醉，跟隨毛澤東走上禍國殃民的道路。

毛澤東把共軍締造者兼指揮者集於一身後，索性把朱德的名字從「八一梟雄榜」上剔除。與此同時要出另一怪招，放羅瑞卿亮相。「特務頭子」浮出，並不出奇，因爲鄧總書記也能「鹹魚翻生」，何況三度自殺死不掉的羅總參謀長。不過，羅瑞卿此時復出，並不是毛江對他仁慈，可能是中共眼見毛周卽將向閻王報到，爲免死後分裂，積極全面展開對離心分子安撫拉攏的環節下，所爭取的對象之一。在「安定團結」大前提下，除林彪嫡系外，以前被鬪爭的，都有復出的機會。

不過，他們能否像過去那樣叱咤風雲，或像鄧小平般又飛黃騰達起來，這要看他們的本領了。從羅瑞卿的復出，可以預見，大小牛鬼蛇神將要一一浮出，像陶鑄、賀龍、彭眞等輩，要是他們仍然活着，也有復出的可能。只要他們尙存有一點可資利用價值，共黨絕不會放過，大抵這是共產黨的黨性和原則吧！

中共沒有透露羅瑞卿復出擔任何種職務，他年已七一高齡，來日無多，即使日後能再掌權，他的政治生涯也是短暫的。他的復出，主要目的是安撫他手下的特工人員。中共的特務系統是由他一手建立，文革時曾遭受極大破壞，不少大小特務人員被紅衛兵揪鬪，羅瑞卿本人曾跳樓自殺不成跌斷了腿。毛澤東心腹汪東興接管特務組織後，雖然大力培養新特工人員，企圖控制各地特務機關，但新人員在經歷、經驗、個人資望上比不上舊有人員，加上原有的特工人員盤踞各級組織部門多年，具有深厚潛勢力，同時掌握了中共秘密檔案，汪東興不能一一把他們芟除，惟一途徑，與他們妥協，進行安撫，使他們不再反叛。羅瑞卿的復出，對他們有一定安定作用，起碼不會捲入整肅漩渦。

每逢「八一」，中共倒忘不了叫囂「解放台灣」，今年也不例外。不過，這一次卻不把「解放台灣」放在首位。葉劍英在酒會上的「祝詞」說：「團結起來，找革命，促生產，促備戰，隨時準備殲滅來犯敵人。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顯然中共當前的軍事目標是以防範爲主，軍事冒險才其次。

葉劍英所說「來犯敵人」，在目前階段，顯指蘇聯。當然，國軍登陸的可能性，相信也估計在內，但並不把它構想成比蘇聯威脅大。共黨淸楚知道，國軍反攻大陸，必須先取得美國肯首，除非中美安全條約失效，不然，國府軍事動向必受美國牽制。況且，目前中共與美國的關係已較前改善，中共更加信賴中美安全條約的約束效能。相反的，蘇聯沒有什麼束縛，自中蘇共反目後，「中蘇友好條約」已等如廢紙，蘇聯要進攻中共，不用擇日子，像對付捷克、匈牙利般，克里姆林宮一道命令，蘇軍便馬上開進去。它擺出強盜本色，說打便打，絕不理會世人譴責，中共所害怕的，正是這點。

中共防禦蘇聯突襲，自珍寶島事件以來，無時不刻不在戒備。北平、瀋陽的地道，舉世周知，工程浩大，令人咋舌。但在山西大同，也居然挖建一容四十七萬人的地下城，包括麵包製造場，並說主要是防備蘇聯由外蒙古進攻。山西大同不是戰略地帶，但它是華北著名煤礦產地，中共爲確保燃料的供應，不得不勞民傷財大挖深洞。由此可見，中共防禦「來犯敵人」，已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並且領導和督促「治統」，然而並不直接干預「治統」的實際運作。「道統」的內容頗爲複雜，但可以簡單地看作是道德和知識相凝結的一個混合的精神傳統，而尤以道德佔主導的成份。凡是自覺地承擔了這一精神傳統的士大夫便必然表現出「以道自重」的氣概。他們是「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至友」的一類人物。古代所謂「坐而論道」便可認爲是針對「道統」和「治統」之間的關係所作的一種理想化的制度設計，至於實際的情形如何，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從歷史上看，自三代以下官、師既分之後，「道統」與「治統」便不能復合，「影響力」與「權力」之間至少在概念上是有一道界限的。因此稍爲像樣一點的皇帝都知道尊重師儒，因爲所尊者並非師儒個人，而是他所代表的「道」或「理」。明代呂坤曾說：「天地間唯理與勢最尊，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卽相奪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通察漢代以下的歷史，我們便可知「治統」之向「道統」低頭（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確有其長遠的文化意義，不得徒以「利用」或「緣飾」說之。近代學人專喜歡用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一句戲言來解釋士大夫的傳統性格，以爲中國士人讀書便是爲了考試、作官、成爲統治者的幫閒或幫兇。這樣淺薄的見識自然無法把握到傳統士大夫的承擔精神的源頭。漢代以來士大夫所倡孔子爲漢立法，甚至爲萬世立法的理論，今日聽來頗似荒誕可笑，其實這種理論的背後仍有其重要的象徵意義，殊未可等閒視之。

不過我們也必須指出，中國的「道統」與「治統」之間缺乏制度化、結構化的劃界和聯繫。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大癥結。因此雙方越俎代庖之事時所不免，而尤以「治統」直接侵犯甚至辱弄「道統」的情形爲嚴重。淸初呂留良認爲春秋時皇帝該由孔子來做，戰國時由孟子來做，漢代由董仲舒來做。這是「道統」想直接插手「治統」的例子，可以劃爲「作之師，作之君」一型。雍正撰大義覺迷錄與揀魔辨異錄，欲以人王而兼教主，則是「治統」要兼攝「道統」的例子，應該歸之於「作之君，作之師」一型。事實上，官師既不能重滙於一，「道統」與「治統」唯有分途發展，彼此互翼。這已成了「離則雙美，合則兩傷」的定局。

我無意在這篇短論裏詳細討論「道統」與「治統」之間的關係。我只想藉此指出，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承擔精神和「以道自重」的氣概是有其特殊的歷史文化的背景，而且這一士大夫的傳統昭乎確乎爲中國文化之一大特色，與其他文化系統中類似的傳統相比較則顯見爲異多於同。但我必須補上一筆，我決不是要粉飾中國士大夫的傳統，更不是說傳統的士人個個都具有承擔精神和「以道自重」的氣概。我淸楚地知道，歷史上固然有范滂、陳蕃、文天祥、楊漣、左光斗，但同時卻有更多的公孫弘、阮大鋮之流。我特別重視傳統士大夫承擔「道統」的精神，是因爲這一精神在中國現代化各階段中仍有其變相的積極表現。在近代中國一系列的革命和改良運動中，知識分子一向都是處於領導的地位。卽使號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若分析其興起及發展的經過，則乃見其是以知識分子爲主導力量。將來如果有人將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和它在俄國以及東歐各國的發展作一種細緻的歷史比較，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發現中國知識分子所發生的作用要大得多。一般地說，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是頗爲勇於參加革命的。這一現象的造因自不單純，然而，從歷史的觀點看，我們不能不承認它與傳統士大夫的承擔精神和任道氣概確有其血脈相通之處。至少近代歐洲知識分子便不是從同樣的傳統裏跑出來的。西方知識分子，對於他們的政府和社會而言自然更是一根根「批評的刺」。但是有人研究西方知識分子批評精神的遠源，卻發現它來自中古國王以及諸侯宮廷中的「弄臣」（Bools 或 Court Jesters）。「弄臣」在宮廷嬉笑滑稽之餘，往往借機諷諫，使他們的主子看見自己的過失。「弄臣」置身於一定的社會秩序之內，而同時在該秩序中卻沒有定位，因此可以直言無隱，無所畏懼。這種處境和近代西方一般的知識分子極爲相似，但「弄臣」的另一特徵則是缺乏使命感和價值歸屬感，因此始終不肯以全副生命投注在任何政治、社會的大運動中。中國歷史上也有「弄臣」，如淳于髡，東方朔等人，在談笑嬉戲之中往往「談言微中」，稍後則有所謂「文學侍從之臣」也是同一類的人物。但這些人畢竟與我們所說的以道自任的士大夫截然兩途。西方當然也有它的「道統」，但它的「道統」寄身於宗教。正如耶穌說的，上帝只管上帝的事，不管凱撒的事。總之，中國近代知識份子是孕育於與西方知識分子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之中。

但是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舊有的「道統」和「治統」都已瀕臨解體。知識分子憑藉着傳統的精神和氣概，推翻舊秩序則有餘，建立新秩序則無力，因此，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是以知識分子慷慨激昂地倡導革命始，而竟以俯首貼耳聽命於絕對的「權力」終。今天大陸上的知識分子已完全無任何「影響力」可言。我們所看到的是一種自古未有的「作之君，作之師」的局面。何以會弄到這樣的局面？從主觀方面看，知識分子在認知層次上對現代化和民族文化之間的關係無眞切的瞭解是原因之一，在心理層次上，由於知識分子「影響力」的表現從來沒有制度化、結構化的保障，他們而因看不見自己在政治、社會方面有任何實際的成就。這樣長期的心理挫敗導生了一種「原罪」意識。在這一意識支配之下，他們願意犧牲自己的一切來成全所謂「國家」和「人民」。

從客觀方面看，絕對的政治權力決不容許社會上存在任何「批評的刺」或「影響力」。在近代中國政治領袖之中，只有孫中山先生和蔣總統是尊重知識分子的。換句話說，只有他們兩位才眞能在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忘中國禮敬士大夫的優良傳統。昔年在大陸上批評反對過蔣總統的知識分子，今天應該已深切地認識到蔣總統容忍反對言論的尺度是如何的寬闊。

但是中國官師合一的時代早在兩千年前便已過去了。如果我們今天還承認民主和自由是值得爭取的價值的話，我們就必須堅持社會上要有一個能充分領導並監督「權力」的「影響力」。秦始皇曾經企圖強迫「以吏爲師」的制度，然而秦王朝並不能一世、二世，以至於萬萬世。今天縱使有人掌握着比秦始皇更巨大的權力，他究竟能不能永遠遏阻「影響力」在中國的再出現呢？不妨讓我們拭目以待。

[illegible]

馬歇爾的調處，在在都顯示了他的堅定的立場。他之堅持立場自然給他的政府帶來了某些不利的後果，但作爲中華民國的領袖，在這些緊要關頭上是不能考慮到任何後果的。還有一件大家都看得見的事實，蔣總統從來沒有到美國去訪問過。這件事看來很小，而意義則甚爲重大。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他生前所提出的「莊敬自強」的口號在他個人的生命中是具有眞實的內容的。

蔣總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是一個愛國者。他的一生業蹟便是最好的見證，幾天以前，香港報紙上刊載了一條有趣的新聞：當蔣總統逝世的消息傳出之後，日本有一個學術文化團體正在中國大陸上作官式訪問，該團的秘書長（一位東京大學的教授）聞訊後立即公開發表感想。他說，蔣總統是一個愛國者，從北伐革命到抗日戰爭都足以說明這一事實。這位日本教授的發言引起了中共當局的不滿；中共發言人並向他提出了嚴重的抗議。然而蔣總統對中國爭取獨立自由所作的貢獻終究是無法抹煞的歷史事實；即使是政治見解與他不同的人，甚至日本人，也不能不向客觀的事實低頭。

今天海外中國人的民族情緒仍然非常激昂，而愛國的呼聲更是響澈雲霄，這自然是十分可喜的現象。但是我願意指出，中國人的民族觀從來和文化觀密切結合着的。上古的夷夏之別，中古的胡漢之辨，所重皆在文化而不在單純的血統。顧亭林析論「亡國」與「亡天下」之不同，則更是在觀念上把文化的存亡和政權的興滅清楚地區別了開來。中國人愛自己的民族是因爲它創造了自己的文化；中國人愛自己的文化是因爲我們只有生活在自己文化所孕育出來的價值系統和行爲模式中才覺得自由自在。而我們愛自己的國家則是由於國家爲民族文化的存在與延續提供了最基本的政治保證。當然，二十世紀的中國是處在現代化的過程之中，傳統文化也不能不相應地而有所改變；而且大家對現代化的觀點不同，因而對傳統文化的選擇和接受的程度都難以一致。但是這中間有一個自然的限度，即無論中國怎樣現代化，終不應達到完全顚倒傳統的價值系統和澈底拋棄中國民族的生活方式那樣的境地。因爲一旦到了那樣極端的程度，則現代化的結果反將使中國人在文化上喪失其民族的立場。姑不論這樣的現代化在軍事上是否可能，縱然我們以強制力推動而使其成爲可能，恐亦終難爲中國人所普遍接受，因而將導致長時期的動盪不安。原因很簡單，蓋所謂現代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與西方化或外國化分不開的，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如前所指出的，又復以文化爲重。因此極端的現代化便無可避免地要與文化的民族主義發生正面的衝突。如果民族主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主導力量這一論斷爲不誤，那麼，一切與民族主義相衝突的現代化運動，其最終的成就都是沒有保障的。近代中國出現過各式各樣的現代化的思想和政治運動，其能掀動人心於一時者大抵皆以民族主義爲出發點，並基本上假借着民族主義的動力；其所以卒歸於消沉者，分析

知識份子

余英時

中國知識分子的參考。

蔣總統的逝世引起的另一「歷史的反省」，則是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及其近代的命運，因爲蔣總統是一位始終尊重知識分子的近代領袖。

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上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傳統所謂「士」或「士大夫」這一階層是社會的重心之所寄。自戰國以下，由於政府用人的標準基本上是個人的德行與才能而不是家世血統（只有南北朝一段是例外，但理論上並無改變），士人在政治上更處於領導的地位。但是士這一階層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羣體。在現代學人之間有一個普遍流行的說法，即認爲在傳統中國，士、官僚、紳士、地主是四位一體的東西。這個說法成功地醜化了士的歷史形象，但同時也不免把問題過份地簡化了。按之歷史事實，士在傳統社會中雖有確定的身份，卻沒有一定不易的名位。所謂「學而優則仕」者畢竟只是少數；硬性地把士拴在官僚、紳士、地主的定樁上將使我們完全看不到士作爲一個社會羣的整體的意義。現代社會學家認爲現代知識分子自然有一種關懷社會現狀的意識，而這種關懷主要表現爲對社會的責任感，以及要求自己有向社會公開表示意見的權利。更重要地，現代知識分子的活動主要是限於文化的領域，而不在實際政治和經濟的範圍之內。換言之，知識分子是通過「影響力」去指導社會，而不是憑藉着「權力」去支配它。知識分子縱使以專家身份參加重要的政府或私人的機構，他們仍不過是更進一步地發揮「影響」，而非直接地行使「權力」。

根據這一社會學的觀點去分析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士」，我們即可發現中國的「士」，早已具有高度的「現代性」。自東漢太學生清議以來，中國的士便正是要尋江「影響力」的發揮，而非實際「權力」的行使。宋代范仲淹提出「士當以天下爲己任」、「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更是用比較鮮明生動的語言把傳統社會中士的功能刻劃了出來。事實上這種士的精神早在孔子、孟子的時代便已顯露無遺。從漢末太學清議到明末東林論政，中國的士在發揮「影響力」的方面是有其光輝的歷史傳統的。俾士麥在他的回憶錄中嘗說：「一個最理想的君主如果不想失去其理想性，以致變成社會的危害時，那麼他便得時時需要有一種「批評的刺」（Critical Sting）來幫助他、督促他。現代直言無隱的知識分子便是俾士麥所說的「批評的刺」；而中國傳統的士也正是發揮了同樣的作用。因此中國歷史上的英明之主也都有俾士麥的政治智慧。而以從諫如流爲人君的美德。唐太宗之以諫爲鑑更是比較突出例子。

但是，傳統的士的「影響力」絕不限於向君主乃至社會作諍臣或諍友這一方面，因爲這只是士的消極功能。在積極的方面。士則是中國文化大傳統的承擔者；所謂「以天下爲己任」以及「繼往開來」那種承擔精神必須在這一意義上去求得認識。用舊的名詞說，這就是所謂「道統」，承擔「道統」者則是古代所謂「師儒」或後來流行的所謂「士大夫」。在理論上「道統」高於「治統

【編者按】本文是前中大新亞書院校長余英時博士爲哀悼蔣公逝世而撰寫，原載六月號「掌故月刊」，內容主要論述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和愛國精神；以及中國知識分子及其近代的遭遇。讀余先生大文，使人感到我國傳統士大夫在歷史上所承擔的「道統」精神，與當今在海外左搖右擺、見利忘義的軟骨知識分子相比，眞有霄壤之別。論我國三千年來「士」的最無恥、卑賤者，當數這十年來的海外「墮子」了！

中國現代的民族主

現代歷史學不承認任何形態的「歷史必然論」；因此所謂「歷史潮流不可抗拒」之說，在稍有史學訓練的人看來是沒有什麼眞實意義的。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歷史完全是一團黑暗和混亂。在某些歷史階段中，我們顯然能看出有一些主導的力量在有形無形地支配着歷史發展的趨向。不過這些趨向最後歸於何處，則須視種種複雜的主觀與客觀因素之交互作用而定，無人能武斷地加以預言。從這一意義來說，民族主義正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最重要的主導力量。孫中山先生首揭民族主義爲中國現代立國的第一最高原則，洵屬巨眼卓識。稍一回顧百餘年來的中國歷史發展，我們便可知凡是能掀動一時人心的政治、社會、文化的運動，分析到最後，殆無不由民族主義的力量或明或暗地在主持着。甚至共產主義之所以竟能得勢於中國基本上也是由於它刼持了近代中國的強烈的民族情緒。

蔣總統在中國近代史上最卓著的貢獻便在於他一生不屈不撓地堅持着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的建國原則。從民國十六年北伐成功到民國三十四年的抗戰務利，中國在蔣總統的領導下，終於從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和中、英平等新條約簽字之後，蔣總統（當時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說：

「我國自清季開始與列強訂立不平等條約以來，到了去年正是百週年。我們中華民族經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戰犧牲，乃使不平等條約百週年的沉痛歷史，改變爲不平等條約撤廢的光榮紀錄。」

我們必須指出，這一份光榮紀錄是和蔣總統的堅苦卓絕的領導分不開的。同年二月他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正式出版，書名取自孫中山先生「國家之命運在國民之自決」一語，更可見蔣總統的中心思想是建立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之上。從最近日本產經新聞上連載的「蔣總統秘錄」中，我們更進一步瞭解了蔣總統在抗戰末期和蘇聯帝國主義奮鬪的經過。一九四五年二月羅斯福在雅爾達會議中和史達林簽訂了一項密約，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謂外蒙古的獨立和旅順港的「租借」。蔣總統堅決不肯讓中國再度陷入「不平等條約」的恥辱之中。他在這一段期間的「日記」裏會留下了不少「悲憤」、「戒懼」的記載，可以使我們充分地體味到他的心理狀態。後來屢經折衝，史達林才

其內容當然遠不能使我們滿意，但是今天回顧當時往復交涉的經過，蔣總統確已在最不利的國際形勢下盡了最大的努力，以中蘇友好條約較之列寧在一八一八年與德國以及奧匈帝國所簽訂的 **Brest-Litovsk** 條約相比，則前者決談不上是喪權辱國的。

民族主義顯露在每一個個人的身上便成爲愛國的精神，而愛國精神的具體表現之一則是面對強敵以至強友都不能不失民族的尊嚴和氣節。在這方面蔣總統尤足以爲近代中國人的楷模。

我們都知道，中國雖自古爲東亞文化與政治的中心地區，但北邊常有強鄰壓境，故雖大有爲之主有時也不免要見屈於外敵。漢高祖有平城之困，用陳平奇計得脫，其詳史書不載，蓋必有甚屈辱難言者。稍後冒頓致書呂后，極盡悔慢之能事，而呂后終敢怒不敢言，但卑辭以復之。唐代開我國中世史上之盛業，而李淵父子初起事時固嘗稱臣於突厥，漢、唐最稱盛世，而創業之君尚難保持民族尊嚴，至於宋高宗對女眞之奉表稱臣，那就更不足怪了。

國民革命北伐成功之後，日本對中國的壓迫之亟，野心之大都遠過於匈奴、突厥之於漢、唐。蔣總統當時領導國民政府與日本軍閥週旋，不亢不卑，絕無辱國屈節之事。蓋力不如人，敗戰失土，只是可悲，並不可恥。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蔣總統決心抗日，在牯嶺談話會致詞，指出犧牲已到最後關頭，並宣稱「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其實當時中國的兵力絕不足與日本抗衡，而蔣總統爲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與氣節，毅然決定與日本全面作戰，更不顧及個人的成敗利鈍，這正是愛國精神的一種最高表現，從民國二十六年年底到二十七年的七、八月之間，德國、英國和美國的駐華大使曾先後表示要調解中日衝突，蔣總統都斷然加以拒絕，這更足以說明他的愛國熱忱是經得起嚴重的考驗的。

美國一向和中華民國保持着友好的關係，但美國這個自由世界的強友常不免以自己的價值標準去衡量她的友邦，甚至進而用行動來強迫朋友接受她自己的標準。這種強人從己的作風縱使是出於善意，也不免要損害到友邦的民族尊嚴和情感。中華民國便是首先遭受到美國這種「友誼」的壓力的國家。數十年來因此而引起的中美之間的種種不愉快，我

攻太原，兼太原前線副政委，所部六十三軍突擊太原南，首先入城。攻佔太原後，兼太原軍管會副主任（主任徐向前）。同年秋領導十九兵團渡河西進，支援彭德懷反攻國軍胡宗南馬步芳部，長驅蘭州，擊破馬步芳，轉攻馬鴻逵轉瞬掃蕩寧夏。同年九月代表第一野戰軍出席政協首屆會議（十八兵團時屬「一野」建制）。十月中共政權成立，脫離軍職，兼任「最高人民檢察署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國防研究小組組員」。十一月又兼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政務院公安部長」、「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兼公安局長」。一九五〇年韓戰發生，兼公安部隊司令員。此後數年，指揮全國中央直屬公安邊防部隊三十萬人、地方公安部隊警察一百二十萬人，權力之大，一如蘇聯之貝利亞。一九五一年二月，執行全國「鎮反」運動，殺戮殘酷，並仿蘇聯制度，普遍成立勞改營，集中管訓全國人犯，使任奴工生產；一面支持各大軍區肅清各省的反共游擊隊，保證韓戰時期大後方的安全。一九五三年三月代表中共中央赴俄參加史達林葬禮。一九五四年四月，與蘇聯新任公安部長色洛夫（I. A. Serov）重建雙方的情報關係。一九五四年十月中共政權改制，續任國防委員會（人民革命軍委會的後身）委員，兼國務院公安部長。一九五五年正月，兼任新成立的公安軍（由公安部隊升級為獨立的軍種）司令員兼政委，兼國務院第一辦公室主任。一九五五年九月受公安軍大將軍銜。一九五六年九月當選中共中央八屆中委。一九五八年八全大會後，劉鄧彭德懷等取法赫魯曉夫的「反史運動」改組公安特務機構，撤銷公安軍，取銷公安軍的軍一級編制，將全國各公安師及邊防部隊改隸總參謀部（總參謀長粟裕——黃克誠）警備部，歸總參謀部警備部（李天煥）直接指揮；另將省級公安部隊改稱「人民武裝警察」，劃歸省市公安廳指揮，經費由省市負責，羅被免除公安軍司令員兼政委職，僅任公安部長，全軍武裝統歸彭德懷。羅心有不甘，支持毛林反對彭德懷。一九五九年四月，升兼國務院副總理（總理周恩來），連選為國防委員會委員，參加廬山會議，支持毛林鬬倒「彭黃集團」，繼黃克誠為中央軍委秘書長。九月，任國防部副部長（部長林彪）、總參謀長（接黃克誠）（公安部長由謝富治接替），復掌全軍大權（包括由總參謀部指揮的全軍公安師）。「大躍進」失敗後，毛林退居第二線（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年），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由賀龍羅瑞卿處理。一九六二年九月，補中央書記處書記（總書記鄧小平）。一九六四年越戰升級，支持賀龍（軍委副主席）展開全軍大比武運動，強調技術重要，削弱毛澤東思想領導的作用，為毛林所忌。一九六五年一月，補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文革」開始解除其全部軍職（由楊成武代理），三月十八日加以鬬爭，羅氣憤跳樓自殺不遂，同年十一月繼續被鬬，以後下落不明。

由羅瑞卿過去經歷看，此人有幾個特色：

第一，年齡雖不大，資格相當老，他已經當到「縱隊參謀長」，劉亞樓、楊成武、劉賢權都剛入夥當兵。所以他的地位爬得這麼高，亦自有其歷史淵源。

第二，毛幫軍事大頭目中，有幾項資格最受人羡慕的，即出身黃埔，從軍北伐，參加過南昌暴動，又參與過兩萬五長竄，留學蘇俄，以上各項條件具備者甚少，林彪勉強還可算數，羅瑞卿樣樣皆備，更重要的是抗戰期間他一直在延安「辦教育」，當過「陝北公學校長」、「抗大教育長」、「校長」，今天毛幫中上級的文武頭目，大半是其「門牆荆棘」。

第三，羅瑞卿的經歷，他實在是毛澤東的嫡系。毛澤東從在江西落草開始，一直逃到陝北，即劃了兩個小圈子，文的方面以湖南人為本位，其中計有劉少奇、任弼時、林伯渠、李富春、滕代遠。武的以第一方面軍第一軍團為主，即是林彪、羅瑞卿、楊成武、蕭勁光以及彭德懷、王震。毛澤東就靠這兩個小圈子支持，坐穩了第一把交椅。

羅瑞卿因為有這三項條件，所以毛澤東一直把他當作心腹，付以特務全權，任何獨裁者都不會以特務權假手外人，史大林如此，毛澤東亦如此。但史大林無論對朱可夫或貝利亞，都不會賦以軍權，毛澤東竟然讓羅瑞卿當「總參謀長」，是毛之信羅，尤勝於史大林之信貝利亞。

毛林後來何以要整羅瑞卿，完全是一時權利之爭，羅瑞卿任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之後，實際掌握了毛軍，軍委主席毛澤東不能過問軍委日常事務，兩個副主席之一的林彪長年臥病，也不能理事，管理事務的只有另一副主席賀龍。

不知是賀龍意見還是羅瑞卿意見，創出了一個「大比武」的練兵方針，本來國軍訓練也注意器械操，西北軍馮玉祥部更為重視，所謂木馬、槓子、劈刺，皆是必修科目，賀、羅要毛軍練這些硬工夫，就其職位而言，自是正道。但毛澤東卻想歪了，認為只練工夫丟了「毛澤東思想」，軍隊練得再好也不能打仗，反之，只要有「毛澤東思想」，不必練武即可永遠打勝仗。此是毛與賀、羅有意見之始，文革一開始，兩人一齊垮下來。

至於林彪與羅瑞卿結怨，是因為羅瑞卿背後喊林彪為「病號」，而且要奪林彪之權，曾要劉亞樓轉告林彪，少管軍委的事，林彪自不能忍，就要着手對付羅瑞卿。羅瑞卿之垮，林彪成份尚大於毛澤東，所以在林彪死後，毛澤東對羅瑞卿敵意已減。

由毛澤東放出羅瑞卿可以看出一點，即林彪一系勢力仍強，毛澤東只能整掉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諸頭目，再擴而大之也不過是周赤萍、韓先楚、劉興元，此外就無法着手。毛澤東拚命扶植二野、三野及賀龍系、聶榮臻系大頭目，即在平衡林彪系的力量，但林彪系勢力太大，硬壓也不是辦法，而且真把林彪系全部打垮，又怕大權落入其他幾個山頭，情況更糟，最佳辦法不如將林系收歸己用，轉過來平衡其他幾個山頭力量，此即拉一派打一派的老辦法。但是，毛澤東如此作，也要找一個可以號召林彪系「回歸」的人，算來算去，要以羅瑞卿為合適，於是毛江只好自打嘴吧，又把羅瑞卿拉出來，至於以前經毛江親口說出的羅瑞卿罪狀，只能算是放屁了。

羅瑞卿將來能任何職，就目前情形看，似乎沒有其插足之地，但毛江一旦又要整鄧矮子的時候，羅瑞卿復任「總參謀長」也不是奇事。

由羅瑞卿復出看毛幫內爭形勢

岳騫

八月一日毛幫「建軍節」，每年逢到這種日子，總要或大或小慶祝一番，今年自不例外。同時，毛幫更趁這一天，將大頭目推出與人見見面，研究毛幫問題的專家學人，也就據此看出毛幫大頭目的升沈。

今年「八一」的大會上，最受人注目的是羅瑞卿又出來了，排在最後面的一行名單中，毛幫近兩年來，有一個習慣，凡是剛放出來的大頭目，皆擺在最後一行無官銜的行列中，有的人由這一行跳到另一行，如楊成武、廖漢生都是，有的留在這一行便停住了。但只要能亮相，不論如何，也比在「五七幹校」或「農場」都要好得多。

「文革」以來所有被鬬垮的軍事大頭目，截到目前為止，只有一個生死不明的龍賀尚無消息，但賀龍之妻薛明也在此次露了面，可以推測賀龍大概是死了。此外未放出來的只有林彪系的了。至於彭德懷、黃克誠垮台不在文革的，又當別論。文革結果革了林彪，就算是神仙，事先也算不出。

羅瑞卿被放出來，較其他的人更為重要，內情也更為複雜，要了解此一事件的意義，應先了解羅瑞卿的身世。

羅瑞卿四川南充人，一九〇六年生，一九二六年畢業於黃埔四期（與林彪同期），在校時秘密加入共黨。一九二六年七月提前結業，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李濟琛）十二師（張發奎）葉挺獨立團（黨代表聶榮臻）排長。一九二七年四月，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張發奎）廿五師（朱暉日）七十三團（葉挺獨立團改編，團長周士第）連黨代表，參加河南討奉激烈戰役。同年八月參加南昌

斯科中山大學習法律，後又赴法參加共產國際東方局所辦之特種黨務學校受訓，並入蘇俄「國家保衛部」（GPU）實習特務工作。一九二九年春由蘇返滬，派赴福建擔任軍事工作，整理閩西地方游擊隊，迎接朱毛入閩。同年七月，任閩西地方游擊隊改編的紅四軍（朱德、毛澤東）第四縱隊參謀長（縱隊司令傅柏翠——胡少海，黨代表張鼎丞），隨朱毛轉戰江西，活動閩粵贛邊區。時劉亞樓、楊成武、劉賢權為羅部士兵。一九三〇年底轉任紅四軍（軍長林彪）十一師政委（師長劉海雲），參加龍崗戰役（殲滅國軍張輝瓚師），主持公審張輝瓚羣眾大會，慘殺張輝瓚。同年五月參加第二次「反圍剿戰役」，率部仰攻九層嶺國軍陣地，頸部中彈重傷，此後面部肌肉收縮，言笑困難。傷愈升任紅四軍政治委員，參加東路軍（林彪）入閩作戰。一九三三年八月，國際派統一整編，取消軍一級的編制，以軍團直接指揮師，轉任一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長征」中仍任一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歸一方面軍政保局長李克農指揮），取法俄軍中之「肅反組織」（Smersh），以特務監軍，監視各級軍事指揮員。一九三五年十月抵陝後仍任職紅一軍團政治保衛局。一九三六年入抗日紅軍大學（校長林彪），卒業任「紅大」教育長。一九三七年初任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校

晉察冀邊區，時林彪已赴俄，羅升任「抗大」校長，由是與劉少奇領導的地方局關係日深（北方局書記為彭真）。一九四〇年升任十八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取代任弼時），與朱德、彭德懷（正、副總指揮）、參謀長左權堅持太行山根據地作戰。一九四二年六月，日軍掃蕩太行山，十八集團軍總部被圍，倉卒突圍，參謀長左權陣亡，部隊瓦解。一九四五年七月，被選為中共七大候補中委。一九四六年初，任晉察冀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兼政委聶榮臻），隨葉劍英參加軍調部工作，任中共方面參謀長，乘機擴大中共在平津地區的情報網。同年國共談判決裂，兼晉察冀野戰軍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參加張家口戰役，失敗隨聶榮臻退保冀西老區。一九四七年夏，毛澤東派劉少奇、朱德由延安推進晉察冀，在平山縣的西柏坡，成立中央工作委員會，統一領導華北工作，進行打通晉察冀、晉冀魯豫兩個軍區，以便統一華北。羅在劉少奇領導之下，任晉察冀分局副書記（書記聶榮臻），兼晉察冀野戰軍前線部隊政委（司令員為楊得志），一九四八年初晉察冀、晉冀魯豫兩軍區合併，改稱華北軍區；任華北野戰軍及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團政委（司令楊得志，副司令耿飈），同年十一月，「四野」共軍入關，勢始復振。兩部會師，合組平津前線司令部，羅兼任平津前線副政委（司令員林彪，政委羅榮桓），仍直接領導華北第二兵團作戰。十二月廿二日，最後攻克新保安，全殲傅作義的基本隊伍三十五軍，促成平津戰役的勝利。一九四九年初，華北第二兵團改編為第十九兵團，仍任政委（司令員楊得志）。四月出娘子關，配合十八（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中、韓共黨在勢窮力竭的情形下與聯合國軍簽訂停戰協定。

但它們卻一面利用機會進行自己的整補，一面轉移方向很快的展開對中南半島的攻勢，韓境停戰的第二年（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奠邊府卽告淪陷，東南亞的非共國家，有如一整排「骨牌」，開始一個一個的動搖起來。

當前韓國與東北亞對共鬥爭的特點

隨着中南半島局勢的惡化，一般人均顧慮到停戰雖已二十二年，雙方仍在不斷談談打打的朝鮮半島會立卽再起戰端。美國和日本對此也都非常重視，並從各方面作應變的準備。

實際上自朝鮮停戰以來，共黨內部已暴露了許多弱點——中蘇共雙方關係惡化，鐵幕後人民羣起反抗，中共政權不斷發生政治經濟危機，韓中越共內部也都會出現各種矛盾鬬爭……可是由於國際姑息主義的抬頭，「和解」政策的錯誤，卻給予共黨許多自救以及向外伸張的機會。先有美國尼克遜總統的訪問大陸，與中共發表所謂「上海公報」；繼之日本田中角榮前往大陸，和中共建立邦交，使其對外伸展更加積極，各地共黨活動得到最大的鼓勵。中南半島三國，終於在共黨「人民戰爭」與「統一戰線」交相運用的策畧之下全被犧牲。

東北亞是處於蘇聯、中共以及韓共的直接窺視之下，過去二十餘年來所以能夠維持其安定，主要由於：

——中華民國及大韓民國站在最前線，一直堅持反共立場，絕不與共黨妥協堅強奮鬬。

美國與韓國、日本、中華民國以至菲律賓，均分別訂有防衞條約，保持對共黨侵畧的最高警覺。

——東北亞的大多數人民，尤其中韓兩國，都曾直接遭受中共禍害，對共黨陰謀有最清楚的認識。中、韓、日各國經濟迅速成長，社會繁榮安定，使共黨破壞詭計，無法得逞。

但在二次大戰前，東北亞的情勢，僅僅是日俄帝國主義的爭霸；二次大戰結束的初期，是以美國爲主的民主國家與蘇聯所領導的共產集團的對抗；現在則變得非常複雜——有美、蘇的爭衡，有毛蘇的鬬爭，還有日本的從中漁利。也可以說是一個美、毛、蘇、日四角相逐的局面。相互之間有妥協，也有鬬爭。因之中共便急圖以「統戰」的伎倆，分化、離間，達成其瓦解民主國家的目的。這裏，最值得注意的：第一，是日本，它不但已與中共建交，現並正在進行商談簽訂日毛「和平友好條約」，中共堅持要在其中加入「霸權條欵」，等於迫使日本進一步中立化，追隨中共，反對美國與蘇聯。中共爲此，並動員日本所有親共力量，包括各反對黨派，展開廣泛的政治運動，壓迫自民黨政府就範。日本承認朝鮮是它安全的「生命線」，但它一面以南韓爲與國，一面又和北韓通商文化交流；第二是與亞洲關係最密切的美國，它在越、高淪共之後，顯已一再暴露，重視亞洲新的情勢，並堅定履行對各友邦的承諾。但美國的孤立主義暗流仍在國會及各方面滋長，福特總統且準備今年秋季再去大陸訪問，姑息的幽靈一直還在作崇；第三是菲律賓、泰國等國家若干政客，因受中南半島慘變的影響，深懼共黨侵畧隨時臨頭，竟與中共勾搭，甚至希望東南亞中立化，無異自己宣佈這一地區的安全體系瓦解，結果必致引火焚身，予共黨以可乘的機隙。

我們偉大的總統蔣公，在過去大陸淪陷，整個亞洲震盪之時，曾親赴菲律賓與大韓民國，和當時的季里諾與李承晚總統分在碧瑤與鎭海舉行會議。他一貫的一張：自由國家爲維護其生存發展，必須依靠本身內部的團結，並與其志同道合的國家相互合作。東北亞各國處境相同，更應密切聯繫，以防止共黨的侵畧，韓、日兩國的復交，也是經由蔣公多方協促而成。同時發起組織亞洲人民反共聯盟，彼此交換情報，溝通經驗，從各方面積極推進反共鬬爭。今天的情勢雖比過去較爲複雜，但敵人內部困難也更多，自由世界只要堅定立場，便可扭轉當前的局勢。

中韓聯盟爲核心加強與美日團結

中南半島的悲劇，給予自由世界最大的教訓是對付共產黨侵畧，只有採取堅決的行動，才能予以有效的遏止。正如蘇聯流亡作家蘇辛尼津所說：「戰爭不是跪求所能阻止避免的」。美國在越、高事件後，事實上也有了若干新的省悟——如福特總統下令動用武力救出馬雅古茲商船，重新調整西太平洋的鏈島防線，對盟國保證履行條約義務與承諾，努力重整美洲國家組織，中央公約組織，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美國國會也表示支持總統的外交措施；日本方面，一向左傾親共的新聞輿論竟亦不斷發出緊急的呼籲，尤其注意韓國的安危。外相宮澤甚且公開叫嚷「亞洲人的命運，握在亞洲人自己手裏」！並多方協調加強「日、美、韓」關係，強調日美安全防衞條約的重要，大韓民國因其直接遭受北韓威脅，本身更爲積極，朝野上下一致動員，準備應付敵人侵畧挑釁；其他東南亞國家，最近也都在自立奮鬬，加強團結，尋求防阻共禍的途徑，「東南聯盟國家，並已有過一次集會」。所有這一切新的進展，無疑的都有利於民主國家今後的努力。

中華民國台、澎、金、馬基地，在亞洲當前局勢之下，地位更爲重要——它不僅是美國、日本，以及西太平洋的屏障，更是台灣海峽，巴士海峽，以至對馬海峽，馬六甲海峽的交通樞紐，東北亞與東南亞銜接的中心環節。同時由於過去多年，我們故總統蔣公的英明領導，政府的勵精圖治，軍民上下一心，業已形成亞洲與西太平洋前線最堅強的堡壘。而對當前共黨新的擴張態勢，我們今後的責任也益爲艱鉅。首先是以中、韓聯盟爲中心，加強與美、日各民主國家的密切合個，增強東北亞防衞體系，並積極努力，團結亞洲各國自由人民，共同建立起一道新的亞太區域的反共聯合戰線。

論當前東北亞形勢與我們的地位

陳懷璞

由於中南半島事件——高棉、越南、寮國相繼淪亡於共黨之手，亞洲赤禍蔓延，不僅東南亞各國惴惴不安，北韓共黨也蠢蠢思動，金日成親赴中共大陸，朝拜毛澤東，秘密舉行會商，發表聯合聲明，致使大韓民國面臨嚴重威脅，朝鮮半島與東北亞的形勢也隨之緊張。

北韓南侵失敗與中共參戰

當年北韓發動戰爭，一如共黨之在中國大陸，在中南半島，是早經預定的步驟。金日成由蘇聯顧問風西列夫中將主持，先已訓練裝備了二十萬大軍，其中包括步兵十個師，砲兵二十七個團，高射砲一個團，機動砲兵三個師，空軍一個師，海軍三個基地，南韓則毫無防備。所以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共軍展開行動，二十八日便佔領了南韓的要鎮議政府與首都漢城，三十日突破漢江防線，然後以空軍與裝甲部隊為掩護分途攻略，他們的口號便是「澈底解放朝鮮半島」，「把美帝趕下太平洋去」！

當時克里姆林宮與北平中共的指揮中心，可能是「勝利衝昏了頭腦」，他們都以為美國「怕戰」，不可能對共黨的進攻還手。沒有想到杜魯門總統卻並未輕易認輸，他立即發表聲明反對韓共侵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也漏夜開會，決議籲請各會員國家，支援大韓民國，美、加、澳等十六國先後響應，派兵到韓參戰，並以盟軍駐日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擔任總司令，統一指揮。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聯軍在韓國西岸的仁川，發動海陸軍大規模登陸，收復漢城，擊潰北韓共軍主力，並越過三十八度北上，於十月二十日佔領了北韓共黨的首府平壤，大軍直指鴨綠江邊。挽救了韓國的命運，阻止了國際共黨的陰謀，為二十年來東北亞的和平與安定打下根基。此一歷史性的輝煌戰績，雖以美國「有限戰爭」的錯誤，未能進一步打擊共黨侵略巢穴，留下今日的禍患。可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認，它是二次大戰後民主國家反共戰爭的偉大成就，更以具體事實證實共黨乃是不折不扣的「紙老虎」，在任何地區，只有堅決的行動，才能有效阻止共對人類的陰謀禍亂。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史達林為搶救北韓的潰敗，指使待命中韓邊境的中共軍，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志願軍」的名義，由彭德懷率領（彭當時擔任「國防部」長），正式入韓參加對聯合國軍的作戰。首先採取了它一貫的原

場上的形勢。可是一經接火，便遭受到慘重的死傷，實際情況則完全否定了毛澤東的幻想。以至入韓共軍由最初的二十萬，繼續增加至二十四個軍，約七十七萬人，不但無法達到取勝的願望，反而引起了共黨內部的危機，共軍官兵在戰爭中普遍發生動搖，成千成萬的人放下武器，甘冒生命的危險，衝出火海，向聯合國軍投奔自由，致使共軍不斷遭受嚴重損失，甚至「潰不成軍」。如在一九五一年五月聯軍粉碎韓共與中共一次聯合攻勢中，中共的第六十軍幾乎全部崩潰，其他六一、六二、六三及三八、四五等軍，也都受創無法作戰，因而產生了史無前例的數萬個中、韓共軍驚天動地的起義事件。

可是我們知道：中共所有入韓部隊，事先都曾經過有計劃一系列洗腦所謂「思想教育」與「精神動員」。並結合它在大陸所進行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製造其強烈「仇美」、「鄙美」、「蔑美」情緒，反復宣傳使「戰士們」認識：「美帝是紙老虎」，「美帝是世界人類唯一的敵人」。此外並特別對部隊實施一種「作戰時的控制」辦法，冀使所有官兵都能堅強戰鬥。史達林與毛澤東都曾親自接見過中韓共軍的戰鬥英雄，鼓勵他們「奮勇作戰」，「一定要把美帝趕出亞洲與太平洋地區」！可是等到共軍走出鐵幕，看見自由天地之後，他們的心理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根據聯軍在戰場上所截獲的中共「人民志願軍」的一項秘密文件「第十五軍政治部的工作指示」，透露當時共軍官兵對參加韓戰「普遍缺乏信心」，「沒有自動的熱忱」，「厭惡戰爭」，「不願作無謂的犧牲」，「思家、思鄉、乃至逃亡，自傷的現象，愈來愈為嚴重」，而且「幹部帶頭，集體鼓動，叛變投敵」，這種情勢，自然形成共軍的不安，整個作戰也受到極大的影響。可惜民主國家對共黨內部的情況瞭解不夠，更缺乏堅定的政策，不能掌握機會打擊敵人，反而採取了若干姑息的綏靖作法，給予共黨以最大「庇護」。尤其麥克阿瑟元帥的被罷黜，更使本可勝利的韓戰陷於困頓不前。艾森豪總統當選之初，新任的杜勒斯國務卿雖曾提出了「解放鐵幕」的口號，不過很快又由「解放」再回到「圍堵」，乃至東歐附庸及北韓與中國大陸人民多次奮起反抗之時，美國竟不斷的澆以冷水。於是遠東

巴司機的專題報導，是一位仍在大學新聞系念書的同學訪問小巴司機所提供的。當然，這祇是膚淺的皮毛式的報導，並不深入，也未能將黑社會爲非作歹的行徑，作爲全面指控；不過，也足反映今天香港社會在下層覓食的人，無法不借助黑勢力而生存。目前，至少可以說，黑勢力已統治了香港半個社會。

大家必然知道，受黑勢力欺淩的，不單只小巴司機一個行業，如所週知，在認可區擺賣的攤檔小販，也受到黑社會控制，不交錢，休想在認可區立足。爲了這原故，要吃飯，只有向黑社會靠攏。許多白牌車及小巴司機，都加入黑社會，萬一出事被抓，或被抄牌，只要是受到黑組織保護的，絕無問題，有時這邊抓，那邊便放人，有了這樣的「方便」，他們不必「踢」也要入會了。

會員多了，黑社會勢力便更龐大。社會上許多行業，如攤檔小販、大牌檔、茶樓企堂、的士小巴白牌司機、苦力、舞女、酒帘女郎、吧女、野鷄等等，都要綵上黑色才容易撈，才不會被人「治」，發展到今天，已到可怕程度。一個幫會的實力，也足與警察相埒。

販毒包賭·主要業務

黑社會的「業務」是什麼？美國的「黑手黨」和香港的「十四K」都是一樣，離不開販毒、包賭、包娼這三大門頭，再加上「包收爛帳」、「放貴利」等，就使他們財源廣進。

凡與毒品有關的，必是黑社會分子，也必要利用一個「組織」的力量，才應付得來。販毒這行生意，不是個人可以做得來的。至於賭檔，更非普通人敢於經營。記得大檔被刼新聞報導說：賭檔中有十幾名打手，向刼匪追逐，雖然沒有捉着，但可以反映經營賭檔的人，如果沒有足夠實力保存，難以立足。包娼、收爛帳、高利貸、當打手等比較簡單，往往是小幫的人去做的。不過，無論如何，凡屬「偏門」就離不開黑社會，所以說，香港有半個社會在黑勢力統治下，說得並不誇張。

黑社會控制。在獄中，黑社會分子對一些犯人威迫利誘，使到他們沒法不投入他們的圈子內。

有一名「特務」，滲入黑社會，進行職務上的活動；黑社會爲了有效的控制他，強在他臂上打針，使他上了毒癮，他便無法擺脫。後來這名特務完成任務後，逃到台灣，寫了一本書描述他在高雄進行「戒毒」的苦況，有聲有色。

放軟手腳·任由滋長

一般黑社會，控制會員大多靠毒品，千方百計使他們的會員上癮，上了癮後，非找着他補充，便會吊癮，捱不住吊癮之苦，祇有貼貼服服爲「組織」做事。

老萬不知香港黑社會有多少「教父」那樣的人物，控制着一個黑組織，發號施令。但無可否認，黑社會組織是一宗很易「賺錢」的「企業」，發展起來，確是無本生意，不只一本萬利而已。只要對一班手足表示點「義氣」，他們就像黑手黨對他們的「教父」一樣，做你的工具，聽你的指使。

有人認爲，由於廉署大部分行動是針對警察的，使警探放軟手腳，是黑社會勢力迅速擴張的最大因素。他們說，過去幾十年來，警方和黑社會都維持了一種微妙的關係，黑社會人物常常是警方的線人，警方利用他們，也時時可以迅速破案，但今天形勢已非如此，許多案子成了懸案，破案率大大下降，原因在此。

警察與黑社會勢力此消彼長，實在是香港一大隱憂，甚至警察都向黑社會投降，成爲他們一份子，試問在這樣情形下，香港治安還有什麼辦法搞？

當然，香港治安敗壞有很多因素，要搞好它，除了有效辦法之外，還要有極大的決心。

萬人股份·不擬拆細

黑社會問題談到這裏，老萬要利用剩餘篇幅，談談我們的「萬人日報」。在慶祝創刊的宴會席上，許多讀者表示過意見，認爲如要吸收廣泛的讀者投資，應當把五百元一股的數目拆細。

撲滿，連他們的利是錢也送來，我們工作上有點困難。而且，老萬不願在窮朋友身上打主意，他們的錢如果賠了，會直接影响生活，老萬絕對不願拖累這些窮朋友。近來還不斷的有人拿錢來入股，不過老萬可肯定，他們付的都是維持生活以外的錢，萬一報紙虧累，也沒可能叫他們紮砲。

因此老萬仍然認爲「萬人日報」的股份沒有拆細必要，在美國、加拿大的讀者，如果有興趣，一百元美金或加金便是一股，相信也會有很多僑居外國的讀者經濟能力辦得到的。

「萬人日報」經濟能力先天不足，老萬不必諱言。人家辦了一個多月便關門，賠了一百幾十萬，報紙還是維持不下去。老萬祇拿出十萬開辦，至今還沒有動用完畢，而且已經站穩，假如我們有充足資金，再進一步把它發展爲「大報」，銷路一定會增加數倍。

多拉廣告·多招股東

所謂「大報」，是指港聞、電訊、體育、經濟等等都具備，每天出紙兩大張以上。

雖然有些讀者向我們反映，「萬人日報」內容充實，每天至少要花兩小時的時間，才可以把他喜歡看的幾篇文章及新聞看完，和一份出紙三大張的大報內容差不多，只是缺少那些大幅大幅的廣告。

廣告是報紙收入的主要來源，如果我們有足夠的廣告，每天出兩大張是沒有問題，否則多銷一份便多賠一份。爲達到目標，目前要做兩椿事：

第一椿是多找幾位做廣告的朋友，積極在外邊跑。同時，也希望我們的讀者，有商店在手的，需要宣傳時，也給我們一些廣告，增加點收入。

第二樁事是希望我們的讀者，多拉一些跟我們同一陣線而又有能力的親友，成爲我們的股東，使我們的資本儲備不致那麼單薄。

「萬人日報」絕對有前途的，不論行內或行外人，對我們的內容都讚多於彈。可彈的地方，似乎集中於錯字和印刷不如理想這兩方面，我們已改進一點，以後還要繼續改善。

新聞以外



警察為了「自保」無法不「認同」
黑社會勢力統治半個香港

黑社會勢力擴展的迅速，使人難以置信！一名過去擔任「反黑」工作的警官，被廉記檢控，入獄之前，也加入了黑社會，以免在獄中被「拆骨」。目前，不少警員警官也成爲黑社會人物，他們此舉，無非爲了「自保」。這情形說來太可怕，但半個香港社會由黑勢力統治，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萬人傑

黑漢保護·勝過警察

我們經常在報紙上看到有關黑社會的新聞，什麼踢人入會、索取保護費、迫良爲娼、黑社會集團開片等等，一般人看過就算，很少知道香港黑社會勢力，已發展到怎麼可怕的程度。不但下九流社會受他們控制，即使做正當生意的人，也沒法不向他們買怕。

老萬舉出一樁事實，可概見其餘。一個規模頗大的營造集團，在地盤上躉存很多鐵枝，雖然有人看更，但黑社會組織當佢死嘅，不只一次的派出貨車，予取予携的把鐵枝搬走，像到自己貨倉提貨一樣。

主事人報過案，可是沒有用，抓不到人。而在「不知不覺」間又一而再的被爆竊（其實用爆竊兩個字眼並不太洽當，實際是公開拿走），老板一點辦法也沒有。後來有位管工向老板建議，容他去找黑社會的人談談，只要付出一筆「保護費」，就不會再有這類事情發生。老板無計可思，只好同意。

經工頭奔走後，老板每月付給他們「茶錢」三百元，如有人敢再來搬貨，他們願意負責全部送還。老板爲了省事，答應了，每月照付三百。從此，平安無事，再不會有人動手，看更的人也可安枕無憂。黑社會對他們的「保護」，居然有效過警察，是一樁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警方無力·消滅黑漢

老萬和黑社會的人不熟，手頭上也沒有詳細資料，究竟香港有多少黑社會人物，無法估計。即使警方的「反黑組」，相信也不會有十足可靠資料，因爲黑社會不可以公開，黑社會人物額上也不會有標誌，很難確定誰是黑人物。不過，一位在下九流社會撈的朋友告訴我，有些黑組織擁有逾萬「會員」。試想，把一、二萬的亡命之徒組織在一起，其力量之大，難以估計。

當然，其中也有些人數較少的，但發展下去，很可能大魚吃小魚般，把小的組織歸納於大組織，那麼，這黑勢力集團的力量，就會越來越大。

雖然報紙上常常可以看到「拘獲黑人物」，或「黑人物入獄」之類的新聞，但這絕對不可以「消滅」黑社會勢力。在目前來說，香港的黑社會勢力，只有越來越擴張，絕無被消滅可能。

治安不好，因爲黑社會份子活躍造成；而治安不好，也成爲黑社會組織日益擴展的原因。到今天，老萬不客氣的說，香港半個社會由黑社會勢力統治，問題祇是黑社會組織有很多的名堂，其中不少彼此對立，如果有能力將這些黑社會組織置於一個統一的領導之下，這個「教父」就是香港的眞正總

警探本身·也成黑底

老萬的話，並非誇張，事實上，老萬雖然拿不出證據，但連警察內部的人也承認，不少警員和警官已加入黑社會，成爲黑社會一份子。他們此舉，不一定「認同」黑社會，實際是「自保」而已。

當然，即使加入黑社會，成爲黑漢，也是保持高度秘密，不可能確定他是黑份子，他自己也不會承認的，但「遇事」的時候，他們會得到「保護」。有一樁爲警界中人共知的事，一名被廉署控告而判處入獄的警官，他臨入獄前也加入了黑社會，這名警官入獄前，是負責「反黑」工作的；也由於他對黑社會太熟悉，所以知道如果一旦被關在牢子裏，一定「冇命」，所以向黑社會「投降」。

在監獄中，黑社會勢力比在外邊更大，連獄吏也不敢對他們怎樣，只有隻眼開隻眼閉。像這位反黑警官如此身份，到了監獄，自然成爲他們報復的對象，因此除跟他們變成「一家人」，無法化解這「仇恨」。

許多警官、警員加入黑社會組織，理由也是如此，如果出了什麼事，起碼不會受到報復威脅。何況，誰被列入廉署的黑名單內，大家都不知道，萬一有人被抓，也不必躭心在獄中受苦，這是他們自保之道，無可厚非。

統治香港·半個社會

中共在美國「掩護」下搞鬼

在今日自由世界中，包括美國朝野在內，對於共黨極權世界的注意力幾乎完全集中在蘇聯身上。因然俄大鼻子絕非善類，其野心之大眞想把地球一口吞下去。這然顯然會忽畧另一個共產政權，而這個政權的狼子野心和卑鄙行徑，並不啻於克里姆林宮，因爲它的伎倆完全師承莫斯科，且其手法之高，有「教會徒弟餓死師父」之概。如果對它不加以注意，可能給自由世界和整個人類帶來更大的危害。

它是誰？就是毛澤東政權。

可能由於蘇聯科學進步，海上陸上的勢力擴張越來越明顯。無疑它的對象首先是美國，所以，白宮當局無論在國內的軍備和國際上的外交活動，都在與蘇聯進行着針鋒相對的鬬爭。同時，在美國以至自由世界的「輿論界」，也不少在跟着美蘇的軍備競賽和它們在世界上「爭霸」的動向跑。特別是中共的宣傳工具，爲了轉移目標，更是大吹大擂，幾乎是連篇累牘猛揭「蘇修」的短處。諸如侵畧野心，派遣間諜，甚至向外購糧等等，都成了中共攻擊的藉口。

好像是今日中共既無野心，更不「輸出革命」。它自己也居然裝出一副「可憐巴巴」的模樣，好像它是「被迫害者」，大有蘇聯陳於中國疆界的百萬大軍就要對中共進行「侵畧」。中共這隻「披着羊皮的狼」，不僅已經爭取到了美國部份短視政客的同情，甚至白宮主人，特別是共產黨同路人，中共用巨額金錢收買的走狗基辛格，在國際場合處處爲中共辯護，並明顯地以「保鏢」的姿態事事爲中共撑腰。他們似在向毛澤東統治小集團拍胸口：不必怕，假如蘇聯向你們進攻的話，我們一定站在你們的一邊。愚蠢的美國，這樣做不僅不能對蘇聯產生較大的嚇阻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卻給中共創造了壯大自己，積極進行「輸出革命」的大好時機。據七月十六日外電報導：美國國會聯席經濟委員會發表一份名叫中共「經濟重估」的報告稱：北平政權致力於經濟建設，已削減了軍備開支。我們無法知道美國這份「重估」的根據是什麼，但有一件事實卻恰恰與此相反，那就是中共於七月二十六日放射了第三個衛星，據外國專家判斷且是間諜衛星。

這種說法和看法，如果不是美國有關方面的錯覺，就是有意地而且是盲目地沿着尼克遜、基辛格二人安排的錯誤路線前進。不錯，今日成爲美國勁敵的首先是蘇聯，但若爲了「搞臭」蘇聯而有意地爲中共的罪惡行徑打掩護，那不僅是錯誤，並將貽禍無窮。應該看到：蘇聯與中共在「主義」上鬼打鬼鬧得不可開交。其實那只是土匪和強盜互噬，他們無論到任何時候都不會成爲有利於人類和平的好東西。

蘇聯和中共同樣信仰的是「馬列主義」，最終「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和「人類全體解放」。在「原則」上兩者所走的道路一樣。在對有些問題的看法上也同樣是顛倒黑白，歪曲事實。譬如：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是美國投向廣島、長崎兩顆原子彈造成的，然莫斯科和北平卻說那是蘇聯出兵我國東北的結果。應該鄭重忠告美國：不要顧頭不顧尾，爲了與蘇聯爭霸，而不惜昧着良心往中共臉上貼金。要知道，視「美帝」爲蘇聯敵人，中共也根本沒有拿美國當朋友。所不同的是輕重緩急之分，最終目的都是在於「埋葬美帝」。

在進行所謂「世界革命」方面，中共罵蘇聯「黑手越伸越長」，其實它自己的黑手伸得也不短。以盧安達的內戰雙方而言，一方是蘇聯支持的「解放安哥拉人民運動」組織，另一方是中共支持的「解放安哥拉民族戰線」。中共不斷叫囂「美蘇爭霸使世界不得安寧」，實際是美國昧於國際動態，致使中共與蘇聯爭霸，造成世界的動盪與不安。

自尼克遜訪問北平後，由於美國莫名其妙地費盡心思地給中共披上了一件「和平外衣」，事實上中共與蘇聯一樣，也是到處伸手，絕無悔禍之心。以最近與北平「建交」的菲律賓、泰國而言，與北平「友好」後接踵而來的是內部共黨叛亂之加劇。七月二十四日印尼銷路甚廣的「希望之光報」引述印尼新聞部長瑪斯胡里的話說：中共對東南亞一些已經與它「建交」的國家，「正施展它的離間策畧，以遂其赤化世界的野心」。這些事實都告訴人們，蘇聯很壞，中共更壞。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〇六(新109)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〇六(新109)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八月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〇六期 新109)

力不從心！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三叠潭賞雨

朱濟川

聯袂尋春去。來遊三叠潭。
澄漪明似鏡。遠岫削如篸。
細雨飛千點。微波皺一涵。
空濛雲樹裏。幽境欲窮探。

又

胡景石

山雨隨風至。潭前景物生。
瀑泉千澗急。雲氣數峯盈。
洗鍊歸無跡。縱橫托有聲。
豈徒供衆賞。更足助吟情。

又

洪餘水

本是兜風至。翻言賞雨來。
天時殊一刻。情興異三盃。
松竹淋尤綠。澗溪霽尙灰。
心靈頓有感。疑在雨花臺。

又二首

呂偉東

三叠潭奇勝。我來樂且耽。
黑雲頭上過。一雨洗煙嵐。
水山高山下。奔流入叠潭。
迴旌生萬狀。好景雨中探。

天倫淚

雁聲

狂風暴雨雷電急，海燕展翅波面立。
粤省有女葉瑞玲，祖上卜居惠陽籍。
高堂昆仲寓香島，骨肉離離秋荼苦，
空負繡閣廿六春，孤鸞焉敵苛政虎。
錦帆往港日紛紛，相思團聚欲斷魂。
夤緣贄禮難塡壑，伶仃女子懼狼吞。
二三壯士偶相逢，義氣深投秉大公；
立誓生死同與共，賭注南泅不向「東」。
風蕭蕭兮臘月水，江湄恍惚兮游魂鬼。
四人悠悠對蒼天；黔首流離爾酣眠？
今日渡釜沉舟渡，不克如愿甘沉淵！
滔滔江水澈骨寒，千哩生機一綫延，
海天相連淼無際，饑寒喘息闘夜闌。
銀濤雪浪叠叠來，腿痠手軟苦無涯。
牛逆俄見鯊翻滾，可憐兩位魚腹埋。
葉女浮漂任風狂，是生是死乃茫茫，
渾身濕漉臥灘上，香江水警救匆匆。
羈押「鼓嶺」定晴日，身繫囹圄惘若失，
迴想睡前天倫歡，巾幗楚囚心如蜜。
阿母聞訊喜難言，多方斡旋急如煎。
延聘訟師舞刀筆，法理人道訴一一。
法官駁回斷語驕，葉母哭聲沖雲霄。
擬想「假包」收鐵面，苦苦下跪亦難饒！
哀求母女一會晤，退堂鼓响不回顧；
遣返車入華界中，葉女昏迴心始悟。
此去三餐嚐黃連，漫漫苦海泛無邊。
泅前亦曾聞鯊惡，蜚語頻傳人沉溺；
不見遣返日如年？誰廹重演此悲劇！
羈鳥嚶嚶戀舊林，池魚唼喋思淵深。
螻蟻猶有貪生志，人生誰無思鄉心？
去歲浮尸兩百具，餘外無踪更難數！
游魂渺渺水澌澌，可憐壯士父母悲。
弱女尙且不畏死，遑論百姓到此時？
我爲壯士空憑吊，歌成徬徨付歔欷！

秋風

林壽愷

梧桐葉脫已深秋。蕭瑟𠛬飈動客愁。
歌怨班姬吟棄扇。懷歸王粲怕登樓。
砧聲響徹蛩聲和。雲影飛隨雁影悠。
乍覺吹來風似翦。寒衣未備費綢繆。

冬夜感懷

林壽愷

寒威凜冽氣凝陰。榻冷簾疏月影侵。
欲寫情懷呵凍筆。自珍身體擁溫衾。
他鄉游子流離久。公社鷗民陷溺深。
銷盡冰山春送暖。還家重整舊園林。

夢

林壽愷

浮生如寄歷窮通。盡入華胥幻景中。
莊子逍遙曾化蝶。文王輔弼得飛熊。
池塘綠草詞何妙。旅邸黃粱覺已空。
一枕黑甜舒倦眼。此生榮辱付冥濛。

初夏

蕭子光

卜居我愛竹爲鄰。節近清和景色新。
習習薰風搖綠影。南樓寄傲更宜人。

醉蟹

蕭子光

横行湖海竟遭擒。入甕何堪酒醋侵。
算爾無腸應抱恨。徒供饕餮醉花陰。
最愛團臍酒漬之。持螯相對醉東籬。
臨風不作蓴鱸憶。且把香膏快朵頤。

自遣

蕭子光

幽棲酬酢嬾。老去故知疏。
晚樹蟬聲寂。寒窗蠹簡舒。
忘機鷗見訪。失喜竹鄰居。
物外陶然意。身閒鶴不如。

春酒

蕭子光

大地文章萃。鶯啼柳眼青。
鷺鷗欣聚首。少長樂忘形。
樽泛椒花酒。詩吟柏葉銘。
屠蘇觴並舉。相與祝遐齡。

送春

蕭子光

九十春光返。依依惜別深。
流鶯歌睍睆。海燕語沉吟。
祖餞情難盡。臨歧酒獨斟。
繁華憐易逝。無計補分陰。

防洪

董希瀋

洋塲旱澇本無虞。詎意霪霖禍海隅。
氾濫龍蛇驚起陸。栖遑孺婦泣盈途。
千家待米萊蕪釜。一幅流民鄭俠圖。
多少瘡痍猶未復。嘉名枉自說明珠。
濬本清源患易消。應從溝洫整科條。
防河有策施疏導。種樹成陰助理料。
病涉原爲官府咎。安瀾亦賴雨風調。
抗爭吳越饒英氣。萬弩江頭射怒潮。

滬工人貼大字報指王洪文係工賊

據一位自上海經廣州來港的人士說：上海各主要工業區最近又出現「大字報」，其中有部份的篇幅，抨擊共黨「中央」副頭目王洪文。

「大字報」指出：王洪文在上海走紅，竄升共黨「中央」以後，竟然忘了本，對上海工人階級不再視為「基本羣眾」，指責「上海工人最資產化」、「刮起資產風來，比誰都 [illegible]

王洪文對上海工人的批判，據說是兩月前在杭州一次工人集會上提出的，傳到上海後，激起當地工人的憤怒，以「大字報」反擊，其中中共「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大字報」，揭了王洪文的底牌，指他能夠爬到共黨「中央」的副頭目，全憑「裙帶關係」。

「大字報」說：「王洪文與王海容（毛澤東的侄女，現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長」）有不可告人的密切關係，那是遠在「文革」造反串連時開始的。後來，王洪文通過王海容的安排與引見，於是獲得「中央」的賞識，這種裙帶關係，使王洪文『一飛冲天』。」

「大字報」並提出質問：「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在狠批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今天，這種骯髒的裙帶關係要不要徹底揭發批判？」

另外，有的「大字報」罵王洪文是「陰謀家，兩面派，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有的罵他是「典型的工賊」。

還有一些「大字報」批判說：「任何人調到『中央』以後，必然地因掌握了大權而忘記羣眾，變質忘本，成為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者。」

熱愛萬人日報 一日不可或缺

萬人傑先生：

弟仰慕先生大名已有七、八年矣，因先生具有超人之氣節，有泰山崩於前而不反顧之精神者，故此弟甚傾服之，不自量鄙陋敢與之言，然亦知先生能容我之言也。茲以無所請求，亦無苦可訴，顧此間政府待我已不薄矣，數歲至今五十五身傍未有第二人，亦未嘗讀過書，今已畧識之無，然愛好自由平等，喜讀有氣節之文章，最擁戴忠肝義膽之人，我雖識字無多，但愛好看報，然選擇甚苛，平日總是「工商」、「時報」，近日發現快報有嘯岑先生之說苑文章又復不能決讀，昨日貴報出版即購閱，段段適我口味，裏面很多作家我所敬佩，至於工商日報是我最心愛者，一日不可或缺，今後萬人日報亦如是也，眞人眞話，我本人蘇超係第十四屆工業展覽會，百吉麵攤位化裝表演冠軍者。十九年前事矣，世事如白雲蒼狗，安知再十九年又如何，先生與我皆然，有一日沙彌誦一經而已矣，文字嫌通順，不敢多言，謹祝貴報蒸蒸日上，先生多寫愛國文章，誅伐奸邪，不負丈夫抱負者也！

熱心讀者蘇超謹上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七月八日）

慶祝六十四年度十月慶典回國致敬團

出發日期：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全程十四天）　收費：港幣一千四百五十元

截止報名日期：八月十五日．　報名地址：本會會所

萬人協會通告

本會為擴大慶祝六十四年雙十國慶，經執委會議決：組織本年十月慶典回國致敬團，同時，為求提供更佳之服務，致敬團回國後一切生活起居及活動，仍委托本港經驗豐富信譽昭著之「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安排，而收費方面特廉，凡會員均可報名參加，亦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及會員親友參加。

會　長　萬人傑

副會長　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十日

旅程秩序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至十月十八日）

第一天（十月五日，星期日）

香港－台北

乘豪華噴射客機抵松山機場，隨即乘坐豪華遊覽車送往住宿飯店休息，途經行政院、總統府、立法院、西門町及中華商場等繁榮地區。歡迎宴設於遠東最新型之豪華酒店夜總會，表演節目多采多姿，可盡情欣賞。

夜宿於美命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二天（十月六日，星期一）

台北－石門水庫－日月潭

早飡於飯店後即專車沿十大建設之高速公路往石門水庫參觀。繼往新竹、苗栗至台中。午飡於台中市下午往日月潭，專車環湖遊覽建築宏偉之文武廟，數百孔雀集居之孔雀園，安奉我國古代傳奇人物唐三藏靈骨之玄奘寺，繼參觀德化社之毛家花園，瞭解山地同胞生活實況並可與毛族公主拍照留念。繼乘遊艇返住宿飯店，途中欣賞日月潭之湖光山色及光華島。

晚飡及夜宿於涵碧樓或教師會館。

第三天（十月七日，星期二）

日月潭－中興新村－彰化－台中

早飡後專程遊台灣省政府所在地，中興新村及省議會。繼往彰化八卦山參觀遠東最大佛像（佔地七畝，高達七十二呎）。

晚膳及夜宿於台中國賓或寶島大飯店。

第四天（十月八日，星期三）

台中－梨山－合歡啞口－天祥－花蓮

早飡後專車遊橫貫公路，沿東勢、谷關、青山、達見抵梨山。午飡於梨山賓館。

下午遊覽合歡啞口、碧綠神木、天祥、慈母橋、不動天王、一線天、燕子口、九曲洞、雙股瀑、長春祠、太魯閣等名勝。

晚飡於阿眉族文化村飡廳。飡後觀賞阿眉族歌舞表演。

夜宿於亞士都大飯店或宇宙大飯店。

第五天（十月九日，星期四）

花蓮－台北

早飡於酒店後，參觀大理石工廠，大理石製造過程及製成品。

專車往機場乘機飛返台北市，即下榻美命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下午參加政府安排節目。

第六天（十月十日，星期五）

台北（是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

全日由政府安排節目。

供應早午晚膳。

夜宿於美命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七天至第九天（十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二日；星期六至星期一）

台北

參加政府安排之節目。

供應早午晚膳。

夜宿於美命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十、十一及十二天（十月十四日至十月十六日；星期二至星期四）

台北－南下

除第十天供應早飡外，全部節目及膳宿由政府安排。

第十三天（十月十七日，星期五）

北上－台北

由政府安排（包括早午飡）返抵台北。

晚飡及夜宿於美命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十四天（十月十八日，星期五）

台北－香港

早飡廣東點心。飡後自由活動購買土產及紀念品。

專車送往松山機場，辦理離境手續後。乘坐豪華噴射客機返香港。

參加辦法：

①報名時繳交二吋正面半身相片八張。身份證副本二份。

②填寫入出境簽證申請表乙份。

③先交港幣二百元作為部份費用，其餘費用於起程前二十天付清。

諮詢：

詳細旅程秩序表，歡迎於辦公時間來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萬人協會」會所或撥會所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查詢。

之而無不及。創刊日作品，兼具懸疑手法，閱後大嘆觀止，可惜其餘十一篇文章，除「講飲講食」、「好景集」兩篇尚可一讀外，其餘乏善可陳。我認爲小品文用任何題材都無關重要，祇要筆調風趣，自然吸引起一般讀者興趣。成報、紅綠、快報，甚至一部分左報之副刊都可列爲參考。

以上所陳，可謂名符其實的「孔子門前賣文章」。祇以對萬人日報期望太深，遂不自覺以自己長期閱報經驗來坦率陳詞，作愚者一得之獻，然歟？否歟？仍賴先生主裁。

前承諾之股金五百元，日間渡海當至報社繳付。

讀者江勤敬啓七月八日晚

學校制度不健全

數學肥佬要留級

編輯先生：

我是中學的學生，學期考試的成績亦知道了，學校的制度以今年中二來說，就以數學作爲升級的標準，我們全級的同學數學根柢，一向就很差了，往往不合格，今次我亦是當中的受害者，數學欠三、四分才可以升，但總分達到八百多亦不能，而幾科不合格，或名次落後，數科合格的同學卻可以升級，這樣是公平嗎？難道這種制度是健全的？

當我接到成績表後，眞是感到深深不平，對這次的成績實太不值了，無限感慨，可惜的就是學校採取這種科不合格，而要重讀，是值得的嗎？如重讀的話，對於該生的自尊心，更受到打擊呢！就算不會，但同學的誤解、譏諷、揶揄，這樣讀下去，又有何用處呢！相反來說如果想出來社會做事，日工夜讀的話，到處都是人浮於事，加上年齡只有十五、六歲，找工作做極困難，我盼望香港教育制度應要改善。

一學生上

應對左搖右擺墮子

嚴斥其非迎頭痛擊

編輯先生：

當萬人日報在七‧七‧創刊首天，對每一篇的作品和作者，我都很詳盡地研讀，其中使我無限鼓舞的，是張帝先生的「我心、我心」，及馮淬帆先生的「得道者多助」等大作，因我對這兩位反共藝人，神交已久——尤其是馮先生經成爲萬人的專欄作者。今後可以不斷讀到這位不畏權勢藝人的作品。

馮先生在創刊首作中，曾以序言式的敘述：「當以不偏不倚的向讀者作一翔實的報導——云云」，這固是有良知者不可或缺的宗旨！亦是身爲讀者的我所渴望的「正義之聲」。在無限的歡欣下，深慶萬先生得到一位好的助手，幷默祝萬人日報旗開得勝，一紙風行！

而我感到遺憾的，是馮先生近日對報導一位曾受台灣培植而公開以言語詆譭國府的「青年人」時，似乎不敢正面斥責其非，還以「同情」字眼來維護這涼血動物！也許，馮先生與該涼血動物彼此忝屬同事，在「得饒[illegible]寫罷了。

台灣方面是否瞭解涼血動物之處境與苦心？我不得而知，不過：我認爲當時他若能與馮先生一樣，以「最多不撈」的態度來拒絕的話，相信頭頭亦奈他不何！很可惜，他自作聰明，以自己不說，別人會說得更壞來作掩飾，眞豈有此理了！須知道，穢言若出自左仔口中，就是說得更壞，觀眾會當其食生菜！正如左報一樣，無日不是在造謠詆譭嗎？人們都當其死嘅。

但「台灣無望論」一旦出現以中華民國爲紀年的報紙上，讀者就會嘩然！這理由相信大家不會不明白吧！

對待一個失去理智而任人擺佈的墮子，最善是用鐵筆針砭其非，使其知痛悔悞！若以溫情維護，只有助長其氣燄。抬高其囂張聲價而已！

流浪書生上

萬人日報光明正大

內容印刷不斷改良

萬人傑先生：

在於此時此地此環境，國家正是從不斷的對外對內加強戰意的，對付共黨不斷的惡意詆譭，萬人日報正是一張有光明目標宏高理想、言論正確的報紙。萬人日報內容希望做到多樣化和精良化，本於愛之深責之切的態度，我還要提出幾點意見：㈠印刷：字粒內頁較模糊，難看！圖片不清，難辨！請轉用柯式印刷，㈡內容：報導國際新聞有待加強，且加以精簡分[illegible]豐富新聞色不能少。星期六或日出紙兩張，專輯討論時事、經濟、國情。

教育司署企圖抹煞中華民國由一九一一年至（今）歷史事實，但是以他們小小人怎能掩盡六十三年又七個月的中華民國光輝而「壯悲」事實；他們企圖希望我們忘記！絕不能！永不會！我們是不容易受人欺騙的。他們無耻！無過此者！

萬人一讀者上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七月八日晚）

會有無數人在鐵幕內受共黨的迫害，他們何日重見自由？他（她）們需要民主和自由！

中共又進行鎮反
大陸人民遭殃了

讀者安安上

中共現在大陸展開一個名爲「嚴厲鎭壓反革命」的運動。

這個運動是把目前正在大陸各地進行破壞活動有組織的反共志士和中共內部被視爲異己的各派系反毛份子爲鎭壓對象。

因以上這兩種反共志士和反毛份子，不僅給中共各種建設生產和糧食等方面造成重大破壞和損失，並且使中共內部陷於分裂混亂狀態，企圖通過這一運動，而緩和危機的發展。

這一充滿血腥氣味和恐怖氣氛的「鎭反運動」，正在廣州、武漢、上海、杭州及成都等市秘密開展，並動員各地特務人員配合進行。

天台僭建木屋
工務局無人理

編輯先生：

鄙人現借貴刊讀者意見欄請工務司署注意問題：

今年二月二十四號鄙人寄函工務司署投訴大角咀利得街十一號至三十七號海安樓天台，被不法分子非法僭建木屋出租，但至今已數月，木屋不特未拆除，反而越搭越多，近更聞有人已攬掂某方面，所以有恃無恐地建造木屋出售或出租，至於傳聞是否屬實，希貴署派人查察。

政府當鼓勵市民與政府合作，發揚官民合作之精神，但貴署對市民投訴之態度，一派官僚作風，要理不理，請問是否對得起納稅人？

讀者湯錦榮上

萬人報編排有得睇
內容調整更臻美境

萬先生：

期待了幾年的萬人日報。終於「七・七」這個偉大的日子見面了。以先生內行經驗和包括各階層讀者之多。前途光明，定可預卜。

余讀書不多，唯閱讀報章卻成平生第一嗜好。四十年來，不可一日無此。故也看盡報海滄桑，文化水平雖低，對一份創刊報紙能否持久的觀察，粗看內容，卻也算有點心得。

從「萬人」創刊首兩天看，以僅出紙一大張論。編排和內容算得上「有得睇」之類，稍後能多出兩版，在版面上再畧加調整，當然會更臻美境。

現在將我對「萬人」的看法簡畧說說，一、四兩版，可說非常穩重，對教育司署之抨擊，充份表現出「萬人」不畏權勢之傳統風格。周瑞瑜對海外學人之針砭，在同類文章中，允推首選。第二版副刊作者，名家卽是名家，每篇皆是上選之作。

「娛樂版」是本港報章「例牌」文章，大概爲了交情應酬及廣告關係，無論大小報章，皆以「繕稿」充塞，有份量的文章，難得一見，故任何「娛樂版」在我之閱讀次序中，一直列於告白之後。「萬人」既不以娛樂商的告白收入爲挹注，自然可以「鶴立鷄羣」的表現，樹立「萬人」獨具之風格，令讀者耳目一新。看這兩天馮淬帆專欄和張帝之「我心、我心」。如果再有一欄不爲片商左右之影評，將會使我對娛樂版之評價重估，希望「影與視」之主編勉之。

寃情版和萬人論壇，不能缺少，但希望讀者之投稿都言之有物。使讀者每日必看，才不致浪費投稿者自己寶貴筆墨和時間。

第三版如果以生意眼光，當然最好有兩篇以上能夠令讀者入迷之所謂新派武俠小說最佳，「萬人」風格，不用此招，是健康表現。作爲「萬人」之基本讀者，現在之小說安排，應該是可以適應。

最後談到「生活圈」，如果一定要批評的話，我以爲是「萬人」最弱之一環。我這樣說，先生或者會不高興。我知道「生活圈」在「星晚」是由先生主編。對象是中年以上的讀者。以「星晚」讀者之廣泛，「生活圈」不容否認擁有一定之捧場客，但「萬人」是否需要，則有考慮必要了。「生活圈」顧名思義，範圍極廣。並不須局限在醫藥和玄學方面。諸如掌故、遊記、飲食、幽默、風土人情等等，綜合起來，祇要文字寫得風趣，確可引人入勝。這兩天「生活圈」各有十一篇文章，另加一幅連環漫畫。一向祇知嚴以敬寫政治漫畫是一流，原來寫連環圖也是高手。「華仔」圖文並佳，和別報漫畫名家比較，有過

清界綫，有正氣人應着以其爲伍，中共始終埋葬牠們，正如劉少奇、林彪下場一樣。

從國際上的認同潮，整個事件看出了基辛格這混蛋，不是國際共產的間諜特務，是什麼？敬愛的萬先生、岳騫先生、讀者諸君請把牠揭露出來，把牠的禍害制止！ 萬人讀者上

會員讀者熱心捐助 萬協會員蔡瑛遺屬安家費

自本雜誌發表了蔡瑛先生不幸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突患腦充血逝世，他的家庭非常困難，希熱心人士伸出同情之手，扶助這位熱誠反共遺屬的寡婦孤兒，以前並曾發表過共收得捐欵三千五百二十五元後，繼續有捐欵寄來，計開：

郎維明（台灣） 三百元
余健謀（再捐） 二百元
吳少雄 一百元
馬森亮（美國） 五十元
林哲齋（澳洲） 四十元
合共六百九十元

連同上次捐欵合計四千二百一十五元正。（以前各友好捐來帛金不計在此內）

該捐欵共四千二百一十五元，已由林之材先生彙同一班友好親自交到蔡瑛遺屬梁二收訖，並簽回收據以資徵信，蔡氏一家大小均萬分感激云。

茲收到
萬人協會會友暨萬人雜誌讀者
捐助蔡瑛遺屬港幣肆仟弍佰壹拾
伍元正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七月拾日 梁弍 簽

中共驅數十萬人 趕築「青藏鐵路」

中共現在西南高原的青海趕築「青藏鐵路」，中共製訂的路綫，是由青海的西寧通至西藏拉薩。

據靈通消息說：目前被中共調集在這條鐵路上，參加勞動的民兵、民工和「勞改犯」等達數十萬人。

爲了加強築路的速度，中共近又將在各城市拘捕逃避下放的知識青年，分批解往青海參加築路勞動。

連年來中共已在西藏境內建成公路網，並有三條省縣幹綫，其中包括「青藏公路」和「滇藏公路」。

現又勞民傷財建築「青藏鐵路」，顯明具有軍事作用，主要是提高西藏的戰畧地位，配合全面備戰，防思突襲的措施。

因青海西寧，中共已築有通往甘肅省蘭州的一條鐵路，如「青藏鐵路」築成，可與「蘭新鐵路」相接通往新疆的廸化，萬一新疆邊境發生戰爭，中共透過這條鐵路，能迅速將共軍和軍火從西藏調往新疆增防。

大陸苦難人民 何日重見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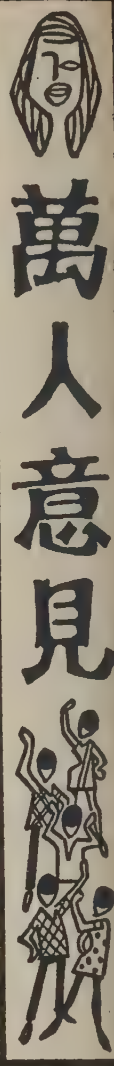
編輯先生：

我們中華民族是個偉大而最優秀民族，且遍佈世界每一角落。雖然中華民族具有無限優秀之潛質，我覺得太馴良了！竟給一些蘇聯政治思想，如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滲入，以弄致我民族出現喪心病狂如毛澤東敗類，致大陸民不聊生。

當然，在大陸上固然痛恨共黨的重重壓迫，使海外親友無限的痛苦。告訴你：現在已不是沉默的時候了；因爲：沉默並不能挽救大陸同胞的厄運，由今天起，我們要採取積極的行動來反共。

今天世界上自由之光被抹上暗影，南越、高棉亦一如我在大陸蒙受共產主義的摧殘。此情此景，告訴你：你若是有天良的中國人，應負起喚醒有恐共病的責任。因爲：他們只知自





混蛋基辛格是何貨色
希望萬人讀者揭發他

編輯先生：

從基辛格的作爲，揭開他本質看看是否像共產國際的特務？

蘇共、中共、越共等，共產黨所能統治的本質就是特務。牠們特務手段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恐嚇、威迫、利誘到暗殺恐怖，黨內有黨內進行，軍隊有軍隊內互相監視，至於老百姓，更是重重疊疊的，一關又一關，學習開會由組長監視居委主任，或治保主任，再到公安的專區同志，然後派出所。就算小學生也逃不過少先隊、紅小兵之間到班長、生活委員班主任、少先隊部或團支部的監視，任何共產黨，如果沒有特務統治結構，牠一天存在的可能性也成疑問。

中共之所以能席捲大陸，或北越共能佔領南越，其主要原因不是中共或北越強大，而是他們的黨國的領導人中潛伏着大量的共黨特務，或是受共黨所威迫利誘的作倀者，投機者作爲代理人，處處同政府作梗，在客觀上、主觀上作爲共黨應聲蟲同路人，像國民黨內張治中，特務劉斐等，南越方面像楊文明、釋智廣、楊文明的弟弟，是共黨西貢地區特務頭子，因此楊文明上台只有一天，就雙手把政權交給北越。

現在國際上發揮共產黨特務的破壞作用者基辛格，正把歷史重演，讀者諸君注意牠、揭露牠——把這混蛋畫皮剝出來公諸於世。

自從基辛格這混蛋執掌美國，外交以來，一直處心積慮損害打擊我國爲毛澤東張目。

㈠自美國有名杜勒斯反共外交換了基辛格出賣外交，牠的秘密外交圈套，把反共起家的尼克遜騙到大陸，爲中共國際上增加聲勢。

㈡直接？間接縱容台獨份子在美活動刺殺我領袖蔣經國院長。事後不肯嚴厲處置行刺者，因恐洩露幕後主使者。

㈢縱容組織無耻文人以左派或極左派面目掀起回歸認同，以造成反我國輿論客觀作毛澤東搖旗吶喊者，便利共產黨滲透。

㈣巴黎和談中處處屈從北越暴力及無耻條件，壓抑南越。北越軍十多萬人可以留在南越，而南越軍只守在原來據點等候，北越軍慢慢進攻，北越可以提出撤換阮文紹領導，干涉南越內政，而南越不可以要求北越撤換黎筍嗎？這段期間內極左親共報章大肆攻擊阮文紹不民主，何嘗有人在國際上呼籲北越准許言論自由？世道這樣可嘆可悲！巴黎協定的結果，基辛格把南越出賣了，把印支出賣了。而瑞典諾貝爾獎金的把持者，共產黨特務的走卒竟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基辛格及北越共黨黎德壽這兩個劊子手，嗚呼！世道正義在那裏，眞是世界末日到來了。

㈤中東以、埃、敘去年之戰，埃及第三軍被圍在西奈沙漠絕地，眼見以色列反敗勢轉勝利，基辛格這混蛋竟聽從埃及指使壓迫以色列撤軍，出賣同種同族利益，基氏此種無情、無義、無親的不擇手段，陰險奸詐惡毒之作風，唯有共產黨才可以做到，汪洋大盜毒蛇猛獸，也未臻於此。基辛格這混蛋正是前西德總理布蘭特的助手紀爾。（共黨潛伏西德特務）的角色，如果基氏不是共產黨的國際特務是什麼？

㈥最近偉大蔣總統逝世，基氏不顧外交禮節，竟指使芝蔴部長美農業部參加蔣總統喪禮，由於我愛國同胞強烈指摘，特別美國朝野正義人士非議，基氏這混蛋被迫指派副總統洛克菲勒氏參加。基氏這混蛋處心積慮國際上貶低、打擊我國聲望，因爲我國屹立不動，正是東南亞唯一和平柱石，中共心腹大患，中共喪葬者。

㈦最近馬、菲、泰三國排華能手之國家竟爭先恐後以中共建交，竟幼稚，得相信毛澤東的一兩句保證爲救命草，這此前因後果，由基氏這混蛋一手推動。拉昔克、馬可斯都是極端自私自利的傢伙。中共會直接派軍隊去幫助解放南越，現在正訓練菲、馬、泰游擊隊去解放非、馬、泰。那批畜牲出賣國家民族，最後也出賣自己。

那些媚共者，馬屁精，投機的變色龍和那些自稱左派者（其實根本和中共，或共黨沾不着邊的）即屁派份子，正趁着基氏混蛋一搞的認同風潮去獻媚吧！我國政府應同那些人渣劃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胡宗南於二十七年初，以十七軍團長移節西安後，鑒於毛澤東在延安成立「抗日軍政大學」，分遣黨羽四出宣傳，招致流亡青年，受其熒惑者頗多；且自淞滬會戰後，軍中幹部必須大量培育補充，而全國青年因戰亂動盪不安，徘徊街頭者不少，惟恐彼等誤入歧途，請准在西安成立中央軍校第七分校，儘量收容青年，參加抗戰行列；繼之創設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四團，收訓流亡學生，培育政工幹部；復在蘭州成立西北幹訓團，協助朱紹良訓練甘新綏寧青等省軍政幹部。

奉召飛渝、晉見元戎

第七分校籌備之初，先借鳳翔師範爲校址，至五月始移西安南部四十里之王曲。由羅列、吳允周、羅歷戎、袁杰三、張研田、洪軌等擔任建校籌備委員；成立後，胡自兼主任，經常駐宿興隆嶺，爲張學良任西北剿共副總司令時所建之別墅。第七分校編制之龐大，學員生之多，幾佔全國各分校總數之半，下轄八個總隊，分設於西安四鄉，校舍如此分散，若欲每日至各總隊授課，無論時間精力都感困難，因此乃在校本部成立軍官教育隊，邱清泉自兼隊長，下設戰術、戰車研究班、重兵器班、校尉研究班、外語班，將其所學及作戰經驗，授諸該隊各班，而後由各班輪流至各總隊作示範教育，作爲各總隊教官施教之標準。

抗戰重心在重慶，陪都的兩翼，一爲陝甘寧青大西北，一爲湘黔川黔大西南，政府爲鞏固大西北[illegible]

的會議，委座恭親主持。會後，參加會議之軍政要員，於十五日參加七分校演習，當演習至實彈近戰時，槍聲格格，砲聲隆隆，烟雲漫天，灰塵滾地，其危險緊張逼眞，與眞正對敵作戰，有過之而無不及，參觀貴賓們目睹之餘，咸表驚嘆稱讚不已。

蔣委員長偕軍訓部白部長健生校閱七分校，見邱將軍提刀躍馬來往指揮，有如生龍活虎，留下深刻之良好印象。校閱後面召嘉獎，特賞銀元五千元，以示鼓勵。

校閱後未久，奉召飛渝，晉見委座後，派爲駐印新編第一軍中將軍長。三十二年一月，中樞改變計劃，擴編第五軍爲第五集團軍，原任軍長杜聿明升任集團軍總司令，邱清泉改任該軍中將軍長，重新回到濶別三年之原部隊服務，袍澤親深，情感彌篤。

第五軍所轄部隊，包括第二百師、第九十六師、第四十九師，以及汽車、裝甲、工、騎、砲、輜等六個特種兵團，和其他直屬配置之營鐵隊，全軍官兵約四萬五千人。

是時，第五軍由緬作戰返國未久，官兵長途跋涉，病患極多，邱軍長以「貧弱病苦死，富強康樂生」爲注重官兵體力之恢復，倡導「養兵重於訓練」、「訓練重於作戰」口號，利用昆明附近各縣駐軍所在地，以過去在第十六補充兵訓練處之養兵方法，繼續施之於第五軍，改善其生活，未及半年，官兵體力大增，部隊經過訓練後，戰力益趨強固。

海天遙望落霞紅，機杼聲消井臼空，
常爲遠遊違左右，徒勞征戰轉西東；
[illegible]
縱有俸錢多十萬，承歡無路哭秋風。
——哭母

更深危坐對寒江，怕聽空庭雨打窗，
蠟炬燒殘腸欲斷，拚將秋淚落雙雙；
簾捲瀟湘夜欲沉，愁腸敲斷五更砧，
秋風吹入絲絲雨，似共勞人淚下襟。
——秋夜守制

三十二年中秋後一週，邱母余太夫人以肝癌不治，逝世於溫州原籍，將軍接電後請假奔喪，以滇省防務重要未蒙許可，乃一面親撰「母思兒望兒，兒未歸省，今遽見棄，使兒抱恨終天，遠拜高堂心欲碎；兒悲母哭母，母也劬勞，迴念撫懷，對母報恩無日，仰呼蒼昊淚長流。」輓聯，拍電回溫；一面在駐地嵩明縣之楊林鎮寓所，設奠遙拜，七七祭期中，邱將軍除處理重要緊急公務外，多獨坐靈前，深夜寒燈下，每迴念親恩，「子欲養而親不在」，輒熱淚奪眶而下，因賦上述兩詩以表達其思親之感懷。

自太平洋戰事爆發以後，抗戰入於第三階段，本階段之作戰，在求與盟軍戰略協調，牽制敵主力於我戰場，並打破敵大陸交通線之企圖，與打通我滇緬路國際交通聯絡線，藉以奠定反攻之基礎。

三十一年二月上旬，以泰越爲根據地之敵，先後侵佔馬來亞、新加坡以來，爲徹底打擊英軍，並遮斷我國際路線起見，以其第十二師團、十八師團、三十三師團、三十五師團及泰軍兩個師，共十餘萬眾集結於緬南、泰北地區；旋分三路向北猛犯：㈠以三十三師團，沿伊落瓦底江東岸，進犯普羅美。㈡以五十五師團，沿仰光——曼特勒棧道附近地區，北犯同古。㈢泰國境內之十八師團，則會合泰軍由泰西景邁一帶向東進犯。

我軍爲策應英軍之請，即以駐滇之第五、第六軍軍及第六十六軍等部進入緬甸，協助盟軍作戰。仁安羌一役，英緬軍經我竭力搶救出險；而戴安瀾師長參加緬東爪一役，使敵受入緬後未有之鉅創；甸保衛戰，身先士卒，壯烈犧牲，乃開中國革命史上，立功域光榮之一頁。

（十三）

在這麼一些腐敗官吏的掌握之下，各位能夠忍受得下去嗎？』」

回到家鄉言論驚人

回到家鄉，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般情況和以往絲毫沒有不同，貪官污吏橫行無忌，鄉民們都是默默地在承受着。然而受過了西洋學識薰陶的孫先生，便感到無法忍耐。

因此，他便在行人麕集的地區奔走演說：

「清廷官吏，重稅勒索，絲毫不替地方謀求福利，不興建學校，不修築道路橋樑，不考慮福國利民，只注意他自己一族一姓的尊榮，像這樣的皇帝，能夠算是中國的元首嗎？」

這樣熱情洋溢的言論，在鄉下人聽起來卻感到很不穩當，而唯恐被官吏們風聞了去會招來禍災。孫先生乃想到村民們的愚昧守舊風氣是阻礙進步的原因，於是在某一天便做出了破壞村民頂禮膜拜的「北帝廟」神像事件。



國父的故鄉廣東省香山縣翠香村。

擰下神像手臂

這個事件，在有關孫先生傳記的著述中，有着各式各樣的說法，現在舉出一個來介紹於後：

某一天，孫先生和朋友們走過供奉「北帝」的廟前，當時，同行的朋友中就有總角之交而後來成爲革命同志的陸皓東在內。大家看到村民們在向木偶叩拜，孫先生說：「如果北帝像有肉，便是眞的神體，否則就是假的。」說着說着，便擰下神像的一個手臂來，並且又用小刀把北帝像旁邊的「金花夫人」手指切斷。

迷信極深的村民們大爲震驚，立即鳴鑼聚眾，湧到孫家責問達成公說：

「你的兒子讀洋書瘋了嗎？竟然傷害到了菩薩的金身，這個報應要是降臨到大家頭上，你說怎麼辦？」

於是，由楊太夫人和村民們談判；結果，拿出十兩紋銀，設壇打醮，才算了事。

由於這一事故，使孫先生在家鄉不能再待下去，於是便在這一年秋天（由檀香山回國只不過四個月）前往香港，入拔萃書院就學。在這裏認識了美國牧師喜嘉理，便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

在拔萃書院只讀了一個月，便於第二年——一八八四年春天轉學香港政府公立的中央書院，這個學校，上午四小時教授中文，下午四小時教授英文，教學非常嚴格。

就在這一年五月，孫先生奉父母之命回鄉和十八歲的盧慕貞女士結婚；三個月之後，盧夫人留在家裏，孫先生隻身再去香港，繼續學業。

再度前往檀香山

十一月，長兄德彰來信要他再去檀香山，是因爲聽到他在村子上毀瀆了神像，接受了基督教洗禮。當時，孫先生本想在香港繼續學業，但因爲兄命難違，不得不去。

到了檀島之後，長兄大事責備，並收回以前分給他的財產。孫先生在退還財產之後表示：

「財富不可能影響到我的心理。金錢是中國的禍害之一，金錢可以用之於正當，也可以用之於不當。」

習醫交結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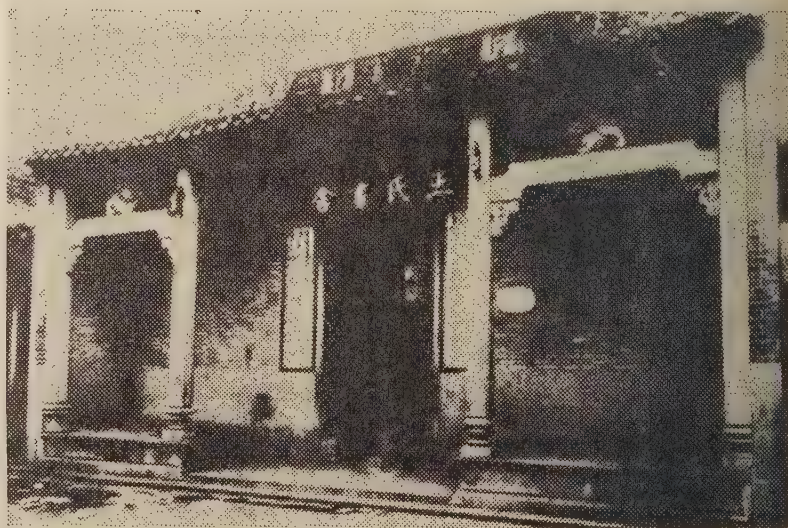
孫先生的長兄爲了要磨鍊他血氣方剛、意氣用事的個性，所以把他帶到茂宜島，要他幫忙在那裏的店務；但他只待了半年，就感到不慣，向老師和牧師們借到旅費，於第二年——一八八五年四月回國。由檀香山歸國的孫先生，當時是虛歲二十歲。這一年，清廷因「中法戰爭」的結果，喪失了對於安南（越南）的宗主權。

安南在很早以來就是中國的藩屬，但是法國自一八五八年開始侵略，一八八三年以武力征服了安南人，被稱爲法國的「保護國」，清廷則不予承認。於是，中法雙方的武力衝突，乃於一八八四年六月，在國境附近的諒山爆發。

在海戰方面，清軍失利，木製戰艦十一艘在閩江口剛一開戰的七分鐘之間，便被擊沉；繼之，台灣的基隆港和澎湖島也都被法軍佔領。

相反地，在陸戰方面，由馮子材所率領的清軍自廣西進擊，在國境的鎮南關打敗法軍而進入安南，其後，更在各地擊破法軍；因而連法國的內閣都受到影響，爲之改組。

這一些戰況，不斷地傳播開來，使中國人的民族意識覺醒；在基隆受損傷的法國戰艦送到香港來修理的時候，中國的工人們都拒絕做工。



國父習醫的廣州博濟醫院附屬醫科學校。

中國抗戰實錄【37】

辛亥革命與日本

益知文明國人眞價值

孫先生在事件之後，向各報投書說：

「……余於英人之崇尚公德，力持正義，素所欽仰；身受其惠，益堪徵信，且余從此益知立憲政體及文明國人之眞價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謀吾祖國之進步，並謀所以開通吾橫被壓抑之同胞乎？」

把國家權益出賣給列強而恬不知恥的清廷，假定說在當時有類似事件發生在他的國內，恐怕不會有這樣的正義行動。孫先生把清廷墮落的現狀聯想在一起，深深受到近代國家——英國和其國民表現的態度所感動。

埋首圖書館精研勤究

自此之後，孫先生每天都去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由政治、經濟到近代思想，精研勤究；至於清廷公使館在釋放了孫先生之後，每天還是派有偵探跟蹤調查的活動，只是所提出來的報告，千篇一律都是「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閱覽室研究，沒有什麼特殊變化」。

在當時，西歐列強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雖然還在繼續擴張，但已經開始受到了被侵略國家的抵抗；同時在其國內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也受到了勞資之間階級鬪爭等社會不安定的困擾。

三民主義形成體系

孫先生一面在博物館研究，一面冷靜地觀察這些現實情況，於是，成爲革命指導理論的「三民主義」，就在這個時候醞釀出來，而逐漸形成體系。

孫先生其後在他自著的「孫文學說」中，這樣地說過：

「倫敦脫險後，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余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

這個事件，和去年（一九七三年）在日本發生的金大中（韓國反對黨人士）事件一樣，涉及到國家主權問題，而造成了國際性的話題。孫先生手著的「倫敦被難記」在各國出版，日本的犬養毅、宮崎滔天等人得知有孫文其人，乃至於後來和他接觸，就是由於閱讀了這一本書而爲其機緣。

國父青年時代

國父孫中山先生，於一八六六年十一月誕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現名中山縣）翠亨村的一個農家。是在他父親達成公（名觀林、號道川）五十四歲、母親楊太夫人三十九歲時所誕生的孩子。

自幼個性倔強無畏

他自幼就具有倔強無畏的個性，小朋友們替他取了一個綽號——「石頭仔」。

翠亨村，在珠江三角洲西岸，南方距葡屬澳門五十公里，東南方距英屬香港一百公里，很幸運地容易得到外來的刺激。比他年長十二歲的長兄德彰（名眉、號壽屛），憧憬着海外雄飛的遠景，在孫先生六歲的時候，遠涉重洋，到了檀香山（當時尚爲獨立的夏威夷王國、而非美國的屬地），經營畜牧和糧食商業，相當成功。

長兄在孫先生十三歲的時候，回國結婚。翌年（一八七九年）六月，孫先生因長兄之命隨侍太夫人前往檀香山；初次航海出國，給予他的心理影響很大，後來，在自傳中曾經提到「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這次旅程的感受，成了後來走向革命道路的起點。

檀島就讀成績優異

到了檀香山，最初在長兄的米店中幫忙記賬。長兄知道他有志求學，於是不久，就讓他進入意奧蘭尼書院就讀，學業成績非常優異；三年後畢業，「英文法」在幾百個同學中得到第二名，夏夷威王加刺鳩曾經頒給中國書籍，以示獎勵。

繼之，在一八八三年十八歲的時候，升學檀島最高學府奧阿厚學院肄業；但是長兄就心他會成爲基督徒，曾命令輟學歸國。

據孫先生的美國友人林百克所著「孫逸仙傳記」中記載有孫先生在這一次歸國途中所發生的一個插曲：

「從香港搭乘沙船回翠亨村，船行不久，停泊在清廷設有關卡的一個小島附近，首先，關吏上船檢查行李；繼之，釐捐局官吏、查禁鴉片官吏、查禁私運火油官吏，一批又一批地都要乘客打開行李，接受檢查，乘客們對於每來一批人，就得行一次賄賂。

「孫先生基於正義感而拒絕行賄，於是官吏們便不准沙船啓航；僵持到第二天，由感到爲難的船長行賄之後，才得到放行。

「在沙船被扣不能啓航時，孫先生對乘客們說：『現在的中國，就是

政府方面表示：國民大會已選出之代表，照舊有效，其名額可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決，五權憲法草案原會發動各界研討，貢獻修改意見；因此雙方未能成立協議。但中共方面聲明：中共不願見因此項問題之爭論而破裂團結，同時雙方均同意將此項問題，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

㈣關於人民自由問題：一致認爲政府應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

㈤關於黨派合法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爲憲法常軌，今可卽行承認。

㈥關於特務機關問題：雙方同意政府應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拘捕訊審和處罰人民之權。

㈦關於釋放政治犯問題：中共方面提出：除漢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應一律釋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準備自動辦理，中共可將應釋放之人提出名單。

㈧關於地方自治問題：雙方同意各地應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惟政府希望不以此影響國民大會之召開。

㈨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分期實施計劃，並重劃軍區，確定徵補制度，以謀軍令之統一，在此計劃下，中共願將其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由現有數目縮編至二十四個師至少二十個師的數目，並表示可迅速將其所領導而散佈在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八個地區的抗日軍隊，着手復員，並從上述地區，逐步撤退應整編的部隊至隴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的解放區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國整編計劃正在進行，此次提出商談之各項問題，果能全盤解決，則中共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縮編爲二十個師的數目，可以考慮。關於駐地問題，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討論決定。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軍事人員，應參加軍事委員會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應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隊人員爲整編後的部隊的各級官佐，編餘官佐應實行分別訓練，設立公平合理的補給制度，並確定政治教育計劃；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項均無問題，亦願商談詳細辦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區民兵應一律編爲地方自衛隊；政府方面表示：只能視地方情勢有必要與可能時，酌量編置。爲具體計劃本項所述各問題起見，雙方同意組織三人小組（軍令部、軍政部及第十八集團軍各派一人）進行之。

㈩關於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承認解放區各級民選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區名詞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應成爲過去，全國政令必須統一，中共方面開始提出的方案爲：依照現有十八個解放區的情形，重劃省區和行政區，並卽以原由民選之各級地方政府名單，呈請中央加委，以謀政令統一；政府方面表示：重劃省區，變動太大，必須通盤籌劃，非短時間所能決定。同時政府方面表示：依據蔣主席會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國軍令政令統一之後，中央可考慮中共推荐之行政人選，收復區內原任抗戰行政工作人員，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與成績，酌量使其繼續爲地方服務，不因黨派關係而有所差別。於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種解決方案：請中央於陝甘寧邊區及熱河、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選之人員爲省府主席及委員，於綏遠、河南、江蘇、安徽、湖北、廣東等六省，委任中共推選之人爲省府副主席及委員（因以上十四省或有廣大解放區，或有部份解放區），於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特別市，委任中共推選之人爲副市長，於東北各省容許中共推選之人參加行政。此事討論多次後，中共方面對上述提議，有所修改，請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員者，改爲陝甘寧邊區及熱察冀魯四省，請委省府副主席及委員者，改爲晉綏兩省，請委副市長者，改爲平、津、青島三特別市。政府方面對此表示：中共對於抗戰卓著勤勞，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請政府決定任用，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員，某某省副主席等，則卽非眞誠作到軍令政令之統一。於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棄第二種主張，改提第三種解決方案，由解放區各級民選之政府，重新舉行人民普選，在政治協商會議派員監督之下，歡迎各黨派，各界人士還鄉參加選舉，凡一縣有過半數區鄉已實行民選者，卽舉行縣級民選，凡一省或一行政區有過半數經已實行民選者，卽舉行省級或行政區級民選，選出之省區縣級政府，一律呈請政府加委，以謀政令之統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種省區加委方式，乃非謀政令之統一，惟縣級民選加委可以考慮，而省級民選須待憲法頒佈，省的地位確定以後方可實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卽恢復常態。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種解決方案：各解放區暫維現狀不變，留待憲法規定民選省級政府實施後，再行解決，而目前則規定臨時辦法，以保證和平秩序之恢復。同時中共方面認爲可將此項問題，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政府方面則以政令統一，必須提前實現，此項問題久懸不決，慮爲和平建設之障礙，仍亟盼能商得具體解決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繼續商談。

⑪關於奸僞問題：中共方面提出嚴懲漢奸，解散僞軍；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則上自無問題，惟懲治漢奸要求依法律行之，解散僞軍亦須妥愼辦理，以免影響當地安寧。

⑫關於受降問題：中共方面提出：重劃受降地區，參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參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後，自可考慮。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國慶紀念日於重慶

王世杰、□此處留有空隙以備張羣補簽

張治中、邵力子、周恩來、王若飛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張伯苓致詞之後，就請毛澤東發表演說，會場也響起了掌聲，只有家在「解放區」的參政員個個怒目橫眉，未曾鼓掌。

毛澤東上去先向四面鞠躬打了招呼，一連咳嗽了幾聲，開始說道：「澤東此次蒙蔣主席之召來重慶開會，又得到本會同仁招待，非常感激，澤東完全同意副議長的意見，我們中國無論過去，現在及未來一段很長的時間，都需要蔣主席的英明領導，這一點沒有人懷疑。」台下當時響起一片掌聲。

停了一分鐘，等掌聲停止，毛澤東又說道：「在過去漫長的十四年間，自東北淪陷之後，全國人民都攻擊政府不抗日，尤其集矢於蔣先生一人，我們中國共產黨攻擊得尤其激烈，現在回想起來，眞是汗顏無地，我們不僅對不起蔣主席，也對不起國家。」毛澤東說到這裏，眼角浮起淚珠。

這一次掌聲更多也更響，許多人都爲毛澤東的誠意所感動。

毛澤東繼續說道：「在中國，目前只有蔣先生一人可作全民的領袖，這不僅因爲蔣先生的能力與功勛，重要的還是蔣先生的寬仁大度，過去對共產黨，現在對日本人，此種恩德爲歷史人物所未見。日本人已感激涕零，我們共產黨所受的恩惠更大，若不知道感激，就連日本人也不如了。」

台下的掌聲更響，台上主席團的人一齊點頭，覺得毛澤東的話實在是眞話。

就在這時毛澤東突然振臂高呼：「蔣主席萬歲，三民主義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台下人員未料到毛澤東有這一着，匆忙中一齊站起隨着毛澤東呼萬歲，毛澤東也就在此時，鞠躬下台。

隨着毛澤東在參政會的表演，政府與中共的談判正式展開。本來毛澤東要活曹操參加，活曹操要回延安監視劉伯承，由周恩來與王若飛兩人負責。一直談到十月十日始談出結果，政府代表與中共代表簽字公佈，名爲雙十會談紀要。全文如下：

中國國民政府蔣主席於抗戰勝利後，邀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義毛澤東先生，商討國家大計。毛先生於八月二十八日應邀來渝，進見蔣主席，曾作多次會談，同時雙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爲王世杰、張羣、張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共方面爲周恩來、王若飛兩先生，迭在友好和諧的空氣中進行商談，已獲得左列之結果，並仍將在互讓互信之基礎上，繼續商談，求得圓滿之解決，玆特發表會談紀要如下：

㈠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一致認爲中國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爲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澈底實行三民主義。雙方又同意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爲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

㈡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一致認爲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應先採必要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現雙方正與各方洽商政治協商會議名額、組織及職權等項問題，雙方同意，一俟洽商完畢，政治協商會議即應迅速召開。

㈢關於國民大會問題：中共方面提出重選國民大會代表，延緩國民大會召開日期，及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和五權憲法草案等三項主張；

不學無術，黨委必須退出學校，實行教授治校，或者民主治校。

有人說：上次肅反運動搞得很糟，黨不分好壞，一棍子打死，應該有個平反的組織，重新檢查受到整肅的無辜者。

一位平常時候不肯多說話的老教授，指出黨的三大改造運動，是竭澤而漁，是飲鴆止渴，他認爲要求知識份子參加勞動學習，是一種智慧上的浪費，是一種形式主義。

也有人直率的說馬克思主義就是教條主義，民主專政是宗派主義，同時孳生了官僚主義，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科學文化，不如資本主義國家。

有一位中文系年逾古稀的老教授，他是舊社會中研究詩經的權威，清朝的時候中舉人，解放以後，現教中國文學史，他對很多新的翻譯的名詞眞搞不清楚，爲了生活又不得不適應潮流，表現得很前進，也鬧出很多笑話。他把「馬列主義」的馬列，當作一個人的名字，眞是「馬列同志怎樣怎樣」；有時大概腦筋給搞糊塗了，管什麼人都叫同志。去年一月以後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學校裏舉行「胡適思想批判大會」，他老先生上台發言，他第一句話就是「我不贊成胡適同志的思想」，說得大家都笑了。有時候，他還會在列寧裝外面，再穿上一件對花馬褂，或者用什麼，組織裏知道他不是存心跟黨過不去，只要他作了個例行的檢討，睜眼閉眼的不去管他。

在這次座談會中，他老先生也發言了，出乎意料，他所提出來的意見，卻也是大家共同具有的意見。

「我們的學生太糟了，」他濞濞鼻涕，說道：「工農兵同志，最好回去做工農兵，使他們上學，只是揠鴨子上架，多耗費紙筆，我們的教授也糟，只因爲是黨員，大字不識二個，就冒充斯文，誤人子弟，那還算是什麼大學？不如叫它『同志大學』，大家都是同志嘛！」

他的話說完，好多教授鼓起掌來。

陳紅英臉上，由紅變白，由白變青，她有好幾次想站起來發言，都被她弟弟抱住了。陳正東在她耳邊輕聲說：

「妳怎麼啦，這是黨的政策，不讓他們說就不行。」

陳紅英狠狠橫了他一眼，才氣虎虎的坐在那裏不說了。這次座談會足足開了一天，中午由黨委會招待午餐，有酒有肉，教授們三月不知肉味，吃得很開心。

傍晚，還有幾位教授沒有發言。

看情形，要是再挑燈夜戰，怕到天亮，這個會還是開不完，要想說話的教授太多，有的已經數度發言，而是好像仍是意猶未足。閘門已經打開，決水難阻。

劉凡見好就收，他知道再讓大家說下去，還會更好聽的，等到吃不完兜着去的時候，想收也難收了。

他很冷靜而又簡扼的作了一個總結。

「今天各位同志所提的意見都很好、很寶貴，我們一定接受，研究之後加以改過。不關本校，或者不在黨委會職權管轄內的意見，我們也一定會反映到上級去。這充分的表明黨在領導上的正確和毛主席思想的偉大，也充分的表現大家都是熱愛祖國的知識份子，今天還有幾位同志沒有發言，我們以後還會有機會向他們請教，同時，是希望各位再進一步的發揮知無不言的精神，對黨各方面的工作，提出更多更寶貴的高見，謝謝，謝謝！」

四

張俊臣教授抖落一身春寒，懷着微醺的心情，踏着夕陽，走向回家路上。

學校在南台蒼前山上，這個地方在很早以前，曾經是英國租界，國民黨時代收回租界，但是寬濶、幽靜、林木扶疏的馬路，宏偉潔淨的房屋，這塊地方始終是屬於高級住宅區，師院的校舍，原是基督教會辦的私立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在那時候，這個學院辦得很出色，英文的程度很高。解放之後，校產被沒收了，增建了幾幢學生宿舍，成立了現在的師院。

張教授的家在蒼前山腳龍潭角碼頭旁邊的一條巷子裏，跟學校距離不遠，中間只隔着一個坡度不大的山坡，有一條砌着石階的小路可通。

他今天的心情好極了，幾乎是一級一級踏下來的，嘴裏還哼着不成腔調的京戲。

「一馬……離……了……西涼……界……」

解放以後，「武家坡」這類老戲已成絕跡，他們說它裏面有毒素，帝王思想、封建意識等等。

張教授突然用手掩住嘴，小心地看看四週，他確定沒有人聽到，才放下手，笑了一下。

現在情況不同了，他想；一切可能從中改觀。他們走得太遠了，說不定經過鳴放運動，會慢慢的回頭走到老路上去。

他實在沒有辦法忘記過去的日子，那時他在廈門大學教書，實驗室的鑰匙放在自己手上，大半時間，他都在那裏渡過，上課、研究、實驗。他把自己的生活，分做兩個部份，工作與家庭；這兩個地方，充實和豐富；他的生活，毫無保留的把整個生命的時間、精神、興趣，貢獻給它們，使他無視於外間環境。甚至時局大變，換了朝代，他也並沒有令他感到詫異；他正把自己關在實驗室裏面，撰寫一篇有關質變與量變的論文，準備寄到國際物理學年會中去發表。

後來有一天，一個戴着紅星八角帽的陌生人，敲開了他那個實驗室的門，開心地對他說：

「教授，解放啦！」

張教授傻不楞登的看着他，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天大的喜訊，我們解放了。教授同志，從現在起，你是眞正自由了，以後不必再替資產階級敵人做研究工作了，你是屬於人民的啦！」

他一點也不明白他說話的意思，同時他也沒有時間去跟他嚕嘛，嘴裏說着「好，好，」就關上大門。但是，一扇木板門擋不住外邊的世界，不久之後，他被調到這個新成立的福建師範學院來。這裏所有的教學設備，全部襲用華南女子文理學院；起初，張教授有種被侮辱的感覺，這個玩笑實在開得太大了。這不僅僅是侮辱他，侮辱了學生，也侮辱了神聖的教育。



〔二〕

林學政

三

這一次情形就不一樣，組織部長親自到每個教授家中去散大紅請帖，劉凡也顯得很客氣，武虎山的鐵觀音，一級的中華牌香烟、餅乾、花生，招待得很週到，處處顯出黨對教授們的尊重、謙虛、誠懇。

劉凡的開場白，婉轉而又中肯，他代表黨，向教授們致最高敬意，爲了「大家從解放以來對人民的貢獻，對黨的支持」，他說：「國家的快速發展與進步」，完全是因爲「我們國家有像各位教授那樣的愛國高級知識份子」。在整個新社會的建設來看，「各位才是進步的原動力」，而「黨祇是幫助人民，去完成各位的理想」……他又敍述了黨和毛澤東同志對「各位的殷望」，請「各位對黨提出各方面的意見」，「愈多愈好，愈嚴格愈好」，「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天下沒有眞正完美的東西，只有在不斷的批評、督促修正下，才能求得快樂，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繁榮」。總而言之，他懇切的希望大家，能夠「貫徹毛澤東同志『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的要求，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最後，劉凡談到所謂大家的「顧慮」問題，他帶着熱情而又有點憤慨的態度，一面以手指用力叩擊着桌面，說道：

「各位，那是反革命份子對黨的中傷，我今天可以告訴大家，這是沒有的事，整風指示明明白白的告訴了我們，明白告訴我們『不開鬪爭大會、批判大會』，『言者無罪』，『不論錯誤大小，除嚴重違法亂紀者外，一概不給以組織的處分』。各位教授同志，我們偉大的毛主席什麼時候騙過我們呢？偉大的共產黨不是全心全意的爲人民服務嗎？難道黨還會失信於人民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今天向大家保證，除了另有他圖，不肯鳴放的反革命份子以外，提意見的同志，將受到學校和黨的特別照顧，那怕要我寫保單都可以！」

劉凡說得很技巧，再不說話是不行了。

物理系的張孝亞教授發言。

「黨這次提出開門整風，我覺得很好。我有一點意見提供領導參考，對我們的各種規章制度訂得太多、太嚴、太死。卽使要做一個簡單的試驗，也要寫報告到系黨支部批准。但是有幾位組織上的同志，對這些研究並不十分清楚它們的內容和價值，認爲不切實際而駁斥了下來，因此使得學生根本沒有研究，實驗的機會。我們希望今後放寬一些，讓學生和教授們都有機會去探討學術上的問題，並且也希望能出版一、二種學術性、專門性的刊物，與全國各學術機構、各大學交換流通，介紹研究心得。」

第二個發言的是生物系主任陳德教授，他是民盟在師院的領導人，他站起來說：

「張教授所提的意見，我有同感，現在系裏一切行政和教育上的事情，都得經過黨支部的批准，雖然有些教授擔任了系主任的職務，但有職無權，形同虛設。我贊成國務院高等教育部副部曾昭掄同志對民盟中央的建議，由華羅庚、錢偉長等同志成立『科學體制問題』的研究組。有關要求黨保護科學家，要求黨改變對待舊社會科學的態度，要求黨取消科學研究的領導，要求黨不要以政治條件限制培養新生力量。我以爲這是十分正確，而且是當前科學教育、研究上，急不容緩的事情。」

接着講話的，是中文系教授李季。

「我國新社會的經濟制度，完全師法馬克思主義，它已不能成其爲科學，只是樣版。馬克思主義的經濟觀，在工業革命初創期或者是新的東西，可是現在已經過時了。由於經濟政策的根本上發生了錯誤，造成經濟建設工作上很大的偏差，犯了嚴重的錯誤；而且領導幹部毫無經濟常識，不能掌握客觀規律，只知盲目行事，把國家的經濟建設，當作實驗，使國家遭受了極大的損失。」

有人開了頭，後繼者就多了，而且情緒越來越熱烈高漲，問題也愈來愈廣泛、愈尖銳、愈複雜。

由教育政策、制度、方法，談到社會一般現狀、政治得失、人民意願……。

有人提意見，認爲現行教育政策，以外行領導內行，是個很大錯誤，要求文化繁榮，藝術發展，

台灣的茶種，來自福建安溪，初期的茶工也很多是安溪人，但茶業之盛，顯然是受了通商以後國外銷路的鼓勵。茶葉之類新興商品，大都薈萃於台灣北部。經濟繁榮當然有助於文化。台北板橋林氏園林之禮，世所艷稱。該園建於咸豐三年，主人林國華（原籍福建龍溪，其祖父始遷台），非常好客，遇名士悉羅致之，這是淡水人文發展之一例。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台北建府，至光緒十一年台灣建省，這十年間稱爲台北期。自從淡水開港，北部富庶超越南部，故台北發展緊接於淡水期之後，實非偶然。創設台北府縣，是沈葆楨的卓見，而其事則爲日本人的侵畧所促成。日本明治維新之初，已有覬覦我國領土之意，既滅我琉球，又窺我台灣。同治十三年（一八七二即明治七年），日本藉口牡丹社山地族殺戮琉球人，興師問罪，以西鄉從道爲都督，出兵佔據台灣南端恆春沿海，凡半年之久，我沿海各省加以戒嚴。清廷以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督辦軍務，視師台灣；事平之後，籌劃善後之策。沈氏建議以福建巡撫，冬春駐台，夏秋駐閩，表示對台灣的重視。同時奏請修海防、築砲台、架電線、振商務，增設新縣，以專責成，綱舉目張，多所更置。他自己雖於光緒元年調任兩江總督，然其重要條陳均經政府採納，台灣氣象爲之一新。

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在於台北方面，從前台灣只增一府，至此添設台北府，凡彰化以北直至後山，都歸其統轄。南北並重的局面由此而確立。台北府之下分設三縣，附廓便是淡水縣，西曰新淡縣，係舊淡水廳所改置，東曰宜蘭縣，係舊噶蘭瑪廳所改置。淡水縣即今台北市的前身，設治之始，原有河港曰艋舺（山族語獨木舟之意），沃壤平疇，雙溪環繞，村落市街備見殷富之象，沿海有觀音、大屯二山，足爲屏障，若就遠景而言，與福建省會隔海相望，成爲犄角之勢。光緒元年，管此新邑，實合乎時代的要求。

同年又劃後山南境爲恆春縣，顯受上述牡丹社事件的影響。又新設三廳：一是基隆，與北路海防有關。二是埔里社，轄日月潭附近的山區。三是卑南，轄蘇澳以南太平洋沿岸，而台南的局勢一振。——後二者的設治，顯有教育山地族與開發山地富源的用意。沈氏蒞台時期甚短，而已奠立新政基礎，至劉銘傳去台灣，又有進一步大規模的建設。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沈葆楨會奏請台灣建行省，廷議不從。至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中法戰役以後，台灣建省乃成爲事實。是年淮軍名將劉銘傳（安徽合肥人），以福建巡撫的地位治軍台灣。法軍侵犯基隆、淡水，銘傳親率淮軍擊退之。迨中法和約告成，清廷採納左宗棠的建議，於光緒十一年九月，正式宣佈台灣改省，銘傳亦改任台灣巡撫。他才兼文武，自十二年四月就任，至十七年（一八九一）五月去職，六年之間，締造新省，面目一新，實有功於國家。他富於遠畧，主張設省會於台中（當時稱爲台灣縣），雖因設備未週，省署暫駐台北，但台中確是法定的省會。他的主要理由：一爲溝通南北，一爲聯絡東西。

光緒十三年，沈氏奏請建築台灣縱貫鐵路，自基隆直達恒春，台中當全綫適中之地。他又欲開闢自台中經埔里社，攀越峻嶺，而至台灣東海岸花蓮港，橫斷全島的山路，期使前山後山脈絡相連，而無內外阻隔之虞。這兩條路線成功後，台中當然成爲全台的鎖鑰重地，也是劉銘傳胸中的經綸。

台灣的行政區域，經過沈葆楨的整理，使南北平衡發展，已見上述，但沈氏卻以台中方面有待充實。他以爲新省應包括三個府，在台南的台灣府，改爲台南府，而把台灣府移設於台中。這新遷來的台灣府，附廓也稱台灣縣，而把原在台南的台灣縣改爲安平縣。現在的台中市原是彰化縣東北一個村莊，光緒十四年始建新城，新的縣治，新的府治及新的省會三者都在一個地點。雖在沈氏離任後，繼任巡撫邵友濂，把省會移到台北，但台中的發展確隨台灣建省而俱來，論者稱這個時期爲台中期，理由在此。當時台中府領縣四：台灣、彰化、雲林（設於彰化嘉義間的斗六鎮）、苗栗（設於新竹西南的苗栗鎮）。

當時的台北府則領縣三：淡水、新竹、宜蘭；又廳二：基隆的南雅（台北縣南方山地）。台南府領縣四：安平、嘉義、鳳山、恆春，又加澎湖一廳。台東則升爲直隸州，全省共設三府一州三廳十一縣。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台灣省參議會所通過的新行政區十六縣五市，其中除了桃園、南投、高雄、花蓮等四縣而外，差不多都是清光緒間台灣建省時所已有的縣份。

中國近代化運動多半起於咸同之間，而成效未著，進步甚慢。惟有台灣一省，可算例外，大有後來居上之勢。當年劉銘傳所計劃的縱貫鐵路，逐段通車，光緒十七年就已完成了台北——基隆段，又二年即完成台北——新竹段。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即發生了中日戰爭，而基隆、旗後（高雄）兩個海港，亦由劉銘傳主持興建，由於當時的台灣商輪不僅可以航行香港、上海及中國沿海一帶；且可遠至呂宋、西貢、海防、新加坡等地。並派有專員考察南洋，在新加坡設立了招商局，鼓勵對外貿易；更進一步地努力輸出，造成了出超狀態。所以，台灣人民殷富，百廢俱舉。各國對台灣的商務，以英國爲首，美、德次之。劉銘傳以爲台灣乃一島國，應該以本地的財物，供本地的需要，而後可以處常，亦可以處變。因之，首先以生產爲急務，設煤礦、樟腦二局，都是由官辦的。同時整理墾務，開採森林，以興自然的利源；又創西學堂以講新學，並設番學堂以教山地族居民，這是劉銘傳時代對台灣教育的重視。

關於台北市之有非燈，也始於光緒十四年；其他如自來水、醫院等等也都次第創辦，淡水河的鐵橋亦於此時期落成，於是台北儼然成爲一個近代都市。台灣孤懸海中，防務維艱，銘傳於基隆、淡水、安平、旗後，各建要塞，置砲台；又設軍械機器局於台北。劉氏是一位有抱負的軍事政治家，事事求是，他要想「舉一隅之設施，爲全國之示範」及「以一島基國之富強」，而其毅力足以赴之。他對於地方紳士，無不廣致禮遇，故台省賢達亦樂於跟他合作。當日台灣自強新政的實施，固由劉氏主持有方，而其島民的勤勞刻苦，急公好義，奮發有爲，力爭上游的創業精神，也是基本因素。換句話說，台灣省現代化的規模，實於清末劉銘傳手中而奠定，後來日本人不過因利乘便繼續經營罷了。

清廷對台建設

胡養之

清初平定台灣後，因准水師提督施琅所奏，乃於康熙二十三年（公元一六八四）建置台灣府，隸於福建省，遙受閩浙總督與福建巡撫的節制。府治設於今台南，下領三縣，附廓之縣也叫台灣，南曰鳳山縣，北稱諸羅縣（諸羅係山地族村社之名，後改名嘉義縣）。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乃劃諸羅虎尾溪以北增設一縣叫彰化，又劃彰化大甲溪以北增設淡水廳，廳治則在今新竹；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增設澎湖廳。以上都在台灣西部所謂山前山後，山後的開發起於漳浦人吳沙的築頭圍（今台北縣頭城鎮），時在嘉慶元年（一七九六）。移民相繼而至，嘉慶十七年乃設噶瑪蘭廳，轄境自三貂嶺至蘇澳港，治所在今宜蘭。至此台灣共有四縣三廳，省與府之間尙有一級曰道，所以綜理文武各事，初名台厦兵備道，於雍正五年自厦門分出，改爲分巡台灣道，專駐台灣，兼理提督學政及按察使司（司法）事。

在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台灣省過一次測繪地圖的工作，爲當時測繪全國地圖工作的一部份，擔任其事者是三名法國敎士雷孝思等。讀其圖可知二百六十多年前的景象。原來清代台灣人文發展的趨向是由南而北，故以海港論，鹿耳門稍偏於南。彰化城西二十里的鹿港居南北之中，商務漸見發達。鹿港與泉州的蚶江相對，海道四百餘里，順風時當天可達。正如黃驪雲詩所謂：「官軍錦艦飛如鳥，估客銀帆織似梭。」

事實上，舟車輻輳，百貨充盈，乾隆年間，尤極一時之盛。計自康熙卅二年台灣設府，以迄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南京條約通商，共一百五十八年間稱爲鹿港時期。這一時期，台灣明鄭遺民眷懷故國，仍有民變，以反抗滿清。例如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朱一貴之變，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林爽文之變，尤以後者局勢嚴重。當時台灣原駐海陸軍一萬四千名，都調自由地，三年要換。林爽文之役，閩浙總督福康安特向川、湘、黔、粵四省增調精兵萬人，由鹿港進軍，始告平定。

就大體而言，台灣秩序安寧，勝於內地，年豐物阜，生聚日眾。道光二十二年台灣人口共二百五十萬，較之清初增加十倍以上。其農田水利與海上貿易，亦多可稱道。遠在康熙五十八年鳳山施世榜、台南楊志申各投巨資，引渠灌田以防旱潦，水利事業由此盛興；糖、穀之豐饒，亦爲台省貿易大宗。福、興、泉、彰四府，皆藉台米接濟。糖的出口北至平津、東販日本。台灣商船大者可載六七千擔，北通遼海，南達嶺海。因之民力殷富，人文蔚起，較之內地任何一省亦不遜色。

閩省鄉試，台灣府屬定有名額，這是培植海外人才之意，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台人王先捷成進士，是參加全國性考試合格的先驅者，他所寫的「台灣賦」爲世人所傳誦。而內地高賢，或奉朝命，或因佐幕，渡海蒞止，如乾隆時的趙翼，道光時的姚瑩，在台灣興利除弊，貢獻良多。在此時期，有一民族上極爲深刻的史蹟，即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八月十日吳鳳殉難。

吳鳳字元輝，清和平人，幼隨父母入台，性沉靜，喜讀書，富於思想，且有器識。乾隆間任阿里山通事之職凡四十餘年，因通山地族語文。那時候的高山族雖然多已歸化，輸鹿皮以代納稅，但其獵人頭的惡習，終苦於無法糾正，吳鳳欲感化束手無策，乃抱悲天憫人之懷，不憚自動犧牲，以身殉道，歿時七十一歲，山地族人發現被殺者竟是他們最敬愛的人，於是深深感動，澈底覺悟，立誓從此不再妄殺漢人。後人以鳳殺身成仁，便尊之爲阿里山神，立廟奉祀，以永哀思。日人後藤新平（曾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曾謂阿里山森林鐵道的成功，由於山地族人的踴躍効力，而飲水思源，實爲吳鳳流澤之所賜，而元輝的精神誠堪不朽。

鴉片戰爭以後，福州開爲商埠，淡水（舊稱滬尾）與福州地勢逼近，水程不過六更（六十里爲一更），朝發夕至，呼應甚便。由於福州的開港，而淡水市況爲之一振。咸豐元年（一八五一），西洋輪船已有來此停泊的。至咸豐十年，北京條約淡水與基隆（舊稱鷄籠）正式開爲商埠，而淡水尤爲繁榮。歐美各國相繼而來，派領事，設洋行，淡水河口外商雲集，於是台灣乃入於世界商戰之林。此一時期，便被稱爲淡水期。當時暹羅、越南之米，爪哇、呂宋之糖，輸入中國，以與台灣的米糖爭利。可是台灣之地漸拓漸廣，米糖之運銷各埠，還可與之抗衡。此外，台灣的出口貨，以茶葉、樟腦、藍靛、煤礦爲大宗。

也越來越狹小。這個人可能一生貧困，但他所獲的安慰可能比任何人多。

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人，可能缺乏治學的程序，知識貧乏，受過教育的人或受過教育不夠的人，他的成敗，必然決定他在學術探討工作上可否眞的下過功夫。那功夫，就等於歷過闖進黑森林中吃過迷失的苦頭的困境的眞正體驗。

從創造觀點去看人生，人應該是超教育訓練條件約束的生物。只要他有創造性，他會有闖出新的境界，將舊的界線，遠遠地抛在後面。

有機會受正規教育的人是幸運的，沒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而能夠自學成功，他會享受到多些探討上的樂趣。要是讀書只爲了排遣苦悶的時間，在閱讀時，盡量逃避在感受上覺得晦澀的東西，這種閱讀，獲到的益處必定微乎其微。當你如果對於某一學術問題，有強烈的探討興趣，忍受感受上的困境，將自己全心全意投進晦澀境界中，漸漸地發現那晦澀的境界，本來有無窮樂趣，這種收穫的體驗，一定是不平凡的。

充實的人生，教育機會與獨特創造的興趣是均等的，教育機會有所欠缺，還可以藉強烈的創造興趣來補足他，相反地，缺乏創造興趣，教育機會是無法幫助的。依賴學歷取到高職的人，要是他在漫長的工作過程中，並沒有好好地培養起獨特創造的興趣，他的成就便不足恃了。

一個具在實質進步的社會，必有好多不同特長的專家組成，並不是由

霍雲霄

揚威大上海

寒梅

在上海登岸時，部隊在碼頭集結，團長偕同各營連長檢查一遍過後宣佈說：校閱定後天上午在跑馬場舉行。連今天還有兩天的準備時間，到達營地之後，還要加強準備工作。

團長又說：現在部隊要通過市區到駐地去，這是抗戰勝利後，第一支青年軍的隊伍在上海出現，上海是一個國際大都市，國際人士雲集，同學們一定要以接受校閱的精神，贏取上海幾百萬市民及國際人上的稱讚，民意的反映，輿論的評論，和大校閱官的講評，是同樣重要的！

全團隊伍在一輛吉普指揮車前導下，邁步入市區，行人車輛自動的停立路旁。同學們個個抬頭挺胸，精神百倍。前頭一個連領先高唱一支雄壯的青年軍進行曲，整個部隊的歌聲像雄獅怒吼，彼起此落，歌聲嘹亮，上海市民夾道歡呼聲，熱烈的掌聲交響一片。許多商店住戶紛紛自動的燃放鞭炮表示歡迎，有許多點燃的鞭炮從高樓大厦抛下來，落在行進的隊伍中，落在同學的身上，有的同學皮膚被灼傷灼痛了，卻照常的齊步向前，那種泰山崩於前面不改色的定力和氣概，也許正是青年軍的精神。

部隊是在工業區的一帶大紗廠紮營，這一帶的紗廠規模很大，勝利後還沒有復工，一排排的連雲廠房樓宇除了少數工作人員，爲準備復工而使用小部份的寫字樓外，可說是十室九空，部隊借作臨時的營地，義務給廠方來了一次清潔大掃除，整理環境衛生，弄得煥然一新，部隊也駐得特別的舒適，眞是皆大歡喜！

部隊在上海停留時，除了接受層峯檢閱外，還要改換裝備，主要是由雲南常來的服裝裝備，已無法適應山海關外，冰天雪地的嚴寒氣候了。因此，在上海連同等候登陸艇的時間，有十天的停留，也是自雲南出發以來，停留時間最長的一個大站。

爲了爭取校閱的最高榮譽，進入營地行裝甫卸，就開始加強準備的工作。第二天早起，就是各級長官一連串的逐級檢查，團長預校，師長預校，光是預校完畢，全師部隊快跑集合聽訓隊形的演習，就花去半天的時間，師長點頭表示滿意。

期待中的閱兵盛典，是在跑馬地大廣場舉行，由國防部長代表委員長蒞滬主持，這一天的閱兵場四週，眞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常，部隊由營地進入市區檢閱過後又返營地，一往一返經過街道時，萬民空巷，整個上海市一片歡騰！

國防部長講評時，對二〇七師訓練精良，士氣旺盛，慰勉有加。他認爲二〇七師擔負起參加接收東北主權的工作，任重而道遠，並轉達委員長的殷殷期望，同學們深受感動！



族的前進！」

「你看，有人踏着玉山的雲霧走路！……」

「人們勤勞和勇敢，我的翅膀還比他們低了三重的天！」

「啊！」她忙着，飛去了，但回過頭說了聲「再見！」

我也飛起來了……下面的土地萬紫千紅，有如一幅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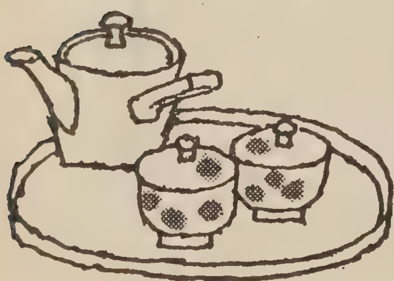
我來到阿里山區，這裏鳥在天上叫，雲在山下飄，流水穿岩過谷……樹木和花草眞像些彩色的火焰，日月潭又似是躺着的太陽和月亮。在這天然的植物公園裏，我恍惚碰着天堂從銀河降了下來——它的美麗總是鑲嵌着許多希望。

因而，我對相思樹說：「……我沒有懷念了。」但是合歡樹在一旁搖着，似是表示：「你現在就有了快樂！……」

我是應該有快樂的，就繼續拍着翅膀，航向更遠的地方去。我迎着清暉的陽光，目不轉睛地望着下面：只見層巒叠嶂的甘蔗像個海，連綿不斷的水稻像個洋。我頓時想：「豐收的時候要來了……，甜蜜的日子也要來了……。」

「台灣，眞是一塊青春的綠葉，瀰漫着生命的光芒！」

我剛喊了一句，但是忽然覺得自己就醒過來了。



康熙帝尊法反儒？

方劍雲

筆者有時冷靜思考一個問題，當今之世最痛苦的一類人便是陷於毛管區的知識分子。當然凡是陷於毛管區的中國同胞，都在油鍋刀山中過日子，但是，如果沒有讀過書，或讀書不多，所受折磨無非是吃不飽，穿不暖，拚命苦戰，每日工作超過十六小時，還要學兩個鐘頭的「毛澤東思想」，這已經極盡人間悲慘之事，但比起知識分子還少一樣罪，不需要寫文章完成「黨」交給的「任務」，硬寫下自己明知站不住腳的鬼話。

例如最近毛刊毛報發表了一篇文字，指康熙皇帝也尊法反儒，筆者看了題目之後，衝口而出的一句話「有有搞錯」？康熙帝尊不尊法且不論，指康熙帝「反儒」就未免太不成話。

近兩年來，毛幫無端端把孔子同林彪扯在一起，爲了反林便拚命反孔，爲了反孔就把法家抬出來，但自兩漢之後，儒家實際控制了中國思想領域，知識分子當政時，厲行法治仍然以儒家思想爲基礎，法治只是一種手段。就以毛幫大力宣揚的「法家」諸葛武侯而言，武侯「治蜀尚嚴」也只是一種手段，其本心時刻以復漢室，致君澤民的主張，還是根源於儒家。是道地的孔孟思想，不過，毛幫附會諸葛武侯，多少還沾一點邊，至於硬拉康熙帝尊法反儒，實在找不出一點依據。

就最近幾十年公佈的故宮檔案，康熙帝的中文程度並不深，但是，他對中國文化的尊敬愛好，確出之於眞誠。他在位時編印了許多重要書籍，如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古今圖書集成也在康熙年間開始編纂，雖刊於雍正朝，而發端者實係康熙帝。再如康熙帝勅印「朱子大全」，親自作序，序文中再三推崇朱子集先聖之大成，此序雖非康熙帝所作，但史臣自是秉其意而撰文。

康熙帝的尊孔爲古今帝王所無，康熙二十三年東巡至曲阜謁孔林，行三跪九叩首大禮，帝王謁孔而行叩拜禮者，自康熙帝發其端，孔廟康熙帝所題匾額「萬世師表」，至今仍被廣泛採用，實則歷代帝王均題有匾額，而實以此四字最能表達尊孔之意，故傳流今至。

左報刊指康熙帝曾斥責一些理學家，作爲反儒根據，實則那些理學家與孔子何嘗有半點關係。猶如今日在海外日日高呼中國文化，靠孔子爲生的一批人，能說他們是儒家嗎？孔子如復生，非「以杖叩其脛」不可。

照毛幫這麼胡鬧下去，將來必然會有人撰文指孔子也尊法反儒。只要想寫這種文章必然也能找到證據。

保留一分迷失

在所有行業中，我深信成爲一個作家或有自己特獨風格的藝術家，如果他們回溯自己有所成就的原因，深信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內心一段別人沒法理解的孤獨歷程，並且那是與正規教育沒有關連。

有些終生做研究工作的人，有時自己正如陷入孤獨地迷失在黑森林中，開始他很懼怕，想及早走出黑森林去向別人認同，

通天曉組成，通天曉只是不符合生命邏輯的怪物。要是一個社會，通天曉的地位高過專家，那一定是沒有實質的落伍社會。

任何一個人，在他的一生中，開始飾演什麼角色，後來又飾演什麼角色，那生命價值，並不是由於所飾演的角色成不成功，而是由於他在掌握各角色時有沒有創造性。要是我活了一輩子，覺得世界上像我一樣活着的人很多，人我之間，並沒突出任何具有影響別人的不同點。一點點也沒有，那麼，我的存在，當然不怎樣重要

他的正常職業工作，他如果是個天才，那麼那份從職業時間餘下來的精力，實在是一項可觀的財富，倘若將它投入創造性的黑森林中，讓自己迷失，讓自己在迷失中尋找出自己的新方向，其成就是難以估計的。

天才太過忙碌，實在是一種遺憾的生活，特別突出的創意，是不容易降臨在過份疲勞生命中的。正所謂「清明在躬，則意氣如神」。這是我國古人的最高智慧。因此創新與閒適，應該是一個精神天秤的兩端。保留一分閒適以

飛向青春的綠葉

柳葉綠

我做了一個夢。在夢中，我是一隻鳥兒，橫渡過了波浪滔天的大海，降落到美麗的台灣島上。

大空照耀着燦爛的陽光，這大概是夏天的季節吧。自然界正洋溢着彩色的熱情，綠色生命都顯得格外使人親近。

我看到了北投的花兒開了，一樹是成百上千朵的花，有紅有白有紫又有黃；我也遠遠地望見了南投，它的草兒綠了，一束草兒就長出百十塊葉，並躍出了珊瑚的影子。

我羨慕大然景色已經很久了。我開始向橫貫公路飛去……我從大魯閣到天祥，林蔭大道都沿着險峻的峭壁前進。而在羣山心臟裏急轉直闖的，就是九曲迴廊。

我跳上枝頭往上下眺望着：這當兒萬里無雲，海面淺藍深綠，天水連在一起，稍不留神，便會錯瞧了海是天或天是海。不過，天和海都同穿着一襲近似翡翠的衣裳。

這使我歡欣雀躍起來……我在樹上叫了幾聲……但，忽然一個梨山姑娘就給我拋來了根小小的梨枝。我謝了謝她，心裏便想：如果花蓮姑娘再拋給我一朵蓮花就好，我還會把它留下來作紀念呢。

湊巧，我的一個同伴就飛了過來——她是一隻雲雀——她用清脆的聲音問道：「你最喜歡的是什麼東西？」

愉快；同時以民族自尊的心理，造成全國國民對政府的不滿。中共點火煽風的手段，加上同路人的大嘈大鬧，其毒辣之處，弄得政府當局滿天星斗。

但相距不到五、六年，大陸沉淪之後，毛澤東大喝「一面倒」，向「我的太陽」史達林朝拜。跟着，大批的俄國顧問湧入大陸，眞正的強姦出現了，美其名爲「友好招待」，民族自尊何在？在大陸，在海外，聽不到青年的吶喊，高呼抗議。因爲他們不敢，大家患着恐共病！

在自由國家，大家可以瞎鬧瞎叫，總要把政府鬧到塌台，以逞一時之快意。但在共黨統治下，甚至在共黨的強風吹到下，大家哼一聲都不敢，噤若寒蟬，這是世界的風氣？抑是世界的刼運？

又在抗戰勝利初期，在北平、上海，學生和社會知識分子，掀起一股歪風，以「反飢餓」，以「反逼害」，大搞學潮。這時一切已經復員，不復本國的糧食可以自給，而美國的米和中南半島的米，也可以源源運入中國，根本沒有糧荒，何來飢餓？這是中共統戰的魔棒，指揮那些職業的，盲從，外圍的分子來搞事，造成攻擊政府的高潮，轉移友邦對國民政府的觀感。以達其孤立、瓦解政府的目的。

當毛澤東在大陸放下了鐵幕，展開了三反、五反，在清算、鬬爭之下，被殺的和自殺的不可勝數。但誰敢高呼一聲反逼害，「反逼害」的隊伍又到那裏去了？何以在眞正受逼害時，卻甘受其逼害！

毛澤東揷起三面紅旗，搞大躍進的時候，每人配糧二兩四米，吃兩條蕃薯舖在碗面的「英雄飯」，人們在饑饉的死亡線上掙扎。可是在大陸，在海外，總聽不到反飢餓的呼聲，那些「反飢餓」的示威隊伍又到那裏去？

自由中國發現了源能，給人嫉忌，也給人覬覦。日本忘恩負義的政客，搞起釣魚台的問題，給中共一個宣傳機會，同時又乘機打擊自由中國，在美國、在香港，出現了保衛釣魚台的自稱民族英雄，以一石兩鳥的政策，來摧毀國民政府的威信。但自田中政府與中共勾結之後，反釣分子何以銷聲匿跡，往日「民族英雄」的精神何在？

當美國大轟炸北越的時候，不是在北越，而是在美國，爆發了高呼「和平」，反非人道的轟炸，一股暴風雨的運動，橫掃美國全境，把垂死中的北越政權挽救過來——誰想到美國的國防部指揮機羣去大炸北越；而美國的國務院的首長基辛格，卻在巴黎排演停火會議，使北越起死回生。

一九七五年的春天，北越進攻南越了，破竹之勢，直趨西貢，究竟破壞和平者是誰？何以沒有人敢說一聲，砲擊難民船，令非戰鬬人員慘死於無抵抗之下，這是人道嗎？非人道的事件出現了，卻沒有提出反對，任教越南哀鴻千里，公道何在？

在自由世界中，什麼都可以「反」，也什麼都可以大嘈大鬧，共產黨便在自由世界中乘這弱點，狠狠的來利用，運用那些青年來做它的工具。但這些做「反」工作的人，大嘈大鬧之後，自己會淪入鐵幕，一旦大夢醒來，回頭已是百年身！這是自由世界的知識分子，自己在傾覆自己的國家！

「大千世界

林巽

造成，那三股歪風，一是黑社會勢力越來越擴張，二是賭風大盛使一班收入微薄的青年，正常開支上因沉溺於賭而失去控制，遇上壞人引誘就會墮入冒險僥倖的深淵，三是吸毒風氣腐融一般大好青年。「大哥成」這部電影，除了販賣煽動之外，便是宣揚用私刑解決問題的構想，對於使本港治安問題沒法控制的根本癥結，並不着重，可見它並不能算作一部意識健康的電影。

嘉禾公司出品，丁善璽導演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這名稱，本來是出自佛經的「三千大千世界」，涵意是指廣濶無涯的大宇宙，但電影中的大千世界，卻是指大老千的騙

有點像俄作家果科里的「欽差大臣」，但情節比「欽差大臣」更奥妙，電影是清裝故事，顯然是創作故事。故事寫一個叫作金城縣的地方，本來極窮，有一天忽然給一個外國老板發現縣中有一個礦山，向清政府申請開採，縣老爺便乘機向勞資雙方大榨錢財，榨了幾十萬貪污橫財，忽聞欽差大臣到訪，縣署裏的幾個師爺級人物，他們因爲知道縣老爺貪污所得的數量，便向縣老爺暗示，如縣老爺不分給他們一份，他們可能在欽差大人面前揭底牌。另一面，縣老爺任期將滿，希望無災無難退任，滿載而歸。縣太太卻與縣中年輕的探子有染，打算與探子席捲私奔。縣老爺雖然橫財滿載，但卻處身於四面楚歌，眾叛親離當中，正在焦頭爛額中，忽然又聞欽差大人微服出巡，到了金城鎮，探子親到客棧搜查證據，誰知證據是假的，縣老爺一連向三批假欽差貢獻，不但自己貪污得來的錢被榨乾了，又因假欽差同時查到每一個師爺都從貪污得到不少錢財，結果是幾名師爺的貪污錢也被榨盡，到此故事揭出，原來是縣老爺的苦肉計，那三批假欽差人馬，都是縣官家鄉的子侄。縣官這個苦肉計，不但逃過師爺的敲榨，連師爺的老本也給榨盡，正在得意忘形時，眞欽差忽然出現，縣老爺仍然難逃被通緝之罪。

「大」電影雖然是借清代背景來作文章，但反應此時此地的貪污風氣，倒也有點借古喻今之妙。不過本片的噱頭，只是演員陣容強大，除黃霑飾演縣老爺之外，加上三位當紅小生，柯俊雄、楊羣、王羽，對於觀眾，吸引力不弱，加上製作也相當認眞，不過電影風格一如果科里的「欽差大臣」一樣，只是諷刺喜劇格，寫一種做了虧心事的人，疑心特別重，時時會因爲心理過份緊張，以假當眞，最後難免自投羅網。但它有一個藝術上的基本缺點，是沒法表現一點眞摯之情。而藝術的感染力卻是由眞摯之情產生的。「大」片可說難得找到一個使觀眾能起共鳴的正面人物。要不是以強大演員陣容號召，它可能是難以受觀眾歡迎的片子。從意識方面衡量，也看不出有什麼啓發性，因爲任何啓發性的東西，它的基礎必須是建立在眞摯之情上面的。

請天下有心人為歷史作證

安琪

杜牧在他所寫的阿房宮賦，以批判歷史的立場，很感慨的說道：「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我也以三十多年的親歷史實，也仿杜牧的話，沉痛的來斷言：「傾覆自由世界者，自由世界也，非共產集團也」。

話何以這樣說，且看下面的鐵證：

當中共在江西突圍的時候，如喪家之狗，毛澤東臥在擔架床上，仰望白雲，不知何處是埋身之所。於是透過湖南同鄉的黨國元老覃振先生，提出投降求和，這是共黨力量被摧毀時，便會搖尾乞憐的第一次求和。

當現代的張松——張治中，在抗戰勝利的初期，以小丑的姿態，到延安去作項伯，保毛澤東到重慶，這時中共岌岌於國府的討伐，毛澤東情急之餘，又擺出一副乞憐相，在酒會中高呼：「蔣委員長萬歲」！

抗戰勝利，馬歇爾以特使身份，來華調停，這時戰時的參謀總長，一方面受跋扈悍將史廸威的慫恿；一方面受國務院的中共同路人所迷惑，主觀的以中共為「土地改革者」的錯覺，處處替中共作護身盾牌。林彪在佳木斯傾巢出犯，給孫立人的新一軍打得落花流水，林彪個人僅以身免。於是，周恩來乃以演戲的表情，向馬歇爾方面哭訴捱打。結果，三人小組的停火協商，又做了中共的救命符。

請天下人不要忘記：

當共產黨失敗時，當共產黨力量被摧毀時，它必會運用統戰的法寶來和談；當共產黨的實力擴大時，當共產黨的元氣恢復時，便撕下了和平的假面具，又向你狠狠的來打。

打、打、談、談；談、談、打、打，到國民政府面臨危急的關頭，領導自由世界者以一筆勾銷的態度，落井下石，大陸便為紅潮所捲沒。

大陸之失，是誰致之，孰令致之！

前車之失，後車可鑑，奈何自由世界，又任歷史重演！

當北越受美國大轟炸的時候，交通破壞，生產窒息，經濟混亂，面臨崩潰的邊緣。如果，美國再繼續轟炸兩三個月，北越必會高豎白旗，向自由世界屈膝。怎知為德不終的領導者，在勝利之果快要擲下時候，再上二十年前大當。

共產黨在窘境越甚之時，它統戰的花樣越多。於是，在美國裏面高喊「反轟炸」！高喊「反越戰」！高喊「人道」！高喊「和平」！如火如荼的掀起了一股歪風高潮。那些同路人竟把越共的旗幟，插在司法行政部的大厦，無論在國家的精神，抑對國家的體面，都給這些毛蟲內奸，糟撻無遺，不獨為美國悲，抑亦為自由世界悲！

到一九七五年的春天，北越的元氣恢復了，便乘美國退出越南的機會，全力發動攻勢。在動手之初，還來一手「移禍東吳」的毒策，硬說美國破壞停火，使這個天眞的山姆大叔，更袖手旁觀。這時，和平的假面具撕下了，秋風掃落葉的攻勢展開了，越南的命運，不到三個月便結束了！

當南越告急之時，誰來主持公道？誰來干涉破壞停火？可悲的是這種慘痛的教訓，必可斷言：在若干年後，又將在另一個地區出現呢！

當抗戰勝利之初，李宗仁任北平行轅主任，這個以民主自命的將軍，後來

評「大哥

同一期上映的邵氏出品，桂治洪導演，粵語對白的「大哥成」與嘉禾出品，丁善璽導演的「大千世界」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此時此地的現實，「大哥成」形式上是寫實的，「大千世界」是借古喩今的。「大哥成」是充滿煽動性的，「大千世界」是象徵式的。

「大哥成」是續年前映出的「成記茶樓」拍的續集。電影結構，完全承襲「成記茶樓」的原有風格，整齣電影，並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是由一段段即興文章構成。那間成記茶樓表面上是一間茶樓，但在意象上有點「水滸」中的忠義堂意味，大哥成並不重視法律，而是看到歹徒欺負善良市民時便由自己去執法，將害人者抓來施行施刑。這種故事，如果在本港現實社會發生，當然不能為執法當局許可，在觀眾在座看電影時，反應相當熱烈，如果說它是一部對本港執法當局提出控訴的電影並不為過。

電影有一條比較重要的主線，先是承接「成記茶樓」上集一班阿飛因打刼傷人被成記夥記拉鬧將那班歹徒灌屎與用滾水淋身的私刑，然後交給警方發落。「大哥成」開始是寫歹徒出獄後即來搗亂成記茶樓，殺死茶樓總管馮人敬。大哥成四處搜查歹徒中的打靶仔、買水坤、太子基一班人，經一番打鬥之後，各兇徒被捉，探長因為在場，不許大哥成行使私刑。將各歹徒帶回警署依法控訴，結果三名歹徒被判死刑。電影中段，用對白交待有三個名流飛倫敦為三個殺人兇手要求赦免死刑，不久三個歹徒出獄，在大哥成結婚一週年紀念之日，歹徒率眾到大哥成家尋仇，殺死大哥成妻子王大嫂，打傷大哥成。接着是成記茶樓小伙計

電影寫歹徒搶刼傷人，拉女工上天台強姦等絕滅人性的暴行，的確收到使觀眾憤恨的效果。但為了暗示私刑成為解決治安問題最有效方法，而硬生生將幾個殺人犯竟然在判處死刑後只幾個月就釋放出來，顯然誇張得離譜，像電影中的那班殺人犯，就使免了死刑，

一是由於美國對東南亞的撤退，頓使東南亞國家失卻了平衡，特別是菲與泰在二十幾年的與美國關係的良好下，立刻失卻了「依賴」的重心，於是不能不求一可靠「依賴」者，在地緣上來說，中國大陸是最近的一個。這只是分析原因中的一個推測而已。

恐怕最能說服讀者的原因，乃是由於這三個國家中，都已有地下的共產主義造反分子的力量，馬、菲、泰最怕中共在不斷地支持馬共、菲共和泰共，以致將來會推翻他們的當權派，於是，既然看準了中共急於向外建交以防蘇聯的政策，於是就與之建交，而在建交的條文中，似乎為東南亞各該國，最欣賞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在建交條文內寫明「互不干涉內政」一句。

起碼，為東南亞各該國，以為有了這一句就如「聖旨」似地，可以不理會馬共、菲共和泰共的造反了，起碼，在這些造反分子的後援上，斷絕了中共支持的後路。這一後路是否能夠斷絕，我當然是頗為懷疑的。相信，馬、菲、泰當局，也是心知肚明，只是先以之為藉口和擋箭牌而已。起碼，為他們來說，中共的支援，就不敢明目張膽了。

然而，對於這一分析，我固然也以之言之成理，但是，我相信，最重要的是：乃是馬、菲、泰等國，借了這一「不干涉內政」的條款，而對他們國內的華僑來大開剝削與壓抑呢！這方面不啻又是東南亞華僑的又一次的大刼難。

這裏，我可以舉出兩點事實來談。

一是華僑入藉問題。

華僑歸化於馬、菲、泰等國籍，不只是一個法律條文的那麼方便——只要你願意就行了——，而還附帶了很多條件的。這些條件有的是經濟上景背——有動產與不動產的多少；有的卻是文化方面的，會該國文字與語言；有的卻是居留期限的，應滿多少年等，而這些條件都能滿全的話，又得繳納一些可觀數目字的金錢方可。

手續及條件之苛，並不因一條法律原則性的條文可以解決的。

二是入籍之後的問題。

如果東南亞各該國的入籍條件僥倖的華僑都能滿全了，而成為各該國的「公民」。但是，在這一「公民」身份上，又出現了種族的歧視與限制。使華僑們就必然有「二等公民」待遇的感受。

這方面的各該國的政策，卻是屬於「內政問題」了。在「內政」上的這些歧視，眞使人不能忍受，但是，基於這是各該國的「內政」問題，無人能夠置喙。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目前馬、菲、泰等國的入籍政策，實則是剝削、壓抑、控制華僑的一個很有問題的政策，而中共則似乎是加強這一政策的運用，趕羊入狼羣的。

這方面也難怪，中共對海外的華僑一向就是如此的。假如我們不健忘的話，五十年代後期，中共與印尼蘇加諾政府時代所簽訂的「雙重國籍問題」條約的條文，以及以後所實行的情況，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這為不生活在東南亞各地的海外中國人士是無法了解的，但為眞實生活在那一國度中的海外華人們來說，就感到問題的嚴重了。

也就是為此，可以海外的華人們，在所在國的外交關係轉變時，寧願意被各該國的政府稱為「無國籍」的中國人呢？

這裏所謂的「無國籍」也者，只就各該國政府的外交立場而定的，實則，他們都是有國籍的，這國籍是「中華民國」國籍。

沒有困難不見智慧

不少的人，從政治現實上來看：認為海外的華人，不該是「無國籍」的，這會帶給他們太多的麻煩和困難。如果不能入籍於生活於各該國的國籍，起碼也可以暫時以中共所統治的大陸為其「國籍」，怎麼可以以「無國籍」來面對現實呢？

事實上，這一問題頗有值得大家深思的地方。

為外國人士們，可以在此了解一下：何以海外的華人，寧願保持中華民國的國籍，而被他們生活的國度，稱為「無國籍」呢？這就不能只從政治現在觀點來解釋問題了。同時，不能不兼及了解中國文化特色，以及中國人民性族。

為海外某些華人來說，他們也會了解一個海外華人的心態問題。這一心態的了解，恐怕不是只會「死硬派」來形容的；同時，當然更不能以「受到某一政治團體的利用」而如此這般的。

這裏，我在想：想到了一個國家民族前途的大問題。這一華人心態的表現，可以說是中國前途光明與否的試金石。

這一類的人士的心態表現得愈堅固或其越多的話，就可以預卜將來中國的前途愈光明。這一海外華人對政治選擇獨立性愈大，但愈能帶領國家民族走向眞正的民主自由之路。

否則的話，一呼百應，一倡百和的「烏鴉式」的集合與呼嘯，到頭來總是不能自立自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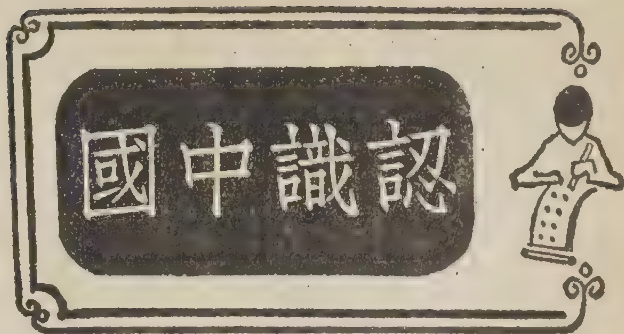
因此，在面對中共的外交政策與海外華人的情形之後，我們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更應當猛醒了。

在猛驚有所抉擇時，當然會遇到很多麻煩與困難，但是，沒有麻煩與困難，如何能表現我們的智慧，發揮我們的特長，達到我們所希望的？

頃讀劉鍇大使在立法院外交僑政兩委員會報告表示：「目前我國與菲律賓之間的正式關係雖已終止，惟所有旅菲忠貞華僑，仍將繼續受到菲律賓政府之保護。……中菲雖已斷交，但由於雙方人民間之傳統友誼，及菲律賓朝野眾多的有識之士，對自由與民主之愛好，仍願對我方維持實務關係，致力於中菲雙方之貿、經濟及文化上之往來。……絕大多數的華僑皆不恥匪偽政權之所為……。」（見六月廿二日中央日報海外版）

我沉默地在沉思了一會兒！

海外華人面對中共以及其生活的所在國家的政策，自處之道相信仍然是大有可為的！今後，我們盼望聽到這方面的好消息！



中共的外交政策與海外華人

柳以青

如果說華僑最多的地方，恐怕該算是東南亞地區了。這不僅是一個華人人口眾多的地區，同時更是自古以來華人前往居住之地。最主要的是經過了長期的居住、落戶和經營，在東南亞不少的國家中，華人的經濟力量則是很雄厚而且又是具有經濟的左右力的。除此之外，中國文化又不斷地在東南亞地區發展與培養，致使雖然是一代代地中國人生活在東南亞各國，但是都會生活於中國文化的氣氛裏，受着中國文化的陶冶與滋潤。

在過去東南亞的歷史上，華僑的中國文化精神與經濟力量，對於各該國的文化與經濟上的開拓與影響特多，貢獻特大，這是不爭的史實。

然而，歷來的東南亞政府，對華僑的這一貢獻，總是借具戒心地加以反對、反抗與鎮壓。固然，華人中有少數的人們行爲似乎太過不檢，態度似乎太過囂張，然而，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只求生活的安定與經濟方面的發展，所帶來的效果，一方面固然自己經濟收入的增加，同時，也換來了東南亞經濟進步。

但自東南亞國家獨立以後，再加上我國的內政紊亂，於是，東南亞各國就首先借了這種機會，來達成他們剝奪東南亞各國華僑權力的好機會，一再地公佈本國化法案，限制外國人（最主要的是華僑）的一切權利——無論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等。做成了華僑在東南亞的最大災難。

海外華人的處境

國民政府的僑委會，在所有邦交的國家中，都是盡量爲華僑努力爭取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的。這方面的交涉、商討和尋求解決辦法，可說是不遺餘力。同時，又保障華僑的經濟發展，也儘量地以優厚的條件，鼓勵他們到國內投資，把華僑置業海外的雄心，反過來來發揮自己的民族工業和商業。這一政策，不僅得到華僑的支持，同時，又可以看出這一政策促使了台灣的工商業猛進。

反觀中共政權的華僑政策，初則也是誘引海外中國人投資與大陸，結果是一一地把華僑的經濟雄力，做成了被獨佔獨吞的欺騙者，使到偌多的華僑，在五十年代前往大陸，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則紛紛從大陸逃命，再次回到自由世界。從這一政策的對比來說，不談中共政權則已，一談起來，就會使海外的華僑們徒呼荷荷的。這方面，我卻見到了不少的華僑及其子弟，沒有一位不是如此悲哀嘆息的。

這方面，還只是中共做到了願者上鈎的策略而已。爲海外的華僑來說，到現在只有悔不當初而已。

最近，東南亞與中共外交關係的發展，特別是屬於自由世界陣營的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就不能不使人又再一次的想到華僑了，特別是生活在這三個國家的華僑。

有人分析：中共對東南亞的關係是特別重要的，尤其是自美國在越南慘遭挫敗之後，這一眞空，就害怕蘇共的插手與投足其間，以做成蘇共對中共的更大包圍。因此，中共就憑了這一戰略，而從速地要與東南亞各國，特別是馬、非、泰建立外交關係。

從這一戰略性的分析中，起碼使我更深入的知道另外一件事實。那便是目前東南亞一些國家的「共產主義化」，如北越、南越、高棉以及寮國等，這是在與大陸相連的第一線東南亞國家，表面上雖然都是打着「共產主義」的招牌，很可能都是蘇修的「共產主義」，而非毛家店的「共產主義」。因此，中共爲了對抗蘇共已在東南亞第一線國家的戰略部署，就不能不在東南亞國家第二線的自由國家中尋找建交對象了。

基於這樣的一種形勢，中共的交外政策在東南亞，純是爲了保護自己政權不爲蘇修所包括的形勢，而沒有，也不可能爲海外的華僑，特別是以上東南亞各國的華僑的本身利益來做絲毫考慮了。事實上，東南亞這些國家中的華僑，再一次做成中共外交政策的犧牲者。這是一個明顯而不爭的事實。

相信生活在目前東南亞各國的華僑們，恐怕最清楚再一次的被出賣了。雖然，目前的報紙上的電訊報導：華人在各該國，都可以入該國籍或入以中共爲統治的「國籍」，但是，我可以了解的是：就是入了以中共爲統治的「國籍」，事實上並沒有什麼好處的。最多只是在華僑心理上的「安全感」作祟而已。

如果我的推測還能繼續下去的話，這一海外華人的中共政權的「國民」身份，最多也只能成爲中共海外統戰別動隊的工具利用而已。遇有慶典慶節，一定要前去吶喊一番而已。所謂的「保障」也者，恐怕都是沒有實質的，不信的話，幾個月以後就可以見到效果了。

政策的工具利用化

其次，有人分析東南亞各國政府，例如馬、非、泰吧，何以要急急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呢？問題恐怕是來自兩方面。

少，文化水平低。貧窮落後地區，是培養共黨主義的溫床，因此，南方便成爲葡共發祥地，加上南方人多爲軍人、工會會員，葡共便依靠他們作爲爭奪政權的主力。葡共在今年四月的國會選舉中，雖被社會黨、人民民主黨壓倒，屈居第三，而且所得票數不及社會黨一半。但葡共獲得執政左派軍人支持，以社會黨爲敵，佔領社會黨舌喉「新共和報」。葡共的總書記甘哈爾公開說，葡共不受選舉左右，反對由選舉改變現狀，我們要革命！甘哈爾是親蘇派，被稱爲西歐最忠實的克里姆林宮分子。他領導的共黨最終目的是奪取政權，目前格於形勢，漸時依賴左派軍事執政團，當時機成熟，必定把左派軍人一腳踢開。所以左派軍人與葡共狼狽爲奸，無異與虎謀皮，最終遭其吞沒。

在葡國動亂期間，中共的輿論，則站在資產階級一邊，支持同情社會黨與人民民主黨，咒罵左派軍事執政團及葡共。這是違背馬列主義關於共產黨人無私支持各國兄弟黨革命運動的根本原則。確切說，中共才是眞正離經叛道馬列主義修正主義者。

不過，中共反對葡共（他們稱爲葡修），是有其苦衷的。葡共是在蘇共卵翼下成長壯大，將來葡共執政，在世界共產陣營中，中共又多了一個敵人。對中共來說，同路敵人往往比異己敵人更可惡，也因此，對它，比對資產階級政黨還更痛恨切齒。另一方面，萬一葡共執政，澳門的地位能否保持現狀？撲朔迷離。遠在赫魯曉夫時代，蘇聯已奚落中共保留香港澳門兩塊殖民地，爲更好困擾中共，蘇共可叫葡共捨棄澳門，況且葡國政變後，海外殖民地紛紛獨立，放棄澳門也是順利成章。雖然澳門對中共的經濟價值不大，但連鎖反應影響香港政治地位，不謂不大，中共如何處理香港這隻生金蛋的母雞，確實棘手問題。同時，假若葡共保留澳門現狀，蘇聯勢力必滲透進去，中共能容忍在自己的門口有一蘇修前哨崗？基於這些因素，怪不得中共不但不支持「葡國人民革命」，反站在葡國資產階級政黨一邊，對葡共進行聲討。從中蘇共的狗咬狗骨中又再一次表露共產黨的虛僞本質，把「只顧利益，不顧道義」的醜惡嘴臉暴露無遺。

給我們看那裝有電動控制的布幔。

我們再度被護送到有廣大面積的皇宮，它本身就像一座城市，庭院接着庭院，和側立的大廳和寶塔。許多中國觀光客，似乎比對他們帝國的過去還有興趣的注視着我們，顯然他們對外國人相當好奇。其中一間大廳吸引了我，導遊解釋說：那是皇帝徵選官吏殿試的所在，皇帝可從皇位上俯視這個大廳，親自監考。在皇帝的眼睛注視下，草書成章必然是一個令人敬畏的經驗。

凡通過考試的人即被派遣治理國事，而狀元及第者，更可娶皇帝的女兒爲妻，這是封建制度下的特權。

訪

桑斯渥（英）

必須瞭解，在當時，只有富人家的小孩才有機會受教育，別人是希望不到的。」無疑這是眞的，但是在中世紀時，歐洲的知識分子即使在考試的基礎上，也無法希望娶到皇帝的女兒爲妻。

離開皇宮後我問我的導遊，我們是否有機會參觀毛澤東的住所，顯然這是一個令人困窘的問題。雖然毛的像畫的招貼到處都有，而他的名字也時常被人民提到，但是他們卻紹少像帝王時代的中國的朝臣們景仰皇帝本人一樣的景仰毛澤東，而是無可奈何地供奉着他。晚上七點三十分在首都最有名的「北平鴨」飯店晚餐，克勞黛和我坐在第二位，首位保留給老板和經理，又再度依照資本主義聲望的次序入座。我們這羣工作記者各就其位後就上菜，先是鴨嘴、鴨爪、做爲飯前的小菜，然後是美味的鴨掌，接着鴨胃、鴨肝、鴨腸等等，最後是鴨肉，都適當的配有青菜和湯，而飲料則是米酒。

我的鄰座之一是中國新建設畫刊的年輕編輯，操着流利的英語，他曾隨一個新聞代表團到英國，參觀諾丁曼，爲什麽是諾丁曼，他沒有即時說明。他在大學裏主修經濟，我問他課程要目是什麽？他告訴我是：亞當史密斯、馬克思、恩格爾和毛澤東。我問他曾讀過「國富論」嗎？他告訴我沒有，因爲這和中國問題不相關。談話到此立刻結束，但是彼此互爲「友誼」而乾了一杯。

四月三十日上午八點三十分就開始拜訪中國最重要的國家報紙——「人民日報」，儘管在八十多億的人口中，它只有四百四十萬的微小發行量。我們一行受到主編、印刷工頭，及其他人員的歡迎，和更多茶水的款待。他們都穿着灰色的毛裝，比外交部的嚮導人員所穿着有如耶穌會會員一般整潔的毛裝要襤褸。（想法及此，全是由於嚮導製造出一股傳教的氣氛。）

主編一開始就是向我們說明「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的官方喉舌，它的主要任務是爲自己的利益而宣傳，不能企圖要求獨立。但是接着領首稱道：「我們當然承認，彼此的新聞自由制度是全然不同。」「人民日報」在主編清楚的解說下，它根本就不是新聞報紙，只是共黨宣傳部的一個支幹。如果說此次訪問的目的是爲了尋求彼此間的了解，那麽「新聞自由」是兩者最大的不同。我眞希望我們的領隊兼發言人費爾不要放過這個問題，但是費爾回答時卻愚笨的接受了這個公式——「兩種新聞自由」，這是多麽壞的一個開始。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薪資的不同。他們無需付稅，就像許多「艦道」報紙一樣的偉大。他們每月薪資最高是兩百五十元，最低是五十元，而在排字房裏的工作人員比例，卻又出奇的低。因此我們大部份的談話是有關報紙生產，分配等專門問題，至少在這一方面能有眞正的交流。他們展示給我們看，顯然出版已遲了四小時的早報，頭條新聞是毛祝賀馬共叛亂四十五週年逐字報導的電文。在越南高棉等國多事之秋，爲什麽這個報導會成爲頭條新聞呢？時代週刊的中國通，理查・哈理士——我們到處不可缺少的人物，隨後向我們解釋，處在中共公安局正在爭論北平是否應該積極支援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如馬來西亞的叛亂活動的情勢下，毛的賀電標明了強硬陣線的勝利，也說明了「人民日報」以頭條新聞強調勝利擴張的事實。這也就是基於政治因素下報紙可能延遲出版的原因。（譯自倫敦五月廿五日「每日電訊報」）

時事評論

為葡國人喝采！

林定

葡萄牙自軍人執政以來，政局動盪不安，連日發生社會黨與軍人撐腰下的共黨浴血巷戰；葡萄牙中北部的示威羣眾，憤怒搗毀焚燒葡共總部、機關，甚至把手榴彈扔進共產黨人的住宅。

雖然反共的葡萄牙人遭受左派親共軍人彈壓，迭有傷亡，但反共浪潮彼起此落，滙成一股抗暴洪流蔓延各地。中部及北部的十多個城鎮，羣眾與共產黨人激烈械鬥，致使「街上血流成河」。正值美國出賣盟友，共產主義氣焰囂張的時刻，葡萄牙人敢於挺身而出，為維護自由民主，赤手空拳跟共黨及共同路軍人殊死搏鬥，這種可歌可泣的偉大抗共精神，令全世界愛好自由人民無限欽佩，在此，讓我們向葡萄牙人致以崇高敬禮！

全世界自由地區人民，特別是共黨治下的人民，倘使他們能效法葡萄牙人，為自由生存起來跟共黨戰鬥，共產主義的末日快要降臨了。正當世界在姑息逆流、黑共擁攏、和解代替對抗的陰霾籠罩下，葡萄牙的反共火焰，宛若黎明前的曙光，它不但鼓舞葡萄牙人的鬥志，也給人類帶來新希望！

葡萄牙自從去年四月由史賓諾拉發動軍人不流血政變，推翻薩拉柴右翼政權後，葡萄牙便陷於動盪不安局面中。被葡人尊為「民族英雄」的史賓諾拉，以「中立」姿態周旋左右兩派中，結果吃力不討好，右派不同情，左派與共黨勾結，乘機坐大。左派除在軍隊中清除右翼分子，並禁止國民黨、進步黨、自由黨及基督教民主黨的活動。最後極左派政變奪權，迫使史賓諾拉出走里斯本，流亡巴西。

史賓諾拉原為右派軍人，由於痛恨右翼執政者長期對海外殖民戰爭，遂拉攏一批思想左傾的軍人進行政變活動，自己也改採中立偏右態度，對左派姑息縱容。當他發現左派與共黨沆瀣一氣，陰謀奪權畢逞時，才急起進行清洗，可惜為時已晚，無力對抗他們。這是一個血的教訓，任何執政者希圖藉左翼黨派維持自己統治地位，最終必被它所埋葬。印尼蘇加諾是一典型例子，可惜史賓諾拉沒有借鑑，以致一敗塗地。倘使他執政後，趁自己的聲望高漲時，迅速清洗左派及共黨分子，同時對右派安撫、團結，也絕不會垮台。誠然，這可能被蘇聯或美

目前葡國權力掌握在左派少壯軍人手裏，他們組成一個「革命軍事委員會」，由三十個陸海空軍軍官組成。有的年僅三十餘歲，過去軍階為尉校級，政變後立刻晉升為將級，其中最具實力的是極左的奧特羅上將（年三十八歲，一年前還是少校銜），他現任葡國的保安司令，也是此次鎮壓葡人反共的劊子手。這派軍人一面反對民主政治、議會選舉，另一面卻縱容葡共在全國大搞工運，組織和控制工會。

最近美國參議員（民主黨總統提名候選人）班生從美中央情報局獲悉，蘇聯每月供給葡共一千萬美元；北約送交參院武裝部隊委員會的報告說，蘇聯已把三千八百萬美元交給葡共；美國防部的情報說，蘇聯的秘密警察已直接把二千五百萬至七千五百萬美元交給葡共。蘇聯以巨欵秘密資助葡共，相信一部份欵項會落在極左的軍人手裏，不然，他們不會對勢力迅速擴張的葡共孰視無睹。共產黨瓦解分化敵人，金錢收買是途徑之一，何況極左軍人又是葡共的同路人，他們分一杯羹，理所當然。

蘇聯用金錢支援葡共活動，目的當然希望葡國赤化，變為西歐第二個東德。葡國雖然是一個工業不發達，農業落後國家，但它位於歐洲西南要衝，東北與西班牙接壤，西南瀕大西洋，扼地中海出入口，因此在軍事戰畧地位上相當重要。加上葡國是北大西洋公約成員國，假若葡國變為蘇聯附庸，不但使蘇聯有一威脅西歐及地中海安全的軍事基地；而且可進一步滲透顛覆西班牙。當然，由美國一手建立的北約「堤壩」，被蘇聯挖掉一塊基石，美國即使不被洪水冲掉，然要搶修漏洞，所付出代價必定不小。因此，寄望短視的美國政客，應以對待以色列的態度慎重處理葡國問題，不要再覆轍中南半島歷史，除非美國也想從歐洲抽身龜縮回美洲去。

「人民日

四月廿八日我自視甚高的走向巴黎戴高樂機場的櫃台，購買飛往北平的機票，由於飛往北平的班機不是每天都有，我以為女辦事員會對我特別留意，可是她卻毫不經意的連頭也不抬一下，也許我不該訂往北平，而該換訂布魯塞爾的機票，或能換得她的另眼相看。

我和我的妻子屬於一個由老板、經理、記者組成，應邀前往中國大陸的英國新聞代表團成員。訪問的目的，依據幾天前與我們聚餐的中共駐倫敦大使的說法：是為了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與瞭解。然而訪問歸來後的感想卻使我憎惡，我所看到的一切，我也瞭解到中共所謂的「友誼」只是躲避交往。在那次晚餐中，坐在我鄰座的一位中共官員的妻子說：她非常不贊成倫敦物質主義化的墮落生活。我很讚賞她的坦白，但是由此而知，中共對我們卻不甚瞭解。因此對中國大陸的觀感，我將盡量像她一樣的坦白報導。四月廿九日下午一點十五分我們一行抵達北平，受到由「人民日報」組成的中共新

隊費爾・哈姆斯渥斯——郵報與晚報的老板，排第一，接着是老板、經理代表們，我和克勞黛排在第四記者羣的最前面。

一路上，駕駛員風馳電掣的駛過兩旁是耕種美麗的田野的道路，除了軍用卡車、腳踏車、手推車外，看不到其他的車輛行駛。護送車隊駛入了北平大旅館，仍然瘋狂的鳴

決定從根據產生的事物的。毛澤東既已把孔子言論作爲林彪的言論都是以孔子的言論爲根據爲前提的，那麼，他既已舉不出孔子本人的言論作論證，這就是他論證的根據和前提都不能存在，都沒有現實性，那他在每條下面舉出這些根據和前提而產生的所謂林彪的言論，當然都完全不能存在，當然也都完全沒有現實性了。

毛澤東在邏輯上完全站不住腳，是他事實上完全站不住腳的反映。

他在所謂七條證明的每條上面，先僞造孔子的言論，加上自己的解釋。一望而知，這些都是爲適應他「批林批孔」的需要而作的全盤僞造。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林彪言論的某些僞造裏，無形中透露出林彪在這些問題上反對他的意見。

現在我們就把毛澤東僞造的各條內容加以具體分析：

第一條，他說什麼「孔孟鼓吹『生而知之』」，這完全是造謠。孔子說的與此相反，在「論語卷八，述而第七」裏明明白白地寫着：「子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又說什麼「孔孟鼓吹」：「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孔子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這不是孟子說的整句原文。孟子這句原文前面還有「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後面還有「吾何爲不豫哉？」孟子說這句話的原因，是由於當時齊國不用他而離去的時候，路上有個名叫充虞的人問他爲何臉上有不愉快的神色？孟子爲的回答他而說的這句自慰和自負的話，並沒有什麼眞要到那裏去平治天下的意思。更沒有到那裏去奪取國家政權的意思。毛澤東把他自己僞造孔子的話和曲解的孟子的話，說成是什麼林彪的「天才論」和什麼林彪自以爲「天馬」和「至貴」等，完全是惡意的捏造。更可笑的是他把僞造的這些話，作爲所謂林彪的「反黨的理論綱領」，甚至是「陰謀篡奪黨權，妄圖實行獨裁統治」的證據，眞是厚顏無恥的撒謊。事實證明：自命爲「天才」、「偉大」、「特殊」、「超人」的人，製造「反黨的理論綱領」，和「實行獨裁」統治的人，不是別人，恰正是毛澤東自己。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說他搞「整風運動」是爲了公開要篡奪黨權和篡改黨史，所以不是陰謀，而是陽謀。

第二條，毛澤東引證的「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這句是孔子說的。但是毛澤東雖然引證了這句話，可是對於這句話的意思，他或者完全不懂，或者有意曲解。根據「論語陽貨篇」孔安國註這句話的意思是：「上智不能使爲惡，下愚不能使強賢」。也就是說，這是孔子爲了解釋他不願見大夫陽貨的原因而說的話，所以孔子這句話的意思是：陽貨不能使孔子這樣上智的人同陽貨一起爲惡，孔子也不能使陽貨這樣下愚的人勉強爲賢。孔安國註的意思是對的，因爲他把這句話同本篇開始所講的「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那些話的意思連貫起來了。

但是毛澤東把孔子這句話解釋成爲什麼「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觀和看不起勞動人民」的意思。可見毛澤東的辦公室裏雖然擺滿了線裝古書，只是爲的嚇唬工農兵和青年的。實際上他連線裝書的第一本——「語論」，也沒有認眞讀過，或者沒有讀懂。

第三條，毛澤東說什麼「孔孟揚德、仁義、忠恕」，這是個別的道德範疇，不是孔子說的什麼具體的話。可是毛澤東把這些作爲「林彪攻擊革命暴力，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證據，卻不自覺地供認出林彪反對他在反革命的「文化革命」中使用殘酷的暴力，對待共產黨人和勞動人民，反對他的反動軍事恐怖專政。

第四條，毛澤東說什麼「孔孟鼓吹中庸之道」，更是毫無常識之言。大家都知道，「大學」和「中庸」都是「禮記」的一部份。只在宋朝的時候，程顥、程頤爲的同佛家學說鬪爭，才把「大學」從「禮記」裏拿出來，放在「孔氏之道書」。以後朱熹又把「中庸」拿出來以「論語」，「孟子」「大學」一起稱爲「四書」。在這以後，才有儒家實行「中庸之道」的說法。孔孟自己絕沒有鼓吹過什麼「中庸之道」。至於孔子在「論語卷七雍也第六」裏說過一句：「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這恰恰不是要人行「中庸之道」，相反，而是說很久以來，就很少有人實行中庸了。毛澤東把所謂「中庸之道」作爲林彪攻擊他「反修鬪爭做絕了」，所以投奔蘇聯的理由。這裏不自覺地供認了林彪確實是反對毛澤東聯帝反蘇的反動外交政策的。

第五條，毛澤東說什麼「孔孟鼓吹『以屈求伸』的處世哲學」，孔孟從來沒有過這種哲學。至於他僞造林彪引用「三國演義」中的別個詩句：「勉從虎穴暫棲身，靈機應變信如神」來證明林彪是奉行這個哲學的，他就不自覺地承認了：連林彪這樣親信的人，同他在一起，也有「伴君如伴虎」感覺，也只有對他採取「靈機應變」的敷衍態度，否則隨時有被他這隻猛惡的老虎吃掉的危險。何況他人乎？

第六條，毛澤東說什麼「孔孟鼓吹『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句話是孟子說的，也不是孔子說的。至於毛澤東把孟子這句話作爲「林彪攻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集中營，攻擊幹部下放勞動等於變相失業，攻擊青年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等原因，這就無意中透露出林彪的確是反對毛澤東這些迫害幹部和危害知識青年的人人痛恨的罪行的。

第七條，毛澤東說什麼「孔孟之徒廢黜百家，獨屬儒術」，這更不與孔子本人相干。「廢黜百家，獨屬孔子」，這是漢武帝時代的事。甚至把「周文王臨死前對武王傳授的統治經驗」也寫在孔子的賬上，眞是歪曲歷史到極點。（周文王死於公元前一一三五年，孔子生於公元前五五一年）。

由此可見，毛澤東這次「批林批孔」的僞造，比他前三年僞造的所謂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更加惡劣，更加無常識，更加無恥。由此可見，毛澤東這個造謠撒謊的老專家，已經到了術乏技窮的地步。

由此可見，毛澤東批判的「孔子」是他僞造的「孔子」並不是眞孔子，他批判的「林彪」也是他僞造的「林彪」並不是眞林彪。因此他要把「批林批孔」鬪爭進行到底，就是他要同他自己的僞造的「孔子」和「林彪」鬪爭到底，豈不滑稽而無賴？

毛澤東的四書造詣

陳紹禹遺著

【編者按】本文節錄自王明「孤僧命運」一書中有關批林批孔部份，題目爲編者所改。毛澤東爲批判林彪，濫用孔孟學說，錯誤百出。「孤文」據四書駁毛之批林批孔，其細膩處爲海外靠孔子爲生的一些專家學人所不及，可見陳紹禹其人，確實用功讀過四書，不僅馬列主義的書，卽孔孟之道的書籍，也有很湛深的功夫。不過，「孤文」立場親蘇，此是一大敗筆。

毛家的「十大」「政治報告」也同「九大」的一樣，對於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建設沒有說出一點具體「成績」，沒有舉出一種具體的數字。實際上毛家小集團既然把國民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華僑滙欵和對外貿易收入的二十至三十億以上的美元，把賣鴉片和海洛英等毒品收入的幾億美元絕大部分都用在發展軍事工業，尤其是發展核武器和導彈方面，其中一小部分又是在分裂和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帝民族解放運動和爭取世界和平運動以及收羅和津貼在各國爲他上述這些目的服務的「第五縱隊」方面。因此，只能把一小部分的國民收入，用在維持最低限度的國民生活有關的工農業方面。因此，毛澤東能有什麼經濟建設的成就可言呢？如果他要眞的舉出人民生活水準的數字，那麼他只能寫：中國最近二十年來始終實行像戰時一樣的對人民生活必須品採取嚴格限制，按票購買的制度。例如：一、食品供應：穀類糧食（薯類四斤折合穀類一斤）每人每月只能按票買到九公斤到二十公斤，植物油每人每月只能按票買到一二五到二五五克；二、布匹每人每年只能按票買到五至九公尺。就在這樣最低供應標準的條件下，毛家小集團還經常叫嚣，要把三個人的飯分作五個人來吃，要「每個人每頓少吃一口飯」，要爲「備戰備荒」而「廣積糧」。至於居住問題，從「大躍進」以來就停止了一切住房的建設工作，而在文化方面，除了在大城市還維持一些削減教學年限，減少教學課程和減少學生名額的高等學校外，中、小學教育「交給社辦」的藉口之下，同樣完全停止經費供應大部分陷於停頓，此外一方面感覺各門科學和各種工作都缺乏專門人才，另方面社會科學，文教工作和自然科學原有的大批專家和幹部被迫害和被下放。那麼，毛澤東有什麼文化建設成績可言呢？如果毛家小集團眞公佈了這樣的經濟和文化情況，那就成了不是宣傳成績，而是自己丟臉，因此，毛家「九大」報告和「十大」報告只好避而不談。

正是一方面把大量經費用在維持毛家王朝生存和準備反蘇戰爭，另方面使絕大多數人民生活在窮困痛苦和死亡的悲慘條件之下，結果就使毛家小集團同全國人民之間造成日益加深和擴大的無法解決的矛盾。

最近不僅在中國報刊上加強了各種造謠侮蔑的反蘇宣傳，而且發生了北京挑釁事件，也是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信號。

果然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把批林批孔鬪爭進行到底」的社論。從武斷的內容和粗暴的形式看，這篇社論是毛澤東自己寫的。這篇是毛澤東正式宣佈在「批林批孔」口號下進行「第二次文化革命」的開端。也是他在「批林批孔」名義下，向中國人民下的一封新宣戰書。

社論一開始就宣佈：在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下，一場羣眾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鬪爭，正在各方面展開」接着就罵林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爲的證明林孔的關係，首先又把「克己復禮」四個字搬出來，作爲所謂「孔子要復辟奴隸制」和林彪「要復辟資本主義」的結論。

毛澤東在社論裏舉出七條來證明林彪是孔子的信徒。照普通常識講，更不用說，照科學的態度講，毛澤東既要批林同時批孔，要證明林彪的言行都是以孔子的言行爲根據，那麼，他就應當一方面每條都拿出有根有據的孔子言論，另方面每條都拿出有憑有據的林彪言行，來相互比較和對證。可是毛澤東拿出來的七條證明裏，只有一條是孔子說過的話，而這句話的意思還被他曲解了。關於這一點，我們下面還要談到，其它六條裏的所有引證都不是孔子的話，所以他不敢正式一條地引說孔子他究竟在什麼地方說過怎樣的話，而只用打馬虎騙人的方法說什麼「孔孟宣揚」，「孔孟鼓吹」和「孔孟之徒」。試問孟子生活在孔子以後一〇七年，怎麼同孔子一起「宣揚」或「鼓吹」什麼呢？至於「孔孟之徒」兩千年來在中國多到不可勝數。試問：毛澤東究竟指的是誰呢？無論是誰，又怎麼能代表孔子本人呢？根據實事求是的起碼的科學態度要求，引證孔子的話，只能是孔子本人說的話，無論孟子或其他任何孔子之徒的話，都不能當作孔子本人的話。大家都知道，孔子死後，他的及門弟子中學習成績最好的七十餘人就分爲很多派別。他們對孔子的好多話，各有各的解釋。甚至連有若和曾參這樣在「論語」裏被尊爲「有子」和「曾子」的人，對孔子有些話的解釋也不一樣。所以孔子是孔子，孟子是孟子，絕不能把孟子的話算作孔子的話。在這裏可以附帶地指出一點，就是這七條裏，連眞正孟子說過的話，也不過一句半。而毛澤東對孟子這一句半話的解釋，也是完全牽強附會的。

到參與密謀，完全站在對方的立場工作，不露絲毫破綻，以忠貞勤奮取得信任之後，在爲對方決策時，輕輕滲進去一粒砂子，便是全局皆非，這類高級間諜可能一生只作一件事，畢生都潛伏在敵人陣營工作，他作的一件事，往往改變了歷史，三十年來，有關此類超級間諜的事跡，我知道的很少，玆就所知道的舉出幾人同你談談。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爆發的中日戰爭，是近代史的轉捩點，沒有那次戰爭，世界上到今天可能還只有蘇俄一個共黨國家。那次戰爭怎會打起來，由小衝突擴展成爲大戰，我們中國人固然不明白，日本也莫名所以。尤其當時的日本首相近衞文磨是日本有名的「文治派」，其人上台就以改善中日關係爲目標，誰知在他任上爆發了中日大戰，近衞對此愧恨終身，日本投降後，戰犯法庭傳他應訊，近衞乃服毒自殺。到了近衞死後，日本歷史學家整理他的遺物，準備編輯近衞傳記時，發現中日大戰之擴大，實在是近衞一個機要秘書尾崎從中作的手腳，而這個尾崎便是國際共諜，追隨近衞十多年，深得近衞信任，終於葬送了近衞，害慘了中日兩國，到了近衞服毒，尾崎不知去向，大概去了莫斯科。

另一個是德國人西塞羅，此人是蘇俄格別烏人馬滲入到德國蓋世太保，立了許多次功勞，逐漸爬到中上級地位，被派到德國駐日大使館任武官，當時德蘇戰爭打得最激烈，蘇俄在西線連戰皆北，迭失名城，雖然西線吃緊，仍然要在東線保持一支強大軍力以防日本。日本仍未掀起太平洋戰爭，南進北進，舉棋不定，德國力促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兩面夾擊蘇俄，擊敗蘇俄再對英美，負責此項交涉的是德國駐日大使奥圖，協助談判的便是西塞羅，談判尚未有結果，西塞羅已看準日本將要南進，秘密通知蘇俄，史大林就根據這份報告，抽調東線兵力用於西線，史大林格勒一役，俘德軍三十萬，德國最精銳之第六軍全軍覆沒，軍長鮑盧斯被俘，此戰改變了德蘇形勢，也改變了戰後的自由世界形勢，關鍵在於西塞羅一人，雖然到了戰爭將要結束時，德國蓋世太保終於發現西塞羅身份將之處決，但對大局已無補了。

現在再說共黨潛伏在我們政府內部的間諜，最重要的是湖南澧陵人劉斐，號爲章。劉斐畢業日本士官學校，回國後受知於白崇禧將軍，一路水漲船高，抗戰期間白將軍任軍委會參謀副總長兼軍令部部長，劉斐便任軍令部次長，負責草擬作戰計劃，劉斐自誇八年抗戰是他指揮的，自是吹牛，但八年中間許多次重要戰役，實在是他用紅藍筆畫的圖，呈請參謀總長，副總長核閱，再呈最高統帥批准。雖無特殊成就，倒也中規中矩，得到上峯信任，一直主管作戰計劃。勝利後進行剿共，仍然是他執紅藍鉛筆畫圖，幾大戰役全軍皆墨，皆毀於他一人之手。例如胡宗南部攻下延安未捕獲到共軍主力，只得了一座空城，在攻陷延安之前一日，最高統帥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高級將領均奉召出席，當領袖問到胡宗南何日能攻下延安，胡宗南報告三日之內，全場鼓掌，劉斐悄悄向坐在旁邊的張發奎將軍說：「不要聽他吹牛，毛澤東兩日前就遷出延安，他只能得到空城。」以後果然。當時大家只佩服他判斷之精，情報之靈，誰也未想到他竟是對方的人。

最重要的是東北之戰，你在大陸應當常聽共黨吹詡的「遼瀋戰役」，當時東北局勢惡化，非撤退不可，撤退計劃共有兩個，一個是東北行轅參謀長趙家驤將軍（一九五八年金門八二三砲戰殉國，時任金門防衞司令官）所擬的「青島計劃」，主張由瀋陽出兵攻下營口，由海道運兵，自葫蘆島登陸，規模錦州，進援瀋陽，如果瀋陽眞不能守，也可撤出二十萬大軍。一個便是劉斐擬的長城計劃，主張集結大軍由瀋陽巡攻錦州，擊潰林彪主力，確保遼西，否則亦可全師入關，固守平津。趙將軍提出反對，指「長城計劃」要越五道大河，一定爲林彪設伏截斷，可能全軍覆沒，會議開了兩日，最後終於採用了劉斐的「長城計劃」，廖耀湘兵團西進，全軍覆沒，此戰敗後，傅作義乃不得不降，徐蚌戰役亦不能不敗，大局更不可爲。

李宗仁任代總統時，派出一個和談代表團赴北平，團員中便有劉斐，據說毛澤東見到劉斐，握手說：「爲章，你的功勞最大。」劉斐無疑是民國以來最成功的一個間諜，他究竟何時加入共產黨，直到今天還無法算得出。

以上三個超級間諜有一個共同的特色，第一、都是自己人，如尾崎是日本人，西塞羅是德國人，劉斐是國民黨黨員，國民革命軍數十年的幹部。第二、三人都是誠懇工作，都能得到長官信任。雖不是決策人物，卻可以參與密謀。第三、三人作工作時，絕對不露聲色，譬如開汽車，他不必轉一百八十度，只要把車盤轉三十度，汽車就墮海了。

基於以上三項特色，我才懷疑基辛格是共產集團的超級間諜，基辛格能取得尼克遜的相信，自非易事，因爲尼克遜本身就有「狡猾狄克」之稱，豈是容易受騙的人，猶如劉斐單單騙了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將軍。基辛格的亞洲政策就表面而言，確對美國有利，因爲美國爲越戰所累內外交困，非擺脫不可，基辛格能同黎德壽談妥，容美軍撤出亞洲，又能詐病去北平，安排尼克遜訪毛，其人簡直是通天神狐，誰不贊他有本領，但其終極的目的是要促成中華民國、南越、高棉、寮國的淪亡，再進一步逼東南亞國家向左，美國勢必要撤回關島。

幸而中華民國有一位曠代的偉人領導，未被尼克遜旋風吹動。但中南半島完了，東南亞國家轉向了，這些都在基辛格預料中，他唯一未料到的便是中華民國屹立不倒，東南亞國家雖左有其限度，大韓民國因爲背後有安定強大的友邦，也增加了對共黨鬪爭的勇氣，這一條對毛封鎖的鐵鍊，仍然堅強維繫住，亞洲局勢暫時不致惡化。但基辛格決不甘心，以後必然還有花樣出，我們要時刻注意，揭露他的行藏，讓世人知道。

袁小姐，這本是我寫給你的信，不應公開發表，但與反共有關的文字，似乎應讓更多朋友知道，希望你能原諒，你的婚禮定在何時，如果我到時在台北，一定叨一杯喜酒，我同你的戴先生，倒有一面之交，敬頌

雙弗

岳騫拜覆

六十四年七月廿九日

附告：下次來信請寄：

P. O. Box No. 8521, Kowloon

Mongkok Post Office, Hong Kong.

覆袁懋如小姐信

岳騫

袁懋如小姐，四川省人，中共「重慶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曾任重慶市政設計員，一九六九年四月，由四川逃亡緬甸，曾遭當地政府強迫遣反大陸，後逃往仰光，潛赴泰國轉美，並肄業於伊利諾大學。袁小姐在中共統治下生活了二十年，對中共所作所為，洞燭無遺，故在留美期間，奔走各地，揭露中共醜惡面目。其著作有：「我向全世界控訴毛澤東」、「腥風血雨」等。——編者

懋如小姐：接到來信，萬分高興，雖然我們未見過面，但實在神交已久，因為我們是並肩作戰的戰友，你在美國，我在香港，我們不但對共黨作戰，還要對一些「墮子」作戰，「墮子」這個名詞是我杜撰的，是「墮落的知識分子」簡稱，在美國，你所見到的那些所謂投共學人，都是墮落的知識分子。我嘗說，三代之後，三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之墮落，要以這一代為最，中國人最不齒的歷史人物是洪承疇、吳三桂之流，但這批人投敵賣國，到底還是親力親為，並未有自己置身安全處，而勸別人落火坑的。美國這些「墮子」亂嚷「回歸」嚷了這麼多年，到今天沒有[illegible]，所謂「回歸」不過是去北平吃烤鴨，登長城望望偉大的建築——毛澤東出世之前兩千年的建築，然後回到美國瞎吹一輪，自己被鬼騙，再去騙鬼。這種人，是不是讓洪承疇、吳三桂見笑。

你在美國舌戰一羣「墮子」，尤其是那個姓王的好似嫁了猶太人的女「墮子」，她父親是台北一家大報的發行人，自然是忠貞之士，這個女「墮子」不僅是國家的叛徒，也是父母的逆女，同你相比，都是知識女性，但正邪之分，薰蕕之別，不可同日而語了。毛政權要亡的，而且很快就要滅亡，這一點你比我清楚，到時看這批男女「墮子」又怎麼變。說到猶太人，現在談談基辛格，二十幾年來，我們國家遭遇到的最大敵人，除去共產黨之外，便是猶太人，你在國外應該有實際遭遇，凡是猶太人皆對中華民國存有重大敵意，這一點，對我們國家影響甚大。猶太人同中華民國有沒有仇，當然沒有，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從未同任何國家結過仇，日本侵畧我國前後五百年，殺死中國人以百萬計，一旦投降，我國尚且以德報怨，何況對毫無恩怨的猶太人。但猶太人另有猶太人的打算，猶太人認為美國所以不能將全副力量放在中東援助以色列，是因為在亞洲受到牽制，要想使美軍安全撤出亞洲，就要同毛幫取得諒解，必須要促使中華民國滅亡。猶太人本此意旨，所以齊心協力危害中華民國，尤以在美的猶太人最為努力，「紐約時報」的塞茨貝克及基辛格皆屬此一範圍，經過二十年的醞釀，到了尼克遜去毛管區算是達到了高峯，若非我們國家有堅強領導的中心，團結一致的軍民，那一次可能會被尼克遜旋風吹倒的。

由「女墮子王」說到猶太人，由猶太人再說基辛格身上，謝謝你寄來那一份有關基辛格的文件，已刊於萬人日報七月十五、十六兩日，順便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萬人日報已於七月七日在香港創刊，這是一份眞正為國家作生死鬬爭的報紙，出版後頗能得到正義讀者擁護，剛創刊便可以維持開支，這一點在香港剛創刊的報紙是少見的，足見人心不死，國家事大有可為。現在再談基辛格，我何以說基辛格是國際共諜，因為從他佈的棋子看，都是在顛覆自由世界，也許他下了一個棋子要到數年後始能發生作用，但其用心總是可以看出的。

我們知道，最高級間諜的工作並不是偷情報，傳遞消息，這一類工作是低級人物去作的，眞正高級間諜滲入對方領導階層之後，同本來的特務機構即斷絕一切聯繫，努力爭取對方的信任，由供奔走

㈢整頓所提出的管理規定，是採取領導和羣眾相結合的方法。

1由班組羣本着勤儉節約和實際需要的精神，按月制定計劃，專人負責，集體領用，統一保管。

2工作服、背帶褲、圍裙、袖套，需要更換時由班組羣眾評議，連隊領導批准，以廢換整。其他防護用品（除毛巾、肥皂）也堅持以廢換整原則。

3小修不出班，充分發揮針線盒的作用。

4各連隊根據工種性質和實際情況，備用一定數量的防護用品，以便臨時工調動、幹部參加勞動和修補工作服時替換使用。

5倉庫和連隊建立必要而簡便的領發手續，班組建立登記卡片……。

時效及適用範圍

㈠本輯彙列之各項「發放標準」等規定，雖被提出整頓要求取銷使用期限，但雲南省之情況是「經請示省革委會同意，從一九七三年起在發放標準未作改革以前，各企業單位仍按一九六六年以前的實際發放標準供應。」因此，仍屬現行適用有效之法規。而其中「國營企業職工個人防護用品發放標準」，顯然仍是適用全大陸之有效法規。

㈡中共自一九六九年開始對北平北郊木材廠進行整頓，並在全大陸二十五個城市試點，然後要求全大陸結合具體情況，研究城行。

但截至一九七三年元月，整頓自整頓，原有之規定標準，仍然併行。而以前述雲南省仍照一九六六年以前的實際發放標準供應等情形觀之，整頓工作可能已因重大反抗，無形停頓。

中共企業內部腐化情況

據中共自供，各企業機構職工之重大腐化實況如後：

㈠在思想上，把防護用品視爲福利待遇，互相攀比，在品種上爭全，在數量上爭多，質量上爭好，期限上爭短，與管理人員爭吵，與領導糾纏不清，影響團結，影響生產。

㈡管理制度鬆弛，領導不堅持原則，把工作服發放擴大到幹部、採購員和保育員；有的不分工種，全廠上下，每人發一套工作服，一頂草帽。

㈢雲南省部份廠礦企業單位，直接向省外大量採購之再生布的工作服、手套等，不但質量低、價格高……。如一個單位，全廠職工四八二人，其中生產工人四三二人，一次向省外採購再生布工作服五〇〇套，手套一〇〇〇雙，價格比新勞動布、帆布製品高一八〇多元（人民幣）。

㈣部份企業對於工作服、手套、口罩等防護用品……，不少人上班下班用，給子女、贈親友，或把手套拆織成線衣，用口罩拼製成窗帘，甚至轉手出售，牟取私利。

㈤安徽淮南一礦區寄售商店，從一九六六年至七二年僅防護手套就收購八十萬副。

㈥內蒙古包頭市廢品門市部，一九七二年三月開始收購防護用品，十多天內就收購手套二十六萬副。

㈦北平市北郊木材廠在鬭私批修中，共交出私藏的防護用品五二〇件。

中共企業工人思想私利第一

大陸初以「無產階級專政」爲餌，誘騙工人參加叛亂竊取政權後，在各階層人民羣眾中，工人所得待遇，也較農商等其他階級優厚；在毛澤東的眼裏，工人的思想最紅，成份最好，最能突出政治，工人隊伍被認爲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但是，從本資料中共自供的情況，今日大陸工人的思想，已是「私字當頭」，私字第一，私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普遍深重；工人的思想已不紅，在整個經濟領域，工人已變成腐蝕、進攻無產階級的主要隊伍，工人幹部已不是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制度的執行者。

中共無法改造人民思想

中共可用暴力鬭爭人民的財產，但是永遠無法改造人民的思想和本性；中共在大陸連年瘋狂進行的「鬭私批修」，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舖張浪費等運動，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成，而且是愈鬭私心愈重，愈反投機倒把愈嚴重而普遍。

大陸物資貧乏

勞動防護用品發放標準，規定工作服使用年限一年半至二年，原就「節約」到不能適應實際需要的程度，而今又要加以整頓，叫囂「必須把布匹抓緊」，對「提出現在供應指標偏低要求提高的意見」的答覆，是「根據國家當前資源情況，應當維持現狀。即：對手工業企業，按生產工人平均每人每年用布一點四四米撥給指標；對其他集體企業，按生產工人平均每人每年用布零點三六米撥給指標，由地方統籌安排。」說明大陸物資的貧乏，尤其是布匹之類奇缺之嚴重。

企業管理制度煩苛

中共自詡是爲「保護工人的安全和健康，有利於生產建設的順利進行」才制定「防護用品發放標準」等法規。但綜觀中共對工人平均每人每年用布的供應指標，是生產工人僅有一點四四公尺；集體企業工人僅零點三六公尺，顯然不切合實際需要之數量。發放標準規定一件工作服使用期限要一年半至二年，也「節約」到不能應用的程度。中共對此實況，非但不作合理調整，反要加以整頓削減或修補使用，並訂定許多苛刻之限制使用管理規定，與原來立法之宗旨背道而馳，不顧工人之死活，其結果必將引致工人之羣起反抗。

鞏固政權最根本的是人的思想，大陸工人向被毛澤東認爲思想最紅，可是今日大陸工人的思想，已完全變質，自發走向資產階級的路線，中共想以苛政之法律或政治高壓手段來改變，是徒然枉費心機。

評中共內部文件關於
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制度
——雲南省勞動防護用品發放管理使用資料滙編

項[illegible]

一九七五年三月間，有關單位蒐獲中共「雲南省勞動防護用品發放管理使用資料滙編」原件乙冊，係一九七三年三月「雲南省商業局」所編印，封面註明「內部文件注意保存」字樣。

本輯資料，均爲中共「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制度」的重要法規與內部作業準則，對研究中共經濟企業管理制度、工作效率，均具研參價值，特將要點敍述如下：

生產企業類別

依據中共「國營企業職工個人防護用品發放標準」及雲南根據上項標準所訂之細則與補充規定等，中共生產企業概可歸納爲以下類目：

機械製造修理	電力	公路運輸
郵電	熱帶作業生產	倉庫管理
地質勘測	糧食、食品加工	金屬冶煉
鐵路運輸	建築安裝	森林採伐
輕工業	礦山作業	水產、水產加工、化工

此外，尙有經濟系統的商業、飲食業、服務、衛生等業之各類工種。每類企業劃分若干不同工種，如輕工業一類，又再彙列六十項不同之工種。但事實上仍然不能涵蓋不斷隨生產發揮而產生的工種項目。

勞動防護用品類別

綜合各類企業不同工種所需要的勞動防護用品，約可分爲下述十大類：

㈠防護服：工作服、背帶褲、圍裙、套袖等。
㈡防寒服：棉大衣、棉短大衣、棉背心、絨衣褲等。
㈢防護手套：布手套、線手套、刷膠手套、膠手套。
㈣防護用鞋：高溫鞋、登山鞋、絕緣鞋。
㈤防護帽：安全帽、女工帽、工作帽等。
㈥防護毛巾：護頸毛巾等。
㈦防護面具：防毒面具、口罩、眼鏡等。
㈧安全帶：護腿、裹腿等。
㈨膠質工作服。
㈩膠質雨衣。

防護用品發放原則、期限

㈠原則：

1以其「發放標準」規定，各類防護用品是「定期發放」。基於「保障工人的安全和健康」，「應當按照勞動條件發給工人防護用品，屬於在生產過程中保護工人的安全健康所必須的則發，否則不發。對於在不同企業中勞動條件相同的同類工種，應當發給相同的防護用品；如果工種相同，但勞動條件不同，應當發給不同的防護用品。」例如發給防護服的標準爲：

(1)井下作業。
(2)有強烈輻射熱的或有燒灼危險的作業。

只需部份防護的作業，則發給背帶褲、圍裙、袖套等。

2一九六九年冬，中共提出整頓勞動防護用品發放標準，要取消「定期定量，按時發放，包幹到人，節餘歸己」原則；要實行「民主評議，領導批准，物盡其用，以廢換整」制度。

㈡期限：

1「發放標準」規定各類防護用品有固定之使用期限，其中如工作服之使用期限，約爲一年半至二年，屆期定量發放。

2整頓時提出取銷各類防護用品使用期限，要物盡其用，盡量修補使用。

使用管理規定

㈠原規定各類防護用品，是發給個人使用保管。

表所有群眾的意見，所以「每日評論」也只是個人的評論，不是報社的評論。

「萬人日報」的其他專欄也一樣。岳騫先生評論國是，老萬絕對相信是基於愛國的情操，受之深責之切，才會發爲激憤之言。儘管有若干觀點與老萬看法未盡相同，但老萬認爲他發表這些文章，無傷大雅。

老萬會經跟他討論過一點，我們是否該把批評的重點放在較大的問題上，減少個人的批評。

老萬提出這問題，並不是受到任何方面的影響，而是我覺得政府的「人事」常常變動，當你批評一個人的作風、態度如何如何時，他可能不久又調到別的崗位上。

譬如，岳騫先生批評前行政院新聞局局長錢復，可是今天的新聞局長已不是錢復而是丁懋時。因此，老萬以爲，與其批評錢復，不如批評新聞局的工作，那一方面應當改善，那一方面應當加強，甚至可以指出，過去的流弊在什麼地方，盡量揭發，大力提供，這樣，對推行工作，才有幫助。

對個人的批評，很容易引起誤解，甚至打擊別人的自尊心，人們讀過文章後，一定會問：「岳騫和錢復究竟有什麼不對？」

適當崗位・發揮才能

錢復或許不太適宜做新聞官，可是他快就要出任駐美大使，過一個時期會回來出任外交部長。

也許他對「新聞」無甚表現，甚至很多地方拆爛汚，冷落了他「招待」的香港文化人。但回到他的「本行」，做外交工作，說不定有較佳表現。他應酬鬼佬，顯然比應酬同胞有辦法，也許鬼佬不會感覺受到冷落。他在這個崗位做得不理想，未必在別的崗位上也不成。人是各有專長的，相信錢復必有他的長處，否則不會這麼快爬得起來，年紀輕輕就出使美國。

老萬會打趣的跟岳騫兄說：「今天你批評了錢復，可是我記得在你的『掌故』裏會經發表過一篇有關錢復的大文章，觀點和今天背道而馳。」

岳騫兄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那時我還未認識他。」

「可見一個人往往有很大轉變。今天他不如理想，希望將來會變好。」

岳騫兄不反對我的見解。今天台灣的問題，不在乎幾個人的問題。如果政府有量度接納批評，負擔對外職務的人選，便應當注意，要爭取海外人士的「向心」，使人感到和藹、熱情、樂於助人很重要；最怕擺官架子，海外華僑很少見官的嘴臉，處處打官腔，他們吃不消的。

海外工作・重點問題

岳騫先生批評得最嚴厲的，要算中國國民黨海外工作委員會主任陳裕清了。

陳裕清先生本來是我們同業，在中央日報工作過，今天擔任「海外工作」，本來是有新聞工作經驗的人所最適宜的。不過陳裕清先生在美國念書，對美國比較重視。香港去的文化人，可能較美國去的有所不同。陳主任本來不是搞公關那種人，接觸過他的，都會覺得他不夠「熱情」，自然對他的印象受到影響。

老萬會經好幾次跟陳主任接觸，因爲無所求於他，並未注意他對我是否夠熱情，只是吃一頓飯，普通的應酬，他關心不關心我們在海外做文化工作的人，我不在乎。如果不是看了岳騫兄的文章，倒沒想到許多海外文化人沒見過他。

只有在海外工作的政策上我和陳主任見解不大一致。他把海外工作重點放在美國方面，老萬則認爲重心應在香港。也許因爲陳主任在美國念書，對美國有特別感情；而老萬則在香港工作，覺得香港重要。不過，香港在海外工作上是否重要，可從中共方面的做法見之。

重點不應・放在美國

不論在宣傳方面或統戰方面，中共都把香港作爲活動中心，在這方面所花的錢，無法計算。爲達到一個目的，往往不惜工本，這絕不是中華民國政府可與比擬的。也許陳主任以爲把海外工作重點放在美國，會直接影響美國決策，這想法老萬不敢說太天眞，但恐怕收效極微。

據說，今天中國政府的海外工作，主要在爭取海外華人的向心。美國雖有不少華裔，但只是海外華人的一小部分，和其他地區比較，不見得居於「最重要」的地位。

由於海外資料來源、中文印刷條件不夠，許多寄居海外的中國人，都希望能讀到一些中文的書刊，這些中文書刊，百分八十以上由香港供應。因此，香港可說是海外華人精神食糧的總供應處。即使在美國本地出版的華文報紙，資料也靠剪刀，把香港報刊的東西搬過去。所以，要搞海外宣傳工作，不必勞師遠征，只要在香港搞，海外任何地區都受到影響。

中共早了解到這一點，因此在香港直接間接的中共宣傳刊物，多到難以計算，這些宣傳品的眞正目的，不在香港而是海外。華僑長年大月閱讀這些東西，思想難免受到影響，華僑之「回歸」，正是中了宣傳之毒！

主力作戰・應在香港

去月老萬赴台，發放「紀念陳孝昌助學金」時，會在台北報上發表一篇長凡五千字的報導，題爲「反共文化作戰在香港」，目的在促請當局注意香港在文化作戰上地位的重要。所以要拿到台北發表，是唯有這樣才可保證讓與海外文化工作有關的單位看到。

不過，這篇通訊所產生的作用不大，通常政府的反應都很遲緩，可能將來會蒙主持其事的人接納；但回來後還未見到任何跡象準備改絃易轍的。

在香港這文化戰場上，拚命作戰的都是一些「義勇軍」，對方卻是配備精良的正規軍。而且我們是單人匹馬，跟一個組織來對抗，是我們吃虧的地方。因此老萬覺得，不在乎新聞局接待我們週到不週到，也不覺得他們招待我們幾位文化界的朋友參觀國內的十大建設，便會對海外宣傳工作有多大幫助。必須改絃易轍，轉移重點，文化主力戰，應在香港打，才不致吃虧。這是政策上的建議，作爲海外工作的掌舵人，應該予以重視。

從「平心論國是」談起

海外工作重點應放在香港

萬人傑

目前，政府的海外宣傳工作重點放在美國，也許目的是要鞏固美國的「友誼」。但政府政策既然要爭取海外華人的「內向」，則重點應當放在香港。因香港是直接影响海外華人的基地，在香港從事思想作戰，是最符理想的地方。海外工作主持者，對此應有所認識。

評論國是‧沒有問題

「萬人日報」出版幾天，岳騫兄問我：「老萬，台灣可以不可以批評？」我說：「建設性的批評，當然可以，且是我們所需要的。」他說：「我打算在『無所不談』專欄裏寫『平心論國是』，你說好不好？」我馬上想起任畢明的「國是論者」那篇大文，笑道：「好的，這也可以表示一下我們『國是論者的態度』。」

於是岳騫兄開始寫「平心論國是」。可是一連幾個早上，電話把我吵醒，接聽之下，是岳騫兄打來的，他向我提出抗議，原因是他的文章後面丟了幾十個字，這幾十個字，據說是最要命的地方。

我向他解釋說：「這排字房我們只是搭排，他們排慣小報，一個固定的框框，排滿了，剩下來的文字便留下一天用。因爲您的大文多了幾十個字，排不下，所以拿掉了。這只怪我沒工夫每段看過，以後我會注意。」

他仍然認爲排字工友「豈有此理」，不應自作主張。他懷疑他們「故意搗蛋」，要不然就是校對有問題。我保證他們沒有問題，補救的方法，只有在文末來個「更正」。他接納了我的意見，並在當天的稿子上附帶「更正」了。可是到第二天早晨，又接到他電話，「平心論國是」後面又丟了幾句。

漏掉尾巴‧重登一遍

頁刊出，則萬字頭須登三天，在我們「發覺」一有問題時，三天稿子已排好，所以一錯還會再錯。

岳騫兄氣憤憤的說：「老萬，我寫不下去了！」老萬也是寫稿的，當然明白稿子登出來，和原作走了樣，那份心情很難受，唯有費盡唇舌解釋，最後總算把他的氣說平了。

不幸第三天仍然出毛病，因此岳騫兄大聲言：「爲避免人家說我寫得有頭無尾，我要在『萬人雜誌』重登一遍。」

岳騫兄是「萬人雜誌」的「開國功臣」，這還有什麼話說？

這是岳騫兄「平心論國是」在「萬人日報」登完後，又在「萬人雜誌」出現的原因。不是「萬人雜誌」有意炒「萬人日報」的冷飯。老萬知道，讀「萬人雜誌」的朋友，大部分已成爲「萬人日報」的讀者。在「萬人日報」登過的文章，他們一定都已讀過，所以老萬早就和「萬人雜誌」編輯林定兄說好，取材極力避免雷同。

林定兄接到岳騫兄的稿子，曾打電話跟我商量，我希望他把引子上面斥責排字工友的幾句刪掉，因爲我們在有能力自置排字房之前，必須取得他們的合作，如果工友「不滿」而拆爛汚，我們報上可能出現「毛主席萬歲」的口號，那眞尷尬！

民主作風‧自負文責

「平心論國是」在「萬人日報」和「萬人雜誌」先後發表後，反應異常強烈。老萬每天接到有關方面的電話，讀者來信，都談及這問題。

「萬雜」和「萬協」的「支持『萬人日報』行動中心」發起的慶祝「萬人日報」創刊聚餐聯歡叙會中，幾乎每一位會員見到老萬，都談到這問題。一部分人說做得對；一部分人認爲槍口應對外。

因爲太多人討論這問題，老萬在執筆找題材寫「新聞以外」的時候，覺得應該拿這個問題出來，表達個人一點意見。

不論「萬人雜誌」或「萬人日報」，我們都確定了是群眾的刋物，採取「民主」作風，只要和我們反共的基本立場不相違背，沒有危害國家，任何言論都可發表。我們也發表過許多批評老萬或其他作者的文章，但老萬和其他作者都有權予以反駁，我們也必然予以刋登，這是過去我們一貫的作風。

因此「萬人日報」的「每日評論」是署名的，有人曾就這問題向我提出詢問，表示不願見太多的「萬人傑」文章。也許是爲老萬的健康打算；也許怕我太嚕嘛。但老萬向他解釋，署名的原因，表示這些文章的言論不代表報社，只是作者個人意見。

大處着眼‧免涉私人

「萬人日報」是群眾的報紙，任何人都不能代



鄧小平支持毛江

七月上旬分別由東京和新加坡傳來毛澤東和周恩來死亡的消息。雖然，這只是傳說，毛、周二人尙未惡貫滿盈，然極爲敏感的國際新聞界，卻因毛、周的「死訊」引起對大陸政局變化的種種猜測和分析，特別是對毛死後由誰接班以及當前中共派系鬪爭等問題，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在香港以至西方國家研究中共問題人士，有的獨看好周恩來，有的則認爲周鄧結伙，一旦毛死大陸就是他們的天下，對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一般的看法「並不樂觀」。

在七月五日以後兩週左右的時間中，來自大陸的消息「奇談」，自七月七日始的一週中，中共中央重要頭頭，除陳錫聯於十一日晚上一度在北平出現外，幾乎完全不見踪跡。這倒眞像是召開一個重要會議，特別是在傳出毛、周死亡消息之後，極易使人「神經過敏」，估計那是爲毛「安排後事」。現已事過境遷，從北平方面種種跡象看，毛、周都未死。至於還能拖多久，除非是閻王老子，別人是無法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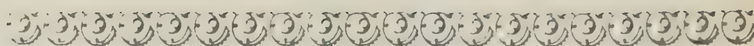
天下第一滑頭周恩來，已屆七七高齡。自去年五月上旬在宮廷派文化打手圍攻下告「病」進入「醫院」迄今已近十五個月。如果，鄧小平與他合作，「國務院」仍是他的天下的話，必在「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後宣佈「康復」而出「院」。因在當時北平的政治氣氛，似乎對他極爲有利。當時，毛似在被動情況下鬧了情緒，既未參加黨的「二中全會」，也未出席拖延十年之久才召開的「四屆人大」。加上在「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中的頭頭，絕對多數是由「牛欄」放出來的「黑幫」。可是，周恩來並沒有這麼做。這證明：政治氣候對他並不利，所以，他仍回「醫院」，表示自己決無「政治野心」，更似在對宮廷派「表態」：自己只求能保持「晚節」，決不插手派系鬪爭。

狡猾的老狐狸周恩來，在可「進」的條件下竟繼續「向後退」，當然是北平的政治氣氛已不允許他再作戀棧之想。代表「倒退」力量的周恩來的「縮」就等於代表「進步」勢力的江青集團的「伸」。

今年二月九日「人民日報」在社論中公開發表了毛澤東的「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接着在大陸上全面開展以「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爲重點的所謂「學習運動」。在時間上僅距「四屆人大」收場二十天左右。接着把高唱入雲的「學習落實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精神」的叫囂壓了下去。代之而起的是「認眞學習深入落實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不可否認：從人事安排上毛、江是吃了悶棍，然「學習運動」則是他們有力的回擊。此項「學習運動」雖迄今還不到半年的時間，但卻可明顯地看出：毛、江集團已由「四屆人大」前的低潮又攀上控制大陸全局的高峯。他們運用抄自列寧「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這句話，提出「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叫囂。這些可視爲「敲山震虎」的一種手法，不僅警告重新上台的「黑幫」份子不可心存不軌，意圖對宮廷派進行報復，更重要的是不斷引用今年三、四兩期「紅旗」上姚文元、張春橋文章中的話，對他們步步進逼，如「躲在幕後出謀劃策」的「老資產階級分子」、「教唆犯」和「土圍子」等語幾乎不斷在中共宣傳中出現。

毛澤東患的是「老人病」，猜想短期不會死。不然宮廷派必迫不及待地破釜沉舟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整肅運動，爲他們於老毛死後上台掃清障碍。今日周恩來已不復爲江青對手自不在話下。勢力大山頭高的倒是「二野」出身的鄧小平一伙。不過，鄧小平於一九七三年四月「解放」時，第一次出現是由「毛家公主」王海容攙扶着在大庭廣眾之中亮相的。如果他是周的「親密戰友」，毛、江「解放」他豈不是縱虎歸山？今日鄧小平雖已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且傳說還兼任了「總參謀長」，然可以看出他是支持毛、江的。不然，他可以勾結周恩來和掌權軍人把此次「學習運動」給頂回去。

不可否認，鄧小平出身的「二野」系統的軍人，當前在大陸上人數較多，且分踞要津，勢力之大是不可忽視的。不過，如與一九七一年林彪失勢前的「四野」山頭比較，那還是小巫見大巫。而林彪不明不白摔死，他的重要黨羽黃永勝、吳法憲等「失踪」後，「四野」分子人人自危，那麼他們爲什麼個個「等着挨整」而不發難呢？相信，主要是掌握在毛江手中的特務網發生了嚇阻作用。今日宮廷派特務權力比前更大，且已控制了中共中央，他們在目前實已佔到了絕對優勢。



黃漢臣著

「一個勞工滄桑的自述」已出版

本書是作者親歷生活的寫照，內容絕無虛構，所述人物現均健在港台。作者不但是著名法國餐洋廚師，而且有「香港國劇丑王」之稱，對國劇有深厚造詣。

作者以平淡、細膩手法，描寫一個平凡勞工，在動盪年代裏的苦難遭遇，有血有淚，忠實感人。全文十萬多言，每冊定價港幣四元五角。

經售處：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〇五(新108)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〇五(新108)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七月卅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〇五期 新108期）



無題

本期要目

大衆的園地　市民的喉舌

萬人日報

爆炸性的報導　不畏權勢

戰鬪性的內容　掃蕩羣醜

萬人傑　天天發表

牛馬集

發揮更大威力
言人所不敢言

包青天主編

冤情版

有冤訴冤　有苦吐苦　下情上達　大放大鳴

生活圈

生活南針　知識寶庫　增加歡樂　益壽延年

地址：高士打道二七五號
海都大厦二樓B座
電話：H•七九六八四八

立即
訂閱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時變

天氣陰晴不定期，朝暾午雨晚霞飛；
白雲蒼狗人間事，一日變遷十二時。

雪梨　蘇作楷

止遊

郊前初霽野禽鳴，滴翠園林處處情；
欲效謝安尋勝興，惟慙足力倦難行。

前　人

客夜濤聲

澎湃濤聲撼客心，滿天星斗夜沉沉；
孤燈挑起窗前月，不盡鄉愁別恨深。

前　人

毛共遺毒

雪梨　林哲齋

大陸民誰不受寃？自由盡失苦難言！
他朝直筆書青史，罪首毛酋穢永存。

林哲齋君之「毛共遺毒」一詩，原文是：「中國黎民受沉寃！共黨肆害毒生靈，他日青史秉直筆，毛酋第一罪魁因」。觀其對中共面目之認識，非常透澈，雖在遠方，而能有此眞知灼見，可謂明眼明心，惟詩中有多少不依聲韻，故畧換其詞耳。封淑英按。

蒲劍

陳　琳

碧葉磨煙銳。青光入夏寒。
未曾名武庫。巨闕也同看。

新夏

前　人

纔度芳春節。映山紅更開。
新荷搖綠荇。耐雨正黃梅。
辟暑求犀渺。生寒倚竹來。
朱明雖赫赫。相對弄冰杯。

雨中山行

劉紹進

兼旬風色暗端陽。未礙清遊到上方。
共撥荆榛尋故道。虛從雲雨憶高唐。
問誰弄曲深溪裏。顧我行吟古寺旁。
安得長虹橫絕海。憑高一笑萬山蒼。

荷叢晚棹

劉紹進

向晚知何去。明霞麗碧空。
舟搖垂柳外。人臥仰荷中。
魚戲團團月。香傳裊裊風。
西湖長掛夢。南北有高峰。

啖荔思鄉

前　人

羅浮山下子離離。萬里隨波到海涯。
入眼漫憐紅琢玉。開懷休訝白凝脂。
半生爲客憑誰寄。此際堆盤有所思。
五月荔林風日美。何年歸去共甘飴。

三疊潭賞雨

藍戒之

遊踪令又到圓玄。南望油然北沛然。
山勢一奇鐘出寺。泉聲三疊雨含煙。
滂沱洗得繁華淨。休止傳來百鳥喧。
物外猶留雲去路。夕陽知倦落吟邊。

又

衛燕山

賞雨登臨三疊潭。飛霏吹濕薄羅衫。
瀟瀟已失峰頭樹。漠漠平添水面嵐。
萬點跳珠鈴倍急。八义裁玉酒方酣。
沛然遮斷來時路。留住西窗翦燭談。

又

鍾　岳

三疊清潭繞翠陰。一泓碧水洗塵襟。
憑欄細賞絲絲雨。隔葉欣聆滴滴音。
照影垂虹飄綵帶。飛泉鳴石奏瑤琴。
遣懷且作流觴醉。裁翦微霏入短吟。

又

蕭君亮

攜壺散策普陀東。入望重重煙雨濛。
潤物無聲滋大地。催詩有意灑長空。
群巒碧染三潭水。萬木青搖一壑風。
信是桑榆晴更好。遶鴉猶戀夕陽紅。

又

盧玉池

清晨聯袂圓玄院。愛仰佛光參寶殿。
行行已到三疊潭。泉水奔流衝石面。
不因驟雨罷壯游。相賞甘霖意留戀。

又

鄧玉山

風動春雷驚寂蟄。普陀寺外起鳴蛙。
橋前波鏡旋珠轉。石面玲瓏變畫塗。
流水溪頭彈錦瑟。古松嶺表着輕紗。
三潭飛抹空濛色。恍對圓玄悟釋迦。

又

鄧長城

偷閒日午訪圓玄。花自芬芳草自鮮。
竹院逢僧談佛偈。雲霓佈雨洒江天。
三潭急漲山洪水。四野迷離瘴氣煙。
久困禪房遊興減。夜歸無語對燈前。

又

陳冠夫

松濤謖謖過巖東。三疊飛泉豁遠瞳。
驀地閒雲飄急雨。偶然弄霽放晴虹。
清溪浴罷童歸緩。幽澗吟餘客步匆。
我欲前峯尋逸士。遲留却爲看溟濛。

又

麥善慶

倒影雲霞氣象新。臨風每欲問前因。
三潭蕩漾疑無際。四野迷濛認未眞。
守拙自憐添白髮。謀生隱似隔紅塵。
名亭省識坡翁喜。羨煞當年賞雨人。

又

許邇艮

勝境逢春客自來。溪橋朝雨蔚嵐開。
千條風箭投崖樹。三疊奔泉漱石苔。
虎嘯陸陶臨佛地。雞鳴劉阮上天台。
虹霓入望撩詩思。俛仰成吟不待催。

又

林壽愷

古寺蒼蒼是竹林。潭名三疊此中尋。
片雲忽洒催詩雨。亂點珠光足賞心。

又

呂錦洲

尋幽攬勝訪仙山。漫步圓玄意自閒。
舉目何期雲黯黯。催詩還喜雨潺潺。
迷濛石徑潭三疊。隱約爐峯水一灣。
但使甘霖能洗甲。時淸忘却二毛斑。

盲目追隨英國法例　姑息養奸人人自危

編輯先生：

閱報見新聞一則，感覺香港政府所行之政策實多矛盾處。報云：一老翁與一少年發生同性戀，因而被判重罰坐牢。因現行港例對此一行為並不合法化，雖然「祖家」英國現已合法。然本人心中則有一疑問，既然「祖家」可合法的事，而港府可以不遵循之，那為什麼「祖家」廢除了死刑，而港府定要遵循呢？

香港政府並不顧慮住於此殖民地市民的生命與財產，任令盜賊橫行、兇殺、強姦，幾乎每日皆有所聞，令市民生活得惶恐不安。此無他，港府遵守祖家的法例，不執行死刑，致令殺人者不用填命，祇監禁十年八年便了，或則判為無期徒刑。試想，在如此慈悲的法律下，那有人會懼怕刑法。

那些人心想，犯了重罪，大不了坐牢，輕的坐牢數年便可出來，或判入感化院或教導所，重的二三十年監禁，也可恢復自由，法律與刑罰有什麼可怕呢？因此便做成現今治安不良的社會，動輒打鬭及強搶殺人，視人命如草芥，做成「殺人不用填命」的思想，如此社會，那有安寧的一日？而港府竟無視此一嚴重問題，一味委諸祖家法例，繼續行其閉門的姑息主義，不把殺人犯處之以死刑。反之，把那些不甚嚴重的罪行，判處重罰，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吾雖愚鈍，也無本港政府如此之執迷不悟也。

又見報云港府因經費緊縮，而把警政人員的政費，極力減省，諸如減少警車巡邏治安黑點，實習射擊訓練亦須減少，取消出差辦案的交通津貼等等的費用。試想，現香港社會治安敗壞程度，已到了很嚴重的階段，在短短的上年中，已發生兇殺案七十多宗，而現今更把能維持治安的警務人員經費，也大加削減，那麼我相信港府定要想看着此殖民地的更多市民，如何地為盜賊們所殺害，令他們覺着開心，不然的話，那有如此節省經費

法？醫務處常向市民宣傳：「預防勝於治療」。可惜，港府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政策則是「賊過興兵」，而更可笑的是那些「精兵」要乘坐慢如蝸牛的公共車輛馳赴現場辦案？試想這將會演成一個什麼的場面呢？

讀者觀察家上

徙置樓宇變相加租　有違安居計劃本意

編輯先生：

查石硤尾安居計劃，分五期進行，第一期第二十三座至二十八座居民，已於年前遷往白田新村住所，其月租規定單位面積一百零五方尺者二十九元，單位面積一百四十方尺者三十八元，單位面積二百方尺者五十四元，單位面積二百五十方尺者六十八元，現第三期之第十一座至第十三座，亦指定遷往白田上村第十二座及第十三座，但月租則規定單位面積（包括騎樓）二百六十六方尺者一百二十七元，三百四十方尺者一百六十元，四百一十方尺者一百九十六元，值此全面經濟不景，失業工人日增，徙置樓宇，變相加租，實有違安居計劃之本意，應請房屋署對新定租金作公平合理之調整，而免居民感覺負擔困難，發生不滿之情形。

石硤尾居民啓

慶祝六十四年度十月慶典回國致敬團

出發日期：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全程十四天）　收費：港幣一千四百五十元

截止報名日期：八月十五日　報名地址：本會會所

萬人協會通告

本會為擴大慶祝六十四年雙十國慶，經執委會議決：組織本年十月慶典回國致敬團，同時，為求提供更佳之服務，致敬團回國後一切生活起居及活動，仍委托本港經驗豐富信譽昭著之「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安排，而收費方面特廉，凡會員均可報名參加，亦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及會員親友參加。

會長　萬人傑

副會長　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十日

旅程秩序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至十月十八日）

第一天（十月五日，星期日）

香港－台北

乘豪華噴射客機抵松山機場，隨即乘坐豪華遊覽車送往住宿飯店休息，途經行政院、總統府、立法院、西門町及中華商場等繁榮地區。歡迎宴設於遠東最新型之豪華酒店夜總會，表演節目多采多姿，可盡情欣賞。夜宿於美命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二天（十月六日，星期一）

台北－石門水庫－日月潭

早飱於飯店後即專車沿十大建設之高速公路往石門水庫參觀。繼往新竹、苗栗至台中。午飱於台中市下午往日月潭，專車環湖遊覽建築宏偉之文武廟，數百孔雀集居之孔雀園，安奉我國古代傳奇人物唐三藏靈骨之玄奘寺，繼參觀德化社之毛家花園，瞭解山地同胞生活實況並可與毛族公主拍照留念。繼乘遊艇返住宿飯店，途中欣賞日月潭之湖光山色及光華島。晚飱及夜宿於涵碧樓或教師會館。

第三天（十月七日，星期二）

日月潭－中興新村－彰化－台中

早飱後專程遊台灣省政府所在地，中興新村及省議會。繼往彰化八卦山參觀遠東最大佛像（佔地七畝，高達七十二呎）。晚膳及夜宿於台中國賓或寶島大飯店。

第四天（十月八日，星期三）

台中－梨山－合歡啞口－天祥－花蓮

早飱後專車遊橫貫公路，沿東勢、谷關、青山、達見抵梨山。午飱於梨山賓館。

下午遊覽合歡啞口、碧綠神木、天祥、慈母橋、不動天王、一線天、燕子口、九曲洞、雙股瀑、長春祠、太魯閣等名勝。

晚飱於阿眉族文化村飱廳。飱後觀賞阿眉族歌舞表演。

夜宿於亞士都大飯店或宇宙大飯店。

第五天（十月九日，星期四）

花蓮－台北

早飱於酒店後，參觀大理石工廠，大理石製造過程及製成品。

專車往機場乘機飛返台北市，即下榻美命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下午參加政府安排節目。

第六天（十月十日，星期五）

台北（是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

全日由政府安排節目。

供應早午晚膳。

夜宿於美命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七天至第九天（十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二日；星期六至星期一）

台北

參加政府安排之節目。

供應早午晚膳。

夜宿於美命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十、十一及十二天（十月十四日至十月十六日；星期二至星期四）

台北－南下

除第十天供應早飱外，全部節目及膳宿由政府安排。

第十三天（十月十七日，星期五）

北上－台北

由政府安排（包括早午飱）返抵台北。

晚飱及夜宿於美命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十四天（十月十八日，星期五）

台北－香港

早飱廣東點心。飱後自由活動購買土產及紀念品。

專車送往松山機場，辦理離境手續後。乘坐豪華噴射客機返香港。

參加辦法：

①報名時繳交二吋正面半身相片八張。身份證副本二份。

②填寫入出境簽證申請表乙份。

③先交港幣二百元作為部份費用，其餘費用於起程前二十天付清。

諮詢：

詳細旅程秩序表，歡迎於辦公時間來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萬人協會」會所或撥會所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查詢。

根本沒有道理。

其次，賈府上下人等，除了最高的長輩，都稱黛玉爲「林姑娘」，但螢光幕上一會兒「林表姑娘」，一會兒紫鵑叫「小姐」，這些都是編導草率疏忽之處。需知改編爲人熟識的作品，是兒戲不得。

—電視迷上

閒遊公園嚴斥左仔 說大陸好何不回去

編輯先生：

上週星期日，我因爲在個人的工作方面得有所閒暇，便移步往九龍公園一逛，並於西北的公共座椅上休憩，閱讀各報的新聞，適逢有一位年約四十餘歲的中年人，一同閒談起來，知其是廣東客家，事因我本人亦是客家人，故此雙方便以客語交談起來。一眼看來，便是一個低級三行工人階級，如是他在表情上就是以超我一等的語氣言談與辯論，但我亦以爲今天是棋逢敵手的機會，必須以沉靜的心情，激昂的氣概，正義與眞理並進，痛斥其非。

我開始向其發言，你所說的論調我都全部聽過了，現請你虛心靜氣的，讓我說些眞理事實給你聽聽：

一、我總認爲如古語所說：「偸賊作父，甘心作國際共產黨第五縱隊。在抗日戰爭期間，乘機擴張叛亂。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便是好像任子偷了二叔公牛起了家，是理無久享的。

二、我們是中國人，我認爲中國人應該走中國人的思想路綫。什麼馬克思、列寧、史達林思想，都是賣出國家民族賣國毒素。怪不得連共產黨的高級領導者，諸如劉少奇、林彪等都要反黨。

三、你說中國共產黨能發展「尖端科學」，今天有了原子彈，還不是偸蘇聯的原料來做？以爲是了不起，須知今天蘇共之上不了月球，在太空競爭，落後於美國的原因，就是因爲俄共只注重尖端科學，無平面發展的科學，所以就把蘇聯爲例證，可見中國共產黨拚命去發展「尖端科學」結果是失敗無疑。

我更深刻的感覺到古今中外的一般軍事家，諸如拿破崙、希特勒、東條等，他們尙且無法收拾殘局的末領，何況草莽之輩如中共毛澤東之流，將會死無葬身之地，實在難與上述諸人相比。

大陸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在海外，一般左傾的幼稚病患者，根未不知道大陸的眞實情況！

你們這一班可憐蟲，還不是給共產黨的鷹犬牽着鼻子走。

我認爲：如果你們要替中共宣傳，最好到大陸上去，向民衆去說教。

在香港，隨你們怎樣替中共宣傳，說得大陸上如何好法，沒有人會相信。因爲：香港和大陸距離太近了！一批批被中共迫害的難胞，無法活得下去，冒生命危險逃來香港，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虛張聲勢，還說什麼、什麼，不過是色厲內荏。最後，這位同鄉聽了我以上這些嚴正的向其反駁痛斥之後，他便說老鄉，我並非共產黨，你不必過於認眞。而我亦向他說：我生平愛好眞理與事實，如是兩人便各自不歡分手。

丹心上

美國讀者響應支持萬人日報

萬人傑先生：

自從萬人雜誌在六七年創刊橫掃左仔至今八年來，本人從未漏閱一期，閣下之凌厲詞鋒及幽默筆調，堪稱文武全才，其實「南中一」之名應非君莫屬。閣下在萬人雜誌與其他作者歷年來對香港及海外之中國人中之左搖右擺，名右實左，中間偏左等等之醜類，大小爬蟲大張撻伐，實有匡正人心，保存人間正氣之積極作用。

最近（雜誌由在港家人閱後以平郵寄來，時間上相隔幾乎兩月）讀到由蔣總統逝世至閣下在星晚之牛馬集被撤銷之報導，感慨良多。覺得除了香港時報外，似乎所有全港之非共大小報章，電台、電視等大衆傳播工具都被左仔爬蟲醜類滲透放毒，這是一件後果十分嚴重的事，因而想起閣下以前提及開辦萬人日報一事。本人覺得今時今日香港及海外中國人實在需要一份非官方、獨立、民營，由老板老總至「黑手黨」之排字工友都反共的報紙。它不祇能即時對抗醜類所放之毒素，而最重要的是引導今日及下一代青少年走正確的道路，認識中國，及培養他們對中華民國，中華民族文化的責任感，因他們可能是不久將來大陸重光後重建整個民主自由中國的基本分子。

未知閣下有無重新考慮辦報之必要，假如以每人美金一百元或港幣五百元爲股本或捐獻單位，相信港九及海外最低限度會有一兩千人響應，那麼一百幾十萬港元便可集到作爲開辦費用。本人相信該報日後必能行銷全港及海外，因爲反共人士急切需要一份這樣的報紙。

費城讀者何木華上

……作實際行動，現在亦應着令警務，消防及電影管理當局，負起責任，執行職務，責無旁貸。有組織性集體貪污問題當由廉政專員公署獨負其責，使一切牛鬼蛇神，無所遁形。若能如此辦理，其情形尙不改善者，未之有也。

土佬上

假釋計劃阿Q精神
盜賊橫行不應仁慈

編輯先生：

據報載：政府現正考慮實行「囚犯假釋計劃」，將目前有限度之執行，推廣至十年徒刑之犯人，於服刑若干年後，可以申請假釋，而不局限於吸毒者，訓練營及短期徒刑之囚徒。輔政司發言人承認此事在檢討，須小心充份研究。監獄處人員對此制度之效果，則多抱樂觀，認爲對本港有裨益，彼等相信，囚犯在服刑期中，有假釋機會，則較少試圖越獄及行爲較佳云云。同時此計劃據說與英國之制度相似。

鄙人眞不明白，港府近年來爲明顯理由已極力避免使用「殖民地」字眼，但仍然盲目不論善惡追隨祖家制度，例如不執行死刑，其最著也。此種假釋計劃，假如在十年八年前考慮實行，可說是施仁政於民，但在今日罪惡問題連港督亦認爲是最嚴重之一個，同時嚴重罪案在高院重判入獄者，亦不過十年八載包括殺人犯及所謂誤殺犯在內。請問在罪惡滔天之罪犯在服刑三數年後，運用種種手法包括銀彈在內，便可逍遙法外，使社會治安，更趨混亂，蓋有恃無恐，法律全無阻嚇作用，對貪污枉法之公務員而言，更多方製造機會，而今日始姍姍來遲之訂製「一九七五年不良刊物法案」，及修改性犯罪有關法例，明春施行嚴刑峻法以對付「私寨」式賣淫色情場所等制裁辦法，在假釋計劃批准後，豈非自相矛盾，「前功盡廢，勞民傷財」乎？

在今日一天十宗刼案（七月八日）之開埠以來，從未有如此猖獗罪惡充斥環境當中，假如港府仍然一意孤行，從事輕重倒置之施政，考慮「假釋」問題，除非「別有用心」，「不可告人」，否則應着重司法當局與執法當局互相協調，大力制止罪惡，挽回香港皇家警察聲譽，使全港市民重見天日，不致人心惶惶。執政諸公，急起直追，發奮圖強，未爲晚也。切勿阿Q精神，自我陶醉。以爲警方「各項」「平均」破案率差不多達百分之五十，此項成績乃係全世界最好之一。

讀者閒鶴上

新疆少數民族
大搞分裂活動

新疆少數民族仍在繼續搞分裂活動，導致新疆的局勢長期陷於動亂狀態。

這種內憂使中共大感困擾，雖積極利用新培植的少數民族幹部，實行「以夷制夷」政策，依然無法收遏止的作用。

據靈通消息說：搞民族分裂活動的地區中，以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最爲激烈。

這個州佔新疆總面積五分之一強，約有百分之八十的哈薩克族人居住在這一地區，因伊犁毗連俄境，這個有「天然牧場」之稱的伊犁河谷，已成了少數民族反毛統治的活動場所。

在過去的半年中，伊犁河谷曾發生多次民族衝突，從蘇共方面獲得武器配備的少數民族游擊隊，亦常在伊犁草原襲擊牧區，焚燬中共搜刮的羊毛。

最近的一次衝突是在六月中發生，當時有不少哈薩克族人士，準備逃往俄境時被截回，遂奮起拚死與共幹打鬪，有多人流血死亡。

中共把新疆少數民族搞分裂活動，歸咎於受蘇共煽動，「新疆日報」在打鬪事後發表「加強民族團結」的號召中，會說了一段這樣的話：

「我們要加強民族團結，國內外的階級敵人卻要分裂我們，破壞民族團結，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就在新疆幹了很多顛覆活動。他們惡毒地污蔑我們黨的民族政策，蓄意挑撥離間，煽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妄圖把侵畧的魔爪伸進新疆。這個鬪爭，過去一刻也沒有停止過，今後還要繼續，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

無線電視竄改紅樓夢
無中生有編劇太兒戲

編輯先生：

上週末無線電視螢光幕上的「紅樓夢」，演來毫無靈氣，使人看得很不是味道，肉麻兮兮，而且不知爲什麼，編劇者竟潛改了情節，凡看過這部給多少「紅學家」研究推敲的名著的，都感到莫名其妙！

據原著第三回中說到林黛玉投奔賈家後，曹雪芹介紹薛寶釵出場，是說黛玉「次早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又有王夫人的兄嫂處遣來的兩個媳婦兒來說話。黛玉雖不知原委，探春等卻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舅舅王子騰得了信，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這是說明了薛寶釵爲什麼也住進了大觀園，就因官官相衛，使外甥殺人不用填命，遣到賈府避風頭去了。

但在螢光幕上，薛寶釵之進京，竟被改爲王熙鳳妒忌黛玉深得賈母溺愛，怕將來她與寶玉成親之後，賈家大權在握，削落了她的權勢地位，乃出陰謀使薛家母女來探親，趁機撮合寶釵、寶玉的姻緣，撇了黛玉云云。

這一改自是面目全非，除了故意製造「王熙鳳」是個反派人物之外，

，還有偷偷摸摸的字花。因此，有人主張賭博解禁，並非沒有理由，禁與不禁還不是一樣？

解禁繳稅，理所當然，納稅人多少可以減少一些負擔，對開賭的，根本沒有影響。

擺設檔口開賭場，如果不繳黑費，不可能開得成的。與其這些「黑費」流入少數人之手，不如收歸庫房充裕財經。

港府目前鬧窮，據憲報透露，建議推出一套「博彩新法」，以取代目前的「獎券」，在個人看來，「獎券」不被吸引，這套「博彩新法」，或者會比現在出售的獎券，「生意會好些」。

不過，有一些問題也許港府未會考慮到的。譬如說：政府徵稅，只要合理，不會有何非議，政府開賭禁，向賭檔徵稅，也是理所當然。

如擺賭作莊，讓民眾投注，將會騰笑國際，堂堂政府機構，豈可效法賭徒？

立法諸公，在修訂博彩條例之際，我很希望顧全香港的聲譽。

「獎券」之設，目的在籌募福利基金，人們對獎券興趣減少，倒不如將公益金限額（目標）提高，受益於公益金的社團是否符合，不妨嚴格審查，若干社團，基本上也不適宜由公益金補助。

我認為這件事——博彩新法，實在使公眾費解，與其用這種類似「四重彩」的投注，取代「獎券」，與擺賭實在沒有多大分別，倒不如由港府宣佈解除賭博禁令，劃出一個區域，將所有各式的賭集中在一起開設，徵收賭博稅，比較上說起來體面得多，而且港幣也不致於大量流失在澳門賭場，豈非一舉三得？何樂而不為？不知各界人士以為如何？對我個人來說，並無損失可言，讓無數窮人，不再為了想發達，去塑造富翁了。請請！

韋思義上

近年兇殺案件大增與偷渡紅衛兵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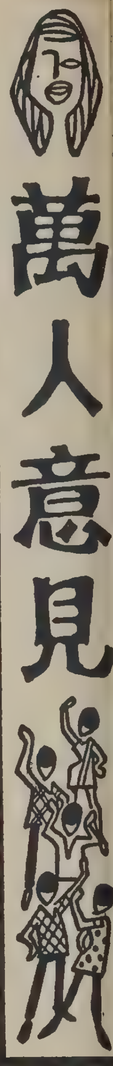
編輯先生：

香港以彈丸之地，容納超過四百萬人口，良莠不齊，在所難免。其中有少數在一九六七年中國大陸發生所謂「文化革命奪權運動」中佔重要地位之「紅衛兵」青少年分子。他們其後遭受「鳥盡弓藏」迫害行動，拼命游水偷渡從大陸逃來香港，尋求自由，本屬人之常情，未可厚非。但到港後，人地生疏，求職不容，同時物慾引誘及過去多年來在大陸所受之非人生活，目覩（甲）五光十色之色情電影書刊及色情架步，（乙）半公開之賭檔，（及丙）毒品充斥市面。一經沾染，壯志消沉，好食懶飛，不能自拔。唯有出作無本生涯之搶刼行為，稍加抗拒，便暴露其在大陸所受之鬬爭兇殘手段，橫加殺害，此為近年來之兇殺案每年百餘宗之所以然也。經過港府以統計數字為證，指出香港治安之敗壞，尚不及世界各大都市，着市民不必大驚小怪，遂令此等初生之犢，更為狂妄。

而近五年來，凡屬善良市民及有遠見之人士都痛心疾首，大聲疾呼，罪犯猖獗，要求政府嚴刑峻法，對付匪徒，以求早日恢復社會秩序。唯是政府「諱疾忌醫」，採取拖延政策，不肯採用標本兼治方法，一面以教育下一代從培養德性着手，但十年樹人，專家並非不知，所謂「急驚風遇着慢郎中」，勢必誤事，須同時從治標方面着想，修改法例，施行「笞刑體罰」及重判積犯，雙管齊下，始能收嚇阻之效。乃政府只知在表面上維持香港執行「禁娼」及「禁賭」政策，而事實則「私寨」式之色情架步，巧立名目，日新月異，連醫學上之「物理治療」亦被引用，不被干涉，其餘大檔雞竇在各區林立，狗馬外圍現場賭博，公開登報在公共場所之茶樓餐室酒家茶烟免費招待，開賭者目中無人，而港府亦視而不見。皆因執法之公務員，貪污枉法，勾結，縱容色情販子及黑社會分子經營黃色架步及賭博場所，更有財迷心竅，勾結毒販，稱兄道弟，使毒品充斥市面，使香港馳名國際成轉口毒埠。上述種種，並非空中樓閣，有已定罪服刑之警司、探長供詞為證，而毒玫瑰之警署逃脫及大毒梟之由港潛逃前往台灣，被捕落網，供出內幕，皆事實也。更麻煩港督「御駕親征」，前往新加坡作私人訪問，尋求解決嚴重之「罪惡問題」，可見「刼殺案雖然增加，但猶未倫敦罪案之紀錄」之見解，乃屬一種自我告慰，不足為訓者也。

做成今時今日香港罪惡問題之嚴重，既如上述，其解決方法，唯有採用嚴刑及教育之雙管齊下辦法，方能收效。對於毒品入口及零沽，繼續努力由兩個部門負責掃蕩，杜絕流弊。至於非法賭檔，所有大小黃色架步，黃色及暴力電影刊物，多年來祇尚空

萬人意見



蔣公百日紀念 國民謁陵如潮

從十四日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一波一波的人潮湧向桃園大溪慈湖賓館，恭向蔣公陵寢行禮致敬。

總統蔣公逝世已經一百天了，國喪期滿之後，全國國民佩帶的黑紗雖然取下來，但是內心的哀傷無時或已，十四日是蔣公逝世百日之期，大家自動地到慈湖謁陵。

慈湖，這一爲中國人所永誌不忘的地方，已可嗅到盛夏的氣息，蟬聲鳥鳴，垂向碧綠湖水的楊柳，隨風搖曳的修竹，湖光山色，清幽異常。蔣公生前時常駐蹕此地，身後又成了他老人家暫厝的福地，山水有知，亦當慶幸能常伴這位民族救星了。

寬廣約五公頃的慈湖，泛着一片碧綠，游魚歷歷可數，除了偶有三五鳥羣飛過湖面，漾起幾圈漣漪之外，湖上一片寂靜。靠近賓館的岸邊上，一艘蔣公生前喜愛的遊艇，被安放在一個臨時搭成的架子上，前往謁陵的人，睹物思人，悲傷淒涼之感油然而生。總統蔣公再也不會像以往那樣，泛舟湖上，拍手招呼湖中的游魚了。

虔誠恭敬的人羣，包括政府公務人員、工商界代表、劇界人士、海外歸僑以及邊疆同胞，由一輛一輛的大客車載着，從各個角落來到慈湖，默默地站在蔣公靈前行三鞠躬禮，並繞靈台一週，人雖然多，但是沒有一點聲音，賓館天井內四棵桂花樹上發出的蟬鳴，竟然感覺特別刺耳。

慈湖賓館是中國傳統的四合院建築，蔣公的靈台恭奉在正廳的中央，上方是蔣公的遺像，慈祥和靄，他老人家雖然已離開我們了，但是他的精神，他的慈愛，永遠留在每個中國人的心裏。

一位侍從人員指着陵寢壁爐上的鮮花及水果說，這些都是老先生生前最喜愛的，壁爐上放着一大盆含苞待放的白玫瑰，兩瓶新加坡名種素蘭，還有兩盆水蜜桃。

他說，水蜜桃是武陵農場的產品。老先生生前關懷退伍軍人，他們爲了感恩報德，所以特別在蔣公百日之期把剛熟的水蜜桃採下來，敬獻在蔣公靈前，以表心意。

白色的迴廊，白色的大理石地板，似乎泛着幽幽的淚光，謁陵的人也含着淚水，他們默默地行禮，面對靈台及遺像，大家似乎都感覺到，他老[illegible]，從來沒有比這一刻更與他老人家接近。

黑色花崗石的靈台，纖塵不染，上面鐫刻的黨徽，閃着光輝，這位畢生盡瘁於國家民族的偉人，雖然是眠於斯，但是他老人家已永垂史冊，一言一行，億萬世炎黃子孫都永遠銘記在心。

退出陵寢，沿着迴廊隱約可以看到賓館裏面的擺設，幾件座椅、茶几、床具、書桌、歷歷可見他老人家生前樸實簡單的生活情況，這位曠世偉人仁民愛物的胸懷，從這些小地上表露無遺。

謁陵的人羣行過禮後，沿着小徑退出賓館，緩步離開，但是大家頻頻[illegible]然只有幾百公尺，但在感覺上似乎非常漫長，有形的領袖離我們遠去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聲音笑貌以及永久不朽的精神，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再見，蔣公」，每位謁陵的人心中這樣默念着：「他年此時，奉安大陸以後，我們再到南京去謁陵致敬。」

不僅小徑是漫長的，從台北到慈湖的路更是漫長的，因爲內心的哀傷，使每位謁陵者都有舉步維艱之苦。但是從慈湖到南京的路卻是很短的，每個國民因爲蔣公逝世而凝聚的精神力量，勝過百萬雄師，老毛的極權統治，必將被我們的正義之師所推翻，重建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博彩新例與擺賭沒分別 倒不如宣佈解除禁賭令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沒有半點嗜好的人，對任何嗜好，我不反對，我認爲：任何一個染上嗜好的人，浸沉過久，終有一天會回頭、悔改，例如：過去有一慈善機構，每年以一座洋樓作頭獎。後來，給人們知道：攪珠搖彩，永遠搖彩，永遠沒有頭獎。

不過，洋樓確是有的，給人名爲租賃，實際上那個住客知道這搖彩玩意，將這層樓霸佔了去。

於是，此後也不發行獎券了！可能由於這些情況傳開，任何博彩遊戲，多少受此影響。儘管標新立異，看來，也只能奏效一時。

賭博爲害，戕賊心志，造成墮落傾向，本來是不可爲訓的事，不管任何國家，如屬廉能政府，對於賭博，懸爲禁例。

香港有不少人主張開放賭禁，港府從未接納。事實反映，香港的賭博，僅不過比英國差一皮。

英國是不禁賭，稱爲博彩，除了有賭博的公司賭波，賭政治得失之外，街頭巷尾，賭攤到處可見。

香港僅差沒有公開的賭博公司，街頭巷尾間中有些賭「魚蝦蟹」而已，雀局已不稱爲賭博，美其名「蔴雀學校」，其他不公開的大檔，據說與澳門的賭博公司類似，分佈港九各地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事後，我軍在戰場上檢獲敵軍第二十一聯隊一軍記事冊，冊中記載云：「此次作戰以來，正面敵人攻擊猛烈，戰鬪力極強，證明中國軍隊愈戰愈強的宣傳，是非虛語。因敵方攻擊強烈，我方傷亡慘重，實在寒心。」

從上述兩項文件，足證日寇此役傷亡犧牲之重大，我軍作戰之英勇，此種高昂之鬪志，已令日軍膽寒心驚。

崑崙關之得失，在軍事上之重要，前文早已論及，最高統帥檢討戰役，論功行賞，邱清泉榮獲四等寶鼎勳章，並升任第五軍少將副軍長；且對於此役作戰最力之第五軍，除撥欵九萬元犒賞外，復致電杜聿明軍長嘉獎：「該部激戰兼旬，摧破頑寇，克服崑崙關要點，殊堪嘉慰；仍仰飭屬再接再厲，以竟全功為要。」

新二十二師於戰後奉令移柳州整訓，邱清泉於廿九年一月十九日，由前線乘座車返桂林途中，不幸與卡車猛撞，隨行陳副官與司機當場斃命，邱則頭部撞碎玻網，上唇為玻璃割裂，血流如注，因昏厥不省人事，所幸為過車救起，送入修仁縣立醫院急救。不數日轉入桂林省立醫院，施以手術縫合。

在院療養月餘，日以閱讀詩史消遣，且曾以「克崑崙關」為題，作五律記其事云：「歲暮克崑崙，旌旗凍不翻，雲開交趾地，氣奪大和魂；烽火連山樹，刀光照彈痕，但憑鐵和血，胡虜安足論！」

住院休養、移柳整訓

邱清泉為詳加檢討敵我之優劣點，在住院休養期間，曾作冷靜之分析。認為日軍之最大優點，士兵經過良好訓練，故能單獨作戰，而且善於利用地形地物，構築工事極為堅固，下級幹部指揮能力甚強，執行命令甚為徹底，故士卒作戰，寧死不屈。而其唯一缺點，為輕敵心理作祟，以為我軍不值得一擊，故每每先發制人，使我不及防備，倉卒應戰。由於敵方忽視情報，崑崙關之戰，其失敗之癥結即緣於此，蓋我急調部隊增援，使敵事先不知情況，故經接觸，即被陷於被動，且兵力過於分散，每逢正面作戰，因兵力微薄，便形成疲於奔命。

我軍此次獲捷之主因，當為戰術運用成功，以迂迴包抄方式，配合正面攻擊，達成關門打虎，甕中捉鼈之任務，其他如機動調動作戰部署，迅速而保密，使敵方毫無察覺；各級指揮官及官兵，皆有拚死殺敵報國之志，發揮不成功便成仁之決心。

進而再研究克敵致果之對策，邱將軍認為敵人常於深夜摸索哨兵，企圖實施各個擊破一網打盡，或以火力或燈誘我射擊，以發現我方位置。為針對其戰術，我軍不妨以虛實方式來對付，他以為若我軍能設假哨蒙蔽欺騙敵人，掩護實力之眞正位置，誘其深入，俟接近我方有效射程時，集中火力一舉而射殺，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每當我防禦時，敵方猛烈砲火配合空軍轟炸，國軍若堅守陣地，勢必傷亡慘重，邱將軍認為今後我方據守山嶺地帶，山頂高峯祗須以少數人監視，運用重火力控制即可，主力宜掩蔽反斜面為原則，藉以減少傷亡；對敵攻擊時，事先應作詳細而周密之計劃，宜注重優勢火力，予敵人致命之打擊，決不打無把握的戰，應採取先包圍後攻擊之基本原則，平時必須研究鑽隙、迂迴、伏擊、截擊等戰法，以為戰場運用之需。

邱將軍軍學修養淵博，作戰經驗豐富，實非平常人所能望其項背，每論及兵略與作戰方法，總是滔滔不絕，類似夫子之講學，對孫吳兵學與東西重要戰史，常能講解無遺，並作正確之批判。

新二十二師移防柳州整訓時，他為檢討敵我雙方優缺點，進而研究克敵對策，特辦戰術研究班，集合營團長幹部作集體研究，以為今後對敵作戰之參考。是年五月，邱清泉升任第五軍副軍長後，因身居副職，責任較輕，乃請假回故里探親，除侍奉老母外，偶而或寄情於名山勝跡之間，或與詩友把盞吟詩，詞藻美麗，且氣魄雄偉，有大將之風。

三十年三月，奉調軍訓部第十六補充兵訓練少將處長，兼重慶第三警備區司令。邱清泉以為戰時物價飛漲，薪餉微薄，副食費不足以維持基本營養，訓練壯丁補充前線部隊作戰，戰鬪技能之訓練固屬重要，而體格之培養亦不能忽視。他鑒於德國政府在戰時，嘗提倡農莊住宅（Homestead）政策，諭知人民在住屋附近設廐舍並留空地，以飼養畜禽及種植菜蔬，藉收增產之效，特規定以連為單位，利用駐區空地種植菜蔬及餵養豬羊，以比賽之方式，凡超額者給予獎勵。夏間，蔣委員長召集軍事會議時，會命令各出席將領，會後參觀該補訓處，大家實地觀摩，目睹營地菜蔬畦畦，肥豬圈圈，士兵個個身體強壯，精神飽滿，皆稱讚不已！

時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將軍，參觀之餘，對邱清泉能獨出心裁，在物力維艱之際，重視士卒生活，建樹極為難得，內心非常欽佩，故堅請襄贊戎幕，邱以盛情相邀，欣然應命，三十一年初，經軍事委員會命令發表，調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副主任。由渝赴西安途中，會順道參觀成都軍官學校及步兵學校，以作施教之參考。

先是西安行營顧主任以為關隴居川蜀上游，第十戰區部隊皆新編成，戰力薄弱，如日寇由晉竄入關中，或共黨居心侵犯，乘虛南下，皆足動搖抗戰基礎。又以胡宗南久駐秦隴，尤為共黨所畏憚，人地最宜，乃建議政府令胡將軍統十七軍團所部移駐關中，固守河防，兼顧晉隴，屏蔽川蜀。（十二）

行擗涯。」

因目擊公使館的卑劣行爲，反而對於孫先生寄予同情的公使館女管家霍維夫人，通過使館的佣人柯爾將電文的內容告訴了孫先生。

第二天（十七日）早晨，柯爾將孫先生的書信藏在搬送火爐用煤的簍子裏帶出去，替孫先生擔任了和外界聯絡工作。

康德黎展開營救活動

康德黎的家裏，在這一天的晚間十一時左右，接到了一封匿名書信，內容是：「你的友人，在禮拜天被清廷公使館所監禁；公使館要將他解送回國，大概會判處死刑……這個朋友的名字，好像是叫做孫逸仙。」這封匿名信，比孫先生自己寫的信到得快一點，這是柯爾要他太太寫去的第一次情報。

康德黎接到這封信之後，便從第二天早晨起展開了營救活動。

首先，去到馬格里家裏拜訪，馬格里不在；於是，馬上轉往就在附近的梅爾蓬巷警署，說明有這麼一回事；繼之，又跑到蘇格蘭場警署，向主管警官告發。

康德黎順便又去拜訪孟生博士，孟生也是孫先生在香港時代的老師。在孟生那裏剛好遇到柯爾，柯爾原先是去康宅，聽說在孟生這邊，故而趕往見面，給帶到了孫先生的兩張名片，潦草地寫着請託營救的傳言，柯爾並且告知：「公使館指孫文是瘋子，要在兩天之後的星期二，雇船護送前往中國。」

於是，康德黎和孟生兩人，再去蘇格蘭場警署，並且進一步向英國外交部及倫敦泰晤士報申訴。孟生更往清廷公使館拜訪，但在門口被擋了駕；兩人乃雇請偵探，在公使館外面加以監視。

研究革命理論

孫先生的老師康德黎和孟生兩人，向英國外交部報告監禁事件，是在此事發生後一個星期的星期天——一八九六年十月十八日。

由於碰到了星期假日，加上又拿不出確實證據，所以警察當局最初是疑信參半，因而囑康德黎於第二天—十九日，提出案情報告，據以展開調查。結果，查出公使館已經包租了解送孫先生的船艙，確屬事實，於是立即報告外相沙里士堡侯爵。

此後，英國政府的行動，確實是表現得非常高明。

孫先生在他手著的「倫敦被難記」中，說得很眞切：

「余初不料竟被幽於倫敦中國使館；更不料因此轟動政界，甚且由英政府出而干涉，以要求彼使館之保釋。」

英國政府採取行動

實則，在此之前，清延駐英公使館曾經根據「香港緬甸交犯約定」和「中英條約」，照會英國外交部，謂有重要人犯孫文前來英國，要求逮捕。但英國外交部則以條約的範圍只限於緬甸等地區爲理由，予以拒絕；因爲有這一段過節，所以清延便採取了自行加以監禁的行動，硬幹到底。

英國政府認爲這個事件侵犯了國家主權，並認定是涉及基本人權問題，所採取的措施雖然很審愼，但是態度卻極其強硬。

第一個步驟是爲謀不讓事態擴大而能達到促使釋放的目的，所以採取非正式折衝途徑。但是等到了解了不能達到預期目的的時候，便打算依據國內法（人權保障法），由法院命令強制釋放。在這個期間，並派出六名官員配置在公使館的週圍，對於附近一帶警察，都發給了孫先生的照片，防範從公使館將孫先生帶出去。

然而二十二日，中央刑事法庭拒絕了行使「人權保障法」，結果，外交部只有當作正式外交問題來處理，由外交部次長致函公使館參贊馬格里，命令其提出報告，同時並通告：「公使館擅自逮捕、監禁政治犯，超越了外交特權範圍，外交部要採取必要的干涉措施。」

針對這個通告，清廷公使館提出了反駁意見：「公使館內，是大清國的領土。孫文是自動進入使館，使館將拘留，英國當局沒有干涉的權利。」

社會輿論發生作用

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決定性作用的是社會輿論。

「地球報」記者，於二十二日訪問了康德黎，晚刊對於孫先生被監禁的消息發表了特稿，加以報導，激烈的大標題——「驚人的重大新聞」「革命家在倫敦被誘拐，監禁在公使館」，社會輿論爲之沸騰。

「中央新聞」和「每日郵報」記者，在訪問了康德黎之後，直接前往公使館，要求訪問孫先生，由警務官鄧廷鏗出見，力辯沒有這個人，並指「地球報」的報導是造謠：「中央新聞」記者告訴他說：「如果還不釋放的話，將會有幾千人包圍公使館。」

國父終於獲得釋放

二十三日，英國外相沙里士堡照會清廷公使龔照瑗，請從速釋放孫先生；下午四時半，外交部有關官員進入使館，才將孫先生釋放出來。這時，在使館週圍，已經圍攏了很多激動的市民。清廷公使館收到國內滙來租船經費七千鎊，是在孫先生被釋放的第二天，這個錢如果早點滙到，則孫先生也許已經被解送回國去了，這眞正是間不容髮。



國父遭清廷駐倫敦公使館扣留，被釋放時情形。

中國抗戰實錄【36】

辛亥革命與日本

我還牢牢地記得總理說：「革命黨的青年，應該不計名位，而要爲革命任務犧牲奮鬪。美國建國英雄華盛頓，也並不是由他一個人的力量造成的，而是由於千千萬萬無名的華盛頓共同奮鬪，爲他們的領袖華盛頓犧牲而造成的。我們革命者，不是要成爲有名的華盛頓，而是要成爲無名的華盛頓——無名的英雄。」我聽了這個訓示以後，就立定了志願，要實踐這個訓示，決不辜負總理對黨員的期勉。（註：蔣總統——「我們復國的精神志節和建國的目標方略」（一九六三・十一）

由於和國父的見面，蔣總統走向革命的路線，更加明確地做了決定；儘管等待着革命時機成熟的心境已經到了非常焦灼的程度，但仍然在這一年的十二月，進入了新瀉縣高田（現在的上越市）的野砲兵第十九聯隊。

國父倫敦蒙難

現在將話題轉移到國父孫中山先生。孫文這個姓名，以一個革命家的身分揚名於世界，是由於甲午戰爭結束後一年——一八九六年在倫敦被清廷駐英公使館監禁事件所造成。這個事件，不僅使孫先生聲名遠揚，也不僅使有志於革命的中國青年們熱血沸騰，而尤其重要的是英國在當時爲了迫使清廷公使館釋放孫先生所採取的行動，告訴了人們什麼叫做近代國家，什麼叫做正義。

如前所述，蔣總統也是由於聽到這個事件，才曉得有孫文其人的一個青年。這個扣人心弦的眞實故事，是在他十九歲肄業於箭金學堂時，從漢學家顧清廉老師那裏聽來的。

孫先生於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之後，下一年的十月，在廣州發動第一次革命起義失敗；其後，經日本避往美國，再下一年——一八九六年九月三十日，由紐約首途，前往英國。

清廷通令一體緝拿

在這個時候，清廷已經給孫先生扣上了「粵省要犯」的帽子，指爲首謀叛亂，通令駐外使館一體緝拿。所以，當孫先生離美赴英之時，清廷駐美公使便立即通知了駐英公使龔照瑗，龔照瑗乃委託司奈特偵探社跟蹤調查，策劃逮捕。

這個偵探社，在孫先生到達的第二天——十月一日，便迅速地向公使館參贊馬格里（英國人）提出了如下的報告：

「九月三十日中午，在普靈斯碼頭下船，只有一件行李，從利物浦密德蘭車站乘下午四時四十五分火車，當晚九時五十分抵達倫敦聖班克拉司車站下車，改乘一二六一二號馬車，投宿於斯屈朗路之赫胥旅館。目下，在我們的監視之中。」

對於這一情況，孫先生當然是矇在鼓裏，一點也不知道，只顧參觀大英博物館，遊覽名勝古跡，以及前往在覃文省的康德黎老師家中訪問，經常埋頭於閱讀康氏的藏書。康德黎曾經是孫先生以前在香港西醫書院（香港大學醫學部前身）肄業時的老師，其後，爲營救孫先生脫險，盡了很大的力量。

被挾持禁閉於公使館

孫先生墮入清廷駐英公使館的陷阱，是在十月十一日的星期天。上午十點半左右，走出大門打算到教堂去，在路上碰到三個中國人，以請往喝茶爲由，相偕進入公使館，一直走進了大門，還沒有察覺到就是使館，隨即便被挾持禁閉在三樓一個窗子上裝有鐵柵的小房間裏。

當時的情況，在孫先生手著的「倫敦被難記」（原著爲英文，有日譯本）裏面，記載被誆騙進入使館的情形很詳細；但清廷公使館員吳宗濂（後來曾任駐荷蘭大使）留下來的「隨軺日記」，則稍有不同。據說孫先生在被監禁的前一天，自行到過使館，遇到隨館學生宋芝田，詢問：「有沒有廣東人？」於是有廣東出身的四等翻譯官兼警務官鄧廷鏗出來答話，談得很起勁；孫先生自稱姓陳，名載之。在告辭的時候，拿出金錶看看時間，鄧廷鏗要過錶來看了一下，發現上面刻有羅馬字 SUN（孫），鄧廷鏗心裏在想：「這下可太好了！」但卻絲毫不動聲色地說：「明天還來不來？一起到碼頭上做生意的廣東人那裏去玩玩吧！」孫先生很高興地答應了。

第二天，孫先生如約到來，吃飯之後，馬格里假裝介紹參觀館內狀況，而將他引誘進了事先準備好了的空房間。

不過，這個公使館方面的紀錄，一般認爲是爲了掩飾強迫誘拐的事實，而故意製造出來的。

被監禁着的孫先生，爲了想和外界聯絡，潦草地寫了幾句話交給看守人；又把寫好的紙條裹着硬幣，試圖從窗子上丟出去，但沒有如願。

監禁到了第六天的十六日，由清廷發來電報給公使龔照瑗，對於將孫先生解送回國之事指示如下：

「爲了租用駛往廣州的商船，望採取最佳辦法。餉欵七千鎊，即由銀

値得爭，要爭的就是爲國家多出點力，早一天把國家建設成富強康樂的國家，我們共產黨今後一定在蔣主席領導之下，爲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努力。」

在座諸人聽了一齊鼓掌。

毛澤東又說道：「剛才舜生說今後不要再見於戰爭，我更可以向各位擔保，再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我們自從在北京分手，二十幾年來始終未見到面，政府又一直喊我們是朱毛匪幫，諸位老朋友可能以爲毛澤東已變成了一個紅髮子藍眼睛的強盜，實際上我非常膽小，聽到槍聲就上不去焉，怎麼能肯再打仗，大家放心吧！只要毛澤東仍然是中國共產黨主席，中國不會再打仗就是了。」

在座的人又一齊鼓掌，這次鼓掌更響亮，只有周恩來雖然循例鼓掌，但是頗有所思。

吃飯中間，左舜生笑着說道：「老庚，我上次去延安想見見尊夫人，你不讓我見，這次總算見到了，果然是絕代美人，你的艷福眞不淺，我要敬你一杯。」

毛澤東乾了一杯酒，說道：「老庚，上次在延安我沒有讓她同你見面，你知道爲什麼？」

左舜生說道：「我也就是不大明白，我這人又不是羅隆基？」

毛澤東擺手道：「別開玩笑哩，那是這樣的事，我不讓她同你見面，是因爲當時沒有名份，在我們那邊互稱同志，原無所謂，同你見面總要有個稱呼，沒有辦法介紹，所以未同你見面，千萬可不要誤會。」

大家又一齊大笑，一餐飯吃的非常熱鬧，說說笑笑結束了宴會。

臨行時，主人送到門首，逐個與毛澤東握手，到了左舜生，毛澤東說道：「老庚，希望你不久再來延安，我要好好地招待你。」

左舜生笑道：「老庚，你還回延安嗎？」

毛澤東不覺怔了一下，馬上又笑道：「回去總要回去的，也許很快就會再來。」

周恩來也怕毛澤東說的太露骨，一經報紙刊出，無法收場，當時插嘴說道：「延安到重慶只是半日路程，諸公隨時可以去，我們隨時也可以來。」

許多人明白周恩來在插科打諢，一齊打個哈哈，結束了宴會。

毛澤東回到桂園，見藍蘋正在聚精會神看晚報，伸頭看看，原來是報導何應欽在南京受降經過，當時拿過來看了一遍，長嘆一口氣。

藍蘋說道：「我們怎麼不派代表參加受降。」

毛澤東說道：「張文白告訴我，本來政府要我們派代表參加的，是陳誠極力反對。」

藍蘋問道：「陳誠爲什麼反對呢？」

毛澤東苦笑道：「陳誠說我們未曾抗戰，因此，就沒有資格參加受降。」

藍蘋說道：「這也未免太過份了。」

毛澤東說道：「陳誠爲人誠然過份些，但要不是朱德發出了兩封電報，事情還有轉機。」

藍蘋問道：「那電報不是你發的。」

毛澤東連忙打個手勢，說道：「這話可不能講，張文白也問過我，我一口推到了朱德身上。」

藍蘋說道：「陳誠這樣同你作對，我眞害怕。」

毛澤東笑道：「我已經有了應付之道，無非是多磕頭，多說好話，沒有別的，自然能渡過一切難關。」

又過了幾天，適逢九一八十四週年紀念，在重慶年年都有九一八紀念會，但以今年最爲熱鬧，因爲淪陷了十四年的東北四省，今年是一定收回了。紀念會在參政會舉行，參政會更將歡迎參政員毛澤東的大會合併舉行，所以更加熱鬧。

九點鐘，毛澤東就由周恩來、張治中陪同一道去了參政會，大廳已坐滿了人，大多數都懷着好奇心，要看看毛澤東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樣，只見毛澤東面黃焦瘦，坐在台上不斷咳嗽，許多未見過毛澤東的人，開始在下面交頭接耳，有人說：「看毛澤東的外表好似很斯文，不像一個殺人的魔王，聽說他一次殺上數百人，連眉頭都不皺。」

有人接着說道：「看人不能專看外表，你以爲個個殺人王都是紅眉毛綠眼睛嗎？」

又有人看見毛澤東在台上不住咳嗽，說道：「老兄怎麼咳嗽的這麼厲害。」

有人接着說：「當然是抽烟多了，你沒有看他抽的烟紙都不離口。」

旁邊又有人笑着說：「什麼抽烟抽多了，這是癆症，是腎虧引起虛火上升。」

一句話說得許多人恍然大悟，一齊點頭說道：「一點也不錯，正是腎虧，他搞了一個比他年輕二十二歲的女明星，不得虧症眞是奇跡了。」

就在下面人議論紛紛時，主義副議長張伯苓宣佈開會，張伯苓致詞先從九一八說起，然後談到整個國家形勢，張伯苓說道：「當九一八事變時，全國上下悲痛莫名，都要求政府即時派兵與日本宣戰，收回東北。但最高領袖蔣委員長不爲所動，一面抵抗，一面埋頭建設，如果我們要在九一八發生的就同日本正式宣戰，國家的命運就眞難說了。」

全場聽眾一齊點頭，表示同意。

張伯苓又說道：「以後幾年，日軍謀我益急，蔣委員長處境更加艱難，對外要抵抗日本侵略，對內要安撫各方面的反對，眞正目標是埋頭建設，一直支持了六年時間，受了許多人的誤解，誣衊，甚至公然武裝反對，但最高領袖憑其堅強不拔的毅力，終於達到了預定的目標，及至蘆溝橋砲聲一響，馬上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在領袖領導下對日抗戰，終於取得勝利。」

全場當時響起如雷掌聲，毛澤東也拚命拍。

張伯苓說道：「所以我們要絕對相信最高領袖，只有領袖能領導我們渡過八年抗戰的難關，今後更能領導我們邁上建國的大道。」張老先生結束了談話之後，又響起震耳的掌聲。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回到房內，以為藍蘋睡着了，過去想抱着親一下，誰知臉還未貼上去，被藍蘋一手推開，仔細看看，藍蘋眼睛都哭紅了。當時吃了一驚，問道：「你哭什麼？」

藍蘋擦擦眼淚說道：「我剛才已想到上吊，只是樑頭太高，我上不去。」

毛澤東嚇得魂不附體，上去抱住藍蘋說道：「這是為什麼？大喜的日子說這種話。」

藍蘋說道：「什麼大喜，大哀是真，我們的一切希望，都被活曹操一片話破壞了。」

毛澤東知道藍蘋全聽了活曹操的談話，當時說道：「你不能怪林老，他只是報告延安那邊的情形，實在還是為我好。」

藍蘋說道：「你以為活曹操說的話都是真的嗎？」

毛澤東愕然道：「怎麼會假？」

藍蘋說道：「依我看，全是活曹操造出來的，[illegible]起浪花，不用說上邊有彭總同劉少奇，就是賀龍、王震也鬬得過他，他怎麼能跑到延安鬧事。」

毛澤東點了點頭，說道：「夫人之言，頗有道理，但是林老造這種假消息幹什麼呢？」

藍蘋道：「這個道理很容易明白，在延安的人，都不願意你留在重慶作官，你作了官，他們怎麼辦！個個都來作官嗎？」

毛澤東搖頭道：「那來這麼多的官給他們作。」

藍蘋道：「所以他們就盡量從中破壞，不讓你作官，仍然回去延安同他們搞在一起，暫時總可以呼風喚雨，稱孤道寡，至於將來，大家一齊死就是了。」

毛澤東點點頭：「分析的很對，我要重新考慮。」

藍蘋道：「你聽我勸，不要受活曹操的捉弄，無論怎麼說，我們就是不回去，大不了脫離共產黨就是了，你不是一心一意要加入國民黨嗎？不說維共產黨，怎能加入國民黨。」

毛澤東笑道：「國家大事明天再談吧！天真不早了，別誤了春宵一刻。」

第二天，毛澤東到了中共辦事處，召集高級頭目開會，商量與政府會談，同時又展開各項活動。

在重慶的「少年中國學會」舊會員，也舉行一次歡迎宴會，但人數不多，只到了兩桌，主人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客人也只得毛澤東一人，周恩來陪了一同去，到了地方，周恩來笑着逢人打招呼說：「我雖不是少中會員，卻是少中之友，也應當可以參加宴會。」

許多人不知道毛澤東願不願周恩來在座，都看毛澤東，毛澤東點點頭，周恩來便擠着入席。

主人方面左舜生致詞歡迎，說道：「二十七年前，我們一羣朋友組成少年中國學會，本意是以科學民主建設新中國，二十幾年來，事與願違，許多人因政見不同變成了敵人，互相斫殺，到現在國家已經由弱變強，今後更要由窮變富，希望一般少中老朋友都能秉當年的意志為建國而努力，如有政見不同，也只能見之於議場，不要再見於戰場。」

主人致詞之後，毛澤東以客人身份起立說道：「剛才聽到舜生的話非常感動，我們這批老朋友分手二十幾年，有些人一度還成了對頭寃家，實在是很不幸的事。大家過去是為了救國而鬬爭，今後要為了建國而合作，從今之後，我們沒有什麼問題再

關。」

劉凡邊說邊看看陳紅英，她是他的愛人，是中文系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文化水平不高。她在二萬五千里長征時立過功，照顧過毛澤東第二個愛人賀子珍，其中賀子珍所生的兩個小孩子是陳紅英拿去送給人的。後來江青同志篡了賀子珍的位，她就跟現在的愛人劉凡結合。劉凡也是棗園訓練班出身，就過警衛團，金字招牌。一九五一年，在黨的安排下，兩人同時分配到福建師大。陳紅英同志的弟弟陳正東，現在是學校中的人事科長。

一九五四年的肅反運動中，全校師生亂了好一陣，卻揪不出一個反革命份子，後來祇有把幾個承認讀過胡風文章的學生鬬爭幾次，才算了事。正好中央來的肅反小組成員，是陳紅英長征途中的老同事，他們回到中央，在彙報總結成果時，替福建師大黨委說了很多好話。

「這不好……」

劉凡正想叩擊桌面，他看到了陳紅英的眼睛正盯在他手指骨節上，就把手輕輕放在桌子上，尷尬地用左手摸摸右手指上的硬繭，對她笑笑。

「同志們，眞是不好，我在懷疑，周恩來同志曾經說過，我國的知識份子有百分之四十是進步份子，百分之四十是中間份子，百分之十五是落後份子，其他百分之五是反革命份子，那麼是不是所有的落後份子和反革命份子，都集中在我們福建師大了？大家要細心檢查下，這不好！我們不把『雙百方針』搞好，我們就不能向中央交代。曹興同志，你負責宣傳部，你有什麼意見？」

曹興是校黨委會宣傳部部長，戴着一副深度近視眼鏡，小資產階級出身，清華大學畢業，是國民黨時期中搞學運的老手，白白胖胖的很有文化氣息。他站起來，先清清喉嚨，猶豫地看看陳紅英和陳正東同志。他知道陳紅英自己沒有好好上過學，所以最憎恨高水準的知識份子；凡是沒有參加長征的幹部，她一律都看不起，仇視他們，平常，她對大學出身的曹興，就算有成見，動不動就想挖他的根，揭他的底。

陳紅英是師大的太上黨委，這事情學校中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劉凡祇是傀儡。胡風說毛澤東同志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是五把刀子，而現在，陳紅英和陳正東姊弟祇用兩把刀子，把福建師大給宰了。

「剛才書記同志的指示，都是正確的，據我的了解，中國的知識份子的特性，一部份知識份子可以歸納到周恩來同志『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中十個類型裏去，不過他們怕事，祇潛在於意識，不敢表現在形式上，據我知道，雙百方鋒推不動，他們有顧忌……」

陳紅英不以為然的瞄了曹興一眼，輕聲嘀咕着：「周總理的文件我們都學習過了，還提！廢話！」她的聲音正好輕到祇夠她傍邊的曹興聽得到，他不再說下去，無可奈何的看看她，又看看坐在會議桌中間的劉凡，好像拿不準是不是該說下去。

劉凡用手指叩了一下桌面。

「這不好，曹興同志，你怎麼不說下去？你對他們有顧忌，毛主席都說過了，為什麼還會有顧忌呢？這不好！我們一定要他們了解黨的誠意，『言者無罪』，就是這樣，這次運動，不開鬬爭會，中央都已經立過保單了，還會有什麼顧忌呢！」

物理系的支部書記曾鳴站了起來發言：

「曹興同志的顧忌，或者有之，中文系裏有好幾個學生，背着黨員、團黨，話很多，動員他們站出來，就像是要我們上公審大會，推推拖拖的不肯出頭，我想不如先在中文系找幾個有政治覺悟，成份好的學生，領頭貼出大字報……」

陳正東插上一句：

「不是已經貼了好幾張了嗎？」

「是的，陳同志，已經貼了好幾張，貼了也有好幾天了。可能就是那幾張大字報貼壞了，他們才有防備的心理。」

「這不好，怎麼會呢，曾同志？」

「那幾張大字報是我們黨員、團員寫的，『毛主席是偉大的舵手』『根據民主專政的原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等。」

陳紅英詫異地看看曾鳴，問他：

「難道這有什麼不對了，曾同志？」

「這是對的，不過中央的意思，希望他們在這次運動中提出一些對黨的意見來，就像羅隆基、章伯鈞、黃紹竑他們這伙那樣……」

陳紅英轉過頭輕聲問劉凡：

「是這樣嗎？」

「是這樣。」

她笑了一下，喃喃低語：

「天曉得，我連大方向都搞錯了。」

曾鳴繼續往下說：

「我們應該先組織比較接近黨團的同學，提出對黨一般性的問題，比如批評伙食團那一天的菜不好呀，或者對工農子弟照顧得不夠呀，這樣慢慢的把他們的熱情誘導出來。」

劉凡重重的叩擊了一下桌面，說：

「對！我們就這樣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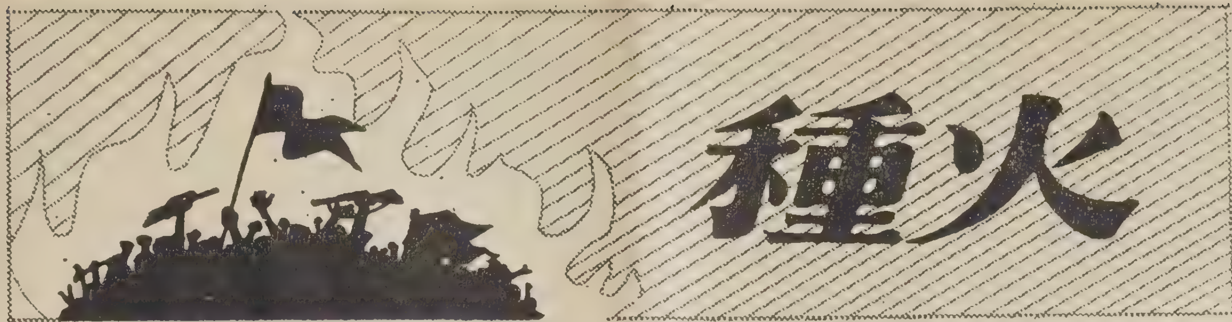
組織部部長楊風帆又站了起來。

「書記同志，我還有一點意見。我肯待我們應該在教授方面再多下點功夫。據我所知，那些落後份子的傾向，是學問第一，他們對教授的尊敬，要比對黨多些。教授動員起來了，他們也一定會跟着把運動搞熱。」

「這不好，楊同志，學生中有這種傾向不好，我們一定要把他們糾正過來。但這是以後的事情，現在第一個緊急任務，是散會後，各系負責的同志，馬上按照曹支委的方法，組織系裏積極性高的學生，不過千萬要注意成份，可不能弄出毛病來。動員教授的工作，由楊部長負責，要做很仔細，我們不能讓人家說黨的閑話，客氣一些，懂不懂？現在是開門整風，他們算是客人，這次要用大紅請帖去請他們來。最好是你自己親自登門去請，不要跟前天那樣差遣幹事去就算了。」

第三天上午，黨委會會議裏，教授們擠在一堂，正在進行第二次座談會。

第一次座談會是失敗的，除了劉凡傳達了整風指示，黨委會的高級幹部輪流的報告了雙百方針的意義和外省市，特別是北京地區的鳴放運動概況外，沒有一個教授發言；座談會變成了政治時事學習會議。



〔一〕

林學政

第一部

一

春雷驚蟄。

來自西伯利亞的寒流漸漸遠去。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毛澤東同志在第十一次擴大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給黨帶來新的希望；雖然它是來得遲了一點，但並不太晚，更恰當地說，它來得正是時候。

這是一篇冗長的報告，其中最重要的部份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幾個論題上。

黨史無前例的提出了這樣富於人性，充滿自由氣氛的政治報告，特別是出之於毛澤東之口，它的意義也就更爲深長與肯定了。

對黨來說，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很多學術上、思想上的問題，本來就應該攤開來討論的。

這個報告震撼了所有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的心靈。他們體會到春天的確已經來臨，離開解凍的日子已有不太遠。

黨中央爲了消除知識份子的疑慮，以「毛澤東思想」爲指導，堅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制訂「整風指示」，開宗明義的說「歡迎非黨員參加，幫助黨的這一次整風運動」，並且具體規定這次整風採取和風細雨的方式，不開批判大會、鬬爭大會，要「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保證「不論錯誤大小，除最重違法亂紀者外，一概不給以組織上的處分。」

無可置疑，雙百方針將使黨新生，中國的民主專政的遠景，一如初升旭日，瑰麗、壯偉、令人眩目。

春天是愈來愈接近了！

民主黨派起了帶頭作用，首先鳴放。

青年學生起來較慢，都是後來居上，他們到了五月份，變成了鳴放的急先鋒，尤其是北京地區的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北京醫學院等幾個學校，達到了「波浪兼洶湧」的地步。

黨在鳴放運動中，眞正表現出它的民主和容量，從不干預知識份子自由意志的發揮。

鳴得好！放得好！

到處都是歡呼的聲音，他們說：

「黨開門整風，要變天了！」

二

北京是「天子腳下」的京畿，事事得風氣之先，那裏的學生們正在大搞新五四運動，福州大專學校還像一池死水。

福建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劉凡，對全校師生兩次傳達了中央發下來的整風指示，可是還沒有什麼動靜。

這不好，幾千人裏面難道沒有一個還有高度政治覺悟性的？

他召集了各系的黨支部書記，和宣傳部組織部等的部長，在自己辦公室裏開會。

「同志們，我們落後得太多了，這不好，眞的不好！」

他用骨節突出的右手指，叩擊着桌面，加重語氣的說着：「不好」兩個字是他的口頭禪，同時，右手手指上第二個關節的節骨眼，都長上硬繭，可以想像的，以手指叩擊桌子什麼的，也變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份了。頓了一下，他以涵咏着稜角的眼光，掃射大家一眼，繼續的說：

「現在，同志們，我們先來回憶一下一九五四年進行鬬爭『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肅反運動，也不是繳了白卷嗎？誰能夠相信像這樣的一個大學裏面，連一個反革命份子都沒有！中央的肅反小組白白的到我們這裏來空跑一趟，不是我說，這不好。要不是陳紅英同志跟他們協調得適當，相信坐在這裏開會的同志，沒有一個可以在總結檢討會上過得了

，而紅夷的船則在後面緊急追趕，鄭營的官兵見一隻小船急急地駛過來，定有蹊蹺，乃問明情由後，用繩子將林通繫上了大船，並將林通送到先行副將吳豪那裏，吳豪表示自己是鄭元帥的心腹，林通便把信交給他，他拆閱後吃了一驚！即將林通關在艙裏，不許任何人接近，並將信件藏起，立即去見陳澤，鼓勵進攻鹿耳門，先行立功。其實，他想陳澤落入揆一的埋伏，以瓦解鄭成功的力量。果然陳澤被他說動了，他認爲三軍士氣如箭在弦；同時鄭元帥也叫他觀察虛實，看樣子紅夷不像有準備，相信攻打鹿耳門必定成功，於是下令進攻鹿耳門。

一舉消滅了紅夷

被關在艙裏的林通，已知中計，突然覺得船身大動，即問看守他的士兵，士兵告訴他陳澤已下令進攻鹿耳門。林通於情急之下，不顧守兵阻攔奪門而出，跳下海中，游到另一船旁，被人救起，送到鄭成功面前，林通將紅夷「假設疑標」，何斌派他送信，而遭吳豪禁閉及陳澤進兵鹿耳門等等，從頭到尾一五一十說出來。鄭成功了解眞相，立刻派人逮捕吳豪。

陳澤的武裝船隻順浮標進入了外沙線，有的已觸礁沉沒，有的則陷於淺沙裏，進退不得，紅夷的砲火則從岸上猛轟，陳澤的兵船雖亦還擊，但已受創太重，陳知中計，急令後隊退出外沙線，自己負傷駕小船返回向鄭成功請罪，鄭只記了他一大過，並告訴陳澤：「吳豪居心反叛」，陳澤恍然大悟。吳豪見自己的陰謀敗露，正準備逃走，卻被鄭成功派來的人捉住了，並從他身上搜出書信，他以無法抵賴，只好低頭認罪，鄭成功下令將他斬首示眾。

所謂得道者多助，連天也順着鄭軍的行動。這時楊朝棟報告海面霧起潮漲，正是進兵的好機會，林通自告奮勇地願擔任領港人，鄭元帥大喜，即命林通與陳澤在鹿耳門登岸，其他各將則分率戰船乘潮進發。林通領着百多艘兵船順利地駛入外沙線，排山倒海似地衝過去，紅夷的守軍着了慌，他們想不到鄭成功的大軍能夠避開疑標，而安全進入外沙線，雖然使用猛烈砲火企圖堵住鄭軍前進，不料鄭軍官兵個個勇往直前，紛紛駕小船登岸，紅夷官兵被殺得狼狽而逃！而郭雲龍所率的數千義民，也在各進行活動，如焚燒官府，捉國賊，紅夷更更死傷無數！

一六六二年（康熙元年）二月，鄭成功大軍便在台灣居民的配合下，終於光復了國土，紅夷則舉白旗投降。可惜天不假年，鄭成功收復台灣後僅五個多月，便已積勞成病，不過十天光景，這位令人尊敬的民族英雄便與世長辭了！享年僅三十九歲。其子鄭經嗣位，委政於陳永華（福建同安人），整軍經武，有諸葛武侯之稱。但鄭經也早逝，其子鄭克爽立。鄭氏傳三世，歷二十三年，皆奉明正朔，所以稱爲明鄭。

奉明正朔四十年

鄭氏治台，以台南爲中心，建爲承天府，並建宮室衙署，號爲東都，領縣二，北曰天興，南曰萬年（今鳳山縣）。置軍事重鎮於安平，而澎湖及淡水皆設兵戍守。當時鄭成功立法嚴明，愛民若子，閩粵沿海的忠義之士，聞風而至，島上華人近二十萬，於是實行戰士授田，耕種操練，兵農無分，使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出口米糧供給福建的泉、漳等地。又植蔗熬糖，煮海爲鹽，以興貿易。時清廷方嚴海禁，明鄭獨能橫厲重洋，而清人莫能抗。實際上，台灣海舶往來於日本、呂宋、越南、暹羅、爪哇諸地，如台灣所用之銅，來自日本，以供鑄錢之用。其時士大夫渡台者共八百餘人，鄭氏均待之以禮，因而建聖廟，立學校，富而後教，文學日進。同時，對台灣的山地族人，亦德威兼施，力加撫綏。

唯其如此，所以清初的劉獻廷，曾經稱鄭成功提一旅之師，伸大義於天下，取台灣，存有明正朔於海者前後達四十年（自鄭成功二十三歲起兵時算起）之久。並說鄭延平的功業，有過於宋末的文天祥。由於宋亡以後，文山猶崎嶇嶺表，抗戰三載，而鄭氏自廈門起義算起，先後則存明正朔達四十年。成功克復台灣，驅逐荷人出境，而國姓爺（koxiga）之名，乃遠播於歐洲（初時，唐王賜鄭成功姓朱，故曰國姓，永曆帝又封鄭成功爲延平郡王，簡稱鄭延平）。

根據連雅堂所著的「台灣通史」指出：明鄭時代利用台灣海國的環境，以安平港爲中心，從事於海上活動，戰艦數字，橫厲重洋，而清人莫敢抗。其時台灣海舶，北航日本，南抵爪哇，大興通商之利。因此，所有南洋華僑，都視台灣爲內府。以是，它才能夠以一島養七十二鎮之兵，而無匱乏之虞！倘使天假之年，鄭氏北伐成功，後來中國歷史又當如何？事雖不成，而台灣自此永爲中國所有，至今猶受其賜。如台南的延平郡王祠，就是不折不扣的愛國思想的象徵，中國的辛亥革命運動，可謂上繼明鄭的遺業，這點鄒容所著「革命軍」已指出。

然則清廷又怎能征服台灣的呢？一方面是由於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的一年當中，便發生了如下三大不幸事件：㈠出奔緬甸的明桂王（永曆帝），被吳三桂進軍緬甸時所殺；㈡明魯王於同年薨於台灣；㈢鄭成功亦於是年逝世。這樣一來，使到明鄭羣龍無首，失去了重心；加以鄭經死後，克爽年紀幼稚，大權操權臣之手，爭名奪利，所以很容易爲敵人所滲入。實則成功死後，明鄭仍屹立於台灣達二十一年之久。在此期間，尚有大事可紀，如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吳三桂反於雲南，鄭經曾助耿精忠叛應之。十九年（一六八〇），鄭經曾出擊廈門失敗。翌年鄭經卒，子克爽立，兩年後，清兵攻台，克爽年幼不能掌握局勢。

另方面，負責進攻的水師提督施琅，也是福建晉江人，初爲鄭芝龍的部將；順治初隨芝龍降清，隸漢軍鑲黃旗。他在康熙十九年四月初次攻台，舟出海峽，爲颱風飄散而還。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的夏至以後，施琅率舟再師三萬餘眾，乘南風進發，六月攻克澎湖，八月平定台灣，明鄭遂亡。當時廷議有主張放棄台灣者，施琅力言其地關係江浙閩粵四省之要害，棄之必釀大禍，留之則永保海疆。

明鄭興亡

胡養之

企圖阻撓鄭成功光復台灣的吳豪，從鄭成功指揮部走出來，已經是深夜了。他在路上想起陳澤當着大眾面前責備他，認爲奇耻大辱，非常地氣憤，回到家裏，胡興已等候多時了，吳豪見了胡興，便猛吃一驚！立卽關上大門，他起初以爲胡興是來做說客的，因此，便把胡興請到內屋坐下，談起了以往的舊情，從而勾起了吳豪的心事。

吳豪通敵的經過

胡興本來是一個賣國求榮的人，此行正是替紅夷頭子揆一來收買吳豪的。他首先誇耀自己在紅夷手下工作怎樣稱心滿意，更引起了吳豪的煩惱，胡興又拿出來的珠寶請吳豪收下，吳豪見了這些光芒奪目的寶貝，便禁不住眉飛色舞起來，胡興見他動心，更在一旁用話來挑動他，再進一步地吐露其眞情，坦白地說揆一有訪尋賢才之心，如果吳豪願意投奔台灣紅夷，則元帥的職位將空着等待他。吳豪半信半疑，但禁不住胡興的花言巧語，再一想若跟着鄭成功，自己又不甘心，於是就一口答應了胡興，約定日後見機行事。

大約是清順治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的三月間，一切軍備都齊全了，這一天鄭成功來到教場閱兵，三軍齊聲吶喊道：「願隨着鄭元帥滅夷復明，收復台灣！」就在這種情形下，鄭成功先行祭旗禮，隨卽登上將台，向三軍約法：「不得擅取百姓一草一木，違者嚴懲！」誓師之後，各營的人馬便浩浩蕩蕩抵達了厦門的港口，戰船也都齊備了。鄭成功另乘一艘指揮船，傳令三軍，命陳澤帶領戰船約五十艘爲先鋒，命吳豪押送糧船隨行開到澎湖候命，各將領紛紛受命而去。只聽一聲號砲，各船齊發，浩浩蕩蕩地直奔台灣而去。

荷人頭子揆一已聽到鄭成功來攻台灣的消息了，嚇得要命，怕得要死！又驚義民乘機而起，裏應外合，故更加緊對台灣義民的征剿。這時的紅夷頭子揆一坐臥不安！整天召集各級嘍囉計議，終於被他想出了一條「假設疑標」的計策，企圖導致鄭成功的兵船觸礁自沉！等到用板船返來，又使鄭成功腹背受敵，一舉予以殲滅！

愛國的何斌獲悉揆一定下這種「假設疑標」的毒計，就未免替鄭成功揑着一把汗！因此，連夜寫了一封信給鄭成功。鄧雲龍接到何斌的信，不覺大吃一驚！於是大家都認爲讓林通把信送出海外最可靠，林通便小心翼翼地藏起那封書信，駕着自己的漁船，出海去了。

吳豪押着糧船本想投奔揆一，以達成他與胡興相約的目的；可是，他卻恐怕手下的士卒不服，只得與副將定計，故意將糧船航駛錯了方向，使船觸礁沉沒，準備率領少數心腹幹部逃往台灣島上。說也奇怪，正當吳豪下令各船舵手時，忽然狂風大作，風暴越來越猛，船隻無法航行。吳豪乃與副將急得目瞪口呆，只好在澎湖附近登岸暫避颶風。而鄭成功的大隊武裝兵船，也同時避風到了澎湖，暫作休息。

陳澤幾乎被害死

詭計多端而心狠手辣的吳豪，自知沉了糧船，罪名極大，於是拔劍將他的副將殺了，以便等待鄭成功問起罪來，好推在副將身上，而他自己則僅負個「用人不當」的罪名罷了。他並在陳澤面表示自己太糊塗，沒面去見鄭元帥，更假意拔出寶劍自殺！忠誠的陳澤還信以爲眞，連忙上前阻住，並說願意替吳豪在鄭成功面前說情緩頰。

鄭成功見風雨不止，乃派人向島上的百姓打聽消息，據有經驗的老漁民說：當晚若有雷聲，風暴卽止，否則風暴可能要十天半月才能過去。鄭成功覺得十分焦急，檢查各營中，多數已告缺糧，便命令糧船一到卽刻派發糧食。正在他焦急時候，陳澤偕吳豪前來報告，鄭成功得悉糧船沉沒，不禁怒火焚燒，立卽下令將吳豪處斬；眾將見糧船既已沉沒無可挽救，大家恐怕出師未捷而先殺大將，難免不影響士氣，於是紛紛替吳豪求情。鄭成功見大家誠摯懇求，只好打了吳豪四十軍棍，削去原職，降爲先行副將，以圖帶罪立功。鄭氏見風勢不停，軍中的糧食已不夠一天之用，便命軍需楊朝棟去設法向島上的百姓商借，澎湖居民聽說鄭成功出師打荷蘭人，就紛紛將自己的糧食送到鄭的統帥部去，百姓都流着眼淚說：「只要能夠消滅紅夷，那末自己少吃一點也是心甘情願的。……」

這時鄭成功見島民個個衣裳襤褸，窮苦不堪，實屬於心不忍，陳澤在一旁看見此情此景，禁不住向鄭成功請求派他率師馬上向台島進攻，殺盡紅夷，以報答漁民；其餘將領也一致贊同陳澤，表示往日操練成熟，卽使風浪猛烈，也無人後退，鄭成功見士氣旺盛，可以克服氣候，便下令卽刻開船。奇怪的是，不久天上一聲雷鳴，立卽風平浪靜，官兵都興高采烈。鄭成功的戰船繼續向台島進發，陳澤與吳豪的先行戰船已接近台灣外沙線，突然奉到鄭成功的命令，要他暫停行駛，觀察紅夷守備情形，陳澤這時正準備進攻，接到命又受委曲。

由於送信的林通出海後，正遇着紅夷的巡邏船，他便拚命地向外沙線劃去

（緣……）

掀起軒然大波、各國除了色情的犯罪之外，還有以友誼和愛情作手段的許多騙局，空氣有如乾柴烈火，不少青年亂搞男女關係，而卻不願結婚，形成私生子的數字逐年上升。

私生子的父母多半是年輕人，有的私生子長大了只知道父親的姓，卻不認識父親；也有的私生子還不滿一歲就遭生母遺棄，結果要麻煩一些機

因此十多年來，私生子降世人數就從未減少過，相反只有增加，究其根源，都不過是來自色情影片、書報、同居風氣、人們不滿現實和情緒發洩等等。而且這裏的青年一代，對愛情的看法不端正，又加上地處亞熱帶，人們生理發育「早熟」，對性的要求比較強烈，而作「性冒險」的人也多，所以「出前一丁」的現象倒是時有所見。不過，世界既是如此，你又吹脹乎！

拿得起・放得下

霍雲霄

一位新導演朋友，打趣地要我幫他分析自己，他說最近看到一部滿院笑聲的喜劇，自己卻笑不出來，看完電影，心裏覺得很憂鬱。並且過去小病的身體，還加上了輕微的神經衰弱與支氣管炎。

這位導演，只拍過一部電影，收入雖然不算好。但也不至虧本，他是受薪導演。故事與演員人選是老板指定的，電影並不是如何有份量的電影。但至少能使影評家値得評論，並不像某些導演。拍了幾十部電影，影評人彷彿沒有這個人存在一樣的可憐。

我勸朋友不要爲這種毛病去請教醫生，最好培養起一種不必回顧的情感就行。譬加說，劇本寫好了，交上給老板後，你不必心裏時時猜測老板的反應，劇本可不可以通過。最好自己飽玩一回後，再沈注做另一新的工作，像未曾寫過劇本一樣。及劇本修改意見下來了，修改好了，開拍了，一切工作完了，也要把它暫時忘卻，電影上映時，可以去研究觀衆反應，看看影評的反應，但在上映前，也最好不要讓那些患得患失的情緒來磨折自己。

人最難受的時刻是面對着某些無能爲力的事情。明知無能爲力，但又念念不能忘懷、疑懼叢生。

通常人們用「拿得起・放得下」與「把持不定，患得患失」作爲兩種性格上完全對立者來衡量。前者是剛強的一型，後者是柔弱的一型。雖然「拿得起・放得下」以及把持不定「患得患失」都必有其客觀因素。但那客觀因素應該是相同的，那是兩種人面對性質相同的困難，兩者面對困難的方法，便出現兩種不同的方法。那不同方法的背後原因，前者是因爲暫時不思索自身的得失，後者是因爲顧慮自身的得失。顧慮越多的，把持不定患得患失的病態心理也最嚴重，顧慮越少以到不爲自己顧慮，拿得起、放得下的氣質也最突出。

一個沒有成功過的人，同時也是缺乏信心的人，因爲得到新的鼓勵，

六根未淨的花和尚

寒梅

由安慶起程時，地方父老和憲教團的同學，雲集碼頭江邊依依歡送，在揚巾揮手中，聲聲爲前途珍重，聲聲祝福，一帆風順，情意感人。

輪船直放黃埔灘，中途未在南京靠泊停留，沒有機會上岸一遊國土重光的首都南京城，深有美中不足之感。

輪船在黃埔灘外拋錨時，値星官宣佈一項消息說：全師部隊要在上海接受檢閱，檢閱成績優異，才能踏上征途到山海關外去。

這是一個令人興奮而又緊張的消息，興奮的是層峯對部隊的重視和關懷。特別在出關前夕來鼓勵士氣，接受檢閱是部隊最感光榮的一件大事，緊張的是又要來一次整肅儀容，檢查裝備的忙碌了。尤其是値星官加了一句：檢閱成績優異才能踏上征途到山海關外去，事關團隊的榮譽，怎能不提心吊膽的，爲爭取優異的成績而加油呢？

整肅儀容、檢閱裝備，接受檢閱，對二〇七師來說，是經得起考驗的。因爲師長羅友倫將軍，平日在訓練的時候，對軍容軍紀的要求特別嚴格，對裝備檢查經常以突擊的方式進行，至於檢閱，師長每星期在週會上，總有一次例行的檢閱，並由各團的團長，直屬營的營長，和師部的高級長官同行評頭論足，無論是儀容，裝備發現有些許缺點，個人及團體就是在週會上點出名來，這是一件最難堪的事，爲使個人及團體不至於在週會上「出洋相」，不管是團體的軍容，個人的儀容，全師同學向來是不敢「馬虎」的。

這次在船上展開接受檢閱的準備工作，沒有在營地那樣的方便了。就以艙位太擠一事來說，手腳就很難施展了，想燙衣服地方又舖不開，磨好背包的棱角剛擺下，鄰兵無意間碰到，又使棱角變樣了。還有武器和裝備的擦拭，加上船上的燈光設備不夠，大家擠在「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船艙裏，忙亂一團，緊張極了。

最苦的是剃頭髮和刮鬍鬚，因光綫不夠看不清楚，衹好以摸索的手法理之刮之。好像撥亂草尋蛇一樣，摸摸刮刮的，有的頭髮還沒有刮光，頭皮已被刮得百孔千瘡了。也許是太興奮、太緊張，大家都忘記了「頂上功夫」的慘痛，反而口口聲聲的說：刮得很過癮！

在輪船上又是忙了一個大半夜，天將破曉時，大家又自動的爬起來，做一次自我的檢查，以避免連長、排長、班長檢查時「出洋相」。愛美愛好愛榮譽的心理，青年軍的子弟兵是不肯後人的。由於夜間摸黑理髮看不清楚，天光亮時就原形畢露，有的還是六根未淨，血斑點點，彼此以花和尚相稱，眞是妙不可言。



私生子

目前的世界，社會現象主要是一片大亂，暴力和色情有如波浪起伏的海洋。不光香港青年深感悠悠蒼天沒有人來主沉浮，就是西方各國青年也憤世嫉俗、姦淫擄掠。

人類性的淫亂被提高到高峯的時

構收留。

社會道德風尚敗壞，使一些已經結婚的人，男女之間有時出現私奔通姦，酗酒鬧事、犯罪和患精神分裂等現象，因而演變成家庭悲劇，發生夫妻離婚。離婚男女是產生私生子的一個因素。其次就是貧窮青年無法成家立室，一時做出超友誼的行動。

更其荒謬的就是性解放地區，青年男女往往把愛情當作是一種遊戲，大家只要心甘情願同居就是一紙臨時感情交易的合同，那怕分了手以後，

重新培養起信心，並且獲到新的機會，他盡心盡力的作了。那件事成功或失敗的結果，必須等待好幾天或幾個月，而這個人如果每一天都念念不忘自己的得失，有如等待宣判的犯人，那實在是浪費了寶貴的情感，事實證明，得失已超出他的能力之外。他不論如何焦慮，只會造成生命的戕殺力量，對自己一點益處也沒有。

如果心夠狠的話，最好在心理上先將它假設為失敗，為它的將來作了最壞的打算，然後再找尋新的工作目

了，做得很好，然後用最壞的回應為自己未來受打擊買保險。這種心態，本質是屬於謙遜的。

生為現代的人，客觀環境很複雜的，變化也很大，有些變化是可以預知的，有些是無法預知的，最為損害心理健康的亦是沒法預知的一部份。於是有一部份眞正達觀的人，並不是把頭埋入沙漠的鴕鳥派，而是毫無逃避的認眞去幹，正所謂只問耕耘不問收穫，至於耕耘之後，收穫之前，他可以飽玩了頓，因為等待的時刻，那是

忠臣出於孝子

——讀蔣院長「守父靈一月記」有感

韻農

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於總統蔣公崩逝後，日夜守制靈堂，克盡人子之孝道，並於五月十四日發表守父靈一月記。這篇將達兩萬言的日記，詳記一個月內守靈的感懷，充分的流露出哀傷悲痛的情感，眞是一字一泣，語語動人。舉國上下男女老幼展讀之餘，無不同聲一哭。其中最堪注意的；他把自己的血淚與同胞的血淚凝聚在一起，蘊藏着一片孤臣孽子的孝思與耿耿於懷的忠藎。

大家都知道，故總統蔣公畢生領導國民革命，反侵略、反共黨，以實行三民主義建立民主自由的國家為職志，今天台澎金馬復興基地的建設，雖奠定了鞏固深厚的基礎，但光復大陸解救苦難同胞的艱鉅任務，尚待完成，他老人家曾在病中親書「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十六個大字，付之經國先生，語重心長，發人深省。經國先生以之公諸報端；說：此乃總統最後之遺墨，不但表明總統一生革命志節，亦是教忠教孝之深厚意念。因此在居喪之日，正是他自反自省之時；他有時子夜起，坐於靈傍，有時徘徊於屋前屋後，想到世局艱危之際，又丁父喪，前途茫茫無所憑依，倍增空虛寂寞之感，「千斤重擔壓肩頭」，今後將不知加重多少斤呢？但一見到瞻仰遺容之羣眾鵠立排除，或跪拜道旁路祭之感人場面，又感到有無比的力量來自四面八方，深覺此種力量，即為民眾支持政府，從事反共復國大業之最好保證，時局雖艱難萬分，國家前途，仍大有可為，今後當立下志願，為國家為同胞做更多的事，於是又堅強的握起雙拳來。一股思親盡孝許國盡忠的心情，充滿心房，躍然紙上。在這一個月居喪守制期間，他身着黑色長袍，神色悲戚凝重，固然丁憂在身不曾參加黨政各項集會，亦未將院長職務交副院長代理，對行政院重要公務和決策，隨時照顧，卻不曾稍有鬆懈。驚聞越南政府向越共投降，就想到自我政府於民國三十八年撤離大陸以來，這是人類又一次大悲劇，希望三十年來血淋淋的越戰教訓，能驚醒高唱「姑息」、「孤立」、「和解」、「談判」論調之迷夢。他深信歷史定能證明誰為導演此一悲劇的罪魁禍首，憂時沉痛之心情，溢於言表。

四月二十八日執政黨召開第十屆中央委員臨時全體會議，一致決議，保留黨章所載「總裁」一章，藉申永恆之哀敬，同時一致推舉蔣經國先生出任黨的主席，綜攬全盤黨務。他聞此消息，徘徊靈堂，一夜未眠。迄至五月七日喪居期滿，首次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身分，主持中央常會，並即席懇切致詞；願與全黨同志共勉，誓當「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開誠佈公，堅守原則，千磨百刼，益勵此心，以求共同貫徹總將遺命，實現本黨主義。情眞語摯，令人感奮。

中庸有言曰：「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又曰：「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若蔣院長者，庶幾近之。

大陸紅色軍閥集團，目前最具勢力的是劉伯承鄧小平「二野」，而二野系統中最具實力的是陳錫聯。毛周死後，可以預見，大陸紅色江山必將落在二野手裏，而坐上中南海第一把交椅，則非陳錫聯莫屬。

目前二野的勢力範圍遍及大陸各地，主要的有北京軍區陳錫聯，瀋陽軍區李德生、曾紹山，成都軍區秦基偉，新疆

定林

一書記饒瑞林，北京衛戍區吳忠、政委楊俊生，內蒙古軍區尤大忠，此外「總參」何正文，空軍馬寧，海軍蘇振華、周希漢等盤踞中央。中共十大軍區，二野佔了六個，除北京軍區統轄中共的心臟地帶外，新疆是核子武器貯藏所，過去王恩茂敢抗拒毛林，便恃此王牌。所以，縱觀二野勢力，實足可「旋乾轉坤」。

陳錫聯的職權，在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排名僅次於江青、姚文元、李先念，在政是「國務院」副總理，今年曾代表中共參加尼泊爾新王百蘭特拉在加德滿都登基加冕典禮。在軍是北京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是十大軍區之首，下轄北京衛戍區，天津警備區，內蒙古軍區，河北軍區，山西軍區。而「北京」更是中共政治、經濟、文化心臟，可見陳錫聯職權之重要性。他掌握中共黨政軍的實際權力，是目前大陸大軍閥的大阿哥。

陳錫聯除二野後台外，比起其他軍閥尙多一有力拍檔，此人是廣州軍區許世友。陳錫聯跟許世友同出身於「紅四方面軍」，兩人以後雖不隸同一軍統，但私交不錯。許世友被迫調離老巢南京，然在共軍中的勢力與聲望卻不小，有「北陳南許」之稱，陳錫聯若得許世友一臂之助，江青勢必敗在他們手下。

陳錫聯湖北黃安人，現年六十一歲，出身農民家庭，早年喪父，母親現年已八九高齡，仍健在家鄉農村。陳錫聯於一九三〇年參加農民暴動，加入農民自衛軍，嗣後編入徐向前紅四方面軍，歷任通訊隊政治指導員，營長，團長，團政委。二十歲卽當紅卅軍八十八師師長，譽為「年齡最輕的師長」。

抗戰時間，歷任劉伯承一二九師團長、旅長，為劉伯承之愛將。抗戰勝利後，續任劉伯承部「三縱隊」司令員，二野「三兵團」司令員。一九四九年隨「劉鄧大軍」入西南，出任「川東軍區」司令員，重慶市「市長」。陳在劉伯承指揮下作戰達十四年之久。一九五一年調任共軍炮兵司令員，中共八大當選後補中委，一九五九年十月調任瀋陽軍區司令員。中共九屆、十屆當選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員。

從陳錫聯的經歷與才幹來看，有點類似太平天國的李秀成。他歷紅四方面軍，一二九師，二野諸系，資格不謂不老，在共軍中具有一定影響力與個人威望。而他年齡介乎「老」與「中」之間，當具實力的「老」死去後，而「青」又接不上班時，陳錫聯這匹熱門馬，定會跑進中南海去。

「簾幽夢」

巽林

的一一簾幽夢」也是值得一談的影片。「一」故事是一齣通俗的文藝愛情片，但也倒算是言之有物的。通常愛情故事最俗不可耐的，是強調男女雙方主觀的愛，那種愛的情操感完全建立在幻想上，要是他們終身沒法偕成好事，那幻想便永遠沒法破滅，但當他們很順利的達到目的之後，那個幻想情操感可以很容易破碎。「一」電影純粹說的是男女愛情的涵義。個人以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它未免太過單純了。好的文藝電影，並不是表現那種方式

併行，當它分析那一種愛情才有價值時，最好也應該兼顧那種生活配合着愛情故事才有價值，最好後者比前者應該更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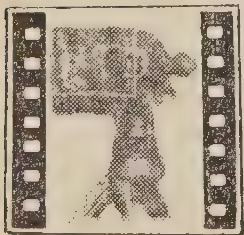
「一」故事是由二男二女的親情與婚姻關係交雜發展的故事，甄珍與汪萍是姐妹，靑年工程師秦祥林，本來是汪萍的男朋友，但因來替甄珍補習，愛上了甄珍，另一方面，謝賢因與甄珍的父親有生意交往，他是個離過婚的男人，心中也暗戀着甄珍。故事發展下去，當秦祥林有一次約汪萍外出，要坦白告訴他，他愛的是甄珍，但因為他還沒有機會將心中的話說出時就發生了車禍，汪萍被鋸了一條腿。到此，秦祥林因駕車的是自己，不忍再打擊汪萍，遂與汪萍結婚。甄珍大受打擊也嫁給了謝賢。謝賢知道甄珍愛的是秦祥林，但仍願意冒這個險，把甄珍帶到歐洲去，專心愛她，讓她快樂幸福。

一年後謝賢偕甄珍回到台灣，秦祥林與汪萍婚後沒幸福正鬧着離婚，秦祥林於是要求甄珍也與謝賢離婚與他結婚，甄珍已被說動，愛火重燃，謝賢自知失敗，雖然大受打擊，但也決心成全對方。電影發展到最後十五分鐘，甄珍在與謝賢決裂之後，忽然發現她在與謝賢相處的一年中，已經建立起難分割的情感。

最後懸崖勒馬，回到謝賢身邊去。整齣電影的最高意念，也只是在最後十五分鐘表現出來。

愛情的眞正考驗，不是在婚前的戀愛階段，而是在婚後的共處階段，眞正的愛情不是滲有幻想的，因為任何愛情，必須由幻想回到現實，所以婚後的情感培養才是最重要的。這大概是「一」片的主題了。

秦祥林到了台灣拍片後，經李行、白景瑞兩位大師，將他塑造成一種叛逆的多情公子的典型男子。秦祥林是幸運的，反之甄珍自從結婚後，好像已經與她過去的淘氣風格告別了，本來編導可以為她塑造一種新的氣質，譬如一個負起家庭責任的堅強女子，或事業心重的女子，可惜編導沒有塑造她的新氣質動過腦筋，於是近來幾部片子，甄珍只是導演的工具，因此魅力也大不如前了，這是十分可惜的。



未來的中

最近美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發表一份長達七十六頁名爲「中共經濟重估」報告書，指出自一九七一年起，北平對軍事配備採購，已大量縮減。中共自行設計製造噴射戰鬪機，可能遇到嚴重技術上困難，因而放緩了生產。並推測中共高層領導人，自一九七一年「國防部長」林彪事件發生後，便對軍人不再信任。北平目前正加強發展核子武器及常規軍力，以阻止蘇聯核子攻擊和使蘇聯或任何國家，用傳統軍力向它進攻。

我們當然不能全信這份報告書內容，特別是有關中共國防秘密，因爲即使中共中央委員，倘若不是負責此方工作，也不知虛實，何況在外圍靠估估吓的美國佬。儘管美中央情報局神通廣大，但欲想獲得中共軍事情報，相信比登天還難。不過，把這些研究資料，用作參考旁證，還多少有點幫助，不致全失其價值。

毛江集團自林彪事件後，不再信任軍人，此是事實，這可從去年初八大軍區頭頭大搬位得到有力證明。毛澤東起家，全靠彭德懷與林彪兩人，向來視爲心腹，稱彭爲「我彭大將軍」，林彪爲「學生」（其實林彪何曾做過他學生，林彪是黃埔軍校蔣公的學生。）但他們均先後反叛他，因而使他再也不信任其他軍人。事實上，到目前爲止，確沒有一個紅色軍閥對他忠心耿耿，也許他們看透了毛澤東無人性的懷疑狂，順他者亡，逆他者也亡的性格。

共軍的派系鬭爭，山頭主義由來已久，從共軍由土匪游擊轉變爲軍隊的成長過程中看，不論早年毛澤東、彭德懷紅一方面軍，賀龍紅二方面軍，張國燾、徐向前紅四方面軍，或戰時朱德八路軍，項英新四軍，及最後彭德懷一野、劉伯承二野、陳毅三野、林彪四野，都各自爲政，自立山頭，而且根深蒂固。即使經延安整風，也整不掉。其後更變本加厲，每個山頭彼此對立，雖不致互相吞併，但抑制排斥，絕不讓對方撈過界。毛澤東除利用它們的對立性加以統馭外，最拿手好戲是拉一派打一派。不過，當他拉攏林彪一派的價值完結後，一腳踢開，便不再有擁有實力的軍人上他當了。因此他不得不破格提拔新秀李德生躋身大軍閥之林，希冀跟其他跋扈軍人抗衡。起碼李德生的山頭主義沒有大軍閥那麼嚴重，對毛江一派會言聽計從。

然而，李德生也擺不掉山頭主義思想，他二野出身，雖然連跳數級，但人事與感情上脫不了二野系統，在許多原則問題上，與原上司同一鼻孔出氣，維護二野利益。他居然跟

懂之乎者也，批林批孔那是知識分子的事。」顯然，是不把「文革派」放在眼內，更談不上聽其指揮了。

李德生這一變，給毛澤東打擊相當大，江青以蛇喻他，把他「毒牙」拔掉，外放瀋陽。從此，毛澤東眞的絕不信賴軍人，他另起爐灶，由王洪文掛帥，組織民兵隊伍對抗共軍。雖然王洪文的民兵勢力（以退伍軍人爲主力）在大陸各地

評「殘酷人生」



本期西片中有兩齣描述美國在南北戰爭前的黑人被當奴隸買賣時代的史實改編的故事，由李察費里沙導演的「猛丁哥」以及以拍非人生活片集的製片兼導演耶哥貝蒂拉的故事片「殘酷人生」。可能因「猛丁哥」早一星期上映，已經先入爲主地贏得評論者熱心分析，「殘酷人生」便被列爲同類型的電影，爲影評人疏忽。其實，電影除了時代背景相同之外，兩部電影風格完全不同。耶哥貝蒂雖然拍過不少被損害，被侮辱的落後民族電影，但那並不表示這位藝術匠人有光明磊落的胸懷，有悲天憫人的良心，他的煽動手法一是爲了生意經，一是爲了他喜愛煽動。因爲在他的鏡頭處理下，仍逃不脫用自己的文化觀點去看待種族問題。

「殘」片的序幕是美國的南北戰爭，在內戰發生前黑白混血女作家史多威的「黑奴籲天錄」是啓發美國內戰最有力的文化武器，「黑人籲天錄」於一八五二年四月一日起在美國「民族時代報」連載，接着一八六一年美國內戰便告開始，林肯也認爲「黑人籲天錄」是南北戰爭的導火線。「殘酷人生」的材料，大致是來自這一本書，但內容經過耶哥貝蒂的剪裁之後，原著精神已大大削弱。因此電影中的白人對黑人與損害與侮辱主要是突出歧視，其中有大部份寫一個蓄奴大富之家，對黑人的無知與愚笨還有一定程度的寬容，並通過被寵幸的黑人去管理其他黑人，那黑人管家對外地訪客也奉命扮演歌頌做黑奴比做自由人好，使訪客大爲失望。電影中有些悲慘鏡頭，如黑人男子被打烙印，被閹割生殖器，屋內傳出慘叫聲時，屋外卻加插無知的黑人孩子的興奮快樂的表情。白人用少女黑奴來招待人客，卻用很多筆觸寫黑女求白人玩她，於是我們看出耶哥貝蒂的表現並不是寫侮辱與被侮辱者的對比，他寫的是優秀人種如何統治愚笨人種的對比，當然這並不是原作者的意向，否則美國的內戰可能打不起來了。因爲「殘」片中所有黑人，具有做人尊嚴的自覺心的幾乎無法發現，沒人道與覺得沒人道的感覺都來自白人。並且電影對宗教還有特別挑剔之處，不可否認，宗

奴者的獻捐而來，相信教士中有不少是反對蓄奴的，但這種教士在蓄奴的社會中不但沒法生存，反而會遭到迫害的，這在美國當代歷史中可有不少，如耶穌末世聖徒教會的先知斯密約瑟就到處宣傳要求政府收購所有黑奴，讓黑人自由而被執政當局以煽動人民的罪行逮捕他三十七次，最後被蓄奴者主使暴徒暗殺了斯密約瑟，但這類史實，耶哥貝蒂是無興趣的，因爲這個藝術匠人本來就是一個渲染絕望主義的藝術匠人。

，相信日毛之爭，就要展開。

同時自民黨內鄒也要發生爭執，更妙的是大平派也要出問題。此次中日斷交，罪魁禍首不是田中，實是大平，大平派本是池田派，池田死後由前尾繁三郎（現任眾院議長）代統其眾，大平篡奪了領導權，變爲大平派，目前派內地位僅次於大平的便是現任外相宮澤喜一，宮澤在國會答秦野詢問，公開向當時聲言不承認中國國旗的大平摑一耳光，相信大平派要起內鬨。總之，這次由於我立場堅定，得到了預期勝利，不僅引起日與毛爭，更引起自民黨內黨與黨爭，大平派之派與派爭，這些鬬爭間接對我們都是有利的，惟自強始能自立，於此更得一明證。

中日復航，毛幫對此必不干休，日本共同社，時事社均自北平發出消息，那位身具叛徒，逆子，黑幫三重身份的廖承志，以毛幫「中日友好協會會長」身份向一個日本代表團發言，指責宮澤外相在國會答秦野詢問，承認靑天白日滿地紅旗幟是國旗，「是實質上走兩個中國的道路。」又說：「三木首相不能說不知此事。」又說毛幫無人對此不感到憤怒。

筆者看了廖承志的發言，只是覺得好笑，這次秦野章的質詢，宮澤外相的答覆，三木何止知道，必然是經過自民黨與內閣重要人員商定後施行，秦野與宮澤的對答，不過是背台詞而已，如果不經執政黨與內閣授權，宮澤那有這麼大的膽子敢在國會如此答秦野。

了解戰後日本政情的人皆知道，日本大臣因在國會答辯失言被反對黨議員逼迫辭職的甚多，遠的不記得，即以佐藤內閣而言，運輸相荒般淸十郎一九六六年八月因在國會答辯觸怒反對黨，被迫辭職，一年半之後，農林相倉石忠雄也在同樣情況下被迫辭職。就以現在的三木內閣來說，法相稻葉修兩月前因爲出席了主張修改憲法的國民會議，又鬧成軒然大波，反對黨提出指責，終由稻葉道歉而了結。荒船，倉石，稻葉三人事件加在一起也沒有宮澤這次講話的份量重，如不是執政黨與內閣授權，宮澤怎麼敢說如此負責的話，宮澤不是毛澤東，把塞拉西一世作恩克魯瑪都沒有厤煩。

其次，廖承志又說日本要走「兩個中國」的路線，與事實也有不符，因爲秦野章詢問會說：「包括聯合國會員國在內之多數國家，現在均將在台灣之政府認爲是中國唯一之合法政府，且此等國家認靑天白日旗爲國旗，請問外相對此作何看法？」宮澤答：「正如秦野委員所指稱，此等國家認靑天白日旗爲國旗，乃爲包括我國在內之任何人所不可否認之事實。」此一問一答，實際只承認一個中國，而中國之合法政府乃是在台灣之政府。

廖承志又說毛幫對宮澤聲明無不憤怒，筆者替毛幫想想也眞該憤怒，毛幫一貫自詡爲中國人「爭光」，海外的墮子也就據此起鬨，此次毛幫被秦野、宮澤兩人各摑了一巴掌，旁觀者都覺得有熱辣辣的感覺，毛澤東的臉雖然厤木失靈，周恩來、鄧小平的臉總還知道疼痛，且看毛幫這次如何替中國人「爭光」吧！如果毛幫是「好樣的」，也應當學學中國政府的行動，毅然撤回在東京的人員機構，命令在北平的日人出境，一刀兩斷，才是好漢行徑，但毛幫敢嗎？

和解迷藥

·白丁·

今天共產集團以「和解」爲烟幕，迷惑美國「以談判代替對抗」，不僅使共黨席捲中南半島；整個世界的情勢，也越來越糟。

世界各國對美國的政策動向，普遍感到困惑，不知道美國將走向何處；同時，美國有識之士，也認爲在這個世界中，美國正走向失敗。

爲什麼美國和整個世界的情勢，搞得如此之糟？檢討其原因，當然十分錯綜複雜；但在錯綜複雜之中，我們卻不能不指出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尼克遜入主白宮以後，提出「以和解代替對抗」政策構想，並根據這個政策構想，玩弄十九世紀的均勢外交。

尼克遜總統當政之時，於一九七一年及一九七二年向國會提出舉世矚目的外交政策報告，洋洋數十萬言，有些人讀了那些動人的報告，且讚佩尼克遜的雄才大畧和基辛格的博學多才；但是，情勢的發展證明和解政策與均勢外交的實際運用，卻產了意想不到的惡劣影響。

尼克遜與基辛格喊出以和解代替對抗的政策，其動機與目的如何姑不置評，但是這個政策的實際運用，卻產生了很壞的影響，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爲什麼和解政策瓦解了民主國家的精神武裝？在我們看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和解政策帶來如此惡劣的影響？在我們看來，最重要的原因

尼克遜與基辛格喊出以和解代替對抗的政策，其動機與目的如何姑不置評，但是這個政策的實際運用，卻產生了很壞的影響，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爲什麼和解政策帶來如此惡劣的影響？在我們看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和解政策瓦解了民主國家的精神武裝，使人誤以爲美國對於保衞這個世界的民主自由與安全和平，已經改變了心意；同時，也使人誤以爲和解也許眞的可以代替對抗，要搶在美國之前，來嘗試和解之路，於是敵我不分，敵友不明，瓦解了民主國家之間的團結。更重要的是和解政策在很多國家內部——造成厤痺苟安的心理，滋長和平共存的錯覺，影響到各國內部的政治團結，而美國兩黨外交的破產與軍事優勢的喪失，亦均與和解的迷藥有關。

我們承認，對抗的最後結果，可能導致一場毀滅性的戰爭。雖然如此，但共產與自由這兩種不同思想制度，以及由此所形勢兩種不同勢力的對抗，卻是一個非常冷酷的事實，在共黨赤化世界擴張的策畧不變的前提下，無論你喜歡不喜歡這種對抗，你都無法否定它的存在。和解不能代替對抗，並非意味着這一場鬬爭的最後結局就是戰爭。

實際上，民主國家與自由人類如何認淸敵人，團結奮鬬，不苟安，不幻想，不逃避，繼續加強反共的事軍力量，支持軍事的經濟力量，高揚維護民主自由的反共意志，積極給予鐵幕人民以精神和物質的支持，我們有理由相信，文明人類必能逐漸擊退共產主義的浪潮，而不必打一場毀滅性的大戰。

經濟掛帥·中日復航

方劍雲

斷航十七個月的中日航線，終由於日本政府低頭，而獲得我政府原宥，終於復航。關於此事經過，筆者半年前曾在本刊談及，且舉出當時日本運輸省次官佐藤孝行所提出的方案，準備由日本國會資深親華議員（據傳內定灘尾弘基）在國會提出質詢，由外相木村俊夫作答，承認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爲中華民國國旗，但日本與中華民國沒有邦交，故日本不承認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友邦國旗。此案當時似未得我政府同意，而日本元老及國會議員去台北七十多人叩祝我總統蔣公米壽，也不願進一步討論中日復航問題，以免影響了純潔的祝壽之誠心，當即擱置。

此次復航經過，大體仍以佐藤方案爲藍本，但人事已變，首相由田中易爲三木，外相由木村易爲宮澤喜一，質詢人則由參議員秦野章出馬。灘尾所以未作質詢人，當是因爲灘尾目前擔任自民黨總務會長，爲自民黨除總裁外，三個最高幹部之一（日人稱爲「黨三役」），不便出面，乃由參議院外交委員秦野章擔任。

秦野章此人，說起來此馬來頭也大，曾任東京警視總監（相當於我們首都警察廳長），曾由自民黨推出競選東京都知事，以少數之差，敗於日共及社會黨推出的美濃部亮吉，秦野因爲任警視廳總監多年，同日本左派工人學生不知打過多少次架，所以恨透了共產黨，從不隱諱其反共的立場，這次自民黨指定他出面質詢，也是有意向我國表示誠意。果然秦野的質問超過了佐藤孝行的構想，如秦野問：「世界上甚多國家均認爲在台灣之政府爲中華民國政府，並與之保有政治或實務關係，請問外相今後我方與台灣之關係應如何促進。」

宮澤答覆：「本人對秦野委員所說各點有同樣之認識。」此句已較佐藤所擬之方案爲重。

秦野又問：「包括聯合國會員國在內之多數國家，現在均將在台灣之政府認爲是中國唯一之合法政府，且此等國家認青天白日旗爲國旗，請問外相對此作何看法？」

宮澤答：「正如秦野委員所指稱，此等國家認青天白日旗爲國旗，乃爲包括我國在內之任何人所不可否認之事實。」

此一答覆完全超出了佐藤構想，可見在此期間，日本確實又讓了一大步，此中原因，尚待敍述，但可以想到的，毛幫對此恐不肯甘休，這兩天毛報一定又要狺狺而吠，正如上海白相人捲起衣袖，瞪起三稜眼，哼哼說道：「好！阿拉一定要把個顏色俾儂看看。」

中日復航經過，從頭到尾都是日方在推動，我方對此始終表示冷淡態度。因爲我國原則已定，日本按照我們的規定辦理，便復航，不按我們規定，就停航，簡簡單單，毫無枝節。

但日本方面就不同了，十七個月來可說出盡八寶，尤其是中日捧毛媚毛的三大報，更是竭力鼓吹造謠，不斷製造中日即將復航的消息。

日本所以如此焦急，實因爲中日斷航之後，日航即由盈轉虧，此一赤字已使日航難以維持，日本政府不予救助，即有關門之虞，但日本政府待補助的太多，東京都市政的赤字，不久也要追上紐約市，又是一個快要關門的機構。日政府要救助也以東京都爲先，不能去救日航，日航唯一起死回生之道，只有恢復台北與東京航線。

從民國五十八年到六十二年，台北東京航線，日航佔總營運額百分之三十六點九一，華航佔十四點九五。旅客人數共計三百十七萬五百二十四人，日航載客一百十七萬三百零八人，中華航空公司載客四十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二人。

在民國六十二年一年中，日航台北——東京航線收入達美元一億二千萬美元，約略介於目前日航赤字。

以上還是有形損失，無形損失由於我政府明令禁止日機飛越我領空，日航不得不繞道菲律賓領空，首先就被菲律賓敲了一筆，繞道菲律賓的航程，由香港到東京增加了將近一小時的時間，其中汽油損耗且不談，一般旅客又增了不安全的感覺。這些困難，都是日航不能負荷的。

但日政府之低頭認罪，而且此一行動必不可免的要觸怒毛幫，以三木內閣的中間偏左的立場，何以會下了這麼大的決心，除去日航本身的困難還有一項因素，便是日毛「和約」因霸權問題而觸礁，三木及日本政要皆認爲與毛幫相處實不簡單，委屈不能求全，因此，也就要藉中日復航問題給毛幫一點顏色看

有的，只是終身奴役的自由。』」

在東德，學生們還敢於向外人伸述自己的噩運，可是在中國大陸，我們的同胞，在父子夫妻之間，也不敢傾訴自己的胸臆，更何況對外人訴苦？

奉勸自以爲「進步」的大學生諸君，冷靜地想一想：「我眞正明白自己所要求的是什麼嗎？」切勿誤己誤人！

「叛徒和托派」——陳獨秀

在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陳獨秀這樣說：「世界勞動者的覺悟，計分二步：第一步覺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覺悟是要求管理權。現在歐美各國勞動者底覺悟，已經是第二步；東方各國像日本和中國勞動者底覺悟，還不過第一步。」

由陳獨秀寫這一篇文章至今，已經過了五十五年的日子，而中國大陸已經被共產黨統治了二十六年。

我們且看看中國大陸勞動者得到的是什麼待遇？又他們是否有管理權？不幸得很，勞動者得到的待遇遠比五十五年前差，更沒有半點管理權。誰都知道，在大陸的農奴佔勞動者中的絕大多數。他們日夜辛勞之所得，不足以養妻活兒，還要欠下「公社」的債！

當然，中共口口聲聲說「工農當家作主」，事實如何？請看費城詢問報編輯布萊克訪問大陸廿四日後的報導罷：「他們從生到死都不斷受到毛思的灌輸。他們生活在一個排除外界消息和觀念的閉鎖社會裏。尤有甚者，他們爲一個極權政權服務，在這個政權下，生活的方式是得過且過。」

布萊克說：「雖然工人和農民在『革命委員會』中都有代表，但政策是由在它們之上的『黨委會』決定的，這表示『政委』主管一切。」

布萊克曾訪問一座發電機工廠的「革委會主任」，在詢問下，這「革委會主任」承認：「我本人是委派的。」

由此可知，五十五年來的中國大陸不但沒有進步，反而更悽慘了。

勞動者不但沒有管理權，而且成爲食不飽、穿不暖的木偶，可是美國訪客在中國大陸卻吃得非常好：

「宴會中的菜多達十五道；當然，這些菜餚不是一般中國大陸人民的食品。我們代表團在北平答謝主人的晚宴每個人吃掉三十七美元，這遠超出幾億中國大陸人民每月的收入。」

讀了上述的報導以後，我們應該知道中共的創始人陳獨秀爲什麼會變成「叛徒」和「托派」了。

據說在抗戰時期，中共派吳玉章和董必武訪問陳氏，希望陳氏歸隊，只要寫張悔過書。陳獨秀答道：「我究竟有什麼罪過可悔？倒要請教兩位指示！」

又陳氏晚年，窮到吃粥過活，也不接受顯貴人物的資助，這種作風，確實値得共產黨「批深批透！」

「烈士陵園」茶座

雕龍

「烈士陵園」茶座是我們在大陸時候的「悲多斐」俱樂部，各階層的下九流人物都在那裏「掛盤」、聚談，尙可得片刻的喘息。

一天，某外勤「公差」，他邀我到茶室閒聊。別看其貌不揚，他可是「文革」湧現的新秀，「市革委」及「工代會」之顯要，有朝一夕官星高照會被點上朝去當什麼「中委」、「副總理」王文洪式的接班人。別的不講，此人精於命理相學，碰着相投的及興之所致時，會口若懸河的開懷暢談。

品茗一番後，某問：「阿爺（毛澤東）是否馬克思主義者？」此問弄得我張口結舌，還是他繼續說：

「我看他並非馬克思主義者。阿爺乃白衣秀士王倫，不通外文，也最恨外國的東西，他的文章除了寥寥幾個人名和名詞外，全無半點大鬍子（馬克思）的味道。

「馬克思的精髓是唯物辯證法，阿爺卻是典型的有神論者。我可以舉例說明之。」

他呷了口茶接着道：「阿爺通命理，精於五行相尅相生之道，也用於實踐。他是五行欠水的，因此他自己及妻兒命名無不以水有關，澤、潤之、江青、岸英也與水有關連。陸、海、空部隊之代號爲丙、午、未均屬火。他發動「文革」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乃丙午年丙午月，丙、午屬火，乃大火之年盛火之月，且兼有「四一同宮」之意。

他還精通「風水地學」。記得御用文人周立波之一篇「隨主席回鄉記」被視爲毒草，丟了烏紗，壞了前程，一般人都爲之不解。原來，周文洩了天機。周在文章裏把「主席」湘潭祖居之風水陽宅道了出來，左蟠右障後靠山，特別當前一池明水；最可笑的周竟然寫出「主席」上墳之情景，他手執三枝花，象徵是三枝香。當時湘潭「地委書記」想拍馬屁，上前問是否要派人修葺一下。阿爺慌忙制止，怕的是工人不懂固中道理，反壞風水損龍脈。」

某君一席話令我醒誤。毛澤東曾惻然對其姪兒毛遠新說：「我們的家只剩你一脈了……。」他一向患無嗣之憂，廬山會議彭德懷曾含沙射影相譏，氣得他暴跳如雷歇斯底裏道：「我就是沒兒子了！」

聞相命中云「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毛澤東禍國殃民，塗炭生靈數以百萬計，新鬼煩怨舊鬼哭，難怪天理難容，俗說「生仔無屎忽」，他兩犬兒一斃於癲狂，另一屍骨無收。他驅使民眾喊「萬歲萬歲」也難保老命休矣，將鞭屍五百，九泉之下亦不保其妖妾免淩遲之辱。

逃亡·叛徒·托派

古鶴翔

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逃亡

七五年最初的六個月內，在香港海域撈獲逃港難胞的屍骸共三十九具。

在同一時期，港府共截獲逃港難胞四百六十六名，除十一人獲准留港外，全部被殘酷地遣返回共區。

又在六月卅日，十一名大陸難胞騎刼一艘大陸漁船，脅迫船員駛抵鯉魚門，然後上岸逃去，可惜事後有六人被警方截獲，押回共區受難。

在七月九日，再有十三名難胞集體泅水潛上接近共區水域的一艘漁船，脅迫船主將他們載來香港，並在西貢布袋灣上岸逃去。可惜兩人被警方截獲，並將被押回共區受難。

在七月十四日晨八時，又有八名難胞騎刼了一艘漁船到達西貢大浪灣，他們幸運地逃出生天。船主雖已向警方報案，但未有人被拘獲。

這種逃亡事件，本非重大新聞，因爲香港人已經「司空見慣渾閒事」了，可是這實在是毛澤東共產黨的「心腹之患」，也是中華民國滅共復土大業必勝必成的基礎。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這道理是千古不移的。

愼之於始

再發出嗡嗡的鳴聲了，據說牠正在追求異性。

本來蒼蠅要傳種，要繁殖下一代是完全必要的，不值得予以報導。

事實是：這個紅頭蒼蠅固然正在埋頭追求異性，但根本原因是怕本港的政治部。牠怕「調查」。聽說牠已面臨窘境了。牠被從前的「蒼蠅同志」恐嚇，脅迫，鄙棄。

本來青年人最容易誤入歧途，只要迷途知返，自由世界是決不會拒絕的。

奉勸那些盲從的青年朋友，切宜小心。與其迷途知返，不如愼之於始！

「社會主義陣營必須有個頭！」

近日左報對「蘇修」的攻擊日甚一日，使人不由得想起下面這些話：

「帝國主義力量有個頭，就是美國；我們社會主義陣營也必須有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如果沒有頭，力量就會削弱。這次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到莫斯科來參加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四十周年的慶祝，這是一個有偉大意義的事件，它表現了社會主義國家以蘇聯爲首的團結一致，表現了全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以蘇聯爲中心的團結一致。」

上面這一段話，是從「人民日報駐莫斯科記者集體採寫」的文章中抄引出來的「毛語」，該文還有下面一節「毛語」：

習好，將來工作好；第二，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謙虛；第三，和蘇聯朋友要親密團結。」

今日的蘇聯和當年的蘇聯是否有了本質上的不同呢？肯定的，沒有巨大的差異。如果有所不同，只是今日的「蘇修」對世界和對蘇聯人民較爲開明了一點，較爲馴良了一點。

蘇辛尼津和老舍的際遇，便是兩個典型。前者是「蘇修」的產品，後者是毛思（卽斯大林主義）的結果。

蘇辛尼津只被放逐，老舍卻被鬬死了。

我真正明白自己的要求麼？

查里士·佛里門報導說：「西德的大學已變成左派激進學生的意識形態鬬爭場，他們打教授、毀講堂、佔校舍，還滲入行政部門從中破壞。他們的目標是：建立馬克思主義形態的新社會秩序。」

這情形，有點類似今日香港的所謂「學運」，不久前，中文大學的「詐彈案」，卽爲明證。

這些「憤怒青年」眞正明白自己所要求的是什麼嗎？最好讀一讀查里士·佛里門最近參觀東德的報導：

「東德學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自由德國青年團』團員。原因有二：可以繼續就學，並於日後得到好工作。有些學生可能是眞正的信徒，但有許多卻良心極受折磨。一名投奔自由的醫科學生估計他的同班同學中，有八成左右是反對共產政權的。畢君說：『縱你初入校時誠心誠意地支持政府，但最遲讀到第二年級，你已經變成眞正的反動分子。』……一位哈雷大學學生說：『面對荒謬理論和錯誤措施，你唯有退到自己的小天地裏。除非迫不得已，誰都不願意捲入政治漩渦。』不過在東德，個人的小天地已經沒有多少了。……有個學生對我說：『假若你不斷接受這種強制的東西，你必須把它吞下而不敢開口，事情又不斷地壓到你頭上來，你必有一天會忍無可忍。最可怕的是你的心理上從沒有輕鬆的感覺。你望着大船駛離羅斯托克碼頭，就會

「不干涉內政」的甜言

或許馬可斯也確實發覺了毛澤東的談話，卻有問題。於是在與周恩來的談話裏，就希望得到一些「保證」。

有關這一段情形，電訊上是如此報導的：

「官方菲律賓通訊社今天由北京報導，周恩來總理已向馬可斯總統保證，說中共不會干涉菲律賓內政。周恩來對馬可斯說，中國將遵守各國和平共處的萬隆宣言。」

同時，馬可斯又在與鄧小平的商談中，鄭重地提出了「東南亞國家協會成立一個東南亞中立地區的建議。可是，所得到的答覆是這樣的：根據路透社電訊稱：

「在中共看來，美國已經不是一頭老虎，它變成了一隻狼。鄧小平副總理……警告說，蘇聯可能想趁美國在東南亞受挫而圖利。他提醒亞洲人民，小心『前門拒狼，後門進虎』。看來，常被這裏嘲稱『紙老虎』的美國，已經變成一隻狼，而蘇聯則變成老虎了。……『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在一個超級大國遭到失敗，不得不退卻的地方，另一個超級大國野心勃勃，企圖明爭暗奪，乘機進行擴張。』這顯然是警告馬可斯注意蘇聯乘機填補美國在太平洋遺下的眞空。」

周恩來談話中的「保證」很含蓄，只是「中共不會干涉菲律賓內政」；同時，又強調守「萬隆宣言」。

我不知道周恩來的「保證」有效性與有效期是如何。所謂「有效性」，乃是指周恩來目前在中共當權派的影響力，因爲根據最近的蘇聯評論：周恩來是遭到文革派的軟禁的。所謂「有效期」，那就是以歷史事實爲證了。一九五五年的「萬隆宣言」宣佈的所在國——印尼；一九六五年卻是共產黨發動政變而失敗的。而那時，「萬隆宣言」仍然在高唱着，而離萬隆不遠的椰加達卻策動政變了。相信東南亞國家中，一提到「萬隆宣言」，就想到了印尼的「九卅」共產式的流產政變了。

更況，馬可斯一定要周恩來提出「不干涉內政」的「保證」，還是有事實來做根據的。目前，姑毋論菲律賓境內的新人民軍的情況與中共的關係是如何，相信馬可斯在這方面卻是掌握了確鑿證據的。但是，就我們生活在香港的人士們，如果不善忘的話，於一九七一年，由香港大公報出版了菲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亞馬度．規來羅，用英文所寫的「菲律賓社會與革命」，厚達二百九十六頁。據說，這本書是大量的運到菲律賓的。

在這本書的前言上，就是這位菲共主席的話中稱：這本書是用馬列毛思想的觀點來分析菲律賓歷史的，特別是菲律賓人民的基本問題，必須用革命的手段來解決的。

全書共分三大章，其中所包括的子題，又分成八個，四個和五個不同。在每章的開始，都引用了一段毛語錄。

與生產關係、階級與新老的矛盾，這些矛盾的發展就導致新社會代替舊社會。第二章所引的是不要作坐井觀天；第三章所引的是誰站在革命的一邊，就是革命者；誰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一邊就是反革命的。革命者不但由言語同時也該有行動，才是一個完全的革命者。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這本書中批判馬可斯政府很厲害，以之爲傀儡政權，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爲武器來加以推翻。

聲稱：在馬可斯傀儡政權的統治下，革命羣眾的運動已經走向高潮，一九六六年反菲律賓參加越戰；……一九六七年反美國經濟獨佔；……一九六八年反菲美協訂，一九六九年由學生與教師反對反動的教育制度；由農民在馬尼拉反地主和法西斯統治……，一九七〇年的革命羣眾的行動，直接參加的從五萬至十萬人。……馬可斯政權不能對革命加以鎮壓，否則難免受到反擊。菲律賓共產黨的重建，是借重於馬、列、毛思想指引的，以求達到國家解放與人民民主。新人民軍是在菲共領導之下建立於農村的基地，菲律賓共產黨是按照毛澤東的戰略由鄉村包圍城市的。這本書的內容，以及由香港大公報來出版、印刷，在今天馬可斯到大陸訪問而建交的情形，眞成爲一個很鮮明的對比。我不知道：這是中共與馬可斯的政治手腕呢？還是自投羅網的寄於幻想？

最近報章上刊出了馬來西亞總理的一個深刻而敏銳的覺醒，見法新社吉隆坡六月二十二日電訊稱：

「據馬來西亞通訊社說：大馬總理拉薩克今天在此間指出，馬來西亞通知中共，如果它要建立密切與友好的關係，就不應顯示對馬來亞共黨的任何支持。拉薩克向『巫盟組織』大會發表演說。他說：在最近報導說：中共曾電賀馬來亞共黨後，馬來西亞外交部乃召見中共大使，對他說：這種行動是違反中共主席毛澤東向拉薩克提出保證的

「大馬外交部長又告中共大使說，在馬來西亞的共黨恐怖分子，是內政問題，與中共並無關係。拉薩克說：『如果他們繼續這樣做，我們兩國間的關係將不會是密切與友好的，我們向中共強調這一點。』」

我只舉出馬來西亞在與中共建交後的第一個對「不干涉內政」保證的質疑！盼望留待我們從以後的事情演變中去了解吧！怕的是這已經不是屬於了解層次的問題，而似乎東南亞各國卻在迷信於「奇蹟」的出現！

馬來西亞已在懷疑了，菲律賓正迷惑着，泰國呢，卻正步入迷魂陣之中！而菲外長羅慕洛的談話，只是一廂情願的「外交」詞令而已。

「民……政策

柳以青



認識中國

中共對外的「政府」

自從菲律賓馬可斯訪問大陸，而後宣佈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後，各報對之評論甚多。

在這些電訊中，有幾件值得注意的談話，這可以看出一些值得深刻研究的問題。

一是毛澤東與馬可斯的對話片斷；一是周恩來與馬可斯的對話片斷。

現在先就毛與馬的談話片斷摘錄於下：

「亞洲將會團結起來，我們將爲此而感到高興。（據報毛澤東說此話時緊握馬可斯雙手）」毛澤東又補充話：他深知事實上他是見不到亞洲統一的了。（見星島日報）

「我們是一家人，免不了有一些不和氣之處，但是，彼此之間沒有人會打倒或剝削對方。」（見明報）

「沒有人批評的人是微不足道的人。到了沒有人咒駡你的時候，便不是好現象了。」（見明報）「你尙年輕，對事要細心觀察，你尙有許多日子要過，而且要面對許多敵人。」（見星島日報）

不是一國之「長」的對待

從毛澤東與馬可斯的談話片斷中，我們很容易看出一個明顯的線索，毛澤東的談話對象，並沒有把馬可斯做成菲律賓共和國的總統，或是菲律賓的政府首長，而只是當成一個「人」。

表面上，談論到「亞洲團結」，這團結並不是來自亞洲的各政府，而是來自亞洲的各國中，共產黨以爲的「人民」。否則的話，毛澤東就不會說出事實上他是無法見到了。當然，一個人的年齡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限制，然而，起碼，在對亞洲的國家建立了偌多的外交關係的中共，也可以算得是「亞洲團結」了。然而，毛澤東沒有這麼想，中共也沒有這麼想。似乎都在期待着「亞洲團結」的眞正實現，這一「亞洲團結」的意義，一定不能囿於「外交關係」了。

所有亞洲的國家，在極力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上，似乎應該思索一下毛澤東所稱的「亞洲團結」眞正到來的一段話。

或許人們在這一「亞洲團結」的前途上，會了解成使亞洲脫離西方的影響力。亞洲脫離西方的影響力是一回事；而亞洲自身的團結是另外一回事。兩者是不能混爲一談的。

我不知道馬可斯如何了解毛澤東所說「亞洲團結」是什麼意思，但是，在讀到「時代日報」，馬可斯的轉述時是這樣表達的：「馬可斯轉述毛澤東的話說，『亞洲會團結起來，就像這樣。』——這時毛澤東緊緊握着雙掌。可是，毛主席又補充說，他深知事實上他是見不到亞洲統一的了。」

亞共榮圈」！

「共榮圈」的構思，也是希望亞洲脫離西方的影響；但是，所謂的「共榮」，就不是那麼簡單了。是以日本帝國主義爲首的，對東南亞各國的經濟剝奪和軍事佔領呢！

毛澤東及中共所倡導的「亞洲團結」與亞洲「統一」，依照毛澤東對菲律賓總統的註解是：「我們是一家人」。用「一家人」比「共榮圈」，還來得親切。但是，在日本的「共榮圈」中，榮的只是「日本」。而毛澤東的「一家人」中，就必然會出現「打死不離」的「親兄弟」現象。因此會有「一些」，「不和氣」之處。可是，「彼此之間沒有人會打倒或剝削對方。」

表面上，比日本的「共榮圈」落實多了。骨子裏卻要注意毛澤東以及中共所謂「人」的定義與內涵。如果，不從中共用了馬列主義的「人」及「人民」的概念來了解的話，那根本就沒法了解「我們是一家人」的含意與所指。很多人，特別是外國人士們，不了解中共所謂的「人」以及「一家人」的意義，因此就胡亂地捕風捉影，以自己的理念來了解了，到頭來是誤人誤己。

同時，又特別指出的：毛澤東對馬可斯所談的「一家人」，不是指政府，而是指人民。政府與人民爲中共來說，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

馬可斯或許爲他施行了兩年多的軍法統治，找一個藉口，來向中共解釋一番，用了菲律賓的諺語稱：「樹無果實，無人擲以石塊」。卻引出了毛澤東的夫子自道，根據菲律賓通訊社的報導：「他（按指毛澤東）這樣回答：雖然我的名譽不好，有人說我比希特勒更像希特勒，還說我是B五十二轟炸機，其實逞強是沒有必要的。」

我不知道會不會因爲毛澤東說了「樹大招風」的話，而沾沾自喜，但是，盼望馬可斯不要忘記了毛澤東最後的那句話：「逞強是沒有必要的」。

這「逞強」，恐怕就是指馬可斯的軍法統治吧！或是指在壓迫「人民的革命」吧！

無怪乎，毛澤東會對馬可斯的長女伊美說：「你就是未來；」同時，又寫了一欵題字給馬可斯的女兒稱：「攔水的堤壩是要被激流浸蝕的。」

我不好說：菲律賓總統當權者這次傾巢而去大陸，但是從毛澤東與馬可斯一家人的對話中，似乎並沒有什麼大的斬獲，反而從對話的字裏行間，反映出將來問題的大癥結呢！

在這裏，或許有人以爲我何以對毛、馬的對話沒有好評，是否眞的就該是這樣解釋呢？我的答覆很簡單，中共的對外的策備，是「共」而不是「中」呢！「共」的發展愈大，「中」的特質就愈形減消呢！這對於整個中國，整個亞洲，甚至整個世界是不利的。相信與我持相反意見的人士們，那只是沒有分辨淸楚「中共」也者，何者是「中」，何者是

就爭奪所有國際組織，凡有中國政府及人民團體參加的機構，毛幫都要去爭，筆會終於也成目標。國際筆會雖是民間團體，但卻要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監督。毛幫乃雙管齊下，一面由毛幫在聯合國的幹部向「教科文組織」用壓力，一方面嗾使一些為毛幫作幫凶的筆會，提出中國兩個筆會會籍的問題，最險惡的是一九七三年在瑞典京城斯德哥爾摩召開的大會，是屆台北方面出席的有陳紀瀅先生，殷張蘭熙女士及陳主任裕清，香港中國筆會出席的是曾恩波先生，當毛幫的幫凶筆會，提出要驅逐兩處中國筆會時，我方提出反駁的理由是筆會乃民間團體，與政治無涉，而且一個國家也不限定只有一個筆會，毛幫大可組織「上海筆會」「北平筆會」參加，我們並不反對，此議得大多數國家支持，否定了毛方的提案。但毛幫一向認定漢賊不兩立，我們不走，他便不來，一九七四年會議，仍然維持原議。我們兩筆會所以在國際筆會能獲勝，主要就是筆會乃民間團體此一有力依據。但陳裕清先生每屆大會出席，如果下屆毛幫特務在場指出此人乃是國民黨海外工作委員會主任，由他作代表，此筆會安能成為民間團體，明明是藉此來海外工作。相信我方代表很難反駁，會場形勢可能立時逆轉，為了兩個筆會的會籍，筆者不能不哀求陳主任下屆大會可否息勞，讓筆會在國際筆會組織多停一段日子。

海外民心不可忽視

政府遷台已二十六年，中間經過無數驚濤駭浪，國脈民命不絕如縷，但是國事愈艱難，海外民心愈凝固，即以每年國慶而言，在香港中共的「十一」與我們的「雙十」掛旗已不成比例。在台北，每年香港僑胞回國慶祝國慶的幾達萬人，但十一到北平去的，仍然是幾間左報負責人及幾間代理毛貨的商人，兩者不但人數相差幾百倍，動機也完全不同。去北平的人，都是受中共控制或分得一點大陸同胞骨髓餘瀝，但去台北的，相信一萬人中間，有求於政府的也不會有一百人。這種純潔的愛國情操，古今中外皆無先例。海外僑胞熱愛祖國，不但沒有

言，雖然沒有大麻煩，但因為堅決擁護政府，會被一般朋友（不是敵人）指為「台灣特務」，自己辦一份雜誌羅掘俱窮，別人偏說你在台灣拿了津貼，甚至有一位每月在台北拿了八千元港幣辦雜誌的先生，也一口咬定筆者是「國民黨特務」，聽到的人告訴我，我笑笑說：「就算這位先生說的是眞的，我這個特務也是義勇軍，他閣下一月在台灣拿八千元的港幣，已經舉世皆知，他算是什麼呢？」這些閒話且不談，轉回正題，海外僑胞何以如此愛國，就我個人的體驗，主要是由於故總統蔣公德澤深入人心，蔣公一生功業，歷北伐，勦共，抗日而至戡亂，雖最後一事尙未竟全功，但即以前三項而言，任何人成功一項即千秋不朽，蔣公竟成其三，功業之隆，為三千年所未有，尤其是抗戰時期長成的中國人，飽受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欺凌，胸中怒火幾乎從喉中冒出來。蔣公領導八年抗戰，擊敗五百年的大敵日本，收復甲午戰爭以來失土，廢除不平等條約，洗雪百年國耻，可以說中國因為有了蔣公，中國人始可以作人。

蔣公在退守台灣之後，更全力經營自由基地，為光復大陸而奮鬬到底，在海外任何有良心的中國人，都由衷感到欠這位老人家太多。所以在過去，政府儘管在海外措施諸多不當，海外僑胞尤其在東南亞各國的，更有坐牢傾家者，但並不影響對政府的向心力。

但現在「老先生」已去，今後海外僑胞所面對的是嚴總統、蔣院長，嚴蔣二公，二十幾年來輔佑「老先生」把台灣建成復興基地，人間樂土，功勛彪炳，舉國蒙庥。但嚴蔣二公有何德澤及於海外僑胞，實在舉不出。今後要使海外僑胞更加團結擁護政府，以愛「老先生」之情愛嚴蔣二公，就要靠海外工作委員會從中溝通，但這個任務陳裕清能負得起嗎？希望當局不可忽視海外民心，一旦失去，再想挽回就不容易了。

舉行海外民意測驗

政府遷台之後，國勢雖不如前，但僑胞向心力

，但有些先生們的功勞亦不可沒。政府方面僑委會每年接待數萬華僑，辛勞備至，工作人員之態度永遠和靄可親，不怠不忽，最獲可評。

黨方人員，筆者特別懷念陳建中、徐晴嵐兩位先生。陳先生慷慨豪爽，一派關西大漢（陳先生身材並不高，此是借用）的作風，有啥說啥，毫不雕飾。徐先生溫文儒雅，聰明敦厚，談話不疾不徐，語語中肯。陳、徐兩先生更有一項長處，非一般官僚可及，即實心任事，海外僑胞回國，任何人皆可以找他們辦事，能辦到的馬上就辦，不能辦的也委婉說明，決不拖泥帶水或亂打太極。

實則，海外僑胞對國家毫無所求，只有奉獻，如果說有所求的話，就是這一分溫暖。擔任海外工作的人，若是肯憑良知為國家為黨作事，就必須去掉架子，深入到羣眾中來。不必說蔣院長經常深入民間，與國民打成一片，就是老先生在世，也常到農村與父老閒話，拖拖兒童，慰問耆舊。此項行動只能襯托出老先生的偉大，毫不損其尊嚴。陳裕清是何許人，自就任海外工作委員會主任之後，竟然來一個「三年面壁」，對外人看都懶看一眼，他又何必坐上這個位子。

筆者對陳主任提出批評之後，在香港所有熟人，皆認為此乃眞是愛國行動，揭自己瘡疤與刺敵人一刀，實在是一件事的兩面，刺敵一刀在促其傷重而死，揭自己瘡疤目的在使身體早日復原，但也許有人以為筆者與陳主任有什麼地方不相背。但也許有人……

平心論國是

陳裕清與海外工作

岳騫

【編者按】本文原連載於「萬人日報」，由於篇幅所限，致有些片段被迫割愛，現作者把原文加以整理補充，特在本刊重登一次。

陳裕清與海外工作

中國國民黨是中華民國執政黨，重要國策都是經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交行政院執行，此乃一般民主國家政黨政治的常軌，並無不妥。但是國民黨本身又分成若干組，直接負責推動某種工作，以補政府之不足，工作作得成功，實在比政府有效率，反之，就阻碍了國民黨與政府工作進度。

國民黨內部有一個「海外工作委員會」主任是陳裕清先生，海外工作委員會顧名思義，應是指的中國政府有效統治的台澎金馬及法理上統治的中國大陸之外的地區，包括範圍相當廣闊。但陳主任讀書時所修的地理課程也許與目前不同，陳主任心目中的海外是指的美國一地，香港及東南亞甚至歐非各洲均不包括在內。

有人說因爲陳主任是美籍華人，所以心目中只有美國，其實這種說法頗有問題，中國國民黨雖是中國革命政黨，但因終極目的要促進世界大同，所以同盟會時期就有日本同志山田良政爲革命捐軀，萱野長知幾爲革命傾家。國父民國元年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隨從參與軍事機要的同志便是美國人荷馬李將軍，最近又有一位烏拉圭女畫家愛蘭娜申請加入國民黨，可見國民黨實在是一個包容各國的政黨，陳主任即使眞是美國人，但是既然加入中國國民黨，又負責海外工作委員會，也應當站在中國人立場上工作，不能把精神永遠放在美國。

除非說香港不是海外，如果香港也算是海外地區，自從陳主任出任海外工作委員會主任以來，每年慶典及平時回國的香港人，不論新聞、文化、教育、工業、商業、工人、農人，陳主任同什麼人單獨談過一次話，喝過一杯茶，有許多次集會是由國民黨中央黨部召集的，陳主任實在是主人中的主人，但陳主任木然而來，木然而去，碰熟人還勉強點下頭，不熟的便昂然而過，許多人皆竊竊私議，此人是誰？何以比總統的架子還大，實則故總統蔣公並無架子，只有威嚴，但陳主任的架子確實使人望而生畏。

本來陳主任是國民黨的官，好壞也不干我們老百姓的事，但國民黨是執政黨，海外工作委員會又實在負責海外工作，偏偏擺了一個不爲海外工作的主任，這三年來在海外引起的怨聲載道，非當局所能想像。筆者每次回國請我喝茶吃飯的皆陳主任上級，我決不至於企求陳主任請我喝杯茶爲榮，只是想把陳主任的工作情況，介紹於當局知道，聊盡國民天職。

陳裕清與筆會

不久之前，有一個筆會朋友問我：「中華民國筆會會長是不是陳裕清？」我想了一下，說道：「羅家倫死後換了林語堂，林語堂還未死，怎會換陳裕清？」

朋友說：「陳裕清既不是會長，爲什麼國際筆會開會皆去出席。」

我笑道：「這只能說是能者多勞，不一定當會長才可出席。」

朋友道：「這個問題我本不想說，但是，爲了國家，爲了筆會，又不能不說，說錯了希望你不要介意。如果下屆大會，陳裕清再去，一定會影響筆會會籍。」

我當時不太明白，請朋友說清楚，聽完了之後，確實相當焦急不安，本想直接給陳主任寫封信，又怕陳主任不予理會，所以，想藉萬人日報篇幅，就此問題公開談談。

目前由中國人組成的筆會有兩個，即在台北的中華民國筆會，在香港的香港中國筆會，都是國際筆會的分會。筆會本是一個散漫而微弱的國際團體。向來不受政治影響，也不參與政治鬪爭，但自從

，毛澤東當時曾說我在二中的講話裏含有十點毒素，其中兩點就是關於林彪。

他說：「你爲什麼在二中全會上又講林彪的好話呢？你爲什麼說他關於戰爭形勢講的好，講得具體而生動呀？十年前我不是同你講過麼：講林彪的好話，就是挖我這個軍事靠山的牆腳，你現在又講他好話，這不是毒素是什麼？」

我說：「十年前我就向你說過，在我看黨的所有幹部，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都是黨的沒有什麼你的，我的，他的，沒有任何私人的。所以我講話完全沒有什麼拉攏林彪做我的幹部的意思。你說你們兩人有很久的親密關係，難道別人說句好話，就能把林彪拉走了麼？」

他說：「你不記得麼？當你第二次講話和回答問題時，我在旁邊插話，同你講起『整風運動』和黨的歷史問題，林彪馬上站起來向你說：『王明同志：關於黨的歷史問題，我一點也不知道』。你對他說：『林彪同志，你想知道黨的歷史問題很容易，只要我同你談一小時，甚至半小時的話，就一切都明白了。請你問問毛主席。他允許你還是不允許你同我談這個問題？』你看，關於黨的歷史問題，林彪不問我，而問你，你的回答又故意地將我一軍。這不是毒素是什麼？」

從這兩次講話可以看出，一方面毛澤東對林彪又是何等沒信心，何等不放心，毛澤東之所以對林彪抱這樣兩面的態度，主要地是由於他同林彪的關係並不是志同道合的戰友，而不過是他利用黨的中央軍委和中央主席職位對林彪施行威脅利誘，把他拉成自己的軍事靠山的關係，而林彪並不是願意和毛澤東同流合污的。因而，毛澤東在「整風運動」時所作僞造黨史其它陰謀詭計的勾當都不敢向林彪坦白的說。此外，還有幾件我親身經歷的事，可以證明林彪不是都同意毛澤東的。例如：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從共產國際回到延安後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關於平型關戰鬥的估計以及我們在抗日戰鬥中的戰畧問題，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毛澤東說：「平型關戰鬥超過了游擊戰而帶有運動戰的性質，以後再不能重複這樣的戰爭。因爲我們在抗日戰爭中只能打游擊戰，不能打運動戰。這是我們的當前任務。」八路軍正副司令朱德和彭德懷同志，新四軍名義上副軍長，實際上的領導項英同志，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周恩來同志等認爲：平型關戰鬥證明，我們在有準備和有利的條件下，可以再進行類似平型關的戰鬥來打擊日寇。在我們軍隊沒有更好的現代武器以前，我們對日作戰的戰畧方針應當是游擊戰，但不放棄在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與這個問題有關的還討論到由我轉達的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同志的提議，就是：八路軍和新四軍應該利用一切可能機會建立一部分有現代武裝的部隊。現代武裝的來源，由蘇聯給中國國民革命軍的武器裏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給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這一點早已同蔣介石約定了的。此外，斯大林同志並要我轉告中共中央政治局：「砲是現代戰爭之神，八路軍和新四軍必須首先建立砲兵部隊，爲的能夠修理砲、機關槍和步槍等武器，並自己製造砲彈和子彈，我們準備幫助你們建立一個兵工修理所，全部機械裝備和技術人員都由我們供應。」政治局同志全體歡迎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同志的這個提議，只有毛澤東例外。他說：「我們在抗日戰爭中只是打游擊戰，我們要砲幹什麼？要修理所幹什麼？這只能增加我們的麻煩。」

毛澤東的這個意見不但在軍事上是完全錯誤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完全錯誤的。他的這種觀點正是黑格爾在「邏輯學」中批評的那種「把從根據產生的東西寫作根據本身的觀點」。也正是馬克思所大聲嘲笑的那種「不是片像像人，而是人像像片」的說法。毛澤東認爲，八路軍新四軍等於沒有現代武裝，所以他們抗日只能打游擊戰，相反，認爲八路軍新四軍只能打游擊戰，所以不要現代武裝這不是因果顚倒，倒果爲因的標本的反辯證邏輯的看問題的方法嗎？林彪同志當時不是政治局的成員，沒有參加政治局會議發表意見，但是我從政治局同志的談話中知道，林彪同志是反對毛澤東的意見的。

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間，有一次我到毛澤東辦公室去，看見他正在生氣，我說：「毛主席氣什麼？」他說：「林彪！」我問：「爲什麼？」他說：「林彪不聽命令，我幾次命令他把長春打下來，他都不聽，他硬要圍困長春，叫守軍投降……」。

同年十二年，有一次我到毛澤東辦公室去，他又在生氣。我說：「毛主席，你又氣什麼！」他說：「還是林彪」。我問：「爲什麼？」他說：「還是他不聽命令！我寫好了給傅作義的哀的美敦書已經派人送給林彪，叫他送給傅作義，要傳立即投降，否則我們就立即大舉進攻，消滅他的全部軍隊。林彪不聽我的命令而聽鄧寶珊那些調解人的話，說什麼傅作義是北方人，個性強，投降不幹，起義會來。如果下哀的美敦書，就會把他的三十萬人的部隊拿來同我們拚一場，打敗了，他坐飛機跑到南京去，結果把北京及其近郊都打得亂七八糟，太不合算。這樣林彪老等傅作義起義，我下了道命令，他都置之不理……」

由此可見，林彪同志對政治和軍事問題常有自己的見解，而不是完全盲目服從毛澤東的。

但是毛澤東在軍事上不得不依靠林彪。所以在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懷同志國防部長免職後，就任命林彪擔任國防部長職務，並從那時起，把黨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交給林彪處理。同時他命令林彪在軍隊中極力培植他的個人崇拜，並實行所謂「學習雷鋒運動」，實際上就是宣傳「聽從毛主席的話」，「看毛主席的書」，「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等這套叫人盲目服從毛澤東的運動。同時毛澤東又展開所謂「學習解放軍運動」，「培養接班人運動」。一方面瘋狂的吹捧他自己，另方面準備林彪正式做承繼人。在所謂「文革」開始後，毛澤東更利用林彪大捧特吹毛澤東個人和「毛澤東思想」，而毛家宣傳機器也大喊大叫：「林彪是最忠實於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林彪是毛主席最好的承繼人！」到所謂「九大」時，就在黨章上正式寫上林彪是毛澤東的繼承人了。可是經過不到兩年半，突然發出了所謂九月事變，也就是林彪和他的妻子葉羣以及國防部副部長兼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海軍政治委員李作鵬和解放軍總後勤部司令邱會作等同志失踪！此六人除林彪外，其他五個都是毛澤東在所謂「九大」一中會上特別提出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的。

毛澤東的小器與自私

陳紹禹遺著

【編者按】本文節錄自陳紹禹（王明）遺著「孤僧命運」一書，王明曾任中共代總書記，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在蘇聯逝世，此書則完成於同年三月初，刊載於「蒙古消息報」。本文標題爲編者所改，內容主要描述毛澤東與林彪早年恩怨，把毛澤東的小器、自私、猜忌、淺薄與無知揭露無遺，與中共宣揚毛澤東如何偉大、英明，相去十萬八千里！

又關於毛澤東一力拉攏林彪的事，名史學家岳騫先生舉出兩例可作「孤文」的旁證，證明陳紹禹之文並非信口雌黃攻擊毛澤東，其中實有事實根據：㈠龔楚「我與紅軍」敍述在瑞金時，當孫連仲部隊季振同，趙博生叛投共軍，林彪在軍事會議上說了兩句話，毛澤東馬上向當時軍事最高負責人周恩來說：「林彪同志很進步呢？是不是？」（見我與紅軍三〇七頁）。㈡當民國二十六年共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時，下轄三師，蔣委員長告訴周恩來，必須有一個師長爲黃埔學生，而且提出了徐向前，但毛澤東不同意，要求改派林彪，林彪乃得擔任一一五師師長，徐向前則降爲一二九師副師長。

一九二七年秋，毛澤東奉黨中央命令率領部分武裝農民隊伍走上井崗山。當時他完全不懂軍事，農民隊伍也還沒有戰鬪經驗，他只有依靠早已佔據井崗山的王佐和袁文才率領的貧苦農民隊伍，同他共同作戰，才能在井崗山站住腳，建立根據地，但當朱德同志一九二七年冬率領中國革命軍隊到達井崗山（譯者按：朱德係於一九二八年四月率部上井崗山的），一九二八年秋彭德懷和黃公畧同志率領他們的起義隊伍也到達井崗山後，他就用請客吃飯的陰謀方式，把王佐和袁文才殺掉，並繳了他們隊伍的械。在三〇年代末，毛澤東同我和其他人講話時，也不得公開承認說：「事後想起來，王佐和袁文才殺寃枉了，他們本人和隊伍都基本上改造差不多了」。

朱德、彭德懷和黃公畧等同志上井崗上後，井崗山才成爲一個能夠獨立作戰的軍事單位和革命根據地。毛澤東並不懂軍事，只是就黨中央的任命他才做了他們的政委，黃公畧同志不幸於一九三一年被國民黨飛機炸死了。毛澤東多少年來主要地就是依靠朱彭這兩員大將指揮軍隊打天下。可是當他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上篡奪了黨的最高軍權後，就在四十年代前半期「整風運動」中，在政治和組織上打擊朱德和彭德懷同志，而在「文化革命」時期，他繼續打擊和汚蔑他們，並殘酷地迫害彭德懷同志。

一九三五年二月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之所以能夠篡奪了黨的最高軍權，主要地是依靠所謂「毛張聯盟」，就是他利用了張聞天和王稼祥同志的幫助，但到四十年代「整風運動」時，他就在政治上嚴重地打擊了他們。最後在「文化革命」時期，更殘酷地迫害了他們。

在四十年代，他之所以能夠進行「整風運動」主要原因之一是，從一九三八年十月六中全會開始建立起來的「毛劉聯盟」。而到「文化革命」時期他給劉少奇同志加上「內奸」、「工賊」、「叛徒」、「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頭子」等罪名加以殘酷的迫害。

至於林彪，毛澤東從一九三三年起就設法拉攏他，要林彪給他繼承。林彪當時曾付之一笑，並把此事當做笑話告訴過博古（秦邦憲）同志。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先後用紅軍總政委和中央主席的名義，繼續拉攏林彪（譯者按：遵義議會後，一九三五年六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川西懋功會合，中共中央兩河口舉行會議，通過張國燾出任紅軍總政委。毛澤東則仍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爲張聞天。當時中共中央尚無「主席」之設）爲他的軍事靠山，關於他對林彪的依賴關係，可以從他同我的兩次談話裏明白地表示出來。

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春。他說：「王明同志，你爲什麼挖我的林彪，告訴你，這個牆腳可挖不得。」當時我很驚訝地問他：「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他說：「你爲什麼在去年夏天在漢口歡迎國際青年代表團的會上說林彪的好話呀？」

我說：「我不過說指揮著名的平型關戰鬪的林彪將軍也是個青年，這有什麼拉攏林彪挖你的牆腳的意思呢？」

他說：「你講他的好話，就是挖我的牆腳。我告訴你，我搞了十幾年的軍事工作，就算搞好了一個林彪。他是眞正我的人，他指揮的軍隊眞正是我唯一依靠的軍隊。其他八路軍新四軍隊伍都不是我的。所以你必須注意，我無論如何不會允許任何人挖掉我的林彪這個牆腳的。」

第二次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屆二中全會閉幕後的談話，在前面我已經寫過

問，他可能再添。這樣，間接幫助了「萬人日報」增加銷路。

當然，我們不能單靠這方法，必須眞正有讀者，才是眞正的增加了銷路，因此，第二步要靠「萬人雜誌」或「萬人日報」的讀者，自己看過滿意，盡量介紹給朋友，讓更多人試看「萬人日報」，只要他看對了眼，我們就會增加一位長期讀者。

老萬很有信心在「收回原價」後，站穩了腳跟，一定可穩步上升。到我們銷路漲到相當可觀時，就向廣告方面全面進軍（除了「人情」的以外，必須銷路好才有廣告），到廣告足以支持增加的皮費，我們會出紙兩大張，到那時，報紙可容納更多東西，適應更多讀者。

老萬不是盲目樂觀，鑒於我們現在每一份報紙，都落到讀者手上，銷路增加不成問題，但必須有耐心、毅力去守。在這「守」的時期，可把內容逐步修正。作爲「老板」的讀者，必須就其所見，向我們多提意見。多數人喜歡的，我們加強；多數人不喜歡的，我們撤銷。必須注意，我們是以「多數」的意見爲改革的依據。

雖有奇迹‧缺點仍多

排字領班、機房領班及發行代理，衆口一詞對老萬說：像「萬人日報」這樣的情形，是近年罕見的。奇迹之一是：第一天創刋，中午之前，全部買光，表示「萬人日報」先聲奪人。奇迹之二是：近年來新出的報紙，幾乎出一家、冚一家，每份七仙的「散紙」，持續一兩個月，甚至有些從出版之日，到壽終正寢之時，仍在「散紙」期中，從未超過七仙；「萬人日報」在五天之後，收一毫二仙；十天之後，便收正價。報販一毫九，總代理一毫七一。幾乎可說沒有任何報紙敢這樣做。奇迹之三是：籌備時間之短，工作人手（指熟行的、有經驗）之少，也找不到一份像「萬人日報」這樣子的。奇迹之四是：沒有一份新辦的報紙，可以絕不加鹽而爲讀者所接受。

奇迹雖有，缺點亦多。老萬已在「萬人日報」的「每日評論」提出，最大毛病在印刷，我們已不惜工本，逐步改善。同時，「萬人日報」雖刋登過很多有分量的文章，但格調太高一點，不是一般知識在水平以下的讀者所能接受。還有人批評「萬人日報」過於雜誌化，太着重大塊文章。不過，這也是我們的「特點」。香港有各式各樣的報紙，要另創一格，只有另闢蹊徑。如果跟着人家走，永遠在別人後頭。

萬人特點‧靜態新聞

老萬曾不只一次考慮過，如果在突發新聞與電訊方面與人競爭，一定鬬不過財雄勢大的現存報紙。因此老萬決定憑自己腦袋，以靜態新聞作爲「萬人日報」的特點。

出版以來，差不多每天都有數則極有分量的大新聞，在採訪上當然很吃力，但已做到一點：你看完所有大報，拿起我們的報，仍然覺得「有嘢睇」，而且「很多嘢睇」。因爲我們報上的新聞，許多是別報所無的。

如果將來我們有機會發展爲日出兩大張，人有我有的電訊、政府公佈及突發新聞我們也適量刋登，體育、股票、交通等等，也不付缺如，以今天工作的這種精神，一定可搶到在「暢銷報紙」之列。

替老板做事和替讀者做事是兩回事。但，「萬人日報」讀者是我們的老板，即是兩位一體，我們比較好辦事。我們的老板不斤斤計較要我們賺錢，只要能生存下去，辦得有聲有色，老板們會不斷來信鼓勵、嘉獎，給我們打氣。

不過，有時老板們不大了解實際情況，他們的要求事實上辦不到，我們睇餸食飯，許多材料很好，但沒有錢，負擔不起。例如訂齊所有電訊社，每月花在電訊上的錢，至少要幾萬元，還要多用幾名翻譯，這負擔我們目前辦不到。

在靜態新聞方面發展，似易實難。許多有財力的報紙都想做好靜態新聞，可是大報紙的伙記是打工的，打工仔只求能應付老板，不願太傷腦筋，不似我們自己辦報的搏命，不斷動腦筋。

每天找三幾件有份量的新聞，不是簡單的事。我們出版以來，在這方面表現的精神，讀者反應如何尙不清楚，行家一致有好評。因爲他們也每天揞住來做，困難之處他們比較了解。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是天天可以找到精彩新聞，一個星期內有兩三件出色的，已算不錯。今後，「萬人日報」仍然要循這條路走，我們的特有新聞是經過多方調查，有足夠根據才報導，和市面的所謂「內幕」式的雜誌大有分別。我們不清楚的，絕不報導，和大炮報不相同。我們要在讀者腦海中建立信用，我們的報導，才會產生更大反應。除了部分讀者認爲「篇幅太少」外，大致來說，「萬人日報」已算是一份差強人意的報紙，是一份有前途的報紙，發展下去，會和其他暢銷報紙一樣，成爲你每天不能離的伴侶，天天早上非閱讀不可。

讀者熱情‧使我感動

「萬人日報」面世後，總算完成了理想中的計劃，因此在這一期的「萬人雜誌」，不厭求詳地把個人的感受提出。

平時，老萬的工作已夠忙，「萬人日報」出版前後，可說不眠不休。我的女兒四年沒有回來，女壻七年濶別香港，這次很難得有假期回來渡假，老萬卻適在此時出版「萬人日報」，公爾忘思，連共叙天倫的時間都沒有，讓他們每天無聊地找尋自己的消遣。到女兒上飛機要走的時候，老萬還在家中熬稿，沒有親去送機。

不過女兒倒也體諒老萬，並未因爲我沒時間陪他們玩而感不快。她和夫壻臨走的時候，還勸老萬不要太勞，應當多找幾個人幫忙。一方面又勉勵老萬「把報紙辦好」。她當然了解老萬的戰鬬精神，不知苦字是怎麼寫法。最後，老萬要向幾位熱心的讀者致衷心謝意。他們把鈔票送到報社，當面交給老萬，表示他們在「支持」老萬辦報，不需要什麼「股票」。如果賺錢，請老萬本利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金」，甚至連名字也不願告訴老萬。領了這種情，老萬可以不搏命嗎？

「把『萬人日報』辦好」，不只是女兒的鼓勵，也是大衆的期望，老萬自當竭其所能，不讓大家失望。

新聞  以外

「萬人日報」出版迭創奇迹

今後逐步改進前途一片光明

萬人傑

「萬人日報」出版後，各方反應熱烈，可見香港正義人士多的是。「萬人日報」的生存，是對現社會的考驗。從他們的反應，可看出香港人心歸趨。「萬人日報」的正義立場，受到大衆同情。親共份子小爬虫，當然想盡辦法打擊我們，但受到大衆支持的「萬人日報」，抵受得住任何打擊。

先天不足・人力補救

談了好幾期「萬人日報」的事情，似乎太長氣、贅氣。不過，辦「萬人日報」不但是老萬畢生大事，也是我們萬人大家庭的一樁大事。

無可否認，「萬人日報」的出版，是我們萬人大家庭一個重大發展，猶如我們蓋了一間新厦，也如開設一家新店子，「萬人」的發展，踏進一大步。

限於時間、限於經濟財力，「萬人日報」無法聘請一些熟練的工作人員。一個有經驗、有能力的編輯，起碼要兩千元月薪才可把他從原有的工作崗位拉過來，我們暫時辦不到，只好由老萬憑從事新聞工作四十年的經驗，拚了老命，單槍匹馬上陣。

能把「萬人日報」辦得出來是奇迹，一來是時間匆忙，二來拍手無塵，熟悉老萬的朋友都替我擔心。發出一張「七月七日」的支票，恐怕到時很難兌現。一班熱心的青年對老萬幫助很大，可惜他們經驗不足，雖有衝勁，很多時白費氣力。李勇兄和黃基兄是眞正有能力工作的朋友，他們未談及「代價」，無條件爲「萬人日報」工作，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如果說要付酬勞，他們該拿雙份薪水。但他們聲明作「義工」，老萬不願意白白搾取他們的勞力。雖然報社經濟脆弱，總不能省掉這筆開銷。

意見參商・舵手難當

壞，熱心的讀者，每天寫信、打電話來向我們提供意見；這些意見在「萬人論壇」發表過不少。

意見不少是十分寶貴，值得我們參考。但讀者彼此間往往意見參商，見解相背。以「狗經」爲例，「萬人日報」出版前，大部分讀者認爲「不必要」；但出版後許多讀者卻質問我們：「爲什麼沒狗經？」最難應付的還是報販，通常，報販是報紙的太上老板，他們的意見才是直接影响報社政策的。不要說我們規模這麼小的「萬人日報」，即使年賺千萬的報業機構，也不能忽視他們的「建議」。因此我們在出版後的第二個星期，又打破自己的決定撥出幾條字，刋登狗經，適應部分讀者，滿足報販要求，讓他們無法托詞。作爲舵手，當然不該三心兩意，但每天吸收各方面的意見，卻有無所適從之感。「萬人日報」目前只有一張紙，讀者的需求如此之多，很難一一滿足他們，只可擇要改善。

報紙內容各有喜愛厭惡，老萬擬訂的時候，頗感左右爲難，也明知有部分人喜歡的，也會有部分人反對。只要當中有一兩篇合乎他們的胃口文章，就不算太差了。

各位在中午時分走過報攤，已經有很多拍拖紙出現。所謂拍拖紙，本來報紙每份零售三毫，到中午賣不掉，兩份夾在一起，賣三毫，無形中是半價。近來是報紙的「淡季」，香港最「惡」的報紙，也在拍拖報中出現，唯獨「萬人日報」絕少拍拖，只偶然發現三兩份，和最暢銷的報紙相比，我們還勝一籌。並不是說「萬人日報」比他們銷路還要好，而因爲我們是新報紙，未能在報販心理上建立起信用，因此沒法使供應達到飽和。

一般的情形是：甲報攤可以銷三十分，他最多拿十五到二十份，因爲十五到二十份保證可以賣光，三十份則很可能銷剩三幾份，算起來反而賺得少。所以「萬人日報」在市面形成渴市現象，很多報攤在早上八點多便絕跡，理由在此。

朋友對老萬說：報販是做生意的，有買家，他們當然要多入貨。這話不錯，不過香港報紙種類太多，他們少賣幾分沒關係，對我們的影响則大。香港有二三千個以上的報攤，每個少賣三五份，我們便少銷一萬多，這對我們報社的影响十分巨大！有沒有應付的辦法？有，但一定要得到「萬人雜誌」讀者的合作。

推廣銷路・要靠讀者

如果報販銷完「萬人日報」後，不斷有人要買，會造成他一個印象，需求增加了，下次拿紙的時

香港教育界的壞苗頭

在香港刮的政治上的投機風越來越烈。特別是在教育界，甚至形成「風氣」，令人咋舌！這大概是與中共叫囂的「形勢大好」有關。中共近年虛張聲勢，特別是經過短視而無恥的政客尼克遜訪問北平「朝見毛聖」後，中共被牽進了聯合國，接着在世界上出現一股莫名其妙的所謂「中國熱」，所以，世界上不少國家紛紛與北平「建交」。在這個逆流中，美國和香港有部份「學人」及「知識份子」，爲了「趕潮流」紛紛「認同」和「回歸」。不過這種「回歸」又分爲兩種，一種是眞的進入大陸走馬觀花看了一下，有的則「思想回歸」，盲目地替中共搖旗吶喊。其實，這些人對大陸的眞實情況卻一無所知。往好說他們是盲目無知的可憐蟲，但主要動機則是投機。在芸芸投機份子中，最不可原諒的就是「爲人師表」和「知識份子」。因爲，其中有的人竟是「爲人師表」的「博士」、「教授」、「講師」和「教師」。誤人子弟，儘管他們自己不考慮男盜女娼，然對第二代的毒害則後患無窮。

香港「三聯大學」校長是個姓李的「博士」。近年，在投機行動上十分積極。其實，此公於抗日勝利後會當過救濟官，因貪污有據畏罪潛逃受到政府的明令通緝。曾幾何時，他竟以「學人」姿態施施然由美國來港當上了「三聯大學」校長。大概，在他心目中認爲中華民國「該死」，所以到港後就向中共亂拋媚眼，表現出一副「左」的姿態。在他的提倡下，該「三聯大學」的「教授」、「講師」紛紛「回歸」大陸「鍍紅」。據報紙報導，這間大學先後有八個「教授」、「講師」曾經進過大陸。由於「進步人士」與中共安排進該大學裏去的職業學生以及受他們棍騙的盲從沆瀣一氣，所以，在學校裏形成了一個「山頭」，進而由視不少爲教育而教育的教授、講師爲「落後」，繼又對他們施加壓力，俾企圖把這些不熱心於搞那種旁門左道政治的正派教授、講師擠出去，使學校成爲他們這伙牛鬼蛇神放毒散瘟的「獨霸天下」。

辦這所大學用的是香港納稅人的錢。即或有關當局本着「教育自由」方針不予干涉，而作爲純粹香港居民和輿論界，卻不能不密切注意。

香港的大學生不少是富家子弟，但卻愚昧地「研究」什麼「社會主義」。老實講，談政治他們仍留停在抄報紙背口號的階段，根本就是不大懂。出現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家長首先應該留意。誰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能成爲造福社會的有用之材，絕不會希望孩子上賊船，當一個政治上的小老千。教壞學生，把學生引上邪路，某些別有用心的「先生」要負較多的責任。七月十七日本港不少報紙報導：九龍大埔道五十八號崇眞英文書院解聘一個姓陳的試用教師，會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這件事本來不值得大驚小怪，然在實際上卻可發現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在中學裏也滲進了別有用心的所謂「進步份子」。幸虧崇眞學院是個規規矩矩的忠實於教育事業的學府，及時解聘這位留美的「先生」，不然，會有一天監督、校長以至校董都將被牽着鼻子走，因爲，他可以驅使受他矇蔽的學生作爲他要脅學校的「羣眾」。對於這件事，綜合本港星島、華僑兩家日報報導說：這位「先生」被解聘後他曾向記者說：他只是多鼓勵學生參加「課外活動」，並採用「新方法」授課，在學生「歡迎」的情形下，校方解聘他是「無理開除」。關於這件事，該校校長張維明先生對記者指出：該位「先生」之解僱，是「對其過去一年來之工作成績而作出的決定，因其尙在試用期間內，校方係有權抉擇教員之去留者」。事實是此公在未得到學校當局允許下，居然利用「參觀」等方式向學生灌輸毒素。七月十七日香港「大公報」在四版上說：這個老師是「好老師」。接着指稱：「據悉，校方開除該陳老師的主要理由，是說該教師與學生去參觀中國歷史圖片展覽」。所謂「中國歷史」是經過中共歪曲篡改後「爲政治服務」的東西，如果不是他們同路人誰會去看？特別是帶領學生去看，其別有用心實不言而喩了。同日「文滙報」三版在報導此項消息時，除爲那個「教師」辯護外，還反咬一口，說：「該校校長以前是德明學校的教務上任，來崇眞就任校長後，處事待人有其政治立場」。「大公報」說是「好老師」，其人的政治背景可想而知。再經「文滙報」這麼一描，反倒越描越黑，凡是不上中共圈套，不受它利用的就會被誣指爲有什麼「政治立場」，其實，這種不往劊子手、政治騙子臉上貼金的「政治立場」好得很！

中共的赤色毒菌已滲入香港學校，實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希望引起有關當局、學校和家長的注意。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〇四期(新107)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七月廿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〇四 新107 期）

步步驚魂



本期要目

萬人詩壇

英淑封主壇

哀悼　蔣公故總統

林盛

光如日月皎如雪，皓魄長存應不滅，
揮淚哭公氣化虹，賦詩望復山河切！

林盛君之詩，本爲：「心如朗月凝白雪，氣耀霓虹賦壯詩，蔣公崩逝何窮淚，磨勵當須復國時。」全首俱充滿愛國及愛蔣總統之情，的是熱血一腔，可惜所用字句，未能將內心感觸發揮盡致，而平仄畧有出入，爰特改作如上。

封淑英按。

釵頭鳳

劉祖霞

花容好。鶯聲巧。眼前依舊春來了。春如約。人非昨。一朝分袂，十年飄泊。各各各。

椰風掃。庭花杳。蝶蜂猶自尋煩惱。淸晨雀。黃昏角。枕邊吹送，儘人思索。惡惡惡。

憶家園

雪梨　蘇伯楷

是非顚倒黑乾坤，到處瘡痍血淚痕；
風雨一樓傷往事，不勝惆悵憶家園。

客窗月夜

前　人

午夜無眠結百思，寒燈明滅語蟲時；
窗前月到花留影，牆上飄搖風動枝。

春回

前　人

大地春回吹暖風，萬花艷麗白兼紅；
蹁躚粉蝶林間舞，幾疑身在畫圖中。

聽雨二首

前　人

夜雨通宵迄未休，檐前溜滴惹人愁；
陰霾不見朝陽面，遠近迷濛眼底收。

假寐留燈照小樓，卅年離緒集心頭；
潺湲漏盡敲窗急，一陣聽來一陣愁。

晨運

前　人

曉裏山行結運緣，晨風拂臉欲薰禪；
人間天上淸幽景，燈亮村莊月亮天。

布衣客

雪梨　蘇伯楷

生來命蹇任時拋，北海鯤魚難化蛟；
昔日無才遭眾棄，今朝有病臥荒郊。

師友惠著賦此答謝

前　人

厚誼隆情惠著書，名言至理是眞儒；
良師益友燈前晤，問難質疑辨實虛。

床頭書卷

前　人

床頭書卷亂紛紛，左右縱橫處處陳，
性懶嵇生誰得似，聖賢典籍已蒙塵。

郊曉

前　人

鳥唱晨熹照野村，曉風拂柳綠郊原，
西山未墜黃金鏡，東海又昇赤玉盤。

新燕

前　人

春歸紫燕入華堂，拾翠營巢結上樑；
育得新雛仍作客，秋來挈眷又還鄉。

詩人節放歌（咏史）

張樂天

「江山代有才人出，」華夏靈秀實所鍾。
行吟哀郢思屈子，一卷離騷懷悃忠。
湘靈萬古詩魂在，九歌博雅辭賦宗。
泗水弦歌世衰斷，書詩焚刼更蠹蟲。
干戈撩亂逞舌劍，弱燕報秦奮匕鋒。
風蕭易水壯士去，慷慨徵聲氣貫虹。
富貴李斯忘稅駕，東皋黃犬渺遊蹤。
漢興刋石昭朔漠，班固辭重戢邊烽。
蘇武持節困胡窟，地北天南雙飛龍。
平子四愁覲梁父，側身東望泰岱崧。
賈生謫爲長沙傅，憂向鵩鳥問祥凶。
子虛烏有賦諷諫，長卿倖沾聖眷隆。
登樓王粲遷紛濁，蔽荊岑高舊鄉壅。
討賊陳琳甘屈筆，樽空北海厄孔融。
對酒當歌驕魏武，橫槊賦傲詩睨空。
建安七子皆歸鄴，竊國者侯亂世雄。
才高八斗陳思險，七步成詩蠻觸訌。
景純詞賦冠東晉，師踵子房訪赤松。
一心欲得安期術，圓丘奇草靈液悾。
陸（士衡）招王（康琚）反山林隱，周才偏智各抱衷。
明哲保身陶彭澤，輕拋五斗免腰弓。
嘔血十年三都賦，洛陽紙貴左太沖。
詩文江左稱獨步，領袖南朝康樂公。
哀賦江南庾開府，思鄉長倦拆黃封。
斗酒百篇豪太白，淸平調貶貴妃容。
釆筆麗人刺權貴，收京野老屈茅蓬。
仙聖才大皆難用，侘傺亂離潦倒終。
飛黃騰貴誇沈宋，志急功名靡麗同。
趨附孌臣恣貪枉，時人垢唾裝癡聾。
盛世詞臣苦應制，輞川春望斜漢宮。
五言絕唱襄陽叟，見棄明主仰蒼穹。
畢竟長安居不易，司馬琵琶淪落逢。
文釆南唐中後主，風流雲散大江東。
倉皇辭廟歸臣虜，何堪故國月明中。
前世德雲蘇學士，湖隄楊柳自青葱。
奉旨塡詞柳三變，淺斟低唱病疑慵。
南渡遺民多思肖，旌旗日望逞東風。
壯懷激烈岳少保，氣吞胡虜滿江紅。
收拾河山從頭待，十二金牌廢全功。
壯士劍南悲老大，狂歌縱酒逸放翁。
國士誰如辛通判，美芹十策志未通。
但教廉頗猶能飯，據鞍草檄更平戎。
民族詩人重出塞，歷世邊患皆不絕。
紛紛朝代幾更變，詩魂國魄終不滅。
君不見文山燕市歌正氣，至今涯海怒潮烈。
又不見吳山立馬寇尙囂，青田何日起詩傑。

山寺晨鐘

林壽愷

薄霧迷山徑。曙光尙未分。
梵降空際出。鐘韻此中聞。
晨音驚人醒。朝曦散妖氛。
寺前高塔影。矗立繞祥雲。

京滬兩派工人武鬭 工廠停工社會混亂

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上海、南京等地中共敵對兩派工人之間激烈的武鬭，已導致工廠停工，社會混亂。

上述武鬭事件的發生，是由於江青二月間到上海時，曾鼓動當地工人「再造反」所引起的。當時江青對「上海異型彎管廠」的工人發表講話說：「無產階級要造反，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權力……」此後，江青講話的內容，即普遍傳達到中共各工廠，被列入（二）「學習」的主要資料。

自上海工人學習江青的講話內容後，當地的「大字報」於四月下旬紛紛貼出，其中有一張左派工人的「大字報」引述毛澤東的「指示」說：「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必須準備一次徹底的造反。」在此同時，上海的左派碼頭工人與航行海外航綫的右派海員、工人等，就展開了大規模的武鬭，結果有九人重傷，「上海海運局」停工兩天，五月中旬中共「遠洋公司上海分公司」停工三天。「上海柴油機廠」的右派工人，當着王洪文在該廠強調工人要「消除派性」、「建立黨性」時，高呼「砲打王洪文！要把他拉下馬！」等口號。

南京左右兩派工人之間的武鬭，到了五月一日普遍擴大，當天出現這兩派各自抬着被對方打死的工人屍首遊行的場面。

榮毅仁被「大字報」指名攻擊

武鬭正向杭州合肥武漢蔓延

自上海、南京左右兩派工人武鬭迭起後，已蔓延到杭州、合肥、武漢等地，不僅在市區有武鬭事件發生，而且農村也受到波及。

有一些不明派系的工人所貼出的「大字報」中，指名攻訐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王少庸和「四屆人大常委」榮毅仁等。

今年元月出任此項新職的榮毅仁，在中共竊據大陸的初期，曾被毛澤東捧為所謂「民族資本家」，「文革」後，他是僅存的一名「民族資本家」。

當上海工人貼出的「大字報」日漸增多後，上海市的「紅小兵」於五月中旬曾展開串連活動，喊出「打倒資產階級法權人物」等口號，要求所謂「革命羣眾（即左派）造反再造反」。這些當地盛傳中共工資將改制，各行各業的工人，都被迫進行所謂「自動表示」要求降低工資，其中中共「上海京劇團」頭目譚富英及演員等，接受中共「五・七幹校」的「改造」後，返回劇團時，也「自動」要求將工資降低，僅領取原工資的十分之三。

更正啓事

本刊第四〇一期「萬人協會」簡訊（七十）本會第二次執委會會議通過事項更正，由萬會長提議擬聘請譚華啓會計師為本會本年度核數師案，議決一致通過。

萬人協會辦公室

六十四年七月八日

慶祝六十四年度十月慶典回國致敬團

出發日期：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全程十四天）　收費：港幣一千四百五十元

截止報名日期：八月十五日　報名地址：本會會所

萬人協會通告

本會爲擴大慶祝六十四年雙十國慶，經執委會議決：組織本年十月慶典回國致敬團，同時，爲求提供更佳之服務，致敬團回國後一切生活起居及活動，仍委托本港經驗豐富信譽昭著之「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安排，而收費方面特廉，凡會員均可報名參加，亦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及會員親友參加。

會　長　萬人傑

副會長　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十日

旅程秩序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至十月十八日）

第一天（十月五日，星期日）

香港－台北

乘豪華噴射客機抵松山機場，隨即乘坐豪華遊覽車送往住宿飯店休息，途經行政院、總統府、立法院、西門町及中華商場等繁榮地區。歡迎宴設於遠東最新型之豪華酒店夜總會，表演節目多采多姿，可盡情欣賞。

夜宿於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二天（十月六日，星期一）

台北－石門水庫－日月潭

早飯於飯店後即專車沿十大建設之高速公路往石門水庫參觀。繼往新竹、苗栗至台中。午飯於台中市下午往日月潭，專車環湖遊覽建築宏偉之文武廟，數百孔雀集居之孔雀園，安奉我國古代傳奇人物唐三藏靈骨之玄奘寺，繼參觀德化社之毛家花園，瞭解山地同胞生活實況並可與毛族公主拍照留念。繼乘遊艇返住宿飯店，途中欣賞日月潭之湖光山色及光華島。

晚飯及夜宿於涵碧樓或教師會館。

第三天（十月七日，星期二）

日月潭－中興新村－彰化－台中

早飯後專程遊台灣省政府所在地，中興新村及省議會。繼往彰化八卦山參觀遠東最大佛像（佔地七畝，高達七十二呎）。

晚膳及夜宿於台中國賓或寶島大飯店。

第四天（十月八日，星期三）

台中－梨山－合歡啞口－天祥－花蓮

早飯後專車遊橫貫公路，沿東勢、谷關、青山、達見抵梨山。午飯於梨山賓館。

下午遊覽合歡啞口、碧綠神木、天祥、慈母橋、不動天王、一線天、燕子口、九曲洞、雙股瀑、長春祠、太魯閣等名勝。

晚飯於阿眉族文化村飯廳。飯後觀賞阿眉族歌舞表演。

夜宿於亞士都大飯店或宇宙大飯店。

第五天（十月九日，星期四）

花蓮－台北

早飯於酒店後，參觀大理石工廠，大理石製造過程及製成品。

專車往機場乘機飛返台北市，即下榻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下午參加政府安排節目。

第六天（十月十日，星期五）

台北（是日爲中華民國國慶日）

全日由政府安排節目。

供應早午晚膳。

夜宿於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七天至第九天（十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二日；星期六至星期一）

台北

參加政府安排之節目。

供應早午晚膳。

夜宿於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十、十一及十二天（十月十四日至十月十六日；星期二至星期四）

台北－南下

除第十天供應早飯外，全部節目及膳宿由政府安排。

第十三天（十月十七日，星期五）

北上－台北

由政府安排（包括早午飯）返抵台北。

晚飯及夜宿於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十四天（十月十八日，星期五）

台北－香港

早飯廣東點心。飯後自由活動購買土產及紀念品。

專車送往松山機場，辦理離境手續後。乘坐豪華噴射客機返香港。

參加辦法：

①報名時繳交二吋正面半身相片八張。身份證副本二份。

②塡寫入出境簽證申請表乙份。

③先交港幣二百元作爲部份費用，其餘費用於起程前二十天付清。

諮詢：

詳細旅程秩序表，歡迎於辦公時間來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萬人協會」會所或撥會所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查詢。

私校缺乏音體勞美教育 學生讀死書變成書獃子

編輯先生：

我是某中學的學生，我在該校也讀了快三年了，但我對於這間私中很不滿意。

我是在理班讀的。這裏，不旦止妨碍了我們的正常活動的發展，而且也碍止了我們音體勞美的發展。

我們每一星期有三次測驗，每一、三、六每次測一科。每當這A科測時我們放開B、C、E、F科，到B科測時，又放開ACDEF科，如此類推。我們只顧及明天或後天所測的一科，其他的使不想理而是使我們無暇去理。這樣使我們只有讀書、讀書、以及讀書。我們沒有時間去活動我們的身心，也沒有時間去看課外書本，使我們的知識更加貧乏。

我們每天六堂由一至六也是六堂。而三十六堂也是讀書，沒有美術和勞作，音樂以及體育。這不但有碍這些有天才的同學的發展，同時也使我們變成書獃子。

更使我們悶着的，便是我們理班沒有實驗做。間中一、二次是有的，但它根本沒有實驗室，又叫我們怎樣做？由始至終也只有聽。這樣我們不呆也難了。

我們的環境更是差得很。窗外總是火車聲、汽車聲、電單車以及猪牛的叫聲互相交集。那難嗅的猪味更使人想嘔吐。為了防止這些聲，我們只得關窗，且窗外內人氣的污濁以及座位的不好，而使我們更難受。有些課室是凸出的，有些同學要坐在那凸出的牆時，更是奇慘。有些老師有時因喉痛不適而將聲浪收低，使我們側起耳朵也聽不到。坐在第一行的同學比坐前座更苦。

這些不良的學習環境使我很不滿，而且不止我而是我們也感到不滿。

一學生上

興仁街天台僭建木屋 房屋署應速派員調查

編輯先生：

本人乃土瓜灣興仁街部份代表的住家。這街的天台，以往一向平靜，每天工餘或飯後，都可以作休息或漫步之用。

最近，有些沒有公德心的住客，竟在天台建屋。據房屋署規定，天台是不能在建屋的。本街因近着機場，因而對飛機升降有危險的。而且，若在火警時，唯一走向天台逃生的機會也減少了（因為有很多屋阻住去路）。而且有些住客還把木塊放在那裏，很容易會引致病菌滋生。

現借此處懇請房屋署盡快派員查究。

一羣不平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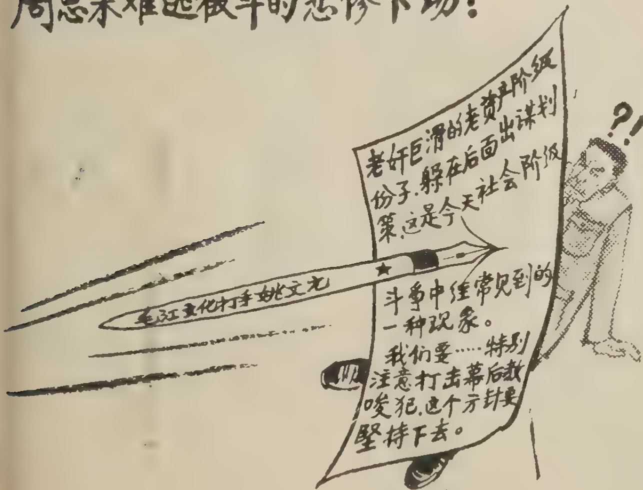
全球四海一家社成立

萬人傑曾憲光黃虞興 榮膺監督社長副社長

由各地僑領及本港新聞、文化、旅遊界知名人士，發起組織之全球聯誼性民間團體——「四海一家」社，經近一年籌備，於昨天在本港高士打道二七五號二樓B座社址宣告成立。萬人傑先生被公推為監督、曾憲光先生被公推為社長、黃虞興先生被公推為副社長，並組成了社委會。

四海一家社宗旨，除全面加強各地華僑聯繫和有效地促進彼此間友誼外，還將積極開展社員之康樂和福利活動，及大力做好社員間有關業務的交流工作；進而把社變成為分散世界各地社員間的協調和服務中心。該社從本月十七日起開始接受入會申請，至社員資格：凡遵守四海一家社社章，品行純正，均可填表申請。又該社備有章程，可於辦公時間到取或函索。

據該社負責人稱，社員均不收會費，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與進行曲，②小英雄，③蚯蚓娶新娘，④蟲的音樂會，⑤蜜蜂做工，⑥一個青蛙，⑦白兔，⑧鴿姑姑，⑨花園的洋囡囡，⑩跳舞歌，⑪小蜜蜂，⑫一齊上戰場，⑬春來了，⑭蝴蝶，⑮不倒翁，⑯鴿子，⑰搖籃曲，⑱再會歌，乃聖心合唱團唱。

㈢環球唱片公司台北西園路二段二五六號有：①國歌，②國旗歌，③國父紀念歌，④國慶歌，⑤雙十歌，⑥孔子紀念歌，⑦光復歌，⑧兒童節歌，⑨畢業歌，⑩驪歌。

㈣四海唱片——台北市峨眉街十一號有：①馬思聰小提琴，西藏詩史，②內蒙古組曲，③牧歌。

㈤省立新竹中學合唱中國名歌有第一唱片公司台北市三重市過圳街六十號有：①火車過隧道，②夜想——邵光作曲，③鳳陽花鼓，④蘇武牧羊，⑤沙里洪巴，⑥上山，⑦在那遙遠的地方，⑧中秋怨——黃友棣作曲，⑨漁陽鼙鼓動地來——黃自曲，韋瀚章詞，⑩滿江紅。

㈥中國藝術歌謠——林聲翕教授指揮，費明儀唱有：①鵲橋仙，②括地風（甘肅），③不唱山歌心不爽（雲南），④天天适風（綏遠），⑤南風吹（陝西），⑥草原的春天（蒙古民歌），⑧猜調（雲南），⑨綉荷包（雲南），⑩松滋山歌（湖北），⑪離恨——黃友棣，⑫過印度洋——趙元任，⑬雨——林聲翕，⑭燕子——韋瀚章、林聲翕，⑮清明時節——林聲翕，⑯江南蝶——黃友棣，⑰草綠芳洲——林聲翕。

㈦①山河戀——黃友棣，②紅燈——黃友棣，③阿里山的姑娘——黃友棣，④早操，⑤熱血，⑥人家有父母我何獨無兮，⑦我懷念我年邁的媽媽，⑧躍馬中原，⑨海頌，⑩號角，⑪是時候了，⑫殺敵。

㈧幸福唱片——台北市廣州街八十一巷二號之一。①教我如何不想他，劉半農、趙元任，②追尋——許建吾、劉雪菴，③玫瑰三願，④春思曲——黃自、韋瀚章，⑤長城謠，⑥巾幗英雄——桂永清、劉雪菴，⑦中愁怨——李韶、黃友棣，⑧天倫歌——黃自、鍾石根，⑨紅豆詞——曹雪芹，⑩花非花——黃自。

㈨中聲唱片，等不能盡書，君可直接去信定或自中國聯合銀行購，銀行支票寄去，或在集成圖書公司，或在九龍亞皆老街大橋大眾書屋有售，或代定。

讀者劉雅各

酒樓平台建廢氣槽 烟霧油膩居民難受

編輯先生：

希借貴刊一角刊登來函，以解脫我等長久以來生活在空氣染污環境的苦惱。

在美孚新邨五期蘭秀道第十二至二十號之地下有一酒樓，其大面的平台上築了一條廢氣槽，一日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噴出來自該酒樓厨房的油烟鑊氣，使我們住在樓上的居民長期以來呼吸着被染污了的空氣，生活在廢氣的烟籠霧鎖裏，住居環境和健康均蒙影響。

由於在廢氣槽的出口有兩堵成九十度角的矮牆阻着，故此噴出的廢氣因受阻而向上高升，於是樓上百多戶的居民遂飽受廢氣的「薰陶」了。在沒有風的日子裏，所有蘭秀道十二號CD座和十八號的CD座的樓上民居全部受影響。春夏季裏，要是刮東南風，廢氣則直接吹襲十二號CD座樓上各戶；若吹西南風，十八號CD座的樓上住戶則受到正面的吹襲；秋冬天裏，這些單位因向南背北，不受北風的影響，廢氣就冉冉上升，上述所有單位的民居均難逃受薰的命運了。不論在什麼日子裏，較低層的民居受影響的程度較為嚴重。噴出來的污氣，在空間形成一淺灰的烟幕，有時較濃烈的話則是灰白色的。由於廢氣帶有熱量，樓上較低層民居的室內氣溫較正常的室外氣溫為高；而附帶上升的「鑊氣」知碳酸氣，令人呼吸後悶悶不適，嚴重時則令人惡心欲吐。此外廢氣槽的抽氣機所發出的噪聲，於深夜以後的時間裏份外吵耳，擾人清夢。每日上午十一時至晚上十一時，空氣受染污的程度最嚴重，廢氣的影響最難受。位於該氣槽前面的矮牆被薰變得烏黑色了，而我們的窗門則沾上了油膩的污垢。從上所述，可見我們是多方面受到影響的。

自該酒樓開業以來，我們就一直受苦。邇來當局立例規定冷氣機若噪聲擾人、漏水、噴出熱氣均屬違法，相信我等所列之情事也不例外吧（又請問工務局，在大面平台加建廢氣槽是否合法？）有鑑於此，我等希望有關當局言出必行而有具體的執法表現，勿只立法而不執法！並冀盼美孚管業處與當局「共襄善舉」，使我們能從此安居樂業。謝謝！

一羣小業主敬上

毛澤東說：「凡與你接觸的人，回國後皆走惡運，如尼克遜、田中之流皆是。」毛答：「我也知道，不過，你不會怕。這次你回去決不會走惡運。」又說：「我們是共產國家領導者，對任何共產黨自然皆會支持，但決不干涉人家的內政。最後，我告你對共黨三大秘訣：㊀不可殺共產黨人，殺了他，反使他成為烈士，更能影響羣眾。㊁不可剿滅他們，因為你們走了，他們會再重來。㊂共產黨的力量，不在武力，而是意識形態，你們無法應付的。」

上述三人好比三枚大蒜頭，故其言可稱大蒜說話。大蒜佛教視為禁物，不僅佛教徒不吃，即進香者也禁吃。這種東西雖能消滅微菌，但太臭了，食之，不僅說話臭，人人討厭，即入胃，經過大腸，而排洩成為屎尿，進入馬桶，也特別奇臭，非過數日，不能減其臭味。

日本投降後，近衛首先被判弔頸，但他畏罪先服毒自殺了；然聽他話的人汪精衛，也客死東京，代替人陳公博則被逮捕回南京，被槍斃。

田中於放臭話後未久，也被逐下台。今日中日航空協定，又重簽訂，青天白日的中華民國國旗，不是又重翱翔於日本上空嗎？而田中呢，則卻潦倒不堪，他的公司也紛紛倒閉。

毛澤東早已形同僵屍，語無倫次。語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他不然，其言更臭，仍未脫離共產黨統戰八股。泰國也算是一堂堂獨立國家，一總理之尊，而偏跑到北平聽毛澤東臭話，教他放縱泰共，不可剿滅。不料這位泰國政要，聽了好像很得意的樣子，逢人便講。看罷，泰國在不久的將來，必定要走上惡運的。試問蘇加諾、非洲某親毛頭目、施漢諾，以及七親毛頭目那有不倒霉的，今後便要輪到菲馬可斯及泰總理了。

讀者華白啓 七月十日

中共高等教育亂七八糟 上海竟有數百工人大學

中共各地機關報刊，最近都用了很大篇幅，下意識渲染各省市工廠所辦的「工人大學」如何「發展」和如何有「成就」。

例如「人民日報」六月十六日說：上海市的「工人大學」，由去年的四十八所已發展到三百六十多所。

在一年之中，一個市竟增加了二百十二所大學，不問可知是自欺欺人。

「光明日報」六月二十四日也說，河北省僅工礦交通、企業，在很短期間，就起了五十一所，不論在人力、財力、技術設備以及教學人材等方面，都是不易辦到的，更可以說是使人難以相信。

更滑稽的是這種「工人大學」，不僅大廠辦，小廠也辦，連屬於廠中的某一車段或工段也開辦了「工人大學」。

在校址方面，據「光明日報」供認，有固定集中的，也有分散到工地的，還有流動在水上的。

「人民日報」也指出上海「江南造船廠修船安裝車間」，開的「工人大學」，設在一個原來放自行車的一個狹窄的棚屋裏。上海「毛巾被單工業公司」的「工人大學」辦在一家弄堂工廠的小閣樓上，被人稱作「閣樓大學」。湖北省「江漢工程局」辦起的五個「工人大學」，都在蘆席棚下上課。

無線電視問答遊戲 烏龍錯誤令人迷惑

編輯先生：

本人愛聽無線電視的問答遊戲，但它的問答，常常令人迷惑不解，可能是編導的人，不將答案弄清，以至主持該節目的藝員，信口判斷，指人是錯答，如六月十六日晚的逐秒計，問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是形容那種花？答是「蓮花」！問的語句，是出自愛蓮說，當然以「蓮」為答才合，但助理的人說，是「荷花」。難道她們連一篇小學生所讀的「愛蓮說」，也未讀過嗎？

由這樣的緣故？我想起他們過去烏龍很多。照筆者現在大畧的回憶，一次有上有落節目，主持人問中國的道教是誰人創設，答的道，是「李耳」。主持人說，錯了，不是「李耳」，是「老子」。照這看來，老子姓甚名誰，似也不知。

又一次精打細算節目，問鴻門會，項莊舞劍，意在何人？答者道，「志在沛公」。所問所答，都出史記，似適當了，但主持人突注視答案的人，表示答錯，弄得對方尷尬囁嚅，欲說也說不出劉邦，說錯了是劉備。

其他有因答者們的字音，與主持人的字音稍不同，又說答者錯了，這類更多。當知中國的文字，每字多有一二音，或數音的，編導們不將各題的答案弄清，使主持節目的人，在匆忙的時刻裏，祇得照編者的答案判決，那裏會想到它是錯呢？我很想編導的先生們，此後將每個問題，弄清每一問題內，有多少樣的答案，才可交給主持人，這樣不致導人於迷惑罷。

一聽眾上

購買愛國唱片 讀者詳為介紹

編輯先生：

七月十一日香港時報讀者之頁刊登志傑讀友有關查詢愛國名曲，本人冒昧代答，希望在萬人雜誌刊出。

㊀愛國唱片本港有灌製者，請與珠海、大同、德明中學音樂組連絡、

㊁自由中國兒童唱片——台北縣河邊北街十九號大王唱片廠有：①玩



油蔴地佐敦道廟街一帶
通衢大道開設賭檔
大聲呼喚以廣招徠
夠胆視警方如無物廉署應查吓

編輯先生：

在最近半個月來，油蔴地區出現一些賭檔，公然在通衢大道之中招眾聚賭，在一些固定時間之內，連續多日地公開營業，其人之視警察如無物，視法紀如空文，實令人憤激！在此通衢大道，車水馬龍，行人如鯽之佐敦道中，公然開設賭檔，而且有擴張營業之趨勢（最初一檔日前已增為兩檔），但未見有警方人員前往掃蕩，故吾人實懷疑油蔴地區是否有警察當值，佐敦道（近偉晴街口——即佐敦道碼頭對開處）是否有警員巡邏，如果有的話，又何以此等賭檔久不見被消滅？（論者有謂香港警察缺乏，故無暇前往採取行動，又有謂警方人員以時機未熟，故未有所行動。甚或有人揣測另有內幕。）

再者，在油蔴地區廟街小販認可區之內，更有另一幫（或同一幫）不法之徒，公然在內開設賭檔，最初其數祗有一、二，但現因營業額擴大，故亦有所擴充，由一、二間增至四、五間，僱用「員工」達數十人之多（我保證此言並未誇大其事），側聞其進賬每檔每晚可達萬元之鉅，其人在營業時張燈結綵（電燈），大聲呼喚以廣招徠，簡直以為香港無禁止聚賭之法，或無執行此法律之公務人員。吾人亦曾側聞其人每晚每檔送出近千元之保護費，（以五檔計一月共送出十五萬元），以尋求「有關人士」之「保護」，惜吾人苦無實據真憑，否則必送呈廉政專員公署。不過間中晚上亦有一二套悲劇上演：有二三名警察前來拘捕為數達十人之賭檔經營者，但每當警察到達，賭檔必人去樓空，故警員們便「沒收」其聚賭工具，如此一來，當差者可以交差，檔主可於警員「收隊」之後繼續營業，「兩全其美」，「皆大歡喜」，故謂之「喜劇」，但以納稅人觀之，實乃悲劇也。因吾人們每月必有差餉等奉上，然警員緝捕嫌罪犯如此「得力」，實不禁悲從中來。故亦謂之悲劇。向以此等悲劇得以連續上演達半個多月，個中必有內情，亦必有能辨之者。廟街亦時有外籍遊客到訪，見此異象，識者笑之。

現令吾人有數事不明，望有關當局予以賜覆：

一、油蔴地區如果有警員當值，該區警員對此事是否知悉？

二、如果不知，願得其故？

三、如果知道，何以久久未見貴區警察採取「真正的」行動，而讓不法繼續玷辱貴區警察之聲名？

如果警員真欲採取行動，吾人不才，有一策獻上，吾人之敢於班門弄斧，實由於愛護貴區警察之聲名，以免見笑於異邦。警察們如欲緝捕此等不法之徒，可於任何一個晚十時半左右，派遣二三十名警員，把各街道出口封閉，然後以便衣警員前往緝捕便可，此舉多能馬到功成，不過如有「風聲洩漏」之事，又不在此限。

為維護香港市民之平安，為保障該區正當小販之權益，為保護香港政府之聲名，為洗脫油蔴地區警察之「不白之冤」，行動罷！正義的警察們，願你們起來罷！我們等候着你們的行動。

一讀者上

大蒜說話
臭不可言

編輯先生：

抗戰初期，日首相近衛文麿曾口出大言，說：「日本不再以蔣××為談判對手」，因此汪精衛擅敢入南京組織偽政府。

又一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為了媚中共，也口出大言，說：「青天白日旗不能代表中國國旗」，因此使中日航空中斷。

最近泰國政要訪北平，泰政要對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第三十集團軍（徐庭瑤部）指揮第五軍及附屬特種部隊，仍對崑崙關附近敵據點攻略；第三十七集團軍（葉肇部）指揮第六十六軍及第九十九軍，任八塘以南敵後方連絡線之截斷，阻止增援之敵，以策應第三十八集團軍方面之作戰；第六十六軍以一部攻略崑崙關的東據點，另以一部置重點於九塘、八塘間，確實遮斷敵交通，主力控制於富興村，乘敵增援部隊之進入而擊破之。而第九十九軍之任務，以一部守備佮側附近，主力確保合村、山心、高山嶺、鹿鳴山之線，並攻擊八塘遮斷敵之交通。

第十六集團軍之第一縱隊（周祖晃部），位於現佔領之線，迅速構築陣地，並準備如敵攻擊時，配合戰車以行出擊，另派一部構築黃墟附近陣地。

我軍由於連日獲勝，士氣異常旺盛，崑崙關正面我砲兵首先集中火力，將敵堅固堡壘逐次摧毀；步兵也在砲兵的掩護下，以手榴彈及刺刀衝入敵陣，此時我國軍氣勢如虹，卒將敵軍大部據點多予攻克，僅殘餘仍退守一隅不屈。

正在勝利在望之時，敵軍援兵約兩聯隊，急程趕至八塘，是夜在該處構築工事，次（二十九）日以一部向山心及淥龍嶺陣地攻擊；擔任該處守備部隊，為前政戰部主任高魁元之第九十九師，該師因係甫接第九十二師防務，對敵情及地形俱感生疏，經一晝夜之惡戰，該兩地又落入敵軍手中；但堅守崑崙關的敵軍，此刻卻面臨孤軍困守之苦境。

邱清泉既奉令擔任崑崙關正面的攻擊，前文已有敘及，他鑒於過去二百師之攻擊時間，因避免敵軍白天轟炸，多在夜間實施反攻，行動與指揮均感困難，在敵我雙方軍備優劣的情勢下，顯然不易取勝於敵。於是，清泉計算敵空軍越南基地起飛，每日八時半方可到陣地，故更改攻擊時間為拂曉。

十二月三十一日黎明時分，新編第二十二師以六五團、六四團分由公路東南兩面發動攻擊，在砲兵掩護下向前猛衝，雙方機槍聲格格作響，使師與團間之電話無法聽到。

譽稱狄將、憑添佳話

當六四團攻前南同興高地，六五團攻到六五三高地山麓時，敵兵向我反衝鋒，遂發生劇烈肉搏戰。由於國軍旺盛，邱清泉指揮若定，終於敵軍不支敗退。於是，我乘勝上衝，在滿山烟塵滾滾中，衝鋒號聲、槍砲聲、以及戰士喊殺聲，形成戰場上一支交響曲。

斯時，殺氣騰騰，天昏地暗，崑崙關北諸高地敵陣，槍砲聲已逐漸稀疏，戰至九時許，我士卒衝入這些高地，逐一將據點克服。

每攻下一個據點，都堆滿了雙方死屍，鮮血染遍了山地，其爭奪戰激烈，可以想見一斑。邱清泉為保持既有戰果，每一據點必令配置反機槍火網，以防敵人反撲。果然不出邱師長之預測，八時半後敵機分批來臨，輪番在上空轟炸，凡我戰車每次出動，即遭敵機凌空瞄準炸阻。雖然敵人陸續以空投方式，將來自遠方部隊加入戰場，實已無濟於事，因為崑崙關週圍高地，均為我所佔有，形成居高臨下之勢，這些不足畏懼之敵軍，此刻已成為甕中之鼈，隨時將為欲取必得之物。因此，我軍為顧念人道，停止對他們攻擊，乃由日本反戰同盟。以擴播器用日語喊話，用心戰方式叫敵軍放下步器，自動投降，惟無反應。雖然敵曾在前進路上佈置鐵絲網等障礙物多層，企圖作垂死前之掙扎，我軍為制機先，乘勢勇往直前，經過一場激戰，據守界首之敵，始向關外退卻，我軍猛擊緊追，於十一時克服了崑崙關。

崑崙關既下，我軍乘勝追擊掃蕩，殘敵狼奔豕突地向南寧方面撤退，這正是一年將盡夜，民間雖在烽火戰亂中，遠處傳來稀疏的迎歲爆竹聲，似為我軍致賀奏捷，前線英勇將士聞後，愈加精神興奮萬分。

二十九年元旦，第五軍全軍各級部隊長，在平範村軍部舉行新年團拜，同時大家互祝大捷，人人都是喜氣洋洋，笑逐顏開，全體官兵都陶醉在這個值得紀念的大日子裏。

這一役，日本號稱最強勁的板垣第五師團之四十二聯隊，以及一個砲兵大隊，幾乎全被我軍殲滅。除十二旅團長中村正雄，在崑崙關與九塘之間的枯桃嶺，被我擊斃外，其二十一聯隊長杉木吉之助及四十二聯隊長板田元一，皆已戰死；敵軍班長以上之官佐，據日方發表死亡統計達百分之八十五，士兵被殲滅者，亦達七千之眾。

是役，第五軍所鹵獲之戰利品，計經重機槍一百三十九挺，野砲山砲各五門，砲車多輛，無線電機數十架，步槍千餘枝，各種彈藥暨防毒面具與鋼盔等甚多，且生俘日寇百餘名，為我國抗戰以來首次轉守為攻，係開攻堅戰成功之首頁，時人雅以狄將譽稱邱清泉，誠對日抗戰史上憑添一段佳話。敵於潰退時，曾在九塘佈告曰：

「此次作戰之發端，係我軍派駐九塘之一部，受蔣軍麕集攻擊；我軍把握時機，企圖一大反擊，經五旬半期間，駐紮該地之我軍數大隊，竟能與蔣軍十餘師週旋到底。在此地帶之上，蔣軍比任何方面空前英勇，值得我軍表示敬意。至於在數量方面比較，極小數之我軍，能堅忍抵抗優勢的蔣軍，宣揚威武，更值得大家贊許。我軍自堅守九塘以來，粉刷蔣軍企圖之目的已達，今璧還九塘於蔣軍。最後，我們拜祭九塘附近數萬傷亡之日華兩軍，贊其武勳，並祈冥福。」

（十一）

「早曉得鄉下這樣，我再也不會回來的，」月香說。現在輪到她訴苦了。「金有嫂你是知道的，這一家子就靠我月月寄錢回來，一會又是小孩病了，這回又是嫁妹子了……我一共才賺那麼點錢，衣裳、鞋、襪子、舖蓋，什麼都是自己的，上海東西又貴，那兒攢得下錢來。」

「比我們總好些呵！」金有嫂又把臉湊到月香跟前，輕聲說：「從前有這話：『窮靠富，富靠天。』像從前眞是遇到災荒的時候，還可以問財主借點米，現在是借都沒處借——」，她還要再說下去，聽見院子裏大門響，連忙去張望，是金根打了柴回來了。扁擔挑着兩大捆枝枝椏椏的樹枝，連枝帶葉，蓬蓬鬆鬆的，有一個人高，彷彿有個怪鳥張開兩隻大翅膀挨在他肩上。他側着身子，小心地試探了半天，方才從門裏挨進來。

他一回來，金有嫂就悄悄地走開了。

但是那天下午，村前村後接二連三有人來探望月香，都是來借錢的，他們抱的希望非常小，只相等於城裏買一副大餅油條的錢。但是一個個都被月香婉言拒絕了。他們來的時候含着微笑，去的時候也含着微笑。

來的人實在多，月香恐懼起來了，對金根說：「我又沒有發了財回來，怎麼都來借錢。」

「向來是這樣的。」他微笑着說。一提起現在鄉下的情形，他總是帶着一種護短的神氣。「反正只要是從外頭回來的人，總當你是發了財回來。」

他要她多淘點米，中午煑一頓乾飯。她不肯，說：「得要省着點吃了，已經剩的不多了。明年開了春還要過日子呢！」

「難得的，吃這麼一回。」

「爲什麼今天非吃飯不可，又不是過年過節，你的生日也早過了，」她笑着說。她想總他親口說一聲，今天是她第一天回來，値得慶祝。

但是他只是露出很難爲情的樣子，固執地說，「不爲什麼。這些天沒吃乾飯了，想吃一頓飯。」

最後她只好依了他，然而她到米缸裏舀米的時候，手一軟，還是沒捨得多拿，結果折衷地煑了一鍋稠粥。

還沒坐下來吃飯，金根先去關門。「給人家見見我們吃飯，更要來借錢。」

「清天白日關着門，像什麼樣子？」她瞪了他一眼。「給人家笑死了！」除了晚上睡覺的時候，門是從來不關的，不論天氣怎樣冷。

結果金根只好捧着一隻碗站在那裏吃，不時地到門口去聽聽外面的聲響。

他突然緊張起來。「快收起來！」他輕聲說，「王同志來了。」

外面已經有一個外路口音的人在喊，「金根在家嗎？」

金根把手裏的飯碗交給月香，匆忙地走了出去，想去門口迎着他，說兩句話，多躭擱一點時候。月香把兩隻碗一送送到床上，擱在枕頭邊，正好被帳子擋住了，看不見，但是究竟是粥不是飯，得要擱平了，怕它倒翻了流出來。她再去搶阿招手裏的碗，阿招偏捨不得放手，月香又怕那滾熱的粥潑出來燙了阿招，不免稍微躊躇了一下，金根倒已經陪着王同志進來了。

王同志是矮矮的個子，年紀過了四十了，但是他帽簷底下的臉依舊是瘦瘦的年輕人的臉。他的笑容很可愛。身上穿着臃腫的舊棉制服，看上去比他本人胖大了一圈。腰帶箍緊了，使他胸前高高地墳起，臀後聳起一排皺紋，撅得老遠，倒有點像個西洋胖婦人的姿態。

「這是金根嫂吧？」他客氣地說：「你們吃飯！吃飯！來得不巧，打攪你們！」

他們堅持着說已經吃完了。阿招看見了王同志，也有幾分害怕，自動地把飯碗放了下來，擱在椅子上。

「趁熱吃吧，阿招！不吃要冷了。」王同志向她笑，撫摸着她的頭髮。「又長高了、看見她一回高一回。」他把她一把抱了起來，舉得高高地。阿招雖然也暗暗地覺得興奮，依舊板着臉，臉色很陰沉。

「王同志請坐，」月香含笑說。她趕緊去倒了碗開水來。「連茶葉都沒有了，喝杯水吧，王同志！」

「不用費事了，金根嫂，都是自己人。」王同在椅子上欠了欠身。「請坐，請坐。」

月香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昨天才回來的？辛苦了吧？」王同志笑着的說。

月香把路條從口袋裏摸出來，遞給他看，他一面看一面說：「好極了，好極了。還鄉生產，好極了！金根嫂，你這次回來一定也覺得，鄉下跟從前不同了，窮人翻身了。現在的政府是老百姓自己的政府，大家都是自己人，有意見只管提。」

然後他向她誇獎金根，說他是這裏的積極份子。又告訴她他當了勞模是多大的光榮。金根坐在床上忸怩地笑着，沒說什麼。

「現在你回來了，好極了，大家一心一意的搞生產，」王同志說。「把生產搞好了，還要學文化。趁着現在冬天沒事的時候，大家上冬學，有鎭上下來的小先生教我們。金根嫂，現在男人女人都是一樣的，你們夫妻倆也應當大家比賽，他當了勞動模範，你也得做個學習模範。」他呵呵地笑了起來，金根與月香也都笑了。

談了一會，王同志站起來走了，夫婦倆送了他出去，回屋裏來，月香就說：「這王同志人眞好，連開水都沒喝一口。」從來沒有一個人像這樣對她說過話，這樣懇切，和氣，彷彿是拿她當作一個人看待，而不是當一個女人。

小啓

本刊連載張愛玲女士大作「秧歌」一書，因最近坊間已有新出版單行本發售，故停止刊登，讀者如欲窺全豹，可往書店購閱，並特向張女士致歉。

下期刊登林學政先生新作「火種」，是一部以七五年反右運動爲時代背景的長篇，敬希讀者注意。

秧歌

此書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書名大可以題作「餓」字，——寫的真細緻，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讀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當然是最好的了。

適 一九五五、一、廿五

【7】

張愛玲

月香非常着惱，把說話聲音提高了，臉上的笑容也更甜蜜了些。「其實我在家不在家都是一樣，我從前一直就對他說的，我說你就只有這麼一個妹妹，家裏窮雖窮，妹妹出嫁的時候總要像個樣子，也叫真是不巧，剛趕着辦喜事碰到現在這爲難的時候，也沒有什麼好東西賠給她。」

金有嫂咨咨呆了一呆。沒有什麼好東西賠給她！口氣好大，彷彿把那鏡子看得一錢不值。金有嫂不由得有些生氣。

月香想出些別的話來岔開了，問起村子裏的張家長，李家短，閒談了一會，大家漸漸沉默下來了，然而金有嫂並不像要走的樣子。她顯然是心裏有事。

「兩個老的叫我來跟你說——」金有嫂終於囁嚅着說，臉漲紅得緋紅。「他們是長輩，不好意思對你開口。」

他們要借錢。金有嫂把他們的苦況向她仔細訴說，收成雖然好，交了公糧就去了一大半。現在那些苛捐雜稅倒是沒有了，只剩一樣公糧，可是重得嚇死人。蠶絲也是政府收買，茶葉也得賣給政府，出的價特別低。

「今年我們的蔴上又吃了虧。」金有嫂說。

她告訴月香，老頭子怎樣把蔴挑到鎭上去，賣給合作社。去得太早了，合作社的幹部還沒有起床，被他吵醒了，很不高興，睡眼朦朧從被窩裏伸出一隻手來，讓老頭子把一綹蔴放在他手心裏。

「不合格，」他馬上宣判。

老頭子懊喪地回家去。後來他又聽見村子裏的人說，這些幹部沒有準的，有時候被退回的蔴再挑了去，竟被接受了，還評了個「等外一」。

所以老頭子又把一擔蔴挑到鎭上去。那一天合作社裏擠滿了農民，都挑了蔴來賣，所有的幹部都非常忙碌。有一個走過來，向老頭子的蔴咨微瞟了一眼，就踢了它一腳，不耐煩地銳，「快挑走！不合格！」他們防他下次再挑了來，把一桶紅水向那白蔴上一潑。那是新訂的規矩。

老頭子把一擔紅水淋漓的蔴挑出合作社，把擔子放下來，坐在河邊。他一直在那裏坐到天黑，時而大聲嘆着氣，然後他看見金根從合作社裏挑着擔子出來。金根的蔴也染得鮮紅。他的臉也通紅的，走到橋邊，就賭氣把蔴都丟到河裏去。

「你這是幹什麼？」老頭子叫了起來。「小心給人看見。」

已經有一個幹部跟了出來，在那裏叫喊着：「你這算什麼？你想訛誰？」

「東西活有用，扔了它總不犯法！」金根嚷着，「本來你們不要，我還可以賣給別人。你把它染紅了，叫我拿去賣給誰？」

「這傢伙眞憊賴！」那幹部大聲喊着：「你當是你把東西扔了，政府就給你訛上了，是不是？我曉得你們這些人——沒一個好的。哪，你這老頭子。」他指着譚老大，「你怎麼還坐在這兒？在這兒耗了一天了，老不走，你想訛誰？」

月香聽了說，「金根就沒告訴我這椿事。」

「他當時是氣得要死，」金有嫂說。

她接着又說起那回發動大家做軍鞋，一家認幾十雙，黑天白日的趕做，金有嫂說她納鞋底，把手指頭都磨破了。不要說買鞋面布和裏子，就連做鞋底的破布和蔴線，那樣不要錢？幹部挨家來訪問，做得慢的人家，就催促他們加緊工作完成任務；做得快的人家，就想法子叫他們再認下二十雙。「鞋底要做得厚，做得結實，」幹部再三說。「我們的戰士穿着這鞋要走上幾千里地，到朝鮮去打美國鬼子。要不是虧了我們的志願軍在朝鮮擋住了他們，美帝早打到我們這裏來了！」

繳上了軍鞋，跟着又是「支前捐獻」。最厲害的是那回「捐飛機大砲」，逼着周村向這村子「挑戰」。有許多新名詞金有嫂也說不上來，但是她說的比昨天晚上金根在枕上告訴她的要清楚得多，因爲金根總是半吞半吐，遮遮掩掩的，並不是他不肯告訴她，根本他自己心裏也矛盾得很厲害。

「金根嫂，我告訴你這些話你千萬不要跟金哥提起。就是在我們家兩個老的面前，也千萬不要漏出來。他們要是知道我告訴你這些話，要嚇死了。」金有嫂神經質地吃吃笑了兩聲，又別過頭去望了望。月香知道他們怕金根是因爲他當了勞模。

毛澤東說道：「還有就是在飛機上謀害我。」

活曹操說道：「蔣先生更不致如此，但國民黨內部情況複雜，若是有心瞞着他用了手腳，並非不可能。」

毛澤東登時全身冒冷汗，說道，「這樣說，我不坐飛機回去了。」

活曹操問道：「主席不坐飛機，怎麼回去？」

毛澤東說道：「我寧可走回去，當年的兩萬五，不就是一步一步走的，最多由延安來幾付擔架。」

活曹操笑道：「那要多長時間？」

毛澤東說道：「沒有辦法，爲了安全，不得不吃點苦頭了。」

活曹操說道：「有一個問題主席想到沒有。當初長征是在紅軍保護下，此時主席要步行，就要經過政府區，安全就更可慮了。」

一句話提醒了毛澤東，宛如頭上打一個焦雷，不由得想起了侄兒毛楚雄。

毛楚雄是毛澤覃的兒子，並不是賀懿所生，乃是毛澤覃在家鄉原配妻子所生，毛澤東弟兄三人，正式老婆有八個，毛澤東一人娶四個，澤民、澤覃各有兩個。毛楚雄生下來就沒見過父親，在家鄉長大，抗戰快勝利時，毛楚雄已經十九歲，聽人說兩個伯伯都在陝北作了大官，小孩子好動，又加上先天就有一個不能安份的遺傳，就由家鄉湘潭起程去延安，一路走了十幾天，到了湖北、陝西交界的安康，晚上住店，遇到地方民團查店，問起姓名、來歷，毛楚雄不知就裏，以爲有毛澤東這個伯伯什麼都不怕，當時就大大方方把毛澤東、毛澤民架出來。誰知安康這個地方在共軍長竄時，前後經過幾次，燒殺搶掠，無所不爲，當地人一聽說是毛澤東的侄兒，以爲可是抓到報仇的機會，不容分說就抓去活埋了。

毛澤東以後得到這個消息也頗爲傷心，但埋在何處都不知道，也就無可奈何。現在聽到活曹操提起，頓時心驚肉跳，恐怕眞的坐擔架，也到不了延安，不知走在什麼地方被人殺死，當時嘆口氣道：「這眞是籠中鳥有翼難展，早知如此，不來就好了。」

活曹操忍住笑說道：「主席不必太悲觀，問題要想辦法解決，慢慢想，總能想出辦法的。」

毛澤東問道：「林老，你有何錦囊妙計，趕快說出來吧！我急都急死了。」

活曹操說道：「主席不用急，慢慢研究，剛才已經說過，目前第一點已經確定，主席必須回延安，至於怎樣回延安，當然還是坐飛機。」

毛澤東皺眉道：「這不是又回到老路上。」

活曹操說道：「主席聽我說完，我們相信蔣先生不會暗算主席。」

毛澤東說道：「這點我知道，他一輩子也沒有暗算過人，我擔心的是陳誠、陳立夫，甚至地位更低的人。」

活曹操笑道：「主席同國民黨人相處，要了解國民黨人的性格，國民黨人吃軟不吃硬，只要主席擺出一付可憐的形態，處處低頭陪笑臉，他們一股怨氣就消了，自己會勸自己，得饒人處且饒人，對主席就不會採取行動了。」

毛澤東說道：「這點我自然明白，所以我來到重慶就去拜見陳立夫，又想看陳誠，但陳誠不在重慶，未能見到，至於其他的人，我無論見誰，都是陪笑臉，說好話。」

活曹操說道：「光是這樣還是不夠的，許多國民黨人所以痛恨主席，是因爲勝利後朱老總致蔣先生的兩封電報，侮辱長官，動了公憤。」

毛澤東說道：「那電報是朱德發的，與我何干？」

活曹操笑道：「但是，國民黨內極右派，無論我黨有什麼事，都認爲是主席的意思。」

毛澤東搖頭道：「這眞宛枉透頂，法律是講事實的，電報明明是朱德發的，怎麼硬把賬記到我頭上，國民黨人這麼不講理，有什麼好說的。」

活曹操笑道：「據我聽說，國民黨人都知道這封電報，事先朱老總連看都未看到，完全是主席一個人的意見，所以他們的芥蒂更深。」

毛澤東說道：「這當然又是周恩來講出去的，獨眼龍同他們這邊沒有聯絡。」

活曹操說道：「現在不問是誰講的，必須要設法平息這批人的憤慨，主席不論在重慶、在延安，都安全了。」

毛澤東點點頭：「這問題我明白了，朱德致蔣先生的電，是公開發出的，我要向政府低頭，也必須公開舉行，光是在房間裏面談話，是不夠的。」

活曹操說道：「所以我說主席聰明天縱，舉一可以反三。」

毛澤東問道：「林老，光是低頭認錯，夠不夠呢？」

活曹操說道：「當然不夠，關於我黨同政府之談判，必須要有結果。使全國人民都知道我黨有解決國是的誠意，對主席回延安也是有利的。」

毛澤東說道：「談判代表已擬定有你，如何進行，你可以斟酌處理了。」

活曹操說道：「談判要有結果，就必須作出讓步，今天情況，政府打敗日本之後，挾全勝之威，決不會向我們讓步的。」

毛澤東說道：「這點我當然知道，現在不問怎樣讓步都可以，先使我平安離開重慶，回到延安再說，至於所訂條欵能否施行，就看客觀環境而定，所謂簽字，只是資產階級的「唯心」玩意，我們信仰唯物論的人，怎會相信這一套。」

活曹操笑道：「主席之聰明乃天縱也，非常人可及，我一定按照主席指示去作。主席休息吧！明天再談，江青同志大概也等急了。」

毛澤東忽然想起與活曹操扯了這麼久，看看錶已超過兩個鐘頭，心裏一驚，說道：「好的，林老，你請吧！明天再談好了。」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活曹操摸着一撮五色鬍子微笑道：「主席聰明天縱，實不可及，這一盤棋完全是獨眼龍一個人佈的子。」

毛澤東想了一下，問道：「林老，獨眼龍這樣對付我，目的何在？」

活曹操說道：「目的當然很好，先從大的方面說，他是朱老總的親信。朱老總如果坐上第一把交椅，他就是少奇同志。」

毛澤東冷笑道：「朱德行嗎？」

活曹操說道：「朱老總當然不行，但是，獨眼龍可不是這麼想法，獨眼龍認爲在江西時，兵權在朱老總的手中，國民黨都喊我們是朱毛匪幫，到了延安之後，主席就爬到朱老總上面去，這件事不必說獨眼龍不服，所有的四川人都不服。」

毛澤東吃了一驚，問道：「怎麼？所有的四川人都不服，鄧小平呢？」

活曹操知道毛澤東視鄧小平爲心腹，要把鄧小平加進去，毛澤東一定不信。當說道：「鄧小平同處，混久了，也就難說了。」

毛澤東說道：「獨眼龍實在不是東西，但是他有兵權在手，一時想刨治他又無法着手，我偏偏又不在延安。」

活曹操說道：「問題就在這裏，主席是不是準備此時參加政府。」

毛澤東說道：「我未作出決定，蔣先生也未同我談過，林老，你的意見呢？」

活曹操說道：「依我的意見，主席還是先鞏固內部，只要有這部份勢力在，主席無論何時參加政府都是一樣，也許拖得愈遲，官位愈高。反之，如果延安方面出了問題，主席變成了光桿，政治是現實的，國燾是現成例子，他如果當初把紅四方面軍帶到西康或者去了新疆，今天參加政府，情況便不同了。」

毛澤東連連點頭道：「林老的話太有道理了，我要是此時加入政府，獨眼龍很可能把我的老根掘了，我要回延安鬪倒獨眼龍再說。」

，不能洩漏出去，如果讓周恩來知道，就不好了。」

毛澤東驚道：「林老，你以爲周恩來跟獨眼龍也合夥倒我。」

活曹操笑道：「主席還不了解周恩來的爲人，他不會同任何人合夥鬭爭，他只站在勝利的一邊。但是，周恩來同主席在遵義會議結了怨，表面好似化解了，實際上周恩來一時一刻也忘不了報仇。他自己不敢出面，可以利用獨眼龍，將全部內情間接透露給獨眼龍，自然對主席不利。」

毛澤東說道：「我當然不會告訴周恩來，不過，有些事我不說周恩來也知道，他可能比我知道的更清楚，這件事都要從長商量。」

活曹操說道：「目前先決定一項原則，主席必須回延安？」

毛澤東點頭道：「不錯。」

活曹操說道：「其次，主席要能平安回延安。」

毛澤東登時背脊一涼，問道：「林老這話什麼意思，是擔心我回不去延安。」

活曹操說道：「目前一切都談不準，只是萬事都不能不作最壞的打算。」

毛澤東說道：「我怎樣回不去延安，林老，照你的看法，是不是蔣先生扣留不讓我走。」

役（三月）、雲南河口之役（四月）

，這是國父孫先生所策劃進行的第七次、第八次的革命起義行動，但都歸於失敗。其後，大約有兩年，是進入蓄積革命活動力量的時期。

（註：吳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年，字稚暉。江蘇人。自日本遣送回國後，曾在上海並赴法國從事革命運動。辛亥革命後歸國，一度出任唐山大學校長，提倡推廣注音符號，致力於國語統一運動。晚年任總統府資政，在台逝世。遺言爲期待反共大陸而在金門海葬。）

（註：黃郛——一八八〇——一九三六年，字膺白。浙江人。辛亥革命及第二次革命時——打倒袁世凱，擔任滬軍參謀長；討袁失敗，亡命日本，袁死後歸國。歷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代理國務總理。一九三三年中日塘沽協定之後，曾在北平致力於對日本的折衝工作。）

首次會見國父

在同盟會會員之中，浙江和鄰近的江蘇兩省人士頗多。每逢星期日聚首交談，意氣投合；議論所及的範圍，經常是痛憤清廷壓迫漢人，以及被列強奪去主權的中國現狀。

留學生活回憶

蔣總統最要好的朋友——張羣，對於那一段時間的學生生活狀況，有如下的回憶：

「在振武學校留學的時候，只有星期天才可以外出；我們租了一間只有在星期天才使用的房子，有十二個榻榻米那麼大，大家都在那裏聚集談話。

「有興趣的事情之一，是自己做飯吃。在那個時候，日本人還沒有吃豬肉內臟的習慣，一頭豬的內臟全都買下來，記得只要八角錢，非常便宜。我們每人每月可以領到日元十三塊錢（政府發給十元、學校發給三元），在一頓早餐只要花四分錢的時代，相當寬裕。用炭爐生上炭火燒飯，大伙吃在一起。當然蔣總統也會上街買東西和做菜。

「記得還有過這麼一回事，由於取締留學生的規則太嚴厲，爲了抗議，我和蔣總統倆個人扔下了退學報告，拔腿便走，跑到神田的中國料理店——龍濤館，僅是吃麵包和飲水，死守着不出去，差不多有一個月，嚴峻的學校當局終於軟化，結果只給予我們倆人稍稍扣分的處分，要我們回校恢復學業。

「就這一點，可以了解蔣總統在當時的革命青年面目，眞正是呼之欲出；是一個正義感很強勁，性格很激烈，對於不合道理的事情便會大發雷霆的人。

「蔣總統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自保定時代以來就很投契；我最初的志願是學習步兵，但因爲受到他的影響，中途改學了砲兵。

「當時，我每個月總要抽三塊錢的香烟，但是蔣總統卻烟酒不沾，生活規律非常嚴格。

「不過，在暢談革命之餘，也會抽暇乘電車在市內遊覽，或是到江之島一帶游泳，也曾度過歡暢的學生生活。」

此外，根據日本方面留下來的紀錄，在一九〇八年八月至十月之間，曾發生留學生集體退學事件，有張羣在內，但並未見到蔣總統的名字。



鄒容烈士及其所著「革命軍」一書

隨身攜帶「革命軍」

在這一段時間，蔣總統有一本經常攜在身邊的小冊子，就是鄒容烈士在一九〇三年所撰寫的「革命軍」。

鄒容認清了使中國積弱的根本原因，是滿洲朝廷。他激昂地呼籲「要使中國爲中國人的中國」「打倒滿洲人所樹立的北京野蠻政權」「誅殺滿洲皇帝」「把滿洲人從中國趕出去」「以殺報仇」「創立中華共和國」「中華共和國爲自由獨立的國家」……就是因爲發表了這些文字，鄒容被捕下獄庾死，所以是一本具有特殊意義的書。這本小冊子雖然已經發行幾年，但其論點仍然新穎。蔣總統對於它的一字一句都熟讀到能夠背得出來，連在夢寐之間都好像是和鄒容一起在對滿洲人作戰。

這樣高漲的民族意識，當時寄託於一首七言絕句，寫在寄表兄單維則的照片上：

騰騰殺氣滿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
東來志豈在封侯！

首次和國父見面

一九一〇年六月，在振武學校求學的最後一年。第一次和國父孫先生見了面，這也是由陳其美所介紹。國父在這個當口自檀香山來到日本，清廷指他爲危險人物，要求日本政府將他驅逐出境；因此，只停留了兩個星期，便離開日本前往新加坡，在極其匆忙之中騰出了一點空檔，約見了蔣總統。

蔣總統和國父的第一次見面，在中華民國的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但是其時日、場所、談話內容等情況，無從稽考；唯一的紀錄，是國父在晤面之後向引見者陳其美表示初步對於蔣總統的印象是：「我們的革命運動，實在需要像這樣的人材，他一定會成爲革命實行家。」

蔣總統提到第一次聽到國父對黨員訓話的內容：

辛亥革命與日本

振武學校的設立

振武學校，是在一九〇三年由日本方面將座落於東京牛込區河田町、原為日本士官學校的臨時校舍，提供滿清政府所設立的。除了給予激增的軍事留學生以方便之外，也兼有便於當局對留學生管理、約束的目的。這是因為自義和團事件之後，革命運動開始在留學生羣中流行起來，這種情況，在清廷方面乃至在日本政府方面都不以為然，所以有必要把留學生集中在一起加以管理。

促成設立振武學校的契機，是發生了所謂「吳孫事件」（一九〇二年六月）和「拒俄義勇隊事件」（一九〇三年四月）。

「吳孫事件」

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於一八九八年設立了接受委託管理留學生的制度。在當時最為軍事留學生嚮往的是成城學校（私立中學），這個學校重視軍事訓練，已有定評；在該校畢業的學生，如果志願學習陸軍，一切都會[illegible]軍官學生的捷徑。只是留學生要想進入這個學校，則必需清廷官方的身分保證。

一九〇二年六月，清廷駐日本公使蔡鈞對於希望進入成城學校的私費留學生鈕瑗等九人，以「私費留學不能作保」的理由拒絕保證，因這樣不公平的對待而激憤起來的留學生們，乃由素孚眾望的吳敬恆（稚暉）、孫揆均二人領導包括被拒絕保證的九人在內共計二十六人，跑到公使館坐着不走，強迫蔡鈞作保；於是蔡鈞便請求日本警視廳派來警察將吳孫兩人逮捕，以妨害治安罪名驅逐出境——這就是「吳孫事件」。

「拒俄義勇隊事件」

至於「拒俄義勇隊事件」，是因為俄國乘義和團之亂進軍東三省拒不撤退；於是在一九〇三年四月，約有留學生五百人集會抗議俄國暴行，並組成「學生軍」，以在陸軍士官學校肄業的藍天蔚為隊長，甚至具備有由女留學生十二人組成的「看護隊」。

在這個時候，蔡鈞又要求日本政府取[illegible]，乃由中日警察署發出警告，促使「學生軍」解散（改稱「軍國民教育會」）。

在清廷而言：為了建軍，有必要儘可能地造就大量的留學生，故而採取獎勵政策；可是另一方面，卻又對於參加革命運動的留學生不斷出現，極為頭痛。因此，清廷陸軍部丞參良弼便和日本參謀本部福島安正中將、青木宣純少將等人成立了一個「清國留日陸軍學生委員會」，協商結果決定成立「振武學校」。學校規模以及教育內容大致都和成城學校差不多；日本文部省（教育部）也都承認其為志願學習陸軍的預備學校。

據日本方面所保存的資料，振武學校設在東京都新宿區河田町二十一番地，現在為東京女子醫科大學校舍。當時由福島安正擔任清國陸軍學生監理委員長，木村宣明中校擔任學生監，曾任武昌武備學堂教習的野村岩藏擔任舍監；此外，自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幼年學校請來的兼任教官頗多。至於該校出身的留學生，除蔣總統、張羣之外，還有閻錫山（後來曾任國防部長、行政院長）、蔣作賓（第一任駐日大使）、孫傳芳（北洋軍閥之一，和蔣總統的國民革命軍敵對）等人。

規定章程加緊管制

清廷和日本政府，藉上述一些事件的發生，越發對留學生加緊管制。由清廷和日本駐清公使內田康哉取得協議，一九〇二年派遣「游學生監督」赴日，第二年更制訂了「約束游學生章程」（留學生管理規則）等三個規章。這個章程規定：「不准擅自外出、妄發議論」、「不准發行有關政治性的印刷品」，內容相當嚴厲。同時日本政府也接受了清廷的意旨，由文部省發佈了一個被稱為「取締規則」的省令，自一九〇六年一月施行，着手取締校外活動。尤其是在一九〇五年八月，「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於東京，使清廷特別神經過敏，對留學生壓迫更嚴。因此發生了陳天華為抗議日本文部省命令而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大森海岸蹈海自殺事件。

秘密團體「丈夫團」

蔣總統於一九〇八年進入振武學校的時候，正在越發加強取締。然而，在到達日本之後，便立即和陳其美重逢，因他的介紹加入同盟會，挺身參加了革命活動，並且和張羣都加入了在同盟會會員中的軍事留學生們所組成的一個秘密團體——「丈夫團」。這個團體，是由後來在辛亥革命中擔任滬軍參謀長，甚為活躍的黃郛所組織。團名取「丈夫」兩個字，是從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而來。

蔣總統還和黃郛一同創辦過「武學雜誌」。這個雜誌，也是留學軍事的革命青年們的重要言論機關。

當蔣總統進入振武學校之後，革命志士們發動了廣東的欽州、上思之

成功所驅逐，而台灣復歸中國所有。計自永曆四年至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荷人據台灣凡三十八年，荷蘭海運之利，西至閩粵，東及日本，南至爪哇，而安平一口，屹然爲海上雄鎭。

明亡以後，鄭成功起義師，謀復故國，曾以舟師直搗南京，最後則攻取台灣爲根基地。永曆十五年，成功自厦門率兵二萬五千先克澎湖，華人羣起響應，遂以兵力迫荷人出境，而國姓爺（初唐王賜成功姓朱，故曰國姓。永曆帝又封他爲延平郡王）之名，乃遠播於歐洲。可惜他入台後，只有一年零幾個月便已去世了，得年僅三十有九。如天假以年，則其歷史又不同了。

北伐受挫張煌言等成仁

鄭成功，福建省南安縣人，芝龍之子，初名森，字大木，出生於明天啓四年。其父鄭芝龍，起初爲海盜，於崇禎元年（一六二八）降於明，被任爲福建總兵，掌握着軍政大權。清世祖順治三年（一六四六），清兵進犯福建時，鄭成功勸父芝龍抗敵，但芝龍則與投敵的漢奸洪承疇、黃熙胤等人秘密勾結，決意投降清兵了。成功對於父親的背叛行爲，覺得異常憤慨！認爲父親的辦法十分不對。爲了反清復明，他乃與陳煇、張進、張煌言等九十多人赴廣東南澳島，組織義軍，後又以厦門、金門爲根據地，轟轟烈烈地展開反清運動。自永曆元年到永曆十二年（元公一六四七——一六五八年），鄭成功的義軍轉戰東南沿海，先後收復福建、廣東、浙江等省部份地區。永曆帝封鄭成功爲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永曆十三年（一六五九），鄭成功率二十萬大軍北伐，連克江南三州四郡二十縣，直搗南京。可惜在南京一役因輕敵而敗。據有關鄭成功北伐的資料顯示：「……至舟山被破後，張煌言偕魯王依水道南赴厦門見鄭成功。成功慕其名，得之大喜，尊爲師保，遂與日夜籌劃反攻復國大計，坐言起行，赴義唯恐不先。」

鄭成功北伐的計劃粗定，煌言先期潛返故鄉，號召義士響應，所以鄭成功的大軍一抵崇明，即循預定策畧，分水、陸兩路直驅南京，一舉而克之。煌言則先移師於長江上游，直取九江，並攻佔皖境達二十餘城，均屬戰畧的要害，其最後目標固在燕京也。不料鄭成功的部隊先鋒大將余新，有勇而無謀，既克南京，不免驕盈，輕敵之心油然而生，竟中了敵人的狡計，一夕而復失之，且爲敵人所擒，而延平亦敗績鎭江，潰不成軍，狼狽南返，前功盡棄，張煌言知大勢已去，及時化整爲零，解散所部，使各歸田自活。旋聞鄭成功有入海意，又以扁舟南下爲別，而不願隨行，乃潛回杭州僧寺，欲作別圖，不幸爲清吏所獲。

張煌言，字元著，號蒼水，明鄞縣人，崇禎舉人，其成仁經過，異常壯烈。據清人紐秀所著的「觚賸」中，有「布囊焚餘」一則，即記煌言遇害事也。其文曰：『張元著先生，起自海中，部落解散，竄身僧寺，杭守臣覘得之，與幕友羅自牧，僕楊貫玉同被執。就逮之日，公烏巾葛衣，不言不食者數日，惟啜水而已。臨刑時，二卒以竹輿舁至江口，先生從輿中出，見江上青山夾岸，姑一言曰：「好山色」。因索筆硯作絕命詞付行刑者，自牧與貫玉俱從死焉！所著詩詞，儲一布囊，悉爲邏卒所焚，其遺在僧寺及民間者，僅數篇耳。計近詩三首，中有古風一首云：「蘇卿仗漢節，十九歲華遷，管寧客遼陽，亦閱十九年。還朝千古事，歸國一身金，余生獨不辰，家國兩荒烟；飄零近廿載，仰止愧前賢，豈意避秦人，反作楚囚憐。蒙頭來故里，城廓尙依然，彷彿丁令威，魂離華表巔。有靦此面目，難爲父老言。智者以爲辱，愚者笑我頑！或有賢達士，謂此勝錦旋！人生七尺軀，百歲豈復延？所貴一寸丹，可逾金石堅。求仁復得仁，抑又何難焉？」顯見其籌思之熟，所謂不以生還爲意者矣。……』

何斌供出荷人秘密情報

南京之役失敗後，鄭成功決心收復台灣，以鞏固厦門、金門的根據地。但要想趕走荷蘭人，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爲台灣被荷蘭人侵佔已有數十年之久，根深蒂固，自然不願放棄既得果實。不過，鄭成功等人已知道紅夷（荷人）佔領了台灣之後，到處掠奪人民財產，強行征收賦稅，使到台灣居民痛苦不堪！這些居民在外族壓迫之下，都懷着仇恨，等待時機來臨，非消滅紅夷不可！尤其以郭雲龍爲首的台灣義名，更是每日都在山區裏面勤於操練，積聚力量，準備打擊紅夷，使他們大受威脅！

當時紅夷首領揆一，企圖派兵去消滅義民，可是又怕內部空虛，將給鄭成功以有機可乘；於是定計跟滿清朝廷勾結，陰謀合力消滅鄭成功的勢力。在表面上又向鄭成功納貢，僞與鄭成功的反清復明組織修好，以「穩鄭平亂」，先消滅台灣義民。故於一六六一年（順治十八年），揆一派副官率領胡興及翻譯何斌等二人渡海去和鄭成功修好。成功接到軍中的報告說：「台灣紅夷揆一來使納貢修好，並說其中有一人叫何斌的且要求秘密接見，謂有機密事相告，鄭成功正要了解台灣內部情況，於是命令好爲接待來使，但貢物不收，原船退回；並暗中約何斌在晚上到帥府相見。

原來何斌雖事紅夷，但心存故國，而且常跟義民進行秘密聯繫。當晚到了鄭成功的帥府，便說出揆一門下「穩鄭平亂」的計劃，要將山中義民趕盡殺絕！現在紅夷的甲板船外出，內部守備不足，請鄭成功即刻發兵進攻紅夷，裏應外合定能成事。何斌說起台灣百姓的疾苦，不禁悽然淚下，跪下請求，鄭成功連忙扶起他，鄭說：爲收復台灣早已有準備，只等諸事妥當後即出兵。

何斌走後，鄭成功召集將軍們議事。衆將軍來到鄭成功帳內，大家一聽見要出兵收復台灣，都高興得很，只有一個名叫吳豪的表示反對，他說台灣形勢險要，不可輕舉妄動。其實，吳豪久懷野心，不願隨鄭成功出海遠征，企圖擁兵自立。將軍陳澤聽了吳豪的話，馬上生氣，怪吳豪不該阻撓發兵，兩人就爭論起來。鄭成功再問各人的意見，大家都異口同聲地願進攻紅夷，吳豪才不敢再阻撓，鄭成功對大家的旺盛士氣感到滿意；他又吩咐各將回營加緊操練，準等潮汕糧食運到，船隻修好後，便即發兵收復台灣。

鄭成功與台灣

胡蓁之

近二十多年來，由於大陸淪入紅色魔掌，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的緣故，人們對於四百年前，據有台灣，驅逐荷人而進行反清復明的民族英雄鄭成功其人，頗爲崇拜。同時，本港許多朋友每當提及這位延平郡王的光榮史蹟時，也莫不仰慕得五體投地。但仍有不少人對於鄭成功怎樣趕走老番，利用台灣爲復興基地的經過情形？還不很清楚；爲了使讀者了解咱們這位民族英雄的氣節，與經營台灣的苦心起見，於是從多方面去搜集了有關鄭成功與台灣的資料，以響讀者。

鄭芝龍經營澎湖時期

咱們要想了解鄭成功以一個二十幾歲的小伙子，能於沿海一帶登高一呼，號召幾萬人而與清兵對峙，並順利地光復台灣，實非偶然；應該要從明代中葉說起。原因是當時爲了防禦倭寇，就曾派兵駐紮澎湖島。由於明熹宗天啓四年（公元一六二四），便有顏思齊（福建漳州海澄人），鄭芝龍（泉州南安人，字飛黃，即鄭成功之父，初爲海盜，後就撫，官至總兵），曾分別招募了泉、漳等地的壯士數千人，踞有澎湖以及北港等地，並曾築城於台南的安平。崇禎元年（一六二八），福建地方遭受旱災，數以萬計的飢民，便被用魚船載到台灣去墾荒，而中國沿海一帶，實行移民於台灣的計劃，亦於此時開始的。

然而當時已經西力東漸，顏思齊、鄭芝龍的勢力還未能鞏固之前，即爲荷蘭人取而代之。因此，直到晚明，我國跟台灣的關係，仍集中在戰畧地帶的澎湖列島，對台灣本島尚未能經營發展，所以台灣史把這一段時間稱爲「澎湖期」。那時候除了少數海口（如北港）有了大批華人往來通商外，無論平地或高山，都是當地土著，亦即今日的山地族人民所居住。關於山地族人的生活，自古到現在，都沒有多大改變。根據一六七五年（康熙十四年）荷蘭海牙出版有關台灣的著作，對於山地族人的記述甚詳，充分表示明末清初時，西人對山地族人的觀察。摘錄如下：

「其人身體強健，女子任耕作紡織，男子則操弓矢刀槍以事狩獵。林中多鹿，鹿肉鹿皮有餘以供出口，農產以小米爲主食，並以釀酒。民性忠實守法，尊敬老人，重友誼，貴言諾，鮮有作奸犯科和反覆無常之事。各部落皆散處獨立，不相統轄，遇有大事，各村社自集人民公議取決，無階級制度，是其特色。……」山地族人之所以遲遲未能進步的原因，由於無文字書籍，亦無歷史記載。因此，要想了解山地族的來源，及其與東南亞其他各族的關係，尚待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各方面的證實。

至於台灣的名稱，則始於明代萬曆年間，原是居住於台南附近山胞族的名稱，亦稱作台員。自華拓殖日進，此族一遷於楠梓仙溪，再遷於秀姑巒溪，今此族還存在；甚至台灣有不少的地名，也都是山地族語的譯音。西人通稱台灣爲福摩薩，則始於十六世紀的葡萄牙人。葡人航海東來，見台灣島山明水秀，佳木葱蘢，乃稱之爲美麗之島。而葡語摩沙，亦即美麗之意。

荷人進侵台灣的經過

自新大陸發現以後，西方海權凌駕東洋，葡萄牙租我澳門，西班牙佔據呂宋，荷人佔據爪哇，都有遠征台灣之役。首先發現台灣者爲葡船，時在明萬曆十八年（一五九〇）。荷蘭、西班牙兩國接踵而至，與我顏思齊、鄭芝龍相角逐。其時華人本較荷人、西人爲多，而因武力不足自衛，致爲少數異族所統治。荷、西二國分佔台灣島的南北，西人旋爲荷人所併，遂成爲三十餘年的荷蘭時代。按天啓六年（一六二六）西班牙在基隆築城，後二年又在淡水築城。至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均降於荷蘭，其盤踞北部計有十六年。

荷人於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及天啓二年（一六二二）間，曾兩次侵畧澎湖，都被我國人所逐。天啓四年自澎湖而至安平，要求租地通商，爲荷人勢力進入台島之始。崇禎三年（一六三〇），荷人在安平築城叫熱蘭遮，設砲台，守海道，駐兵共二千八百人。此後二十年，又在台南築城，今赤崁樓傳爲其遺址。二城相距六里，中間海水汪洋，稱爲台江。海口稱鹿耳門，海道紆廻，甚爲險要。荷人設領事以治台灣，隸於爪哇總督之下，當時華人來往者日多，增至十萬人，以種稻栽蔗爲生，但其土地都屬於荷蘭東印度公司，不得私有。荷人則輸出島上米、鹿與鹿皮，坐收互市之利，商務冠於東亞。

荷人又以傳教士聯絡山地族，設教堂，以羅馬字母拼山族語，所謂新港文字（新港在台南嘉義交界處），今台灣博物館尚有保存的。台灣水果如鳳梨（波羅密）、芒果、釋迦果，都是荷人自爪哇傳來。又今台灣農村有一種紅面鴨，稱爲正番，亦因其爲荷人輸入而名（正番即荷人，又稱紅毛番），故當時台人稱荷人爲紅夷。但荷人虐待華人，視若農奴，時遭慘殺！痛苦日深，終爲鄭

理想，但他所想的卻是永遠沒法實現的。如果一個孤獨的青年，專心愛着一個失掉了的戀人，那也是不幸的，要是他不是一個孤僻的人，很容易在失掉之後，不久又得着新的友誼來填補那份失意。

除了戀愛之外，事業野心過大，甚至目空一切，以爲他在同學中或同事中，所認識的人都是庸才，沒有人配得與他做朋友，這類青年失戀之後也許可以在事業上求發展，但因爲他的孤僻個性使人際關係基礎沒法建立，事業上給他的打擊也可能很多。要是他的理想中又混雜不少幻想的雜質，使他半生潦倒，更是不足爲奇的。

社會中有一種人，給人印象活潑而有生氣，容易與別人相處，容易與任何人成爲朋友。這種生命必然是有豐富的情感生活烘托着的。這種人如果有野心，一定有良好的人際關係烘托着他，不但快活，而且有容易成爲一個成功的人。

此時此地，從電影到電視，好些被藝術匠人列爲刺激性或諷刺性的娛樂節目，有不少材料基本是純粹地表現絕望主義氣息的，它無形中將一些不可救藥的社會泡製成爲憤世嫉俗者。本來毒心的青年沒有恨的，也給種下了恨的種子。另一方面恨卻是自毀原因之一。我不知再進一步惡化時將使文化社會演變成怎麼樣，但不可否認，今日某些畸形的文化人，好像是爲加深文化病癥而存在的。

無論如何，生在這一時代的青年，純粹依靠家庭中的情感，是沒法使他滿足的，他必定從活躍的社會中成爲一分子。而多少青年因爲缺乏這種

……欄桿爬上來了。

他擦乾淨衣服上的泥巴，跑過馬路去，轉了個彎，但忽然籬笆外又閃出三個匪徒，閃電般的把他抓住。

「你身上有多少鈔票？快拿出來！」一個匪徒在叫嚷。

他一句話也沒回答，只是在拼命地掙扎。

「沒有鈔票，老子就把你宰掉！」前面的一個匪徒咆哮起來，另外的兩個匪徒就迅速地把他身上的鈔票扒走了。

他復退了幾步，跳過籬笆去，正要繞斜坡上的路走回家去，但涼亭裏

當代「三隻寶」

方劍雲

最近希特勒忽然又行了死運，毛澤東對馬可斯自認希特勒於前，毛幫又大罵蘇俄頭子布列日涅夫及印度的尼赫魯女兒兩人是希特勒於後，就語句而論，皆是把希特勒當作壞人。但是，若認眞研究起來，這三隻寶，二男一女，都不能同希特勒相比。

毛澤東不及希特勒，前已言之，希毛唯一相同之處是愛殺人，這一點毛比希厲害，但希特勒殺的多數是猶太人，少數是其他國家的人，除去一些政敵及反叛將領之外，希特勒未殺過德國人。當然殺猶太人及其他國家人，皆是罪惡，但比起來殺自己同胞的毛澤東，畢竟還勝一籌。

再說布列日涅夫，這位共產集團的三世祖，自從登了極，眞沒作過一件不窩囊的事，即以俄毛之爭而論，蘇俄力量大過毛幫，本身也較毛幫團結，毛幫的行動又一日一日威脅到蘇俄，但布列日涅夫對毛幫的交涉一直進退失據，既不願和，又不敢戰，偏要去搞什麼無聊的「亞安體系」，希特勒那會如此，希特勒之吞併奧地利，只利用神經戰術，便迫奧總理休茲貝格屈服，不僅未費一槍一彈，連話都未說幾句，休茲貝格便拱手屈服，簽署德奧合併的聲明。

再以外交而言，希特勒拉攏的盟友是意大利與日本，爲當時五強中之二強，對希特勒之侵畧行動，互相呼應，給予德國助力甚大。再看布列日涅夫拉攏的「兩大盟友」是埃及與印度。埃及自從與蘇結交，便是蘇俄的包袱，自一九五六年英法進軍蘇彝士運河起，埃及便靠蘇俄照實，以後蘇俄又助埃及建設艾思溫水壩，費了十億美元，至今血本無歸，反被毛幫指爲放高利貸，最近蘇埃逐漸失和，蘇俄在埃的經濟投資也許還可以收回，政治軍事的投資是完了。

比起印度，埃及還算好的，印度是「人類的包袱」，除非有一天科學家發明人不必吃東西，否則印度永遠要靠別國養活，布列日涅夫卻莫名其妙背上這個包袱，與印度結盟，將來非被這個大包袱壓死不可。

最後再說尼赫魯的寶貝女兒，毛幫以之比希特勒，希特勒地下得到消息，一定跳起來罵毛澤東「陰功」，將來地獄相見時必然要飽以老拳。不說尼赫魯女兒治印度越治越窮，不能與希特勒治德國相比，即以這次尼赫魯女兒在官司打敗之後拘捕政敵而論，希特勒幾時幹過這樣半吊子的事，希特勒的啤酒店暴動及以後的炸彈案，不動聲色將政敵一網打盡，何等乾脆利落，只有希特勒才配稱大獨裁者。毛澤東還學到希特勒壞的一面，另外一對男女連希特勒的邊也沾不到。

……憲教團的同學，接受的是「軍師民褓」的教育，待人彬彬有禮，他們完成預備軍官教育之後，如果是志願留營，便由上級分發到憲兵部隊去，擔任基層幹部。他們都知道政府的期望很殷切，除了復學及復職的同學外，大都抱有留營服務的打算。因此，他們在訓練期間，好學成風，紀律嚴明，安徽全省的父老，對這一支由青年軍學生組成的憲兵教導團，敬愛有加！

部隊在安慶前後停留了三天，憲教團的同學正好有假期，每天一早就跑到駐地來，主動擔任嚮導，到處遊玩，當地的老百姓也是穿着新的衣服，成羣結隊上街頭，逢人見面，恭喜連聲，大家歡天喜地的，歡渡勝利帶來第一個新年的快樂！

憲教團的同學給我們分享了一個快樂的新年，也使我們長相憶！



香港青年心中的隱密

霍雲霄

有一位十九歲的青年，年前因中學會考不及格，只得在父親的電器行幫父親。青年的母親說：他的孩子自小學到中二成績都很好，到了中三，學分開始走下坡，問我是什麼原因。我打趣說：每個人在年輕都有這經驗，少年人情竇初開之後，幻想漸漸多了，做事和求學精神都沒法集中，媽媽叫道：對了，他的女友舉家放洋去了，他只忙着寫信與胡思亂想。

在電器行中，老子是個技巧熟練的工匠，工作到手上，自然摸着門路，用不着多少腦筋，兒子卻因精神沒法集中，時時出錯，老子便習慣以兒子爲發洩對象，幸而媽媽老是站在兒子一邊，有時兩老認眞吵了起來，反使兒子不好意思。媽媽說：有時整整一天，沒有聽到兒子說一句話，這孩子太馴了，他如忍不住與老子吵一頓還好。最糟的是老子絮絮不休時，兒子都是垂頭愛理不理。

聽媽媽口中說起的兒子，使我也不禁想起自己年青時代。我想要是那青年的老子也能想起自己青年時代，他會好好地理解自己的兒子心裏常常想什麼。我對這媽媽說：青年人除了家庭生活之外，最好還是加上一個健康的團體生活，時不時與一班年輕的朋友去玩玩的，尤其是離開了學校的緣份，甚至飢不擇食的交上壞朋友，追求反叛或犯罪爲刺激，走上自毀之路，有些可列爲不好也不壞的一羣。那是儘量玩不健康的娛樂，作爲排遣苦悶的方法。至於因爲沒法找尋到適合的合羣生活，只將自己困在家庭中，久而久之，會使他與他生存的世界隔膜，他不論混到什麼場合都沒法與別人和諧相處。這類青年也許可以安安隱隱的做一份技匠，進一步發展能力很差，並且給人印象永遠是脾氣怪僻的特殊的一型。

連環劫案

「不要動！」一個叫聲從窮街陋巷的十字路口中響了起來，兩個猖狂的匪徒正在向着前面那個逃走者的路線窮追不捨。——這是夜半的時候，節日湊熱鬧的人羣像潮水一般的退去了，街道上只能看見寥寥的幾個剛下夜班的人們，在匆匆忙忙地趕路回家。

「他媽的，給他跑掉了！」其中的一個匪徒在掃興地說，另一個匪徒也站在一旁大吃了一驚：「還給我們擲來了一柄掃把呢！」

又衝出兩個匪徒，飛也似的跑上前去，亮出了小刀，一個在大聲說：「我們只要鈔票，不要你的性命，快……！」

「剛才你們不是刼走了我一百元嗎？」他憤怒地回答。

「你看錯了！那不是我們！」亮刀的匪徒說：「把手錶拋過來，懂嗎？」他正想動手跟匪徒們拼命，但突然就被另一個匪徒從後面重重的踢了幾腳，就這樣手錶被搶走了。

他感到一陣肌肉疼痛。走了一段路，才發覺自己的老病又復發了。他找到一塊石級坐了下來，但剎時背後又跳出三個匪徒，就惡狠狠地在他的身上搜查起來。

「倒霉！」其中的一個匪徒在叫嚷着：「這傢伙是老窮鬼，連一張紙都沒有！」

「我剛才給人刼過了兩次啦。」他忍着四肢的風濕骨痛，說：「算了吧！我這把年紀不能再有不幸了！」

「住嘴！鬼叫你走我們這條街呀，這地方是我們的勢力範圍！好，就饒了你這老鬼吧，我現在把你身上的那件漂亮的外套剝下來……」另一個匪徒動手了。

他回到家裏，終於病倒在床上了。但他在自言自語地說：「……我的金錢被搶走了，但就是還留下了憤怒！」

順長江下安慶

寒梅

由漢口乘坐巨型客輪沿長江直下，是一段難以忘懷的航程！

全團部隊是依建制單位分配艙位的，可是比上一段水路乘坐的木船顯得還要擠，人員、裝備、配備、安排下來幾無立足之地，來往舉步一不小心，就會踩踏鄰兵的身體，由於勝利復員初期，航運特別的繁忙，大家都能體諒時艱，雖是擠得有點「委屈求全」，卻毫無怨言。

長江形勢險要，氣魄雄渾，部隊的軍旗在船頂迎風招展，輪船頂層甲板上有擔任警戒的瞭望哨兵，全副武裝的哨兵，威風凜凜的有如守關大將。同學們不時合唱出雄壯的歌聲，浪濤滾滾，汽笛長鳴，動人心絃！

船到安徽省的安慶，輪船的機件竟告失靈故障了。正好是農曆新年。輪船拋錨，部隊的補給也成問題了，可能是需要換船的關係，指揮官下令全團部隊離船登陸，先在安慶城內臨時紮營待命。

部隊依次步入安慶市區時，家家戶戶正在團圓吃年夜飯。那是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舊曆年，有多少人家是八年離亂後的骨肉團聚，有多人家是

家長代表會議」。安徽安市慶前進街道成立了由街道幹部、退休老工人、居民代表參加的「革命家長聯絡委員會」，並由「黨支部書記親自負責」。

「廠社掛鈎」新的解釋

自從去年六月二十日，中共在城市知識青年下放工作方面，推出所謂「株州經驗」以

年的新措施

工作的新方針。最近雖已不像去年那樣侈談「株州經驗」，但這一方針迄未改變，僅「配合」、「掛鈎」的內容上已稍有更動。現在中共已明確指出：「社隊為主、廠社配合」。換句話說，「株州經驗」那種由工廠提供一切投資而農村只劃出一塊土地建設「青年點」或「青年農場」的作法，已不再提倡。現在「廠社掛鈎」的，「不是掛廠的大小、物資的多少，而是掛政治、掛毛主席革命路線」，故「對部份羣眾中的不正確的思想要進行教育」。

在這方面，中共推出的典型是上海「國營第十七棉紡廠」。該廠的作法如下：

第一、加強組織：這個廠的工會設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組」，有一名黨委分管這方面工作，還選派代表參加街道、里弄和學校的「三結合領導小組」；「從工廠、車間到班、組，工會系統層層有人負責這項工作。」

第二、加強教育：「他們在組織職工認眞學習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深入開展批林整風和批林批孔運動時，聯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採取多種形式，對職工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

第三、加強協助：「工廠根據有些下鄉知識青年在農村遇到的具體問題，主動與有關社隊聯繫，必要時派出專人到當地協助解決。」

中共對知識青年下放措施又趨加緊

這些情況予人的印象是，中共今年對知識青年下放措施似又加緊。同時中共除了一再批判所謂「下鄉鍍金」、「變相勞改」的觀念外，並提出了「狠狠打擊社會教唆犯，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廣州第十二中學革委會四月下旬宣佈：今年知識青年下放，將提前進行，中共今年特別給予一般殘廢青年有往農村接受再教育之機會，應感到「幸福」。另悉，自今年二月份起，將去年已下放而未去或去而復回的知識青年，一律送往「江西軍墾農場」勞動。且規定應屆畢業生將下放江西、安徽、黑龍江等地，並提早進行動員準備。

項[illegible]

高手，戚冠軍不但武功在傳聲之上，而且飽經世故，自己有一套特殊的人生經驗，原來多年前他曾經以天下第一高手的資格為一富豪保鏢，有一次兩班富豪打手在荒野作生死鬭，戚冠軍慘勝之後，負傷回來向故主報命，誰知發現兩富豪已化敵為友，在杯酒言歡，還出言諷刺替他們賣命的打手，戚冠軍受了打擊，從此在江湖上消失，獨個子匿在一個城鎮，找到一份織布工作，這時鎮上兩家布廠老板，又上演搶角戰，戚冠軍工作的何老板是漢人，另一家敵對的工廠老板是滿人喀布和。不久，傳聲由鄉下

拳小子」

林巽

布和派打手惹事，打死何老板工廠的管工，何老板知道管工死了，一點憐恤心也沒有，只有傳聲沒法忍受工人兄弟被欺負，乃奮起與喀布和的打手苦戰，打退侵犯者，這才給何老板看重將他升為管工，又有一次何老板被喀布和派人在路上圍攻時，傳聲再冒險救了老板，再被升為總管，但傳聲的師兄戚冠軍諷刺傳聲只是一條狗，認為他只是被人利用。編導極力誇張何老板的冷酷無情，只懂得利用人，於是電影的最後，完全在編導的偏見安排下，傳聲給打死了。

何老板冷酷無情，最後仍是由戚冠軍去為傳聲報仇，殺死喀布和。

電影中有幾場戲，寫喀布和幾次派大打手到工廠，打死工人，又在路上殺死管工，我不禁想如果在現實世界上，一個如此無情的老板，當老板的敵人打上門時，為什麼會有大批工人勇於與強敵死纏，白白犧牲，另一邊作為編導肯定的戚冠軍，聽到外邊殺聲連天，工人兄弟被打死的打死，被打傷的打傷，自己是第一高手，仍然聞風不動在織布，抱着一派「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作風，他雖然說是不為老板賣命，但連救助工人兄弟也不願意，我不明白編導仍然要去肯定這個角色，而將勇於救人的傳聲看成只是替主人賣命的狗，是何道理？

以現在的人生觀點看「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思想，顯然是開倒車的觀念，可是「洪」片的編導卻巧妙地將一個何老板的冷酷誇張起來，為的是顯示戚冠軍「見死不救」、「各人自掃門前雪」的觀念是對的。我眞不明白為什麼那些只顧捧場的影評人，為什麼甘心作內涵開倒車的作品的捧場者？張徹的電影，不可否認，處理打鬬場面，因為過份渲染血與死的氣氛，看來比較有眞實感。如果要給「洪」片發掘一些優點的話，除了打鬬場面之外，最成功是塑造傳聲這個角色，這個角色的突出比過去的王羽與姜大衛都完全不同，傳聲的可愛是胸無城府，見義勇為，不將自己價值看得那麼重要的一型青年。這類青年，有時會給壞人利用，但本質是善良的。



大陸下放知

學校「一幫到底」

中共對中學的在學青年，特別是即將畢業的應屆畢業生加強了所謂「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教育，如上海市淮海中學。且對已上山下鄉的歷屆畢業生，學校還必須進行「幫助」即所謂「一幫到底」，湖南省辰溪縣「第二中學」在這方面曾採取了下列措施：

第一、幫助作好上山下鄉歷屆畢業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知識青年同舊的傳統觀念決裂。「針對一些知識青年下鄉後出現的思想情況，學校黨支部派出慰問小組，並動員在校師生給他們寫信，鼓勵他們堅定不移地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耐心教育知識青年要正確認識農村，正確對待理想和前途。」

第二、幫助知識青年「認眞看書學習」。「學校黨支部儘量把更多的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贈送給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還及時送給他們一些其他讀物和輔導資料。同時，學校還組織教師分期分批下鄉，和知識青年同吃同住同勞動，輔導他們學習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

第三、定期組織教師下鄉，幫助知識青年解決在生產上遇到的問題。如派生物教師教嫁接果樹，派農業基礎知識教師教鑑別土壤等。

第四、學校共黨支部經常請所謂「和貧下中農結合得比較好的知識青年」同學校介紹經驗與收穫體會。據說，這樣作的結果，「既作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也促進學校本身的教育革命和師生的思想革命化。」

組織「家庭小組」

「廣西日報」五月二十七日刊出了一篇調查報告，題目是「家長小組好」。報導北海市建立家長小組的情況。據稱：組成「家長小組」的動機，是因爲「有的家長，擔心子女生活苦了，今天寄魷魚，朋天寄蝦米；有的家長對兒女談話寫信，不是鼓勵他們紮根農村，而是灌輸錯誤思想；甚至有的家長給隊幹部送禮品、拉關係。」中共要求家長說：「家長有送子女上山下鄉的義務，還有教育子女紮根農村的責任」。所以中共組織了「家長小組」，好「用無產階級思想去教育子女，抵制資產階級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響」。中共總結的「好處」如下：

第一、「幫助知識青年搞好理論學習，有力地促進了知識青年的思想革命化」；第二

教育」；第三、「協助黨組織作好家長思想工作，提高他們支持新生事物的自覺性」；第四、「有利於安排好知識青年的生活」；第五、「破除舊的傳統觀念」。

其做好這方面工作的經驗有三點：

第一、「及時推廣先進經驗」；第二、「組織家長堅持學習」；第三、「領導幹部起模範帶頭作用」。

評「冲天大火災」



在災難電影中，由華納霍士合製，尊基里曼導演的「冲天大火災」不論藝術內涵與戲劇效果，都高出「海神號歷險記」，而「海神號歷險記」卻是筆者認爲近年十幾部災難影片中藝術內涵最高的。不過「冲天大火災」的故事構思與藝術內涵，卻套自以鐵達尼號大郵船沉沒的史實改編的「冰海沉船記」的構思。這兩部電影，都很明顯的挑剔了我們這時代的毛病，只看形式不重內容，只看美觀、豪華，疏忽安全問題，這故事，並不只是「冲」片與「火」片獨有。在現實世界，每天多少交通失事，航機失事，都與這種在安全方面只抱持着僥倖心理造成的悲劇。

在「冲」片中，一家新起的一百三十層摩天大廈，它標誌着二十世紀七十年前最進步的登峯造極建築物。建築師是保羅紐曼，建築商是威廉荷頓，內部電器系統裝置是威廉荷頓的女婿李察張伯倫，這兩位翁婿，向來都狼狽爲奸，從建築過程偷工減料以圖厚利。電影中的悲劇，就因爲電力系統的偷工減料而弄出毛病造成，一如鐵達尼號的救生設備不完善造成的悲劇一樣。及火災發生後，電影先刻劃威廉荷頓那一副模仿鴕鳥將頭埋進沙灘的尷尬面相，接下是總工程師保羅紐曼與消防隊長史提夫麥昆救火的經過，救火劇情不但劇烈又集中的確將危機的發展搞得極有層次，寫消防員的勇敢與犧牲精神的確扣人心絃。表現在火災時救人的技巧，大可以做教科書教材。最後的爆炸樓頂水箱的戲拍得相當有氣勢。這部電影，不只是災難中救人自救的故事，而是刻劃犧牲精神的故事，所以有很多場面，寫殉難者與被迫驚慌喪生者，可有深刻的悲劇格調。

在電影中威廉荷頓與李察張伯倫，雖然是反面人物，不過他們事實是估計不會發生這麼嚴重的事，以爲從中僥倖取利，這種瞞天過海手法正是他們過去的成功之道。「冲」片給他們的教訓應該是一個總結而不是一個開始，因此電影隱含的教育意義是活生生的。在現在世界各大都市中是到處存

長的史提夫麥昆，雖然在救火時與保羅紐曼一同出生入死，但在史提夫麥昆心中，以爲保羅紐曼是爲贖罪而做的，在救火工作完畢告別時他看了大廈下層放置着百多具屍體，不禁罵保羅偷工減料受賄，保羅沒有答辯，因爲受賄及偷工減料的李察已死了，但觀眾知道保羅並不是壞人，於是在觀眾心中，保羅卻變成耶穌了，這是最後一着妙筆。

本期國語片，最值得一談的是張徹導演的「洪拳小子」，這部電影，差不多大多數影評文章都捧張徹的場，筆者對那些捧場的看法，都不敢苟同，而且是以爲它是一部有毒素

擊得着證明。事實很多，只能就我所知道的來說。

在共黨文人方面，我見到的有二十八年「動向」雜誌上的「葉青反辯證唯物論的三部曲」。其內容是批評我在上海治學及反共所提出的綜合邏輯、物心綜合論、哲學消滅論、思維科學論等學說。可見這些學說對共黨思想打擊之重。積極建立比消極否定在反共效力上為大。至於其他文章，必然不少，但我此時只能以三十五年「人民世紀」第三期上的「如此葉青」一文為例。

共黨文人在口頭上攻擊我，比文字上還多。一個從陝北抗日大學出來的學生，到西安後給「抗戰與文化」編者一信，說得很詳細。茲摘錄一些於後：「編者先生，關於貴刊和葉青等先生，更常常被他們作為謾罵誣衊的對象。……誣貴刊和「抗戰嚮導」等刊物是托匪漢奸的刊物。誣你們怎樣破壞抗戰，怎樣破壞團結，使同學對你們發生憎恨和敵意。至於想要看一看貴刊和葉青等著作到底怎麼樣，在那邊比上天還難。……」

「現在我回到西安已有十幾天了，買好幾本葉青等所著的書，復刊後的貴刊四卷三期（疑排印有誤——筆者），五、六、七各期也買到。細心地讀過之後，一切都明白了，清醒了。我現在已經了解陰謀者們拚命造謠誣衊葉青的道理。原來葉青底一枝如刺刀一樣尖的鐵筆，好像一個照妖鏡，陰謀分子的猙獰古怪的妖臉，在照妖鏡之下纖毫畢露。於是陰謀分子不得不恐慌，不得不設法躲避。所以陰謀分子的開口葉青，閉口葉青，文化批評之不足，則繼之以造謠誣衊。這無非是教育嘍囉們去躲避照妖鏡的一個把戲。」

這些話可以看出共產黨在口頭上攻擊我的兇惡。而我反共論著所發生的影響，亦可概見。但用文、用言來攻擊我的共黨文人，其誣我為「托派」、「匪徒」、「漢奸」的意思，是想以共黨特務對付張慕陶的辦法對付我是不可能了。而且雖非法逮捕張慕陶，仍不能任意處理他，又有何用？於是共黨武人和政要都出來了。八路軍將領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劉伯承、高崗和「邊區」首長林祖涵、蕭勁光，於廿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聯名上電蔣委員長：「……並聞有破壞團結製造內鬨之民族敗類葉青、張慕陶、張國燾等，由蘭州密赴西峯，陰謀擴大事變，大作發動內戰之鼓動宣傳。……反共之說，敵實倡之，我應拒之。我公領導羣倫，主持國策。敬祈主持公道，制止異動，恢復團結。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擴大。抗戰幸甚！法紀幸甚！」共黨武人及政要藉故誣陷我，於此可見。英明的蔣委員長，洞若觀火，使他們計不獲逞。

但是共產黨不死心，繼續誣陷我。廿九年二月一日，延安民眾討汪擁蔣大會通電全國各界。其中說：「自汪精衛倡言反共親日以來，葉青等奸人和之以筆墨，反共派、頑固派和之以統一之名，行獨霸之實。棄團結之義，造磨擦之端。司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最後叫了十四個口號，其中有這三句話：「打倒一切反共的漢奸！」「消滅內部的磨擦！」「反對漢奸反共派與頑固派的陰謀破壞！」把反共與汪精衛因而與漢奸相提並論，才眞是「司馬昭之心

之回憶

任卓宣

獲逞。於是共黨頭子毛澤東親自出馬來攻擊我、誣陷我。我在廿九年一月寫的「新民主主義論」，其中有言：「武漢失陷以後，為第二階段，政治情況發生了許多變化。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投降了敵人。其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結束抗戰。在文化方面，反映這種情況，就出現了葉青、張君勱等人的反動和言論出版的不自由。」這些話是無稽之談。因為抗戰是到了底的。我和張君勱參加抗戰到底，所謂「反動」者何來？

及二月一日，毛澤東在延安民眾討汪擁蔣大會講「相持階段中的形勢與任務」，新華社以消息發出。「毛澤東選集」則改題為「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其中說：「汪精衛……他們利用國民黨內部的頑固派，到處放火……僱請托洛茨基分子葉青等人做文章，罵共產黨。所有這些，無非是要破壞抗日的局面，使全國人士都當亡國奴。」但是反共倒是為了抗日，為了勝利，毛澤東是說謊。而且我反共基於我對中國底歷史時代和抗戰需要之認識，為國家、為勝利，原與國民黨無關。所謂「僱請」，不止於說謊，而且是造謠誣衊。

還有呢！毛澤東在「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一文中說：「自汪精衛倡言反共親日以來，張君勱、葉青等妖人和之以筆墨，反共派、頑固派和之以磨擦。假統一之名，行獨霸之實。棄團結之義，肇分裂之端。司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這些話也是造謠誣衊。因反共與親日無關，也不倡自汪精衛。我底筆墨早就反共，從來反日。統一也是很早的主張。然則所謂「妖人」者，是什麼意思？毛澤東講道理、講事實都講不過我，只好說些無理取鬧的空話。休矣毛澤東！

共產黨這樣反對我，實在是受了我底反共影響之故。這種影響從我底筆墨成文章來。寫文章反共者多矣，為什麼獨受我底影響呢？在於文章底內容與人不同之故。看毛澤東底「新民主主義論」吧。其八「駁左傾空談」，就是反對我底三民主義革命論——一次革命論的。毛澤東說：「有些惡意的宣傳家……，提倡所謂「一次革命論」，用以證明什麼革命都包舉在三民主義裏面了，共產主義就失了存在的理由。」這是就我和我底朋友而言的。我說得早，看「中國底現階段及其將來」一書和「不斷革命？階段革命？一次革命？」一文吧。詳細說明，在「三民主義概論」第二編第一章一至五節中，為三民主義底博大精深之一個所在。毛澤東「駁」不了，因其非「左傾空談」，而為科學的革命理論之故，所以他只能造謠誣衊，搪塞了事。

我研究的三民主義，闡揚了國父底精義，有反共作用。這可從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延安「解放日報」底「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社論中看出。那就是這些話：「共產黨人當然沒有去故意指出孫先生思想中曾經存在過的那些保守的成份，就是要把孫先生的面目在全世界與全中國人民面前醜化、滑稽化，使人們誤認孫先生是違反時代潮流、違反羣眾意志的人物。叛徒葉青之流的這種反動陰謀，應該是孫先生一切眞正信徒所不取的。」這是我底三民主義研究和論著有反共作用的鐵證。否則共產黨機關報為什麼要這樣咒罵我呢？其不了解孫先生，亦可從那些話看出。

武漢疏散，政治中心由武漢移重慶。我也到了此地。但在武漢時，陝西省戰時行政人員訓練班聘往講課。所以我到重慶後即飛西安，住董子祠。當地有別動隊隊部，不怕共產黨以對待張慕陶的辦法對待我。時張慕陶被禁，政府把共產黨擅捕的張慕陶接收過來，暫禁一個時期後釋。我在西安時，他在暫禁中，我不認識他，但他是反共能手，同情其被屈，往視，並謀營救。來台初期，曾遇着他。

我在西安，除為戰時行政人員訓練班講課外，曾被邀請往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四團、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西北大學等很多單位講演。題目或為抗戰問題或為三民主義，均直接間接涉及反共。在抗戰期間，人所希望的是勝利，因而注意於現在的做法和未來的展望。這是要從政治上和思想上着眼的。如果這裏反共，那裏反共，只是反共，人將以為你無學問，僅能叫口號，必使人生厭的。在人知你有學問後，便中或明或暗涉及反共，效果反而很大。

西安約住三個月，便返重慶。這時是二十七年年底。我在武昌住時所寫的「中國底現階段及其將來」一書出版了。形式上並非反共著作，內容上把共排出中國之外。同時也有明白反共之處。而結論中更明言：「中國問題底解決是一次革命論，不是不斷革命論和階段革命論。」因此，「中國革命底導師，不是托洛茨基，不是史大林，而是孫中山。以捧外媚外為事的青年，醒醒吧。」

因此，這本書在西安有兩個版本，一是拔提書店的，一是西北出版社的，書名皆改為「中國政治問題」。西安是當時的反共前線，宜乎其流行甚廣也。

我在西安旅次，前半期忙於講課和講演；後半期才有寫作機會。十一月初間，開始寫我上年即已有意寫的一本小書。當時所命的名，是「告社會主義者」。它底小標題是「論中國革命及其主義、政黨諸問題並對孫中山先生作一新的認識和闡揚」。及我返重慶之後，覺得書名有改變底必要，遂將它寫成「與社會主義者論中國革命」，同時把「並對孫中山先生作一新的認識和闡揚」列於次行，作小標題看，以顯示其積極的意義。這個積極的意義有很大的重要性，不可不表而出之。

如序言所說：「本書底目的，固在指出社會主義者對於中國革命認識底錯誤，打破其從來的自命不凡之惑，說明其以馬克思故而輕視孫中山之非是，並從根本上指出其機械地移植馬克思主義及其社會主義到中國之不當。而所以能如此者，自非對孫中山先生有深刻的了解，且以之作基礎、作歸宿不可。」但在淺薄和感情的反共論者，以粗魯的叫囂口號為事，自然要以溫和、妥協相責，甚至以思想錯誤相責。不過我覺得本書是思想作戰，志在說服敵人，態度當然要好，對人之思想應有所尊重和承認的。本書出版於二十八年三月。

從這時起，明白而且完全反共的文章，寫得有「讀張君勱致毛澤東信後」、「毛澤東底『論新階段』」、「與毛澤東論民主問題」、「共產黨底官僚主義與腐化貪汙」等篇。

我在重慶泰和

重慶均研究三民主義。尤其在重慶寫了很多，並創刊「時代思潮」雜誌，標題「專門研究三民主義的理論刊物」。此後，葉楚傖和潘公展兩先生介紹我重行加入國民黨。及到泰和，這個雜誌已移去了。我除參加熊式輝先生所發起的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和撰述「三民主義底哲學基礎」一書外，還寫了「毛澤東批判」，於三十年四月出版。

這本書不是批判毛澤東底生活、品格、行為等，而是批判他關於三民主義、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共產主義的見解，為學術思想之客觀的討論。三十一年一月五日出版的「國際週報」，發表了一個書評，說這本書是「理論上的探討與批判，不涉及個人。其出發點純以學術與國家福利為中心，確為本書生色不少，尤為一般政治色彩濃厚者的批判所望塵莫及。」可見以道理服人，不以辭氣凌人，在第三者的讀者亦感到滿意。否則像「一般政治色彩濃厚者的批判」，以辭氣凌人，不僅引起被批判者底反感，而且引起第三者的讀者底反感。這是必要的嗎？

我在泰和中正大學任教兩年，去得遲，走得早。走底原因，是重慶有兩件事情要我去做。三十一年夏離開泰西。到重慶又增加一件事情。因此，我非常忙，研究和寫作較少。而問題則多關於三民主義。出版的書也是這樣。如「國父哲學言論輯解」便是。但所忙的事情中，如戰時青年訓導團，在於把有共黨嫌疑的青年改變過來，也是反共的工作——教育工作。

反共文章有「中國只需要三民主義，不需要別的主義」、「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議」、「論美國共產黨底解散」、「共產黨民主論批判」、「關於聯合政府問題」等。到三十四年，反共文章便多了。有「論黨派會議與聯合政府」、「我對中國無產階級之意見」、「論軍隊國家化」、「怎樣反對內亂制止內亂」、「共產黨為什麼要內亂」等篇。「大公報」袒共，我批評「大公報」。民主同盟親共，我就批評民主同盟。是年底同友人合辦「政治嚮導」雜誌，展開政治論爭。批評共黨及一切親共黨派。

三十四、五年間，張繼先生奉命宣慰華北，他要我同往。到北平、天津，作了很多講演，或明或暗反共。因當時毛澤東已來重慶，政治協商會議正舉行中，共產黨問題已提出了。為什麼還要暗反而不一概明反呢？因在八年抗戰之後，人多希望和平建設也。

由於抗戰勝利國民政府已經還都南京，梁寒操先生要我早去參加國民黨底革新工作，遂結束了我在重慶的反共活動。原來，我在武漢就知道要抗戰須反共，在重慶就知道建國須反共。而要反共就須研究三民主義，健全國民黨。這兩點在武漢開始，所寫三篇「怎樣健全國民黨」的文章，可為證明。在重慶寫的三民主義文和書均多，並參加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內的革新運動。國府還都南京，運動繼續，梁寒操先生是其領袖之一。我熱心革新，當然要應邀前往。何況我底論政、反共，也應在首都才好呢？

現在來說我在重慶、泰和反共所發生的影響。這是繼着我在武漢反

信」他對我說的不是[illegible]」而是[illegible]」哲學了。起初，我還以爲他是靠做大陸生意發跡，香港不少大小紅色肥貓，是間接吸取大陸人民血汗自肥的。他躺在那張巨型沙發上，小肚腩微微突起，面前的流線型茶几，放着一疊「人民畫報」，可惜背後少了一幅毛伯伯畫像，不然，誰也不敢說他不是小紅肥貓。

然而，他在生意上，確跟大陸沒有半點關係，原料來自外國，銷場也是外國，這使我迷惑了。既不靠老八，何必拜老八？他說自跟我分別後，便跑去行船，起初，安份守己，不貪不謀，保有純潔青年的本質。後來，在染缸裏經不起誘惑，也像普通的行船仔一樣，帶些私貨上岸，賺取微利，由於不愛賭博，逐漸有點積蓄，後來膽子大了，與一珠寶商合作，走了幾次，獲取暴利，便洗手不幹，轉行開小型假髮廠，賺了錢。假髮業亮起紅燈，馬上結束，購買現今的工廠。他沾沾自喜說，倘若對假髮稍爲留戀或抱復甦希望，他便完了，這全靠夠眼光及當機立斷。我雖然不大欣賞他做投機生意的膽色與手法，但他必竟是成功之人，不能不服他！

飯後，他親駕嶄新平治房車送我回家，在車廂裏，也許發現我對他發達史不感興趣，轉過話題，談到廣州老家。我問他爲什麼不「回歸」一趟？他說很想回去，但恐怕不放出來；去年本欲趁廣州秋季交易會回去，後接家信，說最好還是留在外面，因此至今沒有回去。我說，你好像把以前對共產黨的仇恨忘得一乾二淨了。他說，這年頭，還談什麼反共與不反共，在香港，假若沒錢，即使反共英雄，也要捱窮，況且，一提到反共，別人會說你親台灣國民黨，香港人對國民黨沒好感，這又何苦呢！我說，每一個人有自己的信仰，信左信右，沒人干涉，這是自由的可貴處，不過，我不大明白，共產黨使你家破人亡，自己漂泊海外，雖然「塞翁失馬」，發了跡，這是你的運氣，並不是共黨賜給的，你不信右，但起碼也不要左轉。他說，其實，我內心並不左轉，只是外表而已，因爲我所結交的商界朋友，大多思想上都帶點左左地，也許這是時髦玩意，不這樣充充，有點跟不上潮流。況且，廠裏工人，也多是思想靠左，爲了工作方便，我不想得失他們，故在態度上採中間偏左傾向。其實，像我們的生意人，有一句座右銘「不講政治，只顧搵錢」，你明白了，自然不會怪我，而你則不同，你是吃文化飯的，立場當然要鮮明。我越聽越胡塗，話不投機，本想不理睬他，但初次見面，有欠風度，只好對他說，吃文化飯的人不一定講立場，也有許多像你的思想一樣，甚至有的比你行家更左。而我，只不過是一個無黨無派的窮小子，無資格說維護本階級利益（例如資本家或業主）去反對共產主義，也不是如國民黨含有權力因素去反共，而是基於人性反對共產主義制度。大陸的共產制度，把我國固有文化，儒家精神連根拔掉，單就這一點，已足夠我拚命去反對了，何況共產主義是一種洋邪教的舶來品，我國的氣候和土壤絕不適宜它繁殖！他聽了粒聲唔出，我不相信會有本領使他噤若寒蟬，也許他心裏正在暗暗譏笑我，好一個基於人性的反共產主義傻瓜，你能得到什麼好處？有本領像我一樣擁有平治房車嗎！

車子轉入彌敦道，我佯說去拜訪一個朋友，半途下車，以後再也沒有興趣去找他了，雖然他曾多次來電相邀，但爲我婉謝。在回家的路上，我深深地思索着，一個冒着生命危險歷盡千辛萬苦的人，偷渡來港後生活稍爲安定，便渾忘了過去的痛苦，對他來說，並不悲哀；哀悲的，是仍然生活在苦難中的父母！

香港社會，確實光怪陸離，許多事物都是反常的，就以共產主義信仰來說，眞正信它如方志敏輩，沒有一個；半信仰如瞿秋白者，也是鳳毛鱗角，至於冒牌掛羊頭賣狗肉之輩，則滿街滿巷。馬列聖經裏說，眞正的共產黨人，是吃得苦，那裏有困難，便到那裏去。此間左派大亨、左報大員，他們能做得到嗎？不要說叫他們回大陸去像知青一樣上山下鄉，到最艱苦的地方落戶生根，即使叫他們到冰心踏過的五七幹校「鍛鍊」數月，他們也洒手擰頭。此間的左仔，比起南斯拉夫狄托門徒還要差勁，他們狐假虎威，實佔了中共的便宜。

香港的有錢佬，不知是否患了恐共病，明哲保身，不敢開罪老八，抑或追上潮流，學人親共。每逢雙十節，青天白日旗在高尙住宅區少得可憐，相反的，在貧民區則旗海飄揚。本來，共產黨起家是靠窮人支持，它們打着「打倒富人」口號而在貧民窟立足生根。然而，香港的貧民則反對共產主義，富人則討好老八，眞是世界輪流轉。其實，在共產黨人眼中，中產階級已屬於剝削階級，被劃入清算鬥爭對象，至於小資產階級也要列入改造對象，從階級本身利益着想，他們絕不應向共產黨拋飛吻。可是，他們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動上擺出親共臉孔，跟共黨擁抱，眞教人莫名其妙！

行之

韋沫譯

表了一篇很有份量的報告（丁德滿先生最好閱讀一下）那篇報告指出自由民主國家應更加注意研究，它們對共產國家給予資源及技術的援助，如果所得回報不是由對方放棄其政治或思想的顛覆活動那將是不公平的，並且應該進一步准許他們的知識分子科學家、教授、研究人員前來研究那與他們不同而並非奧秘難解的社會。

啓發

供給一批農業機器，可以同意五十個大學生來到一所西方大學求學作爲交換。

這也許是一件有趣的巧合，在同一期「中國建設」（你知道這種宣傳小册是空中小姐給你幫助入睡的）有一篇宋慶齡（孫中山夫人）早期作品，最近由作者修改後再版，這對喜歡東塗西抹的比利時左派青年應該是個好教訓。

原文如此「當今日本軍閥威脅到我國的獨立，大家都應接受軍事教育，防衛國家是一件最重要的事，那是我們今日應該學習的，學習機關槍！組織防空，及其他的軍事技術，像自我犧牲的軍事道德是應該讚美的，愛國主義是應該激發的！」

人家說丁德滿先生是一位能深思熟慮的人，他的中國之行一定會供給他一些材料，好好地思想一番。（譯自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比京最後消息報社論）

左傾暴發戶

林定

寫上這題目，不免給人有不倫不類，生硬拙劣之感，可能還給讀者帶來錯覺，以爲形容左仔發達後的嘴臉。其實，筆者心目中，是指此間一些本來不滿共產制度或對政治不甚熱衷的人，在「大勢所趨」下，突然戴上左派面具，招搖過市。此類人，跟窮措大中馬票發達擺濶時的形象，沒有什麽分別，但苦無適當名詞形容之，故偸橋自共產黨人勾心鬬角時慣用名詞：「左派幼稚病」、「右傾機會主義」、「左傾盲動主義」，東施效顰，稱之爲「左傾暴發戶」。下面的故事，是此時此地一個左傾暴發戶的典型。

數月前，筆者重見一位濶別八年的朋友，想不到短短數年，他由赤貧無產者一變爲擁有頗具規模廠房的小資本家，除汽車、洋房外，還加上一個漂亮太太。不過，他雖然躋身半上流社會，常週旋於紳士淑女羣中，但對我這寒酸窮小子，並無顯出暴發氣味，堅邀我前往他府上一聚，以示不忘早年患難之交。

筆者雖不至貧無立錐，然遇濶佬，也不存侈想，因爲儘管以前曾共患難，但必竟目前身份懸殊，中間隔着一道貧富鴻溝，無法踰越，這不是自卑感問題，現實是這樣！不過，既然老友盛意拳拳，只好厚着臉皮，高攀一下。

十年前，他由大陸偸渡出來，原想投靠一位遠房親戚，恰巧已於兩星期前搬了家，而我則剛遷入不久。他親戚遷往何處，包租婆說沒有留下地址。他跪在包租婆面前，哀求暫時收留，好讓他日後尋訪親戚。但包租婆一家數口，騰不出空地給他寄住，堅予婉拒。當時，見他那惶恐而迹近絕望神情，兩人打地舖，也可免強容納，便請他留下來。

他除了那遠房親戚外，舉目無親，且人地生疏，沒人陪同，不敢在街上亂撞瞎摸，而我日間上班，晚上才有空，陪他到處去打聽，但人海茫茫，那裏去找尋？他只好在我處住下，一面申請身份證，一面找尋工作。當然，那時刻，他渴望工作，心急如焚，然而一個在大陸僅接受中學教育而無一技之長青年，在此地能做些什麽？卽使打雜，也要臨時身份證，我勸他不要焦急，待領身份證後，不愁找不到適合工作。我雖窮，兩人一宿兩餐卻不憂，除非我也失業。這樣，他才安心住下來。

他原來出身一個地主兼資產階級家庭，父親是廣州一間梘廠的東主，在順德鄉下有十幾畝桑田，是祖父遺留下來的。「土改」運動時，田產沒收了，祖母被解回原鄉鬬爭，因驚慌過度在祖屋上吊身亡。「公私合營」時，梘廠也給工人吞掉了，他父親是小資本家，沒有上海大資本家那麼幸運，定息二十年，雖然後來逐漸變成廢紙，但總算多享幾年清福，不像他父親般的小商人，一夜間化爲烏有，變爲一個出賣勞力的工人，還要加上管制。不過，他父親比鄉下的叔父還好些，叔父被淸算後，家徒四壁，一家擠在牛欄裏，精神上被侮辱被迫害，生活上比貧雇農更窮困。他父親雖貶爲工人，但每月還有一份微薄薪金，因家裏人少，他才有機會完成中學教育。他說，他今生今世，與共黨誓不兩立，若有機會，必投身於反共的行列去。他當時年輕，而且熱血滿腔，我相信他！

兩個月後，他拿着臨時身份證，找到一份工作，晚間在工作地方做「廳長」。再過兩年，他說去行船，而我也搬離別處，從此杳無音息，一晃便八年了。而我，依然如故，一貧如洗；他呢，已變成團團小富翁了。

當我到他家拜訪時，給我的驚詫，並不是他那富麗堂皇的室內陳設，也不是恰巧在座的高級職員對他阿諛奉承，而是他那「五五波」的政治意識。他說這是香港人的人生哲學，適者生存，左右逢迎不是罪過。不過，在他的書桌上，卻擺放着「盤古」、「學生哥」、「七十年代」、「南北極」等雜誌，而報紙呢，「明報」外，還加上一份「大公報

我們的首相丁德滿先生動身前往中國去了，在那兒比王的弟阿爾勃與外貿部長杜山Toussaint所率領的貿易團所做商展已爲此行先作經濟性的滲透。

比利時工業界人士百餘人參與此次在北平舉行的盛大展覽，我們的產品似乎頗受重視。爲此盛舉誰能仍毫不動心而沾沾自喜，它使我們暫時忘記那迄今尚無癒治之徵的該死的惡性通貨膨脹。

這也許並不是一個故意的嘲弄，在部長座機裏放一本「中國建設」其中有一篇文章題爲「爲什麽新中國沒有通貨膨脹」。

如果丁德滿先生從那邊回來爲這個世紀病帶回一個奇方妙藥。大家都會一廂情願地說他不虛此行了。

調查國外市場的情況向屬我們的經濟策

中國大陸

權」的國家去時，左派人士絕不忽於表示應該審愼從事，至於要給這些政權一項支援救助，他們就認爲是無法容忍的。

然而，對於我們前往波蘭或紅色中國，則直到目前尚未聽到任何抗議之聲。

假若在這方面，希望有人能證明我們是較開明而無所偏向，那將是眞正過分奢望。

禮尚往來

忽然想起的一個意見，上星期倫敦的

周恩來的自白

由此，我就可以知道：偌多的到大陸旅行、觀光、研究、考察的海外人士，由於怕「人們會說」，也就只能大言不慚地說「好、對、妙」了。哀哉！

報告事實是「找毛病」嗎？也許是的，這是依照「人們會說」的「人們」標準。

事實上，照周恩來對山西省的情形來說，這「毛病」也者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不是「找」不「找」的問題。對住普遍的現象而不能也不敢置一辭，反怕被「人們會說」成是「找毛病」，其中的「毛病」確實是太大了。

因此，我悟出了一個道理，既然「人們會說」是「找毛病」的話，那麼，說出沒有「毛病」的地方，卻是證明需要去「找」呢！因爲那不是普遍的啊！

中共的宣傳，以及去過大陸的人士們的報告和觀感，其內容卻是需要「找」出來說的！

不過，何以「人們會說是找毛病」呢？這又牽涉到一大宣傳的「騙局」了。事實上，何必要去「騙」呢？或許這是歷經已久的劣根性吧！

「騙」，究竟能起多少作用？「騙」多少呢？只有騙人者自己心裏有數。

當然，受「騙」的人，心裏更有數了。

接着，我再舉周恩來詢問韓丁的話，以及韓丁那「小心翼翼」的答覆。由於韓丁在土地改革時是在「張莊」的，並且爲此而採取資料寫了一本名叫「翻身」的書，所以周恩來就對住張莊的情況來問她了：

一、「張莊有（以前的地主和富農）留下嗎？」周問。

「有幾個。」韓答。

「是啊，階級依然存在嘛。」周答。

二、「像大寨這樣的地方，現在沒有誰有自留地，那是少數地方的情形。張莊有自留地嗎？」周問。

「有，但共同耕耘。」韓答。

「沒有自留地的大隊是少數，它們在社會上是先進的。大多數依然有自留地。爲了鼓勵農民的主動性和熱情，我們依然主張有自留地，好讓他們除了集體（勞動）收入以外，能夠在副業上掙點錢，並且也在食物上有些多樣性。」周答。

三、「昔陽縣有自由市場嗎？（周恩來向在座的中國人員問及這一點，可是沒有誰自動回答——韓丁）看你們的調查研究！你們的工作不夠仔細。」

假如讀者們讀到了以上的對答，就可以會意到：像韓丁這樣在中共眼中響噹噹人物，仍然還是在極大的「恐懼感」籠罩下來做研究和寫作呢！甚至連中共的工作人員們，也仍然是不敢老老實實地報告翔實呢！然而，周恩來卻對住這些顯而易見的「毛病」，更好說是普遍的「毛病」，大談特談呢！

這裏，又如何不使我們看到、讀到和聽到專爲中共所統治下的大陸情況，千篇一律出說成「只應天上有，人間不得聞」的大吹大擂，大大地起反感呢！

其次，我的第二個總印象是：周恩來還是老老實實，對大陸的內情講些實話，不像他在外交政策上總是口是心非的。至於原因嗎？我不知道。

這裏，我想抄幾段周恩來口中的「大陸實況」，以比對一下到過大陸觀光的人士們的講法，以及中共的宣傳工具對外的宣傳。

有關農民的，周恩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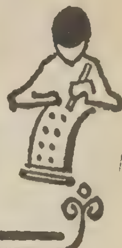
「在農村地區，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依然存在。……在大多數情況下，二十年前（一九四九——五二），才進行土地改革，因此幾乎到處都有大量的地主和富農。……如果你們認爲（以前的地主和富農）總數是百分之七，並且曉得農村居民有六億多，這樣以前的地主和富農爲數就在四千萬以上。如果說他們當中的一半人已經改好，那麼未改造的人總數依然在二千萬以上。這有助於最好的說明問題，因爲改造他們是不容易的。……此外，還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範疇——小資產階級。例如農村地區的上中農。他們在土地改革中保有土地，他們進行勞動，他們成了公社社員，但他們依然有富農或上中農思想。如果把農民分爲三個範疇（上、中、下），那麼在中農當中，也存在着個人主義思想，而就是小資產階級思想。那怕是普通的貧農和下中農，也有許多小資產階級思想。以前，他們在經濟上完全沒有地位，因此可以稱做半無產階級。但土地改革後，他們保有並耕作自己的私有土地一個時期。參加合作社和公社以後，他們共同耕作土地，並集體擁有土地，但每家每戶依然保有自留地……。我要強調的是，在農村地區，小資產階級思想依然大量存在。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小資產階級屬於資產階級範疇，不歸入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範疇。

再次，談到工人階級。周恩來說：

「說到城市，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階級形勢甚至更分明了。那時候有一個擁有並經營賺錢企業的資產階級集團。最初，在過渡時期（一九四九——五五年）中，我們採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然後，在一九五五年年底和一九五六年春天，在敲鑼打鼓的情況下，這個資產階級集團一起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種向社會主義所有制轉變發生後，我們根據資本家資產的估價而給他們支付利息。自然，我們所作的估計是有點低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不可能估高資產階級的資產。……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羣眾不讓銀行再在私人資本上支付利息。這時，資產階級不敢要求拿了，因此付息結束。但是，這些人畢竟依然構成了資產階級，他們依然存在。……與此同時，工人階級，眞正的無產階級，爲數是很少的。我們有多少工人？我們只是三千萬產業工人。如果我們算入工人、醫生、教師（就是說，所有掙工資的人員），那還是只有五千萬人。要是只算達到馬克思所下的作商品生產者的定義標準的眞正工人，那就只有三千萬。……舉出了上述的數字，那末很明顯，照思想體系來看，無產階級的階級統治是少數統治。少數向多數發號施令。……」

抄到這裏，相信資料方面的彼此比較已經夠了。

周恩來的談話，是否是向中共對外的宣傳給予突破呢？讀者們恐怕是最清楚的。



認識中國

周恩來突破中共宣傳網

「人們會說是在找毛病」？

柳以青

讀了二十多年來中共對外的宣傳，不論是「官方文件」，抑或是中共所發動的傳播工具與機構，以及近四年來的到大陸訪問、考察、觀光、旅行等的外國人與中國人以及華裔的外國人等等，對外的宣傳似乎都是「一面倒」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一切都是「新生事物」、「新面貌」、「新精神」和「新世界」。

從這些宣傳中，無論是來自白紙黑字，無論是出自到過大陸的人士們之口，似乎都是千篇一律地，說成了大陸是「敢叫日月換新天」的「人間天國」。

當然，我對中共的宣傳技術頗爲了解，我對所有的宣傳文字都可以看到字句的背後；我對偌多人士們的「侃侃而談」，也能抓住他們腦後的「小辮子」，因此，在這「認識中國」的專欄中，就不停的揭發，不停的分析，不停的給予批判。

我總相信終有一天，這裏所論、所談的文字，會從中共本身的發展上，得到驗證。使到那些一味搞宣傳，被利用的人士們，在我這以一個中國人的立場和觀點的分析下，不禁地也要點頭稱是呢！

不過，人們的「點頭稱是」並不是我的主題，事實上，點頭與搖頭，稱是與稱非爲我來說都沒有太大的關係，我只是要不停地做我的分析工作，盡我身爲當代中國人的本份而已，來自贊稱者的「讚美」，或是來自反對者的「咒罵」，爲我來說不啻是浮雲一片而已。

在廣濶的蔚藍天空中，本質就是高升到太空中的一環，浮雲也者，只是從地面上向天空望去的點綴品而已。

或許人們在笑我不知自量，以自己比做青天，但是，我可以很坦白的表示出：「認識中國」這一欄的寫作態度，既不是爲寫給能得到「讚美」的「稱讚者」來看；也不是寫給能受得「咒罵」的「反對者」來看的。因此，別人的稱讚與反對，爲我來說只是一片浮雲。

我不知道，何以我會在前面的那段話內，表示了我的一貫寫作態度，然而，我恐怕已經深深體會到現時代的社會風氣，爲任何的一位寫作人，都會多少遇到一些困惑的。既然是生活在這一種困惑的時代裏，我就不能不表示一下自己的寫作態度了。

六月二十二日的「新晚報」的「風華」版裏，刊出了由（美）「韓丁」所作，「李蕾」所譯的一篇東西，題目是「聽周總理談中國階級形勢」。

首先，我先談我對這一文章的總體的印象，然後再談這一文章中，所透露出來的各種問題的結癥。

一、在總體的印象中，我們可以看出：所有做宣傳工作和研究、訪問、考察的人士們的態度與心理，是多麼的不嚴正和不能深入，同時心理是極不正常，似乎又存有很大的「恐懼感」。

現在就舉出幾個事實來。

照這篇文章的述說：山西省的若干地區仍是用傳統的分娩法的，同時又依據舊的習慣，即使是經過了很多次的宣傳與改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沒有找到持久的解決辦法。」原因是這樣的：「在過去幾年中，我們給他們派去許多醫療隊。其中一些是人民解放軍醫療隊，其餘的是一般政府醫療隊。他們示範現代方法時，人們顯得好像很留意，但是醫療隊一走，他們就一個勁回復舊習慣了。有些人甚至生病時恢復看巫醫（今天山西依然有一些巫醫）。在舊時代，八路軍是留在這些山區的。無論抗日戰爭時期（一九三七——四五年）還是解放戰爭時期（一九四六——四九年），他們這些山區從來沒有失卻控制。一直到解放，這些山區都掌握在革命者手中。雖然這樣，這些落後事物今天依然存在。」

於是，周恩來就問了韓丁兩個問題：

「難道你沒有聽到這種事情嗎？嗯，你的調查研究是不十分澈底的。」此其一；

「你們有沒有揭露諸如此類的東西？」此其二。

接着韓丁的答覆是：「人們或許會說我們是在找毛病。」周說：「那你是太神經過敏了。許許多多落後現象，畢竟是存在的。」

我很欣賞韓丁的答覆。這個簡單的答覆背後所隱藏着的「人們」，眞是可圈可點！我又佩服周恩來的坦白。

去過大陸的人們，特別是所謂的「老、中、青」知識分子們，何以出來以後，絕大部份的談話與文章都是對中共所統治的大陸，說成「好、好、好」；「對、對、對」；「妙、妙、妙」了，原來是「怕」「人們會說」他們的。

「人們會說」這四個字所代表的意義，已經是不言而喻了。這「人們」不僅是生活在大陸上的某些「人們」，同時，也生活在自由地區的某些「人們」。當然，特別是生活在自由地區內的「某些人們」了。

主席兼「國務院總理」，江青一派將是何等處境，如果此一情況，不必說毛不肯，江青一派更不肯，如果毛突然死去或昏迷不醒，江青必然要下周恩來的手，周恩來在共軍醫院中躲了十五個月，便是爲的避禍，但能否避得掉，也很難說。

筆者接觸了許多由大陸逃出青年，問起江青情況，大家都認爲毛澤東一死，她便會被剝皮拆骨，此種看法也許基於個人情感，身在廬山中，所看反不淸楚。在國外看法，並非如此單純，江青這八年來雖由於手下幹部之能力不夠，未能完全控制大局，但其力量之增長，亦不可輕視。

江青最大的力量在毛幫特務方面，江青從上次「文革」開始把康生拉進「中央文革小組」擔任「顧問」後，已着手佈置此項工作。由汪東興和華國鋒分任毛幫「中央辦公廳主任」知「公安部長」職務，這是明顯地表示江青已把持了特務大權。此外，相信王洪文已擔任毛幫「中央軍委副主席」之一，並配合工會、共青團等「羣眾組織」，宮廷派已由上而下地控制了整個大陸的民兵組織，特別是數目龐大的城市工人民兵，今日已成爲宮廷派手中的一支不可忽視的武裝力量。在共軍方面，經過毛的分化、瓦解，「摻沙子」、「挖牆角」和「老、中、青三結合」等手法，宮廷派已拉攏到一部份，但到達眞的做到由江青一伙「中央集權」地步仍極遙遠。當前，共軍「四野」系統早已土崩瓦解，已不能形成山頭。「一野」、「三野」系統的離心勢力還不能與親江青的力量相對抗，只有以劉伯承、鄧小平爲首的「二野」這個山頭越蟲越高，勢力也越來越大。「二野」分子出任要職的有：「總參」何正文，空軍馬寧，海軍蘇振華、周希漢，北平陳錫聯、新疆楊勇、成都秦基偉、瀋陽曾紹山、內蒙占尤太忠等多人。儘管「二野」勢力大，然鄧小平由「解放」到毛幫「二中全會」連升兩級，他一直是「忠」於毛的，並且也絕沒有倚「二野」山頭而向毛江討價還價。同是「二野」出身的李德生，在毛幫「二中全會」中連降兩級就是有力的說明。

毛幫內爭有一個特色是不能忽客的，大頭目鬭

正決定勝敗在於特務組織，就是汪東興率領的「警衛總團」，共計三團特務，武器配備冠於毛軍，中南海甚至整個北平皆在這一支特務部隊控制中，像手握毛幫全部黨權的劉少奇、鄧小平，掌管毛軍全軍的羅瑞卿、林彪，毛澤東要動他們的手，好似從雞籠中趕一隻雞，猪圈中趕一隻猪，沒有絲毫反抗之力，其故在此。

周恩來當然深懂此一危機，所以在鬭爭到了最後階段，便稱病躲進共軍醫院，等閑不肯出院，只有在「四屆人大」開會時露過一次面，以後卽在「醫院」辦公、見客，一直過了十五個月，周恩來所以寄身軍中醫院，便倚仗在共軍嚴密保護下，汪東興未必敢直闖軍營抓人，因「警衛總團」雖然有精良武器，但人數不過三個團，究非大量共軍之敵。

但江青在康生敎導下，不見得沒有其他方法，例如毛澤東一旦病斃或病危，先不發表消息，而以毛澤東名義在中南海開會，周恩來可以稱病不去，陳錫聯不能不去，到地方江青先把陳錫聯扣留，由「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紀登奎趕去「軍區」發號施令，毛軍未必敢反抗，如此，則周恩來還不是同劉少奇等人一樣，乖乖地走上囚車。

總之毛幫此時的鬭爭，一定說誰勝誰負都言之

政權必然隨着毛澤東而完蛋。

但毛澤東如果此時眞的病死，倒也是一件很使人失望的事。歷史上凡是奸臣大惡，尤其是竊國大盜，沒有一個是病死的，王莽、董卓、黃巢、朱溫、張獻忠、李自成。卽使小一號的如捻匪頭目張洛行、任柱、賴文光，民國初年縱橫數省的白狼，臨城刼案的孫美瑤。不但中國如此，外國亦然，希特勒、墨索里尼，那一個是病死，就連史大林之死，雖然說是病死，但現代史家們仍然相信是被謀殺。毛澤東怎麼會破例（雖然毛澤東也可能是被江青謀殺，但目前似乎還不到時候），何況上舉的十幾人，罪惡加在一起也沒有毛澤東重，如果毛澤東竟然病死，未免太不公道了。

毛澤東應該怎麼死，照筆者的推斷，不外三個公式，甲、陳公博式，經法庭判處死刑，公開處決。乙、王莽式，爲起義人民到巢穴捉住殺死。丙、朱溫式，爲其妻子兒女謀殺。但無論如何也不致於平安病死。再活一年半載，與毛幕政權同時完蛋，到時如被法庭判處死刑，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槍決，死後讓市民參觀，眞可能被憤怒的羣眾吃光，此一情況對後世有心作毛澤東的人，將是一大敎訓，對國家民族都有好處。

衛生部長傅連璋之死

李彬彬

中共的衛生部長傅連璋之死，是大多數共幹們迄未能獲知之謎，近據大陸逃港難民透露，傅之同鄉某「縣委」暗中告知，傅連璋是福建長汀縣人，醫生出身，早年參加共黨叛亂，隨毛澤東流竄至陝北，會任毛私人醫生多年，一九五九年李德全（馮玉祥的寡婦）免職後，傅升任部長，並兼「中國醫藥協會會長」。著有「養生之道」一書，「文革」時被視爲「毒草」遭受批判，由江青包庇作罷。「九大」後，林彪被推爲「接班人」，與毛澤東「政治路線」產生歧見，各立門戶，暗拉「山頭」明爭暗鬭。「廬山會議」，陳伯達被揪，林彪卽意氣消沉，經常裝病抽烟躺倒不幹，暗中密謀反毛，毛卽遣傅連璋前往林彪家中探病，並查究虛實，傅一面傳達毛澤東「關懷」之意，一面勸告林彪不能再抽有鴉片的特製香烟，別後歸告毛澤東種種，直言不諱，自此，毛江對林彪的冷言冷語卽隨時傳至林彪耳際，林彪惱羞成怒，恨傅至深，卽暗中調遣殺手，將傅連璋滿門抄殺，此一無頭案件，從未公開，因爲毛澤東心中有數，自然也就不了了之，傅連璋和他的一家人都做了毛林內訌下的犧牲品。

毛·澤·東·死·訊·到·香·港

岳騫

六月十二日下午二時，突然傳出毛澤東已倒斃北平的消息，當時朋友之間互打電話問訊，不知消息自何處傳來，一直到了十三日上午，得到各方證明，似乎未死，這場毛澤東暴斃的新聞，暫時告一段落，但是還留有許多問題有待研究。

首先要研究，毛澤東究竟害的什麼病，據萬人日報記者訪問一位黃醫生所得，指毛澤東患的是帕金森病。

黃醫生說：綜合外國觀察家的意見，毛澤東患的是「帕金森病」，這是一種老人病，但不會導致死亡，毛氏如果不測，其病因如非心臟就是血壓高引起腦充血。

黃醫生只是就毛氏的體型作上述判斷，不過他說：心臟病與腦充血是突然發作，事前沒有跡象，唯一可看出端倪的是毛氏體型肥胖，這些病是與體型有關連的。

什麼是「帕金森病」？黃醫生的解釋是：這種病多出現在老年人身上，其症狀是兩手不由自主的顫抖，說話時口震不清，自己無法控制口部開合，在這種情況下什麼事都不能做，更不能寫字，是相當辛苦的。

黃醫生又說：帕金森病是一種慢性病，拖十年、二十年並不稀奇，而且治療不易，但在睡眠時情況很好，十分穩定，醒過來後病狀即現，尤其是在情緒緊張最爲顯著。

黃醫生說：「帕金森」原是一個美國醫生的名字，他專門研究老人病，發現凡是到了相當年紀的老人，就很容易有這種症狀，所以他就稱這種病是「帕金森病」。

黃醫生說：「帕金森病」的病因是腦神經不妥引起，雖不致使人喪命，但卻無藥可治，到目前爲止，醫學界尚無特效藥應世，唯一治療的方法是多靜心休息，少思考、少憂慮、少操作。因爲腦神經不妥可使運動神經不靈，於是患者動作遲緩，步履不穩，口齒不清。

黃醫生說：「帕金森病」可以拖很久，但並不是絕不影响生命，如果得不到適當療治，病症會隨年齡增加而轉劇，最後將會使中樞腦神經變質而暴斃。

毛澤東早於數年前便已雙手發抖。走路歪歪倒倒不穩，口齒不清的症狀。在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毛澤東的無綫電傳眞電視中，香港人可以見到毛澤東所患的帕金森病不輕。

最近菲律賓總統馬可斯會見毛澤東時，在香港的電視中可見毛澤東的行動更加不便。

關於毛澤東患帕金森病的問題，筆者在五年前即已說過，當時是根據法國文化部長馬柯斯去北平，會見毛澤東，初次發現毛澤東右手拿一隻小雪茄顫巍巍舉不進口，要靠左手「支援」，才能把雪茄送進口。馬柯斯看出這是一種病，但不知是什麼病，回到巴黎之後，遍詢名醫，始得到證明是帕金森病，此一消息，當時未受到注者，筆者即在中文報刊寫出，到目前大致已經確定，毛澤東是患了此症。但帕金森病到了最後，病況變化與黃醫生所說者略有不同。本港一位前輩名教育家，六十多歲之後，患了帕金森病，症狀與毛澤東相同，雙手顫抖，行動不便，患了數年之後，突然間一夕病狀全失，所有朋友學生無不額手稱慶，誰知只有數日時間，突然昏倒不省人事，但呼吸脈搏照常，在醫院中又躺了半年始去世。

當然各人病況不盡相同——毛澤東也許會突然暴斃，但也可能突然昏倒。尤其可疑的是毛澤東在北平未見非洲的加蓬總統，此爲毛澤東近年來罕有之事，伊拉克副總統到北平尚見到毛澤東，加蓬總統何以反而見不到，毛澤東也自不會厚於伊拉克而薄於加蓬，其中自有原故，唯一原因便是毛澤東病倒，這次病倒與平常不同，而是帕金森病的最後階段。如果此一推斷可靠，則日本外務省東鄉次官公然在記者招待會中透露毛澤東病斃之消息，決非造謠，實則日本外務省次官又安敢造毛澤東之謠，若非有相當根據，東鄉不會隨便說的。

此外還有一項消息，毛幫大頭目正集中北平開會，雖然毛幫以「會多」馳名世界，但類似「中全會」一類的會議，近年來開的甚少，如果說毛幫大頭目此時突然羣集北平開會，就不能不使人想到是爲毛準備後事了。

所以毛澤東即使尚未死，大概也已昏迷不醒，也許在床上還可以躺上半年。但是，毛一旦完全不省人事，生亦等於死，則「接班人」之爭必然要白熱化。

就當香港傳出毛澤東死訊之日，星加坡又傳出周恩來已先毛澤東一日而死，此事自屬巧合，但也看出海外人士對毛周爭鬬的看法，筆者一直認爲毛澤東決不讓周恩來晚死一天，因爲毛如先死，周便

抑又有進者，當時之所謂以破舊爲創新，實亦必未與出洋留學有密切之關係。我在大陸時，獲交留學歸來者並不少，其中極多篤舊懷古，不滿當時從事新文化運動之所爲，而極端主張推翻舊文化破除舊傳統，作爲驚動一世之新言論者，其人或未出國門一步，不識西文，不能讀西方書，其所眞接觸之所謂世界新潮流，西方新風氣，實殊有限。見其表，未見其裏，知其一，未知其二。即以孫中山與康有爲相較，中山先生所知於新的一面者，其超過康氏何啻十百倍以上。康氏亦曾遠遊歐洲，及其歸，著爲歐洲十一國遊記，其崇舊抑新之情，乃大異於往昔。然其所知於舊者，實亦未嘗能益增於其往昔之所知。又如隻手獨打孔家店的吳虞，其所接觸之新知識，較之康氏，更復遠遜，幾不當相提而並論。欲守舊不能不知新，欲創新亦不能不知舊，中國舊傳統，已歷三四千年之久，若果茫然不知，試問從何處可以急切破得。若論新，歐美諸邦，亦復有同有異，有得有失。我們仰慕於彼，求所效法，抉擇之間，其事必首當重知識。今不務好學深思，徒曰但開風氣不爲師，則受其害者，厥爲一代之青年。而國運亦隨之以俱頹。

新文化運動之後，繼之有共產主義之披猖。共產主義得在中國生根發脈，不得不謂其先起之新文化運動有以啓其機。此即從陳獨秀一人之先後轉變，可以作證。毛澤東未進大學，不讀西書，其對所謂西方新潮流新風氣之知識，除卻道聽途說，拾人牙慧以外，更無淵源可尋。至如周恩來之徒，以赴法勤工儉學開始。既未嘗眞有一日從事於所謂學，更亦未嘗眞有一日從事於所謂工。徒從口耳之間，宣揚共產，既無當於思想，亦更說不上信仰，然而獲得絕大多數之盲從，而終至於橫決潰爛，不可收拾。

早在中山先生生前，共產思想已泛濫，而身當其衝者則爲我蔣總統。遠自北伐，直至於今，五十年來，爲國家民族莫大威脅者，軍閥之割據，日寇之入侵，皆屬其次，而國內思想界之混亂，共產主義之潛滋暗漲，江西井岡山之頑抗，二萬五千里之流竄，心腹之患，實莫大於此。默觀蔣總統生平，其幼年之家庭以及學校教育，薰陶於中國文化傳統中者，已至深且厚，自追隨中山先生，出膺重任，而所守益堅，所向益定。就其在文化思想方面之立場言：蔣總統始終站在和平穩健路線之中堅。其明白提出復興民族文化之口號，固屬近年之事，而其向此目標而趨赴；則可謂畢生以之，曾無絲毫曲折反覆可言。而不幸國事蜩螗，此伏彼起，永無寧日。孔子曰：季孫氏之患，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近代中國一百二十年來之殷憂大患，則不在外面之帝國主義，不在內部之軍閥紛爭，主要乃在全國思想界，始終未臻清明寧定之一日。中西新舊，在文化上之何去何從，若有對立之兩面，而實未顯出此對立之兩面，葛籐相糾，既不能以快刀斬亂麻，亦急切不能條分縷析，理出一頭緒。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在此近代中國一百二十年來全國人心，正可以一亂字蔽其全。心亂於下，烏得政定於上。中山先生言，革命須先革心，繼此以往，如何定人心而定一向，當爲建國立國邁入新運之唯一大基礎。

中山先生乃至我蔣總統，綜觀其平生言論行事，雖可以革命二字包舉，然其革命對象，則決不在民族文化傳統上，此則不待煩言而可知者。然中山先生乃及我蔣總統，亦決非可以守舊二字加之，凡屬世界新潮流，西方新風氣，爲我所當迎合采納者，何嘗不一一加以吸收，惟我民族之文化傳統，實有不可不守不可全破之大綱節所在，然而如何調和折衷，又貴權衡變通，非可一一預加以具體之規定，使人人以俱知。

就中國文化言，本富變通性。從歷史言之自西周而春秋，而戰國，而秦漢，而魏晉以下迄於元明清，其間何嘗非時時有變，而亦時時可通，要自有其大傳統之一貫相承。惟此一百二十年來，乃不斷有激烈急進之意見，若惟求能澈底一變以爲快者，而又爲事理之所萬萬不可能，即就此一百二十年來種種言論行事觀之，又已彰灼而可證。

中山先生又言知難行易，不幸我國人此一百二十年來，都不免好其易而惡其難。而尤以知識分子之領導階層爲然。我國家此一百二十年來，乃不易找出少數能畢生潛心埋首從事於學術思想知識方面之深沉尋究之學者。以應此一時代之需要。古人言，作之君，作之師。爲君在上，當盡其政治領導之責任，爲師在下，當盡其知識領導之責任。上下相配合，相呼應，而後政治社會始得上軌道。全民心力，始得求一致。如最近此數十年來，共產思想之橫決，一輩學術界知識分子，其無力於疏導排拒，亦豈無責可言。學術上有疏導，有排拒，是爲曲突徙薪。政治上作殺伐，作征剿，此已焦頭爛額。就於中國文化傳統之影響，社會心理，尤更重視在野之學術界。而近代西方潮流，主張「言論自由」，實亦與中國文化傳統有其相符相通之處。今以一思想龐濁之社會，缺乏一批清明寧定之知識界，深厚穩健之學術界，默默主持斡旋，而一面又復昌言民主，報章雜誌羣眾意見豈不易於表達，則縱復有英明偉大之政治人物之領導豈得望其指揮若定，有唯我馬首是瞻之效乎。

我蔣總統在其出而擔負國家重任五十年中，戎馬倥偬，軍事叢脞，迄未有寧。然而始終不廢讀書，兼及著述。其好學不倦之精神，求之古今中外一國元首，能相媲美者，殆已少之尤少，亦可謂除中山先生外，乃絕無其比。故中山先生之與我蔣總統，論其兩人之人格與其生平志業，皆可足當我民族文化傳統之代表，而中山先生與我蔣總統兩人之所抱負與其所擔任者，皆未躋於成而中道崩殂，我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之國運，乃仍待後人繼起者之努力。今當我蔣總統齎志崩逝，全國悲痛之餘，竊不自量，敢以其積年治史所得，就其平素對於此一百二十年來近代史之看法，率抒所見，實亦此下仰承我蔣總統遺囑，所當努力從事之一要端。

蔣公與中國文化

錢穆

欲瞭解一時代人物，同時必當瞭解此人物所處之時代。欲瞭解一歷史人物，同時必當瞭解此人物在其所佔之歷史幅篇中所應有之地位與其意義與價值，我總統蔣公，不僅爲當前一時代人物，更應爲中國一歷史人物。在中國四千年歷史傳統中，有此一人物參加，當常與歷史永垂不朽。欲求急切瞭解，事固不易，然幸與此人物，同生一時代中，姑就所窺，約畧抒述，亦足爲同時及後代人求爲知人論世之學者作參考。

竊謂此一時代，乃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之一大變動時代。尤其有關文化傳統之思想觀點方面，震盪搖撼，紛歧錯雜，更爲前世所未見。遠自民元前七十年鴉片戰爭，民元前六十二年洪秀全起事，外患內憂，交乘迭起，中國已處於一不得不變之時代。而萬變不離一大關鍵，是即爲中西文化之新舊衝突。洪秀全固是一民族革命者，然尊耶穌爲天兄，自稱天弟，國號太平天國，又自稱爲天王。實創中國自古所未有。亦有新政，如禁婦女纏足，禁蓄妾，禁娼妓，禁賣買奴隸等。而亦所至焚學宮，毀孔子木主，燒廟宇神像，關岳皆所不免。曾國藩起湘軍，檄討洪秀全，謂其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乃號召一輩讀書識字人起爲中國文化傳統求爭存。今試粗畧言之，洪秀全亦可謂其代表一百二三十年前之革新派，曾國藩乃爲當時之守舊派。此下前清咸同光宣四代，以至民國以來，革新守舊，要爲時代一大爭執。惟要之則必有變，此則爲兩派之共同歸趨。

有主從中國自身內部變，並以迎合世界新潮流，采納西方新風氣，而求仍不失我自己之舊傳統。今當稱之爲和平穩健派。有主先破毀自己舊傳統，以便世界新潮流西方新風氣得以輸入。此則以破舊爲手段，以創新爲目的，今當稱之爲激烈急進派。此兩派，在大體上，同主中國之變，而論其內情，則甚爲複雜。

在清末民初，孫中山與康有爲，又形成爲對立。中山先生力主革命排滿，在其政治立場上，以近洪秀全，然從其文化立場言，則近曾國藩。試觀其手創之三民主義，亦盡量迎合世界潮流，采納西方風氣，極多開新之一面。然其崇重中國自己文化舊傳統，只主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求變，絕不有破毀自己傳統以爲變之主張與理論之迹象。

但康有爲則不然。康有爲主維新變法，不主排滿革命，在其政治立場言，似近曾國藩。而其在文化立場上，則頗似近於洪秀全。康有爲在前清時，著有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兩書，曾遭清廷下令焚禁。此兩書，雖若承襲道咸以來經學中今文經學之餘緒，而其內容則已越出舊範圍甚遠。其對傳統破壞之力乃特甚。依其書之所言，中國相傳經典，幾乎全盡出於西漢末王莽時代劉歆一人所僞造。而中國古史唐虞三代聖帝明王生平事蹟，亦出於孔子之託古改制。如此說來，則曾國藩之所謂，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者，豈不可移以責康氏。而康氏又爲大同書，其書中所理想之社會，曾氏所謂禮義人倫一掃蕩盡者，尤屬信而有據。

故清末民初思想上之兩大派別，中山先生貌似急進，實當屬和平穩健派，康有爲貌似守舊，實當爲激烈創新派。如中山先生之和平穩健，就求變言，其進度不得不較緩。又兼以袁世凱洪憲稱帝，革命路途受挫，一時更不滿急進者之希望。於是新文化運動接踵繼起，轉政治革命爲文化革命，打倒孔家店，禮教喫人非孝，乃至全盤西化等口號，一時甚囂塵上。康有爲自復辟失敗，其政治生命已告終，而自知其學術生命乃正如日中天，於是避居北京荷蘭公使館，重印其新學僞經考，與新文化運動疑古辨僞之一派，作桴鼓之相應，其實疑古辨僞，乃即承此書而來。

又且於守舊中開新，其事須種種條件配合，又須得大智慧者作領導，按步就班，積以歲月，乃得有成。若以破舊爲創新，破舊之事，一若人人能爲。而中國社會傳統風尚，重視在野之學術，尤重於在上之政治，一時風氣所趨，中山先生雖手創民國，多數人乃僅目以爲屬於政治事業，而康有爲則以學者思想家之頭銜，轉易獲人之注意。

口咬定老萬是「得到台灣津貼」，這是破壞別人聲譽最低能的辦法。

雜誌社老板對台灣情形最熟悉，他當時告訴老總，政府絕不會在這方面花錢，尤其不會津貼人家辦報，他們在香港已有一份報紙，其他的報紙，你親共也好、中立也好、反共也好，絕不會用金錢爭取。他們已漸漸明白，反共是基於良知，不是金錢可以收買。

過去他們也在一些文化人身上花過一些鈔票，但這些人在獲得更大報酬時，會作一百八十度轉變；譬如老萬在這裏提過的兩名報人專欄作家，他們一直是吃台灣的飯，但在「大勢所趨」時，他們已改變態度了。

對老萬來歷如何，他們也未必了了，很可能又是一條變色蟲，在我身上投資，可能他們覺得冒險。

我辦「萬人日報」不打算做政府的應聲蟲，我們會時時在公正的立場上予以批評。只要對「萬人日報」作長期觀察，使知道我們的言論是獨立的，絕不會受到任何方面影響，更沒有一定要替政府說話的義務。但，我們不會在大方向上有所改變，反共是我們「萬人日報」的立場。

才智有限・豈能出眾

老萬不在乎人家造什麼謠，因爲一切的謠言將來都會在我們表現的態度上看得出來，因此我們也不必自辯，有沒有這回事，總是瞞不過人的。

老萬對金錢的看法，一向與別人有所不同。挖空心思，巧取豪奪，就算搬到香港最高、最上流的地方住，心緒仍是難得坦然，每天腦子裏儘在盤算如何整蠱別人，如何把一切利益，集中自己身上。這不但傷腦筋，而且就算進行順利，四方財源，滾滾而來，弄到盤滿砵滿；又捨不得花用，三幾皮整碗燒鵝飯，狼吞虎嚥，就是一頓中飯，剩下大把銀紙，也難帶進陰曹，留番死後在天堂享受。

有一種人天生嫉妒成性，見到別人稍有成就，便想盡辦法把人壓低，不許冒頭，彷彿別人站了起來，就影響到他。不論「名」方面也好；「利」方面也好，一定要別人「在他之下」。這一種嫉妒心理，只有造成自己精神上的痛苦。因爲事實上他絕沒可能永遠壓住別人，做一輩子大阿哥。

這種人才智有限，老萬覺得他除捧拍之外，沒一樣比得上我，絕不願受這種人指。也許由於這反叛性使他們不高興，故而不斷向老板搬弄是非、造謠，不外說老萬受津貼，因爲除此外再造不出什麼「謠」來。

自作自受・萬勿氣頂

老萬辦「萬人日報」，不瞞各位，確吃盡苦頭，不眠不休。老萬有一個原則，不找有現職的同業幫忙，以免影響他「飛來橫禍」。尤其「星」「快」兩系人馬，他們「自動投効」我也不要。一來老萬付不起那麼高的代價；二來不要讓是非流傳。現在，沒有人知道我的虛實，我辦我的報，謀我的人，只能在外圍看到我報面貌，業務上及政策上的事，他們只能估估吓。

也爲了這原故，老萬只能用一些初出茅廬的年輕朋友幫忙，他們雖幹勁十足，可是缺乏經驗，要把他們訓練成可挑大樑的主力工作人員，還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在出版初期，老萬不但要顧到報紙的一切，還要「訓練」這班新手，其吃力可知。

不過，一切的努力並不白費，今後，在報攤上幾十種名堂的報紙中，也有我們「萬人日報」的一席地。有了這份報紙，我們有發言權。嫉妒老萬的人，跟誰講是非也都不可能拿走「牛馬集」，封閉「生活圈」。相信這事一定使嫉妒我的人很難受。如果「萬人日報」辦出來沒有人看，他會輕鬆一點；可是居然有那麼多的人捧場，且他也看得出我們的報遠景不錯，一定頂住條氣。不過，這是自作自受，你發你的財，我捱我的世界，互不相干，何必一定要把人弄到倒下來呢？

老細支持・自己努力

有人辦報，一砲而紅。但不可沾沾自喜，不要以爲自己如何了不起，如果有一家幾百員工的龐大機構作後台，要用那一個人幫忙，給他一百幾十元津貼就成。同時，鈔票方面，由大老細照起；器材方面，一切可動用，不必到處跑到處交涉。稿子來源，拿一份副本，十足齊備。任何人在這樣的條件下，也會把報紙順利出版。

可是老萬既無充足本錢，又沒熟手的人幫忙，排印都靠人，單槍匹馬，把一份報紙「如期出版」（在台灣爲亡兒頒發助學金時，中央社記者訪問了老萬，問及「萬人日報」出版的事，當時老萬隨口應他，已定七七出版。因爲七七是個好日子，料不到他在報上發表了，回到香港後，只能朝着這目標走，所以說是「如期」），自己也覺得是匪夷所思的事。

不過自己捱出來和借助老細的投資有更多好處，將來報紙發達，也不必事事請示老細，老細一喜一怒，直接影響情緒，極其量不過拿到一點紅股；如果自己捱出來，不必仰人鼻息，不必看老細氣候，那便大有不同。老萬以爲被老細看起，拿着令箭去辦報，沒什麼值得驕傲的地方。

讀者熱心・出錢出力

也許讀者覺得老萬牢騷太多，但不管別人造什麼謠，我必須有向自己的讀者解釋的理由，目前老萬正接納讀者的投資，使「萬人日報」眞正成爲群眾、市民的報紙，如果這份報紙是「受津貼」的，誰給它投資？因此老萬必須把來龍去脈說清楚，大家知道有這樣的前因後果，自會更加對我們支持。

出版幾天以來，差不多每天都有讀者拿了現款或支票跑到報社，要求加入股份。他們不是蠢才，一定是認爲我們值得支持，才會如此。

或許造謠的人就要我們的讀者對我們失去信用，可是他低估了我們在群眾中建立的基礎，如果各位見到支持我們的「股東」那麼熱烈，還有些人除了入股外，要替我們「義務工作」，不領薪水。不過新聞工作者需要有專業訓練，不是任何人做得來，因此只好辜負他們的熱心。

「萬人日報」離「成功」之途尚遠，不過，有了好的開始，就會順利發展；只要繼續得到讀者大力支持，將來我們的成就無可限量！

新聞  以外

匆促籌備・順利出版
「萬人日報」終於辦出來了！

萬人傑

雖然離「成功」目標尚遠，但已使一些人感到「氣頂」，因此他們大力造謠，最卑鄙的說法是老萬「受津貼」。這是以己之心度人。老萬雖然沒有「大機構」做後台，辦出一份受歡迎的報紙，會使一些人感到「面色無光」。其實老萬成功失敗，與他痛癢無關，何必一定要人家失敗才高興呢？

半月努力・收穫成果

七月七日「萬人日報」終於辦出來了，老萬才鬆口氣。

「萬人日報」籌備匆促，從籌劃到出版，不到半個月時光。在這半個月當中，資金的籌集、內容的設計、排印的磋商及撰寫大部分稿子，使到老萬成爲「亞洲鐵人」，每天只睡四小時，其他時間都用於奔走及籌劃。

沒有人爲老萬分勞，不是老萬沒有死黨朋友，願意爲我們作義工的人多的是，不過他們對報紙沒有經驗，一切還得讓老萬決定。在這段時間，老萬眞是連拉矢時間都沒有，文章大都在半睡眠狀態中寫，苦是吃了不少，不過，報紙一出來，讀者的熱烈捧場，給老萬精神上受到極大鼓勵。我覺得氣力並沒白費。

出報那天，許多讀者的反映，早上十點去買報，大部報攤已賣光，要跑好幾個報攤才買到。這種情形，在近年新出版的報紙中，可說絕無僅有。雖然發行的數字和現存最暢銷的報紙仍相差很遠很遠，但羅馬並非一日造成，我們打下這個根基，假以時日，慢慢發展，將來一定有機會擠上暢銷報紙之列。今後，我們需要長期間的改進與發展。

自辦報紙・兩個動機

老萬決定辦「萬人日報」，動機簡單，只爲求

擁有相當讀者，每篇二十元稿費，並非白拿。二、我主編的「生活圈」雖受到不少人在老板面前攻擊，但它仍是香港報紙中獨一無二，給讀者提供生活知識、情趣的副刊，不妥的地方可以改善，一下子撤銷，是報社損失，是進讒者跌眼鏡。

「萬人日報」辦了出來，這兩椿事總算證實。老萬並不打算利用報紙搶別人的生意，香港有四百萬人，辦一份新報紙不可以把別人的生意搶去，但我們有自己的讀者，可以生存。

老萬不準備拿「萬人日報」攻擊誰，除非先受到別人攻擊，或者對我們施陰謀。

有些讀者讀過我們的創刊號，認爲沒有筆戰文章不夠刺激。其實老萬並不輕易罵人，必定是對方有該罵之處，老萬才會批評，所有的批評，都站在公義立場，所以對密碼式的暗箭，會不屑反駁，因爲這種影射，對老萬並無絲毫損傷，明眼人一看便曉得是生安白造，因此老萬也不必浪費筆墨，予以反駁。不過，老萬有了自己的地盤，不受任何人制肘，明槍暗箭，一律可以還擊。但仍抱持一個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加倍還擊。」

否極泰來・運氣要緊

老萬最大的精神負擔是：辦「萬人日報」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爲，有許多人在窺伺着老萬，如果失敗了，他們會幸災樂禍，很高興，說風涼話。

在「萬日人報」的宣傳品剛發出的時候，在紅寶石茶團中，一位老總大言炎炎的道：「現在過時了，如果在六七年出版，還有點噱頭；現在要辦一張新報紙，注定失敗！」當時老萬已在「新聞以外」提過，並預料當「萬人日報」辦成功後，又有相當銷路的話，這位老總一定會說「撞彩啫」。

是的，一切事情都是撞彩，運氣不好，雖有董狐之筆，也很難發揮作用。也許是老萬否極泰來，「牛馬集」「生活圈」被人煮死後，幸而還有「復活」機會，在某些人心中，很不是味道。

更使這些人氣結的，對「萬人日報」的看法居然大跌眼鏡，不但六七年的「噱頭」仍在；而且反應的熱烈程度，出乎意料。如果不是經濟上先天不足，我們今天已穩坐釣魚台；現在等如開了一間「山寨」，要成爲有規模的大廠，除時間與努力外，還要加上長期間的運氣。

不過，無論如何現在是有了一個好的開始，起碼是「有得做」不如這位老總「睇死一定失敗」。

肆意誣蔑・含血噴人

這位老總對我們冒出頭的反應，和老萬所料畧有不同。他和一位雜志老板炎起「萬人日報」，一

國府應該發展核子武器

據七月六日出版的美國「時代」週刊報尋：美國情報專家相信，中華民國正在發展一種核子武器，第一顆原子彈製成日期，可能是在五年後的一九八〇年。該「時代」週刊又說：中華民國復正在台灣興建一座飛機場，作為發展一個原子彈輸送系統的部份計劃。

中華民國是簽署「防止核子擴散條約」國家之一。在該「時代」週刊報導我國製造核武器消息後，我有關當局曾加以否認。但環顧今日世界，邪惡當道，正義蕩然，剩下一個空架子的聯合國所能做的無非是向一些貌似強大的棍徒政權以及所謂「第三世界」這個「黑幫」遷就，附會甚至是助桀為虐。而作為自由世界一流強國的美國，近年因為白宮和國會大部權力落入了投機政客和譁眾取寵毫無政治遠見的傢伙的手裏；特別是經過政治掮客基辛格的暗中拉攏，尼克遜訪問北平後，國際間更是黑風滾滾，濁浪滔天，如果再有人相信在國際間的一些什麼條約，承諾等等鬼話，那可眞就成了天下頭流大儍瓜。

美國對南越沒有承諾嗎？對高棉沒有承諾嗎？結果又如何呢？相信最健忘的人也不會忘記美國那種背信棄義，最後近於投井落石的卑鄙行為，不僅令人齒冷，簡直使人寒心。所謂聯合國也有什麼「人權」、「民主」一類的機構，而今日的南越共黨和棉共，正在進行血腥大屠殺，試問聯各國「哼」過一聲沒有？可以說連個「屁」都沒有放。

我中華民族向以誠信對人處事，中華民國也一直是以誠信在國際間進行外交事務。但俗語說：「殺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簡單地說：國府發展核武器，在於防範美國這個毫無道義可言的國家有一天出賣我們。如果福特政府還有正義和道義可言的話，那麼首先應該撵走壞蛋基辛格，進而逐步糾正和揚棄尼克遜利慾薰心訪問北平出賣朋友所造成的惡果。事實是不是如此呢？否！據七月八日中央社發自台北的電訊稱：

「中華民國政府為了鞏固中美邦交，年來曾積極加強與美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合作各方面的關係。美國政府首長也繼續重申維持我國友好關係，信守對我國條約承諾」。



據稱：「行政院在函覆監察院對一般政治設施檢討意見時指出：自尼克遜總統訪問中國大陸之後，美國對華政策，一方面與中共進行各項接觸，一方面繼續維持對我國的友好關係及協防承諾。福特繼尼克遜就任總統後，仍維持同一政策」。復指出：「去年十一月美國務卿基辛格第七次訪問共區，雙方同意福特於今年內訪問中國大陸」。

我們珍視中美兩國間的傳統友誼是對的，但不能不表示堅決反對福特訪問北平，因為那是尼克遜出賣盟友、背棄信義的延續。對美國、對自由世界，以至對人類和平只有壞處，而絕無好處可言。

現在，事情已非常明顯，那就是美國絕對不可靠、非常不可靠。另一方面，中共於緊拉美國企國加強其反蘇的聲勢同時，亦妄圖「不戰而屈人之兵」，通過與美國枱底下交易，達到所謂「解放台灣」的目的。形勢危急不容我政府不做萬全的打算。必須忠告美國當局，中華民國朝野不是你們枱子上的豬肉，高興八兩就八兩，高興五斤就五斤；無利時零售，有利時批發！那麼我們靠什麼呢？靠自己！在朝野上下和海外華僑團結一致的情況下，必須發展第一步可以守，第二步可於收復大陸時有用和必需的核武器。

行政院蔣院長在強調國家須要有足夠的武器供應時稱：

「我們甚至要嘗試製造火箭及飛彈。」又說：「與其求人，這個是靠不住的，所以我們不如謀自立。」

除了別有用心的政權和國際間共黨的應聲蟲外，稍有歷史知識和瞭解中國立國精神的人都可以瞭解得到：中華民國發展核武器，既不是黷武，更不是為了殺人，而是為了維護正義和救人，具體地說，是為了維護中國傳統文化於不毀，和拯救陷於水深火熱中的大陸數億同胞。

發展核武器需要錢，這一點希望國府向國內同胞講明白。早日發展核武器，這是關係到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如果台灣一旦陷共，那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毀滅，也是國內同胞和海外華僑的浩劫。暫時對國家發展必需的武器多做些貢獻，多吃一點苦那是值得的；不然，就有可能在亡國之後全國同胞被驅進地獄長期受奴役。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〇三期(新106)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七月十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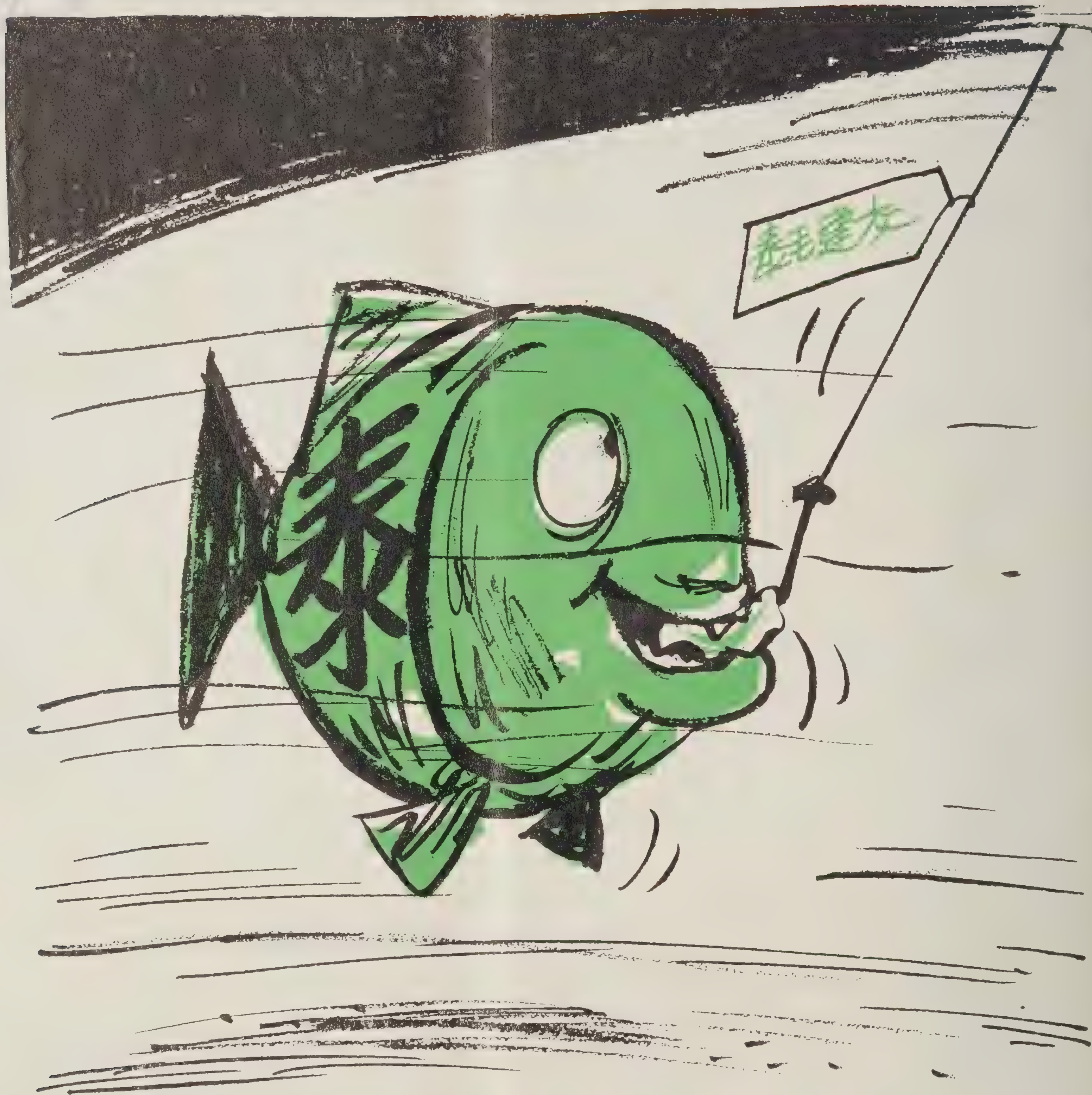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 雜誌 週刊

（總第四〇三期 新106期）



本期要目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敬次高飆賜詞長花月吟元玉

泰國 一帆

賞花玩月意沉沉。濃露花間月夜深。
花醉人迷同月叙。月隨影動入花陰。
蟾宮月桂花中冠。絕壑花叢月下尋。
盡是月圓花正盛。聊將花月伴詩吟。

賊窟行并序

刁俊民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夏，大盜竊國，金陵瓦解，獸蹄到處，風鶴頻驚，我粵東首當其衝也。家鄉興寧，因李逆潔之叛變，相繼淪敵。當賊寇入城而後，殺人盈野，尤以文化界人士，更招疑忌。余向執教鞭，惟競以造士，竟遭誣爲國特，突於五月二十八日縶狴犴，傳車窮北，流徙興華縣境，枷鎖鞫訊，無所不用其極。終以余身清白，無可羅織，遂獲於是年閏七月二十八日假釋。翌年冬卽襆被逃亡，循東江展轉深圳而至香港。幸一技之可寄，免淪落於天涯，迄今已二十六寒暑矣。追維往事，感賦長句：

秉鈞失其衡，秦人失其鹿，小盜誅竊鈎，大盜侯竊國。哀哉卅八年，大野起狼烟，蕞爾延安賊，一舉陷幽燕，其勢如破竹，長驅入金陵。人心亟思變，三日哭都亭，戍卒一聲叫，虎將盡曳兵，昆山荊璞碎，八紘天柱傾。我鄉寄嶺嶠，我家在興寧，我本擁皋比，樂育聚群英，兢兢惟自守，硜硜世無事。鼙鼓動地來，一夕忽數驚，民軍倒戈去，賊寇遂入城。胥吏伏道左，簞食壺漿迎，刀鋸滿天地，赤幟血汚腥。巨變起倉皇，家破復國亡，嗟我眾弱小，仰屋更徬徨。俄而災生肘，繼乃禍起牆，鬼蜮含沙射，狐鼠幻譸張，魑魅搏人噬，姦民作虎倀。栽我爲國特，誣我爲文工，纓冠泣楚囚，鐵鎖繫瑯璫，傳車送異縣，流徙數越疆。日中幽見斗，鬼火閃陰房，如此夏徂秋，悠悠三月強。鞫刑再鞭斥，無罪可羅織，萋菲不成文，終於獲假釋，展轉返里閭，幾疑兩世隔。爲謀出生天，敢不奮羽翮，襆被悄逃亡，間關事行役，險巇蜀道難，崎嶇天地窄，虎狼當論衢，鶻鳩聲催急。行行重行行，自由慶再得。飄零香海來，寒梅廿六開，鷦枝差可寄，秦坑正爇灰，獨念室家人，萎頓落蒿萊，寸心馳咫尺，午夜腸九廻，何日犂賊窟，倐然片帆回，登樓思眷眷，悽愴寫七哀！

春色十分圖

鄭春霆

香國春風入嶺梅。群芳爭自向人開。
頑仙十種皆殊色。都付天聲領袖來。

題虬松圖

前人

虬髯修幹四垂陰。招得清風生碧潯。
到此頓教忘暑伏。一時寒籟入高吟。

蜂回文

封淑英

無私自利人。蜜釀忙輸送。殊色各來偎。
異香羣去弄。奴爲願報君。己苦寧甘眾。
枯槁貌多勞。瘦腰郎惜痛。回讀

蠶回文

封淑英

情痴解莫愁。好夢春來困。營繭細埋歡。
吐絲長寄恨。更形舊我非。換服今名遁。
生此爲求功。力和心盡獻。回讀

柳色撩人

雪梨 蘇伯楷

卅年濶別曲江春，萬里飄流作客人；
此日登臨遊遠目，垂堤楊柳一時新。

感懷

前人

客來酒熟君須飲，時到霜天鬢亦秋；
異域喜逢今日醉，投荒得緩百年憂。
鄉中舊好多凋謝，海外新知盡白頭，
易滅風前殘燭暗；韶華不爲老人留。

風雨天書見

前人

陰霾四面隱雷鳴，疑是叢林虎嘯聲；
冷雨淒風窗外事，閑吟淺酌意中情。
殘紅委地名花刼，軟綠搖空宿鳥驚；
讀罷道書禪性定，山間草木任枯榮。

蘇伯楷先生今次寄來大作七章，先登其三，餘後續刊。因見詩中重複不少，如：「陰霾」、「四面」、「山間」、「怒號」、「萬壑」、「園林」、「聽小樓」、「冷雨淒風」等句，俱用二至三次之多，故宜分載，至本期所選之「柳色撩人」與「感懷」（本作哀感），以及「風雨天書見」，（本作風雨天書感）各佳構，除第一首（柳色撩人）一字不易外，其他兩首（感懷）、（風雨天書見）已爲之換過十六個字。原稿是：「春時酒熟君須飲，時到霜天鬢亦秋；異域喜逢今日醉，投荒得緩百年憂。家鄉故舊多凋謝，海外新知盡白頭，易滅風前殘燭暗，韶華不復老人留。」又：「陰霾四面隱雷鳴，萬壑傳來怒號聲；冷雨淒風窗外事，閑吟淺酌意中情。殘紅滿地悲花落，翠綠搖空觸鳥驚；讀罷道書禪性定，山間木石任枯榮。」余之所以不憚煩將其錄出，無非俾君互相對照，希望能當雅意，不致認爲點金成鐵耳。封淑英按。

馬

林壽愷

蹀躞驊騮道路開。先鞭奮着蕩塵埃。
據鞍顧盼馳千里。攬轡澄清達九垓。
名產大宛翻瀚海。雄稱霸業戲高臺。
會須一飲長城窟。騰達飛黃不世才。

觀魚

前人

在藻依蒲養性天。隨波掉尾錦鱗鮮。
兩目常醒難上釣。成群沉默靜周旋。
寄生熱帶終嫌酷。混入清流轉悟玄。
莊子樂觀當不厭。似予好弄久忘筌。

美國讀者 敬悼蔣公

編輯先生：

故總統蔣公崩逝，中外震動，諒貴刊需篇幅以登各界悼念佳章。鄙人不揣冒昧，欲借貴刊一角，登幾行不成文的文字。讀聯合報六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出版，報告蔣公崩逝消息及影印蔣公所書「以國家興亡爲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十六字遺墨眞跡，蔣公書此，表示畢生爲國効忠心聲也。蔣公束髮從軍，追隨國公，身經百戰，過槍林彈雨生涯，確置生死於度外。數十年獻身黨國，鞠躬盡瘁，事迹昭彰。於此十六字心聲，說得口响。蔣公乃基督徒，自然遵循基督訓教而作爲，凡信基督不行其訓戒者，是枉信，是僞善信徒，雖大聲疾呼主也義也，亦屬徒然。耶穌基督以仁慈博愛救世爲旨，捨身爲代罪羔羊，我們信基督，就應以基督言行訓教爲立身處世做人標準。

蔣公就因是虔誠崇敬基督的忠實信徒，奉行基督救世之旨而自處，抱負堅定，躬行實踐，故一旦崩逝，得到中外人士敬佩之者，同洒哀悼痛淚也。

芸芸眾生能於死後賺到朋儕中幾人流幾滴追思眼淚，已非易事，況幾百萬人同聲一哭乎？蔣公之得民心世罕其匹。衛國衛民，爲民造福，是智仁勇偉大功績事業，挾泰山以超北海，非人人可能爲也。

然退一萬步講，每人皆有家庭、父母兄弟子姪等，恭行孝友，曲盡心力，以教訓子弟，導之於正，奉公守法爲己任，是折枝事耳，人人能爲也。斯乃義務責任本份事也，有好子弟，便有好社會，相因連帶國家自然強盛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即修身齊家治國而天下平，寓貢獻國家於家庭教育之下，家庭教育之重要，可見一斑。今日社會罪案日多，青少年爲非作歹，殆欠缺道德教育，爲之長輩者，祈留意焉。

萬人週刊美國一讀者

讓「戰俘」赴台 不應該再拖了

編者先生：

六月五日閱報，知道獲釋到港急欲回台與親屬團聚的十名戰犯之一的張鐵石，已於星期三在富都酒店自縊斃命。此項消息一出，姑不論中共如何訓練此批人員，總之大陸失陷前時期的軍政人員，非死即俘，並無第三條路可尋。現既被中共利用作統戰工具，釋解抵港，爲時已不短暫，我們中華民國政府有理由在預定時間讓他們回台，用不着把時間拖得太久。人是有理智的，在鐵幕內被俘之後的囚徒，在言行表現上便不能不反共；到了自由地區，如不被中共爪牙嚴格監視的話，尤其到了自由中國的台灣，不論比較奴役自由的政制，人民悲苦繁榮生活的程度，他自然是反共的。況乎十個在年齡上都是六十來歲以上的老人，來日不會多，現中華民國政府，似乎沒有把時日多延的必要。

讀者楊雲上

慶祝六十四年度十月慶典回國致敬團

出發日期：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全程十四天）

截止報名日期：八月十五日

收費：港幣一千四百五十元

報名地址：本會會所

萬人協會通告

本會爲擴大慶祝六十四年雙十國慶，經執委會議決：組織本年十月慶典回國致敬團，同時，爲求提供更佳之服務，致敬團回國後一切生活起居及活動，仍委托本港經驗豐富信譽昭著之「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安排，而收費方面特廉，凡會員均可報名參加，亦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及會員親友參加。

會長　萬人傑

副會長　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十日

旅程秩序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至十月十八日）

第一天（十月五日，星期日）

香港—台北

乘豪華噴射客機抵松山機場，隨即乘坐豪華遊覽車送往住宿飯店休息，途經行政院、總統府、立法院、西門町及中華商場等繁榮地區。歡迎宴設於遠東最新型之豪華酒店夜總會，表演節目多采多姿，可盡情欣賞。夜宿於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二天（十月六日，星期一）

台北—石門水庫—日月潭

早飧於飯店後即專車沿十大建設之高速公路往石門水庫參觀。繼往新竹、苗栗至台中。午飧於台中市下午往日月潭，專車環湖遊覽建築宏偉之文武廟，數百孔雀集居之孔雀園，安奉我國古代傳奇人物唐三藏靈骨之玄奘寺，繼參觀德化社之毛家花園，瞭解山地同胞生活實況並可與毛族公主拍照留念。繼乘遊艇返住宿飯店，途中欣賞日月潭之湖光山色及光華島。晚飧及夜宿於涵碧樓或教師會館。

第三天（十月七日，星期二）

日月潭—中興新村—彰化—台中

早飧後專程遊台灣省政府所在地，中興新村及省議會。繼往彰化八卦山參觀遠東最大佛像（佔地七畝，高達七十二呎）。晚膳及夜宿於台中國賓或寶島大飯店。

第四天（十月八日，星期三）

台中—梨山—合歡啞口—天祥—花蓮

早飧後專車遊橫貫公路，沿東勢、谷關、青山、達見抵梨山。午飧於梨山賓館。

下午遊覽合歡啞口、碧綠神木、天祥、慈母橋、不動天王、一線天、燕子口、九曲洞、雙股瀑、長春祠、太魯閣等名勝。

晚飧於阿眉族文化村飧廳。飧後觀賞阿眉族歌舞表演。

夜宿於亞士都大飯店或宇宙大飯店。

第五天（十月九日，星期四）

花蓮—台北

早飧於酒店後，參觀大理石工廠，大理石製造過程及製成品。

專車往機場乘機飛返台北市，即下榻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下午參加政府安排節目。

第六天（十月十日，星期五）

台北（是日爲中華民國國慶日）

全日由政府安排節目。

供應早午晚膳。

夜宿於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七天至第九天（十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二日；星期六至星期一）

台北

參加政府安排之節目。

供應早午晚膳。

夜宿於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十、十一及十二天（十月十四日至十月十六日，星期二至星期四）

台北—南下

除第十天供應早飧外，全部節目及膳宿由政府安排。

第十三天（十月十七日，星期五）

北上—台北

由政府安排（包括早午飧）返抵台北。

晚飧及夜宿於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十四天（十月十八日，星期五）

台北—香港

早飧廣東點心。飧後自由活動購買土產及紀念品。

專車送往松山機場，辦理離境手續後。乘坐豪華噴射客機返香港。

參加辦法：

①報名時繳交二吋正面半身相片八張。身份證副本二份。

②填寫入出境簽證申請表乙份。

③先交港幣二百元作爲部份費用，其餘費用於起程前二十天付清。

諮詢：

詳細旅程秩序表，歡迎於辦公時間來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萬人協會」會所或撥會所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查詢。

濫，同時令警務人員喪氣，希望政府切勿自我陶醉，而不急起直追，應盡一切辦法阻止罪惡發生，標本兼治，否則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唯一治標良法乃是嚴刑對付不法之徒包括黑社會分子在內，勿以無中心組織，便可置之不理，如此方能使社會秩序恢復。「死刑」已矣，但「笞刑」應不受英國祖家干涉，假如仍取阻止態度，是有意將香港社會秩序破壞，居心不可測，應向全港市民作一明白交代，以定取捨。不能拖延下去，令納稅人無限期受威脅，分分鐘生命財產無保障。親民之官如民政司，其將以下情上達，以慰民望乎？引頸而待之矣。

讀者：小市民上

牛頭角復華邨缺乏警車巡邏 匪徒肆虐無忌

編輯先生：

我們都是牛頭角復華邨居民，近來本邨治安敗壞，盜賊如毛，雖然治安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但是在近年來，該邨飽受盜賊、三合會和那些不法青年威脅，居無安寧，他們橫行無忌，三五成群，不務正業，到夜間，入屋行刧，或乘人外出，爆破門鎖，大肆搜掠，更有入屋放火，同一日內，就有數住宅慘遭其害；還有惡意破壞他人私家車輛，或撬開車門，偷取收音機，駕走別人車輛，類似這樣事件，不可數計，事後雖有報警，但於事無補。

由於本邨缺乏警方巡邏，造成匪徒肆虐，雖然，本邨每隔一段長時間，有警員來簽簿，停留時間不久，因本邨位於山上，所以更有來簽簿警員乘白牌車上，簽簿後，又乘白牌車而下，不知簽簿作用為何？莫非是代表他們乘車到此一遊，簽名留念？真教人百思莫解，而巡邏警車亦少到本邨巡邏，莫非巡邏車無力上山坡或是節省些電油？

故致函貴刊，冀望有關當局，應列該邨為巡邏車巡邏範圍之內，每隔相當時間，到此邨巡邏，此可收其阻嚇之效，將匪徒作奸犯科時間阻滯，匪徒更不敢通街通巷地找尋其下手的對象。

復華邨市民上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永不死亡的愛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眾，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尚有部分存書，為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即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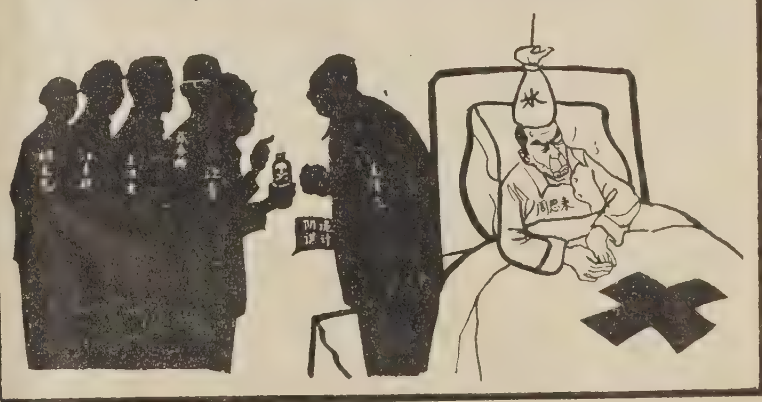
南寧罐頭廠搞資本主義

桂共「南寧市委員會調查組」，最近發表一篇「調查報告」，揭露中共所謂「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南寧罐頭食品廠」，已經蛻化變質，成為資產階級所有制的企業。

「調查報告」中說：「這個廠是以水果、蔬菜為主要原料來自農村，這個廠對原料問題，實行『自由採購[illegible]

[illegible]當的途徑還是從資本主義歪門邪道上的都收，本地不夠還到外地去採購，採購不到，就用提高原料價格的辦法進行搜購，這樣做，不但工廠的原料問題得不到解決，由於一時多，一時少，一時好，一時壞，產量長期達不到設計能力，而且助長了農村『自由種植』等資本主義傾向，例如，南寧近郊一些生產隊，均超過計劃多種罐頭原料，而不安排糧食的種植」。

「調查報告」中指出：「有些領導幹部，對工廠的『自由採購』和農村『自由種植』的資本主義傾向，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讓它自由泛濫，有些人還說『什麼計劃不計劃，弄到原料就好說話。』結果，使工農業生產處於自由競爭的無政府狀



基地呢？其最大的理由是：

(1)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堅強地屹立如山，處於不敗之地，堅忍奮鬪，已使台澎金馬革命的基地，發出耀目光芒，不獨是中國人民反共鬪爭的指揮塔，且也是自由人類的照明燈。三民主義在實踐中擊敗了共產主義。中華民國在台灣島上的建設，是凡屬中國人都可以引為自豪的成就。島上人民豐衣足食，生活富裕，與大陸上的人民所過的貧困悲慘的生活相比，眞有天壤之別。

(2)中國大陸人民和共幹絕大部份已經唾棄毛共政權，他們充滿了變天思想，一旦國際局勢繼續惡化，毛俄的衝突擴大，大陸內部的抗暴鬪爭，形成普遍的革命運動，或者是毛共統治階層的奪權鬪爭，演成大規模的武鬪局面，我們台澎金馬基地上的反共雄師，便可大舉登陸，結合反共反毛勢力，恢復大陸錦繡河山，爭取七億同胞的自由解放，貫澈我們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

二、周恩來的幻想實現嗎？

周恩的幻想：團結全黨全國人民，平定內亂的希望是注定失敗的，至於返井崗山打游擊，當然更是夢想。試問失去老百姓和共幹支持的流寇，怎能打游擊，肯定的，歷代流寇悲慘的結局，必將降臨到毛幫頭子身上，隨着

圍之內破產。我們深信不到若干年後，共產主義的瘟疫，將在世界範圍之內被消滅。

三、毛共覆亡的命運是注定了的。

毛澤東說：「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從這些話中可見反毛反共的力量實在是越來越雄厚，這龐大的力量已經使到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惴惴不安，再加以毛江周內訌，最後毛共政權必將走上眾叛親離的滅亡死路。

四、我國必能光復大陸。

據英國情報文摘在五月一日出版的一期內指出：中華民國總統蔣公逝世後，台灣的地位堅強屹立不移，經濟繼續繁榮，並保持着中華文化傳統，相信定能完成反共復國的大業。該雜誌主編曾於最近訪問我國，以「總統蔣公逝世後的自由中國。」為題作

代化，使用最新科學技術，國民生活大為提高。他強調：中華民國收復大陸實不容世人懷疑。他舉例說：英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從敦克爾克撤退，誰有想到英國會獲得最後勝利，又如麥克阿瑟將軍從菲律賓撤退時說：「我一定要回來。」也終於實現了他的諾言。由此可證明，誰又能不相信中華民國在退居台灣二十五年後，光復它的國土呢？中國人堅百忍的哲學，對於西方人也許是難以了解的。

他進一步指出：北平政權是搖搖欲墜的，內部充滿矛盾，在毛澤東去世後，其情形更不堪設想，只要大陸人民揭竿而起，則自由中國在最短的時間內一定會給予有效軍事支援，那時候毛共的全面崩潰，也就旦夕可期了。

張偉志（七月一日）

法律漏洞助長兇燄 輕懲歹徒警員喪氣

編輯先生：

據報載：日前在牛山區行竊，兩次光顧輔政司官邸之匪徒，已被地方法院判處入獄六年，此積犯有十六次犯罪案底，今被重罰，人心大快。不過其他同樣有十多次或甚至二十多次案底之積犯，則非常幸運，祇在各區裁判司署定罪，因職權所限，祇能判處一兩年刑期，令人有對香港法律之執行，有感情用事及種族歧視分野感想。似乎受害者都是華人而又非達官貴人，則祇在裁判司署審訊，故定罪。再舉一個例證明上述懷疑，不是徒託虛言，毫無根據。查前警司譚保禮與探長歐陽坤及警長曾啓榮同在一地區服務，同一控罪，同一時間內互相勾結，觸犯刑法，譚保禮先被判入獄一年，小欖服刑，歐陽坤及曾啓榮其後亦被判入獄一年，但後者則緩刑一年。結果律政司不服原判，嫌後者兩人被判罪太輕，上訴合議庭，被覆判入獄三年，但對於譚保禮亦認為判罰過輕，然而律政司至今未有採取行動。由是觀之，稱之為感情用事及種族歧視，不亦宜乎？執筆之時，電台報告九龍又有兩名罪犯，襲擊當值輔警，搶奪配槍，刀傷該警察，逃去無踪。從此不法之徒又多一警槍作惡矣。

議員先生曾在立法局提出詢問，有關警槍失踪之事，不法之徒，如嚮斯應，馬上行動，襲警搶槍，此皆拜香港司法界界之極力優待怙惡不悛罪犯，有以致之，例如不硬性規定「執行笞刑」以對付暴力搶劫罪犯，做成今日天天發生械劫糧車、金行、工廠、解款人員等，使警方疲於奔命，甚至在中區銀行區、皇后廣場，公然持槍白日行劫，不知是否司法界人仕有心向罪惡之徒買怕，恐防罪犯侵害「大老爺」本身，抑或要匪徒愈弄愈兇，而外籍達官貴人、名流巨賈，遭受切膚之痛，慘受損失之時，方開始「考慮」制裁之法，屆時恐香港已「面非日全」，雖欲作「東方之珠」，不可得矣。

許多人祇知怪責警方無能，不能保護市民生命財產，而不知法律處處有漏洞，可以曲解，間接助長罪惡泛

，結果都失望而返。看來貴刊撰稿諸先生是容易找到這些資料的，希望他們當中一二位能就這些資料來發揮一點意見，好使我們居住香港的中國人能更深了解自己的處境。又筆者在本函內所述柏林故事，只憑記憶所及，說不定其中有錯漏，還望諸君指正。

讀者耿介風（六月廿二日）

左派統戰報紙幫腔
張鐵石之死令人悲憤！

萬人傑先生：

你好，祝你精神愉快。「星晚」「牛馬集」自被腰斬後，諒先生內心一定不大好過。先生早已說過，寫「牛馬集」是你的精神寄托，是興趣，不是為稿酬。弟看「星晚」，因沒有牛馬集，總似失去什麼，全無興趣，故棄之不訂。近從各方友好中獲悉，先生因「牛馬集」無理被抽而腰斬，痛定思痛，決回復昔日所想者，創辦「萬人日報」，此一喜訊，使弟不勝雀躍。屆時「牛馬集」復活了，弟在此預祝「萬人日報」一紙風行，牛鬼蛇神絕跡。

中共驅使十名「戰犯」來港作統戰工具，其中之張鐵石在富都酒店自殺，此事件發生時，顯然先生身在台灣，為已故愛子發放助學金，未能及時對張氏事件發表批評。由於香港各報章對張氏的批評，統統似願作中共尾巴，皆指張之死為自殺，更甚者，均重複刊載另一「戰犯」蔡省三的爛言，在其被警方邀到酒店認屍時，竟稱雲眼間看到張氏遺書有「對赴台已感絕望」之句，眞是豈有此理，太欺作之言，加以否定，指其胡說。張氏遺書就算有此句，端的不是一開始或放在末尾，老蔡如看見此言，也必看到此語之前言或後語，如此齊整單單只看見此言者，顯然是有了準備，見機而發也。

中共驅使這十名「戰犯」來港，明眼人皆知是在急忙中挑選出來，其目的完全是因中華民國總統蔣公崩殂，舉世震悼，為衝散世界人民對蔣公崩殂的懷念，利用統戰手法擺出人道之相，那十名「戰犯」來港做戲，中共是否有誠意眞的讓這些人回歸台灣，將來必有所交代，很可能做完戲後，一聲台灣不批准，即拉隊重返鐵幕，再渡其牛馬不如的非人生活。這十名「戰犯」便不是大家早已相識，從他們來港後的言行看，我認為蔡省三極可能是陪襯者，在大陸受過指示來港後，作為「戰犯」的發言人，台灣諒不會批准此人入境，就算一視同仁，全部批准，老蔡未必有膽赴台。我此一看法，很快會獲結論。至於張鐵石是自殺還是被謀殺呢，我敢說百分一之百張氏之死完全是被「謀殺」的件最充份者為張氏，在香港心情最樂觀者為張氏，他已和兒子見過面，且互談良久，幾乎每日皆能與台灣兒子通話，張氏知道他所有家人均平安在台生活，他已獲悉「救總」致會短期內他列入第一批已准的赴台者，在港經濟充裕，他日赴台生活無缺，憑什麼理由突然間自我毀滅呢？我實在為張氏可惜，因為他已慘受過二十多年共黨的折磨，共黨的騙人伎倆，他應該比別人清楚，他忘記了共黨諸人於死的魔術手段，他忘記了天亮前最黑，他忘記了在共黨控制下最快樂的時光，也即是最悲慘的剎那。因為張氏赴台的條件太過美好，他忽畧了自己性命也是最脆弱。

不是嗎，香港中共統戰份子奉命置張氏於死地，簡直易如反掌，何來用刀槍呢，何來用人力用繩索呢？只要一個電話或由蔡省三與張氏通一次電話，說聲「我們已接到命令，明天拉大隊返回大陸」；或說聲「已接台灣通知，決不批准他們赴台明天返大陸去。」張氏便要乖乖地解下領帶，找地方掛好引頸而向上帝報到了。這樣「謀殺」，的確乾淨「慳水慳力」，正如蔡省三說：我們見到張氏自殺，甚表同情。我們檢查過張氏身體，除頸間有一條很深的痕跡外，其他沒有傷痕。當蔡省三行前已接受過別人的指示，大近視佬竟然一眼望見遺書中有「赴台已感絕望」之句，儘管老蔡的做作是做戲，可是香港的報紙聽到此言，如獲珠寶般趕快回報館作其尾巴文章，一句不夠，寫多幾句，務使港人看後相信張氏是自殺，尤其是自認灣仔為大佛的「日月報」新聞社評齊發惟恐執輸，越談越火起，不談也吧。萬先生，我認為先生的魄力足夠，合老友與群眾之力，也足應付，只財力較能解決，諒先生是有辦法之人，希望「萬人日報」早日誕生，使我們能每日拿着一份越看越可愛的好報紙，放棄今日所拿的越看越火起的臭報吧，祝你

健康！

澳門長期「萬人雜誌」讀者
鍾祥上（六月十八日）

周恩來絕望與幻想
毛共政權快將敗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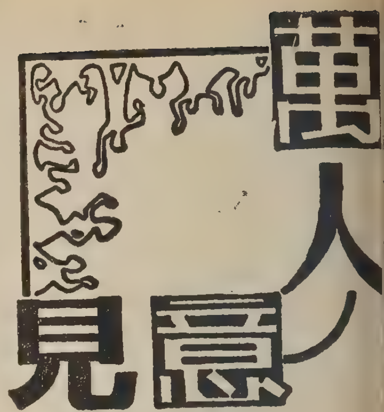
一、周恩來的絕望哀鳴。

最近傳來一項消息：周恩來曾經這樣說：如果帝國主義及修正主義聯同他們於國內的代理人一起對付我們，屆時會有下列三種可能情況：

設。

⑵重返井岡山，再打游擊戰，重在延安找尋基地，繼續八年十年的戰爭。

⑶革命失敗，共產主義延遲五十年至一百年才能獲勝。



柏林香港處境相似
德人堅定值得借鏡

編輯先生：

據說，「歐洲安全會議」正在蘇聯催促下密鑼緊鼓準備開場。正在享受經濟繁榮果實的西歐各國，對蘇聯這個「安全」要求，看來都樂意跟它展開談判。但據最近報載，歐洲問題的一個焦點，卻又落在近三十年前世界危機中心的柏林上面。原來東德官方突然宣稱，所謂「四強共管柏林」的時代已成過去，柏林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首都，而西柏林並非「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即西德）的一部份云云。蘇聯也就此問題向聯合國提交備忘錄，要求結束「共管柏林」這宗三十年前的舊官司。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爲此特別飛到西柏林，發表聲明說：「西柏林能否繼續繁榮地存在下去，是蘇聯對歐洲誠意的考驗。」好在蘇聯目前正要在歐洲表示「誠意」，這事情因此暫時沒有下文，至於下回如何分解，就得看看「歐安會」的結果。

以上只是憑最近閱報記憶所及。我不是準備評論國際，只是由「柏林」「德意志」，所引起的一些感想和問題，想在這裏向大家披露。

東德政府是蘇聯的傀儡，它一舉手一投足無不奉承克宮的旨意；而蘇聯對東德的控制也比對其他東歐國家嚴緊，從一些資料中可見蘇聯在東德的駐軍遠比他國爲多。原來西德之間的文化經濟來往，卻不爲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思想立場所限制，近十年來兩「國」貿易陡增，文化活動（包括體育娛樂）交流頻繁。最使人感慨難忘的是，打從一九五六年澳洲墨爾砵的世運開始，每屆世運，無論西德或東德獲了金牌，奏國歌升國旗的當兒，兩「國」都放棄自己的國歌而代以貝多芬「合唱交响樂」最後樂章的主題，兩方的運動員一樣地嚴肅起立致敬，就像自己國家獲得了金牌一般。我們可以說，德國人的民族意識與文化精神實在超越了其他政治派系等意識；而所謂民族意識，則不外由自己的文化精神所維繫而生。或者有人說：德國在二次大戰後是戰敗國，東西德的劃分是在別人勢力下不得不爾；中國在二次大戰是戰勝國，大陸的變色是由於「人民自己的選擇」云。這些話我們且不必去評論它，就算是當時人民眞個「選擇」了這個政府，但跟着就誰也再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了；他們的「選擇」，只可說是上了別人的當。事實上，中國政府今天有兩個，也未嘗不是出於別國的陰謀和擺佈；而今天住在香港與及散處海外的中國人，又眞個有予人以「兩個中國」的感覺——兩者勢同水火，積不相容。

我可以說：這中間的一個基本原因是，有部份中國人一心一意要保持而且發揚中國文化傳統——道德，而另一部份「中國人」則不知中國文化傳統爲何物，卻跟隨着別人高喊「民族意識」，其實不知所云；民族意識只是倚賴民族文化精神而產生，連自己的文化精神也失落了，則膚色髮色血緣種種，在「民族」的因素上也起不了大作用。湊巧現在兩個中國政府其中的一個正在要千方百計把中華民族文化精神連根拔掉。德意志政府有兩個，但德意志民族只有一個；中國政府有兩個，而在海外見到的中國人也可以大別爲二。我不禁要問問許多在此地自詡爲「中國人」的：中國文化精神究竟是什麼？

筆者的另一點感想是大約發生於一九五七至五八年間的「柏林危機」，可以作爲今天香港人最好不過的借鏡。我手頭沒有什麼資料，就記憶所及，當時情況大致如下：

二次大戰結束後，德國由美、英、法、蘇四國共管，蘇聯管區就是今天的東德，約佔整個德國面積的三分一，首都柏林包括在裏面。而柏林又作爲特殊地區美、蘇共管而成爲東柏林（蘇聯管區）與西柏林（美國管區）。嗣後東西德都在佔領軍授意下成立自治政府，而西柏林也就隸屬西德

次大戰結束不久，美國與蘇聯間冷戰正進入高潮，蘇聯當然不高興在它的勢力範圍內蘊藏了西柏林這顆西方國家的種子，於是千方百計要迫使美國退出這塊自由世界小天地。當時由西德經東德到達西柏林有一條特別預備的通道，蘇聯就唆使東德把這通路封鎖，企圖斷絕西柏東市內一切供應，包括糧食在內，藉此以迫使西方國家知難而退，讓西柏林併歸東德。但西方盟國並不甘示弱，每日以飛機經過陸上走廊，空運接濟西柏林。另一方面美蘇雙方都按劍拔弩，三次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但當時表現得最爲堅定的是西柏林的市長，他們堅決表示不願併入東德，而儘一切力量與西方盟國合作，結果倒是蘇聯知難而退。西柏林從此與西德一起日趨繁榮，東柏林不知跑來多少逃亡者，中間少不免混雜着東德政府的特務，但西柏林有如容納一切的汪洋大海，兼收並蓄。將近三十年來，西柏林如此的屹立着，今天蘇聯又來舊調重彈，但依蘇聯目前的政策來看，這也不過是準備在「歐安會」中討價的手法而已，西柏林繁榮下去是沒是疑問的。

拿當年西柏林和今天的香港相比，無論從地理環境或政治形勢方面去看，都不知要壞上多少倍。當時的西德波恩政府還沒紮穩腳跟，而西柏林本身也一切百廢待擧。但由於西柏林市民的團結，西方盟國才有足夠的信心去支持他們，而蘇聯也不敢貿然而動。筆者覺得處身於這個復雜而悠忽萬變的國際局勢中，「柏林危機」的教訓對香港人着實意義重大，因此曾到各中西書店找尋有關這些事件資料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十九日午後，敵軍車隊果急馳而來，我以小部隊誘敵深入，俟雙方接觸後，敵步步緊迫。當其到達五塘時，我集中火力擊毀其汽車三輛，斃敵百餘，敵二十一旅團長中村正雄，所乘轎車既毀，其本人亦受重傷。

入晚，敵乘夜色迷濛之際，大批坦克、裝甲與卡車，越五塘向六塘進發，至午夜時分，邱清泉突下令出擊，先以工兵炸斷其進攻必經之重要橋樑，並在信號彈與照明彈之下，以猛烈火力集中攻擊，頓時火光沖天，宛似白晝，使敵於倉皇之中，無法招架，前進既不可得，後退亦無去路，車輛多數觸及埋伏地雷而炸毀，壅塞於途，殘部紛紛向南側山地逃逸。

二十日晨，敵在空軍掩護下向我反撲，我以猛烈炮火制壓使其無法得逞。交通線既被我截斷，乃改小路，調砲兵大隊增援，並以空投兵員及糧彈。這天，從早晨至黃昏，敵機爲穿梭般在上空盤旋。當敵機大批乾糧從高空投擲而下，剛巧落在敵我陣地之間，於是我軍以重機槍火力封鎖敵人的出口，將這些做得很精緻的餅乾各類罐頭拾奪，承敵人推愛大方，我軍享受了幾次豐盛的大餐。

此時，北路軍擔任正面主力的鄭洞國榮一師、戴安瀾二百師，於攻取崑崙關周圍高地之羅塘、同興，枯桃嶺等重要據點時，在敵堅固工事及熾烈炮火下，輪番衝殺，雙方死傷均重。杜聿明軍長爲達成任務，准允邱清泉之請，改調新編二十二師攻擊崑崙關正面。鄭、戴兩師助攻正面兩側，一五九師攻擊東北高地。

桂林行營白主任以此次南寧外圍攻擊進展甚緩，而敵後交通又復通暢，顯見各路軍攻擊精神不旺，指揮協調連絡欠密，特於二十三日頒發訓示，爲克敵制勝，諭知邕江以南各部隊，應確實遮斷交通、破壞道路，邕江以北各部隊，限二二日內佔領崑崙關及七塘以北地區。倘再作戰不力，或破壞交通不徹底者，無論官兵，決遵守最高統帥二十一日手令：「前方各部隊與砲兵等，如有不積極努力進攻，或不能如限達成任務者，應即以抗命振敵論罪，就地處治可也。」嚴厲執行。

前線部隊奉令後，軍心益爲振奮，首先第五軍向崑崙關猛擊，經過四晝夜血戰，將敵四面包圍，我空軍健兒也及時參加了戰鬥，猛烈轟炸敵軍陣地，並掃射其增援部隊，敵軍雖據守堡壘，頑抗不屈，但遺屍纍纍，戰鬥極爲激烈。

敵軍增援、企圖突圍

二十四日，敵軍第五師團所屬之中村正雄旅團長，臂部傷癒後，親率所部向崑崙關增援，企圖突破我軍之包圍，不料在行抵枯桃嶺附近時，爲我榮譽第一師堵擊。經雙方接觸惡戰後，中村正雄被我擊斃，所部紛向九塘及崑崙關逃竄，中途復被我軍截擊，損失傷亡頗重。

此時，敵方探悉我方對於崑崙關之奪取勢在必得，爲解這方面之危，遂將西竄龍州之一部，分兩批向南寧撤回，其第一批約千餘之眾，於二十二日行抵綏淥附近，我西路第二縱隊韋雲淞所部，乘其倉皇分離之際，包圍於西長街以西地區，殲滅殆盡；其第二批約二千餘人，二十四日由龍州回竄，越三日行抵山墟附近，復爲我第二縱隊及龍州教導總隊包圍截擊，又殲滅了大半，殘敵遂向南寧逃逸。

東路軍這時爲牽制當時之敵，使其不能與由邕龍路回竄之敵軍相呼應，以主力向小董及欽縣附近進迫；而適時武鳴特編大隊及邕寧地方民團，亦乘勢向石埠墟及西鄉塘進擊，一時之間，我軍士氣大振。

當我軍第二次反攻南寧之初，西路軍第一縱隊判斷敵軍必以主力向崑崙關增援，於是令第一七〇師師長黎行恕，率領該師主力，再度進出四塘間，準備截擊東進之敵。果然敵軍在二十二日晚，又以其二十一聯隊之殘餘向崑崙關馳援。當抵達四塘時，適我第一七〇師主力由葛墟趕到，經一週之鏖戰後，其竄入五塘及沙坪墟附近之一部敵軍，復被我邱清泉之新編二十二師，及第一一八師截擊後，竄往七塘而將我第九十二師之高山嶺及大麥嶺陣地突破。

此時，我第一七〇師，新編第二十二師及第一一八師，業已將敵軍後續部隊阻住使其不能前進，第九十二師遂乘機向高山嶺敵軍猛烈反擊。激戰至二十六日，終因傷亡過重，攻勢頓挫。幸我第九十九師及時由後方趕到，乃令固守高山嶺亘山心附近陣地。

至二十七日晚，又有敵軍約一聯隊之眾，由羣合村方面竄入八塘，第五軍軍長杜聿明，見敵軍增援隊陸續到達，而崑崙關卻一再未能攻下，遂在二十六日晚間，將邱清泉之新編二十二師調回，令位置在馬嶺墟附近，準備加入崑崙關正面之作戰，並改變戰法，以集中優勢兵力於一點，將敵軍堅固堡壘，用密集機械化火力，逐次攻略後，再將敵軍壓迫於一隅，實施包圍而殲滅之。

當第五軍正部署攻擊之際，邕龍路上傳來捷報，葉肇之第六十六軍亦已全部到達戰場，聲勢爲之一振。桂林行營白主任崇禧乃親赴前方指示機宜，並於二十八日重新變更作戰部署：

（十）

疊着一瓣，堆在碟子裏，像一朵小紅梅花。花心裏出來一個細長的火苗，升得很高，在空中蕩漾着。

阿招在做夢，夢見在外婆家裏吃杏仁酥。她父親和她的姑母金花都在那裏，還有許多別人。但是她的母親還太陌生，沒有到她的夢裏來。

四

瓦上淡淡的霜在朝陽中漸漸溶化了。屋頂上就是山，黑壓壓的一大塊。山上無數的樹木映着陽光，樹根變得非常細，看上去僅僅是一根白線，細得幾乎沒有了，只看見那半透明的淡綠葉子；每一株樹都像一片淡金色的浮萍，浮在那影沉沉深山裏。

月香抬起頭來望着，上面山頂矗立着一棵棵雞毛帚小樹，映着天光，成爲黑色的剪影。山頂有一處微微凹進去，停着一朵小白雲。昨天晚上她從鎭上走回家來，看見那上面有一點亮光，心裏想着不知道是燈還是星。眞要是有個人家住在山頂上，這白雲就是炊烟了。果然是在那裏漸漸飄散，彷彿比平常的雲彩散得快些。

昨天晚上在黑暗中走着，踹了一腳狗屎。她用一塊潮抹布把那隻布鞋擦了又擦，擱在屋簷下晾着。最好是用酒擦，應當到隔壁去借點酒來，譚老大向來喜歡喝兩盅。

但是她又想，現在這時候誰還釀酒，連飯都沒的吃。她又把她的鞋子拾起來，無情無緒地用抹布擦了兩下。

早知道這樣，她不回來了，想法子讓金根也到上海去。當然這張路條是不容易打的。她回鄉下來的時候，那時一申請，就領到了路條，因爲現在鼓勵勞工回鄉生產。所以現在上海街上三輪車夫都少了許多，黃包車夫是完全絕跡了。可是她總想着，旣然還有人能夠在那裏苦挨着，混碗飯吃，她和金根爲什麼不能夠，又不是缺隻胳膊少隻腿。

如果兩個人都到上海去，阿招只好送到她外婆家去，交給她外婆看管，每月貼他們一點錢，想必他們也沒有什麼不願。不過她知道，金根是一定不會肯去的。才分到了田，怎麼捨得走。一走，田就沒有了。

到了城裏，要是眞找不到事情怎麼辦？她總覺得城裏的活路比較多，不像鄉下。她可以想像她自己坐在馬路邊上補尼龍絲襪。現在上海照樣有許多人穿尼龍襪，有的是存貨，有的是走私運進來的。她的老東家也許肯借一點錢給她做本錢，買那麼一隻小箱子，裏面有補襪子一切應有的裝備。到了夏天，沒有人穿襪子了，她和金根可以在街堂口擺一個設備簡單的攤子，給人燙衣服，嘴裏含着水噴在衣服上。她記得去年這一類的攤子相當多，想必總是生意很好。攤子上訂價總比洗染店便宜，現在這時候，誰不要打打算盤。

要是什麼生意都做不成，那就只好拾拾香烟頭，掏掏垃圾，守在橋頭幫着推車子，混一天是一天。金根有個表兄是看街堂的，也許他肯答應讓他們在他的街堂裏搭一個蘆蓆蓬，暫且棲身。苦就苦一點，只要當它是暫時的事，總可以忍受。她總信她和金根不是一輩子做癟三的人。

然而她突然想起來，有一天在馬路上看到的一件事，身上不由得一陣寒颼颼的。有一天她到小菜場去，路上看見大家都把頭別過去，向同一個方向望着。有人竊竊私語：「看喏！看喏！在捉癟三！」兩個警察一邊一個，握着一個男子的手臂，架着他飛跑，向路邊停着的一輛卡車奔去。兩個警察都是滿面笑容，帶着一種親熱而又幽默的神氣，彷彿他們捉住了自己家裏一個淘氣的小兄弟。他們那襤褸的虜俘被他們架在空中，腳不點地，兩隻瘦削的肩膀高高地聳了起來，他也在那裏笑，彷彿有點不好意思似的。月香好奇地看着他。她曉得他一定也知道，捉了去就要送去治淮，送到淮河沿岸的奴工營裏，和大羣的囚犯與強徵來的勞工站在河裏工作，水齊肚子。她知道，因爲她們街堂裏就有些女人是反革命家屬，丈夫正在經過「勞動改造」。

但是這些事究竟遙遠得很，她現在是在自己家鄉的村落裏。她嘆了口氣，回到房屋裏面去，支起鏡子來梳頭。她的烏油油的頭髮留得很長，垂到肩膀上，額前與鬢邊的頭髮盤得高高地。這一隻腰圓鏡子久已砸出一條大裂紋，用一根油汚的紅絨繩綁着，勉強可以用。平常倒也不覺得什麼，這時候她對着鏡子照着，得要不時地把臉移上移下，躲避那根絨繩，心裏不由得覺得委曲。自從到他們家來，有好鏡子輪不到她用，用這麼個破鏡子。自從到他們家來，從來沒有一樣像樣的東西，難得分到個鏡子，就又給了他妹妹，問都不問她一聲。

「金根嫂！」有人在外面叫她。是金有嫂在門口張望着。

「噯，金有嫂，進來坐。」

「金根哥呢？」「出去打柴去了。」

金有嫂聽見說金根不在家，方才走了進來。

「梳頭呀？」她說。「噯喲，你這鏡子可惜，怎麼破了。」月香心裏正在那裏怕她由這鏡子上又想起那面鏡子，她果然就是這樣。她憔悴的臉龐突然發出光輝來，彎下腰前去湊了湊，低聲說，「噯，眞的，幾時你到周村去看看你那鏡子。眞好看呵！」她小心地四面張望了一下，再把聲音捺低了點，「噯，其實要叫我說，自己留着用用不好麼？這時候還講究什麼賠送，現在不興那些了。新娘子都不坐轎子了，都是走了去，不論十里二十里，都是走了去。」她笑了起來。她的命雖苦，至少這一點上她可以說沒有什麼遺憾，她是花轎抬了來的。「你們金花就是自己走去的。——所以我說，現在時世兩樣咧！不講究什麼賠送了。」

月香笑了笑。她也知道金有嫂是個老實人，她說這樣的話是眞心衞護她，但是她非常不愛聽這話，就像是人家都覺得金根偏向着他妹妹，都替她抱不平。

她笑着叫了聲「金有嫂，」說，「論起來現在時世兩樣了，本來也用不着講究那些的。不過我們金花妹嫁過去他們周家不止她一個媳婦。先來的幾個人，人家個個都有賠送，單單她沒有，我們說是時世兩樣了，給人家說起來，那又是一樣的話了，豈不是叫她難做人。金有嫂你說我這話對不對？」

金有嫂連連點着頭，但是顯然並沒有聽明白她的話，只是一味點頭，心不在焉地說，「是呀，」就像月香的意見與她完全相同。等月香一番話說完了，她又湊近前來輕聲說，「當時是也輪不到我說話，像我們這都是外人。你又不在家。」

秧歌

此書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書名大可以題作「餓」字，——寫的真細緻，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讀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當然是最好的了。

適之　一九五五，一，廿五

【6】

張愛玲

她低聲說，「人人都說鄉下好，鄉下好，鄉下好。現在城裏是窮了，差不多的人家都僱不起傭人。又不許東家辭傭人。所以我們那東家老是告訴我，『現在你們鄉下好嘆！我要是你，我就回鄉下去種田。』現在我才曉得，上了當了！」

她懊悔她回來了，金根想。才回來，倒已經懊悔了。兩個人在一起，她並不覺得有什麼好，不像他看得這樣重。他微笑着緩緩地說，「是呀，現在鄉下是苦。不然早就寫信叫你回來了。我也是怕你回來過不慣。」

「什麼叫過不慣？」她突然憤怒起來，聲響立刻提高了。「你當我在城裏過的什麼享福日子？」

他不作聲。她本來有許多話要說，想想到底是第一天回來，不見得第一天就吵架，於是就又忍住了。她彎下腰去，把阿招的小棉鞋拾起一隻來，拍了拍灰，拿在手裏翻來覆去看着，就着燭光。

「這是妹妹做的？」她帶着挑剔的神氣，這樣問着。

「是她外婆給她做的。」

「哦。」她滿意地想，「我說呢！看着也不像他妹妹的針線。」一方面嘴裏說：「我媽的眼睛倒還不壞，還看得見做棉鞋。明天我回去看媽去。」

「明天還不歇歇，過天再去吧——來回又是三十里地。」

阿招突然叫了起來：「爸，我也要去！」

「你還沒睡着？」金根說。

月香別過身去替她把被窩往上拉拉，又嗅嗅她的面頰。「快睡吧！不聽話，明天不帶你去。」

但是阿招太興奮了，久久睡不着。那幾隻杏仁酥彷彿具有一種活力，有它們在房間裏，空氣都有些異樣。

月香捏着拳頭在膝蓋上搥了兩下。「腿酸死了！大概這兩年在城裏沒怎麼走路，就走不動了。」

「我就知道你不行！」金根愉快地笑了。他很高興他有一個機會可以嘲笑她。「還說明天就要到你媽那兒去，來回又是幾十里。」

她動手解衣鈕，忽然想起來，把手伸到衣袋裏去，掏出錢來數一數。他很願意知道她還剩下多少錢，但是她不說，他也不問。反正不會有多少剩下來，她每月都往家裏帶錢。他又覺得羞慚起來。

她數了又數，彷彿數目不對。他不願意在旁邊看着，就突然站起身來走開了。

她忽然抬起頭來。「噯！你這時候去開箱子幹什麼，半夜三更的。」

床頭堆着一疊箱子，他從箱底取出一很大的紙，攤在桌上，用手抹平了，自己倚在桌子角上低着頭看着，耐心地等她數完了錢。然後他把那張地契挪到她面前來，安靜地微笑着說，「你看。」

紙上的字寫得整整齊齊，蓋着極大的圓章與印戳。數目字他是認得的，他又指給她看他的名字在那裏。他們仔細研究着，兩隻頭湊在那蠟燭小小的光圈裏。

她非常快樂。他又向她解釋，「這田是我們自己的田了。眼前日子過得苦些，那是因為打仗，等仗打完了就好了。苦是一時的事，田是總在那兒的。」

這樣坐在那裏，他的兩隻手臂在她棉襖底下妥貼地摟着她，她很容易想像到那幸福的未來，一代一代，像無窮盡的稻田，在陽光中伸展開去。這時候她覺得她有無限的耐力。

但是她不能不掙脫他的手臂。「阿招還沒睡着呢，」她說。

「睡着了，」他說。

「剛才還在那兒說話呢。」

「睡着了，」然後他說，「從前你也不這麼怕她。」

「從前她還小。」

他在看她頸項背後的一個黑點。他伸手摸了摸。「還當是個臭蟲，」他說。

「航船上臭蟲多得很。」

「是個痣。咦，你幾時長的這個痣？」

「我怎麼知道？我背後又沒長眼睛。」

「從前沒有的。」

「三年工夫還長不出一個來？」

他有點羞澀地笑了起來。「噯，三年了。」

蠟燭點完了，只剩下一小攤紅色的燭淚，一瓣

毛澤東問道：「這個話怎麼講。」

藍蘋說道：「周恩來有意離間你同老蔣的關係，因爲你在老蔣手下作事，地位一定在周恩來之上，他無法出頭。所以弄來這一羣小人、篾片，日日同你混同一起，然後他又去向老蔣報告，說你拉攏這批政治垃圾，圖謀不軌，這樣老蔣就不再相信你，專信他了。」

毛澤東摸摸頭，說道：「這個倒有可能，還是你聰明，不過，這羣民主人士也不個個都是篾片、垃圾，像沈鈞儒那老兒……」

藍蘋擺手道：「別提那個老傢伙了，你還把他當個人，實在說他還不如羅什麼斯基。」

毛澤東愕然道：「怎麼？沈老頭子也打你的主意。」

藍蘋說道：「你扯那去了，誰敢打老娘的主意，我是這麼隨便讓人打主意的，我是看透了沈老傢伙不是人，他那一把鬍子，活像戲台上的曹操，我們平時都把林老叫作活曹操，實際上這老傢伙比林老更像曹操。」

毛澤東兩手捧起藍蘋的臉，剛想親一下，忽然聽到從延安帶來的貼身警衛齊吉樹敲門聲，毛澤東大吃一驚，連忙放下藍蘋，又喝問：「什麼事？」

齊吉樹低聲說道：「報告主席，林老來了，在客廳裏，他說如果主席睡下，就不必起身，明早再來。」

毛澤東說道：「你告訴林老，我沒有睡，馬上就出來。」

藍蘋說道：「這眞是說着曹操，曹操就到，要他明天再來就完哩，何必又出去。」

毛澤東說道：「你不用急，我很快就回來。」說過拉開門，三腳兩步走出去。

活曹操在客廳沙發上坐着，見毛澤東進來，連忙起身拱手說道：「恭喜主席，賀喜主席，主席今晚洞房花燭，實在不該打擾。」

毛澤東笑道：「林老，你同我還客氣，幾時到重慶，我怎麼事不知道。」

活曹操說道：「也是臨時決定的，恰好政府有一架飛機從延安回來，我就搭機來了。」

毛澤東說道：「林老，你來到未休息，就趕來同我見面，一定有要緊的事。」

活曹操摸摸一撮五色鬍子，說道：「主席聰明天縱，一猜便着，若不是有緊急之事，我何必這個時候來打擾，讓江青同志都惱我。」

毛澤東說道：「林老別說笑話了，到底出了什麼事？」

活曹操說道：「延安方面傳出消息，說是主席將就任監察院長。」

毛澤東說道：「這只是傳說，那個院並未一定，蔣先生自己並未同我談過。」

活曹操又問道：「延安又謠言主席加入國民黨，此事是眞是假。」

毛澤東吃了一驚，說道：「那有這回事，這是從何說起。」

活曹操說道：「謠言之來當是有兩個原因，一是主席屢次要求加入國民黨。」

毛澤東搖頭道：「這不是一回事，我要求加入國民黨是全黨加入，不是我個人加入。」

活曹操說道：「另一個原因是大家都知道國燾到重慶又加入國民黨。」

毛澤東說道：「這更是笑話了，國燾是偷跑的，我是蔣先生電邀，又經黨中央批准來的，怎能相提並論。」

活曹操說道：「本來謠言止於智者，但世間智者太少，許多人都把謠言當成眞的。」

毛澤東問道：「林老，你說了半天，好似延安方面出了事。」

活曹操點頭道：「一點不錯，主席猜個正着，延安各處都貼了有攻擊主席的標語。」

毛澤東驚得從沙發上站起來，問道：「攻擊我什麼？」

活曹操說道：「主席請坐下聽我說。」

毛澤東只好又坐下，問道：「攻擊我什麼？林老快說。」

活曹操道：「攻擊主席出賣我黨，投降國民黨，換取高官，還有些標語扯到江青同志頭上。」

毛澤東更驚，問道：「就算我叛黨投降國民黨，與江青同志何干。」

活曹操說道：「關於你們要在重慶結婚的事，也成爲攻擊口實。」

毛澤東冷笑道：「好靈通的消息，我們今天才結婚，延安那邊早天就知道了，那邊有諸葛亮、劉伯溫會袖占陰陽嗎？」

活曹操說道：「主席先不要氣，可以想想這個消息是怎傳到延安去的？」

毛澤東說道：「別的消息傳到延安，我不知道是誰傳的，只有我們結婚的事，事先只有周恩來一個人知道，不是他說是誰說的。」

活曹操說道：「消息也許眞是周恩來走漏的，但是，貼標語未必是周恩來的主意，周恩來是蔣先生的人，大家都知道，他當然希望主席能在蔣先生領導下，團結一致。」

毛澤東說道：「林老，你再想想，這件事也有幾個說法，周恩來是想促進我同蔣先生合作，還是想藉蔣先生毀掉我，都有可能。」

活曹操說道：「我不是替周恩來說好話，我覺得周恩來還是希望主席同蔣先生合作，因爲這是他工作的目標，而且此時就算毀掉了主席，也不會輪到他，換了別人未必能容他脚踏兩隻船，他又何苦。」

毛澤東問道：「林老，照你看，這件事是誰幹的。」

活曹操說道：「主席再想想，我黨內部一向不服主席領導，又多陰陽詭計的有誰？」

毛澤東一拍沙發，說道：「我想起了，一定是獨眼龍，別人沒有這麼多的壞主意。」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笑道：「再說吧！眞有那一天，自然還要諸位多多幫忙。」

沈鈞儒摸摸一把鬍子說道：「只要主席能用得着我，萬死都不辭。」

章伯鈞說道：「我也是如此，願爲主席效犬馬之勞，共成大業。」

羅隆基坐在沙發上，一心一意在想藍蘋，什麼話都未聽見。只是呆呆地兩眼看着天花板發怔。

毛澤東笑問道：「努生先生有何高見？」

羅隆基被毛澤東一句話問得不知所對，以爲毛澤東看出來他是一片痴心想藍蘋，當時連忙端然正坐，說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兄弟在想一本書。」

毛澤東大笑道：「努生先生，你怎麼一直的魂不守舍，是不是在想書中自有顏如玉。」

章伯鈞、沈鈞儒都覺得臉上發燒，羅隆基明白毛澤東已看透他的隱衷，更加面紅耳赤，手足無措。

，我們告辭吧！改天再來請示。」

章伯鈞也說道：「今天多承盛宴，十分感謝，謹祝主席與江青女士美滿幸福。」

羅隆基還是不想走，但此時不走也不成了，木然站起來，平時他最愛說話，自以爲最會說話，此時卻一句也說不出。

出了大門，章伯鈞說道：「努生，你下次再有這樣態度，我就不敢同你一道走了。」

沈鈞儒嘿嘿冷笑道：「沒有下次了，我再也不敢同努生兄一道行了。」

羅隆基皺眉道：「衡老怎麼這樣說？」

沈鈞儒笑道：「要問他了，你今天從頭到尾都魂不守舍，你想的什麼，我們都知道，你怎麼不論對方是什麼人，好似猛虎下山，張口便咬。」

羅隆基紅着臉不出聲。

章伯鈞說道：「努生，我不能不提醒你一點，毛潤之爲人器量甚小，你爲這事同他結怨，實在不值得。」

你們放心，下次再來，我不會對那位新娘子看一眼就是了。」

沈鈞儒笑道：「努生兄，眼中沒有不如胸中沒有，你就算眼裏不看，心裏仍在想，還是失態，除非你能根本戒絕，否則就不必來了。」

毛澤東送走三人，回到房內見藍蘋晚妝初卸，更加嬌艷，當時上去抱着親了一下，說道：「你今天可把羅隆基害慘了。」

藍蘋問道：「我什麼事害慘了他，我被這個死鬼抓住手腕，用了好大力氣才擺脫，到現在還有點疼。」

毛澤東抓住藍蘋玉手看了看，罵道：「這王八蛋眞不是東西，咱們騎着驢看唱本，走着瞧吧！此仇不報，不是丈夫。」

藍蘋說道：「潤之，我還要再勸你一句，你既然來了重慶，老蔣又對你這麼客氣，你就該死心塌地跟他，將來不見得到不了陳誠、張治中的位子，何必跟這些政治篋片瞎混，你看這批東西有那一個像人。」

毛澤東說道：「我也討厭透了這批傢伙，都是周恩來惹來的。」

藍蘋冷笑道：「照我看，周恩來就有極大陰謀。」

毛澤東笑道：「他會有什麼陰謀，你不是常說他是蔣先生的人。」

「這可以拿來比譬中國，中國有四億人口，就像這四億個微生蟲寄生在這塊泥土中一樣。」

把中國人比作微生蟲？蔣總統按捺不住氣憤，離開了座位，跑到講台上，把那塊泥土分成八塊，拿起其中的一塊，送到日本教官的面前說：

「日本的人口有五千萬，在這個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中寄生的微生蟲，也可以說就是日本人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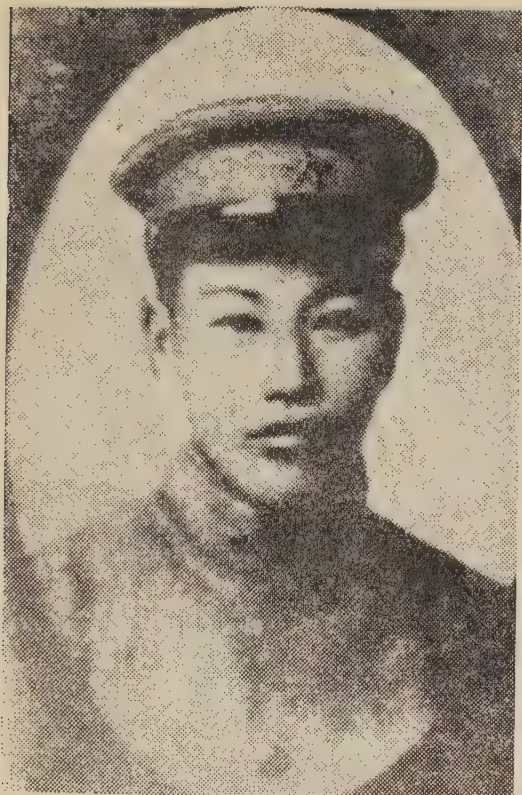
根本就瞧不起中國人的日本教官，眞是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受到這樣的反擊，在一瞬間，目瞪口呆，面紅耳赤，對着蔣總統大聲咆哮：

「你！你！你是革命黨？」

他以爲像這樣說，可以把蔣總統唬倒；然而蔣總統卻毫不害怕地接着說：

「我只是想問問老師的比喻是不是恰當，請不要說些不相干的話。」

日本教官當時沒有再爭論下去，但離開了教室之後，馬上找到軍校總辦趙理泰，要求嚴重處分蔣總統；按



振武學校時代的蔣公

是要受到開除學籍或禁閉的嚴厲處分的。

但是，趙理泰知道錯在日本教官，所以只是將蔣總統申斥了事，並且反而對他流露出了同情之意。

申請特准參加考試

一九〇七年冬季，陸軍部公佈自保定軍校學生中選派留日陸軍學生，但是規定應考資格以在該校日文班學日語的人爲限。於是，日文班以外的學生都不得其門而入。

這眞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是蔣總統並非屬於日文班，當然就沒有報名的資格；因此便越級向總辦趙理泰直接呈送了一個報告，內容是：

「去年在日本學過日語，所以沒有參加日文班，請特准給予應考資格。」

報告送上去之後，直到考試的前一天，都還沒有批復回來；已經不再存希望，便躺到床上去睡覺。

到了深夜，忽然就像是在做夢一樣，有一個手裏拿着提燈自稱是「趙總辦派來的人」，通知特准參加考試。

第二天，和日文班的同學們一起堂堂正正地進入考場，結果被錄取。

這一次被錄取的，連我在內共有四十人，張羣同志也是其中的一人，我們都被保送到日本振武學校。

（註：蔣總統「對從軍學生訓話」，一九四四・一一）出發前往日本，是在過了年——一九〇八年蔣總統二十二歲的時候，匆忙啓程，都沒有來得及向家鄉親友們告別。

蔣總統和張羣

蔣總統和張羣（註：張羣——一八八九年出生，字岳軍，四川人。歷任上海市長、四川省主席、行政院院長、總統府秘書長等職，現任總統府資政。對中華民國的內政和外交方面有相當的影響力。早在戰前、戰時，從事對日交涉。戰後，盡力於締結中、日和約；其後，周鴻慶事件、維尼龍工廠輸出問題，都擔當中、日之間的協調任務。這個連載秘錄自企劃之初，即參與其事。）成爲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從這裏開端。張羣自復進入保定軍校，到留學日本振武學校學生生活、新瀉（縣名）高田（地名）野砲兵聯隊實習，乃至於參加辛亥革命的青春時代，一直是和蔣總統生活與共；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還是蔣總統一位得力的好幫手。兩個人的友誼

過了兄弟一般的感情。現在也住在台北市士林蔣總統官邸的比鄰，可以復庭園裏面通過柵門往來。雖然是由中國陸軍部派遣留學，但是在前往日本的時候，由於中國還沒有開設中日之間的定期航運，故而乘的是日本商船。在這個商船上，由船員到服務生、廚師差不多都是日本人，中國籍的服務人員只不過兩、三個人而已。只要舉出乘船旅行一點爲例，就可以體會到自己的國家是在外國的支配之下。



陳英士卅六歲時攝

張羣在接受筆者（譯註：產經新聞編輯委員古屋奎二）採訪時，回憶當時東渡的情形如下：

「留日考試合格的學生，好像有六十人左右。能夠暢通日本話的人，由保定起程直接前往日本；我們（包括蔣總統在內）雖然能夠閱讀日文，但因爲說得不好，暫且先到東北的陸軍部集合，然後由大連乘船前往神戶，換乘火車到達東京……」

留日學習軍事

到了日本，進的是「振武學校」。這個學校可以說是清廷爲派遣留日軍事學生而專門設立的「陸軍預備學校」。蔣總統是第十一期學生。在這裏大約受訓三年，畢業之後，以見習軍官身分，分發日本國內各聯隊（團）實習。

中國抗戰實錄【34】

辛亥革命與日本

在此之前——當義和團之亂剛過去的一九〇一年，慈禧太后詔命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着手編練新軍。其構想是：在每一省各設武備堂等訓練機構，負責軍事學生的養成教育。保定軍校則是由各省選拔優秀人材，集中在中央實施幹部教育；畢業後，任用為陸海軍幹部，分發各地，作為建設新軍的骨幹。基於這個需要，清廷每年支付經費十多萬元，自歐、美、日本聘來許多教官任教，並建立了向各國派遣軍事留學生制度。

保定軍校，固然符合了清廷的期待，訓練出畢業生造就成優秀的軍人；但在同時，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革命運動，也開始通過留學生們滲透到軍隊的內部，後來，在配屬為軍隊幹部的軍校畢業生之中，挺身而出打倒清廷的，卻是大有人在。所以，對於革命勢力的培養，也發生了相當作用。

進入保定軍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一方面如前所述，競爭者太多，錄取率甚微；另一方面民間「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輕視軍人往往被旁人嘲笑、或是被迫打消念頭。而且，在蔣總統來說，還有一點困難，就是在臨考之前，突然生了病，必須勉強抱病參加。

說服考官方獲錄取

考試的當天，又因為年齡未滿二十歲，口試官員便以這個理由不考慮予以錄取；但經蔣總統說明虛歲到了二十歲，體力已夠充足，可以勝任為一個報効國家的成年軍人，才終於說服了考官，突破了難關。

為了赴軍校入學，由奉化到保定要縱貫半個中國大陸，這是蔣總統在廣大國土上最初閱歷長途旅行。保定又名清苑，在北京之南約一百四十公里。由故鄉溪口到達保定的直徑距離，就超過了一千一百公里，需要一個月以上的漫長跋涉。

親身閱歷民間疾苦

在這一次旅程中，對於中國國民被壓迫到什麼樣的生活、被屈辱在什麼樣的地位之下的情況，隨時隨地都是現在眼前，瞭然於胸中。

，外國人過的是王侯貴族一樣的生活，中國人呻吟在外國人的侮辱、壓迫、榨取之下，還不得不苟延殘息，簡直沒有被當作人來看待。

至於在河北省等北方鄉村的民眾，也是過的窮困生活，唯有和清廷有血緣關係、親屬關係的滿族人，才享有各種特權，受到優越照顧，貪戀着安逸的境遇。在這裏的中國人，也是在被榨取膏血，也是隱忍在酷虐的待遇之下。

蔣總統到了保定軍校，進入砲兵科肄業。

砲兵科在當時的陸軍中，是需要具備有最新知識和技術的兵種，而且對於戰爭的勝敗，具有能夠發揮決定作用的威力。

譬如說：在甲午戰役中，日軍給予清軍的致命打擊，是在一八九五年一月山東半島的威海衛之戰。威海衛是清軍北洋艦隊的軍港，有以二十四公分魯克伯大砲為主的十幾座砲台為之防衛；因此，日軍乃從要塞背後的陸地發動攻擊，先將砲台佔領，反過來利用奪取到的大砲集中火力轟擊港內的北洋艦隊，將之殲滅。

又如日俄戰爭時，在最高潮的旅順攻防戰中，日軍兩次總攻擊，都被俄軍的優勢火力所遏阻，付出了重大

裝在國內海岸要塞的十八門旋轉式二十八公分榴彈砲拆卸下來，運到戰場，用作攻城大砲，這才轉為優勢；所以在第三次的總攻擊時，佔領了二〇三高地，俯轟旅順港內的俄國太平洋艦隊，給予了毀滅性的打擊，以致戰局對於日本非常有利。

清廷方面，也按照其「船堅砲利」的口號，急切考慮充實砲兵。

蔣總統之所以選擇了砲兵，也是在這個背景之下決定的。

沒有辮子受人注意

蔣總統在保定軍校入學之後，最引人注目的是剪掉了辮子，在同學中沒有第二個沒有辮子的人；因而受到學校當局和滿族同學們的特別注意，他們紛紛議論「會不會是革命黨囉？」「要留意他一點」——白眼交集，簡直成了一個問題人物。

於是，對於日常的言行舉止，自我尅制，極力慎重，即使是受到侮辱，忍了一肚子的氣，也裝作毫不介意的樣子，表面上和一般同學的態度毫無不同。因為，萬一接受挑釁，就很可能斷送了去日本留學的希望。

反擊日籍教官

保定軍校時代的蔣總統，在中華民國小學三年級的教科書裏，也記載着這麼一個有名的故事，現在來介紹一下：

某一天，有日本軍醫教官上衛生學的課，帶來一塊泥土放在桌上。

「這塊泥土，大約有一立方英寸（約十六立方公分），這裏面有四億

吳鐵城很善於交際，他在上海市長任內，時常舉行茶會，招待中外來賓，社團邀請演說，無不欣然允諾。他的口才並不挺好，但他演說時的姿態風度，則極其雍容大方；甚至商店劇院開幕，他也樂於參加。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大新遊樂場開幕時，吳氏前往致詞說：「我不是老爺，凡是社會上一切有益有意義的事，我都願意參加。」不過，吳氏的交際手腕，並不用來「出風頭」。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各界，鑒於吳氏對地方上的偉績，發起建立「吳市長紀念亭」，他卻堅決辭謝，致函各界，請取銷成議。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七日是吳氏五十大慶，親友僚屬及合界人士，都預備舉觴稱慶，嚇得他在七日那天溜到無錫去避壽，僅在前一日（六日）晚上，跟新聞界人士共聚聯歡。

在上海市政府時代，經常替吳鐵城寫文章的是章淵若，寫應酬文字的則是張震西，專司交涉的則爲秘書唐士煊。吳氏在上海，對於交際確實是鄭重認眞的，凡是人請他或是他請人，全部都由唐士煊專司其事，但在事前，事無鉅細，仍是不厭其煩地親自指示一切。中菜一向由杏花樓承辦，西菜則是吳氏家裏所僱的廚師做的；無論中菜或西菜，都必須經過他自己精細地鑒定。在上海，特別是在西人社會，後來只要聽到吳市長請客，無不異常興奮。吳氏對於各方交際，不分國籍，不問界限，從不稍有偏頗，甚至對於自己的部屬亦然。有一個時期，在每星期五的中午，各局局長必在吳氏家中聚餐一次，雖僅一菜一湯，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所費時間不多，都可暢所欲言，不少問題就在這餐中飯得以解決。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春，吳鐵城由上海市長調任廣東省府主席，以恭敬桑梓之誠，尋求民隱，革新省政，尤其對於農村經濟的着手，更不遺餘力，擬有一項農業增產五年計劃，擘劃周詳，他嘗說：「廣東號稱東南富庶之區，但是米糧生產，不足自給，常賴洋米解救糧荒，這是粵人之恥，亦粵政的最大關鍵。……」因此，他決定要把廣東糧食搞好，使農村逐漸繁榮起來，爲粵省後代子孫造福。

可惜這項農業增產計劃尚未完全展開，吳氏主持省政不及五閱月，而「七七」蘆溝橋事變已告爆發，我國全面對日抗戰亦已展開，敵寇窺伺華南，天天日機空襲轟炸，時局緊張，一切建設也無從談起。

這時的吳鐵城，當以全副精神應付戰時措施，「粵漢」、「廣九」兩鐵路，以軍運重要，爲維持抗戰的生命線，日機每天轟炸，故力加防備，隨炸隨修，因而戰時運輸得以不斷，確非易事。其他如修理公路，清理保用，編練團隊，封鎖物資，都嚴厲地監督執行。吳氏對軍事本具有長才，鎮定敏捷，戎馬倥傯之際，尤顯其長。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秋間，日寇侵我武漢、廣州，迫得我方軍事轉進，廣東省府亦隨之遷往連縣三江村，敵機跟踪追炸，幸好我方防空設備，早有週密佈置。連縣地處粵北，敵騎勢難進踏，吳氏着手編組粵北縣民武力，發動青年，準備嚴陣以待。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吳氏辭去了粵省府主席職，調任中樞。

同年下半年，吳鐵城奉命主持港澳國民黨支部黨務，並發動粵、閩兩省民眾及海外僑胞，牽制敵方。其時的辦事處名曰「榮記行」，並辦有中、英文日報，其中有一回開小報叫「鐵報」，便是以吳氏之名命的。不久後，吳氏轉任海外部長，策動華僑力量以支持抗戰，派遣文化宣傳幹部赴南洋各地主持報社筆政；同時，吳氏並奉命親赴南洋各地宣慰僑胞，閱時五月，歷程四萬餘里，經一百三十多個城市，演講達二百次以上，僑胞與當地政府，無不熱烈歡迎。其時章淵若以隨從秘書，編有「出使南洋記」紀錄達二十餘萬字，惜未付梓。吳氏常說：「華僑事業是國家事業的一部份，不是僑胞的私人事業。」他不單是了解華僑，並對僑胞熱忱服務，獲得廣大僑眾的衷心敬佩。

吳鐵城大約在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間，調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當時中央黨部秘書處，還有潘公弼、周雍能兩人擔任專門委員室主任，張九如、羅香林、趙君豪等約十餘人爲專門委員。吳氏在其「回憶錄」中有一個題目是「黨部秘書長盡職了嗎？」這一題目中雖未寫完其內容，可是他當時幹得有聲有色，由於蔣故總裁的信任，使其地位提高，工作範圍也擴大了。他前後做了七年秘書長，多半都在抗戰期間，因此，他的工作也包括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至國民外交，都有着汗馬功勞。當時中央黨部秘書處眞是工作繁冗，而網羅人才，也一時稱盛，惟吳氏用人不拘一格，用其所長，三教九流，都羅致門下，曾有人以此置評。但吳氏的解釋說：「辦黨與從政不同，黨是五花八門，無孔不入的。所以，需要各種人物，政治要賢正之官，黨務同志則需各色人等。……」他對黨外人士也有所接觸，廣結社會民眾人緣，跟一班搞小圈子者不同。

抗戰勝利行憲後，吳鐵城當選爲第一屆立法委員，並被推任立法院副院長。孫科出任行政院長後，吳氏應邀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長職務。大陸陷共，吳氏隨政府遷至台灣後，工作較爲淸閒。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七月，曾偕同前孫中山先生的衛隊長美國人馬坤等一行，靜悄悄地乘搭陳納德的民航大隊飛機抵港，因爲事前知者極少，故到機場迎接的，只有他的弟弟吳子祥夫婦，和國民黨港澳總支部十數人而已。新聞界沒有人知道，連國民黨中央通訊社香港分社也未獲得通知。

儘管他對人解釋那次訪港是「爲着個人健康的療養，別無其他任務，但實際上則是替國民黨拉攏海外人士的。究竟他的眞正任務是什麼？我們局外人自然不很清楚。但根據當時一般靈通人士的消息表示：在十天訪港時間，吳氏曾經接觸過許多所謂大人物，也交換過不少「黨是」、「國是」的意見，應曾轉達國府方面的願望，目的在求其國內外人事大團結。

最後再提一提吳氏訪港的一幕趣劇，作爲插曲。一天下午，吳氏偕同馬坤驅車往香港灣仔海旁高士打道，訪晤國民黨所辦的一家報紙的社長，當吳氏的汽車抵達時，馬坤正伸手開啓車門之際，車頂突然巨响如雷，吳氏大吃一驚，以爲「遇刺」！立即閃入報社，馬坤也跟着閃入，順手關上大門，如臨大敵。經調查結果，原來三樓住戶小孩在騎樓玩木馬，適吳氏之車至，湊巧木馬失手墮下，童子何知？只一笑作罷。

廣東省主席吳鐵城

胡晨之

已故國民黨元老吳鐵城先生，係廣東中山縣人，早年曾經留學美國、日本，並參加革命工作，最初是受了前國府主席林森（子超）先生的影響，辛亥革命期間，曾擔任九江軍政府參謀次長兼交涉使，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六月間，曾隨從國父孫中山先生赴北平，遊歷太原後返回上海。這一階段的事跡，見紀載於他所撰的回憶錄中，亦爲人所詳知，但其中有畧而未述，不爲人所知的，那便是暗中討袁之役。由於民國二年（一九一三），袁世凱逆蹟已著，黨人紛紛離京避地，並謀內渡各省，策動討袁運動，孫中山先生以吳氏雖爲粵人，而與贛省有淵源，命其擔任九江區活動，由上海前赴江西，未幾江西督軍李烈鈞，即首先發難，安徽、廣東隨之響應。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吳氏在上海時，先約江西同志到滬詳詢近情，籌劃近行，惟當時經濟異常拮据，曾經函請孫中山先生籌寄數百金，以便分給應召到滬的同志返九江活動的旅費及其運動之需，這一封求援的函件，現仍存國史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吳鐵城奉孫中山先生之命，偕古應芬、孫科等到香港，從事策動粵軍由閩回粵，奠定革命基地；朱執信虎門遇難後，吳氏即奉命代理其討賊軍總指揮職，誓師中山石歧，率軍旅團由廣九路入省垣，孫中山先生自此倚畀日深，隨後擢任大本營中將參軍。又出任廣東省警衛軍司令，廣東省警務處長兼廣州市公安局長等職。粵局底定，始能進籌北伐，吳鐵城參預其事。在早期革命時，吳氏的化名與別號特多，今人只知道吳鐵城，以字行，而當年的「吳丹」、「松本」、「吳健民」等，都是吳氏的化名。據傳「吳丹」係在檀香山時所取用，「松本」則在日本時用的。民國二年，他跟孫中山先生通訊時，亦常署以松本其名。「健民」於民國十年在香港所採用。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底，張羣辭上海市長職，國民政府決定以吳鐵城接長。這是吳氏一生中給予人們印象最深刻的時間，同時，也是他最難忘的一段日子。由於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七日，吳氏就上海市長職以後只有三個星期，「三八」事變就在淞滬爆發了。這個時機的急迫，和事態的嚴重，任何人都能想像得到，他的部下多數手足無措，而吳氏每日照常到市政府辦公之外，還參與戎機。在他的「回憶錄」中第八章第一節手定題目「倉卒應付滬戰」，指的就是那次戰役。當戰爭進行期間，市府各局已無公可辦，但爲配合軍事，須緊急處理的事情卻實不少。最初幾日，大家都到吳氏家中集合，那是一座兼中西格調極其精美的別墅，地點在滬西海格路。不久，即在法租界租到了一所花園洋樓，對外稱「聯社」，實則爲市政府的臨時辦事處。當時吳氏和秘書長俞鴻鈞，日以繼夜的忙着對外，內部的事則由各局少數幾人分負責任，人手不多，但辦事效率頗高。

未幾淞滬停戰，上海四周規定不得駐軍，即使有軍隊過境，也必須向對方報告，當時政府的委曲求全，不僅不能邀民眾諒解，而且對方的不可理喻，咄咄逼人，這種忍辱負重的滋味，眞是虧他受的。可惜他並沒有把「日人交涉的困難」那一節寫下來，否則其中必有許多珍貴的史料。

事實上，在這個華洋雜處，關係複雜的上海市，一面要應付善於播弄是非的外國人的特殊勢力；另方面則須應付良莠不齊的居民，是最艱難而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可是在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這段時光時，吳氏都曾予以妥善的處置，保障了全市四百多萬居民的安全與幸福，並且慘淡經營市中心區的建設，可謂文治武功，相得益彰。

凡是歷任上海市長對建設上所製訂的方案，已付實施而尚未完成的工程，無不照舊維持，積極推動。例如新市區的市府大厦，在張岳軍任內奠的基，開工不及三月，即發生「一二八」戰事，新屋適在戰區之內，工程完全停頓，其時大家都很關心，這一停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繼續。那知戰事一經結束，吳氏馬上指示，不獨市府大厦應即開工，還要發行公債，從事博物館、圖書館、體育場、醫院等一連串建築計劃的推動。上海新市區建設，能在數年內粗具規模，不能不歸功於吳氏勇往直前的精神。

上海市體育場，直到現時來說，還是一所規模宏偉具有國際水準的建築物。體育場係由運動場、體育館、游泳池三部份合組而成，佔地二千餘公畝。單以運動場而言，長三百三十公尺，寬一百七十五公尺，四周都是看台，可容觀眾八萬。看台高十公尺，其下爲運動員宿舍，可容二千五百人居宿。這樣一時無兩的建築，在瘡痍滿目，戰事甫告結束之際，若非吳氏的魄力，恐怕很難實現的。運動場落成以後，全國運動會即於民二十四年（一九三五）雙十節在此舉行。吳氏「回憶錄」稱那次全國運動會爲第四屆，實係第六屆之誤。當運動會舉行之日，觀眾擁擠，整個看台滿座，眞係盛況空前，怪不得吳氏在其回憶錄中大書特書的。

隊領袖槍殺一批，其餘所謂脅從集中了一百多人，施以訓練，而且都分別判了罪，由一年至十年不等的勞改。按說這件事已了結，但是到了一九五〇年十月，毛幫介入韓戰，毛澤東在北平發了一個「鎮壓反革命」的命令，這一百多在押的公教人員，有一半以上被拉出重審重判，立時槍殺，這是人所共知共見的事。我們說的這些縣份，距離息縣都在三百里以內，毛幫何以對息縣如此優待，豈已算定若干年後，此縣將出一特號墮子，「醜奴兒」趙浩生乎？

毛幫究竟殺多少人，我政府統計

們讚美地形容是「人類兒女中前進的腳步」。新的一代，就是下一代。這一代，面對的歷史任務是什麼？將來的環境怎樣轉變？然而世界大亂的結果，人們又往何處去？——這些都是值得人們關心的事情。

然而，香港新的一代，正是個問題。新，這表示青春；年青，就是人類其中的一代。不過，香港新的一代，精神世界並不新，只是潮流新了，人們趨向了浪漫。其實，這新的一代，正是「舊的一代」，許多沒落的意識和生活的情趣，都依然存在。

有人調查過，香港青年不是失落

容易在市區的民眾面前失態，他不希望青年軍的子弟兵，在民眾心目中留下一個好酒貪杯的印象。因此，菜是加了，只能以開水代酒，慶賀勝利新年。在洞庭湖畔會餐，遠離住戶民家，在民眾面前失態的顧慮沒有了，只是在船上要小心安全。連長大掏腰包請大家飲老酒，還是破例的第一次，他的算盤向來是很「密底」的！

連長看準了湖畔一塊青青的草坪地，便吩附水手將我們全連的船隻泊過去，分組編成十二個人一桌，團團圍坐在草坪上，香味撲鼻的紅燒魚端來時，值星官還沒有下達「起立！行禮、開動」的口令，大家已唾涎欲滴了。

在洞庭湖畔，和一羣生死患難與共的同學對酒當歌，想起「……龍王夜宴月燭星燈山肴海酒地爲盤」的意境，眞是人生幾何！

軍次洞庭湖的會餐，回味起來，當年的豪情酒興已不知何往了。



廢物·觀念·價值

霍雲霄

街口有個公用垃圾箱，拱形的上蓋，上面拱形的兩端是讓人拋垃圾進去的入口，下面裝置得像抽屜似的，可以將整個垃圾箱像抽屜那樣拉出來，那是爲清潔人員清垃圾做的。有時我從街口走過，發現那個抽屜型的垃圾箱，也起傳遞作用。

有多次看到一個很骯髒的漢子，拉開垃圾抽屜，居然找到一包用報紙包着的白飯與殘羹，有時看到餐室伙計在那裏停下來，將殘羹倒入報紙裏，包好了輕輕的拉開垃圾箱放下去。有人將看完的報紙放進去，也有人在那裏找報紙來讀。

在工業城市，某些人對於一個時期不合用的東西，意識上等於廢物。因爲他生活環境太狹窄，沒法容納着不合用而能用的東西。但有些人因爲別人的廢物對他是需要的，垃圾箱中存在着他生活的需要，代表一點小希望，那個依着垃圾桶找生活的人，並不是職業清潔員，他的生命就像垃圾，可惜的是他懂得利用垃圾，沒有人懂得使用他，他也不懂得如何使用自己。

如果生命的價值，可以隨時間消逝，時間代表了生命價值，那麼可有不少人將自己的生命一部份，天天拋進垃圾桶去。當你走過麻雀館門口，望那裏，充滿了繚繞的烟霧劈劈拍拍的嘈什聲，當你在跑狗日期走進設外圍狗站的餐室去，看到那裏許多人像應付會考那樣的緊張，其實那又何嘗不是生命之時間的垃圾桶。

有時閒坐下來時，作沒有目的的空想，想的那麼沒條理，身體在休息而腦中一團亂，彷彿自己的腦袋又走進了垃圾時間之內，可憐腦袋中的垃圾要掃除它並不容易。

在工業世紀，人們普通產生一項對生命威脅的危機，那是廢氣問題，廢氣其實是工業原料的殘餘，人們用不着它，只是用它不符合經濟價值。因此只得讓那空中垃圾來威脅生命的安全。

我國古語有一句「化腐朽爲神奇」那是一種最高的藝術境界，其實一個藝術匠人，要想創造他的藝術品，他對於別人眼中是腐朽東西，都利用作創造材料，那只解釋爲一種廢物利用的理想，因爲棄掉可以有用的東西而不用，棄掉可用的人才而不用，它的副作用是會引起新的災難。像廢氣帶來的災難一樣。

中國的廢字，從广從發，广是指架屋的棟宇，韓愈詩有「開廊架屋广」之句。至於發字，當然是指可以活動擴展的東西，代表力量。因此「百廢待舉」也成爲復興固有文化的理想之一。從字義解，廢字可以解成停止，也可以解成壞亂，當然可以綜合來解就是因爲停止了所以才壞亂。因爲壞亂，所以才給人帶來種種災難。

假如有一天人類進步到理想時代，最好是沒有廢物廢人甚至相思亂想的時代，一切東西的正作用和副作用都有適當的引導，一切報廢的東西都有價值化的處理，深信到那時代，心臟病與癌症也必自動減少了。

當廢物只成爲經濟學者衡量下的價值時，在廢物中有很多根本不是廢物，只是因爲留着不符合經濟利益，用着它也不符合經濟利益，那經濟利益只是爲迎合時尙的東西，有時你看到街頭行乞的人穿着不合身的西裝，那西裝並不破爛，只因爲它不合時，它的主人就將它看成廢物。但從物質觀念衡量，它本身還是有一定價值的，於是廢物的含義，也代表了浪費，用廢物觀念來淘汰人，它代表了人的冷酷，廢物的反作用會使人失掉儲才等用的興趣，因爲它對人產生同樣的觀念，那是只有可棄的，並沒有可儲的，這種人生活風格，看來像乾淨利落，其實是內容空洞。

「醜奴兒」趙浩生

方劍雲

「醜奴兒」趙浩生在毛報上發表文字，詆毀中國政府歌頌毛幫，狗一定咬人，本不足奇，奇在「醜奴兒」居然說他的家鄉息縣在毛幫佔據後只殺了一個人，這個數字相信毛澤東聽到了都要搖頭罵一聲荒唐。

筆者不是息縣人，與「醜奴兒」也不同省，但卻是相鄰的縣份，雖然不知道毛幫在息縣殺了多少人，但與息縣相鄰的縣份，情況應該是差不多的。茲將當時情況說一說。

毛幫在內亂時期，方法時刻變，有時非常「寬大」，到某一處對公教人員殷實富戶一概不理，只要按照規定交公糧便算了，但是到了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底，毛幫手段又變，只要打開一城，一定要把公教人員殺光，最慘的是張家口附近的崇禮縣，被轟榮臻部（此種行徑雖不欲稱亦不可得）攻破之後，全縣軍公教人員及商人共計數千人，全部殺光，黃口不留，崇禮克復後，國軍見此情況嚇呆了，報到上峯，國防部特組一個中外記者團趕去實地證明，並拍下滿城死者照片，刊於中外報刊，「醜奴兒」當時尚在中央日報工作，他參加未參加記者團去崇禮，不得而知，但「醜奴兒」決不會不知道此事。

至於與息縣相鄰的兩個縣，都在

超過五千萬，當是包括餓死，「勞改」死的在內，「醜奴兒」也許以為誇張，但毛澤東親口承認殺了八十萬，以全毛管區兩千縣計，平均每縣也有四百人，息縣即使是小縣，比例稍低，但應不致低過平均數四分之一，也有一百人，這是毛澤東說的，「醜奴兒」敢不敢說毛澤東扯謊誇大。

中華民族不幸，在這個時代出了許多墮子，但所有墮子中，最昧卻良知恬不知恥的是趙浩生，此趙浩生所以獨有「醜奴兒」之名，又列為「四大不要臉」也。

新的一代

人們常常喜歡用「社會的棟樑、未來的主人翁」去表揚兒童。文學家愛慕兒童的天眞爛漫，像初升的太陽，心靈深處，潔白一片，就把孩子們叫做「花兒朵朵」。

兒童可愛的地方，是不知道世界有多少罪惡、名利是什麼。孩子們沒有嫉妒，幼稚的語言就是不成熟的音樂，每天的思想活動就像是一篇抒情的詩歌。

兒童的靠山是母親

，而是病態的生活，製造了人們的精神空虛。這也許有些對吧。香港青年的思想複雜，意志不穩定，容易受文明的刺激而犯上盲目和衝動的毛病。現代世界中，到處都有這樣的青年：肚子餓的時候，追求幸福；肚子飽的時候，喜歡放縱。因而隨着社會環境的變遷，道德風尚的日趨腐朽，人們往往淪為了一羣無政府主義的烏合之眾。不管是言論、行為，都要顚三倒四，時反時復。特別是一些人持自己的思想活動和生活活動分為前後兩部分，思想不願壞下去的人，但，生活腐爛卻不願自救。這是一個例子。所謂「香港的新一代」，事實大多數人都不正派，香港有的現象，人們不但知道，而且其中花樣也確曾親身經歷過。香港青年要往何處去？人類社會不是永遠一成不變，歷史事實殘酷地說明：今天的青年跟昨天的青年一樣，必須痛改前非，才有前途。

其實，香港有很多青年，都是相當使人失望的。有的人既然不願做富翁，卻又不願做窮人，在窮和富之間，人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希望發洩絲毫沒有意義的叛逆。而也有的人，既然不喜歡自由，卻又需要自由，到底人們的「理想國度」在那裏？據私下調查，一不屬於天國，二不屬於「第三者世界」，但始終叫人摸不着頭腦。這一代人中，可算是奇怪了，非驢非馬，誰都害怕！

夜宴洞庭湖畔

寒梅

長沙到漢口，部隊是改用船隻運輸了。想起那一次水路行軍，就想起三國演義中的連環船。部隊乘坐的民用木船，三艘木船併肩連環在一起，前面川一艘機帆船拖行，經洞庭湖直下長江，一排一排的連環船隊，浩浩蕩蕩的沿下駛去，同學們有時站立船頭，高歌「滿江紅」，有時以茶水代酒，猜拳行酒令，深情比酒濃，別有一番情趣，有時仰望長空，面對着大江東去浪淘盡的情景，胸懷更壯濶了。船隊會在洞庭湖畔停留一夜。

大家對洞庭湖的風光早就嚮往了，那是元月五日下午的黃昏時分到達的。湖面在夕陽的光輝照射下，微波蕩漾，水天一色，充滿了詩情畫意的景象，在晚風徐來中，同學們感到特別的溫馨。

打前站的採買，正好領了一筆伙食節餘加肥，洞庭湖的魚又鮮又肥。連長見到有佳肴，沒有美酒，笑咪咪的站立船頭宣佈說：「大家在長沙參加元旦遊行那天，表現得很好，齊步行進的步伐有禮，個個挺胸抬頭，沒有人隨便左顧右盼，休息時都很忍得，團體劈刺的時候，動作整齊劃一，

國及自然世界的整體幸福，我們絕對不應盲目攻擊美國，而要爭取美國！

自然，故總統蔣公一再教訓我們莊敬自強，而且我們確實如此，我們已有飛躍的進展！

我們一定要自強不息。然而，我們絕不應自我孤立，我們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以達成滅共復土的目的。

因此，美國內部的自由勢力及正義之士，是我們爭取的對象。

福特總統對「馬拉奎」事件的處理，分明是對自由世界有利的，只有共黨及其同路人才會反對這堅決的措施。

不幸得很，李文浩竟然提出反對，認為「美國欺負高棉」。

李文浩可能不是共黨及其同路人，因為他仍然希望「美國能資助國府和南韓發展導向飛彈」。

然而，李文浩是否知道：自由世界對共黨的鬪爭必須不再束手束腳？根據李文浩的觀點：美國轟炸北越，也是「侵犯北越的領空」了。

根據李文浩的觀點，美國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也是「干涉中國內政」了。

必須知道：對共鬪爭絕對不能被「清規戒律」所束縛，因為共黨是最不守國際公法的。難道共黨可以隨便破壞國際秩序侵襲自由世界，而自由世界卻要「作法自斃」麼？

更要指出：美國是否決心支持南韓，不得而知；但南韓前途，決非如李文浩所說的：「美國要是想守盟約的話，南越亦不會失陷；一不離二，南韓的前途，可以預見。」

這一句話，我們同意其前半段，但決不同意南韓的前途無望。

南韓必須自強，並與中華民國緊密合作，共同戰勝敵人。

美國是否支持南韓和我國呢？我們不願遽下結論，但我們要爭取美國，而不是散播悲觀論調。我們認為：馬拉奎號事件是美國光榮，而不是恥辱。

如果福特總統如期訪問北平，並與毛幫達成不利於中華民國的協議，那便是美國的恥辱了！

聞故事，並不如何強調戲劇效果。但從那名警長的心理角度探索，這是一般執法者常常犯的錯誤。因為身為警察的人，接觸犯罪的人很多，使他養成一種可怕的敏感，常常錯誤地將好人懷疑為匪徒，如果不幸遇着巧合的意外，他會一時失掉了冷靜，不顧一切，幹出可怕的事來。這一切都是由內心長久蘊積的錯誤偏見所引導。至於那十三歲的兒子，能夠在父親死後，拾起父親的槍，亂殺一通，這除了孩子受過打獵訓練外，膽敢殺人的行為，不能不拜暴力電影與電視長久的教育之賜了。

人在頭腦冷靜時，面對如何嚴重的事，都會小心分析，但遇到毫無心理準備時，就很容易判斷錯誤了，於是細思這新聞悲劇背後，也有一定的言之有物的東西。

李察甘普頓並不是出色的導演，整齣電影，雖然用的是敍情手法，但表現得很單薄，如果從營造悲劇效果方式，身陷悲劇的幾個人，應加添一些美化的筆觸，使是意外悲劇更震撼觀眾心絃，可惜導演掌握錯了方向，開首將二個準備入伍的青年與那個搭順風也誤會他們是流浪者，使整齣電影只在眞正暴徒出現時才有一些效果。因此從技巧方面看，這是一部失敗的電影，失敗的原因在於塑造人物太過粗枝大葉。

「新聲震寰宇」

林巽

「新聲震寰宇」的確是一齣令人喜悅的電影，觀眾座上不少母親帶幾個兒女一同欣賞，這部片子是在奧地利維也納奧伽丹宮拍攝的，奧伽丹宮的維也納合唱團據說已有四百年歷史，奧利地的兒童，被選為合唱團的一份子，父母都以為是很大榮幸。雖然作為兒童合唱團一份子的時光很短，一旦孩子跟着年齡長大，嗓子改音，就得離開合唱團，進學校接受正常教育，但出身合唱團的兒童，長大之後，因為少年時受過一段嚴格訓練，使他們由此培養起對音樂歌唱的興趣，長大之後有不少成為傑出的歌唱家與音樂家，因此，奧地利被舉世公認為音樂之邦，多少該國人由童年起就喜愛音樂有關。

「新」片純粹是音樂片，劇情只為每一段合唱表現前的兒童風趣生活而存在，使每個兒童都有個性，也有為了爭主動而互相搗亂，最後高潮是寫兒童合唱團準備出國演唱前，一位天才兒童彼得嗓音忽然走樣，看看要失掉出國表演機會，幾個小朋友，設計一個幕後代唱的方法將彼得的缺點隱住，但終於被老師發覺，老師也很喜歡彼得，便將他升為音樂指揮，使他能隨隊出發。

「新」片表演的都是古典樂曲，從觀眾反應看，並不比今日的歐西流行曲魅力低，在我個人來說，也有如沐浴在很愉快的享受中。在看電影時，自己不禁做一奇想，如果香港有一天，也出現一個像維也納合唱團那樣的永遠性組織，讓我們兒童也有部份能在音樂氣氛中長大，那未嘗不是一件美事。

「新」片一段敗筆是牽強地搞彼得因妒忌唱得比他好的東尼，在正式排演時將東尼鎖在房中，好讓他失場，東尼臨急從窗口爬過劇場，突然從窗外出現，雖然取得不錯的喜劇效果，但對於彼得這個角色的美感起很大破壞作用，對兒童觀眾說，多少會產生一些不良的影響，因為電影缺少了彼得的悔改一段戲。

維也納兒童合唱團還有一個榮譽是每屆招生，都很公平投考獲得，那裏有富家子弟，也有來自農村的貧家子弟。在電影中，由出身不同孩子之間生活習慣上的矛盾，也增加不少風趣笑料，那些笑料看來使人感到舒服。據說這個暑期，還有多部音樂片舊作重映。當年的少年觀眾已長大了，在新生一代少年看來，它仍然是新片，如果是世界性發行，我可喜歡看到下一個新音樂潮流，再復興十九世紀的古典音樂黃金時代，那亦是不錯的。



光榮與恥辱

古鶴翔
袁暘照 合撰

萬人雜誌第四百期刊登了李文浩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美國的最大恥辱」。

肯定的，自從美國從越南倉皇潰退後，美國在國際間的信譽已經喪失了，這是美國的恥辱。其實美國的恥辱並不是由退出南越時候才開始，而是在基辛格偷偷地潛赴中國大陸，企圖勾結毛幫時開始的。尼克遜之訪問北平，美毛之「聯合公報」，實在是美國最大的恥辱，因爲這便是美國向暴力低頭的象徵。

一般人以爲中華民國之退出聯合國是中國人的恥辱，其實並不如此。無可否認的，退出聯合國是我們的挫折，但挫折並非恥辱。

在八年抗戰中，我們何嘗不受盡了挫折？然而我們並不氣餒，我們堅定地戰鬬下去，終於獲得了勝利，獲得了光榮！

中華民國之退出聯合國只證明了一件事實：聯合國已經澈底破產，聯合國已變質蛻化爲藏汚納垢之所，暴力已控制了聯合國，聯合國憲章已成爲廢紙。而美毛之勾結，則爲聯合國墮落蛻化的主要因素！

是的，美國最大的恥辱便是放棄原則，勾結毛幫，越南之淪亡，只是美毛勾結所造成惡果而已。

我們要向美國提出警告：美國已經趨向孤立之路了，雖然美國人主觀上並不希望孤立。但是，背信棄義的結果，便是孤立。誰願意和背信棄義者結交呢？

美國確已犯了絕大錯誤，造成了最大的恥辱，然而美國仍然是自由世界中最有力量的一員，我們必須爭取美國正義的力量，打擊美國的反動分子。

正義的力量仍然存在的。例如阿拉巴首州州長華萊士便抨擊反動的「鴿派」，指出「鴿派」必須負起共黨接管東南亞的責任。

一位曾在沖繩島居住的美國退伍軍人致函福特總統，並把四十三件勳章退還，他說：「總統先生，你也曾當過足球員，你必然知道打球並不單是守球可以得勝的。我現在開始懷疑我們的人民是否會明白自由的意義，當別一個國家也需要自由的時候，我們怎麼會可以隔岸觀火？是否我們的傳統只能在歷史中找尋到？」

美國新罕布什爾州議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說：「中華民國的人民，從半世紀的革命，外國入侵和內亂所遺下的灰燼中，已建立起成功、繁榮和自由的經濟，而現在已成爲美國人民的重要的貿易夥伴。中華民國對於東亞和太平洋的防衛，具有極大的戰畧重要性，而它使用它的軍力，一直是爲了自由世界的利益。因此，身爲新罕布什爾州議會的議員，我們瞭解中華民國自六十四年以前成立以來，它的人民一直是美國人民最可信賴的盟友，我們強力呼籲，美國政府勿做任何損害中華民國和其人民的自由或安全的事。」

夏威夷州美籍華裔參議員鄺友良先生呼籲說：「如果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能堅持其對蔣總統及中華民國人民的援助，歷史的潮流將可能會有很大的分別，假如中國大陸不失陷於共黨之手，則我們已經可以避免了韓國、高棉、寮國及越南的戰爭，而美國的經濟及財政困難亦不會像今日的嚴重。」

美國參院共和黨籍議員會議主席柯蒂斯指控美國在第二次大戰後，取消對蔣總統的支持，因而造成一項「重大的錯誤」。他指出美國在越南失敗的教訓是：「共產黨仍然是一個殘忍的侵畧者與自由的敵人。」

從上舉事實中，可知美國的反動分子固然不少

評「奪命追魂」

如果分析一部電影一定要從戲劇效果着手，那麼本期至少有兩齣電影所營造的戲劇效果是牽強的；那是由李察甘樂普頓導演的「奪命追魂」以及和路狄斯尼出品，史提夫比雲導演的「新聲震寰宇」。前者是根據發生在美國的一宗新聞故事改編，後者是一九六三年曾經在本港首映的舊作。

「奪命追魂」的故事，在風格上類似前年在本港首映的「激流四勇士」。都是由突然而來的意外，懼怕與憤怒的使當事人產生錯覺闖下後悔莫及的大禍故事。

「奪」故事很簡單，寫二個青年，在應召入伍前，打算儘情享樂二週，誰知他們失掉了預算，錢已差不多花光，途中遇上一個美麗的女人要求搭順風車，大家結伴同遊，汽車到佐治鎮，出了毛病，修車老板不肯收旅行支票，也不願購他們的槍，佐治鎮的警長烈摩根是個不容易信任外地人的人，懷疑他們是流浪漢，限他們馬上離境。三人只得勵強駕着出毛病的車子離去，車子走了十哩再走不動，他們只得在附近山野睡覺，那地點正是烈摩根警長的住家附近。可巧當夜有二個暴徒，潛入警長家中，強姦警長的妻子。搶掠警長家中財物，並狠心殺了警長的妻子逃走了。警長從學校接回他十三歲的兒子，準備明天父子倆一同去打獵。在回家途中，警長又發現他勒令離境的汽車停在附近，心裏好不愉快，及回到家中發現愛妻被殺，便以爲是今日遇到那兩個青年所幹的，一時憤火中燒，不問情由，追殺三個倒霉的人，三個人看見警長不問情由，見了人就開槍，以爲他是瘋子，只得拼命逃走，其中一青年爲了自衛，殺了警長。但另一青年與那個搭順風車的女子，卻死在警長的兒子槍下。這故事有點像我國古劇「十五貫」，它看來是

的是地主階級生活。

㈣劇本著作中之「武則天」，更是獻媚毛江之作，將武則天美化得無以復加，半點「特務統治」，荒淫虐殺都隻字不提，「郭老」一向主張「女權政治」，他早年的第一篇處女作「女神」，就是他心目中的最高理想，無怪乎江青格外垂青？

㈤一九五八年，他深知老毛詩中之意，「……東臨碣石有遺篇，魏武揮鞭，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所以趕快與翦伯贊一唱一和，「爲曹操翻案」，弄得文化界議論紛紛，眞是「始作俑者」！以後連周谷成在史書中也替秦檜翻案了（曾被打成黑幫）！

㈥國共談判前後，「奉毛旨」所作之「甲申三百年祭」（崇禎君死於甲申年——李闖進京），在書中縷述「李闖王」從「發難」到興滅的過程及得出的歷史教訓，暗向「陝北」提出忠告。此篇直到文革後還很吃香，繼續印刷發行。「郭老」研究歷史是離經叛道的，毫無「史德」，不如「左傾史家」範文瀾在著作中，較有一種公道服人的評價；他是從中「吸收」來媚共媚俗，爲獵取富貴功名之用。

㈦本來在「解放前」，「郭老」對秦始皇已寫過「十批判書」，他做夢也想不到今日「批孔揚秦」，而哲學家馮友蘭，弄得昏頭轉向，何以「郭老」巍然不動，不寫檢討呢？在下認爲他有周恩來之後台，及獲江青的「垂青」（與「武則天」劇本有關），所以儘管周江對峙，他尚可倖存。君不見：「郭老」文革初之「進步」那麼快？豈有今日反成「落後」之理。

㈧從他與魯迅的「恩怨」來看：三十年代的「創造社」之創作方向，曾被魯迅抨擊過，當時「郭老」自然「奉陪」；直至魯迅死後，他卻大寫文章：「敬和魯迅詩之原韵」云云，並且在報告中當眾檢討說，「他一生的最大遺憾，就是罵過魯迅……」此話，也是出諸不得已：因毛江一向在利用魯迅這塊「金字招牌」（魯迅生前曾說過：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蠭起，既以自衒，又以賣錢。連死尸也成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以魯迅這種人的性格，如果活到「文革」中，就是未被打成「黑幫」，也是必然要由左轉「右」的……大陸迄今的市縣書店，不敢公開排出「魯迅全集」（內部發行也是鳳毛麟趾的）難道毛江是眞心贊揚魯迅嗎？

郭與毛、江之關係　從以上「郭老」之來龍去脈，深知其人與毛江之「一唱一和」由來已久。他在民國十五年，應中山大學聘請時，於廣州林伯渠的寓所中，初次見到毛澤東，毛給他的印象是：「貌如婦人好女，人字形頭髮分在兩鬢，目光謙仰深沉，臉皮嫩黃而細緻，聲音低而娓娓。他當時決未想到這就是他三十年後的偉大領袖。」眞是肉痲之至！要是今日郭打成黑幫：「郭老」定難逃「紅衞兵」所加上的「侮辱領袖，寫成女性」的罪名？此次「文化大革命」，若不是得到毛江的垂青與利用，「文聯主席、科學院長，豈能免被遊街乎？（請想：連對「紅朝」造原子彈有決定性貢獻的留美科學家——錢學森副院長，都要面擦墨去遊街，回來再入實驗室……）。

若

雁聲

毛平生最喜利用民主人士、華僑代表來籠絡黨外賢達，提高自己的「威望」。毛詩詞三十七首中，只有與兩個「民主人士」唱和過（即柳亞子與郭沫若）；黨內人士，未聞登過唱和之詩。記得一個笑話：小軍閥出身的「紅朝元勳」朱德，寫過一本「朱德詩選」，文革中，工作組命令搜查燒燬，而郭沫若之打油「詩集」逍遙法外。

「郭老」是毛詩詞的「權威解釋者」，他曾大力闡揚：這是「偉大的革命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高度結合」。極盡牽強附會之能事，明知韵腳有錯之處，他就解釋道：「毛主席用韵較寬，平仄甚嚴，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最高典範」云云。

所以「郭老」於文革中不但未被任何一派打倒，而且「九大」是中央委員，「十大」又是中央委員。因爲在毛江及周恩來之間的周旋已經是到了「家」了。他自命爲當代的屈原，要是眞如屈原的爲人，到此地步已粉身碎骨，焉能享受「安樂公」的環境？其私生活之不嚴肅，也順筆一提：他與毛、江各人的「際遇」大同小異。早年拋棄了結髮張氏女以後，在日本與少女佐藤富子同居，抗戰初拋了妻兒回國，在上海又與影星黎明健同居，最後又和相差廿多歲的于立羣戀愛以至結婚（尚且津津樂道，載入「洪波曲」一書中）其他尚不知凡幾。中共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既有新婚就得與舊妻離婚（或送一筆「養老金」，不得兩兼顧）眞是：「只見新人歡，不聞舊人哭」了。

「郭老」應得之評價　他的主子老毛，詩云，「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當然歷史自有公論，後人自有評說。在下於此畧抒己見，僅供讀者諸君之參考。

愚非妄加菲薄，不可否認：「郭老」對於文史學、考古考據學、金石學（如鐘鼎文、甲骨文）都有一定的成就；而且官運亨通，廿六年來名成利就，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壽過八旬（近況則不知了）。但是，節操上：寡廉鮮耻，毫無骨氣，以致在「公德」上不足以服眾，因此在大陸民間，經常聽見在談論他的個人歷史及軼事（尤其是文化界、醫學界最常談論），若是紅朝「軍政權貴」，當然是敢怒而不敢言了。

「吃秦皇飯說秦皇話」的三十年代的文人不少，只惜「郭老」在「立功、立言」的表現上太過肉痲！政治前途可以自由選擇，所謂「兩國相爭，各扶其主」也可說得通，只是生平歷史上：忽「右」、忽「左」、忽「中」又忽「左」，變化太莫測了？若以歷史學家自命，應當忠於歷史，若以文學家、詩人自命，應當要有文人的藝術良心？既然不是這樣，縱然是「才通二酉，學富五車，名滿天下」的人，而政治「出處」無耻「靈活」，只是博取富貴而已，就算老郭著作等身，也實在難以傳世，這樣還不如普通公民的淸白？試想：「郭老」這些阿諛恭頌的作品，在文學史上能留有多少價值？（他曾在文中寫過，「自知詩多好的少」。）鄧拓的一本「燕山夜話」，自然是傳世之作——因爲他曾「爲民請命」。做西漢文學家楊雄，下筆千言，名揚四海，而屈身媚事王莽，終不免墮閣而死。

御用文醜

一九五八年，郭沫若在編輯「紅旗歌謠」三百首時，朱德恭維他：是「現代的孔子」，他「羞答答」說道：「孔子還不配，當個屈原吧。」在下認爲他與屈原相差豈可以道里計？（屈原詩人之偉大，中外週知）試看三十年代的文人、作家，倘存的，於文革中多被打成「黑幫」，唯獨郭沫若不必負「文聯頭」的責任，逍遙自在，仍於「紅朝」之文化界「鰲頭獨占」，究竟操何術以得之？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記得唐末五代的馮道，靦覥五朝（梁、唐、晉、漢、周），皆是做到朝內大官，最後活到七、八十歲，自號「安樂公」，而且恬不知耻說，他身經五朝，都是做到忠君愛國了，自認爲忠孝仁義萃於一身云。其可笑可耻之人格，一望而知，不必多贅。

郭沫若也將近身經「紅朝」四代了（毛、劉、林、江……），而且能於文革後（七〇年）繼續著書出版，罵「李白與杜甫」是地主階級詩人，極盡獻媚取寵之能事，一向被「紅朝」稱爲「郭老」而不名。所以在下說他是現代的馮道，是否其人格之可鄙若此，下文慢慢道來：

籍貫與簡歷

「郭老」原籍福建寧化，祖先遷往四川樂山沙灣。父親幼時在鹽井當學徒，後來販賣鴉片，成了大地主。他的母親是一位縣官的姨太太所生。有一位長兄於民國時在北平司法部做事。中學畢業後，東渡扶桑，在日本九州帝國大學學醫，由於兩耳「重聽」，未卒業時就想棄醫從文。北伐前回國，曾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不久又在上海與郁達夫、成仿吾合辦「創造社」。後來參加北伐，曾任總政治部秘書長。加入「八一暴動」以後，亡命日本。直至抗戰軍興才回國，戰初任政治部宣傳廳廳長（國共合作階段）。抗戰勝利，國共分裂後，他披着民主人士的外衣，從事左翼的文化宣傳工作。中共竊據大陸後，歷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文聯主席、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保衛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獲得「斯大林和平獎金」）。文革中，曾出席任亞非作家代表團團長，毛江派赴尼泊爾王國王子婚禮的「特權大使」。可見他一生翻雲覆雨，紅得發紫。

「郭老」的政治「節操」

郭沫若在五九年以前，一向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自居。試看他一生的政治蛻變，就一目了然矣。溯自北伐時代，曾任總政治部的秘書長時，常追隨於蔣故總統的左右，起草文告等等，一蒙宣召，受寵若驚（「郭老」所著之「洪波曲」一書中，時常「春光外洩」）嗣後又「左」轉，發出「討蔣檄文」，表示決絕（見諸郭沫若選集）。

「八一暴動」前，曾加入共產黨，失敗後亡命日本。此時已脫離共黨，也不問政治了，專事「故紙堆」與「金石」研究。「國共合作」抗日之時，再回國任政治部宣傳廳廳長（陳誠任政治部主任）。抗戰勝利，剿共戡亂時，老毛遠走陝甘，「郭老」又以民主人士出現於國民黨管區，從事文化工作，但不敢去延安（其著作中嘗云：他很遺憾當時沒有去延安……）三十年代的文藝「黑幫」，絕大多數都到過延安。

中共竊據大陸後，他感到「左傾的民主人士」這塊招牌在宦海中浮沉，難以寸進，趕快在五八年創造條件，什麼「百花集」（旨在歌頌「大躍進」的百花齊放）、毛詩解釋，也就「應運而生」了。所以五九年，毛澤東親自審批入黨。此後，果然一帆風順，官星顯赫。

直至文革初：一九六六年，文化部石西民在「人大常委會」報告時，當場驚悸，醜態百出，「郭老」說，「他過去的一切著作應該全部燒掉，願意向工農兵學習。」——頭腦轉變之快，令人吃驚納罕！事後立刻到四川，下工廠「蹲點」。直是「言行一致」的大知識分子！文革中科學院副院長華羅庚，被拉出遊街，他趕快逃去托周恩來向毛江說情，故而化險爲夷了。（毛詩詞有「和郭沫若同志」一首，若是立刻變成黑幫，實在有礙於全國全世界之發行，事雖小關係實大）從此，不但受到「國務院」保護，而且被毛江用作接待外賓之「招牌」，但見追隨在後生紅小子姚文元之後，他倚老步矯健，洋洋得意。「郭老」奮鬥五十多年，只有一個「中央委員」，不如後生小子姚文元一年中一躍而爲「政治局委員」，他非但不以爲然，且曾經當眾向江青獻詩，欲效李白醉獻「清平調」於楊貴妃，（只是不敢唸出：「一枝穠艷露凝香，巫山雲雨枉斷腸」罷了……）。

林彪的「九大」政治報告，據說「郭老」恭恭敬敬在標點、文句上修改了九遍（葉羣開會時透露）再看他寫給老毛的「滿江紅」：說是「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泥牛入海無消息……人六億，加強團結。」其油腔滑調，實令人作嘔。去年「批林批孔」之時，民間流傳了一則笑話：說妖后江青叫「郭老」寫一篇批孔的文章，他不寫，江青問他「事物要向前看還是向後看？」「郭老」說，「他要站在中間向前看……」他是傾向周恩來這派的，可能是看到江青鬪不過周恩來？不然，他文章觀點要轉變是很快的（文革初的表態：就可想而知了），此事不是出於他的立場？

郭著作引例

「郭老」早年在文章中，竟稱呼蘇聯斯大林爲「爺爺」，眞是一點民族骨氣都無，丟盡文人的臉面，且又流毒不淺！

㈠在「洪波曲」一書中，是大寫其「革命加拍拖」的個人史（寫當時與比他小二十多歲的于立羣在熱戀中的「卿卿我我」）。

㈡一九六一年，「郭老」與毛澤東同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後，作詩其中有句曰：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聖毛，教育及時堪讚賞，豬猶智慧勝愚曹。」據說這種觀點與毛不契合，故毛作詩答曰：……「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爲鬼蜮必成災。」且對「郭老」批評道：像唐僧這種中間人物不要殺，要好好爭取教育他，不必「千刀當剮」。弄得「郭老」只得唯唯喏喏。

㈢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不遺餘力的「揚李抑杜」，甚至將杜甫說得一錢不值。儘管他引經據典，旁徵博引，我們知道：歷史上都是李杜並重，不分高下的，所謂「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李白是信仰道教，杜甫是信仰儒教，所以前者有「詩仙」之譽，後者有「詩聖」之稱。杜甫雖然潦倒終生，可是能爲亂世百姓發出心聲與呼吁，於世風有補，豈是歌功頌德，粉飾昇平之「郭詩人」所能比擬哉？

他在此書中，且考據出李白曾娶過幾個太太，從而斷定「李杜」過

們市委幾位同志說，虹口還貼了大字報，說什麼黨中央政治局不同意人代會通過的國務院名單，還有什麼的？（工交戰線黨委負責人插口：造中央幾位首長的報告），是造謠，中央首長的報告是要本人過目過，再用正式文件發表的，那有那麼多的報告沒有審閱過滿街傳、滿街貼，（工交負責人插口，還有不少北京的來信、快訊、簡報、號外、來電之類）都不是什麼北京來的，也不是黨中央內部透露，卻是自己搞出來的，簡直造謠造到黨中央頭上。人代會開完後，我們國務院開了幾天會，我到了山東以後，就到你們上海來，上海幾位代表還跟我在一起呢！那來的余副總理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工交負責人插口：還是重要講話，北京特急來信）全是毫無根據的胡說八道，虧還造得有聲有色，我看不是階級敵人就是別有用心的人搞的，大家要擦亮眼睛，別相信那一些陰溝裏的消息。」從余秋里對上海市工業交通部門的幹部講話，我們可以看出中共高層領導集團矛盾惡化、權力鬬爭的激烈程度，已達到爆炸的邊緣。

余秋里二野出身，現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中共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石油工業部部長。文革時，曾一度被江派紅衛兵揪鬬，後得周恩來庇護過關。余秋里是軍人，與周恩來說不上密切交情，但跟鄧小平淵源深厚。「四屆人大」之後，他居然夠膽跑到江青老巢上海去向文革派挑戰，顯示出二野勢力抬頭，劉鄧集團迅速膨大，這是毛江集團始料所不及的。

在紅色軍閥系統中，自林彪四野土崩瓦解後，目前最具實力的是劉鄧二野。劉伯承曾失勢多年，當彭德懷、林彪、陳毅紅透半天時，劉伯承僅撈一個北京軍事學院院長微職，幸而他並沒有像他的同輩澈底垮台，仍然具有影響力，況且劉向來是朱德心腹，朱德雖無實權，然他是「紅軍之父」，在「解放軍」裏具有高度威望。再加上劉的手下陳錫聯正當紮起，因此「二野」足可「旋乾轉坤」。劉伯承握有這張王牌，看透毛澤東怕硬不怕軟，因此夠膽跟毛澤東抬槓。

「四屆人大」前，毛澤東不同意「國務院」名單，他曾提出由張春橋長「國防部」，便遭劉伯承誓死反對，且以保留「紅軍傳統」的矛頭，反擊毛澤東，說如果沒有人擔任，由我來擔任。毛澤東又提出由江青撈個副總理肥缺，也遭元老派反對而不果。毛澤東吃了這兩記悶棍，無地發洩，除拒絕參加二中全會及出席「四屆人大」外，指使毛江走卒，向上海通報「小道消息」，說黨中央政治局不同意「國務院」名單。鄧小平也不示弱，馬上派心腹余秋里由山東跑到上海去，說虹口大字報是造謠。他們互揭瘡疤，反證中共高層統治集團已達到土崩魚爛的境地了。

鄧小平由「鹹魚翻生」而扶搖直上，身兼黨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三要職，除了他二野的背景外，主要是毛澤東之力，他希圖以鄧小平來制衡周恩來。

外傳鄧小平是周恩來心腹，這未必盡然，「文革」前，鄧小平與劉少奇的關係還比周恩來密切。鄧小平個性倔強，不輕易依付他人，毛澤東曾說鄧小平跟他住處近在咫尺，但大半年也不到他那裏去請示。由此可見，鄧小平寧冒另起爐灶失敗之險，也不願做別派的幫兇。

鄧小平「出山」時，是由毛家公主王海容攙扶下亮相，若不是毛澤東的主意，鄧小平決沒有這麼夠面子。據說在十屆二中全會，鄧小平被選爲中共中央副主席以代替李德生空缺時，也是事先得到毛澤東肯首的。當時毛澤東曾批示：「人才難得，鄧是個人才」。毛澤東揮舞他的魔術棒把鄧小平由階下囚變爲座上客，一廂情願以爲鄧小平從此感恩圖報，替毛澤東「撫孤」，在他死後，扶植江青上台。孰料人算不如天算，鄧小平做不了孔明，卻變了頸後長反骨的魏延，一旦身攬黨、軍、政大權，便不賣老毛的賬，公然派心腹余秋里到「文革」發跡地的上海去接受毛江死黨挑釁，罵虹口的大字報爲陰溝裏的謠言。當然，鄧小平此次的反叛，若得不到周恩來撐腰，即使他吃了老虎膽，也不敢在太歲的頭上動土。

目前來說，這三種勢力以毛江集團稍佔上風，故周鄧不得不勾結在一起，否則不能跟江派抗衡，但可肯定，這三種對峙勢力，在毛周死後，必定引起驟變。什麼老中青三結合集體領導，不過是漂亮謊言，他們爭奪領導權的唯一途徑，便是火併，我們拭目以待吧！

八億人口八個作家

李彬彬

最近，應中共日本文化交流協會邀請安排之下，前往大陸訪問的「日本學術文化代表團」，在訪問完畢返抵日本後，每一個團員均對其訪問觀感，有難以直言之苦，大部份團員閉口不答，部份團員答非所問，只有少數團員畧表心聲。據團員女名作家曾野綾子（「冰點」小說作者）透露，中共因無現代名著，可資與日本作家談論，只有把著名的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提出交換意見，結果，觀點上也完全不同。「人民日報」、「文藝報」主編李希凡說：紅樓夢是一部十足的政治小說。但日本筑波大學教授（比較文學家）少西甚一說，這是一部宗教小說。作家中村光夫則認爲，是道地的戀愛心理小說。在中共刻意安排下的幾次「文學討論」會談中，所謂作家，總是那一批六、七個熟面孔，八億人口，就只有這七、八個作家，眞叫人不可思議。老「哲學家」馮友蘭（北京大學孔子研究者），如今在埋頭研究，爲孔子的「反動思想」羅織「罪證」，說現代孔子就是林彪，林彪信奉孔子的「克己復禮」，就是很好的證據，如此反覆強調牽強附會地說了長達一個小時之久。

新親蘇派

林定

筆者在上期（四〇一）「杯弓蛇影」拙文中，曾提及大陸崛起的新親蘇派，是由五十年代留蘇生爲骨幹，配以「文革」被出賣的紅衛兵，形成一股潛伏在大陸各地的反毛暗流。提供此一消息的青年說，他在大陸時，起初對新親蘇派傳說，也不大置信，因爲大陸的派系鬬爭太複雜，也許是毛江爲了清洗他們，特加給他們的罪名。在大陸，當權派要整肅異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林彪反黨集團」、「私通國民黨叛國賊」、「投靠蘇修的賣國賊」等帽子，只要往你的頭上一套，政治生命便馬上完結。所以不論老親蘇派、新親蘇派等名堂，不外是毛江整肅異己的藉口而已。後來，在西安工作的姊夫趁出差之便，回家一趟，與他談及新親蘇派，才證實確有其事。他姊夫是五十年代留蘇生，在列寧格勒大學攻讀有機化學。在他所認識的同期留學生中，有不少是暗中進行反毛江串連活動，他們標榜自己是革命性的馬列主義信徒，極力反對個人崇拜的斯毛教條主義，由於他們打着列寧紅旗，反對毛澤東紅旗，所以獲得被毛江出賣的紅衛兵支持，紛紛秘密參加到他們的行列去。這些人在蘇聯暗中支持下，勢力一天天壯大。

如果這位大陸青年所說的是實話，那麼始作俑者是毛澤東自己。中共席捲大陸後，毛澤東急不及待宣佈一面倒政策，掀起狂熱的崇蘇浪潮，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原封不動由蘇聯照搬過來，[illegible]

初期，中共在「向蘇聯學習」的口號下，派遣大量青年前往蘇聯留學。當時選派對象是剛考上大學的青年，他們入學不久，校方便根據入學試成績及個人思想進行評選，假若是新青團員（共青團前身）則選派機會更高。他們被選後，集中一起學習俄語一年，然後派赴蘇聯，他們多數進入莫斯科大學及列寧格勒大學。這批青年，除共黨高幹子女外，大多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甚至有的是資本家或地主階級的兒女。至於無產階級或貧雇農出身的，則絕無僅有，因爲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完成中學階段，因此共黨迫不得已選拔出身剝削階級家庭而思想「純潔」的青年，當時共黨認爲，只要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他們會背叛自己家庭，爲共產主義理想貢獻一生。所以五十年代初期的留蘇生，後來差不多都加入了共產黨。

以後，由於不斷吸收工農子弟進入學校，因此不論中小學或大學，工農成份比例逐年急劇遞增。派送留學生也不再在大一選拔，而是經大學畢業後，才保送外國留學，當然這批留學生家庭出身及個人成份都是響噹噹的紅五類人馬。他們主要是派往蘇聯，其他東歐「民主國」也不少，甚至連阿爾巴尼亞的地拉那大學也有中共留學生。中共規定這些留學生學成必須返回大陸，並不准跟外國人戀愛通婚。所以沒有中共留學生畢業後留在外國。

毛澤東於一九五七年訪問蘇聯時，曾在莫斯科[illegible]夢林黛玉說過的「東風壓倒西風」名句而使世人知曉外，還說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以及「你們是八九點鐘的太陽」。使在座的中共留學生骨頭輕了幾斤，無不感到飄飄欲仙。想不到十八年後，這班留學生居然變成好漢，抽其後腿。若果他們眞的在蘇聯指使下進行埋葬毛江集團，那末，毛澤東不虧爲當代的「先知先覺」者，可以跟劉伯溫媲美。

在中蘇共未破裂前，留蘇生在大陸確是天之驕子，他們盤踞在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現代化國防部門，掌握政治、學術兩大權力。他們眼中只有蘇聯專家、教授，看不起留學英美的博士老教授。例如有些高等院校的留蘇生，除擔任系黨委支書外，還身兼系的學術研究小組長，儼如系裏的小土皇。系主任（大多是有名氣的教授擔任）的每項工作，也要先向他請示然後推行。

中蘇共反目後，這班「欽差」的氣燄才稍爲收歛，但仍然霸住學術工作部門。「文革」後，不少在政治上打入冷宮，只因他們是科技人才，還有一定利用價值，才不至銷聲匿跡。

共產黨人永遠不會自動放棄權力，即使在鬬爭中一敗塗地，他們也不氣餒，千方百計找尋機會，準備捲土重來。相信這班五十年代的留蘇生，他們也像劉林的餘孽一樣，等待時機，隨時向毛江集團反撲。特別是「洋秀才」，他們獲得蘇聯幕後支持，多了一重靠山，比起劉林餘孽，「翻身」機會自然較高。

中共爲掩飾內部危機，最近頻頻與外國打交道，繼菲律賓之後，又與泰國「建交」，對不了解中共內情的人來說，認爲中共已走上「安定團結」軌道。其實，中共不惜工本拉攏外國，企圖藉國際「聲望」來緩和內部矛盾壓力，宛如一個垂危的人娶老婆冲喜一樣，最終還是逃不了「瓜直」命運。

最近，此間報刋刋登一份「中共中央中發」文件，這是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在上海所作的長篇演說，其中重要的一段話爲：「最近不斷出現許多小道消息，有了一定的土壤和氣候，一些階級敵人就分分從陰溝裏出來放謠言。上海也有，你

加以改變，以就合於這一世代的現實呢！這一種策略，不但基督教不能自救，反而還會被無神論所征服呢！

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坐鎮在西方的羅馬天主教教廷，就是在許多政治策略上走向低盪與和解，然而，更進一步地走向現實，而不再維護意識形態的正義性，甚至，變成了一面倒的媚共，嗚呼，豈不哀哉！這方面的作爲，當然會對西方的人士們大有影響了。在這層次上，我們不能不說這是羅馬教廷在現時代的墮落。無怪乎在羅馬的所在地的義大利就會由共產主義分子步步囂張和加大影響了。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呢！這裏當然是不言而寓了。

中國儒家文化的耐力

舒爾演講中，似乎也感到了這一危機，於是就把東西方來比較了。他說：「否則，跟東方的較量中，西方必會敗下陣來。」

舒爾所說的東方，那是指以蘇聯爲首的共產主義。這是一般西歐人的看法。然而，除了以西歐來說東方的蘇聯共產主義之外，還有一個東方和一個東方文化，那便是中國傳統的中國文化呢！

這方面爲西方人知道的不少，可是，了解的不多。

也就是爲此，目前西方的「中國熱」，只是知道了一些東西，甚至，有時，把中共的一些東西，也算是「中國熱」的一些項目呢！這方面當然是太淺薄了。

事實上，對中共的一切，我們必然該分淸楚：何者是「中」；何者是「共」的。這一分法，曾經受到中共的宣傳人員大加反抗與辯護，然而，本質上必然該是這樣分的。中共愈是反對與辯護，愈會使我們身爲中國人的人們知道，這正是他們的致命傷。

這裏，我想簡單的述說一下。

八億的中國老百姓在中共的統治下，他們絕大部份是無可奈何的。只是震於中共幹部們的控制、統治，在吃飯上靠糧票，在工作上靠分配與監視，在言論與行動上受限制等。然而，他們的製成品，除了被中共完全剝削其工作代價之外，這手上的工藝是「中」的，不是「共」的。

每次我見到那麼多的上好的手工藝品，一方面我驚嘆着中國人的藝術天才，但另方面我卻厭惡中共的壓榨手段。

每次我見到大陸各地的特產運來，我驚奇我國的地眞大，物眞博！然而，同時，我又覺得生活在這地大物博的中國老百姓們，他們所過的是一種什麼生活。

每次，我讀到大陸上所出版的宣傳馬列思想的著作與文章，我就想到了中共經過了幾十年的馬列宣傳，仍然無法得逞，而感到傳統中國文化思想深厚和深植民心而自豪。

同時，每次讀到大陸上反孔、批孔的文字，我就很自然的很到：儒家的這一意識形態，不僅存在書本上，同時也已經貫澈到中國人的實際生活中，以及暢流在中國人的血液裏呢！而中共的反孔、批孔，也只能困於政治層次，這從一層次來入手呢！

爲西方的人士，只看到了西方的意識形態的代表者基督思想，而沒有發現中國的人文思想。

爲西方的人士們說：反對共產主義的無神思想，必須是借用有神思想的基督教；但是，他們卻沒有發現：反對共產主義的非人思想，卻必須中國傳統人文思想的人本主義，也就是把人當人的思想。

從西方近代思想中的唯物文明，卻是產生了共產主義的溫床；但在中國的人文主義的思想中，共產主義根本是沒有滋長餘地的。

也就是爲此，共產主義在西方的宣傳，可以混進西方的各種思想派別中，以貌合神離的姿態，企圖分化而佔據有利的陣地；但在中國則不然，一方面是用暴力做鎮壓，另一方面就得從頭至尾地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主流的儒家大加批判。

假如我們細心的話，我們都可以發覺：西方共產主義分子宣傳時，所用的語調與文字，對西方的人士來說，並不感到意外與生疏；但是中共所用的語調與文字，爲所有的中國人來說，總是有格格不入的感受。這原因的產生是來自不同文化的背景所致。

這文化背景不是一個短時期所能達成的，都是經過了幾千年的錘鍊呢！

在今天的這個變化多端的世界裏，我衷心希望全人類都要認眞反省一下。

爲西方的人士們，我盼望他們再從基督教的原始精義與精神裏，吸取眞正的有益世道人心的道理，加以發揚與光大，使到西方的宗教精神，再次抬頭，再次壯碩，再次爲整個的西方世界，提供精神的照亮明燈。同時，也必該把這明燈，從宣傳上走到人生的具體的生活中。

在這方面，我願西方的人士，學學閔眞諦樞機的精神不死，而更復活。聽聽他的語錄，看看他的回憶錄。盼望閔眞諦樞機的精神不死，而更復活。

爲中國的人士們，我盼望不要再像過去一般，否定中國文化了。假如中國人仍然要否定中國文化的話，所得的災患，恐怕比現在更大更烈。

共產主義思想在大陸之得逞，其中的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前一時期的中國人，強調了否定全盤的中國文化所致。我們能不深自反省嗎？

同時，最主要的是要恢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心。事實上，到目前我們更能淸楚的看到：我國文化對目前世界以及將來的世界，所能貢獻特大特多呢！

爲了再一次地使讀者們印象深刻，這裏，我再重複一遍西德總統舒爾在美國的演詞片斷：

「除非能洞察共產主義思想爲什麼在歐洲和第三世界影響殊深，否則，在跟東方較量中，西方必會敗下陣來。」

「我們務須要貢心發現，我們所有目共覩者，那多災多難，那裏不正義，共產主義就會乘虛而入。」

「儘管國際緊張關係趨向緩和，東西方的思想鬭爭，仍須繼續進行。」



認識中國

是暮鼓．抑是晨鐘？

柳以青

西德總統舒爾，在訪問美國期間，對美國國會的一次演說中稱：「除非能洞察共產主義思想爲什麼在歐洲和第三世界影響殊深，否則，在跟東方較量中，西方必會敗下陣來。」又說：「我們務須要良心發現，我們所有目共覩者，那裏災多難，那裏不正義，共產主義就會乘虛而入。」又說：「儘管國際緊張關係趨向緩和，東西方的思想鬬爭，仍須繼續進行。」根據這一電訊的報導，西德總統的這次演講，乃是由於在北大西洋公約的國家中，其中的葡萄牙與義大利的政治情勢，共產主義分子甚爲得勢而有感而發的。

西歐意識形態的沒落

由於最近的西歐的演變，接着幾天的電訊報導是：葡萄牙的左派共產分子們，已經清楚地指向領導葡萄牙的精神思想的天主教了。先前是葡萄牙的天主教當局聲稱：如果左派的共產分子不離開所佔據與控制的天主教電台，則教會便會宣佈與政府對立；而最近的電訊則報告了：數千名共產黨徒曾以石塊向那些在住宅門前示威的男女與兒童和教士擲擊，這些天主教徒，有數名被石塊打傷，其中並有若干名婦女暈倒。其後，社會主義分子同情天主教徒的人二千名，即開始操往該住宅，軍隊即於其時架設上述路障。大部份天主教徒獲軍隊之助而得以躲進住宅。教會一發言人曾稱：深恐暴徒衝進該住宅。……葡國若干工會曾宣佈將來要求驅逐該主教，其後，天主教徒們即在該住宅外集合，以表示支持天主教。

看來，葡萄牙這一天主教國家，將會被以暴力爲職志的共產主義無神派所統治。

接着是有關義大利這次選舉中，共產黨選票的增加。根據名記者保羅．何夫曼由羅馬所寫的專欄稱：這次共產黨之所以增加選票的原因，使基督民主黨深受打擊的原因，不外有四：一是一向支持基督民主黨的教廷，從若望二十三世開始，決定不再直接支持；二是由於經濟不景，基督民主黨的領導人無法完全克服；三是宗教熱誠的低落，而於年前政府竟通過違反天主教原則的離婚法案；四是年青的投票者多屬左派。同時，共產黨的宣傳手法高明。

儘管基督教民主黨仍是領先於選舉，可是，在不少的地方，已經是淪於共產控制之手。原因是義大利雖又爲天主教的國家，但在教廷與共產國家和解的行動上，已經大大削減了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的鬬爭力。相信這是很有影響。

我之所以先談西歐的葡萄牙和義大利，最大的原因，一方面是西方時局最新的發展，另方面則是與西德總統最近的演講有關。起碼，爲我們東方人可以

何以歐洲和第三世界會深受共產主義影響呢？這根本的原因該是什麼？舒爾沒有明顯的指出，實際上已經是在點明了：那便是以「唯物」爲主的不停追求的不滿情緒而已。而共產主義在這方面，不但提供了思想主導，同時又提供了暴力的方法。

也就是爲此，舒爾在第二段演講中就指出：身處自由世界的國家，一定要盡量消除貧窮、多災多難和不正義等的事項，這些仍然還是從物質方面來立論的。

意思是：在自由國家中，一定要認眞的消除貧富的極端不均；增加社會福利以解救臨時遇到困難的人，同時，在各種制度，特別是經濟制度中，消除不正義的現象。

雖說是如此，連舒爾也清楚，這種種的消除工作，並不是無往而不利的，最主要的是：不能由於目前國際上和解低盪之風，而放棄或忽略了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意識形態的鬬爭。

事實上，自從和解、低盪之風滋長以來，對於不少的人，只迷惑於外在的現象，而逐漸地忽略了兩種不同的宇宙觀、世界觀、人生觀的原則，於是，流風所及，在自由世界的陣營中，產生了極多的不穩，極大的虛盪。甚至，還有的人以爲：不如此，反而會成爲落伍者呢！

這情形，在西方世界的情形最明顯，同時，現在所受的虛盪也最多。因此，西德的總統就不能不慨乎之了。

假如我們分析一下西方的世界中，何者是它們的「意識形態」，以便可以與西方的共產主義做鬬爭呢？那恐怕該是基督教思想了。

可惜的是：目前的基督教思想，有的已經變質，有的被人利用；有的被人誤解，似乎是已陷於四分五裂的地步。如果我們可以查閱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所興起的各家各派的新神學思想的話，我們就不難發現基督教思想的流派複雜了。

在某一意義上，我們或許還可以了解成：這麼多的神學思想之發展，只不過是基督教思想，面臨了人類的現世代，西方人們對宗教信仰的冷淡，一種自

一不是走這條道路，有些今日成了氣候的報紙，當日也靠此起家。筆者有時也想到此一問題，究竟是市民喜歡狗馬黃，還是報紙皆走狗馬黃的路線，把市民引上這條路，此是鷄生蛋，蛋生鷄的問題，本不容易說得清楚。現值萬人日報創刊，希望能給予市民一新觀感，盡量擺脫過去的範疇，成爲一份健康的報紙，使市民閱過之後，敢帶回家給兒女看。就算大部份市民眞的喜歡狗馬黃，也另有其他報紙，市民也很少只看一份報紙的，因此，萬人日報的獨立特行，對銷路應無影響，只能更與人以清潔之感。

至於萬人日報的立場，人人皆知，不必解釋，但筆者總覺得萬人日報應當作爲政府的諍友，遇到重大問題要向政府提出忠告或諫阻。我們是中國人，當然擁護在台北的中國政府，但我們居留在香港，與香港政府息息相關，因此對中、港兩政府皆有義務提供諍言，促使政府向好的方面去走，六十幾年來，中文報紙問世的當在千份以上，但眞正能在當時起作用，以後永遠使人懷念的，今日想來，只有在北平的「實報」與在天津的「大公報」，可惜這兩報均晚節不終，砸了自己的招牌。

「實報」在北平出版，大小如半張萬人日報，也分爲四版。由於報紙篇幅小，所以編輯方針短小精悍，國際新聞完全經過改寫，將通訊社電訊予以濃縮，決不改其原意，這一作法可說兩利，在實報因篇幅所限，不得不爾，但在讀者卻省了閱讀時間，尤其在今日香港，人們較三十年前的北平不知又忙碌多少倍，若有報刊能如此作，一定大受讀者的歡迎。當然以萬人日報今日的人手，尙不能作到這一步，但應該向這條道路發展，因爲萬人日報短期不可能發展爲一家大報，只是一付中型的報紙，論到小型報，六十四年來最成功的無疑是「實報」，當年的實報老板管翼賢，也好似今日的老萬，在北平新聞界風頭之健，超出許多大報老板之上，在別人眼中，實報雖小，管翼賢卻不小。

其次說到天津大公報，由於大公報眞是大報，風格與實報又不同，除內容包羅萬象之外，重要就在於社論，當時大公報的社論，不但受到中國朝野重視，就是我們的敵人，日本也密切注意，大公報有幾篇社論曾影响到國家的局勢，如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變，最高領袖蔣委員長爲張學良、楊虎城二賊所刼持，幾乎斷送了中華民國，後來促使張賊幡然悔悟，送領袖回京，結束了一場滔天大禍，事後據東北軍將領透露，就由於中央把大公報社論告東北軍將士書印了十萬份以飛機丟進了西安，許多有良心的官兵看了之後抱頭大哭，張楊二賊不敢錯到底，才把領袖護送回京，一間報紙社論，有這麼大的力量，這才眞正是輿論的權威。

但是大公報對於政府的措施不當，也從不留情加以抨擊，據說抗戰期間最高當局每天早起先看大公報，遇到大公報對政府某一事件有所批評時，一定找到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查詢，着令修改，有的更把大公報負責人請去官邸，詢問究竟，大公報確實負起了溝通朝野的責任。

大公報以後之落水，是在原創辦人病故與離職之後，一羣不肖二世祖所爲，但以前的大公報確實使人懷念，言論方面，萬人日報應以當年大公報爲法，在香港，溝通市民與港府的意見，如所設「包青天」一欄庶幾近之，但僅僅揭發還不夠，應提出建設性意見。

至於對本國政府更要大力負起溝通海內外意見。目前海外報紙左報，準左報，四成左報只要報導台灣事，皆含有惡意，政府不重視是必然的，至於入口報紙，也很少能指出政府過失，擔心不能過關。因此，我國政府對海外情況異常隔膜，所知者皆是根據有關人士的報告，此一報告各站在各人立場而言，自難表達眞正的民意，萬人日報今後應盡量向此一方向發展，對台灣內部不合理情況，海外一切不洽僑情的措施，亦如「包青天」一樣，予以無情揭露，並提出適當建議，以供政府參考，萬人日報能作到使中國政府當局每日必看，使台灣一些官僚黨棍畏之如虎，始算盡到報人天職，也是萬眾一心支持萬人日報的最大目的。

至於對毛幫的鬬爭，更是萬人日報的天職，萬人雜誌八年來的表現已清楚擺在世人眼前，但刋物與報紙性質不同，報紙比雜誌更易發揮作用，過去民營報紙堅決反共的首推南京之救國日報，但救國日報所以不爲世重，即由於救國日報全出之以謾罵，甚少談到實質問題，今天反共一定要舉事實，擺道理，空口謾罵不但沒有用處，有時反而起副作用。因此，萬人日報對此問題，今後要就事論事，如同一把匕首，對準毛澤東的胸膛，而不是一排空槍，打出去連影子也傷不到。

當茲萬人日報創刊之始，謹以並肩作戰的戰友資格，畧貢芻蕘之見，雖然卑之無甚高論，但此時此地，眞正需要的是腳踏實地，挺起胸膛，然後舉起手上的筆，與一切罪惡搏鬬，這種事老萬已優爲之，希望萬人日報創刊之後，能取得更大成就。願萬人日報與我們國家都歷盡艱難而步上勝利之途。



賀萬人日報

岳騫

在萬人矚目中，萬人日報終於問世，萬人日報創刊第一天，在香港報業史上破了一項紀錄。在香港創辦新報紙，由於最初幾天批發價較低（行內話叫作散紙），因此，報紙的身價特賤，每到一份新報紙創刊日，下午在報攤巡視，所謂兩份併在一起賣的「拍拖報」，其中一定有一份是新創刊的報紙，擺在報攤上十分刺目。

筆者未辦過報，但設身處地爲辦報的朋友想，不論老板、總編輯，看過這種情況，心情應當是不好受。但萬人日報創刊當日，一早就賣光，從九龍旺角到香港銅鑼灣，所有報攤上的拍拖報，沒有一份萬人日報，此事本刊讀者皆可證明，非虛構事實，捧老萬的場。此一情況不敢說破了香港報業史紀錄，無論如何自大陸陷共之後確實未見。

萬人日報資本之少，人手之不足，也爲一般報紙所少見，我一位朋友辦了一份報紙，當日聲勢赫赫實在驚人，但這份報紙一開始就未能受到讀者欣賞，創刊不久，報攤就買不到，不是賣光了，而是報攤不肯賣，就這樣一百幾十萬付諸東流。因爲有那位朋友的前車之鑒，對於老萬準備二三十萬資金辦報紙，任何人都揑一把汗，但看了創辦當日的情況，許多朋友又放下了心，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尤其辦報紙，好的開始是成功的四分之三，因爲報紙一開始沒有人看，就等於判了死刑。相反地，只要一開始大家爭相購閱，銷路就有了保障。萬人日報由於開支節省，皮費甚低，在同樣的銷路，別的報紙不能維持，萬人日報已可站穩，此是萬人日報有利的條件。

此時此地，萬人日報之創刊，無疑是反共鬪爭中一件大事，自從尼克遜去了北平之後，本港風氣大變，此爲讀者所共睹之事，除了四家大報尚能站穩立場，其他一向偏右改爲中間偏左，自認中間偏左改爲向左轉，凡是爭自由反共黨的中國人，皆感到憤慨與不平，但都無可如何，因爲報紙老板有他自己的打算，認爲非左轉不能圖存，市民立場已變，喜歡看中間偏左的報紙。香港過去又沒有民意測驗，究竟讀者喜歡那一種立場的報紙，無人知道，但這些中間偏左的報紙由於沒有對手，確實容易銷售，因此，連我輩堅決反共的讀者，對當前香港市民的立場，都感到懷疑，是不是市民眞的向左轉了。現在萬人日報一創刊即銷售一空，對於過去的疑慮得到澄清，事實上不是市民要看中間偏左的報紙，而是由於市面上缺少了中間偏右的報紙，眞有一份代表廣大中國人爭自由反極權的報紙，仍然受到市民的喜愛，此是最佳民意測驗，也堅定了反共愛國人士的信心。

至於萬人日報本身奮鬪的方向，依筆者意見，應有四點：即市民的良朋，政府（中、港兩政府）的諍友，社會的指針，極權的匕首。

香港報紙之多，破世界紀錄，但許多小報爲了爭生存皆以黃色、狗、馬自保，認爲報紙只要具備這三者，便封了蝕本之門，所以除去幾家大報，無

命戰畧問題時所說：「從中國到印度是迂迴歐洲的捷徑」之意圖，乃在蘇聯專家別路、包羅多夫和工程師朱可基夫等督導之下，修築完成青藏、川藏兩大戰畧公路，後爲澈底控制西藏，進迫西、南亞鄰國，以遂行其滲透顛覆陰謀，又繼續拓展省(區)際公路交通和西藏邊境的公路，使西藏在中共「國防」上的戰畧地位，日形提高。已完成之公路除前述之拉亞公路外，計有下列七條幹線：青藏公路、川藏公路、青康公路、敦格公路、新藏公路、「中、尼公路」、滇藏公路。

中共在藏境進行地質勘探

中共爲開發西藏豐富之地下資源，於一九五九年間，即由「地質部」組設一個西藏地質大隊，開始從事地質普查勘探活動，其後由於西藏地下蘊藏之礦產相繼發現，地質勘探隊伍乃由一個大隊擴展爲五個大隊。

㈠西藏第一地質大隊，主要是在昌都、山南和那曲三個地區作普遍性之勘探活動，目前的勘探活動，則集中於昌都地區之江達、玉龍、青泥洞、貢覺和類烏齊一帶，負責銅鐵礦源之勘探。

㈡西藏第二地質大隊，該隊現有職工一千一百餘人，大隊之下設有「物探」、「重力」、「地質普查」和「銘礦地質」等專業隊，主要任務爲勘探藏境之銘礦資源。

㈢西藏第三地質大隊，該隊前身爲「西藏煤田地質大隊」，於一九七二年七月間改制，其主要任務爲對西藏煤炭資源之勘探與煤礦之開發。

㈣西藏第四地質大隊，該大隊之前身爲「地質部」轄之第四石油普查勘探大隊，於一九六七年調進西藏之後，即在那曲地區之安多一帶從事石油普查勘探工作。

㈤西藏第五地質大隊，該大隊係一新成立之地質勘探隊伍，由第二地質大隊抽調部份人員組合而成，任務尚未確定，正在籌備展開活動之中。

中共在西藏進行綜合科學考察

近年來，中共爲加強對西藏的開發，繼對西藏地質進行普查勘探，發現多種地下資源之後，從一九七三年開始，又驅使科學工作者對青藏高原進行綜合科學考察。至一九七四年考察隊伍進一步擴大。據中共透露：參加考察的計有「中國科學院」和地方有關研究所、大專院校、西藏有關部門，包括地質、地貌、第四紀、地熱、冰川、地理、動物、植物、土壤、農業、林業、畜牧、草場、水利、高山生理等三十多個專業的人員，對日喀則東部地區、山南地區、和拉薩市進行了考察，並在珠穆朗瑪峯周圍作了補充調查。

中共科學工作者，爲了實現對墨脫和雅魯藏布江大拐灣峽谷地區的科學調查，考察隊員曾翻越白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橫跨炎熱多雨的雅魯藏布江，穿越密林，徒步考察數月，終於第一次在這個地區收集到了有關水文特徵、地質構造、河谷地貌、森林資源、自然地理、土壤、植物、生物等方面比較系統的科學資料，並發現了大量動物和植物的新種。

他們在收集基礎科學資料之同時，並爲結合當地工農業需要進行了專題研究。地質、地貌與第四紀專業的考察隊，注意對礦產資源的調查，以謀爲生產部門提供找礦線索，並爲深入研究高原地質發展歷史與成礦規律積累資料。

林業專業隊伍則根據當地急需，重點考察了洋尼河流域幾個正在開發或準備開發的林區森林資源，同時也爲探討整個考察地區的森林生長、分佈規律和提供開發利用方向打下基礎。

農業、畜牧、水利等專業，也都針對西藏自治區生產建設中的問題，有重點地考察了冬小麥適應生長的範圍和增產的途徑，家畜退化的原因和防治措施，以及年楚河流域和山南地區擴大灌溉水源的方向與途徑等。青海省生物研究所的科學工作者，一九七四年也組成一支動植物考察隊，深入青藏高原的阿里地區，對那裏的動植物資源進行了考察，已取得一些成果，共採集到動植物標本一萬四千多例，其中不少標本是新種，或在大陸首次採集到的新種，在岡底斯山主峯下的瑪法木錯湖，過去文獻的記載這個地區只有十八種植物，這次中共考察隊僅在湖的周圍就採集植物標本近百種。他們在已發現的四百多種野生植物中，就有一百多種可供藥用。據稱並發現在雪山草原上，棲息着成羣的野驢、針牦牛、藏羚和高原虎等珍貴的野生動物。在瑪法木錯湖和獅泉河等水域中，還蘊藏着豐富的魚類和水禽資源。這次的考察，將爲阿里地區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提供了先決的資料。

在農業方面，據稱中共的考察隊還發現了許多青稞野生大麥、小麥的類型，大部份在分類學上尚無記載。這些發現，不僅可爲西藏的大麥、小麥的育種工作提供了甚多原始材料，且對科學上研究大麥和小麥的起源也甚有意義。

在對西藏地熱資源的考察方面，中共也極重視。西藏高原是大陸溫泉分佈最廣、類型最多的地區之一。溫泉是地熱能源在地表的天然露頭。如果能夠充分了解並大力開發和綜合利用其地熱資源，對中共之開發西藏具有現實意義。

因此，一九七四年七至九月間，中共科學院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的地熱小組，在當地共黨組織和藏民結合之下，對雅魯藏布江中游面積達十二萬平方公里範圍的一系列溫泉進行了勘探，據中共報導，這個地區的溫泉多成羣出露，除了一般常見的高溫熱水泉之外，還有高溫汽泉，也有出露於窪地的溫泉。地下熱水湧出成湖，有的溫泉面積達八千餘平方公尺。

這個地區溫泉水的溫度很多在八十度以上，相當於該地高程的水沸點，泉的湧水量一般可達每小時二十噸至四十噸，最大的達三百六十餘噸，可直接利用地下熱水和蒸汽發電，或應用於工農業生產。還有大量的溫泉中含有多種微量元素和放射性元素以及其他化學成份，不僅具有重要的醫療價值，甚至可作化工原料，予以開採。據稱現在已有不少牧區利用溫泉水修建牲畜藥浴池，爲牛羊治病取得很好的效果。中共科學院認爲該地係一「巨大的地下熱庫」，中共地熱工作者，正爲進行一步開發利用高藏地區的地下熱能，進行綜合性的科學分析和研究工作。這反映中共對西藏此一戰畧要地積極開發之用心。

中共在西藏經濟開發進展情況

項林

西藏蘊藏豐富自然資源

我國西藏地區位居青藏高原之上，地勢平均高度在四千至五千公尺之間，有「世界屋脊」之稱，有獨特的自然條件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境內高山環繞，南部是著名的喜馬拉雅山脈，北部是崑崙山和它的支脈唐古拉山，岡底斯山橫亘中部，平均高度更在六千公尺左右，全區面積一百二十一萬五千平方公里，佔全中國總面積八分之一，比山東、浙江、江蘇三省的總面積大三倍，比台灣省大三十三倍，十分遼闊。在中共省級行政區劃分僅次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而居第二位，地面既廣闊，地形又極複雜，山脈摺曲，內陸湖泊及河谷眾多，雅魯藏布江是境內的最大河流，自西向東流貫西藏南部；怒江、瀾滄江、金沙江自藏北向南流，人口集中於這些河流兩岸，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是重要的農業區，地面上有大量的原鹽及硼砂，地質構造變化異常，地下礦藏亦十分豐富，金礦分佈甚廣，久已為人所知。大陸內地省區缺乏的一些礦產如鎳、鉻等礦，在西藏可能有大量蘊藏，中共竭力進行勘探查明，企圖能夠加以開發利用。中共自一九五二年以武力強迫簽訂協定，達成所謂「和平解放」西藏後，即積極進行西藏之經濟建設，惟受地形複雜、交通困難所限，只能先由開發交通着手。先後完成青藏、川藏、新藏、滇藏等公路幹線的修建，與內地陸腹聯繫漸趨緊密，部份經濟建設所需器材物質及人員得以運入，為經濟開發創立初步條件。一九五九年中共地質部在西藏昌都地區，設立一個西藏地質大隊，開始從事西藏地區的地質普查勘探工作，據悉，目前中共在西藏的地質隊已增為五個，近年來，中共為配合對西藏的經營，除不露聲息積極修築青藏鐵路之外，並自一九六三年度對青藏高原進行大規模的、多種科學的綜合科學考察。

中共宣稱已發現鐵、煤、銅、鋁、鋅、雲母、鹽、砷、瑪瑙等幾十種有色金屬、黑色金屬、稀有金屬及非金屬礦產，品種約有三十多種，部份礦藏已探明一定的儲量。這些地下資源，對於發展西藏工業建設有頗大之作用。惟中共對於礦產資源開發情況一向視為國防機密，只作虛誇的或一般性的報導，而絕少具體的透露，尤以西藏地處邊陲，四週高山阻隔，且由於地理位置居歐亞大陸心臟地帶南緣，內與雲貴高原、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和青海柴達木盆地等戰略要地唇齒相依，外則以高屋建瓴之勢，可俯控印度半島，窺伺中東地區，為一戰略要地，對外消息多被封鎖，西方對西藏曾有「香格里拉」之稱，視為高度神秘地帶，中共在西藏經濟建設進展情況鮮為外界所知，爰就有關資料，中共在西藏進行之交通建設、地質勘探、科學考察活動，以及礦產資源開發情形分述如後：

中共在西藏進行交通建設

西藏境內，崇山峻嶺，崎嶇難行，藏北等高寒地區，終年積雪，東部的橫斷山脈，到處是削壁懸崖，境內交通運輸原極落後，全靠人揹和牦牛、騾馬馱運；對外交通，向極閉塞。由於交通工具之落後，往昔自四川成都到西藏拉薩之貨運，最快需時三個月，慢則需時半年，此對西藏之建設，共軍入藏後之後勤補給，造成極大困難。故中共之經營西藏，首重交通建設。早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中共在北平舉行的「西藏解放座談會」上，朱德即發出「……『全國人民要貢獻人力、財力修建青藏、康藏、新藏三條國防公路』的號召。繼於一九五五年三月九日在「國務院」第七次全體會議上，又通過了「加強西藏交通運輸」的決定。對西藏內外交通建設竭力進行經營，到目前為止，以西藏之首府拉薩為中心，已形成一個頗具規模的公路交通網。

境內交通方面：據一九七五年一月廿七日的中共統計，目前「西藏自治區」已有公路九十一條，總長達一萬五千八百多公里。雅魯藏布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拉薩河、年楚河和尼羊河著名江河上，都已架起了現代化的橋樑。這些伸展在萬里高原上的交通網，使西藏和鄰近的四川、青海、雲南、新疆等省的交通聯繫日趨緊密。而在「自治區」境內，東起金沙江畔，西到孔雀河邊，北起藏北草原，南到喜馬拉雅山麓，百分之九十七的縣和大部份的縣轄區也都通了車。這就大大縮短了西藏與大陸內地的距離，密切了西藏境內城鄉和農牧區之間的聯繫。對於中共之建設西藏，以及對邊疆的防衛和對藏民的控制，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西藏地區原有經濟基礎及技術條件甚差，一九六四年以前，其公路建設着重於普及，工程至為簡陋，一九六四年以後，一面繼續修築新線，同時着重於提高已成公路的通過能力，拓寬、改善路面，架設永久性橋樑。經過近十年來的悉力經營，建成了目前已有相當水準的公路交通網，主要公路有：拉（薩）亞（東）公路、拉（薩）阿（里）公路、里（河）昌（都）公路、里（河）阿（里）公路。此外，還有拉薩至澤當之拉澤公路、拉薩至江孜之拉江公路、貢噶至錯那之貢錯公路以及占新、昌丁、青香、淚邊等公路線。形成境內以拉薩為中心之公路網。

省（區）際交通方面：中共為增強這世界屋脊的戰略地位。在中共政權成立初期，在建立共產集團戰略交通體系的藍圖之下，妄圖實現列寧在論世界革

，以這些人員爲骨幹，雖怪日標集中於警務人員，因爲他們只有對這部門的貪汚情況最熟悉。

宣傳清潔・花三百萬

香港政府新聞助理處長白朗瑞透露，當局爲了宣傳「清潔運動」，單是廣告開支一項，已花掉三百萬元。花掉這一筆巨欵，所收的效果是什麼？據白朗瑞說，調查所及，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市民，都知有這個清潔運動。不過，香港是否因推行清潔運動而比前乾淨了呢？

有目共覩的事實是：香港的街道，還是不少人亂丟垃圾，許多橫街窄巷都汚穢不堪，若干屋宇的簷篷上還是堆滿廢物，日積月纍，越來越多。

可是，白朗瑞卻說：這項運動的成果相當不錯，現在香港已比其他大城市如倫敦、紐約、三藩市、馬尼拉及曼谷更爲清潔云。這是否事實，我們沒有比較過，不知白朗瑞有沒有過份替香港捧場。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香港市民對於「保持清潔」一點，顯然做得未夠徹底，隨時可以見到人們到處拋擲垃圾，因爲沒有人管，他們也毫不以爲意，如果如此情形白朗瑞先生仍認滿意，他的要求是太低了。

許多地方保持得很清潔，如新加坡、加拿大，都是老萬到過的地方最値得效法的城市。爲什麼人家可以保持得這麼清潔，而我們卻不能？

理由是：新加坡和加拿大對垃圾蟲都是重罰不貸的的執行嚴厲，如果被警察發現你亂拋垃圾，吟詩亦吟唔甩。即使不被警察發現，當你偶然大意的拋了垃圾，自己發覺後，便惴惴不安，生怕被人看見。因爲其他市民見到，也會告你一狀，你還是要受到重罰。

老萬在加拿大時，坐了朋友的汽車，偶然有一個初臨貴境的朋友拋了一塊紙屑出車外，那開車的朋友急得連忙煞停車，把紙屑拾起，因爲，如果後面的車子見到，把他的車碼記下，告訴官府，他便要受罰。

唯有做到這樣認眞，城市才眞的可能保持清潔，否則，白花了三百萬去宣傳，效果卻得個零，太冤枉了！

雖非豐收・仍要降價

去年因泰米來源減少，香港食米進口轉而依賴大陸，於是中共米價作三級跳，一時使香港市民頓起恐慌，爭相搶購，米價因而創下最高紀錄。

今年夏天後，泰米供應香港，漸復原狀，泰米來源充足，大陸米銷量便受影响，在馬泰競爭下，大陸米只好自動減價。據入口米商透露，中共當局從本月起，輸港各級食米，每擔減價十四元。

食米減價，是市民大衆的喜訊；但對入口商來說，則是「壞消息」了。因爲，入口米商有「儲糧」責任，每個米商都存有配額半數的食米，大都高價時入貨，因此，大陸米雖然減價，市民仍吃不到平米。

因爲，推出零售的食米，都是存倉舊貨，他們不能照新價批發，所以，市民必須等待存倉食米銷清，才可以吃到平米。

在入口米商來說，米價天天上漲，他們便得到利益，因爲存倉的食米無形中賺了錢？如果米價下降，按照政府規定的毛利，因銀碼小了，即是減少利益，所以，人人因米價下降而歡欣，只有入口米商例外。

大陸貨品是無本堂，價格的上落，不一定看貨源，爲了打倒競爭者，可削價對抗；如果獨佔市場，便可任意抬高。比方去年泰米不夠供應，大陸米價乘機漲價。

今年大陸很多省份因天氣不佳，農作物大受影响。收成不好，本應漲價，可是爲了泰米源源運到，大陸米來源雖少，仍決定減價，與泰米競一日之長短。反正大陸國內食米不足，可以叫人民勒緊褲帶，對香港輸出，當不受影响。

香港居民非常幸運，儘管大陸同胞吃不飽，仍然可以吃到平米，還有可能越鬭越平，只要泰米來源繼續充盈，香港吃貴米便成爲過去，這現象將不會再見。

大陸青年・有槍匪黨

一家藥材行被刦去參茸價値一萬多元，警方很快便把三名疑犯抓到。據警方說，這是一個由大陸逃亡來港青年組成的匪黨。値得注意的是這匪黨居然擁有一枝手槍和十二發子彈。

早些時，有人說，香港治安不好，原因之一是一些大陸逃亡青年在香港找不到工作，便幹起這種「無本生意」來。許多打刦、爆竊案件，抓到的犯人，竟是大陸逃亡青年，因此，中共放出這些人，影响香港治安，已有事實證明。曾有傳說，這些不法之徒是中共故意放出來的，這種傳說當然也有些人不以爲然，中共放這些人出來幹什麼？香港是大陸貨的大銷場，把這銷場搞到亂坑，何啻搬石頭打自己脚？

不過，耐人尋味的是這大陸青年匪幫，居然擁有手槍子彈，是從大陸帶來，抑或抵港後才設法羅致，恐怕他們沒此門路，也沒此經濟能力。

大陸青年匪黨擁有槍械，是不尋常的事，多時來難以令人置信的傳說，又成爲極有可能的事。香港採取即捕即解的方法，對付大陸逃亡來港青年，很多人認爲違反人道。不過，相信香港政府決定採取這項行動時，必然考慮過香港的治安問題。

大陸逃港青年的犯罪率，當局已注意到，也許當局認爲他們確威脅了香港治安，故以即捕即解的方法，杜絕他們偷渡入境。

不過，逃亡青年中爲非作歹的相信不多，大多數是爲了求取自由，但一些不良份子影响了他們，斬斷了這條投向自由的通路，十分可惜。

大陸青年匪黨的破獲，更使香港當局深信大陸逃亡青年中，壞份子不少！



香港法律莫名其妙
暴力殺人罪不如印鹹濕書仔

萬人傑

有人要求恢復執行死刑，當局說：英國已廢除死刑，香港法律要跟英國，因爲殺人者不應死。但，英國同性戀合法化，香港鷄姦可判終身監禁；英國鹹濕畫報隨街有得賣，沒人干涉，香港印暴力、色情書仔要坐監三年，罰欵十萬。何以這些法律又可以不跟英國？官字兩個口，信然！

如此法律・豈是合理

律政司新訂一項法例，用以對付色情與暴力刊物。新法例與現行法例相比，要嚴厲十倍，據說，最高罰欵可達十萬元及監禁三年。

暴力和色情的刊物是應當取締的，這一點沒人反對。不過，自從一個因出版淫褻刊物的人在「覆判」之後，取消了「罰欵」，判予「坐牢」，於是律政司又進一步制訂了這項新法例，加重了對暴力色情刊物出版者的懲處。

如果在英國本土，出版像那位被判入獄的出版家所出的那種程度的淫褻刊物，絕對不會犯官非。因爲，在倫敦市面上隨手可以買到的，內面的淫褻程度，要比受罰的刊物鹽味不知要重多少。

偶然到理髮店，在等候修髮的時候，小厮拿上一大叠「男子」讀物給老萬打發時光，其中一半是來路的，一半是本地的。來路畫報印刷精美，纖毫畢現；本地的多半是翻印，許多彩圖都模糊不清。尤其內容，絕追不上外國貨的吸引。細讀這些來路畫報，甚至國出版，這種東西，在外國絕無問題，是「自由」的尺度所容許的，但在香港，則肯定坐牢了。

對性的問題，東西方人士看法有很大距離，西方的尺度，拿到東方，就會使「社會風氣大變」了。所以，港英執行兩種不同程度的法例，可說是合理的。不過，令人非解的卻是：香港之永遠不可能「恢復執行死刑」，是因爲英國已廢除死刑，香港必須依從英國法律，所以香港的法律，也不可以置人於死。

何以處理色情暴力刊物可以不遵循英國的法例，廢除死刑卻必須以英國馬首是瞻，態度參商？令人費解。香港的法例一改，便出現了一些怪現象，以暴力致人於死的殺人兇徒，所受到的刑罰，很可能輕過出版暴力色情刊物的出版家，我們能夠說這樣的處理是合理嗎？

香港的法律，有時使人無法想得通的。

派鬼費用・增加九倍

廉政專員公署成立後，據說已立下汗馬功勞，既拍了蒼蠅，也打了老虎，貪污已盡斂跡。

但，事實是這樣嗎？我們無法不有所保留。因爲，一般小市民接觸到的，要「搞掂」還是非鈔票不行；所不同的，以前比較公開，隨時過水，隨時可以搞掂，今天非有路不可，如果過水不得其法，便會犯法，惹上行賄的罪名。

貪污像細菌，任何空隙都有機會鑽進去，雖有強烈殺菌劑，但細菌對殺菌劑的抵抗力會越來越強，使到殺菌劑終於失效。今天香港的反污貪也一樣，貪污的細菌不但可抵抗強力的殺菌劑，且還腐蝕到執行反貪的人員，執法的人不少被侵蝕而與貪污者同流合污。

據報載：觀塘的熟食大牌檔的「派鬼」，一年來已漲價九倍。即是說，廉政署不但不能阻遏貪污，反使市民增加負擔。

何以一來年漲價九倍？大抵和生活的高漲有關，同時，也許這些「派鬼錢」多了一些人搀手，所以非加不可。老萬這麼說，不是認爲不應反貪，貪污是社會一大罪惡，這種罪惡非消滅不可。不過，肅貪必須行之公允，始能收效。

今天廉政署的反貪太偏重於一方，同時，反貪人員的選拔也有問題，因此對肅貪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

有人說：香港政府各部門，只要有權力，便有貪污存在。看來除天文台難有貪污機會外，每一部門都可利用權力發財。目前香港反貪，以警務人員爲主要目標，很少其他部面人員惹到麻煩。事實上，市民最明白，不少其他政府機關的貪污嚴重於警務人員。廉署成立之初，很多成員由警方反貪污部人員調充，過去警方反貪污部成績如何，有目共覩

替香港警察說幾句公道話

近年香港治安非常不好，盜賊橫行，動輒傷人殺人。試問，在此嚴重情況下，若是沒有警察晝夜出動，甘冒風險，與不法之徒作絕不調和的鬬爭，那恐怕香港將要成爲歹徒「專政」的世界，老百姓受魚肉不說，可能連街都不敢出，並分分鐘都有被搶被殺的危險。雖然香港警察不一定完全符合市民的理想，然應該承認：香港沒有警察是絕對不行的。所以，希望安份守法的市民，要澈底與警察合作，不僅不能「三視」甚至近於無理的誣衊警察，更要對它盡到應有的尊重。因爲，警察是安份守己視香港爲安身立命之所的市民的生命財產的保護者。

警察的薪金並不多，用「職業」觀點來說，他們可以在巡邏執勤中，眼睜眼閉，犯不上用自己的寶貴的生命來表示盡責。因爲，法律對他們的保障，傷亡的撫卹和市民對他們的尊敬等等，都還不夠。然在事實上，警察們以職責所在，在與歹徒相遇或在追捕盜匪的場合，他們中的絕對多數還是能夠奮不顧身的。相信，在香港這個社會，沒有人爲了「出風頭」而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顯見，這是警察爲了除暴安良忠於職守才這樣做的。事實俱在，不容有所歪曲。所以，我們再一次說：香港市民對警察應該尊重。諸如箍頸、打刼等類事件，過去可能你還沒有遇上過，但在未來誰都不能保證你不是受害者。

香港市民應該支持不少社團提出的建議：恢復執行死刑。不然，那就是對盜匪暴行的鼓勵。最近，連續發生數次歹徒強搶警槍的事件。匪徒搶奪警槍，誰都知道他們是爲了用以「做世界」，而絕不會用搶來的武器「替天行道」。手槍在警察身上，歹徒下手時首先受害者是警察本身，接着受害者當然是市民。

警槍被奪事件不斷發生，以及有人有意地誣衊警察，這是一九六七年暴動後在香港出現的「新生事物」。這一類別有用心的攻擊和善意的批評有着本質上的區別。有些人妄圖敗壞警察聲譽，把他們的缺點儘量擴大。如少數不良份子混入警界爲非作歹，就被說成警察極少好人。少數人貪污瀆職，就被形容爲警察多數貪污。這是一項罪惡的陰謀，目的在於製造與擴大市民和警察間的矛盾，他們好混水摸魚，乘機搗蛋。

其實，現在的香港警察士氣並不低，工作能力也不弱，在水平方面更有所提高。前此不久有關方面宣佈：去年考入警察學校的警員，有百分之八十受過中學教育。這些優秀男女青年投身警界，可以保證香港警察素質的不斷提高。這也說明：儘管警察是某些人惡意攻訐的對象，但卻沒有因此而影响到一般市民對警察職務的嚮往與尊重。一些別有用心份子，一方面在市民與警察之間製造矛盾，另一方面則在警察人員中製造英國人和中國人間、上下級之間的矛盾。事實上，這也是妄費心機。山東籍普通警員出身的高峻，現在已經升任警司。據報載，他在故鄉並沒有受到高深教育，然在香港由政府資助他到倫敦深造，已考取大律師資格。此外，不少英籍高級警官，因貪污有據受到法律制裁，一樣瑯璫入獄。

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沒有什麼區別。如與今日的所謂「新中國」比較，這個「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社會」，不知要比中國大陸的「新社會」公平、合理多少倍。中共對同是中國人的「五類份子」只有鎮壓與屠殺。這就難怪歷年大批大陸青年甘冒生命危險逃來香港了。香港警察每逢遇襲或發現可疑份子拒不受檢時，有開槍的必要，但在某些所謂「報紙」報導此類消息時，勢必把事件歪曲成當與「市民過不去」。本來，過去強盜也有一些「規矩」，所謂「盜亦有道」即此之謂也。然近年在香港有些歹徒簡直沒有人性，與發狂的野獸一樣，恣意傷人殺人。這一點好像當年毛澤東發動「紅衛兵運動」時的「紅衛兵」，人性受到壓制而獸性得到發揚。這些應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難道說面對這一片血腥，能不把希望寄託在警察身上嗎？

不能否認，警察部門有缺點，警察本身也有缺點，但這些缺點不是不可克復的，實際上有關當局也正在向改善的方面努力邁進。但作爲一個良好的香港市民，在這方面也有責任的。首先，市民應與警察合作，並且不應該對他們有偏見。

警民合作，是香港之福，對此作爲香港市民應該沒有例外。訂正：上期「對中共派系鬥爭的看法」的「每週評論」中，第四段第二行「屬於造反派方面的幹部雖佔多數」，最後三字應爲「佔少數」。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〇二期(新105)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七月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〇二期 新105期）



「手誼之手」？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大陸「紅螃蟹」 雁聲

鐵甲泥中滾，兩螯恣肆狂。
無腸「毛」作飾，有口沫為粧。
沿陸橫行活，魚蝦直溜亡。
一朝漁手得；落釜變紅黃?!

喬松 雁聲

崇山峻嶺自逍遙，風雨春雷亦不凋。
滾滾「濤聲」巢白鶴；巍巍傘影宿玄鵰。
蟬蛩交噪心無亂，蔓蔦相纏志未搖。
幽徑蒼苔分外綠，鐘鳴古剎過溪橋。

雪梅 雁聲

獨立懸崖雪滿園，百花無那出先誰?
幽香陣陣臨風發，粉面輕輕背月垂。
虬骨峻峻迎冷箭，冰肌皎皎隔紗帷。
嫣紅姹紫莫相鬬，合力留春不可歸。

韓信 雁聲

胯下蠕行忍耐功，登壇拜將自英雄；
竟然死在呂雉手，何必臨刑惜蒯通?

蘇秦 雁聲

貂裘敝盡嫂妻嗤，錐股夜闌苦學時；
縱使印懸威六國，不知口舌致身危?

西施 雁聲

浣紗溪畔布裙悲，敢媚吳君故蹙眉?
自是夫差驕失國，世人何苦怨西施!

明妃 雁聲

只恨圖師畫像修，容驚雁落漢宮秋；
琵琶倘不彈胡語，哀調如何得永留?

雁聲先生之來詩，甚有寄托，誠佳構也。雖在修辭、達意、聲律各處有一、二小疵，亦不失其美，今為廣其義。昌其氣、理其文、叶其律，特與之換過五十六字。以下是其原作：「鐵甲泥中滾，兩螯恣肆狂。無腸「毛」作飾，有口涎盥粧。沿陸橫行活，魚蝦直逋亡。有朝漁手得：落釜變紅黃?!」又：「崇山峻嶺自逍遙，風雨春雷不足凋。滾滾濤聲巢白鶴；亭亭倩影宿玄鵰。蟬蛩交噪心靡亂，蘿蔦相纏志未搖。幽徑蒼苔分外綠，鐘鳴古剎過板橋。」又：「獨立懸崖雪滿園，百花酣醉汝為誰?嬌軀嬝娜臨風擺，豐韻妖嬈對月垂。虬骨輕搖灰霧褂，冰肌斜偃素紗帷。嫣紅姹紫莫相鬬：同駐人間不必歸。」又：「胯下蠕行忍內功，登壇拜將自英雄；竟然死在呂雉手，何必臨刑惜蒯通?」又：「貂裘敝盡孰妻嗤，錐股夜闌苦學時；縱使印懸威六國，不知口舌是禍枝?」又：「浣紗溪畔布裙悲，敢望吳宮婉轉媚?自是夫差驕亡國，世人何苦怨西施!」又：「只恨佞人畫筆修，沉魚落雁漢宮秋；琵琶倘不彈胡語，千古同情豈永留?」為省篇幅，不再列其題目矣。封淑英按。

寄慨 楚雁

痛飲高歌似楚狂。豈甘搖落托殊方。
腰橫寶劍懸肝膽。心繫靈犀燭狽狼。
文以才雄華上國。武因德懋始安邦。
含光忍辱越王志。終破強吳返故鄉。

則鳴 前人

道不行兮淚數行。宣尼憫世歎麟傷。
橫空雁唳抒孤憤。霄漢鶴鳴動碧蒼。
木鐸聲高存夜氣。珠雞風雨振頹唐。
眾昏獨醒憂時士。都付漁樵論短長。

渡河 雪梨 林康

躍馬過河雖有待。棋方半局未全差。
不辭暴骨荒原野。信可買牛牧舊家。
左右何之疑竄鼠。雨風將至噪鳴蛙。
中華兒女楊榵日。正義終當戰勝邪。

小樓春曉 前人

熹微淡霧漾鮫紗。一角荒林逋客家。
露滴凝滋桃綻半。楊絲搖曳燕飛斜。
蒼茫遠畫弓眉岱。輕薄春風剪落花。
獨倚欄杆迎暖日。幽居癖好嘯煙霞。

小樓冬晚 前人

朔風虎虎寇聰紗。一角荒林逋客家。
折節晚香籬菊徑。不辭清瘦伴梅花。
小樓居獨坭爐暖。四嶺色寒白日斜。
靜坐觀書人未倦。歸鴉點點背紅霞。

小樓夏日 雪梨 林康

炎炎紅日耀聰紗。一角荒林逋客家。
蟻聚槐陰催午夢。風生腋下品冰茶。
憑欄夏宇雲多變。埋骨蠻邦計豈差。
底事臨年懷故土。殘衫破帽共桑蔴。

小樓秋夜 前人

風吹露滴濕聰紗。一角荒林逋客家。
技學雕蟲慚倚馬。憶追乞巧乏乘槎。
盤桓松下驚虬影。流轉牀前皓月華。
耿耿天河牛女曜。蛩聲催夢漸橫斜。

乙卯初度 劉德聞

又逢初度且狂歌，沽酒呼朋共醉酡；
世亂少交常閉戶，夜深靜坐聽鳴梭。
月驅簾影飛簷去，風急衾寒透夢過，
寄跡蠻邦聊自適，燈前一卷獲番番。

一、番，讀作婆，番番，老人白髮貌。

挽梁均默先生 前人

傳來噩耗不尋常，文曲星沉劇可傷；
杌隉世情悲故國，飄零湖海泣他鄉。
品題拙什增聲價，小叙清談近夕陽。
歸去英靈猶未滅，神州雲樹鬱蒼蒼。

一、梁先生有才子之譽。
二、拙著兩集，均梁先生題署封面。
三、最後在曲江與梁先生叙談。

晨景 陳堅

曙色初開照勁松。亂雲輕撥露歡容。
天邊一對雙飛鳥。不盡情深款款通。

「老爺」，但我軍在台海多次空戰中有輝煌的戰績，而且制空、制海權卻在我軍手中。說到陸軍不堪一擊，但是金門古寧頭戰場，卻是強行登陸未遂的共軍最終站——墳墓。在八二三砲戰，我陸軍砲兵部隊，大顯身手，各建奇功，配合海軍作戰，打得中共以「雙日停火，單日砲戰」來掩飾其失敗。說海軍不能生產艦隻，但早在一九七二年，海軍自製的第一艘登陸艦已開始下水服役，而中共停留在數百噸的砲艇階段，根本無須一戰就已敗下陣來。總之，此等刊物只是為中共宣傳，同時利用可恥的手段來騙取金錢。我班有同學寫信去質問該出版社，但力量微小，希望萬先生及廣大讀者支持，消滅這批騙子敗類。

志士上（六月二十一日）

替共宣傳漏洞百出 武器刊物不值一哂

中二學生看出破綻多多

萬先生：

我是一個中二的學生，對於各樣武器，素有研究。近來市面上所出售的武器刊物，例如「台灣與中共空軍、海軍、陸軍比較」等，在「萬人雜誌」第三九六期及三九八期莊愭及拔毛客君已提出指證。

最近「武器世界」第十期「台灣三軍武器特輯」又出版，此刊物內容[illegible]的刊物。

此刊物內容及圖片多翻印自以往的雙十國慶物刊或台灣出版的「中國的空軍」（集成圖書公司有售），例如第七頁F—5E中正號（在「中國的空軍」第四一期），第十二頁的C—119G飛行車廂（在「中國的空軍」第四二二期）。此外，還有許多不勝枚舉。

第二、對[illegible]武器缺乏認識，文中說及台灣自製的F—5E不是MIG—21的剋星，眞是大錯特錯。雖然MIG—21有兩倍音速，但當加上武裝後，速度便降至只有音速1.5倍，而F—5E則有1.6倍音速。試想想，如果飛機沒有武裝，還能夠作戰嗎？除非像二次大戰時的日本神風隊，連人帶機一起撞過去。況且，在空戰中，戰情瞬息萬變，單靠速度並不是一定能制勝的。

第三、此刊物中的「中台海空軍交戰錄」，只有日期，兩方的機艦數目，而沒有戰果，相信大都是中華民國獲勝（例如在一九五八年，我空軍健兒以一比三十大勝），而不敢把戰果刊出，深恐此舉會丟盡後台老板的面子（不問也知後台老板是誰）。

第四、此刊物中的兩篇謬論，眞是不知所謂。說我空軍質素差和戰機

所謂「新聞眼」實是「左仔眼」

萬先生：

今日談到三六九期貴刊，就中最過癮的，一是岳騫先生的「從毛周之病看大陸情勢」；另一篇就是閣下所寫的「陰溝裏翻船」。閣下大量，在文章中推許「新聞眼」，也許君子風度，不得不爾。但據個人及朋友批評，卻皆認為那是「左仔眼」，因為文章立意，多是為中共宣傳或為世共說話，所謂「新聞知識成分」，實在很少，絕對比不上「牛馬集」讀者有趣，這是一句「公道話」。讀者華白

慶祝六十四年度十月慶典回國致敬團

出發日期：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全程十四天）
截止報名日期：八月十五日

收費：港幣一千四百五十元
報名地址：本會會所

萬人協會通告

本會為擴大慶祝六十四年雙十國慶，經執委會議決：組織本年十月慶典回國致敬團，同時，為求提供更佳之服務，致敬團回國後一切生活起居及活動，仍委托本港經驗豐富信譽昭著之「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安排，而收費方面特廉，凡會員均可報名參加，亦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及會員親友參加。

會　長　萬人傑
副會長　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十日

旅程秩序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至十月十八日）

第一天（十月五日，星期日）

香港—台北

乘豪華噴射客機抵松山機場，隨即乘坐豪華遊覽車送往住宿飯店休息，途經行政院、總統府、立法院、西門町及中華商場等繁榮地區。歡迎宴設於遠東最新型之豪華酒店夜總會，表演節目多采多姿，可盡情欣賞。

夜宿於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二天（十月六日，星期一）

台北—石門水庫—日月潭

早飧於飯店後即專車沿十大建設之高速公路往石門水庫參觀。繼往新竹、苗栗至台中。午飧於台中市下午往日月潭，專車環湖遊覽建築宏偉之文武廟，數百孔雀集居之孔雀園，安奉我國古代傳奇人物唐三藏靈骨之玄奘寺，繼參觀德化社之毛家花園，瞭解山地同胞生活實況並可與毛族公主拍照留念。繼乘遊艇返住宿飯店，途中欣賞日月潭之湖光山色及光華島。

晚飧及夜宿於涵碧樓或教師會館。

第三天（十月七日，星期二）

日月潭—中興新村—彰化—台中

早飧後專程遊台灣省政府所在地，中興新村及省議會。繼往彰化八卦山參觀遠東最大佛像（佔地七畝，高達七十二呎）。

晚膳及夜宿於台中國賓或寶島大飯店。

第四天（十月八日，星期三）

台中—梨山—合歡啞口—天祥—花蓮

早飧後專車遊橫貫公路，沿東勢、谷關、青山、達見抵梨山。午飧於梨山賓館。

下午遊覽合歡啞口、碧綠神木、天祥、慈母橋、不動天王、一線天、燕子口、九曲洞、雙股瀑、長春祠、太魯閣等名勝。

晚飧於阿眉族文化村飧廳。飧後觀賞阿眉族歌舞表演。

夜宿於亞士都大飯店或宇宙大飯店。

第五天（十月九日，星期四）

花蓮—台北

早飧於酒店後，參觀大理石工廠，大理石製造過程及製成品。

專車往機場乘機飛返台北市，即下榻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下午參加政府安排節目。

第六天（十月十日，星期五）

台北（是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

全日由政府安排節目。

供應早午晚膳。

夜宿於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七天至第九天（十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二日；星期六至星期一）

台北

參加政府安排之節目。

供應早午晚膳。

夜宿於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十、十一及十二天（十月十四日至十月十六日；星期二至星期四）

台北—南下

除第十天供應早飧外，全部節目及膳宿由政府安排。

第十三天（十月十七日，星期五）

北上—台北

由政府安排（包括早午飧）返抵台北。

晚飧及夜宿於美侖大飯店或文華大飯店。

第十四天（十月十八日，星期五）

台北—香港

早飧廣東點心。飧後自由活動購買土產及紀念品。

專車送往松山機場，辦理離境手續後。乘坐豪華噴射客機返香港。

參加辦法：

①報名時繳交二吋正面半身相片八張。身份證副本二份。

②填寫入出境簽證申請表乙份。

③先交港幣二百元作為部份費用，其餘費用於起程前二十天付清。

諮詢：

詳細旅程秩序表，歡迎於辦公時間來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萬人協會」會所或撥會所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查詢。

目抽獎遊戲）等等。

還有醫藥、經濟、股市、天氣、教育等等……。

以上種種，要做到十全十美，也須相當時日，尤其是萬事起頭難，惟有按步就班，分工合作，各部應有能幹的編輯，相信在萬先生領導下，一帆風順，馬到成功。古語有說：「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十二秦關終屬楚。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足吞吳。」

萬先生，你爲着萬人日報，日夜忙碌，請先生不要操勞過度，保重身體爲要。我就此祝福你，報業蒸蒸日上！大展鴻圖！前途無限！

你的讀者丘八謹上

（六月二十日）

讀者勸老萬

忙裡偷閒 苦中作樂

萬人傑先生：

「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以這兩句話來贈與一位名作家如萬人傑先生，最是恰當不過。萬先生能者多勞，以寫作爲樂趣，誠屬可嘉可賀！若看化一點，萬先生之工作，長寫長有，雖樂在其中，亦不過是平淡的樂趣而已。怎能及「爲名忙，爲利忙，忙裡偷閒，喝杯茶去；勞心苦，勞力苦，苦中作樂，拿壺酒來」的風騷？（當然要有一知己朋友相信爲最佳，所謂得一知己，可以無憾。）鄙人與萬先生神交已久，對萬先生的感情特殊，視萬先生爲良師益友。現知萬先生太忙，鄙人不好意思時時打擾你，惟有憑書致意。

鄙人劉伯雄謹拜

「萬人協會」簡訊（七十）

本（六）月十八日下午七時正，本會召集了各執行委員，舉行轉爲有限公司後之第二次執委會會議，席間雖有少數執委因事冗而來電請假仍覺濟濟一堂，會議時間已至，洪益林會務主任宣佈會議開始，闡述會議議程，並請曾憲光副會長講話。曾副會長站起身來向大家說：「本來今晚這第二次執委會會議由萬會長決定參加，但因他今晚正忙於籌備萬人日報的出版工作，轉請我向大家告訴一聲，今晚缺席十分抱歉云云。至於會務部擬好的議程，稍候大家充分研究討論，發表意見，由會議席上決定好了。同時要向大家報告的幾件事，也須要席間由大家決定一下的，就是上次會議決定今年回國觀光團應事先做好籌劃工作，推由去年回國觀光團的幾個籌備人負責一案，日前我和萬會長及洪益林主任會召集有關人員開過會議，決定了一切辦法和程序，除在萬人雜誌上發表過，並即製印好幾百份宣傳資料頒發。另外自轉爲有限公司後，許多執委因工作及環境關係，有些提出請辭，有些亦放棄職責，也曾由上次會議決定由執委會出書函徵求去留意見，經調整後送呈政府註冊部備案，今後的會務進展，將有待各執委的工作努力了。其次是以前由大家捐出響應湯福林複製共區災情影片的欵項，以前已決定轉捐給「中正號」飛機的購置，除了中央社電訊發出及各報刊登消息外並有有關部門收條，此事本告一段落，不過仍有百多元餘欵，有待大家決定罷了。」

接着，由會議席上決定各項事項：㈠今年回國觀光團雖然有專人小組籌備一切，也應在已知決定前往台灣參加回國觀光而又對行程熟悉的執委中推出負責人以利今年回國觀光團的順利進行，結果選出吳少雄爲團長，袁暘照、王涂華、莊家倫、林之材等爲副團長。㈡有限公司須聘兼職會計員一名，議決聘請譚華啓爲本會有限公司的會計。㈢本會各執委人選留待下次會議通過之。㈣捐欵餘額百多元撥歸本會有限公司福利基金項下應用。議程的臨時動議討論中，岳騫主任提議請曾副會長順便報告一下萬人日報的籌辦工作事宜，因爲這是大家都所十分關心者，大家當然歡迎之至，曾副會長於是簡單扼要地報告一下萬人日報的籌劃過程。他說：「萬人日報的籌劃工作基本上已告就緒，辦事處設在高士打道二七五號海都大厦二樓B座，電話：H七九六四七八。出版創刊日期決定於極有紀念性的日子就是「七月七日」。資金方面也基本上籌措夠應付出版經費。最可喜的就是本港堪稱第一流的作家們都自動請纓，願意代爲撰寫稿件支持，十分難得，不過萬人日報也不準備這些作家們無償的支持，起碼也應計算合理的稿酬才是，至於內容當然在副刊上有多彩多姿的文藝作品的形式，最主要的還是設有「寃情報」由包青天主持，讓大眾人民有寃訴寃，有苦訴苦的地方伸訴，另外設有一個「萬人論壇」，使大家都有機會發表他們的見解和論調，眞眞正正的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呢！至於宣傳方面，將準備在電台、電視、海報上擴大宣傳，並喜有香港自由青年協會這一班朝氣勃勃的青年們大力協助，到各處去分發萬人日報出版的宣傳品，是宣傳工作獲得成功的有力保證」。

各執委聽了曾副會長對萬人日報的籌備工作報告，都感十分興奮，有些還說：「這回眞是達到願望了！」說實在的，萬人協會的執委和各區代表以及廣大的會員和萬人雜誌的所有讀者，對籌辦萬人日報的期望起碼有幾年埋藏在各人底心間，難怪各執委這麼喜悅，岑嘯雷、吳少雄、袁暘照、鄭德茂執委，和新參加協會的一個會員都紛紛發表支持萬人日報順利出版的意見，並願意作股投資，紛紛議論，曾副會長對各人的熱情都表示感謝，並準備這些意見和萬會長好好地詳細研究商量。

各人集資聚餐吃飯，氣氛總在歡樂中，各人多時濶別的寒暄問候，協會和萬人日報籌辦都是各人的談笑話題。

（秘書處供稿）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九六至四〇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係人都愛讀。」

㈣為了使「萬人日報」辦得更多姿多采，希望萬先生能多舉辦讀者有獎項目。例如填字、對聯求偶……等，獎品由「萬人擁躉」捐贈，不用報社破費購買。

㈤成立「支持萬人日報行動中心」，希望所有「萬人擁躉」自動報名參加，為這一有意義的行動而努力，出錢出力，量己而為。

上述幾點，只是鄙人的淺見，希望讀者踴躍發表自己的主張，所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企望有人提出更好的支持計劃。不過，必需於最短時間內，把意見統一起，並付之實行，以免曠日持久，費時失事！

最後，我提議以萬人協會書記處為「支持萬人日報運動」聯絡中心，未知萬先生是否同意。如果同意的話，請刊出「萬人協會」書記處電話，以便讀者聯絡。耑此，敬請

撰安！

讀者今鍾馗上（六月十八日）

「今鍾馗」的意見很好，但如果由老萬來發動，似乎有點「賣花讚花香」「老鼠跌落天秤」。老萬之所以不敢在報紙未面世前發動招股，是恐怕辦得不如理想，損失了支持我的讀者的金錢，良心難過。所以要大家看過樣板，認為值得支持才支持，不要盲目胡來。

大家對老萬雖有信心，但老萬憑個人才力、財力辦這個報，而且時間倉卒，當有力不從心之感。幸而有一班年青朋友，攘臂相助，為我們「萬人日報」打頭陣，這班義勇軍雖缺乏經驗，但有衝勁，辦下去，我們一定不會比別人差。

有一家報紙出了不到半個月，老板已賠了二十八萬，牙痛咁聲。老萬傾家也沒有二十八萬，如果不是憑一點傻勁，才不會冒這個大險。

試看今日香港報攤，雖然擺開了幾十種報紙，那一種肯說真心話，主持正義的呢？我們就正需要一份這樣的報紙。但在今天大家都「走精便」，「大勢所趨」的時候，我們實有「爬逆水」之嫌，成功失敗，五五波而已。不是老萬缺乏信心，而是讀者是否已隨報紙的變色而有所改變，不敢妄測。如果大家都「妥協」，你振臂高呼，也白費氣力。因此，萬人日報的創刊，也是對讀者的一塊試金石。

「今鍾馗」的建議老萬十分歡迎，但萬事必須有人領導，「今」君熱心，可與H七五四九三五協會的郭先生連絡，老萬自必歡迎熱愛我們的讀者擔任「義工」。（萬人傑）

萬人日報內容建議
有所補充

萬人傑先生：

台北旅次，曾付空郵一函，諒邀察閱。回港後閱最近兩期萬人雜誌，知萬人日報擬於下月七日出版，此事體大而迅速，足見先生魄力過人，欣忭奚似。日前蕪函艸於旅次忽忽，意猶未盡，此雖外行人之獻議，祈以參考視之耳。茲再提數點意見如下：

一、日報是戰鬥性，不談黃色與男女明星之花邊新聞及起居註，惟好人好事對國家有利者，依然表揚。

二、狗馬不可出經，只於賽日闢一格，寫各場正、副、冷之預測，賽狗方面，仍要斟酌，可否不登。

三、學校活動、體育、娛樂，以至狗馬預測（單在賽日）同編一版，以省篇幅。

四、兩副刊之一，可否名為「萬象」，一如星晚之「生活圈」刊較嚴肅性之辛辣小品，記載文學，名人史事業；其一名為「萬花筒」，刊有趣味性文字，革命抗戰史話，和三兩篇小說等。

五、社論為代表報紙之立場，惟初期需否設立「社論委員會」則請予考慮。

先生是報界前輩，諒已一一清楚，此獻議是本愛護之誠，得失非所論也。

弟兆華手草（六月二十二日）

愛護萬人讀者
提供寶貴意見

萬先生：

喜聞萬人日報定於七月七日出版，使到愛護牛馬集及萬人雜誌的讀者，歡喜若狂，互相走告，真是非常快慰，大家一定大力支持捧場。萬先生的聲望真不錯，一出聲便很多人搶先着出資支持，所以很快就籌夠了數目，可惜很多濕濕碎銀紙的讀者，想盡點義務參加一份出錢的機會都免了。不過我們既然志同道合而且充滿熱血的人，每天買一份萬人日報捧場，及多通知親友捧場，多的廣告支持，更為實際呀！

怎能吸引讀者的興趣，使讀者成為長期基本讀者，諒萬先生有經驗，而且心中有數，更擁有很多上流作家，我再提都是多餘的。但我唔講，好似唔心安樂一樣，此也是因為十分愛護萬人日報，如同愛護牛馬集及萬人雜誌一樣呀！

①初出版的正面（第一頁）一定要登有各社團（忠貞的）如學校、同鄉會、宗親會、街坊會、廠商、書局、名流人等等支持的恭賀。

②狗馬貼士一定要，而且適合潮流。（大砲及黃色不可加入）

③足球報導：國內外及本港尤其是小型足球，最吸引青少年的嗜好，應設專綫免費接登，或採訪對賽隊伍、地點、日期。

④交通報導：大輪船、飛機、火車、巴士、小輪船、出入、行走、日期、班次、各站地點及編號等等。

⑤青少年康樂活動報導：政府、社團、學校發動的（尤其是暑假康樂活動），還包括社團開會活動情形。

⑥治安報導：意外或死亡，採訪或援助。

其他：

⑦旅遊報導、⑧冤情投訴、⑨職業介紹⑩物價報導、⑪免費尋人、⑫鐵幕消息、⑬讀者信箱（或意見）、⑭揭發變色蟲的爛腳、⑯正義之聲、⑯祖國建設、⑰商品抽獎遊戲（或數

報苦聲似非所宜，有潑冷水之嫌。但我們不要忘記，事成於懼敗於忽的道理，面對現實，正視現實，才是勇敢者應有的表現。介慎恐懼，步步為營的幹下去，總比盲目樂觀的人好得多。萬人日報現在還未面世，就有那麼多的人關心它、討論它，更有很多的人搖旗吶喊做催生工作，望其早日誕生先睹為快，這是好現象。

一張現在還在未出版的報紙，便有這樣聲勢，在香港報壇上似未有先。單就這一點，就值得我們志同道合的人興奮了。

㈣「得道多助朋友支持」，要事業成功，朋友的助力決不可小。少小在家，我們慣常聽到長輩的訓誨曰：「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外邊多結交些好朋友，要善待你的好朋友。江湖賣藝者也有句口頭禪曰：「朋友俾面穿州過省，朋友唔俾面寸步難行。」這些說話都是力言朋友的重要。香港的報紙分官辦民營兩種，民營報也分資本家辦，與三數志同道合的朋友自掏腰包合辦而有所不同。前者完全為了求財而辦報，後者才是為了實現理想而結成的朋友陣綫。萬人傑先生初寫牛馬集，繼而辦萬人雜誌，後來又成立萬人協會，如今萬人日報也行將出版了，將來再創刊萬人晚報也非無可能。支持他的朋友越來越多，這叫做得道多助。

㈤現在讓我們談談報紙的內容與報紙的銷路：很多辦報的人，為了增加報紙的銷路，儘量想辦法適合讀者的要求。但讀者的胃口各異，要一一適應殊不容易，於是有人想到辦一張包羅萬有的報紙，老萬曾在文章透露：有位大建築商，擬欵百萬為兒子辦一張包羅萬有的報，這張報紙我看過了，辦得並不高明，萬人日報不要向它學樣。所謂包羅萬有者，人有我有之謂也，於是乎，人狗馬我狗馬，人鹹濕我鹹濕，人怪論我怪論，人內幕我內幕，不一而足，這樣一張報紙，毫無個性，毫無特點可言，就算人有我有不是問題，但人家是這方面便出色當行的老行尊，而自己則是學步的初哥，永遠跟在他人後頭。所謂樣樣都有，實際是樣樣皆無，無看頭也。然而我們的萬人日報何去何從，該走那一路呢？

老萬答古國之民君曾指出：目前香港有三類報紙頗有銷路，但不擬學。該三類報是：㈠狗馬經，㈡鹹濕報，㈢大砲報。萬先生還詳細說明，萬人日報他日應走的道路及如何走法，這看法很正確，（請大家參閱三九八期萬人雜誌萬人傑答古國之民君一文。）我在這裏想補充一點意見，萬人日報必需是一張有特點、有個性的報。太過媚俗大可不必，我在這裏用太過二字是有用意的，因為目前香港賭狗賭馬是大「行頭」，可以說是香港人生活一部分，食色性也，聖人難免，由於風氣所趨，性經馬經很多報紙都未能免俗，所以我以為登登狗馬消息無所謂，談談性事也無傷大雅，祇要文字輕鬆有趣，符合樂而不淫的旨趣就可以了。但要重點着墨，千萬不要流於濫。萬先生說：究竟你要給點什麼東西給人家看，才可以維繫得住讀者？是報紙成敗關鍵。這是內行人的說法。

萬人日報應具備些什麼特點，什麼內容，登些什麼文章，要有什麼性質的雜文、專欄，希望大家提出，多加討論，藉作他日參考之用。我寫這篇東西，無什麼見地，希望拋磚引玉吧了。末了，我想萬先生聰明能幹，正義凜然，他辦的報當不會令讀者失望，並祝他早日成功！

我是你千萬讀者中之一個，並無什麼特別交情，我寫這篇東西，行文中我們長我們短，作老友狀，有高攀之嫌，敬請見諒。

弟簡公佛上（六月十九日）

萬人擁躉提出五項辦法
用行動來支持萬人日報

萬人傑先生：

欣聞「萬人日報」定於七月七日出版的消息，不勝雀躍。此後，讀者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萬人傑」的正義面孔。因為你從此便可擺脫「報閥」的牽制，做個眞正獨立自主的報人。對着邪惡鼠輩，可以大無畏地展開戰鬬，「罵個痛快」！談政治、論國事，言反共都可以暢所欲言，淋漓盡緻。不為勢利小人所脅，不為短視的「老板」所制，凡此種種，都是讀者的好消息，更是「萬人擁躉」的特大喜訊。今後「萬人擁躉」們非盡全力，支持「萬人日報」到底不可！

為了提供支持「萬人日報」的辦法，特地借用「萬人意見」的篇幅，發表鄙人的意見，如果「萬人擁躉」們認為可行，請即動員起來，準備行動！

㈠為「萬人日報」張貼出版海報——「萬人擁躉」遍佈港、九、新界每一角落，希望每區都組成「張貼小組」，把「萬人日報」的海報張貼到到每條街道，不論繁盛市區或窮鄉僻巷，從沙頭角到尖沙咀，從柴灣到西環，更從南丫島到大嶼山，東南西北，四面八方各處張貼，務其達到「街知巷聞」。

㈡為「萬人日報」派宣傳咭——由「張貼小組」逐戶派咭，把「萬人日報」出版的消息，帶到每一戶人家。

㈢來一個愛「萬人日報」運動——所有「萬人擁躉」在報紙出版後，每天除每人一報外，還要多買多購，轉贈同事親友，廣為介紹。「萬人擁躉」分佈各階層，每天每人購贈十份，甚至二十份或更多的「萬人日報」，介紹給自己認識的人。做「老板」的介紹給顧客，「打工仔」介紹給同事，親戚送親戚，朋友送朋友，這樣一來，「萬人日報」便「係人都知

萬人意見

萬人日報應走什麼道路

讀者提出高見・老萬備作南針

常言道：道路是人走出來的。但怎樣的路，怎樣走法，卻要人慎重的選擇，不能掉以輕心的。我說這些話，有感於萬人日報快要誕生了，萬人日報的誕生，當然是大好消息；萬人日報所負時代使命，及週詳考慮它該發展的路我想是很多人關切的事。

萬先生說：「未來的萬人日報，不是萬人傑個人的報，而是群眾的報，是群眾的喉舌。」近數期的萬人雜誌，對創刊萬人日報事，掀起熱烈的討論潮。在下是萬人擁躉，自然不願見外，也未湊湊熱鬧，參加這個討論。

也許外行人談內行事了無貢獻價值可言，然而，萬人日報既是我們自己的報，對它關切，我想是應該的，故敢不揣愚昧，提出一得之見，並希大家也來參加這討論，藉收集思廣益之效。

萬人日報應走怎樣的一條路，該是關心萬人日報的人最想優先獲悉的首要問題。萬人雜誌三九八期，萬人傑先生答古國之民君，對此本有概畧的說明，我們亦可從萬先生的文章中，領悟到未來萬人日報的輪廓，而無需我再在此喋喋了。

我現在祇想在萬先生答古國之民君的各節上，補充一點意見，並發舒一點個人感想。

㈠「民營報紙有異官報」。萬先生說民報與官報是有分別的，我們雖然同是反共，並非百份之百同意政府的政策。萬先生說得對，所謂官報民報，顧名思義，官報是官辦，民報是民辦。民營的報紙是群眾的喉舌，反映群眾的意見，該代表群眾的利益，為群眾利益申辯，為群眾抱不平……而官報呢，祇能代表官方的聲音，為官家說話，甚至打打官腔也可以。官報與民營報各有使命，不應混淆的。假設把一張官報辦到好像民營報似的，就算是成功了；反過來說，一張民營報辦到好像官報一樣，往往被人誤會你是官報，替官方說話，那是大大的失敗。

一個國家的國民，應具有獨立的自主的人格。國民愛護自己的國家，擁護自己國家的國策，可謂理應如此。

此外，我們還負有對政府規過、勸善、督促、批評的與論責任。諺云：愛人應以其道，其實愛國亦應以其道，否則愛之適足以害之，不可不慎也。

㈡萬人日報其名不能改，因沒有別的報名比萬人更適合，我完全同意萬先生對萬人二字的釋義。

㈢「辦報之難可以傾家」。說實話，每做一種事業，有成功者也有失敗者，關鍵在於你拿不拿出辦法。成功了印報的機器等於印鈔票，失敗了當然傾家。資本主義的社會，辦事非錢莫行，就算共產主義的大陸也莫不如是。各位自掏腰包辦份萬人日報，着眼點當不在個錢字，而是為了實現一種理想而出錢出力。有了這種大無畏精神，許多困難都會克服於無形。我這樣說並非盲目樂觀，無視辦報的實質困難存在，而是不想影響民心士氣。其實我上面所說的話，也是百份之百眞實的。

我雖然未辦過報，但辦報之難聽之屢矣。十多二十年我都上報攤賞報的習慣，在報攤上看盡報紙興亡，有些報紙由盛而衰，由隆而替；有則出版時雖不甚顯，卻捱出頭。記得一張自由自稱南中第一枝筆的任厤子挑大樑的鏡報，出版不及一週就釘了，可算是世界最短命的報紙了。

儘管辦報非輕容易，但新創刊的報紙雜誌卻層出不窮，無論質與量都有增無已。記得兒時唱過一首民謠，其詞曰：「做人難，人難做，人人難做，人人做。」現更易數字而成一首辦報歌：「辦報難，報難辦，報紙難辦，人人辦。」

也許辦報是知識分子的事業，中國的知識分子常以先天下之憂而憂自勵自勉，往往實現理想不計成功利鈍，中國讀書人樂道不憂貧的精神，充份表現在辦報上。萬人日報的創刊出版，正在密鑼緊鼓當中，這裏大歎辦

邱清泉屍封骨香

劉棨琮

敵軍既攻佔南寧，即分路追正在轉移之我軍，奈以運動不易，掌握困難，未能挽回戰局，十二月一日高峯隘陷於敵手，四日崑崙關亦相繼爲敵兵所佔。

崑崙關西南距南寧約四十公里，東北至賓陽約三十公里，係邕賓公路之鑰，地勢險峻，山澗湍急，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自古即爲兵家必爭之地。蓋守南寧必守崑崙關，而後南寧始得確保；攻南寧亦必先攻崑崙關，取得崑崙關，則南寧之下易如反掌。

當南寧易手後，最高當局立刻調我唯一機械化之第五軍增援桂南，軍長杜聿明奉令後，率領所屬戴安瀾之第二百師、鄭洞國之榮譽第一師，及邱清泉之新編第二十二師星夜向南馳援，在限期之內，到達了邕寧公路指定陣地。

這時，我桂林行營見敵軍已成弩末，且鑒於南寧得失關係重大，決乘此有利時機，轉取攻勢，遂策定反攻南寧計劃。軍事委員會核可後，除令空軍、砲、工兵及戰車等，加入桂南方面作戰外，復令葉肇之第六十六軍（缺一五一師），由江西之吉安向柳州開拔；又爲牽制廣州方面敵軍之轉移，電令第四戰區司令官張發奎，務以夏威之第十六集團軍，對當面之敵，予以猛烈攻擊。

國軍部署兵力，係以奪回南寧爲目的，將各部隊區分爲東西北三路軍，以蔡廷鍇爲東路軍總指揮，負襲擊邕欽阻敵增援之責，以夏威爲西路總指揮，負進攻邕武路高峯隘及龍州之責；以徐庭瑤北路總指揮，負邕賓路正面主攻之責。並定十二月十八日開始反攻，務期將敵軍包圍於鬱江左右地區而殲滅之。

反攻開始之前，杜聿明軍長召開作戰會議，邱清泉師長力主師取宋狄青征儂智高「微服過關」的故事，以奇兵迂迴斷敵後路，並願自任此奇襲任務。

史載：宋元祐間，蠻王儂智高竊據雲南，僭號大南國，進兵兩廣，師次南寧，分兵扼守崑崙關。朝廷命狄青爲帥，督兵進剿，進抵崑崙關，相持數月不下。狄青於元夜前，以奇兵過武鳴，出歸仁擊其後路，蠻兵崩潰，始於元夜渡過崑崙關，次日進克南寧。

會議結果，決師承狄青之故智，採取「開門打虎」戰術，以榮一師任崑崙關正面攻擊，新二十二師迂迴五塘、六塘截敵後路，二百師由東西面繞過崑崙關，形成前後夾攻之勢。另以彭璧生、熊笑三兩個臨時支隊，迂迴側擊八塘、九塘，以圍殲崑崙關附近之敵爲目的。

血戰崑崙、抗拒頑敵

會後，邱清泉師長召集營團長以上幹部指示作戰機宜，曾鄭重宣佈說：「本人與廖副師長（耀湘）、柴參謀長（釗）、唐參謀主任（鐵城）都是留學生，國家對我們培植非常優厚。這次有機會殺敵報國，我們決以犧牲生命拚到底，如果本人作戰陣亡，由廖副師長代理，其次依序由柴參謀長、劉俊生團長代理。凡攻不能克，守不能固而貽誤戎機者，一律軍法從事。」

敵軍因未探悉我有反攻之積極行動，仍然以其第九旅團第十一聯隊主力，及四十一聯隊一部，乘我之虛，於十三日由南寧附近，開始沿邕龍路向龍州進援。我軍乘敵兵分散之際，於十八日開始反攻，使敵軍出乎意外，除固守崑崙關及高峯隘附近陣地外，復由邕欽路抽調兵力增援，又將西竄龍州之一部，急速後轉回救崑崙關，遂與我軍在南寧外圍，展開激烈之戰鬭。

先是桂林行營於十二月十六日，下達作戰第一號命令，畧云：

自欽防上陸侵攻南寧之敵，業已判明爲第五師團及台灣旅團，日軍欽防附近，似有後續部隊到達。我軍以收復南寧爲目的，乘敵後續部隊未部署前，一舉轉移攻勢，將敵包圍於邕江南北地區而殲之。

桂林行營對於北路軍作戰之指示，命令中且規定應以主力從賓陽方面，配合戰車攻擊崑崙關附近之敵，並多派支隊迂迴包圍敵之側背，將該處之敵殲滅，爾後迅向南寧方面進出，協同東西兩路軍圍攻南寧。

是日，邱清泉率領新編第二十二師，由思隴陰越大山數十里，經太平村抵五塘附近，以二團分別控制四塘、六塘，將主力集中於五塘北面山地。十七日拂曉突然出擊，以配正面第二百師及榮一師之攻擊，經一日劇戰始克服五塘，六四團李營長振一陣亡，六五團陣亡連長三員，戰事之激烈，可見一斑。六六團一營營長以作戰失利，交付法辦本當槍決，該營長聞訊，自請再上戰場誓死報國，於是力疾反撲，果然收復六塡，將功折罪，搶回了一條生命。

旋據探報，敵大批援軍分乘卡車、坦克車、裝甲車等，由邕賓路向東前進，清泉以殲敵機會來臨，命劉俊生六四團死守六塘，鄧軍林之六五團及熊笑三之六六團等，埋伏於四塘五塘北側山地，並佈置堅強障礙物及埋置地雷，以阻敵前進。（九）

然而，蔣總統滿懷學習陸軍的熱望，卻立刻遭遇到了挫折。

我到了日本，就想進日本的軍隊；但當時日本規定中國學生要入日本軍隊受訓，必須由中國陸軍部保送。我既非政府保送，自然不能入伍。（註：蔣總統——「對從軍學生的訓話」，一九四四・一）

無可奈何，只有進入東京的清華學校，學習了一些日本語文之後，就在那一年的冬季返回到國內。

結識陳其美先生

在日本停留的時間雖然短暫，可是卻有很大的收穫，那就是和革命志士陳其美（英士）結識，建立了革命同志的親切友誼。陳其美也是在同一年（一九〇六）剛剛來到日本。

陳其美於一八七七年出生於同屬於浙江省的吳興縣。在後來，爲建立國民黨組織而有貢獻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就是他的胞姪。

陳其美從甲午戰爭的失敗體察到中國的危機，他認爲憑清廷的能力已經不可能挽救這個國家，故而參加了革命運動；尤其是在一八九八年，他又看到列強倚仗武力背景相繼租借了膠州、大連等主要港口，更想到國家的保衛和重建，非得要強化軍事力量不可。然而，他本人因爲協助家業（商家），非常忙碌，於是便勸導胞弟陳其采（藹士）去日本留學，進入了陸軍士官學校。

陳其采在日本留學四年，於一九〇二年歸國，向乃兄詳細報告了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如何達成了富國強兵的目的。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陳其采自日本携回了一些關於「陽明學說」的書籍，同時並把有關日本建國精神——武士道的知識，告訴了陳其美。

陳其美被這些話所打動，在第二年，便不顧父親陳延佑（春倉）諄囑繼承家業的期望，遷居上海，積極從事革命運動。更且於一九〇六年，前往日本留學，先後學習警察和軍事，同時爲發動中國革命而在日本展開活動。所以，他在當時已經和很多革命同志有所接觸。蔣總統留日期間雖然短暫，但是卻能夠認識了很多的革命家，就是因爲有陳其美的關係；後來，在第二次去日本，便參加了同盟會。而且能和國父結識，也是出於陳其美的引見。

陳其美先生行動果敢

陳其美自許「以冒險爲天職」，是一個兼備奔放熱情和果敢行動的「天才革命家」。

陳其美後來成爲孫先生最信賴的同志之一，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時，在關係到革命成敗的一個重要場面——「光復上海」運動中，擔負領導任務。

中華民國建國以後，陳其美爲抵抗袁世凱的禍國行爲，曾經先後指揮一九一三年突擊上海江南製造局、一九一五年襲取江陰要塞的殊死戰鬬。一九一六年被袁世凱所派遣的刺客以手槍暗殺。關於這一類的事，在後面將另有敍述。總之，蔣總統由於和陳其美的週合，得以投身於實際革命運動；可見第一次的東渡日本，雖說是沒有能夠達成進入軍隊受訓的願望，但卻是人生的一個重大轉捩點。

進入保定軍校

一九〇六年的冬天，蔣總統結束了第一階段在日本留學，返回國內。料想不到，在故鄉卻有得償夙願的機會在等待着。

到了第二年（一九〇七年），清延陸軍部在保定創立的「通國陸軍速成學堂」，向各省招考學生，規定每省考選四十人；可是浙江省的四十人名額，大多數已被清廷爲實施軍事教育而設立的武備學堂而弁目學堂保送入學的學生所佔去，剩下來只有十四個名額，全省青年千餘人在杭州報名投考，我（蔣總統）就是在這十四個名額中考取的一個人。於是，在二十歲的夏季，就進了保定通國陸軍速成學堂。但是，我的目的是要藉此機會東渡日本，去學陸軍。因爲在保定軍校，才能有機會達成去日本學習陸軍的希望。（註：蔣總統——「對從軍學生訓話」，一九四四・一）

中國最初的軍官學校

「通國陸軍速成學堂」（以下簡稱保定軍校），是因爲受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衝擊而體會到建軍之重要性的清廷，在日俄戰後的第二年（一九〇六年）所設立，是中國最初的軍官學校。



在龍津中學時代，擔任英語教師的董顯光於民廿六年與蔣公合影。



浙江省保送保定軍官學校學生合影。

中國抗戰實錄【33】

辛亥革命與日本

第二年——一九〇六年，也就是蔣總統二十歲這一年的正月，暫且進入奉化龍津中學；可是留學日本的願望則更加濃厚，因而對於像這樣在地方上的一個學堂裏消磨時光，未免有點焦躁不安。雖然，在這裏和英文一樣地也有日文可以學習，不過，還是沒有肄業多久。

我在本縣龍津中學肄業的當時，因爲痛憤鄉里土豪劣紳的橫行，目擊我們國家遭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尤其是在那時看到日本以一個弱小的國家，能夠奮發圖強，戰敗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刺激。所以我在龍津中學肄業不到半年，就請求家母准許我到日本去學軍事，來盡到我國民一分子的義務，促成我們國家的雪恥自強。（註：蔣總統——「對從軍學生訓話」，一九四四・一）

董顯光先生的印象

在龍津中學時代，擔任英語教師的董顯光（註：董顯光一八八七——一九七一年，早歲留美歸國後，從事新聞工作。抗戰期間任中國國民黨中……聞局局長，駐日、駐美大使。本篇引用之資料，出於「董顯光自傳」。）對於蔣總統有過如下的回憶：

「他（蔣總統）的寢室，和我在同一層樓上，因此我有很多機會觀察到這位未來的中國領袖在課堂以外的活動。

「他是一位起身很早的青年，每天梳洗之後，經常站在宿舍的洋台上差不多要有半個小時光景。那時候，他緊閉着嘴唇，交叉着雙臂，充分表現出一種沉思與堅定的姿態。

「當然，沒有人能推斷他這個時候在想些什麼，不過很明顯地他是在計劃未來。

「還有一件使我至今難忘的深刻印象，是他每天等着上海送到報紙的那種熱切期待的表情。奉化是一個小地方，上海的報紙並不是經常能夠送到的，當然大家都要搶着看；龍津中學的閱覽室狹窄得容納不下幾個人，但是他總是能夠搶先到手，熱心閱讀，這表現了他對時事的關心程度不是普通人可以相比的。」

首次東渡日本

蔣總統自從進入龍津中學（一九〇六年一月）之後，沒有過三個月，就下定了決心到日本去留學。

可是，家鄉的親戚朋友們卻一致表示反對。在保守的家鄉人看來，如果是去上海或北京的話，倒也還無可厚非；然而遠渡到東海岸的外國——日本，則未免是一個不計後果的魯莽行動。

毅然剪下辮子

爲了要表示決心，唯有採取非常手段，於是毅然把辮子剪了下來，託付給朋友，帶到溪口送給母親。

男人的辮子和女人的纏足，是當時中國的壞風俗。

辮子本來是滿族等北方民族的傳統，是將腦袋週圍剃得精光，剩下頭頂和後腦的頭髮，蓄長起來編成辮子垂在腦後的一種髮型。滿洲民族自從統治中國以來，便強迫漢人接受這種髮型，作爲一種表示服從的象徵。

如果說纏足是女人隸屬於男人的表記，那麼梳辮子便是漢民族屈服於滿清的證明。所以，誰要是把辮子剪下來，就等於是在向清廷發表反抗宣言。家鄉的人認爲這種行爲是「大不敬」——「那個孩子終於把辮子剪掉啦！是不是想要做革命黨囉？」「革命黨」的罪行是要株連到全族的，許多人只要是提出革命黨三個字，都會心驚肉跳的。

慈母支持首次東渡

然而王太夫人對於來自週圍的反對聲浪，毫不在意，自動地爲他準備留學費用，讓他達成留學日本的心願，這已經是在前面敍述過了的。

一九〇六年四月，蔣總統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在東渡日本的輪船上，有一位同船的中國學生，吐了一口痰在甲板上；被一位中國船員看到，就告訴他：「一般日本人是不會隨地吐痰的；要吐痰，就吐在手帕上或衞生紙上，然後折起來放回口袋裏，帶回去洗滌或是扔掉。」這一件事，給予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至今不忘。（註：蔣總統——「革命歷史的啓示和革命責任的貫徹」，一九六九・三）

確實，在當時日本人是持有着中國所沒有的東西：

日俄戰爭，歸結於日本得勝，因而簽訂了樸資茅茨條約，轉讓「南滿鐵路」和割讓南庫頁島給日本的決定，才經過了不過半年多的時光，充沛的活力，便已經洋溢在整個日本國土上——近代建築陸續出現，象徵工業力的烟囱冒起黑烟。同樣是一個東方國家，但日本卻能不爲西方列強的壓力所屈，而循着自立途徑邁進的民族力量，使人有一種深刻的印象和緊迫的感受。

在充滿着活力的東京，國父孫中山先生已經於前一年的八月成立了「中國革命同盟會」；革命運動，比起她的前身——「興中會」時代，更加強了組織性能，更發揮了活動效力。

的一定不錯，你不信等着瞧好了，不出一月，必有佳音。」

藍蘋說道：「眞是這樣，可以好好請你吃一餐。」

周恩來眼見一場禍事，被老油條三言兩句就解消了，心裏旣感激又佩服，覺得篾片眞有篾片的用處，以後要多多把老油條派用場。

酒菜一道一道的上，每個人都吃得眉開眼笑，都讚賀耀組能辦事。

賀耀組笑道：「只要肯用錢，我就能花得出去，諸位以後有喜慶大典，如蒙見委，兄弟一定效勞。」

鄧穎超說道：「我們本來也打算補行婚禮，是他不肯，否則也要請幫忙。」

許多人都笑起來。覃振說道：「你們已經正式經過婚，爲什麽又要補行婚禮。」

周恩來說道：「她覺得未經法官證婚，不算合法。」

梅汝璈笑道：「千萬不要這麽想，中國農村結婚皆未經法官證婚，如果都要補行婚禮才算合法，再添十倍法官也忙不過來。」

鄧穎超問道：「法官大人，照你的說法，婚姻根本就沒有合法不合法的問題存在了。」

梅汝璈說道：「應當這麽說，只要沒有人反對你們的婚姻，人人都承認你們是夫婦，便算合法，不必再補行婚禮了。」

周恩來回頭看看鄧穎超，說道：「小超，如何，我這樣說你不相信，法官大人說的，你該相信了吧！」

毛澤東忽然想起一個問題，說道：「法官，我們邊區婚姻，照你的說法，也是合法的了。」

梅汝璈說道：「這倒不一定。」

毛澤東笑道：「老兄剛才不是說過，只要沒人反對，大家都承認，就算合法了。」

梅汝璈說道：「婚姻所以要經法官證婚，除去合法的問題，還有一點是要取得保障，就是經法官證婚認可的婚姻，不能隨便離異。」

藍蘋點頭道：「這樣才對，若是隨便結婚，隨便離婚，女人就太吃虧了。」說過又看了毛澤東一眼。

梅汝璈說道：「貴邊區的婚姻由於結婚離婚都隨便，婚姻沒有保障，所以那種婚姻，不能算是合法。」

周恩來說道：「其實這也是傳說過甚，外界攻擊我們，說我們實行一杯水主義，實際並非爲此，我們對結婚離婚也看得非常認眞。」

梅汝璈說道：「這樣就好，希望這眞的是外界傳錯了。」

一餐酒席足足吃了幾個鐘頭，散席後，年紀老的支持不住先走了，有公事忙的也走了，只有羅隆基、覃伯鈞、沈鈞儒都沒有事，坐在沙發上喝茶，羅隆基因爲未同藍蘋同席，引爲畢生憾事，就想藉這個機會再親近親近，賴在客廳裏不肯走，覃伯鈞與沈鈞儒另有主意，想乘機同毛澤東再談談。

客人不走，毛澤東只好坐在客廳相陪，藍蘋一來疲倦，二來也不願見羅隆基目灼灼一雙賊眼，推辭頭痛，回房休息去了。

周恩來本來想留下，鄧穎超嚷着頭痛，周恩來沒有辦法，也只好走了。

坐定之後，沈鈞儒陪笑問道：「主席是不是準備留在政府任職。」

毛澤東最怕人提這個問題，但是旣經沈鈞儒提出來，自不能不答，當時淡淡答道：並未決定，雖然有此傳說，實際我同蔣先生見面根本來談過。」

沈鈞儒說道：「我們今天勸告主席的就是請主席千萬不要參加政府？」

毛澤東說道：「我確無意參加政府，不過，衡老旣然提出此事，還請說說理由。」

沈鈞儒說道：「道理很簡單，主席熟讀詩書，當記得大丈夫寧爲雞口，勿爲牛後的這句老話，主席在延安，局面雖小，到底自己當家作主，來到此地就算是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到底還要聽人指使，兩相比較，仍然不上算。」

毛澤東說道：「衡老說的不錯，我的個性也很難受別人指使。」

覃伯鈞看見毛澤東今天態度與前日大不相同，膽氣也壯了，接着說道：「其實蔣先生倒容易相處，在他手下作事並不難，只是，他的左右有些人，激烈反共，就很難共事了。」

毛澤東問道：「你指的是陳誠。」

覃伯鈞說道：「不止一個陳誠了，還有陳果夫、立夫昆仲及他手下那一班人。」

毛澤東說道：「果夫未見到，我同立夫談了半天，倒也很誠懇，非常客氣。」

沈鈞儒奸笑道：「這是因爲主席是客人，並未決定留在重慶，若是主席任重慶作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毛澤東說道：這件事我還未作決定，而且我也無法作主，要看蔣先生的意思，也要我們黨內批准。」

沈鈞儒說道：「主席在延安不到中樞作官，我們都沾光。」

毛澤東問道：「衡老這話怎麽講？」

沈鈞儒說道：主席一旦到中央作官，主席本身已不爲國黨所重，何況我們這些號稱獨立實際偏左的民主人士，一定更受到歧視。

毛澤東心想你這老傢伙不讓我參加政府，原來還是爲了你們。

沈鈞儒接着說道：「主席在外，我們在內，相輔相成，再運用蘇聯同美國的力量，將來整個國家都是主席的，何必受別人指使。」

毛澤東說道：「衡老說話謹愼些，我沒有這個福氣，也沒有這樣大的野心。」

覃伯鈞笑道：「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主席何必自卑。」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賀耀組今天是總提調，由於毛澤東說了只要酒席名貴，不在乎用錢，酒席比起那天在湖南同鄉會吃的就更爲講究。陪新人的一桌有張治中夫婦，周恩來夫婦，賀耀組夫婦，覃振、張瀾、梅汝璈、黃炎培。羅隆基本來也想擠過來坐，賀耀組伸手一攔，說道：「努生兄，坐席是排定的，老兄在那邊。」

羅隆基悻悻問道：「市長大人，憑什麼理由把我的位子排在另一席。」

賀耀組笑道：「努生兄，兄弟別無他長，只有這一類事情辦得多了，懂得一些規矩。陪新人的席最好是成雙成對，兄弟與恩來，文白兩兄都沾了這點光。如果吾兄當初要與嫂夫人同來，一定排在那邊。」

羅隆基點下頭，說道：好的，就算老兄說的不錯，請問另外四位也是單身，爲什麼可以陪新人。」

賀耀組笑道：「老兄再看看那四位，三位是年高德劭，請他陪新人，是尊敬長者，另一位是主持婚禮的法官。」

羅隆基冷笑道：「年高是不錯，德劭也未必個個如此。」

賀耀組見羅隆基怒氣漸消，低聲說道：「努生兄，我實在爲你好，你的脾氣朋友皆知，如果兩杯酒下肚，同新娘子動手動腳，以後同老毛這個朋友還交不交。」

羅隆基當時怔住，說不出話。

賀耀組又笑道：「努生兄，對於美的愛好，人人都是一樣，你愛的別人也愛，但是別人與你不同處，就是明知不能到手的絕不妄想，我兄卻不論想得到，想不到，一律要下手，這樣可就不大好了。」

羅隆基被賀耀組說的渾身冒冷汗，連連拱手說道：「貴巖兄，多承關照，大恩大德，兄弟定不能忘。」

賀耀組笑道：「老兄從善如流，眞不可及，兄弟非常佩服，你安心吃酒吧，把我們那一桌的人丟在一邊，想都不要想，便無煩惱了。」

正式開席，毛澤東、藍蘋又起立舉杯向來賓道謝，來賓自然也要還敬一杯，羅隆基雖然受了賀耀組的教訓，一直心問口，口問心極力鎭定，但是當藍蘋玉腕舉起酒杯，向大家敬酒，笑哈哈同羅隆基打個照面，羅隆基心一慌，酒杯脫手掉在地下，噹啷一聲，打得粉碎，全場愕然，毛澤東未想到大喜日子有這樣不吉利事，當時氣色大變，藍蘋也玉容失色，恐怕毛澤東似這個酒杯，官未作到就碎了。周恩來心裏更難過，覺得羅隆基是自己硬拉來的，毛澤東可能把這筆賬記在自己頭上，幾個民主人士也都感難爲情，但事已至此，也無話可說。

大家歸座之後，老油條黃炎培舉杯說道：「恭喜主席，賀喜主席，雙喜臨門。」

毛澤東連忙舉杯飲了一杯，問道：「任老，怎叫作雙喜臨門。」

老油條笑嘻嘻說道：「一喜是主席洞房花燭，不必說了，另一喜是一品當朝，指日高陞。」

藍蘋連忙說：「黃任老，你怎麼知道。」

老油條向羅隆基指指，說道：「我就是從努生失手打了酒杯想到的。」

許多人聽了當時臉色都變了，周恩來眞想在桌子底下踢老油條一腳，又怕踢錯了，踢到別人腿上。

老油條不理會別人表情，卻斯文淡定說道：「努生兄打了一隻酒杯，這有典故，叫做破舊立新，主席過去的一切都丟掉了，今後要實際參與政治，大顯身手，而且必然是一品當朝。」

藍蘋笑道：「黃任老眞會說話。」

老油條說道：「毛太太，我有這種靈感，我說

說。

金根問他老婆，「你怎麼沒看見——剛才不是上妹妹家去的麼？」

「我沒上她屋去，妹夫不舒服，躺着呢，」月香微笑着說。

「你過天得去看看，」金有嫂慫恿着。「眞漂亮呵！」

她還看都沒看見，倒已經給了人了。當然，要是和她商量，她決不會不肯的，可是問總要問她一聲。她繼續微笑着，心裏卻非常不痛快，聽着他們說話，也懶得接碴。

她坐在那裏老不開口，譚大娘漸漸地有些覺得了。「這回眞得走了！」她笑着站起身來。「再不走人家要罵了！」

「什麼話？大娘！再坐一會，坐一會。」月香拉着她胳膊不放。

「眞的得走了，你也累了，早點睡吧！嗳呀，不容易喲！小兩口子團團圓圓，好容易牛郎織女會面了囉！」

大家又是一陣鬨笑，就在笑聲中魚貫而出。主人挽留不住，送到門口。燈光漸漸暗下去了，金根沒有再添油，卻把燈籠裏點剩下的一撅紅蠟燭取出來，湊在燈上點着了，黏在一隻青邊碟子上。點蠟燭是一種浪費，但是今天晚上彷彿應當點紅蠟燭，也像新婚之夜一樣。

月香閂上了門，轉過身來低聲向他說：「我剛才一直想問你，當着人沒好說。怎麼收成這樣好，妹妹家裏怎麼吃粥？」

金根沒答話，他正把蠟燭倒過來，把蠟燭油滴在碟子上。

「他們周家原來窮得這樣，」月香說。「我們上了媒人的當了！」

金根不耐煩地笑了一聲。「什麼上了媒人的當！家家都是這樣，我們這一向也是吃粥。」

月香愕然望着他。「爲什麼？怎麼收成這樣好，連飯都沒的吃了？」

金根突然別過頭去向窗外望着，一動也不動。他手也沒抬，暗暗地做了個手勢，叫她不要說話。

但是她三腳兩步走到窗前，他還沒來得及攔阻，她已經豁喇一聲推開了窗戶。就在這一剎那間，院子裏堆的竹竿豁朗一聲巨響，遠遠近近的狗都開始狂吠起來。

月光已經移上了白粉牆，院子裏黑洞洞的。她探身出去，四下裏察看着，並沒有人。

她關上了窗，低聲問：「剛才是誰？」

他裝出不在意樣子，隨隨便便地說：「還不是那些人沒事幹，專門愛蹲在人家窗戶底下偷聽。」

偷聽隔壁戲，她知道村子裏倒是向來有這習慣，因爲生活太沉悶了，也是一種消遣。但是她望着他說：「那你怕什麼呢？好好的說着話。我說錯什麼話了？」

他像是感到困惱。「等會再說吧，上了床再說。」

她望着他，半響沒作聲。然後她緩緩地走開去，打開包袱整理東西。她拿出一雙襪子，一包香烟，是她替他買的。她曉得他的脾氣，所以有意揀選了這兩樣東西，都是他無法給他妹妹的。她另外給金花買了一條毛巾，一塊香肥皂，剛才路過周村的時候已經交給她了。

她給阿招帶了杏仁酥來，但是這時她路走多了，自己肚子裏也餓了。她打開那油污的報紙包。

「阿招你叫我一聲，」她對那小女孩說。「不叫人可是沒的吃。」

阿招站得遠遠的，眼睛烏沉沉的，瞭望着那杏仁酥。

「叫我一聲，不然不給你吃。大家都吃，就是啞巴沒的吃！快叫我一聲！」

阿招在受苦刑，但是她沒辦法，她的沉默四面包圍着她，再也衝不出去。而且多挨一分鐘，那沉默的牆又加高若干尺。越是不開口，越是不好意思開口。

結果還是月香說：「好了，好了，不要哭。你哭，不喜歡你了！」

母女倆都吃餅，月香又遞了一隻給金根。

「你吃，」金根說。

「本來是帶來給你們吃的。」

「留着給阿招吃吧。」

「還有呢，」月香說。「你吃。」

他非常不情願地接了過來，很拘束地吃了起來。在燭光中，她看見他捏着餅的手顫抖得很厲害。她先還不知道那是飢餓的緣故，等她明白過來的時候，心裏突然像潮水似地漲起一陣憤怒與溫情。

阿招的餅吃完了。要不是她對那陌生人還有三分懼怕，她決不會肯把剩下的幾隻留着過夜。月香催她上床睡覺，替她脫衣服，一面脫，一面喃喃說着：「嗳喲！看這棉襖，破得這樣也不補補，弄得像小叫化子一樣。——天哪，髒得傷心！」她笑了起來。「瞧這鈕子！一隻好的也沒有。」她的笑罵其實都是針對着她的小姑。她不在家，一向是金花替她照管孩子，這些當然都是金花的事。但是那孩子不明白這一層，以爲是說她。她眼睛裏的淚水又往上湧，嘴唇顫抖着，咧了開來。

「咦，怎麼又哭了？」月香詫異地問。「這回又是爲什麼？」她把臉貼在阿招潮濕的面頰上。「唔？爲什麼哭？告訴媽！」

阿招沒有回答。月香把她抱起來，給她坐在床上，把腳上的棉鞋脫了。「不冷麼？快鑽被窩！快！她告訴媽爲什麼哭。還在那兒惦記那兩隻杏仁酥？那就快睡，早早睡了，明天一早起來吃杏仁酥。唔？」

月香坐在床沿上，把阿招的衣服攤開來蓋在被窩上面。金根走過來坐在她旁邊。他伸手捻了捻她棉襖的衣角，摸摸那衣料。是一種充呢的布，淡紫與灰色交織的小方格，夾着一條條的紅線。他似乎在嘴角浮起一絲微笑。他是認爲這衣料太花呢？還是太浪費？很難斷定他心裏是怎樣想。也許他根本沒有不贊成的意思，雖然他那神氣看上去彷彿是有點不贊成。

他把一隻手伸到她棉襖底襟下面握着。她嗳喲了一聲，把身體一縮，叫了起來，「冷死了！」

「冷，怎麼不睡？」

他湊近了些，她就把一隻手擱在他頭上，用勁地緩緩撫摸着。手很粗糙，撳在他剃光的頭上短而硬的髮樁上，絲絲唆唆響着。

秧歌

此書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書名大可以題作「餓」字，——寫的真細緻，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讀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當然是最好的了。 適之 一九五五，一，廿五

【5】

張愛玲

他的妻也的確有點像個新娘子，坐在床沿上，花布帳子人字式分披下來，她怕把頭髮碰毛了，把頭略微低着點。燈光照着，她的臉色近於銀白色，方圓臉盤，額角略有點低窪，紅紅的嘴唇，濃秀的眉毛眼睛彷彿是墨筆畫出來的。她使他想起一個破敗的小廟裏供着的一個不知名的娘娘。他記得看見過這樣一個塑像，粉白脂紅，低着頭坐在那灰黯的破成一條條的杏黃神幔裏。她這樣美麗，他簡直不大相信她是他的妻，而且有時候他喝醉了酒或是賭輸了錢，還打過她的。

月香提起今年的天氣。她像是有心打岔，金根想。也許她不願意讓人家儘着取笑他們，不愛聽人家說他們要好。他突然心裏一陣痛苦。

「今年還沒有下過雪，」月香說，「鄉下怎麼樣？下過雪沒有？」

「今年雨水好，」譚大娘說。

「下過雪沒有？」

「節氣還沒到呢。」

「就怕它交了春再下，就不好了，」月香說。

「今年立春立得早。」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陣短短的沉默，大家都露出尷尬的神氣。然後譚老大彷彿護短似的，急忙說，「這個天哪，沒準，說下就下。」

「橫是就在這兩天了，我這渾身骨頭疼。」譚大娘反過手去在背上搥了兩下，又高聲說，「明年收成穩是好的，今年雨水足。」

「雨水太多了！」月香心裏這樣想着，就沒有說出口來。她不懂他們為什麼這樣拚命護着這天氣，不許人家稍微有點褒貶，倒好像這天氣是他們兒子似的。鄉下人向來一開口就是訴苦嘆窮，抱怨天氣不好，收成壞，一方面也是怕把話說得太滿了，招了鬼神的忌，同時也是出於自衛，應付歷來的政府與地主對他們的無窮盡的剝削。無論是軍警、稅吏、下鄉收租的師爺，反正沒有一個不是打他們的主意的。所以無論是誰，問起他們的收成來，哭窮沒錯。久而久之，養成了習慣，連在自己人面前也是這樣，成了一種悲觀的傳統。

而現在他們竟是齊聲讚美着今年的收成。月香聽不慣，覺得非常刺耳，彷彿近於誇大而愚蠢。只聽見譚大娘大聲嘆了口氣，提高了喉嚨唱唸着：「噯喲，現在鄉下好嘍！窮人翻身嘍！老天也幫忙，收成比那年都好。金根嫂，你可惜回來遲了一步，沒趕上看見——你們金根當上了勞模咧！坐在台上，胸口戴着朵大紅花。真威風啊！區上的同志親手給他戴花。」

月香是個最實際的人。像這一類的光榮，如果發生在別人身上，她並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但是因為是金根，她就覺得非常興奮，認為是最值得驕傲的事。她向金根看了看。金根很謙虛，假裝沒聽見，彷彿這談話現在變得枯燥乏味起來，他已經失去了興趣。

「不是我現在才說他好，」譚大娘繼續唱唸着，「我一向就跟我們老頭子說——不信你問他——我說，『你們譚家這些人，就是金根這一個孩子有出息，不是我說！』」

月香笑着說，「那是大娘偏心的話。」她問起分田的事。他們又告訴她，土改的時候怎樣把地主的傢具與日用器具都編上號碼，大家抽籤。譚大娘他們家抽到一隻花瓶，一件綢旗袍，金根這裏抽到一隻大鏡子。

「鏡子呢？」月香四面張望着。

「賠給妹妹了。」金根說。

譚大娘說：「金根嫂，你們那鏡子真好呵！真講究——」

金有嫂向來膽小，但是一提起那面鏡子，她興奮過度，竟和她婆婆搶着說起話來。「噯喲！你沒看見，金根嫂——雪亮的一個大鏡子，紅木鑲邊，總有一寸來寬，上頭還彫着花。鏡子足有兩尺高。——」

「噯！不止呵！不止呵！」譚大娘說。

「過禮那天，四隻角上紮着紅綠彩——真漂亮！」金有嫂嘆息着。

老頭子用竹筷撥着籃子裏的灰，就把筷子指着月香。「抽籤抽的那些東西，就數你們家這個最好。」

「噯，人人都說你們的運氣頂好了，」譚大娘

中，從而大舉叛亂，迅速奪取了艾查爾及龍烈等地的政府財庫及軍火庫；並駕走汽車和綁架政府官員，造成了嚴重局勢。

至於米佐族人的武器來源，甚爲複雜，一部份得自英軍和日本人的勝利品，由於二次大戰期間，英人曾裝備過米佐族人打游擊，日本投降後遺下不少武器。另一部份可能爲東巴基斯坦所接濟，據「觀察家報」報導：在一九五九年前巴基斯坦曾訓練米佐族戰士，促使他們與新德里對抗從而要求獨立自治。

一九六六年三月，米佐族爲了要求獨立自治而一度進行叛亂，他們於同月一日拂曉發動攻擊政府軍的營地哨站，一連十多天，對外電訊交通都已破壞，並雙方傷亡的人數頗眾，印度女總理甘地夫人親自飛抵阿薩密省，研究情況，並出動陸、空軍，進行征剿。惟山區缺少飛機降落場地，又因孟加拉地區的隔離，以致軍隊增援緩慢，難以控制其叛亂局面。後來甘地夫人在國會報告說：米佐族的公然叛亂，純粹爲中共一手所造成！自從一九六四年開始，中共便已滲入這邊境的慓悍民族中，促使該數千名青年前往西康或西藏等地受訓洗腦，並援助大批武器，作爲反政府叛亂。甘地夫人在一九六六年五月間，曾幾乎遭到國會反對黨的彈劾！

到了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至十日，當印度舉行國會大選期間，中共更千方百計地煽動印度共產黨，在印度各省地區發動騷亂，令到各選區均有傷亡，甚至總理甘地夫人競選旅行的座機，也曾數度遭到襲擊。這位個性堅強的印度女總理，在一九七〇年春，曾遭國大黨宣佈開除其黨籍，可是她仍能獲得該黨大多數的擁護。因此，她堅決地在一九七一年二月解散國會，三月舉行改選。

甘地夫人是前印度總理尼赫魯的獨生女兒，現年五十八歲，她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誕生於印度阿拉巴宛地方的一個「英印合璧」的甜蜜家庭。她的祖父莫席納爾尼赫魯，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印度富翁，也是一個著名的律師，信奉婆羅教，卻有英國式的紳士作風，由於那時候的印度人，多半以大英帝國的一分子引以爲榮。所以，她的父親尼赫魯、姑母潘廸特夫人，都曾受過英、印的兩種教育，同時，阿拉巴宛地方的習慣之一是男女授受不親；加以她的祖母和母親都是印度舊式女子。他們每逢出去拜訪親友，必須坐着有厚簾的篷車。直到聖雄甘地挺身而出，推行獨立運動之後，尼赫魯的家庭亦隨之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是由於尼赫魯與甘地爲老友，他簡直受了甘地的影響，於是放棄其仰慕大英帝國的心理，一變而爲熱烈的愛國者。他很知道西方的文明，不會教英人予印度以平等，而印度希望從英國手中獨立也絕不可能。因之，他決心增加甘地所領導的運動，家財捐作公用；他的一巍峨堂皇大住宅，亦已成爲印度國會會址，而其家人則相繼入獄，連老尼赫魯夫人——尼赫魯的母親——也不倖免！

正因爲這樣，所以，甘地夫人童年時候就生長在一個革命的家庭中，且逐漸養成了強烈的革命思想。她的名字叫做英廸麗・尼赫魯，當她五歲（一九二二年）那年，曾有一位訪客到她家裏來的時候，發覺空無一人，於是問她：「小妹妹，你家裏的老人家呢？」英廸麗則滿眶熱淚地答道：「除我以外，家裏所有的人都被抓到監獄去了！」她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了二十多年，使她的個性和品質，都直接地獲得了深刻的薰陶。

一九二九年英廸麗剛滿十二歲時，她便在學校裏組織了一羣小朋友叫做「猴子隊」的，成員都是十幾歲的學童，行動敏捷，又不爲英國統治當局所注意，她們經常替印度革命領袖之間傳達消息。但在一九三八年，當他加入國大黨以後不久，由於政治活動的緣故，也曾被捕下獄，飽嘗鐵窗風味達十三個月之久。至印度獨立後，英廸麗始成爲她父親尼赫魯的得力助手；凡是尼赫魯出國訪問，或接見任何外賓，以及參加其他重要的會議和典禮，多半都有甘地夫人隨侍在側。因此之故，她對外交儀式和國際情勢都頗具見解或富於經驗的。同時，世界各國許多政治領袖和外交官，也都對甘地夫人這名字不感到陌生。

自一九二七——一九六四年，當她的母親和父親先後分別逝世之後，甘地夫人便以唯一的孝女躬親含殮，曾獲得印度各界的好評。是故，她後來做了沙斯特里（尼赫魯的繼任人，死於塔什干印巴會談期間）內閣中的新聞廣播部長重要職務，而在國際上亦嶄露頭角。所以，一九六六年一月，當她一躍而登上了印度總理的寶座，一般認爲她是叨了祖父和父親的餘蔭。因此，觀察家也曾預料她會追隨乃父尼赫魯的老路線而施行對外政策的。當時蘇俄總理柯錫金打給她的賀電，曾明白地指出：「……相信閣下必履行過去印度故總理尼赫魯和沙斯特里的責任。加強印度和蘇聯的友誼，堅守不加盟政策。……」

實際上，甘地夫人自擔任印度總理以來，一直遵守着尼赫魯時期那項不加盟的「中立」政策；對巴基斯坦如喀什米爾的爭執問題，也曾履行沙斯特里與前巴基斯坦總統阿育汗等，在塔什干所訂的協約。但她對於北平方面及其國內共黨分子的態度，則比以前兩屆總理爲強硬。在她首次當選不久時，就曾公開地鄭重指出：「中共是印度局勢混亂的源泉！」這卽是說：除中共在印度邊境造成雙方的緊張局勢之外，印、巴兩國之爭而演變爲流血衝突，及其國內親毛共黨分子，乘印度糧荒時期而煽起羣眾罷工搶糧暴動等，都是中共幕後傑作。

就甘地夫人的個性來說，她跟她父親尼赫魯也大不相同。尼赫魯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個好大喜功的狂妄人物，他曾經企圖以一個貧乏落後的印度總理地位，而擔起東西兩集團的橋梁，因而有人罵他爲「國際掮客」。但甘地夫人卻曾對人表示：「我並不歡喜政治，也不歡喜公眾把我放在他們的心目中。」一九六四年當尼赫魯逝世時，她曾一度被提名爲繼承總理的人物。她表示：「我實在不適合這個職務。」

甘地夫人並不完全順從乃父的意見，卽以她的婚姻爲例，就曾違背了尼赫魯的本意，而跟一位默默無聞的拜火教師甘地結婚，婚後生了兩個兒子又與丈夫分居，而違背了父親的意志。尼赫魯生前儘管思想中間偏左，卻一直主張不跟任何一方結盟；但甘地夫人於一九七一年八月間，則宣佈與蘇俄訂立了一項「蘇印友好條約」，實際上等於軍事聯防，其主要目標，便是針對北平中共政權的。因之，中共便處心積慮地煽動其內部對付甘地夫人，非拔除這眼中釘不可！

印度局勢與甘地夫人

胡蓑之

最近印度也似乎上演了一幕像年前美國那樣的鬧劇「水門事件」，美國那幕鬧劇的主角爲前總統尼克遜，早被鬬下台來了！究竟印度這一幕鬧劇主角甘地夫人是否也會被鬬垮？尙不得而知。因爲這宗官司，在甘地夫人故鄉阿拉巴宛高等法院，涉訟已逾四年，結果裁定她於一九七一年的大選中舞弊有據，罪名成立，在未來的六年中，她不得再擔任公職；不過，在執行此項判決之前，卻寬限了二十天，讓她可以繼續留任總理職務，而向印度最高法院上訴。儘管國會內的四個最大反對黨（國大黨反對派、保守黨、人民黨和社會黨）聯名發表宣言，拒絕繼續承認甘地夫人爲總理，並會進行「倒閣運動」。但已獲得國大黨的國會議員全體支持，她在上訴期間繼續留任，以聽候最高法院判處是否得直爲止。

這位印度女總理，已先後執政達十年之久，由於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她以三百五十五票對一百六十五票，擊敗了前印度財政部長達沙而當選了印度獨立後的第三屆內閣總理。當時共產集團曾一度希望追隨其父尼赫魯的外交政策，領導所謂亞非不結盟國家而替共產國際搖旗吶喊；然而，在她走馬上任不久，適逢那個以「槍桿子出政權」的毛澤東，在中國大陸上發動了所謂「文化大革命」，實行造反、奪權運動，令到印度駐北平的外交人員被驅逐出境；而中共派往新德里去滲透的「外交」特務頭子，則在大街上與印度民眾大打出手，造成了北平與新德里間的緊張恐怖氣氛，因此，中共從那時起，便決定不放過這位女總理，不斷地在印度國內製造事端與矛盾，使她無法久安其位，甚至企圖行刺她，極盡陰險卑鄙之能事！

特別是印度東部的慓悍居民米佐族人，曾遭中共滲透、煽動和接濟其武器彈藥，更乘機叛亂，要求獨立，使她大傷腦筋！原來印度於一九四七年宣佈獨立時，國內尙有五百六十二個王公國；在英國統治印度時期，這些王公國的地位並沒有具體決定，它們承認英國爲宗主國，由英國辦理各國外交。但英國准許印度獨立的法律卻已說明：「英已放棄對各王公國的宗主權，並勸各邦自行選擇與印度或巴基斯坦建立關係。」在這些數以百計的王公國之中，當時確有少數的幾個併入了巴基斯坦，而大多數則併入了印度。惟有喀什米爾、海德拉巴及阿薩米省的米佐族，均企圖獨立自治。其中以海德拉巴部落爲最大，面積達八萬三千方公里，人口二千一百餘萬；且擁有義勇軍十五萬人，正規軍四萬[illegible]

印度前總理尼赫魯自不願看到本國領土內，還有另一個獨立國存在，乃於一九五〇年一舉打敗了海德拉巴而加以吞併。然其東部的米佐族則始終不肯屈服，一九五一年三月，兇悍的米佐族人曾經發動一次叛亂，砍去九十三個印度人的腦袋，携返山區，作爲其木屋的點綴品。尼赫魯曾在國會說：「這些含有爆炸性的兇悍民族，每年一度舉行他們的人頭展覽，這可能不是一種叛亂。」

可是到了一九五五年四月，米佐族人卻已正式要求獨立自治了；同時，出動武裝部隊，襲擊印度政府軍所佔領地區，尼赫魯恐怕這種風氣一開，可能瀰漫全國各部落，使它們也揭竿而起，於是馬上調動五營陸軍，附以空軍掩護下對米佐族進行征剿；而米佐族領袖是六十四族的菲梭，他曾受美國教會的教育，希望脫離印度中央而獨立後，效法美國開國元勛華盛頓而做米佐族的「山大王」，於是他曾警告新德里中央政府：「以往的人還不能永遠君臨我們，現在黑人居然以武力威脅而想做米佐族的主人，須知世界任何人不能永遠使米佐族人擁護他爲君主。……」

接着菲梭統率米佐族的健兒，携着鋒利的斧頭、鐮刀、毒箭、毒矛、步槍和機關槍等，在光天化日之下，首先屠殺了四百個村民及印度人，其中大部份被斬首示眾，凡是服從新德里的村民，一律不得倖免！然後嘯聚山林，把守要道，以便對政府軍迎頭痛擊。由於米佐族地區，每年四月開始雨季，加以惡劣的季節風等障碍，因而令到印度軍當時不能進入山區作戰而暫停行動。

按米佐族地區，在東巴基斯坦（即今孟加拉）與緬甸之間，總面積也達八千一百四十三方英里，區內人口約有二百六十三萬餘人，其居民密度爲每方英里三十二人，文盲佔百分之五十六，若以印度的標準而言，是全國各區中文盲較次的一區。但在這一山區內依然保持其古代「獵人頭」傳統習慣的，只有阿森山嶺地區的一部份米佐族人，該地區的四十多萬人中，百分之六十的家庭裏，都掛滿着骷髏頭，越多表示越發顯赫！他們的生活習慣數千年來迄未改變，遠在一九五三年前，印度政府曾經組織「革新委員會」，分別下鄉宣傳，勸導各地落後民族實行現代化農業，注重公共衛生，並教文盲讀書識字，希望改變其古代遺留下來的奇風異俗，如婦女「脫衣大會」、「寡婦投火殉夫」，及解除婦女面幕等等。這一宣傳運動，在印度各地曾收效很大。

惟有在米佐族中卻未發生效果，他們利用鞭長莫及和複雜險阻的山區，便一直跟新德里的政府對抗；一九六七年間，它們乘着印度普遍糧荒各地暴動聲

的人，卻又是另一型的人，那是善於看主人面色，替他打太極消災甚至完全沒有個性的一類人。

當勢利與權位觀念高過才智與是非觀念時，這個被形成的主調，已成爲今日人與人正常關係的無形的破壞力量了。

當我們看到販賣色情暴力及心理變態的電影、小說、畫刊代替了重視是非觀點的健康讀物。看來像是某些人的發財捷徑之一，只要加以思索，我們知道它與不講道義的國際政治交易氣氛，可說是同一種風格的產物。那便是另眼相看的熱情離開了是非觀點所產生的結果。

今日的世界，有許多紛爭，有許多沒法解開的死結，如果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衡量它，那就是如果眞是眞非的觀念有一天能凌駕於權勢利益觀念之上，多少死結自然會迎刃而解的。

看今日世界，經濟條件富裕的東南亞國家，油源豐富的中東，卻籠罩在戰爭恐怖氣氛中，沒能力打得起戰爭的印度孟加拉，中非等地卻受連串天災的摧殘。多少南美、非洲、中東的發展國家，都難以抽出一個良好而安定的政治楷模，讓政變與內亂的懼怕，搞亂了國家領導人發展教育經濟的力量。這一切複雜的紛擾，歸結了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人們另眼相看的對象錯誤了。

有些人對他所另眼相看的人，明知他如何另眼相看，也不會獲到什麼實際利益。甚至對將來會帶來壞處，但他仍得照樣巴結如儀，解釋這種現象，不能單用利益觀點去衡量，可以用性格的分析去衡量，那就是有一種人，他的所謂立場，永遠是重勢不重

英譯本裏重譯過來的。）

在「古拉格羣島」一書裏，勇敢的蘇辛尼津還指出：斯大林動輒生疑，妄興大獄，視人命如草芥。在他活着的時候，斯大林是蘇聯的「至尊」——他比沙皇還要專橫，還能暴虐！

如果斯大林果眞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那不是我國的恥辱麼？當然，在毛澤東就是「中國人民」的今日，誰都知道高呼「斯大林萬歲」的，不是七億個飢餓的奴隸，而是和斯大林臭味相投的唯一合法「中國人民」

所謂民心鼓舞士氣，士氣激勵民心，正是當時情景的寫照！

部隊的行列在長沙的主要街道遊行，更使慶祝元旦的高潮迭起，到達大會廣場，正好是九點四十分，大會指揮官認爲我們部隊得時間的掌握，分秒不差，讚不絕口。

團部總值星官宣佈：十分鐘休息，十分鐘整隊。就在原地坐下休息時，同學們除了擦擦汗水，伸伸托槍的手臂外，沒有一個人離隊去「方便」，沒有一個人抽烟，大家都堅忍的精神，來克制自己，說來也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慶祝大會是準十時開始的。我們部隊像鋼鐵一樣肅立在司令台前，與會的各界人士不時交口稱讚。壓軸戲是團體表演的劈刺，同學們在總值星官的統一指揮下，大顯身手，動作整齊劃一，士氣如虹，振奮得許多民眾手掌都拍腫了。

名氣

柳葉綠

常常聽到人說：「這人本是洞裏的烏龜，但現在一舉成名，他的救星是自己創作的一本書」。或是又說：「有了名之後，走起路來就威風得多了，同時又擁有了些『小說迷』，眞個好不驕傲」！

名氣之所以流行，就是因爲人總有九流三等，另方面，也有利益跟在後面。人剛誕生下來，本「其名不揚」，但由於長大了，弄出些名堂，因而就出了名。有了名，當然跟一般人也就不同：如果不是什麼「家」，就應該是什麼「博士」了。

從前作家出個「名」，很大不了，大約現在時代有了轉變，「作家」的名就不十分吃香了。東南亞有成千上萬的作家，有「大名」的，也有「小名」的，但約畧一算，人數實在遠不及所謂「專家」和「博士」多。

有人這樣報導：「博士」可以用金錢購買，「專家」也可以弄假成眞。這，大概沒有說謊。記得，我們作家中（不，我不是作家），也有人購買了一本小說，而從「某種名人」一躍成爲「某種文人」。不過，這個「某種文人」也勉強算了「愛情會議的記錄者」，出過「藕斷絲連」的「女人經」，但到底「噱頭」有限，就不再見他出第二本書了。

或者是因爲人們買名只買一次，是爲了一件事，或一樣東西。這怎麼夠胃口呀？我不知道，是不是買書者已經鬧窮，不想竄紅半邊天？

但我發覺，別的人「出名」卻不是這樣。人們出名，是靠名吃飯，當名是一種力量；或是出了小名，就往「大名」的目標走，目標到了，然後把名當作是賭博的投注，一個勇氣擲它出去，——希望從中撈些金錢。

於是名氣和鈔票拉上了關係，所以很多人做夢都想出「名」。普通的一個女子，不忍長受委屈，就想當個「模特兒」；平凡的一個男人，爲了「與眾不同」，就想當個演員，因而大家就拼命地有路便鑽，那怕是碰得頭破血流，也沒有半點怨言。

不過，這也難怪：因爲有名總比沒有名好。沒有名，說話聽的人少，有了名便可以唬人，一張「名片」拿了出來，可能四周圍都有鞠躬的人。

因此，這時候，恐怕又有人會說：「名極重要；這是一個人地位的基礎，只要有名，人就顯得尊貴了」。

然而名，就繼續流行，正如商品，值一些錢。阿甲要名，就捧出幾個「偶像」來，把他們「吹大」了，然後自己又搞個「名」。所以，今天的人，也許沒有忘記，過去一本雜誌上刊登的一句話：「有的名氣是吹出來的」。這眞個不折不扣；就像天空中放了汽球，本來不算什麼，但，是因爲節目的緣故，「彩色天空」就因而得名了。

另眼相看的對象

霍雲霄



一個文化社會的正常或不正常，大可以普遍地從人對別人的基本觀點來測驗。我想假使電視上出現一個有趣的測驗，提出一個問題「你對什麼人最容易另眼相看？」對這問題的答案，可能是越有地位的人的答案越靠不住。譬如一位艷星對你說，我希望我將來所嫁的丈夫是有學問的人，有沒有財富地位我不在乎，只要相貌過得去就可以，英俊不英俊我不在乎。這段話的後段也許有點可信之處，前段卻不大靠得住。可視作爲自我宣傳好了。

在古老章回小說中，常有落拓書生給微服出巡的欽差大臣另眼相看式「遇貴人」故事或者被富有外員看中選作乘龍快婿的故事。這類故事或許有誇張之處，但在當時現實社會中是存在的。可以相信那時代大多數人對有才智的知識分子是尊重的。另一原因，也因爲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重視操守敢於面對眞正是非的人。

對有才學有抱負而沒成功的知識分子另眼相看，顯然不是現代的故事。現代的故事是成功觀念，早已取替了是非觀念。要是朋友介紹另一人相識的朋友，說出對方是某某董事長或總裁之類，一定贏得對方另眼相看，要是被介紹的人衣裝隨便，說出是什

雜·文·兩·篇

青冥

一　斯大林和毛澤東

毛澤東在「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一文裏說：「誰是我們的朋友呢？……他們是把我們當做弟兄看待的。這些人是誰呢？就是蘇聯人民，就是斯大林。」

在毛澤東心目中，斯大林「就是蘇聯人民」，他自己就是「中國人民」，因此，他不說「斯大林是毛某人的朋友」，卻說他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這使我想起了法皇路易十四的名句：「朕即國家！」

斯大林到底是什麼東西，令到「中國人民」毛澤東對他如此傾倒呢？請看文豪蘇辛尼津在其名著「第一圈」裏說的話罷：「

理，是非觀點使隨着勢的轉變歪曲了理。一如今日某些人時時喜愛說的一句話：「形勢比人強」，大可以代表一個墮落時代的風氣。可是比人強的形勢，內涵全沒有理的根基，你知道那種形勢能存在得多久？

——毛澤東。

二　何謂「比希特勒更像希特勒」？

有人說：「這個女孩子比美麗還要美麗。」也有人說：「香港比地獄更像地獄。」初看起來，這兩句話好像很有「文學味兒」，然而我們只要稍爲用心想一下，就可以發覺它們實在犯了很大的語病。

試問一隻「比河馬更像河馬」的動物是什麼模樣的呢？可有人能夠回答這問題嗎？試問一個「比毛澤東更像毛澤東」的人是什麼樣子的呢？他是否比毛澤東更一腫一點？如果是的話，那他不是不很「像」毛澤東？

一個人或一件事最多只能夠和某些人或某些事「完全相像」，卻不能夠「更像」，這實在是非常明顯的。

寫到這裏，我忽然想起毛澤東曾經向外賓招認：「我的名譽很不好，有人說我比希特勒更像希特勒。」（見七五年六月九日明報）希特勒屠殺的多是外國人，毛澤東屠殺的卻是中國同胞，毛澤東比希魔更殘忍是眞的，但他如何「比希特勒更像希特勒」呢？

第一個用香花比喻美女的是天才，但模倣他的人卻顯得平庸了；第一個用「比美麗還要美麗」這種句法的人本身就是庸才，想不到居然有人模倣他，噫！

士氣如虹

寒梅

除夕夜，大家瞪着眼睛到天光，起床號音還沒有吹響，許多同學已迫不及待的，悄悄爬起來洗刷停當了。

元旦的天氣特別好，朝霞映壁，金色的陽光照到營地來，也照在每一個人的笑臉上，喜事洋溢！

長沙市區到處國旗飛舞，大街小巷掛滿了跨道的橫幅，慶祝勝利新年元旦的金字，紘人眼目，機關、學校、團體，都在市區張貼壁報特刊，表達出慶祝勝利新年的心聲，蕩漾長空……。

八點鐘未到，市區已是人頭湧洶，人堆簇簇了。

部隊早餐吃豆漿饅頭代替平日的稀飯，長官說：遊行市區以至大會後表演刺槍，沒有時間「方便」了，而且這許多人「方便」的處所也是大問題，和老百姓在一起爭先恐後去「方便」，也不成體統。可見長官們眞是設想週到！

部隊集合出發遊行前，團長彭克負少將先行檢閱一遍，然後言重心長的訓示大家記住「表現青年軍精神，爭取青年軍榮譽」兩句話，他期望殷殷的問：大家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同學們不約而同的回答了一聲，團長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從他的笑容中，大家更堅定了無比的信心。

衡利害，必要時利用一下，也不爲過。最好能收「鷸蚌相爭」的漁人之利。卽使它們不兩敗俱傷，其中一個倒下了，也是好的，起碼世界上少了一個害人的魔鬼了。

中蘇共內爭，在目前階段上，絕無可能和解。因爲所謂修正主義與敎條主義理論分歧，全是由雙方高層統治集團一手導演出來，兩個統治集團一日不瓦解，兩種意識形態的分歧一天存在。爲了在理論上達到統一，它們勢必把對方的上層建築徹底摧毁，重建一個傾向自己的新領導層不可。由於中共內部嚴重分裂，無力對蘇進行顚覆活動，僅能在口號上叫囂反修正主義，或慫恿一些所謂第三世界小國杯葛而已。但蘇聯則不無，它除理論上大罵教條主義，軍事上圍堵中共外，在行動上支持大陸親蘇分子，秘密展開反毛活動。

據由大陸來港的青年說，在大陸有明顯跡象，顯示親蘇分子逐漸抬頭。這一股新興勢力，並不是劉林的餘孽組成，而是以五十年代前往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留學的青年爲核心，其中以學習軍事的留學生爲主，他們的年齡平均四十餘歲，在基層中握有實權，再配合文革時被出賣的紅衞兵，實力非同小可。不過，他們目前僅以思想交流形式散佈在大陸各地，沒有行動組織綱領，但一當時機成熟，他們便會向着核心的方向凝聚。這位青年說，這好像玄之又玄，但事實是這樣，不由你不信，因爲有形組織的反毛集團，很難逃過共黨的魔爪，只有像這樣近乎無形組織的反毛行動，才能持續，等待時機。一旦北平高層發生劇烈震動，他們便從各地行動起來，當然到時自有人出頭領導的。他並說，不要小覷這些「洋秀才」，因爲他們的影響力已滲透軍隊去，特別是掌握現代化的國防武器部門。不過，這班親蘇派成功與否，對大陸人民沒有好處，他們仍然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下。

不論他的話是否正確，但可以肯定，蘇聯是不會放過中共，一旦中蘇共發生嚴重衝突，或兵戎相見時，對國府來說，這是一個好機會。因爲蘇聯必竟是外國人，它不能夠長期霸佔中國領土，只要國軍迅速敉平它支配的傀儡集團，它自然會夾着尾巴逃回西伯利亞去。

「色中餓鬼」

林巽

瑪麗皇后一開始因恃才狂傲，自組一班謀士，輕巧的將伊麗莎白女皇給她佈置的權力結構瓦解。但謂權術她不是伊麗莎白女皇的對手，但伊麗莎白女皇利用她的浪漫弱點，找一位缺德的天主教徒貴族丹里去追求瑪麗，因爲丹里長得英俊，果然打動了她的芳心與丹里結婚，瑪麗皇后內部分裂與腐蝕，亦從此開始。電影觀眾對政爭沒有興趣，但對瑪麗的性格弱點被利用墜入政敵圈套，它的藝術價值仍是有的。

在電影中不論瑪麗也好，伊麗莎白也好，都是權力象徵，她們同樣是精明的統治者，可是在她們前後左右的羣臣，都是野心家，處處充滿陰謀，幾乎每一個朝廷各官，都是爲了陰謀詭計而存在的，撇開了這一幕古老的歷史政爭，要是我們當電影中的醜惡面相，拿來與企業化的某些工商業機構的人事紛爭作一個聯想也可有異曲同工之妙，越是精明的老板越容易被包圍，在他面前最忠心的人，可有不少是一面兩刀的。

於是我們不得不承認，「英宮恨」有不[illegible]處。然而整個電影風格，卻是爲了突出兩位智慧女人的性格弱點而存在，這對於女觀眾，可能有親切感。

在「色中餓鬼」中，那個浪漫多才的書生方孟野，因爲給當地富豪看中，想招爲佳婿，於是通過了孟野的同學李子安說項，安排男女相會，孟野嫌金女姿色不夠美，拂袖而去。不久孟野在回家途中遇着艷女，驚爲天人，誰知那艷女是一名女鬼，孟野經子安劝告，本來不相信，後來自己去探測果然證明是女鬼。但因爲他爲鬼所纏，難得脫身，只得去求大仙伏鬼，來一幕神符與鬼鬪法，最後羣鬼誘他到古廟中，活生生將他放入棺材中，適金大戶路經古廟，將孟野救出來，孟野爲了感恩，只好乖乖的做起金大戶的女婿。

孟野與金女成婚之後，忽然揭出一個尾巴，原來那幕猛鬼仙師的活戲，完全是金大戶自己設計出來的，於是鬼故事發展到此，一變成偵探片格局，連觀眾也受了騙。散場時，我聽一位青年觀眾打趣地說：「這叫做有錢使得鬼推磨」。到此我不得不承認潘壘在「色」片中，犯了藝術性上的錯誤。

也許潘壘以爲讓劇中的鬼是眞鬼，未免有宣揚迷信之嫌，所以才將眞鬼搞成假鬼，這倒也可以，但個人以爲不必將金大戶的計謀化入去，可以將它處理成墮入壞人的圈套，也可以將才子孟野因過去虧負了良家婦女，如妹妹因他虧負而自盡，姐姐與姐夫扮鬼教訓他也可，最後使他覺悟過來，以爲自己雖是才子，滿腹經綸，出口成章，但自己做事做人實在比普通人也不如，這才死心塌地去做金大戶的佳婿。

至於金大戶這人物不妨處理成一個義人，當地不少貧窮青年，也獲得他資助，孟野本身時時受子安幫助，那金錢實在由金大戶而來，過去金大戶叫子安不要告訴孟野，但在最後子安才忍不可忍說了，孟野才恍然大悟，去求金大戶饒恕，這樣還比較產生感人力量，而且人物也比較完美。

潘壘不可否認是國片中一位有藝術良心的導演，「色」片的片名，雖然容易使人想入非非，但電影中並不故意賣弄暴露，在觀眾反應效果上，喜劇與恐怖效果也取到，對人物的刻劃，也有一定的深度，飾演孟野的華倫，傲氣倒演不出來，傻氣倒有些，但從外型看，是不致惹觀眾討厭的新人，有好些小動作，有引起觀眾強烈反應。還有那個飾演秋香的袁曼姿，也是一個惹人好感的新人。這無疑是劇本與導演的幫助。

不過我仍以爲讓孟野遇着的是眞鬼而不是假鬼，也許會好一點，一進入電影，鬼的存在也同樣被看成一種不幸的人，覺眾可以看成象徵，不必擔心因爲有眞鬼的出現就成爲宣揚迷信。譬如丁善璽的「陰陽界」就是一部有眞摯內涵的鬼故事，李翰祥的「倩女幽魂」亦然。



杯·弓·蛇·影

林定

上月二十七日出版的本港英文週刊「遠東經濟評論」刊登蘇聯新聞記者維克托·路易士最近「又再度」到台灣去消息。路易士於一九五八年首次前往台灣，以後，曾秘密赴台兩次，最後一次是去年十二月。路易士在台灣「會與國民黨官員舉行高層會談，包括與蔣經國秘密會談。」該刊煞有介事說，一個訪問台灣的旅客聽到這個消息，但是對方立刻告訴他，這件事將不會有官方宣佈和評論，因為屬於「高度秘密」。以上的報導，本港左報在該刊尚未出版時，已搶先透露出來。左派仁兄並在專欄裏狂吠，叫喊「蘇修特務又到台灣」了。

這本來是一件鷄皮蒜毛小事，左派仁兄犯不着這麼「務氣」，浪費筆墨，未免令人有聳人聽聞之感。況且，它的眞實性如何，是否捕風捉影，連「遠東經濟評論」也不敢肯定，因爲它只說路易士最近訪台，但實際日期無法說出。左派仁兄竟杯弓蛇影，爲之驚惶失措，可見他們對蘇修一舉一動，害怕得要命！

左派仁兄自作聰明，認爲路易士到台灣，台北隻字不提，原因不外有二：一是「那是見不得人的勾當」所以秘而不宣。另一是誤傳，或台北故意放出來的假消息。站在左派仁兄的立場，當然不希望是他邪想中的第一個原因。因爲在他的心目中，「那不見得人的勾當」，不但可使他米飯班主「解放台灣」的幻夢成空，而且隨時可能加速北平的攤檔收檔。因此他惶恐地說：「一九六八年十月，路易士以記者身份往台灣，當時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接見，並以『頗爲純熟的俄語』說：『只要中國大陸有什麼變動，國軍可以在六小時內在任何地點

藥的恐蘇狂，不然決不會由蔣院長的話，想錯隔鄰，馬上連繫到蘇修入侵。其實，蔣院長的話，顯然是指大陸人民起義，國軍立刻支援。跟「公然和外敵勾結配合」，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

左兄復又自我安慰說：「時至今日，×幫想和蘇聯勾結，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了。因爲中國人民不許他們這樣做，台灣是中國的神聖領土，任何外敵要利用台灣來反華都是不容許的。誰通番賣國，出賣民族利益，都將會爲人民所唾棄。」最後兩句可圈可點，不知他眞的忘記了毛伯伯與蘇聯勾結，竊取大陸，抑或有心擺景，揭毛伯伯瘡疤！因爲誰都知道，通番賣國，吳三桂之後，便是毛澤東了。

左派仁兄的狗眼，確實看人低，好似沒有蘇聯，台灣便要倒霉了。世人都知道，台灣屹立於世，全靠軍民力量。倘若不幸有這麼一天，如他想像中要與蘇聯勾結，才能抗拒共黨，那麼台灣的命運可悲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蘇聯絕非信男善女，它只講利害，不講信義，若對它有所依賴，到頭來斷送的是自己。蘇聯決不希望中國大陸重返自由世界，它與中共世不兩立，目的是拔掉毛派，扶植一個親蘇的傀儡上台，使大陸再度成爲蘇聯附庸，像毛澤東當年倒向斯太林一樣。

全世界的共產黨是一丘之貉，任何人希圖與其合作，無異與虎謀皮，最終被共產主義埋葬。國府退出大陸的痛苦教訓，比任何人都深刻，它永遠烙印在苦難的中國人身上。因此說台北與蘇聯「勾結」，大概只有共產黨人才相信，因爲唯有共產黨才敵友不分，爲了利益，背信棄義，不擇手段進行勾結。它們抗戰時與日軍勾結，勝利後與蘇軍勾結，笑臉外交後與美帝勾結，這是最好的明證。

左派仁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爲國府也跟他的主子一樣，卑鄙奸狡，隨時與敵人勾結。故另一左派仁兄心驚膽跳地說：「幾年前，×集團中曾有人叫囔進行『魔鬼外交』暗示要與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但是台灣人民，甚至於×集團大多數的官員，都反對走上與魔鬼擁抱的道路。」他這麼一廂情願的自彈自唱，除顯出淺薄無知，使香港人笑甩大牙，誰也不會相信。這位仁兄，不回歸北平天橋唱相聲，埋沒天才！說到與魔鬼打交道，對具正氣的人來說，確是

評「英宮

邵氏出品，潘壘導演，改編自古今小說「牡丹燈」的「色中餓鬼」，以及英國十四世紀的瑪麗史都華皇后的政治悲劇故事改編的「英宮恨」，都屬於家庭主婦喜愛的故事，論導演才華，「英」片導演克利斯約曼在處理戲劇效果方面不及「色」片的潘壘，但在表現藝術內涵方面，潘壘卻比不上克利斯約曼。從這兩部電影的比較上，可見我們的電影藝術的缺點，就是無法做到在戲劇效果裏同時充實它的藝術內涵。

在英國人的歷史故事中，蘇格蘭皇后的故事，差不多如中國人歷史人物西太后那麼熟悉，本港中學生對這段英國十四世紀歷史也並不生疏。這除了瑪麗是因爲給愛情拖倒，慘遭斬頭刑，使後人對失敗者同情之外，最主要的是他美麗而又浪漫，自少年時，在貴族社會中已有女才子之稱。十六歲時，他就成爲法國皇儲的皇后，不幸新婚二年，法

這時，蘇格蘭攝政去世，瑪麗被迎回蘇格蘭爲女王，而她的表親伊麗莎白女皇對這去國十三年的表妹，又妒又恨，成爲眼中釘。

「英」電影的前段，寫瑪麗是天主教徒，伊麗莎白女皇是新教徒，英國是信奉新教的國家，瑪麗皇后雖容許新舊兩教同時存在，但宗教的宿怨在那種情況下被野心家利用，卻是順理成章的，電影對教士的描寫，不論新教或舊教，都予人一種狹窄及走極端的

平[illegible]

韋白 沫樺 合譯

地方在中國餐館的等級[illegible]

這兒的菜，不論魚或是肉，量很豐富，有珍貴的蔬菜點綴，一頓飯眞比一般中國人一天薪水還多，但吃這樣一盤加上價値六或七個比佛郎的一大份米飯足足夠飽了。

爲特權階級

但要付得起這麼一頓午餐或晚餐，必須屬於具有相當地位的特權階級，卽工程師，高級幹部，黨委，教授，醫生，高級技工，知識分子等等。

一份美味的湯，很濃，加上青菜米飯和幾個肉丸約合十比佛郎，一盤鷄合三十五比佛郎，豬肉十九比佛郎，一盤四個蛋二十比佛郎，也可以十二比佛郎叫一瓶好啤酒。

「你的飯票，同志！」

第三件令外國人吃驚的事，是那些穿得非常整潔的侍者或女侍，向客人索取飯票、油、米、麵粉，有時連鷄蛋在中國都是按照季節省份或到貨配給的。

並且這項規定也在貼菜單的地方標明，所有人都照辦，不企圖作弊，一如戰時的歐洲人。

並且作弊也是不可能的，餐館雇員甚至用不着叫警察，其他守紀律的客人都會代替警察把那企圖不給糧票溜之大吉的人抓起來。

用不着說在保留給外國人的食堂或餐館裏沒有給糧票這項規定，無疑的是，那裏得付雙倍或三倍的價錢。

付賬是在出口處，那兒有一個年青的出納員，一身白衣，像個護士，算賬在北平一如其他地方，是用算盤。

沒有所謂的小賬，如果你要把零錢留下，出納員會把它推開而想你也許是忘了，否則你是想侮辱她。

在中國一如在其他國家，進上等館子是一種娛樂。對那些能夠這樣做的人是出門一大享受。卽使進那些站着吃的人民食堂，也同樣是享受。但是在家裏一餐飯顯然更便宜，然而不要忘了工廠和機關的食堂，在那兒一頓午飯和晚飯的代價更是微不足道。

疑忌——或微笑

如果你是外國人，而你已經有幸被允許來到這兒。千萬不要嘗試和你的鄰人用英文、法文、或德文交談。更不要想照他們的像。

誰也不會回答你，立刻視你爲一個可疑分子。至於拿出一架照像機，會造成一個比不給糧票或賴賬更嚴重的犯法行爲。這些都可以招致他們到警察局去告發你或拘捕你。

但如果你是由中國同志陪伴，他給你介紹你是一位法國、意大利、德國、北歐國家、瑞士、或其他國家的榮譽客人，專誠來訪，爲你的國家向中國弟兄致敬，或爲了仰慕「毛主席」的成就情形就顯然不同了。於是所有的人向你微笑，向你伸手，一枝香烟，一個徽章，其他紀念品，問你喜歡什麼，你在北平對什麼最感興趣，並且，是否你已經看過大馬戲團，或其他表演，但卽使在這種情形下照像仍是嚴加禁止的。

（原文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六日載比京法語最後消息，作者René Gelbert）

釋俘頌

兆華

僑眷申請出國十年未准，
妻子會夫廿年也不批；
孤兒寡婦送葬與奔喪，
都說是資產階級閒事，
新社會抹乾眼淚便投入生產，
生離死別算得是什麼！

× × ×

他們都是善良的人民
他們更沒有犯過罪；
家人團聚與夫妻共同生活，
是他們的人權與自由，
但共產黨偏偏不給與；
要你長期異地相思；
要他永遠妻離子別，
共產黨只講需要不講溫情。

× × ×

這怕是「毛主席」的開恩，
關了廿五年的十名戰俘；
居然獲得到台灣會親人，註㊀
北平首長設盛筵歡送；
每人旅費港幣發二千，註㊁
還有飛機載到廣州，
去了不好可以回頭；
冷氣火車來香港，
專人「照料」高級旅館停留，註㊂
戰俘曾與中共正面作戰；
人民自始只有服從，
這是什麼一回事；
良善人民不禁愕然。

× × ×

千千萬萬逃港的大陸人民，
受中共的待遇是機關與狼狗；
千千萬萬申請出國槍親的人民，
得到中共的答覆是不批；
十名戰俘如此厚待送返敵營，
怕是中共「亞崩養狗」轉性，
共產黨怎會在敵人身上花個錢，
「土改」殺人還要向家屬收子彈費；
戰俘不死還送去會親人，
値得「稱頌」怕要理解。

註㊀：大陸人民如有親屬在台灣，一定要自動報出，平日受特殊待遇，節日受監管。

註㊁：大陸人民正式批准出境，每人准兌港幣四元，卽等於是次「釋俘」每人旅費五百分之一。

註㊂：戰俘到港，原應由各親屬接待，但中共飭由「中旅」專人「照料」，住於尖沙咀帝國與蘭宮，私人不得與外界來往，所謂釋俘何解。

一朵畏懼光影的花

「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像一朵畏懼光影的花，一旦一個外國人走近它，就怕得要命地閉合起來，我們與中國的接觸只是虛有其表罷了。

今天北平人像布袋戲中的傀儡。他在千百萬人羣中唱着同樣的歌，跳着同樣的舞，說着同樣的話，眞是不可思議。

本文若使讀者感受到我的驚訝和失望，切勿認爲本文有意向紅旗挑釁，因爲即使有些事我看不慣，但應知道這個貧窮而孤立的國家的工人有飯吃，有鞋穿，有衣服，有手錶，有學校，有接種疫苗。他們騎在無可數計的脚踏車上進入一個超級強國的時代。

我決不反對革命，但中國爲了模倣蘇維埃制度，而必須付出削減固有人性傳統的代價，我總覺得有點遺憾。

旅途愉快，經由北極線至東京一行無事，接着我們必需苦苦地繞道南韓。因爲金日成將軍（他也剛動身到北平去接受儼若王侯的招待）的革命政府不願讓比首相丁德滿穿越北韓上空。

二千五百個孩子

北平的歡迎是盛大的，成千的學生唱歌跳舞，多姿多彩。丁德滿在發佈消息或接受記者訪問時一向坦白而公開。但結果是我們實在無法把所見所聞全部發表。本人也沒有這個本領，頗有力不從心之感。

北平響着千萬輛的脚踏車鈴

在北平，有極寬濶的六線馬路以便脚踏車通行！很少汽車，汽車主要供運送重要訪客及大人物之用，我覺得這是中國人節儉的一大證據。

向北平的國家旅行社付欵得知十天居留要化一〇六五元人民幣（合二三〇〇〇比佛郎）中國人不反對參觀城市，但他們自認負擔不起，「我們只是一個待開發國家，而你們有的是錢，付現欵不欠賬就是好朋友。」

牆和縫住的嘴

我們各有各的嚮導，他們都很客氣，但很刻板。甚至在旅行終了之時也毫無融洽之意。對任何問題，他們都一成不變地給予「國家教條」式的回答。

爲了瞭解中國的眞相，我盡一切努力但始終不能與我的嚮導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這當然有礙於從事政治性的觀察。

皇家式

是關住的，我去見旅館當局，想打開窗子，但毫無辦法。「旅館的行政當局認爲不宜打開窗子」。

翌晨，我五點半起身，想在一天開始之前在北平散散步，但這個對中國的小小希望又遭遇了幻滅。因爲那時候一大早，電梯不開，所有樓梯的門嚴密地關着，我無法出門。

（作者 Frans Verleyen，原文一九七五年四月卅日載比京荷語週刊 KNACK）

比利時人眼下

外賓止步

極少數能作爲觀光客或代表團人員到中國去的外國人，自然都被日夜管制，包括吃飯在內，因此他們根本看不見「毛主席」八億人民的眞正生活。除了博物館、工廠、和人家讓他們看時髦漂亮的「標準住宅」，裏面住的人都穿得很好，以刻板的微笑歡迎他們。

至於經常在首都的新聞記者和外交官，如果他們進入一家「人民餐廳」，裏面的人員不是用客氣而堅決的口吻婉拒「這個地方沒有接待外賓的設備」，或者就是乾脆一句話「客滿」。

擁擠急燥的人羣

只有幾家旅館、餐廳指定接待外國人。那兒有特別廳保留給外國人，價錢也是「特別」的，那就是說，較隔壁普通餐廳所售同樣的菜的實價高上兩三倍。

但有時，若干亞洲同志或歐洲同志，能說中國話，由黨或大學裏重要人物件同，可以「夜遊北京」或「日遊北京」，准許進入「國家」餐廳，但即使如此，還得選擇不僅在烹調方面，同時在清潔方面也比較舒適的名餐館。

在這些地方兩件最引人注意的事，首先是壁報（即大字報），到處都是，按照年代和季節，攻擊林彪、孔夫子、龍諾、福特或布里茲涅夫。

更令人吃驚的是，在這個沒有社會階級（？）沒有財產，沒有頭銜的國家，竟有這種餐廳，適當的說並不是自助餐廳而是一種「人民餐廳」。

在那裏，一大羣人急躁不安，互相推擠，也許因爲他們餓，比任何其他地方更無秩序。你可以吃麵食、肉丸蔬菜、站着吃。

一天的工資——一盤菜價

還有不應忘記，這對我們而言極其便宜的價格對中國人而言就不太便宜了。他們每月收入介於一〇〇〇至一八〇〇比佛郎，一頓飯對一個北平人而言相當於一個比利時的雇員或工人化二〇〇至三

黨內反共人士亦是如此。例如毛澤東到重慶之後，專誠去拜候陳立夫，毛到重慶時，陳立夫未去機場迎接，所有毛出席的宴會，陳立夫一概不參加，表示對之深惡痛絕，但毛澤東卻找上門去陪笑臉，說好話，請求幫忙。大概毛幫內部對毛的卑下作風也有閒話，毛澤東事後卻詭稱是對國民黨高級人員進行統戰，統戰而去統陳立夫，比天方夜譚更天方夜譚了。

毛澤東第一次到莫斯科受盡史太林的凌辱，毛以「元首」身份為鄰國「總理」拜壽，已開國際外交先例，但史太林卻端坐克里姆林宮等候毛澤東覲見，如果毛澤東眞是中國「元首」，要為宋代徽欽之後，八百年來最大國恥，好在中國人根本不承認毛幫政權，何來元首，所以對他倒也無動於中。雖然毛澤東對史太林如此恭順，還被史太林扣留在蘇俄過了八十六天，簽訂了史太林交下一字不改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第二次到莫斯科在一九五六年，所出醜態也似B五十二。

四、B五十二已是淘汰的機種，美國已不製造，損失一架少一架。毛澤東及所謂「毛澤東思想」也在等待淘汰，其命運與B五十二完全相同。

誰把毛澤東比作B五十二，不論出於周恩來或林彪，都是天才的發明。

毛澤東與史太林

史太林與毛澤東皆秉天地戾氣所生，兩人有一個共同之點，皆以殺人為生活的目的，好似天生二戾專為殺人來的，毛澤東並不諱言以史為師，到了今天，毛幫公共場合只要有馬列的像也一定有史像，毛澤東與蘇俄鬧翻，最大原因還是由於赫魯曉夫反史。

這一點兩人是相同的，但若進一步研究，覺史毛二人也並不完全相同，就以殺人而論，史太林一生發動幾次大清黨，固然殺人如麻，但史太林所殺者皆其政治上的敵人或等是被懷疑可能成為敵人，對於眞正擁護他的死黨，卻也重用，保全，一九四〇年以後的俄共政治局頭目，即使地位有升降，但是，不僅沒有人會被殺，也沒有人被排出政治局，

方劍雲

太林臨死前欲藉猶太醫生案一網打盡政治局要員，但眞假畢竟難以斷定。

再看毛澤東，一九五六年毛幫八大及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會議共選出中共中央委員九十七人，候補中委九十九人，合計一百九十六人，到了一九六九年召開九大時，舊的中委，候補中委當選中委與候補中委的只有五十三人，其餘一百四十人除去死了十幾個，全被清洗，這一百多大小頭目肯定說沒有一個人眞的反毛，最多只是對他的作風不完全同意而已，此等處足見毛澤東比史太林更慘酷。

其次，史太林雖然對蘇俄人民實行殘酷統治，但是，史太林並未像毛澤東弄出這麼多的怪花樣，平均半年總有一個運動，大的如大鳴大放，三面紅旗，文革都搞得屍山血海。所以在史太林統治下的蘇俄人民雖然缺乏自由與麵包，總還可以獲得安定，在毛澤東荼毒下的中國人民，求一個安亦不可得，此亦是毛不如史處。

再其次，史太林雖然是混世魔王，四處侵略，掠奪，但是史太林一生確替俄開疆拓土，大發橫財，在東歐，蘇俄佔了波蘭東部土地，而以德國東部補償波蘭，在東部，史太林佔了庫頁島（此島應屬我國，並非日本領土，蘇俄雖自日本手中掠得，將來我必須收回）及日本的千島羣島，至於搶奪中國機器，壓榨東歐物資，雖然傷天害理，但畢竟為蘇俄立了功，請問毛澤東替中國掙了什麼？只有大塊土地，大把錢向外送。此亦是毛不如史處。

再其次，史太林一生雖然對其次子伐西里縱容，但卻禁止家屬干政，其妻為政治局委員卡岡諾維奇之妹，從未在人前露過面，其女史薇蓮娜，未投奔自由之前，也無人知其名，不似江青，蕭力，李敏一門三雌，無所不為，無所不管，此亦毛不如史處。

史太林長子在對德戰役中駕飛機作戰陣亡，毛的長子岸英也在北韓為美飛機炸得屍骨無存，此點雖同而實異，因為史太林之子實在死於衛國戰爭，不能不算為俄國犧牲，毛岸英是為什麼死的，毛澤

史太林死時孤零零一人倒在黑海別墅的書房裏，及至侍衛發現已無可救。所以史之死，許多史學家同醫生都並表懷疑，以為是被謀殺，毛澤東將來如果不被政府捉住明正典刑，就可能被大陸義民殺死，如果二者皆不是，眞正病死，其死法與史太林一樣。

毛澤東害怕死後鞭屍

其次，毛澤東死後一定被鞭屍，此點為毛澤東最為畏懼者，所以要極力捧江青為「接班人」，其故在此，但即使江青接班，最後必然還是要鞭毛澤東的屍，因為毛澤東與大小嘍囉結怨太深，不鞭毛屍不能平眾憤，而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批人並不是對毛澤東眞滿意，只是要靠毛澤東才可以向上爬，暫時不能不拍他的馬屁，也許因為太接近的關係，仇恨更深，發難更早，史太林死後畢竟還有三年多時間赫魯曉夫才公開鞭屍，毛死後也許不要三個月，江青、張春橋如果眞的奪得權力，便會公開宣佈毛澤東罪狀了。

赫魯曉夫鞭史之屍，只是一個世俗的說法，實際上史太林的屍骨還是葬在紅場，沒有移動，毛澤東若有一天被定了罪狀，正式鞭屍時，憤怒的羣眾一定要起而掘毛澤東之墳，而剉骨揚灰，也許懷恨太深的人，會把骨灰磨碎和水吞下去。

史毛二人之異同大致如斯，但客觀方面也有一個絕大不同之處，即俄國完全淪於共黨統治之下，無論史赫之間如何鞭屍，鬧來鬧去仍是共產黨當政。中國不同，中國的合法政府仍然據守一部份領土，行使治權，對整個毛管區法理上均有管轄權，毛一旦斃命，內部大舉賊殺賊時，中國政府自不能坐視，屆時王師出動，跨海西征，一切妖魔鬼怪皆烟消雲散。二十年前，「自由俄聯」主席某君（不記其名）到台北看見我三軍陣容，曾無限感慨說：「二次大戰時，我們如在堪察加海中有一個小島作根據地，就推翻了共產黨的統治，何況你們有偌大的台灣，你們一定可光復大陸的。」旁觀者清，我們應當自勉。

毛澤東的口水

毛澤東此人之不修邊幅，不必說歷史上的政治家無其人，就是他的三位前輩，黃巢、張獻忠、李自成也都比他乾淨，毛澤東本身汚濁還在其次，最可怕的便是他的口水，筆者認識一位前輩馮先生，現在是本港最大一間自由專上學校的系主任，又是一位文化企業主持人，他早年參加革命，在廣東時，曾入農民運動講習所受過訓，當時所長便是毛澤東，所以他倒眞是毛澤東的門生。很久以前與馮先生聊天，問起對毛澤東的印象。馮先生說因爲時間很短，別的印象不深，只有毛澤東上課時口沫橫飛，宛如落小雨，落到桌子上又腥又臭，因此，每逢毛「所長」來講課，前三排座位一定空着，大家越靠後面坐越好。

後來在台北遇到一位先生，過去也是中共高級幹部，與毛澤東坐在一起開過許多次會議，據他說，同毛澤東在一起開會最大苦事尚不是聽他的冗長不着邊際的報告，而是受不了落雨似的唾沫。初逃到陝北保安，安塞一帶過於貧苦，茶杯都沒有，喝茶也用大飯碗，這種碗容量大，碗口更大，自沒有碗蓋，每次開會毛澤東講過話之後，便沒有人敢再喝茶。後來還是朱德想出一個辦法，開會時，毛澤東一講話，朱德便把手中「文件」蓋在碗上，等毛澤東講過話坐下之後，朱德再掀掉「文件」喝茶，此一竅門爲所有大頭目採用，所以毛澤東一講話，每個大頭目茶碗上面都有一份文件，雖然如此，貼近他坐的人，對於那種濛濛細雨落在身上既腥且臭的味道，無不叫苦連天。

當時正值「文革」開始，這位先生無限感喟的說：「我早知會有今天了，老毛的爲人我們同他開幾個鐘頭的會，已經受不了，江青以享盡豪華生活的明星，與老毛竟然『鴻案相莊』二十七年，她若沒有企圖，斷乎忍受不了。雖然如此，她的這副忍耐力，武則天也不及，更不必說呂后同慈禧太后了。」

暴—戾—

毛澤東與希特勒

毛澤東告訴馬可斯說：「雖然我的名聲很不好，有人說我比希特勒更像希特勒……。」照毛澤東的語氣，似乎有人把他比希特勒，像是侮辱，最低限度也覺得頗爲委屈似的，但若深一層研究，眞正受委屈，受侮辱的卻是希特勒。

希特勒誠然是混世魔王，沒有人會歌頌希特勒，但世人對希特勒的評價，無論說他是英雄、奸雄，其人固一世之雄，最低限度有幾點是毛澤東不能想像的。

第一、希特勒承受的魏瑪共和國民生凋敝，物資奇缺，馬克要用車子載了去買東西，已成廢紙。但希特勒執政不到三年時間，德國不僅國強，而且民富，徹頭徹尾改觀，毛澤東竊據中國大陸時間幾達希特勒十倍，卻越搞越窮、越整越亂。

第二、希特勒當政之後，撕毀凡爾塞和約，進兵萊茵河，收回薩爾區及但澤，將東西德國聯成一氣。毛澤東爲國家民族作了什麼事，不但未收復過去的失土，反而爲了進行國際統戰，對緬甸、巴基斯坦、阿富汗三國割地求成。甚至被紅頭阿三佔去的「尼赫魯線」（在麥馬洪線以北深入我國境達十哩），毛澤東也未敢去碰一碰，一任印度佔了十幾年。

第三、希特勒一生未向對手低過頭，一九三九年九月英法德意在德國簽署慕尼黑協定時，英法意是第一次大戰後五強之三（另二爲美日）、德國是一次大戰的戰敗國，慕尼黑協定是德國有求於英法意，但在攝影時，希特勒傲然站在中間，站其右邊的是法總理達拉第，英首相張伯倫，站其左邊的是意首相墨索里尼，意外相齊亞諾（曾任駐華大使），四人皆垂手站立，只有希特勒兩手交义放在胸前，其睥睨羣倫之態，毛澤東何嘗有過。

世人皆知毛澤東於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在重慶參政會大禮堂，對着幾千人振臂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三民主義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世人又知毛澤東一九五七年訪俄，在莫斯科公開演講說：世界社會主義國家要有個頭，這個頭便是蘇聯，世界共產黨人知道當民國廿七年王明（陳紹禹）由蘇俄乘機回延安，毛澤東致歡迎詞舉出兩個「典故」。一、毛說：中國有句俗話，喜從天降，今天王明同志乘飛機歸來，我們眞是喜從天降。二、毛說：中國有句話：飲水思源，我們知道首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是王明同志，不是統一戰線，我們不能同國民黨合作抗日，今天是什麼處境，眞不能想像。說過之後又高呼王明同志萬歲，像這種卑鄙而又肉麻的事，希特勒何嘗作過。至於希特勒生前跺跺腳使半個地球震動，臨危時自戕，以火焚屍，不使落於蘇俄之手，慷慨捐軀，從容就死，兼而有之，毛澤東將來能作得到嗎？所以毛澤東自比希特勒，將來兩人在地獄相見時希特勒一定大喝一聲：「滾你的吧！」

毛澤東似B五十二

不知誰炮製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呼毛澤東爲「B五十二」，這一名稱也許太神似了，所以毛澤東念念不忘，見了馬可斯夫婦還說一遍。

實在說呼毛澤東爲「B五十二」，實在是一絕，毛澤東與「B五十二」相似之點有四：

一、B五十二在飛機中是龐然大物，毛澤東在共幫大頭目中亦是龐然大物，劉少奇有其高無其肥，鄧小平有其肥無其高，至周恩來之弱不禁風，林彪之瘦骨嶙峋，更無論矣。

二、毛澤東性情暴躁，喜怒無常，一發脾氣宛如轟炸機，如某次在毛幫「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擴大會議」時指着梁漱溟大罵：「你覺得很美，比西施楊貴妃還美，我看你臭得很。」又指着梁氏說：「台灣廣播說你有節氣，有硬骨頭，我看你有臭氣，有臭骨頭！」這段大天二的聲音把全場一千多人都嚇呆了，宛如重轟炸機來到了頭上。

三、B五十二雖然是龐然大物，携帶的炸彈多，轟炸的面積廣，但B五十二卻不能單獨行動，沒有戰鬪機保護，出動就會被擊落。毛澤東也是如此，毛澤東窮兇極惡只是在他的爪牙所能控制的地區，一旦離開了巢穴，惡狼頓時變成了綿羊，毛澤東自從上井崗山落草之後，平生離開老巢，到了他不能控制的地區前後三次，一次去重慶，兩次去莫斯

政治與社會的影響力特大，而幾乎無法在「人」及「做人」的本質與意義反省了。這將是這一時代的悲劇，如果不能立刻從中反省的話。

事實上，解決「人」及「做人」的問題，不只是政治與社會的這一層次，而該是來自更高的思想文化層次的。在東方來說，那是傳統中國文化中一脈相承的儒家主流思想；以及在西方來說，那是傳統一脈相承的基督正統思想。同時，在可預見的未來，世界的新文化必該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基督正統思想的交流與各流的產物。

因此，只是囿於政治與社會層次來看問題，那只是表象而已。由表象而得到的印象，再給予結論，其不可靠性也是顯然的。

自由與僞自由

也就是爲此，莎莉從中共所統治的大陸上所得到的一些說辭，很明顯地是假象。例如，她說：

「今天，中國人有穿衣的自由，有吃飯的自由，有住房子的自由，有工作的自由，有醫療病痛的自由。」這些，爲莎莉來說是「做人的基本自由」。

首先，任何人知道中共所統治下的大陸人民，是否有穿衣「自由」、吃飯「自由」；住房子的「自由」和工作的「自由」呢？除非，這一「自由」的意義是另有解釋方可。

其次，這裏莎莉所謂的「做人基本自由」，似乎只限於衣、食、住和工作方面，難道說：「做人的基本自由」只是屬於物質方面和生產方面嗎？這當然是一偏之辭呢！爲什麼？或許莎莉所發現的大陸人民的情況，只是囿於這一「唯物」的範疇呢！即使是「唯物」的範疇，大陸的中國人是否眞的擁有衣、食、住和工作的「自由」呢？相信莎莉和她的團員們是無法眞實的體驗了。當然，這也是無可如何的。

最後，做人的基本自由，如果我們不偏一辭的話，那該同時包括以下的幾種基本自由的，一是生存權；二是政治經濟權；三是社會文化權。這裏所包括的自由該是言論、思想、出版、結社、信仰等自由的。

莎莉的談話中，除了論自由之外，還談到了民主——中國大陸的民主。她說：

「我們那有中國那種眞民主？他們不僅選舉自己信賴的政府，連青年上大學，也由大家公選，那該是多麼民主？」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的宣傳人員，該是多麼的厲害，同時，又可以反映出莎莉等人該是多麼的幼稚與對共產黨了解多麼貧乏。

大陸上的「政府」，是大陸老百姓「選舉」而「信賴」的嗎？每個中國人的心裏有數。

如果說是「選舉」的話，那該查考一下「人代」是如何產生的？而所有在「人代」開會時的「選舉」是如何進行的。這一產生與進行的方式，是否老百姓可以置喙，抑或是共產黨人一手包辦？或是格臨指導？

至於「信賴」也者，恐怕該先考慮到「不信賴」的後果呢！相信這「不信賴」所能產生的後果，才逼使人們要「信賴」呢！

至於「連青年上大學，也由大家公選」一節，莎莉卻是太昧於內情了。大陸上的「大學」，特別是在文革以後，究研是怎樣的實質，莎莉等恐怕要先進行惡補呢！否則的話，那也只能騙騙不了解中共內情的美國人而已。

至於，什麼資格的青年才能上大學，那又得要莎莉等再進行一次惡補了。
假如這兩方面弄不清楚的話，這一類的「大陸中共式民主」最好不談爲妙！

在這裏，莎莉似乎一方面否定美國有「自由」和「民主」，起碼，如果有的話，也是「假」的，不是「眞」的。

這一世代中，眞眞假假，假假眞眞的討論、宣傳、惑衆誠如滿天神佛。似乎大家都在相信着：假的，只要不停地當眞的來說，就便成爲眞的了；眞的，只要不去說，那眞的就成了假的。

實事上，人們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沒有眞的，也就沒有假的；同樣，如果沒有假的，也就無法分辨眞的。因此，只要有人講眞的，也就會有人以假亂眞，來講假的；同樣，只要有人講假的，也就會有人以眞辨假，來講眞的。

問題是：在一個固定的時間裏，究竟講眞的與講假的比例是如何呢？這比例的大小多寡，在客觀的情形下是可以形成一種力量的；然而，眞與假的判斷，仍然還得訴諸於每一個個人的良心清明的。這方面可以說是主觀因素主使。

除此之外，我發現還有另外的一個因素，這因素特別是在中國人的作風與作爲裏見到。那便是：對假的，只是作出不值一顧的態度，不去主動地事先加以揭發其假，然而，當假的思潮成爲風起雲湧時，再奮身而起加以批判的話，已經爲時太晚了。於是便只能與「壯士扼腕」之嘆。對眞的，自以爲眞金不怕火煉，不去主動地宣佈，但當大家都在懷疑眞的爲眞的時候，再急起直追的話，所花費的力量就似乎太大太多了。

目前，在自由地區的人士們，由於還有充份的自由，於是就不去運用這一自由，這方面，我覺得是很可惜的。難道說，我們爲自由和民主，不該是努力去爭取嗎？不僅是爲自己，同時也爲了所有的中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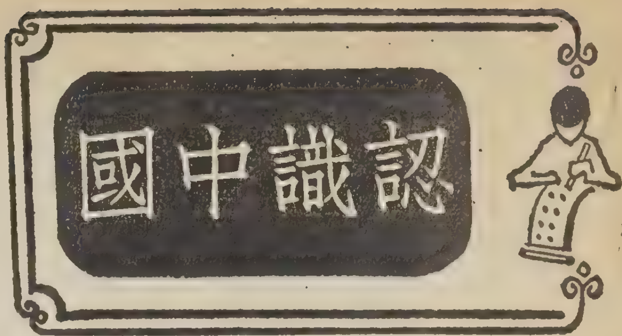
君不見，偌多的人士們，都不時地再把民主與自由加以曲解嗎？這一曲解的背後，卻是有着更大的陰謀的。

君不見，偌多的人士們把自由解釋成無所不爲嗎？甚至「連偷、竊、騙、搶」也都算到「自由」的賬上嗎？這時，最主要的是要揭櫫自由的眞義呢？

君不見，偌多的人把專制蓋了民主的外衣嗎？爲什麼我們不去把民主的假面具拆下呢！

讀完了莎莉麥蓮和她的團員們的談話，我在想着：當她們眞的了解她們是在說什麼時，恐怕問題就已經不太簡單了。

起碼，莎莉這次的眞人的表演，恐怕也一如電影中的表演，該是同屬於「傻」型人物呢！我在想。



莎莉麥蓮談自由

柳以青

民主、自由似乎在受到歪曲了。而這歪曲是由宣傳中來的。爲我來說，無論誰人在宣傳上歪曲民主與自由，我總是不爲所動的。不過，我卻可以從不同的層次來看人們如何扭曲民主與自由。

莎莉麥蓮等在去了中國大陸訪問後，似乎對「民主、自由」有了新的解釋，這篇，想用了她所表達的意義來商榷一下。或許是最具有現實意義的。

幻象與幻覺

「團中那位黑人首先質問他說：『什麼是自由？老實說：直到我到了中國，才知道我也是個人。可見我原來連做人的自由也沒有。』至此，莎莉便接口說：『眞的！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民主？我們那有中國那種眞民主？他們不僅選擇自己信賴的政府，連青年上大學，也由大家公選，那該是多麼民主？』跟着她又嚴肅的說：『中國婦女啓示了我，使我知道我也是個人。也是社會的一份子。因此我完全變了。我變成一個「人」了。』她頓了一頓又說：『一個人有做人的自由，有基本自由。今天，中國人有穿衣的自由，有吃飯的自由，有住房子的自由，有工作的自由，有醫療病痛的自由。他們不必像許多美國人一樣，要去偸、去扒、去搶、去求乞……試想想吧！一個人淪落到這步田地，還有什麼自由可談的？」

從那位黑人團員所問出的話，那只是反映出美國社會上的黑白種族歧視問題的感受而已。很可能，這位黑人團員在美國的身受，使她頗有壓力感。因此，當她以美國人的身份到達大陸，所受的中共招待外國人士們的待遇，頗使她飄飄然。

事實上，除了中共的國際政治宣傳的手法外，所有的中國人，對於遠來的「客人」都是講禮儀的，受到尊重的，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所使然。因此，這位黑人團員，並不一定要把這一受尊重的感受認爲是中共的所爲，這方面，只是由於她對傳統文化中所陶冶的中國人以前所知甚淺而已。

而中共，卻在這方面加雜了太多的政治色彩，成爲向國際宣傳的一步棋子而已。

但是，這位黑人團員下面的一段話，卻是言過其實了。那便是：她以爲：只有她這次到中國大陸去旅行，才發現了「她也是個人」。並且。也發現了她「有做人的自由」。相反地，她以前在美國，既「不是人」，同時，又「沒有做人的自由」。到中國大陸上才發現自己是「人」的感受，相信會是因爲受到好的專爲「外國人」的招待所致。至於在美國沒有做人的自由一節，相信我還得問一下這位黑人團員：她所指的「什麼是自由」的內涵問題。

她之所以在中國大陸才發現了「人」的問題，以及「有做人自由」的問題，那一定是聽了中共的招待人員宣傳的說辭而已。

本來，對外來的客人，當然要遵循「家醜不可外揚」的原則，那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中共對外來客人的宣傳，不但不是止於「不揚家醜」，而卻是運用到製造假象，無中生有的手段的。結果呢？只是適得其反。

也就是爲此，使到這位黑人團員，以爲在大陸上才發現了人，才有做人的自由。可惜的是：這位黑人團員，仍然還是回到不能發現她是「人」的美國，以及「不能自由做人」的美國去了。同時，她更能把她內心的感受，公開地發表出來。這一公開意見的發表，我不知道是否確實是「做人的自由」與權利之一呢！

接着莎莉補充說：「中國婦女啓示了我，使我知道我也是個人，也是社會的一分子。因此我完全變了，我變成一個『人』了。」

連白種族的莎莉，也承認她在中國大陸才發現她是「人」，同時又是「社會的一分子」。而眞的變成一個「人」了。

何以她們都會在中國大陸上發現了「人」，和眞正是一個「人」呢？這問題看來不簡單，然而，分析起來就不太難哩。

首先，這裏所說的「人」，並不是指「人」的本質意義，只是「人」的表面表現而已。從外在的表現上，美國的社會發展成唯自我主義，唯個體主義，由此，反而迷失了「人」的意義，以及「做人」的志趣；而大陸上中共的統治下，則是唯羣眾主義，唯羣體主義，從外表上看起來，人與人之間似乎還有某些可以看得到的關連與意義。因此，美國的人士們，一到大陸就會從外表上接觸到這一深刻的現象。可是，只是外表的現象而已。

然而，除掉了這外表的一切，實質上的「人」與「做人」目的是如何呢？恐怕那該是最值得研討的。

由於政治、社會強大的影響力，這一世代的人士們，似乎多多少少都受其

混水摸魚，撈點油水，所以蘇俄不動手，印度也不敢動，說來說去還是蘇俄的問題。蘇俄會不會攻毛，筆者以前已談過，茲不再述。剩下的就是「反」的方面了，雖然近兩年來，我國外交形勢日非，但軍事、政治、經濟皆有長足進步，中國政府更無時無刻不作反攻大陸，光復國上的打算，只看故總統蔣公崩殂後，靈櫬暫厝慈湖，可知中國政府不僅有光復大陸的決心，而且確有光復大陸的信心。更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談話除去帝、修、反之外，「和他們國內代理人一起來」，所謂國內代理人，意義就比較明顯，「帝」不可能有國內代理人，修縱有代理人，也只限於重要頭目，若說國外一動手，國內就羣山四應的，只有中國政府反攻，始克有此。

一旦國軍反攻，毛幫將如何，周恩來說的有三條路，其中第三條不必談，周恩來也承認「是革命失敗」，共產主義要推五十年或一百年始能勝利。這句話自是「十八年後仍是一條好漢的說法」，實是五十年後，有人要問什麼是共產主義，必須要去查大英百科全書了。

現在先說第一條，如果中國政府反攻一開始，勝負就決定在沿海登陸一戰，因為我們登陸之戰若是立不住腳，人民及共軍自不敢響應，恐怕國軍退走之後，他們要受屠殺，但只要能佔領一省兩省，證明國府這次攻上來不走了，一定會各省紛紛響應，這種戰爭，毛幫不可能有勝利的。

第二個可能周恩來要重上延安與井崗山，更是自我安慰之言，實際上絕無可能因為所有大小頭目人人皆養尊處優慣了，大頭目生活之奢侈荒淫，文革時經紅衛兵揭露出來，簡直駭人聽聞，像最近到外面活動的「交通部長」葉飛，在福建任省委第一書記時，竟然建有春夏秋冬四座行宮，張宗昌也未曾這樣胡鬧過。賀龍吃的小狗子要用奶粉喂，李井泉更發明了吃鷄不見鷄，吃魚不見魚，此是毛報自己揭露的，非我輩所造，這批人還能上延安，上井崗山，周恩來說這句話時，一定也覺得好笑。

目前可以斷言，如果國軍反攻，毛幫在沿海最初一兩次大戰不能阻止住，整個大陸將是土崩瓦解之局，大頭目向國外逃竄，中級頭目向北韓、北越、港、澳逃，小頭目一鬨而散，決不可能有長期抵抗的形勢出現。

由周恩來談話提出了國內代理人，可知周恩來眞正畏懼的還是國軍反攻，俄毛戰爭的可能性雖在，但不足動搖毛幫根本，只有王師一出，妖魔頓時瓦解冲消。毛幫最近所以拚命進行統戰宣傳活動，想以種種壓力迫垮中國政府，其故在此，但是有可能嗎？

在此，順便一提周恩來病愈出院的問題，有一個美籍華人李振翩到北平見到周恩來，毛幫新華社未說明會見地點。於是本港許多擁周派的專家大喜過望，報導周恩來已病癒出院，並且加以註解，說周恩來病癒之後，將會負起更多責任。似乎周病一痊，便天下太平，人類蒙庥。對於這些單戀周恩來的專家，毛幫卻沒有半點「溫情」，就在上午讀到專家們的大文，下午加蓬總統到北平，機場歡迎行列未有周恩來，筆者就擔心專家們要跌眼鏡，果然隔了一夜，毛幫新華社又發出消息，周恩來仍然在醫院中會見加蓬總統。

筆者決無譏笑專家們，因為感情有時會蒙蔽理智，有些專家因為太愛周恩來，所以處處對周恩來皆作好的希望，但可惜此種希望，十之八九是會落空。

毛幫目前鬪爭的內情，我們所知的實在太少，其嚴重性不知超過海外傳說的多少倍。周恩來長期住院之謎，目前已逐漸解開，卽政治病重於生理上的病。

周恩來是不是有病，當然是有的，周恩來今年已七十八歲（此指中國年齡而言），嚴格說一生也很少過幾日太平不傷腦筋的日子，到了「望八」之年，患上老病自不奇怪，但是要說非住醫院不可，卻也未必。

以毛幫大頭目之窮奢極侈，人人家中皆可設一間醫院，毛幫以前就報導過潘復生當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時，出門旅行帶一間醫院「保健」、潘復生與周恩來差了一大截，潘復生帶着醫院去旅行，周恩來為什麼不能搬一間醫院回家，而要長期住院。

在周恩來住院期間，似乎並未誤「公事」，仍然會見客人，大概有關文件也由他批，周恩來唯一病徵，便是不能出醫院，四屆人代開會時，曾經離開醫院出席一次，會畢趕快又回醫院，好似在外面久待了，便會被人謀害了似的。

筆者決不是有心與專家抬槓，硬看壞周恩來，實在由於毛周之間已到了不可能見面之境，此事鄧矮子已無心透露過一句，毛周如尹邢之避面，自不是「毛澤東思想」，因為毛可能已沒有「思想」，而是周恩來的意思，周恩來深知毛一伸腿瞪眼，江青一系決不會留下自己，因此，決不冒險隻身入毛江住處，只好躲在兵營內苦熬。目前周恩來處境最苦，毛澤東馬上就死，周恩來禍在目前，毛澤東不死，周恩來禍在將來。周恩來此時可能希望毛澤東眞能萬歲，再活上十年八年，比自己命長，使自己能不受清算鬪爭而死，以保「晚節」，但這個算盤絕對打不響，就算能如周恩來之願，則十年的醫院怎麼住？

為關心星晚牛馬集者作

林復生

星晚新聞眼耳傾　劇憐牛馬忽銷聲

滿街爭問多疑惑　當局何為欠感情

切望留神分好歹　不應任意定輸贏

欲知始末萬人誌　衆志成城一柱擎

周·恩·來·論·中·共·前·途

岳騫

最近台北方面得到一份毛幫文件，周恩來在病榻上向其親信說：「如果帝修反和他們國內代理人一起來——我想這一天會來的——那時可能有三種前途：第一種前途，是全黨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擊敗侵略者，平定內亂，在廢墟上重新建設；第二種前途，是重新上井崗山打游擊，再在延安找根據地，打上十年八年仗；第三種前途，是革命失敗，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推遲五十年到一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億萬人民將受更大的痛苦。我們的願望是取得勝利，所以還要戰鬥不懈，咬緊牙關搞革命、抓戰備、努力建設，要準備吃苦，吃前人所沒有吃過的苦，否則我們會更苦，更不好受。」

周恩來這段談話，口吻極似周相國，台北方面對毛方資料之搜集，既準確又快速，幾年來所發表的毛幫文件，贏得全世界讚譽，這一段資料相信是眞實可靠，再與鄧小平同法總統戴斯亭談話，認定俄毛必將大戰，將周鄧的話聯在一起，可以看出毛幫大頭目內心的惶惑。

與毛幫小頭目有過交往的人都會有一種經驗，即毛幫大小頭目的多疑，敏感，已經到了精神分裂的程度，因此，他們對任何事物的看法，皆與正常人不同。大陸陷共之初，筆者尚未逃出，遇到幾位舊日同學好友此時已是中級毛幹，仗着彼此舊交，筆者曾經問過他們，何以對人對事如此多疑、敏感。大多數只是笑一笑，不願或者不能作答，其中只有一位學識較佳，人也比較誠懇，他考慮一下說：「大概因爲我們的黨生於憂患的關係。」這句話筆者所以到今天還記得，因這是一句較爲老實的話，沒有八股氣味。

推而及於全體毛幹，自毛澤東以下皆是如此，大凡一個心術端正的人，必不可能當共產黨，即使一時被誘，誤入歧途，最後也必然會翻然悔悟，成爲反共鬪士，此種例子太多。能在共產黨中浮沉幾十年，又能爬進最高金字塔，其人絕非善類，正如史大林所說，必是「特殊材料」製造的。所謂特殊材料，包括甚多，但其中必有一項敏感，多疑的成份在內。

明白了毛幫大小頭目的個性，才可以曉得毛幫自從一九六〇年赫毛翻臉之後，毛幫便積極對蘇俄備戰的原因了。

毛幫在早期拚命反美，在華南構築工事，幻想有一天同美國作戰，這些工事可以阻止美軍。據說毛幫當時建築的龐大軍事工事，有一條地下交通壕從福建到廣東，可容兩部車並行，其工程之鉅大，可比萬里長城，想像中流了多少中國同胞的血汗，死了多少民工，用了多少民脂民膏，但這條交通壕目前作何用途？

以後俄毛鬧翻，毛幫又在北部大修工事，北平城內修了處地下城，供去北平的外國人參觀，裏面一應設備俱全，是一座地下城，比起華南的地下交通壕，又不知進步了多少倍，但這種地下城，除去供展覽之外，眞有戰爭，究竟有何作用，大值得懷疑。

俄國會不會攻毛，可能性當然有，但是決不似毛幫大頭目所想得這般嚴重，如果以今日俄毛之間敵對情況與一九三七年中日之間作比較，那時的情況要嚴重的太多。但當時全國在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民氣雖然激昂，卻異常鎮靜，不似毛幫目前對蘇俄的行動如此緊張，毛幫大頭目之精神狀態，實在有欠正常。

周恩來病榻留言，將毛幫前途分爲三類，完全是基於戰爭必然發生而擬定，周恩來到了這個地步，又對親信談話，按理應當出自內心，但周恩來所判斷的毛幫前途，雖然有三條路徑，但到了終點時，卻在同一地點，即不論何種情況，毛幫也注定完蛋。

周恩來口中的「帝」，當不純指美國，而是泛指一切西方國家，可能包括日印在內，「修」自是蘇俄，「反」當是指中國政府及在自由地區的中國人（也包括「瞳子」在內，因爲到了那一天，「瞳子」又會變過來），這三方面會不會同時向中國大陸進攻，應該不會，首先美國就不可能有此想法，美國不動，其他西方國家更不會，日本直到今天尚未軍備，更不可能向外侵略，惟一有此野心的倒是印度，尼赫魯女兒確有開疆拓土的雄心，但是印度最大的願望也不過是「內藏」與「外藏」，尚不致有進攻北平之野心。而且印度如向西藏用兵，也不可能單獨行動，一定要在俄毛戰爭發生之後，乘機

經濟情勢

關於當前中共的經濟政策和制度，中共指出在所謂「國營經濟」的經營管理方面，普遍有着「修正主義」思想。張春橋文章中曾複述了一九六九年四月毛澤東在共黨九屆一中全會中的講話：「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領導權不在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羣眾手裏。」「無非是搞什麼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麼獎金等等」。最近中共仍承認，這些中共企業和工廠的領導幹部，「在他們把持的部門和單位不服從國家計劃，推行『利潤掛帥』，搞資本主義經營，利大的大幹，利小的小幹，無利的不幹。這樣，就會造成某些商品供不應求或求過於供的現象，……一些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人就會利用供求之間存在的這種缺口，以互相支援爲名，行互相利用之實，擅自動用國家集體的資金設備和產品，搞以物易物，套購國家物資。在這種所謂『協作』中，什麼損公肥己、營私舞幣、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等見不得陽光的勾當，他們都會幹得出來。」

在農村集體經濟方面，張春橋也指出了「全民所有制在作爲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村方面還很薄弱」、「還保留着少量的社員自留地和家庭副業」、「還保留相當數量的集市貿易」（卽自由市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還很龐大，如像「搞副業單幹，或者打着『爲集體』的旗號，搞資本主義的活動；有的甚至棄農經商、投機倒把，瓦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所謂「棄農經商」，無非是爲農民生活太苦，不得不設法做點小買賣「抓現錢」。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的共幹，他們爲了社隊的生存，爲他們自己的生活，對以上行爲，不僅本身參加，對農民也只好同情默許，「不敢批、不敢鬬」。

在宮廷派叫嚷「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批判資本主義傾向」之下，現在各地公營廠礦發生了取消工資級別、取消津貼、工人不服從共幹領導、以及揪鬬共幹的風潮，工人本身也發生了對立的派別，互相鬬爭。農村中發生了取消自留地、取締自由市場、限制家庭副業的過左行動，以致城鄉動亂擴大。

社會治安問題

在社會秩序方面，去年（一九七四）七月一日共黨中央第二十一號文件，曾透露了大陸社會存在着「破壞工農生產、破壞交通運輸的階級敵人」，存在着「盜竊欺詐犯、殺人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的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這一次，中共文章作了再次的承認。造成社會問題的因素，除了靑少年問題（主要是抗拒下放後逃回的城市知識靑年）爲大家所熟知者外，還有着爲中共所隱瞞一直不敢公開的兩個問題：工人鬧事、和復員退伍軍人鬬事。

上述共黨中央一九七四年第二十一號文件，曾暴露了大陸工人對共黨的工資政策、經濟政策和領導作風，強烈不滿，普遍採取了反抗行動，他們「公然

煽動停工停產」、「搞垮地區、搞垮行業的串連、拉山頭、打內戰」，以致煤炭和工業減產，交通運輸堵塞，整個經濟出現嚴重危機。在同一文件中，中共高呼要「堅決煞住經濟主義妖風」（指要求提高工資的呼聲），並允諾有關工資和經濟政策的問題，一律放到「批林批孔」運動後期統籌解決，以爲緩兵之計。現在，張春橋、姚文元等文章，將工人的要求和行動歸咎於「資產階級的物質引誘和各種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歸咎於老奸巨滑的老資產階級分子對靑年工人（特別是當了幹部的）的「教唆」。現在中共強調「政治掛帥」、「反對資產階級的腐蝕」、「工人階級必須改造自己」、「必須有鐵的紀律」等口號，反映了工人問題依然嚴重，而中共已決心違背解決工資問題的承諾。

去年，大陸復員退伍共軍爲工作安置與待遇問題，也普遍掀起了串連、貼大字報、請願等行動，並發生了與公安警察、工人民兵流血衝突、破壞交通等事件。綜合各方面資料，可知復員退伍軍人鬧事，已自廣東、廣西，蔓延到了湖南、湖北、江西、江蘇、浙江、安徽、山東、福建等省區，中共政權還缺乏有效解決的辦法。在這次學習理論運動中，中共不斷正面表揚某些共軍士兵在復員時自願到最艱苦的山地農村去「繼續革命」，做「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模範，足以證明復員退伍共軍鬧事問題的眞實性。

新政治鬥爭將繼續發展

以上情況，說明了中共今天所以呼籲「安定、團結」的背景是一個「亂」字。誠如「紅旗」雜誌本年第六期的文章：「說在社會主義革命日益深入的情況下，他們（指反毛反共勢力）總是企圖把無產階級的政權搞亂，把社會秩序搞亂，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以便混水摸魚，乘機進行反革命破壞。」

但中共今天的呼號「進一步實現安定團結」，並不是說要停止內鬬了，「紅旗」雜誌文章明白的說：「安定團結，決不意味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相安無事』，恰恰相反，它是以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爲前提的。」並且明白的說：「我們所說的安定，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的安定；我們所說的團結，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線基礎上的團結。這樣的安定團結，是經過鬬爭得來的，也只有在鬬爭中才能鞏固和發展。」

文章還具體的提出了促進所謂「安定團結」的步驟是：「提倡顧全大局……克服資產階級派性」、「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搞好各級領導班子（指各級黨委會）的革命團結」、「要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自覺遵守革命紀律」、「穩、準、狠以準以重點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要多做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團結（幹部和羣眾）兩個百分之九十五。」

由上可知，經過了四個月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已愈來愈顯示出了它是一個新政治鬬爭的性質，在「以鬬爭求團結」的理論下，中共內部擁毛反毛的路線鬬爭與權力鬬爭，不可能平息，也不決可能求得眞正的「安定」與「團結」，乃可斷言。

「安定團結」聲中的大陸現實情勢

項楚

中共呼號「進一步實現安定團結」

中共四屆「人大」閉幕以後共黨所發動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歷時已四月，現已進入初步「總結經驗」階段。中共曾一再說，這一學習運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前者，是說能不能始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關係到中共政權「發展前途的頭等大事」，後者，是說大陸社會存在着「現實的階級鬪爭」，也就是意味着共黨政權的統治存着嚴重的困難情勢。

四屆「人大」召開前夕，毛澤東爲了收拾「批林批孔」運動的動亂，曾經向全黨發出過「安定、團結」的呼籲說：「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爲好。全黨軍要團結。」（中共中央中發——一九七四年二十六號文件傳達）這一次的學習理論運動，中共更重複強調要「落實安定團結的方針」、「進一步促進全國的安定團結」。現正當運動進入初步「總結」階段，「紅旗」雜誌本年第六期文章「深入學習理論、促進安定團結」，又突出了所謂「安定團結」問題，文章說：「進一步實現安定團結，反映了當前形勢發展的需要，體現了革命人民的共同願望」。可見今日中共統治內部，確實有着動亂分裂的危機，中共的主觀願望，也確實希望獲致某種程度的「安定、團結」。

當前中共統治所存在的危機，玆分從政治、經濟、社會三方面簡述如次。

當前的路線鬥爭與權力鬥爭

中共報刊所發表的毛澤東講話及張春橋、姚文元等文章，都提到了還會有「林彪一類」的「新資產階級分子」上台篡權的可能，「決不能放鬆警惕」、「切不可麻痺大意」。張春橋特別描述政治情勢說：「在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有些方面實際上仍然被資產階級把持着」、「舊思想、舊習慣勢力還頑強地阻礙着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生長」、「隨着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新資產階級分子一批又一批地產生」、「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鬪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鬪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還是很激烈的。」

對於所謂堅持毛澤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線，以及「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中共內部大致分爲三種態度三種勢力：㈠一種是堅決擁毛，主張在「一切領域」、「一切階級」、「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決不能「半途而廢」，讓「資產階級法權」、「留下一些」、「再擴大伍隊」、「變成保護資產階級特別是保護新生的資產階級的東西」。這一派由於態度激進，又再度強調「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所以最近被人指爲「刮共產風」。㈡與此相反的是被張春橋稱爲「刮資產風」的一派。張指他們是「名曰共產黨員，實際上是新資產階級分子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財產佔爲私有，怕人民再『共』這些『產』的新資產階級分子或者想乘機撈一把的人」；他們打着毛澤東的旗號打擊毛澤東的力量，有時候『順』着無產階級，甚至裝得比誰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號，製造混亂，進行破壞」。㈢第三種是「糊裏糊塗的跟着修正主義路線跑」的所謂「經驗主義」者，他們「對商品制度、貨幣交換、按勞分配等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分不清路線是非，甚至對它抱有極大的興趣。」

以上第一種勢力顯然就是毛澤東所扶植的宮廷派，今天掌握了中共黨權，但在黨內是少數；第二、三兩種事實上是同一個龐大勢力，掌握了政治、經濟尤其是地方的實權，處於多數。他們在路線上的分歧和權力的爭奪（中共口中的「資產階級派性」），構成了今日中共的路線鬪爭和權力鬪爭。

中共儘管召開了黨的「十大」，一再高呼「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加強革命團結」，並勉強舉行了四屆「人大」，但據透露現在仍然有「削弱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各自爲政、向黨鬧獨立性」、「削弱黨的領導和破壞革命紀律的錯誤傾向」、「要警惕階級敵人利用民主的口號來破壞黨的一元化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可見當前中共的權力鬪爭中，宮廷派以外的龐大勢力反對宮廷派篡權當權，相當激烈。

的銷場，沒有野心取代某一份報紙。「大勢所趨」的報紙太多，使到「沉默的大多數」覺得可讀的報越來越少；同時，我們寫文章的人，也覺可以暢所欲言的地盤已再找不到，所以老萬冒傾家蕩產之險，辦「萬人日報」，使它能滿足沉默大多數的思想要求；更使它成爲人人可以發言的園地。在我們的報上發表文章，可以照你自己的意見講話，不會抽稿，不會腰斬，希望大家愛護這園地，各盡所能，把它維持下去。

一份報紙的生存，主要靠讀者支持，讀者有恒的購閱，銷路便可保持，循序漸進。只要保持二萬份銷路，我們便有發展機會。香港最暢銷的報紙每天約銷二十萬份，我們只要有它十分一銷路，便不致關門，也有機會追上他們。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萬人日報」當然也要長遠的日子才可以把它辦成一份暢銷的報紙。老萬有足夠信心，只要群眾需要它，它一定可以躋於暢銷報紙之列。難道香港人就只需要狗馬報、鹹濕報、大砲報嗎？難道報紙只有靠左才可以生存嗎？

決定接受．讀者投資

「萬人日報」的宗旨既要成一份群眾的報紙，因此我們應當讓大眾做我的老板，老板越多，我們的銷路也會越廣。

在我們提出要辦「萬人日報」時，讀者的反應非常熱烈，要加入做「萬人日報」股東的讀者，不斷寫信來，敦促老萬定出辦法，好吸收讀者的投資。這一來，也可使我們的經濟基礎好一點，即使要捱一個時期，也有能力去捱。

不過，如果公開招股，招足股本後籌備出版，那麼，我們非到一九七八年不會辦成功。不是說讀者不肯投資，而是事務太過繁瑣，非有廣大人力不能應付得來。因此老萬決定先就自己能力所及，把「萬人日報」出版了，再進行招股；而招股對象，還是我們的廣大讀者群。

如果一位讀者成爲我們的股東，這份報紙便跟他發生直接利害關係，他不但會成爲我們的永久讀者，還會樂意介紹給他的親友。

現在，我們決定選擇「七七」這個偉大日子出來，大家討論，待我們報紙出版時，可以拿出週詳的辦法。在那時，就可以接收讀者的投資。

每股五百．輕而易舉

老萬考慮過，每一股的金額，不能定得太多，太多了使許多普羅大眾的讀者感到有心無力，但如果太少，太過濕碎，又很難辦。

開辦一家新報紙，經濟不能太脆弱，新報紙例必要捱一個時期，捱過了，才可進入康莊大道，捱不過，便告夭逝，前功盡棄。老萬是窮書生，能夠拿出來的現錢不會太多，應付了註冊、散紙及海報、傳單、電視台、電台的宣傳，還要租一個起碼一千尺的社址，開辦費不少，要花十五萬元，如果將來要「守」，恐非老萬個人能力支持得來。

因此老萬決定出版之日，把招股的辦法在報上發表，如果奇跡地得到讀者熱烈响應，則「守」的問題就可迎刃而解。

老萬綜合各位讀者來信的建議，認爲最適中是每股五百元，一千元兩股，五千元十股，只有五百元能力的也可以把他吸收過來，成爲「萬人日報」的股東。

招股目標爲六百股，共三十萬元，其中一半已由老萬和幾位股友認了，剩下三百股，由讀者投資，相信在我們的廣大讀者群中，不難找到三百股的認股人，集眾人之力，事情好辦，相信這目標一定能達到。

眾多股東．合力推廣

「萬人日報」正進行註冊爲有限公司，如果讀者有興趣，我們衷心歡迎參加。暫時，發回臨時式收據，待辦好註冊手續，始發給股票。

我們的社址設在高士打道二七五號海都大廈二樓B座，電話七九六八四八。把劃線支票寄來，或通知我們携備臨時收據到收亦可，三百個單位，有些人有能力認股十股廿股的，一呼而集，熱心的人多的是，老萬對這方面，倒頗感樂觀。

如果你成爲「萬人日報」的股東，就有義務爲以把我們到達成功之路盡量縮短。

日前「萬人協會」舉行執委會議時，老萬因爲「萬人日報」的公事，沒有出席。事後會員向老萬反映，據說會中許多執委掀起認股熱潮，只因老萬的招股辦法尙未公佈，因此他們無從決定。老萬當時如在場，一定大受感動。因爲「萬人協會」的成員，差不多全部是打工仔，他們的經濟能力有限，反應如此熱烈，十分難得。

如果他們仍有興趣，當然歡迎加入老板行列，不論多少，都是表示了對我們的支持。如果我們拿這方式來招股，成功了，表示我們得到群眾的擁護與支持。

日報雜誌．互相呼應

有幾位朋友問：「萬人日報」出版後，「萬人雜誌」是否繼續出版？老萬的計劃，「萬人雜誌」並不受「萬人日報」影响，所以老萬沒有拿「萬人雜誌」改變登記爲「萬人日報」，另行以一萬元現欵擔保，註了「萬人日報」這個冊。

在未有「萬人日報」的計劃前，老萬已曾考慮將「萬人雜誌」改用柯式印刷，多刋圖片，內容也打算畧有更改。現在「萬人日報」要出版了，更促成這計劃的實現。

「萬人雜誌」快有八年歷史了，除了在本港有一定的讀者外，美洲、加拿大、英國等地也銷得不少，對海外的影响力相當不錯。

將來的「萬人日報」以本港市民爲主，銷到外地去的報紙不多，所以「萬人雜誌」和「萬人日報」應該彼此互相呼應，分別適合本港及海外擁躉的需要。

在「萬人日報」有機會站定後，我們將分一部分力量，予「萬人雜誌」以適當的改進，使它成爲一份圖文並茂的刋物，繼續供應更多精彩資料給海外華僑讀者。

「萬人日報」與「萬人雜誌」雖保持同一立場，大方向一致，卻是兩個不同的組織，兩個不同的牌照，兩種不同形式的刋物。因此，老萬目前且沒有「停辦」的計劃，相反的，我們很快就會來一次革新。



以行動來支持「萬人日報」
創刊期間購贈介紹給親友

萬人傑

每位擁躉買十份送給親友，將會使我們的「散紙」非常成功。當你的親友看對了胃口，我們便多一位長期讀者。我們也贊成讀者加入成爲「萬人日報」股東，當這份報紙跟大家都有直接關係，它就會更容易推廣。同時我們也有更充足的經濟能力「守」下去。

新辦報紙・困難重重

「萬人日報」四天後便正式出版了。事先老萬跟許多報販總代理、區頭等談過，對新辦報紙，他們都缺乏信心，有兩種新出版報紙賠了一百幾十萬；更有一種，從出版到執笠，一直在「散紙」中，發行七仙，雖在散紙期間，仍然日日跌紙，無法站穩，老板自然也沒膽收回正價，所以直到關門，也沒法爬起來。

報販這些情報，當然使到老萬戰戰兢兢。人家行一百幾十萬拿去賠，老萬傾家蕩產也湊不到這大數目，如果跟他們一樣命運，便不堪設想！不過老萬自己有信心，報販對老萬也有信心，認爲「萬人日報」與外行人辦的報不同，「萬人日報」有群衆基礎，以前喜歡看「牛馬集」的人也實在太多，如果抓到十分一的舊讀者，已有生存條件，因此他們對「萬人日報」都「另眼相看」。

不過，雖然有人喜歡看，但一份新出版的報紙，如何令他們「知道」？卻是關鍵所在。因此報販勸老萬「多做廣告」，但報紙出版的廣告，大部分報紙不肯刊登。貼海報，今天你貼上，明天人家便蓋住，「收效」時間甚暫。派傳單，要動用許多人力，這一點，許多「萬協」的會員肯效勞，不過召集、分配很費工夫。電台、電視廣告，應是最佳宣傳，但收費貴到難頂，指定在新聞時間播出收費還要加二成。

每天十分・贈與老友

、海報、電台、電視都照辦了，不過，我認爲有一個更收實效的方法，就是利用我們「萬人雜誌」的讀者，作爲推銷的原動力，那麼，我們在初出版的時候，可能「出現奇跡」，創別報所無的現象。

在七月七日本報創刊初期的幾天中，如果我們「萬人雜誌」的讀者每個人能拿出三塊錢，買十分報分贈平日知道他愛讀「牛馬集」的朋友，一週內都這樣做，讓更多的人曉得有這麼一份新報紙出版，如果我們的內容對他胃口，他會自動的成爲「萬人日報」長期基本讀者。十份之中如有半數收效，我們便可在收回正價後站穩。

至於我們的「散紙」方式，也決定打破傳統。過去一般新出報紙，初出時期，每份七仙發出（實際落袋只有五仙左右）；過一段時期，收一毫二仙，又過一段時期，才收一毫七仙一的「正價」，如果收回正價有散紙期間的十分三銷數，已算成績很好，可以慢慢捱住。

可是這老方法往往拖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還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如何。日子太長，精神分擔太重，因此老萬決定速戰速決，成功失敗，在短期內揭曉。因爲「萬人日報」跟其他報不同，一砲打起來，響就響，不響捱下去也是不響。

所以，老萬決定的「散紙」方法是：最初五天，全部免費，區頭發與報販酌收交通費，讀者到報攤買當然照收三毫，送紙是堅定報販信心，顯示我們的實力。

如果在這一段時間，萬人擁躉都能實行「購買十份，分贈親友」的捧場方法，所費無幾，但對建立「萬人日報」的信譽基礎，有很大幫忙。

五天過後，發行價一毫。在這段時間，能夠繼續爲「萬人日報」推廣最好，否則獲贈的朋友，如果喜歡，他也會自掏腰包了。

老萬認爲這方法對「迅速收效」最有幫助，你不給他樣板看，即使說得天花亂墜也沒用。看過我們的報，老萬頗有把握吸引他繼續購閱，或馬上便訂閱。使「萬人日報」在許多新報紙辦死當中，創出奇跡來。

籌備事務紛繁，老萬只有一個人一雙手，每天還要寫那麼多的稿子，更湊巧的是幾年沒有回來的女兒回港渡假，不能不抽出一些時間，稍叙天倫之樂，因此老萬忙得連拉矢也沒時間。要等報紙出了之後，上了軌道，將是一段頗長的日子，恐怕今年的旅遊大計也不得不暫時放棄了。

目前，老萬把全副精神放在這份報紙上面，不過個人精力有限，可能做得不如理想，只好逐步改善。

各盡所能・維持下去

「萬人日報」並不以那一家報爲「假想敵」，

對中共派系鬥爭的看法

關於中共中央派系鬥爭和由那一派掌權問題，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兩種看法，一種認爲在毛澤東全力支持下的宮廷派掌權，或者權力較大；另一種看法則認爲以周恩來爲代表的「穩健派」自林彪事件後就居於主流，特別是「四屆」人大後其掌權的地位益爲明顯。然根據事實判斷，前一種看法比較站得住脚，且顯見是有事實作爲根據的；而後一種看法可能是基於林彪事件後周恩來集團在接見外賓等場合比較活躍，尤其是「四屆人大」後的新「國務院」成員中「黑幫份子」佔多數，以這些現象爲根據所作的估計。事實上，對周看好的說法，實大有問題。如果周恩來眞是中共的當權派，他不會在「醫院」中過了十三個半月之久的「半閉門」生活。根據長期以來不斷的在北平見過周的外國一些高級官員離開大陸後的說法，他的精神很好，頭腦也極靈敏。據此估計：周所患的大概是「政治病」，「病因」極有可能是來自宮廷派的壓力。

最近，因菲律賓「馬家班」訪問北平，幾仔𠍲與毛澤東會見時，摟摟抱抱又錫又哈，當這個肉麻鏡頭在螢光幕上出現時，任何人都可看得出：這個「欲與天公試比高」的「一代天驕」毛澤東已經眞的不行了。

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盡人皆知那是在毛的支持下，經過上次「文化大革命」拼湊起來的一個中共上層左派集團。今日毛澤東形將就木，如果「穩健派」手中還擁有足夠的班底和權力，已經應該於「意氣風發」之餘，師赫魯曉夫的辦法，準備對毛進行鞭屍，進而迫使江青走馬林科夫的路。當然，走到這一步在目前還言之過早，但起碼在中共現行政策和輿論方面應看出一點苗頭，以迎接毛死江垮的到來。事實卻不是如此。有跡象顯示：宮廷派不僅掌握了中共中央各方面的大權，且已控制了「國務院」，無論周恩來繼續在醫院住下去或者出院，相信他會基於「保持晚節」這個念頭，決不會再熱衷於派系鬥爭，而是甘心充當一個供當權者驅使的傀儡。去年毛江發動的「批林批孔」失敗，主要原因並不敗於「穩健派」手下，而是運動開始後不久，各地「派性」復活，使交通中斷，生產癱瘓，被迫而暫時收兵。如果江青在「批林批孔」中處於下風，她以一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憑什麼拔軍人出身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的李德生的「毒牙」？接着在「四屆」人大前夕的中共中央十屆二中全會上，李德生連降兩級，把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務委員兩個位置「讓」給了鄧小平。這就證明：毛澤東一直能控制局面，由去年到今年一月江青也沒有失勢。

「四屆人大」後中共公佈的「國務院」領導幹部名單中，屬於造反派方面的幹部雖佔多數，但因江青勢力在中共中央方面有所加強而「國務院」只是「執行黨的政策」的「國家機關」，只要黨政沒有分家，黨中央能夠控制「國務院」，當然也不能說毛澤東挨了悶棍，江青已經失權。在此舉兩個例子。

一、中共「國務院教育部長」周榮鑫，上次「文化大革命」前是「國務院秘書長」，無疑是周恩來的親信。加上他受過紅衛兵的揪鬥，當然恨以江青爲首的造反派。但自他擔任「教育部長」以來，不但沒有搞「復辟倒退」，相反地卻對所謂「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很賣力氣。今日大陸上的「新型大學」的「學生」是各地根據「重在政治表現」的原則下從工人農民和共軍中選拔的。一年多來，且均在學習遼寧省朝陽農學院「教育革命」的經驗。這個「朝農」的「社去社去」經驗，在今年五月「紅旗」上有篇文章已經公開表明那是宮廷派抓的「典型」。

二、中共外交事務大權，自北平政權成立以來，就由周恩來所包辦。然在今天，顯見江青不僅插手中共的「洋務」，且已控制了這方面的大權。日前，台北發表的她於今年三月間在北平「香山招待所」的「講話」就證明了這一點。

江青爲什麼有這麼大的權力呢？一來，她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可以用替毛「傳傳口信」的方式「挾天子以令諸侯」。其次，從上次「文化大革命」開始，她就開始經營自己的山頭，一般人所說的宮廷派，說得具體些也就是江青集團。這個集團，已經掌握了中共的組織、宣傳、文教和特務、政法等大權。如果毛澤東還能拖上一年以上時間，江青的班底將比目前要強大和穩固。若是短期死亡的話，鄧小平可能以「二野」和部份老幹部爲基礎另起爐灶，然在目前看鄧的勢力卽或有所發展，也不見得能壓倒宮廷派。關鍵倒是共軍方面的動態，如果毛死後宮廷派能掌握共軍方面較多數的高中級幹部，則可暫時把持中共政權，否則必是羣雄角逐，由分裂而爆發內戰。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〇一期(新104)目錄·

萬人週刊 (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〇一期(新104)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七月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〇一期 新104）



本期要目





